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一一冊目錄

史地類

先漢稗史　明　王世貞撰　海山　一
史記短長說二卷　明　王世貞撰　海山　一
先漢史補　清　方苞撰　史學　一二
史記注補正一卷　清　方苞撰　史學　一二
先漢史考　宋　魏了翁撰　寶顏　二五
古今考一卷附提要　清　成孺撰　史學　三二
史漢駢枝一卷　明　陳懿典著　學海　三五
先漢史評　明　王益之撰　金華　三八
讀史漫筆一卷附提要　漢　班固等撰　聚珍　一六三
漢編年　宋　蕭常撰　宜稼　二二六
西漢年紀三十卷　清　郁松年撰　宜稼　三三一
漢別史　元　郝經撰　宜稼　三四七
東觀漢記二十四卷附提要
續後漢書四十二卷附義例、音義四卷附提要
續後漢書札記一卷
續後漢書九十卷

北京圖書館藏

史記短長說

王世貞撰

先藻泉公輯史記評抄於司馬氏之學博綜條貫雖恐謝遺卷首錄短長說一冊後繼泉磊泉二公更廣異聞所集其大成爲評林一書王弇洲所謂發備而曉然者指掌又林然若列瑰寶於肆者也茅鹿門云讀其書有如湘靈鼓瑟於秋江之上曲終而人不見者徐渭以二公不錄其評爲恨蓋心服之矣書刊於萬歷甲戌至丙子始竣卷首仍錄是編板久漫漶而後之翻刻者多缺之故爲世所罕觀嘉慶丙子余主講東林郭晴川學

博以是編見示言其舅氏唐永溪先生所授也其文雖與國策史記有異同然多奇氣足資博覽弇洲疑爲賸同遷策又疑爲文景之世好奇之士所假托者卒未有定論也余觀秦泉子之教荆卿建成侯之飾四皓事語而識超詭語而詞達皆戰國策士之習漢以下不能仿爲之則其爲戰國遷策而漢士增益其說無疑也余獨與評林之成在萬歷丙子冰溪之授學博在乾隆丙子今復以丙子歲校刊之則一編之顯晦亦有數存焉者邵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八月吳興凌鳴喈覺甫氏識於

史記短長說卷上

明吳興凌稚隆以楨訂正

王世貞曰耕於齊之野者地墳得大篆竹冊一裹曰短長其文無足取其事則時時與史抵牾云按劉向敘戰國策一名國事一名短長一名長書一名修書所謂短長者豈戰國遷策無恭及漢初事意亦文景之世好奇之士假托以撰者余怪其往往稱述而薄交德誕而不理至謂四皓爲兒戲爲陰謀陰侯毋反狀乃庶幾矣因錄之以佐稗官一師見曰

十則

邯鄲之難楚取魏睢濊之間以自益也江乙爲魏說楚威王曰臣不佞少習楚事竊以爲先靈王之賢越於先莊王也楚王作色曰先莊王雄楚者也九戰而九勝以盟諸侯光列五霸楚施到今靈王少負不諱罪爲章華臺而觀四方叛之天下不衆容胡諱也曰主臣莊王之有討於宋也環城鈎牧者以百里築室反耕宋人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王教之盟而弗有也討鄭鄭亡其君肉袒牽羊以迎而王教之盟而弗有也討陳以夏徵舒僇鄉取一人而又弗有也怡陳厄於不庭設汲乎亡燕息之間戎車屢駕地不加益以空名爲政於天下者莊王也靈王滅陳滅蔡城不爊滿未方兵力所及亡不有也方城外之師與方城內應而王暴蠻也以賈利媒禍於天下者靈王也今魏聞趙之請救而王弗與也潛師乘魏虛而取睢濊之間是靈王之武也臣願以王殆賢靈王楚王曰微夫子之言弟幾請得四睢濊而媒於魏

陳軫謂楚王曰臣欲益王之地而王欲臣也臣欲強王

ED55/11

之兵而王欲制也欲收六國而以楚而王欲亡也欲
也楚以卿相而王欲卑也大割與制失貴卑度非王
欲也然而以意得之得之王之禮張儀而內寵鄭袖
也

謂魏惠王曰酒有酖王食之乎曰否前郎中貌美而閼
與以偽宮監乎曰惡是何言也然則酒之惡酖也為
毒也宮監之惡前郎中也為其豹淫也張儀之毒也
甚於酖而其豹淫也甚於前郎中王乃委國而事之
何也

楚頃襄王卿於秦而樂也觴羣臣而命之監曰醉過觴
者有罪謁者曰請須臾曰毋問進酒之數問客何業
曰臣不肖少賈而中棄之晚乃業儒足魯儒與吳賈
爭也魯儒曰親重身吳賈曰否身重親魯儒曰吾聞
之夫子矣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其以身也曰以直報
怨吳賈曰吾先君閼與之有橋李役也王夫差因以
夕枕薪嘗苦膽而令於庭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爾
父乎曰不敢積甲而訓之以伐越棲越勾踐於會稽
之棄而弗誅也為其稱臣也王句踐因以夕枕薪嘗
苦膽而令於庭曰句踐爾忘會稽之恥乎曰不敢積
甲而訓之以伐吳棲吳夫差於姑蘇之臺而弗殺也
夫差報親而殺也句踐報身而弗殺也然則身重親
臣未有以折也臣今者過王之國都而知其驕謬也
夫函關之留邢邱之舉王殆以為齊癬也置之均已
王而亦無能獨

芈八子使其璧謂張儀曰妾之有愾於惲君所悉也惟
惲日夜不忘惲愛異日安能頻首而事之今惲幸
在遠可圖也妾欲行用生之胙而思大臣之以遠證

也惟君善謀之請以黃金千鎰為壽後日諾他日見
昭襄王王曰惲之治蜀也庶幾理哉曰然曰惟先生
之習於蜀也吾欲聞其西南之地以致楚後可乎曰
不易也其西南為羈旅夷方其人若蔡狼若豺又若
狼而又最善毒藥塗之液淬於刃血濡縷立死其食
人有咽而死者有周月而死者有周歲而死者有三
歲而死者施之食行印而敗者有十日敗者有除月
不敗者為誠自北與紅縷橋是不可殺而攻也王曰
先生何以得之曰得之蜀賈之往來能以其物貿者

也居黃除而蜀侯惲以由川之辟來致後王將寄之
八子曰是遠使也試而後將之以吳小臣小臣即蜀
昭襄王怒而欲誅之據侯曰申生可鑒也蜀之程五
於曲沃宗居再旬而毒不敗肉者鮮王益怒曰獨毒
不敗肉也夫申生冤惲獨不冤使司馬錯賜之劍蜀
侯惲與其夫人皆自裁而誅其郎中令嬰等二十七
人

尉文君謂趙王曰夫從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為從也
衡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為衡也夫天下之精為從
也無間而起其說於從者精為衡也無間而起其說
於衡者從衡錯而傾邪之士得執而操其權故夫利
與客逝而皆留王也且夫一辯客之任足以負百萬
士而有餘王請一切謝客可也

毛公為信陵君說魏王曰家任長然乎王曰然然則臣
之鄉有火於鄰者交瓮盛簽折來廟勢必燒及其長
方醉臥不起其弟不得請而從家眾鄰水相救而救
之可乎曰可然則秦虎狼也旦夕且舉趙趙舉而包
魏於帝宜之間必不已也秦即西下軹道南陽封君

因夏水決榮宿晉之口而灌大梁東攻邢邱之郊陵
白馬而與師會大王雖欲亡然民之上一日得
乎信陵君以王醉之米醒乘見卒力戰破秦師而存
趙以存魏也大王乃厭社稷而怨之乎王曰寡人非
敢怨信陵君也不忍於死者鄙耳毛公曰晉鄙宿將
也將大王十萬之眾於境日數國乎金而不拔也觀
社稷之殆淪而次且不進也毋乃以魏為食乎信陵
君知誅貨魏者耳不知為大王將也王謝曰請奉國
之次日薛公見王曰客何來曰邯鄲見信陵君乎曰
信陵君日夜悲啼思大王內責智外畏誅未敢東報
也信陵君之客三千人人抱腕髮立以大王薄介弟
而輕社稷功思以勁血汚屬車之輪臣其一也且以
大王之兵符在臥內而客取之若承蜩王謝曰敬四
客迎信陵君

趙有樓煩之地樓煩人來秦秦欲得之趙弗應也秦王使
使以好詩而以兵臨之趙王謀於公子勝曰若何公
子勝曰洧之富人有商者人得其屋富人請賣之其
人需金甚多富人思問鄧析曰安之此必無他賣矣

得屍者思之以告鄧析曰安之必無他買今奈無他
買而王無他賣也秦不善策而以急來王毋拒也緩
之而後要之而不失利也

孟嘗君之為燕謀齊也燕師勝騎劫破七十二城復去
燕而為齊於是襄王相安平君而將師焉孟嘗君方
食客失箸不知所擇馮援起而問曰主君殆有憂色
乎孟嘗君曰微夫子言之固有請也曰者吾不能事
宗國顛越於位又不能備御國之復以為都邑憂也
能免於嗣人之罰乎事秦秦吾恨也不可以再辱楚

趙晉與也事之吾不忍於先君之邑而棄之又棄客也馮煖曰君何惡焉吾請為君三東其客而薛固於臨菑之社而毋恐吾客一往而齊不敢西向其卑騎客再往而齊七命之使駟薛三往而齊請固盟乃屬其客勝脣陽為得罪於孟嘗君者而奔齊事安平君之舍人以聞謂安平君曰薛公不可赦也夫弁髦我前王之托而以齊市燕今又中立弗臣也一世從敵數世之害也請以歸燕之勁而亟之安平君曰謹受教因相與規兵食勝脣曰夫子之所守即墨若干仞

曰四仞而不及者八之一其下豐如之上不及者三之一曰薛靖郭君之所築也加尋矣守士幾何曰燔餘也不及萬人曰薛公之所鳩者六萬家家丈男子二而皆荆楚勇士也客三千人其半劍伎客也兵法十圍而五攻今二之為兵三十六萬而可曰楚魏之來救若何曰請以白璧十雙金千鎰分而媵於二廷更請以十萬家其救道安平君不懌曰子策之苦今令吾環國而從事薛而猶不足也請緩之故曰客一往而齊不敢西南其車騎也久之馮煖乃使以二乘為奏裝也者而間行至薛曰秦王敬使其大夫某布之執事不殺欲留君以固秦之社稷而君弗察也雖然不殺不敢以怨也君誠有意乎穰侯出舍以待君之過薛公謝而去之而淮之安平君居有頃則使以千乘為趙裝者而至薛曰趙王敬使其大夫某布之執事曰若君去趙相冥人心怦怦焉惡辱其社稷以為先王愛君幸不判志齊敢盧介弟之位與邑以待薛公謝而去之而淮之安平君居有頃則又以一乘為楚裝者夜請論而內之與薛公室而語弗淮也乃

使客輩之繁書若以姦得罪者奔而事安平君以間謂曰君知楚使之一乘夜入薛乎曰知之知楚語乎曰不知也董之繁書曰吾得之其內侍者楚王使為薛公曰淖齒之與其兵不反也吾不敢以恨其嗣王雖然請因君而利焉吾欲納甲十萬於薛因子之吏士與齊故臣獨而吾以四十萬繼之如其克也盡淄維之東奄姑攝以為君封域也不然吾得薛為外臣以界齊江漢之豬牲其腴都五倍薛而謝君何如曰口口口薛公謝曰未敢以市我先王如其不獲成也而謝之安平君蹙然起見齊王曰薛不易下也而其地楚魏之甘也孟嘗君又諸王之所急也王請得而附之齊王乃使大夫貂勃以七命侯之車服聘於孟嘗君曰伯父先王之所師事也孤不敢以臣惟是五世之昭伯父共之孤不敢外也不腆車服太公之所拜鳴於成周者也敢請為伯仲之邦以世世夾輔齊故曰客再往而齊七命之使駟薛也孟嘗君奉薛之吏吳而拜賜報聘者行矣乃屬故狗盜之客往而亡何安平君與相印兵符於以內而且失之惡賞百戶

以購孟嘗君使敬奉安平君曰有賈於市而得者以獻為其須於君也不敢私謹以獻下執事安平君大恐而厚禮孟嘗君使曰為我謝孟嘗君璋之首領實在君所單死而已不死而不左右齊之宗社以奉事君者有如日君無志而所不得志於璋者有如日故曰客三往而齊請因盟也

武安君坑趙降卒四十萬人於長平趙大震還師秦王為王亦而御之既罷撫舍人錯曰趙不復下矣而武安君且死武安君所謂巧戰而拙勝失以趙之存者

其老老吳子弟其孤少吳父兄厲白刃冒堅壁而以故告諸侯曰秦為無道殺六王趙乘勢必及韓魏南收楚北歸燕而東割齊諸侯之吏士陽亦死降亦死等死鬬什伍乎而秦之盛兵傷過半天下之為趙者五以五倍之眾協人自救之謀而佐必死之趙當半殘之秦此猶之乎劍石也劍雖利不缺則折武安君計不勝必不行行秦王不怒而師辱不行師不辱而秦王怒臣故曰長平之役武安君為趙坑四十萬人又為四十萬人自坑以謝也

燕王喜使樂毅以百金為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可伐趙武曰淺矣昌國君之言夫謂趙不可伐者謂在趙者也謂燕不勝趙者觀在燕者也胡以不觀秦夫燕之所以殺中秦禍者趙為之屏也夫燕收趙而不勝趙燕且為趙舉是趙失之秦而取償燕也燕收趙即勝之是齊趙而速秦亦也荊且鄰我即勝趙而舉之得殘國而益其屏亦鄰禍也且天下之能禍燕者秦也趙弗與也其稍足以支秦者齊楚之外即趙也燕弗與也楚失郢郢而東徙弗能軍矣齊中我濟西之役而南役國其氣弗振矣趙又喪四十五萬於長平是三國者弱庭焉燕且夕之為秦是發而何有趙也燕王益怒不聽遂以有鄗伐之敗

襄侯免相因就封陶出關陽吏問其車轄壹千有餘乘問之昭王王按劍而怒曰吾王四十年不為王而乃

穰侯穰侯相三十年不爲秦而爲穰也穰不厚於晉

仁恕乎必似而室之武安君恐使其客說曰大王亦知五霸之所以遂否乎曰不知也齊桓晉文霸而遂宋襄而否者非桓文之獨工而宋襄之獨拙也其行事能算等耳齊晉強而宋弱也齊晉之所以強者何也齊之所以強非始桓而勁也耀襄之世東盡鴻夷而邑之西畧濟上之十二諸侯而舉其半晉亦非始文而勁也獻公爲之滅虞滅虢滅魏滅耿滅東山之狄以大敵曲沃而後文公固之宋襄之地不加闢於微封而兵不蚤於殷道也然則爲晉獻齊襄之所遁者難而爲桓文因者易也今大王信客卿以越韓魏而攻齊爲穰侯罪夫穰侯之所罪者一耳大王一憂魏則穰侯爲大王拔河內城大小六十走芒卯能嘉爲入北宅圍大梁立責其河東地方四百里連拔三晉再憂韓魏則穰侯爲舉武安君將而鹵首二十四萬擒公孫喜三憂韓魏趙則穰侯爲殲其衆華陽下鹵首十萬取卷蔡陽長社觀津以東臨齊而齊服其最憂楚則穰侯之所舉武安君輕兵而拔鄢郢

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舉宛葉楚不能軍而竄陳以不振穰侯相而大楚韓魏各割其半以肥秦秦之所爲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也夫客卿之所爲秘者曰遠交而近攻而其在魏何不令魏近攻秦而其爲齊謀何不令近攻楚趙而遠交秦也故夫穰侯之所爲秦者難也且夫秦入楚楚之珍寶齒革悉以富咸陽而穰侯拾其溢也秦王色沮久之曰吾非爲穰侯失策也爲秦之有穰侯而無寡人也客曰惟然有之元二之際嚴君疾用事惠后內主而應長壯

方穰時有王而無穰侯王得穰侯有王乎何以王今日故王曰客休矣昔方思之穰侯乃得其死

信陵君既促駕歸魏魏王與之相持而泣以上將軍印授之信陵君發使使五國還王曰邯鄲之圍旨魏解也且其將者又信陵君無鄙鄙之餘不敢不悉發謂尉文君以八萬人往復之楚王曰魏將信陵君矣微魏不虞亡楚亦不虞亡也謂秦王曰君得都尉英以十萬往其軍王悉王曰魏國亡矣也不救無魏必亡魏亡而晉亦歸之且又信陵君將各以五萬人往至魏

郎中有日矣公子還魏之武士奮擊四面而一之得十萬人衆皆曰吾聞王齕之將秦衆也蓋三十萬今吾加其四之一而居守者弗與也勝有日矣宋玄曰不然公子不親夫搏鹿之於虎乎使鹿各逞其技以與虎鬬未有不飽虎者也搏鹿併力而負嵎以其角勁外而虎內撫虎未有不靡者也夫秦猶虎也五國五鹿也嚮者鹿猶各逞技焉敢望勝乎信陵君曰謹受教乃身請於曰國帥曰唯上國之卹我社稷而以師來也雖然莫適爲長進退之節孰爲之金鼓也利孰行猶不利孰行鉞也請得一人而事之諸帥曰魏師主也而公子上將也敢不惟命之聽公子乃徧拜以謝爲壇而令之斬一將之後期者與趙一都尉之亂行者曰與秦行而燕以齊帥晉之佯退以亂其陣勢遂合而盡其良以堅富之楚輕兵爲十獲以待戰酣而四鬬之韓以鄭子巨弩長戟斷其後咸如公子教遂大破王齕抑之於西河之內是時天下稱明兵法者無如公子雖秦人亦曰自吾下山東未有如魏公子勁者也公子在吾何以得志乃進聞

魏襄王謂公子無忌曰甚哉寡人之不欲乎秦也然而無可以與秦勁者公子無忌曰昔者未有魏而晉師之西而格河之外也十九勝焉秦人恐而退自損爲戎不敢比數於諸侯晉恆以爲樞於天下有魏而秦師之東而格河之內也彼十九勝焉君主恐而退自貶爲藩不敢比數於諸侯秦恆以爲樞於天下晉一魏不虞亡楚亦不虞亡也謂秦王曰君得都尉英以十萬往其軍王悉王曰魏國亡矣也不救無魏必亡魏亡而晉亦歸之且又信陵君將各以五萬人往至魏以西邦秦南爲政於齊楚魏王曰惡是何言也君晉而身事之也則不若君秦而名事之無忌曰臣固知其不可也爲從之不固也君亟斷河內毋使師出游士之軾入境而媾韓趙是一完晉也車馳金馬馳鑣而南托於楚是益一晉也車馳金馬馳鑣而東托於齊燕是又益一晉也三分晉而抗秦猶庶支三益晉君臣不察朝蘇氏而夕張儀至於此極也臣竊怪以文信侯且仰藥客周甲曰徐之請隱而窺秦王死未聽也乃僂行見秦王曰臣東海之鄙人也海有能魚服

游渚淫且得之東以網罟荒柳釣乎喉嚨之間索刃垂飛於幾鱗鼎灼波湧王曰危哉賈師見而愍之脫衣以質放乎清泠鼓鬐揚鬣倏忽變化雨澤四裔垂領之球報漁者乎報賈人乎王曰賈人哉客毋爲隱也賈人因是以哀刃鋸龍之首而擬鑱龍則無異於譬漁者彼謀彼之謀吾爲吾之爲而已文信侯聞之立仰藥死也

秦王既以誅二周韓趙魏燕代其舍人之坐文信隱者跳之楚楚王辟客寢見曰國且夕亡先生乃幸肯

臨之先生不以亡棄楚敢問秦王何如人也曰秦王爲人蜂目長準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好以利下士金石賞罰其大夫何如曰其大夫則刻深悍精而法於吏將帥鴟猛好謀而毅士卒則習之矣無疲敝曰固也敝愈勁祖湯赴敵左搤人首而肉之右挾俘虜百屬百決楚王瞿然曰秦其帝哉曰帝也等亡耳曰子之言秦帝也而亡何居曰王不見夫田者爲狐狸殿廄之暴也思豹牙而貙爪者逐之貙豹因是以齧敝人思又爲後麗者敗逐之後麗敗因是以齧敝人思又爲後麗者敗逐之後麗敗因是以齧敝人甚毒發矢巧中穿三尺之童得而飽餽之諸國貙豹也秦則狡麗敗也且夫王之好以禮下士金石賞罰也此欲得所爲得之其蜂目長準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爲安於君者而已哉其太夫佐其君得所欲爲得之能無從與君哉其士卒祖湯赴敵左搤人首而肉之右挾俘虜百屬百決此自欲得所爲得之爲安於民者而已哉楚王悅曰然則前楚亡乎曰非臣所任也臣猶之乎蜜肌以且寄息者非以春秋寄息者也

荆卿爲燕太子使將入關寒泉子見白虹之貫日也茫起曰此必有諸侯謀秦王者乎據崎嶇之衢而候之蔣車四乘寒泉子視其使貌沈深叵測也其副悍目哆口怒而面白此骨勇者曰是爲謀秦王者哉奈何設肉虎狼之口而忍社稷也含定間行往謁荆卿曰答何所繇事曰敝邑燕王之孽臣丹聞秦王有意督過之不勝恐懼以王之欲地讐首願世世稱北藩築宮比於臣妾不識秦王亦肯幸赦燕否寒泉子曰此非虞野人所任也雖然試爲子籌筴之十一夫秦

豺國也其君臣日夜東嚮而思食諸侯王十世矣今業已吞二周揜三晉郡縣之兵旦莫度易水太子爲欲地之足以飽秦王而讐首之足悅乎得燕欲地焉往得太子讐首焉往爲太子計者不過曰吾遣卿西事秦秦王幸而見之以其間爲曹沫所爲反諸侯侵地大善則不可因而刺殺之秦內急主而外寬諸侯以延呼吸之命此大非也幸而計遂爲曹沫要盟而許之釋盟而不食言此五霸之事也非所以語於反覆秦也兵以速加燕計遂已殺王秦之易王也如反掌而因兵如脫兎兵必速加燕計不遂而出語泄秦王之譟然怒也兵又速加燕加燕而社稷墟薪之子孫之無噍類也授秦以名而快其忿鈞其蠆毒其物荆卿跽曰不敢先生幸終教軻曰毋也子行而獻欲地讐首秦王必喜悅悅而子說之以寬燕而使柴楚必從秦兵發子馳而歸報太子以重金寶購齊使悉國兵尾其後約楚而夾擊之以重金寶購匈奴悉胡騎繇五原瀉其西北以重金寶徇三晉之亡臣大夫而悉燕兵數十萬壓之必羣起而響應夫秦重兵聚

於外而內空虛四捍不逮驟發於不虞之燕其亡秦必矣子爲益俠而貨燕之社稷何所非死乎荆卿拜而請曰先生之言金石也請毋泄也既別謂秦舞陽曰吾非不知彼之謀以曠日持久則不能也吾以刼許太子而倍之是吾愛身也怯也吾且行矣

周鼎入於泗秦皇帝制詔善游者萬人泗求之不獲盡蘄死獲之以干金若萬戶邑賞客有見者曰臣固能獲之臣少嘗見之錯彩如鏤而色飛九州之山川民物都會怪璋具焉皇帝曰善如布式曰獲之請銷而

器之皇帝曰惡爲其鼎周也如秦則折鉤之喙足矣客再拜曰主臣陛下之欲得鼎也而不恐毀也昔者得周之故王胡不以奉而廢之夫陛下易火德而水易王而稱皇帝金人僊僊萬世師秦唯鼎是周令天下有以窺見其餘夫三川之陽豈少爲文武昭穆者哉秦皇帝曰敬罷客吾不復問獲鼎

秦始皇既喻二周平六國郡縣其天下而衛之嗣君猶稱國也朝而當奪而秦王不省也居數載丞相弗悅之恩而輦其重以黃金百鎰白璧五雙賂中府令高

而祈存焉高謝曰始皇乳虎也弗敢攖且吾何得之丞相始待之居無何烏倮以虜之駃騠百足橐駝十雙獻而始皇封之戎王之蹶脫使比列侯以朝趙高乃通於丞相去疾斯之舍人曰上夕者按圖而不懌也曰衛鞅爾邑而尙稱君以亂我制丞相其謂何丞相恐乃上言衛故姬姓侯也今天下邑而獨衛邦令若長而獨衛君弗當宜罷君爲庶人邑其地始皇諾而疑忽咈然息上柱曰丞相久不言衛而今言衛者以我封倮也謂倮賢而我崇賂也下嘗切責丞相丞相久不言衛今胡言衛耶丞相豈以身有功當封邪衛君世世爲秦臣共職貢不乏寧若六王之扶王而衛我其食封勿奪丞相以咎高高曰非誣也上諱非其指且不私衛而私倮丞相乃悟竟始皇世不敢言奪衛

盧生等將就坑博齊而歎曰天乎余之無罪也余死將詛諸孔子監者曰叱嗟生惡無罪主上既以焚孔子言而召諸儒生乃倍孔子來見乎抑匿孔子乎倍而來不義匿而事不忠夫仙藥之難就而仙材之不易

過也而徐市等乃面相謾欺靡費亡而秦之又其以子弟死大海諸僞生從與如決流還石後言死者而無知也奚所訴死者而有知也奚以見孔子虞生賈然雪節曰死晚矣死晚矣乃就坑

客謂丞相斯曰相秦而有大功於天下者二人而應侯不與也曰何人也客曰商君文信侯也孝公之初絀秦於西戎弗敢稱諸侯也商君相之明法審勢開阡陌平賦稅上首功別男女秦以富強天子致胙三晉賓服啟秦者商君也商於之邑十五城商而稱寡人矣然而車裂於渭池之市而民不思先王之用於越也若笠豕然文信侯捐家而出之磁璧之上又挾秘而超諸公子玉麟之符剖而長有社稷今皇帝得托體焉啟秦有天下者文信侯也河南之邑十萬戶號仲父矣然而服毒於巴蜀之市而民不思何者功大而多食報也功大者厭於主多食報者厭於民應侯則不然蹠屬而見王緩頰取相功不過行間益疆不得志於天下鄭郊而杜門蔡入而碎印沒齒之年猶飽應也今主君之功商君文信侯之功也主君之報

商君文信侯之報也竊懼秦之以主君三也

齊君建餓於共松柏之間雍門司馬闕之曰夫非君也乃走見秦皇帝曰皇帝幸哀憐齊寬之使後五國又使得比於小國諸侯共亡臣取以故主請也皇帝弗悅曰而主塞西界不通故令兵將誅之內於共若矣闕也曰帝秦十世而誅三晉及楚數百戰大者伊闕丹陽藍田鄢郢長平華陽邯鄲大梁積屍骨百千萬秦民十二焉齊無是也齊世世受秦好不敢以尺寸之刃加秦之鳥獸陛下獨不幸赦故王使歸骨東海乎敢以秦民之故徵惠於陛下秦王按劍而叱曰御史出之毋多言雍門司馬跳謂齊豪曰三晉與楚十世而譬秦數百戰大者伊闕丹陽藍田鄢郢長平華陽邯鄲大梁積屍骨百千萬諸侯十九焉今其存者皆其孤也齊無是也大王以齊民故世世受秦好臨淄之塗得以無草莽諸大夫脅梁肉獨不念松柏之間餓者齊豪曰鄉吾齊民也今秦黔首也有秦法在不果也雍門司馬仰天而歎曰悲夫大夫時平則羞臣變則行路哉乃間行謁王建相抱而哭俱以餓死

子嬰當立為秦王豪臣韓談見馮他而賀因俯而弔也惟問何謂也曰始皇帝過聽延尉言罷封建諸公子亡湯沐之奉夷於黔首二世加之過聽中車府令言十二公子僇咸陽十公主死死杜公子高雖經於墓盡先皇帝之遺毋得比黔首者今大王既以超賤離死拔主萬乘雖然大王為公子而不蹈非命百一也夫以二世之嚴周今不為公子而不蹈非命十一也憲若躋環衢若蹈而咸陽令兵木末而刺之若縛雞況其下者乎子嬰大憂泣曰奈何子吾身也曰無傷病來丞相高而與子刺之

也彼以重勝二世者以輕敗我者也於是遂定策殺

史記短長說卷上終

番禺孟鴻光校

史記短長說卷下

明吳興淩稚隆以楙訂正

楚項王晨朔諸大夫韓生見曰大王有意幸王關中關中四塞地肥饒可都勿失也項王默未答亞父曰善哉韓生言也秦以虎踞東面而笞棰天下固萬世業也沛公聞之驚曰殆矣夫項王虎狼也而據關中是負嵎而伺肉人也吾且肉矣子房曰無恐也請得見項伯乃夜見項伯曰舍人言大王乃肯王關中漢之旁美田宅園圃百一之賈君擅甲焉不佞亡臣之

餘敢請其美伯曰唯唯賴君之庇庶幾有之曰敢問大王之所與將者師幾何曰四十萬人固也渡江而北為楚者師幾何曰十萬有奇人之好去鄉者情乎曰非情也新城之役秦師之就坑者幾何曰二十萬人二十萬人之為父兄若子弟親戚者幾何曰不可幾也亡慮百萬敢問大王之坑秦師也何故曰為武信君乃起歎曰嗟夫君之不蚤計良也今幸乃遇良為武信君報也者則為秦師報也者其懷刃而欲刺大王與君之腹專矣大王之卒四十萬人其從諸侯王而國者三十萬人則王卒十萬人不好去鄉者十之八則坊跳而留衛王者十之二矣夫以二萬之卒而欲壓百萬之怨民使之日孰孰焉而計其隙卽漏產之旁美田宅園圃以億計君安得長擅之乎夫使烏獲酣寢十共伏衷短衣而環侍卽毋烏獲明矣項伯曰善人言之項王曰客有稱新城之役者宮其室伸其人寢食其共惴惴焉項王曰亞父亟請之吾非忘之也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者明日韓生復流涕乃烹韓生

亞父謂項王曰善勝敵者衆敵者也不善勝敵者策於敵者也甚矣大王之為漢也臣薦韓信而大王不用已令漢用之矣臣薦陳平而大王不用已令漢用之矣漢欲大王殺義帝以為大王罪大王殺之矣今者又欲大王棄臣大王固先厭臣矣

亞父謂項王曰木蠹府者盜蠹也蠹衆者全蠹也臣不肖少嘗習於秦知秦之善因六國之間也始用應侯笑走信士日夜堇而之函谷之外以害脅諸侯王而相之母事治事練卒務以東折符南嘗敵而北肆兵而齧亞於秦偃然而坐制天下之權十七秦猶以為未也夫奚冠而越吟人得其自也有信信有疑信則日夜堇黃金而走函谷之外以隳乘諸侯王而誘之而後天下之權十全制也諸侯王各賢其臣而不疑自魏無忌天下之賢公子也收五弱挫強秦於崤澠之外秦因晉鄙客而問之曰是陰王乎公子卒謝病免角尉文君上黨之阸而來快志也又使間卿之舍人間於平原君曰此夫易與且降矣猶畏馬服君子耳馬服君子代尉文君而喪四十五萬人武遂之役

秦難卒收也則以郭開間曰收為壽捍七首行弒也趙王信之而海亡燕王不欲誅太子丹以燕代秦為秦問曰秦欲得太子丹頭而飽無所事燕也丹頭獻而兵卽度遼水之上矣五國兵而齊恩亡欲從后勝為之間曰齊護秦秦不忍以尺刃東嚮也齊不備而王建餓於松柏而後知后勝也是何秦之巧而六國之拙也故用間難也因間易也雖然猶未盡易也自忘之也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者明日韓

英主不得破矣

亞父既謝項王而歸彭城也邑邑刺刺唇燥吻涸注火四上焚其大宅肉食鮮進數引漿勺中夜起坐彷徨顛錯乃召卜師取龜殼以蒲水澡之以卵敬之祝之曰玉靈夫子增雖耄老敢忘家國其敢以請卽為楚卜曰兵庶幾戢戢其兆首仰足開身作外彊請卽又卜曰增病矣其得無殆乎其兆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亞父慘然不悅曰卜師前卜師乃前跽曰下走愚不敢以天請敢以人請也君侯之初從武信君也

為英誰立亞父曰立懷王曰武信君之敗於雍王也君侯奈何不先言之曰固言之而武信君愎弗聽也然吾時在襄城曰君王之擅殺卿子冠軍也而胡弗止也亞父曰何哉夫卿子冠軍以口將者也而又多外心且師老矣秦克趙而強我關克而餘必敗矣一呼吸而存亡係焉非君王其誰能安楚卜師曰善君王之坑秦降卒二十萬新安也而胡弗止也曰吾固止之而君王方有恐也其秦卒怨且有謀矣六國之吏民制項封腹斷肢屠門於秦人之手者十世矣而今幸得復且以秦人之一諾趙人之二而猶未足也蓋君王一言之而衆刃蝟發誰能已也以諸侯假秦二十萬而不可以秦僇諸侯十世而百倍之可吾未之敢信也曰君王之誅子嬰而燒秦宮室也而胡弗止也曰有之夫子與者秦公子也我楚之先懷王而以詐死王負芻而以幽死君王之大父燕與武信君而皆以鬬死夫諸侯王之先降而全者誰也其各修怨焉夫誰之能止都城之內外若干宮者大而公可謂其離宮則孰非諸侯王之故而恐存之夫其以為

上也曰君王之倍帝約而弗子漢秦也而胡弱止也曰君王非倍約也以程功也當是時救河北難入關易攻秦之勢難棄秦之隙易絕令漢王與卿子借而北也我君王之入關也秦且折而歸漢王與卿子敗敗而彭城之楚亦折而秦且漢王不待報而還合秦開關以奸我是漢先倍約也非君王也曰然則君王胡以不遂都關中曰以存約也示與漢而盡之且君王綢絕之僕靡百人焉而背楚卒也誰能無楚思卜者前賀曰卜之天而君侯左也卜之人天且為君焉誰從從番江之役其真幾乎抑有以受乎君王其與聞乎抑弗聞也請更卜之必亞父不能容夕疽發於背七日而亞父卒

漢王欲嬉楚以請太公不得客有侯生者蹙鼈膝變淚目泥耳前仰後俯衣褐囚謁者見曰臣請為王嬉楚漢王叱曰而翦言之易也謀若良平辯若隨陸弗致任行而胡言之易也侯生曰王請太公耶弗請太公耶請太公也而以輕絕天下士何也令臣必貌見王王必貌取人則胡不以將張蒼而將韓信王曰善子

先之宮貴且共之侯生遂東見項王曰漢王之使陪臣來謁嬉未畢項王按劍疾聲若霆霓曰季不欲得父耶欲得父而不以丞相何來令蹙儒來謁乃公也趣烹之侯生曰臣始以為大王英雄也乃今知大王非英雄也大王乃不如漢王項王曰何謂也曰漢王誠欲得太公則遣丞相何來遣臣來是不欲得太公也大王之王漢王也漢王如不聞也既王漢因以王漢為大王罪曰負約而愚天下江之役漢王如不聞也義帝死乃以死義帝為大王罪曰弒君而愚天下鼎之間太公且就烹漢王如不聞也必太公死乃以是為大王罪曰殺吾父弗義請與天下共報之大王幸赦太公漢王語塞請和也漢之君臣相與謀曰吾遣丞相何往齎金帛稱臣割地以求太公楚王必喜而予太公予太公吾毋以為兵端也乃走使臣烹臣與太公而後漢君臣之計中大決謀之謂英立斷之謂雄大王勇捍謀而不斷已食其禍而食敵以實利也臣故曰大王非英雄也大王以直予漢則毋者以曲予漢正告天下曰漢之土地甲兵寡人無所

利焉漢王嘗與寡人約為兄弟吾不忍其父而歸之以庶幾息肩元元漢王內過親外逼名必不敢畔楚而構禍於天下項王室劍斂膝曰快乎先生之言如發矇也禮太公使侯生御而歸漢漢王大悅曰此辯士所居傾國固封侯生平國君

西楚霸王使司馬奉書漢之諸王列侯大將護軍中尉卒正人吏漢王劉季好回不道倍詛棄父酗酒暴賢以干天伐惟我兩軍迫於克殘不以好見敢布腹心昔我武信君有計於薛季實帥師盜而請啟行爰錫虎賁五千騎將十人以為季紀綱之侯寡人迫梧河北過劉全師季得抵關以入崤函之險蹈空解理兵刃不血伊誰之故季遂寡人以奸而距嶢關滅帝一介之使道關不內寡人以為詐實搖其尾寡人寬之弗誅念厥功剪茅壓紐王有巴漢惟是故爵勞臣瓜分天下寡人亡所利焉庶幾與諸侯王息肩季復潛兵布謀以盜三秦強劫五國東刃獨德飭撫浮誇汗鏃寡人蜚鼓其下蠭泰為毒屠翻寡宇十世之殤奮其武怒甘心於報新安之役雖寡人先之實諸侯

王吏民意也秦盛元元之膏以建阿房示萬世侈寡人有憂焉六王之宮厥亦有孫子臣士痗胸疾首鬱為烈炎秦獲六王良者候死敢忘子嬰之修惟義帝之暴終以侍衛不處為寡人罪君其問諸水濱抑聞之季也出獨而東窺關帝豈已大故耶季又發諸田畔王命以牽我於齊而入我彭城寡人不獲已迺有迺雖之役季不習於戰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迫季又既刼老弱張兵威而窺我寡人不獲已迺有栄陽之役季又不習於守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迫季又拾孫武同盟挑勝我與國離間我腹心為兒為蛾為蝗為螟寡人欲有肆焉為先武信君之故與諸侯王大夫更之不寧季幸且赦寡人夕欧陷也既季又而歸之約曰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季厥曜猶取世世臣妾季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斯言餘腥在齒復謬聽一二憸壬稱兵圍陵矢鏃未交烏潰獸散今者復誘齊王武王趙王梁相國以土地金帛而謀楚曰得楚與天下共之諸侯王自視與季父孰親佐漢而伐人國與活季父孰德季已滅寡人德棄

父不顧其何有於諸侯王也寡人甲雖敝足以一奮請侯王所習鉅鹿彭城事者斬季降請以關中事之世世鄰好與天無極季能革心自悔寬遣故封寡人亦無所恨

彭王既封梁大置酒會客扈輒偃而前弔曰嗟夫大王之以身托王也是殉王也何故曰大王之起鉅野一役夫耳非六國素貴衆附而皆失職者也大王游師於梁楚其附雖漢若沉而若浮非有蕭曹金石之業也大王之功獨有狗魏下昌邑絕楚糧道間給軍食

耳非有齊王信君之助也夫蕭曹之賢不益侯而齊王之立非主上之意也大王安得無然而稱孤哉且固陵之役漢以誅楚告而大王恐疑恫喝而不應也漢以勝楚相睢陽以北至穀城王大王告而大王翻然來也是以梁而來也抑為漢而來也者漢為得以純臣視大王也且夫天下不一而人易王也天下一而王不易王也無智愚知之臣故曰殉王也大王盡割梁而就侯之故封乎夫以一世王而身裂孰與百世侯而子孫不絕也彭王噬臍不忍辭也後竟有離陽事

鍾離將軍辟漢亡之楚楚王信欲弗納鍾離將軍恚且自剄也騎無詭謂曰請為將軍嘗之乃入拜賀曰大王行千金報漂母又闕胯之辱少年而不誅且官之天下之士靡不南向馮軾而入楚以得秦大王布衣之間為秦大王之英風海內今者門有一鍾離將軍自言與大王有連也楚王曰鍾離將軍故有連也雖然陛下之決田王亦既辭梁王而之陽矣頃頃鍾離將軍之事田王也曰德德者當也德讐者變也然而厚也嘗德者薄也大王既以幸寬惡少年而不誅且官之而獨棄鍾離將軍是大王再用變而後居薄也臣竊為大王不取也且夫虞卿賢臣也急魏齊之禍相印而與之間行亡命鍾離將軍怨不勝秦而大王之賢過虞卿幸毋以他郤也楚王曰固也鍾離將軍得罪漢而寡人漢臣也寡人聊聊之身不足以殉鍾離將軍不願見也曰大王虞臣漢也則請毋虞臣漢夫什方侯之璽漢皇帝腐心而受之為共功大也漢皇帝必不忍以大王之匿鍾離將軍梅大王功明矣且楚國雲夢之渚析蘆之交亦足以虞鍾離將軍而無憂楚王曰諾請見之

漢之五年封英布為淮南王出而有驕色隨大夫請見不拜曰幸甚無恙今天下稱雄勇於六王者獨項王耳項王滅獨大王在漢之諸王楚王信最貴大王次之共諸南面而王者國皆雁行弗敢先也雖然大王之所稱功烈於天下者五耳初渡江振武信君之弱而起之以破秦嘉景駒軍一也以二萬人北擊邯鄲之救而為軍鋒冠二也坑秦卒二十萬以快諸侯三也取關道破函谷關以與大會兵四也又與衛山臨江王為邯之績五也夫是五功而皆在楚漢非與也共一功為楚霸漢者也共三功又豪傑之所履誅也大王以九江歸漢舍且來見計弗能罪固陵之役在項軍不能勝今往以一歸誠故而復然而當列城邑之封又以驕色御之臣竊漢之士自執圭而上皆得封功辭而與大王左計也淮南王謝不敏曰孤之發有此日也大夫之賜也請以黃金百鎰白璧一雙為大夫壽隨大夫辭而去之曰吾以為淮南王功也是吾且代淮南王禍也吾弗敢愛也

尚書后謂鄧侯曰相國來常計叛事北君以老婦弱子明強自達也鄧侯兄冠謝曰唯社稷之策與主上之寵命不行寧也后曰吾三使使問軍中事而三不答也意者或不在外與夫淮陰侯處項之勢也而中廢怎怏怏吾甚憂之其反也老婦請厲積益而為君先鄧侯曰臣聞之決疑者廣其咽淮陰侯功臣也主上未有命誅之臣恐挑禍也且臣老不足以任大事鄧侯趨出鄧陽侯見曰臣奚曰得侍后未見不色懌者也今者乃不色懌也毋以臣委弱數后曰否吾欲以心淮陰侯相國不與也懌陽侯曰相國文吏易搖臣請徵之出見鄧侯曰下走不放從百執事以見寡怪相國鮮食疑寢中若負隱憂也相國謝曰無有曰不侯得從良家侍環衛之列唯是一二語與聞之目者皇后朝罷而歎曰老婦謬過言漢中之帥誰擅而拜者得無生語泄乎吾母子不食新矣鄧侯大恐色變人請死遂謀誅淮陰侯

冒頓為單于強而數苦北邊高祖患之以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彼知漢適女必愛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則為子壻可無戰以漸臣也上曰善叔孫生進曰大漢方一宇宙超三五乃無故而偏愛女以為匈奴御得無聽笑後世哉夫匈奴豺狼也其父之不師而手擒之以死何有於婦父冒頓之有子也而見其大父之死於冒頓也則曰吾父且不武何以獨恐吾大父而弗恐外大父也不然而以十萬騎入塞牧白坊而孫也吾何以無漢分地請得九州之偏若幽盧者匈牧焉奚辭捍之上曰虜貪而好色故餌之叔孫生曰冒頓佞人者也非為人餌者也不觀其初得志而以其所愛閼氏于東胡而兵隨其後彼豈其遂輩昏蔽而我乃用彼之餌人而餌之乎上不聽入宮以語呂后后大喻泣曰妾唯一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乃歎曰嗟而

之不欲棄女何奴也晚矣則胡以禁淮陰侯也

爲皇帝謂蔡臣曰吾少也賤嘗習於戰國而未竟也夫三武安君孰賢陸大夫曰武安君秦似賢夫武安君秦不假尺鋙寸兵一介之衛綴頰而鼓燕厲趙慴楚摩齊脅韓魏而西脅秦天下之權伸縮三寸之舌佩金者六此豪傑之極操也十五年函谷不出兵而男女獲老此慈惠之宏覆也臣故曰武安君秦賢蘇陽侯曰不然武安君起賢白起將而摧韓魏伊闕安邑華陽陘城野王趙上黨楚鄢郢首虜百萬城大小二百自出尤以還未有績烈者是偉著者也身死而秦用其教以吞天下臣故曰武安君起賢季將軍曰因易也反難也二武安無無因者起因勇也秦因怯也以關中吏士之勇即非起將之勢不得不勝也以六國之怯即非秦誘之勢不得不合也武安君牧賢也夫武安君當衰季之趙厲殘傷之卒北摧盧西趙強爲若拉朽然及弱而見強反負以要勝牧存趙存牧亡趙亡臣故曰武安君牧賢帝曰善夫季將軍之言將矣

建成侯爲太子留侯曰君故爲主上時時秘謀今數欲易太子太子不敢以望君君爲言太子而主上不聽也萬萬後太子不敢以望君留侯曰地疎而計親者拙也位賤而圖貴者諍也且上數在困急中幸用臣策今衆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夫以疎賤幾棄之人而處於骨肉之間百臣等何益建成侯叡曰雖然爲我施計之日此未易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天下四人東黃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四人者老矣皆以爲上嫚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

上高此四人公能爲太子致之乎爲太子致之而見之上必異而問之問之而事可大助也建成侯曰奈何言之高皇后使使者齎黃金百鎰白璧四雙安車四乘以太子書錄商山而道授符棘貽四皓曰窮人之窮貽高誼久矣爲卒卒無燕閒之間不敢以身過請敬使家令布其區區夫四先生鷙鳥舉游於空外棲枕萬乘草芥窮顯使海內傾響而慕聲且以秦皇帝之強揖六國王而不能以寸組被四先生以項氏之暴血五諸侯而不能尺刃鵠四先生窮人則何

致言雖然窮人可以執鞭彗而共埽除之役無不爲也窮人竊有請也堯舜欲以天下辱巢許故巢許弗辱也出不能加治於唐虞而逝足增華於堯舜是故其入箕潁益深也若師尚父之於文王則不然八十而非熊九十而鷹揚百有二十而磐石於齊施於孫子大表東海夫天下不以巢許故而廢師尚父四先生有意肯幸顧窮人獄人旦夕事之如父師四先生即不厭師尚父一沛其餘卷舒若雲又似游龍九有被施萬代若新豈不快哉四皓委委蛻臥佯遁不屈曰老臣不足以辱太子使者庶無所之長安千里而遙老臣固道路之遺骨也且焉敢以子先父也使者三請不可乃返建成侯憂曰若之何更見留侯曰子爲之號鶩於市而曰鶴也其曰非鶴而詘之者十九號山鷄於市曰鸞也其不即以爲鸞而詘之者十不一也夫鶴恆見而鸞不恆見也四皓之辟世人久矣帝獨者固高之特耳之耳建成侯曰請受教閒使者問狀貌所近而推得之舍人中老者爲隱衣冠抵掌而談而山甚悉及太子燕上置酒受留侯辭以從上

怪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日何自從吾見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眞而主矣長安人人謂太子能屈四皓也

漢高帝誅淮南王還張飲沛懼甚已而酒見羣臣偕謂曰吾孰與古帝王稱鄧侯曰堯舜帝不懌曰相國過諛吾吾焉敢望堯舜哉鄧君曰唯陛下過損以不如堯舜即堯舜不如也夫堯唐侯也舜天子之介壻也陛下起布衣無尺寸之籍其不如一也嬴項之強雄爲力攻百倍水焉堯使禹治之九年而甫舉陛下五戒而大定其不如二也唐虞之甸不千里而近今海內外周不臣委其不如三也堯舉共工鯀兜而海內不拔三傑而將相之勳若響應其不如四也即不厭師尚父一沛其餘卷舒若雲又似游龍九有臣故曰陛下過損也非相國過諛也帝大悅曰雖然

請舍是而擬我鄧君曰秦始皇哉帝怒按劍而叱曰豎子吾提三尺誅無道秦章子知之始皇何人而辱我鄧君再拜曰始皇聖之威也以不足辱陛下乎則可然愚者任目視跡從耳程響陛下幸教之請得舉其似夫始皇稱皇帝陛下因之不改始皇立丞相太尉沐之奉大於王畿陛下因之不改始皇築阿房宮象天闕陛下御史九卿陛下因之不改始皇築驪宮象天闕陛下之未央崔嵬不改始皇爲黃屋左纛千乘萬騎陛下之旌旄巍然不改始皇惡儒陛下亦惡儒始皇斥太

子陛下亦數欲斥太子然而始皇不好酒陛下好酒始皇之誅韓趙滅魏虜趙斬燕滅楚因齊兵不留行陛下血灑水而跳滎陽始皇使蒙恬北逐胡築長城萬里之內無馬跡陛下之困白登七日不食臾豁以脫始皇下五嶺拓南粵陛下不能使尉佗解椎而正襟始皇之世六王之裔脅息黔首陛下不能使臧荼黥布之毋反始皇之世剪信終屬下而陛下不能使韓彭之毋族繇此言之陛下殆不如也帝然良久久乃舉爵自罰曰敬以謝鄂君之規

高帝崩曲逆侯呂須之讒也舍車而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發前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曲逆侯固請得宿衛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傅教帝居久之曲逆侯爲人長白皙美晬時時與辟陽侯審食其並宿衛其美晬辟陽侯即辟陽侯亦自以弗如也而太后亦數目屬之勞賜餐饋上尊相繼曲逆侯心恐乃使其舍人謁辟陽侯曰陳侯敬使使謁君侯敢布腹心陳侯雖幸蚤貴然外臣也豈敢以僭君侯性是長信之日屬焉恩一旦之失身以爲君侯憂帝長矣無所事傅侯請得辭宿衛爲外臣辟陽侯心然之耳且又多之也曰是能讓乃請間於太后曰曲逆侯何如臣也太后曰是忠臣也先帝信之而托帥所今其傅人主也十日而不洗沐蚤起寢若忘其有家者辟陽侯起避席曰曲逆侯之爲也臣天下莫不聞然其美麗也少而有佚行於嫂天下亦莫不聞今臣幸而得侍宿衛以貌寢故無譏者以曲逆侯之萬一而波及臣也臣何所逃死太后不懌曰若貌曲逆侯耳吾何有也爲出之雖然不可以不重乃拜安國侯右丞相而曲

逆侯爲左丞相

潁陰侯爲大將軍東擊齊齊哀王貽之書曰高帝提三尺劍誅暴秦有天下實賴君侯及二三大臣之力剖符定封以啟湯沐世世勿絕唯是庶邦兆民之供與君侯二三大臣共之惠帝崩高后用事私其家人誅僇懿親覆滅宗社弗神其鬼白馬之盟蔑焉以王諸呂君侯及二三大臣實與聞之曰委曲旁迮以濟大幾今少主非先惠帝遺體繩繩負乘祿產實蓋其牙旦夕政社寡人孺小之區非敢以與宗廟大策唯君侯與二三大臣是希以徼惠於高皇帝今者齊國之間有兵師焉云君侯將之以誅寡人寡人未敢信也寡人少不能知君侯嘗聞之先王言雍邱之起君侯實布腹心高皇帝側席而坐百十鄰死以有今日爵列通侯位至三事君侯所鄰死百十且富貴者爲高皇帝耶爲呂后也今幸社稷之靈呂氏倒持太阿以授君侯君侯不發定計即不諱與二三大臣何面目見高皇帝於地下願陰大斷詫曰此與之日夜切齒而腐心者也敬與齊王連和

淮南王之椎辟陽侯也免冠詣北闕謝文帝以親親故不忍誅而怒不已也入見太后而請罪曰臣有弟不能訓而植僇高皇帝之大臣臣不能屬司寇而寬之敢謝不瘞太后曰帝毋忘高皇帝耶曰何敢忘曰帝亦知呂后之人無成夫人乎曰知之曰高皇帝而在也其能無人彘辟陽侯哉淮南王代帝而行高皇帝誅者也何罪其連腸王冠

史記注補正

方苞撰

廣雅書局

光緒二十年刻

黃帝紀

桐城方苞撰

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

與讀去聲言與事爲多也又或舉字之誤周官師氏職王舉則從故書作與亦謂王與事

死生之說存亡之難

世傳黃經皆黃帝與岐伯問難語存亡之難疑卽謂此

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

羅列也旁羅謂紀日月星辰之纏次辨水波土石金玉之性質無不該徧也

帝嚳紀

歷日月而迎送之

歷猶接而布列之也屈子歷情而陳辭莊子歷物之意月令季冬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人

其服也士

服與尚書有服在大傳周或書壽俊在厥服同義上古四民不分三帝嚳則服用者皆士人也

帝舜紀

爲匿空旁出

舜於井中爲可以自匿之空而其空旁通可上出也

南撫交趾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愼東長鳥夷

索隱謂字缺少非也首以撫字該之下三方則直序其地而西戎上不復重言其方耳

禹本紀

聲爲律身爲度稱以出

稱稱量也惟其聲之稱以出故高下疾徐應律也惟其身之稱以出故動作威儀可度也

周本紀

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

文王無受命稱王之事歐陽公朱子辨之甚詳太史公蓋據大雅有聲之詩文王受命而誤爲此說也其實伐崇斷虞芮之訟乃方伯之職詩所謂受命乃受方伯之命耳其曰文王

則詩人所追稱歟其於文王稱王后於武王始稱皇王卽此可證受命稱王之說僞妄矣○王葬之篇劉歆最宜經誣聖以爲之徵至增康誥篇首謂周公稱王或此篇亦爲所竄亂今刪去之年稱王及改法度制正朔矣十一字辭義相承渾成無間

我維顯服及德方明

顯服與尚書自服于土中同義言我思修明政事當及我德方明四方歸往之日而大營土中爲朝會之地也

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

馬牛本徵之井甸者事畢縱釋之使所司各驗受而還也必於野外者車徒至衆非城邑所能容也管仲素質於泰舟之野期軍士

以存亡國宜告

此隱括洪範而爲言也鯀殛禹興存亡之迹也九疇皆有國者所宜用也

自爲質欲代武王

自爲質以身爲質於神也卽書所謂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也

昔我先王世后稷

世后稷謂世爲農官也

王御不參一族

娶雖一國三女而進御之夕則不使一族之人偕所以養其

廉恥也

既笄而孕

內則十有五年而笄

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

忽出此語以正書傳之誤也公欲葬畢近文王之兆也書傳乃謂公欲葬成周成王背公垂死之言而葬公於畢謬悠極矣

秦本紀

始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槨以葬氏死

蓋厥所自爲也蓋雖報得石槨而紂已死無所用故蜚廉以爲天寶埋之而寂言以欺世耳

言我曰頭使汝獻功受賞是爲汝德也

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

種當作踵謂隨而迹之也

高祖紀

復陰侯復乘之

左傳車馳卒奔乘晉軍蓋出其不意而推鋒以壞之也

縣隔千里

言秦包河山之險四封之內壤地縣隔千里也齊地二千里故云縣隔千里之外

呂后紀

高祖彼時妃也

戴記曲禮天子之妃曰后衞風氓詩序喪其妃耦並音配又戴記哀公問妃以及妃則知妃者通上下而言義宜爲配也

文帝紀

未有嗛志

索隱嗛者不滿之意與文義不協戰國策齊桓公夜半不嗛注嗛快也漢書作慊亦快足之意

十一月望日又食

日當作月觀詔但言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可見并書月食者以與日食同月也景帝後二年十月日月皆食亦并書

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

謾者告首以陷之也

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

詔曰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中當哭臨者謂羣臣命婦內外宗也而景帝遂自短喪期誤矣

景帝紀

申屠嘉周亞夫皆以自卒書信乎此紀爲褚少孫所補也太史公書錄多直筆此類不宜曲諱

三代世表

稽其歷譜諜

十二諸侯年表序歷人取其年月譜諜獨紀世謚則此稽歷與譜諜也

于是以五帝繫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

疑世紀亦古書名蓋五帝繫諜及尚書所載五帝三代事蓋略故芟集世紀中黃帝以來及和亟次爲表也

六國年表

然世異變成功大

言秦取天下雖多暴然世變既與古異而秦混一海宇革古制法故功甚大

傳曰法後王何也

篇首太史公讀秦紀必秦紀傳中有秦制可法後王語故引而釋之也漢興一踵秦制故曰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語卑而易行也

漢興諸侯年表

而內地北距山以東

北當作比其外接胡越而內地比大距山以東也與下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正對

高祖功臣侯年表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繩乎

漢武以列侯莫求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遷不敢斥言其過故微詞以見義言古之道篤於仁義以安敦舊而今任法刻削不同於古帝王殊禮異務各以自就其功緒豈可混而一之乎制武帝用一切之法以侵奪羣下而成其南誅北討之力也

惠景閒侯者年表

當世仁義成功之著也

仁義之著謂追修高祖時遺功臣及諸侯子弟若肺腑外國歸義封者成功之著謂從代來及吳楚之勞

禮書

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眾豈人力也哉

言禮爲洋洋美德其宰制萬物役使羣眾皆天理之自然豈人力所強設哉役使羣眾者有禮而羣眾爲所運動也

仲尼曰論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

於諸侯之管晏尊禮之國也於大夫舉管仲賢大夫也

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

素人以私意背天理故不合聖人制禮之意其尊君抑臣即所謂不合聖制者而儀法則依託於古稱其朝廷濟濟以漢襲秦故亦不敢斥言其非也

樂書

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

叔孫通制宗廟樂舞皆因秦舊事詳見漢書禮樂志

律書

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

倍其實三其法即所謂三分損一也四其實三其法即所謂三分益一也

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

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

實如法者即以法之數除實之數也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實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法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之九倍故得九寸

神生于無形成于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從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形而存之雖妙必效情句核其華句道者明矣

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神者樂之精華所以動天地感萬物之實理也生於無形者太虛之和氣也成於有形者播於樂器然後聲生而神寓也數者十二律三分損益之數也播於有形之樂器然後其自然之數一一形見而成宮商角徵羽之聲也神使氣者以天地之神而運於人之氣也氣就形者以人之氣而就乎樂器也凡音之高下疾徐皆以人氣之大小緩急調劑而成故曰就也既播於有形之樂器則其理如物類之羣分而有可別矣方其未播於樂器初無宮商清濁之可別所謂未形而未

類也或播於樂器則鐘磬管絃凡同形者音必相似所謂同形而同類也然雖同形同類而一器之中其音之清濁高下又各皆有別類而可班者制器而可別其度也類而可識者審音而可識其分也凡此皆天地陰陽之理自然而有別者也聖人知天地之理而識其所以別者故能從有以至未有而得細於氣微於聲者所謂神也有者器數之既形也未有者器數之未形也聲氣非於既有器數之後而神存於未有器數之先故從有以至未有然後可以探聲氣之本而得其神也然聖人雖識天地之神而苟無以存之衆人不能用也故制爲器數以存之則其理雖微茫必因器數而各效其情矣故考呂也猶者實也華者器數之形道者神理之蘊也核其器數而無差忒則神理之運亦可得而明矣非天地之神本具於聖人之心而作律之聖人又乘其靈明之獨擅以核乎器數之分豈能存天地之神而使聲氣之實理各效於器數之中哉聖人辨器數以著聲音之實理所謂成形之情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鼓物故神之去來物之衰旺視焉而物常受之而不能知知聞聲知勝負而勝者負者不自知也審樂知興亡而興者亡者不自知也而其情畢效於聲樂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故設爲器數而神亦於是乎存其微存之者聖心鴻明之所寓也故莫責焉

麻書

運算轉麻

算密則天度不失故必運算乃能改麻也

以理星度未能詹也

古卜筮之官名詹尹似有占驗符合之義觀下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可見

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淸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

此詔書中語合而不死即封禪書所謂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而僊登於天蓋方士之謬語也合者至日適與朔旦合也名察者五星二十八宿之名於是而辨也度驗者其宿離遲速之度皆可驗也定淸濁者即下所謂氣復正羽聲復清也起五部者即下所謂黃鍾

爲宮林鍾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也氣者在天之節氣也物者十二律之管也建氣物分數者惟知其消息損益之分數然後能立十二管以應十二月之氣也

今日順夏至

至當作正即麻書所謂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也

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

名復正變義難通豈謂五正聲二變聲之名皆復其舊與以至之至疑當作甲

天官書

中宮天極星

中宮即中垣紫微宮天極即北極天之樞星也第一前星第二未色明盛者紫微即帝星第三庶子第四后宮第五郎北極

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

其一明者今謂紫微太一居垣外與天一相近

旁三星三公

三公距黃道甚遠無金火守之之理注誤○韓西谷曰或金火之流星

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

今所傳句陳六星大者爲第三並天漢爲七即後句四星餘三星也別有四輔星居極旁微小

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

環衛十二星乃紫微宮垣星宋均謂十二宮中外位各定總謂之紫宮非也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棓

案槍在紫宮之右棓在左疑傳寫之誤詩韓云在杓左右益誤矣

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

以斗所指建月故曰建寅東北方也指寅者以正月而言

輔星明近輔臣親强斥小疏弱

佞星不移徙正義謂與斗近與斗遠非也蓋明則親之似近暗則斥小耳

左角李右角將

左角右角東宮角宿也后氏云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天門誤

匡衡十二星藩臣

陳星十二在太微垣外索隱誤

門內六星諸侯

今以三星爲三公三星爲九卿

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羣下從謀也

出謂自太微庭過五帝坐而東也所守謂將相執法羣位守者留而不去也犯者犯其旁也一度內始爲占中坐五帝坐之中一星也以所犯命之者凡所犯各以其星所主命其禍災也惟犯中坐成禍災之形尤大即羣下從謀其上也其犯旁四坐禍災亦大於他星但不若中坐之甚耳

火入旱金兵水水

舊以水字連下句非也火入五潢則旱金入則兵水入則水耳

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

此星中原常不見五嶺以南始見本文及注皆誤

入軍軍起

入軍羽林天軍之環域也

營室爲淸廟曰離宮閣道

室二星在閣道六星下故曰閣道抵營室離宮六星夾室宿爲天子行宮

蓋失者謂出歲星處歲星處縮以其舍命國

五星之行處縮有常度精厤算者能預推古厤於此法或未詳也或處或縮以其所舍止星處命其所值之國○歲星自有行度古厤未密以日月之行度揆之是以時見處縮

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

天棓天槍天搶名見恆星中今曰歲星所生則非恆星也又皆定以丈尺不知何據

熒惑災惑爲勃亂殘賊疾喪饑兵上災惑二字衍

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命者惡之

命令所從出者天下則天子一國則諸侯也軒轅王後宮太

微非犯帝坐亦不應占主命者

王勿用戰敗

主勿用爲句主凡事皆勿用而以戰則敗也戰尤重事故特言之易之辭潛龍勿用

主擊卿

主其禍擊卿當之也

戰敗爲北軍軍困

凡三占以戰則敗又爲奔北之軍又爲軍見困於敵也

七寸以內必之矣

七寸謂一度之內也

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

五星遇占獨係填星下者以土居中央備四時之氣也其日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爲之搖動義亦如此

察日行以處位太白

太白平行距冬至與日同度一歲行度比日行度止差一二分故察日行以處其距限之位

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

太白行度有常本無當出不出當入不入者以古曆疏不能詳推而以日行處其距度故見爲失舍也

動搖躁躁圖以靜靜

太白動搖而躁則兵亦躁太白圖以靜則兵亦靜也

行勝色色勝位

行謂順逆遲疾之度色謂明暗躁靜位謂所舍宮宿

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

日當作日蓋行疾未盡其當行之日而遽過也

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

辰星行度與日行度同雖有遲速相去無幾故以日所會之辰定辰星之位也

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摶密其見動人乃有占

摶圓厚也言雖以五色合占然必潤澤摶密光氣動人乃有占其浮散之雲雖略似諸物形無占也

兵必起合鬬其處七字乃諸侯之文

城郭門閭閈臺榭槀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庫廄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

次如周官思次介次之次所止居也屬聚也此承上言不獨山川谿澤之變異地常見象卽一方之衰旺外而觀其城郭門閭之潤澤枯槀內而觀其宮廟邸第以及人民所止居兼謠俗車服其象必有先見者矣不特此也民所飲食其本在五穀草木之華實其豐登荒耗觀其所聚倉府廄庫及四通之路其象必有先見者矣至於六畜禽獸所產之去就觀其所處山林川澤田畝其象必有先見者矣如淵深林茂草豐泉潔必諸產之所就也反是則所去也或謂此節申明上候息耗非也前文義已明著無容覆演宮廟邸第亦觀其潤澤

枯槀魚鼈鳥鼠亦有去就蒙於上而辨係於下者古文簡奧也

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蓋氣始萌藏明日人衆者之歲首也或以立春日四時之卒而復始也

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

言歲始有三或以冬至日爲產氣之始萌也或以藏明日王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爲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

直當也以其日晴雨占所當之月水旱也則法也竟終也爲千里內占法如此若爲天下候則終竟正月蓋月周歷二十八宿然後可以所歷之宿辨分野而爲天下占也

炭勳鹿角解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

炭當作灰冬至日極南晷景極長過此則漸短其物候四略可以知日至而決其遲度要在晷景之長也正義以晷景連下誤

歲星所在五穀逢昌

逢大也天問後嗣逢長音龍正義訓逢與所在義複

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

直紀災異而所應之說則不書也

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纖備

五謂五百歲一大變三謂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也二紀

上下已各千歲矣然必通三紀以次相續上下各千歲者五然後天人之際以相續而備其變應無不可考矣

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

前既言田氏三家又言近世十二諸侯者田氏三家始猶未相王其相王時去漢尤近也

自河山以南者中國

關隴代北諸山也正義華山誤

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此其大經也

前言太白辰星主引弓之國此言秦晉雖在河山以南而近西北故其民亦好用兵而復以太白爲占蓋以秦晉對引弓之國則太白又爲主人而辰星爲客也

此更爲客主人

街南街北雖有一定之限而太白辰星則更爲客主人蓋以街南對街北則太白爲客而以秦晉對引弓之國則太白又爲主人而辰星爲客也

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間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

甘石法五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爲占及遷以所聞見百年中考之則五星無出而不逆行變色者日月薄蝕以所行南北同度有時相值此乃其行度之大凡不宜以爲占也曰觀史記考行事者見逆行薄蝕之占與事不相應也前言未有

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此復言不應何也上所述秦漢間皆星變非逆行薄蝕之比也諸呂作亂日蝕書晦蓋連書晦而爲言

此天之五官坐位也

官當作宮卽篇首所列五宮也

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

常星五宮經星也終古不易故其變希見三光日月五星也經緯見伏有時過行贏縮有度故其變時見而占亟用曰希見亦間有見時也春秋書恆星不見其變大或有大小明暗亦小變也

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祖則天官備

矣

即前所謂必貴三五也故曰終始古今深觀時變蓋合古之時變以參究今之時變也粗謂天官所傳三光之占精謂與政事俯仰而爲大人之德符故同是變而其占有應有不應其應有過有不及也

封禪書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

言特不以爲不死之術也

至梁父矣而德不洽

梁父二字衍曲爲之說皆不可通

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 一句讀

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

孔子論述六藝封禪事不見於經是以其俎豆之儀不章以是斷之則非聖王之典祀而傳所言易姓而王封禪者七十餘王亦無稽之言明矣蓋孔子欲斥爲妄則傳有是言而實典祀所不載是以難言之而置之不論也非謂其儀曠不舉而俎豆之禮難言

或問禪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

禘祫典祀然不知其義禮亦虛行況以封禪致物怪接僊人蓬萊之事

乾稻蜚蓬蒿藜於般

蜚蓬在天利見大人言君之得臣也鴻漸於磐飲食衎衎言臣之遇君也武帝以樂大爲天所遣士故引此注誤

遭聖則興

承上文鼎神物遭聖則興以隱喻鼎出爲瑞非直折汾陰鼎出事正義誤

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

即指武帝射鹿事服虔注誤

秋及殿周祠三歲天子一郊見

三歲天子一郊見其二歲或祠以秋或祠以殿故曰間

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

不能辨明封禪事謂不能辨其非堪傳人求不死之術也不

能騁見詩書古文無封禪之說不敢如方士之誇其誕誕也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

太乙明堂瓚饗具載其文而此書獨祕蓋以登僊藥也皆至太山

遂承上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故曰皆至謂從行公卿侍從儲者也

推麻者以本統

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得麻數之本統故云

五寬舒之祠 句 官以歲時致禮

官以歲時致禮爲句曰五寬舒之祠明太時后土二祠而外皆寬舒成之而遷不與其議也曰謂忌太乙以別於遷與議之太時也

究觀方士祠官之意

言推究其意專爲道諛逢君之惡而不主於敬鬼神之祀

具見其表裏

自古帝王典祀乃致敬於鬼神其餘淫祀則妄意禍祥至漢武封禪則以爲招來神僊人致不死之術而假儒術以文之故曰具見其表裏以儒術文之用自託於古帝王之功至德洽者表也而妄意於上封則不死裏也

河渠書

度九山

相度山勢所趨以知水之所會也

魚沸鬱兮柏冬日

迫冬日則水當歸壑矣而汎濫不止故睹魚之沸鬱而以爲憂也

延道弛兮離常流

延引也延道引河之隄也弛傾圮也延道頃圮故水離所常流之地

北渡汧兮浚流難

禹引河北戴之高地今決而南則北渡汧遠欲浚使復流其勢甚難觀此則知河沙淤墊浚之甚難惟塞其決使水力自相推盪乃可通行古已如此

搴長茭兮沈美玉

祭川必沈玉疑事焚亦爲祭也管子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

薪不屬兮衛人罪

東郡塞草以致柴薪少故曰衛人罪也

頹林竹兮樿石菑

頹林竹即所謂下淇園之竹以爲樿也以竹爲樿於外而塡石與菑草於中

平準書

一黃金一斤

一黃疑當作十貫以字形相近而誤也

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騰騰

稽留市物俟物價騰踊而後糴之也

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

復除也徒當作者得入粟以除之也既曰徒復作又曰粟縣官以除罪者明景帝時得徒作者許除罪至武帝則一切當刑者皆可贖也

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戲士有司言

陳奏也既曰大農陳又曰有司言者大農陳奏有司計要之辭如此也與後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同義

其一曰重八兩

曰字衍蓋傳寫者因下二曰三曰而誤增也

便屬在所縣

在所應爲所在誤倒也

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

民能於新秦中畜牧受馬母於官而歸其息者則除其家不告緡也

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

昆明池所作樓船雖以習水戰不過用爲游觀而近粵之地別有習戰之樓船故特言南方樓船卒以別之南越傳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是也索隱謂即昆明池樓船二十餘萬人豈昆明池所能容乎

鐵器苦惡而賈貴

器苦惡而賈又貴也

不敢言擅賦法矣

軍所過縣吏擅賦法以多取於民而衆亦不敢以爲言也

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

先是水衡少府大僕大農分受緡錢弘羊欲併歸大農也諸官各自市者儲以待用及貴而糴之也

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

前此已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然猶官自輸故弘羊以爲賦輸或不值其費今曰相灌輸民以次相輸如灌也名爲不加賦而私實不啻倍之矣故當時論其獘卽謂農民重苦女工再稅也七書皆依世次順序以其事歷代之所同也平準乃武帝一時之法故序上古及秦綴於書後體當然也竊天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秦漢之所同也舉秦事而漢不必言矣

或錢或布或刀

布刀各爲一物舊注誤

吳世家

猶有先王之遺民也

遺民懷文武之德故不貳不言

齊世家

二年伐滅郯

春秋經傳齊師滅譚而其後郯別見此以聲同而誤也

成請老於崔杼杼字句

慶舍發甲圍慶封宮

圍繞以爲衞也

師乎師乎胡黨之乎

國策歸於何黨矣蓋齊人語也師國衆也之適也言公子四出國衆將適何黨也

魯世家

發書視之信吉六字句

燕世家

燕相將渠以處和

處居間也趙重將渠故燕特相之居間主和議也

管蔡世家

陳司徒招弑靈公及平侯悼侯事俱與春秋經傳不合豈書記所傳各異邪以春秋但據魯史故於我間亦不敢廢與或謂左傳後出遷未之見非也列國世家據左傳者十之八九可云未見乎

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

紂亮伯邑考雖不見經傳但其後無封必早死無後也檀弓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乃子服伯子附會之言不足據

衞世家

衞康叔

康誥也周本紀康叔封布茲舊邇稱之此史文成法案隱以爲畿內國名誤矣

宋世家

今女無故告子頹曠

曠升也升高而頹傷必重以神明之後而陰命亡氏則乖祖尤甚也

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

尚書微子篇太師少師注家謂卽箕子比干而太史公以太師少師別爲二人故序微子與太師少師問答後特起文曰箕子者紂親戚也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而比干死後復曰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舊注蓋未達其意

言曰從

得其次序也春秋傳典從禮順

微子開辛立其弟衍是爲微仲

微子微仲雖受周封猶稱殷號周室之忠厚也洪範王曰嗚乎箕子獨書者又以微子之命名篇則知武王周公不忍革其故號故微仲之子始稱宋公

晉世家

魏大名也

魏乃建國之名故謂之大

且言何以易之

謂重耳之言非恆人不可忽也

晉之宗家邢侯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

晉之亡實由於此與田盤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同而左氏乃歸美於魏獻子其識不遠太史公遠矣

楚世家

載祀六百

載如厚德載物之載商之德能載鼎其祀六百也

此國冠之上

言令尹居國如冠之在上不可復加也

稱楚之大

稱去聲衡量楚之强大也

越世家

定傾者與人

人謀得則可以定傾

不者且得罪

國語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

夏路以左

楚辭哀郢過夏首而西浮夏路以左卽夏首以西也自商於至夏首皆近秦之地

鄭世家

公怒漑逐羣公子

漑當作概屬下句蓋怒己子之以罪死而羣公子概被逐也

○蔣西谷曰五帝紀帝嚳漑執中而徧天下徐廣曰古旣字作水旁旣盡也與日有食之旣同義

請衞君還

四字於上下無著疑衍

趙世家

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

嬴姓將大謂秦將興也雖敗周而不能有謂二世而亡也

吾有所見子漸也

所處也思夢中所見而言吾有處見子甚晰也

使廚人操鋸科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科擊殺代王及從官

及從者爲句行斟爲句行斟謂行美汁張儀傳所謂進熱啜是也

左衽界乘

界一本作介甲也此指武靈王變服習騎射事左衽變服也

介乘謂甲而乘馬習射

吳廣閭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

既曰娃嬴又曰孟姚者廣因王夢中歌曰曾無我嬴故特名

其女曰娃嬴而實非嬴姓故著其實曰孟姚也

北至無窮

無窮門名趙襄子所建

負遺俗之累

必遺棄舊俗乃能成高世之功而世人必相譁譁故曰負遺

俗之累

有獨智之慮者任驚民之怨

驚民猶違眾也獨行其意民將以為驚而怨之

北地方從代道大通

方始也從屬也先是襄子已取代而隔於中山道不通故十

九年主父北略地中山至於房子遂之代今滅中山起靈壽

則北地始屬於代而道大通也

天下屬行以謀王也

屬行相屬而起兵也齊策使犀首屬行而攻趙

齊之事主宜為上佼

戰國策作交

秦以牛田之水通運糧食上乘倍戰首裂土國之地其政行不

可與為難

牛田則地利盡水通糧則輸輓便能籠食鄰國者乘上乘戰

有兼人之勇者裂國中善地以子之則士爭用命故曰其政

行不可與為難也

悼襄王元年大備

疑是大為戒備之意君死強敵外侵大臣內鬨故戒嚴也

魏世家

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

周官諸子掌國子之倅宗伯掌三族之別其正室皆謂之門

子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則公卿大夫之適子眾子

皆可稱諸子下云令武子冀魏氏之後則此稱諸子言非適

也

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

王之使者出為句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為句言遇計而惡安

陵氏於秦也

隨安陵氏而亡之

隨以兵也

田齊世家

吾欲盡滅田氏適

欲盡誅其本支嫡嗣

孔子世家

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

季氏饗士卒欲用之古者既葬金革之事弗避孔子所居在

季氏分地故要絰而往庶人召之役則往役之義也故陽虎

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而正義謂饗文學之士誤矣

禹致羣神於會稽山

舜巡四嶽望秩於山川春秋傳晉主齊盟載書之辭亦曰羣

神羣祀恭禹致羣神而秩祀於會稽也韋昭以文連防風氏

後至遂謂羣神為主山川之君誤矣致與周官致禽同義蓋

屬聚之謂

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

言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而為神者多即其守土之君也

楚上世守土者有明德或神明之胄則死即為神以主其山

川如春秋傳所稱蔡聃為汾神之類

由司空為大司寇

魯三卿皆三桓為之司寇乃小司寇在侯國則司馬之屬也

故臧紇嘗為之此云大司寇誤也孔子所謂司空亦如敔之

敔所稱齊辟司徒晉司馬司空之類皆諸卿之屬傳稱羽父

求太宰者侯國無冢宰以司徒攝其職事也

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

職職貢也服所服事也周書畢命綏乃舊服

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

當作故弟子所居堂內傳寫誤倒也蓋後世因故弟子所居

堂內地為廟以藏孔子衣冠琴車書也

陳涉世家

發閭左適戍

秦發適戍入閭取其左蓋家取一人

都盜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

相收者彼此合為一也勢不相下故特起此文。蔣西谷曰

周頌我其收之傳收聚也

外戚世家

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

封公二字疑衍或曰田宅金錢皆封公家所有以子之賜修

成君亦曰公田百頃是也

姪何秩比中二千石

郡守諸侯王相外二千石也姪娥秩比九卿故曰中二千石

崔浩云漢制九卿以上秩一歲滿二千斛又漢官儀云中二

千石俸月百八十斛則為中外之中明矣而浩又謂中猶滿

也師古因謂實得二千石恐未安諸侯王相亦實得二千石

以不若九卿之貴故以中別之

荆燕世家

諸劉遠屬也

索隱據班固言從祖兄弟不宜稱遠屬按禮小功為遠兄弟

記曰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族未絕故曰屬古書無一字泛

設

弗與矣

與音預言田生得金以歸不復與我之事矣蓋諷之也故田

生感其言而如長安

曹相國世家

載其清淨

載成也謂曹相繼成此清淨之治故民以寧一也

清淨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皆

稱其美矣

謂參之清淨時人極言其合道即下天下俱稱其美也然繼

秦之後時當休息故見美於人非治道當一於清淨而不可

以有為也

五宗王世家

吏求捕勃太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

吏求捕諸證左於勃甚急使人擊掠勃左右勃恐語洩遂擅出漢所疑囚使遁匿也漢所疑囚即與姦諸證左

三王世家

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

曰尊建百有餘國者王子侯者雖同爲諸侯而有土有民爲尊皇子以列侯家居長安爲卑故曰尊卑相踰也

陛下遵文武舉自切及皇子未教

遵文武以制詞周封八百及康叔親屬有十諸語而言也舉自切以制詞朕之不德而言也及皇子未教以制詞以未教成者與君連成而言也

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誹其心

儒者稱其術即李斯所謂令下各以其學議之也或誹其心即李斯所謂入則心非也蓋帝恐羣臣封諸子之議儒者或稱其術以議之或曰不言而心非之必當日口語及此而未筆於制詞故略舉以復也

伯夷傳

夫學者載籍極傳猶考信於六藝

此六藝以六經而言也許由卞隨務光雖見於諸子而六經不載孔子又無稱焉是以不敢傳疑也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舉引孔子老子之言而繼以此語言自聖賢論之豈以若彼之富貴逸樂爲重若此之困窮禍災爲輕乎蓋君子之所謂重輕與俗異故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眾庶馮生

馮任也任其生之所之而貿貿焉所謂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也

管晏傳

上服度則六親固

服如自服於士中之服謂行政也上所服行有制度則民親睦

老子傳

老子列傳始詳其國邑鄉里姓氏名字諱爵職守終及其子孫雲仍封爵時代居國蓋以世傳老子爲神僊幻怪之流故詳誌以見其不然也

莫知其所終

老子本以周衰隱身遠去莫知其所終而世人遂以爲神僊者流也

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

前言老萊子與孔子同時後言太史儋後孔子百二十九年而中間入老子年數蓋謂老子隱去其年壽所極世人亦莫知其實故與老萊子太史儋相混也

老子隱君子也

老萊子與老子同時同國而著書言道家之用周太史儋與老子同官同嫌名而然前知故其傳與老子相混而太史公正言老子爲隱君子所以破眾說之荒怪且見儋與老萊子別爲二人也

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此言著書言道德者乃李耳而老萊子太史儋別爲二人也

莊子

然善屬書離辭

屬連屬也書文字也莊子之文以己意連合二字而不見於他書者甚多所謂善屬書也離麗也使辭與事相附麗也

輒非

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

非吾知其事之成敗利鈍而有術以處之之難也非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不必有心泄其事而偶語及其所匿亦不免於危

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

極知盡知其事與心之隱也

迺自以爲也故

也當作他如晉欲伐陵渾之戎而假於祭雒也

論其所愛與以爲借資

借資於所愛也

處事廣肆

處事周徧而衝陳之也

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

大忠悟言皆謂所說之人也彼自以爲甚忠信則應之如響而辭無所拂彼自言有獨悟則無攻其瑕隙

直指是非以飾其身

飾當作飭謂直指是非以匡飭君身也

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

號爲微妙難識也

莊子散道德放論

散推衍也推衍老子所論道德之意而放言也

伍子胥傳

剛戾忍詢

詢辱也春秋傳余不忍其詢

止中道乞食

國策伍子胥棄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蒌夫無以餬其口

王走鄖鄖公弟懷曰

鄖小國楚滅而邑之封曼成然楚邑長皆僭稱公春秋傳諸侯縣公皆賢寶人是也

仲尼弟子傳

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

春秋時郡小於縣定二年傳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此曰發九郡兵則秦漢以後人所設之辭明矣

秦商鞅列傳

家語字丕茲左傳秦屢父生丕茲事仲尼

商君列傳

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

相收者彼此相拘管猶周官司圜收教罷民之收相司者相督察以告姦也○蒲西谷曰與酷吏傳收司姦盜賊同義漢書注云收捕司察也

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

此泛論教化之理命出於口而教型於身故化民也深而民效之捷

蘇秦傳

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
苦出辭猶出苦辭也或傳寫誤倒凡斷人之交必出苦言蘇
代云何不以苦言說秦王是也
不死殊而走
殊分也絕也蘇秦將死未絕而刺者走去也
覆三軍得二將
覆燕之三軍也
莫若挑霸齊而尊之
與挑戰同義與起而播弄之也
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
西河上雒三川皆秦所并三晉之地也晉國之被秦禍幾失
亡三晉之半也
燕趙之秦者
之秦謂奉使於秦者
張儀傳
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
恐敗約之後己負諸侯之責也
甘茂傳
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是自爲責也
亡言無向齊霸楚故人言楚善變而壽必以爲無變是自負
楚變之責也
孟子荀卿傳
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其術大並世盛衰
大當作及傳寫誤也蓋先序戰國以上至黃帝事爲學者所
共稱述者然後及並世盛衰也
始也濫耳
言始爲汎濫無端涯之詞以動人聽耳
儒亦有牛鼎之意乎
即指上負鼎飯牛
信陵君傳
如姬資之三年
以重財資人求其父仇也
春申君傳

注地於齊
秦得韓魏則地接於齊若水之流注可通也
范雎傳
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
北音續數相近而誤也或曰擢髮而續之尚不足以比其罪
之長也
睚眦之怨必報
怒目相視之怨亦報也
樂毅傳
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
不變化其本志也國策作不改或字之譌也
廉頗藺相如傳
李牧司馬尚欲反
案國策牧以臂短用木接之郭開誣以懷刃而賜死文甚明
其曰反曰捕斬者趙史之誣詞也六國惟趙史尚存故遷不
敢錄異聞而於後論發之然曰欲反則無實迹可知曰使人
微捕則非謀反迹見而正名以誅之可知此又遷之微指也
屈原傳
各有所錯兮
錯與措通置也翁達禍福各有措置處也
李斯傳
即以屬吏繫於陽周

蒙恬之死於後趙高語出之故於此不言其死狀也
則舍爲天下役何事
舍除去也言既不能行聖人之術以督責天下則除去爲天
下役更何所事乎與荀子是猶刀少而任重舍碎折無適也
辭意略同
辭服奏當上
斯之辭服故高奏其罪與刑相應也漢書蓋奏當之成雖皋
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
羣臣百官皆畔不適
不適不加君所也與尚書民不適有居字義同
蒙恬傳

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
二字衍
以是籍於諸侯
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是也春秋傳非禮也勿籍
張耳陳餘傳
嫁庸奴亡其夫
去其夫也不曰去者不告而去猶逃亡也
今已張大楚王陳
陳勝初起爲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此言今已張大楚而王
於故陳地也
又不如立其兄弟
如疑當作知
韓信傳
從閒道萃山而望趙軍
便依山用草木自蔽而望趙軍之出入也登山故能望遠有
蔽故趙軍不覺
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
先行出爲句使萬人先行出并陘口背水而陣然後信鼓行
以出也
樊酈滕灌傳
別擊西丞白水北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
雍輕車騎秦兵之屯於雍者蓋擊西丞於白水北雍輕車
騎於雍南皆破之也文義正與下從擊秦車騎壞東類此以
雍秦地故不言秦耳
張丞相傳
吹律調樂人之聲音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程作
比刑罰之比例也尚書呂刑上下比罪禮記必察大小之比
以成之蓋漢初約法省刑蕭何造律尚簡律所未詳蓋更以
上下大小之比例定之猶後世律之外更有例也此刑罰之
律故曰律令與樂音之律異蓋吹律調樂器與人聲又以比
例定刑律又爲百工立程品故以及與若之文相承屬所以
別其爲三事也○蒲西谷曰比定者以舊律相比而定新律
即文帝十三年張蒼馮敬議請定律事詳見漢書刑法志

陸賈傳
數見不鮮無久慁公爲也
言凡物數見則不覺其鮮好故我一歲止再三過無久慁汝
爲也公即謂其子買任達故稱子爲公非莊語也晁錯父亦
稱錯爲公怒辭也
張釋之馮唐傳
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
以軍市租饗士卒以私養錢五日一饗賓客軍吏舍人也
直不疑傳
其所臨爲官如故
其官應遷所臨涖之地雖異而接人處己皆如故也
倉公傳
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是年乃文帝四年故曰盡三年年三十九也不曰年四十者
是年尚未盡也○蔣西谷曰上言受慶方一年所尚未精要
事之三年此言受讀之年盡三年時年三十九歲出治病卽
有驗如下文所云也

魏其武安傳
引繩批根
引繩以正其邪批根以循其本皆所以暴先綦後棄者之過
也
局趣效轅下駒
轅下駒進局於拖退束於轅故曰局趣也
匈奴傳
齊釐公與戰於齊郊
據春秋釐公祿父也索隱誤
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
二十四長中雖數千騎者亦立號曰萬騎也
漢亦尙關市不絕以中之
以市物投合其意冀勿侵盜也
以便偏指
以便人主之偏指也
不參彼己

不參酌彼己之勢
衞青傳
校尉句王高不識
不識在匈奴時爲句王降漢後爲校尉
常先其大將軍
蔣西谷曰大將軍靑於去病爲親故曰其汪武曹曰將字衍
常先其大軍也
公孫弘傳
恐竊病死
竊恐字偶倒也
南越傳
介漢使者權
介恃也春秋傳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又與齊魯之常隸
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
閩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自定屬漢
光與揭陽皆自輯其吏民以屬漢是謂自定也
滇傳

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
略封略也案封略而通道也
司馬相如傳
崇冠於二后
二后謂夏商也自堯以後所述惟周事故以爲崇冠於夏殷
也
正陽顯見覺寤黎烝
龍至陽之物其顯見於世所以昭漢受命之符以覺寤衆庶
也
依類託寓諭以封巒
言天不必諄諄然命漢封禪而因物類之祥以寄寓其意而
諭之也
淮南衡山列傳
一日發兵使人刺殺大將軍
淮南一日發兵反其所使人卽刺殺大將軍也
循吏傳

市不豫賈
索賈一定無猶豫之虛辭也
汲鄭傳
非苦就行放析就功
明知所行之非而故爲艱苦以成之如湯爲三公而家產不
過五百金及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也析言破律以就其功
如湯與皮幣造白金籠鹽鐵出告緡令是也
儒林傳
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
廢書而歎歎儒術自是而衰也自孔子修六經明正道困而
不悔諸弟子守其道不變至於戰國儒術既絀而孟子荀卿
猶遵夫子之業遭秦滅學而齊魯諸儒講論不絕漢興七十
餘年自天子公卿皆不說儒術而諸老師尙守遺學不肯曲
以阿世故武帝一鄉之而遺經並出凡此皆聖人之遺化也
自叔孫通以禮儀爲太常諸弟子共定者爲選首始喟然歎
興於學則稍鄉於功利矣至公孫弘以春秋至三公而天下
靡然鄉風弘旣曲學阿世以至富貴不能興禮彰敎乃置博
士弟子使試太常補卒史誘以利祿自是天下多文學之士
而儒者之道熄矣自孔孟以來羣儒相承之統經戰國秦漢
絀滅殯棄而未嘗絕者弘以一言毀之而其名則曰厲賢才
悼道之鬱滯不甚可歎哉

故子路居衞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
齊
獨言五子皆世所隆也外此則隱而不見者
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
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才焉
制所下二事令禮官勸學講議所聞使皆協洽興禮以爲天
下先如改制度易服色是也弘請古者政敎未洽不備其禮
對此蓋言禮之未易興也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
以廣賢才欲士興於學也弘請爲博士置弟子郡國縣道上
秀民對此
請因舊官而興焉
太常舊禮官也言禮不易興請因舊禮官廣其路賢才

卽下蠶所云也

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

周官列禮樂於六藝以執其器習其儀可以藝名也詩書則列於學官而不名爲藝矣以經爲藝始於弘侑聖人之言莫甚於此太史公云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又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蓋徇時人所稱而未之察衛

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

凡吏百石能通一藝者得與太常高第秩比二百石者並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大行亦禮官

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

誦多者誦諸經多也通一藝以上補掌故缺故先用誦多者不足乃取掌故也上云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是舊有是官而弘請以博士弟子補其缺也此獨稱掌故者博士弟子新補者也稱文學掌故者舊爲掌故者也誦多者高第秩比二百石者也中二千石屬卽左右內史大行卒史郡屬卽太守卒史先用誦多者補中二千石屬不足乃擇通一藝者足之而舊掌故補郡屬也

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遂以起其家

古文科斗文也時科斗書廢已久人不能識安國用伏生所傳今文中字畫比校讀之復得二十五篇往時言書者惟伏生而安國復自名家所謂起其家也漢時傳經者各守一家之說故曰言易者要本於楊何之家

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諸老師能傳經而已唯董子則明其義故表而出之

酷吏傳

詐刻傳出酷

詐刻符籙也

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

見獄詞與法律相應輒取之而不覆案其事以求官屬陰罪也

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挈令揚主之明

承上意著讞詞決其法因載其事於廷尉律令中俾後有疑事得比例挈度所以揚主之明

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

吏官也隸徒隸也吏隸及郡國平民出入關者皆畏威也

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

吏苛察吏當作使溫舒爲方略使豪惡吏苛察盜賊及惡少年卽投巖購告言姦是也苛讟也周官世婦職大喪比內外命婦之朝暮哭不敬者而苛罰之

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

會獄選上爲句章內連逮證案者遠近俱來會獄以鞫勘也內吏與外吏相表裏因如章內所列罪狀責令承伏其告劾外吏枉撓而不肯遽服者强以笞掠定之

張湯以知陰陽入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

湯知事之陰陽及武帝之陰陽也名美而實寔者事之陰陽也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者武帝之陰陽也武帝興事開邊財匱姦生欲假形威以功之而陽慕儒術湯因請博士弟子用尚書春秋亭疑法所謂知陰陽皆此類也惟知陰陽故人主與俱上下以家其私其所辯當否卽傳所載上所是受而決法者也國家賴其便者便上之私而不顧民之害也

游俠傳

二者皆讀而學士多稱於世云

謂二者實皆可譏而學士則多見稱於世蓋有感於俠客之獨爲儒墨所排擯也

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

功名俱著於春秋言其行事具載國史也固無可言者歸瑣屑細不足道也蓋謂公孫弘張湯等輩

禍鉤者誅禍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

諸侯之門必有稱誦其仁義者以見世俗毀譽不足憑也語本莊子禍鉤者誅喻俠客之得文網也禍國者侯喻弘湯輩上受民以禍高位也侯之門仁義存蓋世人不知弘湯之醜而稱美之也

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俯俗與世浮沈而取榮名哉

此蓋拘學始或抱義及不爲世所取則變其初志以爲不若與世浮沈而取榮名也所謂榮名卽以術取宰相卿大夫非君子所謂榮也曲學阿世爲卑鄙之論以俯於俗乃與世浮沈以取榮名之術

佞幸傳

仁寵最過庸乃不甚篤

庸用也謂帝雖寵愛之而任用則不甚篤也春秋傳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偉

乾次初詩

延年能以乾音比次新造樂章也

貨殖傳

務完物無忌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貪之

務取完善之物可久藏且易售也其腐敗者則自食而勿市於人

與時逐而不責於人

不以財物貨人而責其息卽下所謂子貸金錢也

地重

五方之民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地重者其土厚而人性敦重也

及秦孝文繆居雍隴蜀之貨物而多賈

居雍爲句隙隴蜀之貨物與下東絡燕貉朝鮮之利文義正相類蓋居其隙而並受之也

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

沙漠之北有自成之鹽

此有知盡能索耳

索亦盡也語于髡傳冠纓索絕

德者人物之謂也

德被人物然後澤可百年不斬

師皛僧

皛僧所以成賈業備出物不失其時也

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嗇

連車騎游諸侯閒借其聲勢以通商賈既得游閒公子之賜復有贏交於諸公之名而所贏利又過當也

太史公自序

耕牧河山之陽

春秋傳山南爲陽水北爲陽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

封禪書諸方士以封禪爲合不死之名致怪物接僊人蓬萊士之術而特書諸儒不能辨明封禪事故於此著其父之發憤以死蓋慎己不得與從事而洩明方士之妄也

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

著其父雖兼論六家要指而自處與教子則一於儒也紹明世者繼孔子而明世教也

律居陰而治陽厤居陽而治陰律厤更相治閒不容翻忽

神化之幽微爲陰形象之顯見爲陽律存天地微妙之神而能感神人格鳥獸知吉凶勝負故曰居陰而治陽厤用象數之顯以推步日月星辰之行四時五氣之變故曰居陽而治陰更相治加治陰治陽也律失之忽微則氣不應厤失之忽微則度必忒故曰閒不容翻忽

獵儒墨之道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

傳稱天下方務從橫戰伐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荀卿序列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則獵儒墨之遺文謂荀卿也明禮義之統紀謂孟子也絕惠王利端謂孟子也列往世興衰謂荀卿也史記序所稱先後多錯綜陳杞世家爰周陳杞楚實滅之田齊既起舜何人哉管晏傳序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正與此類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惟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

傷武帝不能依古崇庠序以興教化而儒術反變爲文辭之學也史序多微文不敢斥指如酷吏天下所公惡也而序乃曰民好軌弄法善人不能化惟一切嚴削爲能齊之皆辭若褒美而義存譏刺也

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指作日者列傳

各有俗所用爲句言日者因其國俗各有所用卜筮之法欲循觀其大旨故作此傳也天官書國殊鹿穴家占物怪部各有俗所用之謂

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

言合六經並別傳之書以爲史記也

古今考

魏了翁撰

古今考序

渠陽山中服日編校經傳自西漢諸儒矩古未遠已不能盡識三代遺制凡冕服車旗類以叔孫通所作漢禮器制度爲據其所臆度者無以名之則曰猶今之某物然孔賈諸儒爲之疏義則又謂去漢久遠雖漢法亦不可考因歎三代遺制始變於周末大壞於秦漢而盡亡於魏晉以後雖名物稱謂字義音釋亦鮮有存者故使

經生學士白首窮經而疲弊於訓詁佔畢之末有終其身而不能盡知者方秦之焚書也云云嗚呼是誰之咎歟解之繇曰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漢承秦敝大難既解是无所往也而昧於來復夙吉之戒徒能隨世就事爲秦漢以後規模實道所謂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者蓋欲及時定制盡復三代之舊爲萬世太平計而一時君臣不足以知此至董仲舒王吉則

浸遠浸疏蓋自是人情習於簡陋古制蓋不可考矣姑即漢紀隨文辯證作古今考

寶顏堂訂正古今考

宋 鶴山 魏了翁撰

明 與參 黃承玄 群玉 黃承乾 校

高帝紀第一 漢書一

自秦而上即始封之國或王跡所基以爲代號舜起側微然自顓帝以來有國至瞽瞍故因居嬀汭以虞爲號由匹夫而有天下乃自漢

始故無所因襲與陳項諸人各以始王爲號至魏晉齊梁隋唐以後則往往由枋臣禪代故多以封爵亦與漢異

高皇帝者何漢五年羣臣上皇帝尊號此有天下十一年謚號曰高皇帝

戴氏所集禮記如中庸如閒居諸篇始有三王之文至左氏始有五伯之文孟子始有五霸之說

人主自號皇帝自秦政始而漢因之謚曰高皇帝則亦襲始皇之陋也三皇五帝之稱號聖人未嘗言雖三王五伯亦未嘗及僅見於孟氏書戴氏禮而禹之爲王亦未嘗見凡書之言夏王者皆桀也殷人周人始正王號自陋儒俗師强爲等差於是抗皇號於至高而妄意帝稱羞與王伍蓋春秋時吳楚越皆稱王矣至于戰國則齊魏韓趙諸君亦稱王王號

既卑則强者不得不帝於是秦昭王稱西帝齊閔王稱東帝尋懼而復稱王至秦政廿六年遂兼皇帝號然猶遲之以廿六年之久亦見其有未慊於心者漢初大抵反秦以從民望而於典章法度猥襲秦餘如皇帝之稱最爲固陋而因仍不改於是有效尤而動如南越王稱南武帝蓋生而自爲謚矣極於後世如漢哀帝以方士之說爲聖劉太平之號唐高宗中宗以武韋二婦人之言有天皇應天之號紛紛錯出由是踵爲故常始病其人言之元宗德宗皆以聖神文武皇帝爲號此二君昏僻召亂者也而以是稱之又將誰欺德宗尚以爲未足乃於朱泚未平之日徇羣臣之請欲更加二字夫此四言且不敢當其一而唐之君臣少之乃知後世虛名侈號君臣同一愚也成湯曰武王周文曰寧王則人稱

之而已不自居也安有累善積美至十餘言而不厭乎賴神宗皇帝黜去尊號之請足以一洗千載之陋然尚有未盡改者謚者節以壹惠也今自唐至于國朝帝謚之多至七八字以字多而難於省記義廣而不能取信且以一二言之如所謂曰聖曰神則大而化聖而不可知今猶以爲未足也加之以文武抑不知聖神不足以統文武耶藉曰書既言之矣又姑舉其一言之唐帝之謚莫多於宣宗蓋高祖太宗猶不過七字宣宗至十有八字宣視諸帝固亦稍優游而遂謂玄聖至明與武文睿智仁神等字無一不備夫如是過於堯舜三王遠矣而唐業之衰實始於此漢者何高皇帝起漢中即始王以爲代號也自羲昊以來書志可考者皆有始祖舜雖微然自顓帝以來有國至瞽瞍失之至夏后氏

殷人周人以訖于嬴政則皆以始封爲代號夏之後爲杞至楚悼王而後息殷之後爲宋至齊湣王而後息周自后稷迄于赧王大抵三代之宗廟血食皆二千餘年自秦罷侯置守於是始有由匹夫而有天下者故往往無所因襲一時如劉如項如陳不得不以始王爲號至魏晉齊梁隋唐以後則率以枋國浸成禪代故又以封爵爲號亦與漢異

高祖

既曰高帝矣此其言高祖何繫之帝則謚也繫之祖則廟號也武丁祖甲太甲雖有廟號而丁甲以曰爲紀由殷而上無謚或以堯舜禹湯等爲謚非也至殷始有三宗至周始有文武等謚至高帝然後而一人有謚有號然謚曰高皇帝廟曰高祖猶通一高字也至文帝以後然後號與謚異猶曰太宗世宗中宗世

祖云尔又東漢後則一人之身既曰明帝又曰顯宗既曰章帝又曰肅宗不知節惠者安所據也明章猶可宗也又其後也和帝曰穆宗殤帝曰　宗安帝曰恭帝則終漢之世無一而非宗矣又其後也帝謚少而五六言多至十七八言雖有博識强記之士固已不能悉數施諸詔命奏疏亦以文繁難於節約其必以廟號陵名代之則是一人而兼十餘字之美義有相包字猶別出雖有昏僻之主猶得仁聖之名施諸當時人已議朝臣之庸鄙書諸簡冊人復譏世道之澆訛相承至今謚爲虛設僅以陵廟見諸典章又極其事而言之則必如殷三宗漢七制無害其爲廟號以其有德可宗而不在迭毀之數也和殤安順以來明爲而皆無不可宗之帝有天下者知和殤安順亦得爲宗則知廟號乃承陋襲訛

不可不速已也

沛豐邑中陽里人

此謂泗水郡之屬縣曰沛沛之聚邑曰豐其里曰中陽蓋自秦滅古制郡縣里邑之別茫不可考今姑言之古者大而別之曰九州細而別之曰天子諸侯所治皆曰國國之外曰野則六鄉六遂與三等采地在焉其得名縣者有三總王畿之內曰縣則天子之寰內是

也（郭璞注：縣字）六遂之內有縣凡二千五百家則四甸爲縣是也三百里至四百里爲縣則甸稍縣都是也至春秋末趙簡子誓師則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杜預引周書作雒篇謂千里一縣縣有四郡管昭五年左傳亦云晉有四十縣遣守四十乘則縣有百乘合乎周書而背乎周禮未知孰爲可信大抵皆未是後所謂縣在秦孝公併邑聚而爲縣而縣之名始此也郡之名不見於經亦始見於稍饌之言乃是縣統郡而不以郡統縣自秦始皇并天下爲三十六郡然後以郡統縣其時縣猶有邑在焉故曰沛豐邑

姓劉氏

古未有姓氏併書者春秋傳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杜預謂若舜田嬀汭故陳爲嬀姓胙之以土而命氏以陳外傳亦曰帝嚳禹德賜姓曰姒而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而氏曰有呂蓋繫之以姓命之以氏故子孫雖同姓而各別氏也氏又謂之族蓋舉其人則曰華氏向氏指其宗則曰戴族桓族若此者可以類求大率姓受於天子族稟之國君然其間容有不賜姓者各從其父之姓族如黃帝之子二十五人而得姓者纔十有二是也又有不稟時君之命而

自爲氏者士會之帝處秦爲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爲王孫氏智伯之將滅自別其族爲輔氏雖曰別氏然未有總書曰姓某氏者至於後世則姓氏之制不明故舉稱氏爲姓而不知別且同姓別氏禮所謂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今豈復知此或疑劉氏之始詳見賛末母媼父太公

古者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蓋天子諸侯之有父者鮮矣儀禮喪服有爲君之父母期則君固有父在者第始封之君則有之天子之父則卒瞽瞍之卒不知何時此不可攷武王滅殷則文考已歿故併取大王王季爲王迹所由興者而追王焉漢高帝起自亭長祖豐公父太公皆不知名母媼不知姓與前代之興絕異古人有謂父爲太公者雖不見於經而齊世家云

西伯獵遇呂尚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以此知太公者古人以爲父稱周之時有爵者稱公至楚縣尹爲公晉大夫伯有稱公蓋名稱之素至秦時滋不可制故亭長之父亦稱公至後漢章帝紀祠太上皇於萬年縣（注：名煓它官反）一名執嘉此不知何所據而遷固乃不及之恐未可信也自五年以後尭媼曰昭靈夫人蓋自初起兵時媼已卒於小

黃北矣既有天下惟父獨存而止稱太公非敢忘之以古無此典耳因家令言（遺文）始翻太上皇之號以隆之不惟古制所無且古亦未有太字後人加點以別大字於是人主之父母皆曰太至於祖母則曰帝太太后或曰太皇太后夫皇云者祭祀之所稱太云者後世以爲父卒母存之號今用之人主之父母則無所忌蓋所沿襲者久矣其後昭靈爲后高祖之兄之姊之女皆追尊爲王后而最可怪者高帝之伯嫂爲陰安侯仲嫂皆王后豈陰安尚有撩釜之憾故下后一等耶名稱之不正莫甚於此自是而後則天子之妾母若本生父母皆有生封死贈之文晉魏以後則曉然著令文武官各得以品秩封贈父祖大非古意蓋追冊追命追祖春秋時雖已有之然出於王朝所賜未有持法令以自陳者況以三歲一贈無所限極墓中士服而廟貌公衮者有之此於禮矣據故鄭康成謂追王者以王禮改葬蓋疑名與服異使如後世三歲一贈則死者數離發掘之害亦不得一安於其土矣

母媼夢與神遇

降準而龍顏

準於五則爲揆平取王之器所謂繩直生準

足也亦所以協樂律而史記謂始皇長垂高祖隆準皆相承爲鼻豈面目以是取正邪經傳有顏有角未有稱顏者曰額曰顏亦後世之稱史冊用字之訛如此類甚衆本不足辨

因一及之以見風氣既降稱謂亦非

試史廷中吏

古者三公曰三吏卿大夫以及邦國之仕者皆曰羣吏而別爲府史胥徒賈奚之等以異貴賤府史胥徒無吏稱也至此始混爲一區亭長（亭有兩卒一爲亭父掌開閉辟除一爲求盜掌捕盜賊）周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秦人易之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蓋田制壞而鄉法廢專以設防征商檢柅盜賊爲事而先王相保相愛相賙相賚之實政無復有存者矣

胥從王媼武負貰酒

古今考

古者戒羣飲使萍氏紀酒未聞使民爲酒以自粥也私粥不已民相與爭利則暴君汙吏必至推陷蓋此時實啓之

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諸堂下

按顏氏注大夫客之貴者夫大夫之稱至隆極貴豈沛縣吏民可得而通稱乎公已長亦曰大夫蕭叔大夫之類是也卿亦號大夫單伯會伐宋傳云周大夫而記亦曰諸侯之士大夫卿是也孤亦曰大夫春秋書宋人殺其大夫是也公亦曰大夫詩謂三事大夫是也

韓信謂諸軍爲士大夫容有軍吏在焉要是自春秋以後名稱混亂矣

賀錢萬

詩所謂錢蓋農器也上聲以泉幣爲錢不知自何時始小學書亦無此字史記平準書載虞夏之幣三品管子論禹湯以金鑄幣未有錢之號也至管子國語呂氏春秋史記漢則周齊秦晉楚趙之幣皆名錢矣

呂公者好相人

相人二字始見於左傳文公元年內史叔服能相人至荀卿始爲書非之然未得其要大抵呂公能相高祖之當貴而不能相呂后之覆宗此大學曰莫知其子之惡其是之謂歟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

古者歲時月吉以禮會民讀法必習射必行飲酒之禮所以申之孝悌書其德行道藝非以事虞樂也所謂周禮其猶醵歟則古亦有合錢飲酒之禮特民自樂耳今縣有重客而民得持錢入縣縣遣功曹主進滿千錢者升之堂上不則退之堂下惟商財賄毋問齒德亭長以警盜送徒爲事亦一役夫耳乃得以虛聲紿謁恐喝重使起迎之門遂坐上坐且上坐賓位也必令一亭長以氣奪之絕無鄉飲謀賓澹臺以公事造偃之意風俗之壞久矣而史書之以爲美談

嘗元公主

韋昭以元爲謚顏籀非之劉攽曰此史臣追書也是皆未問古者婦人有字配姓如伯姬仲子孟姜季嬴之等是也有以氏以姓者嘗國姜是也有以姓繫之夫氏者衛孔姬晉趙姬之等是也有以姓繫夫爵如楚息嬀齊榮姜嘗秦姬之等是也有系夫謚如宋共姬齊昭姬晉懷嬴嘗定姒秦穆姬衛莊姜之類是也有系之子如陳夏姬宋景曹是也又有越禮而妄自爲謚則齊共姬昭姬嘗聲子出姜晉辰嬴衛戴嬀之等不可勝數嘗元生而封嘗死而追謚名之不正甚矣古者邑于謝則歸謝邦之蔡則治蔡若假之名而實不往則其於義也何居必責之就國則婦無與公事使以嘗爵而居趙古亦未有此此一時率意變古極於後世有父爲秦公而母爲魏國夫人者以秦公之妻而爵之魏則疑於再適矣有一婦人而封兩大國者則疑於兩從矣至于國朝命婦封爵之不正與后之有謚猶如

舊制后謚以上一字係之帝此亦稍得禮意
惟公卿大夫士之妻無謚始爲合禮公主之
稱雖非古亦周女下嫁命曾主昏之意
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
古者邦君之妻曰夫人邦人稱之曰君夫人
卿大夫之妻曰內子人亦曰內子夫人之號
無敢竊也今亭長之妻客稱之曰夫人然則
過相稱謂不知起於何時雖春秋時亦未有

古今考

此流及後世則夫人遂爲貴賤之通稱
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及貴常冠所謂劉氏
冠
古者衣服不貳所以同風俗壹民德自春秋
以後如鶡冠翠被胡服以皆先王之所禁今
以亭長自爲竹皮冠亦見王制之不明人皆
得以幸情妄作其後爵公乘以上(劉氏得冠一)
時之爲一人之見而遂儕於先王之命服服
之日變月變而不復先王之舊蓋由(日日)改月化
民由之而不知可勝歎夫
高祖爲亭長爲縣送徒驪山
送徒驪山秦政自營墳墓也古之帝王未始
有是劉向曰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隴
皆小葬其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
稽不改其刻文武周公葬於畢皆無丘隴之
處雖然此僅言薄葬耳而經傳咸無帝王自

古今考

營墳墓之文考之儀禮自始死小斂大斂殯
奠後始記筮宅然則筮宅蓋生者之事也或
曰事不預定而取辦於倉卒可乎曰古之葬
與今異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
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若文王葬
于毋則子孫皆就而葬之文王居中武王爲
昭居左成王爲穆居右則兆域之列固有定
序下至公卿大夫皆以爵列爲丘封之度雖
萬民墓地亦墓大夫掌之蓋自天子以至庶
人未有不族葬而序列者故兆域既有定序
丘封亦有定制非如後世有某山某水之說
則取辦於殯斂殷奠之後乃人情事理之常
然閭閻秦惠文等五王始大作丘壠多其瘞
藏至秦政自爲驪山用吏徒數十萬人壙日
者十年上崇山墳下鉤三泉其高五十餘丈
周回五里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

古今考

爲江海黃金爲鳧雁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
成遊觀上成山林虞人之窺伺也則爲機械
之變以射穿掘之人虞爲機者之泄也則生
藝工匠虞無與共其樂也則多殺宮人以實
之曾未幾何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
然則役徒數十萬祇以自戮其尸焉耳矣由
是而後稟爲故常漢之陵與廟率是人主自

高祖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夜
皆解縱所送徒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
古者井牧之制修則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
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絲聯
繩貫有保有愛不惟寓親睦之意亦以察姦
宄之萌夫閭有遂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
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以達于畿不惟爲
瀦泄之計亦以嚴出入之限行旅之往來有

古今考

節然後可以國民達之轉徙有授然後可以出鄉
而謀賊之人相救之人鬬鬻之人不時不物
之人各有官以察之當是時也使有驪山亡
徒一人則必有縛而執之寧聰其肆行阡陌
間而無所忌憚與高帝身履其事而不知變
秦以復于古蓋自是後門關道路之政戶口
客主之數徒爲具文豈惟無復賙卹親睦之
意雖蒐姦隱慝無由察知民立乎覆載之間
自生自死自往自來縣官亦不以爲事而君
師之職廢矣
秦二世元年陳勝起蘄
自秦以前未有以全盛之天下十五年而亡
者亦未有龍上之耕夫無尺寸之資以取天
下者此罷封建廢井田之明驗也古者封國
之制計不易之田以爲都畿田方千里公侯
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

里附於諸侯曰附庸其山林陵麓川澤各隨田以爲封疆之界大抵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宮不過百乘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天子賜之弓矢然後得專征賜之斧鉞然後得專殺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所守也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上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反是則有責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所職也唐虞三代其制各異或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或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或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大時巡制雖小異大抵東南西北朝聘循環天子無踰時不與四方諸侯接四方諸侯無踰年不稟命

于天子此開誠心布公道正侯度達民隱故能君無失道臣無干紀民無覬覦裔無謀夏此封國之大略也方里爲井一井八家爲田九百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乘凡六十四井一丘之賦戎馬一匹牛三頭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蓋甸地方八里八八六十四井旁加一里爲成郎三十六井是爲百井一成之賦長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八百夫中取七十五人亦什一之法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旅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六鄉出車百乘六遂亦百乘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族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總萬二十五百人千乘之車步卒甲士七萬五十人是爲六軍天子提封百萬井出車萬乘爲六軍者十大都之田方三十二里爲井一千有奇爲家八千有奇出車十乘有奇公侯之國方百

里爲田萬井或爲十都或爲九都爲夫家八萬出車百乘步卒甲士七千五百人爲師者三是故天子萬乘言車數也諸侯千乘大夫百乘言夫數也

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陰肅肅躋於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淵兮沃之不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光燭天兮東坡服胡麻賦語以下雜錄諸得附

晦翁云舊有監本荀子節奏字奏皆作族常疑其誤後見漢書亦然蓋古字通用未可以臆見輕改也與黃商伯帖

又云大丈夫當斬新自做家計豈可碌碌隨人後乎

晦翁託黃商伯檢太宗實錄中白鹿洞一事在太平興國五年會要作六年更詳之六月以洞主明起爲褒信主簿其下有少本末並告錄示

十翼

正義經分爲上下則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十翼云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係下係文言說卦序卦雜卦

漢上云十翼千篇以贊易道不相附近不居聖也王輔嗣始分彖辭附于爻下乾存古文余曰翼輔其體而有所行之謂也易非十翼以輔之則人指爲卜筮之書而所作不遠矣

說卦余曰自經秦火易書獨存然說卦一篇乃出於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之蓋說卦者陳說變卦之義與夫象數所自出尔其間有伏羲八卦有文王八卦莫不該而存焉自大易之後歲二萬一十六百伏羲畫而明之歲六萬五千八百八十一文王衍而繇之是以天地定位至知來者逆此伏羲八卦後世謂之範圍圖文王序而衍之卽體以求用而有帝出乎震以下凡八卦焉孔子推明作說卦子

夏注圖而立先天後九百餘年五代初有白雲鄭雲叟希夷陳圖南師傳分爲二派傳至康節以範圍圖說目曰觀物篇作皇極經世而文王八卦亦兼明之

臺諫託風聞以訐人不實

唐柳珪遷右拾遺而蕭倣諸人謂其不能事父封還詔書其父仲郢訴之曰謂珪冒處諫職則可謂不孝則誣矣人謂珪爲不孝而父

謂人言爲誣使仲郢而偶不逮見也珪將得爲全人乎本朝歐陽公爲一世大儒而一再以閨門事得奇謗故最後公自列之疏謂臣苟有之是犯天下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之至寃神考亦曰豈有致人大惡便以風聞爲託卒正其事

寶顏堂訂正古今考

古今考

古今考一卷

宋魏了翁撰了翁有周易要義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稱翻漢紀隨文辨理作古今考然惟有二十餘頁摘漢書高帝紀中名物稱謂字義音釋略爲辨論與序相應自東坡胡麻賦以下皆雜記他事註曰以下雜識諸條附考方回所補了翁古今考仍以原書爲第一卷無此諸條知爲後人以篇頁寥寥不盈卷軸竄入他文以足之陳繼儒祕笈所收大抵此類也

史漢駢枝

成孺撰

貴陽駢署

光緒十三年十二月廣雅書局刻

寶應成孺撰

史記五帝本紀登丸山集解徐廣曰丸一作凡駰案地理志曰丸山在郡邪朱虛縣正義丸音桓括地志云丸山卽丹山在青州臨朐縣界朱虛故縣西北二十里丹水出焉丸音紈字節案地志唯有凡山蓋凡山丸山是一山耳諸處字誤或凡或丸也漢書郊祀志云禮丸山顏師古曰在朱虛亦與括地志相合明丸山是也今案水經巨洋水篇巨洋水出朱虛縣泰山北過其縣西注巨洋水北流逕朱虛縣故城西漢惠帝二年封齊悼惠王子劉章爲侯國地風俗記曰丹山在西南丹水所出東入海丹水由朱虛邱阜矣城東北二十里有丹山世謂之凡山縣在西南丹凡字相類音從字變也正義據地志定作凡是也唯云地志唯有凡山此則唐本漢志之誤集解引地理志稱裴氏所見本作丸可據以正唐以後諸本之譌徐堅初學記九引史記作桓山丸桓音同據此知唐本史記作丸不作凡正與正義合鄒善長謂丹凡字相類音從字變古今音皆丹丸相近其讀丹近凡者偏駁之俗音耳不足取證鄒氏又據風俗記謂丹水由朱虛邱阜括地志朱虛故城在臨朐縣東六十里以今輿地案之丹水所出山在朱虛故城西北則風俗記丹山在西南南當爲北字之譌丹水東北流不得轉向南由朱虛矣據正義引括地志謂丸山在朱虛故縣西北二十里則鄒注城東北二十里有丹山之說亦誤路史後紀注引十道志沂山縣之沂山也又云或東泰山卽沂山沂山今之雕崖山水經謂之艾山京泰山水經亦稱泰山鄒注謂之東小泰山皆於丸山無涉其說並非

西至于空桐登雞頭集解空桐應劭曰山名韋昭曰在隴右索隱雞頭山名也後漢王孟塞雞頭道在隴西一曰崆峒山之別名正義括地志云空桐山在肅州祿福縣東南抱朴子內篇云黃帝西見中黃子受九品之方過空桐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卽此山括地志又云笄頭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平高縣西百里禹貢涇水所出與地志云或卽雞頭山也鄒元云蓋大隴山異名也莊子云廣成子學道崆峒山黃帝問道於廣成子蓋在此案二處崆峒皆云黃帝登之未詳孰是今案平高故縣卽今甘肅固原州治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涇陽開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開頭卽雞頭亦名薄洛山涇南子隆形訓涇出薄洛之山許愼曰薄落山一名岍頭山續漢書郡國志安定郡烏支縣有薄洛谷音或轉爲臺屯十六國春秋西秦錄乞伏結權自高平遷於臺屯是也今俗名曰箕裘湫亦以聲轉而譌括地志謂笄頭在平高西百里西當爲南字之誤也鄒氏曰大隴山之異名卽涇水注崇文總目稱水經已佚五卷此注亦在其中矣太平寰宇記於平高縣亦引之亦名高山寰宇記百泉縣涇水下引水經涇水出安定涇陽縣高山注云山海經曰高山涇水出焉亦稱涇谷元和郡縣志涇水源出百泉縣西南涇谷祿福故縣卽今肅州治在固原州西北遠甚括地志前說非也實隴一曰崆峒山之別名攷崆峒古祇作空桐當是隴西地名非山也史記於丸山偕宗雞頭熊湘並繫以登而東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空桐但與江漢類列則其爲地名而非山可知韋昭曰在隴右索隱前說云在隴西最合應劭及索隱後說並非也前說崆峒山在大統之西又西十里乃笄頭山也亦側是而實非至莊子稱廣成子學道崆峒山崆峒本作空同其稱空同山蓋以其山在空同因以地名名其山猶涇水出薄落谷因目其水爲薄落水也而司馬紹統復以北戴斗極之空桐當之不知爾雅之空桐在極北與黃帝所至非一地不可混而同之也

登熊湘集解封禪書曰南伐至于召陵登熊山（山上各本無耳字當據封禪書增）地理志曰湘山在長沙益陽縣正義括地志云熊耳山在商州上洛西齊桓公登之以望江漢也湘山一名熊山在岳州巴陵縣南今案春秋僖公四年盟于召陵杜預注潁川縣也晉召陵故縣在今河南郾城縣東三十五里今尚有召陵岡是其遺址封禪書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索隱荊州記益陽東北有熊耳山齊桓公太史公並登之或云弘農熊耳非也攷封禪書之熊耳山卽漢志所稱弘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者是今河南宜陽縣西接永寧縣界有熊耳山後漢建武三年亦眉積兵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是其地東南距召陵岡僅數百里故桓公至召陵得登之以望江漢楚

世家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卽左傳所謂次于陘是正義引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西南一百一十里此山今在新鄭縣西南與大騂山並峙通當郟城召陵西北宜陽熊耳東南亦其證矣若黃帝所登熊山亦名熊耳山在今湖南益陽縣西桓公伐楚當楚文王之十六年是時楚都郢在今湖北荊州府治北桓公伐楚但至楚北境卽盟而還焉得南踰楚都三百里以登益陽之熊耳乎索隱以益陽熊耳釋桓公所登之熊耳而謂弘農熊耳爲非卽近疏矣黃帝所登熊耳與湘山相近自當以在益陽者爲是而集解復引封禪書桓公所登者釋之亦誤至正義引括地志曰在商州上洛西齊桓公登之以望江漢此熊耳則漢志所稱弘農上雒熊耳獲與山

史漢駢枝

在東北者也今在陝西商州西南在宜陽熊耳西南數百里外去召陵陘山太遠非桓公所登明矣則括地志亦非也湘山漢志謂在益陽北正義則以編山當之攷秦始皇本紀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水經湘水注洞庭湖中有君山編山同山湘君之所遊焉故曰君山昔秦始皇遭風于此而問其故博士曰湘君出入則多風秦皇乃赭其山東北對編山兩山相次去數十里據此則湘山編山本屬二山湘山自是君山之別名正義合湘山編山而一之殆非也

江水正義括地志云安陽故城在豫州新息縣西南八十里應劭曰古江國也地理志亦云安陽古江國也今案安陽兩漢志並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河南汝寧府正陽縣西南新息故縣卽今河南光州息縣治正陽息縣並在故安陽東北江國路史國名紀以爲少昊後嬴姓而黃帝後姬姓國別有江水正義以少昊後之江國釋江水疏矣而路史復于江水下注云玄鶚國若之下流泜水也今劉州劉州今爲四川成都府崇慶州地若水今之鴉礙江其下流至西昌縣西號曰打沖河又東南至會理州西與金沙江合流卽水經所謂南過越巂邛都縣西直南至會無縣淹水東南流注之者也皆不經故蜀州境路史既謂古江水國在蜀州而又以爲若之下流亦失之

若水索隱江水若水皆在蜀郡所封國也水經曰水出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南過邛都又東北至朱提縣爲瀘江水是蜀有二水也今案酈元若水注若水始流問關蜀士黃帝長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顓頊于若水之野若水今爲斯水爲諸葛爲娶蜀山氏女生顓頊于若水之野若水今爲瀘瀘江瀘下文稱若水東南流瀘水注之準之地望瀘瀘江自雋耳章谷土司以北皆東南流以南則否然則古江水國在雋耳章谷土司西北可知羅長源謂江水國在蜀州以烏道法計之西北距雋耳章谷土司僅四百餘里則江水正指岷江而小司馬引水經而云蜀有二水其意蓋以岷江爲江水不知瀘瀘江在朱提今爲敘州府宜賓縣西南地在故蜀州南數百里外西北距故若水國千有餘里相去太遠不可從

江淮荊州正義淮讀曰匯音胡罪反今彭蠡湖也本屬荊州尚書云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是也今案東匯澤爲彭蠡不得稱彭蠡爲匯淮當如字讀江淮荊州謂江淮之間古荊州之地不東涉揚州地也

冀州正義蒲州河東縣本屬冀州宋永初山川記云蒲坂城中有舜廟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壇括地志云媯州有媯水源出城中舊傳云卽舜鑿二女於媯汭之所外城中有舜井城北有歷山山上有舜廟未詳案媯州亦冀州城是也今案自史公謂舜爲冀州人張守節遂以河東當之不知孟子明云

舜東夷之人又云地之相去千有餘里河東於中國偏西與東夷之說不合且河東西距臧周僅數百里亦與于有餘里之說不合史公稱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歷山水經瓠子河注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謂之歷山澤東北有陶墟郭緣生言舜耕陶所在都國志濟陰都成陽劉昭注引帝王世紀舜耕歷山漁雷澤濟陰有歷山雷澤地理志謂在濟陰都成陽西北成陽故縣在今山東曹州府治東北河徙大河未徙時瀘澤大伾東卽其處舊邱或卽陶邱負夏卽康成以爲衛地皆在曹濮間西距岐周一千餘里正與孟子合無可疑矣或以禹貢冀州三面距河雷夏澤在兗州域與史公冀州之說不相應竊謂唐以前九州

域不必盡同禹貢雖指云蓋自羲農以迄唐堯並爲九州但其州名與疆域容有不同故黃帝顓頊亦稱虞舜亦稱日知錄云夏商以後沿上世九州之名各就其疆理所及而分之故每代小有不同周禮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爲九州曰分則不循於其舊可知矣然則唐堯時冀州容有河外地與楚世家文王二十六年滅英正義英國在淮南蓋夢國也不知何時改名今案正義非也左傳文公五年楚公子燮戍夢魯文公五年於楚爲穆王之四年世家下云穆王四年滅六蓼六蓼皆陶之後正與左傳合

項羽本紀烏江亭長檥船待錢氏曉徵攷異云檥當從鄒氏本作檥檥與濟同今案此說非也說文檥檥也檥築牆崇本也檥檥本卽檥檥也檥檥與檥檥同

史漢駢枝

檥所以正船體故引信爲凡正之稱詩檥不庭方薛君章句檥正也易文言傳貞者事之幹也貞亦正也幹檥同爾雅釋詁儀檥也儀卽檥之通叚字裴駰集解云應劭曰檥正也孟康曰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檥說與爾雅說文合如訓義亦相近孟釋爲附意少隔矣玉篇中木部檥下引史說曰烏江亭長檥舟待項羽字正作檥漢書項籍傳亦作檥文選左太沖蜀都賦艤輕舟劉淵林注南方俗謂正船迴濟處爲艤項羽傳曰烏江亭長艤船待羽釋檥字與應如義近其引檥作艤雖從木從舟小異然卽此亦足徵其作檥不作檥矣說文檥梢膏也漆水出隴西豲道東至武都爲漢徧攷經傳無訓檥爲治舟者鄙誕生本恐未可

從

律書牛者冒也攷異云牛牙音之收聲冒脣音之收聲聲不類而韓相訓者同位故也今案古人用韻惟雙聲疊韻二者而已錢氏此說似近皮傅牛古音疑今音宜求切冒古音在尤幽部竊疑牛有兩音淮南說苑易林皆與之咍同用王逸九懷復頌州修游流休悠浮求幽傷怞故史記巡策傳韻謀期來而律書復韻冒卽其例與

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戶口下云有工官汶水出萊毋西入濟蓋蕪縣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桑欽所言錢氏曉徵謂萊蕪下衍字錢氏廉之謂泰山郡下復人所加今案小錢是也說文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沛鄭注禹貢引地理

志汶水出泰山萊蕪原山西南入濟並與萊蕪下合證一班書述漢郡縣名例不改字縣名萊蕪而泰山郡下乃作萊毋是自弘其例矣證二本志凡稱沛河惟兗州得于沛澤通于沛東流爲沛川曰河沛河南郡炎湯有狼湯渠首受沛東郡臨邑言沛廟壽夏沛上有朐城陳留郡封邱濮渠水首受沛泰山郡萊蕪甾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沛濟郡臨淄如水西北至梁鄒入濟宇皆作沛惟濟陰濟南濟陽諸郡縣名乃作濟且萊蕪下明作沛泰山郡下不當又作濟尤確徵也證三志例水名皆係之縣下無於郡下稱某水出某水入者惟廬江郡下云金蘭西北有東陵鄉灌水出廬江陵陽東南北入江志無金蘭縣故係於郡下其稱廬江則以稱郡名也而陵陽下亦不復述濟陰郡下云定陶禹貢荷澤在定陶東定陶爲郡治故係之郡下汶水入濟皆不在此例其爲後人羼入無疑證四類籀不悟其舛而猶注云汶音問毋與無同抑無識矣王氏鳳喈譏班氏爲重複尤繆尤失之

樂浪郡含資帶水西至帶方入海顯氏方輿紀要云帶方在平壤南今案帶水即今朝鮮平壤城南黃州城北之黑河是也含資故縣在平壤南志云至帶方入海則帶方當在平壤西南紀要謂在南恐非

張掖郡觻得千金渠西至樂官入澤中錢氏獻之斠注云千金渠今永昌衛河入澤人居延澤也今案居延澤是也永昌衛河說非千金渠蓋今之擺通河觻得故縣在今張掖縣西北

擺通河西南來流過其地樂官故城在肅州東高臺縣北西正當擺通河入山丹河之處山丹河即古弱水其下流即古居延澤故云入澤中若永昌衛河即今之水磨川北諸爲沙喇泊不入居延澤且永昌於漢隸刪丹不隸觻得其說非也

巴郡宕渠不曹水出東南北入潛徐谷今案此爲譌誤當云不曹水出東北徐谷南入潛宕渠故縣在今順慶府渠縣東北不曹水即今巴江潛即渠河準之地望正合而水經注云縣西北有不曹者漢志以今通江水爲正源水經則以南江水爲正源耳

吳王濞傳吳有豫章郡銅山即招天下亡命者盜鑄錢云云師古注引韋昭曰此有豫字誤也但當言章郡今故章也案傳文當有豫字厥證有三下文云及削吳會稽豫章郡蓋以其盜鑄錢故削之證一史記吳王濞傳吳有豫章郡銅山正有豫字證二漢志廣陵國廣陵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并得郡而不得吳晉書地理志云景帝封皇子非爲江都王并得郡會稽郡而不得豫章亦以盜鑄錢故不以封非證三韋說失之

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補引漢官曰百石卒吏二百五十人惠氏定宇補注引朱錫鬯曰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碑跋案惠氏所引朱說即漢魯相乙瑛請置孔廟百石卒史碑跋見曝書亭集宇正作史惠引作吏誤也黃霸傳亦作史不作吏而今本百官志注補作吏者蓋史吏二字形似易混史記

孔子世家嘗爲季氏史料量平索隱曰季氏史一本作委吏詩靜女傳必有女史彤管之遷正義引定本集注云女吏皆作女史是其證漢官本作卒史今本注補誤爲卒吏耳前漢兒寬傳補廷尉文學卒史備林傳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今孔廟中有孔子廟置卒史碑云請置百石卒史正作卒史與朱跋合儀禮士冠禮注今卒史及假吏沈氏冠雲書亦以爲卒吏當作卒史並足正吏字之譌

後漢書東夷傳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李賢注蓋馬縣屬玄菟郡其山在今平壤縣西平壤城即王險城也今案王險城即古朝鮮縣於兩漢屬樂浪郡與玄菟郡不相屬蓋馬大山當在今鐵嶺門之東境章懷以爲在平壤西恐非

史漢駢枝終

南海潘乃成初校番禺黃濬覆校

讀史漫筆

陳懿典著

明 秀水陳懿典孟常著

殷本紀

成湯南巢之放歉然自引以爲慚不至如太白之懸其臣節猶較然矣　高皇帝之于勝國之君僅驅之出漠及其末也猶謚之爲順帝而旌余大夫斥危學士其心事大類成湯而更過之矣是以湯之後六七百年而頑民猶往慕義而思興復以周公武王挽之而不定靖難之際齊黃方練而下死事者不下數千百人奚止四國而已也一代人心風俗信可與商家比長而絜大矣

項羽

漢破彭城羽之根本頹矣身歸救巢穴此法宜敗而卒破漢者漢騎而項忿故也

呂后太公入楚如几上肉而卒得脫雖由羽不能斷會逢天幸想亦辟陽譎詐呂氏權略所以自全

重耳公孫宏

晉文公四十三出亡又十九年卒爲霸主平津侯四十始學六十上公車報罷而卒以丞相封侯又何憂遲暮也

武靈王

主父雄心直欲吞秦王制海內溺愛狐疑卒至父子俱死閨雛之中豪傑往往失脚

胡服之變其立論大都與商君變法同

陳涉

首與涉起事者廣也乃縱軍將殺之而封其賊便是敗道

蕭何

漢高繫何意欲因事除之耳帝自以爲三傑我不如蓋心忌之矣信死良病而何爲相得民心猜疑之所不免也

留侯

留侯借箸八議獨末段爲切事情餘便是太史公失冊處

管晏

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胸中恁地分曉傳中俗之所欲云云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便知管仲源頭是道家自篇首至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子能知人也又是一篇鮑叔傳

讀管子諸書具見古人學問字字見之設施非後世竅言無當者

說晏子只掇其兩事執鞭之願則全從越石父一段事

韓非

韓子材具非淺所著書千古摛文者莫並焉然刑名之端實始作俑後人稍襲其說者往往禍及海內而反中其身則非之死亦不可謂非自食其報也

商君

商君舍客舍與章子厚禁蘇公舍民家事極相類

蘇秦

立談之間六國地形要害如指諸掌季子亦大奇矣令當今有季子豈憂南北哉

蘇秦得天下要領太史公得秦胸中要領卽恐秦兵至趙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兩句可見

散財報德戰國任俠氣節往往如此

孟嘗平原

孟嘗好士止得一馮驩平原好士止得一毛遂而皆失之于初可見士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

孟嘗得立爲太子大都賓客力故代立後益務致士而卒亦賴其謀

侯嬴

侯生自剄固俠烈之慨然亦料魏王知公子謀皆夷門擘畫勢必收而誅之故甯自殺以爲名正是高處

藺相如

相如善怯處比勇處更高一著

繆賢識鑑賢于平原君多矣

廉頗李牧

頗牧皆善將而皆以橫抗廢死固其君不能善敘而要之此兩人一不得志卽倔强不奉命直武夫之雄耳

王蠋

王蠋一死匪直全名而風勵羣臣且以全國不可謂節義讓功名

屈原伯夷

屈原伯夷乃太史公列傳變體敘事中忽入議論議論中忽接敘事離合變化如神龍乘雲馭風莫可端倪後有效之者終多痕迹莫可及也

賈誼鼂錯

賈誼傳不載治安策鼂錯言邊事疏極佳傳中亦無有俱是太史公疏略處

誼二賦有騷問意故與屈平合傳

呂不韋

不韋盜之雄也既盜秦國復以招賓客盜當年名著書

盜後世名令後世讀呂覽者知不韋而不復知有諸賓客論述之力匪直可以竊富貴并可以纂著作也嗟夫

刺客傳

刺客傳五人曹沫事成而生以遺桓公專諸聶政事成而死然專諸助慕聶政借軀報一人之仇皆不軌于正豫讓事最苦而忠憤最可悲荊卿意氣感慨志念頗遠其不就天也世人往往以謀疏挑禍爲卿罪藉令荊卿之匕首不發秦人遂不國燕哉世人以成敗論人物冤矣

豫讓心事最苦太史公描寫亦最悲但此宜列之忠臣死節中不宜混刺客荊卿兩怯處意念深遠顧舞陽笑謝意氣安閑鎮定視秦王囊中物耳左手把王袖已得勝算詎意其袖絕是天之不絕秦也荊卿豈疏計而嘗試哉治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而罵死生無變于前胷中斷不是庸庸者

李斯

李斯嘆鼠本意在固寵利故爲始皇畫策圖天下得丞相封侯既而劫于趙高胡亥之謀特懼蒙恬之奪其權

後乃卒亂天下山東盜起復重爵祿不知所出而阿主以督責書竟爲趙高所殺未幾而秦亡太史公極看得破故一篇精神專主于此卒以秦亡系傳末

李斯恐懼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數語刻畫隱腸如隔垣而洞五藏

趙高

高特一宦者而狡猾縱橫頗似習于長短之辯故以李斯之奸桀卒入其彀中後世有建議令宦者不許通經籍亦一說也

蒙恬

恬世世爲秦將所殺戮多矣佳兵好還匪直爲築長城傷百姓力也

張耳陳餘

秦法密如秋荼兩人竟秦世不洩漏眞知士也

張耳桑下數陳餘欲死一吏後乃以餘不肯救趙而責以必死立信豈困迫無聊而忘遠計耶太史公論贊極得

太史公心重節俠故于貫高事極力摹寫

淮陰侯

喑啞叱咤千人自廢八字道出一項王面目如在且喜且憐之五字道出一漢高面目如在

登壇數語割項雖雄分矣信不特將略已也

背水戰大奇太史公胸中無兵法亦不能描寫曲致若此

坐廣武軍朝諸將而論兵極有致

淮陰侯令與陳豨謀何至勝負有未知而爲蕭何所賣

蒯通

蒯通辯雄而計工論說如運斂標舉戰國策士之傳者也

隨何

隨何不立傳附在黥布傳中其品詣不足奇高處在直入坐楚使者上坐一若

樊噲

排闥數語有大氣風節

平原君

平原君以貪故受辱陽陵途爲之霧卒死其黨是以君

子貴擇交

季布

朱家心知爲季布滕公心知季布在朱家皆不明言而相爲周旋解難有無限情景

田叔

回護孟舒爲長者眞長者之言

叔孫通

魯兩生眞儒史失其名可恨

吳王濞

田祿伯請兵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入武關此韓信耿弇之智也桓將軍勸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策更奇周邱馳節入下邳一夜得三萬人至城降兵十餘萬眞大猾令吳王早用此三人計縱橫江淮開事未可知本朝甯庶人若直棄去安慶不攻而疾走據南都王新建亦未易收之矣

魏其武安灌夫

摹寫三人相結相傾處百倍感慨精神讀之令人扼腕嗚咽

魏其顯功名之基全在卮酒進上時其爲相亦大都得賓客力卒以此死

從灌夫燕相是武帝愛惜人才處

李廣

李將軍最不得意事乃太史公極得意之文

漢書傳李陵頗有生色太史公爲陵下腐刑故不詳爲之傳

匈奴

中行說辨口計策大猾而漢棄之匈奴殊失計

衛霍

太史公極不滿驃騎故略敘戰功而詳益封詔中間無限感慨然方略何如二語故足稱名將

爲王夫人說本傳謂甯乘而褚少孫以爲東郭先生何也

汲黯

汲長孺爲謁者時兩事便是大臣體直指用人如積薪益見黯質直處古有社稷臣如黯近之武帝亦可謂知人善識士已

酷吏傳

酷吏傳十餘人雖人自爲傳而其行事進用往往皆依附而起故太史公敘致皆彼此互用借客形主當合爲一傳看

夫爲吏廉此吏分也乃廉吏多恃其節傲他吏而以武健自恣觀郅都可鑑若其廉弗如更劣矣

趙禹本傳不詳敘而反詳于張湯傳中以兩人比擬爲精神極力寫湯巧猾心事殆盡

賀酷吏人著所長亦不沒人善意

沈命法

近日盜賊入城有即罪守令之法而守令互相諱匿至人有告被盜反抑阻之不以上聞其弊頗類此

貨殖傳

籠天下人情而劇論之無一不曲致

讀史漫筆一卷

明陳懿典撰懿典有讀左漫筆已著錄此編摘史記本紀世家列傳事蹟隨意論列數語皆陳因膚廓之言

西漢年紀

王益之撰

西漢年紀序

西漢年紀者。行甫先生著也。先生名益之。官宋大理寺司直。其生平著述。有漢官總錄職原若干卷。於兩漢掌故、最爲精熟。惜其書散佚無存。是編三十卷。載入永樂大典中。坊間無單行本。自乾隆朝武英殿有聚珍版。始印行之。而世亦罕見其書。友人徐小雲比部。自都中購得。郵寄來鄂。余爲校勘而重鋟之。因讀而有感曰。史莫古於春秋。爲萬世不刊之典。自太史公作史記。班氏作西漢書。人各爲傳。一變春秋之例。非復編年本旨矣。其後荀氏欲復編年之體。與班馬異。而司馬公作通鑑。復從而正之。然其刪繁就簡。遺漏滋多。獨先生於年月之訛誤也。則取楚漢春秋而考訂之。於紀載之異同也。則採說苑新書而詳辨之。地名之歧出也。則考地理圖志而折衷之。本本源源。各有根據。而一代升降之際。人事得失之林。靡不參諸鑑論。得是非予奪之公。絕無一毫私心於其間。豈非夫子作春秋之志者哉。是書出。而補荀氏漢公所未逮。後之作史者。可以法矣。梓既成。聊綴數言於簡首。同治十二年癸酉夏四月。永康後學胡鳳丹薌序。

西漢年紀卷一

宋王益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高祖

高祖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亡避走。與樊噲俱隱於芒碭山澤間。此語噲傳見。呂后常知其處。云、季所在。上常有赤色雲氣。占氣者曰。東南有天子氣。秦始皇乃東遊以厭之。史記秦始皇紀。異曰。史記本紀。載秦始皇帝書曰。東南有天子氣。于是因東遊以厭之。高祖卽自疑。亡匿。隱于芒碭山澤巖石之間。蓋非事實。班氏因書曰。高祖亡。逃吏。于山澤中。吾得之矣。東遊事紀于其後。亦是。今從之。

元年冬十月。沛公先諸侯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入咸陽。高紀。先是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是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沛公克秦。悉斂得之。皆載于尺二寸簡。多有古文字。家語序。按高紀。沛公入咸陽。遂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博訪子家語。疑因此附入。今本不書。蓋何事。假因成篇。沛公入秦宮室。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數。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史記張良傳。徐廣註。沛公不聽。

張良曰。願沛公聽噲言。沛公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此語見本紀）還軍霸上。（張良世家）項羽將諸侯兵四十餘萬。行略地。西至河南。（史記月表）陽武陳平往歸之。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往事魏王咎。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至是歸羽。（平傳）十二月。項羽至關。有守兵。關不得入。聞沛公已定咸陽。大怒。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楚左尹項伯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具告以事。欲呼良與俱去。良乃入告沛公。沛公大驚曰。君安與項伯有故。良曰。秦時與臣遊。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良出。與項伯同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按本紀）（按沛公軍句下接沛公所以遣將守關者云云。文義不相屬。疑有脫文。今據史記補入。）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自早來謝。沛公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具以沛公言告項羽。（考異曰。史記羽作項王。以下皆書項王。按是時羽未稱王也。蓋史臣追書。非實事。通鑑書羽。最為得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羽許諾。沛公旦日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勠力而攻秦。然不自意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于此。羽因留公與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項羽默然不應。（按此下。史記有范增出召項莊入為壽之文。此本不錄。疑有脫誤。）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已而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按史記。此處有張良出召樊噲之文。此本脫漏。）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

（考異曰。史記作大將軍足下。通鑑以受。今從之。）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吾屬今為之虜矣。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羽紀）及秦諸公子宗族。（史記秦紀）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考異曰。史記秦紀云。虜其子女。收其寶貨財。諸侯共分之。與羽紀不載。當考。）或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室皆以燒殘。（漢）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羽聞之。烹說者。（羽紀。以為韓生。考異曰。楚漢春秋。揚子法言。以為蔡生。史記以為說者。今從史記。通鑑）成安君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羽以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封之。（史記列傳。通鑑）（陳餘去將印。不從入關。亦不封。客多說項王曰。張耳陳餘一體有功於趙。今耳為王。餘不可以不封。羽不得已。聞其在南皮。因環封之三縣。此與史記漢書所載微不同。今從史記列傳。）南粵尉趙佗。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武王。（南粵王傳）項王出之國。使人趣義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叔孫通留事項王。項王陰令九江王衡山王臨江王弒義帝。（羽紀。通鑑。布傳）時彭越在鉅野。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令反梁地。（羽紀。彭越傳。按史記。是時田榮殺田市。自立為齊王。此本不載。而但言榮與越將軍印。首尾不具。疑有脫漏。）漢王至南鄭。（按史記。時諸侯罷戲下。各就國。此本不載。疑有脫文。）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王孽孫信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史記高紀。考異曰。漢書高紀以為淮陰之言。按其辭與韓王信傳同。史記韓信傳亦不載。登壇拜將事。餘以為韓王信是也。今從之。）

（秋。渡淮。王本名信。史記及小顏功臣表俱引之。信通作淮陰侯名。附入拜將申一節。考韓信之所異。信有所載。甚詳。別同）初。淮陰人韓信。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寄食漂母。後數與蕭何語。（按史記。韓信初從項梁。數以策干羽。不用。乃歸漢。此本但言數與蕭何語。而不及其歸漢本末。疑有脫漏。）何奇之。數言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見人恭敬。言辭姁姁。至人有功當封爵。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所過殘滅。百姓不附。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阬秦卒。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豪無所害。除秦苛法。於諸侯之約。又當王關中。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信傳）漢王留蕭何收巴蜀租。塡撫諭告。使給軍食。（何傳）八月。（史記月表）漢王引兵。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考異曰。漢書本紀作五月。按高紀四月諸侯各就國。兵方就國。不應五月已出。史記作八月為是。今從史記。）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

并王其地。（項羽紀月表。考異曰。史記羽紀於四月。今從月表及漢本紀。於八月。）漢王許立韓王孽孫信為韓王。先拜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信傳）項羽聞漢王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張良為漢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羽由此怨布。（羽紀）王陵始為縣豪。漢王微時。兄事陵。漢王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考異曰。終得天下四字。考史記漢書高紀皆無。今以通鑑增入。）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世家）二年冬十月。九江王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史記布傳）陳餘悉三縣兵。與齊兵共襲常山王張耳。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彊。又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入秦。可謂能義矣。（耳傳）楚雖彊。後必屬漢。耳乃走漢。漢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餘已敗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歇于代。趙王德餘。立以為代王。餘為趙王弱。國初定。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張耳陳餘傳）十一月。漢王乃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本紀。韓王信傳）韓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

治河上塞。(胡氏集傳河上塞北) 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本紀) 二月，蕭何守關中。(漢紀[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漢王南渡平陰津，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力鴆反)三日。發使告諸侯，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漢紀) 夏四月，項王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illegible] [illegible] 叔孫通以儒生弟子百餘人降漢。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短衣楚製。(叔孫通傳) 時薛人丁固(丁公名固) 爲楚將，逐窘漢王。短兵接，漢王急，顧丁固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固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季布傳) 項羽釋齊而歸，擊漢于彭城，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于橫。(田儋傳) [illegible] 五月，漢王以曹參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參傳)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津，反爲(于僞反)楚。(高帝紀) 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太子，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衞。[illegible] 雍州定，置中地、北地、隴西郡。[illegible] 漢王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漢王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漢王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名曰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祠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縣令爲公社。下令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郊祀志) 匈奴冒頓既滅東胡，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蒙恬所奪匈奴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音皮)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匈奴傳) 是歲以盧綰爲太尉。(史記大事記)

三年冬，漢王與羽相距京、索閒，數使使勞(力到反)苦丞相何。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王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何傳) 楚龍且擊破九江王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殺之，故閒行與隨何俱歸漢。(布傳) 夏四月，項王圍漢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項羽紀) 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于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illegible]嗜[illegible]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平世家) 五月，漢王出滎陽，至成皋，自成皋入

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閒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于元反)、葉(式涉反)閒。(高紀) 得九江王布，[illegible] 西楚奪衡山王吳芮地，復以爲番君。(高紀) 八月，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酈食其曰：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謀取敖倉。酈食其又說漢王曰：方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illegible] 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illegible] 軍于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王曰：善。乃使食其說齊王廣及相國橫。(酈食其傳)

四年冬十月，韓信襲破齊歷下軍。(田儋傳) 灌嬰虜華毋傷。(嬰傳) 因入臨菑。王廣、相橫以酈食其賣已而烹之。廣東走高密，橫走博。(田儋傳) 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于膠東。(田儋傳) 使使于楚請救。(韓信傳) 項王聞韓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周蘭將兵救齊。(漢紀) 項王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悉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之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其兩反)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令外黃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羽傳) 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彭越傳) 漢以中尉周昌爲御史大夫，昌、苛從弟也。(荀紀) [illegible] 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越傳) 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高紀) 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爲假王以塡之，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當是時，(信傳) 漢方困於滎陽，[illegible] 春二月，韓信已王齊，使灌嬰別將擊楚將于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渡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王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渡淮，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斬薛公于下邳、壽春。擊破楚騎于平陽，遂降彭城，虜楚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酇、蕭、相，攻苦、譙，與漢王會頤鄉。(灌嬰傳) 秋七月，立英布爲淮南王。(本紀) 與擊楚。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布傳) 八月，初爲算賦。(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illegible]) 北貉(其客反)、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本紀) 九月，歸太公、呂后。[illegible]

（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歸太公呂后，此本首尾不具載。）軍皆稱萬歲。漢王欲封侯公，曰，此天下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曰平國君。（此事據楚漢春秋。）

五年冬十一月，淮南王布與劉賈入九江，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遂舉九江兵，並行屠城父，隨彭越，皆會垓下。（高紀、布傳、彭城二字據羽紀。）十二月，漢王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王決勝垓下。齊王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史記正義曰，蓼侯孔熙也。）費將軍居右，（史記正義曰，費侯陳賀也。）漢王在後，絳侯、柴將軍在漢王後。項王之卒可十萬。韓信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韓信復乘之，大敗垓下。（史記高紀。）項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曰，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此據楚漢春秋。）於是項王乃上馬，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御史大夫將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音蟻）船待。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乃自刎而死。（羽紀。）項籍已死，灌嬰乃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嬰傳。）漢遣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及靳歙別定江陵，虜臨江王共尉，送致雒陽，殺之，以臨江為南郡。（見羽紀、靳歙、劉賈傳。）周勃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勃傳。）陳人鄭君，嘗事項籍，籍死屬漢。漢王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當時傳。）

春正月，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耳、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張晏曰，以為人臣上書，當冒昧犯死罪而言之。）大王陛下，先是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儗，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師古曰，辟讀曰僻。）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因而不改。）

班固曰，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市扇反。）積德累功，洽于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讀與由同）卨、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莊，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囏（古艱字）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于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國交侵，以弱見奪。于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英雄，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讀曰謫）戍彊于五伯，（師古曰）閭

閻逼於干戈，嚮（音響）應憯於謗議，奮臂威于甲兵。鄉（讀曰嚮）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由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

更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考異曰，漢書本紀作尊王后為皇后，太子曰皇太子，今從通鑑。）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本紀注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北，後於小黃作陵廟。[illegible]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天下[illegible]乃使使者梓宮招魂[illegible]，因作園陵寢廟。）諸侯剖符受封。（英布、韓王信、布傳。）天下大定，帝西都雒陽，諸侯皆臣屬。（史記高紀。）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方目反）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臣瓚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本紀。）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居力反）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本紀。）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哉。隨何跪曰，方陛下之敗于彭城也，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九江乎。（考異曰，黥布傳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高祖自彭城敗，始遣隨何使九江，此云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非是，今從傳。）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九江，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乃以隨何為護軍中尉。（黥布傳。）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帝聞之，乃使使赦橫罪而召之。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田橫傳。）

班固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而炎黃唐虞之苗裔尚猶頗有存者。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埽地盡矣。楚、漢之際，豪傑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儋兄弟為春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非天虖。

秋七月，趙景王張耳薨，子敖嗣，尚帝長女魯元公主為后。（耳傳。）長沙文王吳芮薨，子臣嗣。初，文王芮，帝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芮傳。）

班固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皆徼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彊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于滅亡。張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國，惟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有以矣夫。

九月。虜燕王臧荼。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盧綰。爲羣臣觖（音決）望。乃下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立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綰。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綰爲燕王。（盧綰傳）罷太尉官。（史記大事記）綰與上同里。生又同日。帝東擊項籍。以太尉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有如綰者。（盧綰傳）故特王之。（通鑑）使樊噲將兵平代地。（本紀。考異曰。此詔見本紀。通鑑削之。溫公謂時代地無反者。故去之。不疑。按燕王臧荼之反。攻下代地。高帝自將攻之。既破臧荼。遂立盧綰爲燕王。代地餘寇。帝不自往。故命樊噲將兵平之耳。紀罷噲以丞相將兵。考傳噲平韓王信。方遷丞相。此未得爲丞相也。今刪去三字）利幾反。上自擊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敗。利幾爲陳令。降。上侯之潁川。上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而利幾恐。反。（本紀）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本紀）十二月。詔曰。天下既安。豪傑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憐之。其赦天下。（漢紀書）遂會諸侯於陳。（陳平世家。按史記。人有告楚王韓信反。上用陳平計。僞遊雲夢。會諸侯于陳。執之。遷至洛陽。赦信爲淮陰侯。此本紀但會陳事。疑有脫漏）淮南王布。梁王越來朝。（考異曰。是時諸侯來朝者。有趙傳止二人。餘無所考。豈以其遠耶）春正月丙戌。封呂后兄澤爲周呂侯。釋之建成侯。（史記）

班固曰。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是後薄昭、竇嬰、上官、衞、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寖廣博矣。

分楚地爲二國。詔曰。齊、古之建國也。今爲郡縣。其復以爲諸侯。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子弟可以爲王者。王齊、荊地。丙午。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從父兄賈爲荊王。（漢紀）都吳。（史記年表）以碭郡、薛郡、郯郡。三十六縣。立少弟文信君交爲楚王。（漢紀）都彭城。（史記年表）交好書。多材藝。少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于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交王楚。乃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元王傳）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次兄宜信侯爲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子肥爲齊王。（漢紀）都臨淄。（史記年表）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高紀）

太史公曰。悼惠之王齊。最爲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鎭天下。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如漢朝。漢獨爲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之法設。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以曹參爲齊相國。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王富于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數百。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淸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于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世家 列傳）封張良爲留侯。蕭何鄼侯。周勃絳侯。樊噲舞陽侯。灌嬰潁陰侯。周昌汾陰侯。武虎梁鄒侯。董渫成侯。孔聚蓼侯。陳賀費侯。陳豨陽夏侯。丁未。封周竈爲隆慮侯。戊申。封丁復爲陽都侯。（功臣表）壬子。封呂靑爲新陽侯。戊午。封郭蒙爲東武侯。（功臣表）時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蕭何功最盛。先封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

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多以身從我。多者兩三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何世家）張良亦無戰鬭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良世家）上已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考異曰。此據張良傳。而高紀作三十餘人。按年表止二十八人。今從良傳）三月戊子。上置酒。封雍齒爲什邡侯。二千五百戶。（考異曰。漢書作三月戊午。史記表作三月戊子。二書不同。按長歷。是年正月丙戌朔。是月無戊午。是漢書誤。今從史記。又川北漢書本表。亦作三月戊子。按今本孫書大無作正月戊午者）丙申。封陳武棘蒲侯。庚子。封朱軫都昌侯。嚴不職武彊侯。傅胡害貰（式制反）齊侯。搖毋餘海陽侯。宣虎南安侯。蔡寅肥如侯。蟲達曲成侯。陳涓河陽侯。夏四月癸未。封閻澤赤敬市侯。（功臣表）上歸櫟陽。（本紀）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卽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考異曰。通鑑載于五年。按漢書張良傳。六年封功臣時。猶封留侯。豈得謂之杜門不出耶。今移于此）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閒事。從赤松子遊耳。（良世家）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于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于子。子有天下。尊歸于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竝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徹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本紀）六月丁亥。封戎賜柳邱侯。周止魏其侯。紹賀鄗穀侯。工師喜平侯。奚涓魯侯。尹恢城父侯。張越任侯。襄棘邱侯。秋七月庚寅。封郭亭河陵侯。單究昌武侯。戊戌。封丙猜高宛侯。丁義宣曲侯。華毋害絳陵侯。八月丙辰。封劉到東茅侯。唐厲斥邱侯。甲子。封戴野臺侯。王陵安國侯。丁禮樂成侯。審食其辟陽侯。周緤鄭成侯。（功臣表）王陵從漢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帝。以故晚封。（陳丞相世家）列侯畢已受封。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本紀曰。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重以白馬之盟。（王陵曰。高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又作十八侯之位次。（功臣表序）酇侯蕭何第一。平陽侯曹參第二。（第三閑考異曰侯表自張敖爲第三是時張敖正爲趙王未 實平侯也蕭必高居時曲升之弟高祖之婿也今既無考姑闕之）絳侯周勃第四。舞陽侯樊噲第五。曲周侯酈商第六。魯侯奚涓第七。汝陰侯夏侯嬰第八。潁陰侯灌嬰第九。陽陵侯傅寬第十。信武侯靳歙第十一。安國侯王陵第十二。棘蒲侯陳武第十三。淸河侯王吸第十四。廣平侯薛歐第十五。汾陰侯周昌第十六。陽都侯丁復第十七。曲成侯蟲達第十八。（功臣表）丁丑。封代相陽武張蒼爲北平侯。（功臣表）遷張蒼爲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爲相。而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張蒼列傳）立大市于長安。（史記大事記）是歲魯侯奚涓死。亡子。

封其母底爲重平侯，封彭祖（音蒲）爲距戾（音赤）芒侯，陳大乞爲高胡侯，奚類厭次侯（類音盡，厭次，縣名）。習御史令豐治枌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祀之，令祝立蚩尤之祀于長安。長安置祠祀官女巫，其梁巫祀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晢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力追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祀宮中。其河巫祠河于臨晉，而南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各有時日。（郊祀志）

西漢年紀卷二

高祖

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漢書作戍卒）衛宮（史記作衛宮）設兵，張旗志（一作幟）。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音盧）句傳，于是皇帝輦出房（輿服志云：殿門以輦載車輿，至尊乘之，去輪而輿至尊）。百官執職（漢書作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乃拜叔孫通爲奉常，賜金五百觔。初，通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則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則言大猾何也。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至是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帝悉以爲郎。通出，皆以五百觔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通傳：叔孫通既爲奉常，遂定儀法。禮樂志：蓋漢儀十二篇，見後漢書禮儀志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亡佚。帝紀：高帝紀曰：叔孫通與儒生定朝儀，故略多不合經。）蓋律旁章十八篇，（晉刑法志：漢興，樂家有制氏，但傳其聲，而不能言其義。通乃因秦樂人，制宗廟樂，考異曰：漢書禮樂志以爲高祖時，不附論月，今附于定諸侯之後，他皆倣此。）太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

步之節，猶古采齊（才私反）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獨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作昭容樂、（考異曰：禮樂志作六年，今附于叔孫通制樂之後。）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氐（丁禮反）皆因秦舊事焉。（禮樂志）

班固曰：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大漢繼周，久嗛大饑，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嘆也。

初，帝入關，約法三章，蠲削煩苛，兆民大說（悅）。說曰：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于是蕭何攈（九閑反）摭（之石反）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刑法志：考異曰：不知其時，今因叔孫通定禮儀，因附于後。）魏文侯時，李悝著法經，（晉刑法志：悝撰定政論曰：何作九章之律，有寇三族之令，賊斬於斷，斷舌，絞首，故謂之具五刑，後漢陳忠曰：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故漢興，尤尚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曰：盜、法、網、捕、囚、雜，戶合爲九篇。然皆雜名之制也。商鞅受之以相秦，及何定律，益事律，傅旁、旁、三章，爲九篇。（晉刑法志：蕭何創漢大臣有告警之科，舊文志曰：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故漢興，尤尚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

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藝文志）天下既定，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外命天下郡國，選引彊獷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漢官儀：考異曰：此據漢官儀所載耳。應劭曰：蕭何定天下，置材官于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別有樓船。樂如國言，則樓船蓋武帝制，漢初無有也。以史考之，淮南王長，嘗發樓船擊南海，事見淮南王傳。則非武帝始制明矣。蓋安傳曰：高皇帝使樓昭將樓船之士攻長，是樓船乃秦制也。漢官儀以爲高帝因秦行之，是必高帝因秦行之，至武帝益增多耳。）常以立秋後，郊禮畢，斬牲于東門，以薦陵廟。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每十月，都試金革騎士各有員數。如有闕發，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通典：張蒼緒正律歷，以帝十月始至，蓋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革。（張蒼傳：蒼以著言用顓頊歷，比于六歷，疏闊中最爲微近，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律歷志。）又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作代定反）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張蒼傳）

太史公曰：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之子弟分散，戰國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秦自以爲獲水德之瑞，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歷度閏餘，未能睹其眞也。帝亦自以爲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爲然。

帝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邱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爲炙盌（音烏）轉（音轉），盡（音）而已，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爲言，帝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至是始封其子信爲羮頡侯（羮元王傳：楚有燕、項、伯、六年正月，甲子，封陳肯爲復陽侯，擊項籍功。漢書：羮元王傳及侯表，羮是肯紀謂。）共石碏河侯（定諸侯功，後又封許盎柏至侯，嘗奇朝陽侯，皆以擊羽功，功臣表，辛卯，立子如意爲代王。本紀，以郎中陽夏侯陳豨爲代相。考異曰：漢書傳云，上至平城還，拜豨爲代相，惟韓信傳以豨代相，此書之得矣。今從信傳。蓋漢王張敖倫，趙相，按是時，趙王張敖倫，趙相，惟韓信傳以豨代相，此書之得矣。今從信傳。蓋漢書作代相，蓋又亦以爲當作代相，蓋

趙代邊。邊兵皆屬焉。（盧綰傳）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民產子。復勿事二歲。（本紀）二月。帝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illegible]以蕭何為丞相周昌為御史大夫[illegible]）（[illegible]為典客[illegible]為少府酈商為衛尉七年叔孫通為奉常是時已議取秦制然猶未備也[illegible]漢初之制多定于七年今附于後[illegible]百官表內[illegible]所增置者[illegible]）（[illegible]不著）丞相金印紫綬。掌承天子助理萬機。有兩長史。秩千石。太尉金印紫綬。掌武事。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為三公。奉常。掌宗廟郊祀禮樂。典經博士及諸陵縣。皆屬。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戶。大夫、郎、謁者、皆屬。衛尉。掌宮門衛士屯兵。公車司馬及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官皆屬。長樂亦有衛尉。掌其宮。職略同。位在同名卿上。（見霍光傳）太僕。掌輿馬。廷尉。掌刑辟。典客。掌歸義蠻夷。屬有行之。宗正。掌親屬。治粟內史。掌穀貨。屬有太倉都內令丞。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屬有尚書。又黃門、御府、永巷內者宦者令丞。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凡九卿。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廷尉無丞。有正監。秩比千石。屬令長。皆六百石。中尉。掌徼循京師。秩與九卿同。有兩丞。候司馬千石。屬官有

中壘武庫令丞。又式道左右中候。及京輔兵卒。皆屬焉。太子太傅、少傅、古官。將作少府。掌治宮室。詹事。掌皇后太子家。將行。皇后卿。或用中人。或用士人。典屬國。掌蠻夷降者。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主爵中尉。掌列侯。自太子太傅至主爵中尉。皆秩二千石。丞六百石。皆秦官也。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無員。多至數十人。給事中。亦加官。所加者。或大夫、博士、議郎。位次中常侍。侍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軍大夫。皆秦制也。爵二十級。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皆秦制。以賞功勞。徹侯金印紫綬。改所食國令長名相。諸侯王。帝初置金璽盭綬。（音戾）掌治其國。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眾官。羣卿大夫。都官。如漢朝。郡守。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縣令長。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其僕射、御史、治書尚符璽者。有印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

（以上並係百官表及通鑑與荀氏漢紀參修）漢制。三公號稱萬石。月各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者。月百八十斛。眞二千石者。百五十斛。（考顏氏百官表注百官律國眞二千石援後漢書傳如淳註曰諸侯王相秩眞二千石律眞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通典以眞二千石削二千石所表索也今從如淳註增入）（又外戚傳顏氏註亦曰眞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顏氏百官表註）秋七月丙申。封杜得臣為棘陽侯。（擊項羽功）林摯平棘侯。（以燕相侯功臣表）太上皇徙居長安深宮。悽愴不樂。帝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沽酒賣餅。鬭雞蹴踘。以此為權。今成無此。以故不樂。帝乃于驪邑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帝少時。常祭豐枌（扶云反）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西京雜記）八年冬十月。上東擊韓信餘寇于東垣。（音袁）還過趙。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心動。去弗宿。（高紀）癸丑。封趙將夕深澤侯。（擊平城功）丙辰。封燕相溫疥（音介）為栒侯。（告燕王臧荼反）癸酉。封陳涓為歷侯。（擊臧荼功功臣表）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槥（音衛）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本紀）十二月丁未。封衛胠（音祛）武原侯。（擊韓王信功）陳錯藁侯。（擊代陳豨功）春二月丁卯。封許瘛（充制反）宋子侯。（宋諸侯功）三月丙戌。封陳遬（古速字）猗氏侯。室中同清侯。留肸彊侯。秦同彭侯。（皆以擊羽功見功臣表）行如雒陽。（本紀）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令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本紀）初。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鎰為名。上幣。銅錢文曰半兩。重

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音頰）錢。黃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贏。以稽市物。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帝乃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重稅租以困辱之。（食貨志本紀漢律人出一算惟賈人與奴婢倍算）漢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上于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伍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于天下之經費。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食貨志）夏四月辛卯。封魏遬甯侯。（擊臧荼功）六月戊申。封旅卿昌侯。壬子。封旅罷（讀曰皮）師共（音恭）侯。（擊韓王信功）馮解散閼氏侯。（平代功）秋七月辛酉。封張說安丘侯。（擊項羽功見功臣表）八月。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本紀）九月丙午。封紀成子通為襄平侯。（通以父戰好時死事侯）己未。封陳署龍陽侯。（斬曹咎功功臣表）是歲。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帝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郊祀志）祀用壬辰位祠之。縣邑令長侍祠。舞者童男十六人。舞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次耘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成功。（通典）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名為長公主。妻單于為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有數。約為兄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匈奴傳）九年冬十月。未央宮成。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趙王張敖、楚王交、及羣臣朝于未央宮。置酒前殿。太上皇輦上坐。上捧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所就。孰與仲多。

太上皇笑。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史漢本紀大事記）劉敬從匈奴來言。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支之術也。上曰善。十一月。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敬傳）與利田宅。（本紀）

地理志曰。秦地于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斄。（師古曰邰）公劉處豳。太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于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幷兼之家于諸陵。蓋亦以彊幹弱支。非獨奉爲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師古錯字）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傑則遊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爲盜賊。常爲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

十二月壬寅。封張瞻師爲平侯。（見漢功臣侯表）三月丙戌。詔以須毋爲陸量侯。自置吏令長。受令長沙王。夏四月戊寅。封長沙將鄒弱爲離侯。長沙柱國吳郢爲義陵侯。又封周成爲高景侯。成、苛之子。以父死事侯。（功臣年表）六月。以奉常叔孫通。爲太子太傅。（百官表）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丞相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魏相傳）罷潁南、河上、中地郡。復隸內史。（以地理志修）周昌爲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于是上笑之。然尤憚昌。（昌傳）呂后晚節色衰愛弛。而定陶戚姬。有寵于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雖封爲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常留守。益疏。（外戚世家）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旣罷。呂后側耳于東廂。聽見周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少。帝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侍帝。帝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堯進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呂后有郤。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帝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乃可。帝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堅忍質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帝曰善。于是乃召周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公彊爲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于諸侯乎。帝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于是徙御史大夫

周昌爲趙相。（昌傳。考異曰。通鑑此事在十年。按史記大事記在九年。據此及傳。[illegible]）是歲。酈商以將軍將太上皇衛。（酈商傳。考異曰。此[illegible]）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荊王賈、楚王交、齊王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史記本紀）周昌旣行。久之。帝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爲御史大夫。（考異曰。漢書[illegible]）初趙人方與公。（音房）謂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頃之。果代昌位。（昌傳）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制曰可。（郊祀志）夏五月。太上皇崩于櫟陽宮。秋七月癸卯。葬太上皇于萬年。（考異曰。漢紀本紀云五月太上皇后崩。七月太上皇崩。[illegible]）楚王交、梁王彭越。來送葬。赦櫟陽囚死罪以下。（史記本紀）八月。令諸侯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本紀）陳豨少時。常稱慕魏公子。及將守邊。招致賓客。常告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豨還之代。趙相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于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按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盧綰傳）故韓王信。令王黃、曼丘臣、說豨。（信傳）及太上皇崩。上因是召陳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代王。劫略趙、代。（盧綰傳）上曰。豨嘗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故令豨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赦之。（本紀）上欲自擊豨。信武侯周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周緤傳）

太史公曰。周緤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流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時沛人任敖。素善于上。爲上黨守。堅守不下。（荀紀）是歲。制詔御史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或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爲奏。傅（讀曰附）所當比律令以聞。（刑法志。考異曰。刑法志作七年。荀紀載于十年。今從荀紀。當是此時）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陳豨相侯敞。（考異曰。漢紀作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騎千餘。軍曲逆。（漢紀）上令車騎將軍斬敞。幷將梁、趙、齊、燕、楚車騎。擊敞破之。因降曲逆。（[illegible]）太尉周勃。取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攻殘之。趙利守東垣。十二月。上自攻之。不下。卒罵上。上怒。城降。卒罵者斬之。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三歲。（漢紀）癸巳。封河間守張相如爲東陽侯。後封中尉陶舍開封侯。郎中公孫昔禾成侯。孫赤堂陽侯。寓色祝阿侯。趙堯江邑侯。劉澤營陵侯。宣義士軍侯。任敖廣阿侯。趙衍須昌侯。公上不害汲侯。呂臣寧陵侯。秘彭祖戴侯。（功臣表）舍人欒說。得罪于韓信。信囚欲殺之。春正月。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于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

上所來，言陳豨已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封樂說愼陽侯。（紀傳功臣表者與曰史記漢書皆）

（按韓信與陳豨有謀陳豨反信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以定待豨報使如二史所載信辭左右而與陳豨謀當時謀復知之時豨已反高帝自將往征則豨反明矣信部署已定又何待豨報也此必當時反者之詞及當時文致之辭大事紀朱晦翁論信不反後東萊以爲非其實今皆刪皆不載）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

帝聞韓信已誅，使使拜丞相蕭何爲相國。（何傳考異曰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下卷通鑑皆載何以九年爲相國而帝紀漢紀及漢書百官表上卷皆以爲十一年二者不同考史記蕭何世家漢書列傳皆云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信誅在十一年拜何相國不應在九年也當以十一年爲正大事記百官表下卷通鑑皆未）蓋觀縲紲。（百官表）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衞。諸君皆賀，故秦東陵侯召（召讀曰邵）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衞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衞衞君，非以寵君。願君讓封不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說曰悅，見何傳）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距漢。漢使柴將軍（柴武即陳武）擊之。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北，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

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夕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信。（信傳）帝還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爲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恒賢知溫良，請立以爲代王，都晉陽。（本紀）以陽陵侯傅寬爲代相國，將屯。（寬傳）丙戌，封杜恬長修侯。（擊諸侯攻項，呂死事侯）二月乙酉，封成鯤臨轅侯。（守城功）後又封斯彊汾陽侯。（破豨功）（功臣表）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本紀）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伯讀曰霸）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堯下相國，（考異曰漢紀作御史大夫昌按周昌已于九年出爲趙相不應尚以爲御史大夫也是時趙堯爲御史大夫故易作堯書臣瓚注曰周昌于九年爲趙相是以御史大夫行趙相事而趙堯特以御史守御史大夫故詔書仍書昌不必改本紀原文也）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

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本紀）樊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爲婦，生子伉。（音抗）又故其比諸將最親。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噲傳）漢興，佞幸寵臣，則有籍孺。此人非有才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以關說。（佞幸傳序考異曰籍孺事見佞幸傳序不得其時今附于枕宦者臥之後）先是，上欲廢太子，大臣多諫爭，未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釋之（按史記功表云年封呂澤周呂侯釋之建成侯而良世家者易子車乃作建成侯呂澤漢書張良傳亦作呂澤是二史之誤太）劫張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閒，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釋之彊要曰：爲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釋之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張良傳世家考異曰四皓之來不得其時今附于英布未反之前）秋，七月，己丑，封翟盱（況于反）衍侯。（守燕功）後封昭涉掉尾（徒弔反）平州侯。（擊臧荼功）（功臣表）淮南王英布反。（本紀）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故楚令尹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往

殺韓信，今殺彭越。（考異曰史記作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漢書作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在越前荀氏漢紀移韓信于前得之矣一年今改作荀紀而去年字）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於是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軍，徵諸侯兵，自將以擊布。（見紀敘語）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張良病，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愼毋與楚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病，彊臥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張良行少傅事。（良世家）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衞，軍霸上。（本紀）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東擊荊。（考異曰漢書布傳云故遂反與）（如薛公之東擊荊楚布之兵取荊取楚之與上遇何皆歸而于越身頭長沙如薛公所謂下計平東如薛公擂之此言非事實今前去不取）所殺。盡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相冷耳堅守彭城距布。（功臣表）上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說蕭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上得反）以自汙，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悅。（何世家）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兵遇於蘄西，遂戰，破布軍。布走江南。（布傳、世家參）上令別將追之。（本紀）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胡甘反），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胡臥反）習之。上乃起舞，慷（口朗反）慨傷懷，樂飲十餘日

乃去。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以其爲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漢別將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本紀 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王臣使人給布。僞與亡。誘走越。布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封賁赫爲期思侯。諸將率多以功封者。布傳 單右車爲中牟侯。黃極忠邔。音時 侯。周聚博陽侯。靈常陽羨侯。冷耳下相侯。王虜人高陵侯。功臣表 賜淮南相朱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朱建傳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皋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于身爲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媢音冒 生患。竟以滅國。

周勃悉定代郡、鴈門、雲中地。斬陳豨于當城。本紀 考異曰。史記盧綰傳云。漢使樊噲擊斬豨。而漢書爲紀書周勃定代。斬豨于當城。故呂兵大將郡合而實之以爲周勃樊噲定代。按傳實。傳云。寬擊陳豨。國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是平代之侯噲未絳事而還誅之諫噲已在豨安矣。故漢書止書周勃爲是。今從漢書。 封將軍馮谿爲穀陽侯。郎中許猜嚴侯。太原尉爰意成陽侯。功臣表 省太尉官。年表 荊王賈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諸子少。漢傳 辛丑。史記表 立沛侯濞。音被 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上召濞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愼毋反。濞頓首曰。不敢。紀傳 又封濞弟廣爲德侯。皆兄喜子也。表 十一月。上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浮邱伯。入見於南宮。申公傳 上以太牢祠孔子。本紀 自是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世家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

帝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長安。蕭何謁。上笑曰。今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何世家 上歸。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眞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歔欷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世家 張良傳

十二月癸卯。封李必爲戚侯。功臣表 以擊韓王信功侯 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緡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他事。本紀

班固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

殷。追存賢聖。至于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帝撥亂誅暴。庶事草創。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及其行賞而授位也。爵以功爲先後。官用能爲次序。

春二月。使樊噲將兵擊綰。詔曰。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以爲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病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加爵亦一級。詔諸侯王。議可立爲燕王者。長沙王臣等。請立子建爲燕王。本紀 以上軍侯宣義爲燕相。表 是月熒惑守心。荀紀 三月丙寅。封酈疥爲高梁侯。疥、食其子也。以父死事侯。史記表 詔曰。吾立爲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本紀 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輯與集同 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爲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爲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爲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徒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于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布告天下。使知朕意。本紀 漢興。序二等。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漢書云。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渡河濟。漸于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魯國。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荊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爲長沙。 皆外接于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于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鎭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閒。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快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于上古。然后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徐廣曰。城陽、濟北、濟南、菑川、膠西、膠東。 趙分爲六。徐廣曰。河閒、廣川、中山、常山、清河。 梁分爲五。徐廣曰。濟陰、濟川、濟東、山陽也。 淮南分爲三。徐廣曰。廬江、衡山。 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于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藩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閒。犬牙相臨。秉其阸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物各得其所矣。史記諸侯年表序 樊噲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陳平世家 云。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帝聞之大怒。噲傳 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陳平世家 夏四月。詔陳平、灌嬰。將十萬屯滎陽。本紀 甲辰。帝崩于長樂宮。黃圖云。高帝居長樂宮。自惠帝至平帝。皆居未央宮。而長樂宮太后常居之。 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爲編戶民。北面爲臣。心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人或聞之。以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考異曰。高紀考異云。呂后雖暴戾。安敢一旦盡誅大臣。此或恐事。因刪去不取。余按韓彭

漢之臣將，呂后雖之，如韓信、彭越、黥布、韓信、盧綰、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比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蹠足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本紀 盧綰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聞帝崩，遂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傳 漢封燕綰者，陳倉為紀信侯，張平為鄂侯，時又封王兢為燕侯，毛釋之張侯，革朱濞為燕侯，朱濞偽陵侯，皆以從軍擊諸侯功封。漢自東克項羽，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功臣表 五月丙寅，葬長陵。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已下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紀 考異曰：史通謂賈誼撰左氏，成稱在秦者為鄭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終無足採，今不書。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

西漢年紀卷三

惠帝

孝惠皇帝諱盈，高祖太子也，母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為漢王，二年，立為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漢書紀 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帝兄也，異母，肥為齊王，餘皆帝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恢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史記紀 尊皇后曰皇太后。漢書紀 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顏曰：稱皇后妻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倢伃、音接伃、音予。娙娥、五經反。傛華、音容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倢伃視上卿，比列侯，娙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傛華視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長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外戚傳序 按此蓋因韓呂后為皇太后之文，而連類及漢一朝後宮之制，體例未免雜，今姑仍原本錄之，以存其舊。賜民爵一級，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蘇林曰：中郎者中郎

也，外郎滿六歲二級，蘇林曰：外郎，郎散郎也。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宮官尚食比郎中。顏師古曰：有五尚，尚冠、尚帬、尚衣，亦是漢儀注，者中有五尚，而內官婦人有諸尚。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騎比外郎，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賜爵一級，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視作斥土者，將軍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減田租，復十五稅一。師古曰：漢初十五稅一，中間廢，今復之也。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貰，繫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顏師古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像外役，但舂作米，皆四歲刑，鬼薪給宗廟，白粲坐擇米，使正白，皆三歲刑。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完之。本紀 詔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為民惠，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惟給軍賦，他無有所與。蘇林曰：與，帝謂叔孫通曰：先帝圜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徒為奉常，定宗廟儀法，通傳 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時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招韶也，高祖更名文始舞，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名五行舞，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禮樂志 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嘗。史記高紀 初陳平、周勃，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婿，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因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嬃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于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提謙之就，因因請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日傳教帝，是後呂嬃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平傳 高祖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史記外戚世家 太后最怨戚夫人，乃令永巷囚戚夫人，史記紀 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漢書 曰：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耶。呂后傳 使使召趙王，趙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之，欲反，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乃使使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既被徵，太后復使使召趙王，王果來。周昌傳 未到，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呂后傳 太后德留侯張良，乃彊食，強曰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飯食。良傳 太后德太僕夏侯嬰之脫帝及魯元于下邑間也，乃賜嬰北第，曰：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夏侯嬰傳

元年冬十二月，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顏曰：一級直錢二千。賜民爵，戶一級。本紀 春正月，城長安。按原本無城長安句，蓋因前五年九月，徭役安城，城首尾不具，今據漢書補入。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丞相，曹參世家 考異曰：荀紀載子是年冬，未殺之前，按史紀太史公記，惠于城長安之後，今從史紀大事記。夏，詔賜酇侯呂台父、周呂侯澤謚為令武侯。呂后紀 秋九月，封長沙王芮子濞、使侯。年表

太史公曰。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者。著令甲稱其忠焉。昔高祖功臣。王者八國。至孝惠時。惟獨長沙全禪無過。爲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數人。(史陳曰。按漢芮子淺封便侯。傳至元孫。又封臣之子爲沅陵侯。至元孫。)

二年冬十月。楚王交。齊王肥。來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帝以爲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乃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爲壽。齊王起。帝亦起取卮。欲俱爲壽。太后乃恐。自起泛(漢書作反)帝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佯醉去。問知其酖。更恐。自以爲不得脫長安。上車太息。齊內史士(按劉向新序無士字)參乘。怪問其故。王具以狀語內史。內史曰。王寧亡十城邪。將之(按劉向新序之作亡道此本譌)齊國也。王曰。得全身而已。何敢愛城哉。內史曰。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乃食數城。誠以十城上太后。爲公主湯沐邑。內有親親之恩。外有順太后之意。太后必喜。是亡十城。而得六十城也。王曰善。至邸上奏。獻城陽郡。尊公主爲王太后。呂太后果太悅。乃置酒齊邸。樂飲罷。歸齊王。(史記新序)春正月。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荀紀)相國蕭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卽百歲。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秋七月辛未。何薨。諡曰文終侯。(本紀何傳)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于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是歲。帝使樂府令夏侯寬。(按樂府武帝時始立。樂府令當作大樂令。)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禮樂志)

三年秋七月。南越王趙佗稱臣奉貢。(本紀)隕石于綿諸一。(荀紀)初秦置監御史。漢興省之。(顏曰。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如曰承并。)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至是。帝始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所察之事。凡九條。(漢儀云。惠帝三年。相國奏御史監三輔郡。察以九條。察有詞訟者。盜賊者。爲詐者。論獄不直者。擅興徭賦不平者。吏不廉者。吏苛刻者。故敢爲踰侈及弩力十石以上者。作非所當服者。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罷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御史。(與遺)長修侯杜恬爲廷尉。(百官表)

四年冬十月。楚王交。齊王肥。淮南王長。趙王友。來朝。(史記年表)壬午。帝納皇后張氏。納采雁璧乘馬束帛。聘黃金二萬觔。馬十二匹。(漢典。註曰。呂后爲帝納魯元女。故特優其禮。)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宦爲吏。(食貨志)

(漢書)帝爲東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作複(方目反)道。方築武庫南。叔孫通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復道故。(通傳)

太史公曰。叔孫希世度務。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春三月。(按原本無春三月三字。今補入。)兩血于宜陽一頃。(荀紀)

五年冬十月。吳王濞、燕王建。來朝。(史記年表)三月。帝遊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果獻由此興。(通傳荀紀)(三月)秋八月己丑。相國平陽懿侯曹參薨。(表紀)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惟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淸淨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戶一級。(本紀)是歲。以高祖沛宮爲高祖原廟。皆令歌兒習大風歌。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爲員。(禮樂志。史記大事記。考異曰。此事見漢書。大事記載于五年。今從之。)

六年冬。諸侯以長安城就來會。十月朝賀。(史記呂后紀)齊悼惠王肥薨。遣張良立齊太子襄爲齊王。赦齊境內。(紀及齊王傳。大事記。)匈奴單于冒頓。爲書使使遺高后。辭極褻嫚。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上將軍樊噲。中郎將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后。以噲言爲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于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不能解圍。今噲柰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謾。(音謾。又莫連反。考異曰。匈奴傳云。[illegible]反于代。陳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于平城。噲不能解圍。按高祖困于平城。乃是擊韓王信。非陳豨也。匈奴傳說。今從季布傳。刪去此語。)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音夷)未瘳。(丑留反)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且匈奴嘷如虎狼。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令大謁者張釋報書。(按馬班二史。張釋或作張澤。威作張澤。又作張釋。誤。)(宋祁以爲釋是字。誤其名。)深自謙遜以謝之。幷遺以車二乘。馬二駟。冒頓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季布傳匈奴傳通鑑)令民得買爵。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本紀)夏六月。舞陽侯樊噲薨。子伉嗣。(本紀噲傳)起長安西市。修敖倉。(本紀)置太尉官。以絳侯周勃爲太尉。勃爲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本傳。考異曰。史記紀及將相年表。皆書于勃爲太尉。百官表。呂后紀亦以六年爲太尉。與丞相周勃爲太尉。推呂后建百官之是也。又勃世家亦以爲孝惠六年。當從漢書所載爲是。今從之。)土軍侯宣義爲廷尉。(百官表)

七年冬十月。楚王交、吳王濞、淮南王長、燕王建、趙王友、梁王恢。皆來朝。(史記年表)夏五月。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典客。(百官表)初食其以舍人侍呂后于楚。幸于太后。(陳王傳)後人或毀辟陽侯。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慚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朱建乃求見帝幸臣閎孺。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于是閎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朱建傳)閎孺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帝時郎中皆冠鵕(音峻)鸃(音儀)。貝帶。傅脂粉。化閎孺之屬也。(佞幸傳)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本紀)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爲將。將南北軍事。(荀紀本傳)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悅。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大赦天下。(史記呂氏紀)九月辛丑。葬安陵。(本紀)上尊號曰。孝惠皇帝。

班固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虐，損至德，悲夫。

西漢年紀卷四

呂后

高皇后呂氏，名雉，字娥姁（許乎反），爲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爲列將，從征伐。逮高祖而侯者三人。惠帝即位，尊呂氏爲太后。太后欲爲重親，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爲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迺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皇帝，謁高廟（高后紀：外戚傳：老子異曰：五行志：劉向之言曰：惠帝四年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爲皇后，其月乙亥，後宮災。明日，織室災。後宮所以供養欲食，織室所以奉宗廟衣服，與春秋御廄同義。天戒若曰：皇后亡本宗廟之繼，將絕祭祀，其後皇后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廟，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弘爲少帝。若如向言，則是先所立帝，誠惠帝子，特非張后出耳。而史記外戚世家以爲許取後宮人子爲子，及孝惠廟，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漢書外戚傳所載云云，蓋悅紀，通鑑，並從史記，及外戚傳，今亦難以劉向之言，懷爲更定也。上語皆取漢書外戚傳。）太后臨朝稱制，大赦天下（本紀）。

元年春正月，詔曰：孝惠皇帝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漢書紀：二月，賜民爵一級。）。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漢書紀：夏四月，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大中大夫張買爲南宮侯，少府陽城延爲梧侯，郎中令馮無擇爲博成侯，齊丞相齊受爲平定侯，乃封呂釋爲沛侯，呂之子；呂平爲扶柳侯，呂后姊子；呂產爲交侯（史記表紀：建成康侯呂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徐廣曰：祿之少子。）爲胡陵侯，嬰康侯後（史記

是歲太后聞御史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呂后元年罷除。）以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赦故沛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故以舊德用（史記傳）。

二年冬十一月，呂肅王台薨，太子嘉代立爲王（史記紀）。春正月，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有功者皆受分（扶問反）地爲列侯，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藏於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謹與太尉臣勃、山周侯臣商、潁陰侯臣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列侯幸得賜餐錢（顏師古曰：餐錢，賜廚厨錢，奉邑本所食邑。）陛下加惠，以定功次朝位，臣請藏高廟，奏可（漢書紀）。乙卯，武都山崩，殺七百六十人，地震。至八月，迺止（五行志）。是時，浮邱伯在長安，楚王交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楚元王傳），齊王襄遣弟章入宿衛于漢（高五王傳）。初，蕭何薨，祿嗣侯，孝惠六年薨，亡後，是歲，太后封何夫人、祿母同爲鄼侯（功臣表：接此下，當有三年事，原本缺）。

四年夏四月丙申，封淮陽丞相呂勝爲營其侯，楚丞相呂更始爲滕侯，呂釐爲呂成侯，太中大夫呂它（音駝）爲俞侯（音輸侯），舞陽侯樊噲夫人呂嬃爲臨光侯，嬃用事顓權，大臣遊畏之（史記樊噲傳），嬃常以陳平、前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譖平曰：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后聞之，私喜，面質呂嬃于平前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嬃之譖（王陵傳）。

五年秋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備匈奴（荀氏漢紀）。

六年冬十月，太后以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史記紀）。齊人田生說大謁者張釋曰：太后欲立呂產爲呂王，又重發之，今卿故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以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爲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釋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太后賜釋千金，釋以其半進田生，田生勿受（揚澤傳）。夏四月，封呂肅王子通爲燕侯（史記年表），秩長陵令二千石。六月，城長陵（漢書紀）。太后定令，輒有擅議宗廟者，棄市（淮光傳，如淳註）。

七年春二月，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大傅，立王子平昌侯太爲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史記紀）。田生復說大謁者張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爲大將軍，獨此尚缺望，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釋入言（齊澤傳），夏五月辛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高帝兄伯，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號謚不稱，其議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后（漢書紀）。

八年春三月，太后祓（數勿反）霸上（五行志：又後漢禮儀志云：三月上巳，官民皆絜于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疾，爲大絜，絜者，言除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又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祓除不祥。漢祓，祓禊水，亦斯義也。按史記高后紀五行志，太后過櫟道見物如蒼狗，撫太后掖之，趙王如淳爲燔，太后遂病掖傷，此處未駁，疑原本有脫文。）封張放

內侯。秋七月。太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爲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辛巳。太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史記

史記外戚世家曰。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于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爲輔。而以呂祿女爲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

太史公贊曰。孝惠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高后已葬。劉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漢帝后同塋。則爲合葬不合陵也。諸侯皆如此。九月庚申旦。考異曰。史記漢書作八月。按劉羲叟長曆。八月辛巳朔。後九月庚辰朔。若八月小盡。則庚申乃是九月九日。若大盡。則爲九月十日。御史大夫平陽侯窋見相國產計事。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云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按漢高后四年。御史大夫任敖免。實已爲御史大夫矣。蓋此時窋側之行御史大夫事乎。然非事實。今易之。丞相平。迺召朱虛侯章。佐太尉。太尉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泄言誅之。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謂卒。太尉予卒千餘人。遂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辛酉。捕斬呂祿。而管殺呂嬃。因誅樊伉。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及其子二侯。史記紀及樊酈二傳。蓋孝惠皇后於北宮。外戚傳

太史公曰。呂太后立諸呂爲王。陳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陳平世家。

先是呂氏。王漢所得先秦古文字。盜張良、韓信所次序兵法。藏之。及呂氏敗。乃散在民間。家語序。藝文志。壬戌。以帝太傅審食其。復爲左丞相。尋免。史記 辟陽侯于諸呂至淫。所以全者。皆陸賈、平原君之力也。賈傳 御史大夫曹窋。坐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北平侯張蒼代之。史記張蒼傳。考異曰。史記曹相國世家云。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事文帝立。免爲侯。而張蒼傳。高后崩。曹窋免。以淮南相張蒼爲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共廢立孝文。蓋帝與世家不同。按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張蒼拜御史大夫。並書于呂后八年。而孝文帝以是年後九月崩。日已酉。至是日四位。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外此無除拜也。蒼代敖上議奉。已有御史大夫蒼名。則蒼之拜在文帝未立前明矣。史記曹相國世家所載爲誤。建陵侯中大謁者張釋免侯。張澤侯表。

西漢年紀卷五

文帝

太宗孝文皇帝。諱恆。高帝中子也。漢書註云。高祖第四子。母曰薄姬。漢書外戚紀。父吳人。與故魏王宗女魏媼爲老反。通。而生薄姬。及諸侯叛秦。魏豹立爲王。而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漢虜魏王豹。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成皋鍾室。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憐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龍據妾胸。上曰。是貴徵也。吾爲汝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自有子後希見。外戚傳 帝年八歲。立爲代王。十七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欲危劉氏。大臣共誅之。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周勃傳 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爲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史記高后紀 御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呂后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史記。齊悼惠王世家。考異曰。此史記所載也。

（漢書高五王傳削上琅邪王三字以爲大臣所議如此按琅邪王劉澤爲齊王所欺不能反國乃說齊王曰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然則齊王之不得立其琅邪王之力爲多此語出於琅邪王無疑漢書削去琅邪王三字非是今從史記）欲立淮南王。以爲少。母家又惡。（史記高后紀。）迺曰。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史記齊悼惠王世家）迺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史記呂后紀）後九月晦日己酉。（此七字據史記高后紀增）代王至長安。（考異曰史記呂后紀所載如此荀紀以爲閏月朔非是今從史記）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史記漢書二紀）迎帝於邸。報曰。宮謹除。帝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帝迺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措兵而去。帝遂入。夜拜代中尉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考異曰漢紀作領南北軍史記作鎮撫南北軍今從史記）代郎中令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代太中大夫薄昭爲車騎將軍。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史記紀）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即阼。謁高廟。（史記紀）十一月。對太尉周勃、丞相陳平。陳平欲讓周勃位。迺謝病。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辛巳。以太尉勃爲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第二。（王陵傳辛巳兩字據史記大事記考異曰史記本紀書周勃拜相於益封之前按益封詔內尚稱太尉勃則拜相在益封後明矣）潁陰侯灌嬰爲太尉。（史記文紀）周勃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安陵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

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盎曰。吾與而兄善。（盎嘗爲呂祿舍人兄噲任盎爲郎中）今而廷毀我。盎遂不謝。（袁盎傳）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考異曰史記呂后紀載此事於呂后已死之後文帝未立之前按漢書文帝紀元年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又趙王傳曰文帝即位立遂爲王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爲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爲趙王如此則遂之王趙其在文帝即位之後明矣史記呂后紀所書未免差誤今從漢書）徙故琅邪王爲燕王。（考異曰澤爲齊王所詐失國自歸長安故史記本紀書故琅邪王漢書削故字非也但史記紀及表皆以冬十月庚戌漢書漢紀於十二月以史考之文帝以己酉復入未央宮始未謁見高廟不應先日遽封燕趙也蓋班氏修史記以爲漢書其聞失于長之大逆固多至於計年月其一日之異不可盡據也今故字從史記封拜年月從漢書按劉深難爲齊王所詐入國而漢朝難未除其封是王國見存不得稱故漢書削去故字自屬有見考異反序其弟未爲允當）呂氏所奪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及楚地皆歸之。（漢書紀高五王傳）詔丞相、太尉、御史。盡除收孥相坐律令。（刑法志史記漢書二紀考異曰漢書刑法志以爲文帝二年按史記漢書二紀並載於元年今從之）

班固曰。其後新垣平詐謀覺。復行三族之誅。由是言之。風俗移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夫以帝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況庸材溺於末流者乎。

春正月。立子啟爲太子。以張相如爲太子太傅。（石奮傳）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考異曰黃圖謂親皆不載年今附于立太子之後）封薄太后弟昭爲軹（音只）侯。食萬戶。（萬戶兩字據侯表按昭傳太后之弟薄昭上原有太后二字於文方明疑本脫去）初太后父死。葬山陰。母亦前死。葬櫟（音藥）陽北。迺追尊太后父爲靈文侯。會稽郡致園邑三百家。長丞以下。使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迺

召復（方目反）魏氏。賞賜各以親疏受之。（外戚傳）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爲皇后。皇后姓竇氏。（史記本紀）孝惠時。以良家子選入宮。（考異曰史記外戚世家漢書外戚傳並作呂太后時入宮按竇氏以孝惠七年生景帝不應至呂太后時方入宮也荀氏漢紀作孝惠時爲是今從之）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音預）在行中。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迺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嫖。（匹昭反）子啟。及啟爲太子。竇姬爲皇后。女爲館陶長公主。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於是薄太后迺詔有司。追封竇氏父爲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氏兄建字長君。（三輔決錄）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傳十餘家。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迺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外戚傳）上爲立后故。賜天下。（史記本紀按史記文紀賜天下以下尚有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以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二十五字漢紀本脫）夏四月。令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賈捐之傳按賈捐之傳載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云云無月日本紀令郡國毋來獻在六月疑即還千里馬時事此作夏四月未知何據）與匈奴復和親。（匈奴傳）帝施惠天下。填撫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封宋昌爲壯武侯。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考異曰漢書作足史記作定今從史記）辛未。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爲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爲靖（自音反）郭侯。六月丙寅。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史記本紀考異曰史漢功臣表侯表宋昌封在四月辛未漢書紀俱是漢書紀誤又史記紀以昌等之封在秋亦誤今從功臣表）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下治背。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爲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強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王陵傳）居頃之。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久之。即禍及身矣。勃亦自危。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勃傳）秋八月辛未。右丞相勃免。（百官表）而平顓爲丞相。（王陵傳）初高后崩。即罷南越兵。趙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迺爲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

召賈爲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爲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諸布反呂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虞侯書，求親昆弟，請能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能將軍博陽侯，國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募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後，通使如故，故使賈馳意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竹呂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甚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潁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甌，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稱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扶目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朽，改號不敢爲帝矣。願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瑇瑁五百，桂蠹丁故反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帝大說，說曰悅。遂時稱臣，遣使入朝，請才性反。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南粵王傳。齊哀王襄薨，子則嗣。高五王傳。帝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爲廷尉。廷尉迺言：雒陽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帝詔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以爲能，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帝謙讓未皇也。賈傳

傳。考異曰：漢書本傳作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史記，其說爲長，今從史記。是歲，薄何夫人鄧侯同寵，更封小子延爲鄧侯。本傳。

二年冬十月，丞相山逆獻侯陳平薨。荀氏漢紀。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仲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帝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潁陰侯騎，潁川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慮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讀曰疲。諺曰：緒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仰耳而聽，一夫大謼，火故反天下響讀曰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橈，女教反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頭口桑反蔽家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幷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味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竹仲反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竄死而竭知也。地之磽口交反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碩大。案昭六、漢書作據大者，夏商之季世，雖聞龍逄、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羣傑之士，皆得鳴其智，奮羽翼，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音廷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適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聚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音奔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之反體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發三老於大學，親執醬而饋，與饋同執爵而酳，就鉤古鍾字在前，就鯁在後，公卿率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下之尊，尊養三老，親諫曰奉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舉聞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

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室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發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發，力能載（讀曰戴）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能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非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音巨）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亲古字）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扶目反）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大各反）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綿（音財）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讀曰導）諛（與諂同）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忘。聽言則對，諮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工喚反）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人君，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後然見之（考異曰：漢書無正字。此據後漢禮儀志注引蔡邕本，本亦有正字，按今本漢書有正字。）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述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斬斬（讀與欣同）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騁（與騁同）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讀曰懈）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厩，衛卒止歲賞，省廄馬以賦縣傳（張曰：縣傳馬，縣置傳馬也。）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於既反）褐，褐者，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讀曰悅）喜，是以元年嘗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讀曰嚮）風而從，豪俊之臣，方

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麋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雖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胡雅反）歲二月，建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胡電反）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讀曰預）宴游，方正修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賈山傳帝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篤（與督同）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其勿反）。古之治天下，至纖（與纖同）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禁止，大命將泛（方勇反）。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音麻）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音蹴）。漢之爲漢，幾（巨依反）三十年矣（考異曰：漢書食貨志作四十年，按志云：上驟問賈誼，誼對，紀載賈曰：詔於二年，自漢興至文帝二年，才二十九年，且誼云：歲四十年，誤，今易作三十年，按今本本漢書作三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已，耳矣，安有爲天下阽（音玷，又丁念反）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人掌反）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卻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卻以相恤，卒（讀曰猝）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卻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衝擊，罷（讀曰疲）弊（讀曰：夫羸老易子而齧（五巧反）其骨，政治未必通也。遠方之能疑（讀曰擬）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廢（與廢同）民而歸之農，皆著（直略反）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伎游食之民，轉而爲南畝（古畝字）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春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耤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音資）盛。名謚作縣官及貸（土戴反）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貸貸志本紀。）

西漢年紀卷六

文帝

三年冬十月，吳王濞、淮南王長來朝。（史記年表）夏四月，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本紀荀紀）初，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張敖獻美人，長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幷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長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怒趙王，未理長母。長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妒，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已生長，母恚，即自殺。吏奉長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眞定。高祖十一年，立長為淮南王，王英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擊滅布，王遂即位。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帝即位，王自以為最親，驕蹇，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殺辟陽侯。帝以為親故，弗治。（史記淮南厲王傳。按原本無心怨辟陽侯一事，首尾未具，疑傳寫脫誤，今據史記補。）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帝初幸甘泉。（本紀）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徙代王武為淮陽王，以地盡與太原，更號代。（史記大事記）太原王參更為代王，（漢書考異曰史記大事記載子三年載漢亦載代王武文帝三年徙為淮南王太附王參文帝三年置為代王文三王傳云四年還置又載于五年按文帝自代王為天子析國為二以封二子老最曾其入疑內幸兩王外集強敵事力不支故參武王騰健參盡帶全代之地當是三年無疑今從大事記及漢表載于三年何其入疑之後）都晉陽如故。（文三王傳二條二年三月立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是代王方徙封淮陽此書於二年內不載封三王事前但於此見後封之文本末不具疑原本有脫文）濟北王反，以棘蒲侯

陳武為大將軍，擊之。昌侯盧卿、共侯盧罷師、甯侯魏遬、深澤侯趙將夜，皆為將軍，屬武。（大事記。案漢書王反以下十六字原本脫，今補入。）去。秋，天下旱。（五行志）七月，大將軍陳武等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阸，（居賣反）選（思兗反）蠕（音軟）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考異曰：南越、朝鮮以下見史記律書，而漢書、荀紀皆不載，不知其時。書云今匈奴內侵，嗣和通使，以帝時考之，匈奴是年始入寇，文年已和親矣。今附於陳武平濟北還之後。上文但紀陳武擊濟北，不載討平月日，疑亦脫文。）帝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律書）帝召雲中守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常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其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患。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毆（與驅同）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田叔傳。考異曰：此事不得其時，以有赦附於匈奴入邊之後。）帝於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賈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讀曰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傳。考異曰：荀紀、通鑑載於四年。按誼至長沙三年，始作鵩賦，首稱單閼之歲，丁卯歲也。如此則誼之謫去在甲子歲，當文帝之三年也。若載於四年，則絳侯已就國，灌嬰已死，無由讒之，今附于甲子之末。按今本荀紀四年無載誼事。）

四年春正月甲午，北平侯張蒼為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為丞相，卒就卿所緒，正律歷。故漢家言律歷，本之張蒼。（張蒼傳。按原本無本之張蒼四字，今補入。）季布為河東守，人有言其賢，帝欲召以為御史大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漢曰：郡邸者，會之舍在京師也。）一月，見罷。（布傳。考異曰：史記、大事記載是年申屠嘉為御史大夫。按漢以十六年為御史大夫，大事記所載非事實。荀氏漢紀又載御史大夫圍，蓋事，然姓氏未詳，為御史大夫之帝時亦無所聞。軍孟者，藏百官竊載御史大夫闕孟，無姓氏及除拜始末，今皆闕之。）夏五月，帝憫濟北王逆亂以自滅，甲寅，盡封齊悼惠王諸子十人為列侯。（漢書紀傳、史記漢書侯表。考異曰：漢書紀作秋九月，按史記、漢書侯表並以五月甲寅封，紀作七人，誤。自管共侯以下至白石侯凡十人，當是紀誤，今從漢書。）以安邱侯張說為將軍，擊胡，出代。（史記大事記）匈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彊，以夷滅月

氐、蜀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音桀及邱列反）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幷爲一家。北州已定，願罷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虜（火姑反）遂舉奮，請獻橐佗一騎，馬二駓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許之。（匈奴傳）六月雨雪。（漢書紀）吳太子賢（漢書秋云名賢字德明）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徒計反）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愠（於問反）曰：天下一家，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稱失藩臣禮，稱疾不朝。陰有邪謀。（此語見鄒陽傳）京師知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及後使人爲秋請，（才性反，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吳王濞傳）

五年及四月。（漢書紀）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今博禍可除，而七禍可致也。何謂七禍？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錢不藩，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目作兵器，目假貸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目臨萬貨，目調益損，目收奇（居宜反）羨（戈賤反），則官富實而來民困，六矣。制吾棄財，目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食貨志）賈山復上書諫，以爲變先帝法非是，章下詰責，對以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今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賈山傳）初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尻工尋反）而之漸臺，以夢中所見，自求推者，即見濯船黃頭郎，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帝甚說，尊幸之。日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帝時聞如通家游戲，然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通傳）帝時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趙談以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鄧通。（佞幸傳）楚夷王郢客薨，子戊嗣。（卽夷王傳）六年冬十月，桃李花。（本紀）淮南王長數上書，不遜順，帝重自切責之。時帝頗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予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卽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來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

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聽天下正法，許大王甚厚。大王欲閼之（欲反）國爲布衣，守冢眞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聞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裂土分茅，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憂惕，修身正行，潔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閼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士之名，輕絕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子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守眞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當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育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願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令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請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柰何。夫隨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著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蚤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卽位，臣怙恩德驕益，行多不軌，追念曩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說，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輜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乃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與貨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爲。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知淳曰：律有罪者，士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婚，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謁吏曰：不知安在。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亡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無告勤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爵關內侯以下九十

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書裘帥。長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驚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十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謗曰。撫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爵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忌不道。謗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乘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制法於王。（漢書作致制。史記作致漢書作賜。下同。）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爲。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制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蒼等奏。請處蜀嚴道邛郲。遣其子。子母從居。縣爲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制曰。食長給肉日五觔。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於是袁諒所與謀者。迺遣長。載以輜車。（音側。）令縣次傳。賈山言。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語見山傳。）不納。袁盎時爲中郎將。亦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不爲設嚴傅和。以故至此。今又遮擿折之。淮南王爲人剛。有如過霜露。行道死。陛下竟爲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致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迺不食死。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輟食。哭甚哀。袁盎入頓首請罪。上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常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不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顓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曰。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迺可。淮南有三子。唯在陛下耳。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侍者皆乘市。迺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史記。漢書。淮南王袁盎傳。）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袁盎。盎忠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諫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八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盎傳。）竇皇后病失明。帝幸邯鄲。慎夫人。（外戚傳。）其在禁中。常同坐。上幸上林。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觔。（盎傳。考異曰。通鑑載於二年。按盎以六年爲中郎將。本傳載於二年。按盎以六年爲中郎將。本傳載於三年。釋之盎所薦。故併列盎事在前耳。然不知張釋之在文帝時。不得遽不離三年。恐爲廷尉也。通鑑據百官表。載張釋之所以併盎事。誤也。荀悅載釋之爲廷尉於十三年。豈此時漢尚未除。後盎傳寓之說。遂以十三年爲誤。釋之爲誤者。於文帝十三年也。）

七年冬十月。趙王遂、梁王勝、淮陽王武、代王參、來朝。（史記。大事表。）夏四月丙子。初置南陵。（史記。大事記。）六月癸酉。宋央

宮東闕。（音浮。）思災。（本紀。考異曰。荀紀作辛酉。漢書作癸酉。二者不同。按是月無辛酉。癸酉是荀氏誤。今從漢書。）六月初三日。此月無辛酉。癸酉是荀氏誤。今從漢書。）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音禧。）宣室。（漢儀注。祭天地五時。皆帝不自行。齋戒。）上因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爲梁王太傅。（考異曰。通鑑載賈誼治安策。於文帝六年。非也。按誼傳。爲服賦曰。單閼之歲。臨湘。曰。太歲在卯。爲單閼。文帝六年。乃丁卯歲也。又曰。歲餘。文帝徵。入對宣室。拜爲梁太傅。然則誼對宣室。當在七年。至於上治安策。則又在爲梁太傅之後。荀紀。）梁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誼傳。）典客馮敬爲御史大夫。（百官表。考異曰。史記大事記。載於九年。漢書百官表。荀紀。誼載於七年。今從漢書。）

西漢年紀卷七

文帝

八年冬十月。齊王則、燕王嘉、河間王辟彊、來朝。（史記。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言。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梁太傅賈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千故反。）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仕庚反。）攘（女庚反。）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讀曰嚮。下同。）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樂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埶。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率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葉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

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下孟反)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音衛)，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火規反)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步頂反)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爲中涓，其次廑(與僅同)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女瑞反)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讀曰恭)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旤(古禍字)之變，未知所移，明主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讀曰鈍)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胡懈反)也。至於髖(音寬)髀(音陛)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迹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矣。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

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扶問反)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徒旦反)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之勇反)，一脛之大幾(巨依反)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讀曰伸)，一二指搐(丑六反)，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踐盭(古戾字)。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考異曰：漢書本傳云惠王親兄子也，劉氏孔氏皆云惠王下脫之子二字，此說爲是，今從之)；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古逼字)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踐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古侮字)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七高反)也；天子共(讀曰供)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讀曰但)倒縣而已，又類辟(音璧)，且病痱(音肥)。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方目反)，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甲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謂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旤不息，長(上聲)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誼傳)爲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匈奴猶振槁也。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有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謂三表。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謂五餌。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其貴人南面而歸漢，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南鄉而欲走漢，猶水之流下也。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惡得不歸陛下之義哉。(賈誼新書。考異曰：漢書不載，今取賈誼新書足之)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謂流涕者此也。(誼傳)天子之相，號爲丞相，諸侯之相，號爲丞相；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天子衛御，號爲太僕，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太僕，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

誼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殿門俱爲殿門。闌入者亦俱棄市。宮牆門衞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之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夫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今非無別。是臣主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行歸於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此之不行。可爲長太息者此也。(賈誼新書。考異曰。此段見賈誼新書。蓋誼稱長太息者六。而闕其一。今取之以足其數。)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穀之表。薄紈之裏。緁(音妾)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皮義反)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其勿反下同)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徒奚反)。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孼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於既反)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之銳反)借父耰(音憂)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音碎)語。抱哺(音步)其子。與公併(步頂反)倨。婦姑不相說(讀曰悅)。則反脣而相稽。(工奚反)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居豈反)耳。然并心而

赴時。猶曰蹶(音厥)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音[illegible])寢戶之簾。搴(音蹇)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匹妙反)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音機)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下孟反)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與管同)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竝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讀曰冀)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

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謂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胡電反)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讀曰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衞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讀曰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隃(與踰同)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與集同)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與饋同)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竹仲反)采齊(在私反)。趣(讀曰趨)中(竹仲反)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于萬反)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

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讀曰刈)草菅(音姦)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讀曰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居力反)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工官反)。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讀曰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絫數譯而不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

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讀曰導）之以德教，或敺（與驅同）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以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

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司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其靳反）主乎。廉恥節義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子六反）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音罵）、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子余反）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先列反）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音彭）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胡剛反）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

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讀曰鈍）亡恥，奊（胡結反）詬（音后）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式延反）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頻面反）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音甫軌）；坐汚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讀曰疲）軟（人兗反）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古呼字）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胡公漢官儀，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府先請罪，此官有別獄也）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辠者，聞命而自弛（式爾反），上不使人頸盩（古戾反）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才乞反）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讀曰喜，許吏反），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

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先是，絳侯周勃就國，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考異曰，此見賈誼傳。賈誼傳其下又云，孝武帝時稍復入獄，自寧成始，以史考之，下獄實始周亞夫。自武帝始也，史臣之言宜失於不深考，故通鑑刊去此語，爲得其實，今從之。）夏五月，太僕汝陰侯夏侯嬰薨。（百官表）

九年冬十月，城陽王喜、淮陽王武來朝。（史記年表）春，大旱。（漢書本紀。考異曰，荀紀作冬，作春，今從漢書。）溫室鐘自鳴。以芷陽鄉爲霸陵。（史記本紀）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攬（與擥同）轡。上曰，將軍怯邪。盎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盎傳。考異曰，事見盎傳，不得其時，今附於霸陵之後。）十年冬十月，諸侯王皆來朝。（史記大事記。考異曰，此據史記大事記所書。按漢表時楚王戊、齊王則、城陽王喜、吳王濞、燕王嘉、趙王遂、河間王辟彊、梁王勝、代王參、淮陽王武、長沙王著，見十一王歲來，解國云，史記令年會諸侯王皆來朝，則吳王稱病不朝，其猶在是歲之後，無考。記諸侯王文帝三年吳王濞來朝，自是終文帝之世並不復朝，是吳王稱病不在三年之後，七國反，謂曰吳王濞稱疾不朝二十餘年，使吳王十年以後方不朝，至景帝三年才十七年耳，不應云二十餘。又賈誼疏言，今吳又見告矣，則自是吳已有反形，因其不朝猶可知之，又數論太子提博局殺吳太之事。誼疏在文帝八年，不應吳王十年方不朝也。然史記十年所以謂諸侯王皆來朝者，謂除吳王。是時吳王已賜几杖，國不預朝請之數也。）將軍軹侯薄昭殺漢使者。（侯表）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漢紀鄭氏註）帝臨爲置後。（漢書侯表。考異曰，此事見鄭氏漢書本紀註，通鑑取之，今從通鑑。）南陽張釋之以貲爲騎

郎。如淳曰：漢注，置五官萬郎，爲常侍郎。事帝十年不得調。調，徒釣反。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釋之兄，之遲，不遂，欲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孝景曰：謁者，秦官，掌賓客。孝之，荀氏曰：置於十年，是也。今從荀紀。釋之既朝，因前言便宜事。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久之，帝稱善。拜釋之爲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求逐反。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辯應亡窮者。帝曰：吏不當如此耶。尉亡賴，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措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傳之。帝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故秦博士，濟南伏生，漢書曰：伏生名勝。能治，欲召之。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召太常，使掌故潁川鼂錯，音厝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燕人韓嬰爲博士。韓嬰傳，嬰，漢興，諸學者多言詩，而魯高堂生最本禮，體國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頌。頌讀與容同，舊傳有二，即爲此頌，說盛德車有徐氏，徐有張氏，不知誰是，但能盤辭爲隨時，天下郡國有學，皆能得學之。帝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是後能言禮爲頌者，由徐氏焉。儒林傳。六國之君，故文侯最爲好古，至是得其樂人賓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藝文志。時賓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瞽。帝奇之，桓譚新論：帝廣游學之路，論語、爾雅、孟子，皆置博士。趙岐孟子序：後漢書論曰：文帝始置孟子，置博士，見趙岐孟子序。皆不得年月，今附於鼂錯受尚書之後。雅經博士，孝景時，徐生、董見儒林傳。賓公事，見藝文志。論語、爾雅、孟子，置博士，見趙岐孟子序。皆不得年月，今附於鼂錯受尚書之後。

西漢年紀卷八

文帝

十一年多十月，梁王勝、淮陽王武、代王參、來朝。史記：年表，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害循令，諸出入殿門，公車令張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考異曰：此事荀紀併敘於十年，按漢紀，車前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公車令張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考異曰：此事荀紀併敘於十年，按漢紀，諸侯王朝，多朝十月，蓋歲首也。釋之事文帝十年不調，是年入奏，蓋釋之方徙爲謁者，及言秦漢便宜，拜爲謁者僕射，從幸上林，止不拜嗇夫，方拜公車令，爲公車令，蓋，始勸矣。太子梁王，以事勢考之，非十年十月也。按史記表，梁王十一年，來入朝，傳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斬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鋸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帝稱辭，張釋之傳。夏六月，梁懷王勝薨，無子，國除。懷王，賈誼傳，荀氏漢紀。賈誼上疏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號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事，漢興事，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

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斂。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按賈誼本傳。此下尚有顧淮南地以益淮陽。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益梁。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有異心者不敢謀。以句凡百餘言。此皆不載。於文義不足。疑原本脫落。）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帝從之。（賈誼傳）

絳武侯周勃薨。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趣（讀曰促）爲我語。其椎少文如此。（勃傳）

太史公曰。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帝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

博士鼂錯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爲也。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錯傳）時周仁以醫見。爲太子舍人。而張歐（音驅）亦以治刑名。侍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歐、安丘侯說庶子也。（周仁張歐傳）

吳王濞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謂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臣瓚曰。吳王欲得民心。爲卒者顧其庸。隨時月與平賈也。）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讀曰容）共禁不與。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爲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之。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益橫。（胡孟反。吳王濞傳）初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齊鄒陽、吳嚴忌、淮陰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鄒陽傳）吳王之謀爲逆也。枚乘奏書諫曰。夫以一縷之繫。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深。雖至愚之人。猶知其絕矣。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終萬乘之權。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吳王不聽。（枚乘傳）

匈奴寇狄道。（本紀）上發兵以禦之。太子家令鼂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匈奴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輯與集同）士卒。底（與砥同）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

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子廉切）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屮（古草字）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弋戰反）相屬。（之欲切）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音桓）葦竹蕭。草木蒙蘢。（東反）支葉茂接。此矛鋋（上延反）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按錯本傳。此句之下。尚有士不選練。卒不服習。其下數百言。此皆不載。則上文所云合刃之急者三。已失其二。於文義未明。疑原本傳寫脫落。）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與裁同）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傳）

十二年冬十月。齊王則、趙王遂、河閒王辟彊、來朝。（漢史紀）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本紀）二月出惠帝後宮美人。令得嫁。（本紀）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賈誼傳。考異曰。通鑑繫於十一年。正以賈誼上疏。故併附於梁懷王揖薨後耳。按孝王武傳及史記年表。並云十二年徙梁。今從之。書於此。）民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考異曰。通鑑載於七年。非也。漢書淮南王傳。並云十二年。）上聞之。乃歎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耶。迺徙城陽王喜王淮南故地。而追諡淮南王爲厲王。置園如諸侯儀。（淮南王傳。考異曰。通鑑載於十年。非也。按史記漢諸侯表。同姓諸侯年表。並[illegible]以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又淮南王傳云。十二年民作歌云云。上聞之曰。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邪。迺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諡淮南王爲厲王。知此則城陽徙淮南在十二年無疑。今書於十二年。）三月。除關無用傳。（本紀）初賈誼嘗論。以爲建武關、函谷關、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天下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若秦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因行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而天下無以區區獨有關中者。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豈不曰。諸侯得衆則權益重。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爲之法。無資諸侯。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人騎二馬。不足以爲患。益以萬夫。不足以爲害。今不定大理。數起禁。不服人心。背衆從之義。不便。（賈誼新書）初梁王墜馬死。賈誼自傷爲傅無狀。至是亦死。年三十三矣。（賈誼傳。考異曰。呂氏大事記。誤於十三年。賈誼傳載梁王墜馬死。賈誼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歲餘亦死。梁王以十一年六月死。則誼死在十二年無疑矣。今移於十二年。）吳有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角長三寸半。左角長二寸半。圍皆二寸。（荀氏漢紀）

詔丞相曰。監御史不奉法。棄公就私。陵暴百姓。行權於下。治不平正。處官不良。細民不通。不率其職。俗不孝弟。不務於本。衣食無度。出入無時。衆強暴寡。盜賊滋彰。丞相以聞。於是遣丞相史九人。出刺諸州。幷督監御史。（漢通典）

十三年冬十月。楚王戊來朝。（漢史紀）帝躬修元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安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漢書。考異曰。官表繫於三年。呂氏解題。以爲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不應廷尉之拜在三年。按志謂之爲廷尉。於除肉刑之先。除肉刑直文帝之十三年也。荀氏漢紀。書釋之爲廷尉於十三年。）

（之矣。今從荀紀。）是歲，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體奚反）自傷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天子憐悲其意。五月，（兩字本紀並）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考異曰：孟康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注曰：以其淫亂人族，斬故不易也。由是閔者皆失於不考。紀謀文帝廟樂謂曰除宮刑過絕人之世也，蓋錯賢良對策亦有除去陰刑之語，是宮刑已除於文帝之時矣。諸文云今有肉刑三，則除宮刑當在除肉刑之先，非同時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媿。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刑法志）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張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迺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迺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矣。且罪等，然以順逆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與

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啓見釋之持議平，迺結為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張釋之傳。考異曰：荀紀繫於十三年，今從之。）先是，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它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為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曰：吾憐汝年少早寡也。孝婦曰：妾聞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夫為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為人子之禮，今又欲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無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終養其姑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守以聞。帝高其義，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復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列女傳。考異曰：孝婦事見列女傳，不得其時。終孝婦之夫以戍死，養姑廿八年，淮陽守以聞。淮陽王武，十二年徙梁，淮陽國為郡也。本今附孝婦事於淮陽王徙封之次，附成本今之附。）又除戍卒令。（史記大事記）

十四年冬十月，燕王嘉來朝。（史記年表）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孫卬。（考異曰：孫卬，功臣表。入據說趙曰功臣表：缾侯孫單，以父北地都尉卬死事侯，文帝十四年三月丁巳封，與此正合，然則卬死於是年也。缾侯者，因曰敬會宗，卬之元孫，繇所錄也。會宗漢書有傳，匈奴不云是卬後，何從而知之者乎？乃云）虜

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考異曰：呂氏、胡氏解曰奇兵，今從漢書。騎兵非也，步兵。史記作）候騎至雍、甘泉。（匈奴傳）上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漢書賈捐之傳）道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時隴西李廣以良家子從軍擊敵，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常騎侍。（師古曰：官為郎而常騎侍天子，故曰常騎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帝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廣傳）三月，詔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皮義反）具，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河、湫、漢水玉加各二，及諸祠皆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直戀反）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上黃。（郊祀志。按史記、漢紀此詔增雍時在十四年；月字，郊祀志亦有。年表繫此作三月，未知何據。）事下丞相張蒼。（蒼傳）蒼以為漢迺水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公孫臣言非是，罷之。（郊祀志）

十五年冬十月，燕王嘉、梁王武來朝。（史記）春，黃龍見於成紀。（本紀）其夏，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毋害於民，歲以有年。朕幾（服虔曰：冀）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朕勞。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四月，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尚赤。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郊祀志）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嘗祠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又本紀。按本紀此上有始建入新垣平，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九月舉賢良自文學之後，天子親策，不俟…。以禮致時，名山大川，修祀，今刪去。）九月，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

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頻寐反）善戮（力弋反）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子容反）政，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直龍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虖（讀曰嗚呼），戒之！大夫其帥志毋怠。謹錯對曰：平陽侯臣窋、汝陰侯臣竈、潁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下音耶）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與管同），而為伍伯（讀曰霸，下同）長。今陛下講於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板，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

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密等，迺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直略反）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皮義反）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妖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龜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勸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式豉反）及後世，此明於人事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屬之欲反）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己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諫（諫，羅曰）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辠大者罰重，辠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無邪僻之行，外無雞汚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讀曰舉）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與衆（與，衆，讀曰）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強，夫國富強，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蓄（讀曰蓄）欲亡極，民力罷（讀曰疲）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邛勇反）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千感反），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塞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亂之時，吏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逃亡，人有走心，陳勝先倡（讀曰唱）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弘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嬈（如繞反），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辠人亡帑（讀曰孥），非（讀曰誹）謗不治，鈇鑕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恤少孤，辠人有期，後宮出嫁，矜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爲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亦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愚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其疑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倚光譽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虞量，竊爲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對策百餘人，唯錯爲高第，繇是遷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錯傳）

十六年夏四月，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水，爇火舉而烟，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新垣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議巡狩封禪事。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祠以五牢（郊祀志）。齊文王既薨，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帝憐悼惠王適（讀曰嫡）嗣之絕，五月丙寅，乃分齊爲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爲王（高五王傳）。陽虛侯將閭爲齊王，安都侯志爲濟北王，武城侯賢爲菑川王，白石侯雄渠爲膠東王，平昌侯卬爲膠西王，扐（音勒）侯辟光爲濟南王，（通鑑）六王同日俱立。（高五王傳）袁盎諫以爲違古制，恐爲亂，不聽。（五行志）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爲王，皆復得厲王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陽周侯賜爲廬江王，東城侯良薨無後。（淮南王傳）初韓王信亡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頹當城生子，因名曰頹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是頹當及嬰率其衆降漢，六月丙子，（四字據表）封頹當爲弓高侯，嬰爲襄城侯。（韓王信傳，零奚曰：荀紀載是歲以淮陽守申屠嘉爲御史大夫，本傳百官表，考異曰：此據漢書本傳百官表，而荀紀作淮陽相，按文三王傳，淮陽王武以十二年徙王梁，是時淮陽已爲郡矣，既非王國，安得有相，當是荀紀誤，今從漢書。）東茅侯劉告，坐事國人過員免，侯。（侯，漢表）

後元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腰斬，平夷三族。（史記文帝紀，漢書五行志及郊祀志，考異曰：漢書本紀書平誅反，恐非事實，今從史記紀及郊祀志。）

二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本傳) 正月壬寅。天欃夕出西南。(天文志) 匈奴歲入邊。殺略人民甚衆。漢甚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是歲帝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列免反)惡民。貪降其趨。(故曰)(書)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悅。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蘗、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普何反)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墮(火規反)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人兗反)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匈奴傳) 八月戊辰。丞相張蒼免。(考異曰。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並作八月戊戌。荀氏漢紀作戊辰。按長曆。是年九月丙申朔。戊戌乃九月初三日也。八月無戊戌。又是月庚午申屠嘉相。代蒼去戊辰本二日耳。當是荀紀爲是)(令之蒼) 蒼任人爲中候。大爲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爲丞相十五歲而免。百餘歲乃卒。著書十八篇。言

陰陽律曆事。(本傳) 庚午。開封侯陶靑爲御史大夫。(靑事見百官表) 爰盎嘗與相告歸。道逢丞相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私。吾不受私語。盎卽起說曰。君爲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不如。盎曰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蹶音厥。如淳曰。材官能踏)(律有蹶張士) 遷爲隊帥。(所類反) 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以益聖。而君自閉箝(其炎反)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爲上客。(盎傳) 是歲地動。(史記大事記) 先是武侯子周勝之。尙公主。不相中。(竹仲反) 坐殺人。死。國絕。一年。至是帝擇勃子賢者。皆推河南守亞夫。乃封爲條侯。(周勃傳　功臣表)

三年冬十月。齊王將閭、濟北王志、濟南王辟光、梁王武、來朝。(史記年表) 武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武傳) 秋。大雨。晝夜不絕。四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五百餘家。(按本荀紀作一百餘家) 漢水出。壞民室八十餘家。所殺三百餘人。(有漢紀。考異曰。荀紀所載如此。漢書五行志。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田水出。流九百餘家。漢水出。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與荀紀不同。今從荀紀) 是歲。徙谷邑。(史記大事記) 侯魏指。出坐國界。祝阿侯高成。信武侯靳亭。坐事國人過律。(侯表。按過律下脫文。當有免字。漢書原本脫)

四月冬十月。濟北王志、燕王嘉、趙王遂、來朝。(史記年表) 是歲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

復與匈奴和親。(漢書匈奴傳。考異曰。通鑑據史記徐廣注云。後三年。按漢書匈奴傳云。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當是此年無疑。今從漢書)

五年冬十月。楚王戊、城陽王喜、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來朝。(史記年表) 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五行志)

六年冬十月。淮南王安、梁王武、長沙王吳著、來朝。(年表) 軍臣單于立。歲餘。復絕和親。(考異曰。史記作軍臣單于立四歲。復絕和親。漢書匈奴傳。故爲此歲餘。按軍臣單于以後四年立。至此謂之歲餘可也。今從漢書) 帝發車騎材官屯廣昌。春二月。復發材官屯隴西。(五行志) 匈奴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是漢使將軍張武屯北地。發軍戍邊。(此句見五行志。考異曰。此語見漢書五行志。十二年。曾除戍卒)(令不知復設之因。及考五行志。有此語。書是文帝紀。邊戍之後。匈奴至此大入。遂十一月。五行自十三年遂使六年首尾凡十年云。據史漢二紀。匈奴入上郡屯中。俱冬。漢書天文志作十一月。五行志書皆于春二月發材官屯隴西。之後發之後五行志。未知何據) 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敵。(匈奴傳) 夏四月乙巳。水、木、火三合於東井。(天文志) 秋。蝗。(五行志) 八月。天狗下梁壄。天狗狀如大流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望之。如火光炎炎沖天。其下圜如數頃田。(天文志。考異曰。漢書天文志載於後六年匈奴入上郡之後。荀紀書於二年井也。今從天文志) 是歲。誅反者周殷長安市。(天文志)

七年冬十月。長沙王吳著來朝。薨。無子。國除。(史記年表) 漢書至此異姓盡矣。(王表) 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荀氏漢紀) 夏六月。帝病且崩。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周勃傳) 又曰。衛綰長者。善遇之。綰代人。初以戲車爲郎。至是爲中郎將。(綰傳)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遊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律書)

班固贊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文帝。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西漢年紀卷九

孝景皇帝諱啓。孝文中子也。母竇皇后。孝文在代時。前皇后有三男。及竇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帝得立。考異曰。此史記本紀所載也。漢書作文帝太子。史記以爲中子。史記作三男。漢書外戚傳云竇姬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嫖。後[illegible]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漢立爲帝而正后卒。及代王爲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以漢書之參驗之史記所載。則史遷之用意深矣。今從史記。後七年六月乙巳。立太子妃薄氏爲皇后。外戚傳乙卯。恩澤侯表封皇太后弟竇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外戚傳。考異曰。皆紀載章武事於後七年文帝未崩之前。非也。竇太后欲侯王信。景帝曰。南皮章武先帝不侯。及臣卽位始侯之。是二國之封。非文帝時明矣。文帝以六月己亥崩。二國以六月乙卯封。時文帝崩已十六日矣。荀悅徒以漢表載文帝後七年封。皆附於文帝未崩之前。是至失於不孝耳。帝旣立。廷尉張釋之恐。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處士王生計。卒見謝。帝不過也。釋之傳九月。有星孛於西方。本紀其本直尾、箕。末指虛、危。長丈餘。及天漢。十六日不見。五行志

元年夏四月。初文帝遺詔。楚元王子生爵比皇子。帝卽位。以親封元王寵子四人。表以四月乙巳封禮爲平陸侯。富爲休侯。歲爲沈音沈猶侯。執古蓺字爲苑胸侯。楚元王傳至是以平陸侯禮爲宗正。百官表。杜氏通典曰。宗正。兩漢書以宗室爲之。不以他姓。至晉始兼以庶姓。匈奴入代。史記紀遣御史大夫靑至代下。與匈奴約和親。漢書紀。考異曰。按史記本紀云。匈奴入代。與約和親。漢書本紀止書遣御史大夫至代下與匈奴和親。而不書匈奴入代。使匈奴不入代。何書至單于庭約可也。何由此於代乎。今從史紀。又漢書本紀作御史大夫靑。書名者遂指爲莊靑翟。然不知靑翟乃武帝時人。未嘗及事景帝也。按百官表。是時陶靑爲御史大夫。翟字爲衍。當是流俗妄加。小顏之旣爲是。今從之。刪去翟字。五月。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食貨志。考異曰。食貨志以爲二年。今從史紀。

漢書本紀載於元年。廷尉張釋之。以前過出爲淮南相。本傳。考異曰。按釋之傳。事景帝。卽位爲淮南相。帝以去年六月卽位。至元年七月。纔之歲餘可也。本紀元年秋七月上書謂有廷尉信。名今蓋傳之之去於其前。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本紀又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刑法志。考異曰。刑法志以爲元年令。減於定減笞律之後。按原本無此段。所監臨飲食至更議著令一段。以考異觀之。當是脫誤。今補入。分置左右內史。百官表。考異曰。漢書百官表以爲二年。按錯傳爲左內史在元年。豈得二年方分置耶。今移於此。以中大夫鼂錯爲左內史。百官表以大中大夫周仁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故爲不潔淸。以是得幸。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帝再自幸其家。仁傳以太子太傅石奮爲九卿。帝以其追近憚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凡號奮爲萬石君。奮傳初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上嗽山角反吮自兗反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齰仕客反癰。太子齰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爲上齰之。太子慙。繇與由同是心恨通。及文帝崩。太子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顏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塞者以障塞爲名。徼者取徼遮之義。徼音工釣反。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通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鄧通傳

二年冬十月。楚王戊、趙王遂、梁王武來朝。史記年表春三月甲寅。立皇子德爲河間王。都樂城閼爲臨江王。都江陵餘爲淮陽王。都陳非爲汝南王。都平輿彭祖爲廣川王。都信都發爲長沙王。都臨湘。漢書本紀德、閼、栗姬子。餘、非、程姬子。

彭祖、賈夫人子。發、唐姬子也。唐姬故程姬侍者。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史記五宗世家以中郎將衛綰爲河間王太傅。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綰日以謹力。帝幸上林。詔綰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式豉反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常盛音成。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以爲廉。忠實。無它腸。乃拜綰爲河間王太傅。綰傳河間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加金帛以招之。繇與由同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河間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河間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河間王傳趙人貫公嘗從賈誼受所爲左氏傳訓。故以貫公爲博士。儒林傳河間王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游。河間王傳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薄氏崩。漢書紀天子朝臣。並居重服。通典葬南陵。用呂后不合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文帝。外戚傳六月。先是鄣侯蕭則有罪免。至是帝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爲天下也。今其嗣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則弟嘉爲列侯。漢書本紀。蕭何傳。功臣表。考異曰。漢書本紀作蕭係。而蕭何傳及功臣表皆

伸通當是紀聞今從傳奏八月丁巳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爲丞相荀紀考異曰百官表作丁未荀紀作丁巳按歷是年八月丙辰朔則丁巳乃八月初二日閏丁未先於丙辰九日則是八月無丁未明矣荀紀之書如此蓋是時本紀未聞蓋拜御史大夫亦以丁巳是與陶青之相蓋同一日也今從荀紀

太史公曰自申屠嘉死之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爲丞相及今上時謂武帝也時栢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強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爲丞相皆以列侯繼嗣提提七角反提提謹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以晁錯爲御史大夫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廟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遲禍大吳王濞傳因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議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蘇此與錯有隙傳蘇嬰竇太后從兄子也喜賓客岑文時嘗爲吳相傳時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賢得事有姦削其六縣吳王濞傳

三年冬十月楚王戊、趙王遂、吳王濞、膠東王雄渠、膠西王卬、濟北王志、菑川王賢、趙王彭祖來朝史記年表御史大夫袁盎錯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諸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吳王濞傳戊乃與吳通謀鄧陽奏書諫吳王吳王不納其言是時帝少弟梁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鄒陽傳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荀氏漢紀十一月白項烏與黑項鳥共鬬楚國苦縣白項烏不勝墮泗水中死者過半荀氏漢紀十二月吳城門自傾大船自覆荀氏漢紀鼂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譖譖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多怨公者何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錯傳考異曰錯傳謂後十餘日七國反按七國以正月反錯父之死當在晦今附於十二月末

春正月諸侯既新削憤怨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遂先起兵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荀氏漢紀考異曰史記吳王濞傳載吳王遂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按及云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起兵於廣陵所載不同如此按漢書載吳王遂反是歷是年正月癸未朔而丙午乃二十四日也此月無甲子當以丙午爲是今從之楚削書至王戊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尙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尙夷吾起兵會吳楚元王傳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趙亦皆反趙相建德內史王悍諫王遂不聽遂燒殺建德悍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和趙幽王傳齊王將閭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志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吳王濞傳吳使使至淮南淮南王安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劫之欲反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賜不應至衡山衡山王勃堅守無二心淮南王傳膠西王卬爲渠率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吳王濞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吳王西涉淮因併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敢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

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錯擅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侮辱之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誣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非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會稽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獨漢中告巴、蜀、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秦入蕭關走音奏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洗沐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爲此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侯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金爵他封賜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爵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上大赦天下吳王傳與鼂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而身居守不用乃拜條侯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考異曰漢大傳云吳楚反時以條侯爲太尉將軍擊之按漢書周亞夫傳云吳楚反時亞夫以中大夫爲太尉將軍擊吳楚所謂三十六將軍者蓋不可見者據如此餘皆無考道山周侯鄧寄擊趙將軍樂布擊齊曲城侯蟲達將兵救淮南王見淮南王傳拜資嬰爲大將軍屯滎陽監齊、趙兵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嬰字事可以讓邪乃賜金十斤竇嬰吳王濞傳時汝南王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帝賜非將軍印此事據江都王傳詔河間王太傅衛綰將河間兵擊吳楚衛綰傳鼂錯素與愛盎有郄錯以盎前爲吳相宜知王謀而蔽匿不言使至於是欲請治盎荀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考異曰吳王傳云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故吳相爲盎言是時嬰雖爲大將軍猶未行也盎入見曰吳楚相過書言賊臣鼂錯擅適謫曰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方今計獨有斬錯則兵可罷血刃而俱能於是上默然曰吾不愛一人謝天下錯殊不知壬子四字見百官表遣使中尉召錯紿載行下更反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傳

太史公曰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上曰今大國專治具敎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帝用其計而七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是後宦者發交安緣而已莫敢復議者

周亞夫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且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已孟事

見游俠傳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亞夫問故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古餉字道。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考異曰此出吳王濞傳而亞夫傳乃謂亞夫未發時自請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吳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即此鄧都尉之策也亞夫因鄧都尉之言而從其計豈得先爲上言之本傳之誤可見荀紀不載亞夫所請事得之矣今從之吳攻梁急，梁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走音奏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食道。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扞吳兵於東界。時丁寬亦爲梁將軍，號丁將軍。寬傳云寬從田何受易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亞夫吳王韓安國傳通鑑枚乘復說吳王曰：枚乘本仕吳去之梁今吳兵關梁敗以書諫也昔秦西距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才各反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併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滅六國，而并天下，是何也？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此其地與秦相什，而民相百，大王所明知也。今佞諛之臣，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刃始接，則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貴先帝之遺約，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矣。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廣東海之地，絕吳餉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今大王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休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吳王不聽。枚乘傳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蓋聞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子容反謀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邱壟，甚爲虐暴，而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吳王濞傳壬午晦，日有食之。五行志考異曰五行志作壬午漢書本紀作壬子按長曆壬子乃正月晦日弗二月也百官表鼂錯以正月壬子要斬而二月癸丑朔則壬午爲晦一。壬午今從五行志當是紀誤三月，吳王走保東越，東越殺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吳王傳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梁孝王傳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斂，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

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爰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爲吳邪？毋爲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夏六月，條侯周亞夫平吳、楚，歸，復置太尉官以處之。本傳己巳，封竇嬰爲魏其侯。考異曰史記表作乙巳漢書外戚表作己巳按長曆是年六月辛亥朔無乙巳有己巳乃六月十九日也當是史記表誤一字今從漢表外戚表川本漢書亦有作乙巳者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竇嬰傳騎郎將李廣以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李廣傳時潁陰侯灌何、灌夫傳弓高侯韓穨當、韓王信傳平陽侯曹奇、直不疑、程嘉、蘇息、公孫昆邪，功臣表皆從軍，唯弓高侯功冠諸將。韓王信傳以爰盎爲楚相，盎嘗上書不用，病免。盎傳

太史公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爲質，引義慷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張晏曰言效帝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鼂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亂古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耶。

四年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爲皇太子。漢書本紀使魏其侯竇嬰爲太子太傅。竇嬰傳時梁王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多大縣。梁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梁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考異曰漢書此段載於帝二年接梁王本傳云吳楚破明年漢立太子梁孝親有功云云立太子在四年此事在四年無疑今附於立太子之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擬於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莫不畢至。詭多奇邪計，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千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梁孝王傳六月乙亥，徙汝南王非爲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世家年表秋七月，臨江哀王閼薨，無後，國除。閼反侯嫌有名無實其始終不書有故則書是歲，南皮侯竇彭祖爲奉常。百官表

五年冬十月戊戌，日有食之。考異曰漢書本紀於四年之末又有十月戊戌日食蓋冬十月在歲終故呂氏大事記移於五年之首按是歲十月癸酉朔而戊戌乃二十六日晦字亦非今刪去之周人以商賈爲資，劇孟以俠顯。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瞯氏、陳周庸亦以豪聞。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毋辟、陽翟薛況、陝寒孺，紛紛復出焉。游俠傳考異曰此事見游俠傳不知其時以濟南瞯氏事觀之乃在郅都爲濟南守之前帝聞瞯氏豪猾以郅都爲濟南守則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至七年則都已自濟南守爲中尉以此推之當是五年今附於年末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本紀先是，欒布、衛綰、程嘉、公孫昆邪、蘇息皆以擊吳、楚有功，夏四月丁卯，封布爲俞侯，綰建陵侯，嘉建平侯。己巳，封昆邪平曲侯。壬申，封息江陽侯。侯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初，帝爲太子時，薄太后娶以爲妃，及立爲皇后，毋寵，毋子。太后崩，故廢。史記外戚世家

七年冬十月，梁王武入朝，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竹略反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梁王傳十一月乙丑，廢

太子榮爲臨江王。史記大事記。孝異曰、漢紀作正月。史記紀作冬。據史記年表作十一月乙丑太子廢。又按孝梁王傳云、十一月上廢立太子。按諸紀皆當是漢書本紀誤。又通鑑作十一月己酉。按長歷十一月辛酉朔、無己酉、而乙丑乃十一月初五日。當是通鑑誤、今從史記年表。榮母栗姬、齊人也。初、燕王臧荼有孫女曰臧兒、嫁槐里王仲、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文帝時、臧兒長女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臧氏乃奪金氏婦、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方在身時、夢日入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帝即位。王夫人生男徹。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況羽反。兒姁生四男。栗姬男最長、立爲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爲妃。栗姬妒、而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過栗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男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帝以故望之。帝常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爲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帝恚、心嗛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爲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外戚世家、通鑑。太尉條侯周亞夫、太子太傅魏其侯竇嬰、固爭不得。周亞夫傳、竇嬰傳。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外戚世家。竇嬰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諸竇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祇音支。加懟。直類反。自明揚主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無類矣。嬰然之、乃起朝請如故。竇嬰傳。栗太子既廢、太后必欲以梁王爲嗣。梁王與帝俱侍坐於太后前、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

車大駕、用梁王爲寄。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爰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爰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爰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爰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史記褚先生補。中尉衛綰賜告歸。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帝拜郅都濟南守。至則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至是帝既廢栗太子、誅栗卿之屬、以衛綰爲長者不忍、乃賜告綰、而以郅都爲中尉、捕治栗氏。酷吏傳、衛綰傳。

太史公曰、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

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樸、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丁巳、立膠東王徹爲皇太子。召故中尉衛綰爲太子太傅。衛綰爲太子太傅。以史考之、綰之爲太傅、並無月日。當是脫落、今從本紀補入立皇后以下十六字。蘭陵王臧爲少傅。申公傳。陳人鄭當時、北地公孫賀爲舍人。鄭當時傳。濮陽汲黯、司馬安爲洗馬。黯以嚴見憚。汲黯傳。賀、昆邪孫也。賀傳。六月乙巳、丞相青免。以太尉周亞夫爲丞相。時斄音台。人趙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百官表、趙禹傳。按原本無六月乙巳亞夫爲丞相事、趙禹爲史、旬並無繇起、又誤以夏四月之前、今爲補入、並移於此。

中元年。夏四月乙巳、赦天下、賜民爵一級、除禁錮。史記本紀。

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典客奏諡誄策。孝異曰、漢書本紀作大鴻臚。按百官表、景帝中六年、更典客爲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令爲大鴻臚。此在景帝中二年、未得以大鴻臚爲稱也。當是武帝世館事者之辭、孟堅失於更革耳。今改作典客。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諡誄策。王薨、遣中大夫弔襚、祠賵、視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孝異曰、漢書本紀作光祿大夫。按百官表、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則景帝世未有所謂光祿大夫、此亦追敘者之辭、今改作中大夫。因立嗣。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漢書本紀。臨江王榮坐侵廟壖地爲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三年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戶反。責訊王、王恐、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閒予臨江王。臨江王既得、爲書謝上、因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亡子、國除。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帝乃使使即拜都爲鴈門太守、便道之官、師古曰、不令至闕辭也。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爲引兵去、竟都死不敢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

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竹仲反。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孝異曰、漢書酷吏傳無竇太后三字、以爲匈奴中都以漢法、以上下文略考之、中都者必出于竇太后。蓋是時帝方尊奉太后、故必自之。太后權太后中都以漢法、故帝不能救耳。史記存此三字爲是、今從史記之何。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酷吏傳、臨江王傳。

夏四月乙巳、漢書紀。封楚、趙傅相死事者四人子爲列侯。建德子橫、遽侯。王悍子棄之、新市侯。趙夷吾子周、商陵侯。張尚子當居、山陽侯。孝異曰、漢書本紀書於九月。按漢書功臣表、建德子橫遽侯、王悍子棄之爲新市侯、趙夷吾子周爲商陵侯、張尚子當居爲山陽侯、以四月乙巳封、而史記侯者亦同。當是漢書本紀誤、今從漢表。

九月、始梁王與勝、詭有謀、鄒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讒。枚先生、枚乘。嚴夫子、嚴忌。皆不敢諫。及事敗、勝、詭死、梁王恐誅、乃思鄒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

皇有伏怨於太后，群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爲廓大義，始皇非能說其言也，乃自強從之耳。茅焦亦廑脫死如毛氂耳，故事所以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爲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爲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爲衆不可，蓋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臣非爲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愚戇竊不自料，願有謁也。長君跪曰，幸甚。陽曰，今愛幸梁事，即窮竟，梁王恐誅。長君誠能精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illegible]）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春秋以爲親親之道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以爲過也。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帝怒稍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至霸昌廄，田叔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帝。帝曰，梁有之乎。田叔對曰，死罪，有之。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誅，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與帝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於是上賢田叔，以爲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王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王常暴坐苑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以官卒。（梁孝世家，鄒陽傳，田叔傳。）

三年，匈奴王七人來降，（考異曰，因亞夫傳作五人，功臣表作七人，今從表。）上欲侯之以勸後。丞相周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之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亞夫傳。）十一月庚子，先封于軍爲安陵侯，十二月丁丑，悉封徐盧等六人。（侯表。）

班固曰，昔書稱蠻夷帥服，詩云徐方既徠，春秋列潞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漢興至於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封，雖自外徠，本功臣後。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周亞夫守約而爭。帝黜其議，初開封賞之科。（侯表序。）

春三月丁巳，立子乘爲清河王。乘，王夫人子。（史記年表、本紀、外戚世家。）以轅固爲清河王太傅。初，固以治詩爲博士，竇太后召固問老子書。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乃假固利兵。下圈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辜。後上以固廉直，拜爲王傅。諸齊以詩顯，皆固之弟子也。（本傳。）齊人胡毋生，以治春秋爲博士，與廣川董仲舒同業。（考異曰，胡毋生在帝時爲博士，不得其詳，今載於清河王傅之後。）仲舒亦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胡毋生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胡毋生，菑川人公孫

宏，亦頗受焉。（儒林傳、仲舒傳並。）夏四月，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平準書。考異曰，此事見史記平準書，不知其年。按中三年書旱，後二年書大旱，然中六年匈奴已入上郡取苑馬，則知非後二年明矣，今附於中三年夏旱之後。）太子太傅衛綰爲御史大夫。（荀紀、百官表。）是歲，廷尉上因防年繼母殺父，防年因殺繼母，依律殺母大逆論。帝疑之，詔問太子。太子對曰，夫繼母，明其不及母也。緣父之愛，故比之母耳。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以大逆論。帝從之，年棄市。太子年十歲，上益奇之。（漢武故事。）太子長而好書學，善史隸。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王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太子獨能解其意，每在太后前議論，太后大悅，每數服以爲勝帝，而太子心非好也，每還太子宮，常取儒書讀之，又好名法之術，畏太后不敢也。（漢武故事。）

四年秋，赦天下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刑者，許之。（漢書紀，其當棄市。考異曰，[illegible]……不藏令當附見於死罪欲腐刑者許之之下。）是歲，壯武侯宋昌有罪，奪爵一級，爲關內侯。（侯表。）

五年冬十月戊午，日有食之。（考異曰，漢書本紀書於中四年之末，荀紀亦終於十月。呂氏大事記移於五年之初。按是年十月癸巳朔，而戊午乃二十六日也，今從之。）春三月，立子舜爲常山王。舜，王夫人子。（漢書本紀、史記年表。）帝子凡十三人爲王。（五宗世家。）博士韓嬰爲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嬰傳。）匈奴東胡王盧它之降，夏四月丁巳，封爲亞谷侯。它之，故燕王綰子也。（侯表。）五月甲戌，封皇后兄王信爲蓋侯。（侯表。）秋八月，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改丞相曰相，銀印，省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百官表。）

六年三月，雨雪。（漢書本紀亦作雨。考異曰，漢書作雨雪，史記作雨雹。五行志及荀紀皆云是，史記誤一字，今從漢書紀志及荀紀。）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考異曰，漢書作六月，史記作八月，當是史誤一字，今從漢書荀紀。）取苑馬。（漢書本紀。漢大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時李廣爲上郡太守，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廣傳。）秋七月辛亥，日有蝕之。（本紀。）是歲，以濟南都尉甯成爲中尉。是時周陽由亦爲郡守，甯成、周陽由皆以嚴酷爲治。（按荀氏漢紀原本不書。甯成爲中尉事，上下文不相屬，今從百官表補入。）

後元年，秋七月乙巳，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史記、荀紀。考異曰，漢書本紀作乙巳晦，史記無晦字。按曆，乙巳，七月二十九日也，以丙午爲八月晦，則漢書五行志及荀紀云七月乙巳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又考百官表載七月丙午丞相舍免，是月既有丙午，不應以乙巳爲晦，則丙午爲晦日明矣。今從荀紀及史記。）丙午晦，丞相桃侯劉舍免。（百官表。）竇太后數言魏其侯竇嬰，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竇嬰傳。）八月，以御史大夫建陵侯衛綰爲丞相。（百官表。考異曰，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荀氏漢紀並作八月壬辰。按是月無壬辰，有戊辰，不敢遽改，今除去之。）綰爲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相，終無可言。上以爲敦厚，可相

少主。尊祖之賞賜甚多。衛綰傳。以衛尉直不疑爲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封不疑爲塞侯。不疑傳。二年。武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制免。年表。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考異曰。傳以爲孝景時。今載於後二年。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奮。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譴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古欣字。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傳。田蚡益貴幸。爲中大夫。考異曰。傳云。孝景時。蚡益貴幸。爲中大夫。蚡傳。夫。今附於後二年。田蚡貪。巧於文辭。辯有口。學盤盂諸書。王后賢之。田蚡傳。及求天下禮書。考異曰。家語序。以爲武帝末年。今附於後二年。京師士夫皆送官。得呂氏所傳家語。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子辭。廬江舒人文翁。爲蜀郡太守。考異曰。循吏傳云。景帝末年。爲蜀郡太守。今附於後二年。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與。敕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顏曰。少府卿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口。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顏曰。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僑子。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得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音由。曰。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循吏傳。三年春正月。詔曰。高年長老。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之欲反。疏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顏曰。繫。音奢。繫之。刑法志。甲子。帝崩於未央宮。二月癸酉。葬陽陵。上謚曰孝景皇帝。本紀。

班固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網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西漢年紀卷十

武帝

孝武皇帝諱徹。景帝中子也。立爲皇太子後。三年正月甲子。景帝崩。卽日。四字據史記田蚡傳。太子卽皇帝位。本紀。考異曰。史記大事記。書正月甲子。孝景崩。二月丙子。太子立。漢書景紀。書甲子。帝崩於武紀。又書甲子。太子卽皇帝位。史記漢書所載同。吳如此。按史記田蚡傳云。孝景崩。卽日太子立。是景帝之崩。武帝之立。並同日也。當是史記大事記誤。今從漢書本紀。立太子妃陳氏爲皇后。外戚傳。尊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追尊王仲爲共侯。謂曰。槐里起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外戚傳。帝初稱制。所鎮撫多蚡賓客計策。蚡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史記蚡傳。

建元元年冬十月。前清河太傅轅固、楚相瓫唐、故城陽中尉鄧先、公孫宏、吳人嚴助、嚴忌皆以賢良徵。宏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時年六十。以賢良徵。仄目事轅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考異曰。此公孫宏初應賢良事也。通鑑載於宏再應賢良時。誤矣。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對策者百餘人。帝擢嚴助爲中大夫。公孫宏爲博士。鄧先起家至九卿。瓫唐亦年九十餘。不能爲官。迺以子遂爲郎。見轅固、瓫唐、鄧先、公孫宏、嚴助傳。六月。丞相衛綰、御史大夫直不疑。不疑、綰、疑傳增入。以景帝病時。諸官因多坐不事者。而不任職。免之。綰傳。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田蚡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

興宋如。即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有讓賢名。蚡迺微言太后風上。於是迺以魏其侯竇嬰爲丞相。復置太尉官。（五字據史記大事記）以武安侯田蚡爲太尉。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聽。（嬰蚡傳）秋七月。故太子少傅王臧。上嘗得宿衛。（申公傳）丞相嬰、太尉蚡、俱好儒術。推轂臧爲郎中令。代人趙綰。爲御史大夫。（嬰蚡傳）綰亦嘗受詩申公。綰、臧、請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申公傳按綰申公本傳稱武帝初王臧）（上於宿衛累遷一歲郎中令無上書及遷除月日惟本紀有秋七月做皆申公之文出本書王臧事皆是因申公事附見然免冠秋七月於王臧上書之上疏說之）嬰、蚡、又欲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太皇竇太后。太后好黃老言。而嬰、蚡、綰、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太皇竇太后。滋不說。（嬰蚡傳）枚乘善辭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乃得其孽子皋。（枚乘傳）是歲。徙中尉甯成爲內史。（百官表）時茂陵張湯給事內史。爲掾。成以湯爲無害。言大府。調爲茂陵尉。（張湯傳）外戚多毀成之短。下獄。（兩字編表增入）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迺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酷吏傳考異曰賈誼傳云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以史考之正是不然景帝時鼂錯以御史大夫要斬東市大臣受刑蓋自錯始周亞夫以列侯下廷尉大臣入獄蓋自亞夫始孟堅謂始於甯成其誤甚矣今刪去不取）時吏治尚循謹。然周

陽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酷吏傳）初帝以爲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徙代相灌夫。爲淮陽太守。是歲入爲太僕。（本傳百官表）先是梁內史韓安國坐法失官家居。至是太尉田蚡。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爲北地都尉。（韓安國傳）

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獻所作內書二十一篇。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莫然後罷。時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漢書本傳）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安素善田蚡。至是入朝。蚡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尚誰立者。（考異曰史記淮南傳載於建元二年漢書五行志云建元六年六月有星孛於北方劉向謂明年淮南王安入朝與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邪謀如向所云則是元光元年事也按史記曰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爲太尉而五行志亦曰太尉武安侯田蚡按百官表蚡以建元元年爲太尉二年免至建元六年則蚡爲丞相矣不應尙稱太尉當是五行志誤今從史記）淮南王大喜。厚遺田蚡金錢財物。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爲畔逆事。（史記淮南王安傳）石慶嘗爲太僕。御出。（考異曰司馬公以爲百官表不載慶爲太僕爲是僞號按百官表當時除拜罷免不書者極多不獨慶也）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對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萬石公傳）三月乙未。以太常栢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百官表考異曰百官表許昌書於二年

莊青翟於四年而御史大夫虛位二歲及攷田蚡傳云二年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栢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以此觀之趙綰之逐青翟之拜間在二年今從列傳據紀傳丞相竇嬰御史大夫趙綰皆以忤太皇太后下獄免以許昌莊青翟代之此本書昌青翟之拜而此上不書嬰綰之罷疑有脫文）夏四月。初置茂陵邑。徙郡國豪傑於茂陵。（本紀）

三年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時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冤鼂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泰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冤。及朝。天子置酒。中山王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絫欷。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爲之低回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音烏）邑。（一合反）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喣（況句反又許于反）漂（匹遙反）山。聚蟁（古蚊字）成靁。（古雷字）朋黨執虎。十夫橈（女教反）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潸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山殺反又所支反）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蟁蝱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抪（音鋪）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說曰壅）閼（烏曷反）不得聞。讒言之徒蠭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音奚）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

擯卻。（邱略反）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加親親之恩焉。（中山王傳）三月。有星孛于注張。歷太微。干紫宮。至于天漢。夏四月。有星孛于天紀。至織女。（天文志）上徵天下文學才智之士。嚴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主父偃、嚴安、徐樂、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葱奇等。（考異曰通鑑載於嚴助救東甌之後今從助傳序於其前）竝在左右。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東方朔嚴助傳）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時天子年未二十。以問田蚡。（考異曰史記東越傳漢書嚴助傳皆云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天子問太尉田蚡按是時蚡不爲太尉云太尉誤也下云太尉不足與計蓋追呼其官耳）蚡對曰。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嚴助曰。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尙安所愬。上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東甌王望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處廬江郡。封爲廣武侯。（嚴助閩越傳史記大事記）是歲。以北地都尉韓安國爲大農令。（百官表）太僕灌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爲燕相。（夫傳）北平侯張類坐臨諸侯喪後。至國除。（侯表）上始爲微行。（考異曰東方朔傳以爲建元三年今附年末）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馳騖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糧。會朝長信宮。（顏曰）

五日一朝長信宮，故書五日朝長信，太后宮也。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尙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徼（工釣反）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讀曰供）待會所。時常侍郎東方朔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口角反），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尙以爲大也。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乃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東方朔傳）

四年冬十月，地動。（天文志）江都王非來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先使韓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騶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入宿衞，比韓嫣。太后繇此銜嫣。始帝爲膠東王，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爲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聰慧。上卽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儗鄧通。與上共臥起。後嫣侍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爲謝，終不得，嫣遂死。（佞幸傳）是歲，南粵王趙佗死。（南粵傳。佗以建元四年卒，[illegible]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以江都相鄭當時爲右內史。（百官表）

五年春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本紀）罷傳記博士。（趙岐孟子序）夏四月，平原君薨。（本紀）從田氏葬長林，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外戚傳）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閒，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閒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幷。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平準書、食貨志。[illegible]）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本紀。[illegible]）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本紀。[illegible]）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外戚傳）

六月癸巳，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上以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百官表、田蚡傳）蚡旣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儒林傳）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附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

蚡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田蚡傳）蚡徵茂陵尉張湯爲丞相史，薦補侍御史。（張湯傳）有星孛于北方。（五行志）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本紀）三十日去。（五行志）是時蚩尤旗類見，而後曲象旗。（天文志）淮南王安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尙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王愛陵，多予金錢，爲中詗（丑政反）長安，約結上左右。（淮南王傳）閩粵王郢興兵擊南粵邊邑。（本紀、南粵傳。考異曰：史記大事記載於秋八月。閩越反於正月，今按漢書本紀，從本紀。）南粵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嚴助傳）曰：兩粵俱爲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守職約。（南粵傳）遣大行王恢、大司農韓安國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按原本脫今聞有司以下至此文，今據本傳節增入。）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衞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按原本脫越人名爲藩臣以下至此文，文勢不足，今節本傳增入。）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今以兵入其地，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人禁反），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式亮反），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人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內外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民不聊生，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讀曰供），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讀曰扆），馮（讀曰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讀曰響）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要荒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未踰領，閩粵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殺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粵王。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乃令嚴助諭意風（讀曰諷）指於南越。（嚴助傳）南粵王胡遣太子嬰齊入宿衞。（南粵傳）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

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重(直用反)以不德。是以比年凶菑(古災字)害衆。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饑寒之民。南夷相攘(人羊反)。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憫焉。今王深惟重慮。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武卓反)然甚慚。嘉王之意。靡有所終。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朝有闕政。遺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爲天下宗。操殺生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卬(御說曰)治。今閩越王狠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爲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幷兼鄰國。以爲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勾(功侯反)踐之迹。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爲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無敢相幷。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讀曰嚮)。屯曾未會。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故遣太子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士卒罷(讀曰疲)倦。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誅。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

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誠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嚴助傳)是歲大農令韓安國爲御史大夫。(百官表。考異曰。田蚡傳云。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免。上以田蚡爲丞相。韓安國爲御史大夫。觀此則安國之拜。蓋與田蚡同時也。及考漢書本紀。閩越之反。安國以大農令將兵往擊。不應已拜御史大夫。尚以大農稱也。荀紀、通鑑皆載於擊閩越事後。今從之。)安國爲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耆(讀曰嗜)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韓安國傳)東海太守汲黯爲主爵都尉。引大體。不拘文法。爲人性倨(居慮反)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游俠。任氣節。行修潔。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袁盎之爲人。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亦數以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爲禮。黯見蚡未嘗拜。揖之。(汲黯傳)太史令司馬談。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誖。乃論六家之要指。(考異曰。此事不接司馬遷傳。談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談之仕始於建元。而終於元封。此論必作於建元。是時竇太后已崩。武帝乃相田蚡。隆儒術。而黜道家。故其言如此。今附於建元六年竇太后已崩之後。)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

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illegible]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飯土簋。歠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剸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

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迺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談嘗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司馬遷傳)初王恢擊東粵。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讀曰諷)曉南粵。南粵食(讀曰飤)蒙蜀枸(音矩)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江廣數里。出番(普安反)禺(音隅)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牁。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厚賜諭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迺聽蒙約。還報。迺以爲犍爲郡。(地理志。犍爲郡。武帝建元六年開。西南夷傳。)

西漢年紀卷十一

武帝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屯雲中，長樂衛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雁門。孝奚曰：漢書本紀作中尉。程不識，按百官表，張敞自建元元年爲中尉，凡九年，至元光四年，始遷御史大夫，中間安得有不識爲中尉，當是紀誤。老李廣傳，程不識爲長樂衛尉，非中尉也。又灌夫傳云，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亦可見也。今傳，二六月罷。本紀，先是廣爲隴西太守，左右言其名將也，由是入爲未央衛尉，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敵，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莫府省所領反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少戶反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敵卒讙譁曰：犯之無以禁，而其士卒亦佚與逸同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敵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爲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不識。不識孝景時以敢直諫爲太中大夫，李廣傳五月，舉賢良文學，上親策之，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厥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故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嗣之，當萬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

夷，至庠禁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醇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返，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獨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宜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及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萬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收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皆之不泄，與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焉，有所隱，朕將親覽焉。董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蓋欲扶持而全安之，非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適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于和，而本于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簫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按伸舒本傳，此下尚有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一段，凡百餘字，此本刪去，文義未足。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亦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城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

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論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法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按仲舒本傳。此下有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一段。凡二百餘字。此本刪去。文義未足。）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至周之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樂損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顯爲自恣苛酷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也。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迺復冊之曰。（案原本作冊。當作仲舒。依本傳作冊之曰。而刪去並仲舒三字。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元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殿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滿路。怨望耗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蓋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溷殽。未得其眞。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侍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開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釋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遜遜予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

舜。舜知不可辭。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百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聞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元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發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按仲舒本傳。此下有今陛下并有天下一段。凡百餘字。此本刪去。文義未足。）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念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勵也。夫素不發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按仲舒本傳。此下有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一段。凡四百餘字。此本刪去。文義未足。）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序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寖滅、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焉當世之務哉。怪異譴戒。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覽。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德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

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民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智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

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舉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按原本無先王之道以下蓋此皆是脫落今補入．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

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委積．務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按原本無安所繆盭以下蓋此皆是脫落今補入．富者驕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考異曰仲舒對策傳不著年惟本紀載於元光元年下又云公孫宏出焉據宏傳武帝初即位招賢 [illegible]

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以仲舒爲江都相．仲舒相易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虖．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讀曰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仲舒

傳、居舍著災異之記、先是遼東高廟災、高園便殿火、仲舒推說其意、以爲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親親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忽而誅之、如吾燔高廟迺可、親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忽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皋在外者天災外、皋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上召視諸生、示其書有譏刺、漢書五行志、儒林傳、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惑、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傳、仲舒六月、客星見于房、天文志、秋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蝕之、荀紀、是歲天星盡搖、上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荀紀、漢書天文志、

二年冬十月、上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號其親、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祭顯、上厚禮、置祠之內中、即其言不見其人云、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皋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封禪書、郊祀志、

春、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擊、必破之道也、上問公卿曰、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韓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饑、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後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鬱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爲效、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扶目反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棧音棧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蠻夷不與、讀曰預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鷙居力反之兵也、至如飛必遙反風、去如收電、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讀與穆同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讀曰闢、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爲塞、讀曰塞、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燧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讀曰支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殿、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之食、兵法曰、道弋孝反人獲也、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枹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之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韓安國傳、考異曰孟元年、蓋始言之、三年、蓋乃決也、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本紀、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直用反陰使聶壹爲間、關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爲賈馬邑城、以誘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於是單于深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得尉史、知漢謀、去、漢兵追至塞、虜徒各反弗及、王恢等皆能兵、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韓安國傳、匈奴傳、

太史公曰、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瓯、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略薉州、三字本傳、薉安傳、當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罷、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抚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財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平準書、

上嘗詔至郎署、一老郎顯眉皓髮、衣服不整、上問曰、公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江都人也、以文帝時爲郎、上曰、何其不遇也、駟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也、上感其言、將擢用之、韓安國諫曰、無才能者、託於不遇、陛下如擢用之、臣恐名實亂也、上弗聽、乃用爲會稽都尉、武帝故事、老異曰、此事見武帝故事、不知其時、原書於馬邑事後、今刪是歲之末、

三年、祁侯繒它、坐大射擅能去、免、功臣表、按祁侯繒它免、史記漢書功臣表、皆作二年、此作三年、未知何據、

西漢年紀卷十二

武帝

元光四年冬十二月丁亥，地動。史記大事記：大誨論殺魏其侯竇嬰於渭城。考異曰：史記大事記載灌夫、魏其市於元光五年十月，漢書灌夫傳亦載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非也。按傳既云灌夫殺竇嬰，重者賠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漢書本紀、百官表、史記大事記皆載蚡死於元光四年五月乙卯，不聽灌夫、竇嬰之死，反在蚡後，明傳誤矣。今從紀表。初，嬰已爲大將軍，方盛，田蚡爲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及蚡爲丞相，嬰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教，諸公稍自引而怠慢，唯灌夫獨否。傳始吳、楚反時，夫父張孟戰死，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被甲持戟，馳入吳軍，至戲下，所殺傷數十人，以此名聞天下。夫爲人剛直使酒，諸執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好文學，喜許史反，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潁川。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夫家居，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竇嬰失教，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輩之者，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過丞相蚡，蚡從千容反，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具，將軍旦日早臨。蚡許

諾。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夜洒掃，又帷張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曰：夫以服請不宜，酒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臥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迺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之欲反，蚡，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嬰乃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藉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埶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迺謾，讀與慢同，又莫連反，好謝蚡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皆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後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按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蚡娶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嗤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迺效女曹兒呫昌涉反，嗫人涉反，耳語，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宜腦，何知程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嬰去戲古摩字，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令騎留夫，夫不得出，籍福起爲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勑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愧爲竇，使賓客請，莫能解，蚡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爲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迕音忤，寧可救耶？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迺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嬰之東朝，甚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迺丞相以他事誣繫之，蚡甚毀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嬰度徒各反，無可奈何，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卬讀曰仰，視天，俛畫地，辟譬讲反，視吾計反，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轅音袁，轅邱擊反，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不靡反，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丞相，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能起入上食，太后亦已使人伺司，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且帝寧能

爲石人耶。此特帝在。卽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爲首鼠兩端。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許吏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媿。杜門齰(仕客反)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步戶反)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讎。劾繫都司空。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書奏。按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嬰家。嬰家丞封。乃劾嬰矯先帝詔書。罪當棄市。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迺聞。有劾。卽陽病痱。(音肥)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迺有飛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灌夫傳)鄭當時貶秩爲詹事。(當時傳)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史記傳贊)

春。丞相武安侯田蚡病。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謼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

之。三月乙卯。蚡竟死。(本紀蚡傳)韓安國行丞相事。引墮車蹇。上欲用安國爲丞相。使使視。蹇甚。五月乙巳。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安國傳。百官表。案漢本紀止載蚡死及張歐爲御史大夫。而不載薛澤之相。安國之免。當是脫落。今補入。)秋九月。以中尉張歐爲御史大夫。(百官表)歐爲吏。未嘗言按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而封之。其愛人如此。(張歐傳)是歲。翁侯邯鄲。坐行不請長信免。(侯表)

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來朝。(史記年表)德有雅材。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對三雍宮。文約指明。帝色然難之。謂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則縱酒聽樂。(漢名臣奏所載杜業奏)春正月薨。(本紀。考異曰。帝語班史不載。而見名臣奏。蓋河間王栗姬子。太子榮同母弟也。榮廢而武帝立。固已不能無疑于栗氏子矣。況益賢明如此。□國以我。凡此帝之所以尤不能無忌也。故知其遂歸而縱曾未三月而繼之以死。著等蘊也。當時之事。孰不知。幸其軼見于他說。故後世得而其情焉。以是推之。史所諱。因以湮沒不傳者。亦何可勝數。豈獨此哉。)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宜謚曰獻。王子不害嗣。(河間王傳)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弋二反)河間王所獻雅樂。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樂。(禮樂志)夏。發巴蜀卒千人。治西南夷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西南夷傳)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司馬相如責唐蒙等。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

喁喁(魚容反)然皆鄉(讀曰嚮)風慕義。欲爲臣妾。道路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以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之欲反)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埜(古野字)屮(古草字)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所具反)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相如傳)秋七月。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外戚世家)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大逆無道。梟首於市。乙巳。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罷退居長門宮。(本紀、傳)竇太主數讓帝姊平陽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豈何不自

喜而倍本乎。平陽主曰。用無子故廢耳。(外戚世家)張湯治皇后獄。深竟黨與。上以爲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中大夫趙禹定諸律令。(湯、禹傳)湯作越宮律二十七篇。禹作朝律六篇。(晉刑法志)時帝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用法益刻。蓋自此始。(刑法、酷吏傳)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于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駮。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讀爲附)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寃傷之。(刑法志)是歲。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本紀)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宏。宏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初宏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爲不能。宏乃移病免歸。)不願更選。國人固推宏。宏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扶元反)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屮(古草字)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許穢反)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之欲反)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於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宏對曰。法不遠義。則

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邱舉反）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頻寐反）則應。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竝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讀曰悅）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扶問反），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宏愚戇，不足以奉大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宏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宏對爲第一，召見，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宏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所志。書奏，天子以册書荅曰：問宏

稱周公之治，宏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宏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于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音巡）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朞年而變，臣宏尚竊遲之。上異其言。宏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考異曰：漢書本紀以爲元光元年宏對策，宏傳以爲元光五年，又云一歲中至左內史，百官表宏爲左內史在元光五年。荀紀亦敍對策于此年，武民明當世之務，下舊洪西荀籍紀亦云宏于元光五年爲國人所推，上爲賢良，徵此，則宏之再舉在元光五年明矣。本紀據食之賢於八月之後，若此詔在八月，則宏不應于今年已爲左內史矣。此詔在今年，不知何月，故班氏繫于年末耳。今從通鑑，遂是歲兩字。）宏爲人談笑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宏傳）[illegible]鄭當時爲大農令。（百官表）當時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穀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常引以爲賢于己。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然當時在朝，常趨和（胡臥反）承意，不敢甚斥臧否。（鄭當時傳）下邽翟公爲廷尉，（異載于此年）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見，胡甸反。當時傳）以故御史大夫韓安國爲中尉。（百官表）

六年。春，大農鄭當時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

渠起長安，竝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漑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漑田矣。（河渠書）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衞靑出上谷，公孫賀出雲中，公孫敖出代，李廣出鴈門，軍萬騎。靑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唯靑賜爵關內侯。（考異曰：漢書本紀載於春，匈奴傳以爲秋。今從本紀。）秋，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以衞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備胡。（本紀、安國傳、匈奴傳。考異曰：漢書本紀載于秋，其傳以爲冬，今從本紀。按韓安國傳及百官表，安國以元光五年爲中尉，此本於五年書安國爲中尉，此處誤書衞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此，上不書衞尉事，有脫文。）是歲，南夷始置郵亭。（史記。大事記）先是司馬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藉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徐廣以爲元光六年）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絶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尙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

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決江疏河，灑（所宜反）沈澹（徒濫反）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胼（步千反）胝（竹尸反）無胈（步葛反），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身稱浹乎來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初角反），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谹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絶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纍號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則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音忽）爽闇昧得燿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

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于憂勤。而終于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帝。下登三王。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歎稱曰。允哉漢德。光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徹罔罷徙。遷延而辭退。（相如傳。）堂邑侯陳午薨。竇太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董偃年十三。隨其母賣珠於侯家。主見其姣（音效。好。）因留第中。出則執轡。入則侍內。使散財交士。令府中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金。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其後主稱病瘳。請上臨之。欲因是以見董偃。上曰。願謁主人翁。公主脫簪珥（音耳。徒跣頓首謝。因引偃。偃隨主伏殿下。上爲之起。常從游戲北宮。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君。是時中郎東方朔。辟戟前諫。上曰。善。（孝異記曰。通鑑載於元光五年非也。外戚傳。陳后廢。明年陳午薨。主幸私近董偃。按侯表。堂邑侯陳午。以孝文三年嗣。後四十八年薨。當在元光六年。如此。則元光五年。午尚未薨。於竇太主豈得云幸。居今戟于陳午薨之年後。又東方朔諫帝二事。皆不得其時。今附見于此後。）隆虞（音虞。）公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爲子昭平君娶頗死罪。上許之。隆虞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之（音欲。）我。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止。左右盡悲。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蓋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召讓朔曰。侮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銷憂者莫若酒。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上復以朔爲中郎。賜帛百匹。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東方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徒奚反。）是履革舄。以草帶劍。莞（音桓。又音官。）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於粉反。）無聞。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華。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圜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遠音代。瑁音冒。）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鼓（滋。字。）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宏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皆至太中大夫。後嘗爲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嘲（與調同。）竹交反。而已。（東方朔傳。）中大夫趙禹爲中尉。（百官表。）

西漢年紀卷十三

武帝

元朔元年。冬十二月。江都王非薨。（本紀。）衛子夫生男據。（外戚傳。）時上年二十九。乃得皇子。甚喜。爲立禖。使東方朔、枚皋、作禖祝。（東方朔傳。）受詔所爲。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春三月。立皇后衛氏。（本紀。枚乘傳。）枚皋奏賦以戒終。（枚皋傳。）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女。不可以配人主也。（史記外戚世家。）秋、東夷薉君、南閩等。以二十八萬人降。爲滄海郡。（本紀。）主父偃、嚴安、徐樂、上書言事。（考異曰。荀氏漢紀。載於元光二年。正以三人上書。俱論匈奴。以是時上用王恢策。屯馬邑。故附見于後。然非其實也。呂氏大事記。載於元光元年。主父偃以元光元年入關。見衛將軍。故附於此時。然衛青元光五年。方爲將軍。經匈奴。不應先以爲稱。蓋世俗所行本。字有誤。故通鑑考異云。誤以朔字爲光字。恐或然耳。嚴安書。南夷、朝夜郎。略薉州。建滄海郡。又元朔元年事也。不應徐樂先時言之。三子皆諫伐匈奴。正以衛青擊匈奴。至元朔元年。置滄海郡之後。得之矣。今從通鑑。又嚴安所論。同姓諸侯。一段。此蓋見於漢家安危治亂之端。當是時也。延臣往往寃蓋錯之策。惟恐同姓之不制。而嚴安獨憂之。故劉昭以爲嚴安懷慨發憤。洞千里之威。即古之強國。庶非安本無窮之計。其後漢家正以中外雜霸。王莽得不降墮。序。而運天下。則嚴安豈無見而胥哉。通鑑則去此一段。深所未論也。）偃始學長短縱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遊齊諸子間。諸儒生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主待反。）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遊者。迺西入關。見衛青。青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

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驅。[與毆同]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弊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徒河反]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嚴安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而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强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竝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强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車馳轂擊。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幷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既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讇[古諂字]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內。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讀曰闢]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竝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蘢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力瑞反]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女居反]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

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巨依切]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太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火故反]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于匹夫。而兵弱于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讀曰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居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讀曰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五穀數不登。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于安危之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强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宏游燕之囿。淫從[讀曰縱]之恣。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于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于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臣切以爲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于當時。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背依[讀曰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乃拜偃、樂、安。皆爲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爲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主父偃傳]初燕王定國與父康王姬姦。奪弟妻爲姬。殺肥如令郢人。郢人兄弟上書告之。主父偃從中發其事。事下公卿。公卿請誅定國。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燕王主父傳。考異曰。史記載于此年。漢本紀載于元朔二年。今從史記年表]魯共王餘薨。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于其壁中得古文經傳。[恭王傳。荀氏漢紀]

二年冬。賜淮南王安几杖。毋朝。[通鑑考異曰。漢書本紀曰。賜淮南王、菑川王几杖。毋朝。顏注。淮南王、菑川王志。皆武帝諸父列也。故賜几杖。按年表。菑川王志以孝文十六年立。在位三十五年。至元光五年薨。今王乃其子建。按建乃齊悼惠王之孫。不應云諸父列。之二年。亦無由得其朝。謂當是紀誤。今從通鑑。刪去菑川王三字]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分弟。其許之。[本紀]主父偃謀。關馬弓弩不得出。絕游說之路。重附益諸侯之法。然註誤其君之罪。上從之。而諸侯王合從之事絕矣。[新序]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遂西

至符離，獲首虜數千人，遂取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爲平陵侯，張次公爲岸頭侯。（按風俗傳及功臣表，衛青、蘇建以三月丙辰封，張次公以五月己巳封，非一時，此本通書之疑誤。）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爲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溪舊塞，絕梓嶺，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一十七級，執訊獲醜，毆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戶。（本紀：青傳：是時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于此。平準書）三月乙亥晦，日有食之。夏，詔強宗大姓，不得族居。（謝承後漢書：郭解傳：時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二國，城陽、菑川，地比齊，帝爲悼惠王冢園在齊，乃割臨菑東國悼惠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令奉祭祀。齊王傳）

三年冬，御史大夫張敞老病篤，請免，于是天子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于陽陵。（敞傳：考異曰：通鑑載于元朔二年，按史記平津侯傳云：元朔三年，張敞免，以宏爲御史大夫，而紀亦載于三年，今從史記。荀紀）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納於言而敏于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

上欲以蒙侯孔臧爲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爲業，乞爲太常，與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後嗣。上乃以臧爲太常，其禮賜如三公。（孔臧子。通鑑）左內史公孫宏爲御史大夫，百官表：宏位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宏，宏謝曰：有之。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僭于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于民，今臣宏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而下，至于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宏傳）甯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肆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其暴如此。（義縱傳）郭解少時陰賊，感概不快意，所殺甚衆，適有天幸，竄赦當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負，（肆意反）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于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及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扇之，解兄子斷楊掾頭，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書人，又殺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久之得解。窮治所犯，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宏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考異曰：通鑑載于元朔二年，蓋因徙郭解事，終言之，按解傳：御史大夫公孫宏，當解次遷無道，公孫宏除御史大夫，在三年，不應郭解之族，反在二年也。通鑑刊去御史大夫四字，非是。今從本傳，繫于公孫宏除御史大夫之後。）自是之後，俠者極衆，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謂曰：太原魯翁孺、臨淮兒五公反。）長卿、東陽陳君孺，雖爲俠，而恂恂（音荀）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陀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盜跖而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曲之士，所謂曰者朱家所羞也。（游俠傳）

班固曰：孔子曰：天子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法，夫然後上下相順，而無事理焉。周室既微，合縱連衡，力政爭強，而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

夏四月，匈奴單于太子於單來降，封涉安侯。（侯爽，按原本不書封於單來降，夏四月下，直接漢方欲事滅胡云云，事義未安，今補入。）漢方欲事滅胡，匈奴，匈奴得之，留鄯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鄯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鄯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至大宛。大宛見鄯喜，問曰：若欲何之？鄯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反至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鄯爲發譯導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誠殊無報胡之心。鄯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會伊稚斜逐於單，國內亂，鄯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考異曰：西南夷傳云：元鼎六年，張騫還，以元朔六年三月甲辰封博望侯，必非元狩元年始聞也，或者元狩元年，天子始令騫通身毒國，疑不能明，故因是歲伊稚斜立，終言之。）上拜鄯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初鄯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鄯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資：匈奴，大宛，等。）匈奴數萬騎，入代郡，殺太守共友。（讀曰：友。）略千餘人。（本紀：匈奴傳：）六月庚午，皇太后王氏崩。以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軍北軍。（見衛青傳。）皇太后合葬陽陵。（本紀：外戚傳：）是歲，中大夫張湯爲廷尉。（百官表：南陽太守義縱，鉅杜周于湯，湯以爲廷尉史。杜周傳：）時廷尉府，盡用文吏，法律之吏，而千乘兒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寬傳：）是時上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宏等，以兒寬爲奏讞掾，以古義決疑獄。（通鑑：）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奏讞疑，必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口計反。）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摧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此，臣弗用，愚抵此罪，常釋所治，即上意所欲，輒予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即深，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于是往往釋湯所言，湯文深意忌，不專平而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依于文學之士，公孫宏數稱其美。（湯傳：）汝陰何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以千數，比干嘗學尚書于董仲舒，東漢何敞傳：）四年冬，上行幸甘泉。（本紀：）

五年冬十一月乙丑。丞相薛澤免。以御史大夫公孫宏爲丞相。(百官表)先是漢帝以列侯爲丞相。宏無爵。上于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宏爲平津侯。(考異曰。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並載元朔五年。而史記侯表。及漢書恩澤侯表。乃載封侯于元朔三年。蓋宏以拜爲丞相。故得封侯。拜相既在五年。不應封侯反在三年也。當是五字誤作三字。今載于五年。)是時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宏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于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宏傳)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材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者。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奉祿皆以給之。(西京雜記)汲黯常毀儒。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汲黯務少事。承上閒。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宏。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張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面觸宏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眞。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宏、湯。宏、湯心深疾黯。雖天子亦不說也。(黯傳)董仲舒爲人廉直。宏希世用事。仲舒以宏爲從諛。宏嫉之。膠西王端、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宏乃言于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以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居家。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自漢興至于五世。唯仲舒名爲明春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數遣使者及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仲舒傳)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匈奴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獨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及。得右賢裨小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于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不疑爲陰安侯。登爲發干侯。(按本脫春大將軍以下至此三子既封以下未有據起今補入。)衛青三子既封。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爲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爲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爲皇后。三子爲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史記補衛)夏四月丁未。以河東太守九江番係爲御史大夫。(百官表)係在河東。曰。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而緣反)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入。(河渠書)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

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丞相宏、御史大夫係、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本紀 儒林傳)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于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于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至于始皇。天下並爭。于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于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于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于是喟然歎興于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

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于魯，則申培（扶尤反）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而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公孫宏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置弟子員。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也。

太常張當居坐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免為城旦。（侯奏官表）公孫宏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音郭）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寄孥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措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侍中中大夫吾邱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敝。是以巧詐並生，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于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鑿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囹圄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宏。宏詘服焉。（吾邱壽王傳：壽王曰：通鑑載子今年冬十一月，公孫弘卒，此蓋在博士弟子員之後也。蓋弟子員在今年六月，不應挾弓弩對，反在前也。今移于置弟子員後，又言邱壽王為光祿大夫，侍中，致之官表，太初元年，武帝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公孫宏以元朔五年相，元狩元年薨，太初之元，距元朔五年，尚二十年，不應壽王得預為之也。明傳顏，今改為中大夫。）

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匈奴列傳本紀）是歲，中尉趙禹為少府，（百官表）張湯兄事禹，兩人交驩。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以御人。禹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湯造請諸公，不避寒暑。禹見法輒取，亦不覆按。求官屬陰罪，（張湯、趙禹傳）詔募衛將軍青舍人以為郎，皆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少府趙禹來過青，青呼所舉舍人示禹，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禹曰：吾聞將門之下，必有將類。今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于是禹悉召舍人百餘人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青見此兩人貧，意不平，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仁對曰：提樽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鬬，仁不及任安。安對曰：決嫌疑，定是非，辨治官吏，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帝大笑曰：善。使安護北軍，仁護邊田穀于河上。（趙先生補史紀，淮南王太子遷，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嚴被巧，乃召與戲，

被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欲奏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于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納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以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縱跡逆王。王使人侯司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籍被事耳，王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匈奴者，籍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詔不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削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爭，吾何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安與衡山王賜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叛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初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強榜（音彭）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子勇反，與讀曰勇）王謀反事。王奇其子孝材能，佩之王印，號曰將軍，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輜（扶莆反）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邱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束。衡山王非敢効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是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淮陽、衡山王傳）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出定襄，斬首三千餘級。夏四月，復將六將軍絕幕，大克獲，而翕侯趙信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見急，遂奔降匈奴。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身脫還，贖為庶人。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齊人甯乘說青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率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齊以五百金為王夫人親壽，上聞問青，青以實對。上乃拜甯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營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讀曰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域功，封騫為博望侯，（青傳）軍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

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龍沒兵。（沒王，蠻反。）極而取之，毋近塞，單于從之。（匈奴傳。）是時也，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俘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士馬，前後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用，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罰免減罪，請益賞官，名曰武功爵。（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公士，二級曰關內侯，三級曰大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戟，十級曰政戾，虛長，十一級曰軍衛。）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者，試補吏，先除千人，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少廢矣。（平準書，食貨志。）時方事匈奴，河南人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事言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上聲。）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宏，宏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不報，數歲乃罷式。（卜式傳。）

西漢年紀卷十四

武帝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獸一角而五蹄，若麋（浦交反。）然，於是以諸五畤，畤加一牛，以煙，作白麟歌，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三物，博謀羣臣，諸者給事中，濟南終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嶺屏蔽羣，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隔塹而東瓯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匈奴隨畜蔬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乘鉞，單于莽幕，驃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埃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能者（賢曰。）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鴻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敏，率婚嫁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稽和之氣塞明，而異隙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變，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直白茅於江淮，蓋嘉號於營邱，以應緝熙，使著聞者有紀焉，蓋六鷁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聞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

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變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竢之耳，對奏，上甚異之，後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竹仲反。）（本紀，封禪書，郊祀志，軍傳。）司馬安為中尉，（百官表。）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本紀。）先是淮南王安，坐東宮，召楚人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因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幸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秦為無道，窮奢極虐，百姓思亂者十家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銷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奔走而東，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楚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大王不從臣計，臣竊悲大王，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王涕泣而起，王有孽子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害其父，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波捕繫而榜笞，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正上書於天子曰，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子荼，荼子太子遷，當坐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陸陽侯孫審卿，審丞相公孫宏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搆淮南事於宏，宏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以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間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措，進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瓯入降，廣長轂，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猱，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營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能卒盡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欲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邪，被曰，非也，吳王亟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王曰，

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今我令樓緩。先要成皋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皋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山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爲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于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鐖鑿棘矜也。公何以言其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爲無道。天下嗷然。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行。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爲過矣。(按淮南王及伍被傳。此下有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一段反覆百餘言。此本不載。當是脫落。)王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僞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卽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南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爲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卽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強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間。猶可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

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愈欲休。卽許太子。太子卽自剄不殊。被詣吏自告與王謀反。吏捕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丞相、諸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削爵爲士伍。毋得宦爲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宏、廷尉湯等。以聞。(淮南王伍被傳通鑑)時田蚡已死。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報天子。皆以爲是。(五行志。史記儒林傳)又令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國除。爲九江郡。(淮南王傳)岸頭侯張次公。坐與淮南王女陵姦。受財物。免。(侯表)城陽王子。有利侯釘。(丁音)坐遺淮南王書。稱臣。棄市。(王子侯表)衡山王賜。使人上

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爽聞。卽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輣車鍛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白嬴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嬴。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嬴上書。恐言國陰事。卽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爲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諸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卽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卽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卽自剄殺。王后、太子爽、及孝。皆棄市。諸與衡山謀反者。皆族。國除。爲衡山郡。(衡山王傳)自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宏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利矣。(平準書)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公孫宏自以爲無功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塡(竹刃反)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時病甚。恐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不許。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宏傳)夏四月丁卯。立皇太子。(本紀。按原本脫丁卯以下六字。今補入。)還羣臣可爲太子傅者。(石慶傳)以石慶爲太子太傅。莊青翟爲太子少傅。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戾太子傳)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於申公。爲博士。上使與董仲舒議。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宏。本爲公羊學。比(頻寐反)輯(與集同)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儒林傳)五月。匈奴入上谷。殺數百人。(本紀)張騫言大夏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間使王然于等。四道並出。出駹、(音尨)出冉、出徙、(音斯)出邛僰、(蒲北反)指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先各反)南方閉巂、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滇音顚)滇王當羌。謂漢使者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爲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能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張騫大宛西南夷傳通鑑)是歲。會稽太守朱

買臣爲主爵都尉。百官表初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方。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傳買臣樂安侯李蔡爲御史大夫。百官表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本紀春三月戊寅。丞相公孫宏薨。壬辰。御史大夫樂安侯李蔡爲丞相。百官表本紀宏著公孫子。言刑名事。謂字直百金。四皇雜記宏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相位。其後李蔡、莊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爲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邱虛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爲馬廐。軍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云。傳是日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前紀。考異曰。百官表。戴李蔡於三年。張湯爲御史大夫於三年三月壬辰。當是此時。蔡本紀未誤耳。而史紀將相名臣表亦從湯除御史大夫。於二年。又長歷三年三月無壬辰。從信今百官表爲誤。今從荀紀史記表。既數征匈奴有功。汲黯言益不用。始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宏、張湯爲小吏。及宏、湯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宏、湯。已而宏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黯傳以冠軍侯霍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考異曰。霍去病傳。以爲元狩三年事。今從本紀。及匈奴傳。去病三年春。出北地。而匈奴入代郡鴈門。漢復遣張騫、李廣出右北平。漢使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是騫廣之再遇。正由匈奴之盜邊也。今從本紀。及匈奴傳。擊匈奴。騫坐行留營。斬。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考異曰。本紀云。李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死者過半。明日復力戰。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如此是亡其三千騎耳。紀云亡其四千人。獨身脫還。非是。今從列傳。而去病出北地。捕前敵甚多。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本紀。霍去病。李廣。匈奴傳。通鑑。膠東王寄薨。初淮南王安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戰守備。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寄於上最親。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本紀。膠東王傳。秋。匈奴單于怒渾邪、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休屠王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衆。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去病傳。匈奴傳。於是漢發車二萬乘運之。考異曰。漢書食貨志云。三萬乘。今從史記平準書。漢書作二萬乘。既至長安。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騎。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平準書封渾邪王萬戶爲潔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

皆爲列侯。上嘉去病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與俱。咸森于玄。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深獲悍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戮。士不難傷。十萬之衆。半師。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塞。庶殘亡患。率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去病傳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夫人之貌。考異曰。史記封禪書。以爲李夫人。二書不同。按少翁王夫人。漢書外戚傳。以爲齊人少翁。在元狩四年。而諸先生補云。元狩六年。帝欲王諸子。時齊王閎母王夫人病。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願居雒陽。帝曰。先帝以來。無王雒陽者。關東之國。莫勝於齊。乃立閎爲齊王。是元狩之六年。王夫人尚幸。夫人早卒。而中山幸夫人有寵。是今夫人又在王夫人後。史記以爲王夫人。無寵。而少翁之死。已二年矣。當稱云致鬼。如王夫人之貌乎。又外戚世家曰。又衛后色衰。而趙之王夫人。既不可漢書以爲李夫人。尤不可。今除其姓云。上有所幸夫人。庶不抵牾耳。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考異曰。通鑑載於四年。按之封禪書。曰。通鑑載於四年。一角獸之封明年。當是元狩元年。今從封禪書。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封禪書重侯擔。丁甘反。坐不使人爲秋請。免。擔。河間獻王子也。王子侯表。以致天神。封禪書。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蘇林曰。外繇。卻戍邊也。一人出三錢。謂之過更。式盡得十二萬錢。三年。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爲酇侯。本紀。時卜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

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深獲悍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戮。士不難傷。十萬之衆。半師。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塞。庶殘亡患。率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去病傳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夫人之貌。考異曰。史記封禪書。以爲李夫人。二書不同。按少翁王夫人。漢書外戚傳。以爲齊人少翁。在元狩四年。而諸先生補云。元狩六年。帝欲王諸子。時齊王閎母王夫人病。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願居雒陽者。關東之國。莫勝於齊。乃立閎爲齊王。是元狩之六年。王夫人尚幸。夫人早卒。而中山幸夫人有寵。是今夫人又在王夫人後。史記以爲王夫人。無寵。而少翁之死。已二年矣。當稱云致鬼。如王夫人之貌乎。又外戚世家曰。又衛后色衰。而趙之王夫人。既不可。漢書以爲李夫人。尤不可。今除其姓云。上有所幸夫人。庶不抵牾耳。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考異曰。通鑑載於四年。按之封禪書。曰。通鑑載於四年。一角獸之封明年。當是元狩元年。今從封禪書。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封禪書重侯擔。丁甘反。坐不使人爲秋請。免。擔。河間獻王子也。王子侯表。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蘇林曰。外繇。卻戍邊也。一人出三錢。謂之過更。式盡得十二萬錢。三年。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爲酇侯。本紀。時卜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

賈人末世,貴貨賤賈,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而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平準書、食貨志。)天下事皆決於張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辠,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病,其隆貴如此。(張湯傳。)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卜式尤欲助費。上於是以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讀曰諷。)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草蹻(居略反。)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群。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氏便之。遷成皋令。(式傳。)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讀曰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讀曰悅。)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讀曰猝。)行,宜少近(其靳反。)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考異曰:此事見食貨志,不得其時。荀紀載於榷鹽鐵之後,今從之。)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其言未施行。(食貨志。)郎中令李廣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惑失道。大將軍使長史責問廣,遂引刀自剄。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李廣傳。)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

單于遣使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時董仲舒欲頤增和親之約,(考異曰:此事見匈奴傳贊,不得其時,今附於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之後。)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音宴。)哺,(音步。)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匈奴贊。)博士狄山亦言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

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間,天下寒心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空虛,邊民大困。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按原本脫丞相以下二十字,上下文義不屬,今補入。)於是上遣山乘障,使任敞使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山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匈奴傳、張湯傳。)是歲,更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定襄太守、河東義縱為右內史,河內太守、陽陵王溫舒為中尉。中尉丞、宜陽楊僕為主爵都尉。(酷吏傳。)初,縱為南陽太守,聞甯成家居南陽,及至關,甯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按甯氏,破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跡。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以鷹擊毛摯為治。溫舒至,惡所為,弗先言。縱必以氣陵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音聚。)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效郅都。初,溫舒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南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論報至流血十餘里。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僕初以千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酷吏傳。)文成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封禪書。)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當下吏,自殺。太常戚侯李信成坐縱蔡使道,為隸臣。(百官表、侯表、李蔡傳。[illegible]曰:男子為隸臣,女子為隸妾。考異曰:百官表作李信成,侯表作季信成,必之曾孫也;而灌嬰傳亦作李必,當是侯表誤作季,今從百官表。)是歲,李敢為郎中令。司馬安為廷尉。安,汲黯姊子,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百官表、汲黯傳。)敢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考異曰:漢紀載於元狩六年。按百官表,元狩五年郎中令李敢。李廣傳云: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敢傷青,居無何,從上至甘泉,去病射殺敢。居歲餘,去病死。然去病以元狩六年死,則射殺敢當是五年明矣。荀紀亦載於五年,雖六年無行幸甘泉,今從荀紀,附於五年上甘泉之後。)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李廣傳。)初置諫大夫、丞相司直。(百官表。)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境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

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按百官表元狩四年，李信成為太常二年免，六年繼賞為太常無名充者疑世家有誤）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成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強君遠城卽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成為建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開明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於鄭褒厲尊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尊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夏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曰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公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衍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孰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為諸侯王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與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時閎冊王夫人病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居雒陽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扼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徐盛可王夫人不應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富腴地莫勝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四　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

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丞相奏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三王世家三王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曰維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齊社朕承天序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於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迺因於爾國而害於爾躬於戲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賜燕王旦策曰於戲小子旦受茲元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薰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鼓師蒐粥徙城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非德毋迺廣備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賜廣陵王胥策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鎮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偏音遍毋好佚毋遲胥人維法維則毋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雖有後悔於戲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三王世家以卜式為齊王太傅平準書旦、胥、李姬子閎以母故尤愛幸武五子傳）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咸宜杜周等為中丞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直指夏閒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間異異曰本末不相稱及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張湯治異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考異曰徐廣在元狩四年按百官表四年大農令顏異二年蚩尤旗誅誅當是六年今書於六年）六月遣博士褚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本紀徐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勸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湯者給事中終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遣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減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齊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走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誅所為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千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桎尺直繩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辭詘服罪當死（考異曰此軍傳考異曰此事不得其時今附於偃出使之後）秋九月大司馬驃騎將軍、冠軍侯霍去病薨（本紀）上悼之發屬國元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象

祁連山。盧曰景桓侯。去病傳。初霍仲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吏畢歸家。娶生子光。去病既壯大。乃自知父爲霍仲孺。仲孺、曾爲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遣吏迎仲孺。而大爲買田宅奴婢而去。及還。因將光西至長安。任以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宣光傳。遷奉車都尉。宰御乘輿車。帝初登。百官表。是歲。開丞相史員三百八十二人。令丞相以四科辟士。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科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科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科曰。剛毅多略。遠事不惑。明足以照姦。勇足以決斷。才任三輔令。皆試以其能。信、然後官之。一科補西曹南閤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廨八奏。四科補賦決。漢書。又通典。章帝詔度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杜氏曰。武帝因倪寬奏。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今復用之。

西漢年紀卷十五

武帝

元鼎元年。考異曰。通鑑考異云。武紀。此年云得鼎汾水上。按封禪書。樂大封樂通侯之歲。其六月。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巫旁得鼎。武紀。四年六月。得鼎后土祠旁。侯表。四年四月乙巳。樂大封樂通侯。照則得鼎脽在四年。蓋本紀因今年改元。而誤增此得鼎一事耳。非兩層得鼎於汾水上也。封禪書云。天子已封太山。及至甘泉。有司言宜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然則元鼎年號。亦知建元元光。皆後來追改耳。通鑑元年。不書得鼎事。今從之。夏五月。赦天下。本紀。是歲。蓋侯王信爲太常。百官表。初王太后。親田蚡而疏蓋侯。衛皇后冒母姓。天下化之。皆愛母黨。而不愛父族。同母異父兄弟則相親。同父異母。卽如路人。上又以太后故。愛修成君。皇太后微時。爲金王孫生女。在民間。後賜湯沐邑。號修成君。賞賜過於長公主。兒寬諫曰。夫禽獸知母而不知父。無教之民亦然。此悖亂之道也。皇后外家。比有此事。天下化之。陛下又隨而效之。臣懼風俗大壞。傷絕天理。非起而救之。臣恐四夷有輕中國之心。願陛下察之。上迺下詔曰。禮、異父昆弟無服。異母昆弟非何者。本末異則所愛者一也。今或爲異父昆弟功非。而弗爲同父昆弟服。疏其所親。親其所疏。豈天地之性。聖人制禮之意哉。自今有不爲異母昆弟服者。坐之。漢武故事。

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本紀。始長史朱買臣。與嚴助。侍中。貴用事。湯尙爲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賞臣怨湯。王朝齊人。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短長。剛暴人也。官

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當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及它姦事。事辭頗聞。上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扶用反。賜。無它。湯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爲。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十二月壬辰。丞相青翟自殺。考異曰。百官表。青翟自殺。以爲二月。按青翟之事。與湯相連。不應湯死在十一月。而青翟乃近至二月也。故漢書本紀。作十二月。而荀紀亦然。蓋是百官表誤。今從本紀。荀紀壬辰二字。從通鑑。按張湯傳。湯得罪之由甚悉。此本刪去。湯與魯謁居爲好。論殺李文事。本免。通鑑又刪去。蓋疑李文即嚴安。鑑約與莊青翟俱謝事。三長史合謀。以下亦無緣起。疑有脫文。出田信。上惜湯。復稍進湯子安世。張湯傳。安世寬仁。與湯行異。荀紀。

太史公酷吏傳贊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汚者。足以爲戒。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冯當。暴挫。廣漢李貞。擅殺。人。東郡彌僕。錦項。天水駱璧。推減。河東褚廣。妄殺。京北無忌、馮翊殷周、蜀驚。水衡閻奉。抃。擊賣。請。何足數哉。

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志。貨。三月辛亥。以太子少傅高陵侯趙周爲丞相。太子少傅石慶爲御史大夫。百官表。大事紀。考異曰。百官表。趙周相。三月辛亥。石慶御史大夫。三月辛亥。周相。是辛亥。不顯分兩月也。按長歷。是年三月丙申朔。而三月無辛亥。蓋是趙周。石慶之拜。同一日也。百官表。是趙周。石慶之拜。同一日也。百官表。太子太傅。不顯同時有兩太傅也。按初立太子。遷可爲傅者。帥以石慶爲太子太傅。以莊青翟爲太子少傅。後青翟作相。故以趙周補其闕耳。非太傅也。今改作少傅。是歲。孔僖爲大農令。而桑宏羊爲大農。時大農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榻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苑。平準書。有五丞屬官。有上林均輸御蓋。禁圃鞠澄。鍾官技巧。六厩辯銅。九官令丞。百官表。初御蓋上林衡官及鑄錢。皆屬少府。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白金終廢不行。平準書。中郎將張騫爲大行令。百官表。初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焞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翊與翼國。侯。抱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

破。西擊塞(先得反)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民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爲神而遠(于萬反)之。今單于新困于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道之旁國。還。拜爲大行。(張騫傳)

三年。冬。徙函谷關于新安。(考異曰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按楊僕以伐南越方爲樓船將軍猶在二年之後是時僕亦未有大功今不取)也。十一月。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本紀考異曰此漢書本紀所書也通鑑書於元狩四年至元鼎三年之令則以爲武出前而不取呂氏解題曰元狩四年之令國曰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此見食貨志中可告緡義縱相其爲可使者富昧有異年之賞而告者緡少故可遣使指之今年復申舊令以從之也此說爲是今從之)時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命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平準書)三月。水冰。(五行志)夏。四月。常山憲王舜薨。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及薨。子勃嗣爲王。數月。坐憲王病時不嘗藥侍疾。及

居喪無禮。廢徙房陵。國除。月餘。天子爲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和。適(音嫡)孽誣爭。陷于不誼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爲眞定王。子商三萬戶。爲泗水王。(本紀通鑑載十三王傳考異曰本紀書於明年今從本傳與子平爲眞定王國封皆於三年)中尉王溫舒爲廷尉。關都尉東郡尹齊爲中尉。(百官表)初。齊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爲廉。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戚。遷關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爲能。拜爲中尉。吏民益凋敝。輕齊木強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故事多廢。(酷吏傳)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考異曰通鑑載於二年呂氏考平準書錢後二歲赤側錢賤廢罷書於四年二者不同及按百官表太常周仲居坐不收赤側收行錢論審於元鼎三年知此則赤側之廢在三年無疑當是平準書二錢字誤今從百官表書於三年)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入官。(平準書)太常周仲居坐不收赤側錢。收行錢論。(百官表)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本紀)上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自夏陽(馮翊之縣)東幸汾陰。(封禪書本紀)汾陰男子公孫滂(普郎反)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郊祀志)春。二月。中山靖王勝薨。子昌嗣。(本紀)樂成侯丁義。上書言欒大。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和。(竹仲反)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考異

曰通鑑考異云漢書郊祀志作樂成侯登按史記漢書功臣表皆爲丁義今從之)天子既誅文成。後悔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使驗小方。鬬旗。旗自相觸擊。(考異曰通鑑考異云封禪書郊祀志皆作鬬棋衛史記孝武紀作鬬棋按漢武故事云大賓于殿前樹旗數百枝大令旗自相擊然則作旗字者是也今從之)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夏四月乙巳。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河。決四瀆。間者河溢皐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六月。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蒲溝反)視得鼎。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式志反)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時掌反)行。薦之。至中山。(讀曰中)晏溫。有黃雲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皆議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廡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鬺亨(普庚反)上帝鬼神。遭聖則興。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於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迺淪伏而不見。今鼎至甘泉。以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視宗禰廟。臧於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郊祀志封禪書)秋。馬生渥洼(於佳反)水中。(本紀)先是南陽新野有暴利長。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此水

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來飲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靽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李斐註)於是作寶鼎天馬之歌。(本紀考異曰史記樂書云帝嘗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次以爲歌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今以史考之其事皆不合公孫弘以元狩三年死後漢書元狩三年黯爲內史皆在得馬之前又黯未爲中尉必是樂書差誤今不取)中尉尹齊坐法抵罪。復徙廷尉王溫舒爲中尉。以故少府趙禹爲廷尉。中大夫兒寬爲左內史。(百官表)溫舒爲人少文。居它惛惛(音昏)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缿(音項)購告言姦。置伯落長以收司姦。溫舒多諂。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雖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動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氐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溫舒傳)上雍(時掌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侯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迺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

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上封禪則能僊登天矣。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迺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上騎。龍乃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上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乃拜卿為郎。郊祀志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本紀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平準書上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放薄忌泰一壇。三陔。音該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音釐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醊食。醊音綴群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閒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從之。郊祀志上既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議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宮儲共具。共居用反而望幸。食貨志

春三月壬午。天子聞南越反。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摎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考異曰。漢書功臣表作龍侯。南越傳作龍亢侯。今本紀古龍字。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及南越傳作龍亢侯。今從之。及南按此僅書千秋擊粵之封。而千秋擊南越太后謀歸漢事。皆不載。疑闕脫之。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本紀以下至此。按原本脫遣伏波將軍本紀補入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群臣宜盡死節。其駑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臣願與子男及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上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齊相雅行躬耕。隨牧畜番。輒分昆弟。更造。不為利惑。日者北邊有興。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今又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九月辛巳。丞相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本紀南粵卜式傳平準書百官表皆載于五年。通鑑書于四年

按以死坐知列侯酎金輕而侯者百六人。案食貨志賜式田十頃下有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

也。酎金免者百餘人。此語出本不載。文義未詳。疑有脫誤。丙申。制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至孝。其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封牧丘侯。萬石君傳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為泰一鋒旗。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郊祀志初。匈奴冒頓兵強威服百蠻。臣服諸羌。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氐道、羌道縣。及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湟。築令居塞。初開河西。通至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後漢書西羌傳

六年冬十月。朝會不從酒。楊僕傳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擊西羌。平之。下按原本脫十六字。今補入以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後漢書西羌傳樓船將軍楊僕將精卒先陷尋陿。破石門。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路博德將罪人千餘人。遂俱進攻。敗越人。縱火燒城。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犁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已夜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宏得建德。南越郎都稽得嘉。南粵傳史記漢書皆云郎都稽。今從史記南越傳上行東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且為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得呂嘉首。以為獲嘉縣。本紀上既滅南越。嬖臣中山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郊祀志考異曰。郊祀志云。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按漢書郊祀志及禮樂志云。延年為協律都尉在此時。今從郊祀志。李延年傳。漢既滅南越之後。延年始以善歌得幸。而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后土泰一元鼎五年事。而本紀書元狩元年。今從本紀與天地諸祠欲造樂。延年傳下公卿。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郊祀志於是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文士數十人造為詩賦。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延年傳禮樂志自是得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人事曰。武帝令樂人侯調始造此器瑟自此起。封禪書初南越反。上使馳義侯發南夷兵。且子余反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迺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牁郡。考異曰。本紀書曰。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西南夷傳乃云。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人又云。然則八校尉不下中郎將所誅者。乃南夷之兵也。本紀言之。非西南夷也。今從傳。按地理志。南夷之國。西南夷所滅。越巂、沈黎、文山郡。地理志不載。與地元封二年所置。武都郡。既而罷之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筰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為越巂郡。筰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西南夷傳迺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徒門反煌郡。徙民以實之。本紀地理志。考異曰。漢書本紀。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置張掖敦煌郡。而地理志。張掖、敦煌、酒泉郡。

（是已置于元狩二年矣，當時平準書謂以地理遠近，以張掖、酒泉郡爲太初元年開，殆煌後元元年，分酒泉置，與紀不同，今從本紀。）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二千里，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平準書。）自鄭國渠起，至是百三十六歲，而左內史兒寬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卬之田。上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溉，（古溉字。）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爲通渠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苦計反。）重，不與郡同。顏曰：租挈，收田租之約令也。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平準書。）

西漢年紀卷十六

武帝

元封元年冬十月，上巡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封禪書。）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考異曰：須如，漢書作淥如，今從史記。）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思慕，葬其衣冠。（考異曰：史記漢書並云或對，懼漢武故事云公孫卿對，今取之。）上嘆曰：吾後升天，羣臣亦當葬吾衣冠于東陵乎。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本紀封禪書，漢武故事。）遣匈河將軍趙破奴擊姑師，王恢數爲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考異曰：通鑑載于三年，蓋取傳侯喜，按喜所言，亦自不破奴則以爲元封三年封，至王恢門又以爲四年封，一說，張騫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一歲，騫擁屯，一歲，騫擁屯，樓蘭王，後爲湿野侯。按年表，耐金事在元鼎五年封，一說，騫擁屯，樓蘭王，在元封元年，偕奚，今從張騫，蓋破奴傳。）因驕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爲湿野侯，恢爲浩侯，于是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于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西域傳。）

王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坐以法免。（溫舒傳。）封禪儀既成，將用事，上以御史大夫卜式不習文，爲太子太傅，以左內史兒寬代之。（卜式、兒寬傳，百官表。）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爲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于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

人，寬爲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所匡諫于上。（兒寬傳。）以大農丞桑宏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孔僅筦天下鹽鐵。宏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踴，而天下賦輸，或不值其價，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即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踴，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平準書。）以御史中丞減宣爲左內史，閎奉爲水衡都尉，（百官表。）宣初爲御史及永，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及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寶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爲小治辨，（減宣傳。）春正月，行幸緱氏。（考異曰：封禪書、郊祀志作三月，漢書武紀、荀紀皆作正月，今從之。）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夏四月，還至奉高，禮祠地主於梁父。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鬼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考異曰：漢書本紀作癸卯，封禪書、郊祀志作乙卯，二者不同，按志又云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下阯，東北廟然山，然內辰蓋爲明日，則知爲乙卯明矣，本紀蓋誤，司馬公謂武帝以癸卯，以乙卯至泰山，日事，或然亦未可知也。）如郊祠泰一之禮。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封禪書。）天子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桑宏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于是宏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平準書。）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本紀。）還拜祝祠太一。贊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海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封禪書。）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至是旱，乾音干，封少爾。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于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窴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其偃反。）天子既臨決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游，歸窮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皇謂河公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音傷，兮激激，北虜回兮迅流難，搴長茭兮沈（續曰：美玉。）河公，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薪篠兮，噓乎何以御水，隤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于是卒塞瓠子，築宮于上，名曰宣房，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饒無災。（河渠書，漢書溝洫志。）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賜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

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上還長安。（紀漢書）粵人勇之言：粵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嫚，故衰耗。乃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郊祀志）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鴻休。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本紀）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秋，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本紀封禪書）是歲，以御史中丞杜周為廷尉。（百官表）周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倣 尾注）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于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大氐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杜周傳）先是帝置中都官獄三十六所，各令長治。（補注）至是中都帝詔獄，逮至六七萬人。（杜周傳）

三年冬十二月，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軍楊僕將齊兵七千人先至，樓船兵敗，走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荀彘擊朝鮮浿水西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兩將不相得，以故久不決。天子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考異曰：史記作征之，今從漢書）有便宜得以從事。遂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與麾同）下執縛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誅遂。（考異曰：漢書作許遂，史記作誅遂，又太史公贊曰：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如此則誅字是。漢書誤，今從史記）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考異曰：漢書作韓陶，今從史記）尼谿相參、將軍王唊（音頰）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王又不肯降。陰、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朝鮮傳。按本紀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又朝鮮傳云：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此本傳漢兵入朝鮮境及定朝鮮于此處，而二年本不載遣楊僕、荀彘及涉何事，疑有脫文）

班固曰：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遭世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

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封禪書。考異曰：漢書郊祀志云：夏，有芝生甘泉殿房內中。夏，旱，公孫卿曰云云。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按紀，產芝事在二年，通回中道在四年，以此推之，公孫卿之言在元封三年明矣，今附于三年）秋七月，膠西王端薨，無子，國除。（本紀作端，荀紀作瑞，今從漢書）四年夏，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適讀曰謫）上以丞相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

為請者。慶慚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間者河水滔陸，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陻（音因）塞，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濟淮、江，歷山濱（音賓）海，問民所疾苦。惟吏多私，求徵無已，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乃者封太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朕方答氣應，未能承意，是以切比（類 麻反）閭里，知吏姦邪。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往年覲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搖蕩百姓，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眾，請入粟為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許，欲上印綬。掾史以為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石慶傳）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作盛唐樅陽之歌。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夏四月，詔曰：朕巡荊、揚，輯（與集同）江、淮物，會大海氣，以合太山。上天見象，增修封禪。其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還幸甘泉，郊泰畤。（本紀封禪書）大司馬大將軍長平烈侯衛青薨，（本紀）起冢象廬山。（青傳作廬山。按匈奴傳，揚雄上書：遂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註：盧山，匈奴中山也。依青傳作廬字誤）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帝開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地理志）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百官表。考異曰：豫州刺史部，潁川、汝南、沛郡、梁國、魯國；冀州刺史部，魏郡、鉅鹿、常山、清河、趙國、廣平、真定、中山、信都、河間國；兗州刺史部，陳留、山陽、濟陰、太山、東郡、城陽、淮陽、東平國；徐州刺史部，琅邪、東海、臨淮、泗水、廣陵、楚國；青州刺史部，平原、千乘、濟南、北海、東萊、齊郡、淄川、膠東、高密國；荊州刺史部，南陽、江夏、桂陽、武陵、零陵、長沙國；揚州刺史部，九江、會稽、丹陽、豫章、六安國；益州刺史部，漢中、廣漢、武都、犍為、越巂、益州、牂柯、蜀郡、巴郡；涼州刺史部，隴西、天水、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安定、北地郡；并州刺史部，太原、上黨、西河、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交州刺史部，南海、鬱林、蒼梧、交阯、合浦、九真、日南郡。凡十三部。右扶風三輔、三河、弘農，未置司隸以前，未有刺史所以刺史員有三十人也）令刺史舉民有茂材，移名丞相，考取三科：明經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劇一科。詔選諫大夫、議郎、博士、諸侯王傅、僕、郎中令，取明經；選廷尉正、監、案章，取明律令；選長安三輔令，取治劇。皆試守，滿歲為真。（漢儀）

六年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于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因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音軒）眩人獻于漢，天子大悅。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角氐，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

其眩者之工，而角氐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尙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張騫傳 是歲，匈奴兒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匈奴傳

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太一五帝于明堂，後每脩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郊祀志 乙酉，柏梁災。本紀 自董仲舒、韓嬰死後，帝得魯人夏侯始昌，通五經，甚重之。始昌明于陰陽，先是大風發柏梁臺屋，始昌言其災日，至期日果災。始昌傳、五行志 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春，還受計于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本紀、封禪書 夏五月，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迺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於是乃詔御史，其以七年為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歷。迺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迺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以造漢太初歷。迺選治歷鄧平及與民間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歷，與鄧平所治同。迺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校律歷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歷，以正月為歲首。因為太初元年，色上黃，數用五，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于後。本紀、律歷志、禮書 漢初，高帝以十月為歲首，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賀。至帝遂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于十月朔，猶常享會。[illegible]

更郎中令為光祿勳，大行令為大鴻臚，大農令為大司農，中尉為執金吾，右內史為京兆尹，左內史為左馮翊，主爵中尉為右扶風，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皆有兩丞，列侯更屬大鴻臚，更太常屬祠祀曰廟祀，更太僕屬家馬為桐馬，置路軨，更大鴻臚屬行人為大行令，置別火，更少府屬考工室為考工，左弋為佽飛，居室為保宮，甘泉居室為昆臺，永巷為掖庭，更將作少府屬東園主章為木工，置羽林，掌送從，次期門，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羽林有令丞，屬光祿勳，王國內史、中尉、郎中令，如故，改太僕曰僕，損郎中令及僕秩下石。並見百官表，以為太初元年。初置八校尉，考異曰：百官表以為武帝置，不得其年，今附太初定官名之後。百官表太初元年更中大夫為光祿大夫，又此本不載，疑有脫文。按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

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虎賁校尉，掌輕車，八校尉秩皆二千石，有丞、司馬。百官表 增置太卜博士。百官表、六典注。考異曰：史記日者列傳云：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漢書百官表云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太卜，二史不同如此。考史記龜策傳云：高祖時因秦太卜官，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數年之間，太卜大集。又郊祀志亦有太卜，以此推之，太卜之官，漢初已有之矣，待詔置自武帝始，非漢初無此官，至是始置也。今改初字作增字。 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于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邱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于朝廷。至于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龜策傳 秋八月，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本紀 令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封禪書 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匈奴傳 是歲，以故左內史兒寬為右扶風，無忌為京兆尹，殷周為左馮翊。百官表

二年春正月戊寅，丞相牧邱恬侯石慶薨。考異曰：百官表作戊寅，本紀作戊申。按長歷是年二月丙戌朔，逆推之，正月有戊寅，無戊申，當是本紀誤，今從百官表。 中子德，慶愛之，上以德嗣。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本紀、百官表、萬石君傳 三月丁卯，史記表 以太僕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侯。考異曰：百官表作閏正月丁丑，史記大事記作三月丁卯。按長歷，太初元年已閏十月，三年又閏六月，此年無閏，當是百官表誤，今從史記大事記。 賀子敬聲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百官表、公孫賀傳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膢五日，祠門戶，比臘。本紀 是歲，有司言：雍五畤無牢熟具，芬芳不備。迺令祠官進畤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寓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寓馬代，獨行過親祠，迺用駒，它禮如故。郊祀志

三年春正月，以膠東太守延廣為御史大夫。百官表、通鑑考異曰：荀紀作膠東相王延廣，此從史記、漢傳表。按本紀二年冬十二月御史大夫兒寬卒，延廣為代寬者。此本書延廣之相於此歲，而二年不書兒寬之卒，疑有脫文。 行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于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名曰明年。上親禮祠，上犢黃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岐伯皆黃帝臣。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迺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焉。令帶奉祠候神物。夏四月，復還泰山，脩封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言仙人閭也，故上親禪焉。本紀、郊祀志 是歲，睢陵侯張昌坐為太常乏祠，國除。百官表

太史公曰：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邦，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

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閒。見侯四。考異曰。史記漢序作見侯五。通鑑作四人。按是年張昌既免。故存者四人耳。今從通鑑。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稍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

四年。春。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來至京師。貳師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從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迺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雁門守攘。危須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泝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士大夫徑度。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于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廣利傳秋。起明光宮。本紀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皆十五以上。二十已還。年滿三十者。出嫁之。掖庭令總其籍。時有死出者。隨補之。凡諸宮美人。萬有七八千人。建章、未央、長樂三宮。皆輦道相屬。不由徑路。皆被御幸者。僕射輒注其籍。漢武故事是歲。左內史咸宣。中廢為右扶風。坐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將吏卒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宣下吏。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酷吏傳百官表

天漢元年。春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本紀上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

幾時兮奈老何。漢武故事。考異曰。此段見漢武故事。不得其年。按文中子云。秋風之辭。其悔志之萌乎。蓋帝暮年所作也。而故事又云幸河東祠后土所作。今附于天漢元年幸河東祠后土之後。且鞮丁奚反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我丈人行。胡朗反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使使來獻。上嘉其義。遣蘇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上侯反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者。昆胡門反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衛律者。父故長水胡人。律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于匈奴。使還。聞延年家收。遂亡降匈奴。蘇武李陵傳。考異曰。延年傳云。誅延年兄弟宗族。按是後李廣利尚為將帥。豈止誅延年及弟季耳。按匈奴傳。元封六年。兒單于立。三歲死。太初三年。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太初四年。且鞮侯單于立。蘇武傳云。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云云。遂自太初四年至天漢元年。凡一歲。于初之初。并調至是乃立也。此本於元封六年。亦兒單于立。此凡書且鞮侯單于初立。不載太初以來匈奴更立事。當何說秋七月。浞野侯趙破奴自匈奴亡歸。遂還。考異曰。破奴傳云。為敵所得。而降漢。其單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荀紀亦閒居匈奴中十餘歲而歸。按本紀匈奴傳。侯與破奴至浚稽。期左大都尉為匈奴生得。在太初二年。則十年而降。當在太始三年。通鑑乃書於天漢元年。距太初二年只因議其與匈奴傳荀紀不同。考李陵軍敗。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敵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于將軍乎。陵軍敗在天漢二年。據軍吏之言如此。則破奴之降。在李陵軍敗之前明矣。故通鑑附于陵敗之前一年。今從通鑑。是歲。濟南太守王卿為御史大夫。考異曰。荀紀作王延年。今從史記漢書表。桑弘羊為大司農。百官表宛貴人以為昧蔡。諂使我國遇屠。相與共殺昧蔡。通鑑繫于四年廣利軍還後。按傳云。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諂使我國遇屠。相與共殺昧蔡。今移于此年。按大宛傳。李廣利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為王。後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諂。云云。此本書殺昧蔡事於此。而太初四年初無立昧蔡之文。疑有脫誤。立毋寡弟蟬封為王。遣子入侍質于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蟬封與漢

約。歲獻天馬二匹。大宛傳胡建守軍正丞。顏曰。南北軍各有正。正又有丞。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于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考異曰。荀氏漢紀載於此年。今從之。護軍諸校皆愕愕。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于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由是顯名。胡建傳

二年。夏五月。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出酒泉。又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擊匈奴。考異曰。本紀所書如此。以傳考之。路博德將兵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上疑陵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引兵走西河。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然則公孫敖、路博德、李陵之出。當在秋也。本紀以與李廣利出師同一事。故併附于五月耳。貳師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斬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漢軍乏食。死傷者多。時假司馬隴西趙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公孫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路博德會涿邪山。無所得。李陵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閒。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

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群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鬭樹木閒。復殺數千人。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敵二千餘人。敵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于大喜。使騎並攻漢軍。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敵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于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于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敵騎數千追之。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邊塞以聞。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李陵

蘇武傳。初秦滅周法，盜尚書于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漢初因之。至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與申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司馬遷被刑之後，以爲中書令。六典云：不言謁者，當攷也。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教以慎于接物，推賢進士爲務。遷報之曰：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趙談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隱于宦豎，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蹈天下豪俊哉。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繩墨，畫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閒茸之中，乃欲卬眉吐氣，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六典通典司馬遷傳。秋，止禁巫祠道中者。本紀。是時，郡守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大奸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小奸以百數，掠虜鄉里者，不可稱數。乃使直指使者暴勝之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督郡國，分部捕斬，勝之至被陽，濟南王訢爲令，勝之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仰言曰：使君顯殺生之柄，威震郡國，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貰不誅。因與訢相結。王訢傳。酷吏傳。

三年春二月，以執金吾杜周爲御史大夫。周，宜陵人。杜周爲廷尉中廢，後爲執金吾，逐捕桑宏羊，衛皇后昆弟子，則深。上以爲盡力無私，遷御史大夫。兩子夾河爲太守，治民皆酷暴，而少子延年行寬厚云。杜周傳。故丞相長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杜周子弟也。河東太守，石慶子孫也。上使仁刺三河太守，皆下吏。孝異曰：此事見補先生補史記，不得其時，今附于杜周傳御史大夫之後，蓋周二子爽、湛爲太守之故也。遷奏事，帝說，拜爲京輔都尉。六字疑因叔傳。遷丞相司直，威震天下。補先生補史記。三月，行幸太山，修封禪明堂。本紀。帝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禪忌太一等六祠，以歲時致禮，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故。帝封禪後，十二歲而還，徧于五岳四瀆矣。封禪書。

四年春正月，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杅將軍公孫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雁門，遊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連鬬十餘日，遊擊亡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本紀。匈奴傳。考異曰：史記匈奴傳云廣利於此時匈奴誤。初李陵與蘇武，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武。見從至雍棫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弟，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捕卿，卿逐捕不得，恐欲樂而死。來時太夫人亦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姊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效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舉今日之驩，効死于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蘇武傳。

夏四月，立皇子髆音博爲昌邑王。考異曰：局姓諸侯王表作六月乙丑立，今從本紀。王以少子愛，上爲選師，以夏侯始昌爲太傅，始昌傳。是歲始定輿服之制，郊祀所乘，謂之大駕，車千乘，騎萬匹，令諸侯王、大國朱輪，特虎居前，熊皆字疑誤居左右。通典古今注。

西漢年紀卷十七

武帝

太始元年春正月，徙郡國吏民豪桀于茂陵。本紀。考異曰：本紀又有雲陵字，蘇注曰：此當云雲陽，爲者起雲陵，武帝時未有雲陵，此言是也。又漢陵帝自所起，而雲陽甘泉所居，城據使徙豪桀也，此言雖本然，荀紀云徙豪桀于茂陵，陵在雲陽，蓋如荀氏說，則是徙豪桀于茂陵之雲陽耳，非雲陽也。故通鑑削去雲陽二字，今從之。己巳晦，日有食之。五行志。大司農桑宏羊，貶爲搜粟都尉。百官表。

二年春三月，更黃金爲麟趾褭蹄。本紀。初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令司馬談，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見父于河、洛之間。太史談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于余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

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于是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于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酆、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惠之早霣、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遠人、內修法度。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興以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侯既彊、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彊、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

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翲忽。五家之文怫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曆書第四。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弒僚、賓服荊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申、呂肖矣、尚父側微。卒歸西北、文武是師。功冠群公、繆權于幽。番番黃髮、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闞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頃不寧。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黿鱓與處。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維驥騄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於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

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皋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偩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荊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强淮、泗。爲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荊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荊、燕世家第二十一。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父駐於昌邑。以戹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偩愛矜功。幾獲於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既王。親屬協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

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強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天下患衡秦毋厭。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荊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虞卿列傳第十六。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詢(音垢)於魏齊。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

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潁川。盧綰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閒。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酈列傳第三十五。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

十。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厥濞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閒。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宏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之叛逆。甌人斬濞。葆守封禺爲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燕丹散亂遼閒。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筰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剸楚庶民。作淮南衡

山列傳第五十八。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溉。作汲鄭列傳第六十。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閒。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於戹。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閒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閒。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

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史記太史公自序。考異曰。呂氏大事記載于天漢二年。遷坐李陵事後。按遷序傳云。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武紀更黃金為麟止。蓋太始之二年也。今附於此。）麟止之事。

九月。御史大夫杜周卒。（本紀）周為吏深刻。務多獄。未甚。會立春。有寬大令。周蹋地歎曰。假吾數十日。足吾事矣。其酷暴如此。（杜周傳）是歲。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三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鍤成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之饒也。（溝洫志）

三年。是歲。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閒趙倢伃。初。帝巡狩過河閒。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進為倢伃。（外戚傳）直指使者趙人江充為水衡都尉。（百官表）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趙王。為上客。久之。太子疑齊以己

陰私告王。與齊忤。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棄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為姦。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罪。言充逋逃小臣。苟為姦譌。激怒聖朝。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後雖亨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上不許。久之。竟赦出丹。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慮公主。求復立丹為太子。上不許。（見趙敬肅王傳）初。充召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事不可豫圖。上以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毋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盡劾沒入官。後遷為水衡都尉。（江充傳）

四年。夏四月。幸不其。（音基）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秋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鬭孝文廟下。邑中蛇死。（本紀）

征和元年。光祿大夫公孫遺。守少府。（百官表）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子質匈奴。（西域傳）

二年。春正月。有司案驗公孫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賀傳）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五行志）三月丁巳。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勢而為邪。興美田以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貨賂上流。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迺以邊為援。使內郡自省作車。又令耕者自轉以困農。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以姦傳朱安世獄。已正於理。以涿郡太守劉屈氂為左丞相。（考異曰。漢書百官表云四月壬申。丞相賀下獄。五月丁巳。屈氂為左丞相。詔紀載臣月賀死。三月丁巳屈氂相。二書不同。按漢書本紀。載賀死於正月。五行志載屈氂相於三月。史記將相名臣表亦云三月丁巳。又屈氂傳載拜）

澎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為澎侯。（屈氂傳）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初公孫敖擊匈奴。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閒。五六歲。復繫。坐妻為巫蠱。族。（敖傳。考異曰。漢書本紀。太始元年春正月。因杅將軍敖有罪。要斬。此皆載於太始元年。按衛青傳云。敖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閒五六歲。後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故衛氏所坐巫蠱。必與曹宗、衛伉事相連之閒。時去余告之時。已五六年矣。當以傳為正。故呂氏大事記載於征和二年。今從之。）初。上晚得戾太子。甚愛之。及長。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倚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上乃使江充入

宮，掘地求蠱，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太子懼，斬江充，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考異曰：呂氏將頗曰通鑑引漢武故事諸書載其始末甚詳，如言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婦忌恚詈，更相告訐，以爲祝詛上，心既以爲疑，因是體不平，此理之必然，蓋可信也。知載太子曰：吾人子，安敢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太子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石德計。蘇文亡歸甘泉，說太子反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以漢書與戾太子傳載石德語相充之詐，止云太子急，□□□而已，未嘗有自歸謝之謀也。江充得詣官太子宮，得木人帛書，當奏聞耳，弗敢知實，宜治□□？樸止其擂也？蘇使充與持太子急，太子身不得往甘泉，亦何由能發兵乎？劉屈氂傳載太子發兵入丞相府，丞相其吏？疾置以聞，上謂曰：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長史既乘疾置以先，蘇文至甘泉，武帝聞變之始，其起知此，必不能謹太子之無他，而道使召之也。凡此類，皆未載信，今刪去之。）太子兵敗，南奔覆盎城門。（漢武故事）亞谷侯盧賀坐受太子節，掠死。東城侯居股與太子舉兵謀反，開陵侯建成，舍太子所私幸女子，皆要斬。（侯表）吏士劫略者，皆徙燉煌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屈氂傳。百官表：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候。水經注云：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名宣平門，亦曰東城門，其郭門曰東都門，即逢萌挂冠處也。第二門曰清明門，亦曰凱門，又曰籍田門；第三門曰霸城門，又曰青城門。南出東頭第一門名覆盎門，亦曰下杜門，又曰端門；第二門名安門，亦曰鼎路門；第三門名平門，北對未央宮。西出南頭第一門名章城門，亦曰光華門，又曰便門；第二門名直城門，又曰龍樓門；第三門名雍門。北出西頭第一門名橫門，外郭有都門，有棘門；第二門名廚城門，亦曰朝門；第三門名杜門，亦曰利城門。凡此諸門，皆通達九逵三塗，以金樓閣，以林木，左出右入，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別。）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竹仲反）於瞽叟；孝己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

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按戾太子傳，此下有今字，不載文義未顯。按戾太子及江充等事，出本不載，又未明一。）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下感悟，然尚未顯言赦之也。（考異曰：荀紀以爲令茂宣慈校尉，持節徇三輔，二者不同。漢書不載鄭茂名字，又不言本。上書，上感悟，赦反者，拜鄭茂爲宣慈校尉，持節徇三輔，赦太子。太子懼出，實弗捕。太子急，太子自殺。公云：是時上若敗太子，當闕吏捕，今從本書。）八月辛亥，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即入室距戶自經。（戾太子傳、本紀）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公孫賀傳）

班固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惟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枚皋見元朔元年戾太子生，蓋相去七年矣，又元朔二年始取河南，建置朔方，乃在太子既生之後一歲，實誤爲非是，今從本文云建元六年。）自是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叙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爲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爲殘而興縱之也。

衛太子敗，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立，使上書，求入宿衛。帝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即斬其使者於闕下，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

帝由是惡旦。（燕王傳、褚生補史記）

三年春正月，時右輔都尉王訢守右扶風。上數過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居用反）張（竹亮反）辦。上嘉之，駐車拜訢爲真。（王訢傳）三月，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成至浚稽山，與敵戰，多斬首。通至天山，敵引去，因降車師。皆引兵還。貳師與敵戰，乘勝追之范夫人城，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按原本脫三月以下至此文，從廣利降匈奴傳首尾不具，今從本紀、匈奴傳補入。）是歲，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補太常令隨但，言貳師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者。（史記匈奴傳）初，李夫人卒，上憐憫焉，以后禮葬。後以兄廣利爲貳師將軍，及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李夫人傳）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匈奴傳）九月，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鄭人田廣明爲淮陽太守，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圉，圉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廐嗇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爲當塗侯，德轑（音遼）陽侯，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竊言。上問言何，對曰：爲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女鄉名爲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田廣明傳）尚疑郎長陵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田千秋傳、戾太子傳）

班固曰：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田千秋指明蠱情，彰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祐助云。

四年二月丁酉，雍縣無雲如靁者三，或如虹氣，蒼黃若飛鳥，集棫陽宮南，聲聞四百里。隕石二，黑如黳，有司以爲美祥，以薦宗廟。（郊祀志、本紀）夏六月丁巳，以大鴻臚田千秋爲丞相。（百官表）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帝以爲辱命，欲下之吏，良久迺貰之。然千秋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廣上意，尉安衆庶，迺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爲天下自虞樂。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爲蠱，朕媿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有復言。（千秋傳）會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黎。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

內虛耗。及武師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宏羊、典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雖乏。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擇國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募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爲本業。益選派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爲使臣護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斥太史都尉。明烽火。選士馬。疏斥候。蓄茭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徙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其國車師降其王。諸侯兵便能。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敦煌。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厮留甚衆。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關出不禁。隧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糞火之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補生口。數迺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西域傳

班固曰。孝武之世。闢制匈奴。患其兼從（子容反）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西都。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元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踏犀布瑇（音代）瑁（音冒）則建珠崖七郡。蹠枸（音矩）醬竹杖。則開牂牁。通滇。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盡於後宮。蒲梢、所交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屬。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徒浪反）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諸侯。曰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權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其勿反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而指之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都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

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畮三甽。工大反。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三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音頹）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耔。黍稷儗儗。（音擬）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必深盛。暑。隴益而

根深。能禦（音牙）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頃。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莫幹反）田畮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爲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無以趙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音挽）犁。過奏光以爲丞。教民相與庸耦。犂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畮。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而緣反）地。課得穀。皆多其勞。田畮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宏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食貨志。秋八月辛酉晦。日有蝕之。不盡如鉤。本紀。荀紀。考異曰。荀紀作七月。漢書作八月按長歷。是年九月壬戌朔。言八月是也。是歲。初置司隸校尉。持節從中都官。徙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能其兵。察三輔、三河、宏農。百官表。大鴻臚戴仁。坐祝詛誅。上以淮陽太守田廣明。連嘗大姦。徵入爲大鴻臚。百官表。廣明傳。匈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關大關。娶漢女爲妻。歲給遺我糵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和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武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曰。然。迺丞相私與太子爭關。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誅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當笞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

身殺其父。代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匈奴傳。

後元元年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坐祝詛自殺。本紀。百官表。考異曰。功臣表云。丘成坐爲詹事。侍祠孝文廟。醉。罵堂下。日出屈安能。雖。大不敬。自殺。百官表云。坐祝詛。成不爲詹事。功臣表誤也。今不取。按百官表。商丘成以征和二年九月。爲御史大夫。此本與此處。皆丘成自殺。而征和二年。不書爲御史大夫。日月。疑有脫誤。是歲。京兆尹建。坐祝詛要斬。百官表。漢興功臣子孫。訖于後元之年。靡有子遺。耗矣。漢書功臣表序。

二年春二月丁卯。以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金日磾。爲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以太僕弁左將軍。百官表。搜粟都尉桑宏羊。爲御史大夫。皆拜牀下。與田千秋俱受遺詔。輔少主。荀紀。上官桀始爲羽林期門郎。從帝止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遂未央廄令。外戚傳。丁卯。帝崩。上尊號曰。孝武皇帝。荀紀。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李夫人傳。

班固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能踐百家。表章六經。遂畧海內。舉其俊茂。興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紹周後。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紹周後。此皆其可述者也。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

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考異曰。如雖踐百家。表章六經。至于協音律。作詩樂。述封禪。禮百神。往爲紛紛耳。今刪去此四語。

西漢年紀卷十八

昭帝

孝昭皇帝諱弗陵，武帝少子也。後元二年二月乙丑，立爲太子，年八歲。（考異曰：荀紀云：昭帝即位年十六，立爲太子，年八歲，立太子之後，三日即帝位，是即位時，雖八歲耳。又上官桀爲燕王書，稱光輔上官桀爲燕王書，稱光輔上，覺其詐，史書其年已七年矣，當是荀紀誤，今從漢書。）戊辰，太子即皇帝位。時政事壹決大將軍光，田千秋居丞相位，謹厚自守而已。（漢書：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孟康曰：內侍，散騎諸朝外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也。）宜有以教篤，使光毋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田千秋傳：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皆驚，光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祠祭既祖上，請除。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刃自剄死。（考異曰：委以謀反，書紀以有辭也，今從傳。）國除，爲北安縣，屬泰山郡。（本紀及濟北王傳。）

始元元年春二月，初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選幸臣齎西長孫繼之、王孺卿之長安，以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廣漢，問帝崩所病，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漢書待

詔五作（漢書作同）宮，宮中讙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爲帝，年八九歲。羣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億配天地，明並日月，威武洋洋，澤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封泰山，禪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陳於太廟，德甚休盛。請立廟，郡國奏報，聞反，褒陽侯封，旦怒曰：我當爲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長等結謀，詐言燕武備備非常，長於是爲旦命令羣臣曰：寡人賴先帝休德，獲奉北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備武備，任重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以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之建國也，上自召公，下及昭、穆，於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或者寡人之不及與，（讙曰：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攜與矯阿邪防非，羣臣揚和，撫慰百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以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冠謝，且曰：前高后時，僞子宏立爲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爲姦書，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會餅步丁反，侯劉臣，知澤等謀，告之，青州刺史胥不疑，八月，不疑收捕澤以聞，上遣大鴻臚丞治，連及燕王，燕王旦傳，上以爲旦至親，荀紀，抑按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僧往使燕，風諭之，至燕，各具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言帝實武帝子狀，待御史復見王，責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幾介小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體，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周公輔成王，誅其二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帝始立，年幼，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無所阿，恐不能寬王，王自護，無令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於是旦恐懼服罪，叩頭謝過，補先生史紀，有詔無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侯，且傳，九月丙子，車騎將軍，餅丁故反，侯金日磾，本紀，賜葬其家地，送以輕重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日磾傳，二年春正月，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皆受爵，荀紀，三年春二月，有星孛於西北，本紀，四年秋七月，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幼初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機以禦殺，與秦人守之，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弋孚反，漢糧也，衛律於是止，匈奴傳，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益州，本紀，令杜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往從之，延年傳，是歲，衛尉王莽爲右將軍，衛尉，騎都尉上官安爲車騎將軍，衛尉上官安，爲桑樂侯，外戚傳，又云，安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紀，昌邑王賀傳，以封侯在遷將軍之後，皆未審，按百官表，始元四年，騎都尉上官安爲車騎將軍，是時蓋本封侯，外戚傳，以封侯在四年，外戚傳，亦云，如此，則遷將軍在四年，封侯在五年，外戚傳，亦云，五年春正月，有男子乘黃輦車，建黃旗，衣黃裙，呂後反，車騎，然則紀所謂輕騎者，亦未覺遷數，今從百官表，輸，音輸，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考異曰：本紀云，後元年，傳云，戾力孫，又云，後元年，傳不疑傳云，戾力孫，又云，後元年，傳不疑傳，皆誤，今依漢書，以不疑傳爲正。）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

軍中二千石雜識視。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大將軍欲以女妻雋不疑。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雋不疑傳）益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儒林傳）罷儋耳、真番郡。（書安本紀。考異曰：昭紀作儋耳齊禹九真郡按其俗朝鮮地橋禹九真儋耳皆南郡地賈捐之傳云儋耳珠厓在海中洲居民暴自以關紀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爲郡至始元元年二十年間凡六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然則是所罷特儋耳番爲九真未嘗罷也今從漢書本紀及賈捐之傳）初武帝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其民暴惡。以自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爲郡至是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遂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賈捐之傳）大鴻臚田廣明。擊益州。蠻師逾年。（五行志）秋。復遣軍正王平等。竝進。大破之。平遷。拜爲廷尉。（百官表）

六年春正月。上耕於上林。（本紀）丁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長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胡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奔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胡建傳。考異曰：按表是年有京兆尹樊福而鹽鐵議又云胡建不得其死按賢良文學以二月議則丁外人之殺樊福胡建之自殺當在正月今書於鹽鐵議之前）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宏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說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況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穫。女紅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農民重苦。女紅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竝收。萬物竝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物也。大

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而藏之。況人主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贍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強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牆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朐邴也。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今總一鹽鐵。非獨爲利人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鐵器兵刃。天下大用。非衆庶所宜事也。豪民欲擅山海。以致富業。故沮事者衆。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一切之術。非君國子民之道也。陛下繼孝武皇帝之後。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即位六年。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陛下令郡國賢良文學。議三王之道。六藝之風。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燦然。今公卿辯議。未有所定。所謂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有益於國。無害於人。文學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害也。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也。夫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此者。必耗於彼。商鞅峭（七笑反）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搆。惡在利用不竭乎。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池籞之假。及北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之。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節用。如此何其可。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嗜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饑民。廐有肥馬。路有餧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肥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除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織。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竝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果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所開苑囿、池籞。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

已。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田野闢。麻枲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學曰。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搆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然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什而籍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惰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己。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今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力耕疾作。而饑寒遂及己也。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戎事。五十以上。血脈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今陛下寬力役之征。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塘園。則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年以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老年也。鄉飲酒者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者。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今或強使衰絰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然不答。大夫曰。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故舉賢良文學高第。將欲觀殊議異策。庶幾云得。諸生

無能出奇計。徒守空言。不知取舍之宜。時世之變。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生對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宜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民理。而喻於利末。沮事頗。以故至今未決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丞相史曰。辨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狂言以逆執事。夫藥石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諸生之囂囂。乃公卿之良藥鍼石也。大夫色少寬。丞相史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而事異。文、質之際。建元之始。民樸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至衰也。賢良曰。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樸牢而致用。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遊之觀。行即負耒。止作鋤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誅滅殘賊。以失天下之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姓尚有殘賊之政。而強者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篡殺。

女紅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常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稗飯肉食。無而爲有。貧而強夸。生不養。死厚葬。葬死殫家。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反。是以民年急歲促。寡恥而少廉。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乃反若胡車之相隨乎。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之制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效。頗踰制度。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于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古者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軿。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今富者縟繡羅紈。中者素綈錦縑。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膢臘祭祀。無酒肉。今閭巷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春秋修其祖祠。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儛像。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于鬼。怠于禮而篤于祭。古者。士鼓貴抱。擊木附石。以盡其懽。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今富者。鐘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儛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堲周。其後桐棺不衣。采槨不斷。今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楩槨。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後則有醯醢之藏。桐馬偶人。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于寢。無廟堂之位。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之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古者。鄉有喪。舂不相杵。巷不歌

謠。孔子食於有喪之側。未嘗飽也。今俗因人之喪事。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辨。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庶夏之後。蓋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褧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露環佩。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告。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以爲孝。黎民慕效。至於廢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不以人力徇于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糟糠不接。而禽獸食肉。夫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縱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目修于五色。耳營于五音。體極輕薄。口窮甘脆。功積于無用。財盡于不急。故國病聚不足則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賢良曰。昔晏子相齊。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今公卿大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公卿節儉。率以敦樸。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紅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脈和平。而無聚不足之患矣。大夫曰。昔公孫布被。兒寬糲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于內。蠻夷暴于外。盜賊不爲禁。奢侈不

爲節。何聚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文、武之際。建元之始。大臣何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以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于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兒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己以下士。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侯。隳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廄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恥陵遲而爭于利矣。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丞相史曰。以賢良文學之議。則有司豈素餐之恥。使賢良而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談何容易。而況行之乎。今欲下箴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鍼橐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大夫曰。今守相古之方伯。專制千里。善惡在己。己不能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成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擅生殺之柄。專萬民之命。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紀綱非其道。故也。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爲都。彊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能達。故立卿大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無古諸侯之賢。而莅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大夫曰。吏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賢良曰。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鬻產。不徒是也。府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大夫曰。君子內潔己而不能教于彼。周公不能正

管、蔡之邪。子產不能正鄧皙之僞。今一一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爲非哉。賢良曰。春秋譏刺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恥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顛蹶而不扶。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大夫曰。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惡草。鋤惡草而衆苗成。刑惡民而萬夫悅。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刑之於治。猶策之于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無用。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睹鳥獸掛罻羅而喜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方今之務。在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則民自富。民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論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夫如是。則民徙義而從善。人孝而出悌。何暴慢之有。大夫曰。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于末。則無飢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功用不具。則田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利和而中用。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爲大器。不給民用。鹽鐵價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啖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于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末。道民以禮。示民以樸。則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史曰、先王之道。軼民而難復。賢良文

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常世之所能及也。于是遂罷議。（本紀、鹽鐵論、通典。）

桓寬曰。余覩鹽鐵之議。異哉吾所聞。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俊幷進。四方輻輳。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辨者陳其詞。誾誾焉。侃侃焉。雖不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于雲霧。終廢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闢地。而不知德廣可以務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悅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于斯路。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不熾。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于利末。不師古始。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大夫。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徒。何足算也。

時。濟陰魏相。亦以文學對策。謂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強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心。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霍光納其言。因擢義子延壽爲

諫大夫。（考異曰。此事通鑑載于燕王、桑弘羊謀反誅之後。且云久之。魏相對策出。安昭命時。惟始元年下詔舉賢良文學。六年有司舉賢良文學。論罷鹽鐵事。自此以後。無舉賢良文學之文。然通鑑所以載于元鳳元年燕王死之後者。正以魏相策云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illegible]而死。遂附于此。不知所謂燕王爲無道者。乃昭帝初立時。燕王與齊孝王子劉澤謀反。[illegible]以諫死。至六年舉賢良文學對策。逢及之年。故相傳曰。相以賢良對策高第。爲茂陵令。御史大夫桑宏羊客詐稱御史。爲相所捕。論棄。知相對策。在桑宏羊未死之前矣。）相爲茂陵令。御史大夫桑宏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按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韓延壽、魏相傳。）初。蘇武在北海上。漢求武及馬宏等。匈奴歸此二人。（考異曰。匈奴傳云。壺衍鞮單于立三歲。衛律[illegible]謀歸不降者蘇武、馬宏等。單于以始元二年立。知此則武歸在始元四年。按紀移中。蘇武以始元六年歸。與匈奴武傳云。武來歸明年。上官桀等謀反。武以元鳳元年。則武歸在始元六年。而[illegible]載以爲又。武傳云。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夜見漢使。教以天子射上林中得雁。在某澤中。使者謝單于。單于乃歸武等。以此考之。似不出于衛律。令從武傳。）凡從武還者九人。既至京師。拜爲典屬國。霍光、上官桀。素與李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胡服椎結。（[illegible]）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默不應。熟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與立政曰。少卿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大丈夫不能再辱。遂死

匈奴，（本紀、蘇武、常惠、李陵、匈奴傳、通鑑。）夏，旱，大雩，不得舉火。（本紀、五行志。）上官桀、安，記光過失，與燕王令上書告之。又爲丁外人求封，燕王大怒，上書稱子路喪姊，朞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爲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問光，光執不許。桀等又詐使人爲燕王旦上書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越，陳涉呼楚澤，近狎作亂，內外俱發，趙氏無炊火焉。高皇帝覽蹤跡，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是以枝葉扶疏，異姓不得間也。今陛下承明繼成，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膚受之愬，日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又言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時上年十四，覺其非。（本紀、霍光傳。考異曰：本紀云桀等詐使人爲燕王旦上書。霍光傳云上曰：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燕王何以得知之。且燕王傳乃云旦自上書，又云帝覺其有詐，遂親信光，與霍光傳所載驗非異辭。氏疑燕王傳之誤，今從本紀及霍光傳。）

元鳳元年，春，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本紀。考異曰：荀紀載于始元元年，今從漢書本紀。）遷趙充國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爲水衡都尉。（充國傳、百官表。）八月，上官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霍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光傳。考異曰：外戚傳載桀謀誅燕王蓋主，因廢帝而立桀，此必無之事，殆當時文致之辭也。本紀謂亦不過曰共謀令長公主置酒伏兵殺大將軍光，徵立燕王爲天子，亦無誅燕王立桀之計。今從本紀，刪去此兩計。[illegible]）

燕王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郡國豪傑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鄉讀曰嚮。）正讙不可止，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今右將軍物故，臣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之欲反。）宮中飲井水，井水竭。廁中豕羣出，壞大官竈，烏鵲鬭死，鼠舞殿端門中，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姬以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音家。）水、台（音怡。）水。王客呂廣等知星，爲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王愈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主舍人父，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燕王傳。）倉故爲大將軍幕府軍吏，（補史記侯表。）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不敢言，乃移病臥，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燕王傳。）九月，詔丞相部中二千石逐捕，（燕王傳。）丞相徵事任宮格捕桀，殺之便門，丞相少史王壽（考異曰：漢書侯表作王山壽，史記作王山，今從漢書紀作王壽。）誘安與俱入，丞相斬安。（補史記侯表。）時與燕國蘇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武素與桀、宏羊有舊，又數爲燕王所訟，廷尉窮治燕與，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蘇武傳。）冬，十月，封延年、倉、宮、壽皆爲列侯。（本紀。）楊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楊敞傳。按原本不書封延年等爲列侯句，當是脫落，今補。）旦聞桀、安、

等事發，遂置酒，與羣臣妃妾別，因欲自殺，左右止王。會天子使使者賜旦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劍推鋒，從高帝墾菑（音災。）除害，耘鋤海內，勤苦至矣，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意。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旦得書，以綬自絞。天子加恩，賜旦謚曰剌王。（燕王傳。）大將軍光既誅上官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上嚴酷以爲能，而河南太守丞淮陽黃霸獨用寬和爲名。（循吏傳。）大將軍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蕭望之等數人于霍光，皆召見。光自經上官桀等謀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兵刃，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于治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效，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于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蕭望之傳。）宗正劉德，雖案上官氏、蓋主事，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言，德數（所具反。）責以公主起居無狀，侍御史以爲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免爲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百官表、劉德傳。）

二年，夏，六月，赦天下。（本紀。）

三年，春，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又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按原本無此句，與下文不屬，當是脫落，今補入。）符節令魯國眭（息隨反。）宏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爲。宏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宜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宏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時帝幼，大將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宏妄設妖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眭宏傳。）二月，癸丑，下廷尉王平、少府徐仁獄。光以其弄法輕重，皆坐以縱反者。（考異曰：[illegible]）冬，遼東烏桓反，先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霍光欲發兵邀（于堯反。）擊之，以問趙充國，（考異曰：[illegible]）充國以爲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于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敢出兵。（本紀、匈奴傳。）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厤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爲，傳黃帝調律厤，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厤之過也。詔下主厤使者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妄人請與治厤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

節二十四氣鈞校諸曆用狀奏可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曆疏密凡十一家以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盡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疏遠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曆壽王非漢曆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太初曆第一即墨徐萬且（子余反）長安徐尚治太初曆亦第一壽王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曆課皆疏闊又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桮育治終始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不與壽王合壽王又移帝王錄舜禹年歲不合人年壽王言化益為天子代禹驪山女亦為天子在殷周閒皆不合經術壽王曆乃太史官殷曆也壽王猥曰安得五家曆又妄言太初曆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以故陰陽不調謂之亂世劾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誦不詳之辭作妖言欲亂制度不道奏可壽王候課比三年下終不服再劾死更赦勿劾遂不更言誹謗益甚竟以下吏（律曆志）是歲青州刺史劉德為宗正光祿大夫河內蔡義為少府（百官表）初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遷補覆盎城門候久之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眾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讀曰閑）之燕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讀曰悅）之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帝至是為少府（蔡義傳）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本紀 逾典戚帝冠辭曰陛下攝舊先帝之光耀以奉皇天之嘉祐欽若書之吉辰曾尊天道之郊城來申具福之丕冀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神謂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福承天無極）是時帝始冠長八尺二寸（外戚后傳）通詩尚書有明哲之性霍光亡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於周公上既冠而猶不歸政（五行志）是月丞相富民定侯田千秋薨（本紀 考異曰百官表史記將相表皆作正月甲戌千秋薨按長歷是年二月乙卯朔逆而推之正月無甲戌當是字誤今從之）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因號曰車丞相（車千秋傳）魏相為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彊畏服田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我為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魏相傳）二月乙丑御史大夫王訢為丞相封宜春侯（百官表 考異曰胡致堂見訢千秋薨二畢不拜丞相遂復光 少昭帝也攝政故雖臨月而拜蔡義為丞相是歲光不敢少寬帝也）夏六月赦天下（其言皆奚殊不知因千秋之後即拜王訢為相通鑑失 餘登載遂使數窮誤數此誤耳今劉百官表中附入）大司農楊敞為御史大夫（百官表 王訢傳）（本紀）初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杅彌杅彌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龜茲音丘慈 按西域傳此下有廣利責龜 茲不得受杅彌質何將賴丹入王京師）（昭帝以為校尉將軍田輪臺 事此本不載當是脫誤）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為王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繼母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

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西域傳）介子從大宛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介子傳）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西域傳 考異曰傳介子傳云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與西域傳所言不同按此後漢立尉屠耆當是西域傳所言為正今從之）秋七月乙巳詔曰樓蘭王安歸（考異曰西域傳作嘗歸本紀他介子傳皆作安歸今從之）嘗為匈奴閒候遮漢使者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不煩師眾其封介子為義陽侯又封范明友為平陵侯（考異曰本紀作夏四月按功臣表二人並以七月乙巳封今從表按原本不書明友之封與考異所云不合今補入）士刺王者皆補侍郎（傅介子傳 功臣表）九月客星在紫宮斗樞閒（天文志）五年夏四月燭星見奎婁閒（天文志）六月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本紀 考異曰天文志云發三輔郡國少年詣北軍與紀不同今從本紀）是歲傑魯國韋賢為大鴻臚（百官表）賢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韋賢傳）六年冬十一月乙丑御史大夫楊敞為丞相封安平侯（百官表 侯表 考異曰百官表作十一月己丑通鑑作十一月乙丑按長歷是歲十一月己亥朔無己丑今從通鑑）

初敞以給事大將軍幕府為軍司馬霍光愛厚之（敞傳）封右將軍張安世富平侯（本紀 侯表）烏桓復犯塞（考異曰通鑑載於拜楊敞相前按本紀此載安世封於烏桓之前則二人之除亦在前無疑今從本紀烏桓犯塞在拜張安世封侯之後一按原本此上不書安世之封與考異不合今補入）是歲便樂成為少府河東太守田延年為大司農（百官表）元平元年春正月庚子日出時有黑雲狀如猋風亂鬊（音舞）轉出西北東南行轉而西有頃亡（天文志）二月乙酉牂雲如狗赤色長尾三枚夾漢西行（天文志）水衡都尉趙充國為後將軍水衡都尉光祿大夫韓增為前將軍徙右將軍張安世為車騎將軍光祿勳（百官表 按原本徙右將軍張安世句脫於後文將軍光白皇后之下於文從安今移入此處）夏四月癸未帝崩於未央宮（本紀）初霍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因上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為窮絝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外戚傳）唯皇后顓寢皇后年六歲而立立十年而帝崩遂絕繼嗣（五行志）大將軍光白皇后詔徵昌邑王賀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宣帝紀）昌邑王賀哀王子也（霍光昌邑王傳）在國素狂縱武帝之喪遊獵不止中尉琅邪王吉上書諫曰臣聞古者師行日三十里吉行五十里今者大王幸方與（與音預）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仁恩至虖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遊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及徵書至王吉又奏書以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毋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大王察之（通鑑 吉傳）昌邑王

既立，行淫亂，大將軍光憂懼，以問大司農田延年。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計議既已定，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義、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丞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一海內者，以繼孝禮誼，賞劉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立爲皇太子，受皇帝璽、[illegible]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力禁反。令從官更持節，從召內泰壹宗廟樂人雜道，年首鼓吹歌鮮，悉奏乘輿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閒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徒敢反。駕法駕皮軒鳳旗，驅馳北宮、桂宮，弄熊圈虎，與從官官奴夜飲，湛讀曰沈，又曰耿。汚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闕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皇太后詔曰可。光扶王下殿，送至昌邑邸。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讀曰導。陷王大惡。孝異曰：王吉傳：陷王大惡。有脫下缺三字，下又雷光傳云：光遣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至廷尉詔獄，是昌邑羣臣下獄，已見於安世收縛之時，時昌邑蓋未廢也。蓋王吉傳所載，乃是昌邑已廢，漢朝知羣臣之罪，遂殺之，非止收下吏也。吉傳爲誤。遂殺從用傳俱殺，非是。今刪去王吉傳，當下缺三字。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反，收市中曰：當誅不斷，反受其亂。雷光傳，王吉傳。

西漢年紀卷十九

宣帝

孝宣皇帝，戾太子孫也。巫蠱事起，坐收繫郡邸獄。漢官儀：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屬大鴻臚。時丙吉爲廷尉監，詔治巫蠱郡邸獄，吉擇謹厚女徒，復作、淮陽郭徵卿，令保養曾孫，因遣大赦，吉迺載曾孫，送祖母史良娣家。後有詔，被庭養視。時掖庭令張賀，衰付孫，奉養甚謹。既壯，爲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付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本紀：令命曰：復作女徒也。謂婦女子，守邊一歲，女子經嗣不任守令，擬作於官，亦一歲，故謂之復作徒也。考異曰：本紀作趙徵卿，今從丙吉傳作郭字。按原本無因遣大赦以下，本義未了，且脫以爲後文封許廣漢等張本，當是脫落，今補入。元平元年六月癸巳，大將軍霍光奏昌邑王淫亂，請廢。按原本無原平元年以下，文義不相屬，今年本紀補入。秋七月，光等議定，以聞皇太后，詔即皇帝位。八月己巳，丞相敞薨。本紀下原脫，今補入。按八月以九月戊戌，御史大夫蔡義爲丞相，自官封陽平侯。義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反，力主常兩吏扶夾，乃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當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顯制者。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爲人主師，當爲宰相，何謂云云。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蔡義傳，考異曰：百官表作戊戌，荀紀作戊寅，通鑑從荀紀。按長曆，是年八月乙丑朔，丙寅，乃八月十四，九月朔有戊戌，當是荀紀誤。今從百官表。左馮翊田廣明爲御史大夫，自官表，大將軍光條奏，蓋臣疏昌邑王，皆超遷。光祿大夫夏侯勝爲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御史中丞于定國爲光祿大夫，守尚書時，太僕丞張敞爲豫州刺史，

光以爲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本紀。按本紀，四年秋。后母顯使淳于衍陰殺許后，而不書許后之立，前以文義未安，今從本紀增入。皇太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本紀、傳。考異曰：通鑑書外戚傳，遂於此上書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故本紀不書，後云太皇太后歸長樂宮，使者帥之。以明年已爲太皇太后。既以上官后是昭后，至元帝即位，以太皇太后在宣帝時爲太皇太后。

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國吏民貲百萬以上徙平陵。本紀。詔有司論定策功，以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周勃，車騎將軍安世，故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丞相蔡義，功比潁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杜延年傳。迺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霍光傳。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功次大將軍，益萬六百戶。安世傳。

六月，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今陛下爲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爲，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史良娣冢在北望苑北，親史王孫位在廣明郭北。謚法曰：謚者，行之迹也。愚以爲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考異曰：戾太子傳悼皇，荀紀作悼考。按有司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陛下……曰親謚宜比諸侯王，以此致之稱皇考，與上下文……不祿，通鑑削去是考嗣字，承有遺義，今從之。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閿許反鄉邪里聚爲戾園，長安白亭東爲戾后園，廣明成鄉爲悼園。皆改葬焉。戾太子傳。

侍御史嚴延年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之欲反。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譙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年，闌內罪人，法至死。延年亡命。嚴延年傳。考異曰：按本紀二年，田延年坐發……不知其時……

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本紀。……

議孝武廟樂，有司請加尊號。六月庚午，尊孝武廟爲世宗。按……本紀……增入。令告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有鴈五色集殿前。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興于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于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門戶大開，夜有光，殿上盡明。上迺下詔赦天下。時霍光輔政，上共己正南面，非宗廟之祀不出。郊祀志。辛亥，夕，辰星與翼出畢，其後熒惑守房之鉤鈐。天文志。是歲，博士東海后倉爲少府。百官表。倉事同郡孟卿，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梁戴德、戴聖、沛慶普。儒林傳。

本始三年春正月癸亥，皇后許氏崩。本紀。……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餘騎，與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蠡音鹿黎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得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封惠長羅侯。烏孫傳。

考異曰：烏孫傳三萬九千餘級……按宣紀及匈奴傳作四萬……

……六月己丑，丞相陽平節侯蔡義薨。本紀作乙丑，考異曰今從表。甲辰，長信少府韋賢爲丞相，百官表。封扶陽侯。時賢年七十餘，以先帝師，甚見尊重。韋賢傳。大司農魏相爲御史大夫。百官表。

本始四年正月日，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大官損膳省宰，漢儀注太……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本紀。三月乙卯，立皇后霍氏。賜丞相以下至郎吏從官錢帛各有差。赦天下。本紀。后，光女也。荀紀。母顯既使淳于衍陰殺許后，因爲成君衣補治入宮具，勸光內之，果立爲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修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輿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顓房焉。外戚傳。秋七月甲辰，辰星在翼，月犯之。是日，熒惑入輿鬼天質。天文志。

地節元年春正月戊午，乙夜，月食熒惑。天文志。有星孛于西方，去太白二丈所。本紀、五行志。夏六月戊戌，甲夜，客星又居左右角閒，東南指，長可二尺，色白。天文志。丙寅，客星又見貫索東北，南行，至七月癸酉夜，入天市，芒炎東南指，其色白。天文志。是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于定國爲廷尉。百官表。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按本傳以爲本始下脫二字……定國傳。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于定國傳。考異曰：……

地節二年春，大司馬大將軍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臣兄驃騎將軍去病從軍有功，病死，賜謚景桓侯，絕無後。臣願以所封東武陽邑三千五百戶分與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三月庚午，光薨。謚曰宣成侯。光傳、荀紀。考異曰：……御史大夫魏相上疏曰：聖主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讀曰嚮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褒顯功臣以塡竹刃反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上亦欲用之。安世深辭弗能得，乃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安世傳。考異曰：……

軍讓不爲大司馬七月壬辰禹斬荀紀三年四月戊長安世爲大司馬按明年四月無戊辰七月無戊戊又不言再言七月以宣紀張安世謙光傳考之安世爲司馬在今年爲衛將軍罷在明年十月丙戌也。在四年七月蓋年與帝竹通遵書之散由見也今從通按原本無上年亦欲用之以下文義未足今增入。上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迺復使樂平侯山領尚書事。而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本紀考異曰此據本紀所書又按光既死之後魏相上書以安世領尚書上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故令山領尚書又懼其驕漢令羣臣奏封事此當時之事情曲通鑑關去令羣臣奏封事一節未完又按通鑑載魏相上封事請以安世爲大將軍以塞爭權授紀事臣奏以事乃爲防遏山領尚書不用先此已有封事之名當改作上疏兩字通鑑又載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請損霍氏權及白去副封事按魏相因平恩侯奏封事廣漢封平恩乃在地節三年不應先以爲稱今載于封平恩侯之後。

地節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力到反來盧代反不怠。流民自占之贍反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本紀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云。循吏傳夏四月戊申。立子奭爲皇太子。大赦天下。本紀通鑑考異曰漢書本紀荀紀亦云然立皇太子在去年四月戊申陵及丙吉傳宣云地節三年立太子知在此年者是也今從之。乃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魏相因廣漢奏封事。言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禹爲右將軍。兄子山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宜有以損奪其權。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廣漢白去副封。以防雍讀曰壅蔽。帝善之。悔傳外戚傳按二年使樂平侯山領尚書事考異云云則此事當有封許廣漢及魏相因廣漢上封事原本脫去乃封太子外祖父以下事令補入此。京師大雨雹。大行治禮丞蕭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讀曰閑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帝自在民閒。

知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下少府宋畸居宜反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孫專權。卒逐昭公。鄉讀曰嚮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幾。選同姓。舉賢材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望之傳考異曰通鑑載于賢致仕後相拜丙吉之除御史大夫後令從荀紀載于三人除拜之時。上博延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能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望之傳五月甲申。丞相扶陽侯韋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本紀韋賢傳六月壬辰。御史大夫魏相爲丞相。辛丑。太子太傅丙吉爲御史大夫。百官表冬十月。按原本無冬十月三字今據使張安世領尚書下考異補入戊戌。更以張安世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霍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衆。霍光張安世傳考異曰按本紀十月以車騎將軍爲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罷耳至此復令安世爲衛將軍領衛尉北軍故以霍禹爲大司馬所謂以虛尊加之兵是也張光傳云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此又通鑑所載也蓋禹之罷屯兵已見于前十月通鑑既據本紀書罷右將軍屯兵矣至此又據光傳云云頃出今去此詔刪。廷尉史鉅鹿路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上深憫焉。十二月。乃下詔。初置廷尉平四人。秩六百石。溫舒傳本紀考異曰荀紀載于本始元年按刑法志在地節三年今附于其前有十失其一之遣吏是也上深憫爲通下詔置廷尉平紀載置廷尉平在地節三年今附于其前原本無上深憫焉以下今補入

以下文未足且異元年于定國爲延尉下考異不相顯今補入。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及帝遣五將將兵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于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爲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爲太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至是漢遣侍郎會稽鄭吉校尉司馬憙。許吏反將免刑罪人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吉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西域傳占傳考異曰西域傳云地節二年通鑑考異云發匈奴傳知在三年今從之據此本無通鑑閏馬以下元康二年擊匈奴下考異不題而神爵二年所書連部書以西甸亦無根今補入。

地節四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之。漢之興。相國蕭何功第一。今絕亡後。朕甚憐之。其以邑三千戶封何元孫建世爲酇侯。荀紀諸先生補史記考異曰續先生表以爲地節三年今從表本紀並以爲四年今從紀表本紀以爲二月荀紀以爲三月今從荀紀。二月。本紀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爲博平君。以博平。蠡吾兩縣戶萬一千。爲湯沐邑。封舅無故爲平昌侯。武爲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追賜諡外祖王迺始曰思成侯。詔涿郡治冢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外戚傳三月甲辰。宗正關內侯劉德。以親親行謹厚。爲宗室率。封爲陽城侯。子安民爲郎中右曹。宗室以德得官宿衞者二十餘人。考異曰草本作行謹厚爲宗室率侯本作行謹厚接德傳以親親行謹厚封爲陽城侯則知草本爲誤合從鑑本及本傳。德寬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多所平反。皤音罪人。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飲食。曰。富。民之怨也。楚元王傳秋七月。大司馬霍禹與母宣成夫人顯。及諸壻昆弟謀反。發覺。皆誅滅。按原本止載霍后之廢不載霍氏之反當別題今補入。八月己酉。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熒惑失道。懷不德。挾毒與母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以承天命。嗚呼傷哉。

其退避宮。上璽綬有司。廢處昭臺宮。本紀外戚傳張安世自霍氏誅後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閒。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迺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爲北地太守。安世傳考異曰通鑑載于元康三年按安世傳云爲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太僕百官表延壽爲太僕在元康元年數歲之言則出爲北地太守在地節四年明矣今據本傳載上世安孫欽安世遷爲云云載予四年誅霍氏之後今從之。初。帝聞京房爲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時求其門人。得琅邪梁邱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爲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敺旄頭劍挺墮地。首垂泥中。刃鄉讀曰嚮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元服入廟。居郎間。顏曰郎者單衣以廊故章元服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太中大夫。給事中。梁邱賀傳襄陸侯劉聖坐奉酎金斤八兩少四兩。免。王子侯表是歲。北海太守廬江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循吏傳百官表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敵遠守劇郡。馭于繩墨。匈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

所施。足下以淸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饑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讀曰伸) 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敬之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循吏傳) 渤海太守龔遂。爲水衡都尉。(百官表。循吏傳) 遂爲渤海太守。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䪥。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蓄果實菱芡。勞(盧到反)來(盧代反)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耆(讀曰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火故反)。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旣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讀曰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王生爲水衡丞。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館。爲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以官壽卒。(龔遂傳)

元康元年。少府宋疇。坐議鳳皇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貶爲泗水太傅。(百官表。廣漢傳。考異曰。通鑑載于趙廣漢誅之後。按本紀。是年三月。以鳳皇集。赦天下。當是此時。趙廣漢已誅也。今附于此。) 有司言。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戾太子傳) 夏五月。立皇考廟。(本紀) 因園爲寢。以時薦享焉。益奉明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奉明園。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戾太子傳) 復(方目反) 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無嗣者復其次。(本紀。考異曰。通鑑以爲書于四年。按本紀。元年復家。四年賜黃金。於是兩事。難以合一。今從本紀。) 京兆尹趙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強壯蠭(讀與鋒同)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吏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案賢。尉史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卽訊。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力成反)。後以它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微伺丞相門內不法事。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妒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酎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讀曰諷)曉丞相。欲以脅之。毋令窮正己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卽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上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

鞫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本紀。[illegible] 彭城太守。[illegible] 按廣漢傳。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望之自司直爲[illegible]太守入爲少府。然則廣漢之死。當在元康元年。[illegible]) 張安世年老。復徵其子北地太守延壽爲左曹太僕。(張安世傳) 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于莎車王。莎車王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于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衞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爲王。爲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于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熹。皆在北道諸國閒。奉世卽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illegible])

元康二年二月乙丑。立皇后王氏。賜丞相以下至郎從官錢帛各有差。(本紀) 王氏之先。有功于高祖。賜爵關內侯。至后父奉光。少時好鬭雞。上在民閒。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每當適人。所當適輒死。及上卽位。乃納之後宮。爲倢伃。時華倢伃、張倢伃、衞倢伃。皆愛幸有子。上懲霍后之欲鴆太子也。于是乃選後宮素謹愼而無子者。遂立王倢伃。以母養太子。(外戚傳) 三月癸未。封后父奉光爲邛成侯。(外戚表) 夏五月。詔曰。獄者。萬人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由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本紀。考異曰。通鑑無譬字。蓋脫。今從本紀。) 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丞相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閒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于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

纖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議，乃可。上從相言。〔魏相傳〕時鄭吉上書言，車師去渠黎千里餘，北近匈奴，漢兵在渠黎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按原本無時鄭吉以下至此，與下文吉乃徇出句文意不屬，今補入。〕上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武威車師旁，胡騎引去，吉乃得出，歸渠黎。于是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黎，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西域傳。考異曰：通鑑此下又云：以鄭吉為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考其時在地節三年，今以書于吉破車師之後，此不復書出。〕渤海、膠東盜賊並起。山陽太守張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于親，進宦則竭力于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于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于太平，勞精于政事，亹亹〔音尾〕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讀曰閑〕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惟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上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上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轉相捕斬，吏民歙〔音翕〕然，國中遂平。〔張敞傳〕

西漢年紀卷二十

宣帝

元康三年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本紀〕食邑四千戶。〔考異曰：王子侯表，賀以四月壬子封。按長曆，是歲四月癸亥朔，無壬子，表誤。宣紀，賀封在丙吉前，今從之。〕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為列侯，賀嚚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賀就國豫章。〔昌邑王傳〕御史大夫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上遭遇，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吉傳〕乙未，〔侯表〕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曾、史元、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曾為將陵侯，元為平臺侯，舜為博望侯，延壽為樂成侯，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追賜賀謚曰陽都哀侯。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

將，以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本紀、侯表、丙吉、張安世傳〕吉臨當封，疾病，上將使人加紼〔音弗〕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瘉。〔與愈同。考異曰：吉傳作太子太傅夏侯勝。按是時勝尚衛為太子太傅，為誤，今除去四字。〕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丙吉、張安世傳〕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魏郡蓋寬饒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為衛司馬。〔考異曰：此事不得其時，今附子彭祖封陽都侯後。〕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為衛官繇使市買。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尚書責問衛尉，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門，斷其襌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上嘉之，以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之欲反〕目卑下〔胡稼反〕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鬭。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卬〔讀曰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惟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侯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乃解。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又好言事刺譏，奸〔音干〕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于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于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乃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讀曰弼〕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寬饒不納其言。〔寬饒傳〕夏六月，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食亦反〕飛鳥，具為令。〔本紀〕立皇子欽為淮陽王。〔本紀〕時上垂意于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潁川太守黃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

鄉官，皆畜鷄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益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于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詩繹，閭宅陰伏，以相參考，皆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道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厥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遠謁，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于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聞毫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人宅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劉，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聽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眩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是歲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數月，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勁乏軍興，連貶秩，是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黃霸傳，百官表，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貪遊，與音同，爭訟生分爲失，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搆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讎，韓延壽爲太守，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諸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于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車馬下里僞物者，乘之市道，數年延壽徙東郡，黃霸繼之，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傳，趙理志，黃霸既能歸潁川，于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張敞守京兆尹，考異曰，百官表，敞于神爵元年拔敞守京兆尹，霸敞事敞月不稱，繼歸潁川，于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黃霸之歸潁川，張敞之守京兆，蓋同一年也，百官表，敞繼霸事于元康三年，誤，今載敞守京兆于霸去之後，）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薛舜數人，皆不稱職，京師稽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曾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董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貴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閭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上嘉之，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收，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于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于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爲眞，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惟廣漢及敞爲久任職，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張敞傳）

元康四年春正月，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擾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經告殺傷人，他皆勿坐，（本紀，刑法志，）賜功臣適孫，（說曰，後，）黃金人二十斤，（本紀，）內寅，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薨，（本紀，）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謚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上以爲有讓，乃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安世傳，）是歲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聞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爲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郊祀志，）比年豐，穀石五錢，（本紀，）

神爵元年春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本紀，郊祀志，）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皮義反，）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上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于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于衆庶，聞蜀人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爲僮子，在選中，久之，武等舉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詔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益州刺史，因薦王褒有軼，（與逸同，）材，上乃徵褒，令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頃之，擢褒爲諫大夫，（王褒傳，）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本紀，郊祀志，）詔曰，朕承宗廟，戰戰慄慄，惟萬事統，未燭厥理，乃元康四年，嘉穀元稷，降于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九眞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爲寶，朕之不明，震于珍物，飭躬齋精，祈爲于（爲反，）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淨，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爲神爵元年，賜天下勸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振貸物勿收，行所過，毋出田租，（本紀，）又詔太常曰，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爲天下豐年焉，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于博，中嶽太室于嵩高，南嶽灊，與潛同，山于灊，西嶽華山于華陰，北嶽長山于上曲陽，河于臨日，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濟于臨邑界中，皆使者持節侍祠，惟太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時上立白虎祠，又以方士言，爲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廉寶鼎，立四祠于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于卽墨三戶山于下密，祠天封苑火井于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于長安城旁，又祠三山八神于曲城蓬山、石社、石鼓于臨朐，音劬，之眾山于脛，文瑞反，成山于不夜，榮山于黃，成山祠曰榮山祠，月，又祠四時，琅邪蚩尤于壽良，京師近縣，鄰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許岷反，屠睿險，王也，又立五龍山仙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于廣旅，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

之神。可醮祭而致。上于是遣諫大夫褒、使持節而求之。（郊祀志）褒道病死。上憫惜之。（王褒傳）是時上頗修宮室車服。盛于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諫大夫王吉上疏。言以爲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于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絕惡于未萌也。又云。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與傲同）不通古今。至于積功治人。亡益于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瑑。（音篆）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則末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邪。（吉傳）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于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鄉讀曰嚮）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音誥）亹。（音門）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式爾反）刑。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

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竟（讀曰境）外之冊。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讀曰耐）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讀曰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上遣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充國傳。考異曰。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應募佽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強弩將軍許延壽擊西羌。六月。即拜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與兩將軍並進。本紀所書如此。推充國傳。[illegible]上。初遣充國至金城。而酒泉太守辛武賢上書。上迺拜許延壽爲強弩將軍。武賢爲破羌將軍。[illegible]之將圍一日也。紀與充國致書讓奏。今從本傳。按趙充國傳。本始中。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illegible]先零遂與諸羌種豪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充國對。備兵試擊羌。于是兩府復白遣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云云。此本首尾不具。疑有脫落。）秋七月大旱。（荀紀。考異曰。此據五行志。荀紀增。）詔曰。軍旅暴露。轉輸煩勞。其令諸侯王、列侯、蠻夷王、侯、君長。當朝二年者。皆毋朝。（本紀）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充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已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讀曰僻）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徒各反）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辠。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左馮翊蕭望之、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

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于義利而已。道（讀曰導）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于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于具反）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于是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于山谷間。漢但令罪人出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于煩擾良民。橫（胡孟反）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犯、所不當得爲之屬。（考異曰。字今作令。從漢紀之。傳無入字。）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音刷）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皁衣二十餘年。（如淳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皁衣。）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于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竟（讀曰境）

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旅卒（讀曰猝）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貸。（土得反）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胡孟反）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蕭望之傳）丞相魏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故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請施行之。（考異曰。通鑑載于元康二年。按魏相云。四夷未平。師旅在外。兵事相乘。則非元康明矣。今載于四年羌之後。）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餧。（乃賄反）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音彼）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于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于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于此。賴明詔振救。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踊。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

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早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率由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議。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扶元反) 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于先聖。自高皇帝時。有主四時之官。(荀紀作[illegible]) 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賜孝悌力田及罷(皮[illegible]反) 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太子家令鼂錯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敕

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相傳) 大司農朱邑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彊外之交。束脩之餽。(同饋) 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初邑病且死。屬(之欲反) 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為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朱邑傳 本紀) 彊弩將軍許延壽出擊羌。降四千餘人。破羌將軍辛武賢斬首二千級。中郎將趙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趙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充國傳) 是歲。前將軍韓增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增為人寬和自守。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百官表 王信傳)(韓增傳) 太僕張延壽病免。以戴長樂為太僕。(百官表) 長樂者。帝自在民間時與相知。故拔擢親近。(楊惲傳) 杜陵陳遂為太原太守。帝微時與遂有故。相隨博弈。數負進。(音贐) 及即位。用遂。稍遷至二千石。迺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于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陳遵傳。考異曰。此事不得其時。今附于[illegible]) 楊惲之為中郎將。楊惲為諸吏光祿勳。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沐。名曰山郎。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或至歲餘不得沐。(官曰五日一洗沐) 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傳相放(方往反) 效。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

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然惲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于朝廷。(百官表 楊惲傳) 蕭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百官表 蕭望之傳) 廣陵太守沛郡陳萬年。以高第入為右扶風。(百官表 萬年傳) 扶陽節侯韋賢薨。子宏當嗣。為太常丞。坐宗廟事。繫獄未決。于是賢門下生。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元成為後。元成深知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讀曰避) 兄者。案事丞相史迺與元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于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晻(晻與闇同) 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丞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元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元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元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元成為河南太守。兄宏為太山都尉。(韋賢傳。考異曰。通鑑載于元康四年。據表元成以神爵元年始封。今從侯表。) 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殺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匈奴傳)

神爵二年春正月。于鳳凰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本紀 郊祀志) 秋。羌若零、離留、且(子余反) 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考異曰。本紀作五月。今從充國傳。仲馮亦以為紀誤。)

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將十萬餘騎旁(步浪反) 塞獵。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迺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虛閭權渠單于始立。而黜顓渠閼氏。顓渠閼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閼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郝(呼各反) 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顓渠閼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為握衍朐(音劬) 鞮單于。握衍朐鞮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朐鞮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用顓渠閼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狦(先安反 又所姦反) 既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音蟬) 幕。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居右地。日逐王先賢撣(音纏)。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朐鞮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數萬騎欲歸漢。(匈奴傳) 使人至渠犁。與騎都尉鄭吉相聞。吉發渠犁、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振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眾。擊破車師兜訾(子移反) 城。功效茂著。其封

吉爲安遠侯，食邑千戶。（考異曰：西域傳以爲神爵三年，按本紀，減于二年，匈奴傳亦云二年，當是西域傳誤，今從本紀。）匈奴傳：吉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匈奴益弱，不敢爭西域。僮僕都尉由此罷，于是徙屯田于北胥鞬，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西域傳：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吉握衍朐鞮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爲日逐王。（匈奴傳：時上用刑法，不甚欲儒術，信任中尚書宦官，中書令宏恭、石顯，久典樞機。）蕭望之、（蕭望之、蓋寬饒傳：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指意欲求禪，吉：禪，大道不通，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蓋，而爲文吏所誣挫。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疑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所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本紀：寬饒傳：考異曰：通鑑，減于二年，今從本紀。減于後，匈奴握衍朐鞮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月始和親。本紀：是歲右曹典屬國蘇武卒。初武既免官，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帝卽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拥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又以武弟子爲右曹。武卒，時年八十餘。（武傳：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尙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聘馬贏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爲烏孫絕域，變故難保，萬里結婚，非長策也，不可許。上不聽，以烏孫嘗一作新立大功，又重絕故業，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上適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羅侯光祿大夫常惠爲副，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燉煌。未出塞，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陬子泥靡代爲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燉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爲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衰，密邇未得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于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至，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蕭望之傳：以惠明習外國事，召爲典屬國，代蘇武。）神爵三年春，遇樂游苑。本紀：三月丙午，丞相高平憲侯魏相薨。百官表：相嘗使掾陳平等，勸中尚書，疑以獨擅

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吏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相竟下丞相，病死。（傳先生補史記。）夏四月戊戌，御史大夫博陽侯丙吉爲丞相。秋七月甲子，大鴻臚蕭望之爲御史大夫。（百官表：丙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過，不耦語，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客或譏吉曰：君侯爲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讀曰乂。）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爲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蓄（讀曰嗑。）酒，數遣遊，嘗從吉出，醉毆（一口反。）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奸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奸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逐驛騎，至公車刺取，知敵人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敵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殯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敵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嘆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繆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蘇是益賢吉，吉又嘗出，逢清道舉圍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息兖反。）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鬬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于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遽，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心。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丙吉傳：張敞、蕭望之言曰：夫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爲廉，其執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俸。通典：八月，詔益吏百石。）

西漢年紀卷二十一

宣帝

五鳳元年，皇太子冠，皇太后賜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帛，人百匹，大夫人八十匹，又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本紀：考異曰：按漢書本紀，太子冠在此年，荀紀於元康三年，蓋二疏去位事已云太子冠，至是又重復言之，蓋誤也。）夏，赦徒作杜陵者。（本紀：秋，匈奴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撣（音蟬）兄右奥鞬（音居言反）王與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考異曰：興字，何焯謂作爲字，仲馮以爲誤改作興字，按下文右奥鞬王自立爲車犂單于，烏藉單于，如此，保是用人爲字明矣，蓋誤取仲馮之說，故仲興字，今從通鑑。）烏藉都尉自立爲烏藉單于，如此。）

焉翊韓延壽棄市。（本紀：望之勁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爲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舉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上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爲吏，以己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傳：延壽）

五鳳二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畤。（荀紀：考異曰：宣紀以爲三月，荀紀以爲正月，按漢制，常以正月郊祀，傳曰：行必不至河東矣，蓋時亦幸河東，祠后土，逸之也。）夏四月己丑，大司馬車騎將軍龍額安侯韓增薨。（本紀：韓王信傳：考異曰：通鑑無夏四月己丑五字，今從漢書本紀。）五月，彊

將將軍許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百官表：考異曰：通鑑作車騎大將軍，按漢書本紀，太子冠在此年，荀紀於元康三年，蓋亦無此官名，蓋通鑑仍荀紀所書，故如此，不知荀紀後書延壽爲車騎將軍，明前所書衍此一字，今合刪去。）秋八月，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音干）餱（音侯）以愆，勿行苛政。（本紀：初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至是奏言，故事，關東漕卒過半，又自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爵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遂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勤勞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于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廢，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食貨志：上善之，考異曰：本紀載于五鳳四年，按蕭望之傳云，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又望之傳，丞相丙吉，左遷太子太傅，望之左遷在五鳳二年，不應設常平倉在四年也，蓋壽昌以常平，至四年，民始便，故賜爵關內侯，紀所書者，以賜爵故也，按蕭延年傳云，府丞論道，壽昌爲常平倉，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便，爲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延年以神爵中徙市，則常平設倉，當在此時，今從蕭望之傳，附于望之左遷之前。）望之復非壽昌，又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望之免冠謝，對，天子繇（與由同）是不說（音悅）後丞相司直缺，延壽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事能父我耶，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漢儀注，御史大夫，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其餘三十人，留守治百事，皆冠法冠。）自給車馬之杜陵，譏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躐慢不遜，（躐，古邁字。）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壬午，上使光祿勳惲策詔望之，望之左遷爲太子太傅，以太子太傅黃霸爲御史大夫，望之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蕭望之傳：呼韓邪單于，灌其弟右谷蠡王等，西翼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聞（乃敵反）姑地，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夷（力自反）烏厲溫敦皆見匈奴，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烏厲溫敦爲義陽侯。匈奴傳：本紀考異曰：通鑑呼遬單于，帥衆來降，功臣表信成侯王定，以匈奴烏桓屠耆單于子，左大將軍率衆降，侯義陽侯匽溫敦，以奴匈譯遬單于，率衆降，侯此，朝屈與敦也，未審爲單于，或降時自稱單于，或紀表二者誤也。）光祿勳平通侯楊惲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嘗使行事，鼎（貞）反，宗廟，還爲掾史曰，我親而見受詔

調帝，肆柁（丁故反）侯御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高昌侯車犇入北掖門，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有犇車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邱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眞人所謂鼠不容穴衡鑱（其羽反）數（山羽反）者也。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殘惡。單于不來明甚。惲上觀西閣，□蛩人指桀、紂雖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蛩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惲問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惲曰：得不肖君，大臣爲蜚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若秦事，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今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右輿令如一邱之貉（胡各反）。惲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信所言，行必不至河東矣。以主上爲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奏惲不服罪，而召戶將算，欲令戒飭（與敕同）。富平侯延壽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惲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惲語，自與太僕相觸也。算曰：不可。惲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毋泄惲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惲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爲訞（與妖同）惡言，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爲庶人。（楊惲傳。考異曰：考異云：宜紀書十二月，楊惲坐腐爲光祿勳，有罪，免爲庶人，不悔過怨望，大逆不道，要斬，蒙紀。蒙紀因而用之。按惲傳，惲與孫會宗書曰：臣之得罪，以三年冬，又因日食之變，騶馬張佐成上書告惲，即又揚譚稱杜延年爲御史大夫，按百官表，延年以五鳳三年六月辛酉爲御史大夫，蒙紀書元年爲光祿勳，五年免，戴長樂亦以其年爲太僕，五年免，杜延年以五鳳三年六月辛酉爲御史大夫，又按蕭望之傳，使光祿勳惲，策免望之，其事蒙紀今年八月，惲猶爲光祿勳，至四年乃死，宜紀誤也。後徇方待詔皆能，是時美惲以今年十二月，免爲庶人，至四年乃死，宜紀誤也。）

五鳳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詔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葬，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縊自絞死。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爲庶人，賜謚曰厲王。（本紀廣陵王正月二字，今從本紀。）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音鹿，蠡音奚反）王入侍，以邊塞亡寇，減戍卒什二。（本紀，考異曰：通鑑考異云：按匈奴傳，呼韓邪來朝，時匈奴有三單于，不知此單于得事在明年，今從本紀。）

遣廷尉、大鴻臚即訊廣陵王。

五鳳三年春，廣陵王胥、詔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葬，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縊自絞死。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爲庶人，賜謚曰厲王。（本紀廣陵王正月二字，今從本紀。）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王入侍，以邊塞亡寇，減戍卒什二。（本紀，考異曰：通鑑考異云：按匈奴傳，呼韓邪來朝，時匈奴有三單于，不知此單于得事在明年，今從本紀。）

遣廷尉、大鴻臚即訊廣陵王。

（論冬至春行宜大而減死罪，考異曰：外戚恩澤侯表，德以五鳳二年幾今，附于此幾之年。）京兆尹張敞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

五鳳三年二月壬申，御史大夫黃霸爲丞相，（百官表：霸，考異曰：百官表作壬申，荀紀作壬辰，按長歷，正月戊寅朔，二月無壬辰，而壬申乃二十五日也，今從荀紀。）封建成侯，（考異曰：百官表，考異云：荀紀作辛巳，今從表。）夏六月辛酉，西河太守杜延年爲御史大夫。（百官表，考異云：荀紀作辛巳，按長歷此月丙午朔，無辛巳，今從表。）始昭帝時，廣陵王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覦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爲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犧（先代反）禱，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寤（古浸字）信女須等，數賜予錢物。至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及漢立太子，胥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以賦貧民。棄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欲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廣陵王。

五鳳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詔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葬，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縊自絞死。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爲庶人，賜謚曰厲王。（本紀廣陵王傳，考異曰：通鑑考異云：按匈奴傳，呼韓邪來朝，時匈奴有三單于，不知此單于得事在明年，今從本紀。）匈奴單于稱臣，遣弟

谷王入侍，以邊塞亡寇，減戍卒什二。（本紀，考異曰：通鑑考異云：按匈奴傳，呼韓邪來朝，時匈奴有三單于，不知此單于得事在明年，今從本紀。）

遣廷尉、大鴻臚即訊廣陵王。

五鳳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詔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葬，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縊自絞死。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爲庶人，賜謚曰厲王。（本紀廣陵王傳，考異曰：通鑑考異云：按匈奴傳，呼韓邪來朝，時匈奴有三單于，不知此單于得事在明年，今從本紀。）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王入侍，以邊塞亡寇，減戍卒什二。（本紀，考異曰：通鑑考異云：按匈奴傳，呼韓邪來朝，時匈奴有三單于，不知此單于得事在明年，今從本紀。）

遣廷尉、大鴻臚即訊廣陵王。

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匹遙反)然皆有節槩(工代反)，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于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郡。惲兄子安平侯譚，坐不諫正惲，與相怨望語，免爲庶人。召拜成爲郎。諸在位與惲厚善者，太常韋元成及孫會宗等，皆免官。(楊惲傳、通鑑。考異曰：楊惲傳作未央衛尉韋元成，按百官表，元成以神爵四年爲衛尉，五鳳二年爲太常，又元成傳亦云爲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楊惲厚善，皆免官，以此致之，當是楊惲傳誤，今從百官表、元成傳爲太常。)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郅支都單于庭。(匈奴傳)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本紀)皇太子柔仁好儒，見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爲罪而誅，嘗侍燕從(子容反)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胡絹反)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迺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元帝紀)淮陽王母張倢伃愛幸，而王又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曰：眞我子也。是時王未就國，上常有意欲用代太子，然因太子起于微細，上少倚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久之，上召拜韋元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王，輔以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元帝紀、韋元成傳)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丞相黃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黃霸傳。考異曰：通鑑以丙吉爲丞相霸爲太史大夫……太尉罷臣者是時許延壽爲大司馬不應霸復置太尉之贊，今附于此。)夏四月，建章、未央、長樂宮鐘虡銅人皆生毛，長一寸，斯時以爲美祥。(郊祀志)秋，酎宗廟，高平侯魏宏、博陽侯丙顯坐騎至司馬門不敬，削爵一級爲關內侯。(丙吉傳)始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未祭前一日之夕展牲，其夕之牲)，乃使出取齋衣。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爲言，然後乃已。(丙吉傳)

甘露二年春正月，立皇子囂(音敖)爲定陶王。(本紀。考異曰：通鑑考異云：諸侯王表作十月乙亥，今從漢書本紀。)囂，衛倢伃子也。(宣元六王傳)詔曰：迺者鳳皇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滂流，枯槁(口老反)榮茂，神光並見，咸受禎(音貞)祥。其赦天下，減民算三十，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二千石金，錢各有差，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本紀)珠厓郡反，夏四月，遣護軍都尉張祿將兵擊之。(本紀、通鑑)御史大夫杜延年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延年傳)秋九月，立皇子宇爲東平王。(本紀)宇，公

孫倢伃子也。(宣元六王傳)

甘露三年，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于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自丞相黃霸、御史大夫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帝世，然不得列于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蘇武傳、通鑑)詔曰：迺者鳳皇集新蔡，羣鳥四面行列，皆鄉鳳皇立，以萬數。其賜汝南太守帛百匹，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賜民爵二級，毋出今年租。(本紀)三月己丑，丞相建成侯黃霸薨，諡曰定侯。(本紀、百官表、本傳。考異曰：本紀、百官表皆作己丑，通鑑仍荀紀作己巳。按長曆是月甲申朔，己巳乃三月初六日，乃己丑也，當是荀紀誤，今從本紀、百官表。)夏五月甲午，御史大夫于定國爲丞相，封西平侯，太僕陳萬年爲御史大夫。(百官表、定國傳)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于石渠閣，博士施讎(受易田王孫)論易。譯官令、齊周堪、博士魯孔霸、(俱受大夏侯勝書)于勝、歐陽地餘、濟南林尊、(並受歐陽生書)平陵張山拊、(音府)謁者陳留假倉、(俱受小夏侯建書)論書。博士沛薛廣德、山陽張長安、(並受王式詩)論詩。博士梁戴聖、太子舍人沛聞人通漢、(並受后倉禮)論禮。公羊博士下邳嚴彭祖、侍郎申輓、(音晚)伊推、宋顯，穀梁議郎、汝南尹更始、待詔劉向、(本名更生)梁周慶、丁姓，竝論春秋。黃門郎梁丘臨、(賀子)奉使問諸儒，而淮陽中尉韋元成、(又治詩禮)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諸儒雜論同異，條奏其對。時公羊家多不見從，彭祖等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竝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蕭望之等平奏其議，天子稱制臨決焉。迺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諸傳。考異曰：荀紀云立穀梁、公羊春秋、左氏傳博士。按公羊博士已立于武帝之宣帝所立只穀梁耳，左氏至成帝時猶未立學官，故劉歆移書責太常，亦可見荀氏之誤。)

(今不取。石渠議，漢書不載其辭，今不復能存，唯杜佑通典尚見一二。一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祖以後大宗不？戴聖云：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曰：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帝制曰：聖議是也。一經云：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何？戴聖以爲子不報者，官命婦不得降，故以大夫爲文……民服爲稱，齊也。已除喪服未葬者，皆至葬反服。庶人爲國君亦如之。帝制曰：會葬服，葬是也。……大夫降乳母邪？聞人通漢對曰：乳母所以不降者，報之服也。……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也。黃門郎臨奏……鄉射合樂，大射不，何也？戴聖曰：鄉射至而合樂者，……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之奚必須合樂而後合？……宗子孤爲殤，言孤何也？聞人通漢曰：孤者……得爲宗子……不純采……父母在冠衣不純采，故言孤……孤已冠……詔曰：……可以難推崇，稱。)初，帝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韋賢、夏侯勝、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竝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受穀梁，上召見千秋。

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及歷姓為博士。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本紀、諸傳）烏孫大昆彌元貴靡、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卒。三孫因留守墳墓云。（考異曰。馮嫽又取西域傳云。後復會宗為都護。乃召還亡。時年七十餘。安定之。星靡死。子雌栗靡代立。按段會宗為都護。乃在竟寧中。竟寧元帝末年。誤于此。今除去之。）初。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迺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太子憐之。且以為然。及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見者久之。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迺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與娛同）侍太子者。故繡衣御史王賀女孫政君。與（讀曰豫）在其中。及太子朝皇后。迺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于五人者。不得已于皇后。彊應曰。此中一人可。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長御即以為是。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政君一幸而有身。是歲生子于甲館畫堂。為世適（讀曰嫡）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太孫。常置左右。（元后傳）雁門太守、建平侯杜緩為太常。（百官表）緩、延年子也。（本傳）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匈奴傳）

甘露四年。典屬國常惠為右將軍。（百官表）典屬國如故。（惠傳）秺侯金賞為侍中、太僕。（百官表）匈奴呼韓邪、郅支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匈奴傳）諸儒薦郡文學河內張禹。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禹嘗從沛郡施讎受易。琅琊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禹傳）

黃龍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本紀）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二月。單于歸國。始郅支單于以為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為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因北擊烏揭。（師古曰。烏揭。國名。）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匈奴傳）詔曰。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順民所疾苦。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賦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有疑不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本紀。考異曰。[illegible]）（[illegible]）三月。客星居王良東北。可九尺。長丈餘。西指。出閣道間。至紫宮。（天文志）未央宮

輅（晉灼曰。輅音鬲。）中。雌雞化為雄。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五行志）夏四月。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以效其賢材。自今以來毋得舉。（本紀）以修撰之職。領於他官。（考異曰。[illegible]）（其時。今附于此之前。）由是太史之官。惟知占候。（[illegible]）太常掌故東海匡衡。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為文學。就官京師。後進多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匡衡傳）帝寢疾。選大臣可屬（欲屬之）者。冬十二月癸酉。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百官表、望之傳）甲戌。帝崩于未央宮。明年春正月辛丑。葬杜陵。上尊號曰孝宣皇帝。帝不喜儒。好觀申子君臣篇。（宣紀、元紀。考異曰。[illegible]劉向別錄。今取之。）

班固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讀曰申）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可謂中興矣。（考異曰。[illegible]）（冊太過。今削去之。）

西漢年紀卷二十二

元帝

孝元皇帝。諱奭。宣帝太子也。母曰共（讀曰恭）哀許皇后。八歲立為太子。黃龍元年十二月。宣帝崩。癸巳。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本紀、外戚傳）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師古曰。羅謂網羅也。逮、及也。）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刑法志）

初元元年。（考異曰。本紀去此四字。今補入。）三月癸卯。封太后兄、侍中中郎將王舜為安平侯。（本紀、漢紀、侯表）使仔父、丞相少史王禁。為陽平侯。位特進。丙午。立王使仔為皇后。（考異曰。[illegible]）（五行志。陽平侯[illegible]）禁自是盛貴用事。游宦求官於京師者。多得其力。（元后傳）夏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東。可四尺。（天文志）五月。渤海大水溢。（天文志）上遣使者。徵琅琊貢禹及王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王吉傳）以禹為諫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與雕同）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他賦

敝。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孝文皇帝。衣綈[徒奚反]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甫往反]效。衣服、履、絝[古袴字]、刀劒。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所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以為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食。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太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塡[與寘同]後宮。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猶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汝。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貢禹傳] 珠厓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賈捐之傳] 淮陽中尉韋元成。為少府。水衡都尉馮奉世。為執金吾。平昌侯王接。為衛尉。[百官表] 接無故子。[外戚傳] 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為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甚見尊任。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讀曰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讀曰嚮]納之。史高充位而已。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誠有所聞也。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印[讀曰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以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歙[翕同]然歸仁。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為郎中。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蕭望之、劉向、匡衡傳。百官表。通鑑。考異曰。通鑑載於初元二年。按百官表。更生為宗正在初元元年。今從表。]

初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賜雲陽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本紀] 蕭望之、周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高。言許、史過失。後朋行

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為黃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宏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蟜等待詔。以行汚穢不進。欲入堪等。堪等不納。官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宏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外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蕭望之傳] 二月丁巳。立弟竟為清河王。[本紀、諸侯王表。考異曰。通鑑考異云。荀紀竟作寬。令竟漢書作竟。令陵荀紀亦作竟。宇未知溫公所見本與今不同何耶。按漢紀本紀荀紀立清河王但書正] 二月[此獨從年表作。月本知何據] 戊午。地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豲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湧出。[本紀。考異曰。劉向傳作三月。今從元紀。以為二月。] 二月壬申。立廣陵厲王太子霸為王。[本紀、諸侯王表] 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本紀。按原本無詔丞相以下。與下文考異不合。今補入。] 待詔宦者署。東海翼奉。奏封事曰。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曆以甲午從春。曆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時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惟陛下裁察。[翼本傳。考異曰。荀紀繫於七月地再震之後。按本紀。二月地震下詔舉直言。奉當以此時上疏。並七月特詔公卿得言。奉不為公卿。安得言也。今取而附於二月下詔求言之後。] 令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寬中薦言博士張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禹傳] 駙馬都尉侍中史丹。自帝為太子時。以父高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丹傳] 待詔鄭朋。薦太原太守張敞。先帝名臣。宜傅輔太子。上以問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徵敞。欲以為左

謁謝。令病卒。（敞傳）五月。客星見昴分。居卷舌東。上感悟。下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蕭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劉向荀望之傳。天文志本紀）（考異曰。本紀在今冬。通鑑載於四月。按劉向傳曰。宏恭奏望之等獄狀。三月。地大震。是望之免在三月。地震當斷也。又曰。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望之傳亦曰。後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本紀并於冬。同議也。又按天文志云。是五月客星見昴分。居卷舌東。則望之封在五月無疑也。通鑑書在四月。亦誤也。）六月。關東饑。齊地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本紀。食貨志。考異曰。通鑑書四月。今從本紀。）秋七月己酉。地復震。（翼奉傳。荀紀。通鑑。考異曰。荀紀書於七月。劉向傳云。冬。地復震。按本紀七月詔曰。一年中地再動。當是荀紀爲是。今從之。）上以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於是數以朝日。（顏曰。五日一朝。故云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入受詔。條責以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寖廣。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讀曰促）其租。以故重困。關東流民饑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藏。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今丞相御史將何施以塞此咎。悉意條狀。陳朕過失。丞相于定國上書謝罪。（于定國傳）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大夫。宏恭石顯白。皆以爲中郎。（劉向傳）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劉向傳。通鑑。蕭望之傳）恭顯及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爲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爲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爲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

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宏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具子反）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元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冤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劉向傳。按本傳無而望之以下文。意未足。今補入）石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姍（所諫反）已。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貢禹爲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爲不妬譖望之矣。（石顯傳）是歲。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

漸化爲雄。有冠距。將鳴。（五行志。荀紀。考異曰。五行志以爲初元中。不明年。故荀紀載於此。今從之。）中書令宏恭病死。石顯爲中書令。是時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寮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石顯傳。荀紀）

初元三年春。令諸侯相位在郡守下。（本紀）珠厓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金馬門賈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與拳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讀曰豫）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粵。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盛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至於孝武。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音洛）浪（音郎）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

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鬭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鄣地太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子計反）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以救饑饉保全元元也。毛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見者充軍言之。驕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此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

且無。以爲順逆乘殊厓。專用恤關東爲疑。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尙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乃從之。珠厓由是罷。〔按罷珠厓。史鑑俱載於三年春。此本獨附二年之末。爲未是。今移入此歲。〕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捐之、賈誼曾孫也。〔捐之傳〕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翼奉上疏曰。臣前言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深知天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閒。卒其終始。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爲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迺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大各反〕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太和。百姓給足。德流後嗣。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皋。右阻黽池。前鄉〔讀曰嚮〕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

娛。東厭〔一葉反〕諸侯之權。西遠〔于萬反〕羌胡之難。陛下共〔讀曰恭〕己亡爲。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讀曰但〕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峻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迺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讀曰邵〕之佐。今東方連年饑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翼奉傳〕本貢禹上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衞。可減大半。以寬繇役。〔禹傳。考異曰。貢禹傳載於禹爲御史大夫之後。按百官表。禹以初元五年爲御史大夫。本紀罷甘泉、建章宮衞在三年。〕

〔不[illegible]禹五年尙以爲言也。當是傳[illegible]。[illegible]移於是年下詔之前爲是。今從之。〕天子悼恨蕭望之之死。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爲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劉向傳。百官表。考異曰。荀紀載於永光元年。百官表載於此年。今從表。〕是歲。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惠傳〕執金吾馮奉世爲右將軍典屬國。加諸吏之號。〔奉世傳〕侍中衞尉許嘉爲右將軍。〔百官表〕淮陽相泰山鄭宏以高第入爲右扶風。京師稱之。宏所至皆著治迹。條教法度。爲後所述。〔百官表〕

班固曰。宣帝時良吏。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武、黃霸、朱邑、龔遂、鄭宏、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初元四年。是歲。皇后曾祖父濟南平陵王伯墓門。梓柱更生枝葉。上出屋。〔五行志〕王莽生。〔五行志〕少府韋元成爲太子太傅。〔元成傳〕

初元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本紀。按原本無春正月以下求殷[illegible][illegible]末。有緣起。當是脫誤。今補入。〕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

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梅福傳〕三月。行幸雍。祠五畤。〔本紀〕夏四月。彗星出西北。赤黃色。長八尺。所後數日長丈餘。東北指。在參分。〔天文志〕詔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衆僚久曠。〔古曠字〕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陰陽爲變。咎流萬民。朕甚懼之。乃者關東連遭災害。饑寒疾疫。夭不終命。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先扶反〕匐〔步得反〕救之。其令太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賜宗室子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省刑罰七十餘事。〔又東觀漢紀。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產之令。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爲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本紀。應劭曰。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顏師古曰。司馬門者。宮之外門也。衞尉有八屯。衞候、司馬主衞士徼巡宿衞。每面各二司馬。故謂宮之外門爲司馬門。〕御史大夫陳萬年卒。〔本紀〕子咸以萬年任爲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爲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古諂字〕也。萬年乃不復言。萬年死後。帝擢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顓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咸傳〕六月辛酉。長信少府貢禹爲御史大夫。〔百官表〕先是陳萬年爲御史大夫。與于定國並位。論議無所拂。至禹代爲御史大夫。數處駮議。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于定國傳〕〔按原本無此二十三字。今補入。〕

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于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乃下其事匡衡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躐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之于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朱雲傳貢禹自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禹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鹽官皆置吏卒徒攻山以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以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捭才瓦反草杷蒲巴反土手足胼步干反胝竹尸反已率穀租又出稾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賣以賈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鮮錢之官無復以爲幣市井勿復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便百姓一歸於農復古道便禹傳議者以爲交易代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製禹議遂寢食貨志禹又言諸宮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歲費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廩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障候望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貴善觀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事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讀曰奮嗜欲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人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于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持刀筆武斷鄉曲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于世欺愚而善書者尊于朝詐布內反逆而勇猛者貴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陷官故踥蹀而冠劍者猶復攘臂爲政于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自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于是蓋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

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賊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讀曰懈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竹仲反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于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于決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酷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于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傳匈奴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用辱漢使江乃始等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內附漢議遣衛司馬長安谷吉送之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考異曰按陳湯傳初元四年郅支求侍子元紀五年谷吉使匈奴不還又湯傳云御史大夫貢禹議吉不可遣按禹今年六月始爲御史大夫或者郅支以四年求侍子而吉以五年使匈奴也今從雜記載于五年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十二月丁未禹卒天子賜錢百萬以其子爲郎丁巳長信少府薛廣德爲御史大夫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及爲三公直言諫爭章元成貢禹薛廣德傳言官爽鄉邪諸葛豐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爲之語曰閑何闊逢諸葛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欲奏其多事適遇許章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豐亦上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爲司隸校尉未有以自効復秩臣爲光祿大夫官尊賞重非臣之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議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卻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仗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於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司隸者廟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之也勉處中和順經書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病不勝憤懣音滿願賜清宴嗤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傳

西漢年紀卷二十三

元帝

永光元年春三月。隕霜殺麥苗。詔曰。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壬人在位。而吉士雍（雍讀曰壅）蔽。重以周秦之弊。民漸薄俗。去禮義。觸刑法。豈不哀哉。繇此觀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厲精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爲父後者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荀紀本紀）夏四月。日色青白。亡景。日中有景無光。（五行志）上詔責三公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宜各以誠對。毋有所諱。（于定國傳）秋九月。上酹祭宗廟。（按脫本紀秋九月以下八字。與下文考異不合。今補入。）丞相于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御史大夫薛廣德。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歸。縣其安車。傳子孫。（薛廣德傳。考異曰。百官表載七月癸未。大司馬高免。又載七月辛亥。韋元成爲御史大夫。則是廣德之免。亦在七月。至於定國之免。乃以爲十一月戊寅。按廣德傳云秋勝川餘以爲悉民流興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爲御史大夫凡十月歲餘以去年十二月爲御史大夫則是九月爲是又考于定國傳上詔責三公云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使已至今月不應云年歲未可預知也傳所載前後全錯未知孰是今皆削去日月載於秋時之後。）上之爲太子也。受經於太中大夫

孔霸。及即位。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給事中。及霸薨。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策贈以列侯禮。謚曰烈君。霸、孔子十三世孫也。（孔光傳）戊子。侍中衛尉王接。爲大司馬車騎將軍。（百官表）是日。日月乃有光。（五行志）石顯憚周堪、張猛。數譖毀焉。（考異曰。劉向傳作恭顯。按是時宏恭已死。今從通鑑。削去恭字。）劉更生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竝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甽古畎字）猶不忘君。惓惓（惓與拳同）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杼（食汝反）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讀曰烏）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與貽同）我釐（與來同）麰。（音牟）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音翕）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音紫）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女教反）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嗷嗷。（音敖）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千感反）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竝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側介反）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陁（丈爾反）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五歷反）退飛。多麋。有蜮（音或）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于具反。下同）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音終）螟（音冥）蠭午竝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莫侯反）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竝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女救反）忠讒竝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五故反）膠戾乖剌。（來曷反）更相讒

慝，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下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否，皮鄙反）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麃，彼驕反）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閒。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石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劉向傳）長安令楊興，與賈捐之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嘗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考異曰，荀紀作君蘭，通鑑從漢書，今從之。）興曰，縣官嘗言興瘉（與愈同）薛大夫，我易助也，若房下筆，

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爲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爲將軍，期思侯並可爲諸曹，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爲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興曰，我復見言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卽得入矣。捐之卽與興共爲薦顯，興奏以爲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爲諸曹，又共爲薦興奏，以爲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王禁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僞，以上語相風，（讀曰諷）更（上衡反）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興減死罪一等，髡鉗爲城旦。（捐之傳）上之爲太子也，歐陽地餘以中庶子授經，及卽位，地餘侍中，貴幸，是歲爲少府。（百官表、儒林傳）故建章衛尉內顯爲太僕，（百官表）匈奴呼韓邪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久之，單于竟北歸庭，民衆稍稍歸之，其國遂定。（匈奴傳）

永光二年春二月丁酉，御史大夫韋玄成爲丞相，封扶陽侯，右扶風鄭宏爲御史大夫。（百官表、元成傳）上問給事中匡衡，以日食地震之變，及政治得失，衡上書曰，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讀曰僻）之意縱，紀綱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僥倖，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鬭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得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切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于行而廉于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尚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子鴆反）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作乎下

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晻與暗同) 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于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義。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宏于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匡衡傳) 秋七月。隴西羌彡(所廉反。二先反)姐(音紫)旁種反。詔召丞相韋元成、御史大夫鄭宏、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馮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饑饉。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元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奉世曰。羌人近在境內。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于折傷。再三發䡊。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者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敵國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敵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于四萬。非財幣所能解。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于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前軍到降同阪。(所板反) 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人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馮奉世傳) 八月。上令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奉世。奉世上言。願得其眾。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于是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人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書言羌人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著已定。勢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非為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宏農、越騎、跡射、佽飛彀者。(劉攽曰彀者能張弩者) 羽林孤兒。及呼速絫(力追反)嚾(乃官反)種。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眾心。舉而無悔。擒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疑。須奮武將軍兵

到。合擊羌人。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人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未進。聞羌破。還。上曰。羌人破散。創艾亡逃出塞。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本紀、馮奉世傳) 是月。天雨草如莎。相膠結。如彈丸。(五行志、荀紀。按原本天雨二語在前上令發兵六萬餘人之上。文意不屬。今移于此) 是歲。有獻雄雞生角者。(五行志) 陽平侯王禁薨。子鳳嗣。(五行志) 左馮翊嚴彭祖為太子太傅。(百官表) 彭祖。延年弟也。(嚴延年傳) 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知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初彭祖與魯國顏安樂事眭孟。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儒林傳) 隴西太守馮野王。為左馮翊。(百官表) 野王、奉世子也。石顯見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倢伃在內。顯必欲附之。薦言倢伃兄謁者逡。(干旬反) 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逡請閒言事。上聞逡言顯專權。大怒。罷逡歸故官。(石顯傳)

永光三年春二月。馮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奉世。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賜奉世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本紀、奉世傳) 三月。立皇子康為濟陽王。(本紀) 康、傅昭儀子也。昭儀少為上官太后才人。自帝為太子。得進幸。帝即位。立為倢伃。欲殊于後宮。以其有子為王。上尚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位在倢伃上。昭其儀尊之也。(外戚傳) 秋七月壬戌。以平恩侯許嘉為大司馬、車騎將軍。(百官表) 帝悼傷母共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懽悅狀。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久之。育一男失之。(外戚傳) 是歲。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儒林傳序) 侍中中郎將王商為右將軍。(百官表)

永光四年夏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食之。(按原本無夏六月以下。今補入) 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口本反)愊([illegible]力反)。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一甲反)遂退。卒不克明。往者眾臣見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晻昧說天。託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眾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申寅曰) 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張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劉向傳) 東郡京房學易於梁人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

廣爲郎。上疏數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令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宏。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考異曰。此事通鑑載于建昭二年。按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不可許。唯御史大夫鄭宏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然周堪爲光祿大夫在永光四年。未幾疾瘖而卒。則房此事在永光四年明矣。今載于周堪拜光祿大夫之後。按考異載此事於周堪拜光祿大夫之後。而此上不書拜周堪月日。疑有脫誤。）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考異曰。故寶文政殿學士鄭亮得兩浙錢王寫本漢書。無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十二字。今從通鑑。）上曰。然。幸其瘉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房傳。按原本無上曰以下。罷出未完。今節錄房傳補入。）光祿大夫領尚書事周堪。疾瘖不能言而卒。石顯誣譖張猛。令自殺於公車。劉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劉向傳）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爲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孝宣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貙婁。又嘗粢。八月先夕饋饗。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祠。此上凡爲十二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貢禹嘗以爲言。至是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遂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論語）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玄成、御史大夫鄭宏、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韋元成傳）九月戊子。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冬十月乙丑。罷祖宗廟在郡國者。（本紀。韋元成傳）諸陵分屬三輔。（本紀。顏曰。先是諸陵屬太常。今各依其地界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爲初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

司隸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爲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又罷先后父母奉邑。（本紀）十一月。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慄恐懼。不敢自顓。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丞相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廟。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孥。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賜長老。矜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爲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韋元成傳）

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潁川、汝南、淮陽、廬江。雨壞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五行志）吏從官縣被害者。與告士卒遣歸。（本紀）冬。上幸長楊射（食亦反）熊館。布車騎大獵。（本紀）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群臣黎庶。靡不一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於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丞相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爲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十二月乙酉。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廟園。議者又以爲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爲清靜也。祭不欲數。數（所角反）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上亦不改也。（韋元成傳。本紀）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

河紀。（漢志傳）

建昭元年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枳道。（本紀）是歲。丞相元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臣瓚）曰。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本紀。元成傳）太子太傅匡衡。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傅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為任公卿。由是為光祿勳。（百官表。衡傳）帝好詩。衡為光祿勳。居殿下。以詩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褚先生補史記）少府歐陽地餘卒。尚書令五鹿充宗為少府。（百官表）貴幸。為梁邱易。自宣帝善梁邱氏說。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齊（子私反）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竹庾反）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為博士。（朱雲傳）

建昭二年春正月。上令京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罪。率相准如此法。）以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房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傳。考異曰。通鑑載於六月以後。按房傳。房拜魏郡太守。以二月朔拜。上封事。則房之除守。當在正月。今並於正月。）六月乙亥。立皇子興為信都王。（諸侯王表。本紀。興傳）尊其母馮倢伃為昭儀。（外戚傳）房至陝。上封事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強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於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王欽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為博道其語。以為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己。故為眾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為（于偽反）國忠。今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博曰。前楚王朝。薦士。何為不可。房曰。石顯、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宏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鉤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為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來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皆下獄。有司請逮捕淮陽王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欽免冠稽首謝罪。八月。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考異曰。本紀及荀紀。皆書房死於此年。又按傳云。房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又曰。至其七月。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房之去。此書之上。宜在七月也。又云。房去月餘。竟徵下獄。是以七月去。以八月下獄棄市也。御史大夫鄭弘坐與房善。免官。事在下獄棄市之後。百官表。以八月癸亥。益知房之死。在八月。與百官表符。八月明矣。考異紀不知日月。被繫之年。末為是。今從之。通鑑併於八月。以為御史大夫之前。）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為鄭宏言之。宏坐免為庶人。（淮陽王傳）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石顯。而與左曹中郎將。泰山王章。槐里令朱雲相善。數上疏言。丞相韋元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而咸與章共短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讀曰諷）吏殺人。羣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韋元成。言雲暴虐亡狀。時陳咸在前聞之。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官。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上。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為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帝世。章亦為顯所陷。免官。（朱雲傳。王章傳）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以它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跡。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石顯傳）癸亥。以光祿勳匡衡為御史大夫。（百官表）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本紀。通鑑作閏六月。考異曰。漢紀作閏八月。今從通鑑）冬十一月。齊、楚地震。大雨雪。深五尺。樹折屋壞。（本紀）

建昭三年六月甲辰。丞相扶陽共侯韋元成薨。（本紀。侯表。百官表）七月癸亥。御史大夫匡衡為丞相。封樂安侯。戊辰。衛尉李延壽為御史大夫。（百官表）冬。使西域都護騎都尉。北地甘延壽。副校尉山陽陳湯。共誅斬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通鑑。本紀）

建昭四年春正月。郅支首至京師。縣蠻夷邸十日。（通鑑）甘延壽、陳湯上疏。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李延壽。以為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工客反）埋胔（才賜反）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迺埋之。有詔將軍議是。（陳湯傳。考異曰。按陳湯傳作繁延壽。百官表作李延壽。荀紀、通鑑亦作李延壽。今從之。）夏六月甲申。中山哀王竟薨。亡後。絕。（本紀。中山王傳）

建昭五年春三月。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來到反）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芳目反）案小罪。徵召證案。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本紀）夏六月庚申。復戾園。（本紀）壬申晦。日有蝕之。（本紀）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丞相匡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言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又告謝毀廟。久之。上疾連年。秋七月庚子。遂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園。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乃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讀曰豫）焉。他皆如舊制。惟郡國廟遂廢云。（本紀。韋元成傳）是歲。徙濟陽王康。為山陽王。（通鑑）長安士伍（顏曰。先嘗有爵。經奪免之。而與士卒為伍。故稱士伍。）尊上書。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吉即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溼。數奉甘毳

體與體同。食物。所以養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益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禍。而徵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雖介之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言狀。幸時下吉。害讓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紐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徵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太僕十餘年。（百官表。作十年。正當是年。）與官屬大為姦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奏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以為城門校尉。（古傳。）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立社。山陽甕茅鄉社。有大槐。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其故處。（五行志。）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賜單于。皆倍于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待詔掖庭王嬙。字昭君。賜單于為閼氏。（顏曰。閼氏。國號。獻女未御。見幸掖庭。故曰待詔。）二月。御史大夫延壽卒。在位六歲。馮野王。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三月丙寅。乃下詔曰。剛強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辯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譚。越次遷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賢。（馮野王傳。按原本不著延壽卒。及單野王奉。作三月丙寅詔曰。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賢。文義未明。今從傳更正。）河南太守。九江召信臣為少府。（百官表。）初信臣為南陽太守。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富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為事。輒斥黜之。舊者。秦其不法。以觀示。（讀曰。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數增秩。賜金。是徵為少府。（召信臣傳。）夏。封騎都尉甘延壽為列侯。賜。副校尉陳湯。爵關內侯。（本紀。）杜欽上疏。追頌馮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護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顏曰。矯。假也。假託王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離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最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獨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劫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異。（顏曰。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蹈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自著。為世使表。獨抑絕一涉。（顏曰。涉。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馮奉世傳。）欽。故御史大夫延年子也。（延年傳。）

班彪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瑟琴。吹洞簫。自度曲。（度。徒各反。）歌聲分刊。（干本反。節度。窮極幼眇。（眇。妙也。）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

牽制文義。優游不斷。然寬宏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人之風烈。（考異曰。荀紀贊語。皆仍班語。唯刪去孝宣之業。衰為一段。其有指戾。今從荀紀。）

班固曰。孝元之世。亡王子侯者。盛衰終始。豈非命哉。（侯表。）

西漢年紀卷二十四

成帝

孝成皇帝諱驁。元帝太子也。年三歲。宣帝崩。而元帝即位。為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竟寧元年五月。元帝崩。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本紀。）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本紀。）益封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元后傳。）初許嘉自元帝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帝立。復以鳳與嘉並。杜欽以為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說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渙之漸。必生乖忤之患。不可不慎。衛將軍之日蹙於蓋侯。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許皇后傳。）擢翟馬都尉侍中史丹為長樂衛尉。（丹傳。）有司奏。大鴻臚孺野王王昆。不宜備位九卿。以秩出為上郡太守。諸曹馮立。出為五原屬國都尉。黃門郎給事中馮參。出補渭陵食官令。立、參、野王弟也。（馮奉世傳。）遷中書令石顯。為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石顯傳。）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奏請杜欽為大將軍武庫令。故東平相涿郡王尊。補軍中司馬。擢司隸校尉。以陳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補長史。咸薦御史蕭育、杜陵朱博。除幕府屬。鳳甚奇之。鳳弟車騎將軍音。數稱欽廉平。（朱博傳。）王鳳。欲薦之。數稱達名士。俾正闕失。當世尊政。多出於欽。（杜欽傳。）馮野王。亦薦之。大將軍門苑。（於元反。）句鉤。（音侯。）令東

海薛宣之能，宣爲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帝初即位，宣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宣傳）徵故左中郎將王章爲諫大夫。（章傳）谷口鄭子真，脩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大將軍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王貢傳序）秋七月，大赦天下。（本紀。考異曰：荀紀作冬十有一月，據此數爲元帝赦而下也，元帝以六月赦，不應至十一月，今從漢書本紀。始赦也，荀紀）丞相匡衡上疏曰：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衡傳）丞相匡衡奏：射聲校尉陳湯，前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湯傳）

建始元年，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

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如淳曰：白諸衛士更盡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讀曰供）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頻反）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劾。衡慚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天子新即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報衡曰：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憫焉。方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衡起視事。御史丞劾奏尊妄詆誹謗赦前事，猥歷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然羣下多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匡衡、王尊傳）石顯等伏辜，劉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劉向傳）淮陽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爲石顯等所侵，因爲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以爲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遣

徙者。（淮陽王傳）博士鄭寬中、東平內史張禹，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張禹傳、儒林傳）時上方鄉學，寬中、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大將軍鳳薦長安班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誦說有法，詔從寬中、禹受焉，拜中常侍。數年，金華之業絕，出。（叙傳）壬子，（侯表）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爲安成侯，食邑萬戶；賜舅王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食邑三千戶。（元后傳）禁有八男，唯曼蚤卒。鳳、崇與太后同母。（本紀、元后傳）夏四月辛丑夜，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風從西北起，雲氣赤黃，四塞天下，終日夜下著地者黃土塵也。（五行志）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本紀）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言事者多以爲然。大將軍鳳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茀（與孛同）星、天地赤黃之異，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謬，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乃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祖宗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元后傳）御史中丞薛宣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

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繇是知名。（宣傳）秋，少府召信臣奏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二十五所，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大半。又奏：多生菜，強加溫火，非時而生，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本紀、循吏召信臣傳）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相承，見東方。（本紀）九月戊子，有流星大如缶，出於文昌宮，光燭地，長四五丈，委曲蛇形，以貫紫微宮。（荀紀、本紀、天文志）冬十二月，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乎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于雲陽立泰畤，祭于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阸陜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殊未合于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洛邑，由是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于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八人以爲：禮記曰：燔柴于太壇，祭天也；瘞薶于太折，祭地也。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于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

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于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于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于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于經傳，同於上世，便于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爲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天子從之。既定，衡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宜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輅、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于古。臣聞郊柴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槀稭（音戛），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惟至誠爲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輅、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勿修。天子皆從焉。（郊祀志。紀）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爲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

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于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勢復邪直，貝邱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尙書，善爲算，能度功用，遣行視，以爲屯氏河盈溢所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溝洫志）

建始二年春正月，丞相衡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卽且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靑、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郊祀志。本紀：春。）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詔曰：迺者徙泰畤后土于南郊、北郊，朕親飭躬，郊祀上帝，皇天報應，神光竝見。三輔長無共（居用反）張（竹亮反）繇役之勞，赦奉郊縣長安、長陵及中都官耐罪徒。減天下賦算四十。（本紀。考異曰：荀紀以爲閏二月，今從漢書本紀。）閏月，以渭城延陵亭部爲初陵。（本紀。考異曰：荀紀以爲二月，漢書以爲閏正月。按長歷，是年閏正月，漢書爲是，今從之。）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五行志。本紀）初元

帝時，童謠歌曰：井水溢，滅竈烟，灌玉堂，流金門。（荀紀）上自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卽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大將軍武庫令杜欽說大將軍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允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于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讀曰佚）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女子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來異態；後來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閒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主上富于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爲寒心。唯將軍常以爲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爲故事無有。欽復重言：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剌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留深意，後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讀曰冀）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于往古，無害于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早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倘（讀曰儻）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爲漢家建無窮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遴。（音吝。周）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杜欽傳。杜周附）帝遊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必計反）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有男，數月失之。（班婕妤傳）是歲，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長安廚官縣官給祠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扶目反）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爲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杜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荊、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皋山山君、武夷、夏后啟母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罘、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仙人、玉女、徑路、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郊祀志）

建始三年夏，大水，三輔霖雨三十餘日，郡國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殺四千餘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千餘所。（五行志）帝甚敬重右將軍王商，徙爲左將軍，以執金吾任千秋爲右將軍，而王鳳顓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王商傳。百官表）秋，大雨三十日，關內大水，渭水虒（音斯）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

門入未央宮。尚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旬盾禁中而覺。（本紀五行志作十月丁未。本紀秋七月。今從本紀。十二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求直言方正極諫之臣。本紀。按原本無夜地震以下。與後奏對語不合。今補入。）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太常丞谷永。（永傳。合陽侯梁放、舉前大將軍武庫令杜欽。欽傳。）永上對曰。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于下。日月理于上。如人君淫溺後宮。殿（讀與鎮同。）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嬖女之分。地震。廟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顧舉錯。婁（古書字。）失中與。（詩曰。與下同。）內親太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于內。埶行于外。至傾覆國家。惑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閨妻驕扇。日以不減。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萬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于正身。勉強于力行。損燕私之閒。（讀曰閑。）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能踏倡優之美。（古美字。）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萬。興（讀如鎮。）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讀曰恭。）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讀曰霸。）功。幽王惑于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于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慢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或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讀曰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逢（與逢同。）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稱樂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蓋孚。無敖戲廢忘之過。則左右肅艾。（讀曰乂。）華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彌賢遠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財選士。必試于職。明虞益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寖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艾（讀曰乂。下同。）日險。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成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于前。奏賢布于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于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于下。莫甚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音單。）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臨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民。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

蓋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而易。則咎罰不除。經曰。攸用五福。威用六極。傳云。六沴作見。若不共御。（讀曰恭。）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閒。災異蜂起。小大畢具。所行不饗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終務。唯陛下留神。（永傳。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外國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外國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剌（來曷反。）之心。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為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戌。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讀曰嫡。）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唯陛下深戒之。變成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惟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佞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繩道。親二宮之饋膳。致晨昏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聰于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匱萬姓之力。以從（讀曰縱。）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于不以。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為。不可以奢泰持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欽傳。）天子異永對。特召見之。（永傳。）丁丑。丞相樂安侯匡衡免。（百官表。）初。衡封僮之樂安鄉。鄉本田。提封三千二百頃。南以閩陌為界。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陌為平陵陌。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遂封其平陵陌以為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酒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晚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柰何。殷曰。賜以為舉計。令郡實之。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頗當得不耳。何至中書。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為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陌為界。不足故。而以閩陌為界。解何。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王駿、少府張忠行廷尉事。劾奏衡。歐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一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日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為庶人。（衡傳。駿、吉之子也。）建始四年春三月甲申。以左將軍樂昌侯王商為丞相。（百官表。）益封千戶。商為人多質。有威重。天子甚尊任

之。(讀傳)右將軍任千秋為左將軍，長樂衛尉史丹為右將軍。(百官表)雨(于具反)雪，燕多死。谷永對曰：皇后桑蠶以治祭服，共(讀曰供)事天地宗廟，正以是日疾風自西北，大寒雨雪，壞敗其功，以章不鄉(讀曰嚮)。宜齊(讀曰齋)戒辟(讀曰避)寢，以深自責，請皇后就宮鬲閉門戶，毋得擅上，且令眾妾人人更進，以時博施。皇天說(讀曰悅)喜，庶幾可以得賢明之嗣。即不行臣言，災異俞甚，天變成形，臣雖欲捐身關策，不及事已。(五行志)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杜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成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戰陳不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于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為，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主，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眾庶咸說(讀曰悅)，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欽傳)谷永對策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聖聽，唯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欲末殺(殺音所例反)災異，滿讕(讕音來旦反)誣天。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己之間，暴風三溱(溱音臻)，拔樹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曰：日食婺女九度，占在皇后。地震蕭牆之內，咎在貴妾。二者俱發，明同事異人，共掩至陽，將害繼嗣也。亶(讀曰但)日食，則妾不見；亶地震，則后不見。異日而發，則似殊事，亡故動變，則恐不知。是月后妾當有失節之郵(郵與尤同)，故天因此兩見其變，若曰：違失婦道，隔遠(于萬反)眾妾，妨絕繼嗣者，此二人也。(五行志永傳)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復曰：方今北無葷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亡吳、楚、燕、梁之勢。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陛下即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白氣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京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各有占應，相為表裏。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絕微之應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更進，益復從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毋論年齒。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為福。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于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疏賤之臣，

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間離貴后盛妾，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于湯鑊之誅。此天保佑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尊，甚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不可蹟。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即以為誠天意也，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唯陛下省察熟念，厚為宗廟計。杜欽亦倣此意。時對者數十人，永與杜欽為上第焉。上以其書示後宮，擢永為光祿大夫。(永傳通鑑)秋七月，熒惑隃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時，歲在關星西四尺所，熒惑初從畢口大星東，東北往，數日至，往疾去遲。(天文志)九月，長安城南鼠巢樹上，桐柏尤多，巢中無子。(荀紀)大雨水十餘日。(五行志)河決于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所居地凡十五萬餘頃，深者二丈，壞敗官寺室廬且四萬所。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略疏闊，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艘，(先勞反)徙民避水居邱陵，九萬七千餘口。(溝洫志荀紀)壬戌，少府張忠為御史大夫。(百官表)是歲，守京輔都尉王尊為京兆尹。(百官表)初，南山群盜傰(音朋)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拜故宏農太守傅剛為校尉，將迹射(射，食亦反)士千人逐捕。(師古曰：迹射，言尋迹而射取之也。)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示四夷。(讀曰示)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故高陵令王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守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王尊傳)關內侯陳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案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光祿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讀曰嚮)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皮逼反)億，義勇奮發，卒(讀曰猝)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讀曰逾)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癃，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樸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

後敵。今國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迺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徒各反。何時解。湯知爲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一決於湯。漢傳。通鑑。

西漢年紀卷二十五

成帝

河平元年春正月。壬寅朔。日月俱在營室。時日出赤。二月癸未。日朝赤。且入又赤。夜月赤。甲申日出赤如血。亡光。漏上四刻半。乃頗有光。燭地赤黃。食後乃復。五行志。庚子。秦山山桑谷。有鳶焚其巢。三數口豆反。燒死。五行志。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物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爲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兵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五行志。杜欽薦雉爲王延世於王鳳。使塞決河。鳳以延世爲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三月。詔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改元爲河平。卒治河者。爲蓄外繇六月。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十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漢紀。通志。

蝗、旱、傷麥。民食榆皮。流移入函谷關。天文志。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東井六度。五行志。考異曰。本紀。志曰。有食之。按五行志云。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又劉向云。且既其占恐害繼嗣。又帝紀。皇后書云。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蓋誤也。今不取。姑從五行志。以不盡如鉤書焉。光祿大夫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東井京師地。且既。其占恐害繼嗣。是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杜欽、谷永。及向所對。皆及之。五行志。上然其言。於是省減

椒房掖庭用度。皇后乃上書曰。迺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道賜外家幕臣妾。皆如覽事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道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微微之間。未必可同。若覽事前。與黃龍前。豈相放甫往反。哉。家束不曉。今一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幸得賜沐湯邑。以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體。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覽事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卽且令妾被服所爲。不得不如前。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官吏忮恨。必欲自勝。幸妾尙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況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又故事。以牲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預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曰。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尙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以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姙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斯昭陰盛益溢。逆經絕紀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於樹。野鵲變色。二月庚子。烏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古笑字。後號咷。喪牛於易。因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顯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因。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考異曰。今許后傳作五月庚子。按前紀及五行志。並作二月庚子。及考此書。先云五月庚子。繼云三月癸未。又云四月己亥。不應。三月四月於五月之後。當是二月庚子爲是。今從前紀。五行志。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檀屋。災及宗廟。足爲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先各反。與既無異。已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己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乘備未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寖蹙。古蹙字。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忽哉。書云。高宗肜日。勞有雊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按原本。條書云以下。下卽飭椒房及無所指。今補入。卽飭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剌。使大長秋來白之。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誠曰。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皇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言烏。可以論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遠先后之制度。力道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謙約爲右。其孝東宮。毋闕朔望。推誠永究。爰何不減。蚤名聞

行。以息衆讙。(許元反。)垂則列妾。使有法焉。(許皇后傳。)自元帝時。韋元成爲丞相。博士給事中平陵平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知。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讀曰歟。)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堯舜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今文尚書之辭。)上亦以無繼嗣。遂納當言。(當傳。通鑑。)秋七月。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幷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初。元帝改制。蠲除高后所定撰議之令。至是又復焉。(本紀。韋元成傳。)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閒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曅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考異曰。此事不得其年月。今附於平當請復太上皇寢廟之後。)當以爲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衆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閒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宏董仲舒等。皆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樂官。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鏘。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曅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河閒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況於聖主。廣被(皮義反。)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禮樂志。)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是羅元元之民。夭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准古法。朕將盡心覽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爲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刑法志。)詔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音干。)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東平王傳。)匈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匈奴傳。考異曰。漢紀。云按匈奴傳。河平元年。單于遣莫演朝正月。下云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據此則是莫演以元年至漢。朝二年正月也。而荀紀置於元年正月之下。恐誤。漢紀又以莫演爲貳單。今從漢書傳。)河平二年春正月。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二人皆驚走。音止。乃還。視地陷數尺。鑪分爲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飛去。(五行志。)冬十月。塡星在東井軒轅南耑大星尺餘。歲星在其西

北尺所。熒惑在其西北二尺所。皆從西方來。塡星貫輿鬼先到。歲星次。熒惑亦貫輿鬼。十一月。歲星熒惑西去塡星。皆西北逆行。(天文志。)乙卯。月食塡星。星不見。時在輿鬼西北八九尺所。(天文志。)丁巳。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大將軍鳳薦金城司馬臨邛陳立爲牂牁太守。召興斬之。(考異曰。西南夷傳但云河平中。而胡旦漢春秋云在此年十一月。未知何據也。今按天文志云。河平二年十一月丁巳。云云。是朔旦。蓋據天文志。今從之。)是歲。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不改。外爲大言。倨嫚(古訕字。)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考異曰。王尊傳作御史大夫中。按百官表。是時張忠爲御史大夫。通鑑改作張忠。今從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如淳曰。三輔皆秩中二千石卿也。)羣盜寖彊。吏氣傷沮。(才汝反。)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擊羣盜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窮。鉏耘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按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讀曰悅。)服。尊擬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眞。未有殊絕褒賞加以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兄子閎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傅(讀曰附。)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己。砥(音抵。)節首(式救反。)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脩。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起。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王尊傳。百官表。)河平三年春正月。楚王囂來朝。東平王宇來朝。時楚王被疾。天子閔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乎孝。楚王囂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纖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乃遭命。離于惡疾。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其以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勳爲廣戚侯。東平王宇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

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與．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日夕講誦．足以正身虞（與娛同）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乃細反）皆不足以留意．諸從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本紀．宣元六王傳）二月丙戌．犍爲地震．積二十一日．百二十四動．山崩．壅江水．水逆流．（本紀．五行志）九月甲戌．東郡莊平男子侯毋辟．兄弟五人．羣黨爲盜．攻燔官寺．縛縣長吏．盜取印綬．自稱將軍．（天文志）是歲．右將軍史丹爲左將軍．太僕王章爲右將軍．侍中中郎將王音爲太僕．左曹中郎將辛慶忌．爲執金吾．（百官表）章．安陽侯舜之子．音．太后從弟．慶忌．武賢之子也．始武賢與趙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爲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辛慶忌傳）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爲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勢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華水盛．必羨溢．有塡淤反壤之害．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以相難極．商、延年．皆明計算．能商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酒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六月．（溝洫志）

匈奴復株絫若鞮單于．上書願朝．（本傳）

河平四年春正月．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王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單于仰視商．大畏之．遷延卻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眞漢相矣．（匈奴傳．王商傳．本傳）赦天下徒．賜孝弟力田爵二級．諸逋租賦所振貸．勿收．（本紀）二月．單于罷歸國．（本紀）三月癸丑朔．日有蝕之．（本紀）先是言災異多指後宮．上爲減椒房用度．後比三年日蝕．言事者．頗歸咎于王鳳矣．而谷永等．獨著之許氏．（許后傳）遣光祿大夫博士孟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水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其爲水所流壓死．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櫝（音讀）槥（音衛）葬埋．已葬者與錢．人二千．避水它郡國．在所冗（如勇反）食（讀曰飤）之．謹遇以文理．無令失職．（本紀）初．大將軍鳳．連昏楊彤．爲琅邪太守．其郡有災害十四已上．丞相商．部屬按問．鳳以曉商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爲．彤素善吏．宜以爲後．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重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爲鳳所中．惶怖．更欲內女爲援．迺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對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性殘賊不仁．遣票（頻妙、匹妙二反）輕吏．微求人

罪．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傅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章下有司．商私怨懟．（直類反）商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以示丹．丹惡其父子乖迕．爲女求去．商不能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執左道以亂政．誣罔誖（布內反）大臣節．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纖介怨恨．而日爲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惕（古惕字）憂．今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身位三公．宗族爲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亂殺人怨懟之端．宜窮竟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卽求好女以爲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卽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今商有不仁之性．迺因怨以內女．其姦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爲卽得雒陽劇孟．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勢．合貲鉅萬計．私奴以千數．非獨劇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訐．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繆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臣愚以爲聖主富於春秋．卽位以來．未有懲姦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爲天下師．不遵

法度．以翼國家．而回辟（讀曰僻）下媚．以進其私．執左道以亂政．爲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爲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少府屬官．若盧獄名．黃門北寺是也）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弗治．鳳固爭之．夏四月壬寅．（五字闕．百官表）詔使者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諡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爲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爲樂昌侯．（本傳）先是光祿大夫張禹．領尚書事．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禹與王鳳．輔政專權．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避鳳．上不許．六月丙午．以禹爲丞相．封安昌侯．（百官表．禹傳．考異曰．通鑑作丙戌．按百官表．是漢紀作丙午．惟通鑑作丙戌．未知何據．按長歷是年六月無丙戌．百官表是．通鑑誤一字．今從漢書本紀．）庚戌．楚孝王囂薨．子文嗣．（本紀．楚王傳）是歲．大將軍王鳳．薦酒泉太守辛慶忌．前在張掖、酒泉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讀曰嚮）質行正直．仁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不宜久處慶忌之右．迺復徵爲光祿大夫．執金吾．（慶忌傳）京兆尹自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司隸校尉王章．以選京兆尹．章雖爲王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百官表．王章傳）

陽朔元年秋七月壬子．月犯心星．（天文志）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顓．京兆尹王章．數鳳顓權．不可任用．薦馮野王代鳳．鳳甚憂懼．杜欽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曰．臣材駑愚戇．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爲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十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

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考異曰漢書元后傳伯七年接鳳自竟寧元年輔政至陽朔元年又杜欽傳欽說鳳曰將軍深惟輔政十年變異不已考此益知元后傳七字爲誤今故作十字）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于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此臣二當退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速流放又重自念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武皮反）骨死楚越下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日月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下神靈未堙髮齒幸得鄉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寘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哀重巍巍也進退于國爲厚萬無纖介之議惟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上乃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異（古屢字）臻成在朕躬將軍乃深引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繼焉留不云乎公毋困我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于亟愈稱朕意焉鳳心慙稱病篤欲逮退杜欽復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于身刻己自責至誠動衆恐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絜去就之節者耳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伸山父異姓之臣無親于宣就封于齊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況將軍之于主上主上之于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主上昭然知之故攀援（音援）不遺審稱公毋困我惟將軍不爲四國流言自疑于成王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勑奏章章死詔獄（元后杜欽傳通鑑按原本不書王章之死與後來所多寫王章與鳳書不相屬今補入）大將軍鳳風諫曰御史中丞勑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奏記于鳳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如淳曰律吏二千石以上告歸過寧遠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辭）不分別予賜今有司以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法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宋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愼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馮野王傳）衆庶多冤王章譏胡廷者杜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爲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彝揚自京師不曉況于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揚寬則之德欽恐以爲宜因章事數直言極諫竝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于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杜欽傳）是歲楚懷王文薨無子絕（趙孝王傳）

陽朔二年春塞失節（蜀絕）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命不失其序故書曰黎民於蕃（表元反）時雍明以陰陽爲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

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本紀）夏四月丁卯侍中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荀紀百官表）于是王氏愈盛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縠綺繡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閣之欲彌望其奢僭如此劉向謂陳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遂上封事極諫曰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當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竝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與管同）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遂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竊益無厭欲危劉氏賴忠直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侍紫貂蟬充盈輦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竝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堯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禍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王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于今六卿必起于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向傳）夏五月除吏八百石五百石秩（本紀）秋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關口五阮關者勿苛留遣諫大夫博士分行

親。本紀八月甲申。定陶王康薨。本紀按原本缺八月以下九字今補入。子欣嗣、補侯王表。九月。奉使者不稱。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進焉。爲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無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本紀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爲尚書。次爲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博士孔光。以高第爲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爲僕射尚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光、霸之子。光傳是歲信都王興。徙爲中山王。諸侯王表復立楚懷王弟平陸侯衍、爲楚王。諸侯王表。楚懷王傳。

西漢年紀卷二十六

成帝

陽朔三年秋八月。丁巳。大司馬大將軍王鳳薨。初鳳病。因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從之。以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按原本脫秋八月以下至此。下文谷永與譚書云云。疑無緣起。今補入。安定太守谷永。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早薨。衆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是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愈竊不爲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泰伯之讓。保謙讓之路。闔門高枕。爲智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小子爲君侯安此。譚得其書大喜。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遂爲郡吏。恐爲音所危。病滿三月免。音奏補永營軍司馬。永數謝歸自陳。得轉爲長史。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小心親職。四字仍元后傳。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富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權。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執伊尹之強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以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太白出西方

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熒惑角翟。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滿沈。讀曰漸。漸日之義。委曲從順。所執不強。不廣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覆司馬之號。俄而金火並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慎之。深思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普猶不平。薦永爲護苑使者。谷永傳冬十一月。丁卯。諸吏散騎光祿勳。于永爲御史大夫。百官表永、定國之子也。通鑑右將軍王章爲光祿勳。數月。薨。百官表是歲執金吾辛慶忌。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慶忌傳陽朔四年春正月。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家給刑措之本也。先帝劭。時召反。薄其租稅。誠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閒者民彌惰怠。鄉遠曰嚮。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耶。刺反。來耶。代反之。書不云乎。服田力嗇。乃亦有秋。其勗之哉。本紀夏四月。雨雪。燕雀死。五行志秋九月。少府王駿。居位八歲。上欲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百官表王吉傳。左馮翊薛宣。爲少府。共。讀曰供。張竹亮反。職辨。百官表薛宣傳。孝成曰。大例除邦九卿。不得歲月。則附於年末。此載於九月之下者。蓋據王吉薛宣傳云。宣出王駿爲京兆尹。而薛宣代爲少府。薛宣傳云。宣遷爲少府月餘。而御史大夫于永卒。按本紀。永卒在閏九月壬戌。則二人之除拜。當在九月明矣。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皋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讀曰悅。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火規反。敗。丁回反。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爲御史中丞。執憲殺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爲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秉職修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敕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宜將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音干。欺誣之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薛宣傳是歲。雲中太守辛慶忌。爲光祿勳。百官表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疑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一葉反。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讀曰猝。士不素厲。則難使亡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策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俘。外國莫不聞。迺者大異並見。來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來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慶忌傳鴻嘉元年。匈奴復株桀單于死。弟且鞮侯立。爲搜諸若鞮單于。匈奴傳。誠是年正月末。單于死。五月。遣之末。以考情年月無考。用常例也。按天文中郎將蝕與使弔。今從天文志。二月。詔曰。朕承天地。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綏。刑罰不中。衆冤失

職。趙闕告訴者不絕。是以陰陽錯謬。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閔焉。嘗不云乎。卽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宏農冤獄。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稱朕意焉。其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逋貸未入者勿收。上始爲微行出。（本紀）自大將軍鳳薨後。富平侯張放道于長等愛幸。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張放以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放女。上爲放供（居用）張。（竹亮）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竝供其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爲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張放傳）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考異曰。游宴事見張放傳。內寵事見班倢伃傳。皆不得其時。今附於寵幸後）班倢伃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倢伃。上曰。始衞皇后亦從微起。迺賜平姓曰衞。（班倢伃傳）三月。丞相張禹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迺聽許。庚戌。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張禹傳。百官表。以爲其按。考異曰。史記將相名臣年表。以張禹爲丞相。萬傳曰。禹從史。曾以特進對成帝所問王氏事。則知書李字爲今不取）夏四月庚辰。御史大夫薛宣爲丞相。（百官表）封高陽侯。宣爲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爲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宣傳）左將軍史丹。以帝爲太子時。輔導有舊恩。封武陽侯。（侯表）五月甲午。遣中郎將楊興使弔匈奴。（天文志）六月乙巳。詔

曰。車騎將軍音。宿衞忠正。勤勞國家。前爲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爲衞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憐焉。其封音爲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戶。（元后傳。侯表）帝悼廢功。以丙吉舊恩尤重。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爲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丙吉傳。侯表）定令年未滿十歲。賊鬬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刑法志）冬。黃龍見眞定。（本紀）是歲光祿勳辛慶忌爲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百官表。慶忌傳）

鴻嘉二年春。行幸雲陽。（本紀）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雊。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馬、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五行志）初元帝儉約。渭陵不復徙民起邑。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爲初陵徙民起邑。上從其言。起昌陵邑。夏徙郡國豪傑五千戶於昌陵。（陳湯傳。以下今從本紀。不書入陳湯傳）五月癸未。隕石于杜郵三。（五行志。本紀）六月。立中山憲王孫雲客。爲廣德王。（本紀）是歲。城陽哀王雲薨。無子。國除。（諸侯王表）

鴻嘉三年夏四月。赦天下。（本紀）令吏民得買爵。賈（讀曰價）級千錢。（本紀）大旱。（本紀）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野雞皆鳴。石長一丈三尺。廣厚略等。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五行志）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見趙飛燕而說之。召入宮。大幸。（考異曰。五行志作河陽主。趙后傳及荀紀亦作陽阿。外戚傳作陽阿。顏註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本書阿字作河。又成爲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今從顏本。荀紀河陽作陽阿。與所引不同）許皇后。班倢伃皆失

寵。稀復進見。於是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冒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許后傳。班倢伃傳。考異曰。漢書許后傳所載。王美人下云。及鳳等。太后大怒。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云云。是時王鳳死已四年矣。太后亦非是。今不取）山陽侯弟子。平恩侯旦就國。諫大夫王仁上疏（考異曰。此疏漢書不載。今取荀氏漢紀。但荀紀作諫議大夫。是時無諫議大夫。今除去議字）言。臣聞立后妃者。王教之大端。三綱之本理。治道所由廢興也。社稷所以存亡也。故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文母。亡也以褒姒。夫三代安危。後王所觀。是以聖王必審擧措。察操行。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無鹽、宿瘤。天下之醜女也。齊二君以計勝色。立爲后。皆以折衝安國。今許后以罪廢。遂事已往。於是欲立后妃。宜得殊異於前。上當畢宗廟。下令萬民有所法。則河魴、河鯉。齊姜、宋子。詩人所高。萬乘之主。嘗持久長。非一切畢決目前者。驪姬亂晉。吳姬危趙。夫賤妾非天下之母。爲甑弄可也。昔姜后崇禮。宣王中興。樊姬正言。楚莊成霸。願留思察小臣惓惓之心。上不聽。（荀紀）是歲。右將軍辛慶忌爲光祿勳。光祿勳幷將軍。（百官表）丞相司直翟方進。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旣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今尙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爲尙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方進於是擧劾慶曰。案慶奉使刺擧大臣。故爲尙書。知機事周密。一統撊主。躬親不解。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又暴揚尙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臣謹以劾。慶坐免官。會北地浩商。爲義渠長所捕。亡。長取其母。與豭豬連繫都亭下。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

刺史。幷力逐捕。察無狀者。奏可。司隸校尉涓勳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使。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爲職。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誖逆順之理。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于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爲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涓勳亦初拜爲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須過迺就車。於是方進擧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爲起。在輿爲下。羣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詘節失度。邪諂無常。色厲內荏。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時太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敕正。以先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擧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以詆欺成罪。後丞相宣以一不道賊。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擧奏勳。議者以爲方進不以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宜抑絕其原。勳素

行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遂貶勳爲昌陵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朝廷由是憚之。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榷爲姦利者。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贓數千萬。上以爲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爲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方進傳。百官表。）

鴻嘉四年春正月。詔曰。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爲災。關東流冗者衆。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稅。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本紀）秋。雨魚于新都。長五寸。（五行志。荀紀）丞相史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鐫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鐫之。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爲害甚於故。是歲。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音佾）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爲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爲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爲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平陵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本紀。溝洫志）魏郡杜鄴。時爲郎。素善車騎將軍音。見音前與平阿侯譚有隙。即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爲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竝爲弼疑。故內無感（胡闇反）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如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爲誠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諭。昔文侯寤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陳平共（音恭）壹飯之篹。而將相加驩。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爲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杜鄴傳）廣德夷王雲客薨。亡後絕。（表）

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陵室火。戊午。戾后園闕火。（本紀。考異曰。五行志、荀紀竝作災。今從漢書本紀。）二月。河南郵亭。樗樹生枝。狀如人頭。眉目鬚皆具。而無髮耳。（五行志。荀紀）上欲立趙倢伃爲皇后。諫大夫河間劉輔上書。（考異曰。荀紀作諫議大夫。從漢書作諫大夫。）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自然之占驗也。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考異曰。荀紀作腐木不可以爲柱。人卑不可以爲主。從漢書傳。按今本荀紀作柱作卑人。與所引皆異。）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書奏。（按原本無天人之所不予以下十五字。蓋意未足。今補入。）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中直之路。不罪狂狷（音絹）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愆。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旬月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徒結反）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人有懼心。精銳銷耎（乃喚反）。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迺徙繫輔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爲鬼薪。（劉輔傳。考異曰。孟康曰。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以此觀之。左右將軍謂之中朝可也。光祿勳位九卿。太中大夫又光祿勳之屬。豈得自爲於中朝。三劉謂是時必兼加官之類。故通鑑削去中朝二字。余改儒林陽鳳傳乃云時光祿勳王鳳以外屬內綱校書。如淳以爲光祿勳治宮中。故曰內廟。然則光祿勳太中大夫謂之中朝亦可也。今存此二字。據百官表。辛慶忌爲左將軍。師丹爲光祿勳。皆在永始三年。廉褒爲右將軍。又在永始四年。此三人官稱恐是追書。）

初解萬年自詭。昌陵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爲高。積土成山。度（徒各反）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外淺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爇（古然字）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讀曰價）。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讀曰疲）敝。府藏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眞土。處勢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陳湯傳）秋七月。上迺下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讀曰疲）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本紀。考異曰。今見行本、監本皆作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唯汪應辰用南唐本校證作反故陵。義甚深長。今從之。）時雖復還延陵。制度泰奢。光祿大夫劉向上疏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朱、均之子。（考異曰。劉向傳作丹朱。三劉云。既言舜。不能去商均。今易之。）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

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側略反)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於旣反)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於靳反)。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禮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莊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按原本脫仲尼曰以下至此。今補入。)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在到反)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於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旣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

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莊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音婢)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讀曰猝)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惽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讀曰悅下同)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宏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

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橅。(音謨)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劉向傳考異曰劉向傳所載知此蓋是時解萬年作昌陵三年不成臣多以爲實下有司議皆曰宜還復故陵陳湯傳所載是也上迺下詔罷昌陵本紀所載是也然罷還延陵而度尙書奏詔過上疏諫輒其宋罷初陵之無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是向此疏當在已復初陵之後也通鑑移向疏於前則於復還延陵制度泰奢困不協遙制去之且故云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恐不合當時事情今一從漢書)先是上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久未省錄。(通鑑)杜業說上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讀曰恭)巳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定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愛敬飭(與飭同)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爲至。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竝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火規反)豈無刑辟。繇(與由同)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爲愍隸。死爲轉屍。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遴(與吝同)柬布章。非所以視(與示同)化勸後也。三人爲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功臣表序)上納其言。(通鑑)時蕭何七世孫鄼侯獲。坐使奴殺人。減死。完爲城旦。秋七月癸卯。封何六世孫南䜌長喜爲鄼侯。(功臣表考異曰漢書本紀元延元年紀封蕭補國發喜爲鄼侯按功臣表喜紹封在永始

元下三年書蕭永始四年子郭嗣又百官表被鄼侯喜辟以永始四年侯太常從知紀誤令不敢客字南䜌本作鄼按孝成二年薨何孫紹封已自名慶不應六世孫又名慶也當是審字今從表)立城陽哀王弟俚爲王。(本紀考異曰荀紀作俚本紀作悝疑俚字誤今從漢)八月丁丑。太皇太后王氏崩。(本紀按原本脫丁丑以下九字今補入)合葬杜陵。太后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王皇后傳)九月。黑龍見東萊。(通鑑)丁巳晦。日有食之。京師知之。四方不見。(五行志考異曰荀紀作乙巳丁巳晦荀紀誤)是歲。南陽太守陳咸。爲少府。(百官表)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與書曰。卽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後竟徵入爲少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鉤校。發其姦臧。沒入辜権財物。官屬及諸中官黃門。鉤盾掖庭官吏。舉奏按論。畏咸皆失氣。(陳咸傳)湻于長爲水衡都尉。(百官表通鑑)永始二年春正月己丑。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薨。(本紀考異曰百官表內作乙巳今從本紀)王氏唯音爲修整。數諫正。有忠直節。(元后傳通鑑)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氣。大四五圍。下行十餘丈。皆不至地滅。(天文志)是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考異曰谷永傳作己未今以本紀五行志荀紀皆以癸未之傳)谷永對曰。日月星辰。燭臨下土。其有食隕之異。則遐邇幽隱。靡不咸睹。星辰附離於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嚴以來。至今再見。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湛(讀曰沈又曰耽)湎於酒。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顚覆厥德。荒沈於酒。及秦所以二世而亡者。養生太奢。奉終太厚。方

今國家兼而有之,社稷宗廟之大憂也。(五行志)乙酉晦,日有食之,谷永對曰:元年九月日食,酒亡節之所致也。獨使京師知之,四方不見者,若曰:湛湎於酒,君臣不別,禍在內也。今年二月日食,賦斂不得度,民愁怨之所致也。所以使四方皆見,京師陰蔽者,若曰:人君好治宮室,大營墳墓,賦斂茲重,而百姓屈竭,禍在外也。(五行志)詔曰:乃者龍見於東萊,日有蝕之,天著變異,以顯朕郵(與尤同),朕甚懼焉。公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誡,有可省減便安百姓者,條奏。所振貸貧民,勿收。(本紀)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食貨志)

三月丁酉,以特進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百官表、元后傳)商除杜鄴為主簿,以為腹心,舉侍御史。(杜鄴傳)薦渤海鮑宣為諫議郎。(宣傳)王商白遣王章妻子故郡。(王章傳)御史大夫王駿卒。(考異曰:按百官表方進代王駿者也,方進以三月為御史大夫,則駿卒在三月無疑,漢書本紀所以附於年末者,正以不得其日月耳。通鑑以其類相從,故師去不載,荀紀載於三月,得之矣,今從荀紀。)上常與張放、淳于長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古笑字)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病新起,上指畫而問曰:紂為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因稍出。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間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上諸舅聞之,以風(按原本無時乘輿以下至此段,考異曰之皆是脫誤,今補入)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拒閉使者,賊傷無辜,請免放就國。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張放傳、通鑑。考異曰:放傳云王音以丞相御史奏,按放傳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過惡,以正月乙丑免,方進以二月丁酉為御史大夫,然則謂丞相御史者非宣也。放傳又云上諸舅皆害其寵,但云上諸舅。)

十月己丑,丞相宣免。(百官表)十一月壬子,翟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考異曰:百官表、荀紀直作十月己丑,通鑑作十一月己丑,未知何據。按曆是年十一月辛亥朔,無己丑,當是通鑑誤無疑,今從百官表。荀紀但荀紀載方進之貶於八月,蓋以百官表云三月丁酉京兆尹方進為御史大夫,八月貶為執金吾。議載於八月耳,殊不知表所謂八月者,自三月至十月居官凡八月,非謂秋八月也。又黑龍見東萊,乃去年九月,谷永傳載之甚明,荀紀亦載於此年,當因陳湯傳附在今年,故闕疑此一項耳。胡且皆秋雖正龍之謂,而方進貶官為偽,荀紀之失,今正之。)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奏事亡不當意,內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方進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飾,供養甚篤。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小顏曰: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為常,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方進自以大臣,故曰不敢踰制。)為相公潔,請託不行,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丁禮反)中傷者尤多。(翟方進傳)衛將軍王商素不善陳湯,奏湯妄言昌陵且復發徙,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為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死,獨不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苦,宜封。竟為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為水衡都尉,死,子伋為侍中,參妻欲為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為求比上奏。宏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為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以問湯,湯曰:是所謂玄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言當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眾不道,妄稱

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趙增壽議,以為不道無正法,以所犯劇易(以豉反)為罪,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無比者先以聞,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以意相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為變,不可謂惑眾。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以湯有討郅支單于功,免為庶人,徙邊。(陳湯傳、通鑑)上以趙后之立也,淳于長有力焉,故德之,乃追顯其前白罷昌陵之功,下公卿議封長。光祿勳平當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當坐左遷鉅鹿太守。(平當傳、通鑑)十二月,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讀曰疲)弊海內,中常侍王閎,前為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早止,朕以長言下閎章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閎典主省大費,民以康寧。閎前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其賜長爵關內侯,食邑千戶,(考異曰:此詔則淳于長是年已為衛尉矣,而百官表乃載於永始四年。按淳于長封關內侯時已云衛尉,據方進傳云王商惜陳湯自其罪過,遂免湯為徒數歲時,方進為丞相,因奏少府陳咸、衛尉逢信附會湯以求薦舉,皆免官,湯遂在永始二年,則咸之免亦在此年,以勢推之,當是信免之後,遂以長代之耳,百官表蓋闕,今從本紀。)閎五百戶。萬年佞邪不忠,毒流眾庶,海內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與陳湯俱徙敦煌。(本紀、淳于長、陳湯傳)初,少府陳咸、衛尉逢信,官簿皆在翟方進之右。方進晚進,為京兆尹,與咸厚善。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薛宣得罪,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陳湯素以財能幸於王鳳及王音,咸、信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以此得為九卿。及王商黜逐湯,方進因奏咸、信附會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皆免官。(翟方進傳、通鑑)是歲,琅邪太守朱博為左馮翊。(百官表)博伉(口浪反)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傑,以為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誚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以是豪傑慹服。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朱博傳)

永始三年,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風壞甘泉竹宮,折拔畤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於國之神寶舊畤!且其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祖宗所立,誠未易動。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又以久無繼嗣,冬十月庚辰,(五字仍本紀)白太后令詔有司曰: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營泰畤於甘泉,定后土於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長久,子孫蕃滋,累世遵業,福流於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郊祀志)上以無繼嗣,頗好鬼神,故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

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甚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古遙字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女教反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音蕩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宏。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幷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古累字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閒。方士瞋目扼掔。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音遼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何者。上善其言。郊祀志　十一月。尉氏男子樊竝等十三人。謀反。殺陳留太守嚴普。普字據五行志劫略吏民。自稱將軍。徒李譚等四人。共格殺竝等。皆封爲列侯。本紀、功臣表　考異曰本紀作五人侯表封者凡四人當是紀誤今從四人之封皆在明年而紀見三年者蓋殺竝在三年行賞又封在四年今從本紀附於殺竝之後　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

國十九。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節督趣讀曰促逐捕。汝南太守嚴訢。捕斬令等。遷訢爲大司農。賜黃金百斤。本紀、考異曰。本紀載於此年。百官表於四年。當是今年斬賊。次年賞功。故紀附於一年耳。今從本紀。時上怠於政。貴戚驕恣。交通輕俠。藏匿亡命。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徒旦反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音孚鼓不絕。乃遷鄭令鉅鹿尹賞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音零辟音壁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爲通行飲於禁反食讀曰飤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藉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貰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耆讀曰嗜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闚長安。尹賞傳　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臣聞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合天下之知。幷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讀曰邵之師。尹、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巨依反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

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緣閒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平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按原本無前孝武皇帝納諫至繇余歸德一段。及此篇令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以下。文意不相屬。且與考異所論不合。今並補入　上遂不納。梅福傳　是歲。右將軍辛慶忌爲左將軍。光祿勳韓勳爲右將軍。少府師丹爲光祿勳。詹事許商爲少府。左馮翊朱博爲大司農。東平太傅淮陽彭宣爲右扶風。百官表　宣治易。事張禹。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徵入。彭宣傳　異曰。漢紀載於陽朔元年。蓋附於王鳳殺王章之後也。通鑑載於永始三年。蓋附於蘇令既反之後也。其相去十一年。書中既言蘇令。則是蘇令已反之後上此書無疑。不應於陽朔元年預言蘇令反也。其書所以言王章者。正以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自殺王章始也。孟堅但見書中說王章被誅於福傳上書之前。序曰是時戒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權。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後益熾。福數見章下。其敢正言。後年表。鳳死於陽朔三年。書時則鳳已死九年矣。僞所載非是。今不敢重編上

永始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賜吏民如雲陽。行所過。無出田租。本紀　杜鄴說大司馬衞將軍王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埸有常處。燎古字禋有常用。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讀曰悅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時。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歐與驅同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迺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宮門。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答不饗。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於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郊祀志　考異曰。此事見郊祀志。不知其時。接成帝復甘泉河東祠。則鄴議南北郊矣。此事見永始三年。正月方幸甘泉。三月幸河東。十一月而王商已免矣。故說辟亦皆幸甘泉河東事。今附於此年王商免之前　冬十一月。庚申。大司馬衞將軍王商以病賜金安車駟馬免。百官表　初梁王立。驕恣無度。至一日十一犯法。不可諫止。太傅輔奏。願令王非

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伎藏私府。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奏可。後數復敺傷郎。夜私出宮。傅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是歲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之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案驗。既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獨以偏辭成辠斷獄。亡益於治道。臣愚以爲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梁王傳是歲。執金吾廉褒爲右將軍。右扶風彭宣爲廷尉。初薛宣爲相。翟方進爲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及方進爲相。思宣舊恩。至是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薛宣傳

西漢年紀卷二十七

成帝

元延元年。長安章城門。函谷關次門。牡皆自亡。五行志夏四月丁酉。天清晏然無雲。殷殷有聲如雷。有流星長十餘丈。皎然赤白。從日下東南行。光燿燿而下如雨。自晡至昏而止。本紀、天文志時谷永爲北地太守。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爲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於省闥。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

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讀曰佑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與尤同上天震怒。災異婁古屢字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茀與孛同步內反星耀光。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无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阨。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歲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饑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讀曰閑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爲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

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妒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淸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饑而不損。茲爲泰。厥災水。厥咎亡。訞辭曰。關動牡飛。辟爲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讀曰供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天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爲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塈許既反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蒲北反救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爲善。捐忘邪志。毋貳舊德。勵精

致政。至誠應天。則稽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尙愛羣小。不肯爲耳。對湊天子甚感其言。(谷永傳) 中壘校尉劉向。復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考異曰。漢書向傳作帝舜戒伯禹。此言非是。今從劉貢父改定本。) 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居宜反)。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竝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子侯反。又音鄒。)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暴日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獻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於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起與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讀曰響。) 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有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

劉氏。故豤豤(音懇。)數奸(音干。)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弋贍反。)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讀曰閑。) 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劉向傳) 京兆尹何武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盤辟(音闢。)雅拜。有司以爲詭衆虛僞。武坐左遷楚內史。遷沛郡太守。武爲楚內史。厚龔勝龔舍。在沛郡。厚唐林唐遵。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何武傳) 冬十二月。大司馬衛將軍王商病乞骸骨。上閔之。乙未。以爲大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辛亥。商薨。以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百官公卿表。元延元年十一月。考異曰。荀紀作十一月。乙未辛亥。荀紀闕。本紀云。十二月。今從通鑑。) 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禹爲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宜更賜它地。上不從。卒以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禹因男而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上卽禹牀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迺車駕至禹第。辟(讀曰闢。)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

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考異曰。漢書本傳作地震五十六。劉貢父曰。春秋地震五。當是十六字衍文。今從之。亦言地震五耳。) 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禹傳) 是歲。趙昭儀害後宮皇子。(本紀。) 宮中學事史曹宮。(按曹宮。荀紀作曹才宮。下同。) 御幸。上有身。生男於掖庭牛官令舍。(按牛官令舍。荀紀作才中。下同。) 中黃門田客。(按田客。荀紀作田閎客。下同。) 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掖庭獄丞籍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及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武卽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卽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中黃門王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憆(丑庚反。)也。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爲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張棄爲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詔賜宮藥。令武自臨飲之。宮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遂飲藥死。婢六人皆自殺。棄所養兒十一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荀紀趙后傳通鑑。) 議郎巴郡譙元上書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允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子。產而不育。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修。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爲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後漢譙元傳。)

班固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於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匈奴搜諧若鞮單于。朝二年。發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遣子右於涂仇撣(音纏。)王烏夷當入侍。以囊知牙斯爲左賢王。(匈奴傳) 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奇蜀郡楊雄文雅。集以爲門下史。薦雄文似相如。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雄傳并贊。考異曰。本傳以爲王音時。許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按雄爲王門下史。序云。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奏甘泉賦。其十二月羽獵。雄從。奏羽獵賦。按漢書成帝紀。永始二年。王音薨。今年事也。時王音死已久。當是王根。蓋誤以曲陽侯爲安陽侯云。泉泰畤。汾陰后土。諸書皆引雄文。雄待詔者。事在永始。又是時成帝未有子。雄作成都城四隅銘。王音薨後。莊公十一年。蜀人楊雄。今以爲王根。見則雄之。)

少從嚴君平學。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莊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及雄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其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王貢傳序。

元延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本紀。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游觀屈奇瑰偉。且其爲已久矣。非帝所造。楊雄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遂奏甘泉賦以風。雄傳。曰。又是時趙昭儀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微戒齋肅之事。賦奏。天子異焉。雄傳。三月。上將祭后土。乃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楊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以勸。雄傳。夏四月。立廣陵孝王子守爲王。本紀。考異曰。荀紀以爲王子。按漢書。廣陵王胥以下。並無名字者。當誤。今從本紀本傳。十二月。上羽獵。楊雄從。雄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瀕音頻。周袤數百里。袤音茂。穿昆明池。象滇河。滇丁賢反。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馺先合反。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雄傳贊。雄又作酒箴以諷諫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叀上絹反。爲瓽所轠。瓽丁浪反。轠音雷。身提黃泉。提音徒計反。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稽音雞。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于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陳遵傳。是歲。許美人御幸生男。趙昭儀謂帝曰。常紿我言從中宮來。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懟。懟直類反。以手自擣。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爲。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爲何。陛下常自言。不負汝。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黃門靳嚴從許美人取兒去。盛以葦篋。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御者與客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子及御者皆出。自閉戶獨

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嘑客子使緘封篋。及詔記。令中黃門吳恭持以與掖庭獄丞籍武。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爲坎。埋其中。故掖庭令吾丘遵謂籍武曰。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大臣驃騎將軍貪耆錢。耆讀曰嗜。不足計事。柰何令長信得聞之。趙皇后傳通鑑。廷尉彭宣以王國人出爲太原太守。彭宣傳。初漢制。王國人不得仕京師。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爲國民所殺。諸翖侯大亂。詔徵故金城太守段會宗爲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安日弟末振將爲小昆彌。建其國而還。段會宗傳。考異曰。烏孫傳以末振將爲安日弟。段會宗傳以爲兒子。通鑑以爲安日兒子。

元延三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狖弋授反。玃音钁。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陆。陆音祛。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考異曰。本紀載羽獵賦于元延二年。按楊雄傳。上祀甘泉河東之歲十二月羽獵。雄上校獵賦。明年從至射熊館。然則羽獵當在今年。今從雄傳。是時農民不得收斂。楊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風。雄傳。通鑑曰。是歲。廷尉朱博爲後將軍。百官表。沛郡太守何武爲廷尉。九江太守王嘉按原本缺九江以下六字。今補入。爲大鴻臚。泰山太守蕭育爲右扶風。百官表。時郁縣名賊梁子政阻山爲害。久不伏辜。育爲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蕭育傳。

元延四年。甘露降京師。賜長安民牛酒。本紀。

綏和元年辛未。有流星從東南入北斗。長二十丈。二刻所息。天文志。諫大夫渤海母將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爲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填萬方。填竹刃反。母將隆傳。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根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中山王宜爲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孔光傳。二月癸丑。詔曰。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內。百姓怨望者衆。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係心。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焉。定陶王欣于朕爲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爲皇太子。本紀。定陶王謝曰。臣幸得繼父守藩。爲諸侯王。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陛下聖德寬仁。敬承祖宗。奉順神祇。宜蒙福祐。子孫千億之報。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本紀。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以廷尉何武爲御史大夫。百官表。孔光傳。按原本無孔光傳。當是脫誤。今補入。孔光左遷。句出百官表。以趙元爲太子太傅。閻崇爲太子少傅。儒林傳。平阿侯王譚子去疾。及河內儒喜。爲太子庶子。喜傳。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見儒林傳。太子數遣中府。讀曰中。漢舊儀云。秩四百石。主徵召宮中。諮問近臣。黃門郎、中常侍班稺。方直自守。獨不敢答。稺。伯之弟也。敍傳。初故南昌尉梅福。以帝久亡繼嗣。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乃上書曰。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

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塞人以自塞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于宋，紹夏于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于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盜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異。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飲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業，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索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識切王氏，故不納。至是欲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漢書翟方進傳。甲子，風澤侯表。）詔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爲三代，而祭祀廢絕，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吉爲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爲公，及周承休侯皆爲公，地各百里。（本紀。行幸雍，祀五畤。本紀。初何武爲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文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受政，以考功效。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禹以爲然。夏四月，以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爲大司馬，置官屬，罷驃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封列侯，益大司空奉。（扶用反。如丞相。如淳曰：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奉以下。）武傳。）又令護軍都尉居大司馬府北司直。（百官表。）大司空何武，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紀綱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以壹統信安百姓也。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以爲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以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可。以內史爲中尉。（何武傳。）秋八月庚戌，中山孝王興薨。（本紀。）子箕子嗣。（中山王傳。）大司馬王根乞骸骨，多十月甲寅，上益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百官表。元后傳。）

道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曉，以爲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明有所貶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迺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廷尉孔光曉，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迺始等，或更嫁，發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曉，是。（孔光傳。）以廷尉孔光爲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孔光傳。）十二月，丞相方進、大司空武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有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乘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以應古制。奏可。（朱博傳。本紀。）中壘校尉劉向卒。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室，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卒時年七十二。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劉向傳。）

綏和二年春二月，熒惑守心，丞相府議曹李尋奏記翟方進曰：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山川水泉，反理視患，民人訛言，斥事成名，三者既效，可爲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狼，奮角弓且張，金鑑庫士逆度，輔滿（謂曰沒火守舍，萬歲之期，近慎朝暮，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爲具臣，以全身難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閤府三百餘人，（顏曰：三百餘人，謂丞相官屬。）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因，方進疑之，不知所出。會郎貢（音肥。）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壬子，上迺召見方進，遣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曰：惟君登位，災害並臻，閒者郡國穀雖頗熟，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塹（人兼反。）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爲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將何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上祕之，遣九卿冊贈，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槨皆衣表裏，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異於它相故事。（翟方進傳。漢書儀云：丞相有疾，皇帝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御以下車乘。）建平侯杜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逼于長，深結厚，更相稱薦，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鞏塞前過，不爲陛下廣持平例，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僭（謂曰：其邪辟。）（謂曰：報睚眦（五懈反。）之怨，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譴故郡者，今坐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賄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朱博、孫宏免官，陳咸歸故郡，刑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衆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爲中丞時，方進爲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宏奏隆前舉使欺罔，不宜執法近侍，方進以此怨宏。又方進爲京兆尹時，陳咸爲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爲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爲丞相，即時誣欺奏免咸，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衆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太甚，案師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皆但以附從方進，皆獲尊官，丹前親薦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爲國求福，幾（謂曰：獲大利，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萇如先考驗，卒得其姦，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經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二者皆在大降，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子儕反。）英俊，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欲以蕭轅（謂曰：天下天下莫不望風而靡，自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骨肉親屬，莫不股慄，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以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謂曰：病死。）不以尉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來今。（杜業傳。）赦天下。（荀紀。漢書。）

本紀誤今據荀悅漢紀。三月大水。五行志。平襄有燕生雀哺食。至大俱飛去。荀紀。太僕厩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一寸八分。荀紀。丙戌。帝崩於未央宮。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順天心。遵經雜。定郊禮。天下說懷。曰。嘉。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悵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帝之意。郊祀志。本紀。夏四月己卯。葬延陵。上尊號曰。孝成皇帝。本紀。孝異曰。成紀作三月丙戌。帝崩於未央宮。四月己卯。葬延陵。荀紀作三月丙午崩。四月己卯。葬延陵。按是歲是年三月己巳朔。無丙午。當是荀紀誤。今從漢書本紀。

西漢年紀卷二十八

哀帝

孝哀皇帝諱欣。元帝庶孫。定陶共王子也。年三歲。嗣立爲王。長好文辭法律。綏和元年。立爲皇太子。二年三月成帝崩。四月丙午。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本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孔光傳。夏四月壬寅。封帝舅丁明爲陽安侯。傅妃父晏爲孔鄉侯。外戚傳。晏。建以四月壬寅封。又師丹上書曰。封舅爲陽安侯。皇后舅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又外戚傳。綏封後月餘。傅妃立爲皇后。此據明甚。是二人之封。在立皇后之先無疑。當是本紀。因立皇后尊傅太后。故附於詔末耳。今從侯表。或疑壬寅先於帝即位五日。按外戚傳以爲傅太后封。非帝丙午即位之後也。諫大夫楊宣曰。五侯封日。天氣赤黃。丁傅復然。此殆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祥也。五行志。建平侯杜業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鯁之臣。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考異曰。通鑑。成於七月。非。蓋之後。然此書本爲王氏設。使孝哀已死。不應尚以爲言。當是非未免時上。按傳載書後云。又言宜爲共王立廟京師。尚昌侯。並宏。亦言宜以孝帝母丁后爲帝太后。置宏事既畢於四月。不應樂此。蓋即在七月。今移於立廟京師之前。按考異云。前此上當有置宏事。帝母丁后事。此後當有付樂。非王立廟事。此本俱不載。疑有脫落。曲陽侯根。前爲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潛想故計。后破加以非罪。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妒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淳于氏。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

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皇。孤獨特立。莫可據仗。樞臣易世。意若探湯。宜早以義制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誠國家雄俊之資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竹刃反。天下。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臥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爲姦臣笑。所言合指。朱博果見拔用。杜周傳。由是爲光祿大夫。博傳。六月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說曰。遜。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辟說曰。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樸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馬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郡音方。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祭員十三人。諸侯樂人。象雲招說興魏同。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策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村音剛。員二人。給盛德主調瓶音瓶。員二人。鮑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竽音于。工員三人。一人可罷。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工員二人。一人可罷。纖絃工員六人。四人可罷。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綴音綴。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竽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爲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銚音姚。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竽、瑟、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共七十二人。給大官挏音動。馬酒。共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禮樂志。詔曰。曲陽侯王根。前以大司馬。建社稷策。益封二千戶。太僕安陽侯王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益封五百戶。丞相博山侯孔光。大司空汜音汎。鄮侯何武。益封各千戶。本紀。元后傳。考異曰。此事通鑑載於七月。王莽益封事。附見。蓋通鑑據元后詔書耳。按本紀。四人益封。附作一處。非。莽傳。載莽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下詔益莽封。二事自不同時。當是元后傳。取三人益封事。置也。今從本紀。及莽傳。左將軍師丹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道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弊也。亦未可詳。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食貨志。詔曰。制節謹度。以防奢淫。爲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直用反。困不足。其議限列。本紀。丞相

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賈人皆不得名田爲吏、犯者以律論。諸名田畜奴婢過品、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減賤。貴戚近習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本紀、食貨志。上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大司馬王莽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莽復乞骸骨。秋七月丁巳、五字據荀紀。上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爲莽家給使、十日一賜餐。又下詔曰、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爲治。太皇太后詔莽就第、朕甚憫焉。其以黃郵聚戶三百五十益封莽、位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車駕乘綠車從。莽傳。顏曰、綠車、皇孫之車。考異曰、百官表以爲十一月丁卯、荀紀載於七月丁巳、按莽罷、師丹代爲大司馬。四月從大司空、百官表載丹以十月癸酉爲大司馬。空、不服喪、莽罷反在十一月。又丹傳云、代莽爲大司馬、封高樂侯、表載丹以綏和二年七月庚午封。則知百官表所載十一月者、蓋字誤也。荀氏漢紀獨書於七月、當是此時莽猶未罷耳。今從荀紀。復置司隸、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比司直。百官表。初、薛宣爲丞相時、弟修爲臨菑令、後母常從修居。宣迎後母、修不遣。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駮不可。修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是歲、博士東海申咸給事中、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欲令創初良反。咸面目、使不居位。會司隸缺、況恐咸爲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承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讙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鬬者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竹兩反。也。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廷尉直以爲律曰、鬬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丁禮反。欺成罪。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疻音侈。者、與痏音鮪。人之罪鈞、惡不直也。咸厚善修、而數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況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讀曰促。明、非以恐咸爲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鬬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千故反。手足。今以況爲首惡、明手傷爲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輯與集同。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爲城旦。上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爲庶人、歸故郡、卒於家。薛宣傳。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之。司隸解光奏曲陽侯根、

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橫胡孟切。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爲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居用反。張、竹亮反。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筦與管同。朝政、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爲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棄天下、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以外親繼父爲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爲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按原本無案根骨肉至親以下文、意不屬、今補入。天子曰、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乃背忘恩義。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免況爲庶人。元后傳。八月、鄭通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招殿前署長命曰、天帝令我居此宮。考問、褒故公車大誰卒、病狂、忽忘不自知入宮狀。下獄死。五行志、荀紀。考異曰、五行志及荀紀、八月下有丙申兩字。據是年八月丙寅朔、無庚申。兼五行志云、九月庚申地震、九月無有庚申、益知八月庚申兩字爲衍、今刪去之。上使侍中光祿大夫傅喜問待詔黃門李尋曰、閒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直用反。極言毋有所諱。考異曰、李尋傳云、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當五行志綏和二年九月地震。又哀傳云、傅喜自衛尉爲右將軍、及免右將軍、以光祿大夫九月爲衛尉也。百官表、建平元年侍中光祿大夫傅喜爲大司馬、則知衛尉大夫乃是尚。尋對曰、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燿、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淸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鮮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宿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與暗同。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閒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閒差瘉。與愈同。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嗇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閒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閒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烏點反。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強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卬、入天門、上明堂、貫尼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

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塡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濊，(濊與穢同)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茀，(茀與孛同)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右與祐同)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奧於六反)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于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櫪，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並興，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讀曰示)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留神反覆，愍臣之言，上雖不從，然每有非常輒問，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爲騎都尉，使護河堤。(李尋傳)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按原本脫待詔以下十三字，今補入)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

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火規反)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音干)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流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有通有三害，民常罷(讀曰疲)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溼，塡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讀曰疲)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溝洫志)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謂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強，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他丹反)推推，(他回反)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荊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綫與線同)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讀曰霸)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讀曰支)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

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讀曰疲），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下門反）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元菟、樂（來各反）浪（音郎），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而遮反）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所例反）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翦與剪同）勿伐，邵伯所茇（步葛反）。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爲禮，去（邱呂反）事有殺（所例反，下同）。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虛（讀曰墟），失禮意矣。（韋元成傳）

班彪曰：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扶元反）滋，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所角反）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

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閻崇薦龔勝。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音抗）父（音甫）甯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于癸反）。有詔爲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甯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太奢，刑罰太深，賦斂太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兩龔傳）癸酉，徙大司馬師丹爲大司空。（百官表云十月癸酉。考異曰：師丹傳云明年正月徙大司馬師丹爲大司空，而荀紀因之。按薛宣傳，宣子况傷申咸，免侯，內有大司空丹議。宣免侯在綏和二年，則丹爲大司空在今年明矣。蓋丹以今年十月徙，而傳以正月拜大司馬，故傳總言之耳。）上少在國時，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內邑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先帝不量臣愚，以爲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爲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僞，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師丹傳）中壘校尉劉歆，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春秋以求助，光卒不肯。時五官中郎將、不其房鳳、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如淳曰：內卿，光祿勳治宮中。）與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唯鳳、龔許歆。（劉歆傳、儒林傳）因共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不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讀曰疲）老

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道近臣奉指衒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廣選，今則不然，深閉固拒，而不肯試，猥以不肖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嘗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遠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辨，言願乞骸骨歸，大司空師丹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帝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劉歆傳王莽亦出為宏農大守，房鳳九江太守，儒林傳丞相司直喻鹿、郭欽，奏豫州牧鮑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舍宿鄉亭，為衆所非，又奏京兆尹薛脩，皆免，鮑宣傳百官表光祿大夫朱博為京兆尹，百官表燉煌太守，奏陳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漢傳

西漢年紀卷二十九

哀帝

建平元年春正月，丁酉，侍中光祿大夫傅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四月丁酉，百官表高武侯傅喜傳正月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荀紀亦作正月丁酉，當是百官表誤，今書于正月，赦天下，本紀，丁未，有石隕於北地十六，五行志荀紀通鑑皆無丁未二字，此據五行志，又通鑑荀紀書此事于拜傅喜之先，按是年正月丁酉，為初六日，丁未乃是日，日出時，有封高武侯，考異曰，荀紀，書以正月丁酉封侯，荀紀，書此事于拜傅喜之先，按是年正月丁酉，為初六日，丁未乃是日，日出時，有十六日相去六日，不應丁未反在丁酉之前也，今當正之，志作十，荀紀作十六，今從荀紀，是日，日出時，有白氣著天，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饭如雷，一刻而止，荀紀，天文志，定襄有牧馬，生駒，三足，隨馬飲食，荀紀，考異曰，趙后傳作四月丙辰，按本紀，帝以四月丙午即位，數天下，今易作丙午，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非所以懲惡崇誼，于是免新城侯趙欽、欽兄子訢，皆為庶人，家屬徙遼西郡，按原本無昭儀傾亂聖朝以下，事蹟未了，今補入，二月，制詔丞相大司空曰，蓋聞聖王之治，以得賢為首，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本紀，考異曰，本紀但稱詔曰，今并詔云，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如此，則是詔丞相大司空無疑，今從劉賈奏，秋九月甲辰，有石陨于虞二，五行志，郎中令龔、黃門郎段猶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師丹傳

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孔光傳。令之官而荀紀作。考異曰。漢紀作丹傳作郎中令冷褒。）（案增並郎中乃官名。姓冷者異耳。文紀有中大夫令冷褒。令亦姓也。今從荀紀。）惟丞相孔光、大司馬傅喜、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以爲不可。（傅喜傳）由是寖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以來久。難卒（漢紀曰）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炔（音桂）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一葉反）衆心。尚書劾咸、欽。幸得以儲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知丹社稷重臣。議罪處罰。國之所慎。咸、欽初傳（漢紀曰）經義。以爲當治事以暴列。乃復上書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間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婁（古屢字）臻。山崩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乃者以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君乃爲朕。建可改不疑。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乃希衆雷同。外以爲不便。令觀聽者。歸非于朕。及君奏封事。傳于道路。獲虛采名。謗議匈匈。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密。懷諼（虛袁反）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爲君恥之。以君嘗託傅位。未忍考于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耇。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

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爲宜復丹爵邑。使奉朝請。四方所瞻仰也。惟陛下財覽衆心。有以尉復師傅之臣。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師丹傳）冬十月壬午。京兆尹朱博爲大司空。（百官表）以光祿大夫、琅邪邴漢爲京兆尹。初漢以清行徵。及爲京兆數月。病。後爲太中大夫。（考異曰。百官表繫于綏和二年。按表先書朱博爲京兆尹。後以邴漢爲京兆尹。博之爲大司空。則邴漢代博亦當在建平元年十月後。必是百官表誤一年。今從朱博傳。）以大鴻臚王嘉爲京兆尹。（百官表）中山王箕子幼有眚（所領反）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由素有狂易病。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狀。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更使中謁者令史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傅太后指。幾（漢紀曰冀）得封侯。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驗徐遂成、言習、君之曰。武帝時。醫修氏刺治武帝。得二千萬耳。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上。令中山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馮太后飲藥自殺。宜鄉侯參、君之、習。夫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馮奉世傳。昭儀傳）十二月。有白氣出西南。從地上至天。出參下。貫天廁。廣如匹布。長十餘丈。日而去。（天文志。荀紀）甲子夜。濟陽令劉欽生子于縣舍。有赤光照室中。卜者王長占之曰。此兆吉不可言。時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之曰秀。秀、長沙定王發六世孫也。（光武紀。贊論）是歲。劉歆改名秀。（劉向傳）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一等。（東觀漢紀）

建平二年。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太后。猗（于奇反）違者連歲。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遂策免喜。以列侯就第。（喜傳。作三月。通鑑荀紀。考異曰。百官表作正月。通鑑作[illegible]。荀紀。今從之。）大司空朱博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由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爲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上從之。夏四月戊午。更拜博爲御史大夫。又以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傅傳）乙亥。（五行志）策免光曰。君相朕三年。憂國之風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饑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毋能爲。是以羣卿大夫。咸惰哉莫以爲意。咎由君焉。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光傳）以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illegible]）少府趙元。爲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上以問黃門侍郎揚雄、李尋。（[illegible]）朱博上書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五行志。朱博傳）

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平阿侯譚子去疾。復進其弟閎爲中常侍。（佞幸傳）朱博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宄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朱博傳。本紀。按原本）（[illegible]）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殯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附葬之禮。自周興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共皇之園。遂葬定陶。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本紀）遣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東送葬于定陶。貴震山東。（丁姬傳）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眞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考異曰。李尋傳作司隸校尉。百官表。司隸校尉罷于成帝時。哀帝綏和二年復但爲司隸。屬大司空。比司直。校尉二字衍。今刊去。）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秀。秀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秀父向。奏忠可下獄。秀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爲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

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災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帝久寢疾，幾（讀曰冀。按原本脫數召見以下倒下文無書皇令諸入）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甲子，制詔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大異連仍，盜賊並起。朕甚懼焉，戰戰兢兢，惟恐陵夷。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本紀、李尋傳。考異曰：漢紀、李尋傳並作太初元年，無元將兩字。今廣本哀紀有之。然武帝既有太初矣，哀帝不復以紀元。謹哀有元將兩字補存之。今川本本紀亦有元將二字。）■上改制月餘，寢疾自若。八月丁巳，（四字據天文志。）詔曰：朕獲保宗廟，為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繇與由同。）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為百姓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為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為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李尋、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本紀、李尋傳。）帝以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郊祀志。）詔

左將軍彭宣等劾奏博宰相，元上卿，晏以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為百僚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讀曰嚮）臣，傾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為臣不忠不道。元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元、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議者：羣臣皆以為如宣等言，可許。（考異曰：朱博傳云：右將軍蟜望等四十人，以為如宣等言可許。按百官表，蟜望次年方為右將軍，本紀亦不取，今姑以羣臣字代之。）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為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赦。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顓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今晏方命圮族，干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為亂階，宜與博、元同罪，罪皆不道。上減元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甲戌，（甲字據百官表。）博自殺。（朱博傳、本紀。考異曰：本紀云：博自殺，元減罪二等，晏削戶四分之一。百官表載元下獄論，紀與不同。按朱博傳云：上減元死罪三等，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如此則元未嘗下獄也。百官表誤，今從紀傳。朱博傳之自殺，紀載於八月，荀紀以為七月甲寅。按百官表作八月甲戌，與本紀合，當是荀紀誤。）九月乙酉，諸吏散騎光祿勳平當為御史大夫。冬十月甲寅，遷為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李曰：以冬十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考異曰：百官表作十二月，荀紀作十月。按表王嘉以十月為御史大夫，代平當，不應當十二月始自御史大夫拜相也，明衍二字，今從荀紀。）京兆尹王嘉為御史大夫。（本紀、嘉、平當傳。考異曰：荀紀作十二月甲寅，百官表作十月丙寅，以理推之，當是與平當除拜同日，甲寅為是。）策左將軍彭宣曰：有司數奏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

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彭宣傳。）以光祿勳丁望為左將軍，卒，以執金吾公孫祿為右將軍。（百官表。）是歲，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百官表。）城門校尉丁憲為太僕。（百官表。）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故泰山太守蕭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孟康曰：使車，三公奉使之車，若安車也。）曰：南郡盜賊羣輩為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期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于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蕭望之傳。）烏孫卑援（音爰）疐（竹二反）翕侯人衆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泠（音零）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歐（與驅同）牛畜去。卑援疐恐，遣子趨逯（音錄）為質匈奴。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援疐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匈奴傳。）

建平三年癸卯。帝太皇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火。（本紀。考異曰：五行志作桂宮鴻寧殿災，今從本紀。）上使使召丞相平當，欲封之，當病篤，不應召。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于衆，以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當傳。）三月己酉，當薨。（本紀。）有星孛于河鼓。（本紀。）夏四月丁酉，御史大夫王嘉為丞相。（百官表。）封新甫侯。（恩澤侯表。）河南太守王崇為御史大夫。（百官表。）崇，駿之子也。（王駿傳。考異曰：通鑑云：京兆尹駿之子也。按百官表駿終為御史大夫，通鑑誤，今刊去京兆尹三字。）嘉為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帝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于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守。（考異曰：王嘉傳云為雲中太守。按文帝時郡守未加太字，守之加太字，蓋景帝時也。今刊去太字。）匈奴忌之。景帝擢韓安國于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考異曰：韓安國傳乃竇太后用安國為梁內史，蓋毀帝時號武帝時非景帝令改之。）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逐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天子納而用之。（嘉傳。）冬十月，汝南西平遂陽樽樹臥生枝葉，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髭髮，凡長六尺一寸，有耳。（荀紀。）十一月壬子，上復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解（讀曰懈）怠，而久疾未瘳，夙夜惟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本紀、郊祀志。）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步蒲反）草，并祠之。河內息夫躬、長安孫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以為太山石立而先帝龍興。東平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祝詛上，欲求非望。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于杯杓，（上約反。）荊軻之變，必起于帷幄。事勢如此，告之必成。發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乃與中郎右師譚共因中常侍宋宏上變事告焉。是時上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傅恭、婢合歡等祠祭祝詛上，為雲求為天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國除。（東平王、息夫躬傳。）時事連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放寡居，共（居用反）養

弋反。長信宮御史大夫王崇奏封事，爲放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爲昏，帝以崇爲不忠誠，左遷爲大司農。王嘉
傳。故棄市。本紀。孫寵爲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宏、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息夫躬傳。是歲，零陵大樹僵仆地，
圍一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根長七尺餘，皆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本紀、五行志。右將軍公孫祿爲左將
軍，執金吾蟜音嬌望爲右將軍，光祿大夫蕭育爲執金吾，潁川太守毋將隆爲京兆尹。百官表。
建平四年，關東民無故驚走，持稾工老反或棷音鄒一枚，傳相付與，曰：西王母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
髮徒踐，或夜折關，或踰牆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夏，京師郡國民聚會
里巷阡陌，設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
髮。至秋止。是時帝祖母傅太后驕與讀曰豫政事，故杜鄴對曰：籌所以紀數，民，陰，水類也，水以東
流爲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數度放溢，妄以相予，違忤民心之應也。西王母，婦人之稱，博弈，男子之事，
於街巷阡陌，明離闑內，與疆外，臨事盤樂，亢陽之應也。白髮，衰老之象也，體尊性弱，難治易亂。門，人之所
由，樞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指象昭昭，以覺聖朝，奈何不應。本紀、五行志。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
弟商，尚書僕射平陵鄭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
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傅氏之福
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著戒
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此皆犯陰陽之害也。臣願以身命
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顓制邪！二月辛卯，上遂下詔封商
爲汝昌侯。鄭崇傳、本紀。駙馬都尉侍中雲陽董賢得幸於上，董賢女弟既爲昭儀，寵幸，皇后日疏。后父孔鄉
侯晏嘿嘿不得意，沛國桓譚說晏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
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爲之奈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
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
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勢，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慤，此修己正家避禍之道
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入白皇后，如譚所戒。桓譚傳。考異曰：此事見漢傳，不得其時，今附于董賢女弟爲昭儀之時。三月丁卯，諸吏散騎
光祿勳賈延爲御史大夫。百官表。夏四月，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五行志。五月，
賜中二千石至六百石及天下男子爵。本紀。秋八月，共皇園北門災。本紀。辛卯，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朕居位以
來，寢疾未瘳丑留反，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賊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詛朕，使侍醫伍宏等
內侍案脈，幾音祈危社稷，殆莫甚焉。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
等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厥未萌之故。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
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爲高安侯，南陽太守孫寵爲方陽侯，左曹

光祿大夫息夫躬爲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考異曰：本紀書于三月辛卯，三人並以八月辛卯封，今從表。賜右師譚爵關內侯，食邑。又封
傅太后同母弟鄭惲子業爲陽信侯。考異曰：本紀書于二月，按鄭業亦以八月辛卯封，今從表。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
議亡所避。上疏歷詆公卿大臣，衆畏其口，見之仄目。王嘉傳、息夫躬傳。諫大夫鮑宣曰：竊見朝臣亡有大儒骨
鯁白首耆艾，魁壘口罪反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敵外親小童及幸臣
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
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
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歲增于前。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民怨恨，亦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
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
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
地之戒。臣宣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以宣名儒，優容之。鮑宣傳。是歲，丞相司直龔勝爲光祿大夫，
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龔勝傳、百官
表。諸吏散騎光祿大夫王安爲右將軍，建平侯杜業爲太常。百官表。孔鄉侯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
會單于以病未朝，躬因是上奏，上引見躬，遂下詔曰：間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未聞
將軍惻然深以爲意，簡練戎士，繕修干戈，器用盬音古惡，孰當督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
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息夫躬傳、本紀。考異曰：漢紀書于明年正月，今從本紀書于是年之末。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考異曰：本紀云辛丑，今從漢紀。五行志。詔曰：朕獲保宗廟，不明不敏，夙夜憂勞，未皇寧息，惟陰
陽不調，元元不贍，未睹厥咎，婁古屢字敕公卿，庶幾有望。至今有司執法，未得其中，或上暴虐，假勢獲名，溫
良寬柔，陷於亡滅，是故殘賊彌長，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所錯千故反躬。乃正月朔，日有食之，厥咎不遠，在
余一人。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帥百僚，敦任仁人，黜遠殘賊，期於安民。陳朕之過失，無有所諱。其與將軍
列侯、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本紀。丞相王嘉上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
敖讀曰傲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
福玉食，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
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一，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
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爲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
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
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
見親，有加賞賜，屬之欲反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

衛見饋多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逼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園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騂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孝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自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賈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羣臣愧惡，詔書罷菀，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陛上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卒陷厥辜，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飾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褒不說，而愈愛賢。王莽傳：陛下原此疏，奉為董賢，而風本刪去，孝成皇帝以下，文義未安，今從本傳補入。考異曰：通鑑止書都內錢四十萬萬，共四十餘萬萬，計成數而言，故總云都內錢四十萬萬萬萬耳，以史考之，都內令丞屬司農，雖勳傳云，越人名為禁臣貢獻之奉，不輸大內，應劭曰：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屬治粟，食貨志云，武帝時專農田，而實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如此則都內是官名，非京師之都內也，都內掌天下之經費，既官，少府掌天子之私藏，亦數通，故用其一，而去其二，非其實矣。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訟新都侯王莽功德。王莽傳：時又徵孔光詣公車，問以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乂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萬變，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吐了反側慝，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作，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乃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饋曰，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略，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動心虛己，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赦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蔡，援音爰，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上林反，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所禱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音角，然甚明，無可疑惑。書奏，上說。讀曰悅，孔光傳：董賢風澈曰：太醫令龔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皇弟侍中嘉，詔獄無所得，乃解。後漢相傳：王莽從弟成都侯邑為侍中，矯稱太皇太后指白帝為莽求特進給事中，帝復請之，事發覺，太后為謝，上以太后故，不忍誅之，左遷邑為西河屬國都尉，削千戶。何武傳：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司隸鮑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擯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白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宣傳：少府董恭為衛尉，百官表：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音胡，首鳴。本紀：歲星入太微，逆行干右執法。天文志：是歲，大月氏王使獻浮屠經，受之。六典注

元壽二年，太常杜業坐選舉不實，貶為上黨都尉。百官表：業傳：有詔舉太常，新都侯王莽，私從前將軍何武，求舉武不敢舉。何武傳：帝臨崩時，以璽綬付董賢曰：無妄以與人，國無嗣主，內外恇懼，中常侍王閎白太皇太后，請奪之，即帶劒至宣德後闥，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閎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閎馳上太皇太后。王閎事，附見後漢張步傳。班固曰：漢興，蕭、閎、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甚，父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變矣，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女教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皇及母后，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西漢年紀卷三十

平帝

孝平皇帝諱衎，初名箕子，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也，母曰衛姬。年三歲，嗣立為王。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哀帝崩。太皇太后，遣車騎將軍王舜，與大鴻臚左咸、光祿大夫孫寶，使持節迎中山王，奉成帝後，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詔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絜己，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亡辜，殆非重信慎刑，洒心自新之意也。及選舉者，其歷職更事，有名之士，則以為難保，廢而弗舉，甚謬於赦小過、舉賢才之義。諸有減及內惡未發，而薦舉者，皆勿案驗。令士厲精，鄉讀曰嚮，進，不以小疵妨大材。自今以來，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詔書，為虧恩，以不道論。定著令，布告天下，使明道之。本紀：故廷尉梁相，復為大理。百官表：梁相，復為大理，成在哀帝末，無以前，亦未可知，此本書於平帝即位之後，不知何據。元始元年，按後漢書，申屠剛傳云，平帝時舉賢良方正，因對策云云，而漢書平帝紀，初無舉賢良方正之文，惟元始元年，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意剛以此時對策，原本無此四字，當是脫落，今補入。扶風功曹申屠剛，以方正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瞿然自剋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制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庭，縣敢

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德，無偏無頗，新唯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襁褓，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閒隙，賊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調衛無卿，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爲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勢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爲怨。姦人賊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疑，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道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誼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爲忠直，而尊其宗親，摧抑外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收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盜賊羣聚，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脅官積尋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賊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遠帝王之迹，近尊孝文之業，蠲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而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莽令太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剛，嘉之七世孫也，質性方直，常慕史鰌、汲黯之爲人，後漢申屠剛傳，是歲，罰寇更名虜，百官表。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裘，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爲郎，於是勝、漢遂歸老於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遂出於漢，兩關。

元始三年春正月，天雨草。五行志。詔有司爲皇帝納采莽女，信鄉侯侈，徐冬反。上言：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後紀子稱侯，安漢公國，未稱古制，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辭，紅陽侯王立、莽之舅，曼平阿侯王仁素剛直，莽使使者迫守，皆自殺。莽傳，通鑑。執金吾尹賞，疾病且死，戒其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

其功效，則復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效時，其羞辱甚於貪污坐臧，慎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尚威嚴，有治名。百官表，尹賞傳，按百官表，元始二年，左輔都尹賞爲執金吾，一年卒，此據書執金吾尹賞病死，而二年不書尹賞爲執金吾事，疑有脫落。

元始四年夏，皇后見於高廟，本紀。徵能治河者，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繕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漢書。莽奏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蘧與羣臣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爲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調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爲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罷南陵雲陵爲縣。奏可。韋元成傳，通鑑。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本紀。是歲，詔書追錄忠臣，封王嘉子崇爲新甫侯，追謚嘉爲忠侯。王嘉傳，漢侯表。

元始五年春正月，給祭明堂，王莽奏復長安南北郊，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隮，古地字。之祀，樂有合有別，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鐘、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隮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隮神祇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而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隮則隮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隮理也。天隮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隮，其謂一也。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隮配，一體之誼也。天隮位皆南鄉，禮記曰：同席。隮在東北，牢而食，高帝高后配於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豳栗元酒陶匏，禮記曰：天子藉田千畝，古畝字。以事天隮，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燎瘞薶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燎於南郊，隮用牲右，及黍稷瘞於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與集同。此天隮合祀，以昭姓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于隮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隮祇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隮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桐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漢紀。曰：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廟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間，天隮之祠五徙焉。郊祀志，按漢興，北郊祀，郊祀志以爲五年，無月日，疑當脫之年來。詔曰：「蓋聞帝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堯睦九族，舜惇敘之，朕以皇帝幼年，且統國政，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孫，及兄弟與項、楚元之後，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或陷入刑罪，教訓不至之咎也，傳不云乎：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其爲宗室，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

氏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爲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冤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常以歲正月賜宗師帛各十匹（本紀）夏四月乙未太師孔光薨（百官表按原本脫冀四月以下今補入）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謚曰簡烈侯賜贈葬送甚盛如大將軍王鳳制度（光傳通鑑）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本紀）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儒林贊）

班固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惟有歐陽禮后蒼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冬十月乙亥高原廟殿門災（五行志本紀）泉陵侯劉慶上書言周成王（按原本脫幼少以下今補入）厚謂

十二月帝崩大赦天下莽徵明禮者宗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莽傳）

班固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于變異見于上民怨于下莽亦不能文也

初秦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于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麓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地理志）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耐罪以上至右止三倍有餘（刑法志）自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食貨志）

先兄行甫好嗜班史東西宦仕挈以自隨飲食起居不去手者三十年嘗即紀傳而有述又考其並官僚兵本末以爲總錄脫稿貿易以編年體爲一代史其他傳記率多採錄蓋又不專以班氏書爲定標曰西漢年紀嘉定辛巳鋟本于蓋溍治所學弟儀甫顧余考西蜀闕志得之記載眉山二劉亦嘗爲此書一乃巽嵓李公之甥巽嵓以爲不下劉道原余雖未睹然觀志之所稱恃不逸班史一字是但銓次年月似無所取舍余既惜行甫兄弟獲與劉同時又以巽嵓不及見兄此書爲恨也東陽王觀之中甫

東觀漢記

班固等撰

東觀漢記、隋書經籍志稱長水校尉劉珍等撰、今考之范書、珍未嘗爲長水校尉、且此書、創始在明帝時、不可題珍等居首、案范書班固傳云、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冀、共成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此漢記之初創也、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安帝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建武、訖永初、范書劉珍傳、亦稱鄧太后詔珍與劉騊駼、作建武以來名臣傳、此漢記之初續也、史通又云、劉珍等、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元嘉元年、復令大中大夫逯耽、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順、及鄭衆、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范書伏湛傳亦云、元嘉中、桓帝、詔伏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紀、延篤傳、亦稱、篤與朱穆、逯耽、共著作東觀、此漢記之再續也、蓋至是、而史體粗備、乃稱有漢記之名、史通又云、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爲別作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蓋卓作亂、舊文散逸、及

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案范書蔡邕傳、邕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所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多不存、盧植傳、亦稱熹平中、植與邕、說、並在東觀、補續漢記、又劉昭補注司馬書、引袁山松書云、劉洪與蔡邕、共述律厤記、又引謝承書云、胡廣博綜舊儀、蔡邕因以爲志、又故謝沈書云、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爲祭祀志、范書李賢注、稱邕上書云、臣科條諸志、所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欲著者五、此漢記之三續也、其稱東觀者、范書安帝紀、李賢注、引雒陽宮殿名云、南宮有東觀、竇章傳云、永初中、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蓋東漢之初、著述在蘭臺、至章和以後、圖籍盛于東觀、修史者皆在是焉、故以名書、隋志稱、書凡一百四十三卷、而新舊唐書志則云、一百二十六卷、又錄一卷、蓋唐時已有闕佚、隋志又稱是書、起光武、訖靈帝、今攷列傳之文、閒記及獻帝時事、蓋楊彪所補也、晉時以此書與史記、漢書、爲三史、人多習之、故六朝及初唐人、隸事釋書、類多徵引、自唐章懷太子李賢、集諸儒注范書、盛行千代、此書遂微、北宋時、尚有殘本四十三卷、趙希弁讀書附志、郡博聞見後錄、並稱其書乃高麗所獻、蓋已罕得、南宋中興書目、則止存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馮異、祭遵、景丹、蓋延、九傳、其八卷、維時有蜀本流傳、而錯誤不可讀、上蔡任沆、始以祕閣本讎校、羅願爲序行之、刻板于江夏郡、又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所見本、卷第凡十二、而闕第七、第八、二卷、卷數雖似稍多、而核其列傳之數、亦止九篇、則固無異于書目所載也、自元以來、此書久佚、永樂大典于鄧、吳、賈、耿、諸韻內、並無漢記一語、則所謂九篇者、明初即已不存矣、本朝姚之駰、撰後漢書補逸、曾蒐集遺文、析爲八卷、然所採稽據劉昭續漢書十志補注、范書李賢注、及世南北堂書鈔、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五書、又往往掇拾不盡、挂漏殊多、今謹據姚本舊文、以永樂大典各韻所載、參攷諸書、補其闕逸、所增者、幾十之六、其書久無刊本、傳寫多訛、姚本隨文鈔錄、謬戾百出、且漢記目錄雖佚、而紀、表、志、傳、載記、諸體例、史通及各書所載梗概、尚一一可尋、姚本不加攷證、隨意標題、割裂顛倒、不可殫數、今悉加釐正、分爲帝紀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傳十七卷、載記一卷、其篇節無可攷者、別爲佚文一卷、而以漢記與范書異同、附錄于末、雖殘珪斷璧、零落不完、而古澤斑斕、固非瑰寶、數中所載、如章帝之詔增修舊祀、杜林之議郊祀、東平王蒼之議廟舞、並一朝大典、而范書均不詳載其文、他如張順預起義之謀、王常贊昆陽之策、楊正之嚴正、趙勤之潔清、亦復概從闕如、殊爲疎略、惟賴蒐殘篋、讀史者、尚有所徵、則其有資攷證、良匪淺鮮、尤不可不亟爲表章矣、

東觀漢記目錄

卷一
帝紀一
世祖光武皇帝
卷二
帝紀二
顯宗孝明皇帝
穆宗孝和皇帝
卷三
帝紀三
恭宗孝安皇帝
孝沖皇帝
威宗孝桓皇帝
肅宗孝章皇帝
孝殤皇帝
敬宗孝順皇帝
孝質皇帝
孝靈皇帝（案）帝紀，迄于獻帝，隋書經籍志，今不列其目，已有明文，蔡獻無紀，本非闕佚，故

卷四
年表
百官表
王子侯表
恩澤侯表
卷五
志
地理志
禮志
郊祀志
朝會志（案）以下三篇，全闕。
卷六
列傳一外戚
光烈陰皇后
敬隱宋皇后
和熹鄧皇后
竇貴人
孝桓鄧皇后
卷七
列傳二宗室
齊武王縯
（案）成武人自爲篇，故今別爲目，而仍以侯列各條後。
趙孝王良
梁
東海恭王彊
楚王英
東平憲王蒼
諸王表（案）以下四篇，全闕。
功臣表
律厤志
樂志
車服志
天文志
明德馬皇后
孝和陰皇后
順烈梁皇后
孝崇侯皇后
北海靖王興（案）前皮列傳例有附載，如祀北海敬王睦
弘
城陽恭王祉
沛獻王輔
濟南安王康
阜陵質王延

廣陵思王荊
琅邪孝王京
樂成靖王黨
下邳惠王衍
平原懷王勝

卷八
列傳三
鄧禹
鄧鴻
鄧悝
鄧閶
鄧遵
賈復
馮況
耿國
耿恭

卷九
列傳四
寇恂
岑超
馮彥
祭遵
祭參
蓋延

卷十
列傳五
耿純
馬武
中山簡王焉
彭城靖王恭
樂成王党
孝德皇

鄧訓
鄧陟
鄧弘
鄧豹
吳漢
賈宗
耿弇
耿秉
岑彭
馮異
朱祐
祭肜
景丹
銚期
臧宮
劉隆

卷十一
列傳六
郭晟
樊重
樊儵
樊準
張歆
郭況
陰識
陰傅
來歙
樊弘
樊梵
張況
張禹
陰睦
陰興

卷十二
列傳七
馬援
馬防
馬客卿
馬融
馬棱
梁統
馬廖
馬光
馬嚴
馬棱
梁竦
王梁
陳俊
傅俊
王霸
任隗
李純
劉植
劉嘉
李通
寶固
寶章
陳浮
堅鐘
任光
李忠
邳彤
劉歆
王常
寶融
寶憲
卓茂

梁商　梁冀　孫成
梁竟
伏盛　伏湛　伏恭　侯霸　韓歆　朱浮　杜林　馮勤　馮石
卷十三　列傳八
馮魴　馮駿　張純　張洪　歐陽歙　趙憲　田邑　馮豹　王元
鮑永
卷十四　列傳九
朱鮪　鮑昱　馮衍　王閎
丁鴻　宣彪　王良　邳偉　杜詩　張堪　袁充　袁宣
卷十五　列傳十
丁綝　宣秉　王丹　申屠剛　郅俊　孔喬　衛颯　任延

樊曄　馮駿
卷十六　列傳十一
班彪　班超　鄭興　范升　桓榮　桓焉　桓典　張佚　劉昆　注丹　牟長　高詡　甄宇　李恭　丁邯　周嘉　索盧放　樊顯　崔篆　崔瑗　王琳　倪萌　蔡順　嚴光
李章　鄧讓
班固　班始　鄭衆　桓譚　桓礦　桓鸞　桓郁　陳元　歐陽歙　張衡　劉駿　戴憑　尹敏　丁恭　張玄　溫序　蘇竟　劉茂　朱勃　楊正　崔駰　崔寔　古初　蔡順　逢萌

閔貢
井丹
卷十七
列傳十二
庾延
周澤
孫堪
劉般
郭賀
劉平
鍾離意
朱酺
楊敞
鄭禮
張霸
趙孝
李善
卷十八
列傳十三
第五倫
鄧彪
袁安
韋彪
郭躬
王涼
王阜
玄賜
賈逵
周燕
耿恭
郭丹
牟融
魏應
劉愷
吳良
承宮
宋均
桂陽鴻
薛漢
徐穉
姜詩
魏諫
桓虞
鄭弘
宋晊
韋彤
鄭均
廉范
秦彭
曹褒
江革

卷十九
列傳十四
張酺
韓稜
巢堪
魯恭
魯丕
徐防
尹勳
何熙
陳寵
陳忠
魏霸
應順
鄭璜
應奉
樂恢
何敞
周榮
梁鳳
李恂
王渙
黃香
黃瑤
張霸
黃琬
李充
周紆
汝郁
司馬均
郭玉
張表
二十
鄭衆
列傳十五
張敏
楊震
召馴
李育
杜安
杜根
杜篤
宋揚
趙舒
趙勤
毛義
淳于恭
梁鴻
高鳳
郭鳳

楊秉
任尚
馮良
蔡倫
李固
左雄
張綱
吳祐
朱建
韓昭
孫程
藉建
楊賜
薛苞
所輔
鮑參
張耽
周舉
王堂
祝良
丘滕
趙序
苗光

陳禹
李燮
宗資
段熲
陳球
陽球
荀爽
高彪
韓卓
皇甫嵩
趙溫
蔡邕
劉翊
呂布

卷二十一　列傳十六

胡廣
劉祐
章毅
陳蕃
劉寬
張奐
趙咨
符融
范丹
曹節
孔融
周毖
郭汜

卷二十二　列傳十七列女　外戚

鮑宣妻

卷二十三　載記

匈奴南單于
西羌
劉玄
申屠志
劉盆子
呂母
盧芳
彭寵
秦豐

蔣巡
馮模
劉訓
梁商
蕭翊
郝閎
李膺
卜商
楊喬
魏成
段普
陰猛
張意
蘭彪
陳雋
李燮
宗資
段熲
陳球
陽球
荀爽
高彪
韓卓
皇甫嵩
趙溫
蔡邕
劉翊
呂布

須頵
周行
雍條
范康
宗慶
喜夷
巴异
陳導
翟敞
畢琴
邢崇
羊融
沈豐
陳翼
江伯姊
在都夷
西域
公賓就
陳遵
赤眉
王郎
蘇茂
張豐
邪奉

編萌　公孫述　田戎
卷二十四　佚文
隗囂　延岑　銅馬等盜賊
附、東觀漢記、范書異同。

東觀漢記卷一

帝紀一

世祖光武皇帝

光武皇帝諱秀。高帝九世孫也。承文景之統。出自長沙定王發。王生舂陵節侯。舂陵本在零陵郡。節侯孫致侯。（案）考侯原誤作考侯。今從范書。城陽恭王祉傳及文選李善注改。以土地下溼。元帝時。求封南陽蔡陽白水鄉。因故國名曰舂陵。皇考初爲濟陽令。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帝將生。皇考以令舍下溼。開宮後殿居之。（案）范書帝紀李賢注明蔡邕碑云。光武將生。皇考以令舍下溼。開宮後殿居之。與此合。范書謂生于縣舍。誤。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時有紫光。室中盡明如晝。皇考異之。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祥不可言。是歲有嘉禾生一莖九穗。長大于凡禾。縣界大豐熟。因名帝曰秀。先是有鳳凰集濟陽。故宮中皆畫鳳凰。聖瑞萌兆。始形于此。帝爲人隆準。日角。太口。美鬚眉。長七尺三寸。在舂陵時。望氣者言。舂陵城中有喜氣。曰。美哉王氣。鬱鬱葱葱。（案）范書帝紀。紘者。蔡伯喈也。隨其叔父在蔡。入小學。後之長安。受尚書于中大夫盧江。許子威。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獨以給諸公費。大義略舉。因學世事。朝政得下。（案）太平御覽。無下字。必先聞知。其爲同舍解說。高才好學。然亦善遊俠。鬬雞走馬。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南陽大人賢者。

往來長安。爲之邸。閒稽疑議。（案）文選李善注。閒作問。皆爲季父故舂陵侯。誣逋租于大司馬嚴尤。尤見而奇之。時宛人朱祐。亦爲貝誣租于尤。尤止車獨與帝語。不視祐。帝歸戲祐曰。嚴公寧視卿耶。王莽時。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運關東諸倉。賑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養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擾。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官以處之。盜發其廬。民餓死者十七八。人民相食。末年。天下大旱。蝗蟲蔽天。盜賊羣起。四方潰畔。荆州下江平林兵起。王匡、王鳳爲之渠率。時南陽旱饑。而帝田獨牧。帝仁智明達。（案）太平御覽。達作通。多權略。樂施愛人。在家重慎長事。勤于稼穡。兄伯升好俠。笑帝事田作。比之高祖兄仲。宛大姓李伯下。（案）以下文事。當推之李伯玉。即李通。而范書李通傳止云字次元。不言其一名伯玉。是可補其闕略。從弟軼。數遣客求帝。帝欲避之。先是時。伯玉同母兄公孫恒。爲樊伯升請呼難。伯升殺之。（案）同母兄公孫恒。司馬彪續漢書及是書李通傳。俱作同母弟。中庭恒與此異。帝恐其怨。故避之。使來者言。李氏欲相見。款誠無他意。帝乃見之。懷刃自備。入見固始侯。（案）范書李通傳。通建武二年。封固始侯。兄弟爲帝言。天下擾亂飢餓。下江兵盛。南陽豪右。雲擾。因具言讖文事。劉氏當復起。李氏爲輔。帝殊不意。獨內念李氏富厚。父爲宗卿師。語言譎詭。殊非次第。將疾。聚諸家子。數犯法令。李氏家富厚。何爲如是。不然。諸其言。諸李遂與南陽府掾史張順等連謀。帝深念良久。天變已成。遂市兵弩。絳衣赤幘。時伯升在舂陵。亦已聚會客矣。帝歸舊廬。望見廬兩若火光。以爲人持火。呼之。光遂盛。赫然屬天。有頃。不見。異之。遂即歸宅。乃與伯升相見。初伯升之起也。諸家子弟。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聞帝至。絳衣大冠。履將軍服。乃駭曰。以爲獨伯升如此也。仲謹厚。亦如之。皆合會。共勞饗。新市平林兵王匡、王鳳等。因舉舂陵子弟隨之兵。合七八千人。帝騎牛與俱。殺新野尉後。乃得馬。帝起義兵。（案）范書帝紀。起兵在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攻南陽。暮聞家上有哭聲。後有人著大冠絳單衣。（案）此有闕文。攷范書帝紀。新野尉帥在是時。使劉縯偽稱江夏吏。誘殺湖陽尉嚴尤。縯下江兵。（案）班書王莽傳。地皇三年。遣納言大將軍陳茂。擊荆州。荆下江兵。帝奉糗一斛。脯三十朐。進圍宛城。（案）自此以下皆王莽地皇四年事。帝始元年也。王莽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更始立。以帝爲太常偏將軍。時無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入朝。尋邑兵到潁川。嚴尤陳茂與合。尤問城中出者。言。帝不敢取財物。但合會諸兵爲之計策。尤笑言曰。是美鬚眉目者耶。欲何爲。乃如此。初莽遣尋邑。欲盛威武以振山東。兵甲衝輜。干戈旌旗。戰攻之具甚盛。至驅虎豹犀象。奇偉猛獸。以長人巨無霸爲中壘校尉。自秦漢以來。師出未曾有也。帝邀之于陽關。尋邑兵盛。漢兵反走。帝馳入昆陽。諸將恟恐。各欲散歸。帝與諸將議。城中兵穀少。宛城未拔。力不能相救。今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將亦滅。不同力救之。反欲歸守其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以敢如此。帝乃笑且去。惟王常是帝計。會候騎還言。尋邑兵已來。長數百里。望不見其後尾。前已至城北矣。諸將遽請帝。帝到。爲陳相救之勢。諸將素輕帝。及迫急。帝爲畫成敗。皆從所言。時漢兵八九千人。留王鳳、令守城。夜出城南門。尋邑兵已五六萬。到。遂環昆陽城作營。且圍之數十重。（案）姚之駰本作數百重。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號輦蔽野。麾蝶迷雲。金鼓之聲數十里。或爲地突。或爲衝車撞城。積弩射城中。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尋邑自

以爲成功。漏刻有流星墜尋營中。正晝有雲氣如壞山。直營而貫。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時漢兵在定陵郾者。聞尋邑兵盛。皆怖。帝勝說其意。爲陳大命。請爲前行。諸部堅陣。帝將步騎千餘。前去尋邑軍四五里而陣。尋邑遣步騎數千合戰。帝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奇怪也。帝復進。尋邑兵卻。諸部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連勝。遂令輕足將書與城中諸將。言宛下兵復到。而陽墜其書。尋邑得書讀之。恐。帝遂選精兵三千人。從城西水上奔陣。尋邑兵大奔北。于是殺尋。而昆陽城中兵亦出。中外並擊。會天大雷風。暴雨下如注。水潦成川。滍水盛溢。邑大衆遂潰亂。奔走赴水。溺死者以數萬。滍水爲之不流。邑與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滍水逃去。漢軍盡獲其珍寶輜重車甲。連月不盡。五月、齊武王拔宛城。[案]齊武王即帝兄伯升。後數日。更始收齊武王部將劉稷。齊武王強爭之。遂用譖愬。復收齊武王。即日皆物故。帝降潁陽。雖得入。意不安。門下有繫馬著鼓者。馬驚破磕。鄧晨起。走出視之。乃馬也。帝在父城。徵詣宛。拜帝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更始害齊武王。帝飲食語笑如平常。獨居輒不御酒肉。坐臥枕席有涕泣處。更始欲北之雒陽。以帝爲司隸校尉。先到雒陽整頓官府。文書移與屬縣。三輔官府吏[案]官府吏太平御覽作吏士。東迎雒陽者。見更始諸將過者。已數十輩。皆冠幘。衣婦人衣。諸于繡擁䙅。大爲長安所笑。知者或畏其衣。奔亡入邊郡避之。及見司隸官屬。皆相指視之。極望老吏或垂涕曰。粲然復見漢官威儀。

賢者蟻附。更始欲以近親巡行河北。大司徒賜言帝第一可用。更始以帝爲大司馬。遣之河北。十月。帝持節渡孟津。鎮慰河北。安集百姓。帝至邯鄲。趙王庶兄胡子進狗牒馬醢。故趙繆王子臨說帝決水灌赤眉。胡子立邯鄲卜者王郎爲天子。[案]胡子太平御覽作趙繆王子林致范書帝紀有趙繆王子林李賢注云東觀記作林陸未知胡子即臨否今仍其舊文移檄購求帝十萬戶。[案]以上皆更始元年事。王郎追帝。帝自薊東南馳。[案]范書帝紀事在更始二年。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帝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帝升車欲馳。而懼不免。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夜止蕪蔞亭。大風雨。馮異進一笥麥飯兔肩。因王郎兵至。復馳去。至南宮、天大雨。帝引車入道旁空舍。灶中有火。馮異抱薪。鄧禹吹火。帝對灶炙衣。大會真定。帝自擊筑。[案]此亦范書不載。但云帝得任光邳彤兵。降下曲陽。北擊中山。拔盧奴。南擊新市眞定防子。皆下之。則大會眞定。宜即在是時。帝率鄧禹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奉。大破之。[案]劉奉范書鄧禹傳李賢注作劉婁。還過鄧禹營。禹進炙魚。帝大餐啗。時百姓以帝新破大敵。欣喜聚觀。見帝餐啗。勞勉吏士。威嚴甚厲。于是皆竊言曰。劉公眞天人也。帝引兵攻邯鄲。連戰。郎兵挫折。郎遣諫議大夫杜長威。[案]范書帝紀作杜威。持節詣軍門。帝遣棨戟迎。延請入軍。見上。據地曰。實成帝遺體子輿也。帝曰。正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也。況詐子輿乎。長威請降得萬戶侯。帝曰。一戶不可得。長威曰。邯鄲雖鄙。君臣并力城守。尚可支一歲。終不君臣相率而降。但得全身也。辭去。而郎少傅李立反郎。開城門。漢軍破邯鄲。誅郎。入宮收文書。得吏民謗毀帝言可擊者數千章。帝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者自安也。[案]反側者賊陽公文書皆作及劉子輿范書亦同。帝圍邯鄲未下。彭寵遣米糒魚鹽。以給軍糧。由是破邯鄲。更始遣使者即立帝爲蕭王。

諸將議上尊號。帝不許。[案]范書帝紀更始遣令罷兵詣行在所帝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于更始。帝擊銅馬。大破之。受降適畢。封降賊渠率。諸將未能信。賊亦兩心。帝敕降賊各歸營勒兵待。帝輕騎入案行賊營。賊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由是皆自安。詔馮異軍鴈門。卒萬餘人降之。[案]詔字下原本有曰字今删致范書帝紀及馮異傳俱不載此詔惟異作朱鮪李軼時皆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則軍臨門當即在是時。帝已乘王豐小馬先到矣。而營門不覺。[案]此十五字上有闕文按范書帝紀建武元年春正月帝擊尤來大槍五幡于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爲所敗賊追急短兵接帝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帝耿弇頻射卻賊得免散兵歸保范陽軍中不見帝或云已沒即是時也。帝破賊。入漁陽。諸將上尊號。帝不許。議曹掾張祉言。俗以爲燕人愚。方定大事。反與愚人相守。非計也。帝大笑。帝發薊還。[案]是時破尤來大槍五幡賊還也。士衆喜樂。師行鼓舞。歌詠雷聲。八荒震動。至范陽、命諸將收葬吏士。至中山。諸將復請上尊號。上奏曰。大王社稷爲計。萬姓爲心。耿純說帝曰。天時人事。已可知矣。初王莽時。帝與伯叔及姊壻鄧晨、穰人蔡少公燕語。少公道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劉子駿也。帝戲言曰。何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時傳聞不見赤伏符文軍中所。[案]讖之騶本作傳聞赤伏符不見文章軍中所。帝未信。到鄗。帝所與在長安同舍諸生彊華。自長安奉赤伏符詣鄗與帝。會羣臣復固請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乃命有司設壇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建武元年夏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改元爲建武。改鄗爲高邑。詔曰。故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惇固。斷斷無他。其心休休焉。夫士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則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爲太傅。封宣德侯。[案]宣范書卓茂傳作褒德。食邑二千戶。賜安車一乘。衣一襲。金

五斤。冬十月。帝入雒陽。幸南宮。遂定都焉。帝破聖公。與朱鮪等書曰。交鋒之日。神星晝見。太白清明。[案]范書帝紀未即位前使馮異遺恂書更始大司馬朱鮪軍師伯後使鄧禹破更始定圖公王臣此云交鋒未知何時又朱鮪太平御覽作伯叔本文似有誤脫。
二年春正月。徙吳漢鄧禹等封。自漢草創德運。正朔服色未有所定。高祖以十月爲正。以漢水德。立北畤而祠黑帝。至孝文。賈誼公孫臣以爲秦水德。漢當爲土德。至孝武、兒寬司馬遷猶從土德。自帝即位。按圖讖、推五運。漢爲火德。周蒼漢赤。木生火。赤代蒼。故帝都雒陽。制兆于城南七里。北郊四里。行夏之時。時以平旦。服色犧牲尚黑。明火德之運。徽幟尚赤。四時隨色。季夏黃色。議者曰。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圖讖著伊堯赤帝之子。俱與后稷並受命而爲王。漢劉祖堯。宜令郊祀帝堯以配天、宗祀高祖以配上帝。有司奏議曰。追跡先代。無郊其五運之祖者。故禹不郊白帝。周不郊帝嚳。漢雖唐之苗。堯以歷數命舜。高祖赤龍火德。承運而起。當以高祖配堯之後。元復于漢。宜以時脩奉濟陽城陽縣堯帝之冢。雲臺致敬。祭祀之禮儀亦如之。帝遣游擊將軍鄧隆。與幽州牧朱浮。擊彭寵。隆軍潞。浮軍雍奴。相去百餘里。遣吏上奏。言寵破在旦暮。帝讀檄未竟。怒曰。兵必敗。比汝歸可知。吏還未至。隆軍果爲寵兵掩擊破。浮軍遠不敢救。以兵走幽州。歲曰上神。
三年、帝征秦豐。幸舊宅。[案]范書帝紀及岑彭傳三年三月帝自將南征夏四月破斬鄧奉五月還宮令岑彭南擊秦豐秋七月大破之于黎丘至冬十月乃幸舂陵此來並書之殊未明晰。冬十月、帝幸舂陵。祠園廟。大置酒。與舂陵父老故人爲樂。以皇祖皇考墓爲昌陵。後改爲章陵。以舂陵

爲章陵縣。（案）范書帝紀，故舊陵鄉爲章陵，置之。隗囂上書，報以殊禮。

四年、夏五月，帝幸盧奴，爲征彭寵故也。自王莽末，天下旱霜連年，百穀不成。元年之初，耕作者少，民饑饉，黃金一斤，易粟一石。至二年秋、天下野穀旅生，麻菽尤盛，或生荔菜果實，野蠶成繭，被山，民收爲絮，採穗穀果以爲蓄積。至是歲，野穀生者稀少，而南畝亦蠶闢矣。

五年，初起太學，諸生吏子弟及民以義助作。帝自齊歸，（案）范書帝紀，時平，減步騎也。幸太學，賜博士弟子有差。

六年春二月，吳漢下朐城。（案）范書帝紀，平，並盜賊也。天下悉定，惟獨公孫述隗囂未平。帝曰，取此兩子益度外，乃休諸將盜酒賞賜之。每幸郡國，下與見吏，輒問以數十百歲能吏次第，下至掾史簡練臣下之行，下無所隱其情，道數十歲事，若案文書，吏民驚恠不知所以，人自以見識，家自以蒙恩，遠臣受顏色之惠，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蓋不可勝。帝猶以餘閒講經藝，發圖讖，制告公孫述，署曰，公孫皇帝，囂雖遣子入侍，（案）范書帝紀，隗囂遣子恂入侍，在五年冬十二月。尚持兩心，囂故吏馮援謂囂曰，到朝廷，凡數十見，（案）本書馮援傳，作凡十四見。自事主，未嘗見明主如此也。材直驚人，其勇非人之敵，開心見誠，與人語，好醜無所隱諱，圖講天下事，極盡下恩，兵事方略，拉敵校勝，闊達多大節，與高帝等。經學博覽，敢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如卿言，勝高帝耶，曰不如也。高帝大度，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勤如節度，不飲酒，囂大笑曰，如卿言，反復勝也。（案）范書馮援傳，囂信讖，疑，幸遣其子恂入侍之機，與范書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帝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爲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爲國家坐知千里也。

七年春正月，詔羅臣奏事，無得言聖人，又舊制上書，以青布囊素裹封，書不中式不得上。既上，詣北軍待報，前後相屬。（案）騎太平御覽作屬。速歲月乃決，帝躬親萬幾，急于下情，乃令上書啓封則用，不得封雜書。（案）別太平御覽作引。取其文字而已。奏詣闕平且上，其有當見及冤結者，常以日出時，騎騎馳出召入，其餘出中使者出報，即馳去，如神遠近不偏，幽隱上達，民莫敢不用情，追念前世，園陵至盛，王侯外戚，非理僭侈，吏民相效，浸以無限，詔告天下，令薄葬。

八年閏四月，車駕西征河西，大將軍竇融與五郡太守，步騎二萬迎帝，隗囂士衆震壞，皆降，囂走入城。（案）入，太平御覽作回。吳漢等追守之。

九年春正月，隗囂餓，出城營糧，糒，腹脹死。

十一年，幸章陵，修園廟，徙舊宅田里舍。（案）文選李善注，作過章陵，祠園廟。

十二年，吳漢引兵擊公孫述。（案）范書帝紀，吳漢伐公孫述，出師，實在十一年十二月，下入，此蓋通始事言之。入犍爲界，小縣多城守，未下，詔書告漢，直擣兵到成都，據其心腹，後城營自解散，漢意難前，獨言朝廷以爲我縛賊手足矣。（案）此二句未明晰，疑有誤。遣輕騎至成都，燒市橋。（案）范書吳漢傳，漢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故武下闕字，不載守廣都之事，此不載漢拔廣都，當是脫佚。武陽以東，小城營皆奔走降，竟如詔書，漢兵乘勝追奔，逆距守，詔書又戒漢曰，成都十萬餘衆，不可輕也，且

堅據廣都城，去之五十里，待其即營攻城，龍僅引去，乃首尾擊之，勿與爭鋒，述兵不敢來，轉營即之，移徙輒自堅。（案）此下范書吳漢傳，有漢遂十一月，衆軍至城門，述白將背城而戰，吳漢鼓之，述軍大破，刺傷述，扶與入壘，其夜死，夷述妻子，傳首于洛陽，縱兵大掠，舉火燔燒，帝聞之，下詔讓吳漢，副將劉馮曰，城降，嬰兒老母，（案）文選李善注，嬰作孩。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家有敝帶，享之千金，馮宗室子孫，故宜更喊，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于放麑殺蠆之義，二者孰仁矣，失斬將弔民之義。（案）矣，太平御覽作且。又誡漢殺述親屬太多，是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案）晉世南北蠶書鈔，作建武十三年，是時居者國獻名馬。寶劍直百金，馬以徇鼓車，劍以賜騎士，苑囿池籞之官廢，弋獵之事不御，雅性不喜鄭音樂，手不持珠玉，衣服大絹而不重綵，征伐常乘輦輿，贏馬，公孫述，故哀帝時，（案）此下未明晰，致范書述傳云，哀帝時，述以父任爲郎，又云，述少爲郎，習漢家舊典，出入注駕，鑾旗旄騎，陳設陛戟，然後發出房闥，正與此文相備。即以數郡備天子用，述破益州，乃傳送營師郊廟樂葆車乘輿物，是後乃稍備具焉。述伏誅之後，而事少閒，官曹文書，減省過半，下縣吏無百里之繇，民無出門之役。

十三年，封殷紹嘉公爲宋公，周承休公爲衛公。（案）范書帝紀，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後孔安爲殷紹嘉公，至是改封。

十四年，封孔子後孔志爲褒成侯。

十五年，詔曰，刺史太守，多爲詐巧，不務實核，苟以度田爲名，聚人田中，并度廬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案）范書帝紀，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田頃，及戶口年紀，十六年，河南尹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若下獄死，又徙隱藏，天下騷擾，多不以實，戶口年紀，五有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田相，多不以實，戶口年紀，五有增減，其本末相違，太守多不平均，或後錢米，右姦猾，抑貧弱，怨讟並興，遮道號呼，隱坐徵下獄，此所檢詔文未完。十七年，帝以日食，（案）范書帝紀，日食在二月乙亥晦日。避正殿，讀圖讖，多御坐廡下，後露中，風發疾，苦眩甚，左右有白大司馬史，病苦如此，不能動搖自強，從公出乘，以車行數里，病差，四月二日，車駕宿偃師，病差數日，入南陽界，到葉，以車騎省留數日，行黎陽，兵馬千餘匹，遂到章陵，起居平愈，鳳凰五，高八尺九寸，毛羽五采，集潁川，羣鳥從之，蓋地數頃，留十七日乃去。（案）范書帝紀，鳳凰見，在冬十月。商賈重資，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十九年，帝下詔曰，惟孝宣皇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幸南陽，汝南，至南頓止，令舍大置酒，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吏民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但復一歲，少薄，願復十歲，帝曰，天下重寶大器，常恐不任，日慎一日，安敢自逸，期十歲，復增一歲。

二十年，夏六月，帝風眩，黃瑞病發甚，以衛尉關內侯陰興爲侍中，興受詔，雲臺廣室，甘露降，四十五日，（案）日，太平御覽作里。

二十五年，烏桓獻貂豹皮，詣闕朝賀。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曰，前以用度不足，吏祿薄少，令益其俸，自三公下至佐使，各有差，四月，始營陵地于臨平亭南，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送興之後，亦無丘壟，使合古法，今日月已逝，當豫自作，臣子奉承，不得有加，乃令陶人作瓦器，又曰，臨平盤平陰，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夫周公孔子，猶不得存，

安得松栢與之而共遊乎.文帝曉終始之義.景帝所謂孝子也.故遺反爵.霸陵獨完.非成法耶.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古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陵池.(案)初作壽陵以下至此見太平御覽興制段五有興問被並墨入.帝常自細書.一札十行.報郡縣.旦聽朝.至日晏.夜講經聽誦.坐則功臣特進在側.論時政畢.道古行事.次說在家所識鄉里能吏.次第比類.又道忠臣.孝子.義夫.節士.坐者莫不激揚悽愴.欣然和悅.羣臣爭論上前.常連日.皇太子嘗乘間言.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今天下大安.少省思慮.養精神.帝答曰.我自樂此.時城郭丘墟.埽地更爲.帝悔前徙之.(案)范書帝紀建武十五年徙鴈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居庸以東二十年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東二十五年南單于奉藩稱臣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璽綬令入居雲中于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八郡民歸于本土遣謁者分將施刑補理城郭所謂埽地更爲者此也.草創苟合.未有還人.(案)此亦指中塗八郡民歸本土者言其時雖遣民歸本土而陸中者甚少至二十七年趙熹上言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民始徙鄉

三十年.有司奏封禪.詔曰.災異連仍.日月薄食.百姓怨嘆.而欲有事于太山.汚七十二代編錄.以羊皮雜貂裘.何強顏耶.

三十二年.羣臣復奏宜封禪.遂登太山.勒石紀號.改元爲中元.

中元元年.(案)中元元年即建武三十二年也致范書紀實以夏四月己卯改元.帝幸長安.祠長陵.還雒陽宮.是時醴泉出于京師.郡國飲醴泉者.痼疾皆愈.獨眇蹇者不瘳.有赤草生于水涯.郡國上甘露降.羣臣上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宜命太史撰具郡國所上.帝不聽.是以史官鮮紀.冬十月甲申.使司空馮魴告祠高廟曰.高皇呂太后.不宜配食.薄太后慈仁.孝文皇帝賢明.子孫賴福.延至于今.宜配食地祇高廟.今上薄太后尊號爲高皇后.遷呂太后于園.四時上祭.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于天下.

二年.春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宮前殿.在位三十三年.時年六十二.遺詔曰.朕無益百姓.如孝文皇帝舊制.葬務從省約.刺史二千石長.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太子襲尊號爲皇帝.羣臣奏諡曰光武皇帝.廟曰世祖.三月.葬原陵.

帝詔曰.明設丹靑之信.廣開束手之路.(案)此詔見文選李善注范書不載未知何時所下.功臣鄧禹等二十八人.皆爲侯.封餘功臣一百八十九人.(案)范書帝紀建武十三年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與此異.帝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故皆以列侯就第.恩遇甚厚.遠方貢甘珍.必先徧賜列侯.而大官無餘.有功輒增封邑.故皆保全.帝封新野主子鄧汎.爲吳侯.(案)范書鄧晨傳晨娶光武姊元漢兵敗小長安元害光武即位追封諡元爲新野節義長公主封長子汎爲吳房侯李賢注云吳房今豫州縣也此作吳侯與范書異.伯父皇皇考姊子周均.爲富波侯.(案)范書不載封均事.外祖樊重.爲壽張侯.(案)范書樊弘傳建武十八年追爵謚重爲壽張敬侯.重子丹.射陽侯.(案)范書樊弘傳丹以建武十三年封.孫茂平望侯.(案)范書樊弘傳茂以建武二十七年封.尋.玄鄉侯.(案)范書樊弘傳尋以建武十三年封.從子沖.更父侯.(案)范書樊弘傳沖恐亦以建武十三年封.后父陰睦.爲宣恩侯.(案)本書陰皇后紀陰識傳陰睦以建武九年始追爵與此文異.子識.原鹿侯.(案)范書陰識傳以建武十五年封.就.信陽侯.(案)范書陰興傳就嗣父封宣恩侯後改封爲新陽侯此作信陽與范書異而范書陰興傳又稱就爲信陽侯未知孰是.皇考女弟子來歙.爲征羌侯.(案)范書來歙傳建武十一年歙卒追封以.弟由.宜西鄉侯.(案)范書來歙傳由以建武十三年封.寧平公主子李雄.爲新市侯.(案)范書李通傳通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爲寧平公主雄通少子也又范書稱光武封雄爲召陵侯而不詳何年封.后父郭昌.爲陽安侯.(案)范書郭后紀昌以建武二年追贈.子流.緜曼侯.(案)范書郭后紀流作況以建武二年封緜曼侯.兄子竟.新郪侯.匡.發干侯.(案)范書郭后紀以后從兄竟匡皆建武十七年後封時.姊子馮邯.爲鍾離侯.(案)范書不載封邯事.帝嘗犯霜雪.雖發師旁縣.人馬席薦羈絆.皆有成賈.而貴不侵民.樂與官市.後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帝既有仁聖之明.氣勢形體.天然之姿.固非人之敵.翕然龍興.三雨而濟.天下蕩蕩.人無能名焉.(案)姚之駰所輯是書八卷既多排纂凡與劉昭續漢書志補注李賢後漢書注所引之文互有異同又如光武紀中或稱公或稱王或稱世祖前後參差今一從改正其南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諸書所載各條此略彼詳此詳彼略者相參從其詳者依年月編次或年月無攷則姑綴于篇末以存其舊例

東觀漢記卷二

帝紀二

顯宗孝明皇帝

孝明皇帝諱陽.一名莊.世祖之中子也.建武四年夏五月甲申.帝生.豐下銳上.項赤色.有似于堯.世祖以赤色名之曰陽.幼而聰明睿智.容貌壯麗.十歲.通春秋.推誠對.師傅無以易其辭.(案)太平御覽作十三年通春秋上循其頭曰吳季子問對曰誠無比及阿乳母以問師傅曰少傳誠對師傅無以易其辭.母光烈皇后.初讓尊位爲貴人.故帝年十二.以皇子立爲東海公.時天下墾田皆不實.詔下州郡檢覈.百姓嗟怨.州郡各遣使奏其事.世祖見陳留吏牘上有書曰.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因詰吏.吏抵言于長壽街得之.世祖怒.時帝在幄後.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世祖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世祖令虎賁詰問.乃首服如帝言.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謨甚深.溫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內外周洽.世祖愈珍帝德.以爲宜承先序.十七年.冬十月.詔廢郭皇后.立陰貴人爲皇后.帝進爵爲王.十九年.以東海王立爲皇太子.治尚書.備師法.兼通九經.略舉大義.博觀羣書.以助術學.無所不照.中元二年.春二月.世祖崩.皇太子卽位.

永平元年，帝即阼，長思遠慕，至踰年正月，乃率諸王侯公主外戚郡國計吏上陵，如會殿前禮，長水校尉樊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願令學者得以自助。于是下太常，將軍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封太后弟陰興之子廣，爲閼陽侯，廣弟博，爲潛強侯。（案）原本作陰興爲閼陽侯，子博爲潛強侯，今據范書陰興傳改。陰盛爲無錫侯，楚王負子許昌龍舒侯。

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冕冠衣裳，祀畢，升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詔曰：登靈臺，正儀度。（案）文選李善注引是月太校，詔有升靈臺，見史記正義，此同。按范書帝紀，是月太校，詔有升靈臺，望雲氣，吹時律，觀物變云云，至三年正月，詔曰，陳奉郊祀，登靈臺，見史記正義，此下文爲春者誤之始云云，可證是書所載詔文，出傳寫脫佚者甚多。三月，初臨辟雍，行大射禮。冬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十月元日，始修事三老兄事五更，朕親祖割牲。（案）文選李善注引是書，與此同，按范書帝紀，亦不止此四句。帝尤雅意經學，刪定擬議，稽合圖讖，封師太常桓榮爲關內侯，親自制作五行章句。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來，四方欣欣，是時學者尤盛，冠帶搢紳，遊辟雍而觀化者，以億萬計。甲子，西巡，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展覽館舍邑居舊處，會郡縣吏，勞賜作樂，有縣三老大言：陛下入東都，臣望顏色儀容，類似先帝，臣一懷喜，百官嚴設如舊時，臣二懷喜，見吏，賞賜，識先帝時事，臣三懷喜，陛下聰明，懋艾能吏，親人如赤子，臣五懷喜，進賢用能，各得其所，臣六懷喜，天下太平，德合于堯，臣七懷喜，帝令上殿，欲觀上衣，因舉虎賁衣以授三老，帝曰：聞者所言，削章不如飽飯，十一月，詔京兆右扶風，以中牢祀蕭何霍光，出郡穀穀，給蕭何子孫，在三輔內者，悉令侍祀。

三年春二月，圖二十八將于雲臺，冊曰：剖符封侯，或以德顯，秋八月，詔曰：倘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其改郊廟樂曰大予樂，樂官曰大予樂官，以應圖讖。冬十月，帝與皇太后幸南陽，祠章陵，周觀舊廬，召見陰鄧故人，帝在子道，所幸見吏，勞賜省畢，步行觀部署，不用輦車，甲夜讀奏書，乙更盡乃寐，先五鼓起，率常如此。

四年春二月，詔曰：朕親耕于籍田，以勸農事。

五年冬十月，幸鄴，趙王栩會鄴常山，賜錢百萬。

六年，起江太守獻寶鼎，出王雒山，納于太廟，詔曰：易鼎足象三公，豈非公卿奉職得理乎，太常其以時祭之日，陳鼎于廟，以備器用。

八年冬十月，上臨辟雍，養三老五更，禮畢，上手書詔，令尚書僕射，持節詔三公。

九年，詔爲四姓小侯設學。

十年，夏閏四月，行幸南陽，祠章陵，以日北至，復祠于舊宅，禮畢，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上自御塤篪，和之以樂，嘉賓至南頓，勞養三老官屬，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錢三十，牛羊被野。

十二年，以益州徼外哀牢王，率衆慕化，地廣遠，置永昌郡。

十三年春二月，帝耕籍田，禮畢，賜觀者食，有諸生前舉手曰：善哉，文王之遇太公也，帝書版曰：生非太公，予亦非文王也。

十四年，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外爲小廚，用足祠祀，帝自盆石樽，廣丈二尺，長二丈五尺。

十五年春二月，東巡狩，癸亥，帝耕于下邳，三月，幸孔子宅，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太子諸王說經，幸東平王宮，帝憐廣陵侯兄弟，賜以服御之物，又以皇子輿馬，悉賦予之。

十七年春，甘露仍降，樹枝內附，芝生前殿，神雀五色，翔集京師，正月，當謁原陵，是夜帝夢見先帝太后，如平生歡，夢中喜覺，因悲不能寐，明旦，帝令百官，採甘露悉會，公卿表賀，奉觴上壽，太常丞上言：陵樹葉有甘露，帝率百官上陵，甘露積于樹，取以盛，受賜畢，上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鈒盆中物，流涕，敕易盆中脂澤敗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十八年秋八月，帝崩于東宮前殿，在位十八年，時年四十八，謚曰孝明皇帝，葬顯節陵，十二月，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廟與世宗廟同，而祠給祭于世祖之堂，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自帝即位，遵奉建武之政，有加而無損，初世祖閔傷前世權臣太盛，外戚預政，上濁明主，下危臣子，漢家中興，惟宣帝壞法，至于建武，朝無權臣外戚，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勢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至永平后妃外家貴者，裁家一人，備列將校，尉在兵馬，官充奉宿衛圖門而已，無封侯預朝政者，自皇子之封，皆減舊制，皆案輿地圖，皇后在旁言，鉅鹿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萬，帝令滿二千萬止，諸小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相比，什減三四，曰：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又國遠而小，于王者節約謙儉如此。

肅宗孝章皇帝

孝章皇帝諱炟，孝明皇帝第五子也，永平三年，年四歲，以皇子立爲太子，幼而聰達才敏，多識世事，動容進止，蚤表有異，壯而仁明謙恕，溫慈惠和，寬裕廣博，親愛九族，矜嚴方厲，威而不猛，既志于學，始治尚書，遂兼五經，周覽古今，無所不觀，由是明帝重之，每事諮焉，以至孝稱，孜孜終下，永平十八年，明帝崩，帝即位。

建初二年，詔齊相，止勿送冰紈方空穀吹綸絮。

四年冬十一月，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

元和元年，日南獻白雉白鳥，帝行幸，敕御史司空，道路所過，樹木方春日，無得有所伐，幣車可引避也。

二年春二月，帝東巡狩，泰山，至于岱宗柴，望秩山川，禪梁父，禮畢，命侯等歲來助祭，大赦天下，祀五帝于汶上明堂，耕于定陶，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禮畢，命

儒者論難，還幸東平王宮，沛泣沾襟。五月，詔曰：乃者白烏神雀屢臻，降自京師。（案）文選李善注引蔡邕書，詔文與此同，疑范書帝紀作五月戊申，詔曰：乃者鳳凰黃龍、白烏神雀，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及白烏神雀，目擊臣子，蓋聞堯舜之時，鳳凰來儀，天下更世，人三德云云，則是書所載詔文，亦不止此二詔，而陽嘉殿饮，是年鳳皇見肥城羅亭槐樹上，三足烏集沛國，白鹿白兔九尾狐見。

三年，代郡高柳烏子生三足，大如雞，色赤，頭上有角，長寸餘。美陽得銅酒樽，朱色，青黃有古文。

帝賜尚書劍各一，手署姓名。韓稜、楚龍泉、邯鄲淳、漢文、陳龍、濟南鍛成，一室納兩刃，其餘皆平劍。其時論者以為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泉；淳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劍；龍敦樸有善于內，不見于外，故得鍛成劍。皆因名而表意。（案）此條見范書韓稜傳，其頭題年月無考。

朔德太后姊子夏壽等，私呼虎賁張鳴與敖戲爭鬬，帝特詔曰：爾虎賁將軍，蒙國厚恩，位在中臣，宿衛禁門，當進人不避仇讐，舉劾不避親戚。今者反于殿中，交通輕薄，虎賁闌內所使，至欲相殺于殿下，避門內，畏懦悉縱，姑不遂捕，此皆生于不學之門所致也。（案）范書不載此事，故下詔之年月無考。

元和二年以來，至章和元年，凡三年，鳳凰三十九見郡國。

章帝時，鳳凰見百三十九，麒麟五十二，白虎二十九，黃龍三十四。（案）范書帝紀李賢注引蔡邕書云：黃龍見肥城仙窟亭槐樹上，蓋其一也。青龍，黃鵠，鸞鳥，神馬，神雀，九尾狐，三足烏，赤烏，白兔，白鹿，白燕，白鵠，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蓂莢，朱草，連理實，日月不絕，載于史官，不可勝紀。（案）此條與上一條俱似減志，有脫之文，今所錄紀載，故下詔之年月無考。

庠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聖之至要也。乾乾夕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慎罰，蒙文所務也。密靜天下，容于小大，高宗之極至也。肅宗兼茲四德，以繼祖考，臣下百僚，力誦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辨章，豈敢妄言增廣，以累日月之光。

穆宗孝和皇帝

孝和皇帝諱肇，章帝之中子也。母曰梁貴人，早薨。帝自岐嶷至于總角，孝順聰明，寬和仁孝。章帝由是深珍之，以為宜承天位，年四歲，以皇子立為太子。初治尚書，遂兼覽書傳，好古樂道，無所不照。章和二年春二月，章帝崩，太子即位。

永元元年，詔有司，京師離宮園池，悉以假貧人。

二年春二月壬午，日食時，史官不覺，涿郡言之。單于乞降，賜玉具劍、羽蓋車一駟。中郎將持節衛護焉。

三年，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寵，生既有節，終不遠身，誼臣受祖，古今所同。（案）范書帝紀作見二臣之嗣，而其遺爵，每有繼焉，也。廣國、寵、古今所同，與此稍異。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悉求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詔對，以彰厥功。

四年夏六月，大將軍竇憲潛圖弒逆，庚申，幸北宮，詔收捕憲黨，皆下獄，使謁者收憲大將軍印綬，遣憲及弟篤、奮就國，到皆自殺。

五年春正月，宗祀五帝于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人，恣得捕，不收其稅。六月，郡國大雨雹，大如胡子。

六年秋七月，京師旱，幸洛陽寺，錄囚徒，梁冤獄，未逮宮而澍雨。

九年冬十月，改殯梁皇后于承光宮，儀比敬園。初后葬有闕，竇后崩後，乃議改葬。

十年夏五月，京師大雨，南山水流出至東郊，壞民廬舍。

十一年，帝召諸儒魯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丕善對事，能朝，特賜履機。

十二年，象林槍夷攻燔官寺，秭歸山高四百餘丈，崩塡谿水，壓殺百餘人。冬十一月癸酉夜，白氣長三丈，起國東北，指軍市。是月，西域蒙奇、疏勒二國歸義。

十三年春正月上日，帝以五經義異，書傳意殊，親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

元興元年夏五月，右扶風雍地裂，冬十二月，帝崩于章德前殿，在位十七年，時年二十七，葬順陵，廟曰穆宗。

朝無寵族，政如砥矢，惠澤沾濡，鴻恩茂悅，外疑鹿續，內勤經藝，自左右近臣，皆誦詩書，德教在寬，仁恕並洽。是以黎元寧康，萬國協和，符瑞八十餘品，帝讓而不宜，故靡得而紀。

孝殤皇帝

孝殤皇帝諱隆，和帝之少子也。和帝皇子數十，生者輒夭，故殤帝養于民。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和帝崩，是日倉卒，帝生百餘日，乃立以為皇太子，其夜即位。尊皇后鄧氏為皇太后，帝在襁褓，太后臨朝，詔省在禁中。

延光元年八月，帝崩于崇德前殿，年二歲，葬康陵。（案）此乃帝紀之序。

孝殤襁褓承統，疑疾不豫，天命早崩，國祚中絕，社稷無主，天下蒼然，賴皇太后，孔子稱有婦人焉，信哉。

東觀漢記卷三

帝紀三

恭宗孝安皇帝

孝安皇帝諱祐，清河孝王第二子也。少聰明敏達，慈仁溫和，寬裕博愛，好樂施予。自在邸第，數有神光，赤蛇嘉應，照曜于室內。又有赤蛇盤紆殿屋牀第之間。孝王常異之。年十歲，善史書，喜經籍，和帝甚喜重焉。號曰諸生。數燕見省中，特加賞賜，下及玩弄之物，諸王子莫得與比。殤帝即位，鄧后臨朝，以帝幼小，詔留于清河邸，欲爲儲副。殤帝崩，以玉青蓋車迎，齋于殿中，拜爲長安侯，乃即帝位。謙讓恪慤，孜孜經學，篤志供養，委政長樂宮。

永初元年，徼外羌龍橋等六種慕義降附。永昌獻象牙犀子，新城山泉水大出，突壞人田，水深三丈，多十一月，帝始講尚書，畢于典謨。

二年春正月，帝加元服。夏六月，雨雹，大如芋魁雞子，風拔樹發屋。秋閏七月，徼外羌薄申等八種舉衆降。

三年，鴈門烏桓及鮮卑叛，五原郡兵敗于高梁谷。（案）范書帝紀李賢注引謝承云，鴈門烏桓及鮮卑叛，五原郡兵敗于高梁谷，范書傳作烏桓鮮卑，必有誤也。

四年，新野君薨，賻以玄玉赤綬，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

五年，漢陽人杜琦反，自稱安漢將軍，漢陽故吏杜習手刺殺人。

六年春正月甲寅，皇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七年，郡國蝗飛過，調濟水縣彭城廣陽廬江九江穀九十萬斛，遣敕倉。

元初元年，曰南地坼，長一百八十二里，廣五十六里。

二年春正月，青衣蠻夷堂律等歸義。多十月，安定太守杜恢與司馬鈞并威擊羌，恢乘勝深入，至北地靈州丁奚城，爲羌所害。鈞擁兵不救，收下獄。蠻田山高少等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夷六亭兵追擊，山等皆降。十二月，賜五里六亭渠率金帛各有差。

四年春二月，武庫火，燒兵物百二十五種，直千萬以上。冬十二月，虔人種光大豪恬狼等詣度遼將軍降。

延光二年，九真言嘉禾生禾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

三年，鳳凰集濟南臺丞密縣舍樹，上賜帛各有差。衡縣木連理，顯川上言，麒麟白鹿見，黃龍見歷城，又見諸縣。

四年春三月，幸宛，還，帝崩于葉。帝在位十九年，時年三十二。御車所止，飲食百官，鼓漏起居，車騎鹵簿如故。及還宮，皇后與兄顯中常侍江京樊豐等共爲詐，不容令羣臣知帝道崩，欲僞道得病，遣司徒等分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經四歲，以亡爲存。其夕發喪，羣僚百姓，如喪考妣，塞外蠻夷，致祭涕泣，葬恭陵。

敬宗孝順皇帝

孝順皇帝諱保，孝安皇帝長子也，母早薨，追謚恭愍皇后。帝幼有篤厚之質，慨有敦慈之性，寬仁溫惠，始入小學，誦孝經章句，和熹皇后甚嘉之，以爲宜奉大統。年六歲，永寧元年爲皇太子，受業尚書，聰資敏達。初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爲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等所譖，愬殺之，太子數爲歎息。京等懼有後害，遂共構陷太子，太子坐廢爲濟陰王。（案）此延光三年事。明年三月，安帝崩，北鄉侯即尊位，王廢黜不得上殿，臨棺而悲哀泣血，不下饘粥。北鄉侯薨，車騎將軍閻顯等議，前不用濟陰王，今用怨人，白閻太后，復徵立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討賊臣江京等，以迎濟陰王于德陽殿西鐘下，即皇帝位。司空劉授，以阿附惡逆，辟召非其人，策免。

永建元年，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以阿黨權貴，李郃以人多疾疫免。

三年，太傅桓焉以無清介辟召，策罷。

四年，漢陽率濟都尉蒲密，因桂陽太守文鴝獻大明珠，詔曰：海內頗有災異，而鴝不惟竭忠，而遠獻明珠以求媚，令封珠還蒲密。太尉劉光、司空張皓以陰陽不和，久託病，策罷。司徒許敏爲陵轢使官，策罷。以千石祿終身。

六年，葉調國王遣使師會詣闕貢獻，以師會爲漢辨義葉調邑君，賜其君紫綬，及撣國王雍田，亦賜金印

紫綬。

陽嘉元年，望都蒲陰狼殺子女九十七人，爲不祠北嶽所致。詔曰：政失厥中，狼災爲虐，至乃賤食孤幼，博訪其故，山嶽尊靈，國所望祀，而比不率祠，淫刑放濫，害加孕婦也。

二年，汝南童子謝廉、河南童子趙建，年十三，各遂一經，以太學初繕召而至，皆除郎中。疏勒國王盤遣使文時詣闕獻師子封牛。

四年，太尉施延以選舉貪汙，策罷。零陵言日食，京師不覺。詔曰：朕以不德，譴見于天。

永和六年冬十二月，詔故將軍馬賢前伐西夷，克敵深入，父子三人同命，其以漢中南鄭之武陽亭，封賢孫承先爲武陽亭侯，食租稅。

漢安元年，以遠近獻馬衆多，國廄充滿，始置承華廄令，秩六百石，其九十家不自存，詔賜錢廩穀。（案）此十二字，見劉昭五行志注，上有闕文，續志漢安元年三月，錢塘劉漢等百九十七家，爲火所燒，蓋一事也。秋八月，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等八人分行州郡，頒宣風化，舉實臧否。

二年，詔禁民無得酤賣酒麴。

建康元年秋八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十九年，時年三十。遺詔無起寢廟，衣以故服，孫玉玩好，皆不得下，務爲節約。葬憲陵，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宏秉聖哲，龍興統業，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寬裕委委，宣恩以極，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好不飾，陛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敕慎終，有始有卒。孝經曰：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奉藏主，祫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羣臣奏可。

孝沖皇帝

孝沖皇帝諱炳，順帝之少子也，年三歲，是時皇太子數不幸，國副未定，有司上言宜建聖嗣。建康元年夏四月，立爲太子，順帝崩，太子即帝位，尊皇后梁氏爲皇太后，帝幼弱，太后臨朝。

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一年，葬懷陵。

孝質皇帝

孝質皇帝諱纘，章帝玄孫，千乘貞王之曾孫，樂安王孫，渤海王子也，年八歲，茂質純淑，好學尊師，有聞于鄉國。孝沖帝崩，徵封建平侯，即皇帝位。九江賊馬勉敗死，傳勉頭及所帶玉印鹿皮冠黃衣詣雒陽，詔縣夏城門外，章示百姓。

本初元年夏閏六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一年，時方九歲，葬靜陵。

威宗孝桓皇帝

孝桓皇帝諱志，章帝曾孫，河間孝王孫，蠡吾侯翼之長子也，母曰匽夫人，年十四，襲爵始入，有殊于人，梁太后欲以女弟妃之。本初三年四月，徵詣雒陽，既至，未及成禮，會質帝崩，無嗣，太后密使羽林威儀，才明任奉宗廟，遂與兄冀定策于禁中，迎帝即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御卻非殿，改元建和。

建和元年，芝生中黃藏府。

永興二年，光祿勳府吏舍夜壁下忽有氣，掘之得玉玦，各有鉤，長七寸三分，玦周五寸四分，身中皆有牒鏤，詔司隸、蝗水爲災，五穀不登，令所傷郡國皆種蕪菁以助民食。

延熹元年，初置鴻德苑。

二年，大將軍梁冀輔政，縱橫爲亂，帝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共謀誅之，于是封超等爲五侯，冀恣日甚，專流天下。司徒韓演、司空孫朗並坐不衛宮，止長壽亭，減罪一等，以餙嬪之。初置祕書監，掌典圖書古今文字合異同。

三年，白馬令李雲坐直諫誅。

四年，京師雨雹，大如雞子。

五年，長沙賊攻沒蒼梧，取銅虎符，太守甘定、刺史侯輔各奔入城，賊乘轺史車，屯據臨湘，居太守舍，賊萬人以上屯益陽，殺長吏，以京師水旱疫病，帑藏空虛，虎賁羽林不任事者，住寺，減半奉。

七年冬十月，上幸雲夢，至新野公主壽張敬侯廟，詔曰：存善繼絕，實藉德貞，武騎都尉樊演高祖父重，以光武皇帝元舅，扶助中興，追封壽張侯，謚曰敬，祖父茂，封冠軍平望鄉侯，五國並建，其二絕者祠之。（案）新野公主，光武姊元也，嫁樊重，詔中不及祠之之意，當有闕文。

八年，妖賊蓋登稱大皇帝，有璧二十，珪五，鐵券十一，後伏誅。

九年，戴異鉏田得金印，到廣陵，以與龍尚名臣少府李膺等，並爲閹人所譖，下獄死。（案）膺等之死，在靈帝建寧二年，是時但以鉤黨下獄，此蓋通後事言之。

永康元年，西河言白兔見，帝好音樂，善琴笙，立黃老祠北宮濯龍中，以文罽爲壇飾，淳金銀器，彩色眩耀，祠用三牲，大官餙珍饌，作倡樂，以求福祥也。在位二十一年崩，年三十六。

孝靈皇帝

建寧元年，帝到夏門外萬壽亭，羣臣謁見。（案）此帝由解瀆亭侯迎入雒陽，詔書在是年正月己亥，次日庚子即位，改元建寧。二年，故太僕杜密、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爲鉤黨，尚書白下本州考治，時上年十三，問諸常侍曰：何鉤黨，諸常侍對曰：鉤黨人即黨人也，即可其奏。

熹平元年，會稽許昭聚衆自稱大將軍，立父生爲越王，攻破郡縣。

二年，陳行相師遷奏沛相魏愔前爲陳相，與陳王寵交通。

四年，使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因上言復崇高山爲嵩高山。

光和元年，有白衣人入雒陽殿門，言梁伯夏教我上殿，與中黃門桓賢語，因忽不見，有黑氣墮所御溫明殿庭中，如車蓋，隆起徙迅，五色有頃，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

四年，初置騶騎廄丞，領受郡國調馬，郡國上芝英。

五年，帝起四百尺觀于阿亭道。

中平二年，造萬金堂于西園。

三年，又造南宮玉堂，築廣成苑，鑄黃鐘二千斛，懸于嘉德端門內。

東觀漢記卷四

年表

（案）本書年表，經例，金組班書，劉知幾史通所列，以目可檢，今惟百官表略存，餘四表並闕。

百官表

太尉掌邦（案）此下有闕文。冊皇太子，捧上其璽綬。

司空，唐虞之官也，金印紫綬。

背璽作大將軍，置長史司馬長吏官屬，位次太傅。（案）司馬彪百官志，史司馬皆一人，千石。大將軍出征，置中護軍一人，其將軍不常置，（案）司馬彪百官志，將軍掌征伐，皆奉璽綬，安帝以後，大將軍始常設。比公者又有驃騎將軍。（案）司馬彪百官志，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建武二十年，復置驃騎將軍，位次公，（案）司馬彪百官志，明帝以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以王故位在公上。有長史一人。（案）將軍長史皆千石。度遼將軍司馬二人，（案）司馬彪百官志，明帝初置度遼將軍，劉昭注引應劭漢官儀曰，度遼將軍秩二千石，長史司馬六百石。章帝又置祝令丞，延光元年省。（案）此太常官屬。

大鴻臚，漢舊官，建武元年復置，（案）司馬彪百官志，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屬官有丞一人。（案）司馬彪百官志，丞一人，比千石。大行丞一人。（案）自馬彪百官志，大行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大行丞有治禮員四十七人，（案）治禮員，司馬彪作治禮郎。主齋祠儐贊九賓之禮，又有公室主樹中都官，斗食以下，功次相補。鴻臚三十六人，其陳孟左雄朱龜鮑參施延並遷公。

其主薨無子，置傅一人，守其家。（案）司馬彪百官志，諸公主，每主率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此宗正官屬。

桓帝延熹元年三月己酉，置鴻德苑，置令，秩六百石。（案）此少府官屬。

州牧刺史，漢舊官，建武元年，復置牧，十八年，改爲刺史，督二千石，交趾刺史持節。（案）司馬彪百官志，外十石二州，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彪自注曰，刺史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以上州郡官。刺史皆不持節，而交趾獨持節，以所部絕遠，故重其事權也。以上州郡官。

其紹封削絕者，中尉內史官屬亦以率減。（案）司馬彪百官志，皇子封王，其都邑國，每國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中尉一人，比二千石，其下又有郎中令之屬，以上諸王國官屬。

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建武元年，復設諸侯王金璽綠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執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長秋，將作大匠，度遼諸將軍，郡太守，國傅相，皆秩二千石。校尉，中郎將，諸郡都尉，諸國行相，中尉內史，中護軍，司直。（案）司馬彪百官志，注，世祖即位，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舉綱紀，諸州，建武十八年省。秩皆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中外官尚書令，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案）司馬彪百官志，治書侍御史，六百石，與此異。公將軍長史，中二千石丞。（案）司馬彪百官志，見中二千石丞，比千石，與此異。正平諸司馬，中官，王家僕，雒陽令，秩皆千石。尚書中謁者，（案）司馬彪百官志，注，比公者謁者令一人，六百石，此文疑有脫字。三黃門，宛從四僕射，（案）司馬彪百官志，少府屬有中黃門，宛從僕射一人，大長秋屬有中黃門，宛從僕射一人，又有中宮黃門，宛從僕射一人，秩皆百石。諸都監中外諸都官令都候，（案）司馬彪百官志，衛尉屬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司農都丞，郡國長史丞，（案）司馬彪百官志，每郡丞一人，郡當遼戍者丞爲長史。候司馬千人，秩皆六百石。家令侍僕，秩皆六百石。雒陽市長，秩四百石。主家長，秩皆四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諸署長掛樓丞，秩三百石。諸秩千石者其丞尉皆秩四百石，秩六百石者丞尉秩四百石，四百石者其丞尉秩二百石，縣國丞尉亦如之。縣國三百石，長丞尉亦二百石，明堂辟雍丞，諸陵校長，秩二百石，丞尉校長以上皆銅印黃綬。縣國守宮令相或千石，或六百石，長相皆以銅印黃綬而有秩者。（案）司馬彪百官志，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二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長相或四百石，或三百石，長相皆二千石。（案）司馬彪百官志，侍中，光祿大夫，皆比二千石，中常侍，本千石，後增比二千石，與此異。大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諫議大夫，侍御史，博士，皆六百石，議郎，中謁者，秩皆比六百石。（案）司馬彪百官志，議郎六百石，與此異，中謁者，比六百石，尤自相違戾。小黃門，黃門侍郎，皆六百石，郎中，秩皆比四百石。（案）司馬彪百官志，小黃門，侍郎，皆六百石，中黃門，比百石，後增比三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石，太子舍人，秩二百石。（案）劉知幾史通，此漢爲雒宮，所作令，與記馬彪百官志，注，侯王赤綬，而此云銀綬，又如王國內史，上林令，秩千石，係四漢官名，東漢都雒，故皆丞相司直，亦乎建武十八年省去，而篇中具列之，蓋司馬彪之志，本之胡廣，廣所注王，廣漢官篇，多順帝以後所更改，而此漢與漢超超武永平間舊制也。

諸王表

王子侯表

功臣表

恩澤侯表（案）以上四篇全闕，今存其目。

東觀漢記卷五

志（案）本書八志，以劉知幾史通及范書李賢注所引，蔡邕集，爲據，今惟地理等六篇略存，餘二篇並闕。

地理志

廬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案）上陵，顧京兆尹。崔光墓在茂陵東司馬門道南四里。（案）茂陵屬右扶風，以上司隸校尉所屬。

蛇丘有芳陘山。（案）蛇丘縣屬濟北國。

東緡縣名。屬山陽郡。（案）以上兗州刺史部所屬。

西海有勝山。（案）四海縣屬琅琊國，以上徐州刺史部所屬。

秦時改爲太末。（案）太末縣屬會稽郡，此句之上，當有闕文。考司馬彪郡國志劉昭注太末，左博謂姑蘇，有龍丘山在東，有九石，特秀，色丹，遠望如蓮華，蓋之隱處。有一巖穴，如窗牖，中有石牀可凝處。（案）司馬彪郡國志劉昭注引東陽記一條，文與此同，又云蓋前有一桃樹，其實甚甘，非山中自有，莫知誰植。

建安二十年，復置漢寧郡，分漢中之安陽西城。（案）司馬彪郡國志劉昭注西城下曰，巴漢志云，漢末以爲西城郡，不言屬漢寧。又分錫上庸爲上庸郡，置都尉。（案）以上益州刺史部所屬。

安帝即位之年，分高顯候城遼陽尉玄菟。（案）司馬彪郡國志遼東郡，以上幽州刺史部所屬。本高顯等三縣，本九真俗燒草種田。（案）司馬彪郡國志九真郡統縣五，以上交趾刺史部所屬。宋晉書，秦林比岳，以上交趾刺史部所屬。

永冀元年，鄉三千六百八十一，亭萬二千四百四十三。

律厤志

凡律所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

禮志

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闕而未舉。武帝封禪，始立明堂于泰山。（案）歐陽詢藝文類聚作孝武封禪，宗立明堂于泰山汶上。猶不于京師。元始中，王莽輔政，乃起明堂辟雍。

樂志

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周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樂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食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王大食則命奏鐘鼓，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辟雍饗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者也，禮記曰，夫樂施于金石，越于聲音，用乎宗廟社稷，繫乎山川鬼神，此之謂也。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簫鐃歌，軍樂也，其傳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獻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孝章皇帝新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熹平四年正月中，出宗臺十二門新詩，下大予樂官習誦，彼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錄以成樂志，國家離亂，大厦未安，黃門舊有鼓吹，今宜罷去。

郊祀志

建武三十年，太尉趙憙上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定，羣司禮官，咸以爲宜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告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羣神，以承天心。（案）司馬彪祭祀志，載光武詔書云，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諸侯，皆謂王莽，誅滅，莽，莽，天子，曾謂，樂山不如林，故何事汙七十二代之國，陛下之德，殆公，欲封，泰山，非之若邪，嗟嘆，遠近，走上，書，盛稱，虛美，必，興，軍，命，屯，田，從，此，舉，臣，不敢復言。三十二年。（案）是年改元中元年，羣臣奏言，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輒拒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謹按河雒讖書，赤漢九世，當巡封泰山，凡三十六事，傳奏左雒，陛下遂以仲月令辰，遵偕嶽之正禮，奉闕雒之明文，以和靈瑞，以爲兆民，上曰，至泰山乃復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闕讖蓋如此。（案）司馬彪祭祀志，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在讖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當宗，不，宜，克，用，何，益，于，漢，誠，善，用之，黃，爲不，朝，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來，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上東巡狩，至泰山，有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赤漢九世，尤著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與博士充等議，以爲殷統未絕，黎庶繼命，高宗久勞，猶爲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據三代郊天。（案）二句疑有脫誤，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臣，尺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撫十室之資，奮振于匹夫，除殘

去號。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平。夷狄慕義。功德盛于高宗宣王。宜封禪爲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詔曰。在昔小白欲封。夷吾難之。季氏欲旅。仲尼非焉。豈齊諸侯。季氏大夫。皆無事于泰山。今予末小子。巡祭封禪。德薄而任重。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于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之餘賞。蓋應圖籙。當得是。懼于過差。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爲議者所誘進。後世知吾罪深矣。〔案〕光武紀中元元年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山。辛卯柴望岱宗。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父。故司馬彪祭祀志。辛卯二十二日。甲午二十五日也。封禪其玉牒文秘天子事也。〔案〕以上封禪。

明帝宗祀五帝于明堂。光武皇帝配之。〔案〕司馬彪祭祀志。永平二年。始行此禮。以上明堂。

孝成時。匡衡奏立北郊。復祠六宗。至建武都雒陽。制郊祀。六宗廢不血食。大臣上疏。謂宜復舊。上從公卿議。由是遂祭六宗。〔案〕司馬彪祭祀志。安帝元初六年。以尙書歐陽家說。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祠于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祀此大社。劉昭注引李氏家書云。司空李郃侍祠。不見六宗祠。奏曰。尙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六宗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祀天地。亦禋六宗。孝成時匡衡奏復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即易六子也。武祭祀六宗。廢不血食。宜復舊制。詔下公卿議。駮可者三十六人。議不可者二十四人。上從郞議。以上六宗。

章帝元和二年。詔曰。經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祭法。功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以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孝文十二年令曰。比年五穀不登。欲有以增諸神之祀。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尙未盡秩。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以其豐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有年報功。不私幸望。豈嫌同辭。其義一焉。〔案〕是時章帝將東巡狩。故有是詔。以上羣祀。

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案〕功字疑衍。東平王蒼議。以爲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爲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爲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武功。樞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虞韶禹夏湯濩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淸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德盛德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爲武。曲副八佾之數。十月烝祭如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淸。俊乂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之舞如故。〔案〕司馬彪祭祀志劉昭注引蔡邕漢志云。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執事之吏

下至學士。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事。建武乙未、元和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爲典式。

章帝初卽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思。念先帝躬履九德。對于八政。勞謙克己。終始之度。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今迫遺詔。誠不起寢廟。臣子悲結。僉以爲雖于更衣。猶宜有所宗之號。以克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知。寤寐憂懼。先帝每有著述典義之事。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願王悉明處。乃敢安之。公卿議駮。今皆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顚。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太尉憙等奏。禮。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于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蒼上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于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案〕南文東平王蒼傳。名世祖廟爲舞大武。詔仍進武德之舞。無盛德舞之名。此何以有訛外。卽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愚戇鄙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奮至謙之意。猥歸美于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情。披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向仰四門賓于之議。伏惟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乂安。刑措之時也。陛下盛歌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寧康。臣欽仰聖化。嘉羨盛德。危顚之備。非所宜稱。上復報曰。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詔。祫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榱桷。俯視几筵。眇眇小子。哀懼戰慄。無所奉承。愛而勞之。所望于王也。〔案〕范書明帝紀。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又章帝紀。帝卽位。有司奏言。孝明帝功德茂盛。宜尊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于光武之堂。間祀悉還更衣。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制曰可。

建初四年八月。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在世祖廟坐位駮議。示東平憲王蒼。蒼上言。文武宣元。祫食高廟。皆以后配先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雅曰。昭兹來許。繩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德皇后宜配孝明皇帝。〔案〕范書章帝紀。建初三年六月癸丑。皇太后馬氏崩。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后。此則葬後隨祔廟也。司馬彪祭祀志劉昭注引謝沈書一段與此同。末有與世祖廟同席而供饌句。尤爲詳完。

永初六年。皇太后入宗廟。于世祖廟與皇帝交獻薦。如光烈皇后故事。〔案〕此和熹鄧皇后也。攷范書安帝紀在永初七年。以上宗廟。

車服志

天子行有罼罕。

永平二年正月。公卿議舉南北郊。東平王蒼議曰。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漢制法。高皇帝始受命創業。制長冠以入宗廟。光武受命中興。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聖明奉遵。以禮服龍袞。祭五帝。禮缺樂崩。久無祭天地冕服之制。案尊事神祇。潔齋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有二旒。以則天數。旂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今祭明堂宗廟。圓以法天。方以則地。服以華文。象其物宜。以降神明。肅雍備思。博其類也。天地之祀。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案〕司馬彪輿服志。漢承秦故。郊祀之服皆以袀玄。至顯宗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舃絇屨。以祠天地。其議實因東平蒼之。

武冠，俗謂之大冠。（案）司馬彪輿服志：武冠，皮弁，以青系為緌，加雙翟尾，豎左右，亦名鵕冠。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虎賁武騎皆冠之。

貴人相國綠綬，三采綠紫白。（案）司馬彪輿服志作綠紫紺。純綠圭。公卿將軍紫綬，二采紫白。純紫圭。公主封君同九卿。中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純青圭。千石六百石黑綬，二采青紺。（案）司馬彪輿服志作三采青赤紺。純青圭。四百三百二百石黃綬，純黃圭。一采。百石青紺綬，一采。宛轉繆織。

孝明帝作蠙珠之佩，以郊祀天地。（案）以上皆志冠服，其車輿闕。

朝會志

天文志（案）此二篇全闕，今存其目。

東觀漢記卷六

列傳一 外戚

光烈陰皇后

有陰子公者，生子方。方生幼公。公生君孟，名陸，即后之父也。初光武適新野，聞陰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遂納后于宛。上即位，立為貴人。上以后性質仁，宜母天下，欲授以尊位，后輒退讓，自陳不足以當大位。（案）范書：光武二年，以后母郭主為陰平公主，立郭后，至十七年，廢郭后，而立后。

明德馬皇后

明德皇后幼久病，至卜者家，為卦問咎祟所在。卜者卦定，釋蓍仰天歎，問之。卜者乃曰：此女雖年少，後必將貴，遂為帝妃，不可言也。后長七尺二寸，膚白色，方口美髮，為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饒，髻三匝，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補之如粟，常稱疾而終身得意。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當，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登至尊，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萬數，隨蓍身入皮膚中，復驚去。既寤，椒房大官上食，重加幕覆，輒撤去，不喜出入遊觀。希嘗臨御，態盈袍，梅蠹疏，諸主朝望見反以為綺。后曰：此

紺染色好，故直用之。后嘗有不安，時在敬法殿東廂，上令太夫人及兄弟得入見。后至在克己輔上，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為虎賁中郎將，為黃門郎，訖永平世不遷。（案）以上，明帝時事。時上欲封諸舅外戚白太后，太后曰：吾自念親屬皆無柱石之功，俗語曰：時無赤，澤黃土。因詔曰：吾萬乘之主，身衣大練，練裙，食不求所甘，左右勞人，皆無薰香之飾。前過濯龍門，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亦不謹怒，但絕歲用，莫以默止譏耳。（案）此下章帝時事。及上欲封諸舅，太后輒斷絕曰：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恨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封爵逆絕母之黨，吾性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慎，穰歲之後，惟子之志。吾但當舍飴弄孫，不能復知政事。太后奈讖，慎小，咸慨輒自責，如平生事舅姑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及北闕後殿，深以自過，起居不欣，至正月，當上原陵，言我守備不精，慙見原陵，不上。太后從還，室織室于濯龍中，數往來觀視，以為娛樂。廣平鉅鹿樂成王在邸，入朝問起居，上望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踰六尺。于是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太后詔書流布，咸稱至德，莫敢犯禁。

敬隱宋皇后

敬隱宋后（案）范書：安帝紀，建光元年，追尊祖妣宋貴人為敬隱皇后。以王莽末年生，遭世倉卒，其母不舉，棄之南山下，時天寒冬十一月，再宿不死，外家出過于道南，聞有兒啼聲，憐之，因往就視，有蒸烏覆翼之，沙石滿其口，烏能喘，心怪偉之，以有神靈，遂取而持歸養，長至年十三歲，乃以歸宋氏。（案）范書清河孝王慶傳：后宋昌八世孫，父揚，母王氏，永平末入太子宮，甚有寵，慶即位，為貴人，生慶，立為皇太子，慶旋以讒廢，貴人自殺，後慶崩，廟立，廢皇子祐為濟陽王，是為安帝。時竇皇后內禍方盛，以貴人名族，節操高妙，心內害之，欲為萬世長計，陰設方略，讒毀貴人，由是母子見疏，數月，輕奏貴人使婢為蠱道祝詛，七年，遂被譖暴卒。

孝和陰皇后

孝和陰皇后，鵬慧敏達，有才能，善史書，永元二年，選入掖庭為貴人，託以先后近屬，故有寵。

和熹鄧皇后

后年五歲，太夫人為翦髮，夫人年高目冥，井中后額，雖痛忍不言，一額盡傷，左右怪而問之，后言夫人哀我為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奈何弄人髮乎。七歲，誦論語，志在書傳，母常非之，曰：當習女工，今不是務，寧當學博士耶。后重違母意，晝則織紝，夜私買脂燭，續經傳。宗族外內皆號曰：諸生。嘗夢捫天體，蕩蕩正青滑，有若鍾乳，后仰噏之，以訊占夢，言當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砥之。此皆聖王之夢，吉不可言。（案）范書：后紀，永元十四年冬，選入掖庭為貴人。后遜位，手書謝表，深陳德薄，不足以奉宗廟，充小君之位。（案）范書：后紀，和帝殯後，深自閉絕，至冬，立為皇后，謝恩者三，然後即位，以上和帝時事。太后賜鴆，貴人步搖一具。（案）范書：后紀，和帝殯後，時新遭大憂，法禁宋設，宮中亡大珠一篋，主名不立。念欲考問，必有不辜，太后乃親自臨見宮人，一一問閱，察其顏色，開示恩信，宮人盡者，即時首服，不加鞭策，不敢隱情，宮人驚，成稱神明。太后臨朝，萬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貢紙墨而已。上林獵犬，悉斥放

之。（案）以上安帝延平元年事。永初二年（案）此下安帝時事三月，京師旱，至五月朔，太后幸洛陽寺，省鹿獄，舉寃囚，杜冷不殺人，自遲被掠，羸困使與見，畏迫不敢自理，皮將去，微疾舉頸，若欲有言，太后察視，哀之，即呼還問狀，遂得申理。即時收令下獄，抵郭尹左遷，行未還宮，澍雨大降。太后雅性不好淫祀，皆不安，左右憂惶，至令禱祠，願以身代牲。太后聞之，甚怒，即敕令禁止，以爲何故乃有此不祥之言。左右咸流涕嘆息曰，太后臨大病，不自顧而念兆民，後病遂爆，豈非天地之應歟。太后自遣大憂，及新野君，仍喪諸兄，常悲傷思慕，羸瘦骨立，不能自勝。（案）范書后紀后以永寧二年三月崩。

順烈梁皇后

永建三年春三月內申，選入掖庭，相工茅通見之，（案）茅通，歐陽詢藝文類聚作茅通。驚然驚駭，卻再拜賀曰，此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太史卜之，兆得壽房，又筮之，得坤之比，順帝陽嘉元年，立爲皇后，是時自多至春不雨，立后之日，嘉澍沾渥。

寶貴人

寶璋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爲貴人，早卒，帝追思之，詔史官樹碑頌德，帝自爲之詞。（案）范書寶章傳及太平御覽帝並作章。

孝崇匽皇后

申貴人生孝穆皇，（案）孝穆皇即章帝子河間孝王開也，開生蒲亭侯具，具生相帝，帝即位，追尊河間孝王爲孝穆皇，蒲亭侯爲孝崇皇。趙夫人生孝崇皇，匽夫人生桓帝，帝即立，追謚趙夫人爲穆皇后，匽夫人爲博園貴人，和平元年，桓帝詔曰，博園匽貴人，履高明之懿德，資淑美之嘉會，與天合靈，篤生朕躬，欲報之德，詩所感歎，今以貴人爲孝崇皇后。

孝桓鄧皇后

孝桓帝鄧后字猛，（案）范書后紀后陳猛女，父香，早死，母宣，改嫁爲掖庭民梁紀妻，紀者，襄成縣君孫壽之弟也，壽引進，令入掖庭，得寵爲貴人，故冒姓爲梁氏。

東觀漢記卷七

列傳二 宗室

齊武王縯

縯字伯升，（案）縯，光武兄，攷范書本傳及太平御覽各書俱稱伯升，當是以字行。伯升進圍宛，莽梁震其名，大懼，使徙伯升像于埒，且起射之，平陵後部攻新野不下，宰潘臨登城言曰，得司徒劉公一言，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即開門降，伯升作攻城鬬車，上曰，地車不可用，誰當獨居此上者，伯升曰，此兵法也，上曰，兵法但有所闕進者，實不可用，伯升遂作之，後有司馬犯軍令當斬，坐鬬車上，更始遂共謀誅伯升，（案）光武破王莽王邑，白是兄弟威名益盛，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紫衣御史中屠建隨獻玉玦，更始竟不能發，伯升部將宗人劉稷數陷陣潰圍，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更始何爲者，更始聞而心忌之，以稷爲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并執伯升，即日害之，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爲太原王，興爲魯王，十一年，徙章爲齊王，十五年，追謚伯升爲齊武王，章少孤，光武威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養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事，故試守平陰令。

北海靖王興

興遷宏農太守。（案）興，續子。范書本傳興初封魯王，建武二十八年徙封北海王。縣吏張中有伏罪，興收中案論，郡中震慄。時年旱，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冤獄，宥小過。應時甘雨澍降，每朝廷有異政，京師雨澤，秋稼好醜，輒驟馬下問興，其見親重如此。

北海敬王睦

北海敬王睦，（案）睦，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而睦謙恭好士，名儒宿德，莫不造門。（案）睦之傳本作時法，明尚敬，睦好士，風後漢書。蕭寶客千里，人民土地，財賄結歡，由是宿德碩儒造門者隨沈。永平中，法令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蠻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是吾幼時狂惑之行也。（案）范書本傳，在惑作逆趣。大夫其對以孤幾倖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睦善草書，臨病，明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焉。

趙孝王良

光武初起兵，良搏手大呼曰：我欲詣納言嚴將軍，叱上起去。出閤令人視之，還白方坐喝牛，良復讙呼。上言不可，讙聲明且欲去。前白良曰：欲竟何時詣嚴將軍所。良意下曰：我爲詐汝耳。當復何苦乎。（案）良，光武叔父，范書本傳良字次伯，初封廣陽王，建武五年徙爲趙王。裔孫乾嗣位，私出圖到魏郡鄴縣易陽，止宿亭，令奴金盜取亭席，金與亭佐孟常爭言，以刃傷常，部吏追逐，乾藏匿，金絞殺之，縣其尸道邊樹，相國舉奏，詔書削中丘縣。

弘

弘（案）弘，光武族，追父行，史無追封之爵，故著其名。字翟孫，先起義兵卒。

梁

梁（案）弘弟。字季少，病篤，卒。

城陽恭王祉

城陽恭王祉，初名終，後改爲祉。（案）祉，光武族兄，范書本傳祉字巨伯。父歙，歙曾祖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封于零道之舂陵爲侯。歙父仁嗣侯。（案）李善文選注，節侯生戚侯，老侯，戚侯即仁也。以舂陵地勢下溼，有山林瘴氣，難以久處，千時見戶四百七十六，上書求減邑內徙，留子男昌守墳墓。元帝許之。初元四年，徙南陽之白水鄉，猶以舂陵爲國名。仁卒，歙謙儉好義，推父時金寶財產與昆弟，荊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歲餘，遭旱，行縣，人持枯稻自言稻皆枯，吏強責租，歙應曰：太守事也，載枯稻至太守所，酒數行，以語太守，太守曰：無有，歙以枯稻示之，太守曰：都尉事也，歙怒叱太守曰：鼠子何敢爾，刺史舉奏，莽徵到長安，免就國，歙爲嫡子終（案）終，即祉也。娶張宜子女習爲妻，宣使嫡子姬送女入門，二十餘日，宜弟義起兵攻莽，祉以建武二年三月見光武于懷宮，（案）范書本傳祉，建武二年封城陽王。

東海恭王彊（案）以下光武諸子。

東海恭王彊，光武皇帝長子也，母郭氏，建武二年六月，立爲皇太子，十七年十月，郭后廢，彊不自安，因左右陳誠，願備藩輔，十九年六月，彊廢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十月就國，王兼食東海郯后廢，彊不自安，因左右陳誠，願備藩輔，十九年六月，彊廢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十月就國，王兼食東海魯國二郡二十九縣，租入倍諸王，賞賜恩寵絕於倫比，畫虎賁髦頭，宮殿設鐘簴之懸，擬于乘輿，彊性明達，恭謹，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十九縣，又因皇太子固辭，上不許，以彊章宣示公卿大夫，甚嘉歎之，彊薨，明帝發魯相所上檄，下牀伏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白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追念彊雅性恭儉，不欲令厚葬以逆其意，詔中常侍杜岑東海傅相曰：王恭遜好禮，以德自終，勑官屬遣送，務行約省，茅車瓦器，以成王志，王孫頃王蕭，性謙儉，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千萬，元初中，上錢萬匹，以助國費。

沛獻王輔

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卦具，自爲卦，以周易卦林卜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即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耶，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故以蟻爲興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沛王楚王來朝就國，明帝告諸王傅相，王之子年五歲以上，皆命帶列侯綬，復送綬十九枚，爲諸子在道，欲急帶之也，王性好經書，論集經傳圖讖，作五經通論，奉藩以至沒身，遵履法度，未嘗犯禁，稱爲賢王。（案）范書本傳輔初封右馮翊公，建武二十年徙封中山王，建武二十年徙封沛王。

楚王英

楚王英，（案）范書本傳英初封楚公，建武十七年進爲王，永平十四年謀反，自殺，國除。奉送黃縑三十五匹，白紈五匹入贖，楚相以聞，詔書還入贖縑紈，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案）范書本傳，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故英奉縑執國憲。

濟南安王康

濟南安王康，（案）范書本傳康初封濟南公，建武十七年進爲王，多殖財貨，大修宮室，起內第，奴婢至千四百人，廄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觀無節。

東平憲王蒼

東平王蒼，（案）范書本傳蒼初封東平公，建武十七年進爲王。少好經書，雅有智慧，少有孝友之質，寬仁弘雅，明帝即位，詔曰：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其以蒼爲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是時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祖廟登歌八佾舞數，蒼以親輔政，盡心王室，每有議事，上未嘗不見從，名稱日重，蒼開東閣延英雄，上書表薦賢士左馮翊桓虞等，虛己禮下，與參政事，上愛重蒼，嘗問蒼曰：在家何樂最樂，蒼對曰：爲善最樂，上嗟歎之，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上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諸國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顧及采菽，以增歎息，詔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其要服，蒼體大美鬚眉，

要帶八尺二寸。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甚善之。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揚雄相如。前世史岑之比。章帝建初三年。賜蒼書曰。歲月騖邁。山陵浸遠。孤心慘愴。饗衞士于南宮。因過按行閱視皇太后舊時衣物。惟王孝友之德。今以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衣一篋遺王。可時瞻視。以慰凱風寒泉之思。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聞武帝歌天馬。沾赤汗。今親見其然。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案)范書本傳并遺宛馬一匹故賜書及此上下文闕 四年。蒼上疏願朝。上以王觸寒涉道。使中謁者賜乘輿貂裘。蒼到洛陽。使鴻臚持節郊迎。引入不在贊拜之位。升殿乃拜。上親答拜。蒼上疏曰。非過典故。諸王歸國。上特留蒼。賜以秘書列圖道術秘方。至八月飲酎畢。大鴻臚奏遣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鞍馬錢布以億萬計。蒼到國後。病水氣喘逆。上遣太醫丞相視之。小黃門侍疾。置驛馬傳起居。以千里爲程。(案)范書本傳蒼薨于建初八年 蒼薨。上詔有司加賵鑾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上幸東平。祭東平王墓云。思其人。到其鄉。其處在。其人亡。

阜陵質王延

阜陵質王延。(案)范書本傳延初封淮陽公進爲王永平中徙封阜陵王 在國驕泰淫佚。

廣陵思王荆

廣陵王荆。(案)范書本傳荆初封山陽公進爲王永平初徙封廣陵王 自殺。(案)范書明帝紀及本傳此永平十年事時有司以荆悖逆祝詛請誅故也

中山簡王焉

焉。(案)范書本傳焉初封左馮翊公進爵爲王建武三十年徙封中山王 以郭太后少子。獨留京師。

瑯邪孝王京

瑯邪孝王京。(案)范書本傳京初封瑯邪公建武十七年進爲王 就國都。雅好宮室。窮極技巧。壁帶珠玉。(案)陸書南北堂書鈔作殿館壁帶 飾以金銀。光烈皇后崩。明帝悉以太后所遺金寶賜京。

彭城靖王恭

彭城靖王恭。(案)以下事明帝子

永平九年。恭未有國邑。賜號靈壽王。(案)范書本傳恭初封鉅鹿王後徙江陵六安章帝崩遺詔徙封彭城王 恭子男丁。前妻物故。(案)范書本傳李賢注後妻字 子酺。侮慢丁小妻。恭怒。閉酺。酺亡。夜詣彭城縣。欲上書。恭遣從官蒼頭曉令歸。數責之。乃自殺。元初五年。封恭少子丙爲都鄉侯。國爲安鄉侯。丁爲舒陽鄉侯。本初元年。封恭孫據卞亭侯。光昭陽亭侯。固公梁亭侯。興蒲亭侯。延昌城亭侯。祀梁父亭侯。堅西安亭侯。代林亭侯。

樂成靖王黨

樂成靖王黨。(案)范書本傳黨初賜號重熹王永平十五年封樂成王 善史書。喜正文字。

樂成王萇。(案)范書黨傳黨傳其孫而絕安帝永寧元年以濟北惠王子萇紹封

安帝詔曰。樂成王居諒闇。衰服在身。彈棊爲戲。不肯謁陵。

下邳惠王衍

和帝賜彭城靖王詔曰。皇帝問彭城王。始夏無恙。蓋聞堯舜九族。萬國協和。書典之所美也。下邳王。(案)范書本傳永平十五年封 被病沈滯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寧。姬妾嫡庶。諸子分爭。紛紛至今。前太子卬頑凶失道。陷于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迄今嫡嗣未知所定。朕甚傷之。惟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正此國嗣。非王而誰。禮重嫡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仁者所好惡得其中也。太子國之儲嗣。可不慎與。王其差次下邳諸子可爲太子者上名。將及景風。拜授印綬焉。(案)范書本傳衍有病荒忽而太子卬有罪廢諸子爭欲立子爲嗣連上書相告言和帝聞之使彭城靖王恭至下邳正其嫡庶故有是詔後遂立子成爲太子

孝德皇(案)孝德皇即章帝子清河孝王慶也初爲皇太子爲竇皇后所譖廢和帝即位待慶極渥後慶長子祜入嗣大統是爲安帝安帝建光元年追尊爲孝德皇

永元四年。上移幸北宮章德殿。講白虎觀。慶得入省宿止。

平原懷王勝(案)和帝長子

平原王葬。(案)范書本傳勝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于京師 鄧太后悲傷。命史官述其行迹。爲作傳誄。藏于王府。

東觀漢記卷八

列傳三(案)本書列傳自外戚宗室外一以時代先後編之略依官秩尊卑爲次而隨以方技殿焉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遊學京師。禹雖幼。而見上。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更始既至雒陽。乃以上爲大司馬。使安集河北。禹聞之。自南陽發。北渡河。追至鄴。謁上。上見之甚歡。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遠來。寧欲仕耶。禹曰。不願也。乃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于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上至廣阿。(案)是時光武因擊王郎至此 止城門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我乃始得一處。卿言天下不足定。何也。(案)此下有闕文故范書本傳禹對曰方今天下淆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 禹破邯鄲。誅王郎。有智謀。諸將鮮及。拜前將軍。禹爲大司徒。(案)范書本傳亦引西入關乃拜禹前將軍之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復使使者封拜禹 詔曰。前將軍鄧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孔子曰。自吾有回也。門人益親。可封禹爲酇侯。赤眉入長安。禹乘

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以迎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上以禹不時進，敕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今長安饑民，孰不延望，禹惰反，禹征之，爲惰所敗，威稍損，又乏食，赤眉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皆食蒸菜。（案）求菜一作蒸菜，或作蒸菜。上乃徵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折棰笞之，非諸將憂也。禹與赤眉戰，赤眉陽敗，棄輜重走，皆戴赤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之，軍潰亂，時百姓饑，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閉，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爲糧，吏士散已盡，禹獨與二十四騎詣雒陽。（案）范書本傳，建武二年，更封禹爲侯，食是上大司徒縣，定封爲高密侯，印綬，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十三年定封爲高密侯。禹三公右將軍，官僅以列侯就第，位特進，率朝請，篤于經書，教學子孫。

鄧訓

鄧訓，字平叔，（案）訓，禹第六子。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子往來門內，親之如子，有過加鞭朴之教。太醫皮巡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往問之，巡曰：冀得火以熨背，訓身至太宮門，爲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背，復呼同廬郎共更噓，至朝遂愈。永平中，治滹沱石臼河，從都盧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監領其事，更用鹽鹽，歲省億萬計，活徒士數千人。訓將黎陽營兵屯漁陽，爲幽部所歸，遷護烏桓校尉，黎陽營故吏皆戀慕訓，故吏最貧羸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之，又知訓好以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于洛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襆，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吏士嘗大病疫，轉易至數千人，訓身爲煮湯藥，咸得平愈，其無妻者爲適配偶，坐私與梁慮通書免歸，燕人思慕，爲之作歌，拜張掖太守，以身率下，河西改俗，鄰郡則之，爲護羌校尉，諸羌皆喜，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于雁谷，（案）范書本傳，雁作寫。迷唐乃去，既復欲歸故地，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爲船，渡河掩擊，多所斬獲，羌俗聽病死，臨困輒自刺，訓令拘持束縛，不與兵刃，醫藥療之多愈，小大莫不感悅，訓卒，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或以刀自割，又刺殺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且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塞城郭，家家爲立祠，每有疾病，輒禱請之求福也。

鄧鴻

永平六年，鄧鴻（案）鴻，禹少子。行車騎將軍，位在九卿上，絕坐。

鄧陟

鄧陟，（案）陟，訓之子，范書作隲。字昭伯，三遷虎賁中郎將，以延平九年拜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始自陟也。陟兄弟常居禁中，陟謙退不欲久在內，迎求還第，太后乃許，殤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統，陟定策禁中，封陟爲上蔡侯，增封三千戶，讓不獲，遂逃避，使者問關上疏自陳。

鄧悍

鄧悍，（案）悍，訓子，字叔昭，安帝即位，拜悍城門校尉，自延平之初，以國新遭大憂，故悍兄弟率常在中，供養兩宮，比上疏自陳，懇閑舊朽，幸得遭值明德，兄弟充列顯位，並侍帷幄，豫聞政事，無拾遺一言之助，以補萬分，而久在禁省，日月益長，罪是日深，惟陛下哀憐。

鄧弘

鄧弘，（案）弘，訓子，字叔紀，和熹后兄也，天資善學，年十五，治歐陽尚書，師事劉述，常在師門，布衣徒行，誦孜孜不輟，奴醉擊長，亭長將詣第白之，弘即見亭長，賞錢五千，勵之曰：直健當然，吳日奴復與宮中衛士忿爭，衛士篤奴，弘聞又與五千，弘收恤故傷，無所失，父所厚同郡郎中王臨，年老貧乏，弘常居業給足，乞與衣裘與馬，施之終竟，弘薨，有司復請加謚曰昭成侯，發五校輕車騎士，爲陳至葬所，所施皆如殯光故事，皇太后但令門生輓送。

鄧閶

鄧閶，（案）閶，訓第五子，字季昭，遷黃門侍郎，于時國家每有災異水旱，閶側身暴露，憂懼顯領，形于顏色，公卿以下咸高尚焉，漢興以來，爲外戚儀表，鄧太后報閶曰：長歸冥冥，往而不反，（案）范書鄧陟傳，閶以元初五年卒，閶出則陪乘，入侍左右，忠言善謀，先納聖善匡輔之言，（案）此八字，疑錄頌要作皆先聖法象臣輔之言。朝夕獻納，雖內得于上，身在親近，不敢自侍，兢兢之心，彌以篤固也。鄧訓五子，女爲貴人，立爲皇后，鄧氏自中興後，累世觀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爲比。

鄧豹

鄧豹，（案）豹，陟從弟，字伯祥，遷大匠，工無虛張之譖，徒無饑寒之色。

鄧遵

鄧遵，（案）遵，陟從弟，元初中爲度遼將軍，討擊羌虜，斬首八百餘級，得鎧弩刀矛戰楯七首二三千枚，破匈奴，得畜產二三千枚，得七首三千枚，詔賜駿犀劍，遵破諸羌，詔賜遵金剛鮮卑緝帶一具，虎賁盤蟲一，金錯刀五十，辟把刀墨再屈環橫刀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金蚩尤辟兵鉤一。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人也，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語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相薦舉，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亦以其南陽人，漸親之，上既破邯鄲，赤眉郎，召鄧禹宿夜語曰：欲北伐幽州，突騎諸將，誰可使者，禹曰：吳漢可，漢與鄧宏俱客蘇弘，弘稱道之，禹數與語，其人勇於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上于是以漢爲大將軍，漢遂斬幽州牧苗曾，上以禹爲知人，漢性忠厚，篤于事上，自初從征伐，常在左右，上未安，則側足屏息，上安，

然後退舍。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繞槊弓戟。闔具兵馬。激揚士。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爲。還言方作攻具。上嘗嗟曰。吳公素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封廣平侯。與蘇茂周建戰。躬被甲持戟。告令諸部將曰。聞鼓聲。皆大呼俱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賊兵大敗。討富平獲索二賊于平原。（案）此建武二年事。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壓臥不動。公孫述大司馬田戎將兵下江關。至南郡。據浮橋千江上。漢銷絕橋。大破之。漢伐蜀。分營于水南水北。（案）馮異之書本作漢使副將武威將軍劉禹將萬餘人屯于江南。北營戰不利。乃銜枚引兵往合水南營。大破公孫述。漢戰敗墮水。緣馬尾得出。（案）范書公孫述傳。述敗金牛蜀郡。遣命兵襲擊破汶。漢戰敗在是時。而上下文闕。漢平成都。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恐解散。漢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當任職。以功名終。皆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以分與昆弟外家。漢得位本賜最尊重。然但修里宅。不趨算。夫人先死。薄葬小墳。不作祠堂。恭儉如此。漢疾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識知。惟願慎無赦而已。及薨。有司奏議。以武爲謚。詔特賜謚曰忠侯。無後。國除。（案）馮書本傳。漢末子成嗣。至孫且。無子。國除。述初中。徙封且弟芳陽侯盯爲平舂侯。奉漢後。盯卒。子勝嗣。與此異。

賈復

賈復。字君文。（案）馮書本傳。復。南陽冠軍人。治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生容貌志意如是。而勤于學。此將相之器。復爲縣掾。迎盧河東。會盜賊起。等輩欺沒其財。復獨完致縣中。時上盡兩府官屬。（案）此光武在河北時事。復與段孝共坐。孝謂復曰。卿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上調官屬補長吏。共白欲以復爲鄗尉。上署報不許。復以偏將軍東從上攻邯鄲。擊青犢于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卻。上傳召復曰。吏士饑。可且朝食。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于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諸將皆服其勇。復北與五校戰于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上憐。復病愈。追及上。上見大喜。詣雒陽。拜左將軍。南擊赤眉于新城。轉西入關。擊盆子于澠池。破之。與漢擊蜀未破。上嘗請復自助。上不許。上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往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復未嘗有言。上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復閉門養威重。受易經。知大義。帝深然之。遂能左右將軍。復以侯就第。（案）范書本傳。初封冠軍侯。加位建武十三年定封鄗東侯。特進。

賈宗

賈宗。（案）宗。復少子。字武孺。爲朔方太守。匈奴寇邊。得生口。問太守爲誰。曰賈武孺。曰寧賈將軍子耶。曰是。皆放遣還。後更不入塞。宗性方正。爲長水校尉。奉職愛士。及在朝廷。數言便宜。深見親異。賞賜殊厚。上美宗既有武節。又兼經術。每宴會。令與當世大儒司徒丁鴻問難經傳。

耿況

太史官曰。耿況彭寵。俱遭際會。順時乘風。列爲藩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案）范書耿弇傳。父況。字侠游。封牽平侯。今其傳全闕。此

遵傳後之事。

耿弇

耿弇。字伯昭。扶風人。更始使侍御史黃黨。即封世祖爲蓟王。上在邯鄲宮。壹臥溫明殿。弇入告牀下。請間曰。今更始失政。天下可馳檄而定。使者來。欲罷兵。不可聽也。兵一罷。不可復會也。上曰。國家已都長安。天下大定。何用兵爲。弇曰。青徐大賊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皆數十萬衆。東至海。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上起坐曰。卿失言。我繫卿。弇曰。大王寬厚。弇如父子。故披赤心爲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思苦王莽苛刻日久。聞劉氏復興。莫不欣喜。望風從化。如去虎口就慈母。倒戟橫矢。不足以明喻。公首事。而破昆陽。敗百萬師。今復定河北。以義征伐。表善懲惡。躬自克薄。以待士民。發號令。應。望風而止。天下至重。公可自取。無令他姓得之。上曰。卿若束。得無爲人道之。弇曰。此重事。不敢爲人道也。上以弇爲建威大將軍。（案）范書本傳。此在建武元年二月封好時侯。張步都臨淄。（案）范書本傳。時步都臨淄。以後文致之。范書爲合。使弟玄武將軍虎將兵守西安。去臨淄四十里。弇以軍營臨淄西安之間。視西安城小而堅。虜兵又精。未易攻也。臨淄諸郡太守。相與雜居。人不專一。其聲雖大而虛。易攻。弇內欲攻之。告命軍中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復縱生口令歸。虜聞之。晨夜守城。至期日夜半。令軍皆食。會明。（案）此下疑有闕文。求乞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也。弇曰。然。吾故揚言欲攻西安。今方自髮治城具。而吾攻臨淄。一日必拔。何救之有。吾得臨淄。即西安孤。必復亡矣。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且西安城堅精兵二萬人。攻之未可卒下。卒必多死傷。正使得其城。張虜引兵突臨淄。更彊。勒兵張城。觀人虛實。吾深入重地。後無轉輸。旬日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不見是術。遂擊臨淄。至日中。破之。張虜聞臨淄破。果將其衆亡。張步直攻弇營。與劉歆等會戰。弇升王宮環臺望之。弇與步戰。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摧之。左右無知者。時上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府兵寡。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還君父耶。乃出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也。弇凡平陽城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濟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等郡。復追張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鉞于軍門。而弇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幅重七千餘兩。皆能還歸鄉里。弇少好學。習父業。（案）范書本傳。弇父況以明經爲郎。嘗見都尉武騎士。建旗鼓。肆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凡所平郡四十六。城三百。未嘗挫折。

耿國

耿國。（案）國。弇弟。字叔憲。（案）范書本傳。憲作嘉。爲大司農。聽邊事。能論議。數上便宜事。天子器之。

耿秉

耿秉。（案）秉。國子。字伯初。爲征西將軍。鎮撫單于。以下擊匈奴。封美陽侯。性勇壯。而簡易于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陣立成。士卒皆樂爲死。秉薨。賜朱棺玉衣。南單于舉國發

喪，勞而流血。

耿恭

耿恭，（案）恭，國第恭之子，字伯宗，時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爲戊己校尉，恭至，即移檄烏孫，示漢威德，昆彌以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願遣子入侍。匈奴破殺後王安得，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神箭，其中創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於是大驚，相謂曰，漢兵神，頓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水徙居之，匈奴來攻，絕其澗水，吏士殺馬糞汁飲之，城中穿井十五丈無水，恭曰，聞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而飛泉出，今漢德神靈，豈有窮乎，乃正衣冠，向井再拜，爲吏士請禱，有頃，井泉湧出，吏士驚喜，皆稱萬歲，恭既得水，親自澆灌，于是令士皆勿飲，先和泥塗城，並揚示之，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衆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聲車師，大破之，車師太子比特背降，恭坐將兵不憂軍事，肆心縱欲，飛鷹走狗，遊戲道上，虜至不敢出，得詔書怨懟，徵下獄，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人，遂興漢盛衰。

東觀漢記卷九

列傳四

寇恂

寇恂，（案）范書本傳恂字子翼，任郡爲功曹，太守耿況甚器重之，更始時，大司馬朱鮪在雒，上欲南定河內，難其守，問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河內富實，南迫雒陽，非寇恂莫可使也，上乃用之，以恂爲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治矢百餘萬，上傳聞朱鮪渡河內，有頃，恂檄至，（案）范書本傳時光武北征燕代，朱鮪聞河內孤使蘇茂賈強攻溫，恂大破之，上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恂同門生盧季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以此時據大郡，此讒人所側目，恐禍之府也，宜思功遂身退之計，恂然其言，因病不視事，建武二年，爲潁川太守，便道之官，郡大生旅豆，收得一萬餘斛，以給諸營，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恂捕得，乃戮之于市，復以爲恥，過潁川，謂左右曰，吾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曰昔藺相如屈于廉頗者，爲國也，乃移屬縣盛供具，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于道，稱疾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上乃徵恂，恂至乃見，時復先在座，欲起相避，上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恂在潁川郡中政理，賊不入境，徵入爲金

吾，潁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隗囂死，其將高峻擁兵據高平，上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上議道便降之，上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爲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諸營擊之，恂奉璽書至高平，峻遣軍師皇甫文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卒多強弩，西據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聽，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則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戮其使而降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計事者也，今來不屈，無心降耳，諸將曰，非所及也。

岑彭

岑彭，（案）范書本傳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封舞陰侯，亡歸宛，與武師嚴尤共城守，（案）范書本傳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起，攻棘陽，彭被創，亡歸宛，與尤、副、隨、武、嚴、說共城守，漢兵攻之數月，糧盡，與戰，擊城降，光武使吳漢收謝躬，令彭助漢爲方略，拜爲刺姦大將軍，督察衆營，授以所持節，從平河北，彭伐樹木開道，直出黎丘，（案）范書本傳此彭擊奉豐時事，上下文闕，彭以將伐蜀漢，而津鄉當荊揚之咽喉，乃自引兵還屯津鄉，因喻告諸蠻夷，諸蠻夷相率遣使貢獻，于是江南之珍奇食物，始流通焉，彭圍魏囂于西城，以縑囊盛土爲隄，灌西城谷水，從地中數丈涌出，故城不拔，囂尾蟠諸營，彭師殿，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將軍爲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彭發柱陽零陵長沙委輸櫂卒，凡六萬人，騎五千匹，皆會荊門，（案）范書本傳此彭及荊門淨盡事，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村檄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案）范書本傳此彭軍入蜀時事。

岑起

岑起，（案）起，彭曾孫，范書本傳彭，起作杞，元初中，坐事免，（案）范書本傳彭封舞陰侯，子遵嗣，徙封綱嗣侯，至杞，以元初三年坐事失國。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人，異爲邑子，銚期叔壽殷連左隆等，光武皆以爲掾吏，（案）范書本傳，齊武王以譖親遇害，上與衆會，飲食笑語如平常，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酒肉，枕席有泣涕處，異獨入叩頭，宜解上意，因間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更始諸將，縱橫暴虐，所至擄掠，百姓失望，今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民人饑渴，易爲充飽，宜急分遣屬官，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上納之，王郎起兵，上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夜至饒陽蠡藪亭，時天寒烈，衆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旦，上謂諸將曰，昨日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聞王郎軍將至，異進一笥麥飯兔肩，因渡滹沱河，至信都，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屬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僑，將兵三十萬，共守雒陽，上以異爲孟津將軍，屯河上，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令朱鮪知之，（案）范書本傳是時異與李軼通書，軼以奔聞，光武故宣爲軼書，令鮪知之，鮪遂使人刺殺軼，異擊走朱鮪，追至雒陽城門，環城一匝乃還，上聞之大喜，諸將皆賀，並上奏勸上立曰，帝王不可以久曠，上乃召異，（案）范書本傳，建武元年，諸將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異，諸將聞，聞四方勸進，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案）此語未完，當

有闕文。上曰，我夢乘龍上天，（案）太平御覽作我昨夜夢騎赤龍上天。覺，寤，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于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中，征賊還，過陽翟，詔異上冢，別下潁川，太守都尉及三百里內長吏皆會，使太中大夫致牛酒，宗族會，郡縣給役道，耐赤眉，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玉具劍。敕曰，念自修整，無爲郡縣所笑。異頓首受命，西行布威信，徙池翟郎陵王長湖濁惠華陰陽沈等稱將軍者皆降，與赤眉遇于華陰，相距六十餘日，降其將劉始王重等，拜爲征西大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澠池，爲赤眉所乘，反走上回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殺底爾，審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澠池，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專治關中，百姓歸心，使者宋嵩西上，因以章示異。（案）范書本傳，此建武五年事。異恐懼，上書謝，六年，朝京師，上引見異，誦于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爲我披荊棘，定關中者也。賜異繡書曰，開疆土，精銳，水火不避，賜賞之賜，必不使將軍負丹青，失斷金。（案）范書本傳，建武九年，命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公孫述將趙匡等，故有是詔。異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鬬者。異爲人謙退，每止頓，諸將共論功伐，異常屏止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

馮彭

永平五年，徙封彭爲平鄉侯。（案）彭，異長子，范書異傳，異封陽夏侯，子彭嗣，至是徙封，食鬱林潭中。彭子普，坐關殺游徼，會赦，國除。（案）范書異傳，安帝永初六年，復國，封普子異爲平鄉侯。

朱祐

朱祐，字仲先，（案）范書本傳，祐，南陽宛人。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上以祐爲護軍，（案）范書本傳，此光武爲大司馬討河北時事。常舍止于中，祐侍無從容曰，長安兵亂，公有日角之相，從以觀上風采。上曰，召刺姦，收護軍，祐由是不復言，以祐爲建義將軍，攻朱鮪，（案）此光武初即位時事，祐斬張成，延岑敗走，收得所盜茂陵武帝廟衣印綬。（案）此建武三年事，張成，秦豐將也。封祐爲舞陰侯，邑七千三百戶。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上在長安時，常與祐共車而出，與共買蜜合藥，後追念之，乃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乎，又過祐宅，祐嘗留上，須講畢，乃談語，及登位，車駕幸祐第，上謂祐曰，主人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

祭遵

上過潁陽，祭遵，（案）范書本傳，字弟孫，潁陽人，封潁陽侯，以縣吏數進見，上愛其容儀，署爲門下吏，從征河北，爲軍市令，上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上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秉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上乃貸之，以爲刺姦將軍，語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爲征虜將軍，將兵北入箕關，與弘農厲新柏華疊中賊合戰，彎矢入口洞出，梁柚掩口，血流柚中，秉見遵傷卻退，遵呵吏士，吏士進戰，皆一人擊十，大破之，遵遂護軍王忠，皆持刀斧，伐樹開道，至略陽，婁隗囂，隗囂破，上從長安東歸，過汧，幸遵營勞之，士衆作黃門武樂，至夜御燈火，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

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屯汧，詔書曰，將軍連年拒難秉兵卽御，復獨按部，功勞爛然，兵退無宿戒，糧食不豫具，今乃調度，恐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亦不遺力，今送縑千匹，以賜吏士，遵奉公賞賜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布衣韋袴，臥布被終身，夫人裳不加綵，士以此重之，遵病甚，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皆至喪所，上車駕素服往弔，望城門舉哀，遂哭而慟，還幸城門，聞遵喪車，哭望涕泣，上親臨，嗣以太牢，儀如孝宣帝臨霍將軍故事，時下宣帝臨霍將軍儀，令公卿讀視以爲故事，博士范升上疏曰，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娛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益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王室，可謂守死善道者也，乃贈將軍，給侯印綬，上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車軍陣送遵葬，遵廉潔奉公，死後，每至朝會，上歎嗟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衛尉銚期見上感慟，對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慚懼也，遵無子，國除。

祭彤

祭彤，（案）彤，遵從弟，字次孫，膂力過人，力貫三百斤弓，爲襄賁令，是時盜賊尚未悉平，而襄賁清靜，詔書增秩一等，賜縑百匹，策書勉勵，拜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遠斥候，虜每犯塞，常爲士卒先鋒，數破之，彤之威聲，揚于北方，諸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能緣邊屯兵，鮮卑奉馬一匹，貂裘二領，彤素清約，爲遼東太守三十年，衣無副儲，顯宗嘉其功，賜錢百萬，及衣冠刀劍，下至杯案食物，大小重疊，人爲太僕，從至魯，過孔子講堂，上指子路曰，此太僕室也，太僕吾之親侮，及彤卒，烏桓鮮卑追思無已，每朝京師，過彤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

祭參

鮮卑千餘騎，攻肥如城，殺略吏人，祭參，（案）參，彤子，坐沮敗下獄誅。

景丹

王莽時，舉有德行能言語通政事明文學之士，景丹，（案）范書本傳，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因以言語爲固德侯相，丹率衆至廣阿，上聞外有大兵，自來登城，勒兵在西門樓上，（案）太平御覽作出至城外，聞何等兵，丹等對曰，上兵所下馬，蓋聚盜賊耳，上，谷漁陽，上曰，爲誰來乎，對曰，爲劉公，卽請丹人，上設酒肉，人人勞勉，恩意甚備，建武二年，定封丹櫟陽侯，上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敗，縣不過櫟陽萬戶邑，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從上至懷，病甚，在上前，瘧發寒慄，上笑曰，聞壯士不瘧，今漢大將軍反病瘧耶，使小黃門扶丹，屬醫藥，還歸雒陽，病遂加，拜弘農太守，上以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弘農逼近京師，知將軍病，但得將軍威重，臥以鎮之足矣。

蓋延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以氣勢聞，爲幽州從事，光武以延爲虎牙將軍，圍劉永

于睢陽，夜梯其城入，永奮擊，走出魚門，延追擊，大破之，斬其郡太守梁丘壽沛郡太守陳修，永軍反走溺水者半，後與戰，連破之，遂平沛，楚臨淮悉降，延令沛修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因齋戒祝高廟，延上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除逆辟，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汚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以後，曾無尺寸可數，不能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閔，敕戒備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爲國之疑也。（案）范書本傳，帝以延深入輕敵，敕以書誡之。故是歲延有盧芳攻延，延與戰，破之，詔誓勞延曰：盧芳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夜聞急少能若是，永初七年，詔封延曾孫爲廬亭侯。（案）范書本傳，延封安平侯，延孫偃以謀反誅。（綱目，延至是復紹封。）

銑期

銑期，字次況，（案）范書本傳，期，緱川郡人，封安成侯。爲光武賊曹掾，從平河北，上至薊，薊中應王郎，上驚去，吏民遮道不得行，期瞋目道左右，大呼曰：蹕！大衆披辟，鄧禹發房子兵二千人，以期爲偏將軍，別攻真定宋子，餘賊援樂陽蠡肥蠡者，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于鉅鹿下，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創中額，攝幘復戰，遂大破之。後勸上即位，上笑曰：卿欲逢蹕耶，期疾病，使者存問，加賜醫藥甚厚，其母問期當封何子，期言受國家恩深，常慙負，如死不知，當何以報國，何宜封子也，上甚憐之。

東觀漢記卷十

列傳五

耿純

耿純，字伯山，鉅鹿人，于邯鄲見上，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王郎舉符號，欲收純，純持節與從吏夜逃出城，駐節道中，詔取行者車馬數十，持歸宋子，光武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新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皆衣縑帶襆絳中奉迎，詣上所在，盧奴言王郎所反之狀，上拜純爲前將軍，封耿鄉侯。（案）范書本傳，光武即位，封純高陽侯，建武六年，定封爲東光侯，時郡國多降邯鄲，純兄歸燒宗家廬舍，上以問純，純曰：恐宗人賓客，卒有不同，故焚燒廬舍，絕其反顧之望，上大笑，純請治一郡，盡力自効，上笑曰：卿乃欲以治民自効，乃拜純爲東郡太守，後坐事免，上過東郡，數千人號呼涕泣云：願復得耿君，上復以純爲東郡太守。

臧宮

臧宮，字君翁，（案）范書本傳，宮，嬴川郡人，封朗陵侯。爲輔威將軍，將兵擊諸郡，至中盧，屯嗟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夷漢軍相距于荊門，諸將戰數不利，越人謀欲叛漢附蜀，宮兵少，不足以制也，會屬縣送委輸牛車三百餘兩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委輸車回轉出入，隆隆至明，越人伺候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以漢兵大來，乃本牛酒勞軍，由是遂安，以城門校尉轉左中郎將，征武陵蠻。

馬武

建武六年，馬武（案）范書本傳，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封楊虛侯。與衆將上隨擊隗囂，身被鎧鎧，冒矢石，兜鍪鎧甲，持戟奔擊，殺數十人，囂追兵盡還，武中矢傷。

劉隆

建武二十年，左中郎將劉隆（案）范書本傳，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縯遠族，封宜侯。爲驃騎將軍，即日行大將軍事。

馬成

馬成（案）范書本傳，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封全椒侯。爲郟令，上征河北，成扁衣步擔，渡河詣上，成善治障塞，自西河至滑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王梁

光武拜王梁（案）范書本傳，梁字君長，汲陽安陽人，封阜城侯。爲大司空，以武強爲侯國，梁爲中郎將，與景丹祭遵合擊蠻中，破之，詔梁別守天中關。

陳俊

陳俊，（案）范書本傳，俊字子晉，南陽西鄂人，封成陵侯。初調補曲陽長，上曰：欲與君爲左右，小縣何足貪乎，俊即拜解印綬，上以爲安集掾，建武二年，俊攻匡城賊，下四縣，上賜俊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

陳浮

二十三年，詔以祝阿益濟南國，故徙浮，（案）浮，俊子，封新春侯。

傅俊

傅俊（案）范書本傳，俊字子衛，從上迎擊王尋等于陽關，漢兵反走，遂汝水上，上以手飲水，澡盥鬚眉塵垢，謂俊曰：今日能脩飾諸卿寧憊耶。

堅鐔

堅鐔，字子皮，（案）范書本傳，作字子俊，汲川真城人，封合肥侯。光武以鐔爲揚化將軍，鐔獨孤絕，南拒鄧奉，北當蓋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

王霸

王霸，（案）范書本傳，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封淮陵侯。祖父爲詔獄丞，上爲大司馬，霸爲功曹令史，從渡河北，賓客隨者數十人，稍稍引去，上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始驗疾風知勁草，王郎起，上在薊，郎移購上，上令霸至市自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擲擮之，霸慙而去，上從邯鄲避郎兵，晨夜馳驚，傳聞軍在後，吏士恨恐，南至下曲陽滹沱河，導吏言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左右皆恨，長爲郎所及，上令霸前聆水，霸欲如

賀逆報。恐驚官屬。雖不可渡。且臨水止。尚可爲阻。卿白曰。冰堅可渡。衆大喜。上大笑曰。果妄言也。遂前。比至。冰合可渡。上令霸護渡。馬欲僵。各以囊囊沙布冰上。乃渡。渡未畢數車而冰陷。上謂霸曰。安吾衆能濟者卿力也。謂官屬曰。王霸從我勞苦。前遇冰凌。權時以安吏士。是天瑞也。爲善不賞。無以勸後。即日以霸爲軍正。賜得關內侯。劉文及蘇茂臣于劉永。上遣霸討之。霸至。遂閉門堅守。勞賜吏士。作倡樂。賊衆歔呼。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爲上谷太守。修飛狐道至平城。堆石布土三百餘里。

任光

任光。字伯卿。（案）范書光傳。光。南陽宛人。封阿陵侯。初爲鄉嗇夫。漢兵攻宛。軍人見光衣冠鮮明。令解衣。將斬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過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光武平河北。光奉入堂陽。使騎皆炬火。天地赫然。盡赤。堂陽驚。師。即夜降。

任隗

任隗。（案）隗。光子。字仲和。從羽林監遷虎賁中郎將。建武元年。始置將作大匠。自隗始。隗拜司空。永元初。外戚秉權。朝臣畏悚。莫敢抗者。惟隗與袁安同心畢力。數犯顏諫。

李忠

李忠。字仲都。（案）范書本傳。忠。東萊黃人。父爲高密中尉。忠發兵。舉世祖爲右將軍。封武固侯。時無殺。上自解所佩綬以賜之。上初至。不脫衣帶。衣服垢薄。使忠解澣長襦。忠更作新袍袴。解支小單衣襦而上之。上問諸將破賊所得物。惟忠獨無所掠。上曰。我欲賜之。諸君得無留乎。即以所乘大驄馬及繡被衣物賜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瀧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子。皆繫獄。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忠弟從忠爲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賊。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上聞而奬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也。將軍可歸教老母妻子。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命。誠不敢內顧宗親。忠病濕痺免。

李純

永平二年。坐純（案）純。忠孫。母謁殺。叔弟季。（案）范書忠傳。忠封中水侯。卒。子威嗣。威本子純嗣。永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除。此以二年爲九年。仍脫國除二字。

邳彤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案）范書本傳。封鄮侯。王莽末。分鉅鹿爲和戎郡。居下曲陽。以彤爲卒正。更始即位。上以大司馬平河北。至曲陽。彤舉城降。爲後大將軍。信都反。爲王郎所拔。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侯。不降者滅族。彤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所以至今日得安于信都者。劉公之恩。公事方爭國。不得復念私也。

劉植

光武以劉植。（案）范書本傳。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爲驍騎將軍。攻中山。封昌城侯。孫述坐與楚謀反。國除。

劉歆

劉歆。字細君。（案）歆。植從兄。

劉嘉

劉嘉。字共仲。（案）嘉。植弟。范書本傳。嘉作喜。建武四年。以嘉爲驍騎將軍。攻涿郡。

王常

王常。（案）范書本傳。常。字顏卿。其先鄧人。父博。成哀間。轉客潁川舞陽。因家焉。光武于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其忠臣也。是日遷漢忠將軍。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封山桑侯。孫廣。坐楚事。國除。

李通

李通。（案）范書本傳。通。字次元。南陽宛人。封固始侯。同母弟中居臣。（案）中居臣。本書上恐其怨。不欲與帝相見。帝數齊武王。將殺通。（案）范書本傳。通。光武紀作公孫臣。上請。上乃強見之。帝深遠通意。上乃許往。意不安。買半面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歡。握上手。得半面。乃謂上曰。一何武也。上曰。倉卒時以備不虞耳。王莽前隊大夫誅謀反者。通聞事發。覺。被馬欲出。馬懼在轅中。悼遽著鞍上馬。出門顧見車。方自覺。乃止。通娶寧平公主。爲大司空。性謙恭。常避權勢。謝病不視事。上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久之。有司請封諸皇子。上感通首創大謀。封通少子雄爲鄧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以太牢祠通父冢。

竇融

河西太守竇融。（案）范書本傳。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遣使獻橐駝。令弟友詣闕。道絕馳還。道司馬成封間行通書。（案）范書本傳。光武詔封融曰。行河西五郡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竇融。執志忠孝。扶微救危。仇疾反廢。陟罰。率厲五郡精兵。光胡畢集。兵不血刃。而廢土崩瓦解。功既大矣。篤意分明。斷之不疑。吾甚嘉之。其以安豐陽泉參安風凡四縣封融爲安豐侯。融光武時數辭爵位。不欲傳子。不許。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一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虛畏事。恂恂修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侯國哉。愚曰。公欲讓職還土。今相見不宜論也。融嗣子穆。尚內黃公主。而融弟顯親侯友嗣子固。尚沮陽公主。（案）沮陽。范書融傳。作涅陽。穆長子勳。尚東海公主女。（案）范書融傳。位子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淑陽公主。此有脫誤。竇氏一王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自祖至孫。宮府廄第相望。奴婢千數。雖親戚功臣莫與爲比。（案）太平御覽作固。破西羌。是時竇氏公侯二千石。唯在朝廷門內尚三公主。竇融恩顯。榮于當世。親戚功臣。無與爲等也。

竇固

竇固。字孟孫。（案）固。融弟友子。少爲黃門郎。謙讓有節操。中元元年。以固爲中郎將。監羽林左騎。爲奉車都尉。與

駙馬都尉歌乘北征匈奴，遂滅西域，開通三十六國。在邊數年，羌胡親愛之。羌胡見客，炙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流指間。進之于固，固輒爲嗢，不識賤之。是以愛之如父母也。破西羌還，爲衛尉，奉兩宮宿衛，而見重當世，恭謹下士，賑施宗族，甚有名稱。

竇憲

竇憲（案憲，融曾孫，范書本傳憲字伯度）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田，公主不敢訴。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乎。章帝崩，竇太后臨政，憲爲大將軍，弟景執金吾，瓌將作大匠，光祿勳，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員吏官屬，位次太傅。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辭不受，舅氏舊典，效蒙爵土，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憲以特進見禮依三公，竝未開封。

竇章

竇章（案章，融玄孫，范書本傳章字伯向，時謂東觀爲老氏藏室，康論蔡章入東觀當校書耶，此文前後並闕。）

卓茂

卓茂，字子康（案李善文選注作字子賓）南陽人也，爲丞相吏，嘗出道中，有人認茂馬者，茂問失馬幾日，對曰：月餘矣。茂曰：然，此馬已有數年，遂解馬與之曰：卻非所失，幸至丞相府還我，乃步輓車去。後日馬主自得其馬，慚愧詣府叩頭謝，歸焉。茂爲密令，河南郡爲置守令，與茂竝居。久之，吏人不歸往守令，茂視民如子，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慰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民曰：竊聞賢聖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茂曰：凡人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亭長素爲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今鄰里尚致餽，此乃相親，況吏民乎，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儀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去，不在人間耶。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從人情，今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界，皆鄰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光武即位，先訪求茂（案太平御覽作求茂謂見）茂時年七十餘矣，詔封茂宣德侯，以茂爲太傅，賜几杖安車一乘，茂爲人恬澹樂道，推賢不爲華貌，束身執節，行己在于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

東觀漢記卷十一

列傳六

鄧晨

鄧晨（案范書本傳晨字偉卿，封四華侯，南陽人，曾祖父隆，揚州刺史，祖父勳，交趾刺史，晨與上共戲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顏加恥辱，上稱江夏卒史，晨更名侯家丞，使者以其詐，將至亭，欲罪之，新野宰潘叔爲請得免，晨與上起兵，更乃燒晨先祖祠堂汙池室宅，焚其家墓，宗族皆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入湯鑊中。（案晨姊元，敏有是語）晨終無恨色。上微時，與晨觀讖云：劉秀當爲天子，或言國師公劉秀當之，上曰：安知非僕乎。建武三年，上徵晨還京師，數燕見，說故舊平生爲忻樂，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辭之，帝大笑，晨爲陳留郡與鴻卻陂，溉郡稻，常以豐熟，家流給他郡。

來歙

來歙，字君叔，南陽人也，有大志，慷慨，治左氏春秋，與劉嘉俱詣雒陽，世祖見歙，與之大歡，曰：君叔獨勞苦，解所被襜褕以衣歙，拜大中大夫，建武五年，持節送馬援奉璽書于隗囂，囂道子恂隨入侍，時山東略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囂將王元說囂，故狐疑不決，歙素剛直，遂發憤責之，曰：國家以公知臧否，曉廉

彝。故以手書暢至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是君臣父子信也。今乃欲從佞惑之言。爲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吉凶之決。在于今日。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使節就車而去。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因保其城。上聞甚悅。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也。囂圍歙于略陽。（案）范書本傳。歙聞得囂騎。置大鼓上。詔曰。何其神也。乃悉兵數萬人圍之。上詔曰。桃花水出。船槳皆至。備炎陳倉。分部而進。上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討囂。囂衆潰走。圍解。于是置酒高會。賜歙班絕席。坐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上使歙盡諸將。因歙上疏。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招于汧積穀六萬斛。屯四百頭負馱。隗囂破後。有五騎六輛寇。見便鈔掠。退阻險塹。歙乃大治攻具。衝車度塹。遂與五騎戰。大破之。與蓋延攻公孫述將王元。破之。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歙未死。馳告蓋延。延見歙。伏悲不能仰視。歙叱曰。故呼卿。欲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泣邪乎。延收淚強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投筆抽刃而死。（案）范書本傳。歙謚征光侯。

樊重

樊重。字君雲。南陽人。（案）重。光武外祖。世善農稼。好貨殖。治家產業。起廬舍。高樓迭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閉門成市。家素富。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臨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遣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皆不肯受。世祖即位。追封重爲壽張敬侯。

樊宏

樊宏。（案）宏。重長子。字靡卿。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封長羅侯。建武十三年。從都尉封謝侯。十五年。徙封壽張侯。宏爲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滿。未有能終者。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宏每當朝會。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上聞之。敕騶。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病困。車駕臨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願還壽張。食小鄉亭。上悲傷其言而不許。

樊儵

樊儵。（案）儵。宏長子。字長魚。事後母至孝。母嘗病癰。儵晝夜匍伏。不離左右。至爲吮癰。母終。上遣中黃門朝暮餐食。野王獻甘脆醪錫。每作大發。（案）范書儵傳。伸每輒播人。更以爲饒利。儵知之。臨喪奏焉。

樊梵

樊梵。（案）梵。儵第三子。字文高。爲尚書郎。每當直事。常晨駐馬待漏。雖在閒署。冠劍不解于身。每齋祠。恐失時。乃張燈俯伏。爲郎二十三歲。未嘗被奏。三署服其慎也。

樊準

樊準。（案）準。宏曾孫。字幼陵。爲別駕從事。臨職公正。不發私書。世稱冰清。準見當時舉者少。憫先王道術陵遲。乃疏曰。光武皇帝受命中興之初。草萊盈于郡州。旌旗亂于大澤。然猶校文講禮。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尤

垂情古典。游意經藝。刪定乖疑。稽合圖讖。封師太常桓榮爲關內侯。親自洞作五行章句。每享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竝聽。四方欣欣。是時學者大盛。冠帶搢紳。遊辟雍觀化者億萬計。（案）范書本傳。時鄧太后臨朝。儒學隆替。準上疏諫。傳米名德。隱遁公車。侯帝師。習之明。公卿各舉明經及當世子孫。通其術。使。徵其業。太后遂納其言。爲御史中丞。執憲御下。舉正非法。官寮震慄。轉尚書令。明習漢家舊事。周密長慎。

張況

張況。（案）范書張禹傳。禹。功臣。國。國人。祖父況。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貽。且以一縣自養。以況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出戰死。上甚哀之。

張歆

張歆。（案）況子。歆。守阜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因詣閤。曰。欲自受其辭。既入。解械飲食之。便發遣。遂棄官亡命。（案）范書張禹傳。作以雖仇逃亡。逢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後仕爲淮陽相。時王莽篡國。賓客放縱。于亂法禁。歆將令尉人宮搜捕。王白上。歆坐左遷爲汲令。卒官。

張禹

張禹。（案）禹。歆子。范書本傳。字伯達。封安鄉侯。好學。習歐陽尚書。事太常桓榮。榮友食。永平六年。禹爲廷尉府北曹吏。處事執平。爲京師所稱。明帝以其明達法理。有張釋之風。超遷非次。開廷尉。徐縣北界有蒲陽陂。水廣二十里。徑且百里。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禹爲開水門。通引灌溉。率吏民假與種種。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糒乾飯屑。飲水而已。後年。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餘戶。屠酤成市。墾田四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功曹吏戴閎當從行縣。從舍佐。覆車馬什物。禹聞知。令直符責問。閎具以實對。禹以宰士惶恐首實。令自致徐獄。和帝南巡祠廟園。禹以太尉留守北宮。大官朝夕送食。賜雜戲具物。除子男蔭爲郎。禹爲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聰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大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郭況

郭況。（案）范書郭后紀。后。況。況。皇后弟。貴重。賓客輻輳。而況恭儉謙遜。尊奉法度。不敢一奢。爲鴻臚。上數幸其宅。飲酒。賞金帛甚盛。京師號況家爲金穴。言富實也。

陰睦

建武二年。追尊貴人父睦爲宣恩侯。（案）本書。侯后傳。睦字。貴人之父也。南陽新野人。

陰識

陰識。（案）識。睦長子。范書本傳。識字次伯。時以長侯。爲守執金吾。居位數十年。對賓客語。不及國家。其慎重如此。

陰興

陰興，〔案〕興，睦次子。字君陵，爲期門僕射，從上出入，常操小蓋，疾風暴雨，屏翳左右，泥塗狹隘，自投車下，脫袴解履，涉蒂至踝。上欲封興，置印綬于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上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興盡忠竭思，其無益于國，雖在骨肉，不以私好害公義，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其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興夫人薨，會葬，詔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至墓，賜印綬，追封加諡興曰鮦陽翼侯。

陰傅

陰傅，〔案〕傅，興第二子，范書作「傳」，傳附見興傳。封濦強侯。〔案〕此永平元年。七年，以濦強劇，西，〔案〕此下有闕文。徙封于丹陽，爲期思侯。〔案〕司馬彪郡國志，濦強、期思皆屬汝南郡，丹陽無期思地，此文有誤。

東觀漢記卷十二

列傳七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案〕范書本傳，援封新息侯。遠祖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茂陵成歡里，曾祖父通，生賓，宣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使君生仲，仲官至玄武司馬，仲生援，援三兄，況字君平，余字聖卿，員字季主，援長七尺五寸，色理膚髮眉目容貌如畫，受齊詩，師事潁川滿昌，以況出爲河南太守，次兩兄爲吏京師，見家用不足，乃辭況欲就邊郡畜牧，援外類倜儻簡易，而內重禮，事寡嫂，雖在閫內，必幘然後見，爲郡督郵，送囚至府，因有重罪，援哀而縱之，亡命北地，遇赦留，援嘗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隗囂甚重援，以爲綏德將軍，時公孫述稱帝，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鄉里相善，以爲至當握手迎如平生，述乃盛陳陛衛，引援入，交拜畢，就館，爲援制荅布單衣，〔案〕范書本傳作「都布」。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禮甚盛，欲授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因而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鼃耳，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敕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援至，上迎笑謂之曰：卿遨遊二帝間，見卿使人慙。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

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小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今臣遠從異方來，陛下何以知非刺客，而簡易如此。於是上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乃曰：天下反覆，自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援歸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凡十四見，〔案〕此語意未完，當有脫文。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祖園寢郎，一月九遷，爲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上書訟之。〔案〕范書本傳，隗囂遣子恂入侍，援將家屬隨恂歸雒陽，會囂益狐疑，後謀發兵拒漢，援具言滅囂謀業，因使援將突騎往來遊說離囂支黨。援又爲書與隗將楊廣，使曉勸於囂，囂不答。按范書備載援書，而無此文，當由范氏刪落。上自征隗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未決，會召援，因說囂側足而立，將士土崩之勢，兵進必破之狀，於上前聚米爲山川，指畫地勢，上曰：虜在吾目中矣。囂衆大潰，援爲隴西太守，討羌中，矢貫腓脛，上聞，賜羊三千，牛三百頭以養病，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輒曰：此丞掾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遷虎賁中郎將，在隴西上書曰：富民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天下賴其便，三府以爲未可，凡十三難，援一一解之，條奏其狀，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爲人明白，嫺進對，尤善述前事，每言及三輔長者至閭里少年皆可觀，皇太子諸王聞者莫不屬耳忘倦。擊尋陽山賊，上書曰：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剃之，蕩蕩蟣蝨無所復依。書奏，上大悅，出尚書盡數曰：敕黃門取頭蝨章特入，因出小黃門頭有蝨者皆剃之。上以援爲伏波將軍，援上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成皋令印，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援好事，至荔浦，見冬筍名曰苞筍，上言禹貢厥包橘柚，疑謂是也，其味美於春夏筍。擊交阯，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嘗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求盈餘，但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塢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烏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與兄子嚴敦書曰：學龍伯高不就，猶爲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效杜季良而不成，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援平交阯，上言太守蘇定張眼視錢，瞋目討賊，怯於戰功，宜加切敕，後定果下獄。援於交阯鑄銅馬，奏曰：臣聞行天者莫如龍，行地者莫如馬，臣援師事楊子阿，〔案〕此下有闕文。孝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臣既備數家骨法，以所得駱越銅，鑄以爲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詔置馬德陽殿下，援振旅京師，賜車一乘，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故人孟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援行軍到右北平，詔書賜鉅鹿縑三百匹。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谿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上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上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上笑曰：矍鑠是翁也。〔案〕范書本傳作「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二月到武陵臨鄉，

馬廖

馬廖（案）廖傳廖長子，范書本傳廖字敬平，封順陽侯。少習易經，清約沈靜，援擊五溪無功，卒於師。廖不得嗣爵，從羽林監還虎賁中郎將，上表長樂宮曰：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長安諺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廣袖，四方用匹帛。司隸校尉梁松（案）范書梁松校於顯宗永平四年，馬氏之敗，松被誅，此文有誤。奏特進防光廖廖子豫，兄弟父子，并受爵土榮顯冠世，多買京師膏腴美田，作大廬，近帶城郭，妨困人民。

馬防

馬防字公平（案）防傳防三子，范書本傳作字江平，是書別本又作字孝橋。永平十五年，上始欲征匈奴，與竇固等議出兵調度，皆以為塞外草美，可不須穀馬，其各以（案）此下有闕文。固等兵到燉煌，當出塞上，蒲馬穀，上以固言，前後相違，怒不與穀。皆言按軍出塞無穀馬故事。防言宣帝時，五將出征，其奏言匈奴候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即知漢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馬當與穀。上善其用意微至，敕下調馬穀。防遂見親近，防征西羌，上嘉防功，令史官作頌，頌其功伐。章帝建初三年，防為車騎將軍，城門校尉，沿掾史，位在九卿上，絕席。防兄弟二人，（案）此謂防及弟光，攷范書本傳，光時封許侯。各六千戶，防為潁陽侯，特以前參謀樂，勤勞省闥，綏定西羌，以褒城褒亭一千二百戶增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為光祿勳，將繡騎宿衛宮省，上數幸防府，賞賜飲食。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因歲首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以作樂器費多，遂獨行。十月迎氣樂（案）范書本傳十月作十二月。防性矜嚴公正，數言政事，多見採用。子鉅，為常侍，六年正月，奮宮中，上欲冠鉅，夜拜為黃門郎，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防兄弟奴婢各千人以上，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上不喜之，數加譴責。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

馬光

馬光字叔山（案）光，援弟三子。遭母喪，哀痛感傷，形骸骨立，徙起騎校尉，視事帥厲吏士，教習有方。時五校尉令在北軍營中，光以為五校尉主禁兵武備，所以宿衛南宮，不宜在一處。表請二校尉附北宮，詔許越騎射聲寺治北宮，章帝與光詔曰：朝發鹿鳴，事用飯也。拜太僕，親事減省諸費，歲千萬以上。光前坐黨附竇憲，歸國，憲誅，盧奴玉當經光與憲通，初竇氏有事，玉當亡，私從光乞，不與，恨去，懷挾欲中光。官捕得玉當，因告言光與憲有惡謀。光以被經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奴郭尪自出證明光憲無惡言。光子朗上書，迎光喪葬舊塋，詔許之。

馬客卿

馬客卿（案）客卿，援少子。幼而敏慧，年六歲，能接應諸公，專對賓客。賓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以為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

馬嚴

馬嚴字威卿（案）嚴，援兄余子。父余卒時，嚴方七歲，依姊壻父九江連率平河侯王遂（案）北書元后傳王鳳弟，封平阿侯，子仁，孫逢時，嗣爵，此平河侯王遂，當是平阿侯王術之誤，范書馬援傳云，援兄子，增王鳳，平阿侯仁之子，則遂當為嚴姊壻之昆弟，此云姊壻父，亦誤。明年，母復終，會遂失郡，居沛郡，建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貢為梧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征，過梧安，乃將嚴西。嚴年十三，至雒陽，留寄郎朱仲孫舍。大奴步騭視之，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擊劍，習騎射，從司徒祭酒陳元受左氏春秋。顯宗詔嚴留仁壽闕，與校尉杜撫班固定建武注記。拜嚴持兵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衛護南單于。聽從司馬從事，故守謁敬，同之將軍。敕嚴過武庫祭蚩尤，帝親御阿閣，觀其士衆。時人榮之。拜中丞，嚴舉動按章，申明舊典，奉法察舉，無所迴避，百寮憚之。為五官中郎將，邊境有事，輒下嚴處便宜。肅宗初立，汲汲欲知下情，引納，敕嚴有所見聞，輒言。帝令諸上便宜，封表遣子以往，都使詣省門。帝自勞以手書，嚴為陳留太守。建初中病，遣功曹史李駿奉章詣闕，帝親召見駿，問疾病形狀，以黃金十斤葛縛佩刀書帶革帶付駿賜嚴，遣太醫送方藥也。

馬融

馬融（案）融，嚴第五子，范書本傳融字季長，才高博洽，為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瑟，（案）范書本傳融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馬棱

馬棱字伯威（案）棱，援族孫，從兄毅張掖屬國都尉，棱為廣陵太守，奏能鹽官，賑貧羸，薄賦稅，郡界嘗有蝗蟲食穀，棱有威德，蝗蟲入江海，化為魚蝦，興復陂湖，增歲租十餘萬斛，為會稽太守，詔詰會稽車牛不務墾殖，車皆以桃枝細簟（案）范書本傳，但云博會稽太守，治亦有聲，此亦失載。

梁統

梁與秦同祖，出於伯益，別封於梁，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橋子溥，溥子延，以明軍謀特除西域司馬，延生統（案）范書本傳，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封陰鄉侯。統疏稱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五帝有流殯放竄之誅，三王有大辟劓刖之法，是以五帝三王之刑除殘去亂，輕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案）范書本傳，統以法令嚴峻，下議不肆，宜重刑罰，以遵舊典，乃上此疏，隨者以為不可施行，統復上言，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日陳其要。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羣輩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烟火，見未央宮，前代所未嘗有。其後關西新興，北地任橫任崖，西河潛況，趙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遂攻取庫兵，劫掠吏人，國家開封侯之科，以軍法追捕，僅能破散也。

梁棟

梁竦（案）竦，桓子，范書本傳，竦字叔敬。作悼騷賦，其文曰，彼仲尼之佐狩兮，先嚴斷而後弘，衍離騷以鳴唳兮，卒羅殃於南觀，殷伊周之協德兮，（案）周字疑衍。暨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己以棄名，雖吞刃以奉命兮，（案）疑，疑作肯。抉目皆於門閭，吳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顏於王廬，闔往鏡來兮，關北在蓋。（案）此句疑有誤。君名其既泯，沒兮，後辟亦然，屈平潛德兮，絜顯芬香，句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強，趙殞鳴犢兮，秦人入糾，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兮，惟洪勳以遐邁，服蕩蕩如朱紱兮，騁鸞路於蕣瀨，歷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俊乂，臨桑濱之神林兮，東勑職於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褒忠孝以爲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推賈傅其違指兮，何揚生之敗績，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太清之悠悠，臨岷川以增恨兮，指丹海以爲期，永元九年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蘧蘆太后父竦爲褒親愍侯，好爵褫服，以慰母心。

梁商

梁商，字伯夏，（案）商，竦次子，雍子。少持韓詩，兼頌衆書傳記，天資聰敏，昭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爲華飾，孝友著於閨閫，明信結於友朋，其在朝廷，儀恪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愛人之憂，樂人之樂，皆若在己，輕財貨，不爲之蓄積，故衣裘裁足卒歲，奴婢車馬供用而已，朝廷由是敬憚委任焉，常曰多藏厚亡，爲子孫累，每租奉到，及南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饑年穀貴，有饑餒輒遣蒼頭以車載米菜錢，於四城外給與貧民，商上書猥復，超超宿德，（案）此二句文義未明，當有誤脫。商病篤，教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唅，玉匣珠襚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祇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邊郡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爲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斂，斂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前，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商薨，賜東園轀車朱壽器鏤鍊黃玉匣，案，帝作誄曰，孰云忠侯，（案）范書本傳商賜父封乘氏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茲玄陰，幽居冥冥，靡所且窮，商朝廷敬憚，其委任自前世，外戚禮遇，所未曾有，門無駐馬，請謁之賓，謙虛抑損，九命彌恭，漢興以來，妃后之家，亦無商比。

梁冀

梁冀，（案）冀，商長子，范書本傳，冀字伯卓，嗣父侯爲大將軍。拜步兵校尉，上書列校之職，上應天工，下厭羣望，實非愚臣所宜，冀僭修作平上軒車，永昌太守鑄黃金之蛇獸之冀，益州刺史种暠發其事，大將軍夫人弟先率禮，深憤其身，超號爲開封君，即大將軍梁冀妻也。（案）大將軍夫人以下十九字，當是語無倫次，疑大將軍梁冀妻也句，爲後人加注而誤入正文，又范書本傳，冀妻孫壽封君，並以號開封君，疑冀妻，疑衍。冀妻孫壽有謚，

梁不疑

梁不疑。（案）不疑，商次子，范書本傳，不疑封頗陽侯，拜步兵校尉，而書不載，蓋據舊傳，時冀秉步兵校尉，疑衍。

孫咸

識曰，孫咸征狄，今以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事，咸以武名官，以應圖讖，（案）此當是讖文，范書不載。

東觀漢記卷十三

列傳八

伏湛

上自將擊彭寵，伏湛（案）范書本傳，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上疏諫曰，臣聞文王享國五十，伐崇七年，而三分天下有二，至武王四海乃賓，陛下承大亂之極，出入四年，中國未化，遠者不服而遠征邊郡，四方聞之，莫不怪疑，願思之，杜詩，湛疏（案）范書本傳，湛是時節蒐，曰，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秉節持重，有不可奪，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識者愍惜，儒士痛心，海內寒心，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齒齒勵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武公莊公，所以砥礪蕃屏，勸進忠信，令四方諸侯，咸樂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闕拾遺。

伏黯

伏黯，字伯明，（案）黯，湛子，范書本傳，黯字伯文。張步遣其掾孫昱，隨黯詣闕上書，獻鹿魚。

伏湛

伏恭字叔齊，濟同產兄子也。

伏晷

伏晷，（案）晷，安子，章孫，尚高平公主。

侯霸

侯霸字君房，（案）范書本傳，霸河南密人，建封侯，霸期鄉侯。有威重，爲太子舍人，從疆宰君受律，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敗，霸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者侯盛，荊州刺史發遣，齎璽書徵霸，百姓號呼哭泣，遮使者，或當道以，皆曰，願復留霸期年，民至乃誠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遂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而具以狀聞，霸爲尚書令，深見任用。

宋弘

宋弘（案）范書本傳，弘字仲子，東光長安人，封宣平侯。爲司空，上書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上每宴，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聞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欲令補國家以道，今數進鄭聲，以亂雅樂，非碩德忠正也，後大會羣臣，上使譚鼓琴，見弘失其常度，上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其後不復令譚給事中，嘗受俸得鹽，令諸生糴，諸生以賤不糴，弘怒，悉賤糶，不與民爭利，弘嘗蔡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上數數顧視，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上即爲撤之，上姊湖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上曰，方且圖之，後弘見，上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韓歆

韓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征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爲司徒，嘗因朝會，帝讀魏豁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樊紹亦有才，上大怒，以爲激發，免歸田里，上猶不釋，復詔就責，歆及子嬰皆自殺。

歐陽歙

歐陽歙，（案）范書本傳，歙字正思，湖安千乘人，其先和伯，從伏生受尚書，至歙七世，皆爲博士，教於經學，恭儉好禮，歙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吏民從化，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贓罪死獄中，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賻三千匹。

朱浮

朱浮（案）范書本傳，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封舞陰侯，與彭寵書，責之曰，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豪，生子白頭，奚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著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豪也，上不征彭寵，浮上疏切諫

曰，迹年距守，吏士疲勞，蟻蟲生甲冑，弓弩不得弛，上下相率，焦心大兵，冀蒙救護之恩，陛下輒忘之於河北，誠不知所以然，浮上疏曰，陛下率禮無違，（案）此上下文闕，浮爲司空，賈國恩以爲威福。

張湯

張湯字子孝，右扶風人，以篤行純淑，鄉里歸德，雖居幽室閒處，必自整頓，三輔以爲儀表，爲馮翊，見府寺門即下，主簿進曰，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湯曰，禮下公門，何謂輕哉，爲光祿大夫，數正諫，威儀不如法度者，湯常乘白馬，帝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爲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因稱疾，拜太中大夫，病居中車門候舍，故時人號中車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帝強起湯以代之，至朝堂，道失溲便，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於河西得漆書古文尚書經一卷，每遭困厄，握抱此經，寄隗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轉蓋席草，不食其粟，囂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其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遭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去士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取一，政平易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於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祀郊高帝，讓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緣，考績不成，九載乃殛，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建武八年間，郡國七大水，涌泉盈溢，林以爲倉卒時兵擅權作威，張氏雖皆降散，猶尚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曰，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薅除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根，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雜地雜俗，且夕拘錄，所以推其強梁之力，詘其驕恣之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削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輒因衰亂之萌，脅以逆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陷國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

教。強餘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以皆永享康寧之福。無憂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己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饑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爲備償。亦足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公。乃流連貪位。不能早退。況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亂爽時。擅權作威。玉食狃猱之意。擬宰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宮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尚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昌熾縱橫。比年大雨。水波襲長。涌泉益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潛徙離隰。潰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壞淪失。常敗百姓安居。始陰下相爲寇賊。有大小負勝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手時保之。惟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遷大司徒。司直百僚。知林以名德用。甚敬憚之。爲光祿勳。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祿出當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林爲東海王傅。王以師故。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上稟假有餘。苦以車重。無所置之。代張純爲大司空。務於無爲。（案）范書本傳光武紀建武二十二年。大司空宋洋免。杜林爲大司空。二年。林薨。張純爲大司空。則是林代宋洋。純復代林也。此文有誤。

張純

張純。字伯仁。（案）范書本傳純。京兆杜陵人。建武初。先詣闕。封武始侯。爲太中大夫。在朝累世。明習故事。時舊典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一日或數四引見。爲虎賁中郎將。純素重愼周密。時上封事。輒削去草。建武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人太祖廟。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于茲八年。請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純臨終。謂家丞翁曰。吾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子奮。字稚通。兄根。常被病。純薨。大行移書閭閻。翁上奮。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令翁移臣。臣時在河南家廬。見純前告翁語。自以兄弟不當蒙爵土之恩。願下有司。帝以奮違詔收下獄。奮惶怖。乃襲封。謙儉節約。閨門中和。

馮勤

馮勤。字偉伯。魏郡人。曾祖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生八男。皆典郡。祖魏郡號爲馮萬石。兄弟形皆偉壯。惟勤祖假。長不滿七尺。爲黎陽令。常自謂短陋。恐子孫假之。乃爲子伉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魏郡太守范橫上疏薦勤爲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勸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賢勤。欲令以善自珍。乃因燕見從容誡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凌轢同列。竟以中傷人臣。放逐遠誅。雖追加賞賜。不足以慎不報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爲銳誡。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於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祀園陵。還。勤燕見蘭殿。盡日歸府。因病喘逆。上使太醫療視。賞賜錢帛。遂薨。

馮魴

馮魴。字孝孫。（案）范書本傳魴。南陽湖陽人。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采馮城。因以氏焉。魴父名揚。明帝詔曰。馮魴以忠孝典兵。出入八年。數進忠言正諫。其還故爵。爲楊邑侯。賜以玉玦。（案）范書本傳光武中元元年。魴代張純爲司空。三年。封楊邑鄉侯。明帝永平四年。坐考隱四太守郡縣驛任新吏。徙見別籍士。並免復故爵。帝東巡郡國。留魴宿衛南宮。敕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玄武闕。復道上。領南宮吏士。南宮複道多惡風寒。老人居之且病痺。若向南者多取帷帳。東西完塞諸牖。望令緻密。子孫得到魴所。魴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

馮石

馮石。（案）石。魴子。柱次子。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爲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爲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駮犀具劍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

趙憙

趙憙。字伯陽。（案）范書本傳憙。南陽宛人。嘗迅行伍。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憙常思欲報之。遂往復讎。而讎家皆疾病。憙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樟之而去。顧謂讎曰。爾曹若健。遠相避。後病愈。悉自縛詣憙。憙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據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憙。信義著聞。願得降之。更始徵憙。使詣舞陰。李氏遂降。憙爲赤眉兵所圍。迫急。乃亡走。與友人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出武關。仲伯以其婦有色。恐有強暴者。而己受其害。欲棄之於道。憙責怒仲伯。以泥塗其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每逢賊欲逼奪。輒爲求哀言其病。遂脫。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饑困不能前。憙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光武以憙守簡陽侯相。敕從騎都尉儲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路。憙白上。不願受融兵。單車馳往慶其形況。上許之。爲平原太守。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建武二十六年。上延集內戚。宴會諸夫人。各前言爲趙憙所濟活。上甚嘉之。後徵憙入爲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拜太尉。以日食免。（案）范書本傳。建武二十七年。拜太尉。明帝永平三年。坐考中山相蘇章不實免。爲衛尉。性周密。盡心事上。夙夜匪懈。恩寵甚厚。母歿。乞身行服。顯宗不許。遣使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憙內典宿衛。外幹

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修舉。肅宗即位。進爲太傅。詔曰。行太尉事趙憙。三葉在位。爲國元老。其以憙爲太傅。

東觀漢記卷十四

列傳九

朱鮪

朱鮪（案）范書李彭傳鮪淮陽人等會城南清水上。沙中設壇。立聖公爲天子。鮪破。上大喜。諸將賀之。懇上尊號。鮪守雒陽。吳漢諸將圍守數月不下。上以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今公誰爲守乎。蕭王受命平定燕趙。百姓安土歸心。賢俊四面雲集。今北方清淨。大兵來攻雒。保一城。欲何望乎。不如亟降。鮪曰。大司徒公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上北伐。自知罪深。故不敢降耳。彭還詣河陽白上。上謂彭復往曉之。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奉上旨。復至城下說鮪。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深受厚恩。思以報義。不敢負公。鮪從城上下索。曰。當如此來。彭趨索欲上。鮪見其不疑。即曰。且歸與我會上東門外。彭如期往。與鮪交馬語。鮪輕騎詣彭降焉。彭爲殺羊具食。鮪曰。身爲降虜。未見吳公諸將。不敢食。彭即令鮪自縛。與俱見吳公。將詣行在所河津亭。上即時解鮪縛。復令彭夜送鮪雒陽。（案）范書岑彭傳鮪且降。乃令彭還鮪雒陽。拜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成德侯鮪玄孫祀。（案）范書不載鮪被封成德侯。坐殺人國除。

鮑永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也。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爲郡功曹。時有稱侍中止傳舍者。太守趙興欲出謁。永以不宜出。當車拔佩刀。（案）范書本傳作拔佩刀截馬當胸。與此異。興因還。後數日。詔書下捕之。果矯稱使者。由是知名。更始以永行大將軍事。得置偏裨將五人。拜侯射。行將軍事。將兵安撫河東。性好文德。雖行將軍。常衣皁襦。輸路稱鮑尚書。兵馬光武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封所持節於晉陽傳舍壁中。遣信人馳至長安。永遣弟丹及子壻張舒等謀使營尉李匡先反涅城。開門內兵。殺其縣長馮晏。立故謁者祝回爲漢長。更始殺永。與馮欽共徵兵。幅巾而居。後歸上。上謂永曰。我攻懷三日。兵不下。關東畏卿。且將故人往。即拜永諫大夫。至懷。謂太守曰。足下所以堅不下者。未知孰是也。今聖主即位。天下已定。不降何待。即開城降。永說下懷。上大喜。與永對食。賜洛陽上商里宅。爲魯郡太守時。彭豐等不肯降。後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闢。從諸室掃除至孔里。永異之。召郡府丞謂曰。方今阨急而闕里無故自辭。豈夫子欲令太守大行璽誅無狀也。乃修學校。理請豐等。會。手格殺之。爲司隸校尉時。帝叔父趙王良從送中郎將來歙喪還。入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都官從事。並伉直。不避強禦。詔策曰。貴戚且當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京兆霸陵。過更姑永勁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歙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案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宜知尊帝城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聞於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永秩殿公平。以平陵鮑恢爲都官從事。並伉直。不避強禦。詔策曰。貴戚且當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京兆霸陵。過更姑冢。引車入陌。欲下。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何忍車過其墓。雖以獲罪司隸不避也。遂下車哭盡哀。而至右扶風。椎牛上荷諫冢。上聞之。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堪。對曰。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禮義之主。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上悅。永以度田不實被徵。（案）范書本傳時永爲東海相。詔書迎下永曰。君晨夜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以君帷幄近臣。其以爲兗州牧。

鮑昱

鮑昱。字文淵。（案）昱。永子。泚陽長邑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惟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上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欲使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司徒例訟久者。至數十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司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遏人訟也。（案）范書本傳昱以永平十七年爲司徒。

田邑

田邑。字伯玉。馮翊遂乾人也。其先齊諸田。父豐。爲王莽著威將軍。邑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初爲上蔡

太守。鄧禹使稽舊將軍馮愔將兵繫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案）范書馮衍傳世祖遣衍與故太守田邑書，邑遂母弟妻子，繫送所在，與此異。後邑叩頭降。乃歸世祖。世祖遣騎都尉弓里游。諫大夫何叔武。御拜邑為上黨太守。時更始遣鮑永馮衍屯太原。衍與邑素善。劍顯。俱受重任。恐邑背前約。乃遺書責邑曰。妾嬰臨盟。擬以曲哉。不易其辭。邑以書勸鮑永曰。恐聞丈夫不移故而改圖。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主立不肯降。擁衆而據壘。欲覬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為劍顯之盟。外兵背畔。攻取湿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為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於漢。智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為飲器。君長銜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既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婦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天下為敵人。舉足過害。動搖觸忌。履深淵之薄冰。不為難。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智也。絕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詣者舒也。能夷舒宗者予也。永邑遂結怨焉。邑為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微歎。為諫議大夫。病卒。

馮衍

馮衍。字敬通。其先。上黨潞人。曾祖父奉世。徙杜陵。祖野王。生座。座父舒為關內侯。座生衍。衍少有俶儻之志。更始時。為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塵。（案）范書更始二年，吳漢為大將軍，新更始幽州牧，蓋曾衍時為更始立漢將軍。建武初。為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曰衍聞明君不惡切愨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幾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名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擊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疆之寇。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饑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庐落丘墟。田野蕪穢。疾疫大興。異異蠭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和貽猜。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匹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敵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陣。擅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擅除禍亂。誅滅無道。一非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曰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旋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掠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饑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幷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心。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圭璧其行束帛其身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諸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夾吾青甫。攘其蠻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集。百姓驚駭。奈何自息。不為深憂。夫幷州之地。東帶石陘關。北逼强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所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為用。備不豫具。難以總卒。今生人之命。懸於將軍。將軍所使。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無謂無賢。路有聖人。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無不咸德思樂為用矣。然後備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洞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牧百姓之數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武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案）范書本傳以此奏即為衍說鮑永之詞，與此異。衍裴北地任氏女為妻。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幷臼。明帝以為衍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坎壈失志。以素終於家。

馮豹

馮豹。字仲文。（案）豹衍子。後母惡之。嘗因豹夜臥。引刀斫之。豹正起。中被獲免。豹好儒學。以詩傳教授。鄉里為之語曰。道德斌斌馮仲文。豹每奏事未報。常伏省門下。或從昏至明。天子默使小黃門持被覆之。曰勿驚之。（案）范書本傳此豹為尚書郎時事。豹為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

王閎

王閎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子也。王莽篡位。潛忌閎。乃出為東郡太守。閎懼誅。常繫鳥手內。莽敗。漢兵起。閎獨完全。

王元

王元。杜陵人。（案）范書閎傳元字惠孟。

列傳十

丁綝

丁綝，字幼春，定陵人也。伉健有武略，從上渡河，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上令各言所樂。諸將皆欲縣，子獨求鄭，何也？（案）范書本傳，綝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鄭，何也？綝曰：昔孫叔敖敕其子，受封必求磽确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鄭亭厚矣。上從之，封為定陵新安鄉侯，食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

丁鴻

丁鴻，字孝公，（案）鴻，綝長子，孝公，文選注作字季公。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為郡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父綝從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書不報，既葬，乃挂冠經於冢廬而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哈，皇天祖禰，並不佑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而上疾狀，頗辭爵章，不報，迫於當封，誠自放，鴻初與大江人鮑騭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騭過於東海，陽狂不識騭，騭乃止而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愴垂涕歎息，乃還就國，兼射聲校尉，（案）范書本傳，明帝永平十三年，鴻以侍中兼此職，盧宗詔鴻與太宮

樸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衛士令賈逵等集議五經同異於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上親稱制臨決，上嗟歎鴻才，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賜錢二十萬，（案）上嗟歎鴻才以下數句，太平御覽作鴻以林論議明恪者稱之，歎美，時人號曰：殿中無雙丁孝公。元和二年，車駕東巡狩，鴻以少府從，上奏曰：臣聞古之帝王，統治天下，五載巡狩，至於岱宗，柴祭於天，望秩山川，協時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弘業，祀五帝於明堂，配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嘉澤降潤，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燎烟合，黃鵠翱翔，所謂神人以和答響之休符也，上善焉，三年，以廬江郡為六安國，徙封鴻為馬亭侯，日食，鴻為司徒，上疏曰：臣聞春秋日食三十六，而弒君三十六，變不空生，夫帝王不宜以重器假人，觀古及漢傾危之禍，靡不由世位擅寵之家，伏見大將軍，（案）此下有闕文。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璽書，受辜敕，不敢去，至數十日，背公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外附之臣，依託權門，諂諛以求容媚，宜蒙之，永元四年，兼衛尉，鴻薨，子湛嗣，湛卒，子浮嗣，浮卒，子夔嗣。

宣秉

宣秉，（案）范書本傳，秉字巨公，遼東襄平人。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持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宣彪

宣彪，（案）彪，秉子，官至玄菟太守。

王丹

王丹，字仲回，京兆人也，資性清白，疾惡豪強，每歲農時，載酒肴，使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案）此句太平御覽作於田間候勤者與而勞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閭里有喪凶，輒度其資用，教之儉約，因為其制日定葬，其親喪不過留殯一月，其下以輕重差為，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厚，丹乃悵然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慚色，更始時，遵為大司馬護軍，出使匈奴，過辭於丹，丹曰：俱遭時反覆，推我二人為天地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之，鄧禹平三輔，徵之，丹上妻二千斛，禹高其節義，表丹領左馮翊，（案）范書本傳，丹以耆舊疾不視事免歸。司徒侯霸欲與丹定交，丹被徵，霸遣子昱候昱，遂過丹，拜於車下，丹答之，昱曰：家君欲與君投分，何以拜子孫耶？丹曰：君房有是言，王丹未許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喪，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初有薦士於丹者，丹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慚自絕，俄而丹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見之，謂曰：何量丹之薄，不為設席，食以間之，相待如故。

王良

王良，字仲子，東海人，少清高，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之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吏繩恢以事到

東海。遍候其家。而良妻布裙徒跣。曳柴從田中歸。恢曰。我司徒吏。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良以疾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慚。自後連徵輒稱疾。

申屠剛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性剛直中正。志節抗厲。當慕史鰌汲黯之爲人。涉獵書記。果於行義。元始中。舉賢良對策。書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己登龍不加其後。言甚切直。建武初。徵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咨睿多直言。無所屈撓。時隴蜀未平。上寄欲近出。剛諫。上不聽。剛以頭輒乘輿車輪。馬不得前。

郅惲

郅惲。字君章。汝南人也。上書諫王莽。令就臣位。莽大怒。即收繫惲。難即害。使黃門脅迫惲。令爲狂疾。恍惚不自知所言。惲曰。所言皆天文。非狂人所造作。惲與董子張友。子張父及叔父爲鄉里盛氏一時所害。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視惲歔欷不能言。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二父讎不復也。子張目瞋而已。惲即將各遮讎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見令以狀首。令應之運。趨出就獄。令跳追之不及。即自入獄謝之。拔刀自剸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不以死明心乎。惲遂出。汝南太守歐陽歙召惲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饗會。百里內皆齎牛酒到府飲讌。時臨饗禮畢。歙教曰。西部督郵蘇延天資忠直。不嚴而治。今爽衆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惲於下座愀然。前曰。案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朋黨搆姦。罔上害民。明府以惡爲善。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奉旣。歙色慙不知所爲。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鄭次都隱於弋陽山中。惲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惲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爲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尹乎。將爲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能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惲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爲郎。爲上東門候。光武嘗出夜還。詔開門。欲入。惲不納。上令從門間讀面。惲曰。火明燎遠。遂拒不開。明日。惲上書曰。昔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萬民爲憂。而陛下遠獵山林。以夜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誠小臣所竊憂也。由是上特重之。惲爲長沙太守。坐前守張禁多受還送千萬。以惲不推劾。故左遷芒長。芒守丞韓巽受大盜丁仲殺。阿擁之。加笞八百不死。入見惲。稱仲健。惲怒。以所杖鐵杖擿巽。巽出怨懟。遂殺仲。惲故坐免。

郭伋

郭伋。字細侯。河南人也。（案）范書本傳。以伋爲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郡得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並蒙福也。爲并州牧。前在州案有恩德。老小相攜道路。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送出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使別駕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留遲信。止於野亭。須期乃入。伋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

杜詩

杜詩。字君公。（案）范書本傳。詩河內汲人。建武元年爲侍御史。安集雒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殺暴民間。詩收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上召見。賜以榮戟。復使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爲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治清平。以誅暴立威信。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省。見功多。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人爲之語。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坐遣客爲弟報讎。被徵。會病卒。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國。賻絹七千匹。

孔奮

孔奮。字君魚。右扶風茂陵人。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奮素孝。供養至謹。時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放羨。市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姑臧四年。財物不增。惟老母極膳。妻子但菜食。或嘲奮曰。直脂膏中亦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詔書以奮在姑臧。治有絕迹。賜爵關內侯。爲武都丞。妻時在郡。爲隗囂餘黨所攻。殺太守。得奮妻子。奮追賊。賊推奮之子於軍前。奮年五十。惟有一子。不顧。遂擒賊而其子見屠。帝嘉其忠。遷武都太守。奮篤於骨肉。弟奇在雒陽爲諸生。分俸祿以供給其糧。用四時殺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

張堪

張堪。字君游。（案）范書本傳。堪南陽宛人。年六歲。受業長安。治梁丘易。才美而高。京師號曰聖童。堪守蜀郡。（案）范書本傳。不載堪爲守。公孫述遣輕之。堪有同心之士三千人。相謂曰。張君發我曹。爲今日也。乃選擇水軍三百人。斬竹爲筏。渡水。冢免難。堪與吳漢并力討公孫述。遂破蜀。漢先遣堪入成都。鎮撫吏民。時述珍寶珠玉。委積無數。堪錄簿上官。秋毫無取。堪去蜀郡。乘折幰車。白布被裳。爲漁陽太守。有惠政。開治稻田八千餘頃。教民種作。百姓以殷富。童謠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光武詔曰。平陽城李吉稱故令范遷於張堪。（案）此句疑有脫漢。令人面熱出汗。其賜堪家新繒百匹。以表廉吏。

衛颯

衛颯。（案）范書本傳。颯字子產。河南緱氏人。爲桂陽太守。鑿山通路。列亭置驛。視事十年。徵還。颯到。即引見。賜食於前。從吏二人。賜冠幘錢人五千。

夾充

夾充。字子河。（案）鄉道元水經注作字子何。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充到前亭。幗舍車持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一馬兩車。夾子河。充爲桂陽太守。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枲頭繞著衣。民愚蹙。少蠶。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送出

履溫綬。元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然火燎之。春溫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絲履。皆充之化也。

任延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更始拜爲會稽西都都尉。時年十九。迎吏見其少。皆慢。及到。澄泊無爲。下車遣吏以中牢具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禮之。乃聘請高行俊乂。如蓋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俸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醫飯之。崇禮養善如此。建武初。延上書言。臣贊拜不由王庭。願收骸骨。詔書徵延。民樂侍車。穀涕泣。除睢陽令。每至歲時伏臘。延輒休遣繫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於門外。百姓悅之。爲武威太守。河西舊少雨澤。延乃爲鑿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益。

董宣

董宣。（案）范書本傳。宣字少平。陳留臨平人。爲洛陽令。擊搏豪彊。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官。詔遣使臨視。惟布被覆尸。妻子對哭。家無餘財。上歎曰。董宣死。乃知貧耳。

樊曄

樊曄。字仲華。（案）范書本傳。曄。南陽新野人。曄與世祖有舊。世祖嘗於新野坐文書事被拘。時曄爲市吏。饋餌一笥。上德之。建武初。拜爲河東都尉。臨發之宜。引見雲臺。賜御食衣被。上謂曄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曰。小臣蒙恩。特見拔擢。陛下不忘往舊。臣得竭死自効。曄爲天水郡。其政嚴猛。奸申韓之術。不假下以權。道路不敢相盜。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光祖提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棄衣裝道旁。曰以付樊公。後還。其物如故。涼州爲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樊府赤。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殺。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李章

李章。（案）范書本傳。章字郭公。河內懷人。爲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溢。徵下獄免。

馮駿

長沙中尉馮駿。將兵詣岑彭。彭奢拜駿爲威虜將軍。

鄧讓

鄧讓夫人。光烈皇后姊也。

東觀漢記卷十六

列傳十一

班彪

班彪。（案）范書本傳。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避地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相敬愛。接以師友之道。

班固

班固。（案）固。彪子。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舉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時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記。詔下京兆收繫。固弟超詣闕上書。具陳固不敢妄作。但續父所記。述漢事。徵固詣校書。除蘭臺令史。遷爲郎。典校秘書。令卒前所續史記。固數入讀書禁中。每行巡狩。輒獻賦頌。

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安陵人。徐令彪之子也。爲人大志。不修小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持公羊春秋。多所寬恕。家貧。恒爲官傭寫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納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超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爾。

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永平中。竇固擊匈奴。超以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固又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鄯善王廣禮敬甚備。後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但廣志意薄乎。此必有匈奴使來也。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安在。侍胡具服。超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酒酣。激怒曰。不探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驚怖。可殄盡。鄯善破膽。功成事立也。衆曰。善。遂將吏士往奔虜營。超手格殺三人。斬得匈奴使屋類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鄯善一國驚怖。竟固長上超功。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詔問曰。更若班超。何故不遣而選乎。今以超爲假司馬。令遂前功。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得本所從三十餘人。足以備有餘。多益爲重累。超至西域。于闐王廣德禮意甚疎。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向漢。漢使有駿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就超請馬。超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送廣德。因辭謝之。超曰。臣乘聖漢威神。出萬死之志。冀立鋒刃一割之用。（案）范書本傳。章帝建初三年。超既服疏勒于闐。欲因此匡平西國。乃上疏請兵。此其疏中語。前後文闕。）建初八年。稱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賁戰。超討焉耆。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迎。超賜而還。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渡。超定西域五十餘國。乃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戶千封超爲定遠侯。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常恐年衰。奄忽塵仆。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安息遣使獻大鳥師子。超遣子勇隨入塞。超爲都護。以任尚代超。尚謂超曰。君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禁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陽爲簡。而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在西域三十一歲。還洛陽。拜射聲校尉。

班始

班始。（案）始。超子雄子。尚陰城公主。名賢得。（案）賢得。司馬彪五行志作賢樂得。

鄭興

鄭興。（案）范書本傳。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從博士金子嚴爲左氏春秋。

鄭衆

鄭衆。字仲師。（案）衆。興子。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因虎賁中郎將梁松請衆。欲爲通籍。還練帛。衆悉不受。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義。漢有舊防。諸王不宜通客。松風以長者難逆。不可不慮。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盧江獻鼎。有詔召衆。衆辭齊桓公之鼎在柏寢臺。見何書。春秋左氏有鼎事。衆對狀。除郎中。永平中。北匈奴遣使求和親。上遣衆持節使匈奴。衆素剛烈。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復遣衆使北匈奴。衆因上書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

怒。放兵圍臣。今臣銜命。必見陵折。臣恐不忍將大漢節。對匈奴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上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後果爲匈奴所殺。（案）范書本傳。衆在路逆上書。詔迎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後爲軍司馬。仕至大司農。此文疑誤。

范升

范升。（案）范書本傳。升字辨卿。代郡人。遷博士。每有大疑。輒見訪問。

陳元

陳元。（案）范書本傳。元字上疏曰。抉瑕摘釁。掩其弘美。（案）范書本傳。元習左氏春秋。建武初。議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不宜立。元上疏辯之。此其疏語。前後文闕。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毀訾。故中道而廢。

桓榮

桓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本齊桓公後。桓公作伯。文應用其益。立族命氏焉。榮少勤學。講論不怠。治歐陽尚書。事九江朱文剛。爲梅師道。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拜議郎。授皇太子經。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卿幾晚。歐陽尚書博士缺。上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畢弘。帝曰。命往汝諧。因拜榮爲博士。引閎爲議郎。（案）范書本傳。引閎弘俱爲議郎。（案）范書本傳。榮以太子經學成舉。上疏歸道。故太子報書。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毀訾。故中道而廢。

桓郁

桓榮卒。子郁當襲爵。讓於兄子。（案）范書本傳。郁字顯宗。仲恩。郁兄子名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上以郁先師子有禮。甚見親厚。郁以永平十四年爲議郎。遷侍中。上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上謂郁曰。卿經及先師致復文。雅。其冬上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復令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爲

孔子卿爲子夏。起子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兒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勞力教之。有起者卽白之。皇太子賜郁鞍馬刀劍。郁乃上疏。皇太子曰。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今古。謙光悲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惶懼。誠思自竭愚。以爲太子上當合聖心。下當卓絕於衆。宜思遠慮以光朝廷。永元二年。西謁園陵。郁兼羽林中郎將。上賜馬二匹。并鞍勒防汗。

桓焉

桓焉。（案）焉郁第三子。范書本傳。焉字季叔。元。爲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賜牛酒。奪服。卽拜光祿大夫。遷太常。

桓榮

桓榮。（案）榮焉弟。良子。范書本傳。榮字始榮。父良。龍舒侯相。榮貞亮之性。著乎幼沖。學覽六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施友朋。泰於待賢。狹於養己。常著大布纏袍。糲食蠶餐。除陳留已吾長。旬月間。遷河內汲令。

桓典

桓典。字公雅。（案）典。榮仲子。嚴子。舉孝廉。爲郎中。居無幾。相王吉以罪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爲立祠堂。薦禮而去。爲御史。是時宦者執政。典無迴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桓礱

桓礱。（案）礱。榮子。范書本傳作曄。一名晶。字文林。尤修志介。一餐不受于人。不應辟命。初平中。天下亂。礱到吳郡。刺史劉繇振給殺食衣服所乏者。悉不受。後東適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薛離意舍。太守王朗餉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留。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漏。移居揚州從屈豫室中。中庭橘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籠樹四面。風吹落雨實。以繩繫著樹枝。每嘗危亡之急。其志彌固。賓客從者。皆肅其行也。

張佚

建武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意。皆言太子貴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上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爲太子太傅。

桓譚

桓譚。字君山。沛人。少好學。徧治五經。能文。有絕才。而喜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詆。哀平間。位不過郎。光武卽位。拜議郎。譚上書曰。富商大賈。多收田貨。中家子爲之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伏。譬若臣僕。坐而分利。又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紈綺紬。雜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爲下樹奢媒而益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暴化。宜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矯稱孔子爲讖記。以誤人主。（案）范書本傳。時帝方信讖。譚上疏爭之。此二句卽疏中指斥讖記語。兩後文圖。譚譏論圖讖。有詔會議靈臺所處。上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讖。上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上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爲六安郡丞。之官。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譚著書言當世行事。號曰新論。光武讀之。歎言卷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惟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章帝元和中。行巡狩至沛。令使者祠譚家。鄉里甚榮之。

劉昆

劉昆。字桓公。（案）范書本傳。昆陳留東昏人。少治施氏易。爲志經學。教授弟子。常五百餘人。每春秋享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刻俎豆。爲光祿勳。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人經。昆老退位。以二千石祿終其身。

劉軼

劉軼。字君文。（案）軼。昆子。永平中。以中庶子入侍講。

注丹

注丹。字子玉。（案）范書本傳。丹南陽育陽人。世傳孟氏易。作通論七篇。世重之。號注君通論。

戴憑

戴憑。字次仲。（案）范書本傳。憑汝南平輿人。爲郎中。數進見。問得失。上謂憑曰。侍中當匡輔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屑受之愬。遂至禁錮。世以是爲嚴。上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詔引見。憑謝曰。臣無審察之節。而有狂戇之言。不能以尸伏諫。愈生苟活。誠愚聖朝。上卽敕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上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牟長

牟長。字君高。（案）范書本傳。長樂安陽淳人。少篤學。治歐陽尚書。諸生著錄。前後萬人。建武十四年。徵爲中散大夫。拜少府。詔曰。少府大儲。不失法度。其見優如此。

尹敏

尹敏。字幼季。（案）范書本傳。敏南陽堵陽人。拜郎中。辟大司空府。上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盧。盧素有名字。與敏善。過候。敏坐繫免官。出乃歎曰。痞學之徒。眞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遇斯禍也。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與談。當日旰忘食。壹卽至暝。夜則達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昆爲陶陶

高胡

高胡，字李回，（案）范書本傳，胡平陵人，以儒學徵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稱。

丁恭

上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縣各有差。博士丁恭等，（案）范書本傳，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乃遣謁者即授印綬。

甄宇

甄宇，字長文，北海人。治嚴氏春秋，持學精微，以白衣教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爲青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賜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鉤，宇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詔問瘦羊類博士，京師因以稱之。拜太子少傅，清淨少欲，常慕老氏知足之分也。宇傳子晉，晉傳子承，周澤董碩平叔叔子軼，並以儒學拜議郎也。

張玄

張玄，字君夏，（案）范書本傳，玄，河內河陽人，欲專意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忽然如不飢渴，爲博士，其學兼通數家。

李躬

三老常山李躬，年耆學明，以二千石俸養終身。（案）此明帝永平二年詔文，躬，范書無傳。

蘇竟

蘇竟，（案）范書本傳，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與劉歆兄子巷書曰：前世以磨研編簡之才，與楊師公從事出入，蓋欲於弊時（案）范書本傳作走，昔以磨研編簡之才，與楊師公從事出入，蓋欲於弊時爲國師，此文國右史公，即國師公之誤，末者懶視也四字當是後人妄增。

丁邯

丁邯，（案）邯，范書不載，司馬書劉昭注引謝承後三輔決錄注云：邯字叔春，京兆陽陵人。高節正直不撓，舉爲孝廉。

溫序

溫序，字次房，（案）范書本傳，序，太原祁人，爲護羌校尉，行部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切，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擊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曰：此義士也，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污土。遂伏劍而死。

周嘉

周嘉，（案）范書本傳，嘉字文，汝南安城人，仕郡爲主簿。王莽末，綠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爲流矢所中，賊圍繞數十重，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爲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耶，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綠賊於是相視曰：此義士也，給車馬遣送之，爲客陵太守，視事七年卒，客陵頌其遺愛，吏民

爲立祠焉。

劉茂

劉茂，字子衛，（案）范書本傳，茂太原晉陽人，爲郡門下掾，赤眉攻太原，茂負太守孫福踰牆出，藏城西門下空穴中，搜殺給福及妻子百餘日，福表爲議郎。

索盧放

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署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斬，放前對曰：今天下苦王氏之虐政，戴仰漢德，傳車所過，未聞恩澤，而斬郡守，恐天下惶懼，各自疑也，使有功，不如使有過，遂解衣而前，願代太守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朱勃

朱勃，字叔陽，扶風平陵人，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馬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嫻雅，援異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遠成，狩蓋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勃未二十，有扶風請試守湖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卒自親，及援過隴，惟勃能終焉。勃上書理援曰：車駕討隗囂，囂彌路城，脅長殺吏，惟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饑餓，衣屨啖尋，寄命漏刻，援謀如涌泉，勢如轉規，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飛鳥時銜，馬慙觸虎，物類相生，亦無不有，卓帝下詔曰：告平陵令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徭土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恤孤弱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縣見殺二千石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

樊顯

上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裳而已，上聞歎息，以顯陳堪行有效，即除漁陽令。（案）范書張堪傳，作拜顯爲魚復長。

楊正

楊正爲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城賈胡共起帷帳設祭，尹車過帳，賈乘車令拜，尹疑止車，正在前導，曰：禮天子不食支庶，況夷乎，赦壞祭乃去。

崔篆

崔篆，涿郡安平人，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陣不訪儒士，此舉奚至哉，遂投劾歸，爲建新大尹，篆歎曰：吾生值淫彝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乃單車到官，稱疾三年，不視事，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割不中，乃陷民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乎，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

頌諫曰。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遂曰。邦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賠二千人。蓋所願也。遂辭疾去。

崔駰

竇憲爲車騎將軍。辟崔駰爲掾。（案）駰。彪孫。范書本傳。駰字亭伯。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惟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征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駰高第。出爲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於家。

崔瑗

崔瑗。（案）瑗。駰子。范書本傳。瑗字子玉。愛士好賓客。盛修殽饌。殫極滋味。不問餘產。

崔寔

崔寔。（案）寔。瑗子。范書本傳。寔字子眞。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桑。而民不知紡績。民多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勸種麻。命工伐木作機紡車。教民紡績。

倪萌

倪萌。字子明。齊國臨淄人。仁孝敦篤。不好榮貴。常勤身田農。遭歲倉卒。兵革並起。人民餓餓相啖。與兄俱出城採蔬。爲赤眉賊所得。欲殺煞之。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不如萌肥健。願代兄。賊義而不煞。命歸求豆來贖兄。萌歸不能得豆。復自縛詣賊。賊遂放之。

古初

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會火滅。以爲孝感所致云。

王琳

汝南王琳。字巨尉。十餘歲。喪親。遭大亂。百姓奔迸。惟琳兄弟獨守冢廬。弟季出遇赤眉賊。將爲餔。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

蔡順

蔡順。字君仲。汝南人。至孝。王莽亂。人相食。順取桑椹。赤黑異器。賊問所以。云黑與母。赤自食。賊異之。遺鹽二斗。受而不食。

李業

公孫述欲徵李業。（案）范書本傳。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業固不起。乃遣人持鴆。不起便賜藥。業乃飲鴆而死。

逢萌

逢萌。字子慶。北海人。少有大節。志意抗厲。家貧給事爲縣亭長。尉過。迎拜問事。微久尉去。舉笏擿地。歎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耶。遂去學問。王莽居攝。子字諫莽。而莽殺之。萌謂其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

人。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蒲器。哭於市曰。辛乎辛乎。遂將藏不見。懲琅邪之勞山。非禮不動。聚落化之。北海太守遣使奉謁。萌不答。太守遣吏捕之。民相率以石擲吏。皆流血奔走。萌被徵上道。迷不知東西。云朝所徵我者。爲聰明睿智。有益於政。方面不知。安能濟政。即駕而歸。

王霸

王霸。（案）范書本傳。霸字君仲。太原廣武人。建武初。連徵不至。安貧賤。居茅屋蓬戶。蔡蕾不厭。然樂道不息。以壽終。

嚴光

嚴光。字子陵。（案）范書本傳。光一名遵。會稽餘姚人。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恬靜養神。弗役於物。與周黨相友。黨每過貢。共啜菽飲水。撫葵茹藿。黨嘗遺貢生麻。貢歎曰。我欲省煩耳。受而不食。司徒侯霸辟貢。到與相見。勞問之下。不及政事。貢曰。被明公辟。且喜且懼。及奉見明公。喜懼皆去。所望明公閭閻。何以爲政。美俗成化。以貢爲不足耶。不當辟也。如以爲任用。而不使臣之。則爲失人。是以喜懼皆去。便辭而出。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錢買肉。日買一片豬肝。屠或不肯。爲斷。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豬肝。屠者或不肯與。令出敕市吏。後買輒得。貢怪問其子。道狀如此。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沛。

周黨

周黨。字伯況。太原人。鄉佐發黨循道。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復讎之義。輒請下辭歸。到與鄉佐相聞期鬬日。鄉佐多從兵。往使鄉佐先拔刀。然後與相擊。鄉佐服其義勇。建武中徵。黨著短布單衣。裘皮幨頭。待見。尚書欲令更服。黨曰。朝廷本以是故徵之。安可復更。遂以見自陳願守所志。上聽之。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使者三到。乃肯就車。脫衣解履。升於華殿。陛見帝廷。候望傲慢。遂巡進退。臣願與並論雲臺之下。

井丹

井丹。字大春。（案）范書本傳。丹扶風郿人。通五經。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耿嵩

耿嵩。字文都。鉅鹿人。履清高之節。毗蓋介然。特立不隨於俗。鄉黨大人。莫不敬異之。王莽敗。賊盜起。宗族在兵中。穀食貴。人民相食。宗家數百人。升合分糧。時嵩年十二三。宗人少長咸其推之。主稟給。莫不稱平。

東觀漢記卷十七

列傳十二

虞延

虞延，字子大，陳留人，爲郡功曹，世祖聞而奇之。建武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爲郡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瞻拜可觀，其園陵樹蘖，皆識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敕延從駕還雒，還經封丘城門下，不不容羽蓋，上怒，使捷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爲罪在督郵，上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貸御史罪，賜延錢及帶劍佩刀，還郡，永平初，守新野功曹，鄧寅（案）范書本傳作鄧晨，以外戚小侯，每預朝會，而容止趨步，有出于衆，上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以寅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上乃詔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拜郎中，遷玄武司馬，寅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乃嘆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寅聞慙而退。

郭丹

郭丹，字少卿，南陽人，累世千石，父稚爲丹買田宅居業，丹從師長安，從宛人陳洮買符入函谷關，既入關，封符乞人，乃慨然而歎曰，丹不乘使者車，不出此關，既至京師，常爲都講，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爲

諫議大夫，持節便歸南陽，安集受降，自去家十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軍悉歸，上皆賜封侯，丹無所歸節，傳以敝布纏裹節，晝伏夜行，求渴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爲郡功曹，爲際亞程胡、翟敞自代，太守杜詩曰，古者卿士讓位，今功曹稽古含經，可謂至德，編署黃堂，以爲後法，丹師事公孫昌，敬重常待，重編，席顯冀之，爲司徒，在朝名清廉公正，永平五年薨，詔問丹家，時宗正劉匡對曰，郭丹爲三公，典牧州郡，田畝不增。

周澤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少修高節，欣介特立，好學問，治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隱居山野，不汲汲于時俗，建武十六年，辟大司馬府，署祭酒，爲昆池令，奉公克己，妻子自親釜甑，拜太常，果敢直言，數有據爭，朝廷嘉其清廉，北地太守廖信貪汚下獄，詔以信田宅奴婢錢財，賜廉吏太常周澤。

乍融

乍融，字子優，（案）范書本傳，融北海安丘人，遷大司農，性明達，居職修治，又善論議，朝廷稱爲名卿，帝數嗟嘆，以爲才堪宰相。

孫堪

孫堪（案）范書本傳，堪字子興，河南緱氏人，爲光祿勳，以清廉見稱，與周澤相類。

魏應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拜五官中郎將，諸儒于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

劉般

劉般，字伯興，彭城人，代名忠孝，兼屯騎校尉，（案）范書本傳，永平十年，徵般行執金吾事，明年，兼此職，時五校尉官顯職閒，府寺寬敞，與服光麗，伎巧並給，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爲太僕在朝，竭忠盡節，建初元年，拜爲宗正，憂勤國事，夙夜不怠，數納嘉謀。

劉愷

劉愷，字伯豫，（案）愷般長子，以當襲父般爵，封居巢侯，讓與其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國，上美其義，特優嘉之，愷猶不出，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和帝納之，下詔曰，放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父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遯亡七年，所守彌固，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蠲憲嗣爵，乃徵愷拜爲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

郭賀

郭賀，字喬卿，洛陽人，爲荊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厥德文明，治有殊政，顯宗巡狩，賜以三公之服，敝冕之旅，

吳良字大德，齊國人。習大夏侯尚書，爲郡議曹掾，歲旦，與掾吏人賀門下掾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人民饑餓，不聞雞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闢，倉庫滿，盜賊滅，且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雅詩，掾吏皆稱萬歲。良時跪曰：門下掾詔俊，明府勿受其態。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不能家給人足。今良曹掾尚無袴，事爲家給人足耶？望曰：議曹脩竄，自無袴，寒足爲不家給人足耶？太守斂容而止曰：此生言是，遂不舉觴。賜良魚百枚，轉良爲功曹。良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東平王蒼辟爲西曹掾，數諫，蒼多善策，蒼上裘薦良，上以章示公卿曰：前見良頗敢皎然，衣冠甚偉，求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即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爲議郎，遷司徒長史，以清白方正稱。

劉平

劉平，字公子，楚郡人。（案）范書本傳，平本名賜，顯宗後改爲平。以仁孝著聞。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忽然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抱仲遺腹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爲餘賊所得，將烹之，叩頭曰：今且爲老母求菜，老母饑少氣，待歸爲命，願得歸飯母畢，還就死。因泣，賊哀而遣之。平還食母訖，因白曰：願與賊期，義不可負，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今乃見之。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平既免，乃撫莢得三升豆，以謝賊恩。永平三年爲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鄭恭等。

承宮

承宮，（案）范書本傳，宮字少子。琅邪姑幕人。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豬，鄉里徐子盛明春秋經，授豬生數百人，宮過其廬下，見諸生講誦，好之，因忘其豬而聽經，豬主怪其不還，行求索，見生欲笞之，門下生共禁乃止，因留精舍門下，樵薪執苦，數十年間，遂通其經，還王莽篡位，天下擾亂，盜賊并起，遂避世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蓽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與而去，由是顯名。永平中，徵爲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諫，論議切直，名播匈奴，時單于遣使求欲得見宮，詔敕宮自整飭，對曰：彼徒炫名，非實識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長大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鍾離意

鍾離意，（案）范書本傳，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多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上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于用心，誠良吏也。意在臺邑爲畿，愛利輕刑，慎罰撫循，百姓如赤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奉錢，帥人作屋，人齎茅竹，或持材木，爭赴趨作，決日而成，功作既畢，爲解土祝曰：（案）解土祝，御覽作民上太平興功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祟，令自當之。人皆大悅。顯宗時，意爲尚書，交趾太守坐贓千金，徵還伏法，詔以其贖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上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惡盜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于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

贓穢之物，誠不敢拜受。上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詔賜降人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上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笞皆在臣，臣當先笞，乃解衣就格。上意乃解。上欲起北宮，意上書諫，出爲魯相，後起德陽殿，殿成，百官大會，上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不得成此殿。

宋均

宋均，字叔庠，（案）范書本傳，均南陽安衆人。爲九江太守，有兩山，名曰唐后，山有神祠，衆至共爲嫁娶，皆取百姓男女，不復娶娶巫家女。百姓患之，長吏莫敢改之，均乃移書曰：自今已去，當爲山娶巫家女，其後乃絕。建武中，山陽楚郡多蝗，蝗南到九江，輒東西別去，由是名稱。永平七年，徵爲尚書令，忠正直言，數納策謀，每駁議，未嘗不合上意。

朱酺

朱酺，（案）范書本傳，酺作輔。梁國睢陵人。明帝時，爲益州刺史，移書屬郡，喻以聖德，白狼王等百餘國重譯來庭，歌詩三章，酺獻上。

韓陽鴻

韓陽鴻，字孟孫，中山人。爲世名儒。永平中，拜少府。

楊政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俱名善說經書。京師號曰：說經鏗鏗楊子行，論難儒儒祁聖元。政師事博士范升，建武中，升爲太常丞，爲去婁所誣告，坐事繫獄，當伏重罪，政以車駕出時，伏道邊，抱升子持車叩頭，武騎虎賁恐驚馬，引弓射之不去，施頭以載叉，政傷胸前，政涕泣求哀，上卽尺一出升，政徑過揚虛侯馬武，武稱疾見政，對几據牀，欲令政拜牀下，政入戶前排武，徑上牀坐武帳，言語不擇，因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臣，不思求賢報國，而驕天下英俊，今日搖動者刀入脅，左右大驚，以爲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信陽侯至，責數武，令爲朋友，其果勇敢折，皆此類也。

薛漢

薛漢，字子公，（案）范書本傳作字公子。淮陽人，才高名遠，兼通書傳，無不照覽，道術尤精，教授常數百弟子，自遠方至者，著籍錄。

郁恁

郁恁，字君大，鴈門人也。（案）郁恁，范書屬黃瑤傳，瑤及文選李善注並作郁恁，瑤居教授，東平憲王蒼爲驃騎，開東閤延賢士，辟恁，署爲祭酒，敬禮焉。後朝會，明帝識之曰：先帝微君不來，驃騎辟君而來，何也？恁曰：先君乘德以惠下，臣可以禮進退，驃騎執法御臣，臣懼法而至。（案）此四句，文選李善注作先帝未識，臣下，臣故不敢不來，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來。月餘，遂去官。

徐匡

永平中，車駕出，信陽侯陰就干突車騎，當籍，車府令齊國徐匡鉤就車，收御者送獄。詔書讓匡，匡自繫獄。吳良上言：信陽侯驕慢，干突車騎，大不敬，無人臣禮，匡執法守正而下獄，恐政化由是而壞。詔出匡，左遷郎丘長。（案）范書吳良傳：帝雖敕匡，猶左轉良爲郎丘長，則左遷者吳良，非匡也。此文疑誤。

張重

張重，日南計吏，形容短小。明帝問云：何郡小吏？對曰：臣日南計吏，非小吏也。

姜詩

姜詩，字士遊，廣漢雒人也。遭值年荒，與婦備作漆母。詩性至孝，母好飲江水，令兒常取水。溺死，夫婦痛，恐母知，詐曰行學，藏歲作衣，投於江中，俄而涌泉出舍側，味如江水，日生鯉一雙。賊經詩里，不敢驚孝子。（案）太平御覽作赤眉賊經其里落，東兵安步，云不可驚孝子，致米肉，詩埋之，後吏謂詩，詩掘示之。

趙孝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父爲田禾將軍，孝爲郎，歸告，每往來，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來，過直上鄉亭，但稱書生，寄止於亭門塾，亭長難之，告有貴客過，灑掃不欲穢汚地，良久乃聽止。吏因問曰：田禾將軍子從長安來，何時發，幾日至？孝曰：尋到矣。時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爲賊所得，孝聞，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饑羸瘦，不如孝肥，賊并放之。建武初，天下新定，穀食尚少，孝得穀，炊將熟，令弟禮夫妻俱出外，孝夫妻共蔬食，比禮夫妻歸，即曰：我已食訖，以穀飯獨與之，積久，禮心怪，疑，後掩伺見之，亦不肯食，遂共蔬食。兄弟怡怡。（案）東觀南北堂書鈔作孝得穀，炊將熟，時弟他出，至暮始回，孝許之，同飯，難疏食，而棄兄弟怡怡，與此異。鄉里歸德，孝辟太尉府，顯宗聞其行，官至長樂衛尉，弟禮爲御史中丞。帝嘉其篤行，詔異之，詔禮十日就長樂衛尉府太官，送供具，相對盡歡，數年，禮卒，令孝從官屬送喪歸也。

魏譚

魏譚，字少回，琅邪人，王莽末，政亂，盜賊起，人民相食，譚爲賊所得，等輩數十皆縛束，當稍就噉，見譚貌醜，敕獨放令主炊爨。有賊長公袁譚謂曰：汝曹皆當以次死，袁縱汝，急從此去，譚不肯去，叩頭曰：我皆爲諸君主炊爨，食餘肉肌香，餘皆棄食，羸瘦，肉腥臊，不可食，願先等輩死。長公義之，即相謂此兒有義，可袁縱也。賊遂皆放之，數十人皆得脫。譚有一孤兄子，年一二歲，常自養親，遭饑饉，分升合以相存活。譚時有一女，生裁數月，念無穀食，終不能兩全，棄其女，養活兄子，州郡高其義。

李善

李善，字次孫，南陽人，本同縣李元者頭，建武中疫病，元家相繼死沒，惟孤兒繈始生數旬，而有賢婦千萬，諸奴私共計議，欲謀殺繈分財產，善乃濟負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活，繈後抱不之，不

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繈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于長吏，悉收殺之，時繈離童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

東觀漢記卷十八

列傳十三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修行清白，王莽末，盜賊起，時米石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兄下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倫步擔往候鮮于褒，留十餘日，將倫上堂，令妻子出，相對以膳託焉，倫自度仕宦牢落，遂將家屬客河東，變易姓名，自稱王伯齊，書與奴載鹽，北至太原販賣，每所至客舍，去輒爲糞除，道上號曰道士。開門請求，不復責舍宿直，京兆尹閻興召倫爲主簿，時長安市未有秩，又鑄錢官姦宄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興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其後小民爭訟，皆云第五掾所平市無姦枉欺詐之巧，倫每見光武詔書，常歎曰：此聖主也，當何由一得見決矣。等輩笑之，曰：汝三皇時人也，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主耶？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案）范書本傳李賢注引華嶠書曰：倫歷代歸于褒，爲馮翊，多非法，倫數切諫，延恨之，故滯不得事，將州將閻延也。諸王當歸國，詔書選三署郎補王家長吏，徐倫爲淮陽王醫工長，時號除者多，緩盡便假印，倫請於王，王賜之綬，嘗見上，曰：聞卿爲吏，捐妻父，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臣生遭饑饉，米石萬錢，不敢妄過人飯。曰：聞卿爲市掾，有人遺卿母一筍餅，卿知從

外來，奪之，母遂擇日餅出之，有諸對曰，實無此乘人以臣愚蔽，故爲此言也。倫性節儉，作會稽郡，遷爲二千石，臥布被，自養馬，妻炊爨，俸祿常取赤米，與小吏受等，財留一月俸，餘皆賑給親戚鄉里，民饑寒者，爲事徵百姓，雖輒扣馬呼曰，（案）太平御覽小初代對，百發百中，姓，疑小吏府門，參車扣馬，呼曰，舍我何之，倫密委去，百姓聞之，乘船追之，交錯水中，其得民心如此。倫免官歸田里，不交通人物，躬與奴共發棘田種麥，倫爲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依違，諸子諫止，輒叱之，每上封，自作草，不復示掾吏，或民奏記言便宜，便上封，去年伏誅者，刺史一人，太守三人，被死罪二人，凡六人。（案）范書本傳，倫爲三公，當帝屬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去年以下，乃其故中遷近事，論前後文國

桓虞

桓虞，字伯春，（案）范書本傳，春作春，紀李賢注作字仲春，萬，翊萬年人，遷尚書僕射，據法斷事，周密平正，以爲能，擢爲南陽太守。

鄧彪

鄧彪，字智伯，南陽人也。父郃，世祖中興從征伐，以功封鄳侯，彪少修孝行，厲志清高，與東郡宗武伯翟敬伯陳授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稱南陽五伯，彪以嫡長爲世子，郃薨，彪當嗣爵，讓國與異母弟鳳，明帝高其節，詔徵聰許鳳襲爵，彪仕州郡爲太尉，在位清白，以廉讓率下，爲百僚式，祝事四年，以疾乞骸骨，賜策罷，賜錢三十萬，所在以二千石俸終其身。

鄭弘

會稽鄭弘，字巨君，爲鄮縣令，魯春雨霜，鄮縣獨無災，爲太尉，以日食免。

袁安

袁安，（案）范書本傳，字邵公，汝南汝陽人，爲河南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嘗以贓罪鞫人，常歎曰，凡士之學，高欲望宰相，下及牧守，銅人於聖代，尹不忍爲也，和帝始加元服，太后詔安爲賓，賜東帛乘馬，安爲司徒，每朝會，憂念王室，未嘗不流涕。

朱暉

朱暉，字文季，南陽人，暉之先，宋微子之後也，以國氏姓，周衰，諸侯滅宋，奔陽易，姓爲朱，後徙于宛，暉外祖父孔休，以德行稱於代，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道遇羣賊，賊操弓矛，欲裸奪婦女衣服，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義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舍之，爲郡督郵，太守阮況當嫁女，欲買暉婢，暉不敢與，及況卒，暉送其家金三斤，人問其故，暉曰，前不與婢者，恐以財汚府君，今重送，欲明己心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辟暉爲掾，正月旦，將軍當奉璧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爲少府，吏甚慢，求不可得，暉遙見就主簿持璧，謂曰，我素聞璧，未嘗見，借觀之，主簿授暉，暉授令史，主簿遽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求之，蒼從朝，謂暉曰，掾自視孰與蘭相如，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概，有所拔用，皆厲行之士，表善黜惡，抑強絕邪，歲常舉熟，吏民愛而愛之，爲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疫，鄰郡人多乘牛入界，暉爲守數年，坐考長吏囚死獄中，州奏免官，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舉手不敢答，堪後仕爲漁陽太守，暉自爲臨淮太守，絕相聞，見堪後物故，南陽饑，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苦，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爲常。

韋彪

韋彪，（案）范書本傳，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案）范書本傳，時暉舉者百郡國，其舉牟津功次，皆在州郡，諸下公卿朝臣，疑此蓋彪關中語，范書節去。

韋豹

韋豹，（案）豹彪族子，字季明，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辟之，謂曰，卿輕人好去就，故尚位不踰，今歲垂盡，當辟，御史意在相薦，子其留乎，豹曰，夫馬齒衰，豈敢久待，論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跳而起，愷追之，遂去不顧。

郭躬

郭躬，（案）范書本傳，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家世掌法，務在寬平，章和元年，敕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伏惟天恩莫不蕩，若死罪以下，並蒙更生，而亡命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于邊，上善之，即下詔敕焉。

鄭均

鄭均，字仲虞，任城人也，治尚書，好黃老，淡泊無欲，清靜自守，不事游宦，兄仲爲縣游徼，頗受禮遇，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出作，歲餘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語，遂爲廉潔，稱清白吏，均好義篤實，失兄事寡嫂，恩禮敦至，養孤兒兒子甚篤，已冠娶，出令別居並門，且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後隨錢祿賑給之，均屢辟不詣公車，特徵拜侍御史，月餘遷尚書，肅宗敬重之，後以病告歸，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苦，賜以冠幘錢布，元和元年，與毛義各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敕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爲白衣尚書。

王扶

王扶，（案）范書本傳，扶字仲通，樂浪遂城人，治援儀，賜山海經河渠書，建初八年，扶爲廬江太守，乃教民植麻桑而養蠶。

廉范

廉范，字叔度，京兆人也，祖父客死蜀漢，范年十五，與客步負喪歸，至葭萌，船觸石破沒，范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僅免於死，太守張穆持筒中布數篋與范，范曰，石生堅，蒲生香，蒲後相違，不忍行

也。遂不受。爲雲中太守。始到。烽火日通。故事廣出度五千人。乃移書旁郡求助。吏白。今廣兵度出五千。請移檄。范不聽。遂選精兵自將出。至近縣。令老羸城守而追之。爲蜀郡太守。成都邑宇偪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而更相隱蔽。燒者日日相屬。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百姓爲便。民歌之曰。廉叔度。來何遲。不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五袴。百姓皆喜。家得其願。時生子皆以廉名者千數。章和二年。帝崩。范奔赴敬陵。還入城。見道中有諸生乘小車。馬顛死泥中。諸生立旁不能自進。時范問爲誰所從來。生白。廬江太守掾嚴麟。爲太守奉章來弔。范惻然。令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緣路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賜人窮。今奔國喪。當是時。麟亦索問范名以爲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

王阜

王阜。（案）阜。范書作逸。附見南蠻西南夷傳。字世公。蜀郡人。少好經學。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少不見聽。後阜竊書誦盡日。辭欲之犍爲定生學經。攜餱二千布兩端去。母追求到武陽北男謁舍家。得阜將還。後歲餘。白父外曰。今我出學。仕宦儻至到今。母乘跛馬車。昇憐其言。聽之。定所受韓詩。年七十。爲食侍謀。童子傳授業。聲聞鄉里。（案）此段文義節明。疑有脫誤。補。重泉令。政治肅清。舉縣畏憚。吏民向化。鸞鳥集於學宮。阜使五官掾長沙壘爲張雅樂。鼓磬。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翩翩復上縣庭屋。十餘日乃去。爲益州太守。邊郡吏多放縱。阜以法繩正。吏民不敢犯禁。政教清靜。百姓安業。神馬四出。瀘河中出。蠻降白烏見。迷有瑞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化所致。大將軍竇憲貴盛。以絳屬禮輪與阜。不受。憲遣奴齎帳下吏李文迎餽。阜以詔書未報。距不與文。積二十餘日。詔書報。給文以錢市焉。

秦彭

秦彭。字國平。（案）范書本傳作伯平。扶風茂陵人。字元威。閒。宗族五人。同爲二千石。故號爲萬石秦氏。彭擢開陽城門候。爲山陽太守。時山陽新遭地動。後饑旱。穀貴。米石七八萬。百姓窮困。彭下車經營勞來。爲民設四誡。以定父母妻子長幼之序。擇民能率衆者。以爲鄉三老。選鄉三老爲縣三老。令與長吏參職。崇儒雅。貴庠序。尚德化。不任刑名。春秋饗射。升降揖讓。務禮示民。吏民畏愛。不敢欺也。後拜潁川太守。老翁啼號滿道。彭在潁川。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于郡境。

玄賀

玄賀。字文弘。（案）常璩華陽國志作字文和。岩集人。遷鄴令。政化大行。爲九江太守。行縣齋持乾糒。但就溫湯而已。臨去日。百姓扶車叩馬。啼泣隨之。

曹褒

曹褒。字叔通。（案）范書本傳。褒魯國薛人。篤學有大度。常慕叔孫通爲漢禮儀。晝夜沉思。寢則懷鉛筆。行則誦文書。當

其念至。忽忘所之。舉孝廉。拜車府令。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褒親自廬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褒愴然。爲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疾疫。褒愍哀病徒。親自省治。醫藥饘粥。多蒙濟活。

賈逵

賈逵。字景伯。（案）范書本傳。逵。扶風平陵人。長八尺二寸。能講左氏及五經本文。以大小夏侯尚書教授。京師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永平十七年。公卿以神爵五采。翔集京師。奉觴上壽。上召逵。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爵頌。建初元年。詔逵入北宮虎觀。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奏。上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拜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

江革

江革。字次翁。（案）范書本傳。革。齊國臨菑人。客東海下邳。傭賃以養父母。下邳知其孝。市賈輒與。好善者雖無錢。任貰與之。革專心養母。輒申履履。母年八十。革不欲搖動之。常自居轅輓車。不用牛馬。永平中。拜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侍。及進拜。極自禮焉。時有疾不會。輒敕大官送餐饌。恩寵莫與爲比。于是京師貴戚順陽侯衛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遺。革終不發書。無所報受。帝聞而益善之。

召馴

召馴。字伯春。（案）范書本傳。馴。九江壽春人。以志行稱。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以明經有智謀。請論拜議郎。（范書本傳不載馴曾爲議郎。章和中。爲光祿勳。

李育

李育。字元春。（案）范書本傳。育。扶風漆人。爲侍中。時章帝西巡園陵。育陪乘。問舊事。育輒對。由是見重。

杜安

杜安。字伯夷。潁川定陵人。貴戚慕其名。或遺其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後捕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而封如故。由是不罹其患。

杜根

杜根。（案）根。安子。范書本傳。根字伯堅。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舍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緘囊。于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及鄧氏誅。根方歸。徵拜侍御史。

杜篤

杜篤。字季雅。（案）范書本傳。篤。京兆杜陵人。客居美陽。與美陽令交遊。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世祖詔諸儒誄之。篤于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

觀京師。篤外高祖辛武賢以武略稱。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爲吏。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于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

宋揚

宋揚。扶風平陵人。永寧二年。遣大鴻臚持節至墓。追封當陽侯。（案）范書清河王慶傳。揚女爲章帝貴人。生清河王慶。慶長子祐嗣立。是爲安帝。追謚宋貴人曰敬愍后。追封宋揚爲當陽侯。

趙興

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不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燕雀館宇。移穿故梁。故犯妖禁。而家人得祿。登用豐饒。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爲司隸。時稱其盛。

趙勤

趙勤。字孟卿。（案）太平御覽作字孟卿。南陽人。劉賜姊子。童幼有志操。賜國租適到。時勤在旁。賜指饒示勤曰。拜。乞汝二十萬。勤曰。拜而得錢。非義所取。終不肯拜。（案）此段一本作勤少孤。舅從人貴操。或以饒示勤曰。汝起拜。即與汝。勤曰。拜汝得錢。非義。終不肯拜。勤則遠好學。介然特立。太守駱珍召署曹吏。至掾督郵。爲南陽太守。桓虞功曹。委以郡事。虞下車。葉令雍崙及新野令閻斯已去。遣吏奏記陳罪。復還印綬去。虞乃嘆曰。善吏如良農矣。下遍郎中。寄有重客過。欲留一士令爲曹吏。虞曰。我有賢功曹趙勤。當與議之。客潛于內中聽。虞乃問勤。勤對曰。恐未合衆客。客曰。止止。勿復道。

毛義

廬江毛義。性恭儉謙約。少時家貧。以孝行稱。爲安陽尉。南陽張奉慕其義。往候之。坐定。而府檄到。當守令。義奉檄而入白母。喜動顏色。

酒于恭

酒于恭。字孟孫。北海人。以廉儉推讓爲節。家有山田櫟樹。人有盜取之者。恭助爲收拾。載之歸。乃知是恭櫟。盜載櫟還之。恭不受。人又有盜刈恭禾者。恭見之。念其愧。因自伏草中。至去乃起。養兄崇孤兒。教海學問。時不如意。輒呼責數。以捶自擊其脛。欲威之。兒暫負。不敢復有過。恭家井在門外。上有盆。隣里牧牛而爭飲牛。恭惡其爭。多盛器其上。爲預汲水滿之。小兒復爭。恭各語其父母。父母乃禁怒之。里落皆化而不爭。

梁鴻

梁鴻。（案）范書本傳。鴻字伯寧。扶風平陵人。少孤。以童幼詣太學受業。治禮詩春秋。常獨坐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鴻及熱釜炊。鴻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火。鴻家貧而尚節。博覽無不通。畢乃牧豕于上林苑中。皆誤遺火。延及他舍。乃尋訪燒者。問所失財物。悉推家值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

主人許。因爲執勤不懈。者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于是始敬鴻。還其豕。鴻不受。初與京邑孟友善。約不爲陪臣。及友爲郡吏。鴻以書責之而去。鴻鄉里孟氏女。容貌醜而有節操。多求之不肯。父母問其所欲。曰。得賢壻如梁鴻者。鴻聞乃來之。（案）太平御覽作梁鴻娶同郡孟氏。其女名光。狀醜而力舉石臼。擇對不嫁。願得如鴻者。至年三十。鴻聞聘之。女椎髻著布衣。操作具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耀。名孟光。將妻之霸陵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彈琴誦詩以娛其志。鴻將之會稽。作詩曰。維季春兮華阜。麥含金兮方秀。適吳。依大家皐伯通廡下爲賃舂。每傳。妻爲具食。不敢于鴻前仰視。舉案常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賃。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鴻常閉戶吟詠書記。遂潛思著書十篇。鴻病。因與伯通及會稽士大夫語。曰。昔延陵季子葬子于嬴博之間。不歸其鄉。慎勿聽妻子持尸柩去。後伯通等爲求葬處。有要離冢高燥。衆人曰。要離方烈士。今伯鸞亦清高。令相近。遂葬要離冢傍。子孫歸扶風。

高鳳

高鳳。字文通。南陽人。誦讀晝夜不絕。妻舂之田。曝麥于庭。以竿授鳳。令護雞。鳳受竿誦經如故。天大雨。麥沒。鳳留意在經史。忽不視麥。麥隨水漂去。鄉里有爭財持兵而鬬。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爭者感之。收兵謝歸。鳳年老執志不倦。聲名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鳳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與寡嫂詐訟田。遂不仕。

郭鳳

郭鳳。字君張。勃海人。善說災異吉凶占應。病先自知。簷豫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卒。

東觀漢記卷十九

列傳十四

張酺

張酺，字孟侯，（案）范書本傳酺汝南細陽人。祖父充，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即位，求問充，充已死。永平九年，詔爲四姓小侯，開學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授于南宮。令入授皇太子。太子家時爲奢侈物，未嘗不正諫，甚見重焉。顯宗以酺授皇太子業，甚得輔導之禮。章帝即位，出拜東郡太守，賜錢三十萬。酺下車攘貪俊，擊豪強，賞賜分明，郡中肅然。薦郡吏王青三世死節，青從此除步兵司馬。酺傷青不遂，復舉其子孝廉。元和二年，帝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郡縣掾吏立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使尚書令王鮪與酺相難，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帝甚欣悅。酺問斷義勇，遷魏郡太守，百姓垂泣送之滿道。和帝初，酺上言：臣聞王者法天，葵藿奏事太微，故州牧刺史入奏事，所以通下問，知外事也。數十年以來，重其道歸煩擾，故時止勿奏事。今因以爲故事，臣愚以爲刺史視事滿歲，可令奏事如舊典。冀州中風俗，恐好惡過所道，事所聞見，考課衆職，下章所告，及所自舉有意者，賞異之。其尤無狀，逆詔旨，行罪法，褒敕戒其餘，令各敬慎所職。于以衰減貪邪便佞。酺拜太尉，詔射聲校尉曹褒案漢舊儀，制漢禮，酺以爲褒制禮，非顧祥之時，遂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褒不被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酺爲太尉，父尚在，酺每遷轉，乃一到雒，父來，適會正臘，公卿能朝俱賀歲，奉酒上酺父壽，極歡，莫不嘉其榮，以日食免。

韓稜

韓稜，字伯師，潁川人也。除爲下邳令，視事未非，吏人愛慕。時郡縣皆被傷稼，稜縣界獨無蝗，遷南陽太守，下車裘行義，拔幽滯，發擿姦盜，郡中震慄，權豪懾伏，政號嚴平。

巢堪

巢堪，字次卿，太山南城人，爲司空十四年，自乞上印綬，賜千石俸。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人。父建武初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年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及歸，服喪禮過成人，耽思閉門講誦，兄弟雙高。太尉趙憙聞恭志行，每歲遣人送米肉，辭讓不敢當，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病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行，因留新豐教授，處初中，丕舉秀才，恭乃始爲郡吏，拜中牟令，宿訟許伯等爭陵澤田，積年州郡不決，恭平理曲直，各退自相責讓，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將雛，親默然有頃，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治迹耳，（案）此句太平御覽作本來者，君界有無蟲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府掾久留，但擾賢者，因還府具以狀白。安帝時伐匈奴，恭上疏諫曰：竊見賓憑耿秉，衡使奉命，暴師于外，陛下親勞，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邊陲，爲民除害，臣思之未見其便，數年以來，民食不足，國無蓄積，盛春興發，擾動天下，妨廢農時，以事爽狀，非所以垂意于中國，憫念民命也。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案）此疏前後文闕，范書不載，未知何時所上。

魯丕

魯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案）虞世南北堂書鈔，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爲當世大儒，拜超相，爲政尚寬惠禮讓，雖有官，不廢教，門生就學百餘人，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徐防

徐防，（案）范書本傳防字謙卿，沛國蕭人。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蒙令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宏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于化，雖從來久，六經衰微，學問寖漫，誠宜反本，改矯其失。安帝元年，郡國被水災，比州湮沒，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西羌反叛，殺略人吏，京師洶雨，盜賊傷稼穡，防比上書曰：陳過咎，遂策免。（案）范書本傳防時爲太尉，參議尚書事，廣世南北堂書鈔云以日蝕免，與此異。

陳龜

陳寵字昭公，沛國人。曾祖父咸，哀平間以明律令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乃收家中律令文書璧藏之，以俟聖主。咸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于輕，雖有百金之利，慎毋與人重比。故世人都陳氏持法寬。寵辟司徒鮑昱府，掾屬尊尚交遊，以不肖親事爲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爲尚書。性純淑周密，慎重，時有表薦，輒自手書削草，人莫得知。常言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不復教授。絕知友之路。章帝時，決獄多近于重，寵上疏諫曰：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衆不得已寧僭，故古賢君相歎息重戒者，重刑之至也。爲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雨，常有鬼哭，聲聞于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敕縣埋葬，由是即絕。爲廷尉，有疑獄，輒手筆作議，所活者甚多。

陳忠

陳忠（案）忠，寵子，范書本傳，忠字伯始，爲尚書令，數進忠言，辭采鴻麗，前後所奏，悉上于官閣，以爲故事，疏曰：語云迎新千里，送舊不出門。（案）此疏前後文闕，范書不載，未知何時所上。

尹勤

尹勤，字叔梁，南陽人。治韓詩，事薛漢，身牧豕，事親至孝，撫有交遊，門生荊棘。

何熙

何熙，字（案）此下闕一字，温，（案）范書本傳作孟孫，陳國人，身長八尺，體貌魁梧，與人絕異，和帝偉其貌，特拜謁者，熙能爲威容贊拜殿中，聲動左右，爲御史中丞，舉倏憚之。

魏霸

魏霸，字喬卿，（案）一本作字孟卿，濟陰人也。建初中爲郎，霸孤兄弟子來候，霸以所乘車馬遣送之，至成皋，郎官有乘皂蓋車者，見兄子乘車，疑而格殺之，霸聞悲淚，晝夜泣涕，至病。爲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常念兄與嫂在家勤苦，而已獨守樂，故常服麤糲，不食魚肉之味，婦親蠶桑，服機杼，子躬耕農，與兄弟子同苦樂，不得有異。鄉里慕其行化之，性清約質樸，爲政寬恕正色而已，不求備于人，掾吏有過，輒私責數，不改，休罷之，終不暴揚其惡。爲將作大匠，吏皆懷恩，人自竭節作業，無譴過之事。延平元年，仕爲光祿大夫，（案）范書本傳，延平元年，霸爲太常，明年，以病致仕，爲光祿大夫，此延平元年下當有闕文。霸妻死，長兄伯爲霸取妻，送至官舍，霸笑曰：年老，兒子備具矣，何用空養他家老嫗。爲即自入辭，其妻手奉案前跪，霸曰：夫人親老矣，復何中而遂失計，襲不敢相屈，即拜而出，妻慚，求去，遂送還之。

應順

應順，字善仲，汝南南頓人，少與同郡許敬善，敬家貧，親老無子，爲敬去妻更娶，爲東平相，事後母至孝，植槐廬奉，廬前屋上，徙置府庭，繁茂長大。

應奉（案）奉，順曾孫，范書本傳，奉字世叔，爲武陵太守，興學校，舉側陋，政稱遠邇。

應劭

應劭，（案）劭，奉子，字仲遠，（案）仲遠，范書本傳李賢注引續漢書文士傳作仲援，漢官儀又作仲瑗，未知孰是，父奉，司隸校尉，劭少便篤學，博覽多聞。

鄭璩

鄭璩，（案）璩，范書張酺傳作璩，字平卿，黎陽人，建初五年，辟司徒府，拜侍御史，上疏曰：臣斗筲之小吏，擢在察視之官，職任過分，當刺邪矯枉，詔書示官府曰：璩盡節剛正，亦何陵遲之有，賜璩素六十匹，由是顯名，轉司隸校尉，爲漢陽太守，以嚴刻見稱。

樂恢

樂恢，字伯奇，（案）恢，京兆長陵人，父親，爲縣吏，有罪，令欲殺之，恢年十一，常伏寺東門外凍地，晝夜嗟泣，令乃出親，京兆尹張恂召恢署戶曹吏，寶憲出征匈奴，恢上書諫曰：春秋之義，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不可墾發，得其人無益于政，故明王之于夷狄，羈縻而已，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漢之盛，不務修舜禹周公之德，而無故興干戈，勤兵革，以求無用之物，臣誠惑之。

何敞

何敞生成，爲護羌東相，成生果，爲太中大夫，果生比干，爲丹陽都尉，遷廷尉，正張酺爲廷尉，以殘酷見任，增飾法律，比干常爭之，存者千數，比干生蒨，蜀郡太守，蒨生顯，京輔都尉，顯生鄴，光祿大夫，鄴生邁，濟南都尉，邁生敞，（案）范書本傳，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爲汝南太守，百姓化其恩禮，高譚等百八十五人，推財相讓。

周榮

周榮（案）范書本傳，榮字平孫，廬江舒人，爲尚書令，在納言管機密，盡心奉職，夙夜不怠。

樂諷

樂諷，北地弋居人，征匈奴屯軍于邊，以大漢威靈招之，匈奴畏威，奔馳來降，諷輒爲信幣遣還營，前後萬餘人，相屬于道。

李恂

李恂，（案）范書本傳，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遭父母喪，六年，躬自負土樹柏，常在冢下，爲兗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一無所留，清約率下，常席羊皮布被，食不二味，爲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修禮遺，恂奉公不阿，爲憲所奏免，復徵爲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皆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無田宅財產，居山澤，結草爲廬，飲道無所受，處新安關下，拾橡實爲食。

王渙

王渙（案）范書本傳渙字稚子河內溫人。除河內溫令。商賈露宿。人開門臥。人爲作謠曰。王稚子。代未有。平徭役。百姓喜。爲雒陽令。盜賊發。不遠走。或藏溝渠。或伏甕下。渙以方略取之。皆稱神明。馬市正數從買薤飯。家乞貸。不得。輒殺馬之。至忿。渙聞知事實。使諷吏解遣。

黃香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父況。舉孝廉。爲郡五官掾。貧無奴僕。香躬執勤苦。盡心供養。冬無被袴。而親極滋味。暑即扇牀枕。寒即以身溫席。年九歲。失母。慕思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博覽傳記。家業虛貧。衣食不贍。舅龍鄉侯爲作衣被。不受。帝賜香淮南孟子各一通。（案）范書本傳時元和初年。香爲郎中。詔令諸東觀讀所未嘗見者。謂諸王曰。此日下無雙。江夏黃童也。詔詣安福殿。賜錢三萬。黃白絡各一端。香知古今。配事書無不涉獵。兼明圖讖。（案）兼明太平御覽作兼好。天官星氣。鍾律厤算。窮極道術。京師號曰。天下無雙。國士瞻重。京師貴戚。慕其聲名。更餉衣物。拜尚書郎。常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上聞善之。以香父尚在。賜以凡蠶蓐杖。香拜左丞。功滿當遷。詔書留增秩拜尚書。遷僕射。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爲尚書。晚習邊事。每行軍調度。勤得事理。上知其勤。數加賞賜。香勤力憂公。畏慎周密。每用奏議所建。皆流布。然事執平。法常持輕。類全活非一。爲魏郡太守。俗每太守將交代。添設儲峙。輒數千萬。香未入界。移敕悉出所設什器。及到。頗有。即徹去。到官之日。不祭竈求福。閉門絕客。

黃瓊

黃瓊（案）瓊字子琰。字世英。以德行高妙。公車徵拜議郎。

黃琬

黃琬（案）琬字子琰。少失父。有祖香。祖瑞。並有高名。

張酺

張酺。字伯饒。獨郡成都人。年數歲。有所啗。必先讓父母。鄉里號曰張曾子。九歲通春秋。恆欲遜業。父母愛汝小。何能多少。以樊儵劉嚴氏公羊春秋。繕多繁詞。乃減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之學。

周紆

周紆。字文通。（案）范書本傳紆下邳人。爲勃海太守。詔書到門。不出。先遣吏到屬縣。盡決罪行刑。坐繫詣廷尉繫獄。數日免歸。家貧無以自贍。身鋤墾以自給食。章帝知辨之。復以爲郎。

李充

李充。（案）范書本傳充字大孟。陳留人。兄弟六人。出入更衣。家貧親老。充妻勸異居。充使饋酒會親戚。充啓其母曰。此婦勸異居。不可奉祭祀。請去之。遂叱去其婦。魯平爲陳留太守。請充署功曹。充不受。平怒。乃投充以捐溷中。因隨署掾亦長。

司馬均

司馬均。字少賓。東萊人。隱居教授。誠信行乎州里。鄉人有爭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心不直者。終不敢祝也。

汝郁

汝郁。字叔異。陳國人。年五歲。母被病不能飲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飲食。母憐之。強爲餐飯。欺言已食。郁視母色未平。輒不食。宗親共異之。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敕郁自力受拜。郁乘蓬白衣詣。止車門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

張裘

張裘。字公餘。奉之子也。（案）范書張奉附見劉平赤眉傳序裘不載。遭父喪。疾病。瞽年。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服闋。醫藥救療。歲乃瘳。每彈琴。惻愴不能成聲。見酒食。未嘗不泣。宗人親厚。節會飲食宴。爲表不設樂。

郭玉

郭玉者。（案）常璩華陽國志玉字通直。廣漢人也。學方診之伎。和帝奇異之。乃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玉言左陽脈。右陰脈。有男女疾。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稱善。

鄭衆（案）范書付宦者傳。鄭衆以下九人。攷劉知幾史通謂桓帝令蔡倫作紙。蔡倫傳。倫安帝時中常侍。倫本宦者。帝功臣。則知本書不別立宦者傳。今衆之編附于各朝諸臣後。用見當曰史官闕失。蔡倫泥造者之戒。

鄭衆。字季產。（案）范書本傳衆南陽犨人。爲人謹敏有心。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竇太后秉政。兄大將軍憲等並驕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遠兄弟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

東觀漢記卷二十

列傳十五

張敏

張敏（案范書本傳敏字伯達，連河間鄚人，拜司空。）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曰：今君所苦未瘳，有司奏君年體衰羸，郊廟禮儀，仍有曠廢，鼎足之任，不可以缺，重以職事留君，其上司空印綬。

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人，受歐陽尚書于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震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為東萊太守，道經昌邑，邑令王密，故所舉茂才，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何謂無知。為太尉，性忠誠，每陳諫諍，中常侍樊豐等譖之，收印綬，歸本郡，震到雒陽都亭，顯謂子及門生曰：吾蒙恩居上司，蓋臣狡猾而不能誅，寵嬖傾亂而不能禁，幣獻賞賜不飾而不能塞，何面目以見日月，遂飲鴆而死。

楊秉

楊秉（案范書本傳秉字叔節，諫桓帝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敬德行故來有是諫。）

楊賜

楊賜（案賜宋子，字伯獻，光和中有虹蜺變降嘉德殿，上引賜等入金商門崇德署，問以祥異，對曰：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掠罔日月，而令指紳之徒委伏默歐，口鬲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亡損溝壑，不見述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案范書本傳賜時為光祿大夫，賜代劉郃為司徒，帝欲造舉圭璧昆苑，賜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規度城南民田，欲以為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菜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為苑囿，廣壞田園，廢民居，畜禽獸，殆非所謂保赤子之義，以病能，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服冠幘綬玉璧革帶金鉤鉤佩。）

任尚

任尚編草為船，置于鐔上以渡河，掩擊羌胡。

薛苞

汝南薛苞（案范書劉平等傳序苞作包。）字孟嘗，喪母，以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分出，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于舍外，且入而酒埔，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馮良

馮良字君郎，南陽人，少作縣吏，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從杜撫學。

所輔

所輔平原人，為縣門下小吏，縣令劉雄為賊所攻，欲以矛刺雄，輔前叩頭，以身代雄，賊等遂戟刺輔，皆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賊，具以狀上，詔書傷痛之。

蔡倫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為中常侍，有才學，盡忠重慎，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客，曝體田野，典作尚方，造意用樹皮及敝布魚網作紙。（案一本作倫典尚方作紙，用故麻名麻紙，木皮名穀紙，魚網名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稱蔡侯紙。

龐參

龐參字仲達，（案范書本傳，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者，有奇節，參到，往候之，棠不與言，但以雞一本，水一杯，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雞，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于是款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為太尉，以災異策免。）

李固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也。司徒郃之子。固貌狀有奇表，鼎角隆起，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隨師，不遠千里。

張皓

張皓將吏兵，繩索相懸，上通天山。

左雄

劉據爲大司農，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將加箠撻。尚書左雄（案）范書本傳，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諫帝曰：九卿位亞三公，行則鳴玉，孝明永平，始加撲罪，非古制也。帝從之。卿于是始免撲箠。

周舉

周舉，字宣光，（案）范書本傳，舉字申光，汝南汝陽人。委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京師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

張綱

梁冀作平上輦車，侍御史張綱（案）范書本傳，綱字文紀，犍爲武陽人。獨埋輪于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冀。

王堂

王堂（案）范書本傳，堂字敬伯，廣漢郪人。爲汝南太守，教掾吏曰：其盡章朝右委功曹陳蕃。

吳祐

吳祐，字季英，陳留人。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恢欲殺雷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儁多珍怪，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裳微名，嫌疑之間，願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年二十，喪父，獨居，家無擔石，而不受贈遺。常牧家于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杖鞭牧家，縱子無恥，奈君父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訂交，于杵臼之間。遷膠東相。（案）范書本傳，祐舉孝廉，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科其所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爭隙省息，吏民不欺。

祝良

祝良字邵平，長沙人，爲雒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殺之。

朱遂

中山相朱遂到官，不出奉祠北嶽，詔曰：災異緣類，苟黜不虛。政失厥中，狼災爲應。至乃殘食孩幼，朝廷愍悼，思維答徵，博訪其故。山嶽尊靈，國所望秩，而遂比不奉祠，怠慢廢典，不務懇惻，淫刑放濫，害加孕婦，毒流未生，咸和致災。其詳思改救，追復所失，不有遺漏。舉正以聞。（案）司馬彪五行志，陽嘉元年十月，冀都渤海陰狼殺兒童九十七人，故有是詔。范書

矣。

丘騰

丘騰知罪法深大，懼挾姦巧，稽留道路，下獄死。

韓昭

韓昭強賦一億五千萬，檻車徵下獄。

趙序

趙序取髮緣三百七十五萬。

孫程

孫程，字稚卿，北新城人，衛康叔之胄，孫林父之後。爲中黃門，安帝崩，初江京等譖誣太子，廢爲濟陰王，居西鍾下，徵北鄉侯爲嗣。（案）范書安帝紀及本傳，紀知上下當有闕文。程謀誅江京于嘉化門外，與馬國等相見，詐謂馬國曰：天子與我輦腦，與若輩者便早成之。程等十八人收斬江京閻顯等，迎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閻顯弟景爵衛尉，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尚書郭鎮率直宿羽林出逢景，景因斫鎮不中，鎮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胸，禽之。送廷尉，以功封程爲浮陽侯，萬戶。又封中黃門王康華容侯，王國鄒侯。

苗光

孫程賦桑麻分與苗光曰：以爲信。今事其當著矣。漏壺光爲尚席直事通燈，解劍置外，持燈入章臺門，程等適入，光走出門，欲取劍。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劍欲還，入門已閉，光便守宜秋門，會李閏來，出光，因與俱迎濟陰王幸南宮雲臺，詔書錄功臣，令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謂康曰：緩急有問者，當相證也。詔書封光東阿侯，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有司奏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遂封東阿侯，邑千戶。

繡建

中常侍繡建，追封爲汝陰東鄉侯。

東觀漢記卷二十一

列傳十六

胡廣

胡廣（案）范書本傳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爲太傅，總錄尚書事。時年八十，而心力充壯，坐在堂，朝夕瞻省，旁無几杖，言不稱老。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裨之益。

陳蕃

陳蕃（案）范書本傳蕃字叔皋，上蔡法氏人。爲五原太守，後卒，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爲舉哀，弔祭其墓。

劉祐

劉祐（案）范書本傳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爲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摧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爲三河表。

李雲

桓帝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又立掖庭民女毫氏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白馬令李雲（案）范書本傳雲字行祖，甘陵人。素剛疾國，乃密布上書，

移副三府，曰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令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送雲黃門北寺獄。弘農五官掾杜衆，傷其忠直獲罪，上書願與雲俱得死，遂俱死獄中。

韋毅

韋毅爲陳留太守，桓帝延熹九年坐贓自殺。

宗資

汝南太守宗資（案）范書本傳李賢注引謝承書云，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任用善士朱紫區別。

陳蕃

陳蕃（案）范書本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爲光祿勳，上疏切諫云：諺曰：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能貧家也。今後宮之女數千，食肉衣綺，豈不貧國乎。（案）范書本傳，桓帝時，財費匱乏，蕃上疏諫，帝頗納其言。

段熲

段熲字紀明，（案）范書本傳熲武威姑臧人，有文武智略。時東郭竇公孫舉等聚衆三萬人爲亂，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訓薦熲，乃拜爲中郎將，熲到，設施方略，旬月，舉盜悉破，熲破羌胡。（案）范書熲傳，時，延熹二年，明年春，餘羌復寇張掖，熲自下馬大戰，力盡，羌亦引退，熲追之，晝夜兼行，食雪四十餘日，熲上疏曰：先零諸羌，討之難破，降爲上策，戰爲下計。（案）范書本傳，熲期於殊種滅羌，非期於殺盡也，故熲上疏諫。太后詔云：此以慰仲光遠羌，馬賢等亡魂也。（案）范書本傳，蓋帝元年春，熲大破先零諸羌，稽于逢義山，時竇太后臨朝，下詔褒熲，曲其詔文，熲曰：張奐事勢相反，遂懷猜恨。（案）范書本傳，熲以風降，詔書下熲，故熲上奐辭之，此其奐中間，宜以風降，詔書下熲，故熲上奐辭之，此其奐中間，宜熲起於徒中，爲并州刺史，滅羌有功，後徵還京師，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馬騎五萬餘匹，般天蔽日，鉦鐸金鼓，雷震動地，連騎繼跡，彌數十里，詔賜錢千萬，七尺綵穀袍一領，赤幘太冠一具，熲上言掠得羌侯君長金印四十三，銅印三十一，錫印一枚，長史司馬涉頓長燕烏校尉水塞尉印五枚，紫綬三十八，（案）太平御覽作紫綬十七，文綬二十八，黃綬二枚，皆篤人也。

劉寬

劉寬（案）范書本傳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爲南陽太守，溫仁多恕，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寬簡略嗜酒，賓有客，遣舍頓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翁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舍產，婦孰甚焉，吾懼其死也。寬夫人試寬，寬，伺當朝會，裝服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語曰：羹爛汝手。

陳球

陳球（案）范書本傳球字伯真，下邳淮陵人，爲繁陽令，清高不動。

張奐

張奐字然明，（案）范書本傳奐敦煌酒泉人，爲安定屬國都尉，羌雖怖止，奐馬二十匹，（案）范書本傳，時先零酋長仍遣使金錦八枚，故奐有使金如數之

詩，（此有闕文。）奐召主簿張祁入，于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得入懷，盡遣不受。使匈奴，（〔案〕范書本傳，奐由安定屬國都尉遷使匈奴中郎將，此有闕文。）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遂燒度遼將軍門，列屯赤阬，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桓帝時，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見帶奐印綬，登樓而歌，乃訊之于占者，曰必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猛，以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為猛所殺，據郡反，為韓遂所攻，州兵圍之急，猛自知必死，恥見禽，乃登樓自焚而死。

陽球

陽球，字方正，（〔案〕范書本傳，球漁陽泉州人。）為司隸校尉，詣闕上書謝恩，奏言常侍王甫罪過，奔車收送詔獄，自臨考之，父子皆死于杖下，乃磔甫尸，署曰賊臣王甫，于是權門惶怖股慄，莫不雀目鼠步，京師肅然，曹節見甫尸，乃收淚入言球罪，帝徙為衛尉，球叩頭曰，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悉伏其辜。

趙咨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至孝，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餘物無所惜，諸盜皆慚嘆，跪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走，大司農陳奇（〔案〕范書本傳作陳球。）舉咨至孝。

荀曇

荀曇，字元智，潁川潁陰人，為廣陵太守，正身疾惡，其兄昱為沛相，乃相與共除閹黨，後昱與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亦禁錮終身。

符融

符融，（〔案〕范書本傳，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惟妻子可以行之，但即土埋藏而已。

高彪

高彪，（〔案〕范書本傳，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除郎中，校書東觀，後遷外黃令，畫彪形像，以勸學者。

范丹

范丹，字史雲，（〔案〕范書本傳，丹陳留外黃人。）為萊蕪長，遭黨錮事，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有時絕糧，丹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韓卓

韓卓，字子助，陳留人，臘日，奴竊食祭其母，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曹節

曹節，（〔案〕范書本傳，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上書曰，功薄賞厚，誠有踧踖。（〔案〕此書未知何時所上，蓋是黨事時辭讓之辭。）

皇甫嵩

皇甫嵩，（〔案〕范書本傳，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斂手。

王允

尚書令王允，（〔案〕范書本傳，允字子師，太原祁人。）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卻姦邪，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為帝誦孝經一章，以丈二竹簟畫九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也。

趙溫

趙溫，字子柔，蜀郡成都人，初為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生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而去，後官至三公。

孔融

孔融，（〔案〕范書本傳，融字文舉，魯國人。）上書曰，先帝褒厚老臣，懼其隕越，是故扶接，助其氣力，三公刺掖，近為憂之，非警戒也，云備大臣，非其類也。

蔡邕

蔡邕，（〔案〕范書本傳，邕字伯喈，陳留圉人。）詔問有黑氣墮溫明殿東庭中，如車蓋騰起，奮迅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似龍似虹蜺，邕對，虹著於天，而降施于庭，以臣所聞，則所謂天投蜺者也，（〔案〕司馬彪五行志，此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事。）虹晝見御座殿庭前，色青赤，上引邕問之，對曰，虹蜺，小女子之祥，（〔案〕范書[illegible]光和元年[illegible]。）邕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案〕劉昭續漢書注載邕所上書云，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祖以來，惟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其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籌算為本，天文為驗，請太史舊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為無窮法，道至深微，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算，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度數，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遂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絕，不得究竟，[illegible]所懷[illegible]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羣書所宜捃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illegible]下東觀推求諸奏事以類撰集[illegible]律曆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餘闕。劉知幾史通稱[illegible]本傳注載十意之目云[illegible]平中作朝會車服二志[illegible]邕所作十意，今得其七，其三篇則不可致云。）

周珌

周珌，（〔案〕范書董卓傳注引謝承書，珌字仲遠，武威人。）豫州刺史慎之子也。

劉翊

劉翊，（〔案〕范書本傳，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為汝南太守，舉郡人許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

郭汜

獻帝幸弘農，郭汜（〔案〕范書董卓傳注引劉艾獻帝紀，云汜張掖人。）日擄掠百官婦女，有美髮者，皆斷取之。

呂布

呂布，（〔案〕范書本傳，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以奮威將軍，如三事。

蔣疊（案）蔣疊以下二十八人，未書係何時代，他書亦無可攷，謹附于此。

蔣疊，字伯重，爲太僕，久在蘇閣，文雅通達，明故事，在九轉位，數言便宜，奏議可觀。

須誦

須誦爲郡主簿，獲罪詣獄，引械自椓口，口出齒獲免。

馮模

馮模爲司空，坐歸西太守鄧融免官。

周行

周行爲潭令，下車殺峻，貴戚駭竦，京師肅清。

劉訓

劉訓拜車府令，時東州郡國相黨，有賊轉至京師，吏民驚，皆奔城郭，訓即夜詣省，欲令將近兵據門以衛之。

雍儵

雍儵，字長魚，事母至孝，母嘗病癰，儵晝夜匍伏，不離左右，至爲吮癰。

梁福

司部災蝗，蝗召三府驅之，司空掾梁福曰，蓋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審使臣驅蝗何之，災蝗當以德消不聞驅逐，時號福爲眞掾。

范康

范康爲司隸校尉，務大綱，性節儉，常臥布被。

蔣翊

蔣翊，字元卿，後母憎之，伺翊寢，操斧斫之，值翊如廁。

宗慶

宗慶，字叔平，爲長沙太守，民養子者三千餘人，男女皆以宗爲名。

郝閑

郝閑，字次孫，早孤，以至孝稱，值天下亂，野無烟火，而閑獨在冢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奇而哀之。

呂夷

呂夷爲涪陵令，蝗入境死。

李庸

李庸爲弱郡太守，獨之珍玩不入於門，益州紀其敎化。

巴昇

巴昇爲直泉令，吏民向化，鳶烏止學宮。

卜福

卜福爲廷尉，執謙求退，上以爲太中大夫。

陳導

光武賜陳導駿犀劍。

楊喬

楊喬曰臣伏見二千石，典牧千里。

霍歆

霍歆，字敬子，父于以功封臨沮侯，歆當嗣，以母年老國遠，上書辭讓，詔許，乃賜關內侯。

魏咸

魏咸曾孫純，坐訐訕國除。

華碩

利取侯華碩玄孫，坐姦人妻國除。

段普

首鄉侯段普曾孫勝，坐殺婢國除。

邢崇

夕陽侯邢崇孫之爲賊所盜，亡印綬國除。

陰猛

陰猛，好學溫良，稱于儒林，爲太祝令，以博通古今遷太史令。

羊融

羊融，字子優，爲大司農，性明達，稱爲名卿。

張意

張意，拜驃騎將軍，討東甌，備水戰之具，一戰大破，所向無前。

沈豐

沈豐，字聖達，爲零陵太守，爲政慎刑重殺，罪法辭謟，初不歷獄，嫌疑不決，一斷于口，棰杖不舉，市無刑戮，僚友有過，初不暴揚，有奇謀異略，輒爲談述，曰太守所不及也，到官一年，甘露降，芝草生。

盧植

蕭彪，字伯文，京兆杜陵人，累官巴郡太守，父老乞供養，父有賓客，輒立屏風後應受使命，父嗜餅，每自買進之。

陳囂

陳囂，字君期，習韓詩，語曰，關東說詩陳君期。

東觀漢記卷二十二

列傳十七 列女 外裔

鮑宣妻

鮑宣之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而驕富，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君子，惟命是從，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案)鮑宣已見范書，此篇以載其妻，范書列女傳闕之。

江伯姊

山陽郡人江伯欲嫁姊，姊引鎌欲自割。

匈奴南單于

單于比，匈奴頭曼十八代孫，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案)范書本傳，此為建武二十四年事。單于歲祭三龍祠，走馬鬬橐駝，以為樂事，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遣使獻駱駝二頭，文馬二匹，南單于來朝，賜御食及橙橘龍眼荔枝，(案)范書光武紀及本傳並未有單于來朝事，此文疑誤。南單于上書獻橐駝，賜谷蠡王五具劍，羽蓋車一駟，中郎將持節

衛護焉，(案)范書和帝紀，此為北單于之谷蠡王於除鞬也。上遣單于，饗賜作樂百戲，上幸離宮臨觀，(案)范書順帝紀，此漢安二年夏六月事。

莋都夷

遠夷樂德歌詩曰，提官隗構，大漢是治。魏冒踰糟，與天合意。罔驛劉脾，吏譯平端。旁莫支留，不從我來。徵衣隨旅，聞風向化。知唐桑艾，所見奇異。邪毗𦃱𦃽，多賜繒布。推潭僕遠，甘美酒食。拓拒蘇便，昌樂肉飛。局後仍離，屈申悉備。僂讓龍洞，蠻夷貧薄。莫支度由，無所報嗣。陽雒僧鱗，願主長壽。莫穉角存，子孫昌熾。遠夷慕德歌詩曰，僂讓皮尼，蠻夷所處。且交陵悟，日入之部。繩動隨旅，慕義向化。路且揀雒，歸日出主。聖德渡諾，聖德深恩。魏菌度洗，與人富厚。綜邪流藩，冬多霜雪。莋邪尋螺，夏多和雨。藐潯瀘灕，寒溫時適。菌補邪推，部人多有。辟危歸險，涉危歷險。莫受萬柳，不遠萬里。術疊附德，去俗歸德。仍路孳摸，心歸慈母。遠夷懷德歌詩曰，荒服之儀，荒服之外。犁籍憐憐，土地墝埆。阻蘇邪犂，食肉衣皮。莫碭麤沐，不見鹽穀。罔譯傳微，吏譯傳風。是漢夜拒，大漢安樂。蹤優路仁，攜負歸仁。雷折險龍，觸冒險陝。倫狼藏幢，高山岐峻。扶路側祿，緣崖磻石。息落服淫，木薄發家。理歷髭雒，百宿到洛。捕茝菌毘，父子同賜。懷稿匹漏，懷抱匹帛。傳室呼敕，傳告種人。陵陽臣僕，長願臣僕。(案)范書本傳，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輔令犍為郡掾田恭訊其風俗，譯其辭語，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歌詩。此文提官隗構以下，皆夷人本語，注大漢是治云云，則田恭所譯華言，載之范書者也。

西羌

西羌祖爰劍，為秦所奴隸，而亡藏巖穴中，見焚，有影象如虎，為蔽火，得不死，諸羌以為神，推以為豪，護羌

竇林奉使羌，顛岸降，詣林，林欲以為功效，奏言大豪，後顛岸兄顛吾復詣林，林言其第一豪，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林以誣罔詣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涼州刺史奏林臧罪，復收繫羽林監，遂死獄中。(案)顛岸顛吾，范書本傳作滇岸滇吾。羌什長鞏便，(案)此上下文闕。金城隴西卑湳勒姐種羌反，出塞外。

西域

永元二年，安息王獻條支大雀，此雀卵大如甕。

東觀漢記卷二十三

載記

劉玄（案）載記之名，爲史記漢書所未有，此本書創例也。劉知幾史通題目篇云：東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爲載記，古今正史，罕又云：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並錄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等，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致新市平林雖最先，公孫述僭稱帝，反列傳載記之終始，則知其雖專兵竊據者，並當列諸載記，故今自更始而下，以類編入。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弟爲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聖公避吏于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舂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莽末，南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茈而食，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爭訟，遂推渠帥，衆數百人，諸亡命往從之，數月間，至七八千人，號新市兵。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千餘人，號平林兵，聖公人平林中，與伯升會，遂共圍宛，聖公號更始將軍，自破甄阜等，衆庶來降十餘萬，將立劉氏，南陽英雄皆歸望于伯升，然漢兵以新市平林爲本，其將帥未習聖公，因欲立一，而朱鮪立壇城南淯水上，諸伯升，呂植通禮經，爲謁者，將立聖公爲天子，議以示諸將，馬武王匡以爲王莽未滅，不如且稱王，張印拔劍擊地曰，稱天公尚可，稱天子何謂不可，于是諸將軍起聖公至于壇所，奉通天冠進聖公，于是聖公乃拜冠南面而立，改元爲更始元年，光武爲太常偏將軍，破二公于昆陽城，而更始收劉稷及伯升，即日皆物故，光武馳詣宛謝罪，更始大悅，長安中兵攻王莽，斬首收殺

綬詣宛，更始人便坐黃堂上視之，曰莽不如此，當與霍光等，更始韓夫人曰，莽不如此，帝那得爲之，更始北都雒陽，李松等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物及中黃門從官至雒陽，闕中咸想望天子，更始遂西發雒陽，李松奉引車馬，奔觸北闕鐵柱門，三馬皆死，更始至長安，居東宮，鐘鼓帷帳，宮人數千，官府閨里，安堵如舊，更始上前殿，郎吏以次侍，更始魏應，衛尉席，與小黃侍語，郎吏怪之，更始納趙萌女爲后，有寵，遂委政于萌，日夜與婦人歡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誠非更始輩，出皆怨之，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所置牧守交錯，州郡不知所從，趙萌以私事責侍中，侍中曰，陛下救我，更始言大司馬繼之，萌曰，臣不受詔，遂斬之，又所置官僚，皆出羣小，三輔苦之，被服不法，或繡面衣錦袴，諸于襜褕，（案）姚之駰本作被服威儀不以安冠幘，面眼婦人衣，諸于襜褕，又作諸婦皆罵詈道路，爲百姓之所賤，長安中爲之歌曰，寧下蒼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官爵多羣小，里閭語曰，使兒居市決，作者不能得，備之市空返，問何故，曰今日騎都尉往會日也，由是四方不復信向京師，雒陽人韓鴻爲謁者，更始二年，使持節降河北，拜除二千石，其冬赤眉十餘萬人入關，徐宣樊崇等入至弘農枯樅山下，與更始將軍蘇茂戰，崇北至霧鄉，轉至湖，赤眉引兵人上林，更始騎出廚城門，諸婦女皆從後車呼，更始當下拜城，更始下爲拜謝城乃去，至高陵，光武聞更始失城，乃下詔封更始爲淮陽王，而赤眉劉盆子亦下詔以聖公爲長沙王，仍許來降，（案）此下有闕文。上殯綬，赤眉乃封爲畏威，（案）此下脫一侯字。赤眉（案）此上下均有闕文。謝祿曰，（案）此上當脫去張印等謂四字。三輔兵侈，欲得更始，一旦失之，攻未央宮，庚戌，（案）班書王莽傳，庚戌，更始元年十月三日也，范書光武紀，則以誅莽爲九月事。杜虞殺莽于漸臺，（案）杜虞，班書作杜吳。東海公賓就得其首，傳詣宛，封滑侯。

申屠志

申屠志，以功封汝陰王，上書以非劉氏，逆玉璽，改爲潁陽侯。（案）志范書不載，更始傳有中居巡封平氏王，而以非劉氏辭王封者，乃朱節也，此文疑誤。

陳遵

陳遵（案）班書游俠傳，遵字孟公，杜陵人，使匈奴，詔賜駕車駟。

劉盆子

赤眉欲立宗室，以木札書符曰，上將軍，與兩空札置笥中，大集會三老從事，令劉盆子等，（案）范書本傳，盆子，太山式人，三人居中央，（案）三人卓盆子及其兄萬與兩四安侯劉孝，一人奉符，以年次探之，盆子最幼，探得將軍，三老等皆稱臣，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卒見衆拜，恐懼啼泣，從劉侯卿居，（案）范書本傳，盆子初在赤眉軍中，屬右校，卒吏劉侯卿主牧中，皆立後，復還依侯卿，侯卿爲劉朱絳單衣，半面赤幘，直蔡帽，盆子朝夕朝，侯卿證之，數詣城陽恭王，（案）城陽恭王，即赤眉侯章也，盆子乃其嫡孫，與劉氏諸王以屬言，故王大悅

編立之。使盆子乘車入長安。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披庭中蘆蒲根。捕池魚而食之。赤眉過光武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上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二十餘萬人肉袒降。奉高皇帝傳國璽綬。詔以洛城門校尉。賊皆輸鎧仗。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赤眉（案）樊崇等皆劉盆子臣。故編其後。

琅邪人樊崇。字細君。起兵于莒。同郡東莞人逢安。字少子。東海臨沂人徐宣。字驃稗。謝祿。字子奇。及楊音。各起兵數萬人。崇欲與王莽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入安定北地。至陽城。逢大雪。士卒多凍死。光武作飛龍箭以攻赤眉。赤眉平。後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斗。

呂母（案）呂母。范書附劉盆子傳。故今編赤眉傳後。

海曲有呂母。其子爲縣吏。犯小罪。縣宰殺之。呂母家窮。鬻賣產。乃盛釀酒。少年來沽者。輒與之。觀其乏者。輒假衣裝。少年欲相與偕之。呂母垂泣曰。縣宰枉殺吾子。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許諾。遂相聚得數百人。因與呂母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呂母賓客徐次子等。自號猛虎。

王郎（案）范書王昌傳。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

宮婢生子。正與同時。即易之。（案）范書本傳。初王莽篡位。以安中侯自稱成帝子。與者。莽繫之。郎繫是帝舅者。當下殿卒。匿須臾有黃鵠從上下。半日乃解。遂逃。以故得全云云。此即王郎逃難之辭也。知命者侍郎韓公等。（案）范書本傳。趙經王子林立郎爲天子。移檄州郡。尹綱詔部。部刺史。刺太守曰。聯孝成皇帝子子輿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篡殺。假知命者護聯。好云云。此即檄中語。而稍異者。蓋范書乃節錄之文。王郎遣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詣軍門。上遣案戟延請入軍。威稱說實成帝遺體子輿也。上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輿乎。

盧芳

盧芳。字君期。安定人。爲國胡數千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自稱西平王。會匈奴句林王將兵來降。參蠻胡芳因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國未定。欲輔立之。遣母樓且渠王求人五原。與假號將軍李興等結謀。興北至單于庭迎芳。芳外倚匈奴。內因興等。故能廣略邊郡。

蘇茂

蘇茂。陳留人。殺淮陽太守。得其郡。營廣樂。大司馬吳漢圍茂。茂將其精兵突至湖陸。與劉永相會。

彭寵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案）范書本傳。宏。字伯宏。哀帝時爲漁陽太守。有名于邊。容貌飲食絕衆。是時軍于來朝。當道二千石。皆選容貌飲食者。故容徙爲雲中太守。寵爲漁陽太守。容貌絕衆。（案）此蓋師丹父宏事。而採摭者誤屬之寵。

朱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爲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寵妻夢羸祖冠幘。臨城。死徒推之。又寵堂上聞蝦蟆聲。在火盧下。整地求之不得。詔討寵者封侯。寵奴子密等三人。共謀劫寵。寵時齋。獨在便坐室中。共臥。子密等三人縛寵。著牀板。告外吏。大王解齋。吏皆便休。又用寵聲呼其妻入室。見寵。驚曰。奴反。奴乃捽其妻頭。擿其頰。寵曰。趣爲諸將軍辦裝。兩奴將妻入取寵物。一奴守寵。寵謂奴曰。若小兒。我素所愛。今解我縛。當以女珠妻若。小奴見子密。聽其語。遂不得解。子密收金玉衣物。使寵妻縫兩縑囊。夜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詣子后闕卿所。其開出。勿稽留。書成。即斷寵及妻頭。置縑囊中。西入上告。朝廷以奴殺主。不義。復不可不封。乃封子密爲不義侯。

張豐

涿郡太守張豐舉兵反。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盛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敗。當斬。猶言肘有玉璽。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

秦豐

秦豐。邑縣人。少學長安。受律令。歸爲縣吏。更始元年。起兵攻得邑。宜城若編臨沮中沮。盧。襄陽鄧新野穰湖陽蔡陽兵合萬人。

鄧奉

光武以鄧奉爲輔漢將軍。奉拒光武瓜里。（案）范書本傳。建武二年。帝遣吳漢伐南陽諸賊。漢軍所過多降。奉時鄧奉謀歸新野。怒漢掠其鄉里。遂據淯陽反。三年。帝自將南征破斬之。

龐萌

龐萌。山陽人。爲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己。自疑。遂反。上聞之。大怒。乃自將兵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爲社稷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

隗囂

隗囂。字季孟。天水人也。囂既立。使聘平陵方望爲軍師。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乎。衆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囂從其言。以王莽篡逆。復漢之祚。乃立高祖太宗之廟。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祝曰。有司穿坎于庭。牲而埋。光武與囂書曰。蒼蠅之飛。不過三數步。託驥之尾。得以絕萬。囂故寄府掾吏善爲文書。每上書移檄。士大夫莫不觀誦。囂將王元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

北取西河，東收三輔，案秦舊跡，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蓄養士馬，據隴自守，願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囂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囂然其計，杜林先去。餘稍相隨，東詣京師。光武賜囂書曰：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厭浮語虛辭耳。岑彭與吳漢圍囂于西城，敕彭書曰：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髮爲白。漢圍囂，囂窮困，其大將王捷登城呼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將軍垂憐，請自殺以明之。遂刎頸而死。時民饑亂，乃噉芻煮履。建武九年正月，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糒，悲憤腹脹而死。囂負隴城之固，納王元之說，雖遣子舂卿入質，猶持兩端。光武于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義。（案）此六句當是序中語。

公孫述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述之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無鹽徙，成帝末，述父仁爲侍御，任爲太子舍人，稍增秩爲郎。初垣副以漢中亭長聚衆降宗成，自稱輔漢將軍，述攻成，大破之，副殺成降。蜀郡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方十城，若奮發盛德，以投天隙，霸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于是自立爲蜀王，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饑饉，人民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饒奇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鐵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塗，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地方數千餘里，戰士不下百萬。秦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寇秦地，順江流以蹈荊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也。君有爲之聲，聞于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述人有所依歸。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爲期，覺問其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平，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輝。述以爲符瑞，因稱尊號，自立爲天子，改元曰龍興，造十層赤樓。述自言手文有奇瑞。（案）范書本傳述，廣其掌文曰公孫述，數移書中國，上賜述書曰：瑞應手掌成文，亦非吾所知。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平陵人雲鄙以東方漸平，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昔秦失其守，豪傑並起，漢祖無有前人之迹，立錐之地，于戰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瘳，何則？死而功成，愈于坐而滅亡。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下之釁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守險，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今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騁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乘時興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述然郡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出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勢。蜀人及其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于一舉，周爭之。述乃止。隗囂敗，述懼，欲安其業，成都郭外有秦時倉，改名白帝倉，自王莽以來常空。述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曰：白帝倉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此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

漢兵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于市橋偽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

延岑

延岑（案）岑與田戎皆臣於述，故編其後。字叔牙，筑陽人。（案）范書公孫述傳作南陽人。岑衣虎皮褲襦，宿下邑亭，亭長白言雒陽賊衣絳單衣，今宿客疑是。乃發卒來，岑臥不動，吏謝去。

田戎

田戎，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義自稱黎丘大將軍，戎自稱掃地大將軍，戎至期日，灼龜卜降，光中坼，遂止不降。（案）范書岑彭傳，建武四年，戎聞各數被圍，至期日降，而裴光辛臣寶或珍寶，裴圖道先降，或疑其寶已，遂不敢降，後爲岑彭所破，亡降公孫述。

銅馬等羣盜

銅馬賊帥東山荒禿上淮況等，大彤渠帥樊重，尤來渠帥樊崇，五校賊帥高扈，檀鄉賊帥董次仲，五樓賊帥張文，富平賊帥徐少，獲索賊帥右師郎等。

東觀漢記卷二十四

佚文（案）本書單文碎句無證可歸者別爲佚文，編次如左。

元始元年，拜王舜爲太保。（案）以下三條，俱號之源本，此見班書王莽傳，舜弟本書載此，蓋是從引及之也。丁明代傅喜爲大司馬，亦任事，頗害賢臣，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寢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策免明，上印綬，遣第。（案）此見班書侯傅傳，與此遣賢本書當亦引及。詔曰：三輔皆好彈，一大老從旁舉身曰：嗟，晞哉。（案）此見漢書南北蠻書鈔，未知何帝詔文。後漢有南宮、北宮、承光宮也。（案）以下二條，俱永樂大典本，此見北堂書鈔，與後漢書一條，均非史說，疑是他書之文，而漢紀本書者。霍光薨，賜繡被百領。（案）此亦見北堂書鈔。元年，營造明堂靈臺辟雍，此即明三事不同也。（案）此條見歐陽海論文頌，張范者光武紀中元元年初起明堂靈臺辟雍，漢儒多以明堂辟雍爲一所，此其辨析何人所陳。漢有沛宮、甘泉宮、龍泉宮、太一宮、思子宮，後漢有胡桃宮。（案）此條見歐陽海論文頌，張范者光武紀中元元年初學記。梁統蓬轉，因遇蹤合。（此）以下六條，俱見文選李善注。太史曰：忠臣舉力。

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

北裔寇作。無雞鳴狗吠之聲。

千里無烟火。

使先登偵之言虜欲去。

詔曾。今功臣家自記功狀。不得自增加以變時事。或自道先祖形貌表相。無益事實。復曰。齒長一寸。龍顏虎口。奇毛異骨。形容極變。亦非詔書之所知也。（案）以下二條俱見太平御覽。

揚雄好著書而口吃。不能劇談。

附東觀漢記范書異同（案）本書與范書異同者。其見於李賢注中所引本書。原委分明。或其可旬讀者。亦編於後。若本書有明文而范書刪落者。附焉。

范書光武紀。建武元年。光武北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追至右北平。連破之。李賢注。北平縣屬中山國。今易州永樂縣也。案東觀記。續漢書。並無右字。此加右。誤也。幷州西南別有右北平郡故城。非此地。

范書和帝紀。永元四年夏六月。詔收捕竇憲黨射聲校尉郭璜下獄死。李賢注。郭況子。東觀記。璜作瑄。

范書和帝紀。永元九年。揮國重譯奉貢。李賢注。揮。東觀記作揮。

范書和帝紀。永元十一年。復置右校尉官。李賢注。東觀記曰。置在西河鴈澤縣。

范書和帝紀。永元十六年十一月。行幸緱山。登百岯山。李賢注。即柏岯山也。在洛州緱氏縣南。爾雅云山一成曰岯。東觀記作坏。

范書和帝紀。元興元年五月癸酉。雍地裂。李賢注。東觀記曰。右扶風雍地裂。流俗本雍下有州者誤也。

范書安帝紀。永初四年夏四月。六州蝗。李賢注。東觀記曰。司隸豫兗徐青冀六州。

范書安帝紀。元初四年秋七月。京師及郡國十雨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李賢注。東觀記曰。方今八月案比之時。謂案驗戶口次比之也。

范書安帝紀。延光四年春三月。帝崩。立章帝孫濟北惠王壽子北鄉侯懿。李賢注。東觀記及續漢書。並曰北鄉侯犢。今作懿。蓋二名。

范書順帝紀。陽嘉二年冬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李賢注。東觀記曰。元和以來。音戾不調。復修如舊典。

范書桓帝紀。建和元年。陳留盜賊李堅。自稱皇帝。伏誅。李賢注。東觀記曰。江舍及李堅等。

范書桓帝紀。延熹二年。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及於羅亭。破之。李賢注。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即與羅亭相近。今鄯州。

范書濟河孝王慶傳。永元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且復須留。李賢注。東觀記。須留作宿留。

范書鄧訓傳。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李賢注。稽故。謂稽留事故也。東觀記。稽故字作諸胡也。

范書吳漢傳。漢擊破五校賊於臨平。追至東郡箕山。大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李賢注。東觀記及續漢書。長直。並作長垣。案長垣。縣名。在河南。不得言北擊。范書作長直。當是賊號。或因地以為名。

范書賈復傳。復馬嬴。光武解左驂以賜之。李賢注。東觀記。續漢書。左。並作右。

范書耿秉傳。秉與竇固擊車師。車師後王安得合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應其精騎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李賢注。東觀記曰。脫帽。邊抱馬腹也。

范書耿恭傳。三月至玉門。李賢注。五門關名。屬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賢案酒泉郡又有玉門縣。東觀記曰。至敦煌。明即玉門關也。

范書耿恭傳。恭母先卒。及恭自車師還。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齎牛酒釋服。李賢注。據東觀記。馬嚴也。

范書岑彭傳。更始遣立威王張印與將軍衛尊鎮淮陽。尊反擊走印。彭引兵攻尊。破之。李賢注。東觀記。衛作淫。

范書蓋延傳。蘇茂周建將賈休舉蘭陵城降。蓋延圍之。自鄰國休。帝敕曰。可直往據鄰。則蘭陵必自解。李賢注。東觀記。據作據。

范書耿純傳。眞定王劉揚遣作讖記。欲以惑衆。建武二年。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密勒收揚。純至眞定時。揚弟林邑侯讓及從兄紬。各擁兵萬餘人。李賢注。東觀記。續漢書。紬。並作紬。

范書任光傳。更始之雒陽。以光為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獨固守。廷掾持王郎檄詣府白光。李賢注。東觀記。扶柳縣廷掾。

范書任隗傳。隗子屯徙封西陽侯。屯卒。子勝嗣。李賢注。東觀記。勝作滕。

范書王常傳。更始西都長安。以常行南陽太守事。令專命誅賞。李賢注。東觀記曰。誅不用命。封拜有功。

范書王常傳。又別率騎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賊。李賢注。東觀記曰。沛郡賊苗虛也。

范書李通傳。通。建武二年封固始侯。十八年卒。子音嗣。音卒。子定嗣。定卒。子賞嗣。賞卒。子蓉嗣。李賢注。東觀記。黃字作簧也。

范書竇融傳。王莽居攝中。為強弩將軍司馬。東擊翟義。還攻槐里。以軍功封建武男。李賢注。東觀記。漢書並云寧武男。

范書資融傳。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人而去郡。李賢注。東觀記曰。曾弟嬰報怨。殺屬國侯士卿等。曾懼而去郡。

范書來歙傳。歙父仲。哀帝時爲諫大夫。李賢注。東觀記。仲作沖。

范書來歙傳。建武十三年。帝幸歙忠節。復封歙弟由爲宜西侯。李賢注。東觀記曰。宜西鄉侯。

范書馬援傳。建武十一年。隴蜀拜援隴西太守。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不可。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李賢注。東觀記曰。梁統也。

范書梁商傳。初冀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李賢注。東觀記。友作支。

范書馮勤傳。勤孫由尚平安公主。李賢注。章帝女也。東觀記作安平。皇后紀又云。由尚平邑公主。紀傳不同。未詳孰是。

范書馮衍傳。衍作顯志賦曰。嫘子反於彭城兮。餘管仲於夷儀。李賢注。嫘字。呂忱音仕奉反。勉也。東觀記作畿字。此蓋作嫘。亦誤刺。衍賦又曰。款子高於中野兮。過伯成而定慮。李賢注。東觀記。高字作喬。

聞仙人王子喬也。衍賦又曰。伏朱樓而四望兮。採三秀之華英。李賢注。東觀記及衍集。秀字作奇。英字作蕚。本賦下文云食五芝之茂英。此若是芝。不宜重說。但不知三奇是何草也。范改奇爲秀。恐失之矣。

衍賦又曰。捷六枳而爲藩兮。築蘇若而爲室。李賢注。捷。立也。枳。芬木也。晏子曰。江南爲橘。江北爲枳。枳芳而多刺。可以爲藩。此云六枳。東觀記作八枳。案周書小開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案）今本漢家周書作大人枳維卿。無維公公枳四字。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案）今周書作枳維國枳字上闕一字。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遂爲潛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

范書丁鴻傳。建初四年。徙封魯閼鄉侯。李賢注。東觀記曰。魯閼鄉。在尋陽郡也。（案）范書邵國志揚州廬江郡有尋陽縣。各州所部。無廬江郡。此蓋有誤。

范書丁鴻傳。寶憲擅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上。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李賢注。月滿先節。謂未及望而滿也。東觀記亦作先節。俗本作失節。誤也。

范書班超傳。建初八年。疏勒王忠反。超攻忠。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時月氏新與康居婚。超乃使月氏王嚴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居損中。遣使詐降於超。超僞許之。忠從輕騎詣超。超斬之。李賢注。損中。東觀記作顧中。續漢及華嶠書並作損中。本或作植。未知孰是。

范書鄧彪傳。元和元年。策罷太尉鄧彪。詔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李賢注。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石也。

范書魯恭傳。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因此遂廢夏斷獄。永初九年。恭上疏諫曰。案易五月斷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李賢注。東觀記曰。五月斷事。斷事戮下。乾上。初六。一陰爻生。五月之卦也。

范書段熲傳。熲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尋阻廢在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及賊。擊破之。李賢注。東觀記熲傳云。出橋門谷。

續後漢書

附義例　百段

蕭常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續後漢書四十七卷。宋蕭常譔。常廬陵人。鄉貢進士。初常父壽朋。病陳壽三國志帝魏黜蜀。欲爲更定。未及成書而卒。常因述父志。爲此書。以昭烈帝爲正統。作帝紀二卷。年表二卷。列傳十八卷。以吳魏爲載記。凡二十卷。又別爲音義四卷。義例一卷。於蜀志增傳三十二。廢傳四。移魏志傳入漢十。吳志廢傳二十。魏志廢傳八十九。多援裴注以入傳。其增傳亦皆取材於注。間有注所未及者。建安以前事。則據范書。建安以後。則不能復有所益。蓋其大旨。在書法不在事實也。然其義例精審。實頗得史法。如魏、吳諸臣。本附見二國載記之後。而中有一節可名。如孟宗、陳表等。則別入孝友傳。杜德、張悌等。則別入忠義傳。管寧、吳範等。則別入隱逸方技傳。其體實本之晉書。又曹操封魏公加九錫等事。陳志皆稱天子命公。而此乃書操自爲云云。則本之范曄宗後漢書本紀。其他篡削。亦頗多謹嚴。惟陳志先主傳。稱封涿縣陸城亭侯。而常於昭烈紀。但云封陸城侯。陳志建安二十四年。魏延爲都督。而常則云。拔魏延爲鎮遠將軍。裴注概無此語。不知常何所本。然常之所長。不在考證。殆偶然筆誤。非別有典據也。常成此書時。嘗以表自進於朝。所列但有本紀、表、傳、載記。而無音義。至周必大序。始并音義言之。或成書之後。又新輯補入歟。

續後漢書序

曹氏代漢。名禪實篡。特新莽之流亞。丕方登壇。自形舜禹之言。固不敢欺其心矣。今向千載。人之好惡豈復相沿。而蘇軾記王彭之說。以爲塗巷談三國時事。兒童聽者。聞劉敗則顰蹙。曹敗則稱快。遂謂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茲豈人力強致也與。陳壽身爲蜀人。徒以仕晉見黜。父又爲諸葛所髡。於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著三國志。以魏爲帝。而指漢爲蜀。與孫氏俱謂之主。設心已偏。故凡當時祫祭。高帝以下昭穆制度。皆略而不書。方見乞米於人。欲作佳傳。私意如此。史筆可知矣。其死未幾。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光武。終愍帝。以蜀爲正。魏爲篡。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爲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是蓋公論也。然五十四卷。徒見於唐藝文志。本朝太平御覽之目。遞仁宗時。修崇文總目。其書已逸。或謂世亦有之。而未之見也。幸舊史載所著論。千三百餘言。大旨昭然。劉知幾史通云。備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近世歐陽修議正統。不黜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明統論辨之。見於國史。張栻經世紀年。直以先主上繼獻帝爲漢。而附魏、吳於下方。皆是物也。今廬陵貢士蕭常。潛心史學。謂古以班固史爲漢書。范曄史爲後漢書。乃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迄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爲續後漢書。既正其名。復擇注文之善者。併書之。積勤二十年。成帝紀年表各二卷。列傳十八卷。吳載記十一卷。魏載記九卷。別爲音義四卷。惜乎詳疏略於前。使常不得追記英賢。憲章于後。以釋裴松之之遺恨也。昔周東遷。遂以微弱。至春秋時。僅爲王城。而吳、楚、強大。縣地數千里。皆僭稱

王。豐人斷然以夷狄子之。昭烈土地甲兵。甚非周比。與于漢中。適與沛公始封國號同。天時人事。決非偶然。孔子復生。必有以處此。乃爲首探魏文當日之心。次舉蘇氏百世之說。以合智氏之論。而證舊志之非。作續後漢書序。歷元六年庚申二月。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食邑一萬四千六百戶。食實封五千四百戶。周必大書。

進續後漢書表

臣常貢。名義至重。信古今之不易。書法既嚴。雖逢蓋之必計。理不可易。事固當然。竊觀魯史之文。仰論宜尼之志。盟會所列。敢僭天子之尊。王人雖微。必敍諸侯之上。僭如吳、楚。爵不過子。盛若威文。號止稱侯。蓋天常尊卑。轉移不可。曾歷雖新莽。雖僭而顯其事。諸葛亮之言。深疾史氏抑揚之謬。彼妄肆一時之意。蓋莫如三國之書。既紀曹而傳劉。復貶漢而爲蜀。以鬼蜮之雄。而接東京正統。以高、文之胄。而與孫權並稱。徒知做僞而顯其事。諸葛亮之言。深疾史氏抑揚之謬。彼妄肆之於正。多實守之以中。愛痛關於涅辭。庶少扶於名教。恭惟皇帝陛下。廣淵濟聖。緝熙光明。推太宗開卷有益之誠。佩高廟放心其收之戒。每於經筵之暇。及夫史學之傳。獨全深識遠覽之明。力主大公至正之道。如臣末學。爲時鄙陋。自幼承師法於先臣。有志明天下之大義。凡疑似是非之際。必反覆辨析其間。名不假人。斥垣衍帝秦之論。物不失舊。大少康祀夏之功。非固徇管見。雖決之私。直欲遵天理人心之正。采諸儒之遺說。更再世以成書。小道或有可觀。多見其不知益。僅足廁兔園之列。距敢追麟筆之餘。蹤名山副在京師。論次愧十年之作。閱書林幸乎東觀。燕閒禱乙夜之觀。所有臣編次續後漢書紀、表、列傳、載記。總計四十二卷。謹繕寫成八册。隨表上進以聞。臣常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續後漢書目錄

常謹案前史藝文志。謂班固史爲漢書。范曄史爲後漢書。昭烈繼獻帝而作。其書宜曰續後漢書。

帝紀二卷

第一上下　昭烈皇帝　〇一

第二　少帝　一九

年表二卷

第一　建安以來諸侯表　二七

第二　章武以來吳魏表　三五

列傳十八卷

第一　四三

昭烈甘皇后　昭烈孫夫人　少帝張皇后　甘陵王永　太子瑤
第二　陳登　邴原
第三上下　諸葛亮子瞻
第四　關羽　馬超
第五　趙雲兩子　虎統子安弟林　徐庶　劉巴
第六　許靖王商　簡雍　秦宓　鄧芝
第七　陳震　呂乂杜祺劉琰　楊顒　王謀賴恭孫子本何宗宗子雙習隨證顧　董厥樊建
第八
昭烈穆吳皇后　少帝敬哀張皇后　少帝李昭儀　安平悼王理　北地王諶
四七　袁渙　陸績
六一
六九　張飛　黃忠
七七　法正　董和胡濟
八三　糜竺孫乾　伊籍　馬良　宗預廖化
九三　董允陳祗黃皓　楊洪何祗　姚伷馬勳馬齊
九九

劉封孟達　向寵　劉琰　魏延
第九　蔣琬劉敏　李福
第十　霍峻子弋羅憲　何明兄子寵　吳懿族弟班　李朝弟郎兄邈
第十一　黃權子臻　王平句扶
第十二　馬忠　姜維　王嗣
第十三　楊戲　孟光　尹默李譔譙周
第十四　譙周
第十五　孝友　李密　陳表
第十六　忠義　金禕耿紀韋晃吉本本子邈邈弟邕
彭羕　李平　馬謖　楊儀兄臨
費禕
一〇九
一一三　王連　張裔　費詩
一一九　李恢　呂凱王伉
一二七　張翼
一三三　許慈胡潛　來敏　郤正
一四一　費詩
一四七　孟宗
張鎮

魏諷　傅彤子會
諸葛瞻子尚　程畿
嚴顏　杜德奉且張冀黃權
邵疇　常播
張悌　石偉
第十七　隱逸　一五五
管寧　張臂胡昭
焦先　應璩石韜林
杜微五通　劉穎
第十八　方技　一六一
李意其　周羣張裕
吳範趙達
劉惇萬脩　皇象
杜夔　馬鈞
朱建平　周宣蔣直
管輅
吳載記十一卷
第一　一七一
孫堅　孫策
孫權
第二　一八一
孫亮　孫休
孫皓　孫登謝厲
孫和　孫靜峻弟瑜皎奐強輩
孫寶子郎弟輔　孫翊弟匡
孫韶
第三　一九五
劉繇子基　士燮弟壹子徽
太史慈　朱治
第四　二〇一

張昭子承休　顧雍子劭劭子譚孫邵
諸葛瑾子恪遜友
第五　二一一
張紘弟松陳端　步騭周昭
嚴畯費玄玄子欽程秉
闞澤薛綜子瑩
是儀　胡綜徐詳
第六　二一九
周瑜　魯肅子淑
呂蒙
第七　二二九
程普蔣欽徐盛　賈逵
蔣欽徐盛　周泰
陳武子修修弟表　董襲
凌統　甘寧
潘璋　丁奉
第八　二三九
朱然施績　朱桓子異
呂範子據　賀齊孫劭
第九　二四七
潘濬　呂岱徐原
全琮　駱統
周魴　鍾離牧
周贊
第十　二五五
陸遜　陸抗
陸瑁　陸凱
第十一上　二六三
厲溫子祀忠燮壽　張溫暨陽
韋昭　王蕃樓玄

華歆　吾粲朱誦
滕允
第十一下　一七三
趙咨　沈珩
鄭泉　周昭
陳化　李衡谷利

魏載記九卷
第一　一七九
曹操　曹丕
曹叡　曹芳
曹髦　曹奐
第二　一九一
曹彰　曹植
曹沖　曹仁
曹洪　曹休
曹真子爽郭淮丁謐何晏畢軌李勝相關
夏侯惇　夏侯淵
夏侯尚　夏侯玄王經
第三　二〇一
荀彧　董昭
華歆　郗虞
荀攸　賈詡許攸四潘
程昱　郭嘉
劉曄　蔣濟
第四　二一一
鍾繇子會　陳羣子泰
陳矯徐宣衛臻　盧毓
杜畿子恕　鄭渾
第五　二二一
王朗子肅　王凱

王粲徐幹陳琳阮瑀應玚劉楨繁欽
衛凱劉廣　劉劭
傅嘏　崔林
楊俊王朗　高堂隆
第六　二三三
崔琰　毛玠
鮑勛　徐邈
胡質　桓階
裴潛何曾梁習　司馬朗司馬芝
第七　二四三
田疇　王修
常林杜畿徐奕蔣濟
楊阜　和洽
辛毗
第八　二五一
賈逵　蘇則
任峻盧毓　張既子祺
杜畿趙儼　高柔王觀
劉放孫資
第九　二五九
張遼樂進李典臧霸　張郃子殊徐晃
胡修許褚典韋龐德龐淯
文聘呂虔　滿寵田豐郭淮
王凌毋丘儉文欽諸葛誕
王昶　王基
鄧艾
例　二七三
音義四卷　二七五
札記四　二〇一

續後漢書卷第一上

宋 章 崇 撰

帝紀第一上

昭烈皇帝

昭烈皇帝諱備，字玄德，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朔二年，封陸城侯，因家於涿郡，雄桀，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父宏，亦仕州郡。昭烈生於桓帝延熹四年，少孤，與母販履織席自給。舍東南有桑高五丈，遠觀如車蓋，或謂當出貴人。昭烈與諸兒戲桑下曰：吾當乘此羽葆車。叔父子敬謂曰：毋妄言，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師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給其費用，與德然等。元起妻有難色，元起曰：吾宗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亦與友善。昭烈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丰饒，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顧自見其耳，寡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賈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見而異之，多遺之金，以故得合其衆。靈帝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冀都，遣八使，假善道以化天下，陰相連結，自稱黃天，分三十六部，部各萬人，一時俱發，天下響應。州郡各舉義兵。昭烈帥其屬從校尉鄭靖討黃巾有功，除中山安喜尉。其後有詔，罷免軍功為吏者，昭烈亦在遣中，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督丘毅募兵丹陽，昭烈與俱。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下密丞，復去官。中平末，至京師，會董卓之亂，義兵起，昭烈亦聚衆從討卓，後為高唐令，縣為賊所殘，往奔幽州公孫瓚，瓚表為別

部司馬，使與青州刺史田楷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遂領平原相。郡人劉平素與昭烈有隙，恥為之下，結客刺之，客不忍，語之而去。歲大饑，民苦鈔暴，昭烈外禦寇難，內振貧乏，士之至者，必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衆多歸焉。北海相孔融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遣太史慈來告急，昭烈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即遣精兵三千赴之，賊解散。袁紹攻公孫瓚，昭烈與田楷東屯齊。

獻帝初平四年，曹操攻徐州，陶謙遣使告急於楷，楷與昭烈救之，時昭烈有兵千餘，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得亂民數千人，既至，謙以丹陽兵數千益之，昭烈遂去楷歸謙，謙表為豫州刺史，屯小沛。興平元年春，操引兵還，夏，操復遣荀彧、程昱等攻豫州，昭烈為彧等所敗，多謙舊篇，謂別駕麋竺曰：非劉玄德不能安此州，謙卒，竺帥州人迎昭烈，昭烈固辭，典農校尉下邳陳登進曰：漢室凌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正在今日，此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之，昭烈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宜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輔主濟民，成五伯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竹帛，惟使君幸聽，登言孔融亦謂昭烈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昭烈遂領徐州，陳登遣使以奉昭烈之意告袁紹，紹曰：劉玄德宏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亂所望也。

二年二月，董卓餘衆李傕、郭汜相攻，三月，李傕脅天子幸其營，四月，郭汜攻李傕，傕移天子幸北塢，張濟自陝來和傕、汜，秋七月，車駕東歸，楊定、董承等侍送，八月至新豐，冬十月，郭汜遣兵來逼乘輿，楊定、楊奉與戰，破之，十一月，傕、汜等追乘輿戰於東澗，王師敗績，車駕幸曹陽，楊定、董承引韓暹、李樂等帥師奉迎，與傕等戰，破之，十二月，車駕乃進，傕等復來追，王師大敗，遂幸陝北渡河至安邑，是歲孫策始據江東。

建安元年五月改元，夏，袁術來攻，昭烈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淮陰，相持累月，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飛相失，飛殺之，城中乖亂，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布即引軍東下，中郎將丹陽許耽反迎之，飛敗走，昭烈失其孥，轉軍海西，遣使與布連和，布亦憤術轉餉不繼，乃召昭烈，還其孥，復以為豫州刺史，與并力擊術，昭烈屯小沛，秋七月，車駕至雒陽，曹操表昭烈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八月，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殺侍中董崇，尚書令馮碩等，以衛將軍董承為輔國將軍，庚申，天子遷都於許，冬，曹操自為司空，百官總己以聽，袁術遣其將紀靈等步騎三萬，復來攻，昭烈求救於呂布，布帥步騎千餘來援，靈等聞布至，皆斂兵，布要靈等與昭烈釋憾，遂各解去，昭烈合兵，復得萬餘人，布衝之，自來攻，昭烈覆敗，因詣曹操，操厚遇之，表為豫州牧，與俱至沛，牧散卒，給其糧，益與之兵，使東擊布，二年春，袁術僭號於淮南，秋，曹操大敗之，術走渡淮，韓暹、楊奉寇掠徐、揚間，昭烈要擊盡斬之，三年夏，呂布復與袁術通，使其中郎將高順、騎都尉張遼來攻，曹操使夏侯惇來救，不利，九月，順破沛城，昭烈脫身去，復失其孥，十月，曹操自引兵助昭烈，與布於下邳禽之，昭烈復得其孥，從操還許，操表為左將軍，是歲天子遣謁者裴茂帥諸將傑李傕夷三族，郭汜為其將伍習所殺。

四年夏，袁術欲稱徐州北從袁紹，曹操遣其將朱靈、從昭烈要擊之，程昱、郭嘉聞昭烈行，言於操曰：劉備

不可縱。操悔。追之不及。昭烈之來東也。與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吳子蘭、趙騎校尉种輯等。受天子衣帶中密詔誅操。操未之知。從容謂昭烈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昭烈謂事泄。方食失匕箸。時適雷震。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是耶。遂與承等合謀。會東出未發。術病死。昭烈遂據下邳。朱靈等還。昭烈乃殺操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爲昭烈守。有衆數萬。遣孫乾與袁紹連和。操使其將劉岱、王忠來攻。昭烈大敗之。

五年春。董承等事覺。曹操殺承等。夷其族。操欲自來攻。其下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棄紹而東。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遂來攻。昭烈敗績。操收其孥。并獲關羽以歸。昭烈趣青州。青州刺史袁譚。昭烈故茂才也。將步騎來迎。因至平原。馳使白紹。紹去鄴二百里奉迎。父子傾心敬之。月餘。所失亡士卒。稍稍來集。曹操與紹相拒於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操與紹。紹遣辟等。從昭烈徇許下。關羽來歸。操使曹仁等來拒。昭烈還紹軍。知紹無成。陰規去計。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昭烈遂將其兵至汝南。汝南賊龔都。帥衆降。合數千人。操使其將蔡陽來攻。昭烈大破之。臨陣斬陽。是歲紹與操相持於官渡。紹軍大潰。孫策卒。弟權襲其業。

六年春。昭烈領軍汝南。秋。曹操來攻。昭烈遣龔竺等。與劉表相聞。表郊迎之。待以上賓之禮。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之日益多。表疑焉。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昭烈設伏僞遁。惇等追之。大爲伏兵所破。昭烈嘗於表坐。起如廁。顧見其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席。表怪問之。昭烈曰。平時身不離鞍。髀裏肉消。今不復騎。髀肉遂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七年夏。袁紹卒。其子譚、尚相攻。

九年秋。曹操破袁尚。自領冀州牧。

十年。曹操敗袁譚於青州。殺之。

十一年。曹操廢齊、北海、阜陵、下邳、琅琊、甘陵、濟陰、平原、八王。除其國。

十二年。曹操北攻烏丸。昭烈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及操自柳城還。表謂昭烈曰。不用公言。失此大機。昭烈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既哉。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爲恨也。是歲。始用南陽人諸葛亮。

十三年夏。曹操自爲丞相。秋八月。操殺大中大夫孔融。夷其族。操攻劉表。會表卒。其子琮代立。屯襄陽。昭烈屯樊。九月。操軍至新野。琮遣人約降。昭烈不虞操之卒至。遂將其衆去。諸葛亮、徐庶、等並從。昭烈過襄陽。亮說昭烈攻劉琮。荊州可有。昭烈曰。吾不忍也。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去。遂降於操。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昭烈。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昭烈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操兵至。何以拒之。昭烈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昭烈據之。乃輕軍到襄陽。問昭烈已過。即以精騎五千來追。一晝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阪。昭烈兵不利。乃棄其孥。與諸葛亮、張飛、等數十騎。從間道走漢津。適與羽船會。得

濟沔。會劉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來有所聚。乃與俱至夏口。先是孫權遣魯肅弔劉表二子。并令與昭烈相結。肅未至而操已向荊州。肅與昭烈遇於當陽。因致權意。且謂昭烈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自結於東。其濟世業。昭烈喜。既至夏口。即遣亮隨肅詣權。且請兵拒操。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會昭烈。十二月。昭烈以其衆會吳師。及操戰於赤壁。大敗之。盡焚其舟艦。操走。昭烈復與吳師水陸俱進。追至南郡。時操軍復飢疫。死者大半。操之北走也。留曹仁等守南郡。昭烈屯油江口。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分遣諸將。南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舉郡降。施江營帥雷緒。帥衆數萬來歸。以諸葛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租賦。以充軍實。

十四年冬。曹仁等敗。委城北走。周瑜領南郡太守。屯江陵。昭烈表孫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會劉琦卒。羣下推昭烈領荊州牧。治公安。權進其妹於昭烈。

十五年。昭烈會孫權於京口。於是盡有荊州之地。是歲權遣使來告。欲共取蜀。或以爲宜聽許。吳終不能越荊以有蜀。蜀地可爲吾有。荊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爲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爲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贊其伐蜀。而以新得諸郡。未可發兵爲解。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兩得。昭烈從之。權果輟計。遣觀別駕從事。

十六年春。曹操自以其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爲丞相副。益州牧劉璋。聞操將遣鍾繇等。向漢中。攻張魯。大恐。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操兵強。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誰能禦之。璋曰。吾固愛之。而未知所出。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帥胤。而曹操之深讐也。且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操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主簿黃權固爭不可。從事廣漢王累。倒懸於州門以諫。璋皆不納。使其郡校尉法正。帥兵四千人。迎昭烈。敕所在供奉。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治中從事龐統。亦說昭烈曰。荊州荒殘。人物凋瘁。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雖以得志。今益州國富兵強。戶口百萬。寶貨山積。可借此以定大事。昭烈曰。今與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正。事乃可成。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吾所不取。統曰。權變從時。固非一道所能盡。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昭烈遂行。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自將步卒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張松使法正啓照烈。龐統亦進說。可於會襲璋。昭烈曰。初入其國。恩信未孚。此大事不可倉卒。璋推昭烈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昭烈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於是益昭烈兵。使擊張魯。又領督白水軍。昭烈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遣成都。昭烈北至葭萌。未即討魯。厚施恩德。以結民心。是歲。孫權徙至秣陵。

十七年春。曹操矯天子命。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冬。操攻孫權。權遣使來告急。昭烈使謂璋曰。曹操攻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爲脣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略州境。其憂有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求益萬兵。及軍資。欲東行。璋許兵四千餘。所求

皆給半張松書與昭烈及法正曰今大事垂立何爲稱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嫌隙始開矣璋敕關戍諸將文書勿使關通昭烈昭烈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攻璋昭烈徑至關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至涪據其城璋使劉璝冷苞張任鄧賢等拒於涪璝等皆敗退保緜竹

十八年春劉璋復使李嚴督緜竹諸軍嚴帥衆降昭烈兵益張分遣諸將平定郡縣進圍雒城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江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鎮荊州是歲曹操自爲魏公加九錫又以其三女爲天子貴人

十九年夏拔雒城進圍成都征西將軍馬超以其衆自漢中來歸拜平西將軍圍城數十日劉璋出降遷之於南郡公安時蜀中殷富昭烈大饗士卒取城中財分賜將士而還其穀帛昭烈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爲賓客如董和黃權李嚴皆璋之所信用吳懿費觀等又璋之姻戚而劉巴輩亦宿昔之所忌恨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十一月曹操弒皇后伏氏滅其族并殺二皇子昭烈聞之發喪制服曰老賊不死禍亂未已操又自置旄頭宮殿設鐘虡是歲分廣漢爲梓潼郡

二十年春曹操自以其女爲天子皇后又矯制命已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孫權以昭烈已得益州來求荊州昭烈曰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怒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昭烈帥師五萬下公安關羽入益陽秋曹操取漢中張魯走巴西孫權請和分荊州之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冬遣黃權帥師迎張魯未至魯已降操操逗留夏侯淵張郃屯漢中郃等數犯巴境昭烈遣張飛帥師迎次宕渠與郃等戰於瓦口大敗之郃等收餘衆走南鄭昭烈亦還成都

二十一年夏曹操自進號魏王秋操殺琅邪王熙除其國

二十二年夏曹操僭天子旌旗出警入蹕冬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陵五時副車又自以其子丕爲魏太子昭烈帥諸將進兵漢中遣將軍張飛馬超吳蘭屯下辯操使其將曹洪等來拒

二十三年春正月京兆金禕太醫令吉本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等憤曹操篡圖起兵誅之不克夏昭烈分遣吳蘭雷同等入武都爲操軍所敗蘭死之昭烈次於陽平討夏侯淵張郃

續後漢書卷第一下

帝紀第一下

昭烈皇帝

二十四年春正月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興勢淵等帥其衆來拒昭烈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其軍臨陣斬淵及操所遣益州刺史趙容等張郃走三月曹操帥其衆自長安入斜谷昭烈曰操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中矣及操至昭烈堅壁以老其師操軍士降者日益多乃遣將軍趙雲擊之操軍大敗墮漢水死者萬數夏五月操悉軍走昭烈遂有漢中遣孟達自枹歸北攻操之房陵殺其守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耽舉城降秋七月羣下上昭烈爲漢中王表於天子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長史鎮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從事中郎將臣射援軍師將軍臣諸葛亮遊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沖而上官逆謀若遭世寧緒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資聖德統理萬邦而運厄運不造之艱蓋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並罹弒虐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

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荊、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夙夜惴惴。戰栗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値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帥。咸推竇融以爲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僚。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爲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制之罪。雖死無恨。遂於沔陽設壇場。陳兵衆。羣臣陪位。讀奏訖。御王冠於昭烈。昭烈上言天子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於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安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首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凶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神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協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使操窮凶極逆。主后遇弒。皇子被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而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殁。孤

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僚以爲在昔虞書。敦敍九族。庶明厲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多。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於谷。盡力輸誠。獎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於是還治成都。以許靖爲太傅。法正爲尚書令。關羽爲前將軍。張飛爲右將軍。馬超爲左將軍。黃忠爲後將軍。拔魏延爲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鎮漢中。九月。曹操相國西曹掾濟陰魏諷等。憤操將篡漢。欲舉兵誅之。事泄。爲操所害。是歲。前將軍關羽。帥師攻曹仁於樊。操遣于禁等七軍救之。羽大破禁軍。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又斬其將龐德。梁、郟、陸渾羣盜。皆稟羽號令。時羽威震華夏。自許以南郡縣。皆應羽。操懼。議徙都以避之。會孫權襲殺羽。取荊州。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操死。子丕自爲丞相魏王。冬十月。曹丕篡帝位於繁陽。國號魏。改元黃初。廢天子爲山陽公。或傳天子遇害。王乃發喪制服。時所在言祥瑞者相屬。將軍孟達叛奔於魏。殺副軍將軍劉封。十二月。曹丕遷於雒陽。是歲。後將軍黃忠、尚書令法正卒。

章武元年春。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擧、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別駕從事趙莋、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臣謹按雒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爲帝際。雒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雒書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且來。臣父羣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此爲異瑞。又二十二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爲天綱。經曰。帝星處之。衆邪消亡。聖諱豫覩。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人。速即洪業。以寧海內。太傅許靖、安漢將軍麋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柱、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弒。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驗。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燿。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大王以天子之位。

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爲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考述河雒讖記。咸至於廷。伏惟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冑。本支百世。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考省靈圖。啓發讖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定禮儀。擇令辰。上尊號。夏四月。即皇帝位於成都。燔柴告天。其祝文曰。維建安二十六年。夏四月丙午。皇帝臣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虐弒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墮廢。備宜脩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惟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僚登壇。受皇帝璽綬。脩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於是建元爲章武。大赦天下。以軍師諸葛亮爲丞相。太傅許靖爲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五月。立妃吳氏爲皇后。立子禪爲皇太子。六月。立子永爲魯王。理爲梁王。車騎將軍張飛。爲其下所殺。初帝憤孫權之襲關羽。秋七月。東征孫權。權遣使納款。帝怒不許。權乃使其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以拒王師。將軍吳班、馮習自巫攻破異等。軍次秭歸。四萬餘人。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助討權。是歲。曹丕封權爲吳王。權遷於武昌。

二年春正月。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行自秭歸。敕諸將進軍。緣山截嶺。營於夷道

號亭、自猇山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宣慰五谿蠻夷、咸相帥響應、鎮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拒吳軍、且備魏寇、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王師敗績於猇亭、將軍馮習、張南、等死之、鎮北將軍黃權、以道梗沒於魏、帝自猇亭至秭歸、收合離散、陸行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八月、司徒許靖薨、冬十月、昭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車駕猶駐白帝、大懼、十二月、復遣其大中大夫鄭泉來納款、許之、遣大中大夫宗瑋如吳、帝不豫、漢嘉太守黃元聞之、舉兵反、是歲、驃騎將軍馬超薨、尚書令劉巴卒、

三年春三月、黃元犯臨邛縣、遣將軍陳曶討之、元伏誅、帝疾革、丞相亮、尚書令李嚴、並受遺詔、輔皇太子、夏四月癸巳、帝崩於永安宮、時年六十三、遺詔百官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服如禮、其郡國守相、都尉、令、長、三日便除、五月、梓宮至自永安、秋八月、葬惠陵、謚曰昭烈皇帝、帝寬仁大度、知人善任使、有高帝之風、臣下雖有顯過、必曲意原貸、待關羽、張飛、如親父子、一見諸葛亮、遂咸帝業、又性儉約、嘗毀帳鉤鋙以鑄錢、非軍功不妄賜予、以故國用不至匱乏、初入益州、丞相掾趙戩、問於徵士傅幹曰、劉玄德其濟乎、幹曰、玄德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關羽、張飛、勇而有義、皆萬人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玄德之略、三傑佐之、何爲不濟、時馬謖有盛名、亮每器之、帝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不以爲然、後竟有街亭之敗、

贊曰、漢承秦慘刻之後、高文以寬仁結人心、淪浹既久、牢不可解、雖中更禍變、而人之謳吟思漢、不絕于口、世祖因之、卒復舊物、重以章帝、惠及胎養、培殖益固、靈、獻之際、可謂大壞極亂矣、而一時英雄、擁兵負固者、猶以劉氏藉口、昭烈父子、以帝室支屬、介在一隅、而正位號、尚數十年、由先漢並是、垂祚五百、三代以還、蓋未之有、人主之結人心、其效迺爾、有大物者、庸可忽諸、

續後漢書卷第二

帝紀第二

少帝

少帝諱禪、字公嗣、昭烈皇帝子也、建安二十四年、昭烈爲漢中王、立爲王太子、及即尊位、爲皇太子、策曰、維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爲皇太子、以承宗廟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與、三年夏四月、昭烈崩於永安宮、遺詔皇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六十有餘、何所復恨、第以汝兄弟爲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器益甚大、增脩過於所望、審能如是、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益人意智、五月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改元建興、孫權遣其立信校尉馮熙來弔、牂柯太守朱褒反、益州郡大姓雍闓、遂太守張裔於吳、據郡勿賓、越嶲夷王高定亦叛、秋、立皇后張氏、遣尚書郎鄧芝如吳、

二年春、務農殖穀、閉關息民、夏、孫權遣其輔義中郎將張溫來聘、秋、曹丕使吳、不克而還、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爲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爲雲南郡、又分建寧、牂柯、爲興古郡、十二月、亮還成都、是歲曹丕侵吳、及江而還、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屯江州。築大城。夏曹丕死。其子叡嗣偽位。是歲大司農秦宓卒。

五年春。將征曹叡。詔曰。蓋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脩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首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尊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睿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忻戴。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振王綱。不墜于地。萬國未靖。蚤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正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非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聰斷。絕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以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謂不燃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忝雖河洛。阻兵未已。諸葛丞相。宏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勵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恭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強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蓋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效尤。天人所怨。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協贊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仰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吳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帥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能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旌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乘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爵小大。各有品限。及曹氏之宗族。枝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于知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商。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沈迷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誅其渠魁。弔其殘民。它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是歲放長水校尉廖立、於汶山郡。

六年春。丞相亮。帥諸軍。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降。關中響震。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曹叡將張郃等。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王師敗績。亮誅謖以徇。冬復出散關。圍陳倉。斬曹叡將王雙。是歲。孫權大破曹叡將曹休於石亭。

七年春。遣將軍陳式。攻武都、陰平、克之。因定二郡。夏。孫權僭號。遷於建業。遣使來告。帝欲討權。丞相亮極諫而止。秋。遣衛尉陳震如吳。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邽漢、樂、二城。是歲鎮軍將軍趙雲卒。

八年秋。曹叡使其將曹真。由子午谷。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斜谷。欲寇漢中。丞相禦之於成固、赤阪。懿等聞王師起。皆北走。鎮北將軍魏延。大破曹叡雍州刺史郭淮於陽谿。徙封魯王永爲甘陵王。梁王理爲安平王。是歲。輔漢將軍張裔卒。

九年春二月。丞相亮。帥諸軍征曹叡。圍祁山。始以木牛運。夏叡使其將司馬懿、張郃。拒王師。六月。亮與郃戰於青封。殺之。懿等帥衆遁去。秋八月。放都護李平於梓潼郡。是歲。孫權敗曹叡將王淩於阜陵。安漢將軍李恢卒。

十年。休士勸農。作流馬木牛。肄兵講武。

十一年冬。發諸軍。運米於斜谷。治斜谷邸閣。將以討曹叡。孫權攻曹叡合肥新城。是歲。南夷劉胡反。將軍馬忠討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丞相亮。帥師十萬。征曹叡。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車騎將軍劉刻有罪。棄市。三月。孝獻皇帝崩。亮屯渭南。曹叡使其將司馬懿拒王師。懿堤亮不敢戰。夏五月。孫權攻曹叡合肥新城。分遣其將攻淮沛。秋八月。丞相亮薨於渭南。長史楊儀。帥諸軍還。楊儀殺征西大將軍魏延。大赦天下。以左將軍吳懿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爲尚書令。兼總機政。是歲。孫權遣其侍中。是儀來聘。

十三年春正月。放中軍師楊儀于漢嘉郡。尋殺之。夏四月。以尚書令蔣琬爲大將軍。後軍師費禕爲尚書令。

十四年夏四月。行幸涪。登觀阪。觀汶水之流。旬日而還。武都氐王苻健帥衆降。徙健及氐民四百餘戶於廣都。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崩。秋葬敬哀皇后於南陵。是歲。車騎將軍吳懿薨。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天下。改元。立子璿爲皇太子。瑤爲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

二年春三月。以大將軍蔣琬。爲大司馬。曹叡死。其養子芳嗣偽位。越巂夷獠數反。太守僑治安定縣。

三年春。使越巂太守張嶷。平定越巂郡。

四年夏。孫權使其將全琮、諸葛瑾、等。攻曹芳。取柤中。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大司馬蔣琬。咨議國事。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駐軍於涪。十一月。大赦天下。以尚書令費禕。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司馬姜維。爲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前護軍王平。爲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

七年春閏月。曹芳使其將曹爽、夏侯玄寇漢中。鎮北大將軍王平。禦之於興勢。大將軍費禕。帥諸軍繼至。爽等遁去。夏四月。安平王理薨。秋九月。禕還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崩。冬。葬穆皇后於惠陵。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費禕還。秋。大赦天下。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薨。尚書令董允卒。宦人黃皓始與政。

十年春。以鎮西大將軍姜維。爲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衛將軍姜維。帥師出隴西、南安、金城。與曹芳將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帥衆降。遣姜維撫定。居之于繁縣。是歲。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是歲。鎮北大將軍王

平蕩。

十二年春。曹芳太傅司馬懿。殺其大將軍曹爽等。自是政歸于懿父子。其右將軍夏侯霸來降。夏四月。大赦天下。秋。衛將軍姜維。帥師討曹芳。攻其雍州。不克。將軍句安、李韶、奔魏。是歲。鎮南大將軍平尚書事馬忠薨。

十三年。衛將軍姜維。復出西平。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屯漢壽。大赦天下。曹芳太尉王凌、憤司馬懿專國。欲起兵誅之。不果。車騎將軍鄧芝薨。尚書令呂乂卒。

十五年夏。孫權死。其子亮嗣偽位。立子琮爲西河王。十二月。曹芳使其將諸葛誕、胡遵、等。攻吳東興隄。孫亮太傅諸葛恪。大敗之。死者萬數。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駐漢壽。爲魏降人郭循所害。夏四月。衛將軍姜維。帥師圍南安不克。是歲。孫亮使其太傅諸葛恪攻魏。圍合肥、新城。其武衛將軍孫峻殺恪。

十七年春三月。衛將軍姜維。還成都。加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天下。夏六月。衛將軍維。帥師出隴西。曹芳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邈圍襄武。與曹芳將徐質戰。大破其軍。質走。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居之於緜竹繁縣。是歲。魏司馬師廢其主芳。而立曹髦。

十八年春正月。曹髦將軍毋丘儉、文欽、等。憤司馬師專國。起兵誅之。不克。衛將軍維還。夏。維復帥車騎將軍夏侯霸等。征曹髦。俱出狄道。大破其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俘斬數萬人。

十九年春。以衛將軍姜維爲大將軍。帥師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以討曹髦。濟後期不至。秋。王師敗績於段谷。維還成都。貶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冬。孫亮侍中孫綝。殺其將軍滕允。驃騎將軍呂據。自爲大將軍。十二月。亮遣其五官中郎將刁玄來告亂。是歲。立子瓚爲新平王。大赦天下。

二十年夏五月。曹髦司空諸葛誕。憤司馬昭專國。謀舉春。欲討昭不行。大將軍姜維。聞其變。帥諸軍出駱谷。大赦天下。

景耀元年春。姜維還成都。復拜大將軍。景星見。大赦天下。改元。吳孫綝廢其主亮。而立孫休。冬。孫休殺孫綝。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爲北地王。恂、新興王。虔、上黨王。

三年夏五月。魏司馬昭弒其主髦。而立曹奐。秋九月。追謚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

四年春三月。追謚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薨。大將軍姜維。帥師征曹奐。王師敗績于侯和。

炎興元年夏。曹奐相國司馬昭。使其黨鍾會、鄧艾、等。寇漢中。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禦之。大赦天下。改元。冬司馬昭自爲晉王。十一月。衛將軍諸葛瞻。與鄧艾戰于緜竹。王師敗績。瞻死之。是月國亡。明年春。帝遷于雒陽。晉泰始七年崩。時年六十五。

贊曰。少帝任賢相。則僞境懷畏。一惡閹尹。亂亡隨之。傳曰。存亡在所任。信哉。

續後漢書卷第三

年表第一

建安以來諸侯表

東京之季。羣雄蝟奮。有地有民。如古諸侯。其事跡雖見於范陳漢史。而所書頗多疎略。陳壽三國志。又闕詳於曹氏。覽者病於研究。今自建安以來。表著其事。列於左方。

漢	建安元年 丙子	丁丑
劉玄德 豫州	初平末爲豫州刺史。領徐州牧。是歲爲東將軍。封宜城亭侯。呂布襲徐州。曹操表爲牧。	驅斬韓暹、於徐。
劉璋 益州	璋父焉。領益州牧。興平元年卒。璋代領州事。獻帝召璋爲	
劉表 荊州	初平元年。以荊州刺史。領南陽太守。	
袁紹 冀州	初平二年。以渤海太守。領冀州牧。	拜大將軍。
袁術 揚州	初平四年。自領揚州。	僭帝號於淮南。曹操驅
孫策 江東	興平元年。領交趾太守。二年。領會稽太守。	遣使貢獻。詔封爲侯。
曹操 兗州	初平三年。領兗州牧。是歲。領司隸校尉。	討袁術。備道之淮。
呂布 徐州	是歲。襲取劉玄德徐州。	

歲								
丑	僭號•				之•兵敗•[illegible]	[illegible]		
戊寅 三	呂布來攻•十月•曹操攻布下邳•斬之•拜左將軍•					使張紘詣闕•禽太史慈•禮而用之•拜討逆將軍•封吳侯•	[illegible]呂布•	擒下邳•為劉玄德曹操所圍•城破•為操殺•
己卯 四	受帝衣帶中詔•謀誅曹操•會操出不果•殺曹操徐州刺史車胄•		[illegible]攻•不從[illegible]	憤曹操劫制天子•欲討之•移檄州郡•列其罪	軍敗•還壽春•憤死江亭•	劉勳[illegible]•取廬江•敗黃祖沙羨•	袁紹來攻•操分兵守官渡•	
庚辰 五	曹操來攻•關羽為所擒•[illegible]•關羽來歸•玄德謀去紹•[illegible]劉表•斬[illegible]將•襲[illegible]陽•			大敗于官渡•殺別駕田豐•		[illegible]所殺•其弟權•領其眾•先是[illegible]於官渡•謀襲許•迎帝•[illegible]	董承等先受帝密詔•誅曹操•謀泄•為操所害•劉玄德奔紹•紹遣將顏良•[illegible]•斬紹將文醜•[illegible]官渡•	
辛巳 六	領軍汝南•曹操來攻•往從劉表于荊州•表使屯新野•[illegible]歸之•[illegible]•敗操將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		劉玄德來奔•待以上賓之禮•	自官渡之敗•城邑多叛•復擊定之			敗劉玄德•玄德奔劉表•破袁紹倉亭軍•	
壬午 七				紹五月卒•其少子尚立•長子譚•曹操攻譚、尚•		曹操下書責權質任子•周瑜勸勿遣•		
癸未 八			曹操來攻•[illegible]平原[illegible]	劉表以書勸譚、尚兄弟和親•		西攻黃祖•破其舟師•		
甲申 九							破袁尚•自領冀州牧•	
乙酉 十				譚保南皮•為曹操所破•遇害		使賀齊討上饒•分地為建平縣•	殺袁譚•	
丙							[illegible]齊、北海、阜陵、下邳、常山、	

歲								
戌 十一							甘陵、濟陰、平原、八王•除其國•[illegible]	
丁亥 十二	曹操攻柳城•玄德勸劉表襲許•表不從•始用諸葛亮•			尚、熙為公孫康所殺•袁氏竟亡•		西攻黃祖•	破烏桓柳城•斬蹋頓•[illegible]	
戊子 十三	[illegible]劉琮以荊州降[illegible]	曹操表為鎮威將軍•	八月卒•少子琮立•以荊州降操•劉玄德表琦為荊州刺史•			攻黃祖•破之•[illegible]•分[illegible]為始新、新定、[illegible]、休陽•并[illegible]六縣為新都郡•[illegible]•周瑜破操于赤壁•	[illegible]赤壁[illegible]•曹仁守江陵[illegible]	
己丑 十四	群下推為荊州牧•[illegible]公安•孫權[illegible]妹[illegible]•[illegible]領荊州牧•		劉琦卒•劉氏遂亡•				曹仁敗•棄城走•	
庚寅 十五	會孫權于京口•於是遂有荊州之地						作銅爵臺•	
辛卯 十六	益州牧劉璋•遣法正來迎玄德•遂行•龐統勸取益州•	[illegible]遣法正迎玄德•與玄德會於涪•				徙治秣陵•	[illegible]馬超、韓遂於潼關[illegible]五官中郎將[illegible]	
壬辰 十七	曹操攻孫權•權使告急•[illegible]始與劉璋有隙•					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作濡須塢•	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殺荀彧•攻[illegible]	
癸巳 十八	攻雒城•	劉玄德圍雒				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illegible]•江西遂空•惟有[illegible]	并十四州•復為九州•自為魏公•加九錫•[illegible]	
甲	夏•拔雒城•遂圍成都•馬超來歸•	開城門降•玄德[illegible]公安•				克皖城•	耕藉田•弒皇后伏氏及二皇子•	

年	甲午 十九	乙未 二十	丙申 二十一	丁酉 二十二	戊戌 二十三	己亥 二十四	庚子 二十五
	[illegible]	[illegible]		帥諸將進兵漢中。	討夏侯淵、張郃、[illegible]于陽平。	[illegible]	冬。曹丕篡位。廢帝爲山陽公。
		取荊州三郡。攻合肥。敗。	曹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續後漢書卷第四

年表第二

章武以來吳魏表

按昭烈以建安二十四年走曹操于漢中。秋。羣下表爲漢中王。明年。操子丕篡國。又明年。昭烈從羣臣請。即帝位于成都。改元章武。初未嘗稱蜀。參考旁載。亦無稱蜀之文。陳壽三國志。即孫、曹本號名其書曰吳、魏。獨於昭烈之書。不曰漢而曰蜀。且昭烈帝室支屬。系紹正統。稱漢爲宜。壽抑而不書。而書其地。豈以其所處之偏。據地之狹耶。周自東遷以來。諸侯強大。拓地至數圻。王室不絕如綫。孔子作春秋。書王書正。必繫之周。不以周之微而遂絕之也。或謂壽既歸晉。則爲晉人。晉承魏統。不得不抑漢。抑漢所以尊魏也。習鑿齒亦晉人也。其著漢晉春秋。以昭烈上繼獻帝爲漢。書未嘗私魏。而於昭烈有所貶抑。矧壽嘗事昭烈父子。獨無舊君之義乎。近世歐陽修作五代史。莊宗以晉稱唐。則書唐。李昪以江南稱唐。則又書唐。劉崇以河東稱漢。則書漢。劉龑以南越稱漢。則又書漢。未聞書莊宗以晉。書昪以江南。書崇爲河東。書龑爲南越。且莊宗自以上繼昭宗。昪自謂唐之宗室。劉崇蓋漢祖之弟。從其所稱可也。劉龑謬自稱漢。亦從而書漢。人不以爲非。昭烈漢之支屬。又非莊宗之唐。劉龑之漢比。奈何黜其宗國本號。而稱其地哉。故需刊正其謬。合而名之曰續後漢書。既正其名。且以孫、曹事迹。參會漢氏之紀元。列之於表云。

		吳	魏
辛丑	先是、建安二十五年。曹丕改延康。年號。改黃初。昭烈仍舊稱二十九年。是年四月。丕改今元。	後武昌。置武昌郡。稱藩于魏。曹丕。丕封爲吳王。加九錫。立太子登。天子親御六師來討	黃初二。以魏郡東部爲陽平郡。西部爲廣平郡。置五經博士。築夜明宮
壬寅	二。	黃武一。曹丕賣任子不受。丕遣將來攻。將軍全琮。斬魏將尹盛。敗夷陵。遣輜重泉將于天子。	初令諸王不隨年。呂蒙。齊王芝沔。 曹休敗吳將
癸卯	三。敗曹仁等於濡須。蔡睿。虞其太守曹宗。 遣賀齊等擊鄱陽郡芝來。 冬天子	四。曹仁據濡須。爲吳所敗。費禕攻江陵不克。 遂南巡至于宛。	五。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 置春秋博士。 穿天淵池。
甲辰	三。夏遣張溫聘于漢。九月。曹丕來侵。 溫大江曰。彼有人焉。乃還。	五。溫請務農。分三郡置塢。爲東安郡。 權語陸遜。徒守江東。兵自足用。 遜坐自守。可納耳。	七。使諸葛瑾經傳。號皇陵。先是使諸葛瑾經傳。號九華臺。 五月死。子叡嗣爲位。
乙巳	四。冬曹丕復來侵。	六。	太和元。行五銖錢。 耕耤田。
丙午	四。	陸遜等。大敗曹休于石亭。休憤死。 改合淮爲陰實郡。	二。分新城之上庸、武陵、房陵、爲上庸郡。 錄爲遼郡。 天子使丞相亮來討。 曹休使吳于石亭。 丞相亮斬王雙。
丁未	五。	黃龍元。四月帝即帝位。大赦。遣使聘於漢。 遜遣使聘於漢。 天子遣陳震來。	三。丞相亮來討。攻武都、陰平、取之。 改平襄曰襄武。
戊申	六。	二。立都鄴宮。 鑄銅奉漢。 遣衛溫入海求夷洲。	四。作合肥新城。以其父丕與論刻石。 遣曹真、司馬懿、犯漢。丞相亮。 懿之於成固。亮等遣還。 漢將軍魏延。破魏州刺史郭淮于
己酉	七。	夏野穀成熟。 由拳野穀生。改爲禾興縣。 敗魏王浚於阜陵。 遣潘濬、呂岱、平定武陵蠻夷。	五。丞相亮。以王師來討。殺大將張郃。
庚戌	八。		六。治許昌宮。起銅雀臺。
辛亥	九。		
壬子	十。	嘉禾元。	

		吳	魏
癸丑	十一。	二。攻合肥縣。	青龍元。青龍見蘇陵。改蘇陵爲龍陵。
甲寅	十二。	三。圍合肥。	二。丞相亮來討。遣司馬懿拒王師。秋。亮屯于渭南。孫權帥諸將來寇。 權自臨合肥。 漢獻帝薨
乙卯	十三。	四。	三。遣使以馬昌璋璜聘軍於吳。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
丙辰	十四。	五。鑄大錢一當五百。	四。置崇文觀。
丁巳	十五。	六。徙山越。置平地。	景元初。以蜀丑之月爲正。改太初曆爲景初曆。 青龍郡。
戊午	延熙元。	赤烏元。鑄當千大錢。	二。置汝陰郡。 司馬懿大破遼東。
己未	二。	二。城沙羨。 南蠻反。呂岱討平之	三。正月死。子芳嗣爲位。 復以建寅爲正。
庚申	三。	三。圍倉眼民。	正始元。
辛酉	四。	四。諸葛瑾取柤中。 太子登卒。 歎城郭。	二。吳朱然圍襄陽之樊城。司馬懿拒之。 以太牢祀孔子。以顏回配
壬戌	五。	五。立子和爲太子。 改禾興爲嘉興縣。	三。
癸亥	六。	六。諸葛恪敗魏將謝順。 扶南國獻樂人。 司馬懿帥師入舒。	四。司馬懿帥師入舒。
甲子	七。	七。	五。遣曹爽等犯漢中。大將軍拔蜀興關路。爽等敗走。
乙丑	八。	八。鑄甸容中道。自小其至靈陽四城	六。
丙寅	九。	九。置當千錢。	七。吳朱然侵柤中。 以太牢祀孔子
丁	十。	十。	八。

卯		改作太初宮。	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置平陽郡。	
戊辰	十一。	十一。朱然據江陵。 新蔡成。	九。	
己巳	十二。	十二。	嘉平元。司馬懿與曹爽爭權。爽與等八族，自是政歸懿父子。	
庚午	十三。	十三。假太子和。立子亮爲太子。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魏王詔等來攻。遣戰船拒之。魏等走。	二。王昶敗吳將施績于江陵。	
辛未	十四。	太元元。冬祀南郊。	三。王淩謀司馬懿廢曹芳，欲起兵誅之。不克。	
壬申	十五。	二月改神鳳，四月改建興。四月權死，子亮嗣位。太傅恪作東興大堤以制魏人。十二月，恪大破魏諸葛誕等於東興。	四。使胡遵、諸葛誕、等往吳，大爲吳所破。	
癸酉	十六。	二。三月恪伐魏，兵多疾死，引還。孫峻殺恪。	五。吳諸葛恪圍合肥，大將軍姜維以王師來討，圍南安。	
甲戌	十七。	五鳳元。	正元元。秋，司馬師廢芳而立髦。大將軍姜維來討，圍襄武。	
乙亥	十八。	二。魏大將文欽帥衆降。	二。毋丘儉等，舉兵誅司馬師，不克。大將軍姜維來討，大敗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	
丙子	十九。	太平元。孫綝殺滕胤、呂據，自爲大將軍。	甘露元。	
丁丑	二十。	二。以長沙東部爲湘東郡，西部爲衡陽郡，會稽東部爲臨海郡，餘姚東部爲陵川郡。 拜藍中箭矢。	二。諸葛誕憤司馬昭篡國，舉兵誅之。不克。	
戊寅	景耀元。	永安元。孫休殺亮而立孫休。置學官。立五經博士。冬，孫綝誅伏誅。	三。司馬昭殺諸葛誕等。	
己卯	二。	二。置九卿官。	四。	
庚辰	三。	三。作浦里塘，以會稽南郡爲蕪湖，分宜都、置建平郡。	景元元。司馬昭弒髦而立曹奐。	

辛巳	四。	四。遣使巡行風俗。	二。	
壬午	五。	五。	三。大將軍姜維以王師來討。	
癸未	夏故興。	六。分武陵爲天門郡，零陵分交州爲廣州。明年秋，休死，孫和之子皓嗣位。又十五年，爲晉所滅。	四。夏司馬昭使鍾會、鄧艾、出漢中。又明年晉興，曹氏遂亡。	

常既以正統繫之昭烈，且刊正舊史之謬，合其書而名之曰漢。識者是之。或謂近世司馬公光作歷代編年，以漢傳於魏，魏受之漢，不得不取魏，且謂昭烈于漢族屬疏遠，是非難辨，不可與光武晉元比，不得紹漢氏遺統。常謂不然。曹操幽主弒后，漢之賊也，子丕世濟凶德，以篡奪之心，而竊舜禹，其代漢也，雖其弟植，與其黨蘇則等，且不直之，名禪而實篡，謂之傳受可乎。昭烈雖疏屬，要爲帝室之冑，舉漢之人，皆知其爲景帝之後，雖操父子所謂盜憎主人者，亦無一語謂其非是，則是非之際，亦何難辨之有。今不以正統繫之帝室之冑，而乃歸之篡國之賊，其可哉。晉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光武終於愍帝，以昭烈上繼獻帝，而晉承之，且謂魏雖受漢禪，尚爲篡逆，至晉文帝克蜀，乃爲漢亡而晉興，而廣漢張栻之論，亦謂獻帝雖廢，昭烈以正義立蜀，漢統未墜地也。要盡末年而止，二子之論云爾。故備著之。

續後漢書卷第五

列傳第一

后妃諸王

昭烈承衰亂之餘，庶事草創，嬪嬪之制，闕焉未備。方是時，公族轉徙四方，疏封亦鮮。陳壽復抵而不書，最以後世無傳焉，姑因其舊而附益之。

昭烈甘皇后，沛人。昭烈臨豫州，駐小沛，納以爲妾。昭烈數喪嫡室，常攝內事，從至荊州，生少帝。會曹操軍至，追及於當陽長阪，時昭烈倉卒與后母子相失，賴趙雲衝護得免。后薨，葬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徙葬于蜀。未至而昭烈崩，丞相亮言皇思夫人履行脩仁，淑謹其身，大行皇帝昔爲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篤義垂恩，思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已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爲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爲恭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按證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毅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惠陵。臣請太尉告宗廟，布告天下，太常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昭烈穆吳皇后。陳留人。兄懿少孤。懿父與劉焉有雅。故從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遂爲子瑁納后。瑁死。后寡居。昭烈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事下勸昭烈聘后。昭烈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疏。孰與晉文之於子圉。於是納后爲夫人。建安二十四年。立爲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殷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爲皇后。遣使持節。丞相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少帝卽位。尊后爲皇太后。稱長樂宮。延熙八年崩。葬惠陵。

昭烈孫夫人。權妹也。昭烈爲荊州牧。權稍畏之。進夫人以固好。夫人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昭烈每入。心常凜凜。又多將吳使卒。縱橫不法。昭烈以牙門將軍趙雲嚴重。命主內事。權聞昭烈西征。大遣舟艦。迎夫人。夫人欲將太子還吳。諸葛亮使趙雲、張飛。勒兵斷江。太子乃得留。

少帝敬哀張皇后。車騎將軍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爲皇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爲皇后。十五年崩。葬南陵。

少帝張皇后。敬哀皇后妹也。建興十五年。爲貴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爲皇后。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以貴人爲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脩中饋。恪肅禮祀。皇后其敬之哉。炎興後。隨帝北遷雒陽。

少帝李昭儀。不詳所出。入宮爲昭儀。國亡。司馬昭欲以漢宮嬪。賜諸將之無妻者。昭儀曰。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殺。

贊曰。事以正立。以權濟。蓋權者。所以濟正之不及。苟無事乎權。雖一於正可也。昔晉文公僞處于秦。欲因秦而反國。故秦伯納懷嬴。而不敢拒。何則。有求於人。勢不得不從。不然。則事何由濟。此豈得已哉。昭烈之納吳后。方疑而未決。法正乃援晉文之事。以贊其成。是所謂逢君之惡者也。且夫婦人倫之始。不可以不正。匹夫且不可違禮。況人主乎。晉文之權以濟事。已不能逃議者之譏。今內不偪于勢。外無事乎權。奈何賜其違禮之失。以權而廢正哉。古者。一正君而國定。昭烈之不能定天下。其無賢臣以正之與。余觀趙雲以同姓之嫌。不肯娶趙範之嫂。其所守之正。有漢廷諸公不能及者。使其得與末議。必能詘正之謬。而納君於正矣。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詎不信然。

甘陵王永。字公壽。昭烈庶子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爲魯王。策曰。小子永。受茲青土。朕承天緒。繼統大業。遵道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奄有蠻蒙。世爲藩輔。嗟呼。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愛是宜。其戒之哉。後以所封邑險遠。建興八年。徙甘陵。初永惡宦人黃皓。皓既用事。譖之於帝。帝稍疎永。不得朝請者。至十餘年。炎興後遷洛陽。永嘉之亂。永孫玄奔蜀。李雄封爲安樂公。使奉漢祀。

安平悼王理。字奉孝。興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爲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祗順天命。遵脩典秩。建爾于東。爲漢藩輔。惟彼梁土。殷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安平。延熙七年薨。謚曰悼。子哀王允嗣。十九年薨。子殤王承嗣。二十年薨。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蚤夭。國嗣頹絕。朕用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炎興後。

東遷于雒。

太子璿。字文衡。少帝子也。母王貴人。延熙元年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繼體立嗣。副貳國統。古今常道。今以璿爲皇太子。昭顯祖宗之威命。使行丞相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綬。其勉脩茂質。祗恪道義。咨詢典禮。敬友師傅。斟酌秦善。翼成爾德。可不務脩以自勵哉。鍾會之變。爲亂兵所害。時年三十九。璿弟瑤。延熙初。封安定王。瑤、十九年。封新平王。諶、景耀二年。封北地王。恂、新興王。璩、上黨王。琮、延熙十五年。封西河王。景耀五年薨。

北地王諶。景耀二年封。炎興元年冬。帝將從譙周之策。諶怒曰。若理窮勢屈。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地下可也。帝不納。是日。諶哭于昭烈之廟。先殺其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爲涕泣。

續後漢書卷第六

列傳第二

陳袁邵陸

陳登字元龍。下邳人。從祖球。靈帝時太尉。與劉郃、陽球。謀誅宦官。不克。父珪沛相。登博覽載籍。雅善屬文。自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耆字孤。視民如傷。徐州牧陶謙。表爲典農校尉。謙卒。別駕麋竺。神州人迎昭烈。昭烈猶豫未行。登進曰。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正在今日。郯州殷富。欲屈使君撫臨之。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昭烈從其言。登與其僚。卽日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沴。禍及郯州。州將殂殞。大權姦雄一旦乘隙。以貽盟主憂。今奉故平原相劉府君。以爲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讐縱橫。不皇釋甲。謹遣下邳。奔告於執事。其後昭烈東擊袁術。呂布乘虛襲下邳。珪欲遣登詣許下。布不許。會曹操以王命拜布左將軍。布大喜。遣登行。登見操。因言布勇而無謀。宜早圖之。操曰。非卿莫究其情。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執其手曰。東方之事。使以相付。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君言。誰如養虎。飢則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登至廣陵。明審賞罰。宣布威信。百姓畏而愛之。皆使功

嘗陳矯詣許。謂曰。許下議論。待吾不足。足下試察之。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睦。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後郡爲孫權所圍。復使矯求救于曹操。操遣兵赴之。吳軍退。登預設伏。勒兵追擊。大敗之。加伏波將軍。遷東城太守。廣陵吏民懷其德。闔郡隨之。遺不止。到郡未幾卒。時年三十九。荊州牧劉表。嘗與昭烈。共論當世人物。坐有許汜者曰。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昭烈謂表曰。欲言非此君爲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昭烈謂汜。君言豪事有說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下牀臥。昭烈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君父蒙塵。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昭烈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莫得比也。其爲一世推仰如此。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父滂漢司徒。純素寡欲。不言人之短。時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獨恬靜。舉動以禮。郡辟功曹。姦吏皆自引去。昭烈爲豫州。舉渙茂才。後從袁術。呂布敗術於阜陵。爲布所拘。布與昭烈有隙。使作書詈辱之。渙不可。強之弗許。布大怒。脅之以兵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色不變。笑曰。渙聞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彼矣。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有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布死。從曹操。操雖

善用兵。而殘民以逞。因言於操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民之欲安。甚於倒懸。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渙聞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僞則鎮之以朴。世異事變。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天下。而反之以正。雖以武平亂。而綏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以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然而民未知義。惟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操嘉其言。除沛南部都尉。時初募民開屯田。民多逃亡。渙謂操曰。夫民安土重遷。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使。不欲者勿強。操從之。百姓大說。遷梁相。存問鰥寡高年。表異孝子烈婦。嘗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方今雖擾攘難教化。然在吾所以爲之。爲政崇教訓。恕思而後行。外溫柔而內能斷。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後遷丞相軍祭酒。所得祿。賜親故。家無贏餘。終不問貲產。乏則取於人。不爲皦察之行。時人服其清。時有傳昭烈凶問者。僚屬皆賀。渙以嘗爲昭烈所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操後聞渙昔嘗拒呂布。問其從弟敏。渙勇怯何如。對曰。渙貌若和柔。至臨大節。處危難。雖賁育不能過。四子侃、寓、奧、準。侃清粹有父風。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恥下問。惟恐人之不勝己。以世方多虞。故不求聞達。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爲易、周官、詩、傳。及論析五經滯義。聖人之微旨。傳於世。從子亮。貞固有學行。疾何晏、鄧颺等浮虛。著論譏切之。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召皆不就。黃巾之亂。將家屬入海。居鬱洲山中。

孔融爲北海相。舉原有道。原以黃巾方熾。去家之遼東。遼中往依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授經不絕。後近還鄉里。太守公孫度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也。既還。乃築精舍。講述詩書禮樂。聚徒常數百。時鄭玄以博學洽聞。注釋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以高遠清白。頤志淡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嚮焉。海內清議。每謂青州有邴、鄭之學。曹操辟爲司空掾。原女蚤亡。會操愛子倉舒亦夭殞。操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明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操乃止。徙丞相徵事。崔琰爲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轉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卒。原少嗜飲。自行學。不飲者八九年。單步負笈。師事潁川陳寔。涿郡盧植。陳留韓子助。臨別。人以其不飲。餞以米肉。原曰。本能飲。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離。可以飲餞。於是終日不醉。嘗爲孔融計佐。融愛一士。對客輒稱美之。後以忤意。更欲殺之。僚屬皆爲請。其人亦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於坐獨不言。融謂曰。衆皆請而君獨不何也。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常言此吾子也。歲終當舉之。朝吏辱愛。未有在其右者。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惡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公之所以愛惡。融曰。某吾成就之。擢用之。今負恩施。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而殺之。實觀勸沮。何常之有。原曰。仲遠舉孝廉而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罪甚矣。明府奚取焉。融曰。吾直戲耳。原曰。君子于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爲戲者哉。融無以對。原之守正類此。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父康。廬江太守。績六歲。見袁術於九江。術饋客橘。績懷三顆。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對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爲上客。共論四海未泰。當用武而平之。績年少下坐。厲聲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不以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昭等異焉。績風度雄偉。博學多識。雖星歷之書無不研究。虞翻舊齒名德。龐統荊楚顏望。皆與友善。孫權辟爲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績素病躄。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豫知亡日。乃爲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命也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以去六十年。車同軌。書同文。惜不見也。年三十二卒。子宏、叡。俱仕吳。至大官。

贊曰。登之遠識。渙之正論。原之不詭隨。賢於時輩遠矣。方昭烈之從違未決。而登勉之以王伯之業。呂布之傲狠明德。而渙拒之以大義。原卻葬禮之殉。而曹操不能強。非明達正直能若是乎。績之書論英發。能於稱齒篤信好學。亦佳士也。登爲漢臣。未始他仕。績撫南徼。死不忘漢。袁、邴二子。雖嘗爲操所辟。直迫於勢耳。豈本心哉。故表而出之。不與荀、華等並列云。

續後漢書卷第七上

列傳第三上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司隸校尉豐之後也。父珪奉山郡丞。亮蚤孤。從父玄往依劉表。亮從至荊州。玄卒。遂家於南陽隆中。少與潁川徐庶、石韜。汝南孟建游學。三人務爲精熟。亮獨觀其大略。嘗晨起從容抱膝長嘯。而謂三子曰。卿等可至郡守刺史。庶等問其所志。笑而不答。身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時人莫測也。惟與庶及崔州平友善。而重龐德公。每獨拜牀下。德公亦稱之爲臥龍。建安十二年。昭烈在荊州。訪世事於司馬徽。徽曰。腐儒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昭烈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昭烈于新野。昭烈器重之。庶謂昭烈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昭烈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語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不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知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曹操比于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未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

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阜國富。而不知存卹。知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雒。將軍身帥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伯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昭烈曰。善。於是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昭烈曰。孤之有孔明。如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時年二十七。劉表愛其少子琮。而長子琦不自安。問計於亮。亮不對。他日與亮升高樓。捐階而問之。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求出守江夏。明年表卒。琮立。會曹操南侵。琮遣使迎降。而不以告。操兵至宛。昭烈始聞之。亮說昭烈曰。攻琮。荊州可有也。昭烈不忍。乃引去。操追急。昭烈遂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據有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已幷袁紹。遂破荊州。故豫州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之抗衡。不若早與之絕。若不能。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觀望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猶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當操者。然豫州新破之後。安能抗此廢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罷敝。聞追豫州。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昭烈。幷力拒操。大破之於赤壁。昭烈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租賦。以充軍實。孫權遣使請脩好。昭烈欲往。至則周瑜果請留之。權不從。昭烈歸歎曰。天下知謀之士。所見略同如此。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昭烈。使擊張魯。亮與關羽留鎮荊州。昭烈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泝江西上。定白帝、江州、江陽。十九年。與昭烈會圍成都。成都平。昭烈領益州牧。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於是並用羣才。各當其任。政頗尚嚴。法正謂亮曰。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歸德。宜緩刑弛禁。以慰新附。亮曰。秦政苛急。天下土崩。故高祖因之以寬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文法繁廣。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顯權自恣。君臣之分。漸以陵替。弊實由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而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昭烈進兵漢中。亮常居守。足食足兵。乃表楊洪爲蜀郡太守。調度皆辦。亮之用人。惟其才能。不論資歷。先後西土。皆服其能。蓋時人器用。二十四年。昭烈敗曹操於漢中。亮帥羣下。上昭烈爲漢中王。曹丕篡漢。羣下請稱尊號。昭烈未之許。亮曰。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紹世而起。乃其宜也。昭烈於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

性，儒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毋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昭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車駕駐永安，不豫，召亮屬以後事，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涕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爲詔敕皇太子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武鄉侯，領益州牧。事無巨細，皆決於亮。於是引一時名士，如蔣琬、劉琰、張裔等，皆入丞相幕府。又妙簡蜀德，使佐益州，以秦宓爲別駕，五梁爲功曹，杜微爲主簿，譙周爲勸學從事。時南中諸郡皆叛，亮以新遭大喪，未卽加兵，自昭烈駐永安，吳人懼，復遣使來輸款。會昭烈崩，至是遣使聘吳，閉關息民，務農殖穀。曹丕使其僞司徒華歆移書於亮，亮不答，作正議以示人，其略曰：昔世祖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新莽強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曹操，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衆，救部於陽平，勢窮慮悔，備能自脫，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軍未至，感憤而死。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黃帝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而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而干擬哉。三年，始帥師南征四郡，詔賜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進兵越巂，所在戰捷，遂斬雍闓、高定，惟孟獲收餘衆以拒，獲素爲夷夏所服，亮募生致之，既禽釋縛，使觀營陣之間，謂曰：此軍何如，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直易勝耳。亮笑而縱之，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而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四郡皆平，卽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多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僞殘，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生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守將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不留兵，不轉餉，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不亦可乎。乃悉收其豪傑孟獲等以爲官屬軍資所出，國以富饒，終亮之世，夷不復反。十二月，還成都，治兵講武，以圖興復。方是時，田疇躬倉庫實，法度脩立，軍旅整暇，工械技巧，物究其極，吏不容姦，人懷自厲，強不侵弱，朝會不譁，道不拾遺，風俗一變。五年，亮帥諸將，將往屯祁山，命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群尹默、來敏爲軍祭酒，霍弋、姚伷等皆入幕府。亮以帝富於春秋，忠邪未辨，深維根本至計，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

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亮以轉餉回遠，使子喬親帥諸將子弟，運於谷中。六年正月，亮在漢中，將進師，丞相司馬魏延曰：夏侯楙曹氏壻也，怯而無謀，願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至長安。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餘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也。亮以爲從坦道平取爲正，不用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曹叡使其將曹眞來拒，亮身帥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魏人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預備，卒聞亮出，關中響振，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應亮，曹叡大懼，其下不知所爲，叡西至長安，遣張郃等拒王師，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王師敗績，亮屯去謖數里，徐行引退，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戮謖以謝衆，爲之流涕。時趙雲等亦敗於箕谷，亮上疏自列曰：臣以弱才，叨統非據，親乘髦鉞，以厲六師，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軍多闕，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詔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亮之出，衆方五萬，或勸亮多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然者，雖多何益。自今以後，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滅，功可躡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事簡肅，民忘其敗。

續後漢書卷第七下

列傳第三下

諸葛亮

是冬。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上疏曰。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不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置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取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猶涉險被創。危而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況臣才弱。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息。則坐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之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預計。臣鞠躬盡悴。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遂出散關。急攻陳倉。曹叡遣曹真救陳倉。張郃拒之。會糧盡引還。王雙帥騎來追。亮與戰破之。臨陣斬雙。七年春。將軍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次建威。淮遁去。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順聽所守。前年爛師。誠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振凶暴。功勳顯著。方今天下騷動。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抑損。非所以光揚洪烈也。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夏侯權僭號。議者咸欲討之。亮獨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討之。須并其土。乃議中原。此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宏思遠略。非匹夫之爲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勢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非端坐者也。載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其僭逆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往聘。冬。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臨漢城於沔陽。樂城於城固。八年。亮使司馬魏延、西入羌中。大破曹叡將費耀、郭淮。於陽溪。九年。復出祁山。以木牛運。木牛、流馬、連弩。皆亮所制也。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攻北地石城。以應亮。曹叡使其將司馬懿屯長安。督張郃、費耀、戴陵、郭淮、等。拒王師。懿使耀、陵、圍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救祁山。亮分兵圍攻。而自逆懿於上邽。淮、耀、等要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於上邽東。懿懼。斂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還。懿隨至鹵城。又登山爲營。不敢戰。其下謂懿曰。君長蜀如虎。奈天下笑何。皆請戰。懿病之。五月。使張郃攻無當。監王平于南圍。自按中道向亮。時漢更下者十二。懿軍始陳。番兵適交。參佐皆言賊營。宜權圍更卒。張助聲勢。亮曰。吾統戎行師。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更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鵝望而計日。雖臨征伐。義不廢也。皆遣令行。於是去者踴躍一戰。止者憤踊思致死命。乃使魏延、高翔、吳班、與懿戰。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懿走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遇師。懿使張郃襲攻。至木門。亮與戰。又大破之。臨陣殺郃。是冬。亮以連年出師。息民休士。益農講武。運米集斜谷邸閣。三年而後用之。亮之用兵。出入如賓。雖敵境而。芻蕘者不躡。師止如山。進退如風。出征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駭。雖數萬之衆。而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所至營壘、井竈、圍溷、藩籬、辯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辭。夙興夜寢。罰二十以上。皆親覽。十二年春。復悉師十萬。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遣使約孫權。同時大舉。四月至郿。軍於渭水之南。據武功五丈原。司馬懿渡渭。背水爲壘。以拒王師。亮每患糧運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

私焉。亮數挑戰。懿不敢出。遺還巾幗。懿患之。上表請戰。曹叡使辛毘仗節爲軍師。以制之。亮聞其下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要戰者。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相持百餘日。秋。會亮有疾。日使密表帝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付蔣琬。時帝亦遣尚書僕射李福省疾。因咨以國家大計。別去數日復還。亮曰。知君還意。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復請。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後相繼爲相。曾稱賢云。八月亮疾病。密授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謹軍姜維等。退師節度。有星隕於營中。亮薨。年五十四。儀整軍以還。人以告懿。懿勒兵追之。姜維令儀反旆鳴鼓。若將北鄉者。懿不敢進。儀得結陳去。入谷而後發喪。秦人爲之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因觀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遣令葬漢中定軍山。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以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遇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敘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忠武。魂而有靈。嘉茲寵榮。景耀中。詔立廟於沔陽。初亮自表於帝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薨。如其所言。亮爲相十四年。纖悉敕。或言其惜敕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顯爲敕。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敵告治亂之道悉矣。會不蹈敕。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敕宥。何益於治。不任喜怒。人無怨言。以公事廢李平、廖立。平聞亮薨。至發憤死。立亦垂涕歎曰。吾終爲左衽矣。著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著作郎陳壽定亮文集。凡二十四篇。又作八陣圖。蓋黃帝、太公、丘井法也。長史張裔、蔣琬稱之曰。公賞不違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也。陳壽評之曰。亮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竭力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壽又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論者不以爲然。弟均、官至長水校尉。子瞻、別見忠義傳。瞻字伯松。亮兄瑾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恪俱知名。論者謂喬才不及兄。而性行過之。初亮未有子。以喬爲嗣。既以爲嫡子。故易其字焉。拜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建興元年卒。時年二十五。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恪爲孫峻所族。誅。還吳爲碰後。

贊曰。漢祚既有言。三代衰。五伯起。而功利之說益天下。謀國者不復知正義明道之爲貴。亮當漢祚之季。乃能執其機而用之。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嗚呼。此夏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本心也。若亮者。可謂有正大之體矣。觀其高風隆中。不求聞達。蓋將終身焉。昭烈漢室之胄。而三顧之於草廬。名義既正。好賢之意又篤。安得不以身許之。故其君臣相與。一以道義而忘勢。受遺之際。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亮之恢復規模。先爲根本計。方建興初。務農訓兵。以治國事。國事既定。北向致討。軍旅將發。拜表納忠。反復曲折。專以宮中府中之事爲言。且陳親賢臣遠小人之義。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而其終章。尤爲切至。亮之意抑深且遠矣。即其行事而觀之。絕姑息之私恩。本常禮之大公。見葬者出諸己。用人各盡其才。至或有罪。雖案所禮遇。如馬謖。且流涕誅之。而弗釋也。故李平、廖立。雖被廢放。沒齒無怨言。蓋其於斯世。所欲不存焉。身爲將相。三十年間。家無贏餘。視天下無一足以勸乎中者。其正大之體。爲何如哉。亮之奉嗣君。小心恭恪。一國之柄。舉出其手。而人不知其爲權。彼懷姦稔逆。竊竊然。規人宗祀者。雨雪見晛。而謂亮敵哉。至使耕者雜沓。與聞之復。已怏怏然在其目中矣。天下祚漢。妖星告變。謂之何哉。或謂亮勸昭烈取荊州爲不義。而不知劉琮既降操。則荊州固魏之荊州矣。惜昭烈之失此機也。或又謂魏延之策。恨其不用。不知天將昌漢。攘除姦逆。直餘事耳。行險僥倖。非其志也。嗚呼。秦漢以來。士狃於戰國餘習。張子房號爲傑出者。而猶未免雜以伯術。若亮眞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者。使得游於洙泗講學以終之。則其所至。又當若何。傳稱始亮在隆中。以管樂自許。予謂亮王者之佐。豈與管樂同在功利之域者哉。意傳者之誤耳。械又言。予讀出師表。見其所以告嗣君者。一本於正。殊非一刻核陰謀之說。故於手寫申韓等書。亦疑之。方亮之一見昭烈也。遂定取荊益之計。時昭烈未有駐足之地。歷觀諸國。獨劉氏不能守荊益。是誠天所資也。若昭烈以荊益無忘討賊。夫雖敢不服。惜其徇小不忍。而妨大計。故劉琮可取而不取。則亮之策。昭烈猶有不能盡從者也。及狼狽而遁。雖藉吳之力。敗操赤壁。然終迫於吳。乃始入蜀。以謀計取之。予知亮於此。蓋亦有不得已焉耳。非草廬所以告昭烈之本意也。嗟乎。五伯以來。功利之說益天下。如有亮堅守其正。不以利鈍。曷不共戴天之心。庶其可以言王道者。雖然。亮之於學爲未足。故知有所未至也。知有未至。則心有未盡。未能盡其心。則於天下之事。不能徧該而一貫之也。開國建后大事也。而來策所立者。乃亡國之宗婦。以日易月。後世之大失也。而冢宰所贊。乃因謬之禮。且未踰年而改元。此有以見其學之未至歟。嗟乎。若亮者。體正大而能充之以學。吾必謂之三王之佐矣。械篤論君子也。其言云爾。

續後漢書卷第八

列傳第四

關張馬黃趙

關羽、字雲長、一字長生、河東解人、亡命涿郡、昭烈起兵、羽與張飛從之、昭烈爲平原相、以二人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寢處同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周旋上下、不避艱險、昭烈之襲殺車冑、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操攻昭烈、昭烈奔袁紹、羽陷於操、爲偏將軍、禮遇良厚、紹遣大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使張遼與羽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操表封羽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不薄、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遂以白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厚加賞賚、羽盡封其所賜、致書告辭而奔昭烈、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操并荊州、昭烈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操追至當陽長阪、昭烈急趨漢津、適與羽遇、共至夏口、初昭烈在許、與操共獵、獵中衆散、羽勸昭烈殺操、昭烈不從、及是、羽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豈有今日之困、會孫權遣兵佐昭烈拒操、操敗走、昭烈收江南諸郡、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昭烈西定益州、以羽都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書與諸葛亮、問超

人才可誰比、亮知羽意、答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彭、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超羣也、羽美須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爲流矢所傷、左臂創雖愈、每陰雨骨常疼、醫曰、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此患乃除、羽便伸臂令醫之、時適會諸將飲食、臂血流離、而割炙飲酒、言笑自若、昭烈王漢中、拜前將軍、是歲、帥師攻曹仁於樊、操遣于禁等、督七軍救仁、會大霖雨、漢水溢、羽乘水力戰大破之、殺其將軍龐德、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於是梁、郟陸渾、諸豪皆受羽節度、威震華夏、操懼、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先是孫權爲子求婚於羽、羽不許、罵辱其使、權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皆素恨羽輕己、羽之出、芳、仁、給軍資、不悉相應、羽言當治之、芳仁不安、於是孫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操遣徐晃等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還、權已據江陵、盡虜其將士妻子、羽軍遂潰、權遣軍要擊之於臨沮、與其子平俱遇害、追謚壯繆侯、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聞、丞相諸葛亮器之、弱冠爲侍中中監軍、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族子彝嗣、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少與關羽俱從昭烈、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曹操入荊州、昭烈奔江南、而操卒至、使飛將二十騎爲後拒、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可來決死、敵無敢近者、昭烈得免、既定江南、以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徙南郡、昭烈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泝江西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獲璋巴郡太守嚴顏、義其爲人、釋之、引爲賓客、所過戰克、與昭烈會於成都、益州平、賜諸葛亮、法正、關羽、與飛各五百斤、銀千斤、他物稱是、領巴西太守、曹操破張魯、圍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帥精卒萬餘人、從他道要郃、山路險隘、郃軍前後不相及、遂大破之、郃棄馬、獨與其麾下十餘人、從間道走南鄭、巴土遂安、昭烈王漢中、拜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守洪業、除殘靖亂、未蠲厥醜、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惻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甲習師、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毅威猛、亞於關羽、曹操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羽善待卒伍、而驕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卹小人、昭烈嘗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乃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昭烈伐吳、飛當帥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爲其帳下督張達、范強、所殺、持其首順流奔吳、飛營都督表報昭烈、昭烈聞表至、曰、嗟、飛死矣、後追諡曰桓、長子苞早卒、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爲尚書、從諸葛瞻於緜竹、戰死、

馬超、字孟起、扶風茂陵人、伏波將軍援之後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等、起兵於西州、後與遂不和、求還京師、於是召爲衛尉、以超爲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復與遂合從、進軍至潼關、曹操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勇、陰欲突前執操、而不克、遂帥諸戎、據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自稱征西將軍、領秦州牧、督涼州諸軍事、康故吏楊阜、姜叡、等、合謀擊超、超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昭烈圍劉璋於成都、密書納款、昭烈聞之曰、我得益州矣、乃遣人迎超、而潛以兵益之、

超既至。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未逾旬而成都潰。以超爲平西將軍。督臨沮。因封前都亭侯。昭烈王漢中。拜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斄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繼紹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濟其惡。朕用慘怛。疾如疾首。海內忿憤。歸正反本。鬢於氐羌。車服驃騎。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衡虎豹。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柔遠邇。蕭蕭賞罰。以篤漢祐。以對于天下。二年薨。時年四十七。臨終上疏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爲曹操所害略盡。惟有從弟岱。當爲微宗血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諡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將軍。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荊州牧劉表。以爲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同守長沙之攸縣。曹操克荊州。假行裨將軍。昭烈南定諸郡。忠遂委質。從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陳。勇冠三軍。益州既定。拜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擊夏侯淵於漢中。定軍山。淵衆銳甚。忠推鋒直前。帥厲士卒。金鼓震天。聲動山谷。淵軍大敗。臨陣斬淵。遷征西將軍。昭烈王漢中。欲以爲後將軍。諸葛亮曰。忠之名望。素非關羽之倫。今班爵遽同。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羽聞之。恐必不說。得無不可乎。昭烈曰。吾當自喻之。賜爵關內侯。明年卒。諡曰剛侯。子敍早歿。無後。

趙雲。字子龍。常山眞定人。身長八尺。儀觀雄偉。從昭烈主騎兵。昭烈詣袁紹。密遣雲募兵。得數百人。皆稱代趙範。範寡嫂樊氏。有國色。範欲以歸雲。雲曰。相與同姓。卿兄猶吾兄。固辭不許。或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範竟遁去。先是雲與夏侯惇等。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雲與蘭同鄉里。白昭烈活之。以蘭明法律。薦爲軍正。昭烈入益州。領司隸校尉。時孫夫人驕豪。吏卒縱橫。昭烈以雲嚴重。令典內事。會孫權遣人迎夫人。夫人欲將子禪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斷江乃止。昭烈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帥雲與張飛。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於成都。成都既定。爲翊軍將軍。時議欲以成都中廬舍。及城外園池田桑。分賜諸將。雲駁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須天下大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宜還之。令安居復業。然後可以得驢。心昭烈從之。夏侯淵之敗。曹操爭漢中。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雲兵從之。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爲操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奄至。勢偪。遂前突其陣。且鬬且卻。操軍散復合。雲陷敵還趨圍。張翼欲閉門拒守。而雲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操軍疑有伏兵。引去。雲擂鼓震天。以強弩於後射之。操軍大驚。自相蹂踐。墮漢水死者萬計。明旦昭烈至其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作樂張飲至暝。軍中號雲爲虎威將軍。孫權聞荊州。昭烈大怒。欲討之。雲諫曰。國賊乃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而吳自服。操身雖死。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望魏先吳。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昭烈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王師敗績於秭歸。雲邁兵至永安。吳軍已退。建興元年。爲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夏。從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師。揭聲由斜谷出。曹叡將曹眞。帥衆拒王師。遣雲與鄧芝等往當之。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失利於箕谷。然斂衆固守。不至大敗。軍還。貶鎮軍將軍。初街亭軍退。兵將相失。亮問鄧芝。箕谷之退。部伍何爲整一。芝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七年卒。景耀四年詔曰。雲昔從先帝。功績既著。朕以幼沖。涉道艱難。賴恃忠順。濟於危險。夫謚所以敘元勳也。外議雲宜謚大將軍。姜維等議。以爲雲昔從先帝。勞績顯著於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瞑目。生者感恩。足以隕身。謹案謚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恪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謚曰順平。初昭烈時。惟法正見謚。建興以來。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謚。陳祗、董允、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順。故復得謚。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皆得追謚。時論以爲榮。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將。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從姜維戰沓中。歿於陣。有陳圖者。字叔至。汝南人。自豫州從昭烈。名位亞於雲。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至永安都督。征西將軍。封亭侯。楊戲贊曰。二人云。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列。

贊曰。羽、飛、萬人之敵。勇有餘而知不足。迹其行事。皆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少恩。此其所以覆軍賈以須冬賜。舍吳而專事魏。有諸葛亮念所不到者。若其不納趙範之兄嫂。以遠同姓之嫌。律己之嚴如此。方時諸將。其最優乎。

續後漢書卷第九

列傳第五

龐法徐荀劉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未知名。潁川司馬徽有知人之鑒，統往見之，徽采桑於樹上，坐統樹下，終日共語，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從父德公雅重之，常目統為鳳雛，諸葛亮為臥龍。司馬徽為水鏡。後郡辟為功曹，性好人倫，喜成就人，每所稱述，多過其才，人或怪而問之，對曰：當今天下大亂，推道德運，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則聲名不足慕，不足慕，則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昭烈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其喪還吳，吳人聞其名，及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或問統若子之言，陸優於顧乎，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知力不多，亦一時之佳士也。劭謂統，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祕策，跨倚伏之要，吾似有一日之長。劭與績復謂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厚相結而別。昭烈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縣頗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昭烈書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

言之於昭烈，昭烈與語大之器，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於亮，遂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統說昭烈曰：荊州荒廢，人物殫盡，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兵強，戶口百萬，可因之以定大業。會劉璋遣法正迎昭烈，昭烈遂行，統從入益州，劉璋與昭烈會於涪，統進計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昭烈不可，璋既還成都，昭烈當為璋北征漢中，統復請陰選精兵，晝夜兼行，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擁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機謀，璋遣將軍還荊州，將軍可云荊州有急，欲還救，竝使束裝作歸計，二子喜將軍此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執之，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進引荊州，徐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昭烈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欲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昭烈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於是逡巡引退，昭烈尋悔，追還復坐，統初不順謝，飲食自若，昭烈曰：向者之論，孰為失，統曰：君臣俱失，昭烈大笑，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帥衆攻城，中流矢卒，時年三十六，昭烈痛惜之，吾則流涕，拜其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為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謚曰靖子宏字巨師，剛簡有減否，以傲尚書令陳祗，為祗所抑，終於涪陵太守。統弟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黃權軍，征吳軍敗，沒於雒陽。

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祖真有清節高名，號玄德先生，建安初，天下饑亂，正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為新都令，後為軍議校尉，既不見任，又為其州邑俱僑寄者所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度璋不足與有為，常稱歎息，松於荊州見曹操，操不禮焉，還勸璋絕操，而自結昭烈，璋聞雖可使者，松乃舉正，既還，為松稱說昭烈有雄略，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機會，後璋聞曹操欲攻張魯於漢中，大懼，松遂說璋，宜迎昭烈，使之討魯，璋復令正銜命，正既宣旨，因獻計於昭烈曰：以明將軍之英雄，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凭天府之險固，以此成業，猶反掌也。昭烈然之，泝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從事廣漢鄭度說璋曰：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清野高壘，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師老糧匱，不過十旬，勢必自走，走而擊之，必成禽耳。昭烈聞而心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於是豳度不用其計，及軍圍成都，蜀郡太守許靖，將蹤城降，事覺不果，璋以亡在朝夕，故不誅靖，璋既稽服，昭烈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謂昭烈曰：天下有雖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方今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曉，靖之浮稱，流播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公為賢也，宜加敬待，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以示好賢之意，昭烈於是厚禮靖，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二十二年，正說昭烈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非其知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兵往討，則必克之，既定之後，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摧滅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豐食蒲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昭烈善其策，

乃帥諸將進兵正亦從至漢中二十四年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興勢測帥衆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遂大破之測等授首昭烈王漢中拜尚書令諸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昭烈爲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賜其子遷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昭烈嘗與曹操戰不利宜退而昭烈大怒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前立昭烈曰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冒矢石況小人乎昭烈乃曰孝直與汝俱去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知術昭烈既即尊位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諫皆不從章武二年王師敗績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必能諫主上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至於敗

徐庶字元直潁川人初名福少任俠好擊劍中平末爲人報仇爲吏所執問其姓字絕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而其黨共篡取得脫於是感激折節學問遂通經旨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四方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復與諸葛亮友善昭烈屯新野一見器之因薦亮於昭烈及曹操至樊與亮從昭烈南奔操急追獲其母庶辭昭烈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耳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辭遂詣曹操丕時爲中郎將韜爲典農校尉後亮出隴右聞庶與韜仕皆不達歎曰彼誠多士邪何二人不見用也後數年病卒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董卓之亂舉族避地益州劉璋以爲牛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貴俗尚侈靡貨殖之家侯服玉食昏娶踰禮至傾貲以給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豪僭爲之軌制風化大行然縣豪強憚其嚴明說琿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丐留者數千人璋嘉歎二年還益州太守

其清約如故典屬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昭烈定蜀召爲掌軍中郎將與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可否相濟共贊庶務尋卒和外牧殊俗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儲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復瞻闕多矣邊復而得中猶棄敝屣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納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交州平屢聞得失後友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有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正雖愚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數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諫也其追思之如此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爲亮主簿後除中典軍封成陽亭侯累遷右驍騎將軍和子允自有傳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少知名荊州牧劉表逆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操至荊州昭烈奔江南荊楚之士從之如雲而巴獨北詣操操辟爲掾使招納零陵桂陽長沙會昭烈已定三郡巴不能反遂適交趾諸葛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荊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事不克成乃當還北足下何言耶昭烈深恨之後從交趾至蜀會昭烈定益州稱首諸舊負昭烈不之貴亮數稱薦之昭烈辟爲左將軍西曹掾張飛書謂巴曰不與將來恭悉亮聞巴曰飛雖武人敬慕足下劉公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資高亮宜少降意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相乎昭烈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尚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吾事耶又曰子初才知絕人

如孤可任用之非孤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當與人議之耳初昭烈攻劉璋與士衆約事定府庫百物孤無與焉及拔成都士爭赴府藏取寶物軍用不足昭烈以爲憂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昭烈從之數月府庫復實昭烈王漢中拜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懷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昭烈建大號凡諸文誥策命皆其所作章武二年卒

贊曰統正見理之明料事之審一時謀臣無出其右昭烈肇基王業訖承大統實二人之力使天假之年與諸葛亮同心輔政混一之功日月可冀不幸蚤世惜哉庶抱負經濟之術所施未究萬一身爲親屈流落僑境觀其以王伯之略自許則其中之所存者未易涯涘使得效其所長其所成就當如何耶和約己率下巴清儉靜退皆時良臣巴舍昭烈而詣曹操奔走交趾閒關萬里途窮勢蹙然後委質其趨向之際殆臣測云

續後漢書卷第十

列傳第六

許慶備伊秦馬鄧寇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弟劭俱有人倫之鑒而不相能劭爲郡功曹排擯靖靖以馬磨自給楚國蔣濟常論劭褒貶不平故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劭曄曰子昭拔自牧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守敬濟曰子昭誠自貞潔然觀其插齒牙樹頰旅吐脣吻似非文休敵若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劉翊爲汝南太守舉爲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潁川周毖爲吏部尚書與靖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融、陳紀、等輩爲公卿郡守時舞尚書令韓馥冀州牧侍中劉岱兗州刺史潁川張杳南陽太守陳留孔伷豫州刺史東郡張邈陳留太守而遷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誅卓卓怒謂岱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遂害岱靖從兄陳相璜又與伷合規靖懼奔伷伷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卒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與靖有舊故往依焉靖收卹親黨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渡江皆走交州靖身坐水濱先戒附從疎親悉發乃從後去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州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亦寓交州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知略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郡士相隨每有急難

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飢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隱。不能一二陳之耳。鉅鹿張翔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召靖。靖拒而不許。靖寓書曹操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駑怯偸生。自竄蠻貊。契闊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詞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方命圮族。津塗四塞。雖馳心北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遭時困危。無所控告。浮涉滄海。觸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泊風波。絕糧茹草。既至南海。與領守兒孝德相見。知足下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峻防。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昔營丘翼周。仗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今足下扶危持顛。爲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行之得道。則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則四方散亂。國之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懸於執事。自華及夷。顒顒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羣司。苟得其人。雖讎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于管絃。勒勳于金石。願君勉之。翔恨靖之不已。從得靖所寓書。投之水。後劉璋使人招之。遂至蜀。璋以爲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忠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倜儻瑰瑋。有當世之具。當以爲指南。辱代商爲蜀郡太守。建安十七年。漢立皇子熙等爲王。靖聞之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曹操之謂乎。昭烈克益州。以靖爲左將軍長史。及王漢中。以爲太傅。章武元年。拜司徒。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皇皇。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寬。君其勗

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靖雖年踰七十。愛獎人物。誘掖後進。清談不倦。丞相亮等皆爲之拜。二年。薨。子欽先卒。欽子游。景耀中爲尚書。王商者。字文表。廣漢人。劉璋辟爲治中從事。靖至蜀。見而稱之曰。使商生於中州。雖王景興無以加。遷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孝行。商表其墓。追附孝廉。又爲嚴君平、李仲元立祠。脩學廣農。百姓便之。在郡十年。建安十六年卒。

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家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徐州牧陶謙。辟爲別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昭烈於小沛。建安元年。呂布乘昭烈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其家室。昭烈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其妹。爲昭烈夫人。奴客二千。金帛萬計。以助軍資。于時匱乏。賴以復振。後曹操表竺爲嬴郡太守。竺弟芳彭城相。皆去官從昭烈。昭烈將適荊州。遣竺與孫乾先與劉表相聞。拜爲左將軍從事中郎。益州平。拜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篤厚。而幹翮非其所長。故昭烈待以上賓之禮。而未嘗有所統御。然賜予優寵。莫與爲比。芳字子方。爲南郡太守。與關羽有私嫌。以城叛迎孫權。羽由是覆沒。竺面縛請死。昭烈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竺慙恚發病。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孫乾者。字公祐。北海人。昭烈領徐州。辟爲從事。昭烈之去曹操。遣乾自結於袁紹。後復與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益州平。自從事中郎爲秉忠將軍。見禮亞於竺。頃之卒。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昭烈有舊。昭烈至荊州。雍與麋竺、孫乾俱爲從事中郎。常爲談客。往來使命。昭烈入益州。劉璋見雍甚重之。昭烈圍成都。遣說璋。璋卽與雍同輿出城歸命。益州平。拜昭德將軍。優游諷

議。而性簡傲跌宕。侍帝坐。猶箕踞傾倚。與諸葛亮以下會。則獨擅一榻。項枕臥語。初無少屈。時大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侍帝游觀。見一男一女行道上。謂帝曰。彼欲行淫。何不收縛。帝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帝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諷諫。皆此類也。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謂耿爲簡。遂轉爲簡云。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其邑人鎭南將軍劉表。昭烈之在荊州。籍常往來自結。表卒。從昭烈南渡江。又從入益州。益州既定。爲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東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其機捷類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漢律。漢律之制。自五人始。

秦宓字子敕。廣漢綿竹人。少有才學。州郡辟命。皆不就。奏記州牧劉焉。薦儒生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易稱顏回。因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俊。而遺齒蔑。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脩己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僞徹天。何況於眞。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遠邇。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戒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況今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

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愚誠區區。貪陳所見。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爲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衒玉以耀世。宜一來與府君相見。宓報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宏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衒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爲之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爲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翺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皐。安身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後商爲嚴君平、李宏、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知足下爲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揚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泯。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於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有孔子大齊桓之伯。公羊賢叔術之逃。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縱橫。用之何爲。權曰。仲尼、嚴平。會聚衆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爲大。君子以博識爲宏。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淸。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

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耶。成湯大聖，睹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廢朝事，若此等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履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譎權乎哉。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萊、許、四皓，何爲揚文藻見瑰瑋乎。宓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卒蓋有不可默默也。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革子成之誤況賢於己者乎。廣漢太守夏侯纂請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之曰，仲父。宓稱疾臥，纂與其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共詣宓宴談，宓臥如故。纂問朴貴州發生之具，實絕餘州，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曰，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至於著作，爲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爲武帝作封禪之文，於今天下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書類曰，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濟、四瀆，江爲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昔堯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於海，爲民除害，生民以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祇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此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纂逡巡而退。昭烈定益州，辟爲從事祭酒，昭烈既即尊位，將東征吳，宓陳天時不利，坐下大理，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迎爲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乃辨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伯，養龍之說，最有理，體周少時，數往咨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有白毫，故以稱之。昭烈領荊州，辟爲從事，及昭烈入蜀，諸葛亮亦繼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兄應期贊世，休道光國，亮見於此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說道，邁德天相，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旷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昭烈辟爲左將軍據，後使吳，謂亮曰，今衛國命，協睦舊好，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即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荊楚之令，鮮於澄灰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昭烈即帝位，拜侍中，及東征吳，遣至武陵，招納五谿蠻夷，其還，帥皆熏節制，咸如意指，會王師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時年三十六，拜其子秉爲騎都尉。

邪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司徒禹之後也，遭亂入益州，州從事張裕善相人，芝往從之，裕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即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昭烈定益州，芝爲郫邸閣督，昭烈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遷廣漢太守，所至清廉有治績，入爲尚書，先是孫權已輸款，帝遣宗瑋、費禕、等，與相報答，會帝崩，丞相亮，慮權有異計，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踐祚，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始得之，芝問爲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聘於權，權謂芝曰，孤誠願歸心於漢，然恐漢帝幼弱，不克自保，以此猶豫耳，芝曰，漢與吳奄有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漢有重險之固，吳有江山之阻，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大王今若委質於曹丕，丕必責大王之入朝，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漢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與丕絕，而遣其中郎將張溫來聘，是歲芝復如吳，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滅魏寇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權與亮書曰，丁太揆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鄧芝，及亮北出漢中，以芝爲中監軍揚武將軍，亮薨，遷前將軍，軍師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爲江州督，權數與芝相聞，饋遺不絕，延熙六年，就遷車騎將軍，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叛，帥師征之，梟其渠帥，百姓安堵，十四年，薨，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當，善撫卒伍，衣食皆仰於官，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無餘財，性剛簡，不妄交游，於時人少所敬貴，惟器異姜維云，初芝征涪陵時，道中見猿抱子於木杪，引弓射之，中其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創，芝歎曰，嗚，吾逞物之性，其將死矣，投其弓於水中，未幾薨，子良襲爵，歷中書左選郎，後仕晉爲廣漢太守。

宗預字德豐，南陽安衆人，建安中，隨張飛至益州，建興初，丞相諸葛亮，以爲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薨，孫權憑魏寇犯漢，增巴丘守兵萬人，且欲觀望勝負，帝聞之，亦增永安之戍，以備非常，預將命至吳，權問預曰，東之與西，皆稱一家，而聞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其見禮遇，亞於鄧芝、費禕，遷爲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爲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爲不受耶，芝性厲倨，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降下之，而預不爲屈，未幾復使吳，孫權握手涕泣曰，君每銜命結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遣大珠一斛，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還成都，後爲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當國，廖化過預，欲與俱詣瞻，預曰，吾等年踰七十，叨竊已過，所欠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竟不往，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爲關羽主簿，羽敗，屬吳，密表思歸，昭烈許之，因攜其母，晝夕西行，會車駕東征，遇於秭歸，帝大悅，以爲宜都太守，帝崩，爲丞相參軍，後爲廣武督，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位與張翼齊，而在預之右，景耀五年，姜維帥師出狄道，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能久，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謂也，晉初，預、化、俱徙雒陽，道病卒。

費曰，靖萬里詒書曹操，述德美且諷且勸，靖名知人，豈不知操鬼蜮之雄，包藏有禍，及西抵益州，即皇子熙等四王之封，始有欲取故予之歎，何知之之晚也，昭烈建大號，遂參佐命，亦其幸會歟，竺、乾、雍、籍、雍容國議，見禮於時，宓以文辨稱，良以正固顯，芝預銜命，專對抗節，不撓，皆一時之良云。

續後漢書卷第十一

列傳第七

陳董呂二楊姚王董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昭烈領荊州牧辟爲從事部諸郡從入益州爲蜀郡北部都尉尋以北部爲汶山郡復爲太守遷犍爲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和合東西有可貴者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經閤廢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使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里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不可不使孝起知之十三年卒子濟嗣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昭烈立爲太子允以選爲舍人轉洗馬爲太子騎祚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慮帝富於春秋聰斷不明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宮中之事宜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得補闕拾遺之益侍中郭攸之性識順備員而已獻納之任允皆專之允每處事爲防制甚悉得正救之理帝嘗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固執不聽帝益嚴憚之尚書令費禕侍中郭攸之常侍陳祗中庶子侍郎郭逸等皆以允職在補闕而已無所干預故事宦官黃皓便辟佞慧允常正色弼違而皓亦盡心於事以是得免於罪後主頗聞其姦乃下詔曰董允以忠良見任侍中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約宴集已命駕而郎中董恢詣允恢年少官微見允命駕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耳今君已自屈方展契闊舍此之彼非所謂也即命解驂其守正下士皆類此

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副大將軍費禕九年卒孫宏晉巴西太守時益州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爲四相又號四英陳祗代允爲侍中與黃皓相表裏皓始與政操弄威柄遂至覆國國人無不追思允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外孫也幼孤鞠於靖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有威儀多技藝挾術數費禕甚異之超繼允內侍呂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常帥師在外希與朝政祗上奉主意下接閹豎故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帝甚悼惜之謚曰忠自祗之得幸帝追憶允抗直謂爲輕己益重祗董恢者字休緒襄陽人從入益州以宜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當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雖嘗有鳴吠之益然既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諸君憤憤曾不之慮此豈所謂詒厥孫謀乎禕愕然未能對恢曰儀延之不協蓋私憤耳而無黥彭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強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以才廣若舍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亮聞之以爲知言辟爲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父常逆劉焉入益州道梗不得還乂少孤好讀書鼓琴初昭烈益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校尉王連辟乂及南陽杜祺南鄭劉幹等並爲典書都尉轉新都縣竹令乃心隱卹百姓耕之課最一州遷巴西太守諸葛亮連年出師調發諸郡多不相應乂獨募兵五千人詣亮慰諭檢制無逃竄者徙漢中太守象領督農轉給軍糧未嘗乏絕亮薨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大都會戶口繁夥又亮薨之後士伍亡命更相告冒姦僞非一乂到官爲之防禁開諭勸道數年之中隱漏自出者萬餘口入爲尚書代董允爲尚書令府無滯事門無留賓乂更歷中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號爲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減於治郡延熙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爲成都令辰弟雅閼者清厲有文著格論十五篇杜祺者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皆與乂親善亦有當時之譽而儉素守法不及於乂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昭烈定益州太守李嚴辟爲功曹嚴欲徙郡治合洪固諫不聽辭去嚴遂薦洪於州爲蜀郡從事昭烈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遂以問洪洪曰漢中益州之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昭烈北行亮卽表洪領太守庶事皆辦尋卽眞顯之轉益州治中從事帝征吳駐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爲亮所不善聞帝不豫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指永安省疾成都單虛以故元益無忌憚洪卽啟皇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曶鄭綽討元朝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巂據南中洪曰元素凶暴無它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流東下冀主上平安而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因敕曶綽於南安峽口要之曶綽如其言果生獲元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爲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徙越巂校尉領郡如故五年遷

相亮北屯漢中，欲用張裔爲圍府長史，以問洪。洪對曰：裔天資明察，長於治劇，才幹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僞差少，使裔從行，得教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落於吳，洪隨其郡，裔子郁給郡吏，數過受罰，不少假借，後遇閉之，深以爲恨。與洪情好日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答曰：公用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自欲爲之，又疑其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務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有隙，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柏下營塘，使我心憂食不知味。後迸流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奬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譬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疑闕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爲李嚴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辟門下書佐何祗。祗有才幹，舉郡吏，數年爲廣漢太守，而洪亦尚圍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祗字君蕭，家寒素，爲人寬厚通濟，軀幹魁梧。初仕郡爲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嚴密，聞祗游戲廢務，欲奄至錄獄。祗聞之，即夜張燈見因，覽其款牘，及亮晨至，祗應對無滯，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會郫縣闕宰，以祗兼二縣。二縣戶口繁夥，切近都市，饒諸姦猾，祗發擿姦伏，人以爲神，無敢欺者。常使人設算，藏其牘而心計之，不差勺合。其精敏如此。時祗朝集，坐次於洪，洪嘲曰：君馬何駑？祗曰：故廐馬不敢肥，但明府未著鞭耳。汶山夷人不安，詔以祗爲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夷復反，云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遷犍爲卒，時年四十八。

楊顒字子昭，丞相長史儀之族。蜀巴郡太守，入遷丞相主簿，丞相亮常自校簿書，顒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典織，雞司晨，犬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道，私業無廢，所求皆得，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雲，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體神困，終無一成，豈其知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以古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郭吉不同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言倉穀之數，而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政，乃躬理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遷東曹屬，典選舉，卒。亮爲之流涕者數日。與圍府長史張裔、蔣琬書曰：掾屬喪楊顒，爲朝中損闕多矣。

姚伷字子藉，巴西閬中人。昭烈定益州，爲功曹書佐。建興初，出爲廣漢太守，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辟爲掾，並遣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君各希此事，以屬所望。遷參軍，亮薨，稍遷尚書僕射。時人服其廣識篤粹。延熙五年卒。伷同郡馬勳、馬齊者，亦知名。勳字盛衡，齊字承伯。勳劉璋時爲書佐，昭烈定益州，辟爲左將軍屬，後轉州別駕，卒齊爲太守張飛功曹，飛薨之，昭烈爲尚書郎。建興中爲丞相掾，遷廣漢太守。亮薨，爲尚書。勳、齊皆以才幹顯，其見敬信於州里，皆不如伷。

王謀字元泰，漢嘉人。有操行，劉璋時爲巴郡太守，還爲州治中從事。昭烈定益州，以爲別駕，及王漢中，用荆楚宿儒零陵趙莊爲太常，南陽黃柱爲光祿勳，謀爲少府。建興初，鄭霸關內侯，代趙莊爲太常，轉卒，後

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之者？休對曰：如元泰州境亦無，況部郡乎？其爲人推仰如此。恭子宏爲丞相西曹令史，從諸葛亮於漢中，蚤世。亮與張裔等書曰：令史失賴，太爲朝中損闕多矣。同時有何宗者，字彥英，蜀郡郫人，與杜瑤師事廣漢任安，而名聞過於瑤。劉璋時爲犍爲太守，昭烈辟爲從事祭酒，援引圖讖，勸進帝踐祚。遷大鴻臚，建興中卒。宗子雙，字演偶，滑稽談笑，有東方朔、淳于髡之風。爲犍爲長，蚤卒。又有習禎、殷觀者，亦有才望。禎字文祥，襄陽人，美丰儀，善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從昭烈入蜀，歷雒、郫令，廣漢太守，觀字孔休，荆州主簿，遷別駕，從事，事見昭烈本紀。

董厥字襲雙，義陽人，事丞相亮爲令史。亮嘗稱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謹恪適宜，還主簿。亮薨，稍遷尚書僕射，代陳祗爲尚書令，遷輔國大將軍，平蠻事，而同郡樊建代焉。建字長元，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會孫權病，不果見，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恪曰：才識不及，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尚書令，自諸葛瞻與厥、建當國，姜維常征伐在外，瞻、厥以維好戰無功，百姓罷弊，皆表帝，召維還爲益州刺史，欲奪其兵而不果。時宦人黃皓專政，人爭趨之，獨建絕不與通。厥、建後事晉武帝，嘗問建諸葛亮之治國，對曰：聞過必改，而不吝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復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賞曰：震知李平之不可近，允制黃皓使不得逞，皆有先見之明，而允正色弼違，所益多矣。身歿未幾，檢佞用事，至使人主追憤抗直，謂爲輕己，自古忠言讎入，何獨允哉？又、洪、正固足以集事，方時多崄，賴以有濟。顒引大體以規宰相，伷薦才士以爲時用，賢矣哉。

續後漢書卷第十二

列傳第八

劉彭廖李劉馬魏楊

劉封本羅侯寇氏子，長沙劉氏甥也。昭烈至荆州，未有子，養以爲子，及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絕人，將兵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至戰克。益州既定，爲副軍中郎將，初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迎昭烈，昭烈因令達并領其衆，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爲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遣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殺太守蒯祺，將進攻上庸，昭烈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昭烈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封鄀鄉侯，以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爲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以兵援己，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會羽覆敗，昭烈甚恨之。又封與達忿爭，奪其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表謝曰：伏惟殿下，慈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爲之士，深觀歸趣。臣委質以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朔以興，英雋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江湖，咎犯謝罪，逡巡河上，夫際會之間，諸命乞身，何則？欲深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蚤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

樂毅破齊，而遭讒間，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遂帥所領降魏。曹丕善其才美容觀，以爲散騎常侍，平陽亭侯，領新城太守。遣其將夏侯尚，徐晃與達襲封。達又以書招封，封不從，申儀復叛，封，封走還成都。申耽亦降魏，封既至，帝責其侵陵達，又不救羽。諸葛亮亦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帝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帝爲之流涕。達既奔魏，李鴻來降，謁諸葛亮，言，間過孟達許，適見叛人王沖亦來說達，言往者亡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帝不聽耳。達曰：諸葛公見顧有本末，必不爾也。殊仰明公，不能已已。時蔣琬，費詩在坐，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又背先帝，反覆之人，何足與書。亮不答。亮欲誘達爲外應，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明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爲乖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帝待士之義。又鴻道王沖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沖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此書。達得書，欲舉新城來歸。亮至漢中，復申情款。申儀與達有隙，密白其事。司馬懿遣人諷之入朝，達懼，即舉城降漢。曹叡遣懿討之，遂遇害。

彭羕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儀觀甚偉，而性傲忽，惟敬同郡秦宓，仕州不過書佐，人有謗之於州牧劉璋，璋髡鉗爲徒隸。會昭烈入蜀，欲迎說昭烈，乃往見龐統，統與羕非故人，又適有賓客，徑上統牀臥，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客既去，統往就羕坐，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統大善之。而法正亦素知羕，乃共致之昭烈，昭烈與語奇之，數令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隆。成都既定，昭烈領益州牧，擢羕爲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負諸葛亮雖外接之，而內不能善，每密言於昭烈，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左遷江陽太守。羕不悅，往見馬超。超曰：卿才具秀拔，謂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躅，竝驅，寧當外處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又謂超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羇旅歸國，常不自安，聞羕言大驚，默不敢答。具表其辭，於是收羕付有司。羕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伯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抵掌而譚治世之務，講王伯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網，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羕一朝狂悖，自求葅醢，爲不忠不孝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卒然感激，頗以被酒脫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不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在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它志耶。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

敗以取禍，自我求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羕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昭烈領荊州牧，辟爲從事，年未三十，擢長沙太守。昭烈入益州，諸葛亮鎮荊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襲三郡，立脫身自歸，昭烈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爲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召爲侍中。建興初，徙長水校尉。立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貳，而更遊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丞相掾李邵，蔣琬，嘗詣立計事，立謂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帝不取漢中，而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於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徒。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豈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而欲任此三人，難矣。王連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罷弊，以致今日。邵，琬具白其言於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群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則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群，猶能爲害，況立託在高位，中人以下，識真僞邪。且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闒茸之稱，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拔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例爲將軍，面語臣曰：我何爲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爲卿，何當在五校。臣答之曰：將軍者隨大例耳，至於卿，則正方亦未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怏怏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其徙不毛之地。於是廢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帥妻子，耕殖自守。聞亮薨，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後監軍姜維帥偏師經汶山，因詣立，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竟殁於徙所，妻子還成都。

李平字正方，南陽人，本名嚴，少爲郡吏，以才幹稱。曹操入荊州時，平宰秭歸，乃西入蜀，劉璋以爲成都令，有能名。建安十八年，以護軍降昭烈於緜竹，拜裨將軍。成都平，進興業將軍，犍爲太守。二十三年，馬秦，高勝等起於郪，衆至數萬，寇資中，時昭烈在漢中，平帥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支黨皆潰。又越嶲夷帥高定圍新道，平越境馳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召至永安，拜尚書令。三年，帝不豫，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帝，爲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遷前將軍。諸葛亮欲北征，平當知後務，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於平。平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同儔。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趨舍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平與亮書，勸受九錫，進爵爲王。亮復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何不復相解。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報，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都，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乎。八年，遷驃騎將軍。曹叡遣其將曹眞等欲三道寇漢川，亮命平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平子豐爲江州都督，典平後務。亮以明年當北伐，命平以中都護署府事。九年春，亮軍祁山，平督

運事會久雨糧餉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戚平齎喻旨呼亮還師亮承以退平聞軍還乃更陽驚云軍糧饒足何以便還欲以解其不辦之責且明亮不逃之罪又表帝云軍儁退欲以誘賊亮具出其前後書疏本末平辭窮首謝罪負亮於是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好爲小惠保身求名無憂國之意臣當北伐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詰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謂府辟召臣知平意欲因此偃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陸崇其遇以濟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之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反覆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有詔削奪官爵徙梓潼郡後聞亮薨發病死平常毀亮當自補復度後人不能故激憤而發豐官至朱提太守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昭烈在豫州辟爲從事以其宗姓風流善談論厚待之昭烈定益州以爲固陵太守建興初封都鄉侯班位亞於李平爲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與國政但領兵千餘從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華侈侍婢數十皆能聲樂又悉教諸魯靈光殿賦後與前軍師魏延不協言多誕虛亮深責之遣還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恍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賀皇太后太后留之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與帝私呼帳下卒撾之至以屐搏面而後棄道胡具以告琰坐下吏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屐之地竟棄琰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馬謖字幼常侍中良之弟以荊州從事從入蜀除緜竹、成都令、越巂太守才器過人好談兵丞相亮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不以爲然辟爲參軍引與談論自晝達夕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謂亮曰南中恃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今公方欲傾國北伐逆賊彼知國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殲遺類又非仁者之心夫甲兵之事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敕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及亮軍出祁山魏延、吳懿皆時宿將論者皆言宜爲軍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違亮節度舉措煩擾屯軍土山不下據城爭利裨將王平力諫不用遂大敗士卒皆潰亮進無所據退還漢中謖下獄死時年三十七亮自臨祭爲之流涕待其孤如平生蔣琬後至漢中謂亮曰天下未定而殺知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泫然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戰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以部曲將從入蜀敗有功遷牙門將軍昭烈王漢中徙治成都當得重將鎮漢川時議者以爲莫如張飛飛亦自許昭烈乃拔延督漢中爲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昭烈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衆成壯其言昭烈踐祚拜鎮北將軍建興初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亮使領兵西入羌中與曹叡將費瑤、郭淮戰於陽谿大破之遷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從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當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延既善撫士卒勇力絕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降下之惟楊儀不假借延以

爲忿若水火然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爲前鋒去亮營十里秋亮疾困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總軍姜維等作身殁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繼之若延或不從命軍即自發及亮薨祕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延曰丞相雖亡吾等見在府親官屬便可持喪還葬吾自當帥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事耶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耶因與禕共作行軍部分令禕手書與己迎名告諸將禕紿曰當爲卿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希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疾馳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使人覘儀等皆欲按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攻儀未發帥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帝以問侍中董允留守長史蔣琬琬允皆保儀疑延儀等刊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王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謀何敢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延獨與子數人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儀斌其首曰廝奴復能作惡否遂夷延三族初蔣琬帥宿衛諸營赴難北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還時謂延非降魏而叛漢者第欲除儀等及平日諸將素不同者且冀時論當以己代亮本指如此

贊曰兵有正有奇兩敵相向未有不以奇勝者祁山之役延請兵萬人由褒中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十日可至長安逐夏侯楙而與亮會此蓋奇道可以必勝且楙巽懦未嘗更事非廷之敵楙既北走虜魏兵不二十日不能西而全秦之地已爲吾有命一大將固守函谷魏兵雖至無能爲也然後據關以臨河南天下事定矣此投機之會而亮不屑爲豈仁義之師疾其譎而不正歟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建安中爲荊州主簿後從關羽爲功曹遣西詣昭烈昭烈與論軍國大計政治得失大說之因辟爲左將軍兵曹掾昭烈王漢中擢爲尚書既踐祚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遙領宏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五年從亮至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征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餉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嘉儀之才幹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相能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從亮出屯谷口亮薨儀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爲功大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不說而亮平生謂儀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爲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中軍師無所統屬從容而已初儀爲尚書琬尚書郎後雖俱爲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勞劇自謂年宜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於言色時人畏其語不遜皆莫敢近惟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怨望云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既歿之後吾若舉軍北去處世事當落度如此耶令人追悔不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削奪官爵徙漢嘉郡至貶所復上書誹謗詞旨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妻子還成都儀兄龔字威方少有德行爲江南冠冕州郡禮召諸公辟請皆不屈年十七而卒鄉人號曰德行楊君

贊曰封處嫌疑之地而不知遠權勢以謀自安不救佩羽而失荊州侵陵孟達而喪二郡其死非不幸也業之悖慢立之忿躁平之反覆琰之猜忌譏之輕脫延之自用儀之狷狹難乎免於世矣不然如儀之才幹延之料敵可少訾哉

續後漢書卷第十三

列傳第九

蔣琬費禕李福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從昭烈入益州、除廣都長。昭烈嘗奄至廣都、見其邑事不理、琬又沈醉、大怒、將加罪罰。諸葛亮謂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願公加察。昭烈雅敬亮、乃不加罪、但免官而已。頃之爲什邡令、昭烈王漢中、除尚書郎、丞相亮開府、辟爲東曹掾、舉茂才。固推劉邕、陰化、龐延、廖淳、等、亮不許、遷參軍、亮駐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俄代裔爲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出征、琬常足食足兵以給軍、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密表帝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屬琬、亮既薨、拜尚書令、俄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懼、琬一旦超處羣僚之右、憂喜不形於色、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驍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合、與之乖離、叡乃大興衆役、遣相攻伐、雄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此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往屯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大司馬、東曹掾楊戲、性素簡略、琬與言、或不時應、有譏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時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所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復請詰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後敏以事繫獄、人爲危之、琬心無適莫、竟從輕比、其處己待人、平心類此、琬以爲諸葛亮數從秦川北伐、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艦、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疾作、未果行、而羣議咸謂、有如不捷、還路益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諭旨琬、承命上疏曰、夫機彊難、乃臣之職、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發慘、今曹芳竊據關雒、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羈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師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控制河右、臣當帥師、爲維後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遂還駐涪、會疾劇、至九年薨、謚曰恭侯、子斌嗣、爲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鍾會之亂、與弟顯、俱爲亂兵所害、初琬在廣都、免官後、夜夢一牛頭在門、流血滂沱、意甚惡之、以訊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當至公、大吉之徵也、劉敏者、爲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曹芳遣其將曹爽人寇、時議者或曰、但可守城、不宜出戰、彼必自退、敏以爲男女布野、農穀栖畝、若縱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以大軍繼至、爽等遁去、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少孤、依族父伯仁、自後隨從伯仁入蜀、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俱會葬、允白父和請車、和以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卽先登、至葬所、諸公貴人悉集、車乘甚都、允猶若自失、而禕晏然、御者還、和問知之、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時立皇太子、禕與允俱爲舍人、遷庶子、帝踐祚、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百僚郊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與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改觀、以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滑稽、諸葛恪、羊衜、才辭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對、終不能屈、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朝廷、恐不得數來、乃以所佩寶刀贈之、禕謝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敢不以此討不庭禁亂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駑弱、終不負東龢、還遷侍中、亮北駐漢中、辟爲參軍、以奉使稱旨、頻遣至吳、建興八年、轉中護軍、又爲司馬、會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不相能、每同席爭論、延或舉刃向儀、儀忍恚至流涕、禕常喻解、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之力也、亮薨、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尚書令、時國家多事、公務頗猥、禕識悟絕人、每省閱書記、舉目卽究其旨、當以朝晡聽事、其間應接賓客、飲食嬉戲、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遷大將軍、錄尚書事、並允代禕爲尚書令、欲效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淹滯、乃歎曰、人之才力、相遠乃爾、非吾所及也、延熙七年、曹芳使其將曹爽、犯興勢、假禕節、帥諸軍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且欲共圍棋、于時羽檄列爲、士馬擐甲、已嚴駕矣、二人對棊久之、敏乃曰、聊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爽等敗

走，封成鄉侯。蔣琬周群州職，乃復領益州刺史。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十一年出屯漢中，自琬及禕，雖身在外，凡朝廷施設，皆遣使咨之而後行。其見信任如此。十四年夏，還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寿。十五年，詔令開府，明年正歲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醉甚，爲循所害。謚曰敬侯。子承嗣，爲黃門侍郎，承弟恭，尚公主，爲尚書郎，頗名當世，蚤卒。長女爲皇太子璿妃，禕雅性儉素，家無餘財，諸子皆布衣蔬食，出入無車騎，不異常人。

李福字孫德，梓潼涪人。父權，蜀郡長。昭烈定益州，福爲書佐，西充國長，成都令，建興初，徙巴西太守，江州督，揚威將軍，入爲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時諸葛亮於武功病篤，帝遣福省疾，因咨以國家大計，且問如公百歲後，誰可任大事者，曰無踰公琰。又問其次，曰文偉。奉使稱旨，帝嘉之。福爲人精識果銳，敏於從政，延熙初，大將軍琬出駐漢中，福以前監軍領司馬，卒。子驥字叔龍，亦知名，官至尚書郎，廣漢太守。

贊曰：琬、禕皆抱將相之器，見知於諸葛亮。琬德度恢弘，與物無忤，禕天資高邁，臨事整暇，因前人成規，守而勿失，邊鄙不警，上下和一，方之先漢，其曹參丙吉之徒歟。

續後漢書卷第十四

列傳第十

霍王向張吳費李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昭烈至荊州，峻帥部曲數百人歸昭烈，爲中郎將。昭烈自葭萌還攻劉璋，圍雒守葭萌城，張魯遣其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頗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且一年，不能下。城中兵纔數百，峻伺其怠，遣精銳出擊，大破之，斬存首。昭烈定益州，嘉其功，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峻爲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卒，時年四十。昭烈甚悼惜之，乃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又有功於國，欲親臨酹，遂帥羣臣弔奠，留宿墓次。營時榮之。子弋字紹先，爲太子舍人，建興初，除謁者，丞相亮北駐漢中，請爲記室，使與子喬游處，遷黃門侍郎，中庶子，皇太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古義，數陳規諫，深得切磋之體，後爲參軍，來降屯副都督，又轉護軍，先是永昌夷獠，恃險不賓，數爲寇害，乃以弋爲永昌太守，帥偏師討之，斬其渠帥，郡界寧謐，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兩郡事。景耀六年，遣安南將軍聞鍾會等兵至，欲赴成都，帝以備敵既定，不聽，及聞成都失守，素服哭臨，三日，與巴東羣臣各保其郡，後皆仕晉，憲字令則，襄陽人，清情自守，延熙中爲吏部郎，時宦人黃皓用事，人爭趨之，憲絕不與通，皓左遷憲巴東太守，餘事見晉史。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劉璋時入蜀爲梓潼令，昭烈自葭萌進軍，連閉城不下，昭烈義之，不強偪也，及成都平，以爲什邡令，徙廣都，所至有政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歲入益饒，有裨國用，簡拔才能，以爲掾屬，如呂乂、杜祺、劉幹等，後皆至大官，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鐵如故，建興初，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公不宜以天下之望，冒險而行，亮納諸將才力相埒，無所統一，而連言懇至，故留留者久之，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少師事司馬徽，與徐庶、龐統、韓嵩、皆友善，荊州牧劉表，以爲臨沮長，表卒，歸昭烈，昭烈定江南，使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益州既平，以爲巴西太守，徙牂柯、房陵，建興初，入爲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主後務，五年，從亮至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街亭之敗，謖欲亡命，朗知而不舉，坐免官，數年，爲光祿勳，亮薨，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朗少時雖涉獵儒學，然脫略繩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三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校書，刊定謬誤，所裁卷裝，於時爲富，誘掖後進，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搢紳，下及童冠，皆敬遇之，延熙十年薨，遺令戒諸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衆，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蚤喪所天，爲二兄所教養，故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爲貴，汝其勉之，子條嗣，條字文豹，博學多識，景耀中爲御史中丞，朗兄子龍，昭烈時爲牙門將，秭歸之役，龍軍獨完，建興初封都亭侯，後爲中部督，典宿衛，諸葛亮北征，表龍性行淑均，曉暢軍事，先帝以爲能，營中之事，宜以咨之，遷中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歿於陳，寵弟充，歷射聲校尉，尚書。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許靖謂裔幹理才敏，鍾元常之流也，劉璋時舉孝廉，爲魚復長，轉州從事，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使拒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爲璋使昭烈，許以隨祿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爲貴，汝其勉之，子條嗣，條字文豹，博學多識，景耀中爲御史中丞，朗兄子龍，昭烈時爲牙門將，秭歸之役，龍軍獨完，建興初封都亭侯，後爲中部督，典宿衛，諸葛亮北征，表龍性行淑均，曉暢軍事，先帝以爲能，營中之事，宜以咨之，遷中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歿於陳，寵弟充，歷射聲校尉，尚書。

吳懿字子遠，陳留人。從劉焉入益州。劉璋時為中郎將，使將兵拒昭烈於涪，乃詣昭烈降。益州平，為護軍討逆將軍。昭烈納其妹為夫人，及即尊位，夫人為皇后。除關中都督，建興中，與魏延入南安界，破曹叡將費瑤。自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軍。諸葛亮薨，以懿督漢中，還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十五年薨。族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屬，匡之子也。以豪俠聞，名位亞於懿。昭烈時為領軍，累遷驃騎將軍，假節，封緜竹侯。懿孫喬，沒於李雄，凡三十年，不為雄屈。

贊曰：峻、連之善守，蓋各忠於所事。峻引右誼以諫太守，連簡才俊以為時用，飼晚好典籍，為時舊德。爾蚤陷異境，篤於行義。懿雖處外戚，能遠權勢，以功名自全，皆賢矣哉。

費詩字公舉，犍為南安人。劉璋時為緜竹令。昭烈攻緜竹，詩舉城降。益州既定，以為督軍從事，出為牂柯太守，還為州前部司馬。昭烈王漢中，遣詩奉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黃忠為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拜。詩謂羽曰：夫立帝王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北班列，則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為嫌。今漢王以忠一時之功，隆於王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恐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僕一介之使，銜命而來，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遂受拜。時羣臣勸昭烈稱尊號，詩獨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背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惑臣賊不為殿下取也。由是忤旨，左遷部永昌從事。建興三年，從諸葛亮南征，蔣琬秉政，以為諫議大夫，卒於家。子立仕晉。

李朝字偉南，廣漢郪人，與弟邵及其季皆有才望。時號李氏三龍。州舉孝廉，為臨邛令，人為別駕從事。建安二十四年，羣臣上昭烈為漢中王，其文朝所作也。章武三年，從帝東征吳，卒於永安。邵字永南，昭烈定蜀，為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初，丞相諸葛亮辟為西曹掾，亮南征，留為治中從事。是歲卒，其季亦蚤世。朝兄邈，字漢南，劉璋時為牛鞞長，昭烈領益州牧，為從事，正歲大會，命行酒，邈讓昭烈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為將軍之取鄙州，甚為不宜也。昭烈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非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請罪之，諸葛亮為請得免。久之，為犍為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北征，馬謖前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為秦赦孟明，用霸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成都，亮薨，帝素服發喪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主懼其偪臣，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擁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殂殁，蓋宗族得全，西土安靜，大小為靡。帝怒，下獄死。

贊曰：曹操父子，世濟凶德。操既自比周文王，而丕亦藉議舜、禹，人神共憤，尚稽天誅。四海皇皇，靡所適從。方是時，昭烈以帝室之胄，扶義而起，南抵荊楚，則荊楚之士從之如雲，西入巴蜀，則巴蜀之人望風而靡。此豈人力所能至是哉。其建大號，紹正統，允屬天人之望矣。而詩之所陳，雖遲於正，然不違時變，果足與

語權哉。故曾懿齒著論非之，曰：創業之君，須大定而後王綱，篡統之主，必速踐祚以繫人心。故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微利社稷故也。昭烈倡義，將以討賊，賊強瞞大，主亡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祀漢配天，非咸陽之比，使正討逆，亦何推讓之有哉。於此時也，惟宜速算有德，以舉大統，使民忻反正，世晤舊物，則來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矣。宋人裴松之，稱為確論，詎不信然。

續後漢書卷第十五

列傳第十一

黃李王呂馬張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劉璋辟為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迎昭烈，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一世英雄，今召至，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賓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兩君。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俟河清，璋不聽。出為廣漢長，及昭烈襲取益州，遣諸將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詣降。昭烈以為偏將軍，曹操破張魯，魯走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弱之股臂也。於是拜護軍，帥諸將迎魯，魯已還南鄭，北附曹操。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取漢中，皆權本謀也。昭烈王漢中，猶領益州牧，以權為治中從事，及將東征吳，權諫曰：吳人悍而能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帝不從，以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寇，而車駕駐蹕江南。及吳將陸遜乘流斷圍，王師敗績，車駕西歸，權以道梗不得還，遂陷於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帝曰：朕負黃權，黃權不負朕也。待其家如初。曹丕謂權曰：君欲追蹤陳、韓、邪，對曰：臣受漢帝殊遇，降吳不可，還漢無路，是以歸命。何古人之慕也，丕善之，累加侍中，使之陪乘。漢降人或言誅權妻子，丕令發喪。權曰：往與漢帝及丞相亮推誠相信，必能明臣本志，傳聞之言，未可深信。及得後問，果如所言。昭烈崩，問至，衆咸賀丕。

而權獨否。丕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急呼權。未至。催者相屬。官屬莫不碎魄。而權容止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司馬懿深器之。問權曰。蜀中如卿者有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懿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延熙三年卒。子崇。爲益州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至涪縣。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決。崇至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卻戰至緜竹。崇帥厲將士。期於必死。臨陣遇害。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仕郡督郵。太守董和薦於州。未至。聞昭烈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必敗。乃詐稱郡使。北詣昭烈於緜竹。昭烈嘉之。從至雒城。遣詣漢中說馬超。超遂納款。成都平。昭烈領益州牧。以爲功曹書佐主簿。後爲亡虜誣引。有司執之。昭烈明其不然。更遷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庲降都督鄧方卒。帝問恢誰可代者。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以爲莫若老臣。臣竊不自量。惟陛下察之。帝笑曰。朕意亦已屬卿矣。遂以爲庲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治平夷縣。帝崩。高定恣睢於越嶲。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柯。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嶲。而恢按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兵少敵盛。又未得亮問。恢紿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乖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圍守稍怠。於是出擊大破之。追犇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柯。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功爲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大軍還。南夷復叛。殺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於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給軍資。國用以饒。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還居本郡。後徙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死於緜竹。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幼孤。鞠於外家何氏。隨杜濩、朴胡。詣雒陽。假校尉。從曹操侵漢中。因歸昭烈。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苦諫。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潰。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以爲有伏。不敢偪。於是收合諸營遺衆而還。丞相亮誅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進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州。平別守南圍。曹叡將司馬懿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魏延之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懿屯漢中。又領漢中太守。進封安漢侯。代懿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駐沔陽。更爲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駐涪。拜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曹爽帥步騎十餘萬寇漢川。前鋒已至駱口。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令入。比爾間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禍也。今宜先使劉護軍。杜參軍。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帥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亦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卽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繼至。魏軍退走。如平所料。時鄧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每作書皆其口授。悉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紀傳。皆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妄發。端坐竟日。無武將之體。然性頗狷狹。以此損譽。十

年薨。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爵位亞於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渠侯。其後張翼、廖化。並爲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仕郡爲五官掾功曹。時雍闓等。聞帝崩於永安。恣睢益甚。都護李嚴與闓書。諭以禍福。闓復書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皇惑。不知所歸。其桀驁如此。闓又降吳。吳遙授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闓數檄移永昌。稱說云云。凱曰。天降喪亂。姦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小大。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糾合部伍。舉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心世祖。皆流芳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棄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古人不難追也。惟將軍察焉。凱恩威內著。爲郡人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在道。而闓已爲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篤厚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遷陽亭侯。會爲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爲永昌太守。後祥及子若孫。世守永昌。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幼孤。養於外家。姓狐名篤。旣長改焉。爲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猇亭之役。巴西太守閻芝。發兵五千人以補軍。遣忠部送。會帝還永安。帝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世不乏賢也。建興初。丞相亮開府。以爲門下督。亮南征。除牂牁太守。先是郡丞朱褒反。忠承變亂之後。撫字綏理。甚有威惠。召爲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經度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侵擾諸郡。召庲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遂斬胄。平南土。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害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治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又越嶲郡亦久失故地。忠帥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是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奉詔至漢中。宣於大司馬蔣琬。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寇。留忠平尚書事。禕還乃歸南。十二年薨。子脩嗣。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臨事能斷。威恩並著。以故蠻夷畏而愛之。及薨。莫不奔赴。流涕盡哀。爲之立廟。張表時之名士。清望踰忠。閻宇宿有功幹。於事精敏。咸繼忠後。而威譽皆不逮忠。

張嶷字伯岐。巴西南充國人。少爲縣功曹。昭烈定益州。會山寇攻縣。縣長倉卒逃去。嶷冒白刃救其家。卒免於難。由是顯名。州郡召爲從事。時郡人襲祿、姚伷。位至二千石。有當世名。皆與嶷友善。建興二年。丞相亮北駐漢中。廣漢緜竹、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掠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因以計斬慕等。殲除黨。後以病困。家素貧乏。廣漢太守何祗。名爲通厚。與嶷初無雅故。嶷乃自轝詣祗。託以治疾。祗傾資醫療。數年而愈。其篤道信義。皆此類也。爲才門將。從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每有籌畫。戰勝之功。武都氐

王符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至。大將軍蔣琬深以爲憂。嶷策之曰。符健來附款至。必無他變。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間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北附曹叡。獨健來歸。初丞相亮討越巂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後太守不敢之郡。僑治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時議欲復舊郡。除嶷爲太守。嶷帥所領之郡。開示恩信。蠻夷頗來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嶷往討之。生縛其帥魏狼。乃解縱告諭。使招懷餘黨。表拜狼爲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共職。諸種聞之。降者日至。嶷以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多逢。逢弟魏渠等。已降復反。嶷誅逢。逢妻旄牛王女。嶷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勇悍便捷。爲諸種所畏服。遣所親二人。詐降。實取消息。嶷覺之。許以重賞。使爲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祿者。嶷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嶷以郡鄂宰圮毀。更築小城。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效役。定莋、蠻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僰產鹽、鐵、漆。而夷徼盜據專利。嶷即帥所領奪取。置長吏焉。嶷之至定莋。定莋豪帥狼岑。槃木王勇。素爲蠻夷所信服。怨嶷見使。不肯自詣。嶷使壯士數十。直往捕至。笞殺之。而還其尸。厚賜種類。諭以狼岑之惡。且曰。毋得妄動。動即族矣。種類咸面縛謝過。嶷殺牛釃酒。重申恩信。遂獲鹽鐵之利。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帥狼路。欲爲姑壻多逢報仇。道叔父離將逢衆。預度形勢。嶷廉知之。逆遣親近齎牛酒勞賜。又令離姊多逢妻。達意旨。離既受賜。幷見其姊。姊弟驩說。悉帥所領詣嶷。嶷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爲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夷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地險而遠。嶷遣左右齎貨幣賜路。幷遺路姑諭意。乃帥兄弟妻子悉詣嶷。嶷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傳。奏封路爲旄牛侯。路朝貢。帝於是加嶷撫戎將軍。領郡如故。初嶷見大將軍費禕。坦率泛愛。待信新附太過。與書戒之曰。昔岑彭帥師。來歙仗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爲警。禕後果爲降人郭循所害。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寇。大舉以圖進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嶷與瞻書曰。吳主卽世。嗣君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夫以周公之親之才。猶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聞吳主。生殺賞罰。不任下人。今以垂歿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寔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也。雖云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耳。取古則今。今古一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誠不爲晚。願深采察。恪竟以此夷族。嶷之先見。率多類此。在郡十五年。邦域安靜。歲表解職。延熙十七年召還。夷民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擔負來迎。追送至蜀郡界。其酋長相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嶷至拜盡。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成多貴之。然性簡放。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嶷曰。雖與足下疎闊。然託心如舊。嶷答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時人善其對。曹芳狹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帥師迎之。嶷初還朝。時論以嶷老疾。未能偕行。嶷自請於帝。願肆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曰。臣遭遇聖人。受恩過重。加以老病。常恐一朝殞歿。孤負榮遇。天假之年。得與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爲藩表守將。有如未捷。歿身以報。帝爲之悵

然。姜維帥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既至狄道。偏帥城中吏民出迎軍。軍與曹芳將徐質交戰。嶷歿於陳。然其所殺傷亦過當。封其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維襲爵。南土越巂民夷。聞嶷死。無不悲慟。爲之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孫奕。仕晉爲涼州刺史。

贊曰。權納忠於劉璋。而盡力於昭烈。所謂一心事兩君而無嫌也。雖道窮勢阨。淪身異域。而流言不惑。非其君臣誠意相孚。詎至是哉。筰審去就之宜。有先幾之見。嶷降之命。慷慨請行。自比充國。未爲過也。平料敵致勝。算毋遺策。凱、忠、嶷。綏撫邊郡。感懷異俗。闔外得人。何其盛哉。

續後漢書卷第十六

列傳第十二

姜維張翼王圖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仕郡上計掾。州辟爲從事。以父冏昔爲郡功曹。值羌戎亂。身衛郡將戰歿。加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伐曹叡。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按行所部。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王師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有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隨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等乃俱詣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收西縣千餘家。及維等歸。故維與母相失。魏以維本無去意。故不殺其母妻。但繫之保官。亮辟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觀其才氣。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又曰。須先教中郎步兵五六千人。伯約既敏於軍事。又有膽氣。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還詣都觀主上。後還中監軍、征西將軍。亮薨。維還成都。爲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從大將軍蔣琬屯漢中。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爲司馬。數帥偏師西出。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帥師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與曹芳將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

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其人還安處之，俄詔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師大舉，牽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牽嘗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保國撫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爲僥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不及。牽薨，維帥師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曹芳將雍州刺史陳泰來解圍，至雒門，維糧盡還。明年加督中外諸軍事，復出隴西，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曹芳將徐質交戰，斬首破敵，質軍敗走。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曹髦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死者數萬人，經走保狄道城。圍之，魏軍來援，維退屯鍾題。明年就遷大將軍，勒軍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故維軍大敗於段谷。衆庶由是怨讟，而隴以西亦騷動。維引咎求自貶降後將軍，行大將軍事，魏諸葛誕憤司馬昭廢主專國，舉兵淮南，欲誅昭。昭使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帥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少，聞維且到，衆皆皇駭。昭使司馬望拒王師，鄧艾亦自隴西至，皆軍於長城。維前屯芒水，皆倚山爲營。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敗乃還，復拜大將軍。初昭烈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寇，寇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禦曹爽等，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諸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寇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寇不得入平地，且重關鎮守以扞之，有事之日，令游軍直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自然能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寇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御駐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帥師出侯和，爲鄧艾所敗，還駐沓中。維本寄旅託國，連年攻戰，功績不立，又惡宦人黃皓恣睢專政，啓帝欲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嘗恨之，君何足介意，因敕皓詣維謝。時有將軍閻宇，與皓親比，皓陰欲廢維用宇，維亦疑之，故每憂懼，不復還都。炎興元年，維上疏曰：聞鍾會治兵關中，規欲犯順，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信巫鬼，謂寇終不能自致，啓帝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爲諸圍聲勢。比至陰平，聞諸葛緒已向建威，故駐軍待之月餘。維既爲鄧艾所敗，還屯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犯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僉格鬬而死。會攻樂城不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劍閣以禦會。會與維書，達意，維不答。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懸遠，將議還師。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遂敗諸葛瞻於緜竹，會帝用譙周之計而國亡。且手敕維解甲，維撫所歸，乃詣會於涪，將士成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等，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過也。會既誅劉鄧艾，檻車徵艾，會因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陰懷異圖。維知其意，謂可緣成其禍，以圖興復，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皆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漢，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死，彼豈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眉之巔，而從赤松子游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更言其次。維曰：其它則君知力之所能及，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日篤。維復說會，誅北來諸將，徐欲圖會，盡坑魏卒，興復漢室，密表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惟陛下察之。會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爲前驅，而會爲其將士所殺，維亦遇害，蜀人莫不傷之。郤正著論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第舍敝陋，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愛，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給，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儉，官給其用，隨手散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爲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維投措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云。維昔所與俱至漢，梁緒官至大鴻臚，尹賞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前卒。張翼字伯翔，犍爲武陽人，四世祖司空皓，曾祖廣漢太守綱，皆著名迹。昭烈領益州牧，以翼爲書佐，建安末舉孝廉，爲江陽長，徙涪陵令，拜梓潼、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中爲庶降都督，綏南中郎將，持法大嚴，不得殊俗驚心，著帥劉胄作亂，翼舉兵討之，胄垂破，會被徵當還，俊屬咸以爲宜馳騎郎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者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規，卒破滅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爲前將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薨，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初，入爲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還都，維議復出軍，翼與維廷爭，以爲國匱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帥翼等行，進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曹髦雍州刺史王經於洮水，死者萬計，翼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爲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雖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偕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炎興元年，與維皆在劍閣，同詣鍾會於涪，明年正月，爲亂兵所害，子徽，篤志好學，官至廣漢太守。王嗣字承宗，犍爲資中人，其先延熙世以功業顯，舉孝廉，稍遷西安令，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胡，莫不從化，諸種素傑惡者，亦皆降附，大將軍姜維每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毳，及義穀，軍國賴以有濟，遷鎮軍，領郡如故，後從維北征，爲流矢所中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皆號呼涕泣，嗣爲人溫厚篤至，與物無忤，小大皆愛信之，其子若孫，光胡見之如骨肉，恩德感人如此。

贊曰：漢之亡，人皆咎維之好戰，而不知其爾戰也有故，蓋自昭烈以來，無歲不用兵，諸葛亮雖爲相國，而身居邊閫，建興之初，南中既定，即加兵於魏，自六年至十二年，凡七戰，豈得已而不已哉，琬、禕繼之，亦未始忘戰，蓋吾戎兵自守，彼必謂吾怯，適以示弱，而啓其兼并之漸耳，方天下未定，以戰爲守，理固然也，亮等且不能保其不戰，而以議維可乎，然則漢之亡，非維之罪也，帝也，內不惑於黃皓，外不偏聽於譙周，遂至於亡乎，鄉使維晚節之計遂行，盡戮魏將，殺鍾會而謀興復，直反手耳，天不祚漢，謂之何哉。

續後漢書卷第十七

列傳第十三

楊許孟來尹郤

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少與巴西程祁、巴郡楊汰、蜀郡張表，並知名。戲每推祁爲冠，丞相諸葛亮深知之。年二十餘，出州書佐，爲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稱平允。府辟爲主簿，亮薨，爲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表爲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爲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庶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召還，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爲射聲校尉，所至清約不煩。延熙末，從大將軍姜維至芒水，戲心素不服維，每醉多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不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勁戲，免爲庶人。景耀四年卒。戲性雖簡惰，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皆符指事，其辭尤略。然篤於故舊，與巴西韓儀、黎韜相親厚，後儀痼疾，面韜亦以無行廢，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張表字伯達，有風儀，名位俱與戲齊，仕至尚書、庶降督、後將軍，先戲卒。郤字公宏，汰字季偉，亦早世，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陳壽多掇取，以載於漢志。其或著其人，而不著其事，蓋壽崇僭僞，而抑漢氏，故不盡錄云。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胡潛字公興，魏郡人。皆俱自交州至，潛雖學不該洽，然卓犖強識，祖宗制度，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有可采者，昭烈定蜀，承喪亂之後，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秉學，慈、潛、並爲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文學，爲庶事草創，數多擬議，慈、潛更相詰難，謗讟忿爭，甚至角力，昭烈因大會酒酣，使倡優爲二子之容，效其訟閱之狀，初以詞議相難，繼以梃刃相向，用威切之，潛先歿，慈後累遷大長秋，卒，子勛傳其業，復爲博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雒陽人，董卓之亂入蜀，博物識古，研究典籍，銳意三史，多識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訶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至於讙咋，昭烈定益州，拜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建興中，累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朝顯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治世所宜有也，弊箭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光之指摘失政類此，故執政重臣，心不能說，太常廣漢鐘承，光祿勳河東裴儁，年皆在光後，而超據上列，獨光蹌蹌，蓋以此故。祕書郎郤正，數從光質疑義，光因問正：皇太子所習讀，與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風，待遇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言，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術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懽，既不得妄有所施爲，且知術藏於胸中，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預計。光解正謹敕，不爲放言，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爲世所疾，省君意，亦若不喜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知意爲先，然不可強致也，此諸君讀書，寧能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坐事免官，年九十餘卒。裴儁字奉先，其弟潛，事曹叡，爲尚書，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歙之後也，父豔，好學下士，開館聚徒，少歷顯仕，懿帝時爲司空，敏以避亂入蜀，涉獵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蒼雅訓詁之學，好是正文字，昭烈定益州，以爲典學校尉，及立皇太子，擢爲令，建興初，爲虎賁中郎將，丞相亮駐漢中，辟爲軍祭酒，輔軍將軍，以事去官，時爲大長秋，復以累免，後累遷光祿大夫，又以過黜，前後數貶斥，皆以語言輕脫，舉動過差，時孟光亦以樞機不謹，議論于時，然猶奮於敏，俱以耆年宿學，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遇，故屢廢而復起，後以爲執慎將軍，欲其因官自警，景耀中卒，時年九十七，子忠，博學有父風，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善之，以爲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乃游荆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受古學，博綜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紀、服虔、注說，無不淹貫，昭烈定益州，以爲勸學從事，及立皇太子，除僕射，以左氏傳授皇太子，延興初，拜諫議大夫，丞相亮駐漢中，辟爲軍祭酒，亮薨，還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爲博士，同邑李譔者，字欽仲，父仁，與默俱受學於司馬徽、宋忠，譔傳其父學，又從默研究精義，五經諸子，無不該貫，博通技藝，算術、卜筮、醫藥、弓弩、機械之巧，始爲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爲太子庶子，太子愛其多知，甚說之，然體輕脫，好戲嘲，故人不加重，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春秋、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頗隔，初不相聞，而其所述意旨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

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登部書奮傳及志。仕歷三郡太守。宋忠者。字仲子。南陽人。其子與魏諷謀誅曹操不克。父子俱遇害。

郗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祖儉。靈帝末爲益州刺史。因家焉。父揖。爲將軍孟達督督。從達北去。正本名篤。安貧好學。博覽載籍。弱冠能屬文。爲祕書吏。轉令史。遷郎至令。淡於榮利。自典中祕。與宦人黃皓比屋三十年。未嘗苟合。以故官不過六百石。乃依倣先儒。假文見意。名曰釋譏。時謂可繼崔駰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予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興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雖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賾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辯者馳說。知者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蓋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信。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大盜未平。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明之才。珪璋之質。歛覽博窺。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致命。幹蠱奧祕。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究古今之眞僞。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爵。慰此素飡。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肺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竝有聞焉。蓋亦綏衛綏醫。回軌易塗。與安鴻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赫。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歟。予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豔。管窺筐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粹也。或人率爾仰而言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予應之曰。虞舜以面從爲戒。孔聖以說己爲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爲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蒙昧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伯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噬八區。於是縱橫雲起。狙詐如星。奇邪蠭勵。知故萌生。或飾眞以雜僞。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襲上。或衒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而屈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辯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鏘鏘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狂邪荒迷。悉雖自極。和鑾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笑其額。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者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共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釀醇。君臣殿度。各守厥眞。上垂詢納之宏。下有正救之法。士無盧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然塏塏。尙此忠益。然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繼。運氣匿而耀靈陳。沖質不永。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縱橫者欲披其胸。狙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紐。德殖西鄰。丕顯祖之宏規。廣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祠祭。蹤皇道以輔眞。雖時者未一。僞者已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忻戴於野。勗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騰揚懿聽。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祕策。故力征以動世。拔華英之不皇。豈暇脩枯籙於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累記。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峙。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己。彼平仲之和蘊。亦進可而替否。故蹤冒瞽說。時有攸獻。瞽遵人之有采於市間。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祺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開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己愚。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人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祖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濟。涸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勳。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詘。失不慘悸。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虛輕。不粥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細。何貴之釋。何殄之卹。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羣。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爲之尠。浮舫臻不爲之殷。且陽嶽幽於唐堯。陰精蔽於商時。陽旱請而鴻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行止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遵訓。不怨不尤。委命悲己。我又何辭。辭窮路殫。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遂先軌而投制。隱叔肸之優游。美疎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浩然以容裔。欣瑣堵以恬娛。免咎悔於斯世。顧玆心之未泰。懼末途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悄。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沈思於冰形。薛燭察寶以飛譽。瓠梁託絃以流聲。齊隸拊髀以濟文。楚客潛寇以保荊。羅門援琴而託說。韓哀秉轡以馳名。盛教翔翔乎玄闕。若士蓮身於雲清。予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滿然守己而自塞。炎興後從帝北遷。帝慨然恨知正之晚。晉成寧中卒。所著詩論賦之屬。凡百篇。

贊曰。戲自視太高。不以辭色假人。而篤於故舊。有足尙也。其贊遜時髦。商較尤公。賢於陳壽遠矣。慈、潛、數子。皆刻意經學。然或以忌疾見嗤。或以輕脫獲戾。豈孔子所謂。不得中行而與之者歟。正、方正自將。實配其名。魯無君子。斯焉取斯。

續後漢書卷第十八

列傳第十四

譙周 黃皓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幼孤篤學。家貧未嘗問資產。諷誦有得。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工書札。亦通天文。而不加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好不觀也。身長八尺。察止甚樸。性誠實不矯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蔣相諸葛亮領益州。辟爲勸學從事。初謁亮。左右皆笑其樸野。有司禱治笑者。亮笑曰。吾尚不能忍。蔣琬領刺史。徙典學從事。轉爲太子僕。轉家令。帝頗出游觀。增廣樂。周上疏曰。今漢運厄。天下分裂。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資至孝。喪踰三年。言及涕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天下和一。小大戮力。然臣頗陛下。復廣人所不能爲者。理冤獄。節財用。遵法度。夫發憤深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未成。賊非盡滅之時。願省減樂官。及後宮所增造。但率循先帝所施。下爲子孫節儉之教。徙中散大夫。猶侍太子。時軍旅數起。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有高賢辯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家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賢辯曰。昔者項強漢弱。相與戰爭。無日事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欲歸息民。而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帥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彼方有疾疢。我因陷其邊陲。覬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仗劍鞭馬而取天下乎。自秦能侯置守之後。民罷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烏獲鞠彫。莫知所從。於是豪強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罷勞。則驕慢之兆生。上慢下驕。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知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七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知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縱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轅。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後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就質所疑焉。炎興元年。曹奐相國司馬昭。欲代魏。遣其黨鍾會、鄧艾等犯漢。艾克江油。至陰平。時不虞艾由它道入。朝議以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欲奔南以待諸將之援。而周獨立異議。國遂以亡。未幾而鄧艾、鍾會等皆敗。又明年而魏滅。有識君子。莫不深恨之。自晉孫綽、孫盛。皆精於推論者。並著說以咎周云。

贊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故曰。君爲社稷死。爲社稷亡。言不可棄社稷。苟生而獨存也。予觀譙周之議。竊悲夫漢之所以亡。而周之罪。有不容誅者矣。彼曹氏之賊。而吾不共戴天之讐也。豈有身爲萬乘之主。自屈於寇讐。效匹夫賤人之見。忍恥以求活哉。是時諸將擁兵在外。尚不下數萬。不浹日可檄召而至。有如不捷。移蹕南幸。以待四方勤王之師。魏兵遠來。勢不久留。吾躡其後。或能取僞焉。未可知也。昔高帝幾落項籍手者屢矣。而卒能斃籍者。不以敵敗自沮也。且鍾、鄧之善用兵。孰與項籍。縣竹之敗。孰與成皋之挑。諸葛瞻之死。又孰與太公、呂后之爲楚得。況斯民戴漢之心未已。姜維之詣會。諸將憤怒。至拔刀斫石。勢雖敗而人猶思奮。奈何獨徇一妄書生之言。效匹夫賤人之見。遽爲亡國之舉。彼周也。平日議論。已不右漢。事出倉卒。固宜若此。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也歟。使是時復有一男子。若北地王諶者。出力爭於朝。指畫利害。斬周以釁鼓。君臣一心。帥厲將士。背城一戰。尚庶幾不亡。悲夫。

黃皓者。宦人也。不知其所從來。便辟佞慧。得幸少帝。侍中董允。惡其爲人。皓亦畏允。不敢肆。終允之世。官不過黃門丞。允卒。陳祗代允侍中。與相表裏。遷黃門令。始與政。竊弄威柄。無所顧憚。大將軍姜維。班在祗上。常將兵居外。皓間之於帝。帝以是外敬維而內親祗。故祗之權重於維。等遷中常侍。奉車都尉。與右將軍閻宇尤親狎。謀欲廢維而用宇。維亦疾其專。啓帝欲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嘗恨之。君何足介意。維出。帝敕皓詣維謝。維懼其言之過。乃詭說皓。求咨中地種麥。以避其偪。皓既專政。衆多附之。甘陵王永、帝弟也。皓惡而譖之。不得朝請者。至十餘年。祕書令郤正。性方介。不爲皓所喜。典中祕三十年不得遷。吏部郎羅憲。清脩自守。未嘗造其門。左遷憲巴東太守。侍中尚書令樊建。雖不能有所糾正。亦拒而不與通。炎興元年夏。魏司馬昭。將使鍾會、鄧艾、犯漢中。大將軍維表帝。遣張翼、廖化、等。督諸軍。分護

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信巫鬼、謂寇終不能自致。白帝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會將向駱谷。艾將入沓中。始遣鄧等。已無及矣。艾自蜀聞其姦險。收繫將殺之。乃潛賂艾左右得免。先是諸葛瞻與艾戰於涪。死焉。其子尚歎曰。父子荷國恩。不能早斬黃皓。以致覆國。安用生爲。馳赴魏軍而死。後晉司空張華問李密。少帝何如主。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密曰。齊桓得管仲而伯。用豎刁而蟲流。少帝委諸葛亮而制魏。用黃皓而喪國。成敗一也。

贊曰。嗚呼。自古人主。寵任宦寺。小則亂治。大則覆國。無一幸免者。其始固未見其害。至其末流。則不可救藥。何哉。人主朝夕所親昵。導諛獻笑。便巧側媚。既有以蠱其心。而又時進一言。建一策。陽示忠勤。而陰持其政柄。世主方且安之而不悟。乃若外廷之臣。進見有時。動以禮法劘其上。使不得少肆意於其間。宦寺之任。安得而不專。其勢安得而不重。是以亂亡相尋於後世。況如少帝之於黃皓者哉。昔秦之末。趙高用事。項籍威振諸侯。章邯使將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見。鍾、鄧之師。深入漢境。皓方蒙蔽主聽。而委維諸將。無所施其知力。其事同一轍。然則刀鋸熏腐之餘。果可寵任也哉。故東京之禍。基於曹騰之說梁冀。而成於張讓之錮鉤黨。唐之衰也。始於明皇之寵高力士。而肅宗之不終孝道。則以李輔國。代宗之再失京師。則以程元振。敬宗之不克考終。則以王守澄。由穆宗至昭宗。凡八世。而爲宦寺所立者七君。至自謂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且相戒以毋使人主觀書。恐其親近儒生。知古今治亂興亡之所自。而疏遠其屬。世主徒以其容說之爲善。孰知其禍之至此哉。三代盛時。初未聞有宦寺之禍。非屏絕其類。而不使之供掃除之役也。所以制之者。有其道耳。周官寺人、內小臣、內豎之屬。皆統於冢宰。而宮伯、宮正。則又皆以士人爲之。烏有如後世寵任之過也哉。故備著之。以爲世戒。

續後漢書卷第十九

列傳第十五

孝友

人之所重。莫大於孝。推以事君。則爲忠。故先之以孝友。而忠義次之。潛德之士。重於爲己。而無意於斯人。則又次之。傳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故以方技終焉。

李密字令伯。一名虔。犍爲武陽人。父朱提太守早亡。母何他適。密時年數歲。成懸絮至。因以成疾。祖母劉。躬自撫養。密既長。奉事以孝謹聞。劉疾卽涕泣侍側。未嘗解衣。藥餌必先嘗而後進。暇則講學忘倦。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博貫經史。尤好左氏春秋。州辟從事。入爲尚書郎。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至吳。孫權問漢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權與羣臣汎論道義。謂以言之。密曰。爲兄供養之日長。權與羣臣皆稱善。後仕晉。餘事見晉史。密弟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權曰。何孟宗字恭武。江夏人。後以避孫皓字。更名仁。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薄大被。或問其故。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得氣類相接也。宗有志於學。早夜不懈。肅奇之曰。宰相器也。初爲吳豫騎將軍朱據軍吏。居營中。既不得志。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第當勉之。何足泣也。據聞之。使爲鹽池司馬。能自結網捕魚。作鮓以寄母。母因還之曰。汝爲鹽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科禁。不

得將家之官師得時物必以寄母不取先食及母亡犯禁委官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表其素行力爲之請得減死初母性嗜筍方冬宗入竹林哀歎筍爲之生得以供母人以爲至孝所感累遷光祿勳孫皓五年以右御史大夫拜司空八年卒

陳表字文興吳將軍武之庶子也少知名與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遷太子中庶子翼正都尉兄脩既歿表母事嫡母不謹表謂母曰兄不幸早世表主家事當奉嫡母母能爲表屈意承順嫡母者至願也若不能表當事嫡母出別居耳二母感悟雍睦無間言表於大義類如此餘事詳見其父傳

張範字公儀河內脩武人性簡淡辟命無所就弟承字公先董卓之亂範與承避地揚州初範子陵承子戩皆爲山東賊所掠範徑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之範謝曰諸君相遇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顧以陵易戩賊義其言悉以還之袁術厚禮辟召稱病不往術亦不強屈也曹操嘗遣使迎範範留彭城遣承詣操操表爲諫議大夫操自荊州還見之於陳以爲議郎參丞相軍事非其志也操嘗令範及邴原與其子丕居守建安十七年卒承官終於丞相掾

贊曰李密孟宗俱以孝謹稱儒學顯微母之賢詎能成令名哉密之論願爲人兄聖人復起斯言不廢而陳蕃皆不爲之傳何也表以奉嫡母而悟其母範以其子而得弟之子義之感人如此哉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

列傳第十六

忠義

金禕字德偉京兆人父旋由議郎遷中郎將出爲武陵太守卒官禕自以世爲漢臣由日磾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值曹操將移漢鼎有志興復遂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本子邈邈弟稷等合謀誅操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爲丞相掾操甚敬異之邈侍中守少府邈字文然稷字思然以禕慷慨有日磾之風又與操長史王必善相與慕從時關羽勢方張而操在鄴留必典兵督許下禕與諸人定計誅必迎天子以攻操乃使邈等帥雜人及家僮千餘夜燒營門攻必禕復遣人爲內應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爲誰以素與禕善走詣禕大呼德偉禕家謂爲邈等應曰王長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更由他路走南城會天明邈等衆散故敗被收將死紀大呼曰逆賊曹操恨吾不自主意遂爲羣兒所誤耳晃等皆遇害後十餘日必竟以劍死時建安二十三年正月也

魏諷字子京濟陰人才名籍甚傾動京師頗繇素重之辟爲相國西曹掾常憤曹操欲篡漢潛結義勇之士與長樂衛尉陳禕列侯張泉等謀襲鄴誅操興復漢室未及期禕懼白其事爲操所害死者數十百人義士莫不憤惋

傅彤義陽人從昭烈定益州爲將軍號亭之役王師敗績軍退彤斷後拒戰吳兵追及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詔除子僉爲左中郎累遷關中督炎興元年鍾會犯漢樂二城遣別將攻關口有蔣舒者初爲武興督御軍無法詔使代之留助守漢中舒懷怨望會魏寇來攻舒欲出降乃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也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帥衆出僉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鬬而死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後哲武帝詔曰漢將軍傅僉前在關城身死不屈僉父亦盡節於漢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爲異哉昭烈之入益州有馮習休元張南文進者皆從號亭之役二人皆戰死

諸葛瞻字思遠丞相亮子也幼慧爽亮嫌其蚤成恐不爲重器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明年爲羽林中郎將累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工書強識國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善政雖非瞻所建明皆轉相語曰諸葛侯之所爲也故聲聞洋溢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董厥並錄尚書事司馬昭遣鄧艾來寇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前鋒退屯緜竹艾遣書誘瞻瞻怒斬其使遂戰歿時年三十七其長子尚歎曰父子荷國厚恩不早斬黃皓以至覆國用生何爲馳赴艾軍而死尚弟京仕晉積官至江州刺史陳寿著瞻傳謂瞻與董厥等當國委維寡兵於外瞻厥等不能有所匡正接孫盛記曰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弊國殄民表帝召還爲益州刺史以閻宇代維事雖不表而猶有瞻表且云壽嘗爲瞻吏爲所笞辱故歸過於瞻云

程畿字季然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爲漢昌長縣有寶人種類剛猛昔高帝以定關中時巴西太守龐羲以天下方亂郡宜有武備頗招集部曲有譏於璋言羲欲叛璋陰疑之羲聞甚懼將謀自守遣畿子郁索資兵自助畿報曰卿合部曲本不欲叛雖有譏間要須盡誠若必懼罪遂懷異志非畿之所聞并敕郁曰我受州恩當爲州牧盡節汝爲郡吏當爲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羲又使人告畿曰爾子在郡若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爲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羹吾子吾必飲之羲知畿必不爲己用自歸於璋璋聞之遣畿江陽太守昭烈領益州牧辟爲從事祭酒後征吳王師敗績訴江而還或告之曰追兵且至宜解舟輕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嘗爲敵走況從天子而見危廢命哉追者遂及畿船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俄而衆人至遂遇害子祁字公宏蚤慧而夭事見楊戲傳

嚴顏史逸其字與其所從來劉璋時爲巴郡太守初璋召昭烈至郡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引虎自衛也及昭烈入益州還攻璋張飛與諸葛亮等分定郡縣至江州顏將兵拒之爲飛所獲飛呵之曰大軍至此何以不降而敢拒戰乎對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

杜德不知何許人孫權時魏遣東太守公孫淵遣其校尉宿舒闓中令孫綜由海道稱藩於權權大說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舉朝皆諫以爲淵未可信

權不聽。卒遣彌、晏而德與秦旦、張羣、黃強、得偕行。淵欲圖彌、晏。先分其人衆。散諸縣。以德等四人。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玄菟在遼東之北二百里。太守王贊。領戶二百。兼可三四百人。德等皆舍於民家。仰其衣食。積四十餘日。旦與強等議曰。吾等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亡何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合謀同心。焚其城郭。殺其長吏。爲國報恥。雖死無憾。孰與偷生苟活。長爲囚虜乎。衆然之。於是陰約八月十九夜發。其日中。部中有張松者。告其事。贊會士衆。閉城門。德與旦、羣、強、等皆踰城得脫走。時羣病疽。創著膝。行不能前。德常扶攜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甚。不復能行。臥草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莫有所達。空相守。俱死窮谷中何益。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誠不忍相委。乃推旦、強、使前。德獨留守羣。采菜果食之。旦、強、別數日。得逢句驪。因宣詔。言有賜爲遼東所攻奪。句驪王宮等大喜。卽受詔命。使人隨旦。還迎羣、德。遣皁衣二十五人。送德等還吳。稱臣。貢貂皮千枚。鹿麞皮十具。旦等見權。悲不自勝。權義之。皆拜校尉。

邵疇字溫伯。會稽人。仕郡爲功曹。孫皓時。會稽妖言。章安侯孫奮。當爲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止白臨。臨不白妖言。被逮。惶懼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任其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己。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未已。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明誕之枉。臨死。致辭曰。疇生長邊陲。不聞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踰越儕輩。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令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暗昏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增損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所不忍聞。欲含垢藏疾。不彰之愉。懇懇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爲罪。實疇之由。不敢逃死。歸罪有司。惟天鑒裁。察吏收疇喪。得其辭以聞。誕得免死。猶送建安作船。疇死時。年四十九。皓嘉疇節義。詔郡、國、縣、圖其形於祠宇。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游。建興中。爲上官運劾。逮沒官穀。當論重罪。播詣獄。認其寃。受杖數千。肌膚剝爛。楚痛備至。獄凡三徙。幽囚二年。每將考掠。吏先驗問。播曰。但急行罰。無所當問。辭終不撓。事竟昭雪。時主簿楊玩。亦證其枉。衆咸嘉播。忘身爲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郫長。年五十餘卒。後令顯川趙敦。圖其像。贊美之。

張悌字巨先。襄陽人。少知名。善名理。事孫休。爲屯騎校尉。孫皓時。拜丞相。晉使諸將伐吳。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等。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任兵寄者。皆不更事少年。恐瀕江諸城。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舍衆力。俟其至。與之決戰。若勝之。則江西自清。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邂逅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吾恐蜀兵來至。衆心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決戰。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勝南上。中道逆之。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者散盡。相與坐待敵至。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支。何自取死。爲悌垂涕曰。仲思。此吾死所也。我爲兒時。便爲卿家

丞相所知。常恐不得其死。負名實知顧。今以身殉社稷。何憾邪。靚復牽曳之。不動。靚流涕去。行百餘步。已爲晉兵所殺。

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初召至。累遷光祿勳。及皓嗣立。朝政穢亂。乃以老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亡。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逾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爲議郎。加二千石。以終厥世。偉遂佯狂。僞爲自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

贊曰。自曹操竊國。士大夫知有曹氏。而不知有漢。夏侯惇恥受漢官。而荀彧、華歆、邕、口談仁義。以名德自居。或倡弒后之謀。或躬行弒逆。苟可以爲曹傾漢者。無所不極其至。而金禪、吉本、耿紀、韋晃、魏諷、之徒。或以匹夫。或以方技。或以下僚。皆憤祿不軌。欲苟醫之。爲興復計。功雖弗就。其英風義概。視荀華輩。直狗彘耳。可同日語哉。傅彤、諸葛瞻父子。以身殉國。世濟其美。程畿不避難以求苟免。劉謐恨不死社稷。而自刃於廟。蓋其忠義奮發。根於天性。猶百鍊之鋼。要磨而不可滅云。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一

列傳第十七

隱逸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年十六喪父。中表憐其孤貧。相與贈賻。皆辭不受。長八尺。美鬚眉。與同縣邴原、平原華歆、友善。並師事陳寔。嘗與歆共鋤菜。見地中有金。寧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以知二人優劣。會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遊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至。廬於山谷。時避亂者多居郡南。而寧獨居北。示無還意。因山爲廬。鑿坯爲室。越海者皆依之。旬月而成邑。乃講時審。陳俎豆。飾威儀。明禮遜。非學者不見。由是度安其賓。人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等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令西還。度卒。子康代爲郡。陰有自王之意。寧自輔。而終莫敢言。其後中原少安。僑居者皆還。惟寧晏然若將終焉。康卒。寧知遼東將亂。浮海還郡。康弟恭。領龍驤。有加。自寧之東。凡恭與其父兄所遣。皆受而藏之。既西歸。盡封以還。曹丕以爲太中大夫。固辭不拜。子叡時。華歆爲太尉。遜位於寧。叡以爲光祿勳。令青州。命別駕、從事、郡丞、掾。以禮遣。寧上疏固辭。自是召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叡手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平。審疾厄亂邪。喜言寧有族人管貫爲州吏。與寧比鄰。臣常使經營消息。貫言寧常著皁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

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泫然流涕。又其居去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手足。窺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耆艾知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曹芳初。陶丘一、孟觀、孫邕、王基等。復上疏薦之。於是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卒。時年八十四。初寧妻先卒。所知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寧常患世俗多變氏族。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著氏族論以原世系。傳玄著書。稱寧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柔而溫。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與人臣言誨以忠。因其事而導之以善。是以近之者無不化焉。寧之亡。天下知與不知。無不悼歎。醇德之所感若此。王烈者。字彥芳。後漢書自有傳。

張臶字子明。鉅鹿人。胡昭字孔明。潁川人。皆發志不仕。臶少遊太學。復還鄉里。袁紹辟。不應。徙居上黨。幷州牧高幹表爲樂平令。不就。遁入常山。學徒數百人。復遷任縣。曹操爲丞相。辟不行。曹叡時。求隱學之士。能消災伏異者。郡上臶以老病辭。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臶。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版謁所可賁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而已。後張掖郡言。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巍然盤峙。麟鳳龍馬。炳煥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見。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所未有。實有魏之休命。事頒列郡。任令于綽密以問臶。臶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此蓋當今之變異。將來之符瑞也。建興中。戴鵀之鳥。巢臶門陰。臶告門人曰。夫戴鵀陽鳥。而巢門陰。此

凶祥也。乃援琴而歌詩二篇。旬日而卒。年一百五歲。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曹操爲司空。屢加禮辟。昭不得已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操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閭里敬而愛之。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憚遠役。孫狼等作亂。殺縣主簿。邑殘毀。固帥吏卒依昭以居。招集遺民。狼等遂南附關羽。羽給兵。還使陸渾南長樂亭相戒曰。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賴以全活者甚衆。後徙宜陽。曹芳正始中。趙儼、鍾毓、荀顗等。交薦昭有夷皓之節。宜蒙召命。以厲風俗。會卒。時年八十九。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衞覬、韋誕。並有名。尺牘之傳。世所模楷。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中平末。白波賊起。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陽年少有母。先與相扶持。東客揚州。建安初西還。武陽詣大陽占籍。先留陝界。至十六年。三輔大亂。失其家。獨竄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大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爲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陽語縣曰。此狂癡人耳。遂注其口籍。給廩日五升。後疫癘。作人多死者。縣常使埋瘞之。童穉皆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每拾遺穗。不取大穗。饑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爲裳。科頭徒跣。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爲牀。布草蓐其上。天寒則縕火自近。呻吟獨語。饑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嘗欲初昔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太守賈穆之官。故過其廬。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曰。國家使我來爲卿作君。我食卿。卿不食。與卿語。卿不應。如是我不中爲卿君。當去耳。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年大發卒伐

吳。或竊問先。今伐吳何如。不應。而謬歌曰。祝衄祝衄。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爲當殺牂羊。更殺其䝆羺邪。人不知所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疑牂羊謂吳。䝆羺謂魏。於是人皆謂之隱者。議郎河東董經特高其節。素往視之。既至。謬爲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闊乎。念共避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素知其受恩於武陽。因復曰。念武陽不。乃曰。已報之矣。復與語不應。其後野火焚其廬。因露臥。會冬雪風烈。袒裸不移。或以爲死。就視如故。人莫測其意。度年可百餘歲乃卒。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也。曰。吾不足以知之。考之於表。可略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趨者。榮味也。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居廬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所不可絕者。親戚也。今先棄榮味。釋衣服。離居廬。絕親戚。閉口不言。曠然以天地爲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光。出有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槩其意。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慮。妙夫與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以來。未及其至也。豈常情之所能測哉。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初平中。山東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星曆風角鳥占。常食青葙芫花。年如五六十者。人或識之。謂已百餘歲矣。時累年四十餘。從正方遊學。謂得正方之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大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爲曹操所敗。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喪其婦。曹丕初。又徙維陽。遂不復娶。獨居道側。以甎甋爲障。施一廚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曹芳時。年八九十。才如四五十者。縣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頗傭作以益之。輒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求美。衣弊縕故。時卒。時有石德林者。安定人。史失其名。建安初。客三輔。長安有宿儒欒文

博者。學徒數十。德林往受業。研精詩書。性玄默。十六年。關中亂。南入漢中。不殖產業。不畜妻孥。喜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誦。至二十四年。隨衆還長安。佯狂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敝布百結。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窮。日給廩五升。食不足。頗出行丐。不取多。人問其姓字。不肯言。號之曰寒貧。或素與相知者。往慰存之。輒拜跪。由是人謂不癡。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因遺之脯糒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朐。糒一斗而已。後不知其所終。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少受學於廣漢任安。昭烈定益州。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諸葛亮領益州牧。選辟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別駕。五梁爲功曹。微爲主簿。固辭。亮使輿而致之。既至。見亮自陳謝。亮以微聵。於坐與書曰。服聞德行。飢渴歷時。清濁異流。無從咨訪。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每歎高志。未見爲恨。猥以空疏。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今年始十八。天資仁敏。愛賢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竹帛。以爲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絕。不圖自屈也。微自陳老病求歸。亮又與書曰。曹丕篡逆。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惟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聞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勸農。育養民物。繕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以軍事。何爲汲汲欲求去乎。其敬慕之如此。拜諫議大夫。以從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爲南安人。以儒學節操稱。由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劉穎廣陵人。史佚其字。精意典籍。隱居不仕。孫權聞其名召之。以疾固辭。其弟略爲零陵太守。卒官。穎往赴。權知其託疾忿之。急驛收錄。穎素與衛尉嚴畯善。畯聞馳語穎。使遥謝。權怒免畯官。而穎得免罪。

贊曰。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謂所重在此。而不在彼也。若管、張、數子。特避世之士耳。蓋所謂天地閉賢人隱者也。方是時。姦雄睥睨神器。仇讐正士。士以才知殺身者多矣。之數子者。屏迹山樊。危行言孫。卒以免禍。賢矣哉。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二

列傳第十八

方技

李意其。蜀郡人。有道術。昭烈欲伐吳。遣人迎之。既至。訪以吉凶。意其不答。而索紙筆。畫兵馬器仗十數紙。已便一一手裂之。又畫一大人。掘地埋之。徑去。帝不說。已而出師征吳。敗績而還。憤恥成病。遂崩。人乃知畫大人而埋之者。帝崩之象。或云。意其生於孝文帝時。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父舒。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蓋扶。羣少傳其父業。專心候氣。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僮。常令更直樓上。望氣以告。卽自視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察之爲審。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爲師友。從事。建安十二年十月。有星孛於鶉尾。羣以爲荆州牧將死而國亡。明年秋。劉表卒。曹操取荆州而不能有。十七年十二月。星孛於五諸侯。羣以爲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之。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據枹罕。其後相繼亡滅。昭烈定蜀。以爲儒林校尉。昭烈欲與曹操爭漢中。以問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若出偏軍必不利。宜戒之。時州後部司馬蜀郡張裕。字南和。亦明占候。而天資過於羣。諫曰。不可爭漢中。軍必無利。後果得地而不得其民。時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於是羣羣茂才。裕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人密白其言。坐棄市。裕又精相術。每覽鏡視其面。自知當刑死。未嘗不鄉之於地。羣卒。子巨。頗傳其術。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遭亂不行。會孫權起東南。範委質焉。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言多驗。初權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荆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遂攻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船賀權。兵急行。至卽破祖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獲。至五更中果得之。劉表甚死。荆州分割。及壬辰歲。範又曰。歲在甲午。劉玄德當得益州。後呂岱從蜀還。說玄德部衆離散。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昭烈卒得蜀。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近臣多以爲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使納降。權問範。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使潘璋要其徑路。覘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日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權與魏爲好。範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爲之備。昭烈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好。皆如其言。拜騎都尉。領太史令。權數訪其術。祕之。不以要者告。權由是恨之。初權爲將軍時。範嘗言江南有王氣。亥子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如所言。以君爲侯。及爲吳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有之。用呼左右。以侯授帶範。範知權欲以厭前言。輒手推不受。及後論功行封。以爲都亭侯。詔臨出。權悲其斬術。削其名。範爲人剛直。頗好自譽。然與人交有終始。嘉興魏滕者。同郡相善。滕嘗有罪。權怒甚。云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範曰。安能慮此。坐視汝邪。乃凭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爲吳範死。以勵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滕俱。良久。權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爲。建興四年病卒。預知死日。謂權曰。殿下某月當喪軍師。權曰。吾無軍師。範曰。大王出軍臨敵。須臣言而後行。臣乃殿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滕字周林。祖父河內太守朗。與八俊之列。滕剛直。行不苟合。雖遭困厄。終不回撓。初亦仕策幾殆。賴其母救護得免。歷歷山、潘陽、山陰、三縣令。鄱陽太守。

趙達河內人。少受學於漢侍中單甫。甫思精密。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辟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一不中。或難之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人取小豆數升。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其所知。所知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肴。無以敍意。達因取盤中箸。再三縱橫之。乃言鄰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得言無。主人愕得。慚曰。以卿薛射。故相戲耳。遂出酒肴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令達算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如此。達祕惜其術。自閥閱、殷禮。皆名儒碩士。親屈節受學。祕而不告。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積年。許授之而復止。滕它日齎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爲帝王師。自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傳之人。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其以相授矣。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今

欲闢閱一過。數日當以相與。勝如期至。則陽求索。詐言失之。云女壻昨來。必爲所竊。初孫權行師。每令達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言。以是見疏。達皆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回算帷幙。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以望氣祥。不亦勞乎。皆引算自校。數曰。吾算且盡。某年月日其終矣。及期而卒。

劉惇字子仁。平原人。遭亂避地廬陵。以明天官事孫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盜賊。皆先期以告。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爲軍師。軍中敬事之。號曰神明。孫權在豫章。時有星異。以問惇。惇曰。災在丹陽。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至某日當得問。時邊鴻作亂。卒如其言。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一。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美之。惇亦寶祕其術。故世無傳之者。時有葛衡者。字思真。吳人。明天官。性機巧。作渾天。使地居於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上應晷度。皆驗不差。

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間。備極其妙。北方善者。不能及也。於時有嚴武子卿者。吳衛尉畯再從子也。圍棋莫與輩。宋壽者。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作蠅。既進。權以手揮之。孤城鄭嫗能相人。及吳範、劉惇、趙達、八人。世皆稱妙。謂之八絕。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以知音爲雅樂郎。中平五年。以疾去官。避亂荊州。劉表令與孟曜。爲漢帝合雅樂。備

裘欲庭觀之。夔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內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附曹操。操以夔爲軍謀祭酒。參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該通八音。聰敏過人。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以復先代之樂。漢鑄鐘工柴玉。有巧思。夔令鑄銅鐘。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歷作。玉甚苦之。謂夔清濁任意。夔、玉、更相是非。操取所鑄更試。然後知夔爲精。而玉之妄也。於是斥玉爲養馬士。曹丕時爲大樂令、協律都尉。丕嘗令夔與左顧等於賓客之前吹笙鼓琴。夔有難色。丕不悅。後以它事繫夔。使顧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樂。仕宦有本意。尤不樂。竟免官卒。弟子河南邵登、張泰、桑馥。皆至大樂丞。下邳陳頏。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皆不及夔。

馬鈞字德衡。扶風人。訥於言辯。而巧思絕世。曹叡時爲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將軍秦朗。諍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有。記言之虛也。鈞曰。古有之。顧未之思耳。二子哂之。鈞曰。空言無益。不如試之。於是隆等以白叡。叡令作之。而車成。鈞嘗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自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傅玄著書稱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巧。其爲時流推許如此。

朱建平。沛國人。善相人。曹操當國召爲郎。子丕爲五官將。時坐客三十餘人。丕問己年壽。又令徧問衆賓。建平曰。將軍壽八十。四十時。當見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爲牧。當有厄。若過此可致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爲常伯。有厄。前此一年。當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初潁川荀攸、鍾繇、相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昔與公達嘗閱相於建平。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嘲之曰。惟當嫁卿阿鶩矣。何意此子竟爾蚤

殁。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鶩。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曹丕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未幾果死。夏侯威爲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至下旬疾愈。歲除宴僚屬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雞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過矣。客罷至暝疾動。夜半而卒。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欻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游飲自娛。過期一年。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淩通謀死。惟相王昶、程喜、王肅、有蹉跌云。又善相馬。丕將出取馬入。建平道遇之。語人曰。此馬今日死矣。丕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齧丕膝。丕大怒殺之。建興中卒。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操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時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果破。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事也。當殺女子之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夷滅。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曹丕嘗問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祥也。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丕曰。吾詐卿耳。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黃門令白宮人相殺。無幾。丕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對曰。當有貴女子冤死。時丕已遣使賜其妻甄氏死。聞宣言而悔。遣人追之。不及矣。復問吾夢磨錢文。欲令滅而愈明。何邪。宣悵然不對。丕固問之。對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丕欲殺弟植。逼於其母。但貶爵秩。以宣爲中郎。屬太史。嘗有問云。吾夜夢芻狗。其占若何。宣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云。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對曰。君欲墮車折腳。宜戒之。有頃果如其言。後又問復夢芻狗云何。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而火起。其人乃語宣曰。前後皆不夢。聊試君耳。何以皆驗。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與真夢無異也。又問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對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神既畢。則芻狗爲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腳。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之敍夢類此。世以比建平之相。曹叡末年卒。有趙直者。亦善占夢。漢前軍師魏延。從諸葛亮北征。夢頭上生角。以問直。直謬曰。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覺爲楊儀所殺。何祇嘗夢井中生桑。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爲文四十八。君壽恐不過此。祇後守犍爲。卒時年四十八。竟如其言。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貌醜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愛之而不敬也。父爲利漕長。民郭恩者。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之。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則叔母也。昔饑饉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之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服罪。廣平劉奉林。正月中。婦病困。已具送終之制。輅占之曰。命在八月辛卯日中時。林謂不然。已而婦疾愈。至秋而發。輅嘗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男。墮地即走入竈。死。又牀上當有大蛇銜筆。烏來入室中。與燕共鬭。燕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吉凶焉在。輅曰。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爲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之入竈耳。大蛇銜筆。老書佐耳。烏與燕鬭。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兆。自無所憂也。後竟無患。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詣輅曰。近有一怪。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

不爲怪也。君夜在堂戶，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君懷中，股股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徉，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絡大笑曰：誠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兆也。其應行至頃之，爲江夏太守。輅將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鵲鳴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不過日在虞淵之時，告者至矣。到莫，果見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隙，又至列人與農王宏直所，有雄雉來集內鈴柱頭。宏直大不安，令輅占之。輅曰：吉。五月必遷官。至期果遷渤海太守。輅兄孝國居斥丘，輅往候之，會有二客，客去，輅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皆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流魂於海，骨歸於家。法當死，後數十日，二人飲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墮漳河中，皆溺死，於時輅之鄰里，外戶不閉，無敢爲盜。清河太守華表，召爲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袁徽，徽辟爲文學從事。一見與語，便加敬知，再見轉鉅鹿從事。三見遷治中，轉轉別駕。至十月，舉秀才，歲未盡三日，吏部尚書何晏召之，適鄧颺在坐，晏曰：聞君善爻神妙，試爲作一卦。位當至三公，不又問迺夢青蠅數十，集鼻端，驅之不去，此何祥也。輅曰：君侯位重山岳，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人。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穢惡而集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寡多益寡，壯則非禮勿履。未有損己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追六爻之旨，象象之義，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正歲當相見，既還，具以此語其舅夏大夫。舅貪輅言太切，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爲狂悖。正歲西北大風，後十餘日，聞晏、颺、皆爲司馬懿所殺。舅氏乃服。始輅過魏郡太史鍾毓，共論易義，輅言卜可知死生之日，毓使筮其生月日，如其言無差舛，毓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先墓，倚樹哀吟，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年，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延熙十八年，弟辰謂輅曰：司馬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太息曰：吾自知有命耳。然天雖與我才，不與我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若得免此，欲作雒陽令，可使枹鼓不鳴，路不拾遺。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耳。辰問其故，曰：吾額無生骨，眼無守睛，鼻無梁柱，腳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蝕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辰常欲從受卜相之術，輅曰：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觀其道。孝經論語，足爲三公，無用知之也。故子弟無得傳其業者。

贊曰：天道茫昧，不可致詰。聖人不求知之，惟知修吾之德耳。術如神梓，且或驗或否，況餘人乎。然數子之言，時有可采，姑存於篇，亦遷史傳日者之意云。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三

吳載記第一

威靈不君，天禍厥德，閹寺專制，忠良屏息，人被荼毒，籲天以戚，羣姦乘之，馴至覆國。董卓首難，旋被梟磔。二袁、劉、呂，尋亦頻踣，猖獗孫、曹，負固弗格，或阻江東，或制河北，爭爲強雄，驅民鋒鏑，厄會未夷，唐焰滋赫，昭烈草創，配天立極，混一之功，匪朝伊夕，天不祚漢，人與世隔，孫氏於國，掎角有力，丕、叡、濟凶，愈肆禍賊，雖迹天誅，三馬伏櫪，夷考廢興，徒勞採樵，列之載記，附著於策。

孫堅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武之後也。少以勇力聞，府召署假尉，大破會稽妖賊許昌，刺史臧旻上其功，詔除盱眙丞，徙下邳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於魏郡，天下響應，靈帝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等討之，儁表堅爲佐軍司馬，募得精兵千人，從儁征進，所向無前，汝潁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先登，衆從之，遂拔其城，儁以狀聞，拜別部司馬，邊章、韓遂擁兵涼州，中郎將董卓討擊無功，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表堅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不時至，溫責讓之，卓應對不屈，堅時在坐，耳語溫曰：卓不怖罪而驕張大言，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誅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董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

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斬斷以示威。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揚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刑威。於是乎在。溫不忍發。堅因起出。章、遂聞大軍至。部落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罪。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爲長沙太守。克破星等。周朝、郭石亦起零桂。與星相應。堅越境討擊。皆平之。錄前後功。封烏程侯。靈帝崩。董卓擅政。州郡並起義兵。欲以討卓。堅聞之。撫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難也。於是亦舉兵。荊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堅移檄諸餉軍。咨不與。明日詣堅。主簿入白。堅南陽太守稽留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按軍法。遂斬咨於軍門。一郡震慄。前到魯陽。與袁術會。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兵討卓。長史公仇稱還州督軍糧。祖道於城東門外。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逆戰。輕騎數十奄至。堅方行酒。談笑敕部曲。整行陳。毋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能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堅移屯梁東。大爲卓軍所攻。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既近始覺。乃去。堅復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或間堅於術。術懷疑。不給軍糧。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因夜馳見術。畫地而言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爲國家討賊。下爲將軍家門之私仇。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遂相嫌疑。術踧踖。即調發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其將李傕等來請和。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吾死不瞑目。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卓謂劉艾曰。關東軍無能爲也。惟孫堅小戇。頗能用人。當語諸將避之。卓徙都關中。焚燒雒邑。堅乃至雒。修復諸陵。掃宗廟。祀以太牢。引軍還屯魯陽。時關東諸郡務相兼并。袁紹遣會稽周喁來襲豫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社稷是衛。逆賊垂破。而自相陵若此。誰與戮力乎。言發涕下。初平三年。術使堅攻荊州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中。流矢死。年三十七。四子。策、權、翊、匡。後權僭號。追諡武烈皇帝。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時十餘歲。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善。陰結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堅卒。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舅吳景爲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時年十七。與呂範、孫河俱就景。召募得數百人。時廣陵張紘名有智數。策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英雄並起。未有能扶危濟困者。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究。而爲黃祖所害。策雖愚弱。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遺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離。東據吳會。以雪仇恥。爲朝廷外藩。因涕泗橫流。紘見其忠壯。乃曰。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合吳會。則荊揚可一。讎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扶漢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與君同符合契。行矣。以老母弱弟付於君。策無回顧憂。遂從袁術於壽春。術奇之。以堅部曲還策。又募得數百人。太傅馬日磾仗節安集關東。

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亦死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使人就斬之。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謝也。由是軍中益憚之。初術許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術後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遣策攻之。謂曰。前悔用陳紀。今若得康。廬江眞卿有也。策攻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策益失望。乃說術乞助吳景等。平定江東。表策爲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才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衆五六千。渡江轉戰。所向無敵。軍令整肅。百姓懷之。策美丰儀。好談。性豁達。善用人。是以士民莫不盡心。樂爲致死。策時年少。雖有位號。人皆呼爲孫郎。時揚州刺史劉繇。治曲阿。聞策至。棄軍走。諸郡守皆委城去。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冶。乃攻破嚴白虎等。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爲丹陽太守。孫賁爲豫章太守。分豫章爲廬陵郡。以賁弟輔爲太守。丹陽朱治爲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陳松、陳端、與張紘等爲謀主。是歲興平二年也。建安初。遣奉正都尉劉由、五官掾高承、奉章詣許貢獻。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天子遣議郎王輔。奉詔拜騎都尉。襲封烏程侯。領會稽太守。三年。又遣使貢方物。制書拜討逆將軍。進封吳侯。四年。袁術死。其長史楊宏、大將張勳等。將其衆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僞與盟好。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勳取之。勳既行。策襲拔廬江。降其衆。勳獨與其麾下數百人。奔曹操。五年。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欲襲許。迎天子。密治兵。部分諸將。未發。會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先是策殺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創甚。謂張昭等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即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權僭號。追諡長沙桓王。封子紹爲吳侯。後改封上虞。卒。子奉嗣。爲孫皓所殺。

贊曰。自董卓稱亂。四方倡義而起者非一。然皆負恃其衆。因之以自封殖。卒無一人嬰其鋒者。獨堅一戰而敗之。遂使西走。修復園陵。祇祀廟社。此其忠義奮發。豈袁劉輩可同日語哉。惜其孤軍無繼。功弗克就。而其志有足尙也。策以孤童子。奮一旅之衆。不奄旬而據有江東。其智勇謨斷。絕人遠矣。不幸蚤世。惜哉。

孫權

孫權字仲謀。策既定諸郡。以爲陽羨長。時年十五。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策遠修職貢。遣使者劉琬來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有大貴之表。又最壽。建安五年策卒。以事付權。權哭未已。長史張昭。謂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扶上馬。使出巡軍。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分。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焉。朝廷以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爲將帥。招延名士。魯肅、諸葛瑾、爲賓客。分部諸將。鎭撫山越。討不從命。八年。西攻黃祖。破其舟師。還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山寇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爲劇縣令長。十年。使賀齊討定上饒。分爲建平縣。十二年。西攻黃祖。十三年。復攻黃祖。擒之。梟其首。分黟、歙爲始

新、新定、黎陽、休陽、縣。以上六縣爲新都郡。荆州牧劉表死。遣魯肅弔其二子。且觀其變。肅未至。而曹操已入其境。表子琮降操。時昭烈欲南濟江。與肅遇。肅因傳權意。昭烈遂駐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於時曹操初得荆州。形勢張甚。使遣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書示其羣臣。莫不失色。多勸權迎之。惟周瑜、魯肅執拒操之議。意與權同。乃使瑜與程普爲左右督。各領兵萬餘人。與昭烈會。遇曹操於赤壁。大破其軍。操走。士卒死者大半。瑜等追至南郡。操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夷陵。爲仁別將所圍。用呂蒙計。面陵統以拒仁。以其兵半救寧。軍以勝還。權自率衆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克。曹操遣軍來援。未至。權退。十四年。瑜、仁、相拒歲餘。殺傷甚衆。委城北走。乃以瑜爲南郡太守。昭烈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十五年。分豫章爲鄱陽。分長沙爲漢昌郡。以魯肅爲漢昌太守。屯陸口。十六年。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聞曹操欲來寇。作濡須塢。十九年。操出濡須。輕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之。獲三千餘人。溺死者數千人。復乘船從濡須口入。操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乃回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作鼓吹還。操寫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遣操書曰。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云。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其下曰。孫權不欺孤。乃還。初操恐瀕江郡縣。爲權所略。皆令內徙。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十九年夏。權攻皖城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男女數萬口。是歲昭烈定益州。二十年。權遣諸葛瑾從求荆州。昭烈不許。權怒。遣呂蒙襲取零陵、長沙、桂陽、三郡。使魯肅以萬人鎮巴丘。以御關羽。權駐陸口。爲諸軍節度。昭烈來攻。會曹操入漢中。昭烈西還。尋以荆州之長沙、夏口、桂陽、以東自予。南郡、零陵、武陵、以西歸漢。權歸自陸口。攻合肥不克。徹軍還。權與凌統甘寧等。猶在津北。爲曹操將張遼所覘。統等以死扞權。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免。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爲誰。對曰孫仲謀。遼舉軍歎恨。二十二年。與曹操連和。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操遣于禁等救之。羽壘崩禁步騎三萬。送江陵。惟城未下。權憚羽得志。不爲己利。遂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傅士仁。南郡太守麋芳。以郡降。陸遜別取宜都。守峽口。以備西兵。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因遁去。權遣潘璋等追斬羽。遂有荆州。操表權爲驃騎將軍荆州牧。封南昌侯。是歲分宜都、秭歸、二縣。爲固陵郡。二十五年。操死。子丕篡漢。改元黃初。明年四月。昭烈卽皇帝位於成都。建元章武。權自公安遷鄂。改鄂爲武昌。以武昌、下雉、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爲武昌郡。八月。城武昌。冬。稱藩於曹丕。丕封爲吳王。是歲天子親帥六師來討。權遣陸遜等帥衆拒王師。以其子登爲太子。章武二年。王師敗績於猇亭。初權叛漢而附曹丕。丕遣人徵權任子。權不受。秋丕遣其將曹休等來攻。權改元黃武。臨江固守。冬十一月大風。權將呂範等。兵溺死者數千人。曹休以敢死士數攻徐陵。殺略士衆。權將全琮、徐盛。追斬丕將尹盧。殺獲甚衆。十二月。遣大中大夫鄭泉。聘於天子。改夷陵爲西陵。三年。曹丕將曹真。分軍據江陵中洲。改四分用乾象曆。三月。曹仁遣其偏將常雕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須中洲。仁子泰。因引兵急攻朱桓。桓拒之。遣其將嚴圭擊破雕等。餘衆遁去。夏四月。昭烈皇帝崩。皇太子卽皇帝位。改元建興。先是戲口守將晉宗。殺都將王直。

以衆叛附曹丕。丕以爲斯春太守。數犯邊境。六月。權遣賀齊等襲斯春。生虜宗多十一月。天子使中郎將鄧芝來聘。二年夏。權遣其輔義中郎將張溫聘漢。九月。曹丕來攻。至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三年。鄱陽賊彭綺。攻沒諸縣。衆數萬人。四年。陸遜請敕諸將。增廣農畝。以寬民力。夏。曹丕死。秋。權帥衆攻江夏。圍石陽不克。分三郡遠地十縣爲東安郡。以全琮爲太守。討平山越。冬。陸遜勸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權報曰。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此爲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爲太重。當重諮謀。務欲其可。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衆濟。若徒守江東。兵自足用。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倉卒不可用也。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斯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損益之。分交州置廣州。俄復舊。五年春。諸將獲彭綺。韓當子綜奔魏。六年。龍東安郡。夏。鄱陽太守周鮪。僞叛以誘曹叡。將曹休。權至皖口。使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休走。發病死。改合浦爲珠官郡。七年。僭卽尊位於武昌。改元黃龍。六月。天子使衛尉陳震來聘。秋九月。遷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八年。立都講祭酒。道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絕遠。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溫、直、以無功誅。是歲築東興堤以遏湖水。九年。遣潘濬帥衆攻武陵蠻夷。夏。野蠶成繭。由擧野稻生。改爲禾興縣。會稽嘉禾生。明年。改元嘉禾。遣東太守公孫淵。遣其校尉僞稱藩於權。權大悅。十一年。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等。將兵萬人。九錫備物。乘海授淵。舉朝皆諫。以爲淵不可信。權終不聽。淵果斬彌、晏、等。送其首於曹叡。沒其兵資。權大怒。欲自討淵。薛綜等諫乃止。是歲權攻合肥新城。遣全琮攻六安。皆不克。十二年。以歲不登。寬諸逋負。夏。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自率大衆。圍合肥新城。時漢丞相亮。以師討曹叡。出武功。權以魏軍必不遠出。而曹叡遣司馬懿拒王師。自救合肥。權乃退。秋。以諸葛恪爲丹陽太守。討山越。冬。復以曲阿爲雲陽。丹徒爲武進。是歲。遣侍中是儀聘於漢。十三年。曹叡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瑇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十四年。鑄大錢一當五百。十五年冬。諸葛恪平定山越。北屯廬江。延熙元年。權改赤烏。錯當千大錢。初權信任校尉呂乙。乙苛慘用法。深刻。自太子而下。數諫。權皆不納。大臣由是不敢言。後乙姦罪覺。伏誅。權引咎自責。乃使中書郎袁禮。謝過於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二年夏。城沙羨。三年。勸課農桑。令縣治城郭。起譙樓。穿塹發渠。以備盜賊。冬。開倉賑饑。四年夏。遣全琮侵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俘其人民。諸葛恪攻六安。琮與魏將王淩戰於芍陂。中郎將蔡晃等。千餘人戰死。朱然圍樊。諸葛瑾取柤中。等陵太守殷禮。言於權曰。天棄曹氏。當虎爭之時。而幼童涖事。宜自御戎。取亂侮亡。舉荆揚之衆。使強者執戟。羸者轉餉。西師出於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直指襄陽。蔡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漢軍。許雒之衆。勢必分離。掎角瓦解。民必內應。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駕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勤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敗。則民疲威消。時失力竭。非良策也。權不能用。五月。太子登卒。曹芳使司馬懿救樊。六月。軍還。陸遜城邾。五年。改禾興爲嘉興。秋。遣孫友、陸凱、等。討朱崖儋耳。是歲。立子和爲太子。六年。諸葛恪攻六安。破曹芳將謝順。收其人民。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是歲。司馬懿入舒。諸葛恪自皖遷柴桑。懿亦尋還。七年。以陸遜爲

丞相。八年。遣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宣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九年。朱然攻曹芳柤中。斬獲千餘。能當千餘。十年。改作太初宮。徙武昌宮材瓦爲之。諸將及州郡皆義作。十一年春。朱然城江陵。三月宮成。五月。番陽言白虎仁。十三年。廢太子和。立子亮爲太子。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曹芳使王昶圍南郡。王基攻西陵。遣戴烈、陸凱、拒之。皆退去。十四年夏。改元太元。十一月。權祭南郊還。疾微。諸葛恪爲太傅。十五年二月。改元神鳳。四月權死。時年七十一。僞謚大皇帝。

贊曰。權承父兄之資。勇而有謀。憤曹操竊國。常有討賊之志。烏林之捷。亦一時之雋功。其後關羽圍襄陽。降于禁。威振北方。操大懼。欲徙都以避之。權於是時。誠能與羽協力。東西並舉。則操可圖。而漢室可興。今乃不然。反襲殺羽。以媚曹氏。不能稍降意於帝室之胄。而甘心臣賊。昭烈之不能渾一區夏。由此故也。他日雖有掎角之功。亦無及矣。吁。惜哉。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四

吳載記第二

孫亮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鍾愛。延熙十三年。權既廢和。遂以亮爲太子。十五年。權疾微。諸葛恪爲太傅。滕胤爲太常。輔太子。權死。亮嗣僞位。改元建興。以恪爲帝太傅。胤爲衛將軍。領尚書事。呂岱爲大司馬。冬。恪帥師過巢湖。城東興。使全琮爲西城圍略。守東城。十二月。曹芳使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王昶攻南郡。毋丘儉向武昌。恪帥諸軍。大破魏師於東興。死者數萬。殺其將韓綜、桓嘉、等。十六年春。王昶等皆遁。恪等還。三月。恪帥諸軍伐曹芳。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恪引軍還。冬。孫峻殺恪於殿堂。以峻爲丞相。十一月。有大鳥五。見於春申。十七年。亮改元五鳳。孫英謀殺孫峻。弗克。十八年。曹髦將毋丘儉、文欽。以淮南之衆西入。戰於樂嘉。閏月。孫峻及呂據、留贊。帥兵襲壽春。軍及東興。閏欽等敗。遁次柴桑。欽詣峻降。淮南餘衆數萬口來奔。曹髦將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峻及曹髦將曹珍。戰於高亭。敗績。贊及孫楞、蔣脩、皆死之。三月。使朱異襲魏安豐。不克。秋。使馮朝城廣陵。十二月。作太廟。民饑。軍士怨叛。十九年。改元太平。秋。峻用文欽計。將攻曹髦。八月。先遣呂據等。帥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峻卒。以從弟綝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綝殺呂據、滕胤。自爲大將軍。孫憲謀殺綝。事泄。死。十

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於天子。二十年春。以長沙東部爲湘東郡。西部爲衡陽郡。會稽東部爲臨海郡。豫章東部爲臨川郡。夏四月。亮始親政。綝所表奏。多見詰難。數至中書。視權奏事。問左右侍臣。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亮嘗出西苑。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耶。吏曰。向實求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請以黃門藏吏付獄。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溼。今外溼裏燥。必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五月。曹髦將諸葛誕。以淮南之衆保壽春。遣其裨將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靚。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爲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朱異自虎林帥衆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雒陽。秋。孫綝帥衆救壽春。次於鑊里。綝使異爲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異以糧餉不繼。引還。綝大怒。殺異。綝自鑊里還建業。全緒子諱儀。以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全懌、等。自壽春城降魏。景耀元年。令州郡伐官材。亮以綝專恣。與全尚、劉承、謀誅之。事泄。九月。綝殺尚。遣弟恩殺承。廢亮爲會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延熙十五年。封琅邪王。居虎林。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處瀕江兵馬之地。遂徙丹陽。太守李衛。數以事侵休。休請徙他郡。又徙會稽。景耀元年。孫綝既廢亮。使孫楷、董朝、迎休。楷、朝、具述綝等所以奉迎之意。明日遂行。十月戊寅至曲阿。有老父來謁。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速行。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帥百僚。備法駕。迎於永昌亭。恩率符璽。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事臣以次率引就乘輿。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即日僭即尊位。改元永安。冬。以綝爲丞相荊州牧。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封縣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爲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封鄉侯。以孫和子皓。爲烏程侯。令曰。丹陽太守李衛。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袪。在君爲君。其遣衛還郡。綝一門五侯。皆典禁軍。權傾人主。休恐其有變。數加賞賜。令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象重爲役。父兄在郡。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撫經護者。吾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爲役。聽其父兄所欲留者。爲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頃之。休聞綝逆謀。陰與張布謀誅之。十二月戊辰朔。百僚朝賀。公卿升殿。令武士縛綝。即日伏誅。以張布爲中軍督。置學官。立五經博士。見吏之中。及將吏之子弟。有志好者。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其位秩。二年春。備九卿官。令曰。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飢。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飢寒並至。而民不爲非者。未之有也。自頃以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逸此業。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租稅。差科強羸。課其田畝。務令優均。使家給戶足。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厚。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昇平。庶幾可及。三年。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斷王亮爲候官侯。亮自殺。以會稽南部爲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四年秋。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風俗。五年。立子瑩爲太子。初休名爲四子。欲使人難犯易避。創爲奇字。長曰覃。字蒲。次曰霸。字野。次曰莚。字

盈。次曰莖。字䕫。其率意類如此。以濮陽興爲丞相。休以興、布有舊。委以機務。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又好射雉。欲與博士祭酒韋昭、博士盛沖論講道藝。昭、沖皆素切直。布等恐入侍發其陰私。因妄飾說以遏之。又云。懼妨政事。休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以布故。竟廢講業。六年夏。交阯呂興等反。冬。曹奐相國司馬昭。使其黨鍾會等犯漢。天子使來告難。休使丁奉督諸軍向壽春。留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丁封、孫異、如沔中救漢。未至而漢亡。是歲炎興元年也。分武陵爲天門郡。七年。復分交州爲廣州。秋。休死。時年三十。爲諡景皇帝。

孫皓

孫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字皓宗。故太子和之子。孫休封爲烏程侯。休死子幼。國人謀立長君。左典軍萬彧與皓善。言之於濮陽興、左將軍張布。遂迎立之。改元元興。八月。以施績、丁奉爲左右大司馬。張布爲驃騎將軍。加侍中。貶休妻爲景皇后。皓既得志。麤暴驕縱。多忌諱。好酒色。小大失望。布等悔之。或譖於皓。十一月。殺興、布。是歲魏置交阯太守之郡。明年又改甘露。殺休妻朱氏。又徙休四子於吳。追殺其大者二人。九月。遷居武昌。以零陵南部爲始安郡。桂陽南部爲始興郡。十二月。魏亡。是歲晉太始元年也。明年皓改元寶鼎。分會稽爲東陽郡。分吳丹陽爲吳興郡。以零陵北部爲邵陵郡。十二月復還建業。二年六月。起昭明宮。移居之。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爲安成郡。三年。遣交州刺史劉俊、前部督脩則等擊交阯。爲晉將毛炅所破。皆死。兵潰還合浦。明年又改元建衡。三年春。皓舉大衆出華里。母及妻妾皆行。東觀令華覈等固爭乃還。是歲汜璜破交阯。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還屬。分交阯爲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鳳凰元年。徵西陵督步闡。闡據城降晉。遣陸抗攻闡拔之。三年。分鬱林爲桂林郡。秋。改元天冊。明年又改天璽。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所在斬之。徇首諸郡。是歲晉咸寧元年也。明年改元天紀。三年冬。晉遣司馬伷向涂中。王渾、周浚向牛渚。王戎向武昌。胡奮向夏口。杜預向江陵。王濬、唐彬浮江東下。同時來伐。皓遣丞相張悌及陶濬等帥師禦之。初皓每宴羣臣。皆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爲司過之吏。宴罷奏其失。大者加刑。小者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或剝人之面。鑿人之眼。岑昏險詖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盡力。四年春。濬、彬所至。無不瓦解。張悌等既敗。而陶濬自武昌還。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戰。自足擊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是夕衆潰。皓遂降王濬。是歲晉太康元年也。自權至皓。凡五十八年而亡。太康四年冬。皓死於洛陽。

贊曰。亮以童穉受制強臣。身且不保。其能有位哉。休宥李衡而戮孫綝。可與言知矣。而追殺故王。不仁孰甚焉。皓窮凶極惡。卒隕其業。非不幸也。

孫登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權爲吳王。立爲太子。以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侍講詩書。權欲登讀漢書。習近代事。以張昭有師法。重屈致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僚屬。如布衣之禮。太傅張溫言於權

曰。夫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儁德。乃以表等爲中庶子。權既僭號。立爲皇太子。以恪爲左輔都尉。休爲右弼都尉。譚爲輔正都尉。表爲翼正都尉。是爲四友。而謝景、范慎、刁玄、羊衜等。皆爲賓客。於是東宮號爲多士。權遷建業。召陸遜輔登。鎮武昌。登或射獵。常遠避民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管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不類。乃釋之。又嘗失盛水金馬盂。覺得其人。不忍致罰。呼而責之。敕親近勿言。表陳久離定省。子道有缺。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建興十一年。權攻新城。使登居守。時年穀不登。頗有鈔盜。乃表定律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母養之。後徐以妒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曰在吳。權默然。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臣重惟當今方外多虞。師旅未休。當勵六軍。以圖進取。軍以人爲衆。衆以財爲寶。竊聞郡縣民物彫弊。姦亂萌生。是以法令煩濫。刑辟過重。臣聞爲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所宜。博采衆議。寬刑減賦。均息力役。以順民望。陸遜忠勤。出身憂國。謇謇在公。有匪躬之節。諸葛瑾、步騭、朱然、全琮、朱據、呂岱、吾粲、闞澤、嚴畯、張承、孫怡。忠於爲國。通達國體。可令陳便宜。蠲除苛煩。愛養士卒。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內。遠者歸附。近者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既殁而後書聞。權益以摧感。言則隕涕。諡曰宣。子英封吳侯。謝景者。字叔發。南陽宛人。爲豫章太守。有治績。吏民稱之。以爲前有顧劭。其次即景。卒於官。

孫和

孫和字子孝。登異母弟也。好學下士。延熙五年。立爲太子。闞澤爲太傅。薛綜爲少傅。而蔡穎、張純、封俌、嚴維、等。皆從容侍從。是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爲姦妄之人。將因事錯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絕之。嘗言士人宜講修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弈。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羣僚侍宴。語及博弈。和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志其大者。何必博弈。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昭退而論奏。時蔡穎好弈。同僚頗效焉。故因以諷之。和母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會權寢疾。和祭於廟。和妻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其居。全公主使人覘之。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稍衰。弟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數陳嫡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又爲霸支黨。譖言日至。粲下獄。譚徙交州。遂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等。率將吏泥頭詣闕請和。權甚惡之。竟徙和於故鄣。衆咸冤之。孫休時爲峻所害。霸、和母弟也。和敗。霸亦賜死。

孫靜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策攻會稽。靜將家屬。與策會於錢塘。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靜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其道甚徑。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衆爲軍前部。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積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趣具罌缻數百。澄水至昏。兵羅以然火。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帥兵前戰。策破昕等。遂定會稽。表拜

奮武校尉.累遷昭義中郎將.五子.翕、瑜、皎、奐、謙.翕三子.綽、超、恭.恭生峻.綽生綝.
峻字子遠.累遷武衛都尉侍中.權死.受遺輔政.領武衛將軍.典宿衛.封都鄉侯.既殺太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進封富春侯.峻素無人望.驕矜險賊.多所刑殺.百姓囂然.孫英謀誅之.事泄死.孫儀、邵恂、等.欲因朝會殺峻.峻覺.儀等自殺.并殺魯育公主.峻欲城廣陵.羣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言.惟滕允力諫不從.而功竟不就.後夢爲諸葛恪所擊.恐懼病發死.以國事付綝.
綝字子通.累遷偏將軍.及峻死.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總朝政.呂據等聞之大怒.與諸將連名.表滕允爲丞相.綝更以允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允.欲共廢綝.綝表言允反.遂殺允.夷其族.於是綝自爲大將軍.封永寧侯.負貴倨傲.多行無禮.魏將諸葛誕.舉壽春請降.遣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帥三萬人救之.復遣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爲文欽等援.異爲魏兵所破.綝於是大發軍.出屯鑊里.復遣異帥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魏.屯黎漿.任度、張震、等.募勇敢六千人.於屯西六里.爲浮橋夜渡.又築偃月壘.爲魏石苞、州泰、所破.軍欲退.異復作車箱圍趨五木城.苞、泰、復攻異.異敗歸.而魏將胡烈以奇兵詭道來襲.盡焚異資糧.綝復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異不從.綝斬之於鑊里.而遣弟恩救誕.會誕敗引還.綝既不能援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人莫不怨之.綝以亮始親政事.多所詰難.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使弟據入蒼龍宿衛.恩、闓、等.分屯諸營.欲以自固.亮內嫌綝.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怒虎林督朱熊.熊弟損.不匡正峻.乃殺熊、損.綝入諫不從.亮遂與公主魯班.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謀誅綝.事泄.綝殺尚、承.以兵圍亮.召羣司議廢之.皆震怖曰.惟將軍令.綝以亮罪.頒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彝者.長沙人階之弟也.遂徵休立之.綝爲丞相荊州牧.食五縣.恩等皆縣侯.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一時.自孫權以來.未嘗有也.綝奉牛酒於休.休不受.齎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當復改圖耳.布密以聞.休銜之.或有告綝反者.綝懼.求出屯武昌.將軍魏邈、說休曰.綝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告綝反有徵.休與張布、丁奉.謀於會誅之.十二月戊辰臘.綝入賀.布、奉、目左右縛之.綝叩頭曰.願徙交州.休曰.卿何不徙滕允、呂據.又曰.願沒爲官奴.休曰.何不以允、據爲奴.遂斬之.以其首徇於外.而撫其衆曰.與綝同謀者.皆赦不問.放仗者五千人.夷綝三族.斲孫峻之棺.取其印綬.以殺魯育故也.綝死時.年二十八.休恥與峻、綝、同族.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綝、云.赦改葬諸葛恪、滕允、呂據、等.其坐恪等遠徙者.皆召還.
瑜字仲異.領丹陽太守.加綏遠將軍.從權拒曹操於濡須.說權持重.權不從.果無功.自溧陽徙屯牛渚.招納廬江二郡.降附甚衆.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將吏子弟數百人受業.遂立學官.臨饗講肄.時諸將皆以軍務爲急.而瑜獨好典籍.雖在軍旅.絃誦不絕.建安二十年卒.
皎字叔朗.累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并統其軍.輕財好施.善交結.與諸葛瑾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也.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繫其老

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等.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當輸力效死.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權聞之.以書責皎曰.自吾與北方爲敵.中間十年.初時相持年少.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卿以大任.督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逞私志而已.近聞與甘興霸飲.因酒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疏憎之.卿所爲每與吾違.其可久乎.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厚相結.後呂蒙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督部.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宿將.且俱爲督.遂至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悟謝曰.以卿爲大督.皎爲後繼.襲關羽.取荊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子允爲丹陽侯.
奐字季明.皎卒.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每事咨訪.英納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權攻石陽.還過其軍.見其軍容甚整.歎曰.吾初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奐亦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於朝者數十人.卒.子承嗣.
張梁者.河南人.初權在武昌.欲遷都建業.而水道二千里.恐舟行有警不相及.乃至夏口.會百僚議之.咸云宜立柵夏口.或言宜重設鐵鎖者.權皆以爲非計.時梁爲小將.未知名.乃越席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士.今宜明賞罰之信.遣將入沔.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動.復以精兵萬人.督武昌.擇知略者將之.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城.輕艦數千.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且不來矣.權善其計.即增超其秩.後以功進沔中督.
賁字伯陽.父羌.字聖壹.堅同產兄也.從堅攻伐.堅死.銳餘衆還.後袁術僭號.棄妻子.還江南.時策已平吳.會定豫章.上賁領太守.丹陽僮芝據廬陵.策謂賁曰.兄今據豫章.是扼僮芝咽喉.而守其門戶.當伺其形便.一舉可定也.因會孫輔進兵.周瑜爲作後援.賁聞芝病.如策計.瑜到巴丘.輔遂進據廬陵.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漢帝詔書.拜征虜將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字公達.年九歲.代領豫章.在郡垂二十年.政績顯著.召爲繞帳督.時太常潘濬.典荊州事.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濬、燮、有舊憾.欲殺之.論者多爲燮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爲美譚.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家.中州士人.必問伯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之.於事何如.濬意遂解.燮因得免.伯膺名邵.燮父也.鄰遷夏口沔中督.所居任職.卒.子苗嗣.賁弟輔.字國儀.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又從討陵陽.生得祖郎.累戰有功.策表爲廬陵太守.後遣人與曹操相聞.事覺.權囚之.數歲卒.
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陽太守.時年二十.先是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憲故孝廉嬀覽、戴員.亡匿山中.及翊爲丹陽太守.皆禮致之.覽爲大都督督兵.員爲郡丞.而帳下親近邊洪等.數爲翊所困.因權出征.謀害翊.覽、員、等與其謀.時諸縣令長並會.翊欲宴客.以徐氏頗曉卜筮.

語徐吾明日欲爲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吉。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不宜留久。乃大會賓客。翊出入常持刀。是日被酒。徒手送客。鴻從後斫。翊遂遇害。鴻走入山。徐氏使捕之。中宿乃獲。覽、員、歸罪於鴻。殺之。諸將皆知覽員所爲。而力不能討。覽入居府。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徐乃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晦。覽聽之。徐潛使人以其意語翊親將孫高、傅嬰等。高、嬰等涕泣曰。所以不即死者。以死無益。欲思惟事計。事計未立。未敢啓夫人耳。今日之事。寢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翊時親厚者二十餘人。以徐言語之。相與盟誓。至晦日。設祭。徐哭盡哀。乃除服盛飾。歡笑如故。日覽密覘之。無復致疑。徐呼高、嬰與諸婢羅致戶內。使人報覽。已除服。即吉。覽入。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即共殺覽。餘人即於外殺員。徐乃遣義紆奉覽員首級。祭翊墓。舉軍震駭。權亦尋至。族誅覽員餘黨。徙高、嬰爲牙門。翊子松官至射聲校尉。都鄉侯。翊弟匡。字季佐。舉孝廉。未試用卒。子泰。曹氏甥也。泰子秀。爲前將軍夏口督。權爲孫皓所殺。奔晉。晉以爲驃騎將軍。後聞皓降。羣臣皆賀。秀稱疾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爲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皆義之。

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堅之族子。出後姑兪氏。後還爲孫氏。累遷將軍。屯京城。遭鴻之亂。河責鴻覽、戴員。不能全護。覽員怒曰。伯海與將軍疏遠。而責我乃爾。討虜若來。吾屬無遺。遂殺河。使人北逆揚州刺史劉馥。令駐歷陽。欲以丹陽應之。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傅嬰等殺覽、員。韶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修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丘渡。過定丹陽。夜至城。試攻舊之。兵皆乘城。傳令備警。讓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諭之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即拜承烈校尉。統部曲。後爲廣陵太守。偏將軍。權爲吳王。遷揚威將軍、建德侯。尋遷鎮北將軍。韶御軍數十年。愛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埸。遠斥候。先知動靜而爲之備。故鮮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瀕江屯戍兵。遂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過見者十餘年。遂建業乃得見。權問青徐舊屯要害遠近。士馬衆寡。魏將姓名。盡能識之。身長八尺。神觀瑰偉。權甚悅之。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遺益乃爾。延熙四年卒。子越。嗣。河子桓。字叔武。累遷建武將軍。封丹徒侯卒。

贊曰。貞婦烈女。見於載籍博矣。然能權以濟事者。蓋鮮。予觀徐氏。用權歸於正。致曲以遂其直。卒翦仇首。遂以雪恨。與夫自經於溝瀆而爲諒者。有間矣。雖古烈丈夫。何以加之。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五

吳載記第三

劉繇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因家焉。伯父寵。官至太尉。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兗州刺史。繇年十九。從父馗爲賊所刼。賊。繇篤取以歸。舉孝廉爲郎中。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法。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材。刺史曰。前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于前。擢正禮于後。所謂御二龍于長途。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後避亂淮浦。詔書以爲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詣曲阿。漢加繇爲牧、振武將軍。孫策東渡。繇奔丹徒。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會笮融先至。殺太守朱皓。入居郡中。繇討之。融敗入山。爲民所殺。繇尋病卒。長子基。字敬興。年十四。居父喪盡禮。故吏餽餉一不受。丰儀秀整。孫權愛敬之。權爲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稱吳王。遷大司農。權嘗宴羣臣。騎都尉虞翻。被酒忤旨。權欲殺之。基力諫得免。大暑。權于船樓上飲。忽遇風雨。以蓋自覆。又命覆基。其見禮遇如此。累官光祿勳。分平尚書事。卒。

士燮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其先避王莽之亂。自魯國汝陽。僑居交州。至燮六世矣。燮父賜。桓帝時日南太

守。燮少學京師。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後舉茂材。除巫令。遷交阯太守。弟壹。初為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師。壹侍送勤恪。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為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為司徒。甚禮遇之。壹亦盡心于琬。董卓之亂。亡歸里。燮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䵋領九眞太守。䵋弟武領海南太守。燮器量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避難往依者。以數百。篤好春秋。為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阯士府君。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埸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德。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閑。輒玩書傳。尤精左氏春秋。吾數問賓傳中諸疑。皆有師說。又兼通尚書古今大義。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竝為列郡。雄長一州。威儀百蠻。尉佗不能踰也。時天下喪亂。道路梗絕。而燮不廢貢職。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騭至。燮兄弟奉承節度。而蒼梧太守吳巨懷異心。遂斬之。權加燮左將軍。建安末。遣子廞入質。權以為武昌太守。燮與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朗將。燮又誘益州豪姓雍闓等。使率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致雜香、細葛、明珠、大貝、琉璃、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百數十匹。權厚答慰之。在郡四十餘年。建興四年卒。時年九十。權以交阯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為廣州。呂岱為刺史。交阯以南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又遣陳時代燮為交阯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阯太守。發兵拒良。良留合浦。交阯桓鄰。燮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殺之。鄰兄治子發合宗兵擊徽。乃約和各能兵而呂岱被命誅徽。自廣州馳至。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乃遣說徽等。徽與兄祗、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迎。岱皆斬之。壹、䵋、匡後出。權原其罪。及燮質子廞。皆免為庶人。

太史慈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避仇之遼東。北海相孔融。數遣人餉遺其母。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慈適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北海孔融。未嘗有雅故。自汝行之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卽單步徑至都昌。圍尚未密。夜伺間得入。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至。而圍日偪。時昭烈為平原相。融欲遣人告急。而城中無由得出。慈請行。融曰。今賊圍甚密。奈何。對曰。昔府君傾意于老母。老母感恩。遣慈赴府君之急。以慈有可取而來。今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耶。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于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便出。圍下。左右人甚驚。慈引馬至城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畢入門。明晨復如是。圍下人或起或臥。射畢復入。明晨復如是。無復起者。于是鞭馬突圍馳去。比賊覺。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昭烈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朝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急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仰待。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昭烈斂容謝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遂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散走。融益貴之。曰。卿吾

之少友也。事畢還。見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而未相識。因渡江至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繇曰。吾用子義。許子將不笑我耶。但使慈偵視衆寡。獨與一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慈便前鬬。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擥得其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來赴。于是解去。慈與繇俱奔豫章。而遁于蕪湖山中。稱丹陽太守。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因進駐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策自來攻。遂見執。策卽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此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曰。今日之事。與卿共之。因問進取之術。答曰。敗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于廣武。今策決疑于君。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倘或分散。復難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曰。誠所望也。明日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會諸將。立表觀景。日中而慈至。策大悅。卽以為門下督。還吳拜折衝中郎將。後劉繇亡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之。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舍我。當復誰與。餞于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返。劉表從子磐。數寇艾、西安諸縣。策于是分海昏、建昌、六縣。以慈為建昌都尉。治海昏。幷督諸將拒磐。磐不敢復為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猿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于屯里。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曹操聞其名。遺其書。以篋封之。發視無所有。但貯當歸。權嗣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建安十一年卒。時年四十一。子享字元復。歷官越騎校尉、尚書、吳郡太守。

朱治

朱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初為縣吏。察孝廉。辟州從事。從孫堅征伐有功。表行督軍校尉。堅死。從策依袁術。知術不足與。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為掾。遷吳郡都尉。會吳景已在丹陽。而策為術攻廬江。于是劉繇恐為袁孫所幷。遂成嫌隙。而策家在州下。治乃使人于曲阿迎母及權兄弟。所以供養護持者甚至。治從錢塘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于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既走劉繇。東定會稽。時孫權年十五。治舉權孝廉。策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為九眞太守。行扶義將軍。徙食婁、由拳、無錫、毗陵、四縣。佐定東南。征討夷越。封毗陵侯。領郡如故。假拜安國將軍。徙封故鄣。及權王吳。治進見。權親迎之。執版交拜。宴賜特厚。下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覲。其見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峭急。喜快意。治數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為曹操子婦。及操破荊州。賁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往見賁。為陳安危。由是遂止。性儉約。雖富貴。車服不加飾。權優異之。介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以老思鄉。自表屯故鄣。撫鎮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造門。皆引與飲宴。鄉黨榮之。在故鄣歲餘。還吳。建興二年卒。年六十九。在郡三十一年。子才嗣。為偏將軍。才弟紀。權妻以策女。亦以校尉領兵。才子琬。仕至鎮西將軍。

贊曰。繇營綏懷。遭時多虞。而處牧伯之任。用違所長。其敗宜也。燮有功于南越。慈報效于北海。皆賢矣哉。治以報恩身都榮寵。亦其幸與。

吳載記第四

張昭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少好學。工屬文。尤精隸書。通左氏春秋。博覽羣書。與琅琊趙昱。東海王朗齊名。弱冠舉孝廉不就。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爲舊君諱。議者互有異同。昭著論非之。其略曰。論者謂起元建武以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後生不得協也。愚竊有疑焉。蓋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尙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愚莫大焉。臣子所尊仰。然親親有疑。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緦。服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況乃古君五十有六哉。周穆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爲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而莊王之子亦名胡。其比多矣。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倡而不法。將來何觀。州里才士陳琳等。皆善其議。刺史陶謙。舉茂材不應。靈帝末。避亂江東。會孫策經略諸縣。辟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之。策臨終。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之。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曰。夫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勳業也。方今天下鼎沸。羣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乃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

衆心知有所歸。後爲權長史。權每出征。昭常居守。專處左右爲謀臣。後昭烈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爲軍師。權嘗乘馬射虎。虎突前攀其鞍。昭變色曰。夫爲君者。爲能駕馭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于原野。校勇于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笑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愧君。曹丕遣邢貞拜權爲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歟。貞遽下車。尋拜綏遠將軍。封由拳侯。昭與孫紹、滕允、鄭禮等。采周、漢、譙朝儀。權于武昌臨釣臺飲羣臣。大醉。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醉頹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使人呼昭還。謂曰。共爲樂耳。公何爲怒乎。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有慚色。初權欲置丞相。羣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僚復舉昭。權曰。孤豈于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咨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既僭位。昭以老病辭職。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華侯。邑萬戶。里居無事。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畯。畯念小時所聞。皆否。畯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畯鄙人。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每進見。辭氣壯厲。義形于色。嘗以直言忤旨。久不進見。後漢使來。稱漢德美。而羣臣莫能對。權歎曰。使張昭在坐。彼不折自屈。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召之。昭避席。權跪止之。昭坐定。仰而言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忤盛旨。自分長乖溝壑。不圖復拳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圖。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苟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使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誅。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于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興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按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至矣。而數于衆中折孤。孤常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于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于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張彌、許晏。昭憤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以土塞其門。昭復于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之。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駐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容貌矜嚴。剛毅不回。權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建興十四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謚曰文侯。昭文章典雅。爲時流所推。劉表嘗作書與孫策。以示禰衡。衡嗤之曰。是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之乎。長子承。先已封侯。少子休、蕤。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隲、嚴畯相友善。累遷濡須都督。奮威將軍。都鄉侯。承爲人壯毅忠謹。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于孤徽。蕤幼。後效爲國士。款至衛尉。景豫章太守。又諸葛恪少時。人皆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其知人類如此。年六十七。延熙七年卒。謚曰定子。震嗣。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爲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指摘文義。分別事物。皆有條章。由中庶子。轉右弼都尉。權嘗游獵。及暮而返。上疏規諫。權大喜之。因以示昭。及登卒。爲侍中、羽林都督。遷拗威將軍。爲權子霸友所譖。賜死。昭弟子蕤。年二十。造大攻車。昭曰。女年尙少。何以自委于軍旅。後

爲將軍。封樂鄉亭侯。

顧雍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蔡邕從朔方還。嘗避仇于吳。雍從學琴書。邕歎其專敏。異之曰。卿必成雅器。今以吾名名卿。雍自以爲嘗爲伯喈所歎。因以爲字。州郡表薦。弱冠爲合肥長。轉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跡。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爲丞。行太守事。吏民鄉服。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建興三年。迎母于吳。既至。權臨其第。親拜其母公卿大夫畢會。太子又往慶焉。國人榮之。雍爲人寡言語。舉動以時。又不喜飲酒。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每宴集。一座不敢肆飲。權亦曰。顧公在座。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故太常進封醴陵。代孫邵爲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其才。心無適莫。時訪民間利病。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歸善於上。不用終不泄。權以此重之。然于公朝有所奏對。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張昭言法令太密。刑罰微重。宜有所損。權默然謂雍曰。卿以爲何如。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言。于是議輕刑。久之。呂乙、秦博爲中書。典校諸官府州郡文書。因作威福。遂建榷酤障管之令。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爲所按。因被譴責。後乙姦罪發。收詣廷尉。雍往斷其獄。和顏問狀。臨出又謂曰。君意豈有所言。乙叩頭無所言。尚書郎懷敘面詈辱之。雍曰。官有正法。何至于此。時瀕江諸將。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戒于小利。此等所陳。欲要功名而爲身計。非爲國也。苟不足以耀威損敵。不宜聽也。爲相十九年。年七十六。延熙六年卒。諡曰肅。長子劭。字孝則。覽羣書。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靜等皆出其下。權妻以策女。起家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徐孺子墓。優待其後。禁淫祀。小吏資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塘丁諝、陽羨張秉、烏程吾粲、雲陽殷禮。並出微賤。劭皆友之。爲立聲譽。當之豫章。馬騎已發。會秉疾病。時送者數百人。劭謝賓客曰。張仲節疾病。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待。其下士惟善所在。類如此。諝仕至典軍中郎將。秉、雲陽太守。粲、太子少傅。禮、零陵太守。禮字德嗣。禮子基。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世以劭爲知人。在郡五年卒。子譚承。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爲太子四友。延熙中。代恪爲左節度。上疏陳時事。權輟食稱善。以爲過于徐詳。每省簿書。屈指心計。發擿疑謬。吏不能欺。薛綜爲選曹尚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逾。代綜。祖父雍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時權子霸有寵。與太子和埒。譚上疏。請嚴嫡庶之分。由是與霸成隙。竟爲其黨全寄等所譖。徙交州。發憤著書。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自傷也。後二年卒。弟承。字子直。與譚俱徙交州。孫劭者。字長緒。北海人。長八尺。爲孔融功曹。融稱之曰。廊廟才也。權初嗣事。數陳便宜。以爲應遣使聘於天子。權即從之。累遷車騎長史。權僭號。爲丞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爲張溫、暨豔所譖。奏辭位待罪。權令復職。年六十三歲卒。

諸葛瑾

諸葛瑾字子瑜。漢丞相亮同祖兄也。避亂江東。曲阿。宏咨見而異之。薦之孫權。與魯肅等。竝見賓禮。爲權長史。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益州。通好于昭烈。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每論諫不爲梗切。微見

風采。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嘗以事望之。而素加禮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不敢顯陳。乞以私意自問。遂于權前爲書。汎論物理。因以己心遙忖度之。畢以示權。權曰。孤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耶。又慎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羣下多爲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模等。遭本州傾覆。棄墳墓。攜老稚。在流離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今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愴然曰。爲君赦之。後從攻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駐公安。會昭烈東征。權求和不許。瑾與昭烈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與和。此用心于小。未留意于大者也。試爲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小大。陛下若抑威損忿。暫省瑾言。計可立決。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孰當先後。若審此數者。易于反掌。時有言瑾別遣親人。相聞于昭烈。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予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能間。權爲吳王。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進封宛陵侯。虞翻以狂直流徙。瑾屢爲之言。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議。雖有郝溪之赦。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瑾有容止思度。人服其宏雅。權嘗謂曰。近得伯言表。以爲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而更靜謐。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于操時。孤以爲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爲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爲酷耳。至于將御。自古少比。今叡之不如丕。猶丕之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強委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耳。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其族黨。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昔張耳、陳餘非不能親睦。至於乘勢。自還相賊害。乃事理使然也。自古及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國柄。而不乖離轉相蹈籍者乎。強當陵弱。弱當求援。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每長于計算。恐此事小短也。權僭號。拜大將軍。延熙四年卒。初瑾柄任于吳。而弟亮爲漢丞相。族弟誕亦顯于魏。一門三方。冠蓋鼎盛。天下榮之。瑾雖不及亮。而操行尤純矣。子恪先已封侯。恪弟融襲爵。融字叔長。爲奮威將軍。孫峻害恪。遣兵圍融。融飲鴆死。三子皆遇害。

恪字元遜。少知名。有口辯。權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其不虛也。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頞廣額。大口高聲。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傅太子登爲賓客。由中庶子。轉左輔都尉。天子嘗遣蜀使來聘。食飯作麥賦。恪亦作磨賦。咸稱善焉。權問恪卿何如滕允。對曰。登階躡履。臣不如允。回籌轉策。允不如臣。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其餘深遠。莫能盡徙。屢請爲官出之。三年可得士四萬。衆議咸以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接壤。幅員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遠民人。未嘗入通城。對長吏。皆持兵于林莽。逋亡宿惡。逃竄其間。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越險。抵突叢棘。若獮之走淵。猿狖之騰木。時出爲寇。每發兵討之。戰則蜂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爲難。恪父瑾聞之。亦以爲事終鮮濟。歎曰。恪不大興吾宗。必大赤吾族也。恪盛陳可以必捷。拜撫越將軍。領丹

陽太守。時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部諸將。羅兵曲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伺其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穀殼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于是饑窮。漸出降服。恪乃令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不得有所拘執。臼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脅惡民。困窮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言于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聞。民聞伉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攜而出。所得人數。皆如本規。恪乃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拜威北將軍。封都鄉侯。恪請率衆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俘其人民而還。延熙中。魏司馬懿謀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爲不利。于是徙恪鎮柴桑。書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爲方今人物凋喪。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于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聞此喟然。君子不求備于一人。若細行不足。皆宜闊略。且士誠不可以苛刻論。苛刻聖賢猶將不全。故曰以道盈人則難。以人盈人則易。自漢許子將輩。更相謗訕。或成禍難。非有他故。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克己不如禮。則人不服。專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而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于自定。況已爲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于血刃。蕭、朱不終其好。由此而已。恪知遜以此嫌己。故遂推廣而贊其旨也。會遜卒。遜大將軍。駐武昌。代遜領荊州事。久之。權疾而太子少。乃召恪、宏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望日權死。宏素與恪不平。因歸權死問。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誅之。乃發喪。孫亮立。拜太傅。于是罷徹事。原逋責。除關稅。崇恩澤。衆莫不欣然。初權鎮東興堤。遏湖水。後攻淮南敗。以內船由是廢不復修。恪以延熙十五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堤。左右結山築兩城。各置千人。使全端、圍略、守之。久之。引軍還。魏使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城。圍壞堤。恪以兵四萬。晨夜赴救。遵等作浮橋渡。陳于堤上。分兵攻兩城。城居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爲前部。時天寒雪。遵與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不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傑身緣堤而上。大笑之。不即嚴兵。兵既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潰。爭渡浮橋。橋壞。自投于水。更相蹈藉。溺死者數萬。殺樂安太守桓嘉。及故叛將韓綜等。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費器山積。振旅而還。進封陽都侯。加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興軍攻城。克。明年欲出軍。使司馬李衡說漢姜維令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爲時。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內外猜隔。兵挫于外。民怨于內。自曹操以來。殺之亡形。未有如今日者也。若大舉伐之。與攻其東。漢入其西。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諸大臣咸諫恪。以爲敵出疲勞不聽。乃著論以諭衆。衆皆不以爲然。然莫敢復難之者。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恪曰。先帝本有過東關之志。未及施行。今公輔贊成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疲。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耶。宜且按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舉。天時未可。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終不聽。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軍圍新城。攻守連月不拔。士卒罷

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恪內維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魏知戰士疲病。乃進兵。恪引軍還。士卒傷病。流曳道路。存亡忿痛。大小吁嗟。而恪晏然自若。出駐江渚。一月圍起。田于漳陽。詔召相銜。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怨讟興矣。秋八月。軍還。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敕兵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不堪命。密譖于亮。殺之。時年五十一。長子綽。坐權子黯事。恪爲殺之。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校尉。皆遇害。臨淮滅均。表乞收葬。于是峻聽其故吏改葬。初權病。召恪輔政。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今君合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其矜己自用類如此。始恪軍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滕允曰。當人強盛。丘山可拔。一朝飄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恪死。孫峻忌友。欲以爲鬱林太守。發病死。時年三十一。友字文悌。豫章人也。廣翻徙交州。縣令使友送之。翻與語。大奇之。書與太守謝斐。爲功曹。斐使至都。恪善之。由是知名。後爲將討儋耳。還拜丹陽太守。

贊曰。昭以純剛。見憚于孫權。雖不及相。而所立有可稱者。惜夫委質非其所。君子所不與。不然。其汲黯、蕭望之、流亞歟。雍、瑾、二子。論思宏益。忠于所事。恪、矜己自用。殘民以逞。殆身覆族。非不幸也。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七

吳載記第五

張紘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太學。事博士韓宗。受京氏易。歐陽尚書。又從外黃濮陽闓。受韓詩禮記。左氏春秋。工文章。善楷隸。郡舉茂材。公府辟皆不就。避亂江東。遂從孫策。策表爲正議校尉。與張昭並參謀議。策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行。攻丹陽。策身自督戰。紘謀曰。夫主將乃審謀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願慙下重天授之委。副四海之望。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宮。留爲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親善。曹操聞策欲伐吳。紘謀以爲乘人之喪。既非古義。一有不克。戚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從其言。即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出爲會稽東部都尉。既至。權以爲長史。權母吳氏。以權春秋方盛。方外多難。數語紘以輔佐之義。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權常令紘與張昭草創。紘從容侍燕。微言正論。時規諷。權亦重之。未嘗稱其名。常呼爲東部。從攻合肥。城久不拔。紘進計曰。古之圍城。開其一面。以疑衆心。今圍之既密。攻之又急。誠懼併命。鋭力死戰之寇。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稍寬之。以觀其變。議者不同。會救至。無功而還。紘建計宜都秣陵。曰。昔楚武王時名金陵。地勢岡阜迤石頭城。故老皆云。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地有其氣。宜爲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

也。會昭烈東過秣陵。愛其形勢。亦勸權居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權遣紘還吳迎家。道病卒。年六十。臨卒。子靖留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然卒莫之至者。非無忠臣賢佐。諸于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不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喜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主甘異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惟明君悟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權省書流涕。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初紘見稱柑橘枕。而愛其文。而爲之賦。陳琳在北見之。謂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琳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嗟美之。琳復書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爲文章者少。易爲雄伯。故僕受此過差之號。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子玄官至南郡太守。尚書。初紘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與紘並見禮于權。參與謀議。皆早卒。

步騭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避亂江東。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勤學勤思。夜誦經傳。靡不淹貫。寬雅深沈。遭時亂離。能降志辱身。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賓客橫縱。騭與旌欲求食其地。權爲所使。乃共詣刺奉瓜以獻。刺入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所以來者。畏其強也。今而舍去。欲以爲高。祇取怨耳。久之。征羌開騭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置地。坐騭、旌。于戶外。旌愈恥之。騭自若。征羌作食。身據大案。肴食重沓。以小盤蔬飯食騭。旌。旌不能食。騭極飯至飽。乃辭去。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亦何所恥。孫權爲討虜將軍。召騭爲主記。除海鹽長。累遷鄱陽太守、交州刺史、征南中郎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建安二十五年。權遣呂岱代騭。騭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建興元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四年。假節屯柴桑。號曰。騭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中書呂乙。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騭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摘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按深誣。欲陷人以成威福。使人竭天蹐地。誰不戰栗。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爲國逐怨。仇疾明德。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落顯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一。務在得情。又曰。丞相雍、上大將軍遜、太常濬。憂深責重。志在竭誠。可謂股肱心膂。社稷之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闕。此三臣者。思盡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以負所天乎。又曰。縣賞以顯善。設刑以威姦。任賢而使能。審明于法術。則何功不成。何事不濟。若郡守百里。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庶政豈不康哉。權亦徐悟。遂誅呂乙。騭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盡納。然時采其言。人賴以濟。延熙九年。代陸遜爲丞相。騭誨育門生。手不廢書。被服居處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綺麗。頗以此獲譏。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服其威信。性寬洪。喜怒不形于色。十一年卒。子協。闡。闡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闡。協弟。闡爲西陵督。後以謀叛誅。潁川周昭著書。稱騭及嚴畯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然要其大歸。四者而已。愆義論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愆義論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者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然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爲美也。語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威而不猛。恭而安。丞相履之矣。舉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雖德實有差。至于趨舍不犯四者。則一揆也。若乃當國家經軍旅馳騖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君者。未爲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蠡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周昭者。字悲遠。與章昭、薛瑩、華覈。並逃吳書。後爲中書郎。坐事下獄。覈、瑩救之。休不聽。死獄中。

嚴畯

嚴畯。字曼才。彭城人。少篤學。好詩書三禮。又好說文。避亂江東。與步騭、諸葛瑾、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于人忠告善道。志于有益。張昭薦于孫權。爲騎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魯肅卒。權以畯代肅。畯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爲吳王。及僭號。常爲衛尉。使于漢。丞相諸葛亮善之。每得祿賜。散之親故。家常不給。累遷尚書令。卒。時年七十八。著孝經傳。潮水論。又與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子凱、爽。凱官至升平少府。玄字孟黃。下邳人。亦有學行。仕至大中大夫。嘗與其子欽。論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答所見。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遊。登稱其論采。時汝南程秉者。字德操。亦以文學見禮于登。爲太子太傅。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

闞澤

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少好學。貧無書。常爲傭書以供紙札。博覽羣籍。兼通歷數。察孝廉。除錢塘長。孫權拜爲西曹掾。及僭號。爲尚書。遷中書令。加侍中。延熙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令如故。澤以經傳文多。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爲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輒咨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謙恭篤謹。官府小吏。呼召對問。皆與抗禮。人有過失。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爲善。澤欲諷諭。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呂乙嘉罪覺。有司奏以大辟。或以爲宜加贊發。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有此刑。權從之。六年多卒。與翻嘗稱之曰。闞生儒儀。玄蜀之揚雄。又曰。儒術德行。亦今之董仲舒也。澤州里先輩。丹陽唐固。字子正。亦修身博學。稱爲名儒。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百人。權拜固議郎。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遷尚書僕射卒。

薛綜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少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孫權召爲五官中郎將。除合浦、交阯、太守。入爲謁者。僕射孫盧。爲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爲長史。外掌軍務。內授經籍。盧卒。入爲尚書僕射。公孫淵降而復叛。權怒。欲自伐之。綜上疏陳三不可。權遂止。延熙中。爲太子少傅。領選曹尚書。六年春卒。所著詩賦難論。數十萬言。又定五宗圖、遞二京解。皆傳于世。子珝。官至威南將軍。征交阯。遭。道病卒。珝弟瑩。字道言。累遷散

騎中常侍。孫皓初。爲左執法。遷選曹尚書。領太子少傅。時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皓令瑩督萬人往。以多磐石難施功。罷定誅。皓追聖谿事。徙瑩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救之。遂召還。爲左國史。著書八篇。名曰新議。

是儀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本姓氏。仕郡。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易是。遂改焉。避亂會稽。孫權召至。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尉。呂蒙謀襲關羽。權以問儀。儀是其計。拜忠義校尉。儀辭謝。權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爲周舍。遣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至。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關省尚書。又使教諸公子書。學權遷建業。太子登留鎮武昌。使輔太子。敬之。事必咨而後行。遷封都鄉侯。後從登還建業。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典校郎呂乙。誣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皆畏乙。並言聞之。儀獨言無聞。于是窮詰累日。權意愈厲。衆皆爲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爲嘉隱。自取夷滅。爲不忠之鬼。願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亦得免。漢丞相諸葛亮薨。權遣儀聘於漢。申固歡款。奉使稱旨。尋拜尚書僕射。魯南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霸傅。儀嫌二宮相近切。上疏以爲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爲傅益忠。勵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受饋遺。不治產業。爲居室才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爲誰。左右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不爲此。問之果非。其見知類此。性儉約。歡友雖食。嘗賑貧乏。家無餘貲。權聞幸其舍。見食蔬飯。爲親書之。對之太息。即增俸給。益田宅。儀固辭。以惡爲戚。時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常責其不言事。無是非。對曰。明主在上。臣下守職。權于不稱。誠不敢以愚管之言。上干崇聽。居官數十年。無毫末之過。呂乙歷白事臣。獨撫以白儀。權曰。使人盡是儀。安用法科。爲年八十一卒。

胡綜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少孤。隨母避亂江東。孫策創會稽。綜年十四。爲門下。循行留吳。與權同席硯。策死。權以爲金曹從事。從討黃祖。除鄂長。權爲車騎將軍。居京。召綜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機務。晉宗叛奔魏。魏以爲新蔡太守。數爲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襲之。生虜宗。加建武中郎將。黃龍見夏口。權因僭號。改元黃龍。又作黃龍大牙。常置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賦之。天子遣使來聘。綜爲誓文。文義甚美。權遷建業。綜與徐詳。並爲侍中。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吳質。頗見猜嫌。綜乃爲質作降文。文多不載。會質已入。爲魏侍中。青州降人隱蕃。歸吳上書。自陳所以來之意。頗有辭理。權問何如。綜曰。上書大言似東方朔。巧捷詭辯似禰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鄉小職。權以審盛陵刑獄。用爲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蕃尤與親善。常歎其屈。蕃謀叛覺。普見責自殺。據亦幾不免。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性嗜酒。每飲酒歡呼極意。或排推盃盤。擊搏左右。權愛其才。弗責也。自嗣事以來。文書皆綜所作。延熙六年卒。子沖嗣。有文翰。爲中書令。後仕晉爲尚書郎。吳郡太守。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先綜卒。

贊曰。紘與昭。號二張。紘柔克。昭純剛。紘先死。德不忘昭。後死。譽益彰。不遭時。事皇王。隱、晙、澤。並流芳。薛、是、胡。時相望。彼周昭。善否臧。著之傳。言則詳。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八

吳載記第六

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從祖景。景子忠。皆漢太尉。父異。洛陽令。瑜美丰儀。與孫策同年友善。初策父堅。起兵討董卓。徙家于舒。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相通。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先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事濟矣。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熟。江乘。進至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策遣瑜還鎮丹陽。頃之。袁術遣從弟允。代尚爲太守。而瑜與尚還壽春。術欲以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來爲居巢長。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策聞瑜至。親迎之。授建威中郎將。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策以瑜恩信著于廬江。出備牛渚。領春穀長。策欲取荊州。以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喬公二女。皆有國色。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策嘗從容戲瑜曰。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壻。亦足佳。復進尋陽。破劉勳。討江夏。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建安五年。策死。瑜還。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輔權。七年。曹操已破袁紹。下書責權任子。權與羣臣議。張昭等不能決。權與瑜詣母前定策。瑜曰。昔楚初封。地不過百里。肇基于郢。卒據荊揚。傳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之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足。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汎舟舉帆。朝發夕至。士風勁勇。所向

無敵。有何所追。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操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召命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操能率義以正天下。事之未晚。若爲暴亂。不戢自焚。將軍韜勇以俟天命。何送質之有。母曰。公瑾議是。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十一年。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俘萬餘人。還備宮亭。江夏太守黃祖。遣將鄧龍。將兵入柴桑。瑜追擊。生虜龍送吳。十三年。權討黃祖。瑜爲前部大督。九月。曹操入荊州。得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問羣下。所以應之之策。議者咸謂操虎狼也。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陸俱下。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相侔。不如迎之。時瑜介都陽。魯肅勸急呼還。共商之。瑜至。權以議者之言告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用足。英雄樂附。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與我較勝負于舟楫間乎。北土既未平。加以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北方所長。又今盛寒。無槀草。驅北方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兵三萬。進駐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正與孤合。諸人各顧妻子。挾私慮。深失所望。獨君及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二君贊孤也。時昭烈爲操所敗。欲南渡江。與魯肅遇于當陽。遂協謀拒操。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昭烈并力拒操于赤壁。操軍敗。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賊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鬭艦十艘。實以薪艸。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操。紿以欲降。又預備走舸。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操軍士皆延頸觀。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猛甚。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焰漲天。人馬燒溺。死者不可勝計。操遂大敗。走保南郡。瑜與昭烈復追之。操留曹仁等守江陵。身率餘衆北走。瑜與普又進至南郡。與仁相對。隔大江。兵未交鋒。瑜卽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圍寧。寧告急。瑜用呂蒙計。留凌統守。自與蒙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擽陳。會流矢中右臂。創甚便還。仁聞瑜臥未起。勒兵就陳。瑜乃自立按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棄城而走。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爲奉邑。屯江陵。昭烈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昭烈與權會于京。瑜密疏請留之。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張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攬英雄。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從事。請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幷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爲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還江陵爲行裝。而道于巴丘。病卒。時年三十六。初瑜見友于策。其母又使權以兄事之。時權位止將軍。諸將賓客。爲禮尚簡。而瑜獨先執臣禮。性度恢宏。與人無忤。惟與

程普不睦。普頗以年長陵瑜。瑜不與較。普後自敬服。重親之。乃語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曹操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以游說動。乃密遣九江蔣幹說瑜。幹以才辯見稱江淮間。布衣幅巾。自託私行詣。瑜迎勞之。謂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操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毋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因延幹入爲具畢。遣出就館。三日。與幹周旋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還宴。侍者環立。饌服觀裝。珍玩之物。充牣于前。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從計行。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及卒。權流涕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世。孤何賴哉。後僭號。語其下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瑜少精意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語曰。曲有誤。周郎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娶權女。拜騎都尉。有父風。早卒。允亦娶權族女。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卒。

魯肅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家饒于財。性好施與。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罄生業以振貧乏。結賓客。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囷與瑜。瑜益奇之。遂相結親。袁術聞其名。就辟東城長。肅知術不足與立。乃攜老稚。將賓客南到居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偕行。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葬畢復至曲阿。欲北行。而瑜已徙肅到吳。矣。薦之于權。權與語甚悅之。因謂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立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教之。肅曰。昔高帝區區欲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之障也。今之曹操。猶昔之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割據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不能謙抑。頗訾毀之。云肅年少麤疏。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其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荊楚與國接境。外連江漢。內阻丘陵。有金城之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沒。二子不睦。諸將各懷向背。加以劉玄德天下梟雄。與曹操有隙。寄寓于表。表知其能而不能用也。若玄德與彼協心。上下齊一。則宜安撫與結盟好。如有乖離。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奉命弔劉表二子。并慰其軍中用事者。及說玄德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討曹操。玄德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矣。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曹操已向荊州。晨夜兼行。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操。昭烈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坂。與昭烈具宣權意。及陳江東強固。勸昭烈與權幷力。昭烈大悅。時諸葛亮從昭烈。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昭烈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會權得曹操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其手曰。卿欲何言。肅曰。衆人之議。皆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將軍不可迎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

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顧早定大計。勿聽羣議。權太息曰。諸人之議。皆失所望。今卿開陳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時周瑜在鄱陽。肅勸權徵還瑜。至所言與肅合。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操敗走。肅既先還。權命諸將迎肅。肅將入閤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以所乘馬相迎。足以顯卿否。肅曰。未也。衆皆愕然。既坐。徐言曰。願將軍威加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蒲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笑。悅。後昭烈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呂範勸留昭烈。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操勁敵。今雖得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玄德。使安撫之。以禦北方。計之上也。權從之。操聞權以土地業昭烈。方作書。筆落于地。周瑜病。上疏稱肅知略足任。乞以代己。即拜奮武校尉。領瑜兵四千餘人。肅初駐江陵。後下屯陸口。恩威並行。衆增至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從攻皖城。轉橫江將軍。昭烈既定益州。權使人求長沙、零、桂。昭烈未許。肅屯兵益陽。與關羽會。昭烈遂割湘水爲界。于是能軍。建安二十二年卒。時年四十六。肅爲人方嚴。治軍整暇。號令必行。雖在行陳。手不釋卷。又善談論。喜屬文。思度宏遠。有過人之明。才畫與周瑜埒。權僭號。顧謂其下曰。昔魯子敬常道此。可謂明于事勢矣。肅遺腹子淑。張承謂終當遠到。孫休初。爲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督。遷夏口督。所至嚴整。有方幹。孫皓時卒。子睦。闕。

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陵人。少隨母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隨當擊賊。深入。當顧見大驚。呵之不能禁。歸以告蒙母。母悲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有功名。富貴可致。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當死。張昭薦蒙。代爲別部司馬。孫權嗣事。料諸小將兵少者。欲併合之。蒙賒貰。爲兵作絳衣行縢。及簡閱。戎備赫然。軍人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從討丹陽。所向有功。拜汗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棄城走。兵追擒之。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拜橫野中郎將。賜錢十萬。是歲。又與周瑜、程普。西破曹操于烏林。圍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軍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不宜轉奪其兵。權善其旨。遂還肅兵。周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圍寧。寧使人告急。諸將以兵少不可分。蒙謂瑜曰。留凌統守。蒙與君行解圍。勢亦不久。蒙保統能十日守也。又說瑜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從之。軍到夷陵。賊大敗夜走。行遇柴道。騎軍皆棄馬而奔。兵追擊。獲馬三百匹。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敗走。遂據南郡。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代瑜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之。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遂詣蒙。酒半。蒙謂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必思有以備之。肅率爾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預定。因爲肅畫五策。肅撫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此也。蒙與成當、宋定、徐顯、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屬蒙。蒙固辭乃受。又爲擇師傅輔導之。其存心大類此。曹操使謝奇、爲新蔡典農屯皖田。數爲邊患害。蒙伺擊之。奇卽斂退。其部伍多詣蒙降。後從權拒操于濡須。數進奇計。又勸夾水口立塢。所以備警。至初欲築

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脫有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塢成。操不能下而退。操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閒人誘鄱陽賊帥。使爲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歲一成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陳其狀。於是權自征皖。問計于諸將。皆勸作土山增攻具。蒙權進曰。土山攻具。必歷日乃成。外救必至。不可爲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甚固。以三軍銳勢。四方竝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此全勝之道也。權從之。乃薦甘寧爲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黎明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踴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還。權嘉其功。卽拜廬江太守。蒙還尋陽。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無功。權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今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之。時關羽守荊土。權令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遣書二郡。卽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守城不下。而昭烈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至陸口。使蒙將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舍零陵。急還助肅。而蒙以譎計降普矣。蒙留孫河。委以後務。卽日引軍赴益陽。權既與昭烈通好。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以尋陽爲蒙奉邑。師還。從攻合肥。既徹兵。爲張遼等所襲。蒙與凌統以死捍衝。後曹操又寇濡須。權以蒙爲督。據前所立塢。置強弩萬張以拒之。操屯營未就。蒙急攻破之。操遂走。拜左護軍、虎威將軍。魯肅卒。代肅屯陸口。又拜漢昌太守。與關羽接境。知關羽驍勇。有衆并心。且居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曹操尚存。禍難方始。宜相輔翼。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蒙代肅。乃建策襲羽。權從之。到南郡。傅士仁、糜芳、等皆降。蒙入據其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令中軍無得干涉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軍士。取民家一笠覆官鎧。蒙猶以爲犯令。斬之。於是震慄。道不拾遺。會權尋至。羽自知勢窮。乃走麥城。權遂有荊州。以蒙爲南郡太守。封孱陵侯。封爵未下。會蒙疾。權時在公安。與蒙內殿治護。萬方病中。蒙爲下赦令。卒時年四十二。蒙少不習書傳。每陳事。常口占爲箋疏。皆稱事情。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等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等治經爲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事孰與孤。孤少時歷讀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未讀易。至關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法。自以爲多有所益。如卿二人。性明悟。學必得之。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曰。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卿何獨不自勉耶。蒙始篤志不倦。博聞強記。雖書儒有所不逮。及魯肅聞其言語纚纚。曰。今者大弟學識該博。非復吳下阿蒙矣。蒙笑曰。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權每歎息。謂呂蒙、蔣欽。進益如此。不可及也。富貴顯榮。更能折節好學。輕財尚義。所行可述。竝作國士。不亦休乎。蒙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遵所劾。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卻卒。權問誰可代者。蒙薦遵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爲祁奚耶。於是用之。甘寧麤暴好殺。既常失蒙意。又時逢權令。權怒之。蒙輒開說曰。天下未定。闘將如寧難得。宜優容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子霸闘。霸卒。兄琮襲封。琮卒。弟睦闘。權後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曹操。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邀子敬來東。致遜于孤。孤與語便及大略。此一快也。後曹操因獲劉琮。張言方帥數十萬衆。水陸俱下。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備檄迎之。子敬卽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迎而擊

之。此二快也。且其計策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二長也。周公不求備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其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次于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于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興。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足責也。然其作軍屯營立辦。令行禁止。部分有常。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權之品藻如此。

贊曰。瑜、肅、建拒操之議。孫權遽用之。卒成大功。然瑜昧遠遠圖。不能乘勝。佐昭烈以定中原。乃欲越荊取蜀。而蒙又復襲羽。以取荊州。使曹氏為不討之賊。可與言知哉。肅請借地以業昭烈。蓋知天下大勢。在此而不在彼也。而權反以歸短于瑜。過矣。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九

吳載記第七

程普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美風儀。有略計。善應對。從孫堅破董卓于陽人。堅死。復從孫策東渡。累有戰功。策入會稽。以為吳郡都尉。徙丹陽。策嘗攻祖郎。陷于重圍。普與一騎扞蔽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得出。拜盪寇中郎將。策死。與張昭等共輔權。安集三郡。討未服者。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為左右督。破曹操于烏林。又邁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先出諸將。普最為長。自權而下。皆呼程公。好施予。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領南郡。尋復領江夏。邊邊寇。將軍卒。權封其子咨岐亭侯。有韓當者。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以便弓馬。有膂力。亦得幸于孫堅。征伐有功。為別部司馬。及策東渡。從定三郡。遷先登校尉。後以中郎將、與瑜、普、等拒破曹操。又與呂蒙襲取兩郡。累遷威烈將軍。封都亭侯。建興初。進封石城。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加都督。討丹陽賊破之。會病卒。

黃蓋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少貧賤。常以負薪餘閒。學書疏。講兵事。察孝廉。辟公府。皆不應。孫堅起義兵。從堅西走董卓。為別部司馬。堅死。從策與權。攻城陷陣。常為冠軍、守石城長。縣吏比他邑。特難檢制。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為官。今寇賊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懈慢。兩掾所署。事入諸出。若有姦欺。終不加鞭杖。宜各盡心。無為衆先。初皆畏威。夙夜勤恪。久之。吏以蓋不治文書。漸為姦欺。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事。乃悉召諸掾吏。賜酒肉。因出教詰問。兩掾具服。皆叩頭謝。蓋曰。前已相敕。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轉奉殺長、蕪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理。遷丹陽都尉。抑強扶弱。山越懷附。為人嚴毅而善撫衆。士爭用命。建安中。從周瑜拒曹操。建策火攻。語詳瑜傳。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攻城邑。領太守時。郡兵纔五百。自以不敵。因開城門。縱敵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誅其渠帥。附從者赦之。巴澧遠僻。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盞陽為山寇攻略。蓋又平之。加偏將軍卒。蓋嘗官決事。曾無留滯。郡人思之。圖其像以祀。及權僭號。追錄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蔣欽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孫策東渡。拜別部司馬。從策定三郡及豫章。累遷西都都尉。討會稽東冶賊呂合等。徙討越中郎將。從攻合肥。張遼襲權于津北。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領湘須督。召還拜津右護軍。權嘗至其家。見其母練帳縹被。妻妾布裙。歎其貴善守約。即敕督御府為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初欽屯宣城。出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于欽。曹操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己。而欽每稱其善。權謂欽曰。盛數表卿。卿今舉盛。欲慕祁奚邪。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勤有膽略。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當為國訪才。豈敢挾私憎以蔽賢乎。權嘉之。權攻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子壹。封宣城侯。徐盛者。字文嚮。瑯琊莒人。避亂僑居于吳。以氣勇聞。孫權以為別部司馬。守柴桑長。拒黃祖。祖長子射。帥數千人攻盛。時吏卒不滿二百。與相拒擊。傷射卒千餘人。已乃開門出戰。大破之。射走不復為寇。權以為校尉。領無湖令。復討臨城、南阿、山賊有功。徙中郎將。魏寇皆大至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艨艟。遇迅風。船漂敵岸。諸將恐懼。不知所出。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披靡迸走。多所殺傷。風止便還。權大壯之。及權稱藩于曹丕。丕使邢貞拜權為吳王。貞有驕色。張昭既怒。而盛亦憤惋。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雒。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廬江太守。曹休出洞口。盛與呂範、全琮、渡江鎮守。遭大風。船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遣兵就船攻盛。盛以少禦衆。敵不能克。遷安東將軍。封蕪湖侯。曹丕大舉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偃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為無益。盛不聽。固立之。丕至廣陵。望圍彌亘數百里。而江水又盛。歎曰。魏雖有武騎盈千。無所用也。即遁去。諸將乃服。卒子楷。嗣。

周泰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從孫策戰有功。拜別部司馬。權愛其為人。請以自隨。策討六縣山賊。權駐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而山賊數千人奄至。權始上馬。而賊鋒刃已交于左右。衆莫知所為。惟泰

奮擊，挺身衛權，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既解圍，泰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徵泰，權幾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從攻皖還，復補宜春長，後與周瑜等拒曹操于赤壁，走曹仁于南郡，荊州平定，將兵屯岸，曹操出濡須，泰即赴擊，操走，留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心頗不服，權特爲按行，至濡須塢，因宴諸將，酒半，權自行酒，至泰所，命泰解衣，權自指其創痕，問所始，泰輒記昔戰鬬處以對，權把其臂，因流涕曰：幼平卿，爲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劉劉，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盛等乃服，尋拜奮威將軍，封陵陽侯，卒。

陳武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脩謁，時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因從渡江，拜別部司馬，策破劉勳，料以精銳，乃以武爲督，所向無前，及權嗣業，轉督五校，仁厚好施，鄉里遠近，多往依之，遷偏將軍，建安二十二年，從攻合肥，戰歿，子脩有父風，年十九，拜別部司馬，時諸將新軍多逃叛，而脩循撫倍至，不失一人，權奇之，拜校尉，建安末，追錄功臣，後封都亭侯，爲解煩督，卒，弟表字文奧，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相親友，尚書暨豔，亦與表善，後豔得罪，時人畏禍，及雖常與親厚者，皆言疏薄，表獨不然，以此重之，徙中庶子，拜翼正都尉，以父死敵，求用爲將，善于撫御，人樂爲用，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考掠楚毒，瀕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得士心，使自以意求其情，表即破械，沐浴易衣，爲具飲食，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嘉之，欲全其名，特貰明罪，遷表無難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脩子延，權不許，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犄角，初表所受賜戶二百，家在會稽新安，表簡視其人，皆壯勇可充卒伍，乃上疏還官，以補精銳之闕，不許，表曰：今除國賊，報父仇，以人爲本，空枉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表志也，皆料取以充部伍，權令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舊，在官三年，得兵萬餘人，會鄱陽民吳遽等爲亂，表即越境赴討，遽敗遂降，陸遜拜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北鎮章坑，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爲起宅第，子敖年十七，拜別部司馬，敖卒，脩子延復爲司馬，表天資孝友，事母護愼，見孝友傳，始施明威表全己，遷善改行，遂成良將，仕至將軍。

董襲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絕人，孫策至郡，襲迎于高遷亭，策使爲門下功曹，時山陰宿賊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從策出討，親斬羅、勃，首累遷揚武都尉，策死，權年少初嗣事，其母憂之，問襲與張昭等，江東可保否，襲對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恩德在人，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衆咸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騭、蔣欽各分部討擊，襲所向輒破，句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權攻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桁間大纜，繫石爲矿，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能前，襲與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士百人，人被兩甲，乘大舸，突入蒙衝裏，親以刀斷兩纜，蒙衝乃橫流，大兵繼進，祖即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事，斷纜之功也，曹操寇濡須，權使襲五樓船，駐濡須口，夜半大風，樓傾船覆，左右散走，舸急請襲出，襲怒曰：受命在此備賊，何可委去，敢復言者斬，是夜船敗，襲死。

凌統

凌統字公績，餘杭人，父操從孫權攻黃祖，中流矢死，統時年十五，爲破賊都尉，從權攻江夏，爲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軍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黃祖將張碩，引軍兼道，水陸並進，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據其城，于是大獲，爲承烈都尉，與周瑜等破曹操，走曹仁，遷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風，從攻合肥，爲右部都督，時權徹軍還，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軍，軍去已遠，勢不相及，統帥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馳去，統復還戰，左右皆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權既御舟，見之驚喜，統創甚，得卓氏良藥，得不死，拜偏將軍，時有鷹同郡盛邁於權者，以爲梗概大節，有過于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召邁至，統已臥，聞之，攝衣出，執其手以入，其愛善類如此，統以山民尚多壯悍，可以恩威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恭敬盡禮，親戚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還，會病卒，權聞之，拊牀而起，哀不自勝，使張承爲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養于宮中，愛遇與諸子均，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萬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

甘寧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少負氣任俠，輕薄少年，羣行持弓矢，負甲帶鈴，人聞鈴聲，知其爲寧，屬城長吏，接過稍薄，即縱所部少年，擾其部界，凡二十餘年乃止，頗讀諸子書，往依劉表，不見用，復詣黃祖，祖又以凡人畜之，會孫權伐祖，祖軍敗走，追兵急，寧射殺權將凌操，祖既得免，待之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之，祖不能用，又使人誘其僮僕，寧欲去，恐不免，飛知其意，乃謂曰：吾薦數矣，而黃將軍不能用，吾今白子爲邾長，可自爲去就，寧之縣，招亡客并義從者，得數百人，于是奔吳，周瑜、呂蒙、薦之于權，權待之與舊臣等，寧因進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跋扈，終爲篡盜，南荊之地，山阜形勝，江漢流通，誠國之西蔽，劉表虛既不遠，兒子又劣，非保業者，宜早規取，不可後操圖之，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耄昏已甚，軍無法制，往必破之，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殆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籌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當勉力方略，何嫌于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果擒黃祖，盡獲其衆，遂授寧兵，使屯當口，初權攻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遣人告急于寧，權爲諸將置酒，寧避席叩頭，血淚交流，言飛昔恩意，願從將軍乞其首，權感其言，曰：今爲君置之，若走去何事，曰：若爾，寧當以頭代飛入函，權乃赦之，後周瑜破曹操于烏林，攻曹仁于南郡，未拔，寧建計先徑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據守之，時所將兵才數百人，并城中僅千人，仁乃遣五六千人圍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櫓，兩射城中，衆皆洶懼，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計，率諸將解圍，從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欲夜渡，肅與諸將議，寧時有兵三百，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對之，保羽聞吾豫嚴，不敢涉水，涉水即爲吾擒，

肅卽選千兵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不敢渡。而結柴營。權嘉其功。拜西陵太守。領陽新、下雉、兩縣。從攻皖。爲升城督。手持棘。身緣城。爲士吏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名。呂蒙爲最。寧次之。拜折衝將軍。曹操出濡須。寧以兵二千爲前部督。受命往斫敵前營。權特給酒肴。寧乃選帳下健兒百餘人。賜之食。食畢。寧先以銀盞酌酒。自飲兩盞。乃酌與其部督。部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曰。汝見知于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汝獨惜死乎。部督懼。卽起拜持酒。吹通。酌軍士各一盞。夜二鼓。銜枚出。斫敵。斬數十級。操軍大駭。舉火如星。寧已還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驚老賊。操遂遁去。寧益見重賞。權嘗曰。操有張遼。孤有甘興霸。足相當也。寧雖麤勇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好士。能厚養健兒。士卒亦樂爲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會疫癘。軍旅皆已引去。惟麾下虎士千。并呂蒙、蔣欽、凌統、及寧。從權于津北。張遼謀知之。卽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寧陷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嘉之。凌統常憎寧殺其父操。寧亦備之。不與相見。權敕統勿仇。徙寧屯于半洲。卒。

潘璋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孫權爲陽羨長。璋從之。使募士得百餘人。遂以爲將。討賊有功。爲別部司馬。後爲吳大市剽姦。盜城屏絕。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荊州。兵數爲寇。自璋至。寇不犯境。建昌寇起。輒建昌。加武猛校尉。討平諸寇。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鬬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獨居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屯半洲。權攻關羽。羽走。璋追斬之。權分宜都、秭歸二縣。爲固陵郡。拜璋太守。振威將軍。封漢陽侯。徙襄陽。曹丕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時諸葛瑾、楊粲。並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敵兵日渡不絕。璋曰。賊勢始盛。江水又淺。表可與戰。便將所領。到敵兵上流五十里。伐葦數百萬。爲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卽日遁去。璋下備陸口。權僭號。拜右將軍。璋爲人麤猛。禁令肅然。所領兵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焉。然性吝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士富者。或因事殺之。以沒其資。數不奉法。有司舉劾。權惜其功。輒原不問。建興十一年卒。

丁奉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少以驍勇爲小將。從璋、及鄒、遜、等攻伐。常冠軍。稍遷偏將軍。孫亮時爲冠軍將軍。封都亭侯。曹芳使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帥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必走。奉獨曰不然。彼歸境而來。必有成規。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岸。奉與唐咨、呂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霽雪。敵營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留其下曰。取封侯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着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之。不爲之備。奉乃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亦至。敵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進封都鄉侯。曹髦將文欽來降。以奉爲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于高亭。跨馬持矛。突入其陳。斬首數百級。獲其軍器。進封安豐侯。諸葛誕據壽春來降。敵兵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屯于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與張布謀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休召奉。告以本謀。奉曰。綝兄弟支黨甚衆。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衛兵以誅之。休納其策。因會召綝卽至。奉與布目左右斬之。遷大將軍。加左右都督。孫皓立。遷右大司馬、左軍師。卒。

贊曰。蓋將略吏能。皆有可稱。欽折節好學。以公滅私。盛憤惋于邢貞。統降意于盛遜。奉破強敵。夷鉅姦。舒徐不迫。皆江東翹楚。不幸委質非其人。不得與趙雲等方駕。惜哉。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

吳載記第八

朱然

朱然字義封。九眞太守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養以爲子。常與孫權同學書。相親愛。及權嗣事。以爲餘姚長。時年十九。遷山陰令。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權奇其能。分丹陽爲臨川郡。以爲太守。會山賊大起。討平之。曹操寇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從攻關羽。別與璋追斬關羽。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呂蒙病革。權謂誰可代卿者。對曰。朱然膽氣有餘。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曹丕遣曹眞、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丕自至宛爲援。連屯圍城。權遣孫盛督萬人。備洲上。立圍塢。爲然外援。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卽退卻。郃據洲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圍。不克。時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纔五千人。眞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矢注如雨。將士皆失色。然方厲士卒。伺隙攻破兩屯。眞等攻圍凡六月。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殺且盡。因與敵通謀。爲內應。事覺。然戰泰以徇。眞等不能克。乃徹攻遁去。由是名振敵國。改封當陽。建興六年。權自率衆攻石陽。及還師。潘璋斷後。夜出亂行。敵追擊。璋不能禁。然卽還拒敵。使前船得引。既還而後發。拜車騎將軍、右護軍。十一年。權與漢尅期大舉。討曹叡。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左右督。會吏士疾病引還。權使

攻曹叡祖中。敵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要險斷然後。時所督兵將。先四出。聞問不暇收集。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忠。忠戰不利。質等亦走。復攻祖中。敵將李興等。聞然深入。帥步騎六千斷其後。然夜出逆戰。軍以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振姦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出征。事若克捷。欲以所獲。耀遠近。方舟寒江。足解上下之忿。惟識臣先言。責臣後效。權抑其表不出。及羣臣入賀。權出其表曰。此家前有表。孤以爲難必。今果如其言。可謂先見之明。即拜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滿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終日欽欽。常若在戰場。臨急膽定。雖時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前者。咸行裝束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延熙十二年卒。年六十八。子績字公緒。以父任爲郎。從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累遷上大將軍、都護。督自巴丘上至西陵。孫皓時。拜左大司馬。初然爲治行喪。竟請復本姓。權不許。至績時。表還爲施氏。績卒。

朱桓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權初除餘姚長。時饑疫相承。桓親省醫藥。督饘粥。士民感之。爲集吳、會二郡逃散。得萬餘人。丹陽、鄱陽山賊蠭起。桓督諸將赴討。應時平定。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代周泰爲濡須督。曹仁步騎數萬。寇濡須。仁欲以兵襲洲上。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赴羨溪。既發。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桓使追還羨溪兵。未到而仁兵奄至。時所部兵在者。才五千人。諸將皆懼。桓諭之曰。凡兩軍相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朱桓。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爾。今仁既非智勇。加以士卒甚怯。又人馬疲困。跋涉千里。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

江。北背丘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耶。因偃旗仆鼓。外示虛弱以誘仁。仁果遣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地也。仁自將萬人留橐皋。且爲泰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擊雕等。身自拒泰。泰燒營遁。遂梟雕。生虜雙等。送武昌。臨陣及溺死者千餘人。權嘉其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周魴譎誘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皖城迎魴。時陸遜爲元帥。桓與全琮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擊休。休知見欺。自恃衆盛。僥倖一戰。桓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知勇名將。今戰必敗。敗必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雒。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遜以爲不可。故其策不用。尋拜前將軍。曹叡遣廬江主簿呂習請兵迎己。欲開門爲應。桓與全琮迎之。既至事覺。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許。廣三十丈。深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渡去。桓自斷後。時魏廬江太守李膺。嚴整兵騎。欲須諸軍半渡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動。是時全琮爲督。權令偏將軍胡綜。宜傳詔命。參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素氣高。恥見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憤發怒。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爲督。綜意以爲宜耳。桓愈恚恨。還。乃使人呼綜。欲殺之。綜至有一人旁出。語綜使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爲。斫殺之。其佐軍進諫。又殺之。遂託狂疾。詣建業治病。權惜其才不問。使子異攝領部曲。令醫護視。數月復還屯。權由自出祖

送。謂曰。今寇虜尚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定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也。桓曰。天授聖姿。當君臨四海。猥委重任。任臣以除姦逆。臣疾當自愈。桓性護前。恥爲人下。每臨敵節度。不得如志。輒嗔恚憤激。然輕財重義。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護親族。俸祿産業。皆與共之。及疾。舉營憂戚。年六十二。延熙元年卒。子異字季文。以父任爲郎。累遷鎮南將軍。曹芳遣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大敗。延熙末。假節爲大都督。救壽春不克。還爲孫綝所害。

呂範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避地壽春。孫策見而異之。遣迎母於江都。常從策跋涉。不避危急。策每與升堂。飲于母前。從東渡。到橫江、當利。破張英於塵下。丹陽、湖孰。領湖孰相。遷都督。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駐海西。與強賊嚴白虎相結。策自將討虎。別遣範與徐逸。攻瑀于海西。梟其大將陳牧。又從攻祖郎于陵陽。太史慈于勇里。七縣平定。拜征虜中郎將。曹操至赤壁。與周瑜等破之。拜裨將軍。昭烈會孫權於京。範密請留之。遷平南將軍。屯柴桑。權攻關羽。過範館曰。昔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爲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拜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陽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海。曹休、張遼、臧霸等來寇。範督徐盛、全琮、孫韶。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遷前將軍。假節。改封南昌。大風時。遭船覆溺。死者數千人。軍還。拜揚州牧。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敬禮焉。其居處服飾。于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而略其侈。又有白範與賀齊、服用僭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伯。今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何損于治哉。初策使範典財計。權時少年。私有所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傅著簿書。使無譴問。權甚悅之。及嗣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建興二年。遷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權還

建業。過其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時大會羣臣。謂嚴畯曰。昔孤以魯子敬比鄧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畯避席曰。臣未解指趣。謂肅、範受饒。褒歎過實。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子敬英爽有殊略。孤一見。與語便及大事。與禹相若。呂子衡忠亮篤直。性雖喜奢。然憂公爲先。避袁術而歸吾兄。每愛兄事。乞爲都督。辦護嚴整。加以恪勤。與吳漢何異。故以二人方之。指趣非私之也。畯等乃服。子據字世議。以父任爲郎。累遷中郎將。數破山賊。又從潘濬討五溪有功。朱然攻樊。據與異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閑右部督。遷越騎校尉。俄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爲太子右部督。孫亮立。拜右將軍。東興之役。赴討有功。明年孫峻害諸葛恪。遷據驃騎將軍。帥師攻曹髦。未至淮。聞峻死。以從弟綝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綝。綝聞之。使其黨逆于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曰。恥爲魏臣。遂自殺。

賀齊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本姓慶氏。避安帝父諱改焉。少爲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姦。齊欲治之。

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矣。齊聞大怒。立斬之。從族黨遂相糾合。衆千餘人攻縣。齊牽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轉守太末長。孫策臨郡。察齊孝廉。領南部都尉。破降候官賊張雅、詹強等。累遷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黟、歙。而歙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勒。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黟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險狹。不容刀橋。賊臨高下石。不可攻。將吏患之。齊身視形便。陰募輕捷士。作鐵戈。衝于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爲緣道。夜令潛上。乃多懸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爲。守路備險者皆走。軍因得上。大破僕等。餘皆降散。凡斬首七千。復表分歙爲新定、黟陽、休陽、黟、歙、凡六縣。立新都郡。以齊爲太守。立府于始新。加偏將軍。初齊討諸賊。賊中有善禁者。每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矢皆還向。戰輒不利。齊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蠱有毒者可禁。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雖禁。必不能禁無刃之物。乃多作勁木白棓。選精卒五千人爲先登。賊恃其禁。不加嚴備。于是官軍以白棓擊之。禁者果不能施行。擊殺數萬計。十六年。郎稚合衆數千人。起餘杭。齊復破平。表分餘杭爲臨水縣。破命詣所在。及還。權出祖道。賜耕車駿馬。徐章彭材等衆萬餘人爲亂。齊誅其首惡。餘皆降服。揀勁勇爲兵。次爲縣戶。遷奮武將軍。從攻合肥。時城中出戰。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奮擊。得盛所失。會張遼掩襲津北。齊兵已渡。卽還迎權。權既至大船。遂宴諸將。齊離席流涕曰。至尊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願以此爲終身之戒。權起扶其涕曰。謹以刻心。非但衆紳而已。鄱陽賊尤突。受曹操印綬。化民爲盜。陵陽、始安、涇縣、皆應之。齊與陸遜討擊。斬首數千。餘黨震服。三縣皆降。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章武二年。曹休爲寇。齊以道遠後至。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幾半。將士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依以爲聲勢。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爲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弓矢皆取上材。蒙衝鬬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輝之。遂進去。遷後將軍。初晉宗爲廣陵太守。圖襲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爲恥。因軍初能。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廣陵、淮南、諸軍。由是羣蠻悉衰弱。一方寧定。降人隱蕃。以辯給爲時流所尚。蕃子蓋亦與之遊。蕃聞之大怒。責蓋曰。吾受國恩。誓以死報。爾豈在都。當念恭敬。親賢慕善。何爲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之。心震面熱。惆悵累旬。蕃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趣責餘餉。人咸怪之。後蕃果以謀叛誅。乘乃服。時濬姨兄。零陵蔣琬。爲漢大將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一

吳載記第九

潘濬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弱冠受學于宋忠。山陽王粲。見而異之。由是知名。荊州牧劉表。辟爲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賊寇不治。濬按殺之。一郡震慄。轉湘鄉令。治有能名。昭烈領州。以爲治中從事。及入蜀。留典州事。孫權殺關羽。并荊土。將吏皆歸附。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與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泗交流。哀哽不自勝。權慰撫之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伊也。武王以爲令尹。此二人楚國之先賢。皆爲名臣。卿獨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耶。使親近以手布拭其面。濬起拜謝。拜輔軍中郎將。遷蒼梧太守。權僭號。拜少府。進封瀏陽侯。權數出射雉。濬諫。權曰。相與別後。時暫出耳。不復如往日也。濬曰。天下未定。機務方殷。射雉非急。有如弦絕括破。皆能爲害。願以臣故留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毀之。權自是不復射。遷太常。五溪蠻夷反。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賞罰必行。法不可干。俘馘萬計。

軍。或問濬于武陵太守衛旃。云濬遣使密與琬相聞。旃以啓權。權曰。承明不爲此也。卽封旃表示濬。先是濬與陸遜俱駐武昌。掌留事。還復故校事呂乙。竊弄威柄。顧雍、朱據、等皆禁止。黃門侍郎謝太乘間問乙。顧公事何如。乙曰不能佳。太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乙未對。太曰。得毋潘太常乎。乙良久曰。君語近之。太謂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遠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明日擊君。乙大懼。遂解散雍卓。濬求請建業。欲極言乙姦利。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乃大請百寮。欲因會刃乙。以身當之。爲國除害。乙密聞之。稱疾不至。濬每進見。無不以乙爲言。由是乙寵漸衰。後遂伏誅。權引咎責躬。因遜謝大臣。語在權傳。延熙二年卒。嘉字文龍。爲騎都尉。早卒。嘉弟祕。累遷至尚書僕射。代習溫爲荊州。大公平。甚得州里之譽。

呂岱

呂岱字公定。廣陵人。避亂南渡。孫權闢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囚繫。岱處法應對。甚稱權意。召署錄事。出補餘姚長。會稽、東冶、五縣賊呂合、秦狼、等爲亂。權以岱爲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討平之。拜昭信中郎將。督孫茂等。從取長沙三郡。留鎮長沙。遷廬江太守。代步騭爲交州刺史。時桂陽、鬱陽、賊王金。合衆于南海界。權令岱討之。生縛金送都。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交趾太守士燮卒。權以其子徽爲安遠將軍。卽九眞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以將軍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拒良等。岱上疏請討之。徽聞岱至。卽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能廣州復爲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眞。斬獲萬計。又遣從事南宣國命。既。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來貢。權嘉之。拜鎮南將軍。建興九年。召還。鎮長沙漚口。會武陵蠻蠻動。岱與太常潘濬討之。十二年屯陸口。後徙浦圻。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並至。召岱督劉纂、唐咨、等。分部討擊。皆破平之。代潘濬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頃之。廖式作亂。零陵、蒼梧、鬱林、諸郡騷動。岱自表輒行。星夜兼程。權遣使追拜交州牧。破斬式等。郡縣悉平。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體力精強。躬親吏事。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遜上大將軍。拜子凱副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立。拜大司馬。岱潔己奉公。所至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寒。權聞之太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及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于是加賜錢穀布帛。歲有常數。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智。岱知其賢。遂薦之權。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正。又公言之。人以告岱。岱歎曰。此吾所以貴德淵者也。原死。岱哭之慟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于何聞過。談者美之。延熙十九年卒。時年九十六。子凱。嗣。

全琮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塘人。父柔。靈帝時爲尚書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尋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至吳。柔舉兵先附。策表爲丹陽都尉。孫權爲車騎將軍。以柔爲長史。從桂陽太守。柔嘗使琮載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之。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以賑贍。不及報。柔更奇之。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數百。琮傾家給之。權以爲奮武校尉。使討山越。因開募

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漢將軍關羽圍樊、襄陽。琮上疏。陳羽可取之計。及羽敗。權謂曰。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于是封華陽亭侯。章武二年。曹丕使其將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敵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俟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尹盧。遷綏南將軍。進封錢塘侯。建興三年。領九江太守。與陸遜敗曹休于石亭。遷衛將軍、左護軍。權以女妻之。十一年。督步騎五萬。攻六安。民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全哉。有如不利。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延熙九年。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琮爲人恭順。善于規諫。而言辭未嘗切忤。初權將幽朱崖。及夷洲。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汚染。往者懼不反。所獲幾何。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竊所不安。權不聽。軍行幾歲。死者十八九。權深悔之。後以語琮。琮曰。當是時。羣臣不諫者。臣以爲不忠。琮既親重。宗族子弟並寵貴。賜累千金。然謙虛接士。一無驕色。延熙末卒。子懌。嗣。

駱統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父俊有文武才幹。少爲郡吏。察孝廉。補尚書郎。拜陳相。爲袁術所殺。統母改適。爲華歆小妻。統時八歲。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升車不顧。其母流涕于後。其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適母甚謹。時歲饑。鄉里及遠方客至者。統忍飢輸食食之。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羸瘠。哀之。素聞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厭。我何心獨飽。姊曰。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以其私粟助之。孫權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爲烏程相。召爲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有所聞見。夕不待旦。嘗勸權以尊賢接士。勉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撫問。密意誘諭。使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領武射吏三千。及凌統卒。復領其兵。是時徵役煩數。重以疫癘。民多損耗。上疏言。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爲能。取應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官民政俗。日以彫弊。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留神思省。權深納其言。章武中。曹仁攻濡須。使常雕等襲中洲。統與嚴圭等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數陳便宜。書數十上。所言皆切中時疾。建興六年卒。時年三十六。

周魴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少好學。舉孝廉。爲寧國長。錢塘賊帥彭式等作亂。以魴爲錢塘侯相。討平之。遷丹陽西部都尉。鄱陽彭綺。攻沒廬城。拜鄱陽太守。與胡綜協致討。遂生擒綺。加昭義校尉。權使譎誘曹叡將曹休。休信之。率步騎十萬。竟入皖。魴亦率衆。從陸遜橫截休。休衆冰裂瓦解。斬獲萬數。事捷。軍旋。權謂曰。君之功。當書竹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內侯。賊率蠻銅負阻鈔略。豫章諸郡。吾粲、唐咨、等。攻守不支。魴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遣諜授以方略。狙誘殺銅。銅弟慮。詣陸遜降。由是數郡皆得安集。在郡十三年。嘗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一

吳載記第十

陸遜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本名議。世爲江東大族。祖紞。敏而好學。仕至城門校尉。父駿。九江都尉。遜少時。從祖康爲廬江太守。往依焉。袁術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于康子績。爲之經紀門戶。孫權爲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出爲海昌屯田都尉。並領縣事。歲薦荒。開倉賑民。勸農桑。百姓蒙利。時吳、會稽、丹陽、民多逃匿山澤間。遜陳便宜。乞募爲兵。以所募新兵。討鑿會稽賊潘臨、鄱陽尤突、等。皆討平之。拜定威校尉。屯利浦。權以兄策女妻之。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並峙。財狼窺望。欲事糾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險。夫腹心未平。難以遠略。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費棧。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爲內應。權遣遜討之。棧支黨多。遜兵少。乃發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出谷間。鼓噪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兵數萬人。宿惡除盡。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所在愁擾。遜後詣都。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言。顧人不爲耳。呂蒙託疾詣建業。遜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所言。然吾疾篤。遜曰。羽矜氣陵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

鍾離牧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魯相意七世孫也。父綺爲樓船都尉。兄闓上計吏。牧童齔時。性遲訥。闓常謂人曰。牧必勝我。人不以爲然。少喬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將刈穫。縣民有認其田者。牧曰。本以田充。故墾之耳。遂以其稻與其人。縣長聞之。召民係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廢公憲而從君耶。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故來墾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係民。民慚懼。率妻子舂所取稻。得米六十斛。送還致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無有取者。牧由此顯名。延熙五年。由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進爲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安、郡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爲監軍使者。討平之。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漢亡。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懼其叛亂。乃以牧爲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曹奐遣漢葭縣長郭純。試守武陵。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間府吏何以禦之。皆曰。諸夷負險。不可以兵進。宜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誣誘人民。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急之勢也。敕外趣嚴。掾吏沮議者。軍法從事。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討之。又是時有漢爲援。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尋舊。即帥所領。晨夜進。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二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千餘級。純等遁去。五溪平。遷公安督。揚武將軍。對都鄉侯。徙湘須督。復以前將軍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貲財。士民思之。子璋嗣。

周贊

周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爲郡吏。與黃巾賊率吳桓戰。手斬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仕。性剛烈。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略。輒對長歎。因謂其所親曰。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躓居閭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冀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間。贊乃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絕良久。家人驚怖。徐引其足。足信徇愈。因能行。凌統與語奇之。乃薦于權。遂被試用。數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時政得失。每切規諫。好直言不阿旨。權以此憚之。諸葛恪出東興。贊爲前部。戰先陷陳。大敗敵軍。遷左將軍。孫峻侵淮南。授贊節。拜左護軍。未至壽春。道病。峻令贊將軍資重先行。遇敵將蔣班。以步騎四千來追。贊病困不能軍。知必敗。乃解曲蓋印綬。付弟之子以歸。曰。吾自爲將。破敵搴旗。未嘗負敗。今病困兵羸。衆寡不敵。汝速去。俱死無益。適以快敵耳。弟子不肯。贊拔刀欲斫之。乃去。初贊爲將。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是歎曰。吾戰有常術。今病困若此。命也。遂被害。時年七十三。聞者痛惜焉。二子略、平。並爲大將。贊曰。濬遏威於舒鸞。岱濫刑于士氏。飭譎詐以成功。牧厥儆以取名。固不足道。然濬切齒姦人。岱顧心徒友。而贊不以疾廢。而志于勳業者。亦可尚也。

雄于我。若聞公病。必發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宜善爲計。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將者。對曰。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爲。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推尊之。羽見其有謙下自託意。無他嫌。遜具啓形勢。有可擒之機。權乃潛軍而上。使遜爲呂蒙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封華亭侯。諸城皆下。遂殺羽。遜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天子東征。權命遜爲大都督。與朱然、潘璋、等。拒王師。王師敗績。加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改封江陵侯。時軍旅在白帝。徐盛、潘璋、等。爭先犯蹕。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爲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內懷姦心。謹決計還。無幾。丕軍果至。三方受敵。少帝踐祚。權遣使聘漢。丞相諸葛亮。凡事所宜。輒令遜施咨于亮。并刻權印置遜所。權每與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之。以印封行。權使鄱陽太守周魴。譎誘曹叡。將曹休。休以衆入皖。乃以遜爲大都督。逆休。休既覺。恥見紿。乃自恃衆盛。請戰。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計。車乘萬兩。軍資器械山積。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還武昌。權以御蓋覆遜。出入殿門。遣還西陵。俄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稱帝。建業。置其太子及尚書九官。徵遜輔太子。并典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于堂前作鬬雞棚。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益。用此何爲。慮即毀之。射聲校尉松。于公子中最親。而兵不整。遜即髡其職。吏兩陽謝景。善劉廣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于刑久矣。廣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君今傳東宮。宜道仁義。以彰德音。彼不經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于國。上疏陳時事。以科法嚴峻爲言。權欲發兵取夷洲及朱崖。皆以咨遜。遜上疏言。朱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蓄力而後動耳。臣以爲養士民。寬其租稅。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矣。建興十四年。權北侵。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齎與遜云。賊得韓扁。具知我虛實。且水乾宜急去。遜米答。方催人種芋苗。與諸將弈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有知略。其實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舅已還。無所顧疑。得專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勵。且當自定以安之。設施既定。然後出耳。今便退。賊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遜還。赴城。瑾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驟趨船。敵不敢至。曹叡江夏太守逯式。頗爲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素有隙。遜聞之。即僞作答式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示式。式恒懼。遂送妻子還雒。由是吏士不復附。蒐以此免。能中郎將周祗。諮于鄱陽。召募。權以問遜。遜謂此郡民易搖難安。恐召亂。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作亂。殺祗。攻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竝應之。遜聞即討擊。遽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乙。竊弄威柄。遜與太常潘濬。憂之。言則流涕。後權誅乙。深以自責。語在權傳。時謝淵、謝杰。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爲本。強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困國富。民瘠國強者。未之有也。故爲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崇利。而用以立效。亦難爲也。是以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願垂寬厚。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小豐。然後圖之。代顧雍爲丞相。太子與其弟霸交隙。遜上疏陳嫡庶之分。不可不正。權不聽。而遜外孫顧譚、顧承、姚信。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使責讓遜。遜憤恚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貲。初蠶鹽建營府之論。遜戒之。以爲必及于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君氣陵其上。意蔑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有聲名。而遜謂終敗。勸竺兄穆。與之別族。其先見類如此。長子延早歿。次子抗嗣。孫休時。謚曰昭。

陸抗

陸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父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送葬東還。詣都。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答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君氣陵其上。意蔑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有聲名。而遜謂終敗。勸竺兄穆。與之別族。其先見類如此。長子延早歿。次子抗嗣。孫休時。謚曰昭。

陸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父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送葬東還。詣都。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答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君氣陵其上。意蔑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有聲名。而遜謂終敗。勸竺兄穆。與之別族。其先見類如此。長子延早歿。次子抗嗣。孫休時。謚曰昭。

陸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父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送葬東還。詣都。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答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君氣陵其上。意蔑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有聲名。而遜謂終敗。勸竺兄穆。與之別族。其先見類如此。長子延早歿。次子抗嗣。孫休時。謚曰昭。

陸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父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送葬東還。詣都。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答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君氣陵其上。意蔑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有聲名。而遜謂終敗。勸竺兄穆。與之別族。其先見類如此。長子延早歿。次子抗嗣。孫休時。謚曰昭。

昔在西垂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有如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吾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住在西，得涉遜跡，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遣赴，自步闡以後，益見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強對，內懷百楹，而上下見兵，才有數萬，羸敝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沖，未統國事，無用兵馬，黃門宦豎，開列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旨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埸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業務，信其賞罰，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濟大事，此臣所深憂也。臣死之日，願以西方爲屬，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其兵，其後皆伐吳，王濬順流而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仕至偏將軍，封毗陵侯。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爲王濬兵所害。機、雲，仕晉。

陸瑁

陸瑁字子璋，遜弟也。少好學篤義，蔣琬、袁迪等，貴有志操，皆依瑁以居。割少分多，與同豐約。同郡徐原，與瑁初無雅故，臨終遺書，託以孤孤。瑁爲墳墓，教育其子，從父續早亡，二男一女，皆幼無歸。瑁收視長養，至于成人，州郡辟舉，皆不受。時尚書僕射盛曄，曄以失瑁以書規之，曄不能用，卒于敗。建興初，公車徵拜議郎，遷尚書。孫權忿公孫淵之反覆，欲自伐之，瑁上疏以爲不可，辭多因不載。權載覽瑁書，嘉其辭理端切，遂止。延熙二年卒，子寄字文仲，亦該通典籍，好人倫。孫皓時，爲選曹尚書，後仕晉。

陸凱

陸凱字敬風，遜族子也。章武初爲永興諸暨長，所至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雖在軍旅，手不廢書，好太玄論。滿其義以筮輒驗。延熙中，除儋耳太守，討朱崖，斬獲有功，遷建武校尉，尋拜巴丘督、偏將軍、都鄉侯，轉武昌右部督，與諸將赴壽春還，累遷益州牧，遠將軍，孫休立，拜征北將軍，假節。皓初，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左丞相，皓不好人視己，羣臣侍見，睛莫敢迕。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時徙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困。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陵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于桀紂，君明闇于姦雄，君惠閉于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公卿媚上以求寵，困民以求饒，導君于不義，敗政于淫俗。臣竊痛心。又言武昌土地危險而瘠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童謠之言，生于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其指陳得失甚懇切，時何定佞巧，黃皓用事，凱面責之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事有奪終者乎？何以專爲姦邪，穢亂天聽，宜自反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于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俄疾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用，不宜委以國事。熙小吏，建邶鄉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逸、薛瑩、滕修及族弟謐、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越，皆社稷之楨榦，國家之良輔。願留神思，訪以時務。卒時年七十二。皓嘗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遵先帝有何不平，卿所諫又非也。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指陳皓不遵先帝者二十事，子禕爲太子中庶子，皓追怨凱直陳，徙禕家建安。贊曰：遜工于制勝，而謬于謀國。知製關羽以取荊州，而不知佐漢以定中原，才有餘而知不足故也。抗秉西陵，算無遺慮，凱奮不顧死，而納忠于暴君，亦難矣哉。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三上

吳載記第十一上

虞翻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四世祖廣、零陵太守，曾祖承、平輿令，祖颺、父歆，日南太守，世受孟氏易，最有師法。翻少好學，有高志。太守王朗命爲功曹，策略地至會稽，翻時居父喪，朗既敗走，策從請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嘗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遇山中，翻問左右安之。策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曰：此草深，卒有緩急，馬所不及，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翻曰：翻能步行，日可三百里。自征伐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及大道，得一鼓吏，策收角自鳴之，部曲識聲，遠近皆集。遂從平定三郡，策討黃祖，旋軍欲取豫章，使翻往說其太守華歆。歆降，還計功行賞，因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及中國士大夫，語吾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博，孤意以爲不然。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欲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乃明府家寶，而以示人，人尚留之，則明府失良佐矣。故前不行耳。策笑曰：然。遂遣還郡，尊爲富春長，州舉茂材，漢召爲侍御史，皆不就。司空曹操表辟之，翻曰：盜跖欲以餘財汚良家耶。拒而不受。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注易，融復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

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孫權以爲騎都尉數犯顏諫諍權不悅又性不諧隨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通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假此以釋翻也羽既敗遣去權使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其言權既與魏和遣于禁還翻諫曰禁敗數十萬衆身爲降虜又不能死遣之雖無所損猶爲放盜不如斬以令三軍示爲人臣有二心者權不聽羣臣送禁翻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權爲吳王大宴羣臣自起行酒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欲手劍之坐者莫不惶懼惟大司農劉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蓄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操尙殺孔文舉孤于虞翻何有基曰操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自比操乎由是得免權因敕左右曰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嘗乘舟與麋芳遇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翻後乘車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翻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耶芳聞之有慚色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仙人世豈有仙人也哉權積怒于是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爲易老子論語訓注皆傳于世初翻欲注易奏疏曰臣生値衰亂長于軍旅習經于枹鼓之間承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被髮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呑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而所覽諸家解不離俗義有不當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又曰經之大者莫過于易自漢初以來讀易者解之率少孝靈之世潁川荀諝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愈于俗儒至釋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曉又言鄭玄解尙書違失事因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同也伏見玄所注尙書顧命以康王執瑁古月字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頮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字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又馬融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作銅字訓詁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玄又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翻放棄南方每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靑蠅爲弔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玄頗有繆更爲立法幷著明揚釋宋以理其滯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後權證將士至遼東海中風濤多所漂沒權深悔之乃曰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翻諒直盡言國之周舍也向使翻在必無此役趣下交州召翻還會翻已卒十一子第四汜字世洪最知名孫休時累遷散騎中常侍後爲監軍使者討扶嚴有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汜弟忠字世方好獎拔人物識吳郡陸機于童孺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爲著聞之士仕宜都太守弟聳字世龍淸虛無欲進退以禮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弟昺字世文少倜儻官至廷尉尙書後仕晉爲濟陰太守

張溫

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父允爲孫權東曹掾溫少有節操神觀爽邁權聞之問羣臣曰溫當今誰比劉基曰可與全琮爲輩顧雍曰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矣徵至瞻視羣華觀者傾竦改容加禮拜議郎選曹尙書徙太子太傅時年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使漢權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之意以故屈卿行溫至益州詣闕拜章曰陛下以聰明之姿上契往古總百揆于良佐遐邇望風莫不忻賴吳國勤脩江滸願從有道平一宇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謹奉所賫函書布於執事漢廷諸公重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未究權既陰銜溫稱美漢政又疾其聲名太盛恐終不爲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因幷及溫豔字子休與溫同郡溫薦爲選曹郎遷尙書豔性狷厲好淸議疾時郎署溷雜欲臧否區別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貶降數等其守故者十不能一居位貪鄙志趣卑汙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怒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時多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愛憎不公豔彪皆自殺溫素與豔彪同意權卽幽溫有司下令數其罪斥還本郡以給厮吏後六年病卒初餘姚虞俊見溫名盛歎曰張惠恕才多知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之言意未之信及溫廢斥乃歎俊之明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得之矣其人于淸濁太明善惡太分弟祗白皆有才與溫俱廢

韋昭

韋昭字宏嗣吳郡雲陽人也少好學能屬文爲尙書郎任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好博弈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昭著論以矯之其辭曰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故晨興夕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于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顯榮之福以成不朽之名今世之人不務經術好玩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之以燭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戰陳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于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妨日廢業終無所補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宜勉至道愛惜功名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急先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假令移博弈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知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貲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後爲黃門侍郎孫亮初諸葛恪表爲太史令撰吳書華覈薛瑩皆與參訂孫休時爲中書郎博士祭酒休令昭依劉向故事校羣書又欲令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

僞昭以古今正義止休。于己不利。固爭不可。及孫皓入繼。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爲侍中。常領左國史。時所在承旨言祥瑞。皓以問昭。昭對曰。此家人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昭執以和不登大位。宜名爲傳。皓愈怒。昭益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皓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愈急。皓饗羣臣。無不竟日。無問能否。以七升爲限。昭素飲不過三升。初見優禮。常蒙裁減。或賜茶荈以當酒。至其隙閒。更見偪強。輒以爲罪。又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剋。發摘私短爲歡。或有酒過及犯忌諱。輒見收縶。甚者誅戮。昭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恨。非佳事也。故止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爲追命不忠。積怒縶之獄。昭因獄吏上辭曰。世閒有古曆注。其所載記。多虛謬。彊按傳記。考同異。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于秦漢。凡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佳。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鈔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謹先死上祕府。乞垂哀省。昭冀以救免。而皓更怪其書之垢。益以詰責。而華覈連上疏救曰。昔李陵敗降匈奴。司馬遷爲陵游說。漢武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於無窮。今昭於吳。亦漢之史遷也。所撰吳書。雖已有紀綱。然序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敘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書惡。非得良材如昭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昭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一等之罪。爲終身徒。使成其書。傳之百世。皓不許。竟被誅。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學。

王蕃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博覽載籍。爲尚書郎。去官。孫休時。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爲散騎中常侍。並加駙馬都尉。時論清之。嘗使漢。漢廷諸公稱焉。還爲夏口監軍。孫皓初。蕃與樓玄等爲常侍中書丞。陳聲。皓之嬖倖。數譖毀之。蕃氣節俱高。不能阿旨。時時忤意。皓以爲恨。會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皓不悅。舉致于外。俄召入。酒未解。蕃素威重。行止自若。皓大怒。叱左右斬之于殿下。衞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爲請。不能得。時年三十九。樓玄者。字承先。沛郡蘄人。孫皓以爲散騎中常侍。累遷大司農。時禁中主者。自用親近爲之。或言親密近職。宜用士人。皓因敕有司。求忠清之士。以充其選。遂用玄爲宮下督。主殿中事。玄從九卿。持刀侍衞。正身率衆。論事切直。數忤皓。或譖玄與賀邵相逢。駐車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詰責。徙廣州東觀令。華覈上疏。乞赦玄罪。責其後效。皓疾其名聲。復徙玄及子據付交阯將張奕。使以戰自效。陰敕奕殺之。據至交阯病死。奕以玄賢者。不忍加害。會奕暴卒。玄始見其敕書。遂自殺。

華覈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以文學爲祕府郎。遷中書丞。孫皓初。封徐陵亭侯。皓營新宮。時盛夏興功。農守並廢。覈上疏諫曰。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天殃。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旣不可犯。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宏基。而犯天地之大禁。愚所未安。又權所召民役。或有未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則日月滋蔓。若悉至。則大衆聚會。

鮮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大敵所喜也。皓不納。遷東觀令。領右國史。上疏辭讓。皓答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揚、班、張、蔡之儔。宜勉修厥職。前後陳便宜。薦賢能。解釋罪過。書累百上。皆有補益。文多不載。後以微譴免。數歲卒。

吾粲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孫河表爲曲阿丞。遷長史。治有能名。與同郡陸遜、卜靜等齊名。孫權爲車騎將軍。召爲主簿。出爲山陰令。還爲參軍校尉。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綆紲皆斷絕。漂著北岸。或覆沒。其大船尚存水中。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覆。皆以矛戈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令舟人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活百餘人。還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以疾不詣。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皇以時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于重淵者哉。拜昭義中郎將。與呂岱討平山越。入爲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孫和、孫霸之變。抗言執正。明庶嫡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諍諫。由此爲霸竺等所譖害。下獄死。同郡朱據者。字子範。風姿秀偉。膂力過人。精于論難。章武中。補侍御史。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汚在位。欲沙汰之。據謂天下未定。宜以功掩過。棄瑕錄用。舉淸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患。豔不聽。卒敗。權追思呂蒙。張溫以爲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孰。權以女妻之。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禮士。輕財好施。建興末。始鑄大錢。一當五百。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于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之。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之。言王遂所取。權大感悟。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延熙九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宮之變。擁護太子。言則懇至。義形于色。守之以死。左遷新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宏譖之。因權寢疾。矯詔賜死。二子熊、損。孫亮時。爲全琮妻孫氏所譖。皆遇害。

滕允

滕允字承嗣。北海劇人。伯父耽、父胄。與劉繇同州里。遭亂渡江依繇。繇敗歸孫氏。時孫權爲車騎將軍。拜耽右司馬。以寬厚稱。胄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之。不幸早卒。權稱吳王。追錄舊恩。封允爲都亭侯。允有節操。美風儀。權以女妻之。年三十。起爲丹陽太守。徙吳郡、會稽。所在見稱。每朝覲晉觀色。務崇情理。權寢疾。徵爲太常。與諸葛恪等。受遺輔政。孫亮初。加衞將軍。恪將悉衆伐魏。允諫曰。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強敵。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蒙君而休息。今以勞役之後。興師出衆。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按甲息兵。觀時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苟衆不悅。君獨安之。恪不以爲然。以允爲都下督。掌統留事。允晝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宵不

羅。孫峻既害恪。進允爵高密侯。峻雖與允內不相悅。而外相優容。峻卒。以軍國事付其從弟綝。呂據聞之大怒。與諸督將連名薦允爲丞相。綝更以允爲大司馬、代呂岱鎮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允。欲共廢綝。綝聞之。遣兄慮以兵逆據。復遣華融、丁晏告允取據。幷喻允宜速去。允自以禍將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綝言允反。使將軍劉承率兵圍之。允笑謂自若。或勸允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綝就公。時夜半。允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令部曲說呂侯已在近道。故皆爲允盡死。無離散者。比曉。據不至。綝兵大合。遂遇害。夷其族。將士死者數十人。後綝伏誅。孫休令具禮改葬。贊曰。易曰。天地閉。賢人隱。當孫曹割據時。天地之否極矣。而一時之士。不能高舉遠引。或以猜忌斥。或以忠諫死。其不免十八九。亦其有以自取之也。悲夫。

鄭泉

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大志。孫權以爲郎中。嘗謂曰。卿好乘中面諫。或失禮敬。寧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遭不諱之朝。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宴。權欲怖之。使捉出付有司。趣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爲出而屢反顧乎。曰。雖恃恩覆。知無所憂。至當出閤。威惟威靈。不能不顧耳。使聘于漢。帝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篡其位。陛下以宗室之親。有維城之固。不荷戈執殳。爲海內率先。而子是自名。未合天下之正義。是以寡君不能復書耳。性嗜酒。每曰。願得美酒五百斛。四時甘味置兩頭。反覆飲之。便卽止而喫肴核。酒有斗升減。隨卽益之。不亦快乎。臨卒謂所親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

馮熙

馮熙字子柔。潁川人。異之後也。孫權爲車騎將軍。拜東曹掾。遷立信都尉。昭烈皇帝崩。使熙聘弔。還爲中大夫。後使于曹丕。丕曰。吳王若欲修睦好。何爲復遣使于漢。熙曰。西使直報問耳。非有他謀。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雕瘁。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對曰。吳王性識聰明。善于任使。賦政施役。每事必咨。敬禮賓旅。親賢愛士。賞不釋怨。仇罰必加有罪。臣下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積粟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饑歲。所謂金城湯池。富強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丕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誘之。啗以重利。熙不爲回。送至廣陵。欲困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逼。不從則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得不死。權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于雒陽。

陳化

陳化字元嶷。汝南人。博覽羣書。氣質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威重。爲郎中令。使于曹丕。丕宴之。謂吳魏峙立。誰當平一宇內者乎。化曰。易稱帝出乎震。竊聞先哲知命。蓍說黃旗紫蓋。運在東南。丕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化曰。周之初基。泰伯在東。是以文王興于西。丕笑而無以應。心善其對。使畢當還。禮遇甚腆。權以化使命光國。除尚書令。頃之。遷太常。復兼尚書令。正色立朝。敕子弟廢田業。勿治產。仰官祿。不與百姓爭利。妻早卒。以古事爲鑑。不復娶。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敕宗正妻以宗女。化以疾力辭。權不逆其志。年踰七十。上疏乞骸骨。還家于章安。卒。長子燾。字公熙。少有志操。全琮表稱任大將軍。被召道卒。

李衡

李衡字叔平。本襄陽兵家子。避亂渡江。占籍武昌。聞羊衜有知人之鑑。往見之。衜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然乎。對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語。所未聞也。丕善。乃引珩自近。談笑竟日。珩隨事應答。無所屈滯。珩還言于權曰。臣聞侍中劉曄。數爲賊畫計。終不保其能久。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犯敵也。今爲朝廷慮。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實。繕治舟車。增作戰備。撫養民兵。使各得所。尊延英俊。獎厲將士。則天下可圖矣。以奉使稱旨。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

郎才也。時校事呂乙竊弄威柄。大臣畏偪。莫敢有言。衡曰。非李衡無能困之。遂共薦爲郎。權引見衡。曰陳乙姦利數千言。權有愧色。無幾乙敗。而衡大見用。後爲諸葛恪司馬。恪死。出爲丹陽太守。先是孫休在都。衡至。數以法繩之。妻習每諫之。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其妻曰。不用卿言。以至于此。欲奔雒陽。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加無禮于瑯邪王。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士大夫乎。衡曰。計將安出。妻曰。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于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可自囚于獄。表列前失。竝求受罪。如此。乃當遥見優饒。非直活而已。衡從之。休聞之曰。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袪。在君爲君。其道衡遥郡。勿令自疑。尋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衡每欲治產業。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隨終敕其子曰。汝毋惡我治家。故窮如是。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得一匹絹。亦可足用。既卒。其子以白其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七八年矣。必汝父遺爲宅。汝父常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吳末甘橘皆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益饒云。時有谷利者。亦起于微賤。少給事權左右。建安二年。合肥之役。師還。權乘駿馬。在津橋北。追兵卒至。橋南已徹丈餘。利使權持鞍緩轡。利于後着鞭。以助馬勢。遂得超渡。權既免。德之。封都亭侯。利以謹直親近。性忠果明亮。言不苟且。權甚愛信之。權嘗于武昌遣大船成。名曰長安。試泛之于釣臺。時風猛甚。利令柁工趨樊口。權曰。當趨羅州。利拔刀向柁工曰。不趨樊口者斬。工即轉柁入樊。風愈猛不可行。遂還。權曰。阿利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于不測之淵。激猛浪之中。船權裝高。假或危顛。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自是益貴重之。常呼爲谷而不名。贊曰。咨、珩、泉、化。爲主將命。使事無闕。所謂正固足以幹事。衛勇于摧姦。利敢以弼違。而陳壽皆不爲之傳。至于曹氏之黨。如華歆之弒逆。賈詡之殘鷙。國淵之禽賊。爲之委曲覆護。而妄譽其抑揚之際。顧不謬哉。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四

魏載記第一

或謂常曰。子之不與魏以禪者何。曰。禪、名也。有其實而名隨之。實不至而強與之名。其可哉。曹氏代漢。以篡而特假禪之名。以文之耳。有識君子。固嘗切齒。且著論以非之矣。而世俗之人。惑于偏見。或以禪之名歸之也。禮蹴路馬。鈞有誅。孔子惜衛以繁纓假人。蹴、鈞、細故也。繁纓、微物也。聖人必嚴爲之辭者。謂其漸不可長。且爲後世慮也。曹氏代漢之心。非一日也。始殺其賢者。次及其大臣。次及其宗族。其後弒及主后。與其皇子。始而九錫之請。繼而旄頭鐘簴。又繼而出警入蹕。其後迺有十二旒。而繁陽之臺築矣。山陽之號加矣。元惡雖斃。狂彝嗣逆。釁積于人存。事成于身後。良有以也。蹴鈞之誅。繁纓之惜。聖人慮後世若是之深。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漸非一日之積也。嘗讀史至獻帝垂愍相舍之言。命在何時之語。使人氣拂膺者累日。是可以禪之名與之乎。或又謂晉、宋、齊、梁之相代。皆是篡也。或者且以正統歸之。子獨于曹氏斬者何也。曰不然。晉、宋、齊、梁之亡。民心無所繫。則凡君我者。非正統所存乎。曹氏之篡。昭烈固無恙也。漢氏未殄。民心未解。曹氏既以禪自名。或者又欲以正統歸之。其忍哉。或又謂孫權之與曹操。無大相過。子之書嚴于責操。而恕于待權者何。曰。春秋誅首惡。操其始禍者也。權之初。本以誅操復漢爲辭。魏既僭號。自顧力不能討。而恥居其下。姑自王以夸示其國人耳。其本心或不爾也。要必有能辨之者。

曹操

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瞞。沛國譙人。祖騰。安帝時爲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使騰侍書。及帝卽位。遷中常侍。帝崩無子。太尉李固、大鴻臚杜喬等。以淸河王蒜賢明而于屬最親。欲立之。而大將軍梁冀忌其賢且長。恐不爲己利。時蠡吾侯志在京師。又娶冀妹。欲立志。而衆議又附固等。冀憤恨不知所出。騰與其黨夜往說冀曰。將軍秉攝樞機。賓客縱橫。多過失。淸河王賢明果立。則將軍變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奮怒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帝立。以騰有定策功。封費亭侯。遷大長秋。加特進。騰用事凡三十年。勢傾藩、夷。蜀郡太守因計吏納賄于騰。益州刺史种暠發其姦。因以劾騰。帝不省。父嵩不知所出。或云夏侯氏子。騰乞養焉。靈帝時。襲父封。遷大司農。密路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嵩進太尉。避亂瑯邪。爲陶謙壁下所殺。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常私入中常侍張讓家。讓覺之。踰垣而走。汝南許劭名知人。操詣劭求爲己目。劭鄙之不答。乃以他事脅之。劭不得已曰。君淸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說。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部尉。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門各十餘。有犯禁者。皆棒殺之。遷頓丘令。召拜議郎。除濟南相。遷典軍校尉。董卓之亂。乃變姓名東歸。道過故人呂伯奢。會伯奢出。其子爲具餚客。操聞其食器聲。以爲圖己。手劍夜殺八人。旣而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是歲至陳留。合義兵將以討卓。中平六年也。初平元年。袁術、韓馥等。義兵起。推袁紹爲盟主。操行奮武將軍。卓聞兵起。挾天子遷長安。卓留屯洛陽。操至滎陽汴水。與卓將徐榮戰。不利。夜遁。二年夏。卓還長安。操引兵入東郡。三年。王允誅卓。卓將李傕、

郭汜等殺允專政。靑州黃巾入兗州。殺刺史劉岱。濟北相鮑信等。率州吏迎操爲兗州牧。收其精銳。遂破黃巾降之。號靑州兵。四年。引兵攻陶謙。復父嵩之怨。破彭城、傅陽。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殺男女數十萬人。泗水爲之不流。自是五縣城堡。無復行迹。初三輔遭李傕之亂。百姓流離依謙者。殲焉。興平元年。復擊謙。略地至東海。所過多所殘賊。會張邈與陳宮迎呂布。郡縣多應之。荀彧、程昱保鄄城、范、東阿三縣固守。操進兵攻布。布先以騎犯靑州兵。陣亂。操墜馬。傷左手。二年。敗布東緡。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冬。操自爲兗州牧。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建安元年。荀彧爲操謀。迎天子。挾之以令天下。夏六月。車駕至。操自爲鎭東將軍。襲費亭侯。秋。車駕還洛陽。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尙書事。殺侍中趙忠、尙書馮碩等。以其不附己也。九月。以帝遷都于許。矯詔拜司空。行車騎將軍。百官總己以聽。又自進封武平侯。是歲韓浩議。始興屯田于許下。二年春。操至宛。張繡降。操納其族父張濟妻。繡恨之。乃以兵襲操。操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皆死。遂去舞陰。繡來追。操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操語其下曰。吾降繡。失不取其質。以至于此。所以敗也。三年春。操還許。置軍師祭酒。十月。攻呂布于下邳。殺之。四年春。與張楊將眭固戰于犬城。大破之。殺固。還軍敖倉。以魏种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初操舉种孝廉。及兗州叛。操曰。惟魏种不棄孤也。後聞种走。大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旣下射犬。生擒之。曰。惟其才也。釋縛而用之。大將軍袁紹倚操劫制天子。帥師征之。移檄州郡。紹遂進兵攻許。操分兵守官渡。五年春。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校尉种輯。受帝密詔誅操。事泄。操殺承等。夷其族。操與袁紹相持于官渡。兵不滿萬。衆寡不敵。欲還許。荀

彧以爲紹能聚人而不能用。公挾天子以制天下。何往不利。操從之。與紹相拒逾月。然衆少糧盡。士卒能之。操謂運者曰。卻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衛之。會紹謀士許攸奔操。說操襲擊瓊。斬之。紹軍因大潰。紹及子譚。棄軍去。盡亡其衆。操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六年。南攻昭烈。昭烈往從劉表于荊州。七年春。操軍譙。袁紹卒。操攻紹子譚、尙。皆遁。八年秋。操令曰。喪亂以來。後生不見仁義禮遜之風。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九年。袁譚、袁尙相攻。操往救譚。攻尙。尙走中山。遂定鄴。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操之圍鄴。譚略取安平、甘陵、勃海、河間。十年。屠齊、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王。除其國。將攻三郡、烏桓。鑿平虜、泉州二渠。以通海運。十二年。伐烏桓。海道不通。用田疇計。出盧龍塞。東趨柳城。斬遼西單于蹋頓、及名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等與袁尙、袁熙奔遼東。九月。遼東太守公孫康。卽斬尙、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十三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罷三公官。操自爲丞相。殺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南攻劉表。會表卒。子琮降。時昭烈在荊州。聞操至。走夏口。使諸葛亮結孫權拒操。權遣其將周瑜等水軍數萬。會昭烈。十二月。昭烈率吳師與操戰于赤壁。操大敗。昭烈與吳師水陸俱進。追至南郡。操軍復飢疫。死者大半。留曹仁等守江陵。孫權攻合肥。十四年。仁爲周瑜所圍。死傷甚衆。仁棄城走。于是盡失荊州。秋。操以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十二月還譙。十五年作銅雀臺于鄴。十六年。自以其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秋。西攻馬超。破之。十七年。矯天子之命命己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殺尙書令荀彧。十八年夏。使漢御史大夫郗慮。矯詔策己爲魏國公。

封十郡。加賜九錫。董昭之謀也。始建魏社稷。以三女爲漢帝貴人。作金虎臺。十九年春。耕籍田。安定太守毌丘興將之官。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使來。切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之意。從之則無益于事。興至郡。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因教羌使請己爲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又矯命命己。在諸侯王上。改金璽赤紱。秋征孫權。不利而還。自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衞兵侍。皆曹氏之人。議郎趙彥之死。人尤岌岌。朝不謀夕。操嘗以事至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能相輔。則幸甚。不爾。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是不敢復朝請。初董承女爲帝貴人。有娠。累請不能得。自是皇后伏氏懷懼。因與父完書。言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是事泄。大怒。遂逼帝廢后。帝不從。乃使御史大夫郗慮、尙書令華歆。勒兵入宮收后。后死者數百人。幷弑二皇子。十二月。又矯詔命己。置旄頭宮殿。設鐘虡。二十年。以其女爲帝后。西攻張魯。至陽平。魯衆潰。奔巴中。操軍入南鄭。孫權帥師圍合肥。操又矯詔。命己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始置名號侯、關中侯、關外侯、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戰功。十一月。張魯降。丞相主簿司馬懿。言于操曰。劉玄德新得益州。人心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以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可失時。操不從曰。人苦不知足。旣得隴。復望蜀耶。昭烈取巴中。操使夏侯淵、張郃等。屯漢中。十二月。操自南鄭還。郃等侵巴界。昭烈遣其將張飛。與郃戰于瓦口。郃等大敗。二十一年夏。自進爵爲王。又自命己女稱公主。以鍾繇爲魏相國。秋。殺瑯琊王熙。冬。攻孫權至

讎。二十二年。進屯江西郝谿。權于濡須拒之。三月。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夏。矯詔命己。設天子旌旗。入蹕出警。作泮宮。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冬。復矯命己。冕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又自以子丕爲魏太子。二十三年春。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京兆金禕、等。以家世仕漢。憤操竊國。謀起義兵。迎天子以誅操。南援昭烈。以圖興復。時操在鄴。留長史王必。典兵許下。本弟邈。帥家僮千餘。夜燒門攻必。必傷。會天明衆散。本等皆遇害。紀臨刑呼曰。逆賊曹操。恨吾不自行。竟爲羣兒所誤。必奔以創死。召漢百官詣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衆以救火者必無罪。皆附左。操以不救火者非助亂。救火者乃附惡者。皆殺之。夏。遣其子彰。討代郡烏丸。破之。二十四年。昭烈大破夏侯淵于陽平。臨陣殺淵。操自長安出斜谷。抵漢中。遂至陽平。昭烈使諸將守險不戰。以困操軍。操軍士亡者日益多。昭烈遣其將趙雲擊操。操軍大敗。墜漢水死者。不計其數。操懼。遂收餘軍走長安。于是盡失巴漢地。初操欲迫不敢自言。乃下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脩便嚴裝。人驚問。脩曰。夫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以此知其欲還也。秋。操自以其妻卞氏爲王后。遣于禁等七軍。凡數萬人。助曹仁。拒關羽于樊。盡爲羽所殺。生擒禁等。遂圍仁。遣徐晃等救之。九月。其相國西曹掾魏諷。憤操欲篡漢。與長樂衛尉陳禕等。謀誅之。事泄。爲操所殺。死者數十人。冬。操軍摩陂。爲曹仁、徐晃、等援。二十五年正月。操自摩陂至洛陽。死。時年六十六。操御軍三十年。手不廢書。嘗著兵書十餘萬言。諸將攻戰。皆以新書從事。又注孫武兵書。性猜忌。諸將計畫出己右者。必以法誅之。故人舊怨。必報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流涕。終不少貸。沛相袁忠、沛國桓邵、陳留邊讓、等。或以公事。或以語言過失。皆族其家。有幸姬侍晝寢。枕之臥。告須臾覺我。姬見其臥安。未即覺。及寤。捧殺之。嘗對敵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奈何。主者曰。可小斛以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欺其衆。乃謂主者曰。要當借君死以厭衆。遂斬之。取其首徇曰。行小斛。盜官穀。其慘酷機變。皆此類也。不篡漢。僞謚武皇帝。

贊曰。閹寺之禍僭矣。然未有竊人之國。而代之者也。夫以趙高之亂。姦雄逆節。若不可挫而滅者。曾未旋踵。而身伏鈇質。盜天下之重。豈容刀鋸餘醜。劫而有哉。予觀曹騰之事。竊悲東京之禍。有自來矣。方李固之欲立清河也。權臣雖恣睢。而猶有所憚。意若少沮。及騰之說一入。則虎視鴟張。無所顧忌。而蠡吾侯立矣。自是皇綱解紐。騰愈得志。大權在己。植本益固。而其養子。至位號鼎司。宮埒帝室。操遂因之。弒后幽主。窮凶極惡。毒流天下。卒移漢祚。自古閹寺之禍。莫慘于此。一時義士。皆欲挫而滅之。而其輿廝仆。竊其假大義以欺世。盜國既久。人爲之用。而不知有漢。勢固然也。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可不戒哉。

曹丕

曹丕字子桓。其母卞氏倡也。建安十六年。操當國。以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操稱魏王。立爲王太子。二十五年。操死。代爲丞相。以賈詡爲太尉。華歆爲相國。王朗爲御史大夫。夏侯惇爲大將軍。其宦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三月。改元延康。不欲篡。懼天下豪傑。舉兵見討。乃使其黨。逼漢羣臣。道帝禪己。其侍中劉廙、辛毗、劉曄、桓階、陳矯、陳羣、等。爭陳符命勸進。丕陽不敢當。十月辛未。僭即尊位于繁陽。改元黃初。大赦。禮

畢。顧謂其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以漢帝爲山陽公。十二月。營洛陽宮。因遷居焉。丕自爲詔。賜其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會其中郎將蔣濟。自外至。丕問以所聞見。對曰。未有他善。但聞亡國之語耳。丕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告。丕即遣人追取其詔。其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弋獵。丕大怒。抵陵罪減死一等。章武元年春。丕郊祀天地。改許縣爲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爲陽平郡。西部爲廣平郡。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奉孔子祠。初復五銖錢。夏四月。昭烈即皇帝位于成都。改元章武。丕殺其妻甄氏。秋、孫權遣使通好。以漢太尉楊彪、爲光祿大夫。初彪以曹氏竊國。自以累世爲漢三公。恥事之。稱足疾不能行。及是。丕使人強起之。築陵雲臺。二年。初令選士不限年。秋。冀州大饑。九月。自許昌南攻孫權。無功而還。權遣將追斬丕將尹盧等。穿靈芝池。建興元年春。築南巡臺于宛。夏四月。昭烈崩。皇太子即位。改元。二年夏。立太學。八月。爲水軍。泛龍舟。循蔡潁浮淮。遂至廣陵。望大江歎曰。魏雖有武士千羣。無所用之。乃還。三年八月。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至徐。築東巡臺。冬至廣陵故城。臨江觀兵。大寒水冰。舟不得入江。丕望波濤洶湧。歎曰。嗟乎。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四年春。至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壞。丕心惡之。不果入。還洛陽。築九華臺。五月。丕疾篤。召其中軍大將軍曹眞、鎮軍大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懿、輔其子叡。是月。丕死。時年四十。僞謚文帝。丕好學。所著述垂百篇。又使諸儒選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名曰皇覽。嘗嘉漢文帝寬仁。有賢聖之風。諸儒或以爲漢文雖賢。通達國體。不如賈誼。由是著太宗論。謂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姿。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蓋欲以孝文自況。疾其臣勝己也。故有此作。初丕得立爲太子。抱辛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否。毗歸以告其女憲英。憲英者有高識。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曹氏其不昌乎。

曹叡

曹叡字元仲。丕死。嗣僞位。以鍾繇爲太傅。華歆爲太尉。王朗爲司徒。陳羣爲司空。司馬懿爲驃騎大將軍。明年。叡改元太和。建興五年二月。耕籍田。行五銖錢。初營宗廟。六年春。分新城之上庸、武鑑、巫縣、爲上庸郡。錫縣爲錫郡。漢丞相亮。以王師來討。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皆應之。遣曹眞、張郃、等。拒王師。秋。曹休帥衆侵吳。至石亭。大爲吳陸遜所敗。俘斬數萬人。十二月。丞相亮、復來討。圍陳倉。斬將王雙。遣曹眞等拒王師。七年冬。改平望觀爲聽訟觀。八年。以其父丕典論。刻石于廟門之外。秋。遣曹眞、司馬懿、等。犯漢中。九月。伊、洛、溢。眞等聞王師起。乃遁。是歲作合肥新城。九年春。丞相亮、復以王師來討。攻天水郡。使司馬懿、張郃、拒王師。亮與郃戰于青封。殺之。懿等遁還。十年。秋至摩陂。作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十一年春。以龍見摩陂井中。改元青龍。名摩陂爲龍陂。遣將軍蘇尚、董弼、等。攻鮮卑軻比能。六將皆殁。孫權攻合肥新城。十二年三月。漢獻帝崩。夏。丞相亮以王師來討。出斜谷。屯渭南。使司馬懿拒王師。五月。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其將軍陸遜、孫韶、入淮沔。九月。丞相亮薨于渭南。十三年。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百姓失農時。叡性慘急。有稽程者。每親詰問。言未絕口。身首已分。其臣下皆切諫。不聽。鑿陂池于芳林

園中，于列殿之北，立八坊，令宮人以次處其中，凡數千人，叡荒于酒色，罕居前殿，乃選女子知書者六人，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留意玩飾，賜予無度，帑藏匱竭，又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戰士，既聽以生口自贖，又還有姿色者，內之掖庭，改崇華殿爲九華殿，十四年，證崇文觀，蒲侯氏亡，棺矢，十五年三月，改元景初，以建丑之月爲正，改太和曆曰景初曆，五月，有司奏以祖操爲太祖，父丕爲高祖，叡爲烈祖，識者知其預凶事，省鍚郡，秋，孫權遣其將朱然圍江夏，冬，警洛陽，南委粟山爲國丘，延熙元年春，司馬懿攻遼東，夏，置汝陰郡，二年正月，叡死，時年三十六，遺令以曹爽、司馬懿輔其子芳，僞證明帝。

曹芳

曹芳字蘭卿，叡無子，養以爲子，莫知其所從來，初封齊王，叡死，嗣僞位，以司馬懿爲太傅，都督諸軍事，復以建寅之月爲正，明年，芳改元正始，延熙三年，館御府金銀雜物，以充軍用，四年春，以太牢祀孔子，以顏回配，夏，孫權使其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使司馬懿拒之，七年春，使曹爽、夏侯玄、寇漢中，天子遣大將軍費祎禦之，爽等遂去，九年冬，以太牢祀孔子，十年，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置平陽郡，十二年，謚其父叡，司馬懿與曹爽爭權，殺爽及其弟羲、訓、尚書丁謐、何晏、鄧颺、桓範等，皆夷其族，自是大權歸于懿父子，芳擁虛位而已，夏四月，改元嘉平，十三年，王昶襲敗孫權將施績于江陵，十四年，王淩憤司馬懿，欲誅之，不克，司馬懿死，其子師，自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十五年冬，王昶、胡遵、毋丘儉等，攻孫亮，諸葛恪大敗之于東關，死者數萬，十六年夏，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十七年秋，司馬師廢芳而立髦，時年二十三。

曹髦

曹髦字彥士，丕之孫，霖之子也，初封高貴鄉公，司馬師既廢芳，立之，改元正元，十八年，毋丘儉、文欽、等，憤師專政，起兵討之，不克，欽奔江南，儉死之，司馬師死，以弟昭爲大將軍，秋，漢大將軍姜維，以王師來討，攻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王師戰于洮西，經等大敗，死者萬計，十九年夏，諸葛誕等，憤司馬昭盜國，起兵討之，不克，景耀三年夏，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憤，乃召其侍中王沈、王經、王業，語之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討之，王經以爲未可，而沈、業馳告昭，髦帥殿中宿衛、蒼頭、官僮，出鑿龍門，昭黨賈充，令帳下督成濟，以戈弒髦于車中，時年二十，昭矯曹叡妻郭氏令，追廢之。

曹奐

曹奐字景明，操孫宇之子也，初名璜，封常道鄉公，司馬昭既弒髦，迎奐立之，改元景元，六年冬，漢亡，奐以其僞位，遜昭之子炎，是爲晉武帝，奐遷于金墉城，時年二十，自丕篡逆至是，凡四十六年。

贊曰，操父子以鼠竊狗盜之知，窺擅神器，術窮力殫，僅乃得之，自以爲子孫無窮之業，而不知三馬闇然，已躡其後矣，丕庸叡凶，芳幽、髦弒，改移私家，卒以不祀，傳有之，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孰謂天理爲不明。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五

魏載記第二

曹彰

曹彰字子文，操子也，少善射，膂力絕人，志氣慷慨，操嘗抑之曰，汝不讀書，慕聖道，好乘馬擊劍，此一夫之勇，何足貴也，課彰讀書，彰謂左右曰，大丈夫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讀書作博士耶，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桓擾邊，以爲北中郎將討之，操戒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勵以王法，從事，女其戒之，彰至涿郡，大破烏桓，軍還，歸功諸將，操喜，將其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丕篡漢，以爲任城王，建興初卒。

曹植

曹植字子建，年十歲，善屬文，操見之，謂曰，汝倩人耶，植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何以倩人，銅雀臺成，操使諸子賦之，植援筆立就，操甚異之，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淄，操攻孫權，使留守鄴，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爲之羽翼，幾代丕者數矣，然率意而行，飲酒無度，丕矯情自飾，左右並爲之游說，故遂定爲嗣，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困，操以植爲南中郎將，欲遣佐仁，呼植有所戒勑，醉不能受命，遂罷之，丕既受命，殺丁儀、丁廙，有司希旨，言植醉酒悖慢，請治罪，貶安鄉侯，改封鄄城，尋進爵爲王，明年徙

封雍丘。上疏稱謝。獻詩二篇。丕嘉其文。又嘗上疏求自試。曹叡時。徙封東阿。又徙封陳留。冀試用。終不能得。慨然絕望。時法制既嚴。僚屬皆賢豎下材。所給使令。又皆老疾。十一年中。凡三徙國。鬱鬱發病死。時年四十一。謚曰思。

曹沖

曹沖字倉舒。丕之異母弟也。孫權嘗致巨象。操欲知其輕重。訪之俊乂。皆不能對。沖時五六歲。曰。置象于大舟。而刻其水痕。稱他物以載之。則輕重可知矣。操大悅。時操所乘馬鞍。爲鼠所齧。庫吏懼必死。沖教以後三日。可自歸。乃以刀穿其單衣。如鼠齧者。謬爲失意。有憂色。操問之。沖曰。世諺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操曰。此妄言耳。無傷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操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馬鞍乎。一無所問。其機警皆類此。操性殘暴嗜殺。沖從旁微爲辨析。賴以全活者爲多。年十三卒。操哀甚。丕每慰操曰。此我之不幸。汝曹之大幸也。

曹仁

曹仁字子孝。操從弟也。爲別部司馬。天子都許。操以仁數有戰功。遷廣陽太守。不之郡。操既取河北。圍壺關。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吾告之必死。人將自爲守。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敵。非良計也。操從之。城降。以功封都亭侯。從操取荊州。留屯江陵。孫權將周瑜來攻。仁力屈。遁還。尋行征南將軍。屯樊。關羽攻樊。遣于禁等救之。時漢水暴溢。禁等七軍皆降羽。羽圍城數重。外內斷絕。糧且盡。仁激厲將士。會徐晃救至。圍解。曹丕篡漢。封陳侯。拜大將軍。移屯陳潁。遷大司馬。復督諸軍屯合肥。建興元年卒。

曹洪

曹洪字子廉。亦操從弟。操爲董卓將徐榮所敗。失馬。賊追急。洪以馬授操。俱去。還譙。不僭位。遷驃騎將軍。封野王侯。始洪家富而吝嗇。丕少時有所假求。不如所欲。深恨之。至是以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救之不能得。丕母謂丕妻郭氏曰。曹洪今日死。吾明日敕丕廢汝。于是泣請于丕。乃得免。削爵放歸。曹叡初。爲後將軍。徙封樂城卒。

曹休

曹休字文烈。操族子也。操嘗曰。此吾家千里駒。待之如子。昭烈遣將軍吳蘭等屯下辨。操遣曹洪攻之。以休參洪軍事。昭烈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乘方狐疑。休曰。彼實斷道。當伏軍潛行。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急擊蘭。蘭破。則飛自卻矣。洪從之。飛引去。操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中領軍。丕篡漢。累封安陽鄉侯。遷征東大將軍。擊吳將呂範于洞浦。破之。曹叡初。徙封長平。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孫權使其都陽太守周魴誘休。休以軍十萬深入。大爲陸遜所破。棄甲兵輕重。不可勝計。因慣恨。疽發背死。

曹真

曹真字子丹。操之族子。父卲。操起兵時。爲州郡所殺。操哀其孤。收養與諸子同。嘗獵。爲虎所逐。顧射虎應弦而斃。操壯其勇。使將虎豹騎。時夏侯淵戰沒于陽平。操憂之。以真督徐晃等。拒昭烈別將高詳于陽平。操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真至武都。援曹洪等。還屯陳倉。丕篡漢。累遷上軍大將軍。封東鄉侯。與夏侯尚攻孫權。至于牛渚。丕死。與陳羣、司馬懿、等輔曹叡。遷封邵陵。遷大將軍。漢丞相攻祁山。真與張郃等。敗漢將馬謖。真以亮德祁山之役。他日來攻。必于陳倉。乃使郝昭守之。明年。亮果圍陳倉。以有備而還。遷大司馬。數請兵寇漢中。叡從之。建興八年秋。真發長安。從子午道入。司馬懿泝漢水。當會南鄭。別將或從斜谷進。或從武威入。會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且聞漢師起。乃遁還。明年卒。子爽、駿。爽字昭伯。累遷武衛將軍。曹叡病。引爽入臥內。拜大將軍。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叡死。與司馬懿等輔曹芳。加侍中。改封武安。用其黨丁謐計。轉司馬懿太傅。陽尊之。而內欲機權己出。弟羲、中領軍。訓、武衛將軍。彥、散騎常侍。其餘諸弟。皆以列侯。出入禁闥。貴寵莫比。先是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時名。曹叡抑其浮華。皆出之。及爽秉政。乃並進用。以爲心腹。颺等欲令爽、立威名于天下。勸使寇漢中。延熙七年。大發兵七萬人。與征南將軍夏侯玄、從駱谷入。時關中轉輸不能供。牛馬驢騾多死。入谷行數百里。王師阻險。爽兵不得進。參軍楊偉。爲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颺與偉爭于爽前。偉曰。颺等將敗事。可斬也。爽不悅。司馬懿書與夏侯玄曰。昔武皇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平路至險。漢已先據其地。若進不獲戰。退見邀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于爽。漢大將軍費禕。復進軍據三嶺以要爽。爽拔其衆去。關右由是虛耗。颺、謐、爲尚書。執司隸校尉。勝、河南尹。晏等專政。州郡望風。莫敢逆旨。爽飲食車服。皆擬于芳。尚方珍玩充牣。其家爲窟室。綺疏四周。與晏等縱游其中。羲以爲憂。屢諫不納。十二年正月。曹芳謁其父叡墓。爽兄弟皆從。司馬懿拒之于洛水浮橋。列爽之罪于芳。盡免爽等官。于是收爽、羲、訓、晏、颺、等。皆斬之。夷其族。

鄧颺字玄茂。初爲尚書郎。兼中書郎。與李勝等爲浮華。坐廢。後爲侍中尚書。性貪沓。人求薦達。視其貨之多寡。時爲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

丁謐字彥靖。父斐。嘗事操。謐博觀書傳。頗有才略。曹爽素與親厚。及輔政。遂擢爲尚書。爲人外若疏略。而內實忌克。

何晏字平叔。大將軍進之孫也。以操子壻。封關內侯。性喜酒。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以才秀知名。好老莊。作道德論。及諸文賦。爲尚書典選。多舉其故舊。初與夏侯玄、司馬師、等名盛一時。晏嘗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以之。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以之。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與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蓋欲以神自況。其高自位置如此。方晏與颺、謐、爲尚書也。時謂臺中三狗。二狗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疸囊。默、爽小字也。言三狗皆欲齧人。而晏怙勢尤甚。

畢軌字昭先。曹叡時爲黃門郎。遷荊州刺史。入爲司隸校尉。與爽有雅故。所言多過。

李勝字公昭。少游京師。有才知。亦與爽善。爽輔政。累遷河南尹。

桓範字元則。世爲冠族。建安末爲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曇覽。曹芳時爲大司農。以清遠稱。

嘗鈔漢書中雜事。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以示蔣濟。濟不肯覽。範心恨之。曹爽以範鄉里耆宿。特敬之。而不親。張當者。黃門也。與爽交通。故皆及于難。自爽死。大權悉歸司馬懿父子。曹氏日削。馴至于亡。

夏侯惇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十四。有辱其師者。惇殺之。以烈氣聞。為操司馬。領東郡太守。操攻陶謙。留守濮陽。呂布遣將偽降。執惇責其貨賂。軍中震恐。部將韓浩勒兵屯營門。召軍吏按甲不得妄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復欲望生耶。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遑遽叩頭言。吾儕乞資用去耳。浩皆斬之。惇既免。操聞謂浩曰。卿此可為萬世法。乃著令。今以後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由是劫質者遂絕。從操攻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操平河北。為大將軍。時諸將皆受魏官。獨惇漢官。乃上疏自陳。卽拜前將軍。尋卒。

夏侯淵

夏侯淵字妙才。惇之族弟也。曹叡使督諸將。擊廬江叛者。又擊斬梅翠、宋建、等。操下令曰。宋建為亂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曰。吾與汝不如也。以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操還鄴。留淵守漢中。拜征西將軍。二十三年。昭烈軍陽平關。淵帥諸將。拒守連年。二十四年正月。昭烈遣黃忠帥衆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郃軍敗。淵分兵助郃。為漢兵所襲。死于陳。子霸。曹芳時為右將軍。封博昌亭侯。素為曹爽所厚。聞爽為司馬懿所殺。遂降漢。漢以為車騎將軍。

夏侯尚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曹丕與為布衣交。為五官將文學。封平陵亭侯。遷中領軍。丕篡漢。更封平陵鄉侯。累遷征南大將軍。建興三年卒。

夏侯玄

夏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為散騎常侍。曹芳初。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中護軍。司馬懿嘗問時政。玄議以為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于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敍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敍。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騖之路開。下踰其敍。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已有年載。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敍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斯可官矣。何者。孝行著于家門。豈不忠恪于在官乎。仁恕稱于九族。豈不達于為政乎。義斷行于鄉黨。豈不堪于任舉乎。數者之類。取于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在任之流。亦煥然明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于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于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豈若使各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

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惟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數。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用。或有參錯。則其責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故為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脩。而事不煩。夫事簡業脩。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國。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商周五等之敍。徒有大小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而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竝興。而姦偽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監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秦緒。莫能匡正。魏氏革亂。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麤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惟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為重複。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繁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譏。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己則爭。夫和羹之美。在于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于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敝。民人凋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還清良者。造職則化流民安。四也。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下。考課遷用。轉以能陞。所牧亦增。此進才效功之敍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頃之。為征西將軍、都督雍涼州諸軍事。與曹爽興駱谷之役。

人皆譏之。司馬懿既殺爽。召玄為鴻臚。數年為太常。玄綿內不得志。中書令李豐雖為大將軍司馬師所親，然私心屬玄。遂結曹芳妻父光祿張緝。謀以玄輔政。豐既內握機權。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延熙十七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此時有陛戟可以誅師。以玄代之。師微聞其計。以他事請豐。豐不知而往。師因責豐。豐知不免。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擒滅耳。師卽殺之。并害玄緝等。皆夷其族。玄臨刑顏色不變。舉動自若。年四十六。玄嘗著樂毅、張良、論。辭旨通達。皆行於世。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玄親善。師害玄。并徙允樂浪。道死。

清河王經者。字彥偉。與允俱稱冀州名士。延熙中為尚書。曹髦欲討司馬昭。謀于王經、與王沈、王業。沈、業、馳告昭。經留髦所。昭既弒髦。并族經。經被逮辭母。母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晉武帝太始初。詔曰。尚書王經。雖陷大戮。然守志可嘉。門戶埋沒。意甚愍之。其以經孫為郎中。

贊曰。王經不附司馬昭。可謂知死所矣。其母知有名義。含笑地下。雖古烈婦。何以加茲。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六

魏載記第三

荀彧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祖淑、朗陵令、父緄、濟南相、時宦寺用事、中常侍唐衡者、尤桀黠、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恥之不娶、因以妻彧、永漢元年、舉孝廉、爲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棄官去、冀州牧同郡韓馥、遣將迫之、彧至、而袁紹已奪馥冀州、待彧以上賓之禮、初平二年、彧辭紹、從曹操于東郡、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奮武司馬、興平初、雖陶謙、使守鄄城、任以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歸呂布、諸城皆應之、彧勒兵設備、故能自保、又與程昱謀、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操、陶謙死、操欲取徐州、還乃定布、彧諫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固根本、以制天下、進可以勝敵、退可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此皆天下之要地、而將軍之關河也、若不先定之、則根本將何寄乎、宜急討陳宮、使不得西顧、約束諸將、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討袁術、以臨淮泗、今舍布而東、民心益危、雖鄄城、范、衞、可全、其餘非己之有、若攻徐州不克、將軍其安歸乎、操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布敗走、兗州平、建安元年、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或以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未可卒制、彧勸操曰、昔高祖東伐、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咸舊而增哀感、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宏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杰生心、後雖欲爲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操爲車騎將軍、彧爲漢侍中、守尚書令、操每攻戰在外、凡軍國事、皆與彧籌焉、又進荀攸、鍾繇、郭嘉、等、爲操謀臣、袁紹既并河朔、有驕氣、而操敗于張繡、紹與操書、其辭不假借、操謂彧曰、今欲討不服而力不敵、何如、彧曰、今與公爭天下者、維袁紹耳、紹外寬內忌、公明達不拘、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法令不立、雖衆難用、公法令既明、士卒致死、此武勝也、紹飾知以收名譽、公推誠不爲虛美、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雖強、其何能爲、操說、乃說操先取呂布、而後攻紹、操從之、三年遂擒布、定徐州、五年、紹帥衆攻操、操與相拒、紹兵勢甚盛、彧曰、紹兵雖多而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顏良、文醜、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也、後皆如其策、操保官渡、紹圍之、操軍餉不繼、書與彧議還許、彧報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皐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先屈、公揔其喉已半歲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以奇兵襲破紹、操欲南擊劉表、彧曰、今紹敗、其衆離心、不因而定之、而遠兵江漢、若紹收其餘燼、乘虛以出、則公之事去矣、操乃止、八年、封萬歲亭侯、九年、操拔鄴、自領冀州牧、或說操宜復置九州、冀部所統既廣、天下服矣、操將從之、彧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人心易動、一日生變、天下未易圖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脩復舊京、南臨荊州、責王貢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操從其言、十二年、操將攻劉表、問計于彧、曰、今兩河既平、荊漢知亡矣、可聲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操遂行、會表死、遂取荊州、十七年、董昭建議、欲進操爵公、九錫備物、密以訪彧、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董正漢朝、雖勳庸榮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會攻孫權、表彧勞軍于譙、因留彧、以侍中參丞相軍事、操軍向須濡、彧病留壽春、操餽之食、發視乃空器、于是飲藥而死、年五十、初董承等受帝密旨、誅操事泄、操殺承等、伏后與父完書、言操殘逼之狀、帝方爲承等報怨、完以示彧、彧惡之、隱而不言、完妻弟樊普、封以示操、彧恐事覺、因勸操以女配帝、操曰、伏后在、吾女何得配上、彧曰、伏后往嘗與父書、惡言及公、可因此廢、操曰、卿昔何不言、彧佯驚曰、已嘗爲公言之、操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耶、以此憾之、而外示優容、及董昭九錫之議、彧意不同、積前憤殺之、然弑后之謀、實自彧發、

董昭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袁紹以爲魏郡太守、背紹歸張楊、楊以爲騎都尉、復彌縫楊奉等、使共迎曹操、操爲鎮東將軍、昭爲符節令、又爲操畫策、挾天子以令諸侯、且使請車駕幸許、累遷魏郡太守、操定鄴、除諫議大夫、從操征烏丸、操患糧餉不繼、乃建議鑿平虜、泉州、二渠、以通海運、操表封千秋亭侯、轉司空祭酒、日夜爲操謀、所以代漢、曹丕篡漢、遷大鴻臚、轉侍中、封都鄉侯、遷太僕、曹叡初、進封樂平、遷衛尉、并司徒、卒、年八十一、

華歆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舉孝廉爲郎，以病去官。何進輔政，召爲尚書郎。董卓遷帝長安，歆求爲下邽令，不許，遂抵南陽，從袁術于穰。會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辟爲掾，詔拜豫章太守，爲政不煩。孫策略地江東，遣太史慈招撫劉繇餘衆，因使察歆所爲。慈語策曰，子魚非籌略士，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無能爲也。又丹陽僮芝據廬陵，鄱陽民帥別立宗部，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已別立郡，須漢遣眞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惟不能諧附廬陵、鄱陽，近自海昏，有上繚壁五六千家，相結作宗伍，調遣一人，亦不可得，惟坐視之。策遂有幷衆之志。及策兵次椒丘，歆迎降。曹操在官渡，表天子徵歆，權不卽遣，歆請曰，將軍始奉王命，今圖僕是養無用之物，非良計也。權乃遣之。旣至，拜議郎，參軍事，入爲尙書，代荀彧爲尚書令。先是伏后與父完書，言操殘逼之狀。至十九年，操始知，偪帝廢后。帝不許，操遣歆、與御史大夫郗慮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手牽后出。后被髮徒跣，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吾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郗公，天下寧有是事耶。遂弒后，幷弒二皇子。丕爲魏王，以歆爲相國，及篡漢，改司徒，封安樂鄉侯。曹叡初，進封博平，轉太尉。建興九年卒。

郗慮

郗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荀彧薦之於操，操以爲御史大夫。操嘗疾孔融有時譽，慮希操旨，奏免融官。復陷以非而族之。其陰險禍賊類如此。

贊曰，唐人杜牧，稱彧勸操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之役，則比之楚漢。及事已就，乃欲要名于漢氏，譬之教盜穴牆發匱，而不與同挈，不謂之盜可乎。世皆以牧之言爲確論，而范曄謂彧有殺身成仁之義。近世司馬光亦以其功過管仲，且以仁許之。曄不足道也，而光亦爲之。雖然，彧之罪終不以二人之言而少掩。夫人苟犯天下大義，雖顏孟爲之辭，世且不直之，況曄輩乎。華歆、郗慮以名德自居，梟獍其行，前史無一言譏其非者。吁，可怪哉。

荀攸

荀攸字公達，彧從子也。何進秉政，召海內名士，攸至，拜黃門侍郎。董卓之亂，攸與議郎鄭泰、何顒、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殺卓。事垂就而卓覺，以顒、攸繫獄，顒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曹操以天子都許，召爲尙書，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何憂哉。以爲軍師。建安三年，從操攻張繡，攸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游軍仰食于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表果救之。軍敗于穰。操曰，不用君言至此。操攻呂布于下邳，布固守，操軍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布勇而無謀，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之計未定，急攻之，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禽布。袁紹遣郭圖等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紹引至黎陽。操救延，渡河而西，紹渡河追操至延津。操與紹將文醜戰，敗之，皆攸計也。操與紹相持官渡，攸謂操曰，紹運車且至，其將韓莒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問誰可使者，攸曰徐晃，

乃遣晃及史渙要擊，破之。會紹許攸叛紹來奔，言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迎運糧，可襲而取。衆皆疑，惟攸與賈詡贊其計。操自往破之，斬瓊等。紹以故敗。操欲攻劉表，而紹子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求救，操將許之，其屬皆以表爲強，宜先表而後譚、尚。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今兄弟交惡，勢不兩全。若有所幷，則力專，力專則難圖。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乃許譚和，遂破尚，其後復斬譚於南皮，冀州平。操表封陵樹亭侯，轉中軍師。操稱魏王，爲尙書令。操每稱之曰，公達外愚內知，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復思之，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從攻孫權，道病卒。

賈詡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董卓入洛陽，詡以太尉掾、遷討虜校尉。卓壻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亦死。其黨李傕、郭汜等，散兵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卽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西向長安，爲董公報仇。衆以爲然。傕等旣陷長安，殺王允等，乘輿蒙塵，公卿戮辱，兵庶死者十八九，而曹操等階之稱亂，皆自詡一言始。時論其惡，又甚于卓。詡爲左馮翊，傕等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又以爲尙書僕射，詡曰，僕射官之師長，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于榮利，奈國朝何。傕復以詡爲宣義將軍。傕旣敗，復從張繡，爲繡畫計，歸曹操。操以爲執金吾，封都亭侯，參司空軍事。建安十三年，操旣得荊州，欲順流攻吳，詡曰，明公威名遠著，若乘舊楚之饒，撫百姓，使安土樂業，江東可不勞衆而服。操不從，軍大敗。時子丕爲五官將，而操愛臨菑侯植。嘗屏人問詡，詡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有所思耳。操曰何思。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笑曰，止。丕篡漢，卽拜太尉，封魏壽鄉侯，孫權聞而笑曰，魏雖之人，何至用是人。年七十七卒。許攸者，字子遠，旣叛紹歸操，與詡及荀攸等，皆爲操謀臣。然恃功驕慢，嘗于廣坐呼操小字曰，阿瞞，汝非我，那得冀州。操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竟陰使人殺之。又有國淵者，樂安人，字子尼，挾數任術，操辟爲司空掾，累遷魏郡太守，時有投謗書，操愼之，必欲得其主名。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勑功曹得三人，臨遣勑以所學未及二京賦，曰此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論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作箋，比方其書，與所投者正同，掩問具服，其譎險類此。

程昱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長八尺三寸，美鬚髯。曹操至兗州，與語悅之，以爲壽張令。操攻徐州，使與荀彧留守鄄城。張邈等迎呂布，郡縣響應，惟鄄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氾嶷取范，吏民皆恐。或謂昱，今兗州惟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歸而說之。昱乃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之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杰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知者所詳擇也。呂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

相君也。兵雖衆必無成。曹使君知略不世出。君若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允曰。不敢有二。時汎嶷已在縣。允即伏兵殺之。歸勒兵守。昱又別遣騎絕倉亭津。宮至不得渡。東阿令聚紙亦帥吏民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還執其手曰。微子吾無歸路矣。乃表爲東平相。屯范。時操與布戰于濮陽。數不利。又蝗蟲起。乃各引去。操欲與紹連和。紹欲使操遣家居鄴。操新失兗州。軍食且盡。將許之。昱適還。曰。昱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有之乎。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天子都許。以昱爲尚書令。操攻荊州。昭烈如吳。論者以孫權必害昭烈。昱曰。劉玄德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敵。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不可得殺也。權果多與昭烈兵以禦操。其後中夏漸平。操撫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退矣。乃闔門不出。操稱魏王。以爲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子丕篡漢。復爲衛尉。封安鄉侯。方欲以爲公。會卒。時年八十。初操乏食。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雜以人脯。由是大失衆譽。

郭嘉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荀彧薦之于操。操與論天下事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表爲司空軍祭酒。與昱齊名。攻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敝疲。操欲引還。嘉說操急攻之。遂擒布。比操破袁譚、尚。皆其計也。封洧陽亭侯。又說操攻袁熙。及三郡烏丸。皆大破之。斬蹋頓名王以下。尚及兄熙。走遼東死。嘉有算略。遂于事情。操常曰。惟奉孝爲能知孤意。還自柳城。卒。時年三十八。後操攻荊州。還巴丘。既大敗而軍疾疫。歎曰。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劉曄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德人。光武子、阜陵王延之後也。許劭名知人。嘗稱其佐世之才。曹操辟爲司空倉曹掾。操攻張魯。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即日引歸。令曄督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克。馳白操不如進攻。操從之。魯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可傳檄而定。劉玄德人傑。有度而思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以公之明。因而攻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于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人心既定。據險守固。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後必爲患。操不從。居七日。益州降者。言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可擊否。曰。今已小定。未可也。乃還。建安末。昭烈宜都太守孟達來奔。達容止可觀。丕器之。以爲新城太守。曄以遂有荀得之志。而恃才任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漢接境。必爲國患。後果謀歸漢。章武二年。爲侍中。曹叡初。封東亭侯。遷大鴻臚。卒。子陶。善縱橫。有才而薄于行。官至平原太守。

蔣濟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爲州別駕。嘗以公事至譙。操謂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得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曰。是時兵弱敵強。不徙必失之。今百姓樂土。實不願徙。權必不安。操不從。而江淮十餘萬衆。皆奮走吳。後濟使鄴。操迎笑曰。本使避賊。乃更驅蠻之。拜丹陽太守。操攻孫權還。以溫恢爲揚州刺史。濟爲別駕。時丞相主簿。關羽圍樊襄陽。操以獻帝在許近敵。欲徙都洛。與司馬懿

說曰。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使人勸權蹈其後。許割江南以封之。則樊圍自解。操如其言。權因襲殺羽。子丕篡漢。爲東中郎將。上萬幾論。丕善之。入爲散騎常侍。與曹仁南侵。仁欲攻濡須洲。濟曰。敵居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是爲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卒。復爲東中郎將。代領其衆。召爲尚書。丕欲至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洲論以諷。丕不從。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留兵屯田。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敵易爲寇。不可安屯。丕從之。丕還到精湖。水稍盡。留船付濟。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預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湖水開。遏入淮中。丕謂濟曰。事不可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于山陽池中。卿于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有所陳。實合吾意。自今討伐計畫。當思論之。曹叡初。遷中護軍。加散騎常侍。曹芳嗣。僞位爲領軍將軍。封昌陵亭侯。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以魏爲舜後。濟以爲舜本姓嬀。其苗曰田。非曹氏之先。著文以詰難。曹爽之在伊南也。濟與書。言司馬懿之意。不過免官而已。既而懿夷爽族。遂封都鄉侯。辭不許。常恨其管之失。發病卒。

贊曰。董卓國之賊。天下所共仇。而翊爲之報。東京之亡。禍根于此。及辭李傕尚書之命。則以朝廷爲解。是欲以虛辭蓋實。惡將離歟耶。昱脯人肉以噉操軍。此盜賊所不忍爲者。曄傾心曹氏。而忘其宗國。其昭、歆之徒與。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七

魏載記第四

鍾繇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舉孝廉爲尚書郎。累遷黃門侍郎。獻帝在西京。李傕、郭汜、亂長安。關東隔絕。操領兗州。遣使上書天子。傕、汜、欲拒絕之。繇說傕、汜。納其使。由是操使命得通。荀彧既數稱其才。聞其說傕、汜。操益虛心。天子得出長安。繇與尚書郎韓斌有力焉。後遷尚書僕射。封東武亭侯。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各擁強兵。操方有事山東。以關中爲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以便宜。不拘常法。繇至。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操在官渡。繇送馬二千匹。給軍。操與書曰。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憂。公之勳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耳。其後匈奴攻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以衆至。銳甚。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若棄而示弱。所在之民。誰非軍響。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至擊之。可大克也。後果輕渡。未半。急擊大破之。斬援。降單于。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亡叛以充之。數年戶口稍實。操攻關中。得以爲資。操爲魏王。以爲大理。遷相國。子丕篡漢。遷太尉。封爲平陽鄉侯。曹叡初。進封定陵。遷太傅。初操時議死刑可宮割者。繇請復肉刑。議者以爲非。遂已。至丕欲復

肉刑。以有軍事復寢。至是繇上疏。請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宮、刑左趾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人。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于孝文之世。計其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數。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王朗議以為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刖刑之數。此即起偃為豎。化死為生。然臣以為五刑之屬。著在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為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今復行之。恐非所以宣洪化也。今欲按繇所欲輕之死刑。使減死之髡刑。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貲之恩。外無以刖易笞駭耳之聲。議者多與朗同。遂寢。尋卒。子毓嗣。毓字稚叔。機捷談笑有父風。累遷黃門侍郎。時大興宮室。民疲於役。毓諫以為水旱可俟豐年。又言宜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曹爽舉衆寇漢中。王師禦之。不得進。毓以書諭止。遂失爽意。出為魏郡太守。爽死。入為廷尉。建議君父已沒。臣子得為理謗。及士為侯。其妻不得復配嫁。後為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徐州。卒。弟會字士季。敏慧夙成。及壯有才藝。而博學精練名理。由是知名。為中書侍郎。曹髦初。司馬師攻毌丘儉。會與知機密。司馬昭輔政。為黃門侍郎。封東武亭侯。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無不豫綜。然恃權害物。嵇康等小小嫌隙。皆致之死。凡昭所以傾曹氏。會謀為多。炎興元年。昭使率衆與鄧艾犯漢。漢亡。會誣殺艾。謀以蜀反。誅。會嘗論易無互體。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實刑名家也。有嚴幹者。善春秋公羊。而繇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謂公羊為賣餅家。數與幹辨析長短。繇機捷善持論。而幹吶口。或屈而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竟為左氏服矣。幹曰。直故吏為明使君服耳。公羊高未肯也。

陳羣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祖寔、父紀、叔諶。皆有盛名。羣為兒時。寔常奇之曰。此兒必興吾宗。昭烈臨豫州。辟為別駕。時陶謙死。徐州迎昭烈。昭烈欲往。羣說曰。袁術尚強。今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昭烈不從。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昭烈軍敗。恨不用陳羣言。舉茂才。不行。曹操辟為司空西曹掾。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操皆用之。除蕭贊令。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為治書侍御史。參丞相軍事。操稱魏王。遷御史中丞。操欲復肉刑。曰。安得通理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于仁恩者。正謂此也。汝能申其父之說乎。羣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弼政輔教。懲惡息殺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行。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以為未可行。操善羣言。以有軍事故寢。轉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子丕待以交友之禮。嘗歎曰。自吾有回。門人以親。代父為相。封羣昌武亭侯。遷尚書。及篡漢。遷僕射。加侍中。徙尚書令。進封潁鄉侯。丕侵吳。以為中領軍。還為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尚書事。丕病。羣與曹眞、司馬懿等受遺詔

輔政。叡初。進封潁陰。頃之為司空。上疏宜崇德布化。惠恤羣庶。曹眞請數道犯漢。從斜谷入。羣以為昔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先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叡從其議。眞又請從子午道。羣又陳不便。幷言軍事用度之計。叡以羣議下眞。眞不從。遂行。霖雨積日。羣又以為宜召眞還。從之。時盛夏營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絕少。比文景之世。不過一大郡。且邊境不寧。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之深憂也。宜講武勸農。以待強敵。今舍此而先宮室。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建興十四年卒。祖終太丘長。父大鴻臚。羣官至三公。而德望每不及先人。時以為公慚卿。卿慚長。子泰字玄伯。仕至尚書右僕射。與司馬師、及其弟昭、皆友善。昭嘗問諸國武陔曰。玄伯何如其父。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己任。不如也。明達簡至。立功立事。則又過之。初羣以吏部不能審天下之士。于是制九品官人之法。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級。以為九品。有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闕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後行之寖久。中正或非其人。姦弊日滋。至晉劉毅始陳中正之設有八損。請除。武帝善其言。不能革。

陳矯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太守陳登請為功曹。郡為孫權所圍。登使求救於曹操。說操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為外藩。則吳人挫謀。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操奇矯。欲留之。矯辭曰。敝邑倒懸。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宏演之義乎。操乃遣兵救登。吳兵退。操辟為司空掾。累遷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斷棄市。矯曰。此孝子也。上疏救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歷年不決者。矯至悉覽文牘。一時論決。轉西曹屬。從操至漢中。還為尚書。未至鄴。操死。乃與羣僚立子丕。使嗣相位。丕既篡漢。轉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尚書令。曹叡初。進東鄉。叡嘗卒至尚書門。矯曰。欲何之。叡曰。欲按行文書耳。矯曰。此臣職分。若臣不稱職。則請就黜。叡慚而退。叡嘗以社稷為憂。問曰。司馬懿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未可知也。加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卒。有徐宣者。字寶堅。亦矯同郡。齊名。而所好不協。然俱器于太守陳登。操辟為司空掾。從操至譙。春。會馬超亂。操欲西伐。謂官屬曰。今當遠征。而北方未定。以為後憂。宜得清公厚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為左護軍。留統諸軍。還為東曹掾。子丕僭號。為御史中丞。累遷司隸校尉。散騎常侍。曹叡初。封為津陽亭侯、左僕射。加侍中光祿大夫。叡至許昌。使統留事。及還。主者率承文書。叡曰。吾省與僕射何異。不視。上疏陳威刑太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皆見嘉納。嘗曰。七十有懸車之義。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不許。越與未卒。時又有衛臻者。字公振。陳留襄邑人。與矯等同事曹丕。丕篡漢。封安國亭侯。羣臣多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丕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累遷司徒。卒。

盧毓

盧毓字子家。涿郡人。父植有名當世。崔琰舉毓為冀州主簿。方時草創。多逃逋。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

士婁白等.姑適夫家數日.不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夫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既見君子.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同牢合巹之後.罪以何加.且記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苟以白等皆受聘禮.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操是之.由是爲法曹議令史.丕纂漢.爲黃門侍郎.歷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以忤旨左遷睢陽典農校尉.心在利民.躬親臨視.百姓稱之.入爲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定律未就.毓疏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兩端.使姦吏得容私.遷吏部尚書.使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鄭沖.叡曰.文和吾亦知.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叡于是用邕.初諸葛誕、鄧颺等.有名當世.有四聰八達之目.叡疾之.時舉中書郎.叡曰.得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情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眞僞渾雜.虛實相蒙.叡納其言.即令劉劭作考課法.劭因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毓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黃門侍郎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其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曹爽秉政.將植其黨.徙毓僕射.以何晏代之.頃之出爲廷尉.司隸畢軌.又枉奏其罪免官.衆論訟之.乃爲光祿勳.爽等敗.復爲吏部尚書.進封高樂亭侯.轉僕射.加光祿大夫.曹髦初.進封大梁鄉侯.毋丘儉等起兵.欲誅司馬師.師率衆攻之.使綱紀後事.遷司空.進封容城.延熙末卒.

杜畿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御史大夫延年之後.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大亂.棄官客荊州.荀彧薦之于曹操.操以爲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領西平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爲名.而內與袁紹甥高幹通謀.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征之必亂.張晟寇殽澠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爲深患.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蕭何、寇恂以鎭之.荀彧曰.杜畿其人也.於是追拜河東太守.冒艱險至郡.卒平衛、范之亂.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寬惠.不苛擾.民有訟.輿陳大義.遣歸繹思之.若有所不盡.更來詣府.父老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訟.舉孝子、順孫、貞婦.復其繇役.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而皆有章程.百姓力農.家家豐實.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講武.又開官學.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曹操與馬超戰渭南.軍食一仰河東.及敵破.餘畜尙三十餘萬斛.増秩中二千石.操攻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相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無一人敢亡者.其得民心如此.操稱魏王.以爲尚書.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且煩公臥鎭之.在河東十六年.課爲天下最.丕篡漢.封豐樂亭侯.累遷尙書僕射.丕如許昌.令畿居守.作御樓船.于陶河試船.遇風溺死.子恕字務伯.曹叡時爲散騎黃門侍郎.辛毗等器重之.公卿以下.大議時政所宜損益.恕以爲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淸靜爲名.威風

著稱.可勿復領兵.以專民事.居無何.鎭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上疏曰.安民之術.莫尙于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六合未一.戎馬頻駕.此熊虎之士.展力之秋.然搢紳之儒.抗論以孫吳爲首.州郡牧守.忽恤民之術.修將帥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空.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國家奄有十州之地.承喪亂之餘.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然而三邊未寧.以一州之民.而經營九州之地.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臣前以爲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今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不可任以兵事也.若謂北方當須鎭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鎭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異.且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肢雖病.終無大患.今兗、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懇懇.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之業.以堵四肢之重.時又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乃上疏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商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考課之要.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至于公卿及內職大臣.亦俱以其職考之.其有夙夜在官.恪謹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明主所宜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況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申商而任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最世俗之流弊也.後考課不行.在朝八年.論議抗直.出爲宏農太守.數歲轉趙相.以疾去官.起爲河東太守.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恕所在務存大體而已.其寬愛得百姓歡心.不及于畿.後以不得附貴勢.屢更外任.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護烏丸校尉.以公事爲鎭北將軍程喜所劾.免爲庶人.徙章武郡.著體論八篇.興性論一篇.卒于徙所.有子預.

鄭渾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高祖父衆.衆父興.俱爲名儒.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不克.爲揚州刺史.卒.渾避亂渡江.依華歆.曹操聞其篤行.召爲掾.遷下蔡、邳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務殖產.生子率不舉.渾所至.課使耕桑.重去子之法.民稍豐給.所育男女.皆以鄭爲字.遷京兆尹.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爲比.勤稼穡.明禁令.由是民安于農.而盜賊止息.復入爲丞相掾.丕纂漢.爲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太守.郡界下溼.苦水潦.百姓飢乏.渾于蕭、相二縣.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計.此豐民之本也.躬率吏民興功.一冬而成.比年豐入.頃畝歲增.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山陽、魏郡太守.其治倣此.郡下乏材木.乃課樹楡爲籬.復種五果.楡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財足用饒.曹叡嘗之.遷將作大匠.自建安迄咸熙.燉煌太守.淮南倉慈.孝仁.京兆太守.濟北顏斐.文材.宏農太守.太原令狐邵.孔叔.濟南相.魯國孔乂.元儁.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淸河太守.樂安任燠.皆有政績.爲良二千石.

111 20A

贊曰。曹操資禍賊。視殺人如刈草菅。繇業等復導之復肉刑。助紂爲虐。其甚于此。幸其議格。不然。禍豈有既哉。被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斯言得之矣。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八

魏載記第五

王朗

王朗字景興。東海郯人。以通經爲郎。師事太尉楊賜。賜卒。棄官行服。徐州牧陶謙。舉朗茂材。時獻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爲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雖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表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爲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地。功曹虞翻。以會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不從。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追擊之。又大破。乃詣策降。自稱擒虜。策以其儒雅。不加害。雖稱窮困。朝不謀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曹操表召之。既至。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操爲魏王。累遷大理。辯疑從輕。時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稱。丕嗣相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既篡漢。拜司空。進封樂平鄉侯。時有鵠鵲集靈芝池。令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丕欲攻孫權。上書諫不可。丕不從。無功而還。曹叡初。進封關陵。上疏諫修宮室。轉司徒。卒。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皆傳于世。子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遷散騎常侍。曹叡時。剪興寇漢中。肅上疏諫。又言宜遵舊禮。爲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以代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行也。唐虞之時。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之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及漢之初。公卿皆以事升朝。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令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淩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一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獻帝崩。肅上疏。以爲漢總帝皇之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今以贈終。可止稱皇。以配其謚。叡不從。乃追謚孝獻皇帝。後領祕書監、兼崇文觀祭酒。叡嘗問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安得不死。肅對曰。但爲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補闕。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以示容受直言。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叡又問司馬懿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懿善敍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遷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史遷也。時盛修宮室。民失農業。或後期約。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孟軻稱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張釋之奏使罰金。帝怪其輕。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得措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惑亂乎。斯重于爲己。而輕于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累遷太常。曹芳時。曹爽輔政。任何晏、鄧颺、等。肅與蔣濟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卽宏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晏等曰。當共謹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集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于淵。而亢于屋。介鱗之物。失其所矣。遂將其殆有棄甲之憂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司馬師既廢曹芳。使肅迎曹髦于元城而立之。累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卒。門生綬經者。以百數。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異同。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譔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其所論殿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炎。叔然。受學鄭玄之門。稱東州大儒。召爲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炎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注書十餘篇。自漢末微士。燉煌周生烈。曹叡時。大司農宏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于世。

王弼

王弼字輔嗣。山陽人。祖凱。侍中粲之從兄。父業。荊州牧劉表之甥。仕至謁者僕射。弼幼敏慧。年十餘。好老氏。已能辨晰。父爲曹叡尚書郎。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冠往造焉。徽異之。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中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老子是有者也。故常言無所不足。何晏甚奇之。歎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淮南劉陶善談論。爲時所推。每與弼語。未嘗不自屈。弼天下才杰出。論難有據。當其所得。莫能挫也。性和易。樂安閒。解音律。其論道賦會文辭。不

如何晏超詣隱奧多于晏也頗以所長驕人故時爲士君子所疾與鍾會善會議論以校練爲宗然每服弼之高致晏每謂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會等述之弼以爲不然夫聖人茂于人者神明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中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喜怒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于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嘗注易潁川荀融難弼大衍義又注老子爲之指略頗有理致又注道略論太原王濟好談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曹芳時爲尚書郎卒年二十四

贊曰景興以總義自將能勉陶謙以春秋勸王之舉而撓節于孫氏屈身于曹操不足道也禮爲舊君服示不忘本故鄭季不忍名籍以苟富貴田橫之客能以禮葬橫至今稱爲長者爲父子嘗逃事漢獻帝之崩曹叡欲盡追崇之禮于帝固無所加損爲爲者贊其決可也既不克爲反欲黜其帝號以媚所事其刻薄恩如此眞小人哉

王粲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祖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獻帝西遷粲徙長安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以才學顯貴重朝廷賓客滿座聞粲至門倒屣迎之年既稚弱軀幹短小一座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當盡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時方梗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其貌寢不甚加禮表卒勸其子琮歸曹操操辟爲丞相掾關內侯操當酒漢濱粲奉觴稱操德美以爲三王之舉正人魏其險侯操稱魏王以爲侍中時舊儀廢弛粲典之

初粲與人讀道旁碑人問卿能暗誦否粲朗誦之不失一字又嘗觀人圍棋局壞粲爲覆之棋者以帀蓋局更使以他局爲之不謬一道又精于算作算術善屬文舉筆立就無所竄定人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單思亦不能加也建安二十三年從操攻孫權道病卒時年四十一始丕爲五官將與其弟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並相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五官將文學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宦官太后不聽乃召四方猛將引兵向京城欲以脅太后琳諫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而行何異鼓洪爐而燎毛髮但當行權立斷遠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于他大兵既合強者爲雄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必不能成功且爲亂階進不納竟及于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歸曹操操責曰昔卿爲本初遺書但可罪狀孤何乃上及父祖琳謝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操愛其才而不之罪與瑀並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管作諸書及檄草成以呈操先是操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驚然而起曰是能愈我病數加厚賜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瑒楨亦爲丞相掾轉五官將文學楨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琳幹瑒楨並于二十二年卒丕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多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多折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文典確足以傳後學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雅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善于詞賦惜其體弱不足以起其意至其善處古人無以遠過皆一時之傑也丕嘗作典論并孔融而言以爲七子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七人之列粹爲操軍謀祭酒誣奏孔融人畏其筆瑒弟璩字休璉亦以文章顯吳質者字季重濟陰人爲丕植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又有譙郡嵇康下邳桓威亦著稱于時康字叔夜文詞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爲司馬昭所害晉史自有傳威出孤微年十八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後爲安成令瑀子籍仕晉

衛覬

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少以才學稱曹操辟爲司空掾遷治書侍御史使益州以道梗不通留關中時關中民散徙他郡者漸還本土諸將多引爲部曲覬與荀彧書曰夫鹽國之大寶也宜如舊置使監賣以其直益市牛以給民勸耕積穀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思歸又使司隸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枝之訓也彧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治宏農關中服從召覬還遷尚書操稱王以爲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丕嗣遷爲漢侍郎勸獻禪代之事且爲文告之辭丕既篡漢復爲尚書封陽吉亭侯曹叡初進封圍鄉覬奏曰律法者國家之所重而私議之所輕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之所卑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敝而役務方殷覬上疏言當今之務宜益入爲出而上方所造愈更增廣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之今無求于露而空設之不資于用而靡費無益皆所宜裁制也受命典制作又爲魏官儀凡所譔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不善以病卒子瓘爲鎮西將軍餘事見晉史建安末尚書右丞潘勗散騎常侍王象與覬並以文章顯又有劉廙者字恭嗣亦有名于時仕至侍中著書數十篇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于世

劉劭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建安中爲計吏詣許太史言正旦當日食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在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卻會劭曰梓裨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訓不爲變故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善其言敕朝會如舊日亦不蝕曹丕篡漢爲尚書郎散騎侍郎曹丕令集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叡時出爲陳留太守召拜騎都尉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著趙都賦叡善之令賦許都洛都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俱譏諫焉孫權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已休將士須集凝之劭議以爲吳師初至心專氣銳寵以兵少求須兵至未有所失臣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揚聲耀勢騎到合肥誠其行隊多其旗鼓引出賊後遏其歸路要其糧道彼聞軍至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可不戰而破矣叡從之兵至合肥權果遁走叡令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又以爲宜制禮作樂著樂論十四篇

事成未上而叡死。不及施行。子芳初。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所譔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同時東海繆襲、陳留蘇林、京兆韋誕、譙國夏侯惠、任城孫該、河東杜毅、等。亦著文賦。皆至大官。

傅嘏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介子之後也。弱冠知名。司空陳羣辟爲司空掾。時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嘏難曰。按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管齊六職。士有常員。官有常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自建安以來。至于今日。日不暇給。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名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末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恐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于州閭。講道于庠序。行具而聞之賢。道修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使長使治。此先王取才之義也。方今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按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功伐則德行未爲敍。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昔芳時。除尚書郎。遷黃門侍郎。與何晏不平。免官。起爲司馬懿從事中郎。懿殺曹爽。以爲河南尹。遷尚書。嘏嘗以爲秦始能候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氏因之。以至于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理宏制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副。歷代不至于治。蓋由是也。欲改定官制。一依古義。今時多艱。未能遽革。嘏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曹髦初。封武鄉亭侯。毋丘儉、文欽、等。欲起兵誅司馬師。師帥衆拒之。或以師不宜自行。惟嘏及王肅勸其行。師以嘏守尚書僕射。與俱東。欽、儉、敗。嘏有謀焉。及師卒。嘏祕不發喪。以師之命。召其弟昭于許昌。領其兵。還洛陽。昭輔政。嘏進封陽鄉。卒。年四十七。有子祗。

崔林

崔林字德儒。清河武城人。少時晚成。宗族莫知。惟從兄琰異之。曹操并冀州。以爲鄴長。後攻壺關。問長史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陟。以林對。于是擢爲冀州主簿。遷御史中丞。丕篡漢。爲尚書。出爲幽州刺史。時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上所親重。仗節統事。州郡其不奉牋致敬。而崔使君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修斬辭。使君寧能護耶。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耶。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靜。撫之則動其逆心。特爲國家生北顧憂。在官一期。寇盜屏息。猶以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爲林怨也。遷大鴻臚。曹叡初。轉光祿勳。司隸校尉。爲政推誠簡易。務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論。制下百官議。林議曰。按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來。遂以陵遲。此卽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豈在乎吏部之職不密哉。今之制度。不爲疎闊。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受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時司空、司徒、並缺。散騎侍郎孟康。薦林忠直清儉。公輔之器。遂爲司空。封安陽亭侯。魏氏三公封侯。自林始。頃之。進封鄉侯。魯相上言。漢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祀。肆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祀。未有命祭之禮。宜給

牲牢。長吏奉祀。尊爲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傳祇。以春秋傳言。立在祀典。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絕世彰盛德耳。至于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爲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爲未有命也。周公封黃帝堯舜之後。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于時。復特命他官祭也。今周公以上。達于三王。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逾湯文。可謂崇本報德矣。無復重祀于非族也。曹芳初卒。

贊曰。人之推尊其師。所以尊其道也。聖如孔子。爲萬世仁義禮樂之主。則其所以推尊之禮。宜如何。韓愈氏有言。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孔子與社稷。社祭土。稷祭穀。勾龍與棄。特其配享者。曷若孔子用王者禮。巍然中處。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若親弟子然。非以其德被萬世。所以推尊之者。固應爾耶。方曾氏割據時。魯相請官別給牲牢。長吏奉祀。可謂知所本耶。彼崔林者何人。乃云。自周公以上。至于三王。且不與祀秩。孔子以大夫。而受無疆之祀。其禮過矣。且有重祀非族之譏。是足與語推尊之意哉。唐人歸崇敬。亦謂天子不當北面。請東向以殺太重。庶儒所見。大要相若。忘本甚矣。吾藝祖皇帝。嘗至相國浮圖。問左右當拜不。或對以人主不當拜。已而幸國學。卽北面再拜。其尊師重道。足以興起人心。爲後世法。惜二子不獲身見其事。以發其蔑中之天。

楊俊

楊俊字季才。河內獲嘉人。受學陳留邊讓。讓器重之。後以時方多亂。而河內處四達之衝。必爲戰場。乃扶攜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振卹貧乏。宗族知故。爲人所略作奴婢者。凡六家。皆傾財贖之。轉徙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年十七八。爲人奴隸。牧羊而私讀書。因被鞭楚。俊嘉其才質。憐之。卽贖象。徙其家。爲之聘妻納產。然後與別。曹操以爲丞相掾。舉茂才。除安陵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之。徙爲征南將軍。操爲魏王。遷中尉。丕篡漢。復守南陽。時王象爲散騎常侍。薦俊吏名顯著。宜還本朝。宣力鞏穀。俊自少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留衛恂、皆出自兵伍。俊資拔奬致。咸作佳士。尚後歷郡守。恂御史。其明鑒行誼多此類。初曹植與俊善。丕衛之。後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偪令自殺。王象者。字羲伯。與同郡荀瑋等。俱爲丕所禮。及王粲陳琳等亡。新進中。惟象才最高。累遷散騎常侍。封列侯。領祕書監。使譔皇覽。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八百餘萬字。象既性和厚。文又溫雅。以故當時稱爲名儲。丕以舊怨殺俊。象叩頭流血論救。丕曰。吾知楊俊與卿本末。今聽卿。是無我也。俊死。象以不能救俊爲恨。發病卒。

高堂隆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之後也。少爲諸生。太守薛悌。召爲督郵。郡督軍興悌爭論。名悌而呼之。隆按劍叱督曰。昔魯定公見侮。仲尼攝齊。趙鞅奏笙。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附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後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曹操召爲丞相軍議掾。出爲堂陽長。曹叡時。爲給事中博士。累遷散騎常侍。時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引伶州鳩對周景王鑄鐘。以爲諫。遷侍中。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叙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易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

遷光祿勳。時叡崇宮室。飾觀闕。鑿大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起景陽山。建昭陽殿。鑄黃龍鳳皇奇珍之獸。百役並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諸生。莫不屬力。叡至躬自掘土以率之。天作淫雨。冀州大水。漂沒人民。隆上疏極諫。以爲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于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于不亡。今所與腹心者。非三司九列。則蓋閎近臣。宜在無諱。而不敢以告。是則具臣非顧補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遂以亡。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譏其不正諫。而爲世戒。書奏。叡開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吾甚懼焉。隆疾篤。又口占上疏力諫。卒。初蔣濟請封禪。叡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寢歷歲。後欲議行其事。使隆譏定禮儀。未成。及隆歿。叡歎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而亡也。

孫育、宋階、蚤卒。琰撫其孤若己子。其鑒識篇義類如此。操性忌刻。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南陽許攸、裴圭、等。皆以非罪見殺。而琰與融。最爲世所痛惜。

毛玠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曹操至兗州。辟爲治中從事。語操曰。今朝廷播遷。生民廢業。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固安之志。雖以持久。袁紹、劉表。雖地廣民強。皆無經遠之謀。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才。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蓄軍資。如此則霸業可成。操納其言。遷丞相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其所用皆清正之士。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長吏至垢面麤服。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至有身擔壺漿入官寺者。操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子丕爲五官將。屬玠以所親。玠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不奉命。操還自鄴。議欲幷省職司。玠請竭不行。時人疾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舊西曹爲上。東曹次之。宜省東曹。操知其意。令曰。日出于東。月盛于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遂省西曹。初操平柳城。班所獲器物。以索屏風、素馮几。遺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遺君以古人之服。玠雖位遇顯。常布衣蔬食。撫育兄遺孤甚篤。祿賜以施宗族。家無贏資。遷右軍師。操稱魏王。除尚書僕射。復典選舉。時子丕雖長。而弟植有寵。玠密白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絕祀。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會羣僚。玠起更衣。操目之曰。此所謂國之司直者也。崔琰既死。玠內不悅。有白玠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使天不雨者。蓋此也。操大怒。收玠付獄。植階、和洽、救之。免官。卒于家。

贊曰。聖人作易。蓍卦。蓋至于節。而後制行之意寓焉。夫節坎上兌下。坎爲水。兌爲澤。澤上之水不出。夫澤滯而無泄。則無以潤下。泄而不已。則涸矣。節之義所由著也。其始曰。苦節不可貞。至其終。則又曰。苦節貞凶。蓋節之義。不貴夫過。過則人情有所不堪。是爲苦節。故曰不可以爲正。雖正而凶矣。夫一概難塞之行。聖人所不爲。安可通行乎天下。聖人不求異于人。如此琰、玠、二子。疾時侈靡。方其典選。一切以儉節取人。士大夫至垢面麤服。身持壺漿。以入府寺。既不足以激天下之貪。而矯爲不情。相師成風。在當時已不能免議者之云云。古人處事。求爲可繼。二子雖有志厲俗。而矯枉過直。不得中道。是豈足與語聖人議德行之意云。

鮑勛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父信。靈帝時爲騎都尉、濟北相。黃巾入境。以救曹操遇害。操以舊恩。辟勛爲丞相掾。建安二十二年。爲太子中庶子。累遷魏郡西部都尉。子丕妻郭氏弟。爲曲周縣吏。盜官布。法應棄市。操時在譙。丕留鄴。數手書爲之請。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丕固不悅。及是悲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令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丕篡漢。兼侍中。每陳今之所急。惟在兵農。並棚苑囿。宜以爲後時。丕出遊獵。勛上疏力諫。丕手毀其疏。而竟行獵。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侍中劉曄對曰。獵勝于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樂。而獵驅逐原野。傷生育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九

魏載記第六

崔琰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少好擊劍。尚武。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受學于鄭玄。以舉書自娛。袁紹辟爲騎都尉。紹治兵于黎陽。次于延津。琰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進職。以事區宇。不聽。遂敗于官渡。曹操破袁氏。自領冀州。辟爲別駕從事。操攻幷州。圍傅子丕于鄴。操爲丞相。琰爲東西曹掾。屬徵事。及爲魏公。除尚書。時丕弟植有才而愛。操欲有所立。而狐疑未決。以函令密訪于外。惟琰露板答曰。立子以長。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請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子壻也。操喜其公。遷中尉。琰鬚長四尺。有威重。朝野瞻望。總齊清議。多所甄拔。薦鉅鹿楊訓。雖才不足。而清貞自守。操卽禮辟之。後操僭稱魏王。訓發表稱贊德美。時人或笑其希世浮僞。謂琰爲失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譏呵而不尋情理。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操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話。會當有變時。意旨不遜。於是髡爲徒隸。使人視之。神色不撓。操愈怒曰。琰雖被刑。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令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丕篡漢。兼侍中。每陳今之所急。惟在兵農。並棚苑囿。宜以爲後時。丕出遊獵。勛上疏力諫。丕手毀其疏。而竟行獵。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侍中劉曄對曰。獵勝于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樂。而獵驅逐原野。傷生育

之理。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于遄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丕怒罷遣。卽出勛爲右中郎將。陳羣、司馬懿。並舉勛爲宮正。宮正。御史中丞也。丕不得已而用之。百僚嚴憚。丕欲攻孫權。勛諫以爲不可。丕益忿之。左遷治書執法。丕自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由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劾之。勛以塹壘未成。止。軍還雒陽。曜有罪。勛奏黜遣。而曜密白勛私解邕事。收付廷尉。廷尉議正刑五歲。三官駮依律罰金二斤。丕大怒曰。勛應死。而汝等縱之。收三官以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並言勛父信有功于國。請貰其罪。丕不許。殺之。後二旬。丕亦死。人莫不爲勛歎恨。

徐邈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曹操以爲東曹議令史。操稱魏王。爲尚書郞。時法禁酒。而邈私飮酣醉。校士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操大怒。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淸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素脩謹。偶醉言耳。竟坐免。丕篡漢。爲譙相。累遷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關內侯。丕至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否。對曰。昔子反斃于穀陽。御叔罰于飮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丕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曹叡初。爲涼州刺史。風化大行。百姓歸心。討叛羌有功。封都亭侯。加建威將軍。賞賜皆散之將士。妻子衣食不給。遷爲大司農。遷司隸校尉。百僚憚之。後拜司空。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延熙中卒。盧欽著書稱其美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淸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操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淸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尙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欽之論如此。

胡質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父敏字通達。以方正稱。質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于江淮間。曹操問濟曰。胡通達長者。有子若孫否。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于父。至于精良綜事過之。操召爲頓丘令。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欲請質爲僚佐。質辭以疾。他日謂質曰。僕委意于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于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悟。與周如初。子丕篡漢。徙吏部郞。爲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也。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若卽首服。每軍功賞賜。皆推之將士。在郡九年。吏民便安。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靑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田且守。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去見思。延熙十三年卒。家無餘貲。惟有賜衣書篋而已。有子威。

桓階

桓階字伯緖。長沙臨湘人。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尙書郞。父喪還鄕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曹操與袁紹相拒于官渡。劉表舉州應紹。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于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曰曹操雖弱。奉王命而討有罪。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爲之內應。不亦可乎。羨乃舉長沙及旁三郡拒表。遣使詣操。操說。會操軍未得南。而表攻羨。羨病死。城陷。階自匿。久之。表辟爲從事。因辭疾去。操定荆州。聞其爲羨謀。異之。辟爲丞相主簿。操稱魏王。爲虎賁中郞將侍中。時子植有寵。階數陳丕德優齒長。宜爲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遷尙書。典選舉。丕篡漢。遷尙書令。封高鄕亭侯。加侍中。階疾。丕親臨視。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于卿。勉之。徙封安樂鄕。尋拜太常。卒。

裴潛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潛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伯王之才。乃欲西北自處。其敗無日矣。曹操定荆州。辟參丞相軍事。時代郡大亂。操以爲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守莫能治正。操欲授潛兵以鎭討之。辭曰。代郡戶口繁夥。士馬控弦以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則不見憚。宜以計圖之。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略婦女財物。潛按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爲表裏者十餘人。北邊大服。百姓歸心。在郡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操稱其治代之功。潛曰。潛于百姓雖寬。于諸胡爲峻。今繼者必以潛爲過嚴。而事加寬惠。過寬必弛。旣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訟爭所由起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于是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操乃遣其子彰討之。出爲沛相。遷兗州刺史。丕篡漢。爲散騎常侍。除魏郡潁川典農中郞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曹叡初。入爲尙書。封靑陽亭侯。累遷尙書令。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餘條。延熙中卒。性廉謹。每之官。不與妻子俱行。爲兗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去。留以挂柱。家人或幷日而食。其家教有似石奮。自漢末少能及者。然而無所薦進。世稱其潔而已。子秀。時有何夔、梁習、者。皆陳郡人。與潛俱參曹操軍事。夔字叔龍。爲操東曹掾。言于操曰。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而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自今所用。宜先核之鄕閭。使長幼順敍。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別矣。又宜脩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廷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則天下幸甚。操稱善。拜尙書僕射。遷太子太傅。子丕時。封成陽亭侯。子曾嗣。

梁習字子虞。爲操西曹令史。累遷幷州刺史。勸課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于世。長老以爲自所聞識。未有及者。建安十八年。州幷屬冀州。更拜議郞。曹丕初。復置幷州。仍爲刺史。封申門亭侯。治行爲一時最。在州二十餘年。居處貧約。無方面珍物。召爲大司農。子叡時卒。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爲西曹令史。思因白事。失操旨。操大怒。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往代對。已被收縶。思乃馳還。自陳己罪。操歎習之不

言。馗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後同時爲刺史。思領豫州。亦能吏。然煩碎無大體。不如智。

司馬朗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懿之兄也。九歲。人有稱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體幹魁梧而疑之。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損年以求蚤成。非吾志也。監試者異之。其後天下大亂。歲饑。人相食。朗收卹宗族。教訓禮節。不爲衰世解業。年二十二。曹操辟爲司空掾。出爲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朴。而民不犯禁。先是民有徙籍都內者。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遺助之。其誠感如此。入爲丞相主簿。朗以爲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今雖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制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又以爲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及施行。然州郡領兵。議自朗始。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伐孫權。到居巢。會大疫。遇疾卒。時年四十七。同邑司馬芝者。字子華。少爲諸生。避亂荊州。于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幼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之。芝叩頭曰。母老惟在諸君。賊相謂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卒免于禍。以鹿車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曹操取荊州。以爲管長。時天下大亂。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發使資客千餘家。出爲盜賊。入亂吏治。會郡檄縣發兵。而節客王同等當爲兵。掾吏白節家未嘗給繇。芝不聽。兵已集郡。而節果嫁同等。陰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掾史。恐乞代同行。芝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節代同行。青州調芝。以郡主簿爲兵。累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繫之獄。芝曰。夫刑法之失。失在苛暴。今賊物先獲。而後訊其辭。若不勝其掠。或至誣服。輕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節而易從。大人之化。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有所疑。以隨易從之義。不亦可乎。操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太守。所至有稱。入爲河南尹。抑強植弱。私謁不行。中官嘗欲以事託之。而不敢言。因其妻之伯父董昭。昭猶憚之。不爲通。門下循行。有疑門幹盜。幹不服。芝教曰。凡物有相若。而難辨者。人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寢勿問。曹叡時。賜爵關內侯。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尋以公事免。復爲大司農。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面折其短。退無異言。卒官。子岐、累。岐尉。剛正有父風。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

魏載記第七

田疇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劍。董卓遷帝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身爲宗室遺老。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以疇對。時年二十二。虞備禮見之。辟爲從事。具車騎將行。疇乃還其家客。與年少之慕從者二十騎俱往。既取道。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趨朔方。從間道到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方蒙塵。不敢佩荷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既還。虞已爲公孫瓚所害。乃謁虞墓。卒事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曰。汝何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于我。疇對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于將軍不美。恐非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警守義之臣。臣恐燕趙之士。皆將蹈東海而死耳。豈忍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害。猶拘之軍中。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乃縱遣。疇得北歸。帥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播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立于世矣。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五千餘家。乃爲要束。使不相犯。又制爲昏嫁之禮。興學校以講授。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袁紹父子數遣使辟召。皆不行。疇常欲爲丸。每賊殺其郡之冠蓋。有欲討之意。

建安十二年，曾曹操伐烏丸未至，遣使詣疇，遂隨使者至軍，署司空戶曹掾，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才，拜議令，不行，從軍至無終，時方夏水潦，而濱海洿下，淳濘不通，虜亦遮守險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常水，淺不通車馬，深不戒舟船，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通，今虜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懈弛無備，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襲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致也，操從之，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于水際路旁曰：方今夏潦，道路不通，且俟秋冬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為軍去也，操乃令疇將兵為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覺，單于自臨陳，大敗之，斬獲追奔，遂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封亭侯，疇自以始由避難，帥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也，固辭，操知其誠，許之，遂東斬送袁尚首，操令三軍敢有哭者斬，疇以嘗為尚所辟，乃往弔祭，操亦不問，從攻荊州，還，操追念疇功，復申前命，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至于數四，終不受，疇素與夏侯惇善，操令以私情諭之，無告我窟也，惇問之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得全，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于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效死于前，言未卒，涕泗橫流，惇具以告，操知不可屈，乃拜議郎，年四十六卒。

王修

王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年七歲，母以社日亡，來歲里中社，修念母哭泣哀甚，里中為之輟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率舍，率舉家疾，無相視者，修親隱仰之，疾愈乃去，初平中，孔融召為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客數犯法，民有被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修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乃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自是豪強懾服，舉孝廉，遷邸閣，融不聽，會時方亂，道梗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修聞夜奔赴融所，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惟王修耳，言終而修至，時膠東多盜，復令守膠東令，至則斬其強宗公沙盧等，撫慰其餘，由是盜賊衰息，融每有難，雖休于家，無不即至，融常賴修以免，袁譚在青州，辟為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修，後獻以事當死，修理之得免，人以此多之，辯別親，袁尚攻譚，譚軍敗，修率吏民往救，譚欲攻尚，修諫曰：兄弟迭相攻擊，敗亡之道也，譚不聽，然知其忠節，後又問修，計將何出，修曰：夫兄弟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可乎，夫棄兄弟而弗親，天下其誰親之，愚有淺人交構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可以得志天下，譚不聽，後曹操攻譚于南皮，修時轉輸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馳赴，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操，乞收葬譚，操聽之，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蓄聚，操破鄴，籍審配家貲，以萬數，及破南皮，聞修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操歎曰：士不妄有名，乃辟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遷魏郡太守，仍強植弱，信賞必罰，百姓稱之，操稱魏王，為大司農郎中令，時議行肉刑，修以為未可，徙率常，嚴才謀捷，夜攻掖門，修聞亂，將官屬至宮門，操在銅雀臺望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鄧羲謂修曰：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修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離舊制，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子儀字文表，高亮雅正，為

司馬昭安東司馬，以抗直為昭所害，儀子袞，字偉元，少立操尚，痛父非命，終身不仕，事皆見晉史。

常林

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對曰：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性嗜學，帶經耕鋤，其妻饁之，雖在田中，相敬如賓，少單貧，非勤所及，不取于人，刺史梁習薦州境名士楊俊、王凌、王象、荀偉、及林于曹操，操皆以為縣長，林宰南和，以政最超，遷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至著稱，子丕篡漢，遷少府，封樂陽亭侯，轉大司農，曹叡初，進封高陽鄉侯，徙光祿勳、太常，司馬懿以林鄉里耆德，每為之拜，或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崇長幼之序，為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時論以林操尚清峻，欲置之公輔，林遂稱疾篤，拜光祿大夫，年八十三卒，時馮翊吉茂、河間沐並、鉅鹿時苗，皆與林齊名，茂字叔暢，好學，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與扶風蘇則隱居南山，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部，吏民不忍欺，累遷議郎卒，並字德信，為人公而果，不畏強禦，曹操召為軍謀掾，曹芳時為三府長史，孫權將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于峴山東斫材，牂柯軍人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共食，後熟者不往，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其名流遠方如此，當時不知，皆以為前世人也，累遷濟陰太守，召拜議郎，年六十餘，自作終制，以戒其子，苗字德胄，清白自守，性尤疾惡，為壽春令，令行風靡，始之官，乘蓋車牸牛，歲餘牛生一犢，謂主簿曰：令來時無此犢，犢乃淮南所生，吏曰：六畜不識父，白當隨母，苗不聽，時人以為矯，由此名聞天下，累遷典農中郎將，然性剛褊，初為壽春時，嘗謁治中蔣濟，濟嗜酒，適醉不能見，苗恚忿，刻木為人，書曰：酒徒蔣濟，置牆下，朝夕射之，後濟官太尉，亦不以苗毀已為嫌。

和洽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避亂客武陵，曹操略地荊州，辟為丞相掾，時毛玠、崔琰、典選舉，先尚儉節，洽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節拘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律人，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衣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垢污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至自絜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至罷悴，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操稱魏王，拜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操者，操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按實其事，且曰：玠誠有謗主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無此事，言者加誣大臣，以隙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操克張魯，洽陳便宜，以時拔軍徙民，可省益守之費，操不即從，其後竟徙民，棄漢中，出為郎中令，子丕篡漢，為光祿勳，封安城亭侯，曹叡初，進封西陵鄉侯，時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叡于是引咎，博咨異同，洽以民希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自春夏以來，民罹于役，農業有廢，百姓嗷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伏之術，莫大于節儉，轉太常，清貨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叡聞之，加賜粟帛，卒。

楊阜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以討馬超之功，曹操賜爵關內侯，累遷武都太守，郡深漢中，阜即依險逐故事，安

之而已。會昭烈取漢中。以逼下辨。操以武都孤遠。欲徙其民。恐其戀土。阜威信素著。前後徙民。使居京兆、扶風者。萬餘家。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從之。爲政務舉大綱。下不忍欺。曹丕問劉曄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召用而丕死。曹叡初。徵爲城門校尉。叡嘗著帽。被標綾半襞。阜問曰。此于禮何法服也。叡默然。自是不法服不見阜。遷將作大匠。時大治宮室。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弋獵。大雨霆。上疏諫。叡嘉納。遷少府。又上疏曰。昔邵信臣爲少府。于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用。叡令羣臣議政令不便于民者。阜以爲致治在于任賢。興國本于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則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百工不厚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意。此傷本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又上疏。欲省宮人之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叡聞而意敬憚之。壽死。

辛毗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隨兄評從袁紹。紹卒。其子尚。攻其兄譚于平原。譚使毗求援于曹操。時操將攻荊州。次西平。毗見操。致譚意。操大悅。後數日。更欲先攻荊州。使譚、尚自相敝。他日置酒。毗知操意變。以語郭嘉。嘉以白操。操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否。毗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兄弟本相攻。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于己也。今一旦求救于明公。乃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于外。謀臣誅于內。兄弟讒閡。國分爲二。連年攻伐。加以饑饉。天災見于上。人事應于下。此乃天亡尚之時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卽不能自守。還救則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窮困之敵。擊能敵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天以袁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懸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于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操曰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爲議郎。久之。操遣都護曹洪屯下辨。使毗與曹休參其軍事。還爲丞相長史。子丕篡漢。遷侍中。賜爵關內侯。丕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羣司以爲不可。而丕意甚銳。毗入諫。丕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爲非也。丕曰。吾不與卿議矣。毗曰。臣所言非私也。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丕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丕奮衣而入。良久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旣失民心。又無以食之。遂徙其半。營從丕射雉。丕曰。射雉樂乎。曰。于陛下樂甚。而于羣下甚苦。丕默然。後爲之希出。丕欲攻孫權。毗諫曰。方今天下新定。士廣民希。夫廟算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今廟算有闕。而欲用之。未見其利也。丕不從。竟無功而還。曹叡立。進封潁鄉侯。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用事。羣臣莫不趨之。�毗獨不往。其子敞以爲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害之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邪。

竟爲孫劉所毀。出爲衛尉。叡方營殿舍。百姓勞怨。又欲平北邙。而于其上作盝觀。以望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旣非其理。加以勞人。民不堪命。叡乃止。丞相諸葛亮。以王師來討。出渭南。先是司馬懿數請拒之。叡終不聽。至是使毗持節。爲懿軍師。節度諸軍。以抗王師。會亮薨。復還爲衛尉。卒。贊曰。時初立義。而不能踐言于後。修始若不負袁氏。而終于從操。林名德自居。洽議論不矯。而託身非所。皋蓋忠於所事者。毗賈二袁于曹操。以爲進身之階。此蠡人之雄。烏足道哉。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一

魏載記第八

賈逵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初爲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過城邑皆下。逵獨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引軍于并兵急攻。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旣下。援聞其名。欲使爲將。以兵劫逵。不爲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願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爲請。乃囚于盞圍。置土窖中。以車輪覆其上。使人固守。逵從土窖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耶。而使義士死于此乎。有祝公道者。與逵非故人。適聞其聲。憐其守正。乃夜潛往引出。破械遣去。初逵過皮氏。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援旣并絳。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它計疑援。謀士祝奧。援由是圍七日。郡從逵言。故得不敗。援旣亡。乃知前出己者。爲祝公道。公道河南人。後坐法當死。逵救之力。不能得。爲之改服。後舉茂才。除澠池令。以喪祖父去官。曹操攻馬超至宏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領太守。與語說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皆如賈逵。吾何憂。尋爲丞相主簿。操攻漢中。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衝。載囚人數十車。逵以軍事急。斬竟重者一人。而釋其餘。操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事。子丕代操爲丞相。以爲魏郡太守。從丕至黎陽津。渡

者亂行斬之乃整。至譙。以爲豫州刺史。時大亂之後。州郡多不相攝。遂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廉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豈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丞曰。眞刺史。州南與吳接。遂明斥候。繕甲兵。爲守戰備。敵不敢犯。外修軍政。內治民事。遏鄰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是也。俄與諸軍攻孫權。破呂範于洞浦。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曹叡時。孫權在東關。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權每出兵攻魏。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而魏之出師。亦由淮、沛。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遂以爲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叡善之。使督滿寵、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懿從江陵南侵。遂至五將山。休表求深入。叡令懿駐軍。遂東與休合進。遂度吳無東關之備。必并兵于皖。休深入與敵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口。言休大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咸欲待後軍。遂曰。休兵敗于外。路絕于內。進不能戰。退不能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敵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敵見吾軍必走。若待後軍。敵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而行。多設旗鼓。爲疑兵。敵見遂兵遂退。遂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遂與休不相能。曹丕欲假遂節。休曰。遂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爲督。丕乃止。及夾石之敗。徵遂。休無嫌類。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得斬孫權以報。子充。字公閭。爲中護軍。爲司馬昭弒曹髦者。

蘇則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少以學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性剛直疾惡。慕汲黯之爲人。歷酒泉、安定、武都、太守。所在有威名。曹操攻張魯。過其郡。與語說之。徙爲金城太守。時喪亂之後。吏民流徙飢窮。則極意撫循。流民來歸。旬月得數千人。勸之力穡。是歲大稔。西平麴演等叛。討平之。加護羌校尉。關內侯。遣封都亭侯。召拜侍中。與蓋昭同僚。昭寢臥枕則膝。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侯人之枕也。初則與丕弟植。聞丕代漢。皆悲哭。時丕但聞植所爲。而不聞則也。嘗從容詰其下曰。吾應天授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見問。鬚髯盡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肘則曰。不謂卿也。乃止。丕聞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珠。可復求市否。對曰。若化洽中國。德流沙漠。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丕默然。後從丕獵。槎桎拔失鹿。丕大怒。據胡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以獵戲多殺毒吏。臣以爲不可。敢以死請。丕曰。卿直臣也。皆赦之。然以此見憚。左遷東平相。道病卒。

任峻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時天下大亂。與同郡張奮。舉郡歸曹操。操以爲騎都尉。妻以從妹。每出戰。峻常居以給軍。時歲饑。軍食不足。羽林監棗祗。建議屯田。操以峻爲典農中郎將。祗爲屯田都尉。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實。官渡之役。峻典糧。賊數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爲一部。十道方行。爲復陳以營衛之。敵不敢

近。軍國之饒。始於棗祗。而成于峻。操以峻有功。封都亭侯。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理明。每有所陳。操常稱善。建安九年卒。棗祗者。潁川人。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焉。仕至陳留太守。孫禮。字道彥。仕晉。

張既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爲三輔第一。曹操以爲議郎。使參鎮關軍事。累遷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操稱魏王。召爲尚書。出爲雍州刺史。操謂曰。還君本州。可謂衣錦晝行矣。從攻張魯。說操拔漢中民數萬家。以實長安。其後操欲拔漢中守軍。恐昭烈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以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就穀。避敵。前至者厚其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抵西域。皆屬雍州。子丕時。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爲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酒泉黃華。西平麴演。各遂太守。舉兵以應之。既進兵。爲雖羌校尉蘇則壁勢。故則得以有功。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叛。河西大擾。丕憂之曰。非既莫能安涼。乃以既代鄒岐爲刺史。既至。大破胡。斬首獲生以萬數。丕說。遣封西鄉。酒泉蘇衡。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既與夏侯儒擊破之。遂上疏。請興儒治左城。築障塞以備胡。西羌恐。帥衆二萬餘落降。既臨二州十餘年。善政蕩聞。其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淯、燉煌張恭、周生烈、等。後皆爲時用。建興初年卒。子緝。字敬仲。以女婿曹芳。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愼司馬師專國。與中書令李豐等。謀誅之。事泄遇害。語在夏侯玄傳。

杜襲

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鍾繇表爲議郎。荀彧薦于曹操。操以爲丞相軍謀祭酒。操稱魏王。以爲侍中。與王粲、和洽、並列。從攻張魯。遣拜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雒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爲昭烈所殺。軍喪元帥。將士失色。襲與張郃等。糾攝軍事。權宜以郃爲督。以一衆心。操還。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而所選多不當。操曰。穆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爲留府長史。時關中營帥許攸。據部曲不附操。而有謾言。操大怒。欲攻之。羣下皆諫。操橫刀于膝不聽。襲入。欲諫。操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方今豺狼當道。而狐狸是先。人謂公避強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弓。不爲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爲蹇撞起音。今區區許攸。何足勞神武哉。操遂厚撫攸。攸卽歸附。子丕篡漢。爲督軍糧御史。武平亭侯。入爲尚書。曹叡時。進封平陽鄉侯。卒。有趙儼者。字伯然。避亂荊州。與襲同居處。通有無。建安二年。詣操。操以爲朗陵長。曹芳時。稍官至司空。初儼與襲、及辛毗、陳羣。皆同郡知名。時號辛、陳、杜、趙、云。

高柔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曹操以爲刺姦令史。議法平允。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操夜嘗出。微察諸吏。見柔假寐。徐解裘覆之而去。尋爲丞相倉曹屬。轉理曹掾。子丕篡漢。踐祚。關內侯。加治書執法。遷廷尉。丕以宿憾。欲枉法殺鮑勛。柔固執不從。曹叡初。封延壽亭侯。時大興宮殿。百姓勞役。博采美女以充後宮。

柔上疏諫，叡嘉納，遣軍營士資禮，近出不還，主將以爲亡，表言逐捕，殺其妻益及男女爲官奴婢，益遂至州府訴寃，莫有省者，乃詣廷尉。柔問曰：汝何知夫不亡，益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之甚謹，又哀兒女，非輕狡不顧家者，柔復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仇，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屢求不獲，時子文適繫獄，柔乃引子文問所坐，徐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假貸于人，柔察其色動，乃曰：汝昔嘗舉貸，何言不耶，子文情駭，應對失敘，柔曰：汝已殺訖，宜即首服，子文情得，叩頭具首殺禮本末，藏匿所在，乃以其事聞于叡，復益母子爲平民，仍頒其獄于境內，以禮爲戒，在官二十三年，轉太常，旬日遷司空，復徙司徒，曹爽立，封安國侯，轉太尉，卒，時年九十，有王觀者，字偉臺，東都廬丘人，與柔同時仕進，累遷涿郡太守，曹叡時，會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曰：何不爲劇，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子明府有任子之責，觀曰：夫君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則子役條當有所降差，豈可以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後遂任子詣鄴，時觀惟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如此，累遷少府，曹髦時，封中鄉亭侯，轉右僕射，曹奐初，遷司空卒。

劉放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遭亂依漁陽王松，後說松歸曹操，又爲松答操書，其文甚麗，操既善之，又聞其說松，由是辟參司空軍事，操稱魏王，與太原孫資俱爲祕書郎，參丞相軍事，子丕篡漢，放、資爲左右丞，數月，放徙爲令，改祕書爲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各加給事中，放關內侯，資關中侯，放掌機密，曹叡立，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放西鄉侯，資樂陽亭侯，漢丞相諸葛亮出屯南鄭，議者以爲可大發兵就攻之，叡以問資，資曰：昔武皇攻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救，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今若進軍南鄭，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遇釁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後當更有所發興，天下騷動，役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叡乃止，資進封左鄉侯，放善爲奇檄，一時命令，多出其手，孫權與諸葛亮約，同舉伐魏，邊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而傅合之，與征東將軍滿寵，若欲歸誠，封以示亮，亮謄其書，與權將步騭等，騭以示權，權懼亮自疑，深自解說，是歲俱加侍中光祿大夫，遼東平，以參謀議，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資中都，會曹叡病，欲以曹宇爲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叡引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爲放、資對曰：燕王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叡曰：爽可代宇否，放、資因贊成之，又力陳宜速召太尉司馬懿，以綱維皇室，叡納其言，即以黃紙授放、資，放、資既出，叡意復變，令止獨召爽，與放、資俱受遺令，遂免宇，獻、肇朗官，太尉懿亦至，登牀受遺令，已而叡死，先是放、資久典機密，獻、肇不能平，殿中有雞栖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放、資懼，故勸叡召司馬懿，及稱贊曹爽，而抑退獻、肇等，曹氏之亡，蓋基于此，曹芳既立，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放轉驃騎將軍，資衛將軍，領監令如故，後各年老辭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爽死，復以資爲侍中，領中書令，建興十三年放卒，資復匄免，尋卒，放資既善阿旨，又未嘗顯言得失，抑幸臣而助王思，以是獲譏于世，然亦密陳損益，不專道諛云，放子正，資子宏，爲南陽太守，宏子楚，字子荊，贊曰：蘇則開獻帝之廢，而悲不自勝，詰董昭之侵，而義形于色，陳群有古烈士風，然終不免撓節于曹氏，惜哉。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二

魏載記第九

張遼

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本姓聶，壹之後，以避仇變姓，呂布以爲騎都尉，布敗歸曹操，以中堅將軍、從攻袁譚、袁尚、譚、尚破，復平遼東，柳毅等還鄴，操自出迎，引與共載，拜遼爲將軍，從攻袁尚于柳城，卒與虜遇，遼請戰，氣銳甚，操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遼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初操將攻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而公遠出，若劉表遣劉玄德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事去矣，操策表必不能任玄德，遂行，時荊州未定，復遣屯長社，臨發，軍中夜有謀變者，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亂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有頃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操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靈等討蘭，成僞降，禁還，成遂將其衆與蘭合，轉入潛山，潛中有天柱山，高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纔通，蘭等壘其上，遼欲進兵，諸將以爲道險難入，遼曰：此所謂一夫一勇者得前耳，遂進至山下，攻之，斬蘭、成，盡俘其衆，操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遼寇功也，使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操攻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孫權帥衆十萬圍合肥，乃共發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二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

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威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意與遼同。于是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士。明日出戰。平旦遼破甲執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皆走高隴。以長戟自衛。望見遼所將兵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援出餘衆。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駐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去。遼帥諸將追擊。幾獲之。拜征東將軍。建安二十一年。操至合肥。按行遼戰處。歎息良久。增其軍。徙屯居巢。子丕篡漢。封晉陽侯。嘗問所以破吳狀。顧左右曰。此亦古之召虎也。爲起第舍。又特爲其母作殿。後復與諸將。破權將呂範。卒于江都。樂進者。字文謙。陽平衛國人。軀幹短小。以膽力稱。從操爲帳下吏。操表爲陷陳都尉。封廣昌亭侯。與遼屯合肥。有功。增封邑。建安二十三年卒。李典者。字曼成。山陽鉅野人。操以爲裨將軍。劉表使昭烈北伐至葉。操遣典從夏侯惇拒之。昭烈燒屯去。惇帥諸將追之。典曰。敵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狹險。草木蔽翳。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遇伏大敗。會典救至。昭烈乃去。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請徙魏郡。操笑曰。卿欲慕耿純耶。遷破虜將軍。合肥之役。典與遼、進。皆素不睦。遼恐其不與己同意。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乃帥衆與遼破走敵軍。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卒。臧霸者。字宣高。泰山華人。與遼等皆從呂布。布敗。歸操。以爲琅琊相。操之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兗州亂。翕、暉、皆叛。既定。二人亡命投霸。操謂昭烈語霸。遂二人首。霸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受曹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伯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爲之辭。昭烈以霸之言告操。操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以翕、暉、爲郡守。時操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操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爲憂。封都亭侯。加威虜將軍。遷徐州刺史。與遼東拒孫權于濡須口。拜揚威將軍。假節。復與夏侯惇等屯居巢。子丕時。遷鎮東將軍。進封開陽。徙封良成。與曹休破呂範于洞浦。召爲執金吾。位特進。卒。

張郃

張郃字儁乂。河間鄚人。爲袁紹中郎將。官渡之役。紹使與高覽、攻曹操營。郃叛紹歸操。紹衆于是大潰。操以爲偏將軍。從攻袁尚于鄴。拔之。操既降張繡。圍郃與夏侯淵守漢中。拒昭烈。淵歿于陳。郃還陽平。是時新失元帥。恐爲漢所乘。三軍失色。乃推郃爲軍主。衆心始安。操聞。遣自至漢中。引出諸軍。郃還屯陳倉。子不篡漢。以爲左將軍。封鄚侯。曹叡時。漢丞相諸葛亮。出祁山。郃與亮前鋒馬謖戰于街亭。敗之。後亮復出祁山。至木門。與亮戰。軍敗死焉。于禁者。字文則。泰山鉅平人。累拜虎威將軍。與郃及張遼等。討梅成、陳蘭。成降。已而復叛。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連例前後相屬。遂擒蘭等。時禁與張郃、及張遼、樂進、徐晃。俱爲名將。操每攻伐。迭爲軍鋒。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于樊。使禁帥諸軍往救仁。會大霖雨。平地水數丈。禁七軍皆沒。禁遂降羽。操聞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不及龐德耶。後孫權殺羽。禁復爲吳所得。子丕篡漢。權遣禁還。丕令詣鄴謁操。操使預于祠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之悲甚。發病卒。徐晃者。字公明。河東楊人。累遷平寇將軍。操還晃與夏侯淵。拒昭烈于陽平。復遣助曹仁攻關羽。屯宛。會于禁等皆沒。羽圍仁于樊。又圍呂常于襄陽。晃以羽難與爭鋒。遂屯陽陵陂。操遣徐商、呂建、等詣晃。乃稍前。去敵圍三丈所未攻。操又遣朱蓋等十二營詣晃。羽自將步騎出戰。晃擊之。羽退。遂追逐。與俱入圍。敗之。操聞之曰。吾用兵三十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舉巵酒與晃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操按行諸營。士卒皆離陳觀。而晃軍營獨整。將士駐陳不動。操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子丕初。進封楊侯。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候。先爲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曹叡時卒。

龐德

龐德字令明。南安狐道人。爲郡吏。從馬騰討叛羌有功。遷校尉。曹操使鍾繇帥關中諸將。討袁譚。將郭援。德爲軍鋒。親斬援首。拜中郎將。封都亭侯。後歸操。操聞其勇。拜立義將軍。與曹仁等。共屯樊。攻關羽。與羽戰。射羽中額。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德屯樊北十里。會霖雨。漢水暴溢。平地五六丈。德與諸將避水陂上。羽以大船四面射之。自平旦至日中。短兵接戰。益怒。而水浸益。吏士皆降。德乘小船欲還。水盛船覆。爲羽所殺。有許褚、典韋、閻溫、龐淯、者。與德同時。皆驍勇。忠于曹氏者。褚字仲康。譙國譙人。長八尺。腰帶十圍。勇力絕人。漢末聚族里堅壁以禦寇。時萬餘賊萬餘人。攻其壁。糧且盡。僞與賊和。以牛易食。賊取牛。牛觸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拽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不敢取牛而去。曹操徇淮、汝。褚以衆歸操。操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從操討韓遂、馬超。于潼關。操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斷兩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追。褚扶操上船。敵戰急。矢下如雨。軍爭濟。船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操。船工中流矢死。褚右手進泝。船僅得渡。是日微褚。操幾不免。後操與超單馬會語。惟褚獨從。超負其勇。陰欲前突操。褚聞褚勇。疑從騎即褚。乃曰。公有虎侯者安在。操顧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後數日會戰。大敗超等。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虎癡。是以超呼爲虎侯。曹丕篡漢。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子叡初。進封牟鄉卒。韋陳留已吾人。膂力過人。有志節。從操戰。常先登陷陳。由都尉遷校尉。好持大雙戟與長刀。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後與張繡戰。破創。瞋目大罵而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衆迎超。溫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遣溫密往告急于夏侯淵。敵圍數重。乃夜從水中潛出。明日敵見其迹追之。執以還。超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爲孤城請救。而執于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語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戮矣。溫僞許之。超乃載詣城下。溫大呼。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爲命計耶。溫不應。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溫。冀其改意。復謂曰。城中故人。有欲與我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事君有死無二。而卿乃欲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涼字子翼。酒泉表氏人。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

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淯聞之．棄官奔走．號哭喪所．乃詣猛．裹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敕遣之不殺．由是以忠烈聞．太守徐揖請為主簿．郡人黃昂反．圍城．請淯城．告急于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淯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為發兵．未至．城陷．揖死．淯乃收斂．送喪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曹操聞之．辟為掾．累遷西海太守、中散大夫．卒．初淯外祖父趙安．為同縣李壽所殺．淯舅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淯母娥．自傷父讐不報．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于都亭前．徐詣縣曰．父仇已報．請就戮．祿福長、壽陽尹嘉義之．會赦得免．州郡刊石表閭．

文聘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為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嗣．曹操攻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操既濟漢．乃詣操．操曰．來何遲耶．聘曰．先日不能輔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既歿．常欲據守漢川．保全境土．生不負于孤弱．死無媿于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于此．實懷悲慚．無顏早見．歔欷流涕．操為之愴然曰．仲業．卿眞忠臣也．厚遇之．操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為太守．委以邊事．有功．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子丕篡漢．進封長安鄉侯．遷後將軍．進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衆圍聘于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疑之．語其下曰．北方以此人忠臣．故委之以此郡．今吾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去之．在江夏數十年．威振敵國．卒．呂虔者．字子恪．任城人．為泰山太守．操使督青州諸郡兵．討東萊李條等有功．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惠．封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威虜將軍．辟琅琊王祥為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曹叡時卒．

滿寵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曹操辟為西曹屬．轉許令．時操欲殺天下舊德宿望．故太尉楊彪．以非罪收付縣獄．荀彧、孔融．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曰．楊彪考訊毋它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海內名．若罪不白．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操乃釋彪．初融等聞其考掠．皆怒．及因是得釋．更善寵．曹叡時．為征東將軍．封昌邑侯．時無歲不有吳師．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敵攻圍之．得據水為勢．官軍救之．當先破賊大軍．然後圍乃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于計為便．尚書趙咨是其策．遂從之．是歲權自出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舍舟而去．召為太尉．卒．子偉．以格度知名．有田豫、郭淮者．皆與寵同時立功．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昭烈甚奇之．昭烈為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歸．昭烈涕泣與別曰．恨不與君共成大事也．曹操辟為軍謀掾．累遷弋陽太守．所至稱治．佐曹彰平定代郡．遷南陽太守．子丕篡漢．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牽招解儁．幷護鮮卑．轉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孫權帥衆號十萬．攻新城．滿寵欲帥諸軍救之．豫以為敵悉衆大舉．非圖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能怠．怠而擊之．可大克也．若敵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墮其計．豫以狀聞．叡從之．會孫權師退．久之．徵為衛尉．屢告老．司馬懿以書諭之．答曰．年七十而以居

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遂固稱病篤．拜大中大夫．食祿卿卒．時年八十二．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曹操遣夏侯淵拒昭烈．以淮為司馬．淵戰沒．軍中洶洶．淮收散卒．推張郃為軍主．衆乃安．曹叡時．丞相諸葛亮來伐．出斜谷．屯田于蘭坑．時司馬懿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吾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王師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謂此見形于西．欲使吾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是夕果攻陽遂．以有備而退．延熙七年．夏侯玄等寇漢中．淮督諸軍為前鋒．度勢不利．輒拔軍還．故不大敗．封都鄉侯．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進封陽曲侯．曹髦時卒．

王淩

王淩字彥雲．太原祁人．叔父允．為漢司徒．舉孝廉．再遷中山太守．曹操辟為丞相掾．子丕篡漢．拜散騎常侍．出為兗州刺史．拒吳師有功．封宜城亭侯．加建武將軍．轉青州刺史．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百姓稱之．從曹休南侵．休與敵師遇于夾石．休軍大敗．淩力戰決圍．休得免．徙豫州刺史．得軍民驩心．始至豫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初淩與司馬朗、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迹．曹芳時．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以卻敵功．進封南鄉侯．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就遷司空．司馬懿既殺曹爽．進淩太尉．自是大權盡歸于懿．曹芳擁虛位而已．淩每切齒．且謂芳昏弱．故受制于懿．時令狐愚以才能為兗州刺史．淩甥也．淩乃與愚密謀．起兵誅懿．廢芳而立操子彪．謂彪長而才．會愚病死．淩既失援．復遣其將軍楊宏．以事密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宏等．乃以其事白懿．懿遂帥衆攻淩．淩軍奄至百尺．淩不知所出．乃乘船單出迎懿．懿遣

人護送京師．淩至項．過賈逵祠．呼曰．賈梁道．王淩固忠于魏社稷者．惟有神知之．遂飲藥死．懿至壽春．盡殺淩黨．夷其族．并殺彪等．是歲八月．懿疾．夢淩、逵為厲．甚惡之．後數歲．文欽、毌丘儉、諸葛誕、等．相繼起義．欲誅懿子師、昭．皆不克．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父興為武威太守．有功．封為高陽鄉侯．儉襲爵．為平原侯文學．曹叡時．累遷幽州刺史、度遼將軍．以定遼東功．進封安邑．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鎮南將軍．換鎮東．都督揚州．時司馬師廢曹芳．儉憤其不臣．與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起兵誅之．延熙十八年正月．以曹叡妻郭氏令．移郡國．罪狀師．且為壇于壽春城西．與諸將歃血同盟．帥兵五六萬人．與文欽等．渡淮北討師．師帥中外軍拒儉等．使其監軍王基為前鋒．據南頓．儉軍不利．有尹大目者．幼為曹氏家奴．常在曹芳側．師與俱行．大目知師畏憒成疾．一目突出．乃曰．大目昔為文欽所信．乞追語令罷兵．師即遣之．大目單騎被鎧．追欽遙與語．大目心實主曹氏．謂曰．君侯何苦不復忍數日中邪．欲使欽解其意．欽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曰．汝曹氏家人．不念報恩．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佑汝．乃張弓傅矢欲射之．大目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是日欽敗．儉聞之遂遁．衆潰．為安風人所殺．中外聞之．莫不憤惜．儉子甸字子邦．有重名．曹芳之廢也．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傾覆而晏然自若．將負四海之責．儉然之．及儉起兵．司馬師問甸所在．知其不行．曰甸不來．儉非能為也．儉初起兵．遣其子宗等西入吳．文欽亦奔吳．吳以為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譙侯．誕字公休．琅琊陽都人．累遷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

事，封山陽亭侯，徙豫州。儉之敗也，壽春中十萬餘口懼誅，悉流迸山澤，或亡入吳，以誕久在淮南，乃復以爲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誕以懿父子專政，擅誅殺，而王淩、毋丘儉等皆起義不克，反爲所夷滅，心每不平。延熙末，舉兵誅司馬昭，軍敗被害。歷下數百人，坐不降，昭悉斬之。皆曰：爲諸葛公死無恨。其得人心如此。晉習鑿齒著論曰：儉威曹叡之顧命，故爲此役。君子謂儉事雖不克，可謂忠矣。夫竭節而赴義者，我也。成之與敗者時也。我苟無時，雖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爲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儉者，可謂不愧矣。

王昶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少與同郡王淩俱知名，淩年長，兄事之。爲曹丕文學，丕既篡漢，再遷雒陽典農，勸民稼穡，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子叡初加揚烈將軍，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于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上之。名其兄之子及其子以見意。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沖，深、字道沖，且爲誡之。其略曰：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宏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輕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沽高名，不求苟得，淡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效之。安樂任昭先，純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濁，佳而能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者。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議論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勢戒驕淫，其貨賤慎無戚，其遁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矣。吾復何憂哉。曹芳時，累轉徐州刺史，封武觀亭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豫諸軍事，屯以爲國有常業，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宜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廣農墾殖，倉廩充滿。司馬懿既殺曹爽，乃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絕浮華；其二用考試以謹黜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于其職；其四欲約官實祿，以勵廉恥；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以破敵功。遷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後毋丘儉、諸葛誕等，憤司馬師專國，欲起兵誅之，昶附師爲之盡力。儉等既遇害，進驃騎將軍，遷司空，卒。兄子沈，與司馬昭謀弒曹髦者。

王基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刺史王淩辟爲別駕，尋擢中書侍郎。曹叡盛修宮室，基上疏切諫，散騎常侍王肅著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依玄義，常與抗衡。出爲安豐太守，郡接吳境，爲政清嚴，設備甚謹，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吳寄大發兵集建業，宣言欲北伐，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攻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且老，自出則懼內變卒起，遣將則衆將已歿，新將未信，此不過用補定卒乘，還自保耳。權果不及出。著時要論，譏切時政，徵爲河南尹，除尚書，出爲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從王昶南侵，基別襲步協于夷陵，收其米三十餘萬斛，遷其降民，置夷陵縣，賜爵關內侯。曹髦初，進封常樂亭侯，毋丘儉起兵，欲誅司馬師，師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與儉等戰，有功，加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葛誕敗，轉征東將軍，都督揚州，進封東武，轉征南將軍，都督荊州，基自附于司馬昭，昭亦厚遇之。曹奐初卒。

鄧艾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年十二，遭亂，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寔碑，言文爲世範，行爲士則，遂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名者，故改焉。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能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庾，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去處，時人多笑焉。爲典農上計吏，司馬懿見而奇之，辟爲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蜀資，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引水灌溉，又通漕運，乃著濟河論，以盡其旨，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下，以制四方，今軍攻淮南，運兵過半，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陸並收，三倍于西，計除衆費，完歲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司馬懿善之，事皆施行。延熙四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汎舟而下，遂于江淮，資糧有儲，而無水害，皆艾所建也。十二年，與郭淮等拒漢將軍姜維，後以破文欽功，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于狄道，曹奐時，司馬昭令諸將犯漢，昭指授節度，使艾與漢大將軍姜維相繼，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還守劍閣，艾從陰平，道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橋閣以度，山高谷深，又糧餉且既，頻于危殆，乃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漢守將馬邈等降。漢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陳待艾，艾大破之，漢遂亡。艾承制拜官，深自矜伐，謂漢士大夫曰：姜維自一時雄兒，與某相值，故窮耳。識者笑之。鍾會等皆白艾所爲悖逆，檻車徵之，艾父子既囚，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死，監軍衛瓘，遣田續斬之于綿竹，子忠俱死，餘子在雒陽者，悉誅之。

贊曰：淩、儉、欽、誕，數子不附司馬氏，而甘于一死，可謂忠于所事者。昶與沈附晉傾曹，而沈之子浚、俊叛晉，而謀不軌，所謂世濟凶德。艾與會果于犯順，隕身赤族，非不幸也。

常璩侍孝節先公讀史至陳壽蜀志，而先公廢卷不懌曰：漢其蜀乎，小人哉陳壽也。于是當生十四年，雖未成人，亦蘊知古今治亂興亡之大略，因謂曰：昭烈漢之支屬，繼獻帝而作，豈當號爲蜀賊，抑陳壽因其所都之地而名之歟，將改仕晉氏，而黜其故國本號也。先公言壽之父，以辯爲諸葛亮所髡，而壽之身，復爲亮子瞻所笞，又仕漢久不得志，庸是貶其號而詆訕其君臣，且以尊魏也。然壽之史行於世，幾千載，無一人正其謬而改作者，吾老矣，竊有志焉。而日者謂我蔵行戊亥間將死，果爾，吾其已矣。成吾志者，其汝也夫。常忍涕而識之。既冠，楷于時學而未逸，然亦未始一日不往來于中，後三十年，歲在戊申，偶抱病累月，病愈，因追憶先公之所以屬望，勉強成書，雖正其名，而私切自揆，學不淹貫，文不雅馴，大懼不足以成先公之志，安知後人之議常，不猶常之議壽也哉。先公諱昌齡，字椿年，後更諱壽朔，博極羣書，爲時儒宗，既卒，門人私謚孝節先生云。

續後漢書義例

凡後漢書有傳者，茲不復出。事偶相涉，則隨事而書。

凡書一歲之事，必有先後。若舊史所載，首尾失序，無所考正，則書于歲末曰：是歲某人某事。

凡記事必繫之日，不日，蓋陳壽崇魏而黜漢，略而不書，無他書可考，今止書月，與時。魏雖書日，漢既不日，魏豈得獨日。

凡記事舊史不載歲時月日，不可書之于紀。（沿歲時日月四者俱不考，今互見列傳，庶不沒其實。）

凡天子諸侯之使，通曰聘，或曰如，然如略于聘，漢使他國，則曰如，吳使漢，則曰來聘。

凡皇后崩，則書皇后某氏崩，皇太后則不書氏，此蓋班史舊例。

凡書薨、卒，除官職之崇卑，宰、輔、諸王、大司馬、大將軍、衛將軍，則曰薨，車騎、驃騎、左、右、前、後、將軍，與夫加號大將軍（若征北、平江、大將軍之類）亦書薨，尚書令、九卿，則書卒，若建安二十五年、後將軍黃忠書卒，時昭烈未稱尊號故也。

凡吳魏僭竊之君，書薨則太重，書殂則尤重，書卒則又若引而進之，今止書死。

凡事之不繫乎治亂，不關乎名教，與夫迹涉怪誕者，略而不書。

凡地名見于音義，郡不著而縣著，蓋縣名既多，又且重複，覽者未暇徧省，不可不著所隸之郡，若郡則不

復贅言，凡音義所釋地名，其言故者，皆指先漢。

續後漢書音義第一

紀一上子貞元朔二年封陸城侯（陸城亭名，縣屬郡，按前漢書表，貞以元朔二年封，而陳壽蜀書作元狩六年誤也，若此類皆刊正之，壽云封亭侯，表無亭字。）延熹（音僖。）羽葆車（合案五葆羽名，爲葆車上建羽葆，故曰羽葆車。）公孫瓚（才贊切，後漢書有傳。）黃巾賊帥張角起魏郡（按陳壽志，與後漢書，皆云鉅鹿人張角，而孫堅傳、則云張角起魏郡，蓋角雖鉅鹿人，而起于魏，魏與鉅鹿爲鄰郡，今從堅傳。）下邳（音皮，故東海縣，東京永平十五年，爲侯國，應劭曰，邳本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邳。）高唐（平原縣。）袁紹（字本初，後漢書有傳。）平原令（平原郡，治平原。）孔融屯都昌（後漢書有傳，都昌，北海縣。）陶謙表爲豫州刺史（謙時爲徐州牧，後漢書有傳，郡國志豫州所領七郡。）小沛（師沛縣，以有沛郡，故曰小沛，猶魏里之小魏里，戈陽之小戈陽，昭烈嘗喪師失地，及其復振，未嘗不還小沛。）荀彧（音欲，後漢書雖有傳，而寡事爲曹氏腹心，謀代漢者，又其事迹，皆見于魏，故併傳之。）程昱（音郁。）麋竺（民夷切，涉六切。）袁公路近在壽春（術字公路，後漢書有傳，壽春，九江縣，史家例，凡稱某人，必書其名，其或稱字，則記時人之所稱耳，無特稱其字者，魯秋書季子之類，非當例，如陳蕃書司馬仲達、劉琰升等類，從時人所稱可，如稱陳仲弓、盧子幹、宋仲子、任定祖之類，非是，今皆正之。）使君（所吏切。）昭烈遂領徐州（徐州領五郡。）李傕、郭汜（傕古洛切，汜音似，汜一名多其事迹可見後漢書，並卓傳。）北塢（烏古切。）陝（失冉切，去農縣，卽周召分治之所。）新豐（京兆縣。）乘輿（承正切。）安邑（河東縣。）盱眙、淮陰（盱音虛，眙音夷，並下邳縣。）下邳相曹豹（豹之引典略云，下邳酒，而豹刺而殺

壽紹烈傳，持下邳守將，蓋爲相必有守兵將之將亦可，今從與略。呂布。後漢書有傳。失其孥。音奴，後同。妻子總稱。轉軍海西，復以爲豫州刺史。海西，廣陵縣。宜城。南郡縣，後升爲郡。遷都于許。潁川縣，即春秋許國。表爲豫州牧。昭烈凡三領豫州。韓暹。思廉切。要擊。要平聲。袁術僭號于淮南。時術在九江郡壽春縣。術走渡淮。奔其部曲雷薄、陳蘭于灊山。越騎校尉秭輯。蜀志作長水。後漢書作越騎，今從後漢。續漢志注，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爲騎，故曰越騎。晉灼曰：取其才力超越。按光武改青巾左校尉爲越騎校尉，劉昭曰：越人非善騎者，晉說是。王服。陳壽改王子服。從容。此當切。匕箸。上音俾，下音住。車肉切。尺加紹去鄴。鄴縣。魏劉表。字景升，荊州牧。後漢書有傳。官渡。裴松之引北征記曰：中牟臺下臨汴水，是爲官渡，袁紹、曹操壘尚存，今在鄭州中牟縣北。後漢袁紹傳章懷太子注曰：官渡在汴州中牟縣北。酈道元水經注：袁紹與曹公盟此，有高臺，謂之官渡臺，在中牟城北，俗謂之中牟臺。新野。南陽縣。博望。南陽縣。如蒯。苦怪切。髀肉。音陴。烏丸。胡官切。北狄種。柳城。遼西縣。樊。襄陽城外之別城。當陽。南郡縣。江陵。南郡縣。走漢津。音義。沔。漢水出嶓冢山曰漾，而東曰沔水。夏口。江夏沙羨縣有夏口，對沔口，有津。史記楚世家：成王。左傳楚莊王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今夏口城有洲名夏口。赤壁。在黃岡縣。舟艦。胡減切。艨艟。油江口。油水名，出武陵，故孱陵地，後更公安。京口。京城縣，丹陽。劉璋。字季玉，劉焉子。後漢書有傳。張魯。據漢中。後漢書有附傳。龐統。蒲光切。亦說。式芮切。操以譎。古穴切。五伯。音霸。涪。音浮。廣漢縣。倉卒。七忽切。司隸校尉。音致，又音款。白水。廣漢縣。成都。蜀郡縣。葭萌。廣漢縣，後改漢壽。厚施。去聲。秣陵。丹陽縣，本名金

陵，秦始皇改。建安中孫權又改建業，晉避愍帝諱改建康。青泥。近藍田。劉璝。古回切。綿竹。廣漢縣。雒城。廣漢縣。魚豢云：漢以火行忌水，故東京去水加隹。按雒以火行而去水，漢陽國號亦從水，又可易置歟。白帝。南郡巫縣西有白帝城，公孫述所築，述自謂得金行，故稱白帝，後人以述築此城，故名曰白帝城，後隸巴東郡。巴東郡即今夔州城，去州十里。杜子美詩云：白帝夔州各異城。夔州即魚復，昭烈改曰永安。江州。巴縣，故巴國，有塗山禹所娶。江陽。犍爲縣，後改爲郡。旄頭。音毛。史記始皇紀曰：旄頭。徐廣曰：漢騎伏白羽，伏發冒篇左纛右罕，執事者冠皮冠謂之旄頭。鐘簴。丘羽切。鐘鼓之柎，釋名：横曰栒，從曰簴，亦作虡，栒音筍。樹簴作跗足也。跗音夫。梓潼。音童。廣漢縣，後升爲郡。益陽。長沙縣。襃部。音裒。宕渠。徒浪切。南鄭。漢中縣。下辯。武都縣。金韓。廣珪切。陽平。在漢中，有關城。紀一下。沔水。出武都，南入江。如淳曰：北謂漢水爲沔水。顏師古曰：漢上曰沔也。定軍、興勢。漢中西陽有定軍山，興勢與定軍屬。斜谷。弋奢切。斜谷出武功縣衙嶺，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嶺，至南鄭入沔。西征賦注曰：褒斜谷在長安西南，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七百里，其水南流。上庸。漢中縣，後升爲郡。蒯祺。苦怪切。射援。本姓謝，其先與北地諸謝同族，始祖謝服爲將軍出征，天子以謝服爲非令名，改爲射。安定。王莽廢孺子爲安定公。隗囂。上五鬼切，下音翺。犍爲。焉虔切。故夜郎國。沔陽。漢中縣。不梟。堅堯切。殺人而縣其首。按說文梟不孝鳥也，日至捕梟磔之，以比惡逆之人。疢如。丑刃切。縱横。皆從去聲。毆瘧。音漚虐。濟陰魏諷。注引世語云：沛人。王粲家議云，濟陰魏諷之去職來謀，許從誅。梁、郟。大梁之郟。陸渾。弘農縣，故戎國。後將軍黃忠卒。昭烈未稱尊號，故大臣歿皆書卒。向舉。音餉。趙祚。音作。光祿勳黃柱。今本皆作權，誤也。按權未嘗爲光祿勳，詳見王謀傳。漢水。孔安國禹貢注云：泉始出爲漾，東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劉志注：禹貢養水出氐道縣，至武都爲漢，後音漾。按漢志注引巴漢志云：漢水二源，東源出氐道之漾山，南都賦注曰：漢水源出隴西嶓冢山，至武關山歷南鄉界，出西口入江。巴漢志又云：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一實云。西漢出隴西嶓冢山，曰漾水，而東曰沔水，又東曰漢水，逕南鄭，有褒水入，又有文水入，又東有旬水入，又東過順陽，有淯水自雒長來山，又有淮水自房陵淮山東流入，毛荊山，會諸水，南入江，順陽在南陽。佗祇。翁言天神也。仁覆。字救切。昭秩。

音郃，一作佫，或云本作郃字，遂皆訛改焉。燤。音柴，燔也，謂燔燎以告天。燔瘞。上音煩，下于志切。禴祚。上音藥，下或作胙。祫祭高皇帝以下。裴松之云：昭烈雖出自孝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明，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爲元祖以立親廟，于時英賢作輔，儒生在朝，制度必有典章，而記載闕略，良可恨也。陸議。後更名遜。巫、秭歸。並南郡縣。秭歸，古夔子國。唐武德初割歸州之秭歸、巴東置歸州，取歸爲名。武昌。故鄂，江夏縣，孫權更名武昌，尋升爲郡。夷陵、夷道。並南郡縣。猇亭。許交切，又音虎，猇亭也。佷山。胡墾切，與恨同音。後漢武陵縣，東京入南郡，出猇亭，名佷山。魚復。音腹，巴縣，春秋時魚國。左傳文十年魚入逐巴師。永安。魚復後改爲巴東郡，梁、隋因之，唐初爲信州，又爲夔州。漢嘉。故蜀青衣縣，陽嘉二年改，後升郡。臨邛。渠容切，蜀縣，邛水出嶲道，邛來山東入青衣。疾革。紀力切。陳留。音詔。遺識。音問，字叔龍，長陵人，初平中爲尚書郎，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輒拒不聽，長安亂，客荊州，曹操辟之，爲相國掾屬長史。條事詳見後漢書荀攸傳。馮詵。所六切。街亭。漢隴西郡略陽縣有街泉亭，前志天水郡有街泉縣，東京改天水爲漢陽，縣省。紀二。諱禪。音擅之禪。牂柯。上音臧，下音歌。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應劭曰：臨牂柯江，故名。顏師古曰：牂柯，繫船杙也。華陽國志：楚頃襄王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于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名牂柯，杙音弋，且蘭，牂柯縣，且子余切。雍闓。上去聲，下音開。越嶲。先蘂切。掎角。居蟻切，牽一腳，說文偏引也。麾。興雅音義同。知氏。音智。廖立。力救切。祁山。今在岷州，蓋天水縣，諸葛亮出祁山，魏人守此以拒王師。武都、陰平。郡名，非當漢之陰平。陳倉。扶風縣。石亭。近建業。漢、樂二城。漢城在沔陽，樂城在成固，皆漢中縣。西城。漢中縣，建安二十四年曹操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爲西城郡。子午谷。子午道，王莽時開，莽傳云：從杜陵直絕南山，通梁、漢道，名子午谷。顏師古初爲益州刺史，趣斜路三秦記子午。斜谷。南山名，褒谷一名斜川，褒斜，漢中谷名，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首尾七百里。陽谷。在褒斜之間。青封。門。即木門。阜陵。九江縣。合肥。九江縣，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渭南。扶風渭水之南。費禕。扶味切。禕音猗。觀阪。蜀縣。觀去聲。有兩石對峙如闕，號彭城，即今彭縣。汶水。音問。汶江之氐王符健。丁奚切，氐王之族非氐王者。祖中。音租，襄陽記曰：在上黃

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光王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城西山鄢、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故曰祖中。殿牌至漢中。漢中治南鄭。宦人黃皓始與政。陳壽景耀元年書皓始專政，按董允傳延熙九年，允卒，皓已與政，專與之植也，當書九年。洮西。臨洮之西。繁。蜀縣。涪陵。音浮。巴縣。西平。涼州郡名，晉志曰：後漢置郡，不書而此獨書，蓋地名西平不一。句安。古侯切。漢壽。故屬漢葭萌縣，昭烈改爲漢壽，晉志曰：劉分廣漢之葭萌、涪城、梓潼、白水四縣，改葭萌曰漢壽，又立漢德縣，合五縣爲梓潼郡，晉武帝泰始中又爲晉壽。南安。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漢陽即故天水。狄道、襄武、臨洮。並隴西縣。上邽。音圭。隴西縣，有下邽，故曰上邽。邽，下邽，京兆。段谷。近上邽。尋春。九江縣。駱谷。漢中之北境，曹爽、鍾會入寇由此，十道志：駱谷道西南界入洋州路。芒水。近長安。侯和。在洮陽。鄧艾。牛蓋切，或作乂。表一。曲阿。吳縣，故雲陽。烏程。吳縣。沙羨。音夷。江夏縣。汝、潁。汝南、潁川二郡。倉亭。在兗州范縣東阿。西平。汝南縣。上饒。鄱陽縣。南皮。渤海縣。石頭。城在建業。濡須。在歷陽。皖城。廬江皖縣。瓦口。在漢中。然。蜀縣。南昌。豫章縣。表二。拓地。音托。數圻。音銀。地方千里。智鬚。音齒。李異。故氏。音支。改夷陵爲西陵。西陵。江夏郡。蘄春。音畿。陵。廣陵縣。錫。音陽。漢中縣。亦郡治。一年。雖在後，必書于此者，究。由拳。吳縣，古檇李，左傳越敗吳于檇李，孫權改曰由拳，檇音醉。改摩陂爲龍陂。在潁川郟縣。城邾。音朱，江夏縣。舊地邾郭，楚滅邾，徙其君于此，因以爲名。先漢衡山王吳芮所都，後漢順帝延和二年，章懷太子注：故城在今黃州黃陂縣東。改禾興爲嘉興。吳縣，故由拳，孫權黃龍三年，改禾興，赤烏五年改今名。扶南。交阯南外夷，見呂岱傳。舒。廬江縣。

句容。丹陽縣。音章句之句。雲陽。吳縣。後改曲阿。又改雲陽郡。堂邑。廣陵縣。故屬臨淮。東興。東興城在巢湖東關，南去江四百里。廣志曰：居巢有二大湖。居巢，廬江縣。孫䊵。丑今切。分宜都置建平郡。建平今歸州。陸抗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劉𡟰。音鶴。自制此字。張栻。音式。字敬夫，紹興宰相魏忠獻公之長子，其論具見所著南軒集。列傳一。嬪嬙。上毗民切。下慈羊切。擯。貧振切。昭烈臨豫州。駐小沛。時以小沛為治所。劉琚。璋之父。後漢書有傳。子瑁。音冒。縱橫。並去聲。險遠。險音逾。朝請。音從切。璩。音渠。列傳二。東陽。故臨淮縣。東京屬廣陵。發者。上上聲。下音兆。猶豫。上夷救切。炎診。音長。又珍。陳元方之父。名紀寔。趙元達。名昱。鄴人。亦揭屣。于切。賁育。上音奔。二子古勇士。辟召。音璧。韓子助。名未詳。飲餞。飲從去聲。荒退。讀從去聲。推之。土雷切。恩施。讀從去聲。應仲遠。名劭，瑒之父。病躄。不能行。蒼論縱橫。下二字並去聲。南徼。音叫。南曰徼，北曰塞。列傳三上。父珪。字君貢。從父。才用從至。如字。南陽隆中。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隆中。石韜、孟建。韜字廣元，建字公威。梁父吟。梁父，泰山下小山。古樂府有梁父吟，蓋亮所作。其詞云：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氏。力可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三士謂陳開彊、顧冶子、公孫捷。事詳見晏子春秋。崔州平。烈之子。龐德公。襄陽人。統之叔父。司馬徽。字德操。欲信大義。信音申。伯業。音霸。古者止稱伯，後轉而為霸。重耳。音重。出守江夏。應劭曰：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南漢志鄂治西陵，西陵在今安州雲夢縣東南。建興四年，孫權攻江夏，圍石陽。石陽，江夏縣。宛。于袁切，又如字。南陽縣。柴桑。縣，豫章。漢南。漢水之南，即荊州。魯肅。音宿。并力。去聲。於戲。讀作嗚呼。秦宓。音密。汜梁。其姓。

者。滇池。音顛。益州縣，故滇王國。前後羽葆。葆，羽名。羽葆，羽葆幢，備之儀，前後皆建羽葆。姚伷。音胄。龍驤。驤音襄。郭攸之。南陽先賢傳：攸之名演，南陽人，以字行。立渡瀘。前志越嶲青蛉水出，句町縣有勸世。咨諏。子侯切。秦嶺。在長安南。長安。京兆縣，先漢所都。咸陽。秦名咸陽，高帝更名新城，武帝元鼎三年又改渭城。郿。扶風縣。箕谷。今利州。卒聞。九忽切。西縣。漢陽縣。蹻足。去遙切。舉足高。賨叟。徂宗切。我賦也。列傳三下。并日。必正切。烏巢。在今滑州胙城東。曹操襲袁紹輜重處。幾敗北山。曹操作伯山，恐非。操曾敗漢中，從斜谷而前，則漢中以北為北山。趙雲傳注：雲嘗來北山下，即漢中也。又張嶷傳注：諸葛亮曰：武皇帝承武都降人之辭，云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及往不如所聞，又發問陽平已降，乃奔南山入巴中。則知陽平為北山矣。唐德宗在興元，與元帥漢中閣陰皆曰：近有卑官自北山來者，殆非良士。山與元祖漢中以北為北山。散關。在長安之西，路出武都。見張魯傳。自漢中出散關則直抵陳倉。建威。巴漢西北境近武都。陽平見姜維傳。木牛、流馬。亮集載木牛流馬法曰：木牛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于腹。載多而行少，可以大用，不可少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腳，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鞦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也。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孔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腳，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靬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腳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鹵城。從安有鹵城。畏蜀如虎。時以馬懿

畏蜀不敢戰。賈詡、魏平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遂病之。無當。近幽城。木門。即青封。近幽城。不踰。謂不踰越。固涸。上音固，下胡困切，固亦涸也。五丈原。在扶風武功縣。挑戰。徒了切。遺巾幗。上于季切。幗音國。婦人之飾。巾首飾也。幗，婦人喪冠。死諸葛走生仲達。司馬懿字仲達。悉仰于官。仰去聲。景升、季玉。劉表字景升。璋字季玉。八陣圖。陣去聲。晉書桓溫傳：初，亮造八陣圖于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曰：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後漢書竇憲傳：班固撰燕然銘曰：勒以八陣，莅以威神。章懷太子注曰：兵法有八陣圖，則非葛所創，蓋古制也。故傳曰：黃帝太公立此法也。

續後漢書音義第二

列傳四。解人。音駭。白馬。縣，東郡。[illegible]。蘇宵切。襄陽太守。故南郡縣，今升為郡。盜寇。從漢切。臂劍。初限切。鏃。千木切。刮骨。古滑切。劈。匹歷切。炙。之夜切。樊。襄陽城外。臨沮。子居切。南郡縣。[illegible]。音止切。鞭撻。仄加切。閬中。巴縣。潼關。長安之西六關，時名陰晉。郡志曰：高帝故曰寧陰。晉地道記曰：今潼關是也。[illegible]。漢縣。於邑。音烏遏。驃騎。上匹妙切。[illegible]。音陟。故扶風縣，東京省為郡。虢。音郭。即周先世所都。儀觀。觀去聲。外水。外水直通成都，內水則可至涪。時曹操欲取蜀，與朱齡石謀曰：劉敬宣往黃虎，料我當出其不意，從內水來，必宜兵以守涪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今以大眾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誠疑其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戍涪城。射之。音石。張飲。音嶷。卒解。七忽切。赤岸。在漢中。列傳五。長道業。長上聲。昌門。吳城西門。耒陽。桂陽縣。常為琅。為去聲。卒至。倉卒之卒。不當。去聲。中流矢。去聲。新都。廣漢縣。內涪水。音納。資中。犍為縣。雍涼。上于仲切。廣拓。音托。磔。涉格切。折節。時轍切。牛鞞。音髀。犍為縣。江原。蜀縣。說璞。式銳切。益州太守。益州，郡名。武帝平西南夷，未服者置，非刺史所統之州。建興三年改建寧。儋石之儲。都甘切，又都濫切，大罌也。與甔通用。𥣱。居勺切。烝陽。故長沙縣。數稱說。數音朔。忿恚。于計切。枹鼓。風無切。所以擊鼓。府藏。去聲。為官市。為于偽切。下自為親同。涯涘。七里切。叵測。普火切。不可也。列傳六。蚑蛟。音改。頓吻。下小。

文齡切。孔伷。音胄，又音紬。沈宕。徒浪切。念難。如字。契闊。上苦結切。杞族。部谷切。四塞。思貢切。正禮。劉繇字。景興。王朗字。東甌。古國，東漢郡國志，會稽章安縣有東甌鄉。兒孝德。音倪。朱忠。字仲子。歙。音攝。嚴郡太守。故黟山縣，晉分五縣立嚴郡。跌宕。音迭。任安。字定祖。葉公。音失。李宏。字仲元。受漑。去聲。見瑰穎。上賢瑰切。以簿殲頰。簿，手板也。禹生石紐。帝王世紀曰：鯀納有莘氏女曰修己，生禹于石紐。譙周蜀本紀曰：禹本汶山廣柔縣人，生于石紐，其地名刳兒坪。坪，草坦也，音劣。廣柔縣蜀郡。郫邸閣督。音皮，蜀縣。丁本、陰化。二人姓名。揆張。舒營切。漯翎。平聲。列傳七。便辟。上平遙切，下匹亦切。姑與敢。音預，下音與同。南安。縣，屬犍爲。岑遜。字元儉。何駛。音史。自校。比校之校。位分。去聲。操行。去聲。宜，去聲。名聞。音問。鴻臚。呂如切。兇。許昆切。健柏。益州縣。般觀。去聲。閻宇。字與黄皓久處，操行未必如維。儉佞。上七遙切。列傳八。宜都、房陵、上庸、西城。宜都，故夷道縣。昭烈分南郡置宜都郡，房陵、上庸、西城皆漢中屬縣，後升爲郡。鼓吹。去聲。容觀。去聲，樓觀間。兼。音謙。使羈。去聲。翾然。音獻。江陽。故犍爲縣。老革。皮去毛曰革，古以革爲甲，故稱兵革，老革猶言老兵，蓋輕鄙之辭。荒悖。音佩，下同。振威。劉琰爲振威將軍。分予之厚。蓋言劉琰分兒子之厚服施之子己，故下文又言負我慈父。菹醢。上側余切，字或作葅。別。傳列切。闟茸。上食甲切，下而隴切。郪。音妻，漢中縣。狐忠。初孤篤，後改爲忠。朱提。音殊時，提又音如匙，見蘇林漢書音義，故犍爲縣，後升爲郡。固陵。建安中，劉璋分巴郡墊江以上爲巴郡，江州至臨江爲永寧郡，朐忍至魚復爲固陵郡，尋改永寧爲巴郡，固陵爲巴東郡，巴郡爲巴西郡，後龐羲爲巴西太守。五百。謂卒帥者。撾。竹瓜切。殄殲。音尖。泫。音玄。督更軍事。更，平聲，下同。覘。敕艷切。馬岱。音代。戚。千六切。狷狹。音絹。從容。平聲。落度。讀作落魄，音薄，又音託，又如字，謂不自檢也。列傳九。泉陵。零陵縣。廣都。蜀郡縣。什邡。音十方，廣漢縣。[illegible]。之欲切。末須。述傳切。首難。乃旦切。總帥。士卒切。憒憒。古對切，心亂貌。郿。莫悲切。改觀。去聲。衛道。音

閬道。音揖。甲。音挹。李福父權。字伯。西充國。巴縣本名充國，後以分置南充，故曰西充。列傳十。閬水。閬中之水。臨附。音。康降。上音亢，下戶郎切。獠。力晧切，又音老。數爲。音朔。遐統兩郡事。陳壽作兩郡，兩郡屬吳，無遐統之理，時弋陽永昌復屬蜀，故曰兩郡。巴東。即永安，升爲郡。不強。其往切。梢固。上音秀，下力救切。望。虛圭切。韓嵩。字德高，義陽人，官至大鴻臚。鍾元常。繇字。墊江。音疊，巴縣。德陽。廣漢縣，有劍閣道三十里至險。爲璋使。爲，去聲。胥帥。上音其，下士季切。趦趄。上音吝，下子須切。麤。麤粗之粗。[illegible]。音角切，皮，又音木。南安。即天水郡之南安。相爲。于僞切。操自比周文王。陳羣、桓階、夏侯惇等勸進，操曰：施于有政，是亦爲政，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事見魏略。適從。音的。列傳十一。景附。英切。三巴。先是劉璋分巴郡爲巴東、巴西，凡三郡，是謂三巴。水經：劉璋分三巴，有中巴，有巴西，有巴東，中巴即巴郡，杜詩云中巴之東巴東山也。杜濩、朴胡。文選蜀都賦注：[illegible]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往云巴賨邑名，朴胡杜濩其姓名也。曹操既滅張魯，以杜濩爲巴西太守，朴胡巴東太守。孫盛曰：朴音浮，濩音戶，文選音穫。相鬪。音。建寧。故益州郡，改今名。先零。音憐。昆明。故西南夷國。犇。音奔。盤江。盤江南號。康降。音來杭，去蜀三千餘里，時未有寧州，但爲南中立都督以羈縻之。晉永嘉中始分置寧州。雲南太守。建興二年分建寧、永昌，置雲南郡。漢昌。巴西縣。定莋。音昨，越嶲縣。味。音昧，建寧縣。旄牛。蜀縣，在邛崍山表。憒。首律切，悖也。亭傳。亭，張戀切。嗷毗。上古。劇以。之欲切。剽急。匹妙切。輿戎。音于。過當。去聲。莢。音英。列傳十二。永南、季常。李邵、馬良字。教中。丁仲切，謂宣教其中也。洮西。洮水之西。石營、董亭。自

往濟安、天水，所經歷之處。鈇題。近秋道。怨讟。音瀆，謗也。沈嶺。當谷之北。長城。沈嶺之東，直長安之西境。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巴漢之境，先主十一年注武衛郎下辨，屬武都郡，今成州同谷縣，舊名武街城，石門即龍門，杜甫龍門閣詩云石門雲雷隘，古鑿蒼林編。沓中。漢中北境，姜維求其地種麥避艾入寇此。陰平、疊谷。陰平，郡名，非廣漢之陰平，疊谷今利州縣。公休、太初。諸葛誕字公休，夏侯玄字太初。峨眉。山名，在今眉州。四世祖皓。字叔明。鐔槩。上音尋。酣戰。音含。列傳十三。誣閔。與微切。譁咋。音責，大聲。踧踖。上子六切，下音即。鐔承。字公文。弾射。市亦切。以累兔。累，力委切。李譔。雛免切，又雛戀切，作也，敬也，故字欽仲。父仁。字德賢。奥祕。祕作密，此蓋鑽研。躊躇。上直由切，下直魚切。牖揭。北切。夷庚。吳晉往來之道，左傳成十八年以塞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撫。與撫音霰同。縱橫。如字。狙詐。狙，七預切，又音蛆，窺伺也，又子余切。要上。音腰。鞅、斯、呂、韓。商鞅、李斯、呂不韋、韓非。鑠。式灼切。臨窳。音庾。朱陽。朱夏也，猶言朱明。望舒。月也。神、竇、楨、蠆。東京四帝。九德。即皋陶所陳之德。薛氏三計。薛布反時，故楚令尹薛公說上中下計，見布傳。齟齬。音蜓切。弼。讀作庚。葉。世也。暘盱。淮南子：禹以洪水，身請于陽盱之桑林。禱于此。容裔。自逍中盱謂日出始之貌。九方。九方堙，秦穆公二人皆善相馬，見淮南子。薛燭。善相劍。鈲梁。師曠巴，善鼓琴。齊隸拊髀。因文客，能拊髀作歌，鳴歌大雅。楚客潛寇以保荊。楚將子發與齊帥相拒，有卒楚齊帥之幬帳冠，子發使歸之，齊帥大駭，即遁去，見淮南子。雍門。桓譚新論：雍門周善鼓琴，孟嘗君爲之流涕。韓哀。呂氏春秋：韓哀善御。王良執靶轡，見淮南子。盧敖。淮南子：盧敖北海見一士，深目而玄準，軒軒然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而下其臂，遁于碑陰，盧敖就而視之，方捲龜殼而食蛤蜊，與之語若士者，齤然而笑，舉臂竦身入于雲中。商鞅。音權。列傳十四。江油。故廣漢之剛氐道，後爲蜀縣之津要。陰平。平道。廣漢屬南中七郡。越嶲、牂牁、與古、建寧、永昌、漢嘉、汶山。周獨立異議。時不滿郭攸之，江油入陰平，朝野洶懼，帝使羣臣議，或以爲可奔吳，或以爲可奔南，周以爲自古無寄

他國爲天子者。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可以奔南。周復以爲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入南周復上疏陳內不可，且言天命有歸，然魏師不能與其子帝業圖不武，遂從周議，至于亡時，炎興元年十一月也，明年正月鍾會、鄧艾皆敗，自圖亡至鍾鄧之誅，才四十餘日，使不聽周之議，君臣固守，豈至于亡，是以君子深歎息焉。孫綽、孫盛著說以咎周。孫綽曰：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爲天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深乎！夫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先主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其過于父，俛首而事仇，可謂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冀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也？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須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兵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巘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收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方，以爲東圖，如此，則姜維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三帥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于必亡耶？魏師之來，褰國大舉，欲追則舟楫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爲匆匆遽自囚虜，下堅壁于敵人，致斫石之至恨哉？葛生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爲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氣。觀古燕、齊、荊、越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懸鳥竄，終能建功立事，繼復社稷，豈曰天時，亦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禪既闇主，周亦駑臣，方之申包、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綽、盛二人皆晉人，其論如此，故備著之。五將謂姜維、廖化、張翼、董厥、[illegible]。吳之三帥，謂丁奉、丁封、[illegible]等。朝請。七正切。宦寺。如字，又介侍切。剸。音庫。疎遠。于願切。容說。于月切。列傳十五。李密。宓必切。采至。音。屏犀。與犀同。闇宦。去聲。臧。音。不強風。強，其兩切。列傳十六。辟。邑主切。日磾。音低。以劍。初虔切。傳彤。音同，或作彤。陰平以降胡烈。廣漢縣，非鄧艾由陰平狹谷道諸之陰平。

閬。音閬。漢昌。巴西縣。閬中令。漢東縣。狼可。狼丁切。創。初亮切。句[?]。[?]。王宮。其先王名宮，國人以其似先王，故名王宮。[?]脊。上祖本切。[?]靚。音靜。字仲思，[?]之子。[?]。

[?]列傳十七。賀[?]。扶[?]切。任。故廢平國縣。東京屬鉅鹿。[?]。汝[?]切。即[?]也。陸渾。縣。屬弘農。大陽。河東縣，在大河之陽，故名。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于此，是爲虞公，爲晉所滅。易之。上[?]市切。瓜

牛[?]。音其[?]小切。[?]音瓜，古通用。[?]殼。[?]。切。安六[?]。音[?]。[?]。上音古，下音歷。皇甫謐。字士安。[?]人。伯直。平聲。[?]。上音池，下音專。內[?]。[?]者，[?]論之事。無所[?]。平聲。[?]

[?]。音[?]。[?]切。[?]。乃[?]切。[?]睨。上音倪，下宜[?]切。目不正視。音孫。讀從去聲。列傳十八。周羣父舒。字叔布。更直。更平聲。李似。音鵲尾。荊楚分野，十二次爲巳。王氣。

識之。音志。以賦。丁涉切。手推。叶回切。鈴下。音[?]，若[?]。斬。粗近切。厲我。上之欲切。[?]山、[?]陽。二縣未詳其地。肆。[?]切。轢。音利。潜。未詳。[?]。必益切。魑魅魍

魎。音[?]、[?]、[?]。安德。平原縣。列人。鉅鹿縣。斥丘。魏縣。當課。與談同。傳曰者。陳炎切。

續後漢書音義第三

吳載記一。富春。後以避晉簡文帝鄭太后諱，改富陽。孫權黃武七年復東安郡，治富春等縣。鹽瀆。故陳[?]縣，後屬廣陵。宛城。音寬。南陽縣。靳斷。丁貫切。直。子朱切。數責。上乙五切。區星。上[?]

零桂。零陵、桂陽二郡。王叡。字通曜，晉太保祥之伯父。張咨。字子議，潁川人。魯陽。南陽縣。續漢志注古魯縣，御龍氏所遷。顏師古曰：即淮南所云魯陽公與韓戰，日反三舍者。公仇稱。公仇，姓，稱，名也。行陳。上戶郎切，下音陣。

[?]。上吉利切。冠冢聞。上音貫。陽人。聚名，在河南。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史記秦遷東周君于陽人，即其地也。梟。音驍，殺人而懸其首。華雄。上戶化切。調發。上去聲。縣示。上胡良切。大谷。近[?]。

小[?]。[?]降切。周[?]。音[?]。字伯仁。峴。胡典切。舒。廬江縣。曲阿。吳縣。江都。廣陵縣。黃祖。劉表將。吳會。吳地一都會。蘄春。九江縣。磾。音[?]。氏。衛[?]。[?]切。好叛。上去聲。

歷陽。九江縣。劉繇。音由。東治。會稽縣，本閩越地。更[?]。音上[?]。力[?]切。在海昏縣。章縣，即封昌邑王之所。宗民。民相宗而爲[?]以避亂，故其長曰宗帥。卒與客遇。七忽切。[?]。[?]

[?]切。陽羨。會稽縣。沙羨。音夷。丹陽。故鄣郡。顏師古注地理志以丹陽爲楚之先熊繹所封，非也。楚之封丹水之陽，其地在南郡枝江，有丹陽聚，即是。前志論字從木，晉志云山出赤柳，故名，從阜非是。樂安。鄱陽縣。

黟。音伊。歙。音攝。張[?]。上去聲。夷陵。南郡縣。當塗。九江縣，故塗山氏國。禹會諸侯于塗山，即其地。陸口。在巴丘之下。避操鋒。上音位。語其下。上音御。巴丘。即巴陵，今岳陽。[?]

城。[?]陽縣。南有[?]城。改鄂爲武昌。即鄂縣。徐陵。在江北。戲口。在江北，音[?]。石陽。江夏縣。周魴。音訪。石亭。在廬江。六安。廬江縣。丹徒。吳縣，古朱方，後改武進，尋復今名。

琅邪。上代下昧。[?]陵。上音[?]，在[?]。安城。汝南縣。堂邑。涂塘。涂水名，在堂邑。堂邑故臨淮縣，東京屬廣陵。吳載記二。樂嘉。近項城，漢汝南之東北。[?]皐。音[?]，又音如字。九江縣。高亭。[?]

之南。安豐。廬江縣。江都。廣陵縣。刁玄。上音貂。詰難。上紀吉切，下乃旦切。數至。音朔，下同。[?]梅。上千四切。[?]吏。上去聲。首服。上音狩。子觀。音[?]。錢里。未詳。虎林。未詳。布

塞、永昌。二亭。皆在建業近城。君爲君。上爲去聲。牛渚。近城。射鉤。上市亦切，下古侯切。見吏。上賢遍切。候官。故閩越地。武帝滅其國，徙其人名東冶，又改東城。東京改爲侯官都尉，晉太康中縣。音安。立

子[?]爲太子。[?]、[?]、[?]、[?]、[?]。[?]說如湖，水湖曲之湖。[?]音如迄今之迄。[?]音如兕觥之觥。[?]音如太玄[?]首之[?]。[?]音如草莽之莽。[?]音如磨物之磨。[?]音如[?]衣之[?]。[?]音如擁護之擁。[?]音如松之[?]。[?]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休欲令難犯，亦何患無名，而乃造無況之字，制不典之音，遂明詔于前，緣貽嗤笑于後代，不亦異乎？戾。古迴切。[?]。[?]。[?]。上音凡。扶嚴。交阯徼外蠻夷。車[?]。上尺加切。

太康四年。死于雒陽。按吳録，皓以四年死，時年四十二。世紀，皓以赤烏五年壬戌生，太康四年癸卯死，四十二歲。陳壽作五年，非是。羊衜。音道。盛水。金馬孟。孟音成，馬孟言其大也。封[?]。音[?]。[?]校

習。說作比。故鄣。音章。丹陽縣。錢塘。會稽縣，東京屬吳。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入東海。固陵。會稽近境。查瀆。在會稽境。趨具。上音促。高遷。會稽有遷亭，即所謂[?]亭，見後漢書蔡邕傳。周昕。音忻。

明。字大[?]。[?]。[?]。近壽春，合肥北。溧陽。丹陽縣。牛渚。秣陵南境，在當塗縣，俗謂之采石。[?]江東之津要，[?]改[?]。自橫江濟于采石，橫江近今[?]。[?]。[?]切。相遲。[?]。巴丘。陵[?]

口之下。縣在今[?]。重安。零陵縣。舒仲膺。名御。初伯膺親友爲人所剌，仲膺爲報怨。事覺，兄弟爭死，人皆義之。陵陽。丹陽縣。[?]。[?]圭切。京城口。即京口。椒丘。近豫章，見太史慈傳。[?]揚。音[?]。識之。音志。

吳載記三。[?]。音[?]。劫質。音志。管融。上音[?]。自覆。夫[?]切。下同。徐聞。合浦縣。[?]。胡[?]切，又于鄙切。雄長。上[?]聲。帶鞬。居言切。藏弓矢器。左傳右屬櫜鞬。蕪湖。丹陽縣。宣城。

丹陽縣。[?]。丹陽縣。山越。越人之山居者。[?]。音[?]。神亭。[?]近曲阿。把腕。烏貫切。艾。豫章縣。吳公子慶忌所居。西安。豫章縣。見潘璋傳。[?]。扶[?]切。屋棟也。當歸。藥名。與

載記四。有[?]。[?]圭切。[?]。色介切。祖[?]。上音[?]，下音問。將校。下效切。又音教。飲羣臣。上于禁切。[?]衡。[?]正平，後漢書有傳。婁、上虞。並會稽縣。鄉服。音向。權酤障管之

利。王莽設六管之令：酒酤、鹽鐵、[?]、名山大澤、五均賒貸、六管，即權酤障管之類。爲身爲國。于僞切。妻以。上去聲。丁[?]。音[?]。雲陽。故曲阿，升爲郡。伯言。陸遜字。析[?]。音[?]。猿狖。音又。白

陽。丹陽縣。佃皖口。佃，音[?]。輔車。尺加切。詩疏：輔，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易咸其輔頰舌，明輔近頰而非頰也。蓋輔頰下之別名，車牙下骨之名也。二者相爲表裏，故曰相依。[?]輔頰也，車所以載大[?]，左[?]第二[?]

[?]。以內船。音納。復難之。難去聲。東關。即東興。新城。吳人所築合肥新城。潯陽。廬江縣。儋耳。[?]南郡。吳載記五。[?]。止[?]切。[?]儿。上去聲。食盛。上去

聲。海鹽。吳縣。[?]口。在長沙，見呂岱傳。摘抉。一決切。跼蹐。上具玉切，下子昔切。負殿。典見切。要其。平聲。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

豫章謂[?]，使君謂[?]，丞相謂騭，衛尉謂峻，奮威謂承也。恂恂然。周昭引語，今語作[?]。[?]建計宜都秣陵。即建業。枏榴。枏木多瘤，其文委曲可愛，人或取以爲枕。今[?]呼[?]爲[?]，一曰古杉木根盤錯有文，俗呼爲

花檻，苦鑑切。半洲、甘寧、潘璋屯兵於此。翊，吁羽切。櫂，閘鬼切。門下循行，賊帥游徼之屬。黃龍大牙，旗也。吳載記六。橫江、當利，在江北，孫策征劉繇，濟于橫江，大破之於牛渚。即采石磯，周瑜從攻橫江當利，乃東渡襲秣陵，則知在江北。湖熟，丹陽縣。江乘，丹陽縣。居巢，廬江縣。春穀，丹陽縣。蒋陽，廬江縣，本作湖，今通用。巴丘，廬江縣。郢，南郡縣，楚都。送賀，音志。宮亭，漢郡國志，尋陽南有九江，東合為大江，注云，蓋道廬山部曰，山在尋陽南湖宮亭湖北，對小江口，又曰廬山，南臨宮亭湖，蓋在尋陽，尋陽縣屬江夏郡，郡跨江之南北，尋陽在今江南，周瑜所宮亭，江夏太守黃祖，遣部兵入柴桑，瑜追討，擒龍子柴桑，孫策與蒋陽接境，按今宮亭與彭蠡相接，猶湖縣之于青草。并力，音併。蒙衝，戰船名。艘，搜高切。舸，增我切。漲天，張去聲。創荒，上初蒙切。下為、漢昌、劉陽、州陵、鳥字遠切，劉或從本下為。劉陽、漢昌，豈長沙縣，州陵南郡縣。京，即京口。折衝，女六切。奮威，張承。蹴操，上此六切。道於巴丘，蓋巴陵，非巴陵之巴丘。醇醪，盧刀切。蔣幹，字子翼。游說，音稅，下說客同。斐曠、后曠，師曠。斐，食其切。南困，溫軫切。卒除，上七忽切。勛除，上子小切。愕眙，丑庚切。直視也。益陽，長沙縣。行陳，戶郎切。賒、貰，音世，又音賒，貸也。行縢，音藤，腰下所束也。廣德，丹陽縣。抱鼓，音学，所以警鼓。夾石，皖城北境。章鄉，近寥城。開拓，音托。文表，蔡松字文表。吳載記七。令支，上郎定切，一音零，下巨思切。石城，丹陽縣。巴、澧，即天門郡之臨澧、澧陽。縣。音練。竟紹切，又疎練切。亡妙切。祖長子射，音亦，見後漢書劉衛傳注。洞口，即洞浦，在九江，今江北。薄落，即孫權黃武三年所築夏口城，自石頭至江乘，立木為之，衣以蘆葦，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望見遂還。下蔡，故沛縣前志注，故州來國，為楚所滅，左傳成七年，吳入州來，夫差遷昭侯于此，吳亡復為楚滅。宜春，豫章縣。岑，木詳。栟閭，上必平切，櫚也。大紲，息列切。度權，上徒學切。餘杭，吳屬縣。者，之欲切。當口，當陽水入大江處。盛祖及，上音成。陽新、下雉，豫江夏縣。白削，白挺也。建昌，豫章縣。仰取，上去聲。涂塘，在東關。高亭，在海巷。吳載記八。山陰，會稽縣。分丹陽為臨川郡，并豫章之臨川。竄行，戶郎切。見兵，上去聲。識臣，音志。湖熟，吳縣。陵陽，丹陽縣。勇里，在會稽句章，句踐欲襲吳王于勇東，即其地也，勇一作甬，章昭曰，鮑東洲，刻，會稽。斯從，其姓名也。太末，太音盥，會稽縣。臨水，吳縣，建安十六年，孫權左傳曰姑蘇。分餘杭置，晉改曰臨安。白梧，白項切。奢綺，奢侈也。絳褶，赤占切。安樂，本詳。保質，音志。剛切，音剛。吳載記九。郡縣，于袁切。趣，音促。衛旃，與蓋同。大公平，即大中正。蒲圻，江夏縣。六安，廬江縣。舫，音昉。寧國，丹陽縣，晉置宣城郡，誤宣城。狙誘，上錯旬切。竄亂，音亂。永興，會稽縣。君墓承宮，事見後漢書。西陽，武陵縣。趨嚴，千六切。遷陵，武陵縣。魁帥，士李切。屈廷，必袁切，不能行。幾復，音冀。車重，輜車之重。誦，音訟。吳載記十。祖紆，字叔盤。父璣，字季功。海昌，陸氏祠堂象贊曰，海昌今鹽官縣。利浦，丹陽縣。費棧，上扶味切，下將陵切。劉廙，音益，又音異。見乘，音見。葑萱，未詳。蘊式，音六。謝淵、謝太，會稽興縣。測字休穆，少有德操。暨豔，敗蕪切，又音蕪。吳王夫差之後，以既為氏，今作几一切，吳越間有此姓，元和姓纂音官，上元中改為周氏。樂鄉，在南陽冠軍。比晉，上音備。大騋，音萊。淘懼，許拱切，入一音凶。古之劍諸，音既，會稽縣。巴丘督，巴陵，吳載記十一。上平輿，音預，汝南縣。子綱，張綱字。延陵，諸葛瑾字。疏直，上平聲。荀罷，爽之廣名。唯唯，音偉。氾，音泛。舞，音內。隅儼，上音淮。斯夷，音斯，衰馬者，韋昭曰，斯衰也，析薪為斯，炊烹為衰，俗作入聲。韋昭，陳壽避司馬昭諱，改作曜，而張昭周昭之徒，又為不改。漸漬，漸平聲，下去聲。不頵，許規切。秤，音平，博局。遠矣。

參訂，丁正切。茶舞，音舛，茶之晚取者。以當酒，當去聲。郢，胡卦切。彝，音夷。聚，音核。正王，于況切。懲，與懲同義。綆紲，音梗，繩。楊竺，音竺。藉寇，七夜切。比曉，音備。吳載記十一。下、徐聞，音珩，行。轢，音洛，又音歷，車轢也。殳，音珠。昭，從鑒切。廬陵，在廬川郡，後改廬陵。禮遣，于為切。琅琊王，孫休。為台，音怡，佞。棨戟，音啓。釣臺汋，音泮，陸也。柁工，徒賀切。樊口，樊水自此入江。使事，去聲。授讓，李佑切。

續後漢書音義第四

魏載記一。阿瞞，阿俗呼作過，後聲也，下饋官切。蒜，音算。蓋吾侯，音禮，故城，東京雒中山國。說翼，式季切。縱橫，並去聲。費亭，音祕，在沛國。大長秋，主宮禁官，或用士人為之。費，音秘。京雒中山國。魏載記一。阿瞞，阿俗呼作過，後聲也，下饋官切。蒜，音算。蓋吾侯，音禮，故城，東京雒中山國。說翼，式季切。縱橫，並去聲。費亭，音祕，在沛國。大長秋，主宮禁官，或用士人為之。種嵩，音蓋，音蒜。任俠，音俠，上去聲。濟南，上去聲。滎陽，河南縣。汴水，在滎陽西南。博陽，彭城縣，春秋時偏陽子國，楚滅宋，即傳陽。取虛，音秋，國，下邳縣。睢陵，下邳縣。夏丘，沛縣。鄄城，音絹，濟陰。范、東阿，並東郡縣。陳馬，上除季切。東緡，音民，山陽縣，春秋僖二十三年，齊伐宋，圍緡，即此。宛雒陰穰，並南陽縣。其質，音質。睦固，上許圭切，又息圭切。犬城，河南野王縣，有射犬寨。左馮、徐璜，馮為小黃門，璜為中黃門，傳，馮本作憑，工登切，璜也，又音黃。饕餮，上土高切，下田結切，貪財曰饕，食食曰餮。嫖狡鋒協，上匹妙切，輕劫，狡猾，鋒協，狂性，害物，興兵刃相合，故曰鋒協。莫府，幕同。愚恍，杜彭切。補緝，音集。秦師一克之報，謂敗孟明而收其後數。三蠱，中蠱、外蠱、蠱蠱。五宗，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三族，父族、母族、妻族。楊彪，後漢書有傳。睚眦，上五戒切，下紫賜切。榜楚，上比武切，笞。漢書楚荊楚。謙，漢縣。校官，學官也。中山，國名，鄴，魏縣。安平，冀州國名。平原、泉州、二渠，平原縣，白呼陀河入瀛河，泉州縣，白洵河入滱河，皆通海，泉州漢陽縣，屬漢郡國志，雁門廣城，故謙代郡，山海經云，盛龍，北平郡北境，有北平盧龍塞，北安十一年，徙縣出白呼陀河入滱河，洵音鋤。柳城，遼西縣。渦肥水，上烏禾切，渦水入淮，肥水即合肥也。更事，上平

嶪、遲及切、恐懼不安貌、不任、音壬、俛仰、上一作俯、朝請、音情、裝、按其切、與班同、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衆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魏書云、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外侯爵十六級、銅印黑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墨綬、皆不食租、與衆列侯、關內侯、凡六等、綬松之以爲今之虛封、自此始、既得關、復蜀、操自度力不能得蜀、故爲此辭、以示謙抑、與後雖勸之令同、趨而徇、所以示衆、鈇質、音孚質、與鑕同音義、碪也、富埒、音劣、婁興亟作、婁諏作頻、亟、欺冀切、敏也、仆、音赴、顛也、倡、倡優之倡、其宦人官、不得過諸署令、亟自以其祖出宦寺、故因嫌其親、故爲此制、十月辛未、陳忠作十一月庚午、受禪碑作十月辛未、歐陽公云、當以碑爲正、見集古錄、受禪碑、歐、歐松之引獻帝傳曰、辛未、魏王登壇受禪、又引桓階等奏、太史令、揮今月二十九日、登壇受命、陳壽魏志云、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則知辛未爲十月二十九日、魏志十月癸卯朔下令、丙午至鄴、漢帝遣張音禪位、庚午受禪、十一月癸酉、則知辛未爲十月二十九日、魏志十月癸卯朔下令、丙午至鄴、漢帝遣張音禪位、庚午受禪、十一月癸酉、以山陽奉漢帝、癸酉去、癸卯、三十一日、蓋一月而三十一日、其說明矣、僭卽篡位於繁陽、潁川郡潁陰縣有繁陽亭、先是曹丕更其黨遣獻帝、禪位于己、因南至潁陰、陽不與知、張音等、來歷授于丕、丕篡位于此、以其地爲繁昌縣、北征記曰、地在許之南去十里、有臺七丈方五十步、臺側有壇、高二丈方三十步、卽篡位處、強起、其兩切、紹蘇、徒蘇切、下去聲、內之掖庭、音液、納、毋丘、音無、不勝、音升、金城、在洛陽、魏載記二倩人、上七正切、壺關、上音胡、縣、臨潁、潁川縣、丁謐、音蜜、與乎路險、在漢中、要塞、音腰、崖柴、音去聲、作疽蠱、其書其蠱、皇遽、音急、枹罕、上音孚、鄯西縣、品度、徒郎切、滋長、張兩切、大較、過言大概、高陽許允、故孫、敦之、上色主切、顯甫、顯思、顯、尚字、北邙、洛陽山、魏載記八絳邑、河東縣、郭援、宣氏將、與援要、約土窖、音教、皮氏、河東縣、間行、間道而行、小弋陽、按南有弋陽小、東關、卽東興、在廬江、項、汝南縣、井軍、上平聲、五將山、在淮、沔之間、曹瞞記、荷堅兵敗奔五將山、按堅都長安、倉卒安得至淮、沔、漢書地里志、左馮翊谷縣有五將山、堅所奔若是五將、非五將也、夾石、峽之北境、佛易、音嘌、類、齊要切、西平、郡名、隴涼州、與酒泉、天水接境、推下、上吐回切、佞人之枕、讀從上聲、上枕、肘、沙酒切、不爲卿、爲子僞切、燉煌、上吐

邯鄲、音寒、宏農郡縣有邯鄲、郎長、上一直切、太原縣、一期、音基、京、密、道河南縣、安陵、扶風縣、堂陽、故鉅鹿縣、後改安平、魏載記六、露板、露章、虬髯、上皮求、瓶服、瓶、敗之服、馮凡、上皮冰切、遊玠、上去聲、廷尉、主刑獄之官、貫、音世、頓丘、東郡縣、比居、上皮義切、東莞、音官、琅邪縣、繁鄉、胡果切、胡牀、今繩牀也、魁梧、音悟、官線、紬帛也、魏載記七、榜北山、傍去聲、徐無山、北平縣徐無山、蓋徐無縣之山也、要束、要約也、薊、正信切、渤海縣、白檀、漁陽縣、鄉導、音向、平岡、白狼、並北平縣、前志、高密、北海縣、膠、枝叶切、膠東、濟南縣、儀之、上音叶、解曰儀、南和、鉅鹿縣、桑車、上音本、車上蓋也、以蓋蓋車、百陌、小槐里、扶風有槐里、小槐里、魏黑盜其近地、半襄、與釉音義同、卽今半

邯鄲、亡巾切、又音義、與邯同、郎長、上一直切、一期、音基、京、密、道河南縣、安陵、扶風縣、堂陽、故鉅鹿縣、後改安平、魏載記六、露板、露章、虬髯、上皮求、瓶服、瓶、敗之服、馮凡、上皮冰切、遊玠、上去聲、廷尉、主刑獄之官、貫、音世、頓丘、東郡縣、比居、上皮義切、東莞、音官、琅邪縣、繁鄉、胡果切、胡牀、今繩牀也、魁梧、音悟、官線、紬帛也、魏載記七、榜北山、傍去聲、徐無山、北平縣徐無山、蓋徐無縣之山也、要束、要約也、薊、正信切、渤海縣、白檀、漁陽縣、鄉導、音向、平岡、白狼、並北平縣、前志、高密、北海縣、膠、枝叶切、膠東、濟南縣、儀之、上音叶、解曰儀、南和、鉅鹿縣、桑車、上音本、車上蓋也、以蓋蓋車、百陌、小槐里、扶風有槐里、小槐里、魏黑盜其近地、半襄、與釉音義同、卽今半

續後漢書札記

郁松年撰

庚子冬。余方校刊郝氏經。續後漢書。取是書相參攷。昭文張氏愛海金壺剞本。錯誤衍脫。幾不可讀。因思鄉陳壽之稱蜀。正漢氏之大統。厥指不異。而郝書繁富。是書謹嚴。軌轍雖同。徑途迥別。其於史家體例。亦互有得失。輒勘定付梓。俾讀者參綜博約。合觀取舍。以明兩先生之用心。而亦識夫古今作述之林。殊途同歸。有如是也。是書一本陳志。及裴氏注。偶參范氏後漢書音義。有旁引他書者。悉檢核原文。因張氏舊本。正其譌誤而易之。復證以通鑑、郝書。及三國志辨誤攷異諸書。其非傳寫之譌。而文義岐舛者。仍舊本得所據正。則辨其是非。疑者。及義可兩通者。竝存異說。而摹書間有遺失。亦列是編音義。與本文樞轉相證。本文所無。或先後乖次。壹皆標明。神識闇鄙。多疏漏淆惑。往往而覺。所不克盡。惟世之君子察焉。是書頗簡。然與郝書參校。將及期年。乃先藏事。道光二十有一年辛丑十月朔日。上海郁松年泰峯氏。書於宜稼堂。

重刻續後漢書札記

舊本昭文張氏海鵬。較梓墨海金壺史部。

原序。丕方登壇。丕下空五字。或補方字。今從之。

上海郁松年泰峯氏譔

目錄

列傳第三上下。諸葛亮。舊作第三諸葛亮上。諸葛亮下。案帝紀第一上下。昭烈皇帝。今改。餘一例。

第五。龐統下。附子宏、弟林。舊脫。今從傳文補。下同。

第六。許靖下。附王商。舊脫。今補。伊籍。籍舊作藉。案陳志作籍。今改。

第七。王謀下。附賴恭。恭子太、何宗。宗子雙。太舊誤太。宗子雙脫。今從傳文改補。

第十。蔣琬下。附子弋、羅憲。李朝下。附弟邵、兄邈、羅憲。弟邵、兄邈、舊並脫。今補。

第十四。黃皓舊附譙周下。案傳文標題譙周、黃皓、並列。且周與皓各贊。是皓非附傳。今改。

第十七。隱逸杜微下。附五梁。舊脫。案梁非隱逸。附微傳。目錄似可從略。然魏滕亦非方技。而附吳範傳。知此脫也。今補。

第十八。周宣下。附趙直。案宣魏臣。直漢臣。似當爲直立傳。以宣附之。而移在吳範前。節忠義隱逸傳。當播、杜微、竝漢臣。閒厠吳、魏。蓋僅以事類相從。無義例。

吳載記第二。孫靜下附峻、琳、瑜、皎、奐。奐舊誤英。今改。　孫賁下附子鄰、弟輔。子鄰舊脫。今從載記文補。下同。

第三。劉繇下附子基。　士燮下附弟壹、子徽。舊並脫。今補。

第四。顧雍下附子劭。劭舊誤作从邑之邵。案劭字孝則。義取德劭。當作从日之劭。而載記作劭。潘安仁河陽縣詩云。令名恧不劭。注劭、美也。是劭本通劭。今從之。

第五。張紘下附秦松、陳端。　步騭下附周昭。舊並脫。　嚴畯下附裴元。元子欽。元子欽脫。　薛綜下附子瑩。　胡綜下附徐詳。並脫。今補。

第六。魯肅下附子淑。舊脫。今補。

第七。程普下附綠常。常舊誤富。今改。　董襲。　凌統。　潘璋。　丁奉。舊凌統附董襲下。丁奉附潘璋下。案載記俱別立標題。今改正。

第九。呂岱。呂舊誤吳。今改。　全琮。　駱統。舊駱統附全琮下。今改正。

第十。陸抗。　陸胤。　陸凱。舊並附陸遜下。作子抗、弟瑁、族子凱。案載記不附遜後。別立標題。今改正。

第十一。上虞翻下附子汜、忠、翼、昂。舊脫。今補。

魏載記第一。曹芳。　曹髦。　曹奐。舊附曹叡下。作叡子芳。丕孫髦。操孫奐。案載記俱別立標題。今改正。

第二。曹植。　曹沖。舊附曹彰下。作弟植、沖。今從後標題改正。　曹冀下附子爽、鄧颺、丁謐、何晏、畢軌、李勝、桓範、鄧颺以下並脫。今補。　夏侯淵。　夏侯尚。　夏侯元。下附王經。淵、尚、元。舊附夏侯惇下。作族弟淵。淵從子尚。尚子元。王經脫。今改補。

第三。郗慮。　賈詡下附許攸。攸淵。　郭嘉。舊並脫。今補。

第五。王粲下附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吳質。舊陳琳下。誤衛孔璋二字。吳質脫。今刪補。　衛覬下附劉廣。　楊俊下附王象。舊並脫。今補。

第六。裴潛下附何夔。梁習。舊脫何夔。而誤標梁習。今補改。　司馬朗下附司馬芝。舊脫。今補。

第七。常林下附吉茂、沐並、時苗。舊脫。今補。

第八。任峻下附滎祗。　張既下附子緝。　杜襲下附趙儼。　高柔下附王觀。　劉放下附孫資。舊並脫。今補。

第九。張郃下附子禁、徐晃。舊脫。今補。　龐德下附許褚。褚誤楮。今改。　王淩下附毋丘儉、文欽、儉子甸。母舊作毋。案毋音無。而字从母。儉子甸脫。今改補。

卷第一上。帝紀第一上。

昭烈皇帝紀。勝子貞元朔二年。封陸城侯。陳志作元狩六年。封貞漯縣陸城亭侯。辨見音義。　試守平原令。並領平原相。陳志並作後。郝書無並字。舊脫令。案陳、郝、皆有令字。音義亦列平原令。今補。　獻帝初平四年。　興平元年。　二年。　建安元年。舊並不跳行。今改。興平元年夏。操復遣荀彧、程昱、等攻豫州。

昭烈爲彧等所敗。案陳志魏武紀。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復征陶謙。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郯東。要太祖。太祖擊破之。通鑑同。此誤。以非傳寫脫訛。仍之。　建安元年庚申。天子遷都於許。上繫八月。是八月庚申也。曹操傳亦云。庚申以帝遷都。陳志、郝書。並作九月。此據後漢書也。音義未辨。不知孰是。　二年。韓暹、楊奉。寇掠徐、揚、間。昭烈要擊盡斬之。郝書作斬奉。暹奔并州。　四年。偏將軍王服。陳志作王子服。辨見音義。　徐州刺史車冑。冑舊誤胄。今改。　五年。青州刺史袁譚。舊脫刺史字。今從陳志補。　六年。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案博望之戰。陳志繫五年。郝書在七年。蓋志於曹公既破紹而下。約言昭烈事。不紀歲月。李典傳。敘其事於圍鄴之前。圍鄴九年事。而昭烈以六年冬。奔荊州。七年九月。操攻譚、尚。劉表使昭烈北侵。或在其時。故通鑑繫於七年。而郝書從之。　十九年。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競舊誤競。今改。

卷第一下。帝紀第一下。

二十四年。以殉國難。殉舊誤徇。今改。　崇敘九族。崇下同。案虞書作惇。陳志作敦。此作崇。當有爲改也。仍之。　心存國家。存誤在。　摧破魏軍。摧誤推。今並改。　宗室微弱。室舊作社。　羣寮兇逼。寮作臣。　臣蹙責碎首之負。責作當。今並從陳志改。　曹操相國西曹掾。掾誤椽。今改。　梁郊陸渾羣盜。陳志閻羽傳。郊作郟。音義列梁郊注云。大梁之郊。案大梁漢河內地。與襄、樊、絕遠。郟與陸渾。後漢並屬宏農。滿寵傳云。羽遣別將。已在郟下。梁。自統指漢時梁國而言。此作梁郊。音義亦當云梁國之郊。並誤。未改。

二十五年。副軍將軍劉封。郝書作副軍中郎將。　章武元年。勸學從事張爽。爽、陳志同。郝書與謹案並作奭。　姊、嫡、爲天綱。綱舊作網。今從陳志改。　光祿勳黃柱。柱、陳志作權。辨見音義。　二年。遣大中大夫宗瑋如吳。大夫舊誤夫夫。今改。　三年。時馬謖有盛名。時舊誤事。今改。

卷第二。帝紀第二。

少帝紀。建興元年。格人羣臣。臣、陳志作正。　六年。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降。南定舊誤安南。今改。　九年。懿等帥衆遁去。舊作衆衆。衍一衆字。今刪。　十二年秋八月。丞相亮。薨於渭南。八舊作七。案陳志、通鑑、及是書亮傳。並作八。舊誤。今改。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崩。夏六月。陳志同。郝書作秋七月。　延熙二年春三月。以大將軍蔣琬爲大司馬。曹叡死。蔣琬爲大司馬。陳志亦繫三月。郝書作夏。曹叡死。陳志、郝書。並在正月。此誤繫三月。未改。　七年春閏月。曹芳使其將曹爽、夏侯元、寇漢中。閏月。陳志作閏二月。郝書作三月。案下夏四月。則當爲閏三月。　十年。白虎文、治無戴、等。戴舊誤戟。　十六年。衛將軍姜維。帥師圍南安。南安誤安南。今並改南安。陳志同。郝書作狄道。　十七年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陳志繫於冬。此當脫冬字。河間。胡氏通鑑注云。當作河關。　十九年。孫亮侍中孫綝。殺其將軍滕允。案陳志。三國主傳。允本衛將軍。此當脫衛字。

卷第三。年表第一。

建安以來諸侯年表。陳壽三國志。舊脫三字。今補。　建安元年。遂有漢南。漢南舊誤南漢。今改。　是歲自

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又自爲司空車騎將軍。荀彧歎迎天子。遂遷許都。攷之范書獻紀。陳志武紀。此誤倒。當云是歲入朝。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以天子遷許。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五年策謀襲許。迎漢帝。蓟卒。卒上舊空一字。今以意補。十三年。分歙爲始新、新定、黎陽、休陽、舊定誤安。黎誤犂。作元武池以肄舟師。肄誤隸。今竝改。二十年。始置名號侯以賞軍功。案陳志魏武帝紀注。音義魏載記一。名號侯亦六等之一。非總名也。此誤。

卷第四。年表第二。

章武以來。吳、魏、表。系紹正統。紹舊誤塤。建興四年。使諸葛集類經傳。集誤進。六年。錫縣爲錫郡。錫誤錫。大敗於石亭。石亭誤采石。今竝改。八年。作合肥新城。舊肥下誤空一字。今不空。十二年。遣司馬懿拒王師。遣誤道。孫權帥諸將來攻。攻誤文。十三年。遣使以馬易珠璣。珠誤喙。十五年。省錫郡。錫誤錫。今竝改。延熙五年。改禾興爲嘉興縣。興舊誤禾。案晉義、陳志。竝作興。今改。八年。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句容舊誤苟客。無自小其至雲陽西城八字。案晉義表二。列雲陽。知此處脫文。今從孫權載記改補。十六年。圍南安。南安舊誤安南。今改。炎興元年。又明年。皆興。案炎興元年。魏景元四年也。魏又歷五年。咸熙元年二年而亡。明年當作三年。末改。

卷第五。列傳第一。

安平悼王理傳。子哀王允圖。舊脫允字。今從陳志補。

卷第六。列傳第二。

陳登傳。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案昭烈紀十六字。皆孔融語。陳志同。此誤爲登語。勸兵追蹤。蹤舊誤攝。今改。昭烈謂表曰。欲言非云云。案陳志。作昭烈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云云。此疑有脫誤。

袁渙傳。舊曰。世治則禮詳。舊舊誤常。案書中舊字多誤。常。今竝改正。後不復記。所得祿賜親故。案陳志。作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此祿賜下。疑脫散之二字。

邴原傳。志行忠方。忠舊誤中。今從陳志改。師事潁川陳寔。潁誤穎。寔作實。今竝改。則推之欲危其身。推誤摧。其身脫。今從志注改補。

陸績傳。績所未安。績舊誤切。注易釋元。元誤文。今竝改。

卷第七上。列傳第三上。

諸葛亮傳。少與潁川徐庶。潁舊誤穎。非惟天時。亦人謀也。推作曰。今竝從陳志改。文法繩墨。墨誤墨。五梁爲功曹。五作伍。案晉義作五。五梁附杜微傳。今竝改。昔世祖創迹舊基。迹誤遺。今從志注改。乃悉收其豪傑舊脫收字。命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廨府事。舊撫長史二字。案蔣琬書官。張裔亦應書官。今竝從通鑑補。霍弋、姚伷等。皆入幕府。弋誤七。伷誤佃。今竝改。

卷第七下。列傳第三下。

若數十萬之功。十舊誤千。今改。義曰。惟君體資文武。陳志策上有詔字。此疑脫。肝心若裂。肝誤豚。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勸誤觀。今竝改。隨亮至漢中。建興元年卒。陳志同。案亮出屯漢中。在建興五年。時蔣隨軍。與諸將子弟。運於谷中。元疑作六。字形相涉而誤。緜誅還吳。爲瑾後。陳志作故樂還。復爲瑾後。案陳志。瞻次子京。與樂子韶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是樂未嘗還吳。特遣率瑾祀耳。且恪族於吳。樂卽祀瑾於蜀。不待緜誅。始祀瑾也。

贊。竊竊窺人宗祀者。雨雪見晛。竊竊舊誤切切。晛誤睍。今竝改。

卷第八。列傳第四。

關羽傳。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要舊誤效。今改。將軍傅士仁。傅字衍。見錢氏三國志攷異。

張飛傳。進西鄉侯。舊鄉下誤衍亭字。今從陳志刪。又曰鞭撻健兒。撻舊作撻。案音義列鞭撻。陳志同。今改。

馬超傳。廉故吏楊阜、姜敘、等。舊脫廉字。今從陳志補。因封前都亭侯。封陳志作爲。三國志攷異曰。前字疑衍。案前非衍字。超本封都亭侯。昭烈復其本封。故曰前。世載其罪。載誤載。今改。

黃忠傳。馬張在近。上舊衍關字。今刪。

趙雲傳。張翼欲閉門拒守。翼舊作飛。案志注。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作飛誤。今改。明且。昭烈至其營。舊無昭烈二字。案志注。先主明且自來。至雲營圍。知此脫也。今補。作樂張欽至。誤。張舊誤強。案晉義。列張欽。今改。軍事無利。事舊誤士。今從志注改。執事有恪曰平。恪志注作班。周書謚法解作制。官至永安都督。永舊誤新。楊戲舊贊二人。楊誤揚。今竝改。

卷第九。列傳第五。

龐統傳。潁川司馬徽。川誤州。陶冶世俗。冶誤治。今竝改。遂與亮竝爲軍師中郎將。舊脫亮字。今從陳志補。

法正傳。乘劉牧之懦弱。牧舊作璋。案此時。正尙爲璋臣。何至直斥其名。傳寫誤也。今從陳志改。以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揚誤楊。今改。

蜀和傳。蜀士富貴。陳志同。案貴疑實字之誤。風化大行。化舊誤俗。今改。與諸葛亮。竝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舊脫府字。今從陳志補。內幹機衡。幹志作幹。案幹管也。幹運也。轉也。義亦通。仍之。

劉巴傳。零陵烝陽人。烝舊作蒸。今從音義改。說詳鄭書札記。昭烈從之。舊脫之字。今從志注補。

卷第十。列傳第六。

許靖傳。遣能守敬。守舊誤不。今改。沙汰穢濁。汰誤沈。與九族中外同飢寒。寒誤食。今竝從陳志改。會稽傾覆。覆誤復。璋以爲巴郡廣漢太守。巴誤邑。今竝改。

伊籍傳。籍竝作藉。陳志鄭書竝作籍。今改。

秦宓傳。字子敕。敕舊誤初。卞和銜玉以耀世。卞誤下。詠原遂之蓬戶。時翔翔於林澤。蓬誤逢。林誤小。

今竝從陳志改。　公羊賢叔術之遜。叔術舊作叔孫術。陳志作叔術之讓。案公羊昭公三十一年傳作叔術。孫字衍。今刪。是書讓多改作遜。仍之。　蓋仍不可默默也。默默舊作默身。今從陳志改。　傾五官掾。掾誤椽。今改。後同不記。　其爵位者。或不如徐州舊脫者字。今從陳志補。　建興二年。興誤安。今改。文多故不載。故誤失。今從陳志改。

馬良傳。其人吉士。其舊作其。當晉恭。陳志作其。郝書作奇。案文義當從陳志。今改。　願降心存納。納舊誤約。今從陳志改。

鄧芝傳。芝聞巴西太守龐羲。羲舊誤義。今從陳志改。　帝遣宗瑋、費禕、等。與相報答。宗舊作宋。陳志芝傳同。案陳志先主傳。及是書昭烈紀。竝作宗。今從之。　遷前將軍軍師。陳志作前軍師。前將軍。　其將死矣。舊奕上。誤衍傷字。今從志注刪。

宗預傳。書猶一家。書、陳志通鑑竝作譬。案猶同也。書同一家。義較晳。優。仍之。

費、竺、乾、雍、籍、龐容諷議。舊籍上誤衍伊字。今刪。

卷第十一。列傳第七。

標題。陳、董、呂、二楊、姚、王、董。舊脫二字。及下董字。案楊容、董厥。目錄竝列。今補。

董允傳。雖嘗有鳴吠之益。雖舊誤且。今從志注改。

呂乂傳。著格論十五篇。格陳志作恪。

楊洪傳。蜀遂虛洪於州。爲蜀部從事。郝舊誤郡。案續漢志。州刺史屬。每郡一部從事。郡太守屬。亦有從事。嚴薦洪於州。則洪爲益州從事。主蜀部。非郡從事明矣。今從陳志改。　嚴未去犍爲。去陳志作至誤。

楊容傳。掾屬袁楊容爲朝中損闕多矣。闕、陳壽輔臣贊注作益。

姚伷傳。齊字承伯。舊作伯承。案陳志。楊戲輔臣贊及注。竝作承伯。今改。

王謀傳。南陽黃柱爲光祿勳。黃郝書同。陳壽輔臣贊注作王誤。　爲朝中損闕多矣。舊脫闕字。今補。

董厥傳。董厥字襲。厥下舊有者字。案凡立專傳。竝無者字。陳志厥附諸葛亮傳。故有者字。此沿其文。今刪之。以歸一例。

卷第十二。列傳第八。

劉封傳。乃遣封乘沔水下統達軍。水下舊作水上。下衍一上字。今從陳志刪。　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殿舊作陛。志注作殿。案建安二十五年。昭烈尚爲漢中王。當作殿。今改。

彭羕傳。龐統掛酌其間。下龐統及統不幸。統、郝書竝作士元。案案書。餘人皆稱字。不應獨名靖侯。此沿陳志之文。仍之。　爲不忠不孝之鬼乎。舊無乎字。今從陳志補。　脫失老語。脫、陳志作俱。案脫俱同。

廖立傳。宜爲諸葛之貳。貳舊誤二。今改。　使關侯身死。身誤勇。　如向朗、文祖。如誤知。今竝從陳志改。

威否郡士。郡陳志同。郝書作華。

李平傳。移屯江州。州舊誤駿。今從陳志改。　督軍成平。陳志作成平。郝書從通鑑作威。　平詰難縱橫。詰舊誤結。今改。陳志作窮。

馬謖傳。屯軍士山。士疑作上。王平傳。謖舍水上山第屯軍。當云山上作土山。或別有據。仍之。

魏延傳。若曹操舉國而來。舉舊誤與。今改。　與曹叡將費瑤。瑤陳志同。案諸葛亮傳作繇。陳志曹眞傳。同志亮傳注。一作繇。兩作曜。疑當以繇爲正。曜與繇同。瑤以聲近而誤。　作斷後將耶。舊作下脫斷字。今從陳志補。

楊儀傳。拜中軍師。師舊誤帥。今改。

卷第十三。列傳第九。

蔣琬傳。作事慣慣。作事舊作主者。此因下主者而誤。今從陳志改。　若東北有虞。北舊誤西。　揚威將軍。威誤虎。今竝從陳志改。

費禕傳。長女爲皇太子璿妃。璿舊誤潛。今改。

李福傳。官至尚書郎。舊脫郎字。今從陳志補。

卷第十四。列傳第十。

霍峻傳。楊帛、陳志同。馬超傳注作白。通鑑作昂。　後璋將扶禁、禁舊誤桑。陳志作禁。通鑑同。今改。　遷監軍翊軍將軍。舊脫將軍二字。今從陳志補。　遣統南郡事。南陳志作南。辨見音義。

王連傳。亮盧諸將才力相埒。無所統一。陳志作諸將才不及己。意欲必往。

向朗傳。朗少時雖涉獵儒學。獵舊誤躐。　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則舊作而。志注作則。與下二句一例

輒弟充。充誤允。今竝改。

張裔傳。建興八年卒。興舊誤安。今改。

費詩傳。左遷部永昌從事。部舊誤鄭。今從陳志改。

贊。須大定而後王霸。王霸志注作正己。郝書作踐天位。

卷第十五。列傳第十一。

黃權傳。望風景附。景舊作歸。案音義列景附。陳志同。今改。

李恢傳。朱褒反。叛於牂柯。褒舊誤夷。今改。

呂凱傳。以凱爲雲南太守。邊陽亭侯。邊陽、陳志作陽邊。

馬忠傳。進封彭鄉亭侯。陳志同。三國志辨誤云。彭鄉下衍一亭字。忠由博陽亭侯。進封鄉侯。沿誤已久。仍之。　喜誅諸詠。舊誤恢。今改。

張嶷傳。又夷狄不能同功。狄舊誤猶。　數日間至。間誤聞。今竝改。　僑治安定縣。陳志通鑑同。三國志敘異云。案南漢晉宋諸志。益州部無安定縣。以華陽國志敘之。蓋安上縣也。安上縣屬越巂。晉志亦不載。

生縛其帥魏狼。　表使狼爲邑侯。狼竝誤狼。　蘇祁邑君多逢。祁誤所。　欲爲姑壻。多逢報仇。報誤執。今竝從陳志改。　遣叔父離。　又令離姊多逢妻逢意旨。離既受賜。離舊竝作罹。陳志作離。案離會

高同離，而廣韻則同魑，是高有二音義。猥路之叔父名離，不得省爲高，與魑淆也。今竝改。又陳志作令離姊逆逢，是離姊逢妻爲二人矣。逆當爲冬字之譌。太傳受寄託之重，舊於下重寄託之重四字。案陳志無。郝書張燕傳闕，此書載吳諸葛恪傳，亦無此四字。今刪。燕之先見率多類此，率誤適。今改。

卷第十六，列傳第十二。

姜維傳，但繫之保官，官舊誤宮。今從志注郝書改。　爲右監軍輔漢將軍，右誤左。今從陳志改。　郭淮、夏侯霸等，霸舊作伯。案霸伯義可相通，名當歸一。夏侯名霸，作伯誤，下同。　胡王治無戴等，無戴誤毋載。今竝改。　野無散穀，無舊省作毋。案無毋義通而微別，今從陳志文改，後同，不悉記。　時右將軍閻宇，陳志作右大將軍。　蔣舒開城出降，出降舊作附城。陳志及裴注竝作出降。今改。　不復料擣，料、陳志同，郝書作糾。

張翼傳，維大怒曰，爲蛇畫足。三國志孜昇曰，華陽國志，爲蛇畫足，亦是翼語。案通鑑與華陽國志同。維大怒在畫足下，無曰字。

王嗣傳，大小皆愛信之，信舊誤言。今改。

卷第十七，列傳第十三。

楊戲傳，汰字季儒，儒舊作倫。今從陳志改。

許慈傳，效其泌閟之狀，泌舊誤頌。　尋以梃刃相向，梃誤挺。今竝改。

孟光傳，竊謂斯法難以經久，竊舊誤切。　其弟潛，事曹叡爲尚書，案陳志注，雋字奉先，魏尚書令潛弟也。郝書注同，此當作其兄。書下有分字，然非傳寫譌也，或別有據，仍之。

來敏傳，監帝時爲司空，空舊誤寇。今從陳志改。

尹默傳，著釋問七篇，問舊誤聞。今從陳志改。

郤正傳，撰諸索微，諸舊誤頤。　此誠聖賢拯救之秋，拯誤極。　庭宇未踐，宇舊作宇，陳志作宁。今竝改。

蓋易著行止之戒，上舊有成字，蓋因上句末哉字涓惑誤衍。今刪。止當作正。案易言行止，惟艮象傳，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無戒義，且與下靖其爲對文，未協。易之言行正者有四，屯初九象傳，雖磐桓，志行正也。隨初九象傳，成隨貞吉，志行正也。晉初六象傳，晉如摧如，獨行正也。未濟九二象傳，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皆慎於事始，欲進不進，不可自恃其正，意有戒詞，則此爲行正無疑。第陳志、郝書皆作行止，沿譌已久，仍之。　嘗逾人之有眾於市，舊脫嘗字。今從陳志補。　陽阡諸而鴻炎息，阡舊从目作盱，陳志同，案音義从日云，盱，謂日出始。　汎浩然以容裔，以誤之。今竝改。

贊，慈、潛、數子，慈謂許慈也，舊誤恩。今改。

卷第十八，列傳第十四。

譙周傳，尋爲太子僕，舊僕下有射字，陳志作後主立太子，以周爲僕。案續漢百官志，太子僕一人，千石，本注曰主車馬，職如太僕，則東宮官有僕無僕射，射字誤衍。今刪。　彼方有疾疾，疾誤疚。今改。

贊，艾克江油，至陰平，案陳志，艾入自陰平，進克江油，破瞻緜竹，遂降成都，陰平似當作緜竹，然音義列傳十四列陰平注，廣漢陰平道，非傳寫譌也，仍之。

黃皓傳，黃皓者，案皓非附傳者，字當衍。

贊，則以李輔國輔舊誤轉。　周官寺人、內小臣、內豎之屬，豎誤監。今竝改。

卷第十九，列傳第十五。

李密傳，父朱提太守，早亡，陳志楊戲傳注，引華陽國志，作密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早亡。

孟宗傳，母因遁之，遁舊誤過。陳志孫皓傳注，作還。今改。

陳表傳，遷太子中庶子，翼正都尉，正舊誤上。今改。

張範傳，弟承字公先，先舊作休。陳志作先。　承官終於丞相掾，官誤安。今竝改。

卷第二十，列傳第十六。

金祿傳，憤曹操將移漢鼎，有志興復，遂與少府耿記，憤舊誤憤，遂誤遁。今竝改。　太醫令吉本，三國志辨誤，武帝紀，建安二十三年云，本、後漢書作平，注、平或作平。　迎天子以攻操，天舊誤太。今改。

魏諷傳，爲操所害，案陳志武帝紀注，諷爲曹丕所誅，蓋是時操不在鄴也。袁氏據世語，以諷爲惑衆謀反，此入忠義傳，當別有據。

程畿傳，雖有讒間，間舊誤阻。　事見楊戲傳，楊誤揚。今竝改。

嚴顏傳，令左右牽去斫頭，舊脫去字。今從陳志補。

杜德傳，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遠等，舊脫將軍二字。今從陳志孫權傳補。　郝中有張松者，郝、陳志同，通鑑作郡。　句驪王宮等，志注同，案通鑑，寄上有位字，胡氏注，位宮，漢高句驪王宮之曾孫也，宮生而開目能視，位宮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驪呼相似爲位，故名曰位宮，此承志注脫位字，未補。　使人隨且，遣迎峯德，遣舊誤遠。今從志注改。

邵疇傳，疇今自任其事，其舊誤兵，案陳志孫皓傳注，作疇今自任疇之事，此簡省作其，與兵字形相涉而誤也。今改。

常播傳，後令潁川趙敦、潁舊誤穎。今改。

張悌傳，吾恐蜀兵來至，來舊誤未。今從陳志孫皓傳注改。　豈卿一人所能支，支舊作知，志注同，郝書作支，譌。案以爲與通鑑合，今從郝書改。

石偉傳，建成將軍王戎，親詣偉，詣舊誤請。　太熙元年卒，太誤大。今竝改。

贊，以身殉國，殉舊誤狥。今改。　劉謐恨不死社稷，案北地王諶，郝書載死國篇，此在后妃諸王傳，而贊附忠義傳後，蓋宜與郝同。

卷第二十一，列傳第十七。

管寧傳，竝師事陳寔，志作竝敬善陳仲弓。　度盧館以候之，舊脫盧字。今從陳志補。　康弟恭，領饋賸有

加。陳志作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領字疑衍。或謂恭領遼東郡。領下當有闕文。仍之。以禮遣。遣舊作遣。案陳志云。奉詔書以禮發遣。今改。常以八月賜牛酒。牛舊誤斗。今從陳志改。常著皁帽。皁舊作白。案陳志作皁帽。郝書作皁紗帽。今改。著絮巾。舊脫巾字。今從陳志補。常特加觴。特誤時。陶丘一。丘誤兵。今並改。

張蒨傳。狀像靈龜。像舊誤名。今從陳志改。事頒列郡。頒舊誤須。形相涉也。陳志作事班天下。班頒通。今改。趙儼、鍾毓、荀顗等。顗誤頭。與鍾繇、郡鄂淳、衛覬。繇誤縫。陳志作繇。今並改。覬、志作顗誤。

焦先傳。給廩日五升。舊脫日字。今從志注補。不取大穗。穗舊作穟。案說文繫傳。穗、穟、蕙、皆采之重文。而大徐本。則以穗爲采之重文。云禾成秀也。別出穟字。重文作蕙。云禾采之皃。是穗、穟、二字義微異。今從志注改。會多雪風烈。雪誤雷。入元寂之幽。入誤人。今並改。

扈累傳。曉星歷風角鳥占。常食蓍蓿。占、志注作情。蓿、舊誤箱。隨徙民詣鄴。徙、誤徙。曹丕初。曹作子。今並改。長安有宿儒纔文博者。博、志注作傳。以其鮮寡。寡、志注作窮。糒一斗而已。斗、志注作升。

杜微傳。服閑德行。服、舊誤復。丕又大興勞役。又誤有。今並改。

劉穎傳。權知其託疾。權下舊衍能字。今刪。馳語穎。使遣謝。穎舊誤其。案陳志嚴畯傳。作馳語穎使遣謝。權。今改。

卷第二十二。列傳第十八。

周群傳。韓遂據涼州。遂、舊誤逆。今改。

吳範傳。歲在甲午。午舊作子。陳志作午。案年表。昭烈得益州。在甲午。亥子之間。間舊誤門。範因突入。突誤哭。今並從陳志改。賴其母救護得免。其母、志注作太妃。策母也。歷歷山、潘陽、山陰、三縣令。志注同。案續漢志。無歷山、潘陽。晉志亦無此二縣。惟淮南郡之歷陽。鄱陽郡之歷陵、鄱陽。則三國時。縣並屬吳。

趙達傳。自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仕舊誤入。今從陳志改。

皇象傳。市恨逋。逋舊作通。今從志注改。孤城鄭嫗能相人。人誤入。今改。

杜夔傳。與左願等。三國志辨誤云。願當作騏。見繁欽與魏文帝牋。文選李善、呂向、注。引夔傳。並與牋合。

馬鈞傳。將軍秦朗。朗舊誤郎。今改。

朱建平傳。惟當嫁卿阿驚矣。驚、陳志作驚。疑誤。下同。得創疾。陳志無創字。

周宣傳。樂安人。樂安舊誤安樂。今從陳志改。此神靈勛君使言。與眞夢無異也。舊脫言字。案志作。此神靈勛君使言。故與眞夢無異也。故字可省。言字不可省。今補。

管輅傳。輅曰。官舍久遠。曰舊誤固。有鵲鳴閣屋上。閣誤閤。輅兄孝國居斥丘。斥舊作斥。案說文。斥、籀文厂字。音義作斥。與續漢志合。今改。孝經、論語。足爲三公。論語、志注作詩論。

卷第二十三。吳載記第一。

貧固弗格。弗舊誤費。今改。

孫堅載記。爲袁堅爲佐軍司馬。佐郝書同。陳志作左。領豫州刺史。史舊誤丈。恐兵相蹈藉。藉誤籍。今並改。

孫策目錄。不附堅傳。當立標題。舊失立。今未補。

孫策載記。響敵可報。報舊誤執。今改。乘五六千。舊脫六字。今從陳志補。時揚州刺史劉繇。治曲阿。治誤冶。屠東冶。冶舊誤治。陳志同。郝書作冶。音義同。今改。

孫權載記。分豫、歙、爲始新、新定、黎陽、休陽、縣。分豫、歙、陳志作分歙。建安以來諸侯年表同。黎、陳志作犂。案志賀齊傳。亦作黎。士卒死者大半。舊脫大字。復以一面受箭。脫一字。今並從陳志補。操語其下曰。語誤與。今從音義改。武陵以西歸漢。陵誤陂。羽盡廚禁步騎三萬。騎誤軍。今並從陳志改。八月城武昌上。郝書有秋字。此脫。沿陳志之誤也。未補。權將全琮、徐盛。琮誤綜。今改。分軍據江陵中洲。晨渡濡須中洲。洲、陳志並作州。韓當子綜。綜舊誤琮。今從陳志改。陳志孫權傳。亦誤作琮。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絕遠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洲、舊並作州。陳志作洲。案中洲、江中洲也。夷洲、亶洲、海中洲也。皆當作洲。薛綜等。綜誤琮。今並改。權信任校尉呂乙。乙、陳志作壹。是書並作乙。或別有據。仍之。燒安城邸閣。城舊誤成。陳志作城。音義同。今改。中郎將秦晃等。千餘人戰死。千、陳志作十。郝書本作千。今刻亦從陳志改十。諸葛瑾取柤中。瑾舊誤格。陳志作瑾。今改。取、陳志同。郝書作攻。陳志三少帝紀注。引干寶晉紀云。諸葛瑾、步騭、寇柤中。亦不言取。案下朱然又攻柤中。是未取也。年表亦作取。並沿陳志之誤。仍之。作堂邑涂塘。堂舊誤當。今從陳志改。曹芳使王昶圍南郡。王基攻西陵。舊於郡下有太守二字。案陳志作大將軍王昶圍南郡。荊州刺史王基攻西陵。太守二字誤衍。今刪。

卷第二十四。吳載記第二。

孫亮載記。峻及曹髦將曹珍。戰於高亭。敗績。贊及孫楞、蔣脩、胥死之。陳志作峻及魏將軍曹珍。遇於高亭。等。皆遇害。郝書意同。此似有脫文。交戰。珍敗績。閒贊爲誕別將蔣班所敗於菰陵。贊及將軍孫楞、蔣脩、等。皆遇害。郝書意同。此似有脫文。

秋。峻用文欽計。將攻曹髦。秋舊作春。案陳志作春二月朔。建業火。峻用云云。是繫火於春。而以峻用云云。先八月起義也。文與春不屬。郝書作秋。今從之。取蜜漬梅。漬誤渍。今改。諸牙門子弟爲質。牙舊作衙。皆誤。贊。今從陳志改。與全尚、劉承、謀誅之。遣弟恩殺承。陳志並作丞。孫綝傳作承。案三國志攷異云。承、丞、古通用。然名須專一。今悉作承。

孫休載記。令曰。諸吏家。令舊誤合。父兄在都。都誤郡。置學官。官誤宮。見殺日少。日誤曰。差科強羸。羸誤嬴。今並改。作浦里塘。舊脫里字。今從陳志補。以會稽南部爲建安郡。部舊誤郡。陳志同。今改。休名爲四子。爲字當衍。志注作。今爲四男作名字。次曰慈。慈誤麽。今改。祭酒韋昭。昭、陳志作曜。避晉諱也。郝書仍之。是書並改正。圃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詣舊誤施。今從陳志改。時年三十。舊

脫年字。今補。

孫皓載記。是歲氾璜破交阯。案陳志於建衡元年。紀遣監軍薛珝、威南將軍薛珝、荅梧太守陶璜、擊交阯。故於三年。紀是歲氾璜云云。此當脫元年事。　皓遣丞相張悌、及陶濬等。帥師禦之。案陳志陶濬受命討郭馬。在晉伐吳之前。濬至武昌。聞有晉兵。停駐不前。引還建業。時悌已滅蜀。濬未嘗與悌同禦晉兵也。下文云。張悌等既敗。而陶濬自武昌還。似濬禦晉兵至武昌而還矣。有違事實。以非傳寫脫誤。仍之。

自是嬰之。自舊誤馬。今改。

孫登載記。甚得止姦之要。止舊誤正。　均息力役。力誤立。權益以權威。推誤推。今並改。

孫靜載記。令趣具嬰衍數百。嬰舊誤嬰。今改。　附峻孫儀、邵恂、等。通鑑作孫儀、張怡、林恂等。陳志孫亮傳同。孫峻傳。作孫儀、孫邵、林恂、等。案孫權傳。有將軍孫怡。從羊衜之遼東。裴注云。孫怡東州人。非權之宗也。疑孫亮傳。誤孫爲張。通鑑承之。孫峻傳。誤怡爲邵。誤林爲琳。此從孫峻傳。傳寫又脫孫字、琳字。　魯育公主。志作公主魯育。案魯育朱公主之名。此似誤倒。　布、奉、目右左縛之。目舊誤白。　放仗者五千人。脫仗字。　附瑜。遂立學官。官誤宮。　附皎。皎更其衣服送還。脫送字。案陳志云。送還之。今並改補。

附奐。拜揚威將軍。威舊作武。今從陳志改。　附張梁。或言宜重設鐵鍊者。鍊、志注作鎖。

孫賁、孫翊、孫韶。案目錄當立標題。此皆誤脫未補。

孫賁載記。父於字聖臺。臺舊作壹。陳志同。郝書作臺。注云。堅字文臺。光字聖臺。作壹誤。今改。　使者劉隽。舊脫者字。今從陳志補。

孫韶載記。會翊輟下。輟舊作帷。　繕治京城。京作東。　夜至城。夜誤又。　當以警驅場。場誤場。　字叔武。叔作仲。　封丹徒侯。徒作陽。今並從陳志改。

卷第二十五。吳載記第三。

劉繇載記。權嘗宴羣臣。宴舊誤晏。今改。案書中宴、晏、誤文甚多。後不復記。

士燮載記。遣弟武。領海南太守。海南陳志同。郝書作南海。案續漢志。交州郡無海南郡。疑郝書是。　驅場、舊誤彊場。　驛旅之徒。驛誤繹。案書中驛、繹、輒淆誤。後各改正。不復記。　今欲條左氏、尚書、無事驅場。舊誤彊場。　長義上之上誤尚。　尉佗不能踰也。佗誤陀。　黨至。至誤知。今並改。

太史慈載記。豈府君愛顧之義。義舊作意。案意與下重。不文。今從陳志改。　使慈偵覘乘寡。覘誤祖。今改。

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惟舊作推。沿陳志之誤也。今從郝書改。　君何辭焉。焉舊作爲。今從志注改。

青州名士。士誤十。今改。

朱治載記。治乃使人於曲阿迎母。案母。陳志作太妃。策母也。此似脫策字。　欲迨到吳。到舊誤自。今從陳志改。　徙食蓂、由拏、無錫、毘陵。志作蓂、由拏、無錫、毘陵、爲拏邑。是治初無拏邑。至是始賜食邑也。徙似賜字之誤。下至從行吏。舊誤作下從拏行吏。今從陳志改。

卷第二十六。吳載記第四。

張昭載記。五世祖兔。殺同姓也。六世親鳴鵠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舊脫祖字。案音義。列祖兔。今補。世下衍而字。今刪。義誤父。今從志注改。　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舊脫王字。今補。　撫軍中郎將。上衍爲字。今刪。　以水瀧羣臣。瀧舊作沃。今從陳志改。　後孫邵卒。邵舊誤劭。案邵字長緒。當取紹續義名紹。說文紹古文从系从邵。是邵可通紹。劭訓勉。與紹不通。今改。後顧雍載記同。　此臣所不能也。所下衍以字。　不亦取笑於天下乎乎字。脫。今從陳志刪補。　劉表嘗作書與孫策。與舊誤於。今從志注改。　造大攻車。舊脫攻字。案陳志、郝書。並作造作攻城大攻車。今補。

顧雍載記。典校諸官府州郡文書。諸官舊作諸宮。陳志同。今從通鑑改。　烏程吾粲。吾舊作吳。沿陳志之誤。案烏程人。出微賤。爲太子太傅者。正吾粲也。今改。

諸葛瑾載記。如有未合。合舊作及。　遂於權前爲書。遂作凡。今並從陳志改。　三子皆遇害。舊脫遇字。今補。　附恪。恪以丹陽山險。險作陰。今從陳志改。　亦以爲事終鮮濟。鮮誤難。　使撫遺穗。穗誤穗。今並改穗。陳志作穗。　臼陽長胡伉。臼誤舊。　困窮暫出。暫誤漸。　伉縛送。縛誤縛。乃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人餘誤餘人。　佃廬江皖口。皖誤皖。　更相蹈藉。藉誤籍。　及故叛將韓綜等。叛誤敗。　先帝本有過東關之志。東關誤關東。　出身用命。出身誤身出。　將軍朱異。異誤義。　世方多難。方誤其。今並從陳志改。　時年三十一。一、志注作三。郝書作二。　爲功曹。志注作令以爲功曹。此似脫爲字。

卷第二十七。吳載記第五。

張紘載記。善措置。置、陳志注及郝書。並作寡。　策表爲正議校尉。議舊誤義。今從陳志、通鑑、改。　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案通鑑。策遣紘在三年。與裴氏孫策傳注同。陳志亦誤四。　紘從容侍燕。燕舊誤晏。志注作燕。案燕與宴通。與晏異。今改。　子靖圃箋上。陳志有授字。此疑脫。　從惡如崩。崩誤奔。　上無偏謬之授。謬誤膠。今並改。　書流涕。舊脫書字。今從陳志補。　紘見稱枏楠枕。志注無稱字。疑因下枏字。涓惡誤衍。

步騭載記。夜誦經傳。誦舊誤頌。　乃辭去。辭誤辟。今並改。　建興元年。舊作黃武二年。　四年作五年。案載記中。紀年並用漢年號。章武以來。吳魏年表。吳黃武二年。漢建興元年。黃武五年。建興四年也。下卽以延熙紀年。舊沿陳志文。今改歸一例。　猶誨育門生。猶誤所。　未若顧豫章。若誤有。今並從陳志改。　夫子恂恂然。恂恂舊作循循。傳寫誤也。陳志作恂恂。辨見音義。　馳騖之際。騖誤驚。今並改。　此五君者。陳志作此五者。疑悉脫君字。

嚴畯載記。以樸素世生。樸舊誤僕。　常爲衛尉使於漢。常誤嘗。陳志同。今並改。案句當屬上讀。言權爲吳王。及稱帝時。常爲衛尉也。舊使上衍一嘗字。陳志無。今刪。

闞澤載記。孫權拜爲西曹掾。掾舊誤長。　澤以經傳文多。文多誤多文。　官府小吏。官誤宮。今並從陳志改。　宜加焚裂。裂誤烈。　盧明之世。盛誤成。今並改。

薛綜載記。屯半州。州、陳志同。音義作洲。　數十萬言。志無十字。

是儀載記。造之皖。皖舊誤皖。今改。　入閤省尚書事。陳志作入閤省尚書事。外總平諸官。　進封都鄉侯。案陳志於造之皖前。已紀封都亭侯。故云進封。此文不具。　權怒。舊脫權字。今從陳志補。　爲不忠之禍。陳志作鬼。　無毛末之過。過舊誤故。今改。

胡綜載記。綜曰。上書大言。舊脫曰字。案陳志作綜對曰。蕃上書云云。對字蕃字可省。曰字不可省。今補。　巧捷詭辯。詭誤巧。今從陳志改。　自嗣事以來。舊脫事字。今補。案陳志統事。是書竝改嗣事。　贊善否臧否。臧舊作臧否。韻不協。誤。今改。

卷第二十八。吳載記第六。

周瑜載記。建安五年。舊無建安二字。案陳志。上有建安三年。此文已刪建安。當繫五年。今補。　今將軍承父兄之資。舊脫兄字。今從陳志補。　還備宮亭。宮舊作官。沿陳志之誤。今從音義改。　今日拒之。日拒誤曰授。今從陳志改。　時瑜令鄱陽。案陳志魯肅傳。作時周瑜受使至鄱陽。通鑑同。瑜未嘗爲鄱陽令也。令疑使字之誤。　因進住夏口。舊脫住字。　擢留曹仁等於江陵。留誤召。　瑜親跨馬楪陳。楪舊作蹈。志作楪。案蹈當爲陷字之誤。陷陳、入敵陳也。楪陳、巡本陳也。二字義絕異。蹈更無義。今竝從陳志補改。　會流矢中右臂。臂志作脅。　俱在疆埸。疆埸誤彊埸。　瑜少精意音樂。樂誤學。　封都鄉侯。侯字脫。今竝改補。

魯肅載記。家家饒於財。陳志少一家字。此衍。　固家曲阿。阿舊誤何。今改。　而瑜已徙巴丘到吳矣。陳志作會瑜已徙巴丘。肅進說曰。說舊作諫。今從陳志改。　與昭烈具宣權意。陳志作與備會。宣騰權旨。此昭烈下。疑脫會字。　昭烈遂到夏口。昭舊誤照。　將軍不可迎也。將誤再。今竝改。　又善談論。舊脫談字。　邊夏口督。邊誤任。今從陳志補改。

呂蒙載記。數討山越。數舊作權。案孫權嗣事在下。陳志作數。今改。　賜錢十萬、十、志作千。　又與周瑜、程普。程舊誤陳。　過蒙屯下。過誤遇。今竝改。　蒙固辭乃受。陳志作蒙三上。權乃聽。　又勸夾水口立塢。又誤不。　屯皖。　皖田肥美。　權自征皖。皖竝誤皖。今改。　蒙遣書二郡。即歸服。舊作三。案歸服者惟二郡。　使舍零陵急還助肅。舊脫舍字。陵作桂。案時蒙在零陵。以零陵還之。陵作桂。案帝紀建安二十年。長沙、桂陽、東屬零陵。西屬是桂陽不還漢也。今竝從陳志補改。　以尋陽爲蒙奉邑。陳志尋陽下有陽新。此疑脫。　於是震慄。於誤干。今改。　興盜內殿。舊作殿內。今從陳志改。　輕財尚義。所行可述。尚誤高。行誤以。今從志注改。　不足責也。責誤貴。今改。陳志作不苟責也。

卷第二十九。吳載記第七。

程普載記。權封其子咨岐亭侯。岐、陳志郝書竝作爲。　又與呂蒙。又舊作後。今從陳志改。　加都督。舊作加都督。案都督非爵土。不得言封。陳志作加都督之號。封字衍。今刪。

黃蓋載記。兩掾所署。掾舊誤曹。　武陵蠻夷反。陵舊作溪。當云武陵五溪也。疑有脫文。今從陳志改。　巴、澧、遠。陳志作巴醴由誕。

蔣欽載記。討會稽東冶賊呂合等。冶舊誤治。今改。陳志、郝書、竝作會稽治賊。案前漢志。會稽郡屬有治縣。師古曰。本閩越地。續漢志。會稽郡。章安故治。閩越地。光武更名。無東冶。是書音義第三。吳載記一。列東冶。注會稽縣。本閩越地。又吳載記二。候官。注故閩越地。武帝滅其國。徙其人名東冶。又改東城。東京改爲候官都尉。不以爲郡班志之治也。陳志多作東治。惟呂岱傳作東冶。詳定郝書札記。　拜津右護軍。陳志同。案通鑑云。初右護軍蔣欽。屯宣城。無津字。疑因上津北誤衍。　見其母練帳縹被。練、陳志作疎。案玉篇。練紡蠶絲。音與疎同。義亦通也。　欲慕郗奚耶。郗誤所。　從建業鑪園。業舊作鑪。陳志徐盛傳作業。案音義第一。紀一上。秣陵注。孫權改建業。晉避愍帝諱。改建康。是孫吳時當作業也。今竝改。

周泰載記。泰身被十二創。十二舊作二十。今從陳志。及胡氏通鑑注改。

陳武載記。建安二十二年。從攻合肥。案通鑑。權攻合肥。在建安二十年。陳志權傳。紀於二十一年前。十九年後。此衍二字。　建安末。末舊誤未。今改。　徙中庶子。庶子舊作從。中庶子乃表初除之官。非遷改也。此與張休從中庶子轉右弼都尉同。案是書休附張昭載記。從作由。據此。徙當改從。第沿誤已久。仍之。　表以狀聞。聞舊誤閑。今改。　以表領新安都尉。誤云。安當作都。是時新都猶未改新安。又諸葛瑾傳注。引吳書。亦云新都都尉。陳表尤明證也。原注。孫權立新都郡。晉太康初。改曰新安。案此陳志之誤。沿從晉代。今仍之。　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爲起宅第。日舊誤曰。起誤啓。今竝改。

蜀襲載記。策使爲門下功曹。功、陳志作賊。　而討逆恩德在人。討廢承基。舊討逆作破虜。討廢作討逆。陳志作討逆。明府恩德在人。討廢承基。案破虜堅也。討逆策也。討廢權也。堅之恩德不及江東。上云策死。權年少。初嗣事。承基正屬權。不應復溯策矣。今從陳志改。

淩統載記。餘杭人。父操。從孫權攻黃祖。中流矢死。杭舊作姚。陳志作杭。音義列餘杭。權舊作策。陳志作權。案操從孫氏在策時。死則權時也。矢舊誤失。　尚多壯悍。悍誤捍。今竝改。　恩意益隆。舊脫意字。今從陳志補。

甘寧載記。持弓矢。負甲帶鈴。持舊誤時。今改。陳志作挾持弓弩。負毦帶鈴。　欲以盛祖及蘇飛首。舊脫及字。今從志注音義補。　領陽新、下雉、兩縣。從攻皖。陽新、舊作新陽。音義作陽平。案水經。江水三。北流逕陽新縣。又西北逕下雉縣。全氏曰。孫吳析下雉置陽新。趙氏曰。方輿紀要。興國州永興廢縣。下云本漢鄂縣。及下雉縣地。孫吳初爲武昌縣地。尋析武昌縣南境置陽新縣。皖誤皖。　不肯時持。舊脫持字。甘寧尚不惜死。脫甘寧二字。今竝從陳志改補。

潘璋載記。分宜都、秭歸、二縣。爲固陵郡。舊脫郡字。今補。陳志作權卽分宜都至秭歸二縣。爲固陵郡。三國志孜異云。至當作巫。魏氏春秋云。建安二十四年。吳分巫、秭歸、爲固陵郡。案宜都郡名。陸遜傳。遜領宜都太守。亦在建安二十四年。無緣分屬固陵。疑志本云。權卽分宜都之巫、秭歸、二縣。爲固陵郡。之蓋近至。至形近巫之巫二字。遂譌爲至耳。　徙襄陽。陳志作拜北平將軍。襄陽太守。　輒原不問。不舊誤其。

今從陳志改。

丁率戴記。俱從山西上山舊誤上。陳志同。今從通鑑改。　進封都鄉侯。鄉、陳志作亭。三國志辨誤云。進封都亭侯之亭當作鄉。奉已封亭侯。更封鄉侯。斯爲進爵耳。如陳武、是儀。進封都鄉侯是也。　進封安豐侯。諸葛誕據淮春來降。敵兵圍之。陳志無諸葛誕事。安豐侯下。卽云太平二年。魏大圍之。當有脫文。

加左右都督。督、陳志作護。

卷第三十。吳戴記第八。

朱然戴記。封永安侯。侯舊誤侯。今改。

朱桓戴記。鴻集、吳會、二郡遣散。會舊誤下。　桓使追還羨溪兵。追誤道。　至皖城迎魴。皖誤皖。　請將所部以斷之。所部以、誤以所部。　曹叡廬江主簿呂習。簿誤薄。今竝從陳志改。

呂範戴記。遣迎母於江都。都舊作東。陳志作都。案江都卽廣陵。在江北。策尚未東渡。作東誤。今改。　從東渡。志作後從策攻破廬江。遂俱東渡。　下丹陽。志作下小丹陽。　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海。業舊誤唐。州誤洲。　然勸事奉法。脫事字。今竝從陳志改補。　辦護殿整。辦誤辯。今改。　據與異。陳志作據與朱異。案朱異也。異爲異之誤文。此疑脫朱字。　帥師攻曹毅。未及淮。聞峻死。帥舊誤師。峻誤竣。今竝改。

賀齊戴記。黟帥陳僕、祖山、等山舊作三。今從陳志改。　分歙爲新定、黎陽、休陽、黟、歙、凡六縣。陳志黟上有幷字。案新定、黎陽、休陽、黟、歙、止五縣。陳志孫權傳。新定上有始新。孫權戴記及年表。亦竝列始新。此似脫。　乃多作勁木白梏。舊脫白字。今從志注補。　斬首數千。千、陳志作十。　偏軍獨全。全誤逭。　督取上材。材誤財。　召爲左典軍。左作右。今竝從陳志改。　言甚剴切。剴舊作懇。今從音義改。

卷第三十一。吳戴記第九。

潘濬戴記。武王以爲軍帥。帥舊誤師。志注同。今從左傳改。　使親近以手布拭其面布、陳志作巾。　進封劉陽侯。陽誤隊。　由是羣蠻悉衰弱。羣誤郡。今竝從陳志改。　爲漢大將軍。漢舊作蜀。郝書作漢。案是書無以漢爲蜀者。此處偶沿志注之文。今改。　因遜謝大臣。陳志作因誚讓大臣。案陳志孫權傳。權始遜謝。權復誚讓。戴記同。此與陳志各記其一。

呂岱戴記。諸葛恪代遜。遜舊誤孫。今從陳志改。

全琮戴記。爲尚書右丞。陳志、郝書、右上竝有郎字。　于是封華陽亭侯。華陽、陳志作陽華。郝書作新陽。

敵數千人出江中。千舊誤十。　遷衛將軍左護軍。軍誤車。今竝從陳志改。　遷右大司馬左軍師。左舊作右。陳志作左。案朱然爲左大司馬右軍師。琮當爲右大司馬左軍師矣。今改。郝書無左軍師三字。

權深悔之。悔誤海。今改。

駱統戴記。有文武才幹。幹舊作榦。志注作幹。案說文。榦、築牆耑木也。玉篇。幹、體也。易乾卦。貞者事之幹也。類篇。幹、能事也。易疊卦。幹父之疊。竝作幹。才幹卽能事之義。當作幹。今改。　出爲建忠郎將。陳志同。案陳志劉繇傳。有建忠中郎將。戴記同。此當脫中字。

周魴戴記。遷丹陽西部都尉。都舊誤校。今從陳志改。　與胡綜協致討。協、陳志作幾。力疑此脫力字。　權使譎誘曹叡將曹休。叡舊作丕。案石亭之戰。在曹叡時。陸遜戴記作叡。此誤。今改。

鍾離牧戴記。曹奐遣漢葭縣長郭純。葭舊作髮。陳志同。案續漢志、晉志。俱無漢髮縣。通鑑作漢葭。今從之。

酈贊戴記。贊乃以刀自割其筋。自舊誤目。

贊。岱濫刑於士氏。氏舊作民。案岱所濫刑者。殺士燮子徽兄弟六人也。民當爲氏字之誤。今改。

卷第三十二。吳戴記第十。

陸遜戴記。始仕幕府。仕舊誤事。今從陳志改。　權以兄策女妻之。妻誤取。今改。　使遜爲呂蒙前部。陳志作使遜與呂蒙爲前部。　遜右護軍。舊脫護字。　少帝踐阼。權遣使聘漢丞相諸葛亮。案權遣張溫聘漢。非聘亮也。當有脫誤。　徑至夾石。徑舊作竟。今從陳志改。　諸軍振旅過武昌。振作整。　俄拜上大將軍。脫上字。　得其民不足濟事。脫足字。　且當自定以安之。脫之字。今竝從陳志改補。　而遜外孫顧譚、顧承、孫、陳志郝書竝作生。案陳志顧劭傳。少與舅陸績齊名。顧承傳。與舅陸瑁。俱以禮徵。譚承爲劭之子。瑁爲績之從子。遜之弟承以瑁爲舅。遜亦舅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則生疑甥字之誤。第甥不稱外。陳志魏武帝紀。袁紹以甥高幹領幷州牧。是書魏戴記第四。與袁紹甥高幹通謀。皆不言外。女子之子爲外甥。顧陸兩世甥舅。譚、承、似非遜女之子。而甥旣謂生。又與外連文。未可據以改也。仍之。承舊誤丞。今改。

陸抗戴記。權涕泣與別。舊作涕與之別。　西陵督步闡叛。舊脫督字。　比晉救至。闡必可拔。舊誤作北救至。闡必不可拔。今從陳志補改刪。　胥羊祜率軍向江陵。祜誤祐。今改。　抗統救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陳志無統字。此疑衍。　肇淘櫂志。肇下有衆字。　抗使輕兵蹈下。志有之字。此竝似脫。　抗聞武昌薛瑩徵下獄。武昌下。陳志有左部督三字。案瑩綜之次子。沛郡竹邑人。是時爲武昌左部督。非武昌人也。似因書地省官。而誤未補。　俊乂國家之良寶。乂誤義。今改。　旣處下流。陳志同。通鑑作上流。案西陵建平。於吳爲上流。實處巴蜀下流。故下云敵汎舟順流。通鑑誤。

封。　以補軀場。軀、陳志作場。　足滿八萬。八誤百。　王濬順流而下。順誤領。今竝改。

陸瑁戴記。瑁爲墳墓。案志作爲起墳立墓。此似脫起字。或墳作立。

瑁爲遜弟。續爲康子。康爲遜從祖。則續爲瑁從父矣。作兄誤。今改。

陸凱戴記。拜建武都尉。都尉作將軍。案下方遜校尉。拜偏將軍。　拜征北將軍。北作西。　臣竊痛心。竊誤切。　及族弟寔、抗舊作及弟喜、族弟抗。案喜爲瑁子。瑁爲遜弟。抗爲遜子。凱遜爲族子。則喜、抗、皆凱族弟也。　或姿才卓越。才誤財。今竝從陳志改。

卷第三十三上。吳戴記第十一上。

虞翻戴記。四世祖廣。　曾祖承。志注廣作光。承作成。　策從請爲功曹。從請、陳志作復命。　盜跖欲以餘財汚良家耶。跖誤柘。今改。　數犯顏諫諍。舊脫顏字。　不出二日。二作三。今從陳志補改。　禁敗數十

萬衆。陳志無十字。　大王弼行德義。舊脫行字。義誤意。今從陳志補改。　又古大篆丣字。讀當爲柳。古柳丣同字。丣舊皆作卯。柳皆作柳。案說文丣爲春門。丣爲秋門。從開閉之義。丣古酉字。卯古卿字。俗混爲一。今改正。　百六十七事。舊作六百七十事。案陳志注引翻別傳。共百六十七事。郝書同。此與郝書竝本裴注。不應遠異。傳寫誤也。　幷著明揚。釋宋著誤註。今竝改。

張溫載。又疾其聲名太盛。舊脫名字。盛誤甚。　覈選三署。覈作覆。　居位貪鄙。位誤念。　置營府以處之。營府誤府營。　權卽幽溫有司。幽誤出。今竝從陳志改。

韋昭載。悼年齒之流邁。悼舊作憚。　用非經國。國舊作術。　枯棊三百。棊誤基。　昭素飲不過三升。三誤二。　輒以爲罪。罪誤醉。編次諸史。史誤書。　論次善惡。論誤編。今竝從陳志改。

王蕃載。皓大會羣臣。羣舊誤郡。今改。　舉致于外。舉舊作與。陳志作舉。案舉與通。今從音義改。　沛郡蕃。載。皓右國史。右舊作左。今從陳志、郝書、改。　宜勉修厥職。修厥、舊作厥脩。陳志、郝書、竝作宜勉脩所職。此當易所爲厥。今改。

吾粲載。爲曲阿丞。遷長史丞。遷舊作令曹。陳志作表粲爲曲阿丞。遷爲長史。今改。　諸船纜繼皆斷絕。纜舊誤梗。　抗言執正。正誤政。　又數以消息語遲。又誤人。　權以女妻之。妻誤取。　據裏其無辜。其誤以。　典軍吏劉助覺之。吏作史。　爲全琮妻孫氏所譖。琮誤綜。今竝從陳志改。

滕允載。拜耽右司馬。右舊作左。　若攻城不克。城作州。今竝從陳志改。　遣兄慮。陳志作遣從兄慮。郝書作遣從兄慮。此當脫從字。慮沿陳志之誤。郝書謹案曰。孫權子名慮。權從兄不得與之同名。攷孫亮傳。逆據於江都。及其殺綝事。皆作孫慮。此書下文云。峻從弟慮。與亮傳合。而傳中仍多作慮。傳寫之訛也。今改正。是書原本未改。仍之。

卷第三十三下。吳載記第十一下。

沈珩載。臣聞侍中劉曄。曄舊誤昭。案陳志孫權傳注。引吳書。作臣密參侍中劉曄。今改。　恃我之不犯敵也。不犯敵。陳志作不可犯。

鄭泉載。至當出閤。閤舊作闔。陳志孫權傳注同。竝誤。今從郝書改。　不荷戈執殳。殳誤父。今改。

馮熙載。遷立信都尉。都舊作校。今從陳志孫權傳注改。

陳化載。爲郎中令。郎中、舊誤中郎。　權聞而貴之。貴誤責。今竝從陳志孫權傳注改。

李衡載。于武陵龍陽洲上。洲舊誤州。　利使權持鞍緩轡。鞍誤鞭。轡誤與。案陳志孫權傳注。作持鞍緩控。今竝改。　試泛之於釣臺汸。舊脫汸字。志注誤作汸。音義列釣臺汸。今補。案汸、古文泮。

卷第三十四。魏載記第一。

狂童嗣逆。童舊誤重。今改。

曹操載。騰與其黨夜往說冀。黨舊空一字。郝書作騰說梁冀。案後漢書桓帝紀。作曹騰等。此當暢其文

曰。與其黨也。今以意補。　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志注作汝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　初平元年。元誤六。今改。　操至滎陽汴水。舊脫汴水二字。陳志有。音義亦列汴水。　拔取虛、睢陵、夏丘。舊脫虛字。案郝書陶謙傳有虛字。注引後漢列傳注。取虛音秋。閩縣名。屬下邳郡。是書音義亦列取虛。今竝補。

九月以帝遷都於許。九月陳志同。舊作庚申。案昭烈帝紀。亦作庚申。上繫八月。從范書也。此上六月。則庚申日無所繫。義例云。漢既不日。魏豈得獨日。帝紀苟有可考。自當書日。魏載記應從略。又不繫月。淆舛殊甚。今從陳志改爲九月。陳范違異。兩存之。以俟參攷。　繡奔穰。與劉表合。舊脫穰字。與誤丙。失不取其質。脫其字。今竝從陳志及音義改補。　招遣車運穀。遣誤進。今改。　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令字百字竝脫。今從陳志補。　十年廢齊。案廢齊云云。十一年事。十年下。所繫事。及十一年三字盡脫。　遼東單于等。陳志于下有速僕丸三字。此當脫。　操至走夏口。舊脫走字。今從陳志、郝書、補。　興至郡。興誤與。　乃使御史大夫郗慮。郗誤郡。今竝改。　始設名號侯、關中侯、關外侯。始舊誤各。今從陳志改。號下脫侯字。今補。外作內。志注作內外。是書音義引作外。案下有關內侯。作內。則重爵篇。案別。志注當衍內字。作外無疑。今改。　漢太醫令吉本。三國志辨誤云。本後漢書作平。注平或作平。竟爲羣兒所誤。必尋以劍死。羣誤郡。創誤搶。案搶建之搶通。創。創痍之創不通搶。今竝改。　爲操所殺。死者數十人。十舊誤千。今從志注改。　操御軍三十年。三舊作五。志注作三十餘年。案操自中平六年起兵。歷初平四年。興平二年。建安二十五年。共三十一年。作五誤。　私謂主者。謂誤爲。今竝改。

賀。富埒帝室。埒舊誤特。今改。　而婁興亟外。婁作屢。今從音義改。

曹丕載。桓階、陳矯、陳羣。階舊誤揩。羣誤郡。今改。　十月辛未。陳志作庚午。注引獻帝傳作辛未。此從注。辨見音義。　會其中郎將蔣濟。舊脫蔣字。今補。　稱足攣不能行。足攣、舊誤攣足。今從志注音義改。　權遣將追斬丕將尹盧等。盧誤產。今改。　循渦入淮。渦誤河。今從陳志改。　嘗嘉漢文帝。嘉誤喜。今從志注改。　毗歸以告其女憲英。女舊作母。案憲英毗女。見陳志辛毗傳注。今改。

曹叡載。分新城之上庸、武陵、巫縣、爲上庸郡。錫縣爲錫郡。舊脫武陵巫縣爲上庸郡八字。今從陳志及年表補。錫竝誤錫。陳志同。今從音義改。下省錫郡同。　至石亭。石誤右。今改。　十年秋。舊十下衍五字。今刪。　攻鮮卑軻比能。六將皆殘。舊脫軻字。今從陳志補。六將皆殘。志作二將沒。　處當盡可。盡誤盡。今從志注改。　改崇華殿爲九華龍殿。陳志九下無華字。此衍。

曹髦載。王經、王業。陳志注作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　司馬昭之心。舊脫昭字。　吾不能坐受廢辱。坐誤生。　髦帥殿中宿衛蒼頭官僮。出雲龍門。帥誤師。龍誤龍。今竝補改。

曹奐載。封常道鄉公。常舊誤長。今改。　改元景元。六年多。漢亡。案年表。漢亡在景元四年。此六年。景耀六年。卽炎興元年也。蓋承上曹髦載記。景耀三年而言。　奐遷於金墉城。墉舊誤鏞。今從陳志改。

卷第三十五。魏載記第二。

曹植載。封平原侯。原舊誤泉。　時年四十一。四作三。今竝從陳志改。

曹沖載記。其主不吉。吉舊誤喜。今改。

曹休載記。欲斷軍後。軍後舊作後軍。今從陳志改。

曹眞載記。拒昭烈別將高詳于陽平。詳舊誤祥。　遷上軍大將軍。上誤中。下軍字脫。　漢丞相亮攻祁山。祁誤新。下同。今竝從陳志改補。　附爽。司馬懿書與夏侯淵。與舊誤于。今改。　今興平路至險。通鑑作興勢至險。志注作興平路勢至險。案地名有興勢。無興平。疑志注誤。當從通鑑。　附何晏。作道德論。德作統。今從陳志改。　一狗瀝獸作疽瘡。案陳志。以疽瘡目丁謐。此以目晏。當別有據。　附畢軌。入爲司隸校尉。舊脫校尉二字。今從陳志補。　附桓範。建安末。末誤未。今改。　名曰世要下。志注有論字。

夏侯惇載記。卿此可爲萬世法。爲舊誤謂。　封高安鄉侯。舊脫鄉字。　惇獨漢官。漢官、舊作官漢。今竝從陳志改補。

夏侯淵載記。昭烈軍陽平關。　夜燒圍鹿角。　封博昌亭侯。舊脫平字、燒字、亭字。今竝從陳志補。案志、淵本封博昌亭侯。蓋襲爵。此略淵封不載。

夏侯元載記。爲散騎常侍。陳志作散騎黃門侍郎。　累遷中護軍。志作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　司馬懿書問時政。舊脫懿字。志作宜王。今補。　已有年載。已有、誤以百。志作有年載矣。今以意改。　豈非分敍參錯。敍誤緒。今改。　而使丘宰失位。丘、志作沉。疑誤。　豈若使各官長。陳志官長上有帥其分三字。故專其職司。舊專職誤倒。　設司察以糾之。糾誤敍。　上下殊務。上誤天。　以省繁費。費誤數。　顏色不變。顏誤形。今竝從陳志改。　中領軍高陽許允。脫高陽二字。今從志及音義補。　附王經。往所以止汝者。志注止上有不字。案志載經始爲郡守。毋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辭。可以止矣。是往曾止之。不字衍。第此刪其毋前言。則止汝意不明耳。

卷第三十六魏載記第三

荀彧載記。潁川潁陰人。舊脫潁川二字。　使守鄴城。鄴誤鄴。今從陳志補改。　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或以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未可卒制。彧勸操曰。東舊作南。陳志作東。案獻帝自安邑還洛陽。安邑在河東。作南誤。或作彧。陳志作或。彧勸作因勸。陳志作彧勸。郝書省彧字。今竝改。　又迫荀攸、鍾繇、郭嘉等。舊脫迫字。今補。　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舊脫。案下云四勝。謀勝其一也。今從陳志補。　在滎陽成皐間也。成誤城。　公擒其喉。擒誤陸。　自領冀州牧。牧誤收。　十二年。年誤月。今竝改。　完以示彧。舊作完以事懷彧。志注作完得書以示彧。案完如以事懷彧。彧何由知伏后之書。其誤明矣。今改。　此豈小事。此豈、舊誤豈此。今從志注改。

荀昭載記。封都鄉侯。案陳志。曹丕初年。進封右鄉侯。五年。徙封成都鄉侯。疑此略其右鄉之封。而都上脫成字。

華歆載記。歆求爲下邽令。邽舊誤新。　從袁術于穰。穰誤豫。今竝從陳志改。　有上綫璧五六千。有誤以。今從志太史慈傳注改。　及策兵次椒丘。舊脫丘字。今從志注補。　與御史大夫郗慮。郗誤郄。下竝同。

后被髮徒跣。被誤披。今竝改。

郗慮載記。復經以非而族之。非下疑脫罪字。

贊。譬之敕盜穴牆發篋。之舊誤言。今從通鑑評改。篋、通鑑評作匱。　司馬光亦以其功過管仲。舊脫功字。案通鑑評云。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今補。

荀攸載記。而卓覺。以容、攸、繫獄。覺舊誤竟。繫誤繁。今從陳志改。　紹引至黎陽。陳志袁紹傳。作紹進軍黎陽。引下疑脫軍字。　其將韓莫。韓莫、舊作淳于瓊。案陳志作韓莫。音義列韓莫。今改。　會紹許攸。叛紹來奔。陳志作會許攸來降。疑上紹字衍。　紹遣淳于瓊等。淳于瓊、舊作蔣奇。　斬瓊等。瓊作奇。案志袁紹傳。紹授說紹。遣蔣奇別爲支軍。紹不從。是未嘗使奇將兵。特以是淆誤耳。今從陳志改。　轉中軍師。師誤帥。　以咨公遠。以誤今。今竝改。

賈詡載記。而曹操等階之稱國。階舊誤偕。　然恃功驕慢。脫功字。今改補。　字子尼。尼作巳。陳志作尼。案玉篇、巳、古文夷字、陽巳地名。集韻古文仁字。第音義不列。當爲尼誤。今改。　淵剌得功曹三人。案陳志。淵敕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鄴。而少學問者。其簡閑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是三人功曹所差。非卽功曹也。此似有脫誤。

程昱載記。使與荀彧留守鄄城。舊脫與字。今從陳志補。

郭嘉載記。表爲司空軍祭酒。舊脫軍字。今從陳志補。　還巴丘。丘誤上。今改。

劉曄載記。字子揚。揚舊作陽。　曹操辟爲司空倉曹掾。脫倉字。今從陳志改補。　益州降者。益誤蓋。　後果謀餘漢。果誤固。今竝改。

蔣濟載記。以溫恢爲揚州刺史。揚舊誤楊。今改。　關羽圍樊、襄陽。舊脫樊字。案下云。樊圍自解。又陳志有樊字。今補。　預作土豚。豚誤脈。今從陳志改。　事不可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于山陽池中。不可、陳志作不可不。舊脫燒字。　善思論之。思論、作論思。今從陳志補改。

賈逵載記。逵與尚書郎韓斌。斌舊誤關。今從陳志改。　逵送馬二千匹。二千、陳志作一千餘匹。案裴氏武帝紀注。引鍾繇傳。亦作二千餘。一字當誤。　諸將議欲釋之去。舊脫諸字。　黥、劓、宮、刑左趾者。劓誤鼻。　張蒼除肉刑。蒼誤倉。　以增益刑之數。刑誤刑。　然臣以爲五刑之屬。脫之字。　不死卽爲減。卽誤既。今竝補改。　使減死之髡刑。髡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刑舊誤則。陳志作刑。案漢書刑法志。刑者不復居作。通鑑作刑。今從之。　外無以刑易笞。駭耳之聲。笞、陳志作欽。案刑法志。欽左趾。注踏腳鉗也。廣韻云。以鐵加足。似仍指髡刑。蓋當時以髡易刑者。鉗其足。　儆字稚叔。舊脫儆字。　可俟豐年。俟誤候。　小小嫌隙。脫隙字。　直故吏爲明使君服耳。故吏誤固使。郝書作故吏。今竝補改。

陳羣載記。組蹇。蹇舊誤實。今改。下同。　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如誤加。今改。　叡初進封潁陰。潁陰誤陰

紹。今從陳志改。　仕至尚書右僕射。與司馬師及其弟昭。皆友善。昭嘗問沛國武陵。右嘗作左。今從陳志改。皆友善昭四字脫。志作司馬景王、文王。皆與泰親友。及沛國武陵。亦與泰善。文王問陵云云。今約其文義補。

陳矯傳。遷魏郡西部都尉。都舊誤校。　封高陵亭侯。高作商。　欲何之。之誤至。今竝從陳志改。

盧毓傳。定律未就。就舊誤定。今從陳志改。　有四聰八達之目。陳志作四廂八達之稱。　毓曰。名不足以致異人。毓舊誤盧。　先性行而後言才。性誤言。　進封大梁鄉侯。鄉侯二字脫。今竝從陳志改補。

杜畿傳。餘嘗尚書三十餘萬斛。三、陳志作二。　累遷尚書僕射。書下舊衍令字。今刪。　曹叡時。舊作太和中。沿陳志文也。案太和爲曹叡年號。今改。　辛毗等器重之。　而經營九州之地。竝脫之字。　冀州戶口最盛。盛誤甚。　是以愚臣慺慺。慺慺、誤樓樓。　及內職大臣。脫職大臣三字。　遷淮北都督護軍。脫軍字。今竝從陳志補改。

鄭渾傳。爲揚州刺史。揚舊誤楊。　楡皆成溝。脫楡字。　村落齊整。齊整、作整整。　濟南相。魯國孔乂、元嵩脫乂字。今竝從陳志改補。

卷第三十八魏傳記第五。

王朗傳。東海郯人。郯、陳志作郡。三國志攷異云。郡當作郯。　拜謹安東將軍。安東舊誤東安。今從陳志改。　浮海至東冶。冶誤治。今改。　拜司空。進封樂平鄉侯。時有鵠鵒集靈芝池。空作徒。鄉侯二字脫。鵠鵒作鵒鵠。今竝從陳志改補。鵠鵒列音義。　遷散騎常侍。曹叡時。陳志作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此文從略。而移置遷散騎常侍。於曹叡之前。事失其實。以非傳寫脫誤。仍之。　又言宜遵舊禮。禮誤體。　成帝始置尚書五人。置誤制。　工誦之誦。誤頌。今竝從陳志改。

王粲傳。祖凱。凱、郗書同。志注作覬。疑誤。　故常言無所不足。志注同。通鑑作恆。調其所不足。無、似其字之誤。　弼天下才杰出。志注無下字。此似衍。　以校練爲宗。宗志注作家。疑誤。　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今舊作合。謂誤爲。今竝從志注改。

贊。故鄭季不忍名籍。籍舊誤籍。案籍、項羽名也。今改。

王粲標題舊誤脫。今補。

王粲傳記。粲朗誦之。　志作背而誦之。　陳留阮瑀。瑀舊誤瑜。案瑀字元瑜。　五官將文學。文學二字脫。以脅太后。脅誤協。　與瑀竝爲司空軍謀祭酒。軍謀二字脫。今竝從陳志改補。　瑒弟璩。字休璉。璩字二字脫。案陳志。瑒弟璩。注璩字休璉。今補。　後爲安成令。成舊作城。今從志及音義改。

衛凱傳。進封關鄉。關、舊作關。案說文。關低目視也。从曼門聲。宏農湖縣有關鄉。非从日从文。作關誤。今改。

劉劭傳。爲尚書郎、散騎侍郎。侍郎舊作常侍。案下方遷散騎常侍。　時外興軍旅。舊脫外字。今從陳志改補。

傅嘏傳。士有常員。陳志作士有恆貫。　夫建官均職。官舊誤安。　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此誤也。　按品狀品字脫。　遂綜王度。綜誤踪。　遷尚書下。舊有令字。今竝從陳志改、補、刪。

崔林標題。林舊作琳。傳記中竝同。案目錄及陳志竝作林。作琳誤。今改。

崔林傳。字德儒。儒舊作孺。今從陳志改。　在官一期。一下衍祓字。今刪。　散騎侍郎孟康。侍郎作常侍。陳志作侍郎。案郗書。孟康附杜畿傳。正作侍郎。今改。　博士傅祗傳。祗傳誤傳。　特受無軀之祀。受誤授。今竝從陳志改。

高堂隆傳。名俾而呼之。名舊誤召。　督軍失色。軍誤鄉。　鑒太行之石英。石英誤英石。　非鯁輔也。鯁誤梗。今竝從陳志改。

卷第三十九魏傳記第六。

崔琰傳。及爲魏公。公舊作王。陳志作魏國初建。案下有後操僭稱魏王。此爲魏公明矣。今改。

毛玠傳。長吏至垢面羸服。吏舊誤史。　議欲并省職司。司誤局。今竝改。

鮑勛傳。但立標埒。標舊誤摽。今改。　軍容吏。陳志作軍營令史。

徐邈傳。偶辭言耳。辭舊誤辭。今改。

胡質傳。遂欲請質爲條佐。條舊誤遂。　遷任東莞。莞誤筦。今竝改。

桓階傳。表辟爲從事下。陳志有祭酒二字。　操定荊州。定舊誤自。今從陳志改。　遷尚書。典選舉。選誤遷。今改。

裴潛傳。乃欲西北自處。北、陳志同。疑作伯。　百五十餘條。舊脫餘字。　封成陽亭侯。成陽作陽城。今竝從陳志補改。

司馬朗傳。入爲丞相主簿。入下舊衍以字。　由秦滅五等之制。滅誤減。　芝獨坐守老母。坐誤從。　凡物有相若而難辨者。若誤苦。今竝從陳志刪。若志作似。

卷第四十魏傳記第七。

田畴傳。與年少之慕從者。慕、陳志作募。疑誤。　朝廷高其義。義、舊誤議。　而不送章報於我。報字脫。今從陳志改補。

王修傳。賊入孫氏。入舊誤出。今改。

常林傳。記曹芳時爲三府長史。孫權將朱然、諸葛瑾。曹舊作子。案上云。曹操召爲軍謀掾。芳非操子。傳寫誤也。史誤吏。志注作史。瑾誤理。今竝改。　乘象車。牸牛。象車、志注作薄象車。　調主簿曰。簿舊誤薄。今改。

和洽傳。臣竊不安。竊舊誤切。今改。

楊阜傳。被標枝半衰。被舊誤披。今改。

辛毗傳。毗知操意變。變舊誤亦。　顯甫見顯思困。思誤忠。今竝從陳志改。顯思列音義。　進封潁鄉侯。

案陳志爲之希出下有封廣平亭侯故曰進封此從簡略文無所承　又徐平北邯邯志作芒

費阜董忠於所事者忠舊誤終今改

卷第四十一魏載記第八

賈逵載記素侮易諸將侮易舊作易侮今從陳志音義改

蘇則載記進封都亭侯舊脫都字今從陳志補　若化治中國若誤君據胡林林誤林今並改

任峻載記所在積穀舊脫在字今從陳志補　峻寬厚有度厚誤原今改

張既載記進爵都鄉侯案陳志前已封武始亭侯

高柔載記叡嘉納嘉舊誤加今改　表言逐捕捕字脫

卷第四十二魏載記第九

張遼載記本爲登之後登舊作一　遂行遂誤遠　乃令軍中乃誤仍今並從陳志改　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氐陳志同通鑑作潛疑即左昭三十一年傳之潛六潛潛通　若孫權至者者誤着　徙封良成成作城　位特進特誤持今並從陳志改

張郃載記河間鄚人鄚舊誤鄭　郃遣屯陳倉郃誤部

遣助曹仁攻關羽舊脫助字今從志補　乃稍前舊作遂在前今約志文改

龐德載記南安狐道人狐舊作狄陳志作狐晉義同今改郡國志作豲道屬漢陽郡注中平五年分置南安郡案說文狐犬行豲逸也逸謂逸走孫愐並音胡官切狐豲二字音義並同　仁使德屯樊北十里

舊脫北字　短兵接戰益怒怒誤攻今從陳志補改　天水西城人陳志同案僞志致異云天水無西城縣蓋即西縣　淯乃收斂送喪還本郡斂誤劍還誤過今改

滿寵載記牽招解儁陳志同案儁當爲騭誤　曹叡時叡舊誤敍今改

王淩載記一自突出自舊誤日　乃張弓傅矢傅誤傳

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射殺儉諸葛誕傳使誕督豫州諸軍度安風津向壽春並作風致郡國志廬江郡有安豐又有安風侯國蓋津在安風也作豐誤今並改

王昶載記及其用財先九族財舊誤才　其貧賤愼無戚愼作謹避宋諱也第文義微別今並從陳志改

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宛陳志作苑三國志攷異云苑當作宛　倉廩充滿倉誤食　進騎將軍騎下有大字案騎騎不稱大字衍今並從陳志改刪

王基載記諸葛誕敗舊脫敗字今補

鄧艾載記讀故太丘長陳寔碑言文爲世範寔舊誤實世誤士　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汎舟而下廣漕誤漕廣汎誤汎　推轉而下推誤忡今並從陳志改

卷末自記博極羣書羣書誤郡今改

音義第一

紀一上子貞元朔二年封陸城侯舊脫上字案後列傳三下文未脫誤是當有上字今補　注、隸涿郡隸穎　作元狩六年誤也若此穎六誤五此誤以　李傳、郭汜、注、汜昔似似誤以　越騎校尉种輯注蜀志作長水作誤在　續漢志注續誤後案續漢志司馬彪續漢書志也今並改　官渡注章懷太子注曰脫章懷二字今補　鄭道元水經注注作云案莫暮云云鄭注文也作云誤　樊注襄陽城外之別城下城字誤域今改後列傳四重出樊注別城作小城案樊在漢北襄陽在漢南　當陽注南郡縣郡舊誤陽今從郡國志改　赤壁壁誤璧　亦說注式芮切芮誤說　謂之旄頭謂誤爲今並改　紀一下舊脫今補　斜谷注褒水亦出衛領領誤須　漢水注泉始出嶓冢山嶓誤蟠　續漢志注引巴漢志云漢水二源結誤後二誤三　一說云西漢出隴西嶓冢山西漢二字舊誤在隴西下　又東有句水入又東過順陽有濟水自虢北來山又有淮水自房陵淮山東流入句誤旬今並改案一說云云約水經文而東過順陽有濟水自虢北來山水經無文惟沔水中篇又從襄陽縣東屈西南清水從北來注之正在句水之下淮水之上清與濟字形亦相近第順陽屬南陽襄陽屬南郡其地不符未可據以改也仍之又有淮下脫水字今補　祫祭高皇帝以下舊脫祭字今從紀文補　魚復注巴縣春秋時魚國左傳文十年魚人逐巴師縣誤郡今改案左氏文十六年傳唯裨、鍾、魚、人實逐之謂逐楚師杜注裨、鍾、魚庸三邑魚、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舊文舛錯殊甚以非傳寫脫誤仍之　紀二舊脫今補

牂柯牂柯郡國志作牁此從地理志案注柯繫船杙字當从木書中多作牁今悉改正總記於此　注繫船杙也杙誤枝今改下同　軍至且蘭脫且字今補　掎角掎誤犄案左襄十四年傳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角亡字所本書中率譌爲犄犄音猗廣韻犄也集韻牛名从牛掎从手今悉改正總記於此

子午谷注王莽時開時誤特　罷子午道午誤武今並改　合肥注故曰合肥肥字誤空今補　祖中注魏夷王權數權、帝鑑注同郝書孫權傳注作梅　西平注涼州郡名脫郡字今從音義第四補　駱谷注駱谷過西南界入洋州路洋誤牂今改　表一曲阿注吳縣表一舊脫今補縣誤陽今改　表二舊脫今改　甄氏表二無文　錫注楚伐麋麋舊誤麋今改　改廬陵爲龍陵舊誤上陵字今從表本文補　東興案表於黃龍二年紀築東興疑當列由拏上　注南去江四百里四舊誤西案賈逵載記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陳志逵傳同今改　劉巽當在前孰氏上今改　列傳一舊脫今補　昭烈臨豫州烈誤列今改　列傳二舊脫今補　張栻注字敬夫敬舊誤欽注名昱昱誤星今並改　善論縱橫列傳二無文　列傳三上舊脫今補　猶豫豫誤預　趙元達司馬徽注潁川人川誤州今並改　郭攸之注攸之名演南陽人以字行攸之名演又見廖立傳案陳志廖立傳有郭演長是書廖立傳同此疑脫長字　卒聞聞誤間　躡足注去搖切足誤廷今並從本文改　樵誤淫　蜀史注戎賦也戎誤戒今並改　幾敗北山注案昭奏曰武皇帝承武都降人之辭昭誤紹都誤郡今並從陳志張郃傳注改　近有卑官自北山來者卑誤平今改案通鑑唐紀四十六作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注梁州在山南岐雍在山北　木牛流馬注舌着於腹舌作腳今從志注改

而人不大勞也。也、旂誤而。志注無。郗書作也。今改。　前杠孔去前腳孔。杠誤扛。今改。下竝同。　後軸孔去前杠孔。通鑑注同。志注下無孔字。疑後脫。　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二作三。今從志注改。　孔徑中二腳杠。通鑑注同。志注二誤三。　廣一寸五分。一作二。今從志注改。　畏蜀如虎。蜀作亮。今從本文改。　無當。注。近鹵城。通鑑注云。無當、蓋蜀軍部之號。案王平爲無當監。漢又有虎步監。孟琰見水經渭水注。陳志姜維傳。須先教中虎步兵。是虎步亦軍號。無當正類虎步。此以爲地名。似誤。　八陣圖。注。亮造八陣圖于魚復平沙之上。復誤腹。今改。　莅以威神。莅誤茌。今從後漢書改。　則非亮所創。非字脫。今以意補。

音義第二。

臂剏。注、初康切。康誤庚。案後皆作康。　剮骨。注、古察切。察誤蔡。　甹誤甹。案關羽傳本文。令甹之。　轅攜。攜誤擕。　滄關。注。前志曰。志誤應。　冀。注。漢陽縣。漢誤漁。案郡國志。漁陽有薊無冀。　驃騎。注。上匹妙切。匹誤巳。今竝改。　外水。注。與朱齡石謀。朱誤宋。今從通鑑改。　耒陽。耒誤來。今從本文改。　中流矢。舊作所中。案陳志麋竺傳。作爲流矢所中。舊沿其文。今從本文改。　脊中。列傳五無文。見李平傳。當在列傳八鄧下。　雍涼。注。上于仲切。仲誤中。　任安。注。字定祖。誤作定祖字。　以薄擊頰。注。薄、手板也。　籍竝誤藉。案本文及陳志文俱从竹。今竝改。　禹生石紐。注。譙周蜀本記。譙周、史記正義作揚雄。　其地名刳兒呼坪。卑、坪坦也。下坪字舊誤卑。　郫邸閣督。注。音皮。蜀縣。縣舊誤郡。今竝改。　閬宇列傳七。無文。　宜都、房陵、上庸、西城。城舊誤域。注同。今從本文改。　菹醢。注。字或作葅。葅誤菹。　別注傳列切。列誤別。今竝改。　朱提。注音銖時。提又音如匙。舊誤作音殊提時又音如。脫匙字。今約漢書注意改補。案漢書地理志注。蘇林曰。朱音銖。提音時。北方人名匕曰匙。是時匙同音。非又音也。以非傳寫之譌。仍之。　固陵。注。建安中。安誤元。　朐忍至魚復。復誤腹。　固陵爲巴東郡。陵誤寧。　徙龐羲爲巴西太守。羲誤義。今竝改。　五百。列傳八。無文。案陳志劉封傳。呼卒五百撾胡。本書改作呼帳下卒撾之。此因志文誤列。　撾誤撾。　馬岱。注音代。岱舊作倵。案魏延傳。儀遣馬岱追斬之。作岱。陳志同。音代。舊作俗音武。案字彙補。倵音武。三國人名。當即俗之譌文。故曰俗。今竝改。　臨爵。注音贊。贊誤來。　還統兩郡事。注。時弋領永昌。領誤陽。　巴東。注。即永安。安誤與。案音義第一。紀一下。永安注。後改爲巴東郡。今竝改。　蹟當在韓嵩下。　者帥。帥誤師。今改。　三巴。注。水經。劉璋分三巴。案水經無緣載劉璋事。當是酈注文也。攷江水又東北至巴郡。下無是文。疑誤。　杜濩、朴胡。注。賨邑侯杜濩。邑誤巴。　孫盛曰。盛誤威。　文選音譙。譙誤護。案文選注。亦引孫盛音而作譙。今竝改。　康降當在先零上。注音來杭。杭舊作猶。案前康降。上音來。下戶郎切。是猶爲杭誤。今改。　定莋當在旄牛下。　憮、張嶷傳無文。　眴眂。注。上古侯切。眴誤眴。侯誤俟。　救中。注。猶言救就也。救就誤救就。　洮西。注。洮水之西。水誤永。今竝改。　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遠誤威。今從本文及陳志改。注。武衛即下辨。辨誤辦。今改。　鐔榮。列傳十二。無文。　譙咋。譙誤濉。今從本文改。　李譔。注。故字欽仲。

欽誤敬。今從本傳及陳志改。　父仁。誤仁父。今從本文改。　夷庚。注。以塞夷庚。注。夷庚二字脫。今補。　撫。列傳十三。無文。郤正傳有韞櫝。櫝與櫝音義不同。　狙詐。注。窺伺也。窺誤有。　沖、質、桓、靈。桓作威。避宋諱也。案本文作桓。　薛氏三計。注。故楚令尹薛公。令誤今。今竝改。　陽盱。注。身請于陽盱之中。盱詡日出始中。志注作河。日舊誤曰。　九方。注。九方堙。堙誤甄。志注作堙。案淮南子。正作堙。　南中七郡。注。越嶲。嶲誤雋。　孫綽、孫盛、著說以咎周。注。夫爲社稷死。則死之。之誤耳。　霍弋以強兵鎮夜郎。弋誤戈。今竝改。　方之申包胥、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胥字脫。今補。亦誤方。今改。　劌誤劇。　李密。密誤祕。今竝從本文改。　梁至列傳十五。無文。　不強屈。注。強其兩切。兩誤刃。　傳彤。注。或作彤。彤誤彤。今竝改。　陰平以降。胡烈以誤已。胡誤昭。今竝從本文改。　注。趙浩之陰平。浩誤浩。今改。　任舊作坏。案管寧傳。有堅坯爲室。坏當爲坯之誤文。而脫其注耳。故廣平云云。乃任字注也。任字誤入下注中。張璠傳。有任令于綽密以間璠。璠鉅鹿人。任鉅鹿縣。本文可據而坯注無從據補。今改坏爲任。　篤注。汝鴆切。鴆誤鴆。今改。切下誤衍任字。今刪。　瓜牛廬。注。古通用。用誤同。今改。　尉廚。列傳十七。無文。案文次第。即屈晃傳之尉存。傳云。或案與相知者。往尉存之。陳志管寧傳。注作存恤之。竝爲存問。義作尉者。存譌爲存。音義承其譌而復轉爲尉耳。　鈐下當在靳下。　常譚。譚誤談。今從本文改。注。與談義同。談誤譚。今改。　傳日者。日誤田。今從本文改。

音義第三。

公仇稱。注。稱名也。稱下舊衍等字。今刪。　吳會。注言吳地一都會。案吳、吳郡。會、會稽郡也。猶零陵、桂陽之稱零、桂耳。　上繚。注。海昏、豫章縣。章誤昏。　宗民。注。故其長曰宗帥。帥誤師。　沙羨。注。音夷。夷誤羨。案地理志注。晉灼曰。羨音夷。　丹陽。陽舊作楊。案本文俱作陽。　注。續漢郡國志。續誤後。志字脫。今改補。　前志楊字從木。晉志云。山出赤檉。故名從阜。非是。阜誤邑。今改。案地理志。丹陽字从阜。項安世家說曰。晉書南史。竝用楊字。則班志不用楊字可知。通鑑注。晉宋以後。以丹陽郡爲丹陽尹。治秣陵。二漢之丹陽郡。治宛陵。晉宋屬宣城。治所既異。漢魏之時。自當依二漢志。爲丹陽郡。昧胡氏意二漢丹陽。字本从阜。晉宋徙治秣陵。始以山多赤檉易作楊。　戲口。注。在江北。當攷。案水經江水三。東會希水口。出灊縣霍山西麓。注。希水又南積而爲湖。謂之希湖。湖水又南流。逕軟縣東。而南流注于江。是曰希口。水者也。希音近戲。戲口疑即希口。又云。大江右岸有厭里口。安樂浦。與陳志賀齊傳。晉宗自戲口奔魏。闕毀安樂合。戲口安樂。蓋皆瀕江守禦立屯之所。　石陽。石誤右。今從本文改。　安城。城舊作成。本文同。竝誤。今從陳志郡國志改。　皋皋。注。音拓姑。皋又如字。九江縣。姑誤如。案地理志注。孟康曰。皋音拓姑。今改皋皋。非縣名。地在逡遒縣東南。逡遒則九江縣耳。　高亭。舊脫高字。今從本文補。　刁元。元誤元。今從本文改。　錢唐當在虎林下。　布塞、永昌。注。二亭皆建業近境。　半野。注。建業近境。業竝誤康。今改。　候官。候舊誤侯。本文作候。陳志同。　注。名東冶。又改東城。東京改爲候官都尉。東冶誤東治。東城誤東城。候誤侯。今竝改。案郡國志會稽郡無候官都尉。惟涼州云。涼州刺史部郡十二。縣道。候官

九十八張掖、屬國、上郡、竝有候官。是邊郡有候官之驗。不應獨設於北邊。會稽沿海。地極遼遠。亦當有之。音義必有所據。寇賛寇恂作應誤。注同。本文作應尤誤。今從陳志改。注。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政竝誤正。只注。古迥切。迥誤迥。今竝改。錢塘。注。東京。隸吳。有武林山。舊脫東字。今補。林誤陵。而漢志注作林。今改。舒仲膺。注。名卲。卲誤郡。今從孫貴載記本文改。嫣。注。盧圭切。嫣誤虛。笮融。注音窄。窄誤窒。權酤障管之利。注。卽權酤障管之利。注。酤誤酟。今竝改。猗狁誤玁狁。曰陽。陽誤楊。今竝從本文改。輔車。注。韓愈云。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第誤筆。牙誤與。動搖誤搖動。脫去二字脫。今從昌黎集。與崔華晉改補。騭注。止日切。日誤曰。今改。摘抉誤擿抉。今從本文改。顧豫章。注。豫章晉卲。卲誤郡。今改。紘建計宜都秣陵。紘誤絃。計誤議。今從本文改。紘建云云。及稍稍。當在篇上。稱。吳載記五無文。是儀傳。敝衣粗食。或本作糲食。門下循行。注。賤職。職誤質。横江當利。注。孫策征劉繇。繇誤由。尋陽。注。本作潯。今通用潯。今誤尋。宮亭。注。續漢郡國志。續誤後。今竝改。張天遊誤張。今從本文改。愕眙。吳載記六無文。或呂肅載記。衆皆愕然。本改愕眙。後仍沿陳志文耳。賒貰。注貸也。貸誤代。今改。章鄉。吳載記六無文。陳志呂蒙傳。乃走麥城。西至漳鄉。作漳。薄落。注。立木爲之。木誤水。今改。度權當在屬者下。陽新、下雉、新誤平。今從陳志改。說見本文。涂塘。吳載記七無文。丁奉載記。遂據徐塘。陳志同。案孫權載記。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年表同。音義。堂邑廣陵縣。此注在東關。東關卽東興。上曹芳使諸葛誕、胡遵等。率衆攻東興。乃云遂據徐塘。陳志。建衡元年。奉復帥衆治徐塘。則徐塘自在東興。與堂邑涂塘別。此涂爲徐之誤文。第東興堤之爲徐塘。他無可攷。或涂塘爲大堤之異名。而本文作徐反誤。故兩仍之。亂行。注。戶郎切。戶誤尹。太末。注。太音闥。會稽縣。左傳曰。姑蔑。音闥。舊誤昔隸。案地理志。太作大。注。孟康曰。大音如闥。姑誤如。今竝改。臨水。當在白楮下。安樂。注。未詳。案水經。大江右岸。有厥里口、安樂浦。在江水又東過蘄春縣南上。注云。從此至武昌。尚方作部。諸屯相接。皆宗守蘄春。圖襲安樂。當卽安樂浦也。蓋孫吳屯兵之所。非縣名。吳載記九。舊脫。今補。郡誤若。今從本文改。童齔。注音襯。襯誤親。今改。幾復。車重。案皆陳志滕允傳注文。是當幾改。襲。車改。發。此誤衍。吳載記十。舊脫。今補。謝淵、謝厷。厷舊誤元。注同。本文及陳志竝作厷。案厷蓋本字。今改。注。淵字休德。休誤體。今從志注改。樂鄉。注。在南陽冠軍。案南陽時屬魏。陸抗所駐。非冠軍之樂鄉也。水經。江水三。江水又逕南平郡孱陵縣之樂鄉城北。注。吳陸抗所築。宋白曰。樂鄉者。春秋鄀國之地。其城陸抗所築。在松滋縣界。吳載記十一上。舊脫。今補。不贍。注。許規切。規誤去。今改。鄀。當在遠矣上。偃。吳載記十一上。無文。華覈載記。解釋罪愆。正作愆。楊竺。已見陸遜載記。當在樂鄉上。楊竺誤揚。今改。吳載記十一下。舊脫。今補。餘閒。注音言。閒舊作閑。案閒閑俗混已久。第閒有艱言二音。故音言以別之。閑則與言同音。無復可別。是字本作閒。傳寫譌爲閑也。書中閒多譌閑。今悉改正。不記。

音義第四。

魏載記一。舊脫。今補。費亭。注。非費國之費。費國誤象國。案郡國志。泰山郡費侯國。注。曹騰封費。是鄪縣費亭。非此國。音義本此。今改。傅陽。注。楚滅宋。卽傅陽。案偪陽古通。卽傅陽。本郡國志注杜預說。此疑有脫誤。夏丘。丘誤兵。今從本文改。自左悺、徐璜、至榜楚。魏載記一無文。饕餮。注。貪財曰饕。貪食曰餮。貪財誤食財。貪食誤食貪。今竝改。楊彪當在下尾犨上。平原、泉州、二渠。注。自呼沱河入泒河。泒舊作汾。下同。陳志作泒。注音孤。作汾誤。續漢郡國志誤作後漢國志。脫郡字。今竝改補。案山海經云云。魏志云云。竝郡國志注文。渦肥水。注。卽合肥也。注脫肥字。今補。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列字脫。今補。此陳志文也。本文作始置名號侯、關中侯、關外侯、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戰功。注。關中侯爵十七級。中誤內。今從本文及志注改。又置關外侯。外志注作內外。三國志攷異云。內字疑衍。與舊列侯、關內侯、關內侯三字脫。今從本文及志注補。題而本文作取其首題。御。志注作取首題御。借卽爵位於繁陽。注。潁川郡。郡誤郎。今改。魏載記二。舊脫。今補。倩人。注。七正切。七誤上。作疽發。注。甚言其毒。舊甚言二字。合爲諶字。大書屬發下。姊誤殊。甚。今竝改。梟遽。遽誤追。今從本文改。魏載記三。舊脫。今補。爲守宮令。注。或宦者增。或誤城。壞戶。注自毀曰壞。毀之音怪。曰壞。誤曰怪。音怪誤曰壞。今竝改。延津。注。郡國志注。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擬與袁紹將文醜戰處。志注。注字紹字竝脫。今補。紹誤術。今改。下同。韓莫。注音荀。莫誤貫。荀誤筍。今竝改。濮陽。注。東郡縣。縣字脫。今補。能儺。魏載記三無文。魏載記四。舊脫。今補。大官。魏載記四無文。四聰八達。注。陳志作四窗。若比八廚之類。則作四窗。窗竝誤總。案釋名云。窗聰也。今改。犉牛。犉誤悖。書中竝同。今悉改。不記。長子。魏載記四無文。魏載記五。舊脫。今補。鵜鶘。注。上音啼。啼誤帝。今改。安成。當在邯鄲下。閺。注。亡巾切。閺誤閽。今從本文改。巾誤中。今改。鄎長。鄎誤郭。今從本文改。魏載記六。舊脫。今補。繁夥。夥誤多。今從本文改。宜練。注。練、帛也。注練誤綵。今改。魏載記七。舊脫。今補。徐無山。注。蓋徐無縣之山也。蓋誤盍。今改。脩注。正留切。案地理志。勃海郡作脩。應劭曰。音條。郡國志作條。軬車。注。上音本。車上篷也。以篷蓋車。言陋甚。軬車。陳志常林傳注。作薄軬車。軬音飯。案釋名。軬、藩也。蔽水雨也。是薄軬車。謂以曲薄藩車。集韻。軬步本切。音沐。車上篷也。此用集韻說。節刪薄字。篷竝誤蓬。今改。小槐里。注。蓋其近地。地誤也。今改。魏載記八。舊脫。今補。項誤頃。今從本文改。五將山。注。堅所奔當是五狀。非五將也。案通鑑注。扶風杜陽縣有五將山。鳳翔府岐山縣有五將山。竝近長安。或爲堅所奔也。三輔。注。漢分爲三輔。分誤守。今改。倉曹掾、理曹掾。注。續漢百官志。續誤後。志字脫。今改補。嫗。注。于恕切。恕誤怨。今改。魏載記九。舊脫。今補。祿福。本文及陳志注竝同。地理志亦作祿福。郡國志作福祿誤。祿福下舊衍陵字。注。酒泉縣。縣誤郡。今刪改。破羌。舊脫破字。注。金城縣。縣誤郡。攷郡國志。金城郡屬有破羌。蓋破誤爲陵。而誤倒在上。今補改。案龐德載記。附龐淯事。淯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又附淯母龐娥事。祿福長、壽陽尹嘉殺之。祿福當在破羌下。郭伯鍂。注。嘉之子。嘉誤加。今改。艾從陰平道。注。從陰平郡旁入。行七百里。始至江油。非廣漢之陰平。案音義

一、武都、陰平、注、郡名、非廣漢之陰平、音義二、列傳十二、陰平、景谷、注同、列傳十四、陰平、注、廣漢陰平道、列傳十六、陰平以降胡烈、注、廣漢縣、非鄧艾由陰平景谷趨涪之陰平、歷辨陰平、與此凡五、皆以陰平有二、攷通鑑注、陰平前漢屬廣漢郡、後漢屬廣漢屬國都尉、魏分置陰平郡、漢建興七年、取魏武都、陰平、二郡、即魏分置之陰平、音義所謂郡名者也、又攷晉志、劉禪建興二年、改廣漢屬國爲陰平郡、蜀志無文、疑取魏陰平之後所改、尋復、音義以陰平爲廣漢縣、當必有據、自陰平至江油、中隔七百里、封疆遂遠、魏之所分、漢之所改、同是兩漢陰平之地、故皆曰陰平、晉志、永嘉中、立南北二陰平郡、有所因矣、惟譙周傳贊、艾克江油、至陰平、似誤、說見本文、

續後漢書

郝經撰

御題郝經續後漢書

身充信使被拘留。兩國恰逢姦計投。元世祖即位·欲與宋修好·王文統素忌郝經有重名·乃以經充國信使至宋·會師位·且賈似道前日請和之事·文統復陰屬李璮潛侵宋·欲假手宋人害經·經至宿州·遣副使請入國日期·不報·遺書三省樞密院及兩淮制置使·亦不報·先是·賈似道冒為元兵圍于鄂州·似道懼而請和·且請稱臣納幣·元人許之·鄂圍始解·似道匿其事·以大捷聞·及還朝·使其客廖瑩中等撰福華編·以紀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及經至·似道懼其事泄·因拘經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請入見·又數上書極陳和戰利害·皆不報·留真州十六年·因著此書

顚附魯連未遂志。空言聊託著書酬。

陳壽事稱史筆人。續之尊漢見誠醇。陳壽三國志·帝魏寇蜀·論者非之·然司馬光作通鑑·尚不能訂其誤·至朱子作綱目·始為改定·經所著續後漢書獨以蜀漢繼漢·其綱正統·其識甚正·至未嘗見朱子之書也·

獨嫌董卓仍列傳。即未叛臣亦亂臣。經此書·于叛臣篡臣皆各為分類·而董卓則仍置於列傳中·夫卓漢之賊·實由董卓·其惡逆之跡久著·特未及篡耳·縱不列為篡臣·獨不當另列為亂臣乎·

褒貶從來不可誣。要公千載賞和誅。篡臣仲達甄篡魏。篡漢事非孟德乎。經列司馬懿為篡臣·而轉不及曹操·夫懿乃篡魏之篡臣·若曹操實篡漢之賊·貶懿而舍操·春秋之義·有未當矣·

[illegible][illegible]翻[illegible]鄂功陳。羈絆真州十六春。未免南方君子笑。笑他不叛北方人。

帛詩或者假前題。元史經本傳·載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蓋經以久留音問不通·不知中統之為至元也云云·此蓋好事者因蘇武事假為之·然經久羈宋地·被節不屈·僅以著書自遣·視蘇武之□胡婦·幾生子·不可同日語·奚翅賢者方奏其忠乎·學術忠誠孰可齊。設使子卿逢地下。著書差勝娶胡妻。

原序

漢建安末。曹氏廢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稱吳。昭烈以宗子繼漢。即位于蜀。討賊恢復。卒莫能相一。而析入于晉。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漢亡仕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曰蜀。鄙為偏霸僭偽。于是統體不正。大義不明。紊其綱維。故稱號論議。皆失其正。哀帝時。滎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黜三國獨以宗室為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蜀平而漢始亡。上疏請越魏繼漢。以正統體。不用。原注·晉書·習鑿齒臨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沈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嘗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情·切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而廢其所言·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于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為子言之·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蠖屈從時·遂羈戍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俯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掃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群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克伐貳違·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勳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于武皇·遂并強吳·混一宇宙·乂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猶不見序于帝王·淪沒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為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者·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于彼何有·凡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絕·[illegible]帝魏·于[illegible]性命·被實定名·必彰于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于己·孰若

・伏義而以臣魏武・夫命世之人・正情過物・假之際會・必慕義異・宜其立功于漢・世莫能勞・屈親亦深・魏武超過・志在傾主・篡不素積・義險冰消・宣帝興之・情狩何盍・翩形風・官年・最中百世・降心全已・慎假于下・非道歷北面・有純臣之節・爭命曹氏・宋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繫于所爲・不繫所籍・立功者言其所濟・不害所甚・是故漢萬冀命于蜀王・劉氏乘弊于亡秦・超二世而以遠嗣・不論近世計功・等五德于帝典・不疑道于力政・學無本迹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已錯亦量也・凡天下事有可借于古以魏于今・定之往・而足爲衆之主・誰者・雖之害天之・時・或吳之興二光・宅・彼必自繫于周室・不推吳楚以爲代奇・二明矣・況積勤于魏功・歷武亂之事・不能臣之所陷・所以業衆之所不與・于因・而之力・繫于周室・・不推吳・以爲代奇・而定天下・功・力・六十年・吳魏・被祖・而强配・天・人爲命・以而方爲于三代・不能相比・伯有・于姓實氏・而性主・・夫有不正定・天下之大功・而已・爲取天之下・而無所推・何執如見事推・于關人・雖不于鄰・爭順・而配天・而人・爲伐正・而方・以爲・周・三代之・于姓・何爲・・漢・・・・

・萬議・者猶未禪・請于是止矣・

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之。采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注壽書。補其闕漏。辨其舛錯。紬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體。歷南北隋唐五季七百有餘歲。列諸三史之後。不復議爲也。宋丞相司馬光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而昭烈爲僭偽。原注・通鑑・魏黃初二年・魏改元・章武・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于武擔之南・・・

・晉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朱邪入汴・比之劉石・新蓮歷年紀・而曾不敢私己之昭・非大公之論也・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水火之間・天下無主・于是正閏之論興矣・

有不能使九州合爲一・而統其餘皆有天子之名・無其實者也・・・則陳氏・所謂・是霸・帝以道・其功・而所奏・昔・帝之仁・考・吾以得・也・

邪則劉・・是以正統之辨・・自古及今・士未有能通其三王之傳者也・・正名・・今所謂・・三代之季・石・嘗・・

資・其生民之休戚・而言之・其欲・者・自擇・其善・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

列國・四方之爭衡者・・・彼此鈞敵・其故臣・無所抑揚・故疏凡用天子之制以臨之・以其所・年・・以・

漢・傳于魏・而晉受之・晉・傳于宋・以至于陳・而隋取之・唐傳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

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至晦庵先生朱熹。爲通鑑作綱目。黜魏而以昭烈章武之元繼漢。統體始正矣。原注・春正月・漢中王即皇帝位・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曹丕初元年・黃初元年・自立爲帝・・魏王操卒・太子丕嗣爲丞相魏王・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爲山陽公・・・漢中王即皇帝位・凡二十二年・魏封孫權爲吳王・魏黃初二年・・・昭烈皇帝章武元年・吳黃武元年・・・

・牧之・・・國一・七・新國一・凡二・・・・・吳・・・・・

然而本史正文猶稱曹魏。經營闕招紳先生。條論謂當必改作。竊有志焉。及先君臨終。復有遺命。斷欲爲之。事梗不能。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真。不令遄返。束身抱節。無所營爲。乃破棄發凡。起漢終晉。立限斷條目。以更壽書。作表、記、傳、錄、諸序、議、贊。十二年

夏五月。令伴使西珪借書于兩淮制使印應雷。得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注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綱目之義例。參校刊定。歸于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吳爲僭偽。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共九十卷。別爲一百三十卷。仍故號曰三國志。原注・義例・日・如三史之有書・有表・而稱謂不一・五帝之書則謂之典・周則謂之誥・歷代所傳則謂之訓・周之世・列國各有記注・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其爲記錄則一・其名則無定也・故秦漢之世・記注愈繁・如左氏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八覽・六論・皆不能完書・周・而司馬遷撰集・自黃帝以下・始于高帝・終于王莽・別爲一代・如班固・作前史・・其不可易・天下分裂・魏・蜀・吳書・正其統體・三國志・其名不可易・故仍曰三國志・如先生比列國・新書・爲之・本作・・爲所記也・自今者而下・・各具本條下・・・今所定稱者是也・當仍其原本爲是也・・今・魏・蜀・吳之志・裴注・但・・有云・仍改曰續後漢書者是也・其後・與此不同・中書・此注・文則・知・仍稱三國志・・

齊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丕之鬼蜮。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姦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偽。曲折隱奧。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于道德。推本六經之初。直補三史之後。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古之爲書。大抵聖賢道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史記皆是也。然皆曖昧一時。流光百世。故韓愈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原注・韓文・柳子厚墓誌・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于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于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今拘幽之極而集是。蓋亦失中之得。古人之志也。嗚呼。安得復于先君而告卒事乎。十有五日庚子。翰林侍讀學士行臺宣撫使持節入宋國信大使陵川郝經序。

新注序

三國、事涉漢晉。參出互見。百有餘年。諸所記注。不啻數十百家。其行于世者。漢史則華嶠漢書、謝承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袁宏漢紀、袁曄獻帝春秋、張璠漢紀、樂資山陽公載記、王隱蜀記、孫盛蜀世譜、郭沖五事。魏史則王沈魏書、傅元魏書、及傅子評斷、孫盛魏氏春秋、魚豢魏略、孔衍漢晉春秋、陰澹魏紀。吳史則韋昭吳書、虞溥江表傳、胡沖吳歷、虞預會稽典錄、環氏吳紀。于晉則干寶晉紀、虞預晉書、王隱晉書、謝沈晉書、孫盛晉陽秋、傅暢晉諸公贊、徐廣晉紀。皆各著一國之事。以自名家。獨陳壽合魏、蜀、吳。總爲三國志。號稱良史。然其事多疏略。故宋文帝命裴松之爲注。大集諸家之書。補其遺闕。各具本文下。且爲考正。辨其得失。其諸書疏。援引事類出異書者。注之。事顯者則不注。今宣撫陵川先生。更正陳志。凡裴注之事當入正文者。則爲删取其乖戾不合。不可傳信者則置之。命宗道掇拾具注新書本文下。陳志之評。裴注之論。亦爲具載。其義理悖謬者。則以所聞于先生餘論。爲之辨正。凡書疏論議。所引古今事類。裴注之未備者。皆爲直補。事已見者。不重出。無所考者則闕之。先生比爲新書。先作義例條目。以明予奪之旨。今各具本文下。其書法則復發凡舉例。以見其義。宗道初事先生之父靜直先生。既又受學于先生。先生之開府南陽。辟宗道爲屬掾。率使入宋。又辟充典書狀。縲絏患難。十有三年。故不敢不承命。亦庶幾附驥尾而與名于大典之末云。宣撫司都事充國信書狀官門生河陽荀宗道序。

後序

人有恆言曰經史。史所以載興亡。而經亦史也。書、紀帝王之政治。春秋、筆十二公之行事。謂之非史可乎。蓋定于聖人之手。則後世以經尊之而止。及乎興亡。則謂之史也。古史分十七。東漢而下。西晉而上。有三國志。亦十七之一也。出于陳壽之筆。不可謂失三國之實。獨帝魏而不知蜀之正統。爲史筆之玷。又前史、紀傳外有書志。所以載三才之奧。禮、樂、食貨、兵、刑、官職、之異。而壽書未及。尤史筆之欠。此紫陽朱文公詩云後賢盡更張、感歎所由發也。後紫陽百餘年。徒增閱史者之慨。中統庚申。郝文忠公以行臺宣撫持節使宋。而留滯儀眞。進退維谷。乃繼先志。修舊史。破蠹發凡。首帝昭烈。魏吳止筆其實。表外有紀、傳、以辨崇卑。而復爲八錄以補陳闕。各冠以序。述其從起結。以識、贊、會其指歸。考前言。徵後史。而損益之。儀眞受一時之抑。而史書流百世之芳。公之榮遠矣。公之先世。詩書之澤。鍾陵川淸粹之氣。嬉笑怒罵。鉛張吟諷。皆成文章。由賦詩而至移文。復三十有九卷。公之文博矣。若夫續後漢書。暨陵川集。則今之所定稱也。延祐戊午。集賢陳大學士以公書彙奏。聖天子念故臣之可憫。喜藏書之有傳。蓋皆恩潤。俾江西行省繡梓。一載王心。繼今以往。天下後世。有以誦習而資德業矣。臣良佐、時職寄江西。提衡儒學。省堂孜孜。欽承就委。董役。率儒人胡元昌。每詳正其字。庶無訛矣。工畢。念不容已。用紀歲月云。是年秋七月既望。臣馮良佐頓首百拜謹識。

續後漢書目錄

年表一卷 卷一 〇一
帝紀二卷 卷二 〇三
列傳七十九卷 卷三 二五
錄八卷
年表
闕
帝紀
帝紀第一
昭烈皇帝
帝紀第二
末帝
列傳
列傳第一上 后紀
昭烈甘皇后
末帝敬哀張皇后
列傳第一下 昭烈二王 帝太子六王 宋
魯王永
太子璿 弟琦 琮 瓌 馥 恂 虔
列傳第二 宗室諸劉
陳王寵
劉虞
劉表 子琦 琮 劉先 傅巽 王粲 韓嵩
列傳第三 漢臣
皇甫嵩
董勳
列傳第四 漢臣
何進 弟苗
何咨
王允 王宏 士孫瑞 趙岐
列傳第五 漢臣
董卓 李傕 郭汜 橋蕤 樊稠 張濟 李樂 胡才
韓遂 馬騰 閻行 成公英
呂布 張遼 高順 臧霸 陳宮
列傳第六 漢臣
袁紹上下 子譚 熙 尚 從兄遺 外甥高幹 逢紀 審配 沮授 田豐 郭圖 辛毗 王修
袁術上下
列傳第七 漢臣
陶謙 笮融 糜竺
公孫度 子康 恭 康子晃 淵
列傳第八 漢臣
卷四上 穆皇后 兄顯 顯族弟雄 三七
張皇后 四一
卷四下 梁王理
卷五 劉焉 子璋 璋弟瑁 王商 馬扶
劉焉 子基 兄岱 四三
卷六 朱儁 五五
卷七 鄭泰 五七
种劭
卷八 六一
張楊 董承
卷九 六七
卷十 一〇三
公孫瓚
卷十一 一二五

張燕
張角 附劉雄鳴
列傳第九 漢臣
荀爽
楊彪
列傳第十 漢臣
盧植
列傳第十一 漢臣
徐璆
陳登
許劭
列傳第十二 漢臣
諸葛亮
列傳第十三 漢臣
關羽
趙雲 附糜竺
馬超
列傳第十四 漢臣
龐統
列傳第十五 漢臣
許靖
孫乾
伊籍
費詩
列傳第十六 漢臣
董和 附胡濟
李福
馬良 弟謖
張繡
士燮 子徽 廖 燮弟壹 壹弟匡 廣 武 壹弟匡
卷十二
貢琬
卷十三
趙岐 孫奮 弟
卷十四
馬日磾
太史慈
徐庶 石韜 孟建
卷十五
張飛
黃忠
卷十六
法正 祖父眞
卷十七
卷十八
簡雍
秦宓
杜微 五壻
卷十九
楊容 姪伯
劉巴
向朗 兄子寵
張裔
何祗
列傳第十七 漢臣
劉封
彭羕
廖立
魏延
列傳第十八 漢臣
王連
呂凱
王平
霍峻 子弋
列傳第十九 漢臣
蔣琬 子斌 劉敏 顯
董允 董恢
陳祗
列傳第二十 漢臣
姜維
廖化
列傳第二十一 漢臣
楊戲
常播
譙周 子熙 孫秀 文立
列傳第二十二 魏
曹操上下 武帝
列傳第二十三 魏
曹丕 文帝
列傳第二十四 魏
楊洪
卷二十
劉劭
李邃
李嚴
楊儀
卷二十一
李恢
馬忠
張嶷
糜竺
卷二十二
費禕
呂乂
董厥 樊建
卷二十三
張翼
卷二十四
王嗣
衛繼
郤正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曹叡 明帝
列傳第二十五 魏
曹髦 高貴鄉公
別傳第二十六上 家人
曹操卞夫人 武宣皇后 丁夫人
曹丕甄后 文昭皇后
曹叡毛后 明悼皇后
列傳第二十六下 操三子
曹彰 任城威王
曹熊 蕭懷王
列傳第二十六中 操丕諸子
曹昂 豐愍王
曹沖 鄧哀王
曹宇 燕王
曹袞 中山恭王
曹峻 陳留恭王
曹幹 趙王
曹彪 楚王
曹子乘 穀城殤公
曹子京 靈殤公
曹子棘 廣宗殤公
曹茂 樂陵王
曹蕤 北海悼王
曹霖 東海定王
曹邕 邯鄲懷王
曹儼 廣平哀王
列傳第二十七 諸夏侯 諸曹
夏侯惇 弟廉 子充 楙 韓浩 史渙

曹芳 齊王
卷二十八 三〇一
曹奐 陳留王
卷二十九上 三〇二
郭后 文德皇后
郭后 明元皇后
卷二十九中 三一三
曹植 陳思王 子志
卷二十九下 三二五
曹鑠 相殤王
曹據 彭城王
曹林 沛穆王
曹玹 濟陽懷王
曹矩 范陽閔王
曹子上 臨邑殤公
曹子勤 剛殤公
曹子整 郿戴公
曹均 樊安公
曹徽 東平靈王
曹協 贊哀王
曹鑒 東武陽懷王
曹禮 元城哀王
曹貢 清河悼王
卷三十 三五三

夏侯淵 子衡 威 霸 稱 和
曹仁 弟純
曹休 子肇
列傳第二十八 魏臣
荀彧 子惲 孫顗
賈詡
列傳第二十九 魏臣
鍾繇 子毓
王朗
列傳第三十 魏臣
程昱 孫曉
董昭
蔣濟
列傳第三十一 魏臣
張遼
于禁
徐晃
李典
列傳第三十二 魏臣
李通 孫秉
文聘
許褚
龐悳
張特
閻溫 張恭 子就
列傳第三十三 魏臣
袁渙 子侃 從弟霸
張範 弟承

夏侯尚 從弟儒
曹洪
曹真
卷三十一 三六三
荀攸
卷三十二 三八三
華歆 子表 孫廙
卷三十三 三九七
郭嘉
劉曄
卷三十四 四一三
樂進
張郃
朱靈
卷三十五 四二一
臧霸 孫觀
呂虔
典韋
郝昭
龐淯
卷三十六 四三一
邴原

涼茂
徐奕
邢容
列傳第三十四 魏臣
陳羣 子泰
列傳第三十五 魏臣
劉劭
列傳第三十六 魏臣
桓階
徐宣
盧毓 子欽
列傳第三十七 魏臣
和洽
杜畿
裴潛
列傳第三十八 蜀臣
韓暨 韓宣
高柔
王觀
列傳第三十九 魏臣
辛毗
高堂隆 楊偉 張茂 郭恕
列傳第四十 魏臣
劉馥 子靖 孫宏
荀焉芝 子岐
張既 徐奕
楊沛
賈逵
國淵
何夔
卷三十七　四四一
卷三十八　四四九
傅嘏
卷三十九　四五七
陳矯 子本 蔣俊
衛臻 孫楨
卷四十　四六一
常林
趙儼
卷四十一　四六三
崔林
孫禮
卷四十二　四七五
楊阜
卷四十三　四七九
司馬朗
梁習 王凱 劉顯
游楚 父殷
溫恢
列傳第四十一 魏臣
任峻 樊岳
杜畿 子恕 孫康
倉慈 魯肅 顧雍 令狐邵 孔文 沐竺 時苗
列傳第四十二 魏臣
滿寵 子偉 衛 偉子長武
牽招 子安
列傳第四十三 魏臣
徐邈
王昶
列傳第四十四 魏臣
劉放 孫資 孫資孫楚 孔桂
列傳第四十五 魏臣
曹爽 弟羲 訓 何晏 鄧颺 丁謐 畢軌 李勝 桓範 蔣濟 張臨
列傳第四十六 吳
孫堅
列傳第四十七 吳
孫權 大帝
列傳第四十八 吳
孫亮 廢官侯
孫皓 歸命侯
列傳第四十九 宗人
孫堅吳夫人 弟歡
徐夫人 父琳 兄璠
王夫人
潘后 裴夫人
孫休朱后
孫皓滕后
卷四十四　四九一
蘇則 吉茂
鄭渾 從子袤
卷四十五　四九九
田豫
郭淮
卷四十六　五〇三
胡質 子威
王基
卷四十七　五〇五
卷四十八　五一三
卷四十九　五一九
孫策
卷五十　五三五
卷五十一　五五九
孫休 景帝
卷五十二上　五七七
孫權謝夫人 弟承
步夫人
王夫人
孫亮全后 父尚
孫和何姬

列傳第四十九下 諸孫
孫登 宣太子 謝承 羊衜 刁元
孫和 南陽王
孫奮 章安侯
列傳第五十 諸孫
孫靜 子瑜 峻 奐 奐子堂 · 基 據
孫輔
孫匡 子奉 孫苟
孫桓
列傳第五十一 吳臣
張昭 子承 弟子嘉
列傳第五十二 吳臣
周瑜 子尤
列傳第五十三 吳臣
呂蒙
列傳第五十四 吳臣
孫邵 與人傳 殷曄
諸葛瑾 少子融
列傳第五十五 吳臣
程普
韓當
周泰
黃蓋
淩統 父操
潘璋
列傳第五十六 吳臣
朱治 子才
卷五十二下 五八三
孫盧 建昌侯
孫綝 會稽王
卷五十三 五九三
孫峻 子綝 綝子儁 曾孫崇 族兄晉
孫垂 子松
孫韶 兄縉
卷五十四 五九九
張紘 子元
卷五十五 六〇九
徐盛 子才
卷五十六 六一五
陸遜
卷五十七 六一二五
顧雍 子劭 劭子譚 譚孫榮
步騭 子闡 李衡
卷五十八 六三三
黃蓋
蔣欽
陳武 子脩
甘寧
徐盛
丁奉
卷五十九 六四一
朱然 子績
呂範
列傳第五十七 吳臣
薛綜 子瑁 瑩
駱統 父俊 附淵
是儀
列傳第五十八 吳臣
賀邪 之孫 弟泉
呂岱 徐原
潘濬 子翥 融 禹元
列傳第五十九 吳臣
陸凱 子胤 弟尤 何定
列傳第六十 吳臣
諸葛恪 族友
孫峻 孫綝 孫峻 孫峻
孟仁
范慎
列傳第六十一 吳臣
陶璜 父基 孫欽 子謙
滕修 子敏
列傳第六十二上上 闕學
經術總敘 昌 會 計 參 決 禮 論語 孝經 孟子
列傳第六十二上下 闕學
漢
何休
穎容
許慎
鄭元
孟光
朱桓
卷六十 六四三
胡綜 徐詳
陸瑁
李衡
卷六十一 六五七
全琮 子懌 緒
闞澤 少子駰
周魴 子鴻
卷六十二 六六三
陸抗 子玄 歎
卷六十三 六七九
滕牧
濮陽興
丁固
卷六十四 六九九
吾粲
卷六十五上 七〇五
卷六十五上下 七一一
服虔
謝該
蔡元
許慈
來敏

尹默
列傳第六十二下上 儒林
魏
王肅 子恂
賈洪
樂詳
庾峻 子琨 敳
列傳第六十二下下 儒林
吳
嚴峻 遵元
閻澤 厲固
陸績
列傳第六十三上上 文苑
文章總敘
易部 序論 解 問 難 說 評 贊
書部 書 洪 對事 典 誥 誓 銘 頌 箴 說 令 奏 議 啓 疏 碑 誄 哀 祭 記
詩部 雅 頌 賦 引 古詩 樂府 歌 行 吟 謠 操 引 辭 曲 琴操 其句 賦 贊
春秋部 讖 圖 呼 嘯 詩 詩 詩 文 符命
列傳第六十三上下 文苑
漢
崔駰 瑗 烈 子篆
劉梁
列傳第六十三中上 文苑
漢
荀悅
陳琳
列傳第六十三中下 文苑
魏
續後漢書　目錄　二
李巡
卷六十五下上 七二三
蔡邕
陳寔
嚴幹
卷六十五下下 七三五
程秉 德操
虞翻 子汜 忠 翻 翻 誨
卷六十六上上 七四七
卷六十六上下 七六九
蔡邕
應劭
卷六十六中上 七七五
仲長統
卷六十六中下 七七九
續後漢書　目錄　三
路粹
卷六十六下上 七八七
陳琳
應瑒
吳質 郭郭淳 崇 欽 荀緯 王象
劉楨 桓威 陳林 薛夏 孫瑒 杜摯
李康
卷六十六下下 八一九
陸機 弟雲 孫蓋 孫陶
卷六十七 八四一
趙咨
陳化
鄭泉
張溫
鄭胤
張儼
宗預
卷六十八 八五九
田疇
卷六十九上 八六五

陳寔 子紀 諸 鍾皓
徐穆
申屠蟠
袁閎
列傳第六十六中 高士
漢
龐公
管寧 王烈 張臻 胡昭
列傳第六十六下 高士
魏
范粲 子蕃
王真
吳
石偉
列傳第六十七上 死節
漢
孔融 附習
程畿
諸葛瞻 子尚 黃權
列傳第六十七中 死節
魏
夏侯元 李豐 曹爽 張緝 許允 劉陶
王經
毋丘儉 子甸 尹大目
列傳第六十七下 死節
吳
留贊 子平
朱桓
黃憲
姜肱
張元 兄儁
卷六十九中 八八五
徐幹
李密 子扇 蔣
卷六十九下 九〇三
皇甫謐
范平
卷七十上 九一七
傅彤 子倉
北地王諶
卷七十中 九三一
王凌 令狐愚 單固 楊康
諸葛誕 文欽 欽子鴦 唐咨
卷七十下 九五九
呂據
張悌 孫震 沈瑩
列傳第六十八上 死節
魏
邊讓
楊修
崔琰 許攸 裴潛
楊俊
鄭小同
列傳第六十八下 死節
吳
高岱
盛憲
張休
朱據
樓元
韋曜
邵疇
列傳第六十九上 技術
漢
華陀 吳普 樊阿
左慈
干吉
李意其
杜瓊 何宗
列傳第六十九中 技術
魏
朱建平
管輅
列傳第六十九 技術
周不疑
丁儀 弟廙
毛玠
鮑勛 父信
卷七十一上 九六五
于吉
沈友
吾粲
王蕃
賀邵
華覈
張尚
卷七十一下 九七七
蘇子調
甘始 東郭延年 封君達
郗孟節
周羣 張裕
卷七十二中 九九七
周宣 馬鈞
卷七十二下 一〇一一

吳
吳範
趙達 魏樂
葛洪
列傳第七十上上 狂士
魏
王粲
焦先
石德林
向秀
孫登
列傳第七十上下 狂士
魏
阮籍 從子孚
列傳第七十下上 狂士
魏
王戎 從弟衍 弟澄
列傳第七十下下 狂士
魏
樂廣
胡毋輔之 子謐之
光逸
王濟
列傳第七十一 烈臣
漢
孟達 父他 申耽
列傳第七十二上 烈臣
魏
劉惇
陳訓
卷七十三上上 一〇一九
荀粲
愚累
嵇康
郭象
劉伶
卷七十三上下 一〇四五
阮咸 子瞻 孚
卷七十三下上 一〇五七
列傳第七十三下下 一〇六九
謝鯤
畢卓
衛玠
卷七十四 一〇七九
黃權
卷七十五上 一〇八七

司馬懿 子師 昭
列傳第七十二下 烈臣
魏
王沈
鄭沖
何曾 子劭
陳騫
裴秀
列傳第七十三 取諫
鄧艾 州泰 段灼
衛瓘
列傳第七十四 平吳
羊祜
王渾
王濬
列傳第七十五 烈女
漢
宏農王妃
陰瑜妻
董祀妻
魏
龐娥親
趙昂妻
曹文叔妻
許允妻
吳
孫翊妻
列傳第七十六上 北狄
司馬孚 子望
卷七十五下 一〇九九
賈充 韓壽 子謐
王祥 弟覽
石苞 子鑒
荀顗
荀勗 馮紞
卷七十六 一一一三
鍾會 向雄
卷七十七 一一二一
杜預 子耀
周浚
唐彬
卷七十八 一一二七
皇甫規妻
盛道妻
姜詩母
杜有道妻
羊耽妻
張白妻
卷七十九上 一一三七

四夷總序

北狄 匈奴 賀氏 石氏 沮渠氏 鮮連氏

列傳第七十六下 北狄

烏桓

鮮卑 慕容氏 段氏 吐谷渾氏 乞伏氏 拓跋氏 宇文氏 禿髮氏

列傳第七十七上 西戎

羌 赤亭羌 湟中月氏胡氏 白馬氏 唐蒙氏 李氏 苻氏 呂氏 仇池氏

列傳第七十七下 西戎

西域 六十國

列傳第七十八 東夷

東夷 夫餘 高句麗 勿吉 東沃沮 挹婁 馬韓 辰韓 弁韓 弁辰 倭人

列傳第七十九 南蠻

南蠻 交趾 林邑 扶南 巴郡南郡蠻 板楯蠻夷

西南夷 夜郎 滇 哀牢夷 邛都夷 冉駹夷 白狼夷

卷七十九下　一一五三

卷八十上　一一五九

卷八十下　一一六七

卷八十一　一一七五

卷八十二　一一八三

卷八十三上　一一八七

卷八十三下　一二〇九

卷八十四上上　一二三七

天地

儀象

黃赤道

卷八十四上下　一二五三

三垣 紫微 天市 太微

分野

卷八十四中上　一二七七

天漢

卷八十四中下　一三三一

日

歲

填

辰

煇氣

災異

卷八十四下上　一三五七

卷八十四下下　一三九一

卷八十五　一四二九

卷八十六上　一四三九

續後漢書　目錄

續後漢書　目錄

續漢志一上 律曆

續漢志一下 律曆

續漢志二上上 曆象

續漢志二上下 曆象

續漢志二中上 曆象

二十八舍

續漢志二中下 曆象

緯曜占候

月

熒惑

太白

雜星

五行

續漢志二下上 曆象

曆法上

續漢志二下下 曆象

曆法下

續漢志三 郡國

豫州 九郡

兗州 八郡

青州 六郡

徐州 五郡

并州 五郡

秦州 三郡

揚州 二郡

荊州 十五郡

廣州 七郡

益州 二十郡

魏司隸 八郡

冀州 十一郡

臨州 十二郡

涼州 八郡

荊州 六郡

吳揚州 十四郡

交州 八郡

續漢志四上 百官

爵級

車服

選舉

印綬

奉祿

宰相 丞相 大尉 御史大夫

將軍 大將軍 驃騎將軍 車騎將軍 衛將軍 左右前將軍 使持節都督 經略將軍

三公 太師 太傅 太保 司徒 司空

續後漢書　目錄

三四

三五

續第四中 職官　卷八十六中　一四五五
九卿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將作大匠
續第四下 職官　卷八十六下　一四七五
京師兵官 執金吾 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
中宮官
封建 王 侯 公主
州郡官 刺史 郡守 縣令
續第五上上 禮儀　卷八十七上上　一四九一
天類 郊 合祭 五郊 六天 九天 六宗 明堂 夕月 星禱 風雨雷師 高謀 大雩 祠 禜郊 告郊 朝日 蜡 星 雩 伏
續第五上下 禮儀　卷八十七上下　一五〇九
地類 社稷 軍社 五祀 籍田 巡狩 封禪 先蠶 祭川
續第五中上 禮儀　卷八十七中上　一五一五
人類上 明堂 辟雍 靈臺 靈老 養射 鄉飲 孔子廟 宗廟 講論 時享 王侯 肥事
續第五中下 禮儀　卷八十七中下　一五三七
人類下 冠 婚 朝會 宴饗 賓禮 喪 火葬 改葬 祖 遣 禱 山陵 上陵 厚葬 薄葬 隆法
續第五下上 禮儀　卷八十七下上　一五五一
律呂
續第五下下 禮儀　卷八十七下下　一五七五
聲音
代樂　卷八十八　一五八九
續第六
刑法　卷八十九　一五九一
闕
續第七
食貨　卷九十上　一五九九
續第八上 兵
兵道
兵制
續第八中 兵　卷九十中　一六一一
兵陳
兵數

兵法
兵術
兵柄
續第八下 兵　卷九十下　一六一三
兵地
兵機
兵氣
兵占
兵攻
兵守
譎兵
夷兵

臣等謹案續後漢書九十卷元郝經撰經字伯常陵川人官至翰林學士贈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追封冀國公謚文忠事蹟具元史本傳經以中統元年使宋值賈似道方詐報郭功恐泄其匿敗請和之謀拘留眞州者十六年使館羈困思託空言以垂後因作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像通鑑書法玉衡眞觀等書此其一也其書乃取陳壽三國志別加刪訂以昭烈上紹漢統升爲本紀黜吳魏皆爲列傳三國之臣則以漢魏吳別之又別爲儒學文藝行人義士高士死國死難技術狂士叛臣篡臣取漢平吳列女四夷諸傳又以壽書無志作八錄以補其闕各冠以序而終以議贊原目九十卷中間各分子卷實一百三十卷自朱子修綱目始以蜀爲正統蕭常復本其意作續後漢書經當時未見常書乃能獨伸大義勒成一編蓋就陳壽以來帝魏寇蜀之謬識見可謂醇正其間持議亦頗有可取惟論次諸傳意在貫徹首尾徵引較繁不免失之汎濫如黃憲卒于漢安之世葛洪顯于晉元之朝而時爲立傳其他漢晉諸臣以行事間涉三國概加闌入者不一而足限斷殊疏至其分晰門目進退失倫尤多乖迕如董卓陰蓄異謀實爲漢賊乃列之正傳絕無貶詞司馬懿傾覆曹宗未可云篡漢之人而身歷嬗代如曹操者反首列魏傳而不載諸臣之內又狂士一門如阮籍等之猖狂自放固當列入示貶至王戎雖以鄙嗇損譽而識鑒足重豈可並目以狂樂廣心存名教衛玠意在致身更不宜與籍等援爲同類又鄭沖王祥等雖身事二姓而未嘗覬覦神器謂之貳臣則可乃併繫以篡亦殊失平允凡此皆其體例之舛誤者律以史法均爲未協至公然經平生教崇正學其以行人被執艱辛困苦未嘗少屈其志惟以著述自娛終能完節而歸洵可稱不辱君命者其人足重即其書亦足以傳矣經所譔尚有陵川集元延祐戊午與是書皆官爲刊行迨明之中葉陵川集僅存而是書傳本遂絕今惟永樂大典所載尚多核以原目其全籍完好者十尚可得六七序文議贊則僅缺十一惟年表一卷刑法錄一卷全佚無存謹各據原目詳加校輯所分子卷悉仍其舊列傳內間有殘缺者以其文已多見于陳志不復採補以省煩複再經所採乃陳志舊本其中字句與今本往往異同今亦各繫案語用資

考證雖未能一一悉還原本之舊，而爰次排比，煥然復成完書。謹詳加校讎，著之于錄，庶經編碩之勤，不至湮沒于來世，至書中之注，乃書狀官河陽苟宗道所作，宗道字壽甫，與經久同患難，淹從學于經，還朝後，官至國子祭酒，其于是書去取義例，頗有發明，惟列傳中或有全篇無注者，疑皆永樂大典時傳寫遺脫，今亦姑仍之云。乾隆五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札記四卷附

續後漢書卷第一

年表

闕

元　郝經譔

帝紀第一

昭烈皇帝

續後漢書卷第二

帝紀第一

昭烈皇帝姓劉氏。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武帝詔諸侯王得推恩侯支庶子弟。靖王百餘子。侯者五人。元狩六年。封貞涿縣陸城亭侯。元鼎五年。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原注。漢書。孝景賈夫人生。[illegible]。中山靖王勝。以前三年立。有子百二十餘人。四十二年薨。子哀王昌嗣。一年薨。子康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子頃王輔嗣。四年薨。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懷王脩嗣。十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illegible]二年。復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爲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絕。十四年。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爲廣平王。其後。平帝元始二年。復立廣川繆王曾孫倫爲廣德王。靖本王後。王莽時絕。王子侯表。中山靖王子。侯朝平。新館侯未央。陸城侯貞。新處侯嘉。元鼎五年。皆坐酎金失侯。魚豢典略。備本臨邑侯枝屬也。）昭烈祖父雄。父宏。世仕州郡。雄舉孝廉。終東郡范令。昭烈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爲業。舍東南角籬上桑生高五丈餘。童童如小車蓋。涿人李定曰。是家當出貴人。昭烈方幼。與宗中諸兒戲桑下。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曰。汝勿妄言。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昭烈。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家何能常爾邪。元起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昭烈相友。瓚年長。昭烈以兄事之。昭烈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推仁尙義。廓如也。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河東關羽。亡命來歸。與同郡張飛。兄事昭烈。誓以死從。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于涿郡。知昭烈非常人。乃多與之金。昭烈資之。因合徒衆。靈帝末。黃巾賊起。州郡各舉義兵。昭烈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原注。典略。平原劉子平知備有武勇。時張純反叛。青州被詔遣從事將兵討純。過平原。子平薦備于從事。遂與相隨。遇賊于野。備中創佯死。賊去後。故人以車載之。得免。後以軍功爲中山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昭烈求謁。不通。直入

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著馬枊。（原注。五葬反。）棄官亡命。（原注。典略。其後州郡被詔書。其有軍功爲長吏者。當沙汰之。備疑在遣中。督郵至縣。當遣備。備素知之。聞督郵在傳舍。備欲求見。督郵稱疾不肯見。備恨之。因還治。將吏卒更詣傳舍。突入門。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郵。遂就牀縛之。將出到界。自解其綬。以繫督郵頸。縛之著樹。鞭杖百餘下。欲殺之。督郵求哀。乃釋去之。）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毋丘毅詣丹陽募兵。昭烈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下密丞。靈帝崩。皇子辯卽位。太后何氏臨朝。何進誅宦官。不克。死之。（原注。凡死國。死官。得其死者。曰死之。）袁紹盡滅宦官。董卓入京師。廢帝爲宏農王。立獻帝。弑太后何氏。（原注。義例曰。章武元年。蜀中傳言獻帝已遇弑。昭烈乃發喪制服。追日孝愍皇帝。遂卽皇帝位。然獻帝實未崩。時曾不暇爲山陽公耳。至末帝建興十二年始崩。諡曰孝獻皇帝。故不得從未崩之諡。諡曰獻帝。）

初平元年春正月。州郡皆起兵討卓。卓弑宏農王。劫帝西遷長安。天下大亂。昭烈復去官。後爲高唐尉。遷爲令。（原注。英雄記。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後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召合衆。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爲賊所破。奔奮威將軍公孫瓚。）

二年夏六月。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原注。凡自領其州。皆非朝命也。）攻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楷。冬十月。瓚表昭烈爲別部司馬。（原注。凡曰爲。謂請朝命也。曰以爲。自以爲之也。）使爲楷拒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昭烈。恥爲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原注。王沈魏書。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狀語之而去。是時人民饑饉。屯聚鈔暴。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衆多歸焉。）袁紹遣兵攻瓚。昭烈與楷東屯齊。瓚敗。紹復攻楷。連戰踰年。

三年夏四月。董卓伏誅。（原注。凡有罪當誅者。曰伏誅。）卓黨賈詡以卓部曲李傕、郭汜等反。陷長安。殺司徒王允。（原注。凡殺不以罪者。及兩下相殺。曰殺。）遂共管朝政。于是劉焉據益州。劉表據荊州。袁紹據冀州。袁術據揚州。曹操據兗州。其餘州

郡。皆擁兵自保。更相幷滅。不復奉朝廷矣。

四年冬十月。公孫瓚殺幽州牧劉虞。自領州。

興平元年春二月。曹操攻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于田楷。楷與昭烈俱救之。時昭烈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桓雜胡騎。又略得飢民數千人。旣到。謙以丹陽兵四千益之。昭烈遂去楷歸謙。謙表昭烈爲豫州刺史。屯小沛。夏四月。曹操擊破昭烈于郯東。秋九月。益州牧劉焉卒。子璋自領州。冬十二月。陶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昭烈。昭烈未敢當。下邳陳登謂昭烈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于今日。鄙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不宜辭讓。昭烈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家四世五公。（原注。見袁紹傳。）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以觀時變。若使君不見聽。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昭烈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昭烈遂領徐州。陳登遣使告袁紹曰。天禍鄙州。州將殂隕。民人無主。恐貽盟主憂。輒奉故平原相劉備領州。紹報曰。劉元德宏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誠所望也。

二年夏四月。曹操攻呂布。布來奔。李傕、郭汜相攻擊。張濟扶帝東歸。

建安元年夏六月。袁術來攻昭烈。使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于盱眙淮陰。與術戰于石亭。相持經月。史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爲下邳相。與張飛相失。飛欲殺之。豹衆閉營自守。城中乖亂。袁術與呂布書。勸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中郎將丹陽許耽開門迎之。張飛敗走。布虜昭烈妻子及將吏家口。昭烈聞之。引還。比至下邳。（謹案。比至。蜀志作北至。通鑑作比至。與此合。）兵潰。昭烈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轉軍海西。飢餓困踧。（謹案。困踧。今志作困敗。此作困踧。與宋本合。）吏士相啖。從事麋竺以家財助軍。迫迮。（原注。音窄。）無歸。乃降于布。布亦忿袁術運糧不繼。復以昭烈爲豫州刺史。還其妻子部曲家屬。諸將謂布曰。劉備數反覆難養。宜早圖之。布不聽。以狀語昭烈。與幷勢擊術。使屯小沛。昭烈乃遣關羽守下邳。身還小沛。秋七月。帝至雒陽。（原注。雒本作洛。魚豢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水加佳。自光武後。改爲雒字。）八月。曹操劫帝遷許。遂專朝政。表昭烈爲鎭東將軍。宜城亭侯。昭烈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昭烈。昭烈敗走。歸許。曹操厚遇之。表爲豫州牧。郭嘉等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不從。益兵給糧。使東至沛。收散敗。以圖呂布。是歲。孫策據江東。（原注。義例曰。凡事之無日者。附于月之下。稱是月。無月者。附于年之下。稱是歲。無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如左氏稱初。始及事紀後之類。無事可附者。則約其時之早晚于一年之下。與其事之相涉者。卽附之。此紀事之通例也。）

二年春正月。袁術稱帝于壽春。韓暹、楊奉在下邳。寇掠徐揚閒。軍飢餓。辭呂布。欲詣荊州。布不聽。奉乃私與昭烈相聞。欲共擊布。昭烈陽許之。冬十一月。奉引軍詣沛。昭烈請奉入城。飲食未半。於座上縛奉斬之。暹失奉。奔幷州。

三年夏五月。呂布復與袁術通。使人齎金詣河內買馬。爲昭烈兵所鈔。布怒。遣其中郎將高順。北地太守

張遼攻昭烈。曹操遣將軍夏侯惇救之。爲順所敗。遂破沛。復虜昭烈妻子送布。昭烈挺身逸。遇操于梁。與操共擊布于下邳。冬十二月。禽布斬之。昭烈復得妻子。從操還許。表昭烈爲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

四年春。袁紹復攻公孫瓚。三月克易京。瓚自殺。紹遂有幽州。帝自爲曹操劫遷。專制朝命。不得有所爲。甚于傕汜。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原注。裴松之曰。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于獻帝爲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受帝衣帶中密詔。令與昭烈誅操。未發。操從容謂昭烈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爾。本初之徒。不足數也。昭烈方食。失匕箸。值大雷震。昭烈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夏四月。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操遣昭烈督朱靈路招邀擊術。程昱、郭嘉、董昭皆諫操曰。劉備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術南走。病死。朱靈等還。冬十一月。昭烈遂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引軍還小沛。（原注。胡沖吳歷。曹公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閉門。將人種蕪菁。曹公使人闚門。既去。備謂張飛關羽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其夜開後栅。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賜遺衣服。悉封留之。乃往小沛。收合兵衆。裴松之曰。魏武帝遣先主統諸將要擊袁術。郭嘉等並諫。魏武不從。其事顯然。非因種菜遁逃而去。如胡沖所云。何乖僻之甚乎。）東海昌霸反。郡縣多叛操爲昭烈。衆數萬人。遣孫乾與袁紹連和。操遣長史劉岱、中郎將王忠擊之。不克。昭烈謂岱等曰。汝百輩來。無如我何。曹操自來。未可知爾。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事覺。操殺承及王子服、种輯。皆夷三族。自將攻昭烈。初昭烈謂操方與紹連兵。不得東。候騎卒至。言曹公自來。昭烈大驚。及戰。師望風崩潰。操盡收其衆。虜昭烈妻子。并禽關羽以歸。昭烈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昭烈故茂才也。將步騎迎昭烈。昭烈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昭烈相見。駐月餘。所失亡士卒。稍稍來集。操與袁紹相拒于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操應紹。紹遣昭烈將兵與辟等略許下。夏四月。孫策卒。弟權代領其衆。關羽亡歸。操遣曹仁將兵擊昭烈。昭烈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秋七月。紹遣昭烈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操遣蔡揚（謹案。今志作蔡陽。宋本作揚。與此合。）擊之。爲昭烈所殺。冬十月。操大破紹軍。

六年秋九月。操自擊昭烈。昭烈遣麋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昭烈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一日表置宴。蒯越、蔡瑁欲因會取昭烈。或以急告。昭烈託彼酒潛遁。所乘馬曰的盧。走墮檀溪水中。昭烈曰。的盧。今日危矣。可努力。的盧一踊三丈。遂得免。（謹案。傅元乘輿馬賦曰。劉備之初降也。太祖賜之駿馬。使自至廐選之。名馬以百數。莫可意者。次至下廐。有的盧馬。委棄莫視。瘦悴骨立。劉備撫而取之。衆莫不笑之。其後劉備奔于荊州。馬超虎步。追不可逮。衆乃服焉。）昭烈益開誠待之。越等服其雅量。表亦不復疑。終表之世。遂無釁故。（原注。孫盛曰。檀溪之事。此不然之言。備時羈旅。客主勢殊。若有此變。豈能晏然終表之世而無釁故乎。此皆世俗妄說。非事實也。案陳志裴傳。先主書曰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則越瑁之謀或有之。但不得害。今取之是已。）

七年夏五月。袁紹卒。子尚自領冀州。劉表遣昭烈拒夏侯惇于禁等于博望。昭烈設伏兵。一旦燒屯僞遁。惇等追之。伏發。大破之。

九年秋七月。曹操克鄴。遂有冀青幽并四州。

十二年春。曹操北征烏桓。昭烈說表襲許。表不能用。操自柳城還。表謂昭烈曰。不用君言。失此大會。昭烈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于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昭烈在荊州數年。嘗于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昭烈曰。平常身不離鞍。髀（原注。音陛。）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爾。（謹案。此段裴松之注在昭烈初歸劉表下。此繫在荊州數年語。移在十二年後。）昭烈訪士于襄陽司馬徽。徽盛稱琅邪諸葛亮。昭烈三往乃得見。問天下大計。亮說昭烈取荊益。結好孫權。與共圖操。興復漢室。

十三年秋八月。曹操南擊劉表。表病篤。以州讓昭烈。昭烈不從。乃託子琮焉。（原注。英雄記。表病。上備領荊州刺史。魏書。表病篤。託國于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備曰。諸子自賢。君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爲薄。所不忍也。）表尋卒。（謹案。三國志。曹公南征表。會表卒。係在十二年。而武帝紀。則云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兩傳年不符。此故屬十三年。與曹操傳相應。較陳志爲密矣。）琮自領州。九月。操至新野。琮遣吏請降于操。時昭烈屯樊。琮不敢告昭烈。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宋忠詣昭烈言故。時操已在宛。昭烈大驚。謂忠曰。卿等作事。不早相語。禍至乃始告邪。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解忿。亦恥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呼部曲共議。或勸昭烈攻琮。荊州可得。昭烈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死何面目見劉荊州乎。遂將其衆去。過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昭烈。昭烈過辭表墓。泣涕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昭烈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操兵至。何以拒之。昭烈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原注。習鑿齒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操以江陵有軍實。恐昭烈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昭烈已過。操將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于當陽之長阪。昭烈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昭烈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適孫權遣魯肅弔劉表二子。并說昭烈。撫有表衆。協力治操。肅未至而操已濟漢。故肅與昭烈遇于當陽長阪。肅達權旨。致慇懃意。且問昭烈曰。豫州今欲何至。昭烈曰。與蒼梧太守吳巨（謹案。士燮及步騭傳皆作吳巨。實與此合。陳志作吳巨誤。）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自結于東。共濟世業。巨乃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昭烈甚悅。遂用肅計。住鄂縣之樊口。冬十月。遣諸葛亮隨肅求救于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昭烈并力拒操。戰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昭烈與周瑜諸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操軍多死。操乃遁歸。昭烈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元、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原注。三輔決錄注。金旋字元機。京兆人。歷位黃門郎、漢陽太守。徵拜議郎。遷中郎將。領武陵太守。爲備所攻劫。死。子禕。事見魏武本紀。）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來歸。以諸葛亮爲軍師中郎將。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以偏將軍趙雲爲桂陽太守。

十四年冬.昭烈表孫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權表昭烈領荊州牧.周瑜爲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昭烈.昭烈立營于油口.改名公安.權稍畏之.以妹妻昭烈.

十五年.劉表故吏士多歸昭烈.昭烈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衆.冬十二月.乃自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周瑜呂範勸留之.權不從.禮遇甚盛.綢繆恩紀.及歸.昭烈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爲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至公安.聞瑜謀.謂龐統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孔明諫孤莫行.亦慮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往.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爲援.故決意不疑.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未幾周瑜卒.魯肅代領其衆.勸權以荊州借昭烈.與共拒曹操.權從之.權欲與昭烈共取蜀.遣使來言曰.米賊張魯據巴蜀漢.爲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西連全蜀.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或以爲宜報聽許.權終不能越荊有蜀.蜀地可爲己有.荊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爲權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爲權所乘.卽事去矣.今但可贊其伐蜀.而說新據諸郡.未可興動.權必不敢越我而取蜀.如此進退在我.可以收吳蜀之利.昭烈從之.答權使曰.益州富強.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僞.未必盡忠于操.今暴師蜀漢.轉輸萬里.欲戰克攻取.雖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其失利于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圖.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于滄海.觀兵于吳會.豈肯守此坐須老乎.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

于操.使敵承其隙.非長策也.且備與璋.託爲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于左右.願加寬貸.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昭烈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昭烈自住孱陵.權不得已.召瑜還.遷殷觀爲別駕從事.交趾太守士燮.以嶺南七郡降于孫權.權以步騭爲交州刺史.盡有嶺南地.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張松說璋.請昭烈討魯拒操.陰謀推戴以爲州主.璋然之.使法正將四千人迎昭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昭烈疑之.龐統言于昭烈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于外.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昭烈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爾.今以小利而失信義于天下.奈何.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于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爾.昭烈以爲然.于是厚以恩意接納正.（原注.吳書.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案.劉璋傳.昭烈紀.松未嘗見昭烈.吳書爲妄.）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昭烈將步卒數萬入益州.劉璋敕在所供奉.昭烈入境如歸.前後贈遺巨億計.昭烈自江州北由墊（原注.墊.徒協反.）江.詣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昭烈.使可于會所襲璋.昭烈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昭烈行大司馬.領

司隸校尉.昭烈亦推璋行鎭西大將軍益州牧.璋增昭烈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昭烈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昭烈北到葭萌.未卽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冬.曹操伐孫權.權呼昭烈自救.昭烈遣使告璋曰.曹操伐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爲脣齒.又樂進在靑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于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昭烈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今帑藏山積.而恡于功賞.望士大夫爲出死力.其可得乎.張松書與昭烈及法正曰.今大事垂成.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白璋發其謀.于是璋收斬松.嫌隙始構矣.璋敕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昭烈.昭烈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蒲案.零陵先賢傳曰.劉璋請劉備.璋將楊懷諫沫.備怒.使人請璋子及懷.酒酣.備見懷佩匕首.備出其匕首謂懷曰.將軍匕首好.孤亦有.可得觀之.懷與之.備得匕首.謂懷曰.汝小子何敢間我兄弟之好耶.懷罵言未訖.備斬之.翊）乃使黃忠、卓膺勒兵向璋.昭烈徑至關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據涪.

十八年夏五月.曹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璋遣劉璝、冷苞、張任、鄧賢、吳懿（蒲案.蜀志無吳懿二字.）等拒昭烈.皆敗.走保綿竹.懿詣軍降.（原注.益部耆舊雜記.張任.蜀郡人.世寒門.少有膽勇志節.仕州爲從事.）璋復遣李嚴督綿竹諸軍.嚴率衆降.昭烈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鎭荊州.昭烈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

十九年夏.張任勒兵于雁橋逆戰.被禽.昭烈以任忠勇.欲降之.任厲聲曰.老臣不復事二主矣.乃殺之.雒城破.進圍成都.征西將軍馬超率衆來歸.屯于城北.城中震恐.後數十日.昭烈令從事簡雍入說璋.璋從雍出降.蜀中殷盛豐樂.昭烈置酒大享士卒.取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昭烈領益州牧.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爲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羕（原注.羕.餘亮反.）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冬十一月.曹操弒皇后伏氏.殺二皇子.

二十年.孫權聞昭烈取益州.逐劉璋.令中司馬諸葛瑾從昭烈求荊州諸郡.昭烈不許.曰.吾方圖涼州.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大怒.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夏五月.昭烈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時曹操定漢中.張魯走巴西.昭烈聞之.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冬十一月.遣黃權將兵迎張魯.魯已降操.操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犯暴巴界.昭烈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于瓦口.郃敗走.并擊巴賨.（原注.賨.[illegible]冬反.）破之.昭烈還成都.

二十一年夏四月.曹操自立爲魏王.

二十二年春三月.孫權降于曹操.冬.昭烈進兵漢中.分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又遣雷銅等入武都.（蒲案.陳志作入成都.上云進兵漢中.何有分遣他將入成都之理.考華陽國志云.遣將吳蘭雷銅入武都.與此合.志誤.）

二十三年春。飛等皆爲操兵所破。昭烈次于陽平。與操將夏侯淵、張郃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于定軍山。(蕭案。陳志作於定軍山勢作營。考注正傳作定軍興勢。興勢山名。作山勢誤。此當作營于定軍山。據通鑑也。)淵等引兵來爭。昭烈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原注。蜀志作斬淵部郃誤。蕭案。張郃傳。淵死。郃還陽平。其後諸葛亮出祁山。亮與郃戰。飛矢中郃右膝。卒。故淵注云。陳志作斬淵部者誤。漢中志亦云。將軍黃忠斬淵首。不言張郃也。)及操所署益州刺史趙顒等。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昭烈曰。曹操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操至。昭烈斂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月。操軍亡者日多。乃引軍出。翊軍將軍趙雲擊敗之。夏。操遁還長安。昭烈遂有漢中。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于上庸。耽舉郡降。秋七月。羣下上昭烈爲漢中王。表于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原注。三輔決錄注。援字文雄。扶風人也。其先本姓謝。與北地諸謝同族。始祖謝服爲將軍。出征。天子以謝服非令名。改爲射。子孫氏焉。兄堅。字文固。少有美名。辟公府爲黃門侍郎。獻帝之初。三輔亂。堅去官。與弟援南入蜀。依劉璋。璋以堅爲長史。劉備代璋。以堅爲廣漢、蜀郡太守。援亦少有名行。太尉皇甫嵩賢其才而以女妻之。丞相諸葛亮以援爲祭酒。遷從事中郎。卒官。)軍師將軍臣諸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原注。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左氏傳。舜臣堯。流四凶族。)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原注。史記。成王少。周公攝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叔與武庚作亂。周公東征。殺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啓代殷後。國于宋。)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原注。漢書。呂后以周呂侯子台爲呂王。台弟產爲梁王。相國產代侯祿之子爲趙王上將軍。各領南北軍。呂后崩。祿產因謀作亂。太尉勃與朱虛侯章等共誅之。盡滅呂氏。立文帝。)孝昭幼沖。而上官逆謀。(原注。漢書。孝昭上官皇后。上官安之女也。安父桀爲左將軍。與霍光

皆受遺詔輔少主。昭帝立。安女爲皇后。以安爲車騎將軍。桀安遂與燕王旦謀殺光。因廢帝立燕王。事覺。皆伏誅。)皆憑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荊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原注。史記。二世齋于望夷宮。趙高使其壻咸陽令閻樂將吏卒千餘人入宮。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自殺。)小有定安之變。(原注。漢書。平帝崩。立宣帝元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安漢公莽居攝踐祚。稱攝皇帝。及莽即眞天子位。封嬰爲定安公。教誨孔伋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于長大。不能名六畜。)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敍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于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于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爲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原注。後漢書。更始以竇融爲張掖屬國都尉。酒泉太守梁統等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遣使奉書獻馬于光武。融步騎數萬與大軍會高平。共破隗囂。融與五郡太守詣闕。上涼州牧安豐侯印綬。拜冀州牧。遷大司空。)今社稷之難。急于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爲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

署。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于沔陽設壇場。陳兵列衆。羣下陪位。讀奏訖。御王冠于昭烈。昭烈上言于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凶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神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殁。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爲在昔虞書敦敍九族。庶明勵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原注。左氏傳。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史記。犬戎殺幽王。晉文侯、鄭武公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原注。漢書。諸侯王表。九國。燕、代、齊、趙、梁、楚、吳、淮南、長沙也。)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臣憂責碎首之負。(蕭案。誠臣憂責。誠今志作成。)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勵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于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爲都督。鎮漢中。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時關羽攻曹操將曹仁。擒龐德。禽于禁于樊。孫權與曹操陰謀。討羽自效。遂令呂蒙取荊州。羽師潰。死之。

二十五年春。曹操卒。曹丕自爲魏王。秋七月。將軍孟達、上庸太守申耽叛降于丕。副軍中郎將劉封伏誅。

冬十一月。丕廢帝爲山陽公。遂稱尊號。

章武元年春三月。蜀中傳言獻帝已遇弒。王乃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並言符瑞。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別駕從事趙莋、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蕭案。顧炎武日知錄曰。譙周傳。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而先主未稱尊號。即有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兩傳不同。譙周卒于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即位之年。年僅二十有二。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爲是。)上言。臣聞河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謹案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爲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且來。孝經鉤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此爲異瑞。又二十二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

人矣。當有聖主起于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為天綱。經曰。帝星處之。衆邪消亡。聖諱豫覩。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速即洪業。以寧海內。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弒。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間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于淵泉。暉景燭燿。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迹。亦興于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原注。史記。武王渡河。白魚入于王舟。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為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河雒。孔子讖記。咸悉具至。伏惟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枝百世。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考省靈圖。啓發讖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王乃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擔之南。原注。蜀本紀。成都有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為妃。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武都擔土。于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高十丈。號曰武擔也。裴松之曰。武擔。山名。在成都西北。蓋以乾位在西北。故就之以即阼。　冊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元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為社稷墮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原注。謹案。漢高祖諱邦。昭烈即位冊文不應直書漢邦。疑作漢祚為是。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享祚于漢家。永綏四海。原注。魏書。備聞曹公薨。遣掾韓冉奉書弔。并致賻贈之禮。文帝惡其因喪求好。敕荊州刺史斬冉。絕使命。典略。備遣軍謀掾韓冉齎書弔。并貢錦布。冉稱疾住上庸。上庸致其書。適會受終。有詔報答以引致之。備得報書。遂稱制。此皆魏人誇之辭。非實事也。昭烈與操至不共戴天。方討賊復漢。豈弔贈以致賀與修好乎。　夏四月。大赦改元。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原注。裴松之曰。先主雖云出自孝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明。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為元祖以立親廟。于時英賢作輔。儒生在官。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載記闕略。良可恨哉。　五月。立皇后吳氏。子禪為皇太子。六月。立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帝忿孫權之附操。襲殺關羽。欲親討權。趙雲等諫。不聽。令車騎將軍張飛將兵先出閬中。盜殺飛。以其首奔權。秋七月。帝東征權。權遣書請和。帝不許。權令陸遜督朱然等拒帝。八月。權復遣使降魏。魏封權為吳王。曹氏始稱魏。與為列國也。陸遜、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吳班、馮習自巫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帝引軍還秭歸。率諸將進軍。緣

山截嶺。于夷道猇原注。許交反。亭駐營。自佷原注。音恒。山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鎮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遜軍相拒于夷陵道。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陸遜大破諸軍于猇亭。馮習、張南死之。帝自猇亭收合離散。棄船由步道還魚復。將軍傅彤殿後。死之。改魚復縣曰永安。遜遣將軍李異、劉阿等踵躡漢軍。屯駐南山。秋八月。收兵還巫。帝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黃權在江北。不得還。率衆降魏。司徒許靖薨。原注。諸王、三公、丞相、大將軍、司馬皆書薨。　孫權聞帝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帝許之。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聞帝不豫。舉兵叛。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至永安。原注。凡漢丞相、大將軍、大司馬皆以官名。尊之也。吳魏則並書姓名。降殺也。　三月。將軍陳曶原注。音笏。討黃元。斬之。帝病篤。託孤于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敕太子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夭。朕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于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謹案。賈誼新書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謹案正與此同。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帝崩于永安宮。年六十三。原注。陳壽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于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凡陳壽評與本議不同而有義理者。則載本傳下。不成者則皆略去云。義例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史漢因之。太上皇、皇帝、太后、皇后、皇太子、諸王、妃、夫人、公、侯、大臣皆書薨。百官書卒。壽以魏為正統。一用此例。而漢昭烈書殂。吳大帝書薨。其餘悉皆書卒。通鑑因之。今以漢從正統例。而魏吳皆書卒。從春秋諸侯曰卒。從大夫之例云。　亮上言于末帝曰。伏惟大行皇帝原注。天子崩未有諡。故稱大行。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大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敕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諡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議曰。原注。義例曰。竊孔子贊易。序書。則為篇。載于本文後。古之制作之法也。至左氏傳春秋。于行事得失之際。則載斷辭。曰書。曰故書。不書。君子曰。遺論世諸人之言。與本文錯置。然經自經。傳自傳。及司馬遷作史記。于帝紀、世家、列傳。作序及論。皆稱太史公曰。其綠略則有自序及敘傳。與本史錯置。班固作漢書。其序則列其文序下。其論則曰贊。或載其父之言。則曰任城據典。論于說之之後。而贊序。亦與本史錯置。范氏後漢書。其序復古制也。而至唐太子賢始錯置其先世及諸人之言于本傳。蓋後漢書有論有贊。而贊皆用韻。范氏自為論。而不作贊。今既改作。參用漢三國晉宋以來諸史論。不復如古制。別曰議。其採引諸人言者。各書人名而不作贊。今插入本論而斷以己意。亦皆證正史闕。而標之以觀鑑也。　三王家天下。其子若孫與其族屬傳繼紹復。則統紀在焉。不幸而篡竊間武。攘奪明據。終非其有。故羿浞篡夏。則少康興。原注。昔左氏傳。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而用伯明氏之子寒浞。浞殺羿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殺于窮門。生澆及豷。使澆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后緡方娠。逃歸有仍。生少康。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凡四十有二年。按史記。而少康復禹之績。仲康崩。子相立。中間歷夏國。　犬戎斃周。則平王立。原注。史記。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臼。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殺幽王驪山下。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東遷于雒邑。　吳楚僭號。諸侯不王。孔子作春秋。加王于正。以大一統。原注。吳太伯、楚熊繹皆受封爵而稱子。後僭稱王。公羊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歷五伯。迄赧王。二周王室僅七邑。原注。周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惠公封其少子于鞏。號東周惠公。而王都西周。赧王時。東西周分治。凡七邑。河南、洛陽、谷城、平陰、偃師、鞏、緱氏。　天下羣起而稱王稱帝。原注。六國皆稱王。秦稱西帝。齊稱東帝。　周之統自若也。漢得三代。莽篡而

在光武、操篡而在昭烈、魏吳雖僭、猶夫吳楚也、昭烈天資仁厚、宇量宏毅、豁然一世之雄、以興復漢室爲己任、崎嶇百折、僨而益堅、顚沛之際、信義逾明、故能終繫衆命、信大義于天下、任賢使能、洒落皦畫、使諸葛亮以死自效、復見三代君臣、尙光爲不亡矣、國賊未討、境土未復而僨軍崩殂、哀哉、

贊曰、於赫漢道、減于閹醜、運鍾百六、截權陽九、原注、漢書、元嶺之間陰陽災三統閏法、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裂土分隴、翠樨解紐、兇孽詐臨、攘據明有、嚴賀昭烈、仁誠迪哲、宏我炎正、桓桓秉鉞、算高系光、討賊立國、權毓請盟、丕豈其敵、燕南三士、原注、關羽、張飛、趙雲、隆中一賢、原注、諸葛亮、左提右挈、百折彌堅、崦嵫返照、騰輝揭天、皇矣帝統、既絕復傳、

續後漢書卷第三

帝紀第二

義例曰、末帝繼昭烈在位四十餘年、爲魏所滅、降封安樂公、而終于晉、諡曰思、陳壽三國志稱昭烈爲先主、其故稱帝爲後主、通鑑稱漢主、目錄稱安樂思公、晉謂孫皓代後主、猶稱陳帝爲後主、長城公是也、闕目雖正、其統體、更先主爲昭烈皇帝、仍存後主、則昭烈先主也、存未安者、今正其位號、而無諡、劉氏諡曰孝懷皇帝、偏霸不可謂正統之帝、故不從、案歐陽修五代史、梁亡而郢王無諡、今稱末帝、今漢亡而帝亦無諡、故更後主爲末帝云、

末帝

末帝、諱禪、字公嗣、母曰甘皇后、建安十二年生于荊州、二十四年昭烈爲漢中王、立爲王太子、及即皇帝位、立爲皇太子、册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爲皇太子、以承宗廟、祗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原注、禮記文王世子、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于學之謂也、鄭元曰、物、猶事也、可不勉與、三年夏四月、昭烈崩于永安宮、五月、帝即皇帝位于成都、年十七、原注、魚豢魏略、初備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棄家屬、後奔荊州、禪時年數歲、竄匿、隨人西入漢中、爲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爲子、與娶婦、生一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識其父字元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爲將軍、備遣簡到漢中、舍都邸、禪乃詣簡、簡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以語張魯、魯爲洗浴、送詣益州、備乃立以爲太子、初備以諸葛亮爲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爲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閑于政、遂總內外、裴松之曰、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于荊州、後主傳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

敗于長阪、備棄妻子走、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以免、即後主也、如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與禪傳相應、理當非虛、而魚豢云備敗于小沛、禪時始生、及奔荊州、能識其父字元德、計當五六歲、備敗于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應過二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略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異也、又按諸書記及諸葛亮集、亮亦不爲太子太傅、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建興、以丞相亮領益州牧、南中四郡皆叛、秋八月、遣尙書郎鄧芝修好于吳、孫權遂絕魏、與漢、原注、孫氏始稱吳、與其國也、立皇后張氏、

二年夏、吳使輔義中郎將張溫來聘、復遣鄧芝報之、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秋七月、亮討雍闓、原注、音愷、斬之、遂平四郡、十二月、亮還成都、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移屯江州、築大城、原注、今巴郡故城是、裴松之曰、留護軍陳到駐永安、夏五月、曹丕卒、子叡立、原注、凡魏吳二主卒立、與凡特稱、皆書姓名、漢之僭僞、不成其爲君也、其君臣皆稱卒而無別、略也、

五年春三月、丞相亮出屯漢中、以討魏、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亡、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滅、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亂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定、謹案、本作未定、志注作未詳、與此合、早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洪基、未習師保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謹案、毛本作崇、志注作從、與此合、菲

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已殞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原注、音恣、睢、許季反、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宏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餘萬、董督元戎、龔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于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以不義陵上、虐下故也、原注、史記太史公曰、項羽乘勢拔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尙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今賊效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授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旌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于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原注、戰國策、智伯與韓魏圍趙、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智伯欲亡趙、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諫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出、易姓爲輔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原注、史記、

微子啟、微仲、箕子、比干、祿父、三監、武庚、管、蔡、霍叔、周公誅武庚、立微子于宋、以續殷後、（原注、殷王以管、蔡、霍叔、祿父、武庚、三監、比干、微子、箕子、祿父、武庚、管、蔡、霍叔、周公誅武庚、立微子于宋、以續殷後、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沈不反、奬助亂人、不式王命、殲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誅其元惡、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孟達復以新城來歸、

六年春、魏將司馬懿陷新城、孟達死之、丞相亮伐魏、攻祁山、天水、南安、安定、皆舉郡降、參軍馬謖（原注、所六反、）及魏將張郃戰于街亭、敗績、馬謖伏誅、亮請自貶、詔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斬魏將王雙、

七年春、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陰平二郡、復拜丞相、夏五月、孫權稱帝、改元黃龍、遣使以並尊二帝來告、詔遣衛尉陳震賀之、權與震盟約中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梁屬漢、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冬、亮徙府營于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

八年秋、魏將曹真等入寇、丞相亮次于城固赤阪、魏師還、丞相司馬魏延敗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溝、徙魯王永爲甘陵王、梁王理爲安平王、以魯梁在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圍祁山、三月亮敗魏將郭淮于上邽、夏六月亮擊魏將司馬懿于鹵城、大敗之、殺其將張郃、秋八月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郡、

十年春、丞相亮休兵于黃沙、

十一年冬、丞相亮使諸軍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南夷劉胄反、將軍馬忠討之、

十二年春二月、丞相亮約吳大舉伐魏、三月孝獻皇帝崩于山陽、夏四月亮進軍渭南、魏將司馬懿引兵拒守、亮軍于五丈原、分兵屯田、秋八月亮薨于軍、前軍師魏延作亂、丞相長史楊儀擊斬之、率諸軍還成都、初大赦、（原注、凡故所未有特爲者、皆書初、非推本之初也、）以左將軍吳懿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原注、凡尚書令、孝漢紀本所在、故拜免皆書、）遣中郎將宗預使吳、

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有罪、廢徙漢嘉郡、夏四月以蔣琬爲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爲尚書令、

十四年夏四月、帝至漢、（原注、漢松之曰、漢、縣名、屬犍爲郡、音莫、）登觀阪看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武都氐王符健降、徙氐民四百餘戶于廣都、

十五年秋七月、皇后張氏崩、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爲皇太子、子瑤爲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琬出屯漢中、詔曰、邊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叡大興衆役、還相攻伐、秦末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

二年春正月、曹叡卒、子芳立、夏、以大將軍琬爲大司馬、

三年春、越巂（原注、音脂、）叟、叛、太守張嶷討平之、

四年夏、大司馬琬徙屯涪、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徙屯涪、

六年冬十月、遣前監軍王平督漢中、十一月大赦、以尚書令費禕爲大將軍、錄尚書事、

七年春三月、魏曹爽、夏侯元等寇漢中、鎮北大將軍王平拒與勢圍、閏月、（謹案、閏月毛本作閏二月、此書在春三月後、當是閏三月、）大將軍禕擊爽于三嶺、魏師敗走、夏四月安平王理薨、秋九月、以大將軍禕領益州刺史、侍中董允爲尚書令、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吳氏崩、冬十一月大司馬琬薨、（謹案、蜀志琬卒在九年冬十一月、查琬傳亦云至九年薨、此書在八年誤、）十二月尚書令董允卒、尚書呂乂爲尚書令、宦者黃皓爲中常侍、大將軍禕至漢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大將軍禕還成都、秋大赦、以涼州刺史姜維爲衛將軍、與大將軍禕並錄尚書事、（原注、魏略乃自撰國事、未帝即位、年已十七、即臨政、使諸葛亮南征北伐、故亮將出師、皆來希宏親監而遠小人、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則謂其虞事之際、當仗公道、若臣未聽政、亮其爲是言故、魏略之語、殆不其然、）

十年春、涼州胡王白虎文治撫戴等率衆降、衛將軍姜維居之于繁縣、汶山平康夷反、維平之、帝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譙周諫、不聽、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司馬懿殺曹爽、夏侯霸來奔、夏四月大赦、秋、衛將軍姜維伐魏、攻雍州、不克、將軍句安、李韶叛降魏、

十三年冬、衛將軍姜維伐魏、攻西平、不克、

十四年夏、大將軍禕還成都、冬復北屯漢壽、大赦、尚書令呂乂卒、以陳祗守尚書令、

十五年夏四月、孫權卒、子亮立、立子琮爲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盜殺大將軍禕、（謹案、陳志、爲魏降人郭循所殺、此據綱目書盜、）夏四月、衛將軍姜維伐魏、圍狄道、不克、

十七年春正月、大赦、夏六月、衛將軍姜維復出隴西伐魏、秋七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爲齊王、立丕孫髦、（原注、稱主者、正其號以辟師也、）冬十月、姜維拔狄道、河間、（謹案、後漢書地理志、隴西郡有河湖而無河間、此仍陳志之誤、姜維傳俱同、）臨洮三縣民居于繁縣、維與魏將徐質戰于河間、敗績、蜀寇將軍張嶷死之、

十八年夏、衛將軍姜維復率諸軍出狄道伐魏、秋八月、維及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遂圍狄道、

十九年春、以姜維爲大將軍、秋七月、大將軍維伐魏、及魏將鄧艾戰于段谷、敗績、維請自貶、詔以維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立子瑤爲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冬十二月、後將軍維伐魏、出駱谷、次于芒水、大赦、

景耀元年春、後將軍維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史宜言景星見、于是大赦、改元、宦人黃皓始專政、冬十月吳孫綝（原注、五稔反、）廢其主亮爲會稽王、立權次子休、大將軍維徵漢中諸圍兵還屯漢壽、守漢樂二城、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爲北地王，恂爲新興王，虔爲上黨王。秋八月，尙書令陳祗卒，以董厥爲尙書令，諸葛瞻爲僕射。

三年春正月，魏司馬昭弒其主髦，立燕王曹宇之子奐。秋九月，追謚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

四年春三月，追謚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以董厥爲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爲都護衞將軍，共平尙書事，以樊建爲尙書令。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薨。大將軍維伐魏，及魏將鄧艾戰于侯和，敗績，還住沓中。魏謀大舉入寇，維表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寢其事。

炎興元年春，詔立故丞相亮廟于沔陽。秋八月，魏將鄧艾、鍾會、諸葛緒數道入寇，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九月，鍾會率諸軍之漢中，使將軍李輔圍王含于漢城，護軍荀愷圍蔣斌于樂城。會徑趨陽安關口，守將傅僉死之。大將軍維逆戰，敗走，與廖化、張翼、董厥合兵守劍閣以拒會。冬十月，鄧艾自陰平趨涪，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艾。衞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于綿竹，敗績，及其子尙皆死之。艾之成都，帝用譙周策，降于艾。奉書曰：限分江漢，遇值深遠，階緣謹案：原本作僭緣，毛本蜀志作階緣，文義較順，今據改。蜀土，斗絕一隅，干運犯冒，漸苒歷載，遂與京畿攸隔萬里。每惟黃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戶，大義炳然，而否德暗弱，竊貪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歸能之數，謹案：陳志歸能下有之數二字，疑衍。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輒敕羣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棲畝，以俟后來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含覆藏疾，謹遣私署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馬都尉鄧良奉齎印綬，請命告誠，敬輸忠款，存亡敕賜，惟所裁之。輿櫬在近，不復縷陳。北地王諶不降，死之。紹、良與艾相遇于雒縣，艾卽報曰：王綱失道，羣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眞主，此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顚覆者也。隗囂憑隴而亡，公孫述據蜀而滅。原注：後漢書建武六年，隗囂使王元據隴坻，遣使稱臣于公孫述，述以囂爲朔寧王。九年，囂死，王元立囂子純爲王。明年周宗等將純降。建武元年，公孫述僭號成家。十二年，吳漢克成都，滅公孫述。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黃軒，侔功前代。銜命來征，思聞嘉響，果煩來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啓哉。昔微子歸周，實爲上賓，君子豹變，義存大易。來辭謙沖，以禮輿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爲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遣紹、良先還。帝又遣太常張峻、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遣太僕蔣顯敕大將軍維等降。又遣尙書郎李虎送士民簿，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謹案：通典曰：蜀後主炎興元年，則魏常道鄉公景元四年，歲次癸未，是歲魏滅蜀，至晉武帝太康元年，歲次庚子，凡十八年，戶增九十八萬六千三百八十一，口增八百四十九萬九百八十二，則當三國鼎峙之時，天下通計戶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以奉三主，斯以勤矣。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綵絹各二十萬匹。艾至城北，帝輿櫬自縛詣軍門，艾解縛焚櫬，延請相見。原注：晉諸公贊：劉禪乘騾車詣艾，不具亡國之禮。承制拜帝爲驃騎將軍，諸圍守悉被帝敕降。大將軍維

率諸將降于鍾會。艾居帝于故宮，齊嚴未發。

二年謹案：通鑑綱目：炎興元年冬十月，帝出降，漢亡。次年當魏咸熙元年，炎興無二年。此稱二年，與綱目不合。考劉封、廖化諸傳，仍作咸熙元年，益知此書炎興二年者，在郝經亦非定論矣。春正月，艾見收。鍾會自涪至成都作亂，將軍胡烈等討斬之。太子璿、大將軍維并遇害。帝舉家東遷，至雒陽，降封帝爲安樂縣公。策命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爲安樂縣公。於呼，其進聽朕命。蓋統天載物，以咸寧爲大，光宅天下，以時雍爲盛。故孕育羣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順承天者，坤元之義也。上下交暢，然後萬物協和，庶類獲乂。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太祖承運龍興，宏濟八極，是用應天順民，撫有區夏。于時乃考因羣傑虎爭，九服不靜，乘間阻遠，保據庸蜀，遂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自是以來，干戈不戢，元元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永惟祖考遺志，思在綏緝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爲貴，降心回慮，應機豹變，履信思順，以享無疆之休。朕嘉與君公長享顯祿，用考咨前訓，開國胙土，率遵舊典，錫茲元牡，苴以白茅，永爲魏藩輔，往欽哉。公其祗服朕命，克廣德心，以終乃顯烈。食邑萬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是。子孫爲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尙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祕書令郤正、殿中督張通並封列侯。晉泰始七年，帝崩于雒陽，謚曰思公。子恂嗣。原注：陳壽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爲循理之君，惑閹豎則爲昏闇之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爲違。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于爲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後，茲制漸虧，優劣著矣。誠爲可稱，至于言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按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爲美談。經載十二，蓋何足云。別有他意，求之未至乎。亮沒後，延熙之號，數盈二十，茲制漸虧，事又不然也。謹案：史通曰：陳氏三國志劉主傳曰：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案黃氣見于秭歸，羣鳥墮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而書。又曰：案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慈掌禮儀，又郤正爲祕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得非厚誣諸葛乎。

議曰：太甲篤聽伊尹，成王終信周公，故皆爲賢君。末帝奉昭烈之命，令諸葛亮南征北伐，卒信討賊之義。亮沒而雜用蔣、費，終亮遺意，維持宗社，四十餘年，亦太甲成王之亞也。當永安屬纊之際，有嗣子不才，君當自取之言，其時豈無胥人哉，苟有疑焉，亮能安乎。其未踰年而改元，國君卽位柩前，必踰年改元，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子之心，不忍有變于中年也。末帝于章武三年夏五月卽位，卽改元爲建興，非制也。陳氏譏之是也。亮甍而卽大赦，至于終惑閹豎，隕先志，不死社稷，甘爲降虜，爲可責已。國不置史，注記無官，行事多遺，災異靡書，方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以誅仇討逆爲先務，日不暇給，未可求備也。

贊曰：季末中庸，受命彌留，克聽弗違，濟師誅仇。終惑嬖寺，遂傾大寶，組頸軍門，竟同軹道。原注：史記：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檮桑枯死，杜鵑不來。原注：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時荊州鼈死，其尸泝流而上，至汶山下，復生，見望帝，帝以爲相，號曰開明。會巫山壅江，又遭洪水，開明爲鑿通流，奏其功，望帝因以其位禪焉。後望帝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惠陵草深，鬱有遺哀。劍門猶險，巴賨勿歎。原注：晉書：巴賨人李特與流人將入蜀，至劍閣，箕踞歎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于人，豈非庸才邪。氣數當窮，天味有漢。

續後漢書卷第四上

列傳第一上

后妃 謹案：帝紀及家人傳皆有義例，后妃諸王傳當亦有之，今無，疑闕。

昭烈甘皇后　穆皇后兄吳懿　懿族弟班

末帝敬哀張皇后　張皇后

昭烈甘皇后，沛人也。昭烈領豫州，住小沛，納以為妾。昭烈數喪嫡室，常攝內事。生末帝于荊州。昭烈窮于當陽長阪，棄后及末帝，賴趙雲保護，得免。后崩，葬于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改葬于蜀。未至而昭烈崩。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飖，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已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原注：公羊傳：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為昭靈皇后。原注：漢書高祖五年，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高后七年，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原注：後漢書：和帝永元九年，追尊梁貴人為皇太后，冬十月乙酉，改葬恭懷梁皇后于西陵。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原注：後漢書：獻帝興平元

年，追尊謚皇妣為靈懷皇后，改葬于文昭陵。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原注：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輒與恭等按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懿，少孤，懿父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為瑁納后。瑁死，后寡居。昭烈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原注：漢晉春秋云：先主入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留太子，乃得止。羣下勸昭烈聘后。昭烈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疏，何與晉文之于子圉乎？于是納后為夫人。原注：左氏傳：晉太子圉為質于秦，秦歸河東而妻之。太子圉逃歸。惠公卒，圉立，是為懷公。晉文公至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司空季子曰：夫婚姻人倫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猶不可以無禮，而況人君乎？晉文廢禮行權，以濟其業，故子犯曰：有求于人，必先從之，將奪其國，何有于妻。非無故而違禮教者也。今先主無權事之偪，而引前失以為譬，非導其君以堯舜之道者。先主從之，過矣。建安二十四年，立為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為皇后，遣使持節丞相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末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長樂宮。延熙八年，后崩，合葬惠陵。建興八年，進封懿高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丞相亮薨，以懿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弟班，末帝世稍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綿竹侯。謹案：建興八年以下，大典另為一條，據文例附本傳之末，後仿此。

末帝敬哀張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為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為皇后。十五年崩，葬南陵。

張皇后，敬哀皇后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為貴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以貴人為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修中饋，恪肅禋祀，皇后其敬之哉！炎興二年，隨末帝遷洛陽。原注：漢晉春秋云：魏以蜀宮人賜諸將之無妻者，李昭儀曰：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殺。

議曰：后妃之德，周室為盛。太姜、太任、太姒至于邑姜，原注：太姜，太王妃。太任，王季妃。太姒，文王妃。邑姜，武王妃也。世嗣徽音，自家刑國，以至于天下。雖堯之明峻德，親九族，舜之烝烝乂，觀厥刑于二女，無以尚已。故文王演易，冀于離風自火出，明內齊外，名之曰家人。其繇曰：利女貞。孔子為之傳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父父子子，夫夫婦婦，正家而天下定。及其刪詩，以關雎詠歌后妃，推為正風之始。蓋夫婦人倫之本，風化之原，聖王所以修身而平天下者，在乎是矣。周室寖微，家道日乖，至秦而母后始與政，外戚始當國。原注：史記：秦昭王立，王少，宣太后自治事，任其弟魏冉為政，威震秦國。及漢呂、霍、上官、許、趙、丁、傅、王氏，原注：呂氏、上官氏事見昭烈紀。漢書：孝宣霍皇后，大將軍光女也。母顯使淳于衍毒殺許后，立其女為皇后。光薨，顯與諸婿昆弟謀反，伏誅。孝宣許皇后，昌邑許廣漢之女也。宣帝在民間時，廣漢以女妻之，生元帝。及即位，立為皇后，為霍顯所毒殺之。其後封廣漢為平恩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孝成趙皇后，與女弟俱為倢伃，既立為皇后，而弟絕幸為昭儀。帝未有繼嗣，凡後宮有子輒殺之。平帝立，廢為庶人，遂自殺。孝元傅昭儀，哀帝祖母也。哀帝即位，尊為皇太太后，凡傅氏侯者六人。平帝立，王莽發其冢，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掘平其冢，周棘其處。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哀帝即位，尊為帝太后，兄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侯者凡二人。王莽亦發其冢，更以木棺。孝元王皇后，凡十侯五大司馬，至莽卒篡漢云。竇、鄧、閻、梁，原注：後漢書：章德竇皇后，大司徒融之曾孫也。殺皇太子慶母宋貴人及和帝母梁貴人。和帝即位，尊為皇太后，臨朝稱制。和熹鄧皇后，太傅禹之孫也。和帝崩，立殤帝，太后臨朝。立安帝，復臨朝，在位二十年。安思閻皇后，殺皇太子保母李氏，廢皇太子保為濟陰王。安帝崩，太后臨朝，以兄顯為車騎將軍，定策立北鄉侯懿。北鄉侯薨，顯與兄弟謀立濟北河間王子，而中黃門孫程等立順帝，誅顯，遷太后，程等皆封侯，號十九侯。順烈梁皇后，帝崩，立沖帝，太后臨朝。沖帝崩，復立質帝，太后猶臨朝。后兄大將軍冀，弒質帝，立桓帝，而冀專國，宦官多所封植，而天下大亂。專朝易主，竊命移國，閻闈內訌，姻

姪外潰，牀第之間，總爲牆茨。遂無正家之道，無復唐虞三代風化之美矣。其內官之制，依仿秦舊。帝母曰皇太后，祖母曰太皇太后，嫡曰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使仔、娙娥、傛華、充依、昭儀等號，以備內官。各有品秩焉。原注：漢書：昭儀位視丞相，譖比諸侯王，使仔視上卿，比列侯，娙娥視中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五官以下，蔡司馬門外。孝哀入繼大統，傅太后稱尊號，于是有恭皇太后、恭皇后、帝太太后、皇太太后等，皆亂制也。原注：漢書：哀帝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上書言宜立丁姬爲帝太后，師丹劾奏宏懷邪謀，朝不道，上訓即位，宜尊恭皇太后，爲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傅太后爲恭皇太后，丁姬爲恭皇后，各置左右，勢如食邑，如長信宮中宮，歲餘，遣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爲帝太太后，丁后爲帝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太后爲皇太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帝祖母爲皇太后，並四太后，各置少府太仆。光武中興，稱號惟皇后、貴人，其後置美人、宮人、采女等，而無爵秩。昭烈志期恢復，不幸而與操遇，用武無所，奔走狼狽，屢棄妻子，晚末得蜀，戰爭方始，祇立一后，內職不備，亦可以觀其志烈也。甘后備嘗險阻，終享大號，宜哉。二張后皆車騎將軍飛之女，不忘佐命之義，締親勳閥，又可見末帝之賢也。蓋下勸昭烈納穆后，帝以同族爲疑，法正乃勉以辰羸，終玷大德，惜哉。贊曰：帝皇受命，代貴內德，振聖承天，自家刑國，不有淑徽，曷正壼範，兩君四后，道隆先濮。

續後漢書卷第四下

列傳第一下

昭烈二王

魯王永　梁王璉

末帝太子六王

太子璿弟康綜曜　諸懷

魯王永，字公壽，昭烈子，末帝庶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爲魯王。策曰：小子永，受茲青社，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修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奄有龜蒙，世爲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治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故封甘陵王初永，時宦人黃皓，皓既信任用事，譖構永於末帝，稍疏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炎興二年，東遷雒陽，拜牽車都尉，封鄉侯。

梁王璉，字泰孝，亦末帝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璉爲梁王。策曰：小子璉，朕統承漢序，祇順天命，遵修典秩，建爾於東，爲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

庶，以永留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安平王。延熙七年薨，謚曰悼王，子哀王允嗣。二十年薨，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世頹絕，朕用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承嗣。輯，璉子也。炎興二年東遷雒陽，拜牽車都尉，封鄉侯。

謹案目錄此下有末帝太子璿傳，今闕。

安定王瑤、河西王琮、新平王瓚、北地王諶、新興王恂、上黨王虔皆太子璿之弟也。琮以景耀五年薨，漢亡，諶自殺。見死國傳。瑤等五王從末帝遷雒陽，晉永嘉之亂，祚允絕滅，惟魯王永之孫元弈獨李雄封爲安樂公，以爲末帝嗣，桓溫平李勢，元入于晉，不知其所終。原注：陳志：自太子璿外見殺，琮，瓚，諶，恂，虔六人，孫盛蜀世譜亦六人，有瑤而無虔，未知孰是，孫盛曰：永和三年討李勢，盛妻義行，見元於成都。

議曰：二帝無曹氏之孤恩，孫氏之內亂，而祚允單寡，生於衰末，卒無有成，寖微寖滅，而璿傷死於亂，嗚呼，天不昨漢，乃至此極乎。

贊曰：六章分封，原注：漢書：高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源姬生孝文帝，齊悼惠王肥，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六王皆庶長也。王如意，淮南厲王長，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六王皆庶長也。使黃泗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磐石之宗，犬牙相制，蹤自代來，本支百世。原注：文帝生景帝，自孝武至光武昭烈，皆景帝子孫也。中山義義，涿水潺潺，派衍祥啓，復一高光，三起三滅。原注：漢高祖至平帝，光武至獻帝，昭烈至末帝也。二帝七王，緝熙漢道，於戲不忘。河山帶礪，原注：漢書封爵之誓曰：使黃泗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續後漢書卷第五

列傳第二

宗室諸劉

濮侯曰：寵故濮侯王，自將以降，皆漢室之胄，爲牧伯而不絕者也。陳、吳以劉虞爲魏諸侯，以死拒山東之禍而爲公孫瓚所害，何事於魏哉。又以瑯琊、琅琊爲蜀二牧，與先主共爲蜀者，皆私意也。爲，疑赤漢賊耳，豈得並與復漢室之帝平。蘇、婁漢之牧伯，蘇爲孫策并滅，婁子琮降操，賜自漢以來也。而以蘇爲吳之諸侯，婁爲魏之諸侯，皆非也。故皆以爲宗室而繫之漢云。若劉璋，劉牧雖亦帝室之胄，乃佐操丕奪子嘉漢，而終臣於魏，故以爲魏臣，絕不爲親也。

陳王寵　劉焉子璋　董扶任安　王商　劉虞　劉繇子基　劉表子琮　琮弟修　劉先　傅巽　王脩　韓當

陳王寵、明帝子敬王羨之後也。羨始封廣平，徙封西平，帝崩，遺詔封陳，食淮陽郡。薨，子愍王鈞嗣，薨，子懷王竦嗣，無子，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是爲頃王，薨，子孝王承嗣，薨，子寵嗣。熙平二年，國相師遵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是時新誅勃海王悝，靈帝不忍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愔，遷詣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酺，原注：華嶠漢書及宦者傳諸本並作甫，此云酺，未知孰是。酺，音蒲。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愔，辭與王共祭黃帝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它冀幸，酺等奏愔職在匡正，而所爲不端，遷違告其王，問以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原注：華嶠漢書：寵射，北極法以天運地載，參準爲奇，又有三微三小爲準，經緯相錯，爲禹聚之方，

稍尋在機牙。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寵有強弩數千張。出軍都亭。治兵自守。國人畏之。不敢離叛。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時天下飢荒。陳獨完富。鄰郡人多歸之。俊傾廩振贍。皆得全活。有衆十餘萬。獻帝初。義兵起。寵率衆屯陽夏。自稱輔漢大將軍。後袁術求糧於陳。而俊拒之。術忿恚。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原注。謝承漢書。俊字孝遠。烏傷人。察孝廉。補尙書侍郎。擢拜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米肉。守護之意。生男女者。以駱爲名。袁術使部曲將張闓陽私行到陳。之俊所。俊往就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

是時諸國無復租祿。而數見虜奪。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衆。夫人姬妾多爲丹陵兵烏桓所略。及曹丕篡代。自封國已除滅者。其餘光武子趙孝王良、後博陵王珪、原注。蕭常。後漢書趙孝王良。光武叔父。此冠以光武子。與東海恭王強等並列。疑誤。東海恭王強、後汶陽侯萇、沛獻王輔、後恭王曜子契、東平憲王蒼、後頃王端子凱、任城孝王尙、後新昌侯子佗。明帝子彭城靖王恭、後孝王和、孫祗、梁節王暢、後敬王元子彌、章帝子河間孝王開、後濟南王康子某。原注。後漢書。稱湖不顯其名。闕諱。故闕疑曰某云。謹按。後漢書。濟南王康子錯。錯爲黃巾賊所害。子開嗣。此以開爲濟南王康子。疑誤。皆降封崇德侯。願食租賦。而重禁錮。不得還徙仕宦。皆泰始初始除漢宗室禁制。

謹案。目錄此下。有劉焉、劉虞傳。今闕。又陳王寵、劉焉當有議。今亦闕。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原注。史記年表。孝王。齊悼惠王肥子將閭也。繇祖父本博學。號稱通儒。舉賢良方正。爲殷長卒。父與。一名方。有儁才。終山陽太守。伯父寵。以經明行修。舉孝廉。察四行。累遷會稽太守。有惠政。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父老六七人相率送寵。人齎百錢。去縣數十里。自若耶山谷間遮寵曰。自明府下車。狗不夜吠。吏稀到門。年老遭値聖化。今聞當去。故強力來送。寵謝之。選受一大錢。故號一錢太守。入居九列。四登三事。以太尉辭位。卒於家。繇年十九。從父韙爲賊所劫質。繇篡取以歸。由是顯名。舉孝廉。爲郞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法。謹案。陳志作貪穢不循。通志。循下有法字。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爲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拒之。以景賁術所授用。迫逐使去。於是術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詔加繇爲牧。振武將軍。衆數萬人。謹案。今志作衆數萬人。宋本及通志皆作衆數萬人。與此合。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使太史慈拒策。慈爲策所擒。繇悉衆與策戰。大敗。策遂入曲阿。盡虜繇妻子部曲。繇走丹徒。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僻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者貢獻。與曹兗州相聞。雖袁公路爲閒。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且帝室之胄。謹案。志注無此字。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使笮原注。杜力反。融先往助豫章太守朱皓討袁術所用諸葛玄。謹案。志注作劉表所用。許子將謂繇曰。笮融出軍。不顧名義者也。謹案。志注作不顧命名義者也。册府無命字。與此合。朱文明善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繇進討融。爲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

走入山。爲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後孫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爲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爲讎敵。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願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爲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籍。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餽餉。皆無所受。基遭多難。潛處味道。與羣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稀見其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孫權愛敬之。權爲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郞將。權爲吳王。遷大農。權嘗宴飮。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基犯顏諫爭。翻以得免。方大暑。權宴飮船樓上。雷雨大作。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不獲也。其見待如此。徙郞中令。權稱尊號。改光祿勳。分平尙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爲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尙。皆騎都尉。繇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董卓以爲兗州刺史。與袁紹同起兵討卓。青州黃巾大入州界。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不聽。與戰。果爲所殺。

議曰。漢祚剝裂。天枝殄瘁。遺胄退孤。耽沈[illegible]原注。音妖。[illegible]。原注。音謠。莫能自振。劉虞獨能飭身厲行。忠厚恭儉。化行幽朔。夙夜勤勤。志存王室。致使董卓畏服。羣雄見推。卻尊號而不受。率羌眾以自通。振振哉漢家賢宗子。衛武公東平憲王之儔也。原注。國語。武公年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恭恪于朝。作抑詩自儆。死後謂之叡聖。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光武之子也。好經書。雅有志思。顯宗甚愛重之。手詔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不幸而爲公孫瓚所襲。惜哉。范蔚宗曰。若虞瓚無郤。糾人完衆。播保燕薊之饒。繕兵昭武。以臨羣雄之隙。令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嗚呼。天不佑漢。盜憎主人。其能無鬪乎。又弱一个焉。劉氏危矣。劉繇當治平之世。足爲賢方伯。素無撥亂應變之才。惡能拒袁術之僭。禦孫策之鋒哉。折敗以死。於是宗室諸劉盡矣。本根無所庇蔭。天子獨守虛器。操遂弒后酖子。除封國。重禁錮。使無遺類。然後擁取。乃不能殺昭烈。而漢統歸之。終自爲僭僞。豈非天哉。鮮于輔爲虞復讎。迎和附紹。從與義烈。殲殄於死。盡臣子之義矣。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餘之後也。身長八尺餘。姿貌溫偉。年十七。受學於同郡王暢。暢爲南陽太守。過於儉嗇。表進諫曰。奢不僭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於世。暢答曰。以約失之者鮮。且吾以矯世也。由是知名。與同郡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緒恭、劉祗、田林爲友。俱被訕議。號爲八顧。又與汝南陳翔、范滂、魯國孔昱、渤海苑康、山陽檀敷、張儉、南陽岑晊爲八及。原注。後漢書。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三君八俊錄。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官至御史中丞。海內貴珍陳子麟。范滂字孟博。汝南細陽人。爲太尉掾。海內[illegible]范孟博。孔昱字世元。終於洛陽令。海內才珍孔世元。苑康字仲眞。渤海重合人。官至泰山太守。海內彬彬苑仲眞。檀敷字文友。山陽瑕丘人。爲蒙令。海內通士檀文友。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官至衛尉。海內忠烈張

以節。岑姪字公孝。南陽棘陽人。爲太尉掾。博內參好學公學。其稱表榜內所稱劉累升。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掾。爲北軍中候。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原注。王氏譜。叡字通耀。晉太保祥之伯父也。詔書以表爲荊州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原注。宗黨共爲賊。又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爲華容長。各阻兵爲亂。表乃單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襄陽蔡瑁、與共謀畫。表謂越曰。宗賊甚盛。而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兵與策乎。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匹夫之勇。不足慮也。宗賊帥多貪暴。爲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持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新案。陳志無使字。後漢書有使字。與此合。施其才用。威德既行。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原注。漢官儀荊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臼犯之謀也。原注。呂氏春秋。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于文。繁戰之君。不足于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代之利乎。遂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新案。陳志作五十五人。後漢書作十五人。此從後書。皆斬之。而襲取其衆。惟江夏賊張虎、陳生。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袁術與其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與孫堅合從襲表。表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堅爲流矢所中死。餘衆退走。及李傕等入長安。表遣使奉貢。傕欲連表爲援。乃以表爲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建安元年。天子將還雒陽。表遣兵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千里不絕。及遷都許。表遣使貢獻。復北結袁紹。治中鄧義諫。表不聽。答義曰。內不失職貢。外不背盟主。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義乃辭疾而退。終表之世不仕。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三年。長沙太守南陽張羨性屈彊。表不禮焉。郡人桓階說羨舉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叛表。附曹操。表遣兵攻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攻破懌。盡平三郡。原注。英雄記。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守。甚得江湘間心。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爲人。不甚禮也。羨因是懷恨。遂叛表。於是開土遂廣。南接五嶺。原注。裴氏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嶺。鄧德明南康記。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眞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北據漢川。地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初荊州人好亂。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糜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更爲效用。萬里肅清。咸悅而服之。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毋闓、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愛民養士。從容自保。久之見漢祚陵夷。遂不共職貢。郊祀天地。居處服用。僭擬乘輿。焉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今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

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能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操。觀望虛實。謂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今策名委質。惟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爾。在君爲君。不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思。表以爲憚使。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曹操威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陳兵詬嵩。將斬之。嵩不爲動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諫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猶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他意。但囚嵩而已。表貌儒雅而中疑忌。皆此類也。六年。昭烈去袁紹來荊州。表厚相待結。而不能用也。十一年。冬。曹操征烏桓。昭烈說表襲許。表不從。原注。漢晉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城。劉備說表使襲許。表不從。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卒。表在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己。甚愛之。後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而睦於琮。琦不自寧。嘗與瑯琊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將亮游觀花園。飲宴。因共升高樓。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原注。左氏傳。晉獻公嬖驪姬。使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及驪姬譖殺申生。重耳出奔狄。在外十九年。而得晉國。是爲文公。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爲孫權所殺。琦遂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琦素慈孝。允等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甚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遏於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衆聞而傷焉。遂以琮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蒯越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迴操降。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爲不可乎。巽對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操。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操乎。則雖保楚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以禦曹操乎。則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原注。案獻帝建安十三年八月。蒯越等說劉琮降。光書陳志表傳皆云。韓嵩亦說琮降。竊以嵩被囚。必不預謀。操軍至襄陽。琮舉州降。昭烈走夏口。琮將王威說琮曰。曹操既得將軍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若給威兵數千。徼之於險。出其不意。操可獲也。獲操則威震四海。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聽。操以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原注。魏武故事載令曰。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服先彊。與秦爭衡。荊州則其故地。劉鎮南久用其民矣。身沒之後。諸子鼎峙。雖終難全。猶可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潔。智深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蔑萬里之業。忽三軍之衆。篤中正之體。敦令名之譽。上耀先君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

之業并州、冀州之雄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輒未副其人、而比者陵求遲州、監史雄猝、殘禍未復、今聽所執、表琮爲諫疏大夫、發同軍事、後漢書、劉越傳候者十五人、乃稱嵩之因、以其名聞、表加禮待、使條品州人優劣、皆稱而用之、以嵩爲大鴻臚、以交友禮待之、劉越光祿勳、劉先尚書令、初表之結袁紹也、治中從事鄧羲諫、不納、羲以疾退、終表世不仕、操以爲侍中、其餘多至大官、　操後敗於赤壁、昭烈表琦爲荊州刺史、明年卒、建安初、荊童謠曰、八九年、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表爲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表妻死、諸將亦皆淪謝、十三年、表卒、因喪破滅、皆如其數、比表卒、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荊州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爲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即遣馬吏驗視、而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爲貴人、無幾、操平荊州、以涿郡李立爲荊州刺史、蒯越、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儀狀魁傑、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爲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官、進猶預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爲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詔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曹操入荊州、表爲光祿勳、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蒯異度耳、建安十九年、臨終與操書、託以門戶、操書報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韓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辟命、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鄢西山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遣爲別駕、轉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嵩諫不從、漸見遠忤、及自許還、因之、曹操入荊州、稱嵩囚待以交友之禮、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用之、拜大鴻臚、卒、劉先字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爲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曹操、時賓客並會、操問先劉牧如何、郊祀天地、先對曰、劉牧託龔寶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類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亦誠、操曰、羣凶爲誰、先曰、舉目皆是、操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華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綏寧海內、使萬方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己若、即蓋尤智伯復見於今也、操默然、拜先武陵太守、操入荊州、以先爲漢尚書、等以爲魏國尚書令、卒、傅巽字公悌、瓌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尚書郎、後客荊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曹丕時爲侍中、太和中卒、巽在荊州、目擊統爲半英雄、設裴潛終以清行顯、統後輔昭烈、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巽謂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子嘏、別有傳、王儁、字子文、汝南人也、少爲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晊善、曹操爲布衣、特愛儁、儁亦稱操有治世之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操會之、會者三萬餘人、操密語儁曰、天下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爲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今作矣、儁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笑、儁爲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至、避地武陵、歸儁者百餘家、天子都許、徵爲尚書、又不就、劉表見紹強、陰與紹通、儁謂表曰、曹操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業、繼桓文之功、今乃釋近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救河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卒於武陵、年六十四、操入荊州、自臨江迎喪、改葬於江陵、

議曰、表據荊楚、控帶江漢、瞰臨許雒、向從昭烈之言、勤王蹕操、則漢未遽亡也、亦優游自晦、陰蓄異志、乃

謂劉焉在蜀、如子夏之在西河、曾不知己之題旌夏、奠玉斝、有甚於焉、其坐談西伯、亦猶隴嵩之在隴也、原注、左氏傳、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舞師、師延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杜預注曰、桑林殷天子樂名、旌夏、大旌也、玉斝、郊祭玉爵也、　後漢書、隗囂於己自飾、常以爲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爲王、　昭烈託足無所、表幾不容、琮琦之亂不取、哭墓而去、當陽長阪之急、棄妻子而不忍、棄荊州之民、嗚呼仁哉、贊曰、焉殺漢使、璽劍維城、璋尤庸闇、遷奪猶輕、驅除庸蜀、赫我王靈、懿哉幽州、乃心帝室、奔命奉章、隕身碎璧、氣隱箕尾、天津尚亦、原注、幽州尾箕之次、析木之津、　繇亦宗英、才匪識難、乃啓孫氏、三辰肇判、遂俾昭烈、卒莫完漢、表有全楚、坐收天命、事會弗克、得死爲幸、

續後漢書卷第六

列傳第三

漢臣

義例曰、漢室之禍、始於黃巾、中于董卓、終于曹操、歷獻二帝而後天下三分、當時輔相大臣與一時諸侯、或終于漢、或終于魏、或終于吳、皆故漢臣也、故自皇甫嵩至徐庶乃亡漢臣傳、自諸葛亮至邵正乃叛復臣傳、

皇甫嵩　朱儁　董勤

謹案、此卷傳文全闕、惟存郝經議一篇、其贊語亦闕、

議曰、嗚呼、國之將亡、必有以兆亂、發於倉卒之所不及、東都之季所以爲亂本者、母后也、外戚也、宦官也、大臣也、及其始禍、乃在一妖賊張角、同日興起、至數十萬、橫潰天下、雖嵩、儁仗鉞獮薙、原注、上鮮下聲、一時豪傑、估亂植兵、爲背脇疽根而不可去、卒之孫氏、曹氏、據有天下十之八、使昭烈奔走一隅、竟不能完漢、蓋綱紀者國之元氣也、母后、外戚、宦官、大臣、更迭迭壞、國病已成、一旦潰而爲羣盜、聚而爲大盜、僨而不復藥、有國君人者、可不戒哉、可不慎哉、嵩儁有大將之略、昧匡時之幾、遂爲桀逆所制、不能以功名終、勳西州義士、烈望高出一時、奮辭抗議、爲卓所憚、不能靖難、衝憤而死、棟折榱崩、自是而漢亡矣、

續後漢書卷第七

列傳第四

漢臣

何進弟苗　鄭泰　何容　种劭　王允王宏士孫瑞　土孫瑞

謹案何進、鄭泰、何容三傳闕。

种劭字申甫，拂之子也。祖暠、延熹初爲司徒，大著名節。父拂、初平元年代荀爽爲司空。李傕、郭汜陷長安，百官多避兵，拂揮劍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劭早知名，中平末爲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卓上書，進意更狐疑。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說令還車，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披，遂前斥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及進敗，獻帝即位，拜劭侍中。卓既擅權，而惡劭強力，遂左轉議郎，出爲雲、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覺不之職，服終，徵爲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人以身殉國，吾爲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覲明主哉！遂與馬腕、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傕汜，以報其仇。戰於長平觀下，軍敗，死之。

議曰：戚宦並爲亂本，耦傷漢室久矣。一旦更相屠并，必兩虧而後已。理勢然也。故竇武、何進倚母后，恃元舅，握兵柄，操大權，總攬豪傑，登庸名士，欲翦除閹豎，卒之身死而族滅，以亂除亂，神明不與也。進復愎諫違衆，卒召外寇，扰潰身殫，遂淪鼎命。悲夫！鄭泰之止進召卓，不用而去，可謂見機而作也。及與何容發山東之謀，祇爲亂階，亦猶進之召卓也。容卒以憂死，泰可謂幸而免矣。國之將亡，始如膏肓之疾，動之死地，雖雷扁和秦，原注：雷公、扁鵲，和、秦越人。莫能善其術也。种劭父子死國，烈氣凜凜，爲不死矣。

謹案目錄王允傳附王宏、士孫瑞、趙戩。今止存趙戩一篇，其王允、王宏、士孫瑞傳文俱闕。

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爲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將殺之。衆爲悚慄，而戩自若。卓悔，謝釋之。既收葬允，三輔大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辭爲掾。後爲五官將司馬，相國鍾繇長史。年六十餘卒。初昭烈襲蜀，戩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則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微士傳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關羽忠義張飛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爲不濟？卒如幹言。原注：晉宗論曰：士燮以正立，亦以保濟，者王允之推董卓，南分其機，伺其間而壓其鋒，宮亂之時，天下懸影矣，而終不以稍忤爲之讐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擒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苟冒，伺間不爲狙詐，及其誅滅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議曰：昔觀燕將之射虎，逡巡辟易，怒則鞭馬而去，視其便利，以矢殪之。王允之圖卓，射虎之術也。方其咆哮，肉人不當，則縱令足厭，一旦當之机上，若刲羊豕，然宮闈不駭而濟大慈，可與語權矣。故議者謂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苟冒，伺間不爲狙詐，然味夫泰定包荒之義。原注：泰：九二，曰包荒。遂成屯難大貞之凶。原注：屯：九五，曰大貞凶。使傕汜犯順，燔火未冷，又生數十百卓。身死而不能衝君，向之權變爲今之迂矣。士孫歸功不侯，有勞謙之吉。原注：謙：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保身之智，卒爲亂兵所殺，崑山之烈，玉石俱焚，吁、可畏哉。

贊曰：進本屠割，猶藉椒掖，智小謀大，身夷族亦。自我致寇，死有餘責。公業諸賢，匡時濟難，龍蛇閃起，投爲與歌，奔命脫死，亟走解散。允篤智計，漢火復然，爝炷未滅，顯刃遲遲，明哲保身，士孫獨賢，終亦不免，衆巢勝天。

續後漢書卷第八

列傳第五

漢臣

董卓（李傕、郭汜、楊奉、韓暹、馬腹、成公英）　張楊（董承）　呂布（張繡、趙昂、趙範、高順、陳珪、陳宮）

謹案：董卓傳闕。

韓遂字文約，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章爲督軍從事，遣遂奉計詣京師。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請與相見。遂說進誅諸閹人，進不從。乃求歸，及北宮伯玉等反，劫章，遂爲謀主。遂因殺伯玉及章，與馬騰合。馬騰者，字壽成，右扶風茂陵人，伏波將軍援之後也。其父（謹案：後漢書注：父平，蜀志注：字子碩。）嘗爲天水蘭干尉，後失官，因留隴西，與羌錯居。娶羌女，生騰。騰少貧，嘗從郡山斬材木負販自給。騰身長八尺餘，軀幹洪壯，面鼻雄異，而性仁厚，人多敬愛之。涼州募民有勇力者（謹案：陳志馬超傳注：王國等及氐、羌反叛，州郡募民有勇力者。）騰應募，歇鄙見而異之，署爲軍事，與領部曲，討賊有功，遷軍司馬，拜偏將軍，及與遂合勇當冠軍。遂騰之敗於長平觀而走涼州也，遂還金城，騰屯汧隨間，時西州少穀，騰表言軍人乏食，求就穀池陽。遂移屯長平岸頭，池陽將王承等恐騰爲害，乃攻騰營。騰適出，無備，遂破走西上，會三輔亂，不復東。與韓遂結爲異姓兄弟，甚相親厚，後以部曲相侵入，更爲讐敵，騰攻遂，遂走，合衆還攻騰，殺騰妻子。連兵不釋，下隴戰關中。建安七年，曹操欲圖呂布，恐袁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乃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牧韋端和解之。繇移書遂、騰，爲陳禍福，騰遂各釋兵，遣子入侍。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袁尚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與匈奴單于寇河東，遣使連和遂、騰。騰陰許之。繇乃使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驅胡寇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強，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事定奉辭責罪，將軍爲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禍爲福，今曹氏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惟將軍審所擇。騰曰：敬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與繇會，幹援，大破之。操乃徵騰入屯槐里，轉拜前將軍，假節，封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白騎。騰進賢待士，矜救民命，撫存瘡痍，三輔安之。曹操將伐荊州，復使張既說騰，令釋部曲入宿衛，騰許之。已而更猶豫，既恐其爲變，乃移語繇，促備儲偫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操表騰爲衛尉，以超爲偏將軍，領騰營，又拜超弟休爲奉車都尉，休弟鐵騎都尉，徙其家屬皆詣鄴。惟超獨留，十六年，曹操遣夏侯淵會鍾繇討張魯，關中諸將疑爲變，已超與韓遂等十部皆反，東扼潼關，據有關中。曹操親征，以屬計聞超，遂使相疑，因擊，遂等大破之。操軍還，誅騰夷三族。超復與遂破陽上諸郡，超敗奔漢中，復出，遂復與之圍郿山，超復敗走，夏侯淵追遂至於略陽，攻燒長離羌屯，遂救長離，淵逆擊，大破之，遂以餘衆遁歸金城。建安二十年，曹操征張魯至河池，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遂，送首於操。遂自難帝末始亂，積三十二年，至是乃死，年七十餘矣。初，隴西人宋建在抱罕自稱河首平漢王，置百官，亦三十餘年，曹操遣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悉平。成公英者，金城人，中平末，隨韓遂謀議軍事，建安中，遂自攀陰破走，還湟中，部黨散去，惟英獨從，其壻閻行欲殺英以降，夜攻遂，不克，遂歎曰：丈夫困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衆轉少，當從羌中西南詣蜀耳。英曰：舉事數十年，今雖敗，何有自棄異域而依人乎！遂曰：吾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夏侯耳，夏侯之衆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於羌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綏會羌胡，猶有可爲也。遂從其言，時衆尚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胡，羌胡皆懷之，及夏侯淵還，使閻行留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操見之甚喜，以爲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三鹿過前，操命射之，三發皆中，應弦而斃，操抵掌笑曰：但韓文約可爲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下馬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主人在，實不來也。遂流涕哽咽，操嘉其忠，益親敬之。魏黃初時，河西復亂，遣英佐涼州平隴右，病卒，閻行者，金城人，後名豔，字彥明，少有健名，爲韓遂裨將，建安初，遂與馬騰相攻，騰子超亦以勇稱，行嘗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搗超，幾殺之。十四年，遂使詣曹操，操厚遇之，表拜犍爲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遂，遂

操旨云、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今當共匡輔國朝、行因謂遂曰、將軍興軍以來、三十餘年、民兵疲瘁、所處又狹、宜早有所附、是以前在鄴自啓當令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遂曰、且可復觀望、數歲後、遂遣其子與行父毋俱東、會遂西討張猛、留行守舊營、而馬超等反、舉遂爲都督、及遂還、超謂遂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軍爲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爲子、行諫遂、不欲令與超合、遂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乃東詣鄴陰、及曹操與遂交馬語、行在其後、操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遂還金城、操聞行前意、故但誅遂子孫在京師者、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爲、使人笑來、吾前後與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爲人養者也、遂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乃強以少女妻行、行不獲已、納之、操果疑行、會遂使行別領西平郡、乃勒其部曲攻遂、不勝、將家人東奔、操操表封列侯、

隨案目錄、此下有張楊傳、今闕、止存附傳董承一篇、

董承、靈帝母永樂太后之姪、獻帝之舅也、既召曹操、遷於許、以承爲車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己、百官備員而已、帝不勝操專偪、潛密詔衣帶中付承、令與昭烈結天下義士共誅操、未發、操遣昭烈東征袁術、承更與偏將軍王服謀曰、郭多有數百兵、據李傕數萬人、願足下與吾同否、昔呂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猶是也、原注、皮記、妻子楚爲質于趙、呂不韋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不韋入秦、說華陽夫人立子楚、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始皇立、遂不韋于蜀、卒鴆而死、服惶懼不敢當、且曰、兵少耳、承曰、舉事能得操成兵、願豈少耶、今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吾腹心、辦事者、遂與服及輯、碩決計、事覺、承等皆爲操所誅、夷三族、

隨案目錄、此下有呂布傳、今闕、

議曰、卓爲犬羊、而姦計不足、其暴戾淫虐過之、是以遽起而遽滅、適足以貽禍而資華盜、遂使兇孽滔天、肆猾賈怒、鴟奪鴞呀、劫質天子、囚戮公卿、折并頓擲、滋毒漢家、神靈淅熄、銷沒而後、各就誅夷、自昔國亡覆餘之際、未有若斯之亂且酷也、韓遂馬騰、跳踉河右、並起始亂、聚散不常、梗踣關輔三十餘年、軼勝廣矣、原注、漢書、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也、二世元年、發閭左戍漁陽、陳勝吳廣爲屯長、行至蘄大澤鄉、與其徒屬謀作亂、乃立爲王、張楊有率迎之功、據河山之郡、而無雄才、卒墮匹夫之手、智不足稱也、董承無何、遣之力、又無于允之術、幾事不密、反爲操所圖、遂使昭烈去而不復、王室無所依賴、操乃窮兇極狠、仇怨天子、蠻血禁籞、瞰窺宮闕、怒而不置、詩曰、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承之謂也、呂布翻覆虓猛、而不知義、至于禽戮、乞解縛自效、豈天也哉、昭烈當屯難之際、屈身于布、以貴下賤、及其禽布、健決誅之、奮其乾剛、蓋龍德飛潛之義矣、贊曰、召戎啓釁、運極厄會、覆塞風雙、虎躍鯨沛、逆鋒淬日、兇鋒掃孛、翻覆宗社、廣立君主、血蹙成京、金盈鄭塢、巖巖公師、烈烈尚父、雖伏天誅、竟委皇綱、鳥捩蠶圖、紛紜寇場、乾坤榛蕪、王猷允亡、楊雖有功、承實不智、遂致首禍、布非知淺、共爲妖孽、積我神怒、

續後漢書卷第九

列傳第六

漢臣

袁紹子譚、熙、尚、從兄道、外甥高幹、逢紀、沮授、田豐、郭圖、辛毗、李孚、王修　袁術

袁紹上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自司徒安、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紹、司徒湯之孫、司空逢之庶孽也、出後伯父五官中郎將成、原注、後漢書、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父良、學孝廉、除陰平長、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逆、下郡覈考、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治楚獄、所佈理者四百餘家、徵爲河南尹、遷太僕、元和三年拜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爲司徒、時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朝會遇兄及與公卿書、家車、未嘗不嗚咽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賴之、四年薨、子歆、字叔平、安帝元初二年代劉愷爲司空、安孫湯、字仲河、桓帝初爲司空、累遷司徒太尉、湯次子逵、字周臨、靈帝時爲司空、逵弟隗、字文開、獻帝初太傅、爲董卓所害、魏書、自安以下、皆博愛容衆、無所擇、賓客入其門、無貴賤皆得所欲、爲天下所歸、紹即逢之庶子、蓋異母兄也、出繼成安子、英雄記、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費威權、袁自大將軍、漢末以下、皆與結好、賓無不從、故京師爲伯逢曰、事不諧、則交開、少爲郎、弱冠除濮陽長、早喪其父、及遭母喪、去官三年、喪畢、追感幼孤、再服父服、凡廬墓六年、紹壯健有威容、既累世台輔、豪傑歸仰、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軒柴轂、塡接街陌、自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憚之、與張邈、何容、伍瓊、公奔走友、曹操傾蓋、亦內交焉、於是聲望甚盛、及徙居雒陽、不妄通賓客、養名自重、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

脾睨權倖．不應辟命．（原注：英雄記：紹隱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不應辟命．裴松之曰．紹．逢之庶子．出後伯父成．如此記所言．則似實成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禮無其文．況于所後而可以行之．二書未詳孰是．）宦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于省中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好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紹叔父太傅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不改行．而與時偕．且破我家．始辟大將軍何進掾．為侍御史．遷虎賁中郎將．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為中軍校尉．（原注：後漢書作佐軍校尉．）靈帝崩．少帝即位．紹使客張津說何進曰．黃門常侍．乘權日久．又永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為海內除患．進以為然．遂與紹謀誅閹官．及蹇碩令趙忠圖進．畢覺．誅碩．紹說進曰．碩既伏誅．不盡滅其黨．必為後患．今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可勿入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紹脅進曰．今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不早決之．事留變生．後機禍至．復為竇氏矣．進乃白太后．太后不從．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黃門常侍聞之．皆詣進謝．惟所錯置．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再三．進不許．轉紹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紹使雒陽方略武吏檢司諸宦者．又令紹從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溫厚虎賁二百人入禁中．代持兵黃門陛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殺之．宮中亂．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欲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帝及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既殺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又捕趙忠等斬之．（原注：山陽公載記：紹與王匡等并力入端門．於承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二人．）乃閉北宮門．勒兵捕諸閹宦．無少長皆殺之．急追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將兵至．騎都尉泰山鮑信說紹曰．董卓擁制強兵．畧拒詔命．今乘亂而入．將有異志．若不早圖．必為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為能勝史侯否．人有小智大或癡．亦知復何如．為當且爾．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失德．聞于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家大事．請出與太傅議．卓復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懸節

于上東門．而奔冀州．（原注：英雄記：紹案節．故辭一．遂為亦佳．紹揖卓去．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山陽公載記：卓以…裴松之曰．紹于時與卓未構嫌隙．故卓與之諮謀．若但以言議不…倒強篤甚．卓又安能容忍．則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違遜避…理豈然哉．此為害之甚矣．時卓…一時．決計廢立而稍忤…之．故欲亂．紹亦一世之傑．猶自尊卓．揖之而去．亦其宜也．是不為害．故今取之．）卓既廢帝立陳留王．購紹急．侍中周毖（謹案：陳志珌作毖．）城門校尉伍瓊．議郎何顒等為卓信待．而陰為紹地．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拜紹渤海太守．封邟（原注：苦浪反．）鄉侯．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年．紹遂以渤海起兵．與後將軍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原注：英雄記：瑁字元偉．玄族子．先為兗州刺史．甚有威惠．）濟北相（謹案：原作北海相．據後漢書改．）鮑信等十郡守相同時俱起．衆各數萬．以討董卓為名．紹與王匡屯河內．伷屯

潁川．馥屯鄴．邈．岱．瑁．遺．咸屯酸棗．共約盟誓．推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卓聞紹起兵．乃誅其叔父太傅隗．及太僕基．使司隸宣璠收袁氏宗族．在京師者．尺口以上皆殺之．（原注：卓別傳：悉埋青城門外．東都門內．而加書其罪．又為有敢取者．復以屍送郿藏之．）既而卓脅遷車駕西幸長安．卓留據雒陽．焚燒宮室．發掘陵寢．獨長沙太守孫堅與卓戰．屢破之．紹等皆畏卓．莫敢先進．諸軍十餘萬．列營酸棗．日置酒高會．曹操為陳計策．不從．引兵與卓將徐榮戰．不利．詣揚州募兵．紹還屯河內．諸軍食盡衆散．卓遣少府陰脩等曉喻諸將．使罷兵．紹等各執其使殺之．是時豪傑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為報．州郡蠭起．莫不以袁氏為名．韓馥見豪傑歸心於紹．忌其得衆．恐將圖己．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方聽紹舉兵．而謀于衆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興兵為國．安問袁董．冀州於他州不為弱也．兵者凶事．不可為首．今宜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未晚也．劉岱遣馥書曰．董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但卓死之後．當回師討文節．爾擁強兵．阿凶逆．寧可得置．馥大懼．歸咎于惠．將殺之．從事耿武．閔伏惠上．願并見斬．得不死．作徒被赭衣．掃除．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自是山東州郡．互相吞滅．不復謀討卓矣．初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討卓．與諸將西行．不為民人保障．甫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州素殷實．甲兵甚盛．和每望寇奔北．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性好卜筮．信鬼神．入見其人．清談干雲．出觀其政．賞罰淆亂．州遂蕭條．悉為丘墟．和病卒．紹使臧洪領青州以撫之．二年．紹與山東諸將議立幽州牧劉虞為帝．遣使奉章詣虞．虞拒不受．張楊自上黨率衆數千歸紹．紹使與南單于於扶羅屯漳水．韓馥意猶深疑于紹．陰貶節其軍糧．欲使其衆離散．會馥將麴義叛．馥與戰而敗．紹因與義相結．紹客逢紀（原注：音龐．）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曰．冀州兵強．吾士饑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為陳禍福．迫于倉卒．必自遜讓．可因據其位．紹然之．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討董卓．而陰謀襲馥．

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外甥陳留高幹（原注：謝承書：幹字元才．才志弘邈．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祖賜．司隸校尉．）及馥所親潁川辛評．荀諶．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南來．而諸郡應之．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不可量也．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奈何．諶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為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過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諶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必不為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瓚并力取之．危亡可立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于泰山也．馥性恇怯．因然其計．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謹案：後漢書作騎都尉沮授．此作治中李歷．從陳志也．）聞而諫曰．冀州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

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奐將強弩萬張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時紹在朝歌淸水。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浮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閤高枕。何憂何懼。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將至。從事十人爭棄馥去。獨耿武、閔純杖刀拒之。不能禁。乃止。紹皆殺之。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使監護諸將。寵遇甚厚。而實無所領御。引廣平沮授爲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播遷。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勾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君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渤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靑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禽。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迎大駕于西京。復宗廟于雒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卽表授爲監軍奮武將軍。原注。獻帝傳。授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駕。舉茂才。歷二縣令。又爲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得冀州。又辟焉。魏郡審配。原注。先賢行狀。配字正南。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紹領冀州。委腹心之任。鉅鹿田豐、原注。先賢行狀。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渤海人。豐天姿瑰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閹宦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袁紹起義。卑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以爲別駕。並以正直不得志于馥。紹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及南陽許攸、逢紀、荀諶皆爲謀主。原注。英雄記。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舉事。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爲韓馥所不禮。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兵圍守馥第。拔刀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腳。紹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從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爲見圖。無何。起至溷。以書刀自殺。公孫瓚大破靑州黃巾于東光。還屯廣宗。威震河朔。時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強大。紹與術亦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以周昂爲豫州刺史。襲取堅陽城。堅還擊昂。走之。術遣瓚弟越助堅攻昂。越爲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于紹也。遂出軍屯槃河上。疏數紹罪惡。進兵攻紹。冀州諸城。望風響應。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而範遂去紹。領渤海兵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爲靑、冀、兗三州刺史。又悉改置郡縣守令。紹乃自出擊瓚。陳于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三萬。謹案。兵三萬。與後漢書合。魏志。英雄記。俱作二萬。列爲方陳。騎萬匹。分爲左右兩翼。白馬義從爲中堅。亦分爲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精兵八百爲先登。強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陳于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鬬。兵皆精銳。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強弩雷發。瓚軍大奔。臨陳斬瓚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追至界橋。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原注。眞人水鏡經。凡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卽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餘衆皆走。紹在後十數里。見瓚已破。不復設備。發鞍息馬。帷帳

下。強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亂矢雨下。田豐扶紹欲卻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鬬死。而反逃垣閒邪。促使強弩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爲紹。頗稍引卻。會麴義來迎。騎乃散去。紹振旅還鄴。三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復出。紹乃與瓚所置靑州刺史田楷連戰。士卒疲困。遂以其子譚爲靑州刺史。楷與戰不勝。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于百里上。拜奉朝命。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世祖解紛。乃俱陛見。同輿共出。嫌難既釋。時人美之。原注。後漢書。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寇恂戮之于市。復以爲恥。還過潁川曰。見恂必手劍之。恂出迎于道。稱疾而還。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朕分之。于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紹乃領兵南還。三月上巳。會賓從于薄落津。修禊事以爲樂。原注。韓詩章句。鄭俗。三月上巳。于溱洧兩水之上。秉蘭草。祓除不祥。風俗通。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禊者。潔也。于水上盥潔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歷注三月上巳。巳卯祓除。可以拂除災也。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衆數萬人。會于鄴中。坐客皆憂怖失色。紹自若也。原注。獻帝春秋。紹勸督引滿投壺。言容貌自若。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獨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納他賊。載紹家及諸衣冠身自扞衛。送至斥丘。紹到。遂屯斥丘。以升爲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腸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擊諸賊左髭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靑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氐根等。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鴈門烏桓戰于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紹與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而紹軍亦疲。遂俱退。麴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殺之。而并其衆。初。帝立非紹意。故欲立劉虞。帝在長安。竟不通問。興平二年。李傕等以紹雄據河朔。威名日盛。乃拜紹爲右將軍。其冬。車駕東還。爲李傕所追。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內圖相滅。未有勤王卹民者。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以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悅。將從之。潁川郭圖。原注。九州春秋。圖字公則。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于事會大計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之者矣。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將軍其圖之。紹竟不從。以圖等言爲然。原注。魏志。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及在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使焉。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裴松之曰。案獻帝傳。沮授說迎帝都鄴。郭圖沮之。此稱郭圖之計。與傳違也。曹操圍張超於雍丘。東郡太守臧洪從紹請兵救超。紹不與。操拔雍丘。殺超。洪絕紹。紹不與通。紹興兵圍之。城陷。執洪殺之。建安元年。帝至雒陽。曹操迎帝都許。盡收河南地。關中皆附。詔書下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紹上書曰。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悲哭而崩城者。原注。淮南子。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仰天而哭。夏六月。天爲降霜。說苑。齊莊公攻莒。爲五乘之賓。而杞梁獨不與。歸而不食。其母曰。食。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及與其戰。梁遂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而哭。城爲之陁。而隅爲之崩。每讀其書。謂爲信然。於今

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爲國破家立事至乃懷忠獲罪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起婦何能感徹臣以負薪之資拔於陪隸之中奉職藩蓋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濁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慝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諮臣以方略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沖親遭厄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蹈劍翼室虎吐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肆人斯殄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專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卽臣渤海申以軍號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潛泥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勢扼絕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烏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誠以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己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城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輒承制竊比賢融以議郎曹操權領兗州牧會公孫瓚師旅南軋陸掠北境臣卽星馳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始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成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勢爭戰陳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春秋所貶苟云利國專之不疑故冒踐霜露不憚劬勞雪雖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恥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宜陛下含宏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錄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雜名懷持二端偷游顧望皆列士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雖邑之祀海內傷心志在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聞爲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闕覬重禮以希彤弓綠矢之命哉（原注：左氏傳：王命尹氏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蓋忠爲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遼獄白起歔欷于杜郵也（原注：史記：初賜遣使者殺蒙恬，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于陽周。恬喟然太息曰：恬無罪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此乃恬之罪也。遂仰藥自殺。秦王死白起，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太傅曰碑位爲師保任配稱士伍，彈之陰密，自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不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東征而耗亂王命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爲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爲讎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原注：周官：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元注曰：槐之言懷也，懷來人于此欲與謀也。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若以臣心有刺也。）若以臣今行權爲賞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原注：齊桓晉文，皆以諸侯行天子事，故云行權。）若以衆不討賊爲賢則趙盾可無書弒之貶矣（原注：左氏傳：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埚之平（原注：討尸埚在晉，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毛萇注曰：尸埚之養其子，且從上下，慕從下上，平均如一，言善人君子執義亦如此。）絕邪諂之論無令臣結恨三泉於是以紹爲太尉封鄴侯時曹操自爲大將軍紹恥爲之下（原注：漢制，太尉位在大將軍上，明帝以東平王蒼爲驃騎大將軍，以王故，位公上，和帝以舅竇憲征匈奴，還遷大將軍，在公上，自是大將軍位在太尉上。）表辭不受操懼讓位於紹二年春袁術稱帝于壽春三月詔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于己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操以許下埤（原注：音婢。）涇雒陽殘破宜徙都鄴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爲人禽悔無益也紹不從會紹亡卒詣操云田豐勸紹襲許操方圍張繡于穰引兵還密謀圖紹四年春紹復擊公孫瓚圍瓚易京破之斬瓚遂并其衆拓定幽土盡有河朔四州之地志驕氣益貢御希節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爲黃允宜順天人稱尊號（原注：獻帝春秋：袁舜後，黃應代赤，故包有此言。舜以土德王故黃，漢火德故赤。）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皆言包妖妄宜誅紹不得已殺包以自解又以初平年號與本初字合必能克平禍亂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諶許攸爲謀主顏良文醜爲將帥欲以攻許（原注：世語：紹北平五萬，騎一千，孫盛評曰：袁紹以冀州兵強，可擬三王，而敗衆由此進之。但冀州勝兵已如此，況兼幽并及青州平，紹之一舉必悉師而起，十萬近之矣。）沮授諫曰（臣案：志注作沮授田豐諸諫。）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治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運河朔之強衆以伐曹操其勢易若覆手何必乃爾授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于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今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于持牢而非見時知幾也紹納圖言諶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于外不宜知內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騎都尉崔

袁紹下

五年昭烈殺徐州刺史車冑據沛以圖曹操操懼乃自將擊昭烈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遲不可卒解舉兵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

枝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遂疏焉。曹操畏紹渡河。急擊昭烈。破之。昭烈奔紹。紹于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于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于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為沮衆。遂械繫之。紹乃宣檄州郡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禍。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為世鑒。原注。史記。秦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于望夷宮。欲祀涇水。使使責讓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殺二世。二世自殺。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于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原注。騰。嵩事附見曹操傳。續漢書。左悺。河南人。為小黃門。徐璜。下邳人。為中常侍。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昔統鷹揚。原注。漢書音義。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于幕中。因曰幕府。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于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將獎威柄。原注。文選注。法言曰。羊質而虎皮。言操本羊質而被以虎文也。李賢引續漢志云。虎賁將冠鶡冠。虎文單衣。文選注。獎。勸也。又曰。賦。成也。言獎成其威柄也。冀獲秦師一克之報。原注。左氏傳。晉敗秦師于殽。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意謂西戎用孟明也。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原注。謝承後漢書。操得兗州。衆強。敵內。忮反紹逾。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原注。事見本傳。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于徐方。地奪于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原注。左氏傳。圍宋彭城。非宋地也。于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叛人。呂布也。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原注。謝承後漢書。操圍呂布于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則幕府無德于兗土之民。而有大造于操也。後會鑾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原注。禮記。各司其局。左氏傳。離局姦也。局。部也。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省禁。卑侮王室。原注。舊本作王室。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原注。續漢官儀。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原注。五宗。高祖及孫。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三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章。原注。本見後漢書。文選作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錫。原注。文選作飾。操欲迷

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原注。宋書。帝紀曰。魏武帝有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阱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于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于是操師震慴。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原注。獻帝春秋。操引軍造河。託言助紹。實圖襲鄴。以為瓚援。會瓚破滅。紹亦覺之。以軍退屯敖倉。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原注。莊子。蘧伯玉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原注。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彫虎。戰國策。范睢說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原注。高幹。青州涉濟漯。原注。袁譚。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原注。劉表。雷霆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消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自出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楊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于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于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原注。案。此檄文皆據文選。故與後漢三國志所錄者不同。紹進軍黎陽。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貲財以與之。曰。夫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伯珪。衆實疲弊。而將驕主忕。軍之破敗。在此行也。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為嬴弱姬。其今之謂乎。紹先遣顏良攻操將劉延于白馬。授又諫紹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操救延。與良戰。斬良。紹渡河。壁延津南。沮授臨船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遜。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昭烈及文醜挑戰。操又擊破之。斬醜。再戰而禽二將。軍中大震。操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沮授又說紹曰。北軍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軍。南幸于急戰。北利于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

紹不從.進營稍前逼官渡.遂合戰.操軍不利.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矢下如雨.營中蒙楯而行.操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軍呼爲霹靂車.紹爲地道.欲襲操.操輒于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操軍糧盡.疲困.多叛應紹.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爲支軍于表.以絕操之鈔.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奉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遂奔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瓊等時在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之.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操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操營固.攻之必不拔.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操大破瓊等.斬之.盡燔其穀.紹軍惕懼.郭圖慙其計.反譖張郃于紹曰.郃快軍敗.郃恐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降.于是紹軍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衆聞紹在.稍復集.餘衆降操.操盡阬之.前後八萬人.沮授爲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圮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方當與君圖之.

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紹.乃誅之.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迕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恚.內忌將發.吾必死矣.紹軍士既敗.皆拊膺泣曰.向令田豐在此.必不至于敗也.紹謂逢紀曰.冀州諸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見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于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初操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原注.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霸王之業隆.臣事闇君.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己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于所事.慮不存己.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況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女.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審配二子爲操所禽.紹將孟岱言于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計.郭圖.辛評亦以爲然.紹遂以岱爲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素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曰.配天性烈直.每慕古人之節.必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願公勿疑.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也.今所陳者國事也.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與親以.冀州城邑叛紹者.紹稍復擊定之.紹爲人寬雅.有局度.憂怒不形于色.而性矜愎自高.短于從善.故至于敗.六年.曹操以紹新敗.欲乘其困遂定之.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軍不出.操乃還.七年春.操復進軍官渡.紹自軍敗.慚憤.發病嘔血.夏五月卒.紹政寬.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傷念.市巷揮涕.如喪所親.紹後妻劉性酷妒.紹死未殯.盡殺紹寵妾五人.曰.死者有知.當復被寵地下.

乃髡頭墨面.殘毀其形.又盡滅其家.紹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尚字顯甫.譚長而惠.尚少而美.劉氏有寵.而愛尚.數稱于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以爲嗣.而未顯言之.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原注.慎子.兔走于街.百人逐之.貪人俱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爲未分定故也.積兔滿市.過不能顧.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且年鈞以賢.德鈞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誡.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吾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于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幷州刺史.譚至青州.其士自河而西.不過平原.譚北排田楷.東破孔融.曜兵海隅.威惠甚著.流民多歸之.後以富強.其後信用羣小.驕奢淫佚.華彥.孔順.姦佞猾險.委以腹心.別駕王修.忠良正直.備員而已.使婿弟領兵.內草竊市井.外剽掠田野.又使兩將募兵.屬縣有賂者免.白籍貧民.竄伏丘墓.放兵捕索.如獵鳥獸.于是聲望大損.壞土崩條.復如始至之日矣.及紹卒.嗣猶未定.逢紀.審配以驕縱爲譚所惡.辛評.郭圖皆比于譚.而與紀.配有隙.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與劉氏謀矯紹遺命.奉尚爲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出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八年春.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于尚.尚乃留審配等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于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謹案.後漢書與此合.陳志作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譚尚敗.夜遁還鄴.操追至鄴.收其麥.尚逆擊破操.操軍還許.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爲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幾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

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後者.皆審配之謀也.譚遂引兵攻尚.戰于門外.譚敗.乃引兵還南皮.王修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尚.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鬭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鬭其閒.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天下.譚不從.譚將劉詢起兵漯陰以叛譚.諸城皆應.譚歎曰.今舉州背叛.豈孤之不德邪.修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赴譚.妻子爲賊所殺.譚更以統爲樂安太守.尚復自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尚圍之急.譚奔平原.尚軍館陶.譚復出擊.尚敗走險.譚追擊之.尚設伏出奇.復大破譚.僵尸十餘里.譚復走保平原.尚復攻之.戰于門外.譚軍復敗.郭圖說譚曰.今將軍國小兵少.糧匱勢弱.顯甫之來.外則不敵.愚以爲可呼曹操使擊顯甫.操至必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盡可獲也.若顯甫破敗.其兵散亡.又可斂取以拒操.操遠來糧餉不繼.必自逃去.則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操爲對矣.譚始不納.後遂從之.問誰可使.圖曰.辛佐治可.譚遂遣毗詣操請救.時操南擊劉表.次於西平.毗見操致譚意.且陳取尚平河朔策以自結于操.操大悅.乃許譚平.劉表遣譚書曰.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邈.山河迥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殞.

賢允承統，以繼洪業，宜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殿敵于鄴都，揚休烈于朔土，顯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寤青蠅飛于竿旌，無忌游于二壘，原注：無忌，楚讒人費無忌。使股肱分成二體，胸膂絕爲異身，初聞此問，尙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閼伯實沈之忿已成，原注：左氏傳：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棄親即仇之計已決，旂旆交于中原，暴尸累于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弒，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強于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兀其根本，而能全于長世者，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于齊，未若太公之忿于曹也，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原注：公羊傳：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左氏傳：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齊，濟河，病目出，及卒而視不可含，士匄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荀偃字伯游，宣子即士匄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于當時，全宗祀于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無慼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憎于夫人，未若鄭莊之于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于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捐棄百痾，追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原注：左氏傳：鄭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請京，使居之，段將襲鄭，夫人將啓之，莊公伐段，段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曰：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史記：舜母死，瞽叟更娶妻生象，象常欲殺舜，舜避逃，舜踐帝位，封象有庳，爲諸侯。今整勒

士馬，瞻望鵠立。又與尙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閼伯實沈之蹤，忘常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師，原注：史記：蚩尤作亂，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禽殺蚩尤。周公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傷，今二君初承宏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惟義是務，惟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于曲直，仁君度數宏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評，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己復禮，當振旅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違而不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于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原注：戰國策：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于前，犬廢于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勌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憤踊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尙並不從，曹操遂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尙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尙將呂曠高翔叛歸曹操，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爲子整聘譚女以安之，而引軍還，九年三月，尙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于平原，配獻書于譚曰：配聞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便于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苟圖危宗廟，剿亂國家，

親疏一也，是以周公垂涕以蔽管蔡之獄，季友歔欷而行叔牙之誅。原注：左氏傳：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向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衞靈公廢蒯聵而立輒，蒯聵爲不道，入戚以篡，衞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爲可以拒之，是以蒯聵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原注：公羊傳：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戚者何，衞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衞，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齊國夏曷爲與衞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輒者何，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輒之義可以立也。父子猶然，況兄弟乎，昔先公廢黜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衰之廬，而將軍齋于堊室，出入之分，于斯益明，時凶臣逆紀，妄畫蛇足，原注：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曲辭諂媚，交亂懿親，我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踵，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強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衞旌麾，戰爲鴈行，賦爲幣主，雖傾倉覆庫，翦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脣齒輔車，不相爲傷，原注：左氏傳：宮之奇曰：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謂爲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襲閼沈之迹，

經先公廢立之旨，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紀綱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突，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至于髡剔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于幽冥，創痍被于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數，又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萬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命，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爲禦侮，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加屠辱，各二三其心，臨陳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兵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少垂親親之仁，貺以緩追之惠，原注：穀梁傳：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鬬，以干嚴刑，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克己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重怒，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烟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頸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埸，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塵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敝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伏惟將軍至孝烝烝，發于岐嶷，友于之性，生于自然，卒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財于糞土，貴名高于丘岳，何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仇敵，委慈親于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號于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斂躬布體以聽斧鑕

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圍頭不縣．軍不反旆．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原注·荀子．絕人以玦．反人以環．）譚得書．登城而泣．旣劫于郭圖．又以兵鋒累交．遂不納．曹操進攻鄴．封洹水．去鄴五十里．蘇由爲內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操．操遂爲土山地道攻之．配亦于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札（原注·馮札．與後漢書同．魏志作馮禮．）爲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原注·墨子備突篇．城百步一突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使度門廣狹之令人入門四尺中置竈．門旁爲橐．充竈伏柴艾．寇卽入下輪而塞之．鼓橐而熏之也．）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塹圍城．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軍萬餘人．未到．欲令審配知外動止．先使主簿鉅鹿李孚入城．孚斫問事杖．繫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操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孚知外圍益急．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孚復將三騎作降人服．隨輩夜出．突圍得去．尚乃依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應之．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爲營．操復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藍口．（原注·藍口．與後漢書合．魏志作濫口．）操復進急圍之．尚將馬延等臨陳降．衆大潰．尚奔山中．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配兄子榮爲東門校尉．榮夜開門內操兵．初譚之去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操兵入．配在城東南角樓．見之．知城必陷．恐辛郭破壞冀州．遣人馳詣鄴獄．指殺評家．配乃拒戰城中．操兵生縛配．詣帳下．毗聞配屠評家．逆以馬鞭擊配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眞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且汝今日能生殺我邪．有頃．操見．引謂配曰．知誰開卿城門．配曰．不知也．操曰．自卿子榮耳．（原注·蒙案．裴注作自卿兄子榮耳．文[illegible]．）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操復謂曰．曩者孤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爾．操曰．卿忠于袁氏父子．亦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意壯烈．終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原注·樂資山陽公載記及袁暐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審配戰于門中．旣敗．逃于井中．於井獲之．裴松之曰．配一代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數窮之日方逃身于井．此之難信．誠爲易了．不知資暐之徒．竟爲何人．未能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實史籍之罪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初冀州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合．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爲降虜．審配爲忠臣．雖死豈羨汝生邪．臨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也．見者莫不歎息．操以尚在．乃全尚母妻子．還其財寶．操子丕見熙妻甄氏美．卽納之．高幹以幷州降．復爲刺史．操之圍鄴也．譚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攻尚于中山．尚敗走故安．從熙．而譚悉收其衆．還屯龍湊．十二月．操討譚．軍其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淸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敗．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恆人．趨奔之．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斷地．李孚自稱冀主簿．求見操曰．今城中強弱

相陵．人心擾亂．以爲宜令新降爲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操卽使孚往入城．告諭吏民．使各安故業．不得侵凌．城中乃安．操于是斬郭圖等及其妻子．袁譚使王脩運糧于樂安．聞譚急．卽將所領兵往赴之．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曹操．乞收葬譚屍．操欲觀脩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操乃許之．（原注·傅子曰．太祖旣誅袁譚．梟其首．令曰．敢哭者戮及妻子．于是王叔治田子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裴松之曰．案田疇傳．疇爲袁尚所辟．不應辟命．傅子合而言之．有違事實．）以脩爲督軍糧．還樂安．譚所部諸城皆服．惟樂安太守管統不下．操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亡國忠臣．解其縛使詣操．操悅而赦之．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畜聚．操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以萬數．及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操歎曰．士不妄有名．辟脩司空掾．尚、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至別駕代郡韓珩．曰．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于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原注·先賢行狀．珩字子佩．代郡人．淸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悌．）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于家．高幹聞操討烏桓．復以幷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操遣樂進、李典擊之．幹還守壺關城．十一年春正月．操自將擊幹．幹聞之．留別將守城．走匈奴求救于單于．單于不受．操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荊州．上雒都尉王琰捕斬之．（原注·典略．上雒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于室．以爲琰富貴將更娶妾媵而奪己愛故也．）十二年．曹操征遼西擊烏桓．尚、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于遼東．尚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爲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以爲功．乃先置精勇于廐中．然後請尚、熙．熙疑不欲進．尚強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于凍地．尚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原注·蒙案．陳志作熙曰．漢書作尚曰．與此合．）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送操．（原注·吳書．尚有弟名買．與尚俱走遼東．曹瞞傳云．買．尚兄子．未詳．）紹從兄遺．字伯業．爲長安令．河間張超薦于太尉朱儁．稱遺有冠世之才．幹時之略．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覩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遂辟遺．累遷山陽太守．舉兵討卓．後失官．紹乃用爲揚州刺史．袁術攻之．敗死．曹操稱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爾．（原注·廣宗論曰．袁紹初以豪俠得衆．遂能跨有[illegible]之國．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爲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此蓋其所資也．[illegible]．斯[illegible]之亂亡．）

袁術上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之子．紹之從弟也．少以俠氣聞．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歷職內外．累遷河南尹虎賁中郞將．靈帝崩．與紹共誅宦官．董卓欲廢立．以術爲後將軍．術畏卓．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引兵從術．劉表上術爲南陽太守．（原注·案獻帝初平元年．袁術據南陽．後漢書術傳云．劉表上術爲南陽太守．吳錄云．術屯兵屯魯陽．袁不得至荊州．陳志術傳．孫堅殺張咨．術得據南陽．魏武帝紀．此年三月已云術屯南陽．蓋術初奔魯陽．此年孫堅取南陽．術乃據之．蓋以魯陽爲治所也．）關東諸將議以靈帝失道．使天

下叛亂．少帝幼弱．爲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欲立爲主．紹與冀州牧韓馥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死于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原注．史記．伍子胥名員．父曰伍奢．兄曰伍尙．費無忌讒太子建于楚平王．殺之．奢爲太傅．幷殺奢．及尙．員遂奔吳．事吳王闔廬．舉之伐楚．入郢．掘楚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違天不祥．願詳思之．術答曰．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僚．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尙未厭．復欲興之．乃云今主無血脈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來．奕世相承．忠義爲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爲禍害．以信徇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死亡流沒．幸蒙遠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恥．而圖爲此．非所敢聞．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爲．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仇．況非君命乎．懷懷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會虞拒不從．議遂寢．術表孫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使率荊豫之卒．擊破董卓于陽人．袁紹因堅討卓未反．遣其將會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釁隙遂成．術之得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乃各外交黨援．以相圖．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于紹．術怒曰．羣豎不從吾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于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昭烈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爲劉表所逼．引

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曹操戰于匡亭．大敗．退保雍丘．又走襄邑．操追擊連破之．乃將其餘衆奔九江．初揚州刺史陳溫卒．紹遣袁遺領州．術攻遺．敗走沛國．爲亂兵所殺．術用下邳陳瑀爲之．術敗．欲赴壽春．瑀拒不納．術退保陰陵．收兵攻瑀．瑀敗走．歸下邳．（原注．案魏志．術以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英雄記．胡滋卒．讓殿而瑀爲之．祀．說瑀詐．故取之．）術自領州．衆稱徐州伯．以張勳橋蕤爲將軍．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爲援．乃授術左將軍．假節．封陽翟侯．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不遣．日磾憂恚嘔血死．術見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原注．當塗高者．魏也．術自以術及路皆塗也．故自謂應其讖．）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原注．袁濤塗．陳公族大夫．袁氏其後也．火生土．故云以黃代赤．）遂有僭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奪之．（原注．吳書．堅入洛．埽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方圜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江表傳．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璽于閣上．又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僞也．虞喜志林曰．傳國璽者．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案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安得總其說乎．應氏漢官．皇甫世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官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旣壽且康．永昌二字爲錯．未知兩家何者爲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加以神器祕寶．輝耀彰．遂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以不解之故．強稱之爲．不亦謬乎．[illegible]破虜傳．亦除此說．俱必起居注．不知六璽殊名．與傳國爲七者也．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爲璽．璽雖以金．于文不異．吳降而送璽者．送天子六璽．遂所得玉璽．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之璽．今以無有爲難．不遍其眞者難．孫堅于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爲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臣者乎．吳史欲以爲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然．以傳子孫．縱非六璽之數．要非常人所畜．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璽．而寶藏傳國也．受命于天．奚取于歸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璽今尚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況斯物哉．）興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敗于曹陽．術大會羣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于諸君何如．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

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至殷紂之弊．術默然．使召張範．範辭．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衆．欲徼福于齊桓．擬迹于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衆．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揚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聞術欲僭號．與書諫曰．蓋上天垂司過之星．（原注．天官書．天有司非二星．主司過失．）聖王建敢諫之鼓．（原注．鄧析子．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者董卓無道．輒擅廢立．陵虐王室．敢行弑逆．禍加太后．暴及宏農．略烝宮人．發掘陵寢．焚毀宗廟．殘賊忠良．劫遷乘輿．天子播越．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神武外振．元惡內斃．幼主東顧．乃俾保傅奉宣明命．使各罷兵．修文偃武．與之更始．而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徐．劉表稱亂南荊．公孫瓚炰烋朔北．正禮阻兵江滸．元德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櫜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乃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豈海內所望之意哉．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使時無失道．亦無由逼取之也．今幼主非有惡于天下．徒以春秋尙少．脅于強臣．而欲奪之．懼非湯武之舉也．卓雖狂狡．猶不敢廢主自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是以斯須遊魂．尋已殲滅．今四方之人．皆便戰鬪．各據方州．地廣兵強．乃欲爲卓所不爲．以逆臨之．是取禍也．且天下神器不可虛干．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原注．漢書．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後漢書．南頓君生光武于縣舍．有赤光照室中．）皆因民之困瘁于桀紂之政．毒苦于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

下非患于幼主．尊明無受命之德．一旦登即尊位．祇聚天下之兵．爾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夫誰不欲．義不可也．是以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可以爲監．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咸歸心焉．若除其偏輔而相之．必成中興之業．致周之盛．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漢統而固劉宗．比跡周召．書功金石．圖形丹靑．流譽罔極．使君五世相承．（原注．安生京．京生湯．湯生逢．逢生術．凡五世．）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效忠守節．扶國家之顚危．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報漢室之恩．夫忽履道之節．而強進取之欲者．曲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謂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盡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爲難圖之事．抗難保之勢．以徼羣敵之氣．生衆人之心．反忠爲逆．累世之公族．一舉而喪之．後雖有悔．恐無及矣．忠言逆耳．幸留神聽．術不納．策遂絕之．

袁術下

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烔符命．遂僭號．自稱仲家．（案．仲家．與後漢書合．魏志作仲氏．）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

祀天地。沛相陳珪故太尉球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共交遊。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英乂有爲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實爲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並脅質。應固必致珪。珪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逐士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爲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于耳。骨肉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術欲以故兗州刺史金尚爲太尉。不許而逃。術追殺之。乃遣使者韓允以稱帝事告呂布。并爲其子聘布女。布執允送許。術大怒。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曹操乃自征之。術聞大駭。即走渡淮。留張勳橋蕤于蘄以拒操。操擊破之。斬蕤。勳退走。術兵弱將死。衆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凍餒。江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爲術沛相。術以米十萬斛與爲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飢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爲之爾。寧以一人之命救百姓于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邪。術雖矜名尚奇。而天性驕肆。尊己陵物。及竊僞號。淫侈滋甚。膳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帳梁肉。原注。九州春秋。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爲。甚愛幸。諫歸害其寵。羣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懣。必長見敬重。遂氏以爲然。後見術驅車涕。術果以有心志。密表之。誅夷人因共絞殺。懸之廁屋。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殯殮。自下飢困。莫之節卹。于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謹案。陳倫與後漢書合。餘志作陳闓。雷薄于灊山。復爲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走。疑懣不知所爲。遂歸帝號于紹曰。漢室久矣。天下提挈。故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惟強者兼之爾。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人戶百萬。以強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昭烈徼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間糧儲。祇有麥屑三十斛。蠜蠆求蜜漿。不獲。坐臥牀上。良久。乃大嘔血。斗餘死。術從弟允。提曹操。不敢入壽春。率術柩及妻子依故吏廬江太守劉勳。孫策破勳。復見收。覩術女入孫權宮。子燿仕吳爲郎中。原注。陳志董卓。其紹。袁術。劉表共一傳。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以來。殆未之有也。袁術奢淫放肆。樂不終已。自取之也。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談論海內。紹寬濟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親與疏。至于後嗣顛覆。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書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于羽遵矣。袁松之曰。樂毅無遺。漢祚中興。皆多歷年所。然後業績乃著。董卓自覆懷柄。至于隕斃。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猶毒山岳。毒流四海。其殘忍之性。實射堰不若。書契未有。斯皆爲當。但評既曰賊忍。又云不仁。賊忍不仁。于辭爲重。袁術無卓之功。猶并之者。而猶狂于時。妄自尊立。固義夫之所擯棄。人神之所同疾。雖復蕃餘節用。而猶必覆亡不暇。而評但云奢淫不終。未足見其大惡。

議曰。袁氏奕世公卿。高風義軌。冠冕海內。紹資寬厚。英才著。一旦提劍而起。汎除閹豎。肅清宮闈。心不義卓。投袂而起。則有英雄之志矣。于是山東討賊。推爲盟主。河朔服義。讓以方州。卒迎幽并。青冀橫制天下之半。材勇效命。智謀實策。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則桓文之舉也。乃猜忌自用。潛懷不軌。稽失事機。爲操所先。

忿兵犯顏。折衄以死。幼長倒置。屍起骨肉。家聲委地。咸其自取也。術特冢中枯骨。敢奸大分。罪浮于紹矣。沮授田豐。計豈不用而不能去。卒蹈其難。其猶在亞父之後乎。原注。史記。項羽疑范增。稍奪其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審配慷慨壯烈。死于袁氏。豈君子之澤猶未斬也。劉表暗解讀尚。深明嫡庶長幼之分。而身惑于琮。琦。可謂九江之鱗。鑒于人而不鑒于己者也。原注。書。九江納錫大龜。其子。仲尼曰。神龜能見夢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辯而無遺矣。不能避剖腹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贊曰。二昆挺挺。志清王路。聲勇奮飛。闖覬僭據。得姬失盧。夫豈操敵。殞身赤宗。諸子狼藉。豐授智計。豈劣攸謝。事非其人。詒誚千古。

續後漢書卷第十

列傳第七

漢臣

陶謙 字恭祖 公孫瓚 公孫度 子康 孫淵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少好學。爲諸生。年十四。猶綵帛爲幡。乘竹馬而戲。邑中羣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遇之塗。見其容貌異之。因許妻以女。其妻聞之。怒曰。陶家兒敖戲無度。何乃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妻之。謙性剛直有大節。仕州郡。舉茂才。除盧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謙恥爲之屈。非公事不見也。磐故留謙宴飲。起舞。屬謙。謙不爲之起。強之。乃舞。謹案。陳志作及舞。太平御覽作乃舞。與此合。而不轉。磐曰。不當轉邪。謙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而罷。竟委官去。累遷幽州刺史。徵拜議郎。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爲征西將軍。表請武將。拜謙揚武都尉。從嵩征羌。大破之。邊章韓遂爲亂。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溫過謙甚厚。而謙內輕溫。及軍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衆辱溫。溫怒。徒謙于邊。或謂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一朝以杯酒過失。不蒙容貸。遠徙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何所歸仰。溫乃追還謙。或勸謙謝溫。謙溫于宮門。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謝公耶。溫曰。恭祖癡病。尚爾未除。待之如初。徐州黃巾

起。以謙爲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之。境內晏然。卓以天子都長安。謙乃上河南尹朱儁爲車騎將軍。會兵討卓。卓誅。而李傕、郭汜作亂。四方斷絕。謙復率諸豪傑推儁爲太師。移檄牧伯。同討傕、汜。會徵儁入朝。不果。乃遣使間行奉貢詔。遷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駕從事琅邪趙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見疏。出爲廣陵太守。原注。後漢書列傳注。謝承書曰。謙察昱茂才。遷爲太守。曹宏等。讒慝小人也。謙甚親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漸亂。下邳闕宣謙案。陳志作闕宣。後漢書作闕宣。劉敞曰。按紀作闕宣。注云。闕宣童子之後。此作闕誤。自稱天子。謙始與合從寇鈔。後遂殺之而并其衆。曹操父嵩避亂琅邪。謙別將守陰平。原注。後漢列傳注。縣名。屬東海國。故城在沂州承縣西南。士卒利嵩財寶。遂共劫殺嵩。操與謙有故怨。遂歸咎于謙。欲伐之。而畏其強。乃遣使說傕、汜。令東山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衆。風聲流聞。震蕩城邑。丘園懼于橫暴。貞良化爲羣惡。此何異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他方。攜白首于山野。棄稚子于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飢厄困苦。亦已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于今日。然兵連衆結。鋒鏑布野。恐一朝解散。并見係虜。是以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能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留常員吏以供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阪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遑啓處。雖憲章敕戒。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衆。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爲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損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日難至。上乖朝廷寵授之本。下令羣凶日月滋蔓。非所以強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忠恕不昭。抱恩念報。所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芟強寇。惟力是視。人宣德澤。弱奉職事。冀效微勞。以贖罪負。又曰華夏沸擾。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無日敢寧。誠思貢獻必至。萬蓋蓬通。然後銷鋒解甲。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輒敕兵衛送。原注。裴松之曰。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尚未秉政。罷兵之詔。不得由曹氏出。吳書所載謙表。罷兵時。朝廷獻山東擁兵。皆遣使和解。令罷兵。不從。操時雖未秉政。表請州郡一時罷兵。故謂從之。則出于朝廷。非出于操也。故今取之。操以謙不奉詔。征之。初平四年。操擊謙。破彭城、傅陽。原注。後漢列傳注。傅陽。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偪陽國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傅陽。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謙敗走。死者數萬。泗水爲之不流。謙退保剡。操攻之。不能克。乃還。過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原注。後漢列傳注。取慮音秋閭。縣名。屬下邳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睢陵縣在下邳東南。夏丘縣屬沛郡。故城今泗州虹縣是。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五縣城保。無復行迹。初三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興平元年。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歸丹陽。會張邈迎呂布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篤。命別駕糜竺迎昭烈領州。未至。謙卒。時年六十三。二子商、應。皆不仕。原注。吳書。謙死時年六十三。張昭等爲之哀辭曰。猗歟使君。君侯將軍。膺秉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守以溫仁。令舒及盛。遺愛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憬憬夷貊。賴侯以清。蠢蠢妖寇。匪侯不寧。唯帝念績。爵命以章。既牧且侯。啓土溧陽。遂升上將。受號安東。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薨。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斯。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叫昊穹。嗚呼哀哉。謹案。自餘傳末附笮融、趙昱二人。今闕。

謹案。陶謙傳。識闕。又目錄此下有公孫瓚傳。今亦闕。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父延。避吏居元菟。度爲郡吏。時元菟太守公孫琙原注。音域。子豹年十八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琙子同年。琙見而愛之。遣就師學。爲娶妻。靈帝時與東郡謝弼、東海陳敦、舉有道。對策。除尚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爲董卓中郎將。薦度爲遼東太守。度起元菟小吏。爲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爲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于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麗。西擊烏桓。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見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原注。魏書。度語毅、儀。讖書云。孫登當爲天子。太守姓公孫。字升濟。升即登也。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爲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爲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爲。恐爲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原注。晉陽秋曰。敏子追求敏。出塞越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責之曰。不孝莫大于無後。何可終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允而遣去。皆知居喪之禮。不勝喪。數年而卒。允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徒。裴松之曰。按本傳云。敏將家入海。而復與子相失。未詳其故。分遼東郡爲遼西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于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曹操表度爲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立。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曹操征三郡烏桓。屠柳城。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封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恭爲遼東太守。曹丕篡代。遣使即拜恭爲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爲閹人。劣弱不能治國。曹叡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叡因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六年。淵遣使南通孫權。權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賂遺淵。淵遂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稱藩于權。隨賀還。并獻貂馬。表權曰。臣遭天地反易。遇無妄之運。王路未夷。傾側擾攘。自先人以來。歷事漢魏。階緣際會。爲國效節。繼世享任。得守藩表。猶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頻辱顯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執。拒違前使。雖義無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裴校尉、葛都尉到。奉被敕誡。聖旨彌密。重紈累素。幽明備著。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晝則謳吟。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蕩析。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永瞻雲日。今魏家不能采錄忠善。襃功臣之後。乃令讒僞得行其志。聽幽州刺史東萊太守誣慢之言。猥興州兵。圖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原注。史記。燕昭王使樂毅伐齊。下齊七十餘城。昭王死。子燕惠王立。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西降趙。趙封樂毅于觀津。號曰望諸君。陳平耿況。亦睹時變。卒歸于漢。原注。漢書。項羽以陳平爲信武君。使平擊殷王。漢攻下殷。平懼誅。乃亡渡河。降漢王。漢王拜平爲都尉。後漢書。耿況爲朔調連率。子弇說況。斬王郎大將。及光武平邯鄲。光武加況大將軍。封興義侯。勳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不世遇。是以慺慺。懷慕自納。望遠視險。有如近易。誠願神武早定洪業。奮六師之威。收河洛之地。爲聖代宗。天下幸甚。賀等至成山。魏將田豫要擊。斬之。舒、綜雖

25 B

身至吳、曹叡恐遼東吏民爲淵所誤、公文下遼東、因赦之曰、告遼東元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遭遇亂階、因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羣凶、自擅江表、含垢藏疾、冀其可化、故割地王權、使南面稱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權親叉手北向稱籍、假人臣之寵、受封爵之榮、未有如權者也、狠子野心、告令難移、卒歸反覆、背恩叛主、滔天逆神、乃敢僭號、恃江湖險阻、王誅未加、比年以來、復遠遣兵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民恐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岸、貿易有無、既不疑拒、齎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好、十室之邑、猶有忠信、陷君于惡、春秋所書、今遼東元菟奉事國朝、紆青拖紫、以千百數、戴纓垂緌、成佩印綬、曾無匡正納善之言、龜玉毀櫝、虎兕出柙、是誰之過、昔狐突有言、父教子貳、何以事君、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乃阿順邪謀、脅從姦惑、豈獨父兄之教不詳、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芝艾俱焚、安能白別、且又此事較然易見、不及鑒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東君臣無怵惕之患、利則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貴、此爲厭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叛之名、蠻貊之長、猶知愛禮、以此事人、亦難爲顏、且又宿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覆衆成山、舒雖脫死、魂魄離身、何所逼迫、乃至于此、故遣郎中衛慎、邵瑁等且先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良、能效節立信、以輔時君、反邪就正、建立大功、福莫大焉、倘恐自嫌已爲惡逆染汚、不敢倡言、永懷伊戚、其諸與賊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孫權復遣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爲燕

王、加九錫、曰、故魏使持節車騎將軍遼東太守平樂侯、天地失序、皇極不建、元惡大憝、作害于民、海內分崩、羣生堙滅、雖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方今之日、亂有甚焉、朕受歷數、君臨萬國、夙夜戰戰、念在弭難、若涉淵水、罔知攸濟、是以把旄杖鉞、翦除凶虐、自東徂西、靡遑寧處、苟力所及、民無災害、雖賊虜遺種、未伏辜誅、猶繫囚枯木、待時而斃、惟將軍天姿特達、兼包文武、觀時睹變、審于去就、踰越險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計、爲天下先、元勳巨績、侔于古人、雖昔竇融背棄隴右、卒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復是過、欽嘉雅尚、朕實欣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以爵褒德、以祿報功、功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有夾輔之勞、太師有鷹揚之功、（原注．[illegible]時維鷹揚[illegible]）並啓土宇、兼受備物、今將軍規萬年之計、建百世之略、絕僭逆之虜、順天人之望、濟成洪業、功無與比、齊魯之事、奚足言哉、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封君爲燕王、使持節守太常張彌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元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錫冢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大將軍曲蓋麾幢督幽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綏一方、寧集四郡、訓及異俗、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元牡二駟、君務在勸農、嗇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正化以德、敬下以禮、敦義崇讓、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保邊遠、遠人迴面、莫不影附、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略、官方任賢、顯直錯枉、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或

馬盤旋、威震遐方、糾虔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于內、武信于外、禽討逆節、折衝掩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一、玈矢千、君忠勤有效、溫恭爲德、明允篤誠、感于朕心、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欽哉、敬茲訓典、寅亮天工、相我國家、永終爾休、淵復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斬送彌、晏等首、表叡曰、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甘言厚禮、以誘吳賊、幸賴天道福助大魏、使賊虜迷惑、違戾羣下、不從衆諫、承信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執、得如本志、雖憂罪釁、私懷幸甚、賊衆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僞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賀達、虞咨、領餘衆在船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衆多、見臣不便承受僞命、意有猜疑、懼其亂作、即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其吏從兵衆、皆面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徙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柳遠設賓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又驅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咨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其餘赴水沒溺者二百餘人、散走山谷者、悉皆禽獲、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珩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錫什物、及彌等僞節、印綬、首級、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慙爲賊權汚損所加、既行天誅、猶有餘忿、然亦足以摧狡虜之鋒、破矜夸之功、以昭示天下。（原注．魏略載淵表曰．[illegible]）

[illegible]使叡即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原注．[illegible]）使者至、淵設甲兵爲陣、出見使者、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原注．[illegible]）叡乃遣幽州刺史毌丘儉等齎書徵淵、淵遂發兵逆于遼隧、與儉等戰、儉等

不利而還。淵自立爲燕王。稱紹漢元年。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侵擾北方。復稱臣于吳。上表謝罪。求兵北伐。權復許之。又令官屬尚書自直于叡。指斥怨望。（原注：[illegible]）

（[illegible]）叡大怒。景初二年春。遣太尉司馬懿征淵。六月。軍至遼東。（原注：[illegible]）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懿軍至。令衍逆戰。懿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兵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爲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修櫓。爲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原注：[illegible]）壬午。淵衆潰。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

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淵兄晃爲恭任子。在洛。聞淵篡恭位。謂淵必叛。數表請討淵。叡以淵已立。因而撫之。及淵叛。繫晃。淵首到。晃與其子相對而哭。叡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廷尉高柔諫。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歲而滅。

議曰。瓚始從與義烈。亦燕趙之豪。及志盈意侈。賊殺州牧。大亂幽陵。一踣軍斃。宜哉。方中原多故。而度屈強海外。子孫得以跳踉翻覆。是以後亡也。

贊曰。恭祖有識。拒操推劉。瓚引皇緒。紹開東周。瓚挾勁氣。輒害宗子。百樓雖多。云胡不死。度割遼海。奕世翻覆。抗魏挑吳。終于赤族。

續後漢書卷第十一

列傳第八

漢臣

張燕　張繡　張魯 劉焉 劉璋　士燮

張燕。常山眞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爲羣盜。在山澤間。轉攻還眞定。衆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衆。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爲帥。俱攻癭陶。牛角爲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衆奉燕。曰必以燕爲帥。牛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悍捷速。故軍中號曰飛燕。時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抵根、白騎、張雷公、苦牛角、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謹案後漢書注引九州春秋。大計作大洪）司隸掾城。（謹案。九州春秋作掾哉。後漢書作掾城）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畦固、苦蝤之徒。並起山谷間。其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而燕善得士卒心。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谷賊多附之。部衆浸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奉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原注：九州春秋。張[illegible]遣使拜楊鳳爲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漢書注引九州春秋。以燕爲平難中郎將。今從之。）燕復漸寇河內。逼近京師。詔以太僕朱儁爲河內太守。將御之。及董卓遷天子于長安。天下兵起。燕遂以其衆與豪傑相結。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遣將杜長等助

瓚。與紹戰。爲紹所敗。又令于毒與魏郡兵共覆鄴城。殺太守栗成。衆數萬人。會鄴中聞紹至。皆遁去。紹遂討于毒斬之。入太行尋山北行。并斬左髭丈八、劉石、靑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羝根等。皆屠其屯壁。遂與燕戰于常山十餘日。燕兵傷敗。紹軍亦困弊。遂俱退。燕收合山谷餘賊。衆復盛。紹圍公孫瓚于易京。瓚窘逼。遣其子續求救于燕。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救之。未至。瓚已堅守自保。不復出。曹操遣曹仁擊斬眭固于射犬。燕黨遂疑矣。及操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平北將軍。率衆十餘萬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燕卒。子方嗣。方卒。子融嗣。燕曾孫林與晉趙王倫爲亂。不周歲爲尚書令衞將軍封郡公。尋爲倫所殺。

張繡武威祖厲人。（謹案。祖厲音租賴。縣名。見前漢地理志。）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遂亂涼州。金城麴勝襲殺祖厲長劉雋。繡爲縣吏。伺殺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爲邑中豪傑。董卓敗。濟與李傕等擊呂布。爲卓報仇。繡隨濟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宏農。士卒飢餓。南攻穰。爲流矢所中死。繡領其衆。屯宛。與劉表合。曹操軍淯水。繡擧衆降。操納濟妻。繡恨之。操聞其不悅。密欲殺繡。繡有所親胡車兒勇冠其軍。操壯之。手以金賜之。繡疑其圖己。掩襲操。操軍敗。殺操二子。（原注。吳書。繡降。用賈詡計。乞徙軍就高道。道由太祖屯中。繡又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太祖信繡。皆聽之。繡乃嚴兵入屯。掩太祖。太祖不備。故敗。）繡還保穰。劉表資給之。操比年攻之不克。操拒袁紹于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衆降。繡至。操執其手與歡宴。爲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從破袁譚于南皮。復增邑凡二千戶。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而繡特多。從征烏桓于柳城。未至。曹丕因會發怒曰。君殺吾兄。何忍持面視人邪。繡乃自殺。諡曰定侯。子泉嗣。坐與魏諷謀反誅。國除。

謹案。目錄此下有張魯傳。又附閻圃劉雄鳴二人。今止存劉雄鳴一篇。

劉雄鳴者。藍田人。少以采藥射獵爲業。居覆車山下。每晨夜出行雲霧中。識道不迷。時人因謂能雲霧。傕汜之亂。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屬州郡。表爲小將。馬超等反。不從。超破。詣曹操。操執其手謂之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卽卿也。乃厚禮之。拜爲將軍。遣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以反。諸亡命皆往依之。有衆數千人。據武關道口。操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南奔漢中。漢中破。窮無所之。乃復歸命。操捉其鬚曰。老賊眞得汝矣。復其官。徙勃海。時又有程銀、侯選。南入漢中。漢中破。詣操降。皆復官爵。（原注。陳志。公孫瓚。陶謙。張楊。公孫度。張燕。張繡。張魯共一傳。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凶。祇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于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魯。舍群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于彼爲愈焉。陶謙以死拒操。推位讓昭烈。志義盛矣。承祚乃以匹夫憂死譏之。非知之也。）

議曰。燕繡以劇盜。魯以妖賊。力屈而降。不廢遺民。有足嘉者。操得漢中。不從司馬懿策而遂取蜀。操豈昧事幾者哉。越重險而遏昭烈。未必得志。慮之熟矣。其後出斜谷。軍遮要。果以敗還。嗚呼。操能取天下而不能取漢中。殆天所以存漢。非人謀所及也。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魯國汶陽人。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爲日南太守。

燮少遊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以事免官。父賜喪闋後。擧茂才。除巫令。遷交阯太守。弟壹。初爲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爲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爲司徒。甚禮遇壹。董卓惡之。署教曰。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歷年不遷。會卓入關。壹乃亡歸。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䵋（原注。于鄙反。）領九眞太守。䵋弟武領南海太守。（謹案。南海與通志合。陳志作海南。誤。）燮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避難依之者以數百。耽玩春秋。爲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阯士府君。旣學問優博。又達于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羇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闋。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兼通尚書。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尙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鐘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香者常數十百人。妻妾乘輜軿。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佗不足踰也。（原注。葛洪神仙傳。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頭搖捎之。食頃。卽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侯官人也。）武先病沒。朱符死後。朝廷遣張津爲交州刺史。（原注。吳志。津字子雲。南陽人。）爲其將區景所殺。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朝廷聞張津死。賜燮璽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闚看南土。今以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後燮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巨與恭相失。擧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騭到。燮率兄弟奉承節度。而吳巨懷異志。騭斬之。權加燮爲左將軍。建安末年。燮遣子廞入質。權以爲武昌太守。燮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使遙東附。益嘉之。遷衞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琉璃、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爲書厚加寵賜以答慰之。燮在郡四十餘年。年九十卒。權以交阯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爲廣州。呂岱爲刺史。交阯以南爲交州。戴良爲刺史。又遣陳時代燮爲交阯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阯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阯桓鄰。燮擧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子發合族兵擊徽。徽閉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下。乃約和親。各罷兵。而權詔呂岱誅徽。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先移書交阯。告喩禍福。又遣匡見徽。說令服罪。雖失郡守。保無他憂。岱尋匡後至。徽兄祗、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迎。岱謝罪。岱前至郡。明旦。施帳幔。請徽兄弟以次入。賓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縛徽等出。皆伏誅。傳首詣武昌。壹、䵋、匡後出。權原其罪。及燮質子廞。皆免爲庶人。數歲。壹、䵋坐法誅。廞病卒。無子。妻寡居。詔在所月給俸米。賜錢四十萬。（原注。孫盛曰。夫柔遠

俗通・莫善于信・保大定功・莫善于義・故齊桓創基・樂毅于河會・晉文始霸・義顯于伐原・故能九合一匡・使主威盛・令聞長世・諸侯百王・呂尚輔友士匡・使通信賢獻・兄弟內親・推心委命・尚因滅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略・而呂氏之詐不延者也・陳志・劉繇・太史慈・士燮共一傳・評曰・劉繇漢末名行・舒尚臧否・垂于播揚之時・抽萬里之士・非其長也・太史慈倜儻奮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害・孟卿才玩宮寶而恃阻險使之然也・士燮子弟・皆漢室牧守・權道呂侯・防而滅之・則士氏忠於漢室而卒在權矣・承祚識之非也・

議曰、士燮昆季保完南服、當戰國折并、民不知兵、統內寧謐、不廢職貢、蔚然以著述自娛、有竇融之義、無尉佗之僭、賢矣哉、弈者先據邊角而逐利于腹心、大亂之際、九州之內、閱爲戰場、而遐外暇逸者、得以觀時變而待天下之定、理勢然也、燮宜有後者也、而呂侯徼功喜殺、使兄弟同穴而死、嗚呼、侯何殘忍之甚哉、

贊曰、赤符蘖獵、黃妖左道、氣竭力窮、屈膝于操、己方祛簒、謂人竊斧、非取漢室、孰爲此語、嶽海沈雄、蜿蜒清淑、威彥賢伯、載德南服、厥後宜昌、而并翦祝、吳祚能長、遜亦傾覆、

續後漢書卷第十二

列傳第九

漢臣

荀爽　黃琬　楊彪

謹案荀爽傳闕、

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也、少失父、早而辨慧、祖父瓊初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旁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爲司徒、轉太尉、原注・後漢書・瓊字世英・魏郡太守奇之子也・公車徵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順帝時・累上疏言得失・發憤有大臣風・遷尚書令・元嘉元年・拜司空・永興元年遷司徒・時太尉・相帝以瓊有師傅之恩・不阿梁氏・乃封都鄉侯・延熹七年薨・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原注・後漢書注・副本舊公府也・允發書視畢、徵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爲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原注・後漢書注・久、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爲之謠曰、欲得不能、原注・後漢書注・乃來反・光祿茂才、于是琬著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醉、河東朱山、濟郡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舊琬遂爲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中丞王暢侍御史刁韙、韙暢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琬韙俱禁錮、原注・蔚宗論曰・古者諸侯設賢士道・賢受上爵・弗賢既爵士・升之司馬・辨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故王者得其人・進士勸其行・經邦宏務・所由久矣・漢初紹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樸・有道・賢錯・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秩望雖裁・自是竊名踐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頗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因亦因漢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強名者屈其俎・算實者挺其效・故雄在尚書・天下喝喝・仰其風采・遂乃徧元延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殿・殷坦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答李固周舉之灌謨宏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仲翔・翟酺・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于茲盛焉・向使翦棄其高謀・輕場宜其智力・雖鯤鵬容其翼辭・畢楷棄其成式・則武宜之軌・豈其遲而・詩云・雖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及孝桓之時・祖德纘興・陳蕃楊璇・盧植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鍾繇張闓・朱穆劉陶・歲發匡時・郭有道樊英人倫・陳仲弓安道下邑・其餘宏達通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所道莫濟・文武陵墜・在朝者以正論獎戰・謝本者以蕭鍾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遒・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嗚呼・

韙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誅、韙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節、出爲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盤、家人莫見惰容焉、琬廢棄幾二十年、光和末、太尉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材、由是徵拜議郎、擢爲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爲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爲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爲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專政、以琬名臣、徵爲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原注・後漢書作下東都・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姦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于楚、屈瑕冒刃而前、原注・類序・白公勝將弒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勝拔劍而厲之于屈瑕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我・將殺子・屈瑕曰・諾・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入其劍焉・崔杼弒君于齊、晏嬰不懼其盟、原注・左氏傳・崔杼弒莊公立景公而相之・陰謀殺晏子・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與崔慶者・天子殺之・有如上帝・乃歃・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與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議曰、爽以一龍獨出儒學、行義昭焉、與郭泰陳寔相高、若知不可爲、終于不屈、則軼太丘之右矣、不能遁卓逆命而自逸焉、鑒鑑黃髮、此賴晛曰、遽登三事、公袞之褧、不若柴車之澤也、就能圖卓以振國命、則亦枉尋直尺矣、議者謂荀公急急自勵、滿跡以匡時、跡既滿矣、時其可匡乎、委身其門、而欲圖之、仁者不爲、不知其時、僥倖而出、智者不爲、力不能拒、強勉從之、勇者不爲、達德皆遠、爽失正矣、此反經合道爲權之說、所以誤天下後世也、黃琬以識量登朝、疑然鼎輔、克壯其猷、誅除元惡、以死報國、不負漢矣、

楊彪、宏農華陰人、高祖功臣亦泉侯喜之後也、太尉震生乘、乘生賜、皆以儒學爲三公、德望重天下、彪司空賜之子也、曹丕篡代、欲以彪爲太尉、彪辭曰、昔爲漢朝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復爲魏臣、于國之選、亦不爲榮也、丕乃止、及公卿朝朔旦引彪待以客禮、賜延年杖、憑几、使著布單衣皮弁以見、拜光

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見位次三公，又令門施行馬置虎賁以優崇之。年八十四而薨。謹案：楊彪傳見後漢書，其隱遜和，爲曹操所因，皆傳中大事，此皆不載，疑爲後人與者所節錄。

議曰：楊氏世濟忠貞，累葉公輔，大臣鉅室，朝廷倚賴，不幸主幼時屯，頗沛流離，間關險阻，跋涉勤勞，可謂共矣。天子已入操手，大事已去，不能閒居衛國，猶以元老自處，一旦幾爲操所殺，而竟殺其子，折辱之餘，靦面偷生，視漢三公，而受丕僞拜，賢大夫也，欠漢家一死耳。

贊曰：鉅臣宗儒，四楊八荀，黃髮兩翁，終以失身，琬克徇義，不愧于天，珪璋無玷，生死兩全。

皇綱皆如二子，漢室豈遽亡哉。范書以爲岐著孟子章句，孟軻述仲尼之意，著書七篇，孝文時雖置博士，而大義不明，至岐于複壁中爲注，章別爲旨，甚得柢要，學者至今宗之。嗚呼，可不謂尚志之士哉。

贊曰：中郎儒將，仗鉞討賊，躬蹈白刃，扞難犯難，允矣邠卿，屯難嶢，播宣王靈，扶危拄傾，集義發氣，皆爲大勇，髫齔孟軻，不啻賈董。

續後漢書卷第十三

列傳第十

漢臣

盧植　趙岐孫賓碩

謹案：此卷傳文全闕，惟存議贊。

議曰：東漢儒業之盛，幾于三代，而王室賴之，安順而下，漢政始紊，時則有袁安、楊震、沖質而下，漢遂衰矣。時則有李固、杜喬，至乎桓靈，王室若綴旒，然時則有盧植、趙岐，二子歿而漢室僨矣。植挾幽朔之氣，高壯質烈，力與寇角，以衛君存國爲己任，有直勇矣。昭烈以門生奮起，豈非義慨所激，問學之淵有所自邪。范蔚宗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忠良之節，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蠭蠆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荊諸未有不尤豫奪常者。當植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起戕折，豈先計哉。君子之于忠義，蓋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也。岐間關險阻，備抑愈厲，及使節奉使，而豪傑弭耳聽命，會兵奉迎，疾故之以稽脫事幾，豈非天哉。區區兩適，依國荆楚，齎志以歿，亦云忠矣。嗚呼，植岐皆以大儒之資，挺身不撓，扶治王室，鯁拉虎口，嚇其兇鋒，使盼瞠而不敢害，且知畏敬焉。鬱令一時風節之士不衄于黨禍，宏毅抗矯，維持

續後漢書卷第十四

列傳第十一

漢臣

徐璆　馬日磾　陳登　太史慈　許劭　徐庶石韜孟建

謹案：徐璆傳闕。

馬日磾字翁叔，扶風茂陵人，南郡太守融之族子也。少傳融業，以才學徵，累遷諫議大夫，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拜太尉。獻帝即位，拜太傅。錄尚書事，初平三年，詔遣日磾與太僕趙岐持節奉使，柙慰關東，俱至袁術許，岐守志不撓，術憚之，岐往河北，日磾獨留，數有求于術，術輕侮之，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條軍中十餘人促使辟之。謹案：陳志，袁術傳，注作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誤也。日磾謂術曰，卿先代諸公辟士云何，而至促之。謹案：志注作徇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來去，而術不遣，又欲逼爲軍師，日磾深自愧恨，嘔血而斃。術始遣其喪還朝廷，議欲加禮，少府孔融獨議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旄節之使，銜命直指，軍輒東夏，而曲媚姦臣，爲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附下罔上，姦以事君，昔國佐當管軍而不撓，原注：公羊傳曰，無之威，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鄧克曰，與我紀侯之璧，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其畝，則是十弊也，不可，遂戰，二戰而不勝，而再戰，

再戰而不勝。請三戰。三戰而不勝。則齊國雖子之有也。何必藉國叔子為寶。揖而去之。宜傚臨白刃而正色。原注。左氏傳。白公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為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原注。公羊傳。叔孫得臣卒。何休注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弒君。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也。公子遂。即襄仲也。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原注。左氏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杜預注曰。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為其弒君故也。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

議曰。二帝三王。以道為統。以心為傳。而不以物。自秦得楚卞氏玉。原注。韓非子。楚人卞和得玉璞楚山中。獻之厲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武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抱璞哭于楚山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使人問曰。天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琢為皇帝璽。丞相斯篆其文。秦亡而傳之漢。謂之傳國璽。以璽之所歸。為天命之所在。莫不睚眦奪攘。而道統心傳。曾不復知。嗚呼。甚哉。後世之惑也。董卓之亂。孫堅得之。堅死而入于袁術。術遂自以為有天命。且應當塗高之讖。侈然稱帝而不疑。璽誤之也。徐璆脫術之厄。復獻之朝。當時皆謂漢家神璽在天。護持國寶。而復得之。祚命未可量也。未幾而操丕父子。遂盜鼎命。而璽入于魏。魏自以為得天統矣。而昭烈嗣漢于蜀。則帝王統紀。仍在于道與心。果不在夫璽也。璆拳拳有守。志不可奪。完節歸漢。卒不污賊。要其義概。雖寄以天下可也。日磾漢室大臣。為術所留。失節以死。視璆為有愧矣。

陳登字元龍。下邳淮浦人也。伯祖父球。歷位九卿。甚著風節。父珪。沛相。原注。後漢書。球字伯真。靈帝時為永樂少府。為曹節所譖。下獄死。子瑀。吳郡太守。瑀兄子珪。字漢瑜。濟北相。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慨然以康濟為己任。雅有文學。舊典章籍。莫不貫綜。年二十五。舉孝廉。為東陽長。養耆育孤。視民如傷。時歲荒民飢。州牧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秔稻豐積。謙卒。登與別駕麋竺率州人迎昭烈領徐州。及呂布攻昭烈。據州。因從布。初登父珪欲遣登詣曹操自結。不許。及朝廷使至。加布封爵。布乃令登奉章詣許謝恩。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義。輕于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偽。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為卿所賣爾。卿為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為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登至廣陵。治射陽。明審賞罰。宣布威信。海賊薛州以萬戶歸命。未及期年。政化大行。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操到下邳。登率郡兵為先驅。時登諸弟在城中。布質執以求和。登意不回。進圍日急。布刺姦張宏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誅。登以功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間心。于是有吞滅江南之志。辟東陽陳矯為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

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初孫策領會稽太守。詔與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呂布協規討袁術。時瑀屯海西。行到錢塘。陰圖襲策。遣都尉萬演等持印綬授丹陽宣城諸縣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為內應。策覺之。攻瑀于海西。大破之。獲其吏士妻子。瑀單騎走冀州。歸袁紹。登。瑀之從兄子也。策西擊黃祖。登復遣間使齎印綬誘嚴白虎等餘黨。圖策以報瑀仇。策還。乘曹袁相拒于官渡。欲襲許迎天子。恐登復援于內。故先擊登。至丹徒。為許貢客所殺。孫權統業。原注。孫權。魏志呂布傳注。作孫策。誤。遣兵圍登於匡琦。旌甲覆水。群下咸以權眾十倍于郡兵。懼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既無所獲。復不能陸處。必亡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滅群狄。吾既不能遏除凶慝。又可逃寇耶。吾當竭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矣。乃閉門示弱。將士銜聲。寂若無人。權兵疑擾。不敢進。登望之曰。可擊矣。遂開門突出。直指其營。縱兵攻之。權兵大敗。棄船奔散。權不勝憤。復大興師。乘眾來攻。登使陳矯求救于曹操。密去城十里。夜廣張火。若大軍到。因多鼓鈞。聲譟以攻之。權兵驚潰。既而矯以數兵至。登復鼓譟攻權。權敗走。追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權遂退。徙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隨登。老弱襁負而追之。登諭令還曰。太守在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君何患無令君乎。未幾卒。年三十九。登屢言于操。當亟圖孫氏。為陳計策。操不能用。其後權遂跨有江外。操每臨江而歎。恨不早用登計。曹丕篡代。以登子肅為郎中。後許汜與昭烈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昭烈共論天下士。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昭烈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為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昭烈問汜。君言豪。寧有事耶。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又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昭烈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于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昭烈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于古爾。造次難得比也。

經案。陳登傳纖闕。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至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使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耶。取來視之。殊不知其東萊人也。為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敗之。吏踊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為吉凶禍福等爾。吾不獨受此罪。豈若嘿然俱出亡。何為俱就刑辟。吏言君為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為。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爾。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故。不復見理。州受其

短，由是知名，而爲州家所疾，恐受禍，乃遁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幷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贈恤殷勤，過于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竟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而圍日偪，時昭烈爲平原相，融欲告急，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于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于是嚴行辦食，須明便帶鞬櫜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至城下壍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畢，徑入門。明晨復出，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日復出，無復起者。于是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昭烈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刃突重圍，萬死中，自託于君。惟君所以存之。昭烈斂容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卽遣精兵三千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既得濟，益奇貴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度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爲大將。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臨案：陳志作二騎卒。遼志作一，與此同。）遇策于神亭。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鬬，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驟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于是解散。慈乃與繇俱奔豫章，而遁于蕪湖，亡入山中，稱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爲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執。策卽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盡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昔爲太守，劫州章，赴孔文舉，詣劉元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爾射鈎斬袂，古人不嫌。（原注：史記齊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傒先殘，管小白子糾，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入立，使管仲爲大夫，任以國政。左氏傳：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蒲人踰垣而走，披斬其袂，遂出奔翟，及重耳立，披請見，乃見之。）孤是卿知己，勿疑不如意也。卽署門下督，出教曰：誰欲攖鋒先階尺木者也。（原注：吳歷云：慈于神亭戰敗，爲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卽解縛請見，咨問進取之術，慈荅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于蹈武，今策決疑于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垂新破，士卒離心，若猶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宜恩安撫，恩不合算，策長跪荅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當君來迎，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誓爲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賓客，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席與參論諸軍事，遣松之曰：吳歷云，慈于神亭戰敗，爲策所得，與本傳大異，疑爲謬說。）會劉繇卒于豫章，士衆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爲主，歆以爲因時擅命，非人臣所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其衆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之，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爲袁氏攻廬江，其意頗猥，理恕不足，何者？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袁氏，公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于公路以求之乎？再往纔得千餘人耳，其後不遵臣節，（臨案：陳志作不從，遼志作不遵。）作邪僭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吾交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今劉牧喪亡，與此合。）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辨也。其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依隨之否，卿往視之，幷宣孤意。于其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幷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廬陵鄱陽人民親附之否，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當盡死以報德。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往還也。左右皆曰：慈未可信，慈與華子魚州里，必留爲籌策，或西託黃祖，假路北還。策曰：孤斷之詳矣。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子義會我，當復誰從，餞送閶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果如期而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僮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爲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已別立郡，須朝廷遣真太守來，當迎之爾。子魚不但不能諧廬陵鄱陽，近自海昏有上繚壁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于郡，爾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得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乃有兼并之志。頃之遂定豫章，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爲寇于艾西安諸縣，策于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爲建昌都尉，治海昏，幷督諸將拒磐。磐絕跡不復爲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猿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賊于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曹操聞其名，遣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慈不答，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臨終歎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升天子之階，今志不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子亨，字元復，仕吳歷尚書、越騎校尉、吳郡太守。

議曰：慈篤于信義，以氣相許，穿徹勁挺，克復其言，亦田疇、崔流也。終委身孫氏，受其驅策，以不能爲王爪士，咄嗟自恨，銜憤以死，其志可哀已。（臨案：太史慈輔孫策，雖其事權日淺，實爲吳臣，陳志列于吳書是矣，此因其臨沒之言，引爲漢臣，未免偏執。）

謹案：目錄此下有許劭傳，今闕，止存議。

議曰：處士盡矣，漢已亡矣，劭猶硜硜以吻頰爲能，揭揭焉爲月旦評，奔走奪命，幸而獲免，豈尙德之士哉。漢之盛也，公卿恥言人過，漢之衰也，士以口舌競爲人日，觀治體者可以爲戒矣。

謹案：目錄此下有徐庶傳，今闕，議亦闕，又通卷闕贊。

續後漢書卷第十五

列傳第十二

漢臣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司隸校尉豐之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貧術署亮從父元爲豫章太守。元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朝廷更選朱皓代元。元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原注。獻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元爲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聞周術死。遣朱皓代元。皓從揚州刺史劉繇求兵擊元。元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元。送首詣繇。此書所云。與本傳不同。元卒。亮居襄陽隆中。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原注。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梁甫吟曰。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或謂歎曹操之殺孔融。雖未必然。要亦有所爲也。按。蓋建安十二年昭烈始見孔明。十三年曹操殺孔融。則此吟之意。固不在融也。通儒漢學名士往往失身于人。爲曹操臣妾騏驥魚肉。卒之風節委地。而漢遂亡。所以高臥而不起也。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原注。崔氏譜。州平。太尉烈子。均之弟也。魏略曰。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于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志。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松之曰。魏略此言。謂諸葛亮爲公威計者可也。若謂兼爲己言。可謂未達其心矣。老氏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賢達之流。固必兼而有焉。以諸葛亮之鑒識。豈不能自審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既已定于其始矣。若使游

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質魏氏。展其器能。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況于餘哉。苟不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爲己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鵷鶵已翔于寥廓。而羅者猶視于藪澤者矣。公威名建。在魏亦貴達。忠武侯傳。沔南黃承彥。高爽開列。謂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爲之諺曰。莫學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謹案。傳內引張栻胡寅二書皆註。與書體例不符。疑修永樂大典者所增。然考此二書在郝書之前。或係原本所有。亦未可定。姑仍之。時天下大亂。豪傑割據方州。辟用知名士。亮深自晦匿。不求聞達。昭烈在荊州。訪士于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昭烈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徽清雅有知人鑒。同縣龐德公。隱德不仕。有重名。徽兄事之。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從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惟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嘗謂亮爲臥龍。統爲鳳雛。徽爲水鏡。故徽與昭烈語稱之。徐庶見昭烈于新野。昭烈器之。庶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昭烈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于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雒。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昭烈曰。善。于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昭烈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原注。魏略曰。劉備屯于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衆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毦。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邪。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毦而答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衆遂彊。備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松之以爲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爲可怪。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于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劉表卒。琮聞曹操來征。遣使請降。昭烈在樊聞之。率衆南行。原注。張栻武侯傳云。明年。表卒。琮立。會曹操南征。琮遣使請降。而不以告。操兵至宛。左將軍始聞之。亮說左將軍曰。攻琮荊州可有也。左將軍不忍。乃引去。荊人多歸之。衆至十餘萬。操引精騎追。及于長坂。左將軍棄妻子。與亮等數十騎走至夏口。亮從之。操追及昭烈。昭烈棄輜重奔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于孫將軍。時權擁兵在柴桑。觀望成敗。原注。胡寅[illegible]曰。權宿仰先主大名。又觀亮[illegible]。正欲庇之。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

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盍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爾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于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將水軍三萬隨亮詣昭烈并力拒操（原注．袁子曰．張子布薦亮于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裴松之曰．袁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爲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以分．誰能間之．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己．豈其然哉．關羽爲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謂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背本．曾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乎．）大敗操于赤壁操引軍遁歸昭烈遂收江南諸郡以亮爲軍師中郎將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原注．零陵先賢傳．亮時住臨烝．）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昭烈使擊張魯昭烈留亮與關羽鎮荊州由江州赴成都北討張魯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

江分定郡縣與昭烈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原注．張栻忠武侯傳云．于是舉用賢才．凡劉璋所嘗授任．及其婚姻與所排擯忌恨．悉別其器能．處以顯任．有志之士．無不競勸．胡寅讚然歎．建安十六年．先主攻益州．亮與關羽留鎮荊州．居無何．亮率張飛趙雲等泝江而上．分定州郡．會圍成都．劉璋率降．宜城馬良致書于亮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于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于聽．世服于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于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昭烈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亮刑法峻急上下震恐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民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宏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此之由今吾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于斯而著二十四年曹操來爭漢中昭烈拒御之亮以高祖以漢王王漢中出定三秦遂有天下乃率羣下上昭烈爲漢中王二十五年獻帝廢降曹丕篡代羣下勸昭烈正位號昭烈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爾昭烈于是即皇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天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

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原注．張栻忠武侯傳．于是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置百官．是歲．先主帥衆伐吳．以報關羽之敗．兵敗．還永安．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原注．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滎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于時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沖以爲亮權智英略．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于世者．寶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沖之言．臣松之以爲亮之異美．誠所願聞．然沖之所說．實皆可疑．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云云．亮答云云．臣松之曰．案法正在劉主前死．今稱法正諫．則劉主在也．諸葛職爲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又未領益州．慶賞刑政．不出于己．尋沖所述亮答．專自有其能．有違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又云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剝爲稱．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姦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臣松之以爲．凡爲刺客．皆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鑒．而惑于此客．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又語諸葛云．足以助君補益．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儔．鮮有爲人作刺客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應顯達爲魏．竟是誰乎．何其寂滅而無聞．[illegible]）章武三年昭烈于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託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當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原注．蜀志曰．先主又爲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孫盛曰．夫杖道扶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弈者舉棋不定．猶不勝其偶．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可以摧服強鄰．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誠．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啟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幸值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略．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釁．謂之爲權．不亦惑哉．昭烈與亮君臣之間．推誠相與．…伊尹．武王之于周公．不是過也．）昭烈崩亮以喪還成都末帝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無巨細咸決于亮亮乃約官職修法制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幼宰之十反元直之殷勤有忠于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崔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于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于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陋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原注．張栻忠武侯傳．幼宰名和．與亮同署左將軍府事．偉度．亮主簿胡濟也．自昭烈駐永安．吳人懼有後圖．從衆請和．會昭烈崩．亮方慮孫權聞之．或有異計．鄧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即使君也．[illegible]．皆行義者．一時名士．…向使天下未定．…不宜多殺…）夏牂牁太守朱褒據郡反（原注．魏氏春秋．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褒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于越巂．欲以安之．臣松之以爲．…安有斯害．殺不辜以悅姦慝．…）先是益州大姓雍闓反殺太守正昂又執太守張裔與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闓使孟獲誘扇諸夷牂牁太守朱褒越巂夷王高定胥叛應闓亮以新遭大喪故未即加兵（原注．初．使大夫鄧芝使吳．…宜遣人重申吳好．…亮答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即使君也．…[illegible]…）

言[illegible]魏室・稍留久之・故務農植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魏華歆、王朗、陳羣、許芝、諸葛璋。各以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烹夷。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邪。原注・漢書・陳崇為大司徒司直・與張竦相善・竦為崇草奏・稱莽功德・崇奏之・昔世祖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強旅四十餘萬于昆陽。原注・後漢書・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到潁川・與嚴尤陳茂合圍昆陽・光武將數千兵・與俱進・尋邑陣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王邑・嚴尤・陳茂輕騎逃去・莽兵大潰・夫據道討淫。不在眾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于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遂喪漢中。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反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徒喪文藻。煩勞翰墨。大人君子所不為也。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眾。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于是遣使聘吳。因結和親。相與據魏。三年春。亮率眾南征。原注・志注曰・詔賜亮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事在亮集・參軍馬謖送之。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爾。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又且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秋七月。亮至南中。所在克捷。由越嶲入。斬雍闓及高定。使庲原注・力才反・降督益州李恢

由益州入。門下督巴西馬忠由牂牁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孟獲收闓餘眾以拒亮。獲素為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祇如此。即定易勝爾。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亮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皆平。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爾。于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原注・張試忠武侯傳・十二月・亮還至成都・治戎講武・以俟大舉・方是時・田疇辟・倉廩實・法度・文・軍旅整理・工械技巧・物究其極・寬不容姦・人懷自厲・強不侵弱・朝會不譁・道不拾遺・亦無醉人・其餘力所及・官府次舍・橋梁道路・無不繕理・五年三月・亮統諸軍將北駐漢中・帝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窮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燃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眾・董督元戎・龔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眾・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于東城・宗族焚如・為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效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

・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旍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枝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于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沈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誅其元惡・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亮命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illegible]・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于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illegible]・此卒・長水校尉廖立・[illegible]亮舉師・對蔣琬等以為不然・且誹謗先帝・疵毀眾臣・亮數以為亂政・廢為庶民・徙汶山・[illegible]・以帝室于春秋・忠邪難辨・深懷根本之計・四年春。亮將出軍漢中。前將軍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統屬于嚴。五年春三月。亮遂討魏。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原注・文選無殊字・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原注・文選注・宮中禁中・府中・大將軍幕府也・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原注・楚國先賢傳・郭攸之・南陽人也・以器業知名・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原注・文選有也字・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穆。優劣得所。原注・文選有也字・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原注・文選作士・此後漢所以傾

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原注・文選有也字・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原注・裴松之曰・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年時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原注・文選無之慢以彰其五字・注云・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今此無上六字・陛下亦宜自謀。原注・文選謀作課・注引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原注・文選零作泣・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北陽平石馬。原注・郭沖三事曰・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眾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埽地卻洒・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為恨・難曰・案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尚為荊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真死後・始與亮于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于陽平交兵事・就如沖言・宣帝既舉二十萬眾・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己才用之不盡也

怯。蓋已才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爲萬人別統。豈得如沖言。輒使將重兵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且沖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毀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沖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張栻忠武侯傳。使子喬帥諸將子弟轉運于谷中。孟達既北赴魏。有李鴻者降蜀。[illegible]者。達曰。諸葛公見顧有本末。必不爾。亮復以書誘之。達遂欲舉新城歸蜀。[illegible]覺。引兵誅達。六年正月。亮在漢中。欲出攻魏。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無謀。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illegible]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也。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使將軍趙雲鄧芝爲疑兵。據箕谷。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軍郿。亮身率大衆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illegible]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illegible]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及攻南方。謖爲亮畫攻心爲上。卒如其計。亮以爲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而亮違衆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亮爲之流涕。[illegible]亮屯去謖數里。[illegible]雖漢中問亮。天下未定。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亮又誅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是時趙雲鄧芝亦敗于箕谷。不至重傷。[illegible]王平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

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爲疑軍，據箕谷。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人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略無備預，卒聞亮出，上下震恐，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皆應亮，關中響震。曹叡西鎮長安，遣張郃督步騎五萬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敗。而趙雲、鄧芝兵亦敗于箕谷。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蜀人或以此賀亮，亮愀然曰：普天之下，莫非漢人。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墜于塗炭，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愧乎。原注。郭沖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民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爲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裴松之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于此。衆人方知也。且于時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衆。三郡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于魏何損。拔西縣千家。不補街亭所喪。以何爲功。而蜀人相賀乎。

之。或人之冀。亮已拒世則之雖未嘗也。乃戮馬謖以謝衆。原注。習鑿齒云。下馬謖于獄。[illegible]赦孟明。[illegible]天下未定。不宜戮計謀之士。[illegible]以失律上疏請加貶責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于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賊，而不能破賊，乃爲賊所破，此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于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于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也。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于境內，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原注。張栻忠武侯傳。亮之出祁山。天水功曹姜維降。亮以其[illegible]軍事。令存恤室。時爲倉曹掾。典軍事。平三郡有功。封亭侯。十一月，亮聞吳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爲疑，亮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勿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

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然困于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偪于黎陽，幾敗伯山，謹案。通志及監本蜀志俱作伯山。與此合。今作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謹案。趙雲卒于建興七年。與此傳不合。此表蜀志正文不載。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謹案。今本注作而不及今圖之。與此合。通志作乘虛。毛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當此之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原注。裴松之曰。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亮乃引兵復出散關，圍陳倉，魏曹真拒之，糧盡而還。魏將王雙追之，亮擊斬雙。七年，亮遣陳戒謹案。陳戒。蜀志作陳式。與通志合。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戒，亮自出至建威，淮退走，遂平二郡。原注。胡寅讀史管見云。八年使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郭淮及費瑤于陽谿。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

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夏，孫權稱帝，遣使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謂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原注。事見北狄匈奴傳。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謹案。今本蜀志作非匹夫之爲分者也。毛本比作也。皆與此合。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謹案。今本蜀志作上道。毛本作上岸。與此合。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于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于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使于吳，賀稱尊號，權與震約中分天下。冬十二月，亮徙府營于南山下原上，築漢城于沔陽，樂城于成固。八年秋，魏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谷，曹真由斜谷寇漢中，亮次于成固赤坂以待之。召李嚴將二萬人赴漢中。會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

絕。魏延破郭淮于陽谿。曹叡詔眞等還。九年春二月。亮復伐魏。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更名平。亮率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來詣。故北地石城皆應。曹叡遣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拒亮。救祁山。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等於上邽。懿令郭淮費曜邀亮。亮擊破之。因大芟其麥。夏五月辛巳。懿自逆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擊之。魏兵大敗。獲甲首三千人。元鎧五千。角弩三千。懿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懿遣張郃追之。進至木門。亮逆與郃戰。乘高布伏。弓弩亂發。射死郃。初亮在祁山。更下者十二。在者八萬。魏兵始至。番兵適交。將佐咸以賊衆強盛。宜權停下兵。張助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原注。左氏傳。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更者謹案。陳志注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遣令去。于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及戰皆拔刃爭先。莫不一當百。故破司馬懿。殺張郃。威聲大振。出師以來。未之有也。原注。郭沖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云云。殺張郃。卻宣王。一戰大克。此信之由也。裴松之難曰。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長安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隴。隴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劍閣。亮既在戰場。本無久住之規。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齒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並不載沖言。知其乖剌多矣。世期謂無徑向劍閣之理是也。更兵番下。而亮不失信。禦衆之道也。故衆為盡其死力。而亦以為不然。非也。亮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後主督運。反覆稽譔。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原注。張栻忠武侯傳。八月。廢中都護李平。徙梓潼郡。方亮在祁山。平掌運事。值天霖雨。糧道不繼。平遣參軍喚亮來還。亮承以退。平聞軍退。乃更陽驚曰。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表後主曰。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頓首謝罪。於是亮表平罪惡曰。今寇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包含。以危大業。遂廢徙。平子豐時為亮參軍。亮與書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推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若都護思負一意。君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初平嘗與亮書。勸受九錫。亮報之曰。吾本東方下士。誤用于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豈其義乎。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可也。

十年。亮休兵于黃沙。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三年而後用之。十二年春二月。亮復伐魏。悉衆十萬。出斜谷。遣使約吳同時大舉。至郿。軍于渭南。據武功五丈原。魏司馬懿拒之。原注。語林曰。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涖事。使人視武侯。素輿葛巾。持白羽扇。指揮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王聞而歎曰。可謂名士。亮每患糧餉不繼。使己志不信。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夏五月。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曹叡親率諸軍拒權。亮數挑戰。懿不敢出。相守百餘日。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曹叡使辛毗仗節為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固無戰志。閉壘以老我師。其表請戰。示武于其衆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支吾。謹案。支吾。陳志注作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亮使至懿軍。懿第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語其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秋八月。亮疾病。末帝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國家大計。亮皆奏答。遂密授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身沒之後退軍節度。其夕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流西南。投亮營。三投再返。往大還小。俄而亮薨。時年五十四。原注。魏書。亮糧盡勢窮。憂恚歐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漢晉春秋。亮卒于郭氏塢。裴松之曰。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

未可測。而云嘔血。蓋因亮自亡而自夸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為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為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張栻忠武侯傳。會秋。亮有疾。日任。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時帝亦遣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別去數日。復還。亮曰。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復請。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費禕也。初琬為廣都長。昭烈嘗至廣都。琬衆事不治。且復沈醉。昭烈大怒。將加戮。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加察之。昭烈乃解。禕為黃門侍郎。亮南征還。羣僚迎謁于數十里外。年位多在禕右者。而亮特命禕同載。衆皆易觀。至是又與稱之。禕相權攝政事。若稱贊相云。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偪。于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謹案。水經注曰。諸葛亮死。遺令葬于其山。因即地勢。不起墳壟。惟深松茂柏。攢蔚川阜。莫知墓塋所在。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睿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于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為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帝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于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薨。如其所言。初長水校尉廖立有罪。亮廢為民。徙汶山。及亮薨。立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其用法公恕服人如此。原注。張栻忠武侯傳。亮駕馭諸將。盡其能。昭烈嘗命黃忠為後將軍。亮曰。忠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今遽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羽遙聞之。恐必不悅。昭烈不聽。頃之。策羽為前將軍。羽果大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費詩說之。始拜命。魏延楊儀皆小人之雄者。且不相睦。然延驍勇善養士。儀有幹用。亮使儀密勢劇。延督論削。皆受命削辭。不致辭雄。及亮沒。乃舉兵相鬪以死。且亮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也。子瞻嗣爵。弟均官至長水校尉。瞻有傳。亮初亡。蜀人

所在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于私門。廟象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崇德念功。追述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廟于沔陽。使所親屬以時祭享。凡其故吏欲奉祠者。皆令致祠。斷其私祀。以崇正禮。帝從之。原注。何承天曰。周禮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故後代遵之。以元勳配享。亮等曾不是式。後主又從之。非禮也。景耀六年。詔為亮立廟沔陽。謹案。水經注曰。定軍山東名高平。是亮宿營處。有亮廟。其秋。鍾會至漢川。祭于廟。令軍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標度奇雅。推誠任公。不為譎計以規近利。深明治體。克勤小物。節用務本。治實而不治名。甄拔才幹。核真課效。盡其器使。科教嚴明。賞罰必信。是以吏不容姦。人懷自厲。朝會不譁。路無醉人。風化肅然。其治兵統武。一用節制。出入如賓。行不為寇。芻蕘不獵。如在國中。戎律整治。號令精明。是以士卒用命。赴死如歸。其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故易動。堅重故不可犯。是以其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衆雖數萬。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所至營壘、井竈、溷藩、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受六

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人不疑，法嚴而民悅服，用民盡其死力而不怨，沒之日，西土之人，甚于周人之思召伯，至于敵國外夷，無不歎惜者。原注：[illegible]

[illegible]

亮佐二主，自克成都，及薨，凡二十年，雖赦，有言亮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原注：[illegible] 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于治哉。其戒子瞻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其自頌曰：吾心如稱，不能爲人作輕重。是皆三代儒者正心修身之學，秦漢而下，未之有也。原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亮有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原注：[illegible] 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其言教書疏及所制作，皆附平侯相陳壽表爲諸葛氏集。又[illegible] 上之。凡二十四篇：開府作牧第一、權制第二、南征第三、北出第四、計算第五、訓厲第六、綜覈上第七、綜覈下第八、雜言上第九、雜言下第十、貴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傳運第十三、與孫權書第十四、與諸葛瑾書第十五、與孟達書第十六、廢李平第十七、法檢上第十八、法檢下第十九、科令上第二十、科令下第二十一、軍令上第二十二、軍令中第二十三、軍令下第二十四，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後亡其書。原注：[illegible]

議曰：舜五臣以還，暨商周之伊呂周召，皆以道佐主而平天下。及齊管氏首霸術，而周不復王。漢興，子房爲宗，幽縱秦項，借復仇之義，蓋公言仁義，講討賊，幾于湯武之際，乃皆假之不久而遽歸，一用陰謀詭

計。雜而不純。漢四百餘年而有蕭曹亮。有伊尹之志。呂望之略。周公之才。出處不苟。恢廓正大。篤于道義。慨然委質昭烈。興復漢室。及受遺託。益加之共。出師討賊。忠順勤勞。繼之以死。亦聖之任也。天假之年。蓋除兇孽。祀漢配天。制禮作樂。黜二京之雜霸。純于王道。可與殷周比隆。勢已定勝。而奪去之。遽。惜哉。陳壽謂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于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蓋見而知之。故得其實。其謂管仲之亞匹。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孔明伊呂之儔。而自比管樂。誰抑之辭也。彼壽何人。敢爲譬許若是哉。宋朱熹有言。亮才高而時不與。志大而實不足。功烈未就。而道德有餘。土地褊小。而規模宏遠。三代而下。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可謂知亮矣。

贊曰。命世異人。架天高棟。龍盤初九。泰山不動。曾孫有道。日角英采。載瞻中林。輾然而改。握乾轉坤。興王開國。雷厲風發。謀仇討賊。法立民信。政嚴人愛。推誠示公。復見三代。出師臨關。雞鳴渭濱。定勝問敵。大義益信。隕星告終。天不祚漢。嗚呼奇才。千古興歎。

原注。易記曰。晉水興中。編南將軍劉宏至陽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闕。命太傅長使賀李興爲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虎兕皆之遠光。登隆山以遠望。感諸葛之故鄉。並神物應感。大德無方。通人開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興歌。管仲遇子受命。負經濟以同歸。異徐生之揣寶。釋臥龍于深淵。而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謀之功。一何微妙。于并齊桓。又何過焉。黃在蒼天。有名無迹。執若吾儕。良謀妙畫。誠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敏。寬厚反坫。樂毅不絕。賓比于鄒。明哲守沖。臨終受寄。讓無許由。晉成澄事。長言不流。荊中子歸。教美于巷。蜀民知矜。河渭安堵。國阜則伊。宰比管晏。豈徒聖宜。慷慨屬歎。昔賈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徙無規廓。日昏月蹟。時殘其夕。誰能不祝。貴有遺格。惟子之助。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懷天將厲。聖祖寄矣。既授卓矣。凡若吾子。誰可究已。嗟昔之秉。厲風雅逸。今我之墨。慨爾故壘。漢高問魂。子豐沛。太公五世。亦反周。想魏魏以彷彿。萬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纖悔。王隱晉書云。李興。密之子。一名安。

續後漢書卷第十六

列傳第十三

漢臣

關羽　張飛　趙雲　龐統　黃忠　馬超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昭烈于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昭烈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昭烈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昭烈周旋。不避艱險。

原注。蜀記。曹公與劉備圍呂布于下邳。關羽降公。布使臧宣絳行來救。乞要其妻。公許之。陳破。又表賞于公。公疑其有異色。先遣還。羽自留之。羽心不自安。也。與魏氏春秋所載異也。

昭烈襲殺徐州刺史車冑。使羽守下邳行太守事。

原注。魏書云。以羽領徐州。

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操攻昭烈。昭烈奔袁紹。操擒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操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操即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言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

原注。傅子曰。遼欲白太祖。恐殺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歎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遂曰。羽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

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昭烈于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原注。裴松之曰。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霸王之度者。孰能至于此乎。斯實曹氏之休美。）從昭烈依劉表。表卒。操定荊州。昭烈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船會共至夏口。（原注。蜀記曰。初昭烈在許。與操共獵。獵中衆散。羽勸昭烈殺操。昭烈不從。及在夏口。飄颻江渚。羽怒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昭烈曰。遺恨失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爲福也耶。裴松之曰。備後與董承等結謀。但事泄不克諧耳。若爲國家惜曹公。其如此言何。羽若果有此勸而備不肯從者。將以曹公腹心親戚。實繁有徒。事不宿構。非造次所行。曹可殺。身必不免。故以計而止。何惜之有乎。既往之事。故託爲雅言耳。）孫權遣兵佐昭烈拒操。破操于赤壁。昭烈收江南諸郡。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昭烈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故推重羽。答之曰。馬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內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可除爾。羽便伸臂令醫劈之。適請諸將飲酒相對。臂血流離。盈于盤器。而羽割炙飲酒。言笑自若。昭烈既得益州。孫權遣使求荊州諸郡。昭烈不許。權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督兵取三郡。遂分荊州。以湘水爲界。羽督南郡、零陵、武陵以西而已。二十四年。昭烈爲漢中王。拜羽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使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自率衆攻曹仁于樊。曹操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將軍龐德力戰。羽斬之。羽又遣別將圍將軍呂常于襄陽。荊州刺史胡脩、南鄉太守傅方皆降羽。陸渾民孫狼等殺縣主簿。南附于羽。羽授狼印。給兵還。其支黨布于梁郟之間。皆受印號。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言于操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國家大計。未足爲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疏。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已蓄怨。欲圖羽。及羽圍樊。權遣使求助之。復敕使勿速進。又遣主簿先致命于羽。羽忿其淹延。又自已得于禁等。乃罵曰。貉子敢爾。若拔樊。不能滅汝邪。權聞之。遂欲圖羽。僞以手書謝。且許自往。（原注。典略云。郎上本文。裴松之曰。關吳雖外睦而內相猜防。故權之襲羽。潛師密發。按呂蒙傳云。伏精兵于艫艤之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以此言之。羽不求助于權。權必不語羽當往也。若許相援助。何故匿其形迹乎。權之手書謝羽。許以親往及僞其形迹。特取僞之術也。典略所載爲得其情。故取之。）及羽得于禁人馬數萬。糧食乏絕。擅取權米湘關。權大怒。爲牋與曹操。請討羽自效。遂發兵遣呂蒙等襲羽。麋芳傅士仁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不安。于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操遣徐晃救曹仁。（原注。蜀記曰。羽與晃宿相愛。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國之事耳。）羽不能克。引軍南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遣將潘璋邀擊羽及子平于臨沮。皆遇害。（原注。蜀記曰。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左右曰。狼子不可養。後必爲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議徙都。今豈可生。乃斬之。裴松之曰。按吳書。孫權遣將潘璋逆斷羽走路。羽至。即斬之。且臨沮去江陵二三百里。豈容不時殺羽。方議其生死乎。又云。權欲活羽以敵劉曹。此之不然。可以絕智者之口。）權遂全據荊州。裴送羽首于曹操。操并求其屍。以諸侯禮葬之。羽初出軍圍樊。夢豬齧其足。語子平曰。吾今衰矣。果不

得還。景曜元年。追諡曰忠義。羽儀狀雄偉。嶽嶽尚義。儼若神人。好春秋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然剛而自矜。終以取禍云。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聞。丞相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子彝續封。景耀末。龐德子會從鍾鄧入寇。盡滅關氏家。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昭烈。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昭烈從曹操破呂布。還許。操拜飛爲中郎將。昭烈依劉表。表卒。曹操入荊州。昭烈奔江南。操追之。一日一夜。及于當陽之長坂。昭烈聞操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無敢近者。故遂得免。昭烈既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守南郡。昭烈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飛所過戰克。與昭烈會于成都。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操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于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迮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走。引軍還。巴土獲安。昭烈爲漢中王。拜飛爲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猛亞于關羽。咸稱萬人敵。並有國士之風。羽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飛敬愛君子而不恤小人。昭烈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常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昭烈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昭烈。昭烈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諡飛曰桓侯。長子苞早夭。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爲尚書。隨諸葛瞻于緜竹。與鄧艾戰。死。

議曰。羽飛從昭烈唾血起義。夙定君臣之分。期復漢室。百折與王。關如兩虎。嘯風從龍。夾之以飛。雖猛震一世。號稱萬人敵。羽報效于操。致書而去。飛瞋目橫矛。而與操決。矯矯義烈。上通于天。漢于是乎不亡。及羽擒于禁。飛敗張郃。掎角荊梁。蟠亘萬里。示天下形勢。賊不足平也。羽威震許雒。懾操踣膽。梟潛鼠伏。陰謀掎躡。壯哉乎。爲漢家一死。無憾也。羽以死事昭烈。昭烈與飛以死報羽。君臣三人。始終不渝。共死一義。古所未有也。

謹案。趙雲傳闕。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爲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操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昭烈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爲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于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推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昭烈爲漢中王。欲用忠爲後將軍。諸葛亮說昭烈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昭烈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內侯。明年卒。追謚剛侯。子敘。早沒。無後。

議曰。黃忠續耀禦侮。始終不渝。爲漢爪士。功烈志於曾樊之儔。實尤識慮經遠。壯而不疏。每進忠益。輒中機會。其諫昭烈之討權。較其輕重。同宜先魏後吳。謂國賊曹操非孫權。則有未盡者。夫惡莫大于黨賊。故春秋深治賊黨。賊而無黨。則爲惡者孤。亂臣賊子懼焉。是以稱州吁而誅宋公之伐鄭。置華督而貶諸侯之成亂也。原注。春秋隱公四年春王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權知昭烈漢室之胄。有英雄之略。帝王之器。發操之後。終不以荊州相畀。乃襲殺關羽。勸操伐漢。稱說天命。既又稱臣于丕。志于偷竊名號。據江東南面自帝。則其險詐無恥。又甚于操。獎篡與賊。罪浮于丕。漢賊不在魏而在權矣。矧于昭烈與羽。義同生死。苟害仇恥。雖以國斃無所于憾。先吳後魏。未爲失也。王者之所爲。衆人顧豈識哉。謹案。伐吳之役。趙雲諫曰。國賊乃曹操。非孫權也。及猇亭之敗。諸葛亮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則是伐吳之先。當時已有定論。此所謂苟害仇恥。雖以國斃無所于憾者。可謂得昭烈之心。而謂先吳後魏未爲失也。則于情事爲不合矣。

馬超字孟起。衛尉騰之長子也。原注。三國志。超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等俱起事于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衆詣長安。漢朝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征西將軍。遣屯郿。後騰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 騰爲李傕所敗。而還涼州也。袁尚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與并州刺史高幹。匈奴單于。共攻河東。發使與騰等連兵。騰等陰許之。司隸校尉鍾繇令馮翊張既說騰。爲言利害逆順。騰乃遣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繇署超爲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援幹于平陽。超爲流矢所中。猶足以戰。大破之。超將龐德斬援。納頭鞬中以獻繇。操乃表超爲徐州刺史。拜諫議大夫。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于是徵爲衛尉。以超爲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原注。三國志。又拜超弟休奉車都尉。休弟鐵騎都尉。徙其家屬皆詣鄴。惟超獨留。 超既統衆。遂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據潼關。操自擊之。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欲自蒲阪渡。超謂韓遂曰。宜于渭北拒之。不過二十日。河東穀盡。操必走矣。遂曰。可聽令渡。蹙于河中。顧不快耶。超計不得施。操聞之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矣。操與遂單馬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操。左右將許褚瞋目盼之。超乃不敢動。操用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因縱擊。大敗之。斬宜、堪等。遂超奔涼州。操退至安定。會北方有事。引軍東還。誅騰夷三族。原注。典略曰。建安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韓遂等凡十部俱反。其衆十萬。同據河潼。建立營陣。是歲曹公西征。與超等戰于河渭之交。超等敗走。超至安定。遂奔涼州。詔收滅超家屬。 楊阜說曹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爲備。隴上諸郡非國家

有也。操還。超果率羌胡擊隴上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盡有隴右之衆。超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楊阜、姜敘、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敘起于鹵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城門。盡殺超妻子。超不得入。進退狼狽。乃奔漢中依張魯。原注。獻帝紀曰。建安十八年八月。馬超入涼州。殺刺史。九月。參軍事楊阜起兵攻超。超奔漢中。注。操還。超率羌胡擊隴上諸郡。取之。惟冀城固守。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韋康及太守欲降。楊阜號哭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以爲使君守此城。今奈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不聽。開門迎超。超入。遂殺康。阜外兄姜敘屯歷城。阜見敘及其母。歔欷悲甚。敘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于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弒君也。超強而無義。多釁易圖耳。敘母慨然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人誰不死。死于忠義。得其所也。但當速發。我自爲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敘乃與趙昂、尹奉等合謀。又使人至冀。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超取昂子月爲質。昂謂妻異曰。吾謀如是。事當奈何。異厲聲應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九月。阜與敘起兵討超。衢因說超使自出擊之。而衢寬閉門。殺超妻子。超奔漢中。依張魯。 張魯以超爲都講祭酒。欲以女妻之。或謂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初超小婦弟种留三輔。及超敗。种先入漢中。正旦种上壽于超。超搥胸嘔血曰。闔門百口。一旦同命。今二人相賀邪。十九年。超從張魯求兵。北取涼州。魯許之。遣還圍祁山。夏侯淵遣張郃救之。超敗走。復還漢中。知魯不足計事。又魯將楊昂等原注。蜀志作楊白。 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昭烈時圍成都。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密書請降。昭烈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建旗鼓。列軍士。徑趨城下。城中震怖。未一旬而成都潰。以超爲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爲前都亭侯。原注。山陽公載記。超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人窮來歸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殺之。何以示于天下也。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杖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一不復呼備字。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爲呼人主字。幾爲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備。裴松之曰。超以窮歸備。受其爵位。何容傲慢而呼備字。且備之入蜀。留關羽鎮荊州。曾未在益土也。故羽聞馬超歸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類。不得如書所云。羽焉得與張飛立直乎。凡人行事。皆謂其可也。知其不可。則不行之矣。超若果呼備字。亦謂于理宜爾也。就令羽請殺超。超不應聞。但見二子立直。何由便知以呼字之故。云幾爲關張所殺乎。言不經理。深可忿疾也。袁暐樂資等諸所記載。穢雜虛謬。若此之類。殆不可勝言也。 昭烈爲漢中王。拜超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斄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疢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于氐羌率服。獯鬻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賞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二年薨。時年四十七。臨沒上疏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爲曹操所誅略盡。惟有從弟岱。當爲微宗血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謚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將軍。進爵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理。超之入蜀也。其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張魯。魯敗。曹操得之。以董賜閻圃。以秋付魯。魯手殺之。原注。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強摯壯猛。並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

議曰。馬超父子。勇冠西州。與韓遂並爲寇。殘滅三輔。斲傷漢室。董卓因之。肆其蛇豕。漢遂以亡。天下分裂。不能歸命有德。卒墮操手。闔門誅夷。慎踣不悔。有勇無義。君子悼諸。然潼關之役。操幾不免。孤劍來歸。即廁關張之列。超亦人傑也哉。

贊曰。扼腕建義。火輔復漢。死生不渝。抒忠于難。羽以義強。飛以勇聞。揮斥風雲。撼搖乾坤。視操如狐。視權

如鼠，莫我敢當。夫執子侮，佐忱畫忠，載武功，超羣雄操，一時之雄。

續後漢書卷第十七

列傳第十四

漢臣

龐統　法正　祖父眞

謹案：龐統傳闕。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眞，明五經，兼通讖緯，嘗輻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爲功曹，何如？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覲謁，若欲吏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守遂不敢復言。初眞年未弱冠，父在南郡，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便覲會，吏會者數百人，父問眞孰賢，眞曰：曹掾初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果爲三公。（原注：後漢書：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歷事順、沖、質、桓、靈、獻、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初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歷事六帝，在公台三十餘年，凡一殿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前後徵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等美之，號曰玄德先生。

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父衍，司徒掾，廷尉左監。建安初，天下饑荒，正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爲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既不任用，又爲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忿璋不足與有爲，常竊歎息。松于荊州見曹操，還勸璋絕操而自結昭烈。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而往。正既還，爲松稱說昭烈有雄略，密謀協規，願共戴秦，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操欲遣將征張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昭烈，使之討魯，復令正銜命。正既宣旨，陰獻策于昭烈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儲弱，（謹案：今本陳志無弱字，宋本有弱字，與此合，通志亦有弱字。）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于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昭烈然之。泝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說璋曰：左將軍縣軍遠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擒矣。昭烈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勤民以避敵也。于是蹋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陰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遂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並歸咎，蒙恥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于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聞不有陵敬，願念棺遇，瞻望恨恨，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于終，實不獲情有所不盡，但恐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至于此爾。今國事已危，禍患在速，雖捐放于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爲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于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遂信顯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還，（謹案：陳志作相運，通志作相運，與此合。）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爲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強弱之勢，以爲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雖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爲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進，將何以禦之？本爲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荊州道通，秦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爲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爲，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爲亂者，十戶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爲益州扁鎖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爾，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虛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爾。若事勢窮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爲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恐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遣郡太守許靖將蹤城降，事覺不諧，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既稽服，昭烈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

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賢也。宜加敬重。以該遠近。追昔昭王之待郭隗。昭烈于是乃厚待焉。（原注：此記。蕭昭王于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齊因弱之國亂而襲破燕。王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讐。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寡之願也。先生誠可者。得自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于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吊死問孤。與士同甘苦。二十八年。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國攻齊。大破之。齊湣王遂奔莒。而燕獨全齊。封樂毅爲昌國君。號曰。樂毅。齊人大駭。燕王之令軌。故必以禮行英雄。高義蓋世。然後可以延致四海。振服羣寮。苟非其人。語信則爽。論義則殆。爲國則亂。爲家則敗。況乎。若乃浮虛是崇。偷薄斯樂。則衆庶仇怨之士。將何以禮之。正務篤誠之德。證尚之風。時之郭隗。非其倫矣。蓋松之曰。郭隗非賢。蓋以權計策論。況文休繁名夙著。天下謂之英俊。雖末年有疑。而事不彰徹。若不加禮。何以繫遠近之聽乎。法正之以靖方隗。未爲不當。而盛以封侯式閭爲題。何其迂哉。然則蕭昭亦非。豈憐劉璋。至于友于不穆。失由子將。尋將溺之論。如非文休之光。盛又歲其受任非所。將謂仕于董卓。卓初乘敗。顧望饒。受其筐篋者。斟酌皆是。文休爲選官。在卓未至之前。後遇中悉。不爲超拔。以此爲貶。則苟與陳紀之儕。皆應擯棄于世矣。）以正爲獨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餐之德。眦睨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于肘腋之下。當此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翻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使不得行其意耶。初。孫權以妹妻昭烈。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昭烈每入。心常凜凜。亮又知昭烈雅愛信正。故言如此。（原注：孫盛曰。夫臨御自下。亡家喪國之道。刑繇于寵。變敗亂運之源。安可以功臣而橋其陵肆。變幸而蓋其國柄者乎。故顏顏縱動。不覺逆命之刑。鍾于嬌寵。猶加亂行之戮。夫豈不愛。王教故也。蓋高氏之言。于是乎失。敗刑矣。）二十二年。正說昭烈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還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逼故爾。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可必克之。既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奬王室。中可以富食羣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昭烈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于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昭烈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曹操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辨有此。必爲人所教也。（原注：蕭松之曰。夠與漢中其猶膂腹也。劉主之智。豈不及此。將計略未展。正先發之謀。夫藉用嘉謀。以成功業。霸王之主。誰不皆然。魏武以爲人所教。亦豈芳哉。此蓋恥恨之餘辭。非識實之常言也。）昭烈嘗與操兵戰。勢不利。宜退。昭烈怒。不肯退。矢下如雨。正乃往當昭烈前。昭烈曰。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況小人乎。昭烈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昭烈立爲漢中王。以正爲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昭烈爲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侯。賜子遷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昭烈既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仇。羣臣多諫。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議曰。初孔明語昭烈以恢復大計。謂荊州用武之國。益州天府。若跨有荊益。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則漢室可興。乃抱膝長吟之日。素定之論。討操復漢之規模也。統發其幾。而法正張松成其謀。備統勸昭烈襲取益州。于坐上拊執劉璋。昭烈以爲當與操如水火。而一之以誠。厚矣哉。議者猶謂孔明用仁義。法正雜以取天下爲失。（原注：宋蘇軾論。）夫仁義則無詐力。詐力則無仁義。誠猶水火之不相入。惡能雜之哉。焉表明慷荊

益。厥然忘漢。僭擬乘輿。則亦一操。璋琮奉操。則亦漢賊也。皆王法所必誅。孔明稱昭烈討而有之。仁義之師也。豈詐力之有哉。又謂齊桓震矜于葵丘。叛者九國。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三分。（原注：習鑿齒論。）顧松豈以不禮爲嫌哉。知操必不可奉帝王之眞在昭烈。故舉州事之。見幾之士也。嗚呼。統正雖道幾不足。而智謀亞于亮。統卒于圍雒之際。正沒于取漢中之明年。使二子不死。與亮左右。功烈豈止于是。天不祚漢。惜哉。贊曰。士元宏雅。三略基緒。乘幾聚會。義不爲詐。法正張松。獻籌效忠。延我帝統。二賢之功。

續後漢書卷第十八

列傳第十五

漢臣

許靖　糜竺弟芳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費詩　杜微五人

護案。此卷止存孫乾傳一篇。餘傳全闕。其議亦止費詩杜微二人。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昭烈領徐州。鄭玄荐乾。辟爲從事。後隨從周旋。昭烈爲曹操所敗。遣乾自結袁紹。將適荊州。乾又與糜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與袁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爲悲傷也。見重如此。昭烈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爲乘忠將軍。雍容風議。見禮次竺。與簡雍同列。頃之卒。

議曰。詩守經事而不知權。左邊宜夷。皆習鑿齒謂創始之君。須大定而後踐天位。篡統之主。必速建以係衆心。蕭公朝勝而子圍夕立。（原注：左氏傳。秦穆晉侯以婦。晉殺始朝會秦伯。重子王城。秦伯曰。晉侯和乎。對曰。不和。小人鬼失其君而悼寢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我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即。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更始猶存而光武舉號。（原注：後漢書。更始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徵兵。諸將行在所。光武辭以河北未平。不就。諸將奏請正號位。命有司設壇場于鄗南。即皇帝位。）昭烈合義討賊。是宜速登以奉大統。民欣反正。世祝舊物。見幾之論也。杜微以公孫述視

昭烈自同于譙玄李業，介然以爲高。原注・後漢書・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平帝時拜議郎・遷中散大夫・爲繡衣使者・王莽居攝・縱使者車・變姓名竄歸家・因以隱遁・公孫述僭號于蜀・連聘不詣・述遣使者曰・若玄不起・便賜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述許之・玄終于家・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王莽居攝・去官・杜門不應州郡命・述公孫僭號・徵之・業固疾・不爲・述遣使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業飲毒而死・亮開誠心，辨正僞，喻以討賊，交篤求賢自輔，反覆以書而徵，終不悟。嗚呼，不知統紀而病昭烈之尊曹丕者，豈惟微哉。千載之下，猶謂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原注・趙翼昭烈卽位後論・猶宋高祖之稱楚元王後。原注・南史・宋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輿・彭城縣綏輿里人也・姓劉氏・漢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也・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五代史・南唐李昪字正倫・爲徐溫養子・冒姓徐氏・名知誥・及受吳禪後・復姓李氏・自言唐太宗子吳王恪之後也・是非難辨，非光武之比，故不令紹漢氏之統，奪而與魏，甚矣，偏私之惑也。夫高祖沛豐邑亭長，爾史臣猶推而上之，以爲帝堯之後，而得天統。自劉累士會至于豐公，歷數千載，系而不絕。原注・漢書高帝贊・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晉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爲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于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光武之出自長沙定王及南頓令，纔六七世，譜牒具在，有徵可案。原注・後漢書・世祖光武皇帝・高祖九世孫也・出自景帝子長沙定王發・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至昭烈之出于中山靖王，又二百餘年，孤寄爲庶，而系不可考，爾其爲漢室之胄，雖里巷細民皆能道之，故關張以死臣事，獻帝委之誅操，且後世之臆說，豈若孔明之親見，孔明方高臥不起，抱膝長吟，觀時擇主，以奔敗流離異姓之人，亟往而遜從之哉。其聞昭烈爲諡之日久矣，一旦見之，故慨然與論天下事，而不少靳，謂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天下，如

使族屬疏遠而莫能辨，果非劉氏之裔，孔明其妄與乎。又謂霸業可成，漢室可興，不當紹漢室之統，孔明其如是而言乎。于是幡然而改委質臣事，非漢室之胄，帝王之冑，孔明其從之乎。卒使昭烈繼漢稱帝，纂承大統。昭烈既終，以討賊自效，謂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又謂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卽出關輔繼之以死，世屢不明，統體不正，孔明其若是哉。昭烈之同符光武，不復疑矣，非宋高祖南唐烈祖之比也。近歲余屢入幽都，過涿郡，郡南十里而近，曰樓桑廟，昭烈故居也。廟後大冢十餘，郡人以爲昭烈之先中山靖王之後諸王孫之墓，故屬昭烈于前以祀之。兒童故老，婆娑其下，指是樓桑竹馬之處，稱其義概，至于流涕，英靈鬱鬱然，搖動草木。昭烈族屬，仍爲數十家，莫不以帝胄梟孫自處，豈東漢之季，猶夫天王，敢妄自以爲帝室之人乎。涿之北三十里而遠，唐盧龍節度使劉濟之墳，林曰梨園頭，丘墟聯亙十餘里，其碑各皆大書深刻，以爲漢中山靖王之後，其子孫爲遼金大姓，曰韓、劉、馬、趙。車騎將軍飛有裔孫爲僧，住幽都聖安寺，歲時相與上冢，落落焉道刑牲歃血之義，親同骨肉，自唐迄今，去漢殆千六七百年矣，而猶不忘其系，豈當漢之世，遂忘之乎。且昭烈以義，操以姦橫以猜，道之所在，命之所歸也，昭烈固自爲正矣，又不在于世歷之明否也。論異者鮮觀正實，案于微乎何誅。

贊曰：文休偉器，孔明致敬，子仲之與，昭烈是奉，乾雍籍宓，材咸適用，丹撻剸桶，綿扶臬棟，命乃在天，統不

以地，於赫昭烈，帝室之系，有仁有信，有禮有義，耜漢配天，丕乃僭僞，詩徵弗與，烏足語哲。

續後漢書卷第十九

列傳第十六

漢臣

董和　胡濟　楊容 [illegible]　李福　劉巴　馬良 弟謖　向朗 兄子寵　張裔　楊洪　何祗

謹案董和傳闕

楊容字子昭，犍爲宗人也。入蜀爲巴郡太守，丞相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容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原注・漢書・丙吉嘗出逢清道羣鬭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鬭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原注・漢書・上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乎・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

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彼誠達于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爲東曹屬。典選舉。容卒。亮垂泣三日而後已。賴厷零陵人。昭烈爲漢中王。用荊楚宿士。以厷父恭爲太常。南陽黃柱爲光祿勳。漢嘉王謀爲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侯。卒。厷嗣爲丞相西曹令史。隨丞相亮于漢中。早卒。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厷。掾屬喪楊容。爲朝中損益多矣。謀字元泰。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爲巴郡太守。還爲治中從事。昭烈領益州牧。以爲別駕。後代賴恭爲太常。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于元泰。州里無繼。況鄙郡乎。其見重如此。姚伷字子緒。閬中人。昭烈定益州。爲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爲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爲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于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轉爲參軍。亮薨。稍遷爲尚書僕射。時人服其貞誠篤粹。延熙五年卒。同郡馬勳字盛衡。馬齊字承伯。勳爲劉璋書佐。昭烈定蜀。辟爲左將軍屬。轉州別駕從事。卒。齊爲張飛功曹。飛貢之昭烈。爲尚書郎。建興中。爲丞相掾。廣漢太守。復爲飛參軍。謹案。張飛卒于昭烈章武元年。建興乃末帝年號。則齊不應此時復爲飛參軍也。此蓋陳志之誤。飛字疑當作亮。亮薨。爲尚書。勳齊皆以才幹自顯。其信于州黨。爲亮讚拔。不如伷云。謹案。楊容。賴厷。姚伷。陳志皆無專傳。此據楊戲傳贊注爲之。三人皆贊錄諸葛亮稱。故合傳云。

李福字孫德。梓潼涪人也。昭烈定益州。爲書佐西充國長成都令。建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爲江州都督揚威將軍。入爲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丞相亮于武功病篤。末帝遣福省侍。因諮國家大計。福既與亮語。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吾知君還意。近日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決耳。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福爲人精識果銳。敏于從政。延熙初。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福以前監軍領司馬。卒。子驤字叔龍。亦有名。官至尚書郎廣漢太守。

議曰。董和之亮直清勤。濟容厷伷之縝密詳審。參署幕府。贊襄事業。皆以忠蓋實才。爲亮所稱。公平之致。所由立也。李福之諮後事。亮語以蔣費。不復語其次。蓋如高帝之于蕭曹平勃。沒身規模。井井不易。何其明也。原注。漢書。上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容之進規。固知大體。然周公望道未見。其有不得。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當文武成康之際。而發勤若是。況孔明受命于敗亡之餘。以蕞爾蜀。欲資之以討吳魏。不躬親簿核。夙夜勤勞。安得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哉。所以自罰二十已上親決之。不以爲疲。雖敵人亦以食少事煩爲慮。此孔明之所以忠也。遂以陳平丙吉太平宰相譏之。迂矣哉。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祖父曜。蒼梧太守。父祥。江夏太守。盪寇將軍。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其謀。南陽士民怨祥。起兵攻之。祥與戰敗死。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

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具以報。表乃不殺。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簿。謹案。陳志作主記主簿。主記二字疑衍。劉先謹案。陳志作劉先主。考劉先見劉表傳。主字衍。欲遣其甥周不疑就巴學。巴曰。昔游荊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艷。游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于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由是知名荊楚。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操征荊州。昭烈奔江南。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獨北詣操。操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原注。零陵先賢傳。曹公敗于烏林。還北時欲遣桓階。階辭不如巴。巴謂曹公曰。劉備據荊州。不可也。公曰。備如相圖。孤以六軍繼之也。會昭烈略有三郡。巴不得反。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烝。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則値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于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追答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荊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更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反。此其義也。遂適交阯。昭烈深以爲恨。巴至交阯。更姓張。見太守士燮。議不合。由牂牁道適益州。爲郡守拘留。欲殺之。主簿曰。此非常人。不可殺也。請自送至州。劉璋見之。甚喜。咨訪政事。原注。零陵先賢傳。璋父焉昔爲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甚喜。每大事輒以咨訪。裴松之曰。案劉焉在漢靈帝時已經宗正太常。出爲益州牧。祥始以孫堅作長沙時爲江夏太守。不得舉焉爲孝廉明也。璋遣法正迎昭烈。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若使討張魯。是放虎于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昭烈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三族。昭烈定益州。巴辭謝罪負。昭烈不責。而諸葛亮數稱薦之。昭烈辟爲左將軍西曹掾。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昭烈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于此。豈欲成孤事邪。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昭烈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昭烈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昭烈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足。建安二十四年。昭烈爲漢中王。巴爲尚書。後代法正爲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

原注。零陵先賢傳。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聞備在蜀。四方延頸。而備銳意欲即漢。巴以爲如此。示天下不廣。且欲緩之。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矣。昭烈即位。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後魏陳羣與丞相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吳張昭嘗謂孫權。巴褊阸。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浮沈。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昭烈領荊州。辟爲從事。及昭烈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原注。裴松之曰。良蓋與亮結爲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爲尊兄耳。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于以

備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于億世服于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衞之聲並利于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昭烈辟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諸葛亮曰今衡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于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原注・夏伯昆吾・殷伯豕韋・）奇人吉士（陳案・陳志作其人・通志作奇人・與此合・）荊楚之令鮮于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崇將命權敬待之昭烈即位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昭烈敗績于夷陵良亦遇害時年三十六昭烈拜良子秉爲騎都尉良弟謖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昭烈入蜀除綿竹成都令越嶲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昭烈臨崩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陳案・今志作亮猶不然・宋本多謂字・與此合・今通志亦有謂字・）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原注・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公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建興六年亮出攻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懿等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制舉動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因擊之謖敗走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收謖下獄流涕斬之以謝衆時年三十九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于此謖雖死無恨于黃壤也于時十萬之衆爲之垂涕亮親自臨祭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原注・左氏傳・楚令尹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原注・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己・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駑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誡謖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誡而不獲奉承・明謖之難廢也・爲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誡・裁之失中・即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矣・謹案・亮答蔣琬之言・可見其開誠心・布公道・明罰敕法・所以爲討賊之規也・習氏譏其未盡全才・誤矣・）

讚曰劉巴恃才擇君失身于操而終棄昭烈事劉璋而篤璋拒昭烈及昭烈克益州首下令禁害巴又辟用之大哉王者之心天下之度也視操之睚眦賊險一忤必銜濫殺名士何啻天壤邪亮之稱巴謂吾不如子初遠矣豈真不如哉所謂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者也馬良真純幹任未竟其用沒于敗亡之際惜哉街亭之役敗由馬謖罰不阿私亮之明也或謂師責元帥以爲關于用人過矣

謹案自錄此下有向郎傳今闕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爲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飛于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爲璋奉使詣昭烈昭烈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裔還乃開門出降昭烈以裔爲巴郡太守還爲

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耆率雍闓恩信著于南土遠通孫權乃以裔爲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趑趄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令縛與吳于是遂送裔于權會昭烈崩丞相亮遣鄧芝使吳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爲卓氏之寡女猶賢于買臣之妻（原注・漢書・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後買臣爲會稽太守・入吳界・見其故妻與夫治道・呼載後車・妻自經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于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徼倖得全首領五十八以前父母之年也自此以後大王之賜也權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閤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及既至成都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嘗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原注・陳志・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裴松之曰・談啁貴于機捷・書疏可容留意・今因書疏之巧・以著談啁之速・非其理也・）少與犍爲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爲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毣嗣（原注・字林曰・毣・忙角反・思貌・）歷三郡守監軍毣弟郁太子中庶子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昭烈定蜀太守李嚴命爲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洪爲蜀部從事昭烈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昭烈北行亮于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昭烈既稱尊號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爲諸葛亮所不善聞昭烈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即啓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曶鄭綽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嶲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敕曶綽但于南安峽口遮便得矣曶綽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爲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爲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于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僞差少使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于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爲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所具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栢下營（陳案・今志作柏下營・通志作陌下・宋本作栢下・與此合・）壞吾之用心食不

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爲悲歎。疑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奬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疑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于元儉而君不能忍也耶。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夔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爲李嚴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巴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爲廣漢太守。時洪亦尙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謹案。目錄此下有何祗傳。今闕。

議曰。向朗幹任內外。中乃散廢。易而無怨。精于問學。老而益篤。君子哉。韶尹琅列。稱爲均淑。若張裔之機辯。楊洪之款謀。何祗之精敏。亮能任使。各盡其才。虛僞不容。懍懍自慎。是以本根強固。紀律嚴明。拜表出師。一用節制。內修外攘。其行天討。以王法行王道。三代之政。復見于是矣。

謹案。此卷贊闕。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

列傳第十七

漢臣

劉封　劉刻　彭羕　李邈　廖立　李嚴　魏延　楊儀

義例曰。凡殺不以罪者。如魏吳諸人。類爲死虛篇。封等八人皆昭烈未帝意以誅誅故者。故自爲列傳云。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昭烈至荊州。未有繼嗣。養封爲子。及昭烈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武力過人。將兵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爲副軍中郎將宜都太守。孟達北攻房陵。殺其太守蒯祺。進攻上庸。昭烈遣封統達軍。上庸太守申耽降。遂封爲副軍將軍。關羽圍樊。召封發兵。封不應。又與達不和。恃貴陵達。達叛降魏。魏將夏侯尚等襲封。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己、伯奇、皆其類也。原注。史記。范蠡曰。齊道大夫種書曰。獸已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吳越春秋。沈約注治要。宋人宮強。天子致胙于孝公。諸侯畢賀。秦封之岡於十五邑。號爲商君。孝公卒。秦惠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惠王車裂商君以徇。家語。曾參遣妻告其子曰。高宗以桡髮殺孝己。尹吉甫以桡髮殺伯奇。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咸

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于君。孝子不能變之于父。勢利所加。改親爲仇。況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寇、楚建、棄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原注。左氏傳。齊宣公。淳于夷姜。生急子。爲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宣及壽。宣姜與壽。卑。構急子公。使壽奔。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盜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又殺之。曰。取之。使太子建居城父。即。陳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太子御寇。　楚平王爲太子建娶秦女。費無忌說王曰。取之。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無忌又讒建。建亡奔宋。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爾。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爲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爲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與之言。必爲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爲齊。重耳踰垣。卒以克復。原注。左氏傳。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無知弒襄公。桓公自莒先入。　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尙夙遠。僕揆漢中王。虛定于內。疑生于外矣。虛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嘗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蹤機耳。今足下在遠。尙可假忌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爲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遂離背禍。猶皆如斯。今足下棄父母而爲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疑也。自號爲丈夫。爲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描嗣羅侯。不爲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爲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爲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爲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爲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聲。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足下。勉之。無使孤突閉門不出。原注。國語。公使太子伐東山。孤突御戎。申子禦戎。右子禦戎。狐突謂曰。不可。申生曰。君之使我非敵也。將欲潤吾心也。不聽。而反。我聽逆順。我聽雖死。猶有令名焉。臯鼓。敗績。于稷。梁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審深謀。封不從。申耽弟儀叛。封走成都。既而耽亦叛降魏。昭烈怒。封之不救關羽。又陵達使孤。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昭烈因此除之。于是賜封死。使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昭烈爲之流涕。封子林爲牙門將。咸熙元年。遂案。此傳書咸熙元年。則知宋書紀及后紀傳改矣。與二年者非也。　徙居河東。

劉刻字威碩。魯國人也。昭烈在豫州。辟爲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爲賓客。昭烈定益州。以刻爲固陵太守。末帝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爲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修靡。侍婢數十。皆能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刻與亮牋謝曰。刻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于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己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于是亮還刻還成都。官位如故。刻失志恍惚。十二年正月。刻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刻疑末帝有私。呼卒五百。撾胡至于以履摑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刻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而非受履之地。刻竟棄市。自是大臣婆母朝覲遂絕。

彭羕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敕薦之于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傅說周文求呂尙爰及漢祖納食其于布衣（原注・漢書・酈食其爲里監門・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入・卽長揖不拜・言六國從衡・時因下陳留・號食其爲廣野君）此乃帝王之所以創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公稽古皇極允執神鑒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淸廟之作于是乎始褒貶之義于是乎興然而六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綿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縕袍偃息于仁義之途恬淡于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直（謹案・陳志作守貞・通志作守試）不虧雖古人潛遯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讜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勛（謹案・元本陳志作立勛）然後紀功于王府飛聲于來世不亦美哉羕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爲衆人所謗毀于州牧劉璋璋髠鉗羕爲徒隸會昭烈入蜀泝流北行羕欲納說昭烈乃往見龐統統與羕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羕徑上統牀臥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旣罷往就羕坐羕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羕遂竝致之昭烈昭烈亦以爲奇數令羕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旣定昭烈領益州牧拔羕爲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雖外接待羕而內不能善屢密言昭烈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昭烈旣敬信亮加察羕行事意亦稍疏左遷羕爲江陽太守羕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竝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原注・揚雄方言・㦬革・老也・郭璞注曰・皆老者皮色枯瘁之形也・裴松之以爲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爲兵・故語稱兵革・革猶兵也・羕罵備爲老革・猶言老兵也・）又謂超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羇旅歸國常懷危懼聞羕言大驚默然不答羕退具表羕辭于是收羕付有司羕于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于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龐士元斟酌其間遂得詣公于葭萌抵掌而談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業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卽相然贊遂舉事焉僕于故州不免凡庸憂于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原注・裴松之曰・分子之厚者・蓋言劉主分兒子厚恩・施之于己・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羕一朝狂悖自求葅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侻（原注・他活反・）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于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士元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于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士元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墮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好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羕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李邈字漢南廣漢郪人也劉璋時爲牛鞞長昭烈領益州牧爲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昭烈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爲不宜也昭烈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非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爲請得免久之爲犍爲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北征馬謖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霸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十二年亮卒後帝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爲殺臣之君皆以臣懼其偪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隕歿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爲慶後帝怒下獄誅之弟卲字永南昭烈定益州爲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爲西曹掾亮南征留卲爲治中從事是歲卒

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昭烈領荊州牧辟爲從事年未三十擢爲長沙太守昭烈入蜀諸葛亮鎭荊州孫權遣使通好于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掩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昭烈昭烈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爲巴郡太守二十四年昭烈爲漢中王徵立爲侍中後帝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卲蔣琬至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帝不取漢中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旣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孑遺上庸覆敗徒勞一方是侯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爲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卲琬具白其言于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眞僞邪（原注・亮集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闒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于梓宮之側・陛下卽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爲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爲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于卿者・正方亦未爲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以後・怏怏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于是廢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植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往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于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爲郡職吏以才幹稱荊州牧劉表使歷諸郡縣曹操入荊州時嚴宰秭歸遂西詣蜀劉璋以爲成都令復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爲護軍拒昭烈于綿竹嚴率衆降昭烈拜嚴裨將軍成都旣定爲犍爲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于郪（原注・音淒・）合聚數萬人到資中縣時昭烈在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星散悉復民籍又越嶲夷率高定

進軍閬新道縣。嚴馳往赴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昭烈徵嚴詣永安宮。拜尚書令。昭烈疾病。嚴丞相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轉爲前將軍。以丞相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趨捨罔滯。正方性也。其見推如此。初亮南征。詔賜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虎賁六十人。亮固辭。不得已受之。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以書譲之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何不復相解。（補案。何。志注作可。）望足下誨以匡國。勉以大義。而遽有是邪。（原注。蜀志曰。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于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可爲莽操之非分。坐自貴大乎。（原注。蜀志曰。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返于故都。吾當譲還爵位。復命先帝于地下爾。（原注。蜀志曰。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于九耶。）于是亮始疑嚴之妄。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眞欲三道寇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改名爲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佯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又表末帝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于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安身

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于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亮又公文上尚書曰。平爲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恥不辨。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爲姦。挾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向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勤諫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包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綝、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虜將軍臣上官雝、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臣爨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武略中郎將臣杜祺、行參軍綏戎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郎武略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節傳印綬符策。

削其爵土。詔廢平爲民。徙梓潼郡。亮與平子豐敎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于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補案。江表傳曰。嚴少爲郡職吏。用情深刻。苟利其身。鄉里爲嚴語曰。難可狎。李鱗甲。）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爾。不圖復有書章之事。出于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者。衞尉南陽陳震也。十二年。平聞亮薨。發病卒。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豐官至朱提太守。（原注。蕭林漢書音義。朱。音銖。提。音如北方人名匕曰匙也。）

議曰。封剡羕自取夷滅。刑不爲濫。立嚴放廢擯錮。罰當其罪。政立令行。國人提服。東漢刑綱懈弛。朝廷日卑。終于顛圮。故崔寔政論。以爲治當尚嚴。孔明治蜀。猛以濟寬。知救弊之道也。習鑿齒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聖人以爲難。亮之使廖立垂涕。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非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于是可謂能用刑矣。

謹案。目錄此下有魏延楊儀傳。今闕。

議曰。延以勇略爲昭烈識拔。故每以韓信耿弇當一面自許。（原注。漢書。張良曰。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云云。韓信請兵三萬人。願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與之。後漢書耿弇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于漁陽。取張豐于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云云。及平張步。車駕至臨淄。帝自勞軍。謂弇曰。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延輕不自制。而謂亮爲怯。嗚呼。亮豈怯者耶。夫小勇似勇而非勇。大勇似怯乃眞勇也。武王觀兵時晦。會盟津者八百諸侯。不攻而退。使紂百克而自斃。（原注。史記。武王觀兵至于盟津。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居二年。紂昏亂暴虐滋甚。武王遂東伐紂。諸侯咸會。紂師皆倒兵以戰。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自燔于火而死。）紂爲小勇而武王爲大勇。高祖強勉屈頓。推僭不與羽角。逡巡退避。使羽咆哮自僨。（原注。史記。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項王大怒。乃自披甲持戟挑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云云。漢軍圍項王垓下。項王自度不得脫。曰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乃自刎而死。）羽爲小勇而高帝爲大勇。匹夫猶堅忍就功。況天子乎。昭烈之遁逃于操。屈于呂布。奔走于二袁。狼狽于劉表。稽留于孫權。卒使操畏紐折敗。慨然而復漢。亮切于內治。緩于出師。屢出屢反。盤桓不進。及成算定勝。然後雜耕渭濱。爲久駐之基。示必討之勢。辱懿巾幗。懿不敢出。皆屈于一時。信于萬世。王者之大勇。延豈知之哉。且高帝既定三秦。關外響應。遂將五諸侯。（原注。顏師古曰。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故韓信得北舉燕趙。光武都于雒陽。削平諸僭。故耿弇得奮車駕。當亮之時。昭烈崩殂。孫權叛附。雍闓內訌。自關以西。未克一郡。昇延萬人。其能濟乎。況于亮方爲湯武之事。仗正道。明大義。一用節制正兵。其止如山。進退如風。靜動嚴固。開國宏遠。自足滅賊。蕘闕

之掩襲，鳴鼓之反攻，唱帛間金，詐謀詭計，皆所不爲。（原注：漢書沛公與張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諸公欲擊秦將屬者子嬰。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屬者子嬰。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畔，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而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罷敗，遂至咸陽云云。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羽太公呂后，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太半，諸侯附，兵能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機而遂取之，此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遂追羽，圍羽垓下。）若延者志于功利，行險僥倖，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剛愎自用，至于殺身，烏足與語是哉。儀有幹略而不知義，不能自附廉藺，先國家之急。（原注：史記趙拜相如爲上卿，位在頗右，頗羞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與會。出見廉頗，引車避匿。其舍人羞之，相如曰：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新喪元帥，以私憾殺大將，使孔明不瞑于地下，罪浮于延矣。

謹案：此卷贊闕。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一

列傳第十八

漢臣

王連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張翼子乂　羅憲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爲梓潼令。昭烈起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門不降。昭烈義之而不偪也。成都既平，以連爲什邡令，轉任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于是簡拔良才，以爲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皆至大官。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丞相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盧諸將才不己若，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停留者久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仕郡督郵。（謹案：今志作任郡督郵，通志作仕，與此合。姑婿鑒習爲建伶令，有逆法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智方士大姓，寵而不許。原注：華陽國志，習後官至征軍。）後貰恢于州，涉道未至，聞昭烈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必敗，乃託名郡使，北詣昭烈，遇于緜竹。昭烈嘉之，從至雒城，道恢之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

成都既定，昭烈領益州牧，以恢爲功曹書佐主簿，後爲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執送。昭烈明其不然，更遷恢爲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庲降都督鄧方卒，昭烈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量，惟陛下察之。昭烈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爲庲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原注：華陽國志曰：恢之蜀人云：庲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爲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爲寧州。）昭烈崩，高定恣睢于越巂，雍闓跋扈于建寧，朱褒反叛于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巂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太相糾合，圍恢軍于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紿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圍守怠緩，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接，南土平定，恢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愛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還居本郡。徙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琰，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死于緜竹。

謹案：目錄此下有呂凱傳，今闕。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復姓改名忠，爲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昭烈東征，敗績猇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部送。昭烈已還永安，見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爲世不乏賢也。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爲門下督。三年，亮南征，拜忠爲牂牁太守。郡承朱褒叛亂之後，忠撫育恤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爲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又擅亂諸郡，徵庲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原注：通鑑綱目：後主建興十一年，以馬忠爲庲降都督。注：庲降督張翼用夫人，夫人劉胄親，逃相亮以參軍馬忠代翼，召翼令還。其人聞翼宜還都，翼曰：胄臨城被殺爲誅賊之資，豈可以斥退之故而聽公家之務乎。于是統攝不聽，代到乃發。忠因其實，破胄斬之。集覽：庲降本南中地名，音來紳，武侯征南中，因以名官。）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于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忠至，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又越巂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寇，留忠成都，平尚書事。禕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修嗣。（原注：修弟恢，恢子忠，爲義，習，歷巴郡太守。）

人覺濟有度量，但談論大笑，忿怒不形于色，然處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爲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裔一時名士，清亮踰忠，閨宇宿有功幹，于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表、張蔚子。（原注：裔松之曰：華陽國志云：裔，張松子。未詳。）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隨杜濩、朴胡詣雒陽，假校尉，從曹操征漢中，因降昭烈，拜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逆規諫，謖不能用，大敗

于街亭。衆靈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敢偪。于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遣迸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司馬懿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薨于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懿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懿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沔陽。平更爲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治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魏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入寇。向漢川。前鋒已至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懼。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令入。（蜀案：陳志作令入。通志作令入。與此合。）比爾間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參軍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走。如平本策。是時鄧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體（原注：呼禮反。）無武將之體。然性狹侵疑。爲人自輕。以此爲損焉。十一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原注：古侯反。）扶忠勇寬厚。數戰有功。功名爵位亞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渠侯。後張翼廖化並爲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譙周目錄此下有張嶷霍峻傳。今闕。

羅憲字則令。父蒙。避亂于蜀。官至廣漢太守。憲少以才學知名。年十三。能屬文。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爲子貢。末帝立太子璿。爲太子舍人。遷庶子。尚書吏部郎。以宣信校尉再使于吳。吳人稱美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不與交。皓恚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右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末帝拜憲領軍爲宇副。魏人入寇。召宇西還。留二千人令憲守永安。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憲江長吏皆棄城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末帝降問至。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掠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脣齒。不恤我難而徼其利。背盟遠約。且漢已亡。吳安得久寧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勵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邪敗。百城無主。有棄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使步協率衆攻憲。憲臨江拒之。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魏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司馬昭。請力拒吳。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協軍。孫休怒。復遣陸抗等帥衆三萬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而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大半。或說憲委城奔魏。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遂命于此矣。陳騫言于司馬昭。遣荊州刺史胡烈救憲。抗等引退。昭即畀前任。拜憲淩江將軍。萬年亭侯。會武陵四縣舉衆叛吳。以憲爲武陵太守。巴東監軍。晉泰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憲遣妻子居雒陽。武帝以子襲爲給事中。三年冬入朝。進位冠軍將軍。假節。四年三月。從帝宴于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及先輩時宜敘用者。憲薦蜀郡常忠、杜軫、

壽良、巴西陳騫、南郡高軌、南陽呂雅、（案：今志作南陽。元本作南郡。與此合。）許國、江夏費恭、瑯琊諸葛京、汝南陳裕。即皆選用。咸顯于世。憲還。襲取吳之巫城。因上伐吳之策。憲方亮嚴正。待士不倦。輕財好施。不治產業。六年卒。贈安南將軍。謚曰烈侯。子襲以淩江將軍領部曲。早卒。追贈廣漢太守。襲子徽。順陽內史。永嘉五年爲王如所殺。

議曰。王遜謂亮南伐。有惜賢之志焉。李恢、呂凱、馬忠、敦質忠壯。闡土服遠。蹈峻尚義。有守。以結主知。王平朴魯有大將之略。虎臥北境。鍵閉劍門。張嶷策斷明果。有控馭之才。輯絡南土。廓清夷徼。井絡由茲增重。數君之力也。若嶷之識鑒遠到。力疾致命。又非諸賢之所及也。弋憲力扞孤城。屹然有烈士之風。國亡君虜。無所效忠。慟哭而降。其志可哀已。（原注：輿地紀勝云。憲守永安而蜀亡。吳人攻之不能克。）

贊曰。言言扞城。矯矯大將。輸忠效命。翼扶賢相。我伐用張。勢常北向。井絡多材。劍門益壯。弋憲道將。決裂義衿。天傾弗支。感慎益深。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二

列傳第十九

漢臣

蔣琬（子斌、劉敏）費禕　董允（董厥）　呂乂　陳祗　董厥（樊建）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昭烈入蜀。除廣都長。昭烈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昭烈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昭烈雅敬亮。乃不以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遽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便之爲什邡令。昭烈爲漢中王。琬入爲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于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爲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留統府事。八年。代裔爲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和供給。亮言公刻託志忠雅。當與吾共濟王業者也。密表末帝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薨。以琬爲尚書令。俄而

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驍凶遂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叡大興衆役還相攻伐雖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犄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構戲于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誡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舉聽不推則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耶後敏坐事係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原注：續書記：按此二事可謂真宰相之度・有武侯之風矣・按楊戲後隨大將軍費禕出軍・戲素心不服禕・酒後言笑・輕有侮弄之辭・禕外寬內忌・意不能堪・有司承旨奏戲・免爲庶人・禕之度量其不及琬遠矣・宜其敗也・）琬以爲昔丞相亮數關秦川道險運難意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魏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于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夜郎弘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疫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果東西並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意且當分裂奮食先摧其枝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諸仰維難實忘寢食概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憎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衝持河右臣當帥軍爲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劇至九年薨謚曰悼子斌嗣爲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諸葛思遠營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當酒掃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疾亡于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修敬墳墓視予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怡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寫款意及至涪如其書云末帝既降鄧艾斌詣會于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斌弟顯爲寇漢中議者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爲男女布野農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率所領與平據興勢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既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也（原注：鄳音盲・）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使迎仁仁將禕游學入蜀會昭烈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

鮮允獨神色未泰而禕燕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昭烈立太子禕與允俱爲舍人遷庶子末帝即位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幕寮于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爲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調無方諸葛恪羊道等才博果辨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獨朝恐不能數來也權每別酌名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紛至禕輒辭以醉退而譏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及辭還權以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願還遷爲侍中亮住漢中請禕爲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爲中護軍後又爲司馬領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刀擬儀儀涕泣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薨禕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尚書令于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于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弈每盡人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爲尚書令欲效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相懸若此蓋遠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棊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擾甲嚴鼓已訖禕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爾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原注：殿基通評・司馬彪敘傳曰・禕殿甲乙論許其是非・甲以爲齊與兄弟凡品庸人・荀以宗子技鬬・得衆順命之任・而區區者情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誅殺誅言・一朝殄滅・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爲鮑叔管仲朋已不一・豈與齊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識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齊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面臨兵之日・更以芳委齊兄弟・誠父子・從後閉門舉兵・壁而向芳・必無悉宥・忠臣爲君深慮之剛乎・以此推之・齊無大惡明矣・若懸以齊著罪・廢之刑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弄血食・及何保于魏之親戚・亦與同戲・爲偏濫不當矣・）琬固讓州職羽檄交馳人馬擾甲嚴鼓已訖禕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爾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范曄・今志作郭修・通鑑綱目通志俱作郭・與此合・）禕歡飲沈醉爲循手刃所害謚曰敬侯子承嗣爲黃門侍郎承弟恭尚公主爲尚書郎顯名當世早卒禕長女配太子璿爲妃

議曰琬沈毅有度守亮成規是以上下安和疆埸不悚有曹相之風而文雅過之禕重厚宏裕加之以敏故能坐御狂寇信漢餘烈終制姜維不使之逞嗚呼亮以經濟大才創宏規恢遠略高出千古與伊周相上下而琬禕繼之抗衡吳魏復延漢祚三十餘年可不謂英偉之士哉亮嘗自比管仲樂毅管仲相桓公生存而豎貂漏師身沒而國內大亂（原注：左氏傳・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鳥・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樂毅勝齊取其寶物遷其重器齊未盡下而逐于嗣王奔于他國（原注：史記樂毅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服・惠王即位・使騎代將・樂毅降趙・趙惠王書曰・輕卒損兵・長驅千國・食

王道南走宮，傾以身免，璋玉財寶，車甲珍寶，盡收入于燕，齊器殿于華蓋，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于磨室，和丘之植，植於汶篁，豈若亮之巍巍堂堂，生無猜嫌，沒無問貳，獎拔英賢，昇以後事，立國討賊，終魏之世，則賢于管樂遠矣。

謹案目錄此下有董允呂乂傳今闕。

陳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于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韓甚異之，故超繼董允內侍呂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常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閹豎，深見信愛，權重于維。景耀元年卒，末帝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祗統職一紀，柔嘉維則，幹蠱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甚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謚，謚曰忠侯，賜子粲關內侯，拔次子裕為黃門侍郎，自祗之有寵，帝追怨允日深，謂為自輕，由祗媚玆一人，皓構間浸潤故也。

董厥字襲，襄陽人也，丞相亮時為令史，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為主簿，亮薨，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為尚書令，遷大將軍，平章事，而同郡樊建代焉。建字長元，延熙二十四年，案諸葛亮傳，亮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權，問諸葛恪，恪事而錄黃皓，而云皓不能匡輔也。漢亡，厥建詣鍾會降，明年春，俱詣洛陽，同為相國參軍，其秋並被散騎常侍，使獨撫勞，晉武篡代，建為給事中，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開惡必改，而不吝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朕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建對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得頗牧而不能用乎，帝笑曰：朕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發詔治艾事焉。

譏曰：允方嚴介特，統掌內列，職司喉舌，獻可替否，曲為之防，終遠小人，剸裁君侈，易曰：閑有家悔亡，原注：家人初九爻辭。允則有焉，呂乂清簡守法，足以繼允，董厥與瞻建統事，不假借皓，欲共表廢姜維，有大臣之節矣，不與瞻死國而屈于仇，壅隔晚節，惜哉，丞相亮舉宰相之職，以為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每眷眷于本根，而董侍中尚書之任，必賢能端良而後用之，故能治內討外，以弱為強，終己及將費之世，三十餘年，小人不得聞，而懦主不致肆，及董允呂乂相繼而卒，祗為侍中，而非其人，卒與黃皓蔽賢路，國如桓靈之季，都亡志于親賢，人遠小人之言，嗚呼，一小人一宦者，猶能壞賢相之基圖，而亡人之國，況多乎哉，此聖人所以謹于微而戒乎履霜也。

贊曰：虎應龍顯，天翻地覆，不有君子，其何以國，公劉文偉，靖共淵塞，在國有賢，雅址碩德，周公既歿，乃命君陳，緝熙廟謨，式張吾軍，近臣植君，蓋呂克正，陳黃耦傷，陵我漢命。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三

列傳第二十

漢臣

姜維　張翼　廖化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喜立功名，陰結死士，不修儒素之業，仕郡上計掾，州辟為從事，案州辟，三國志作州郡，通志作州辟，與此合。以父冏昔為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衝郡將，沒于戰場，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漢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于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還至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納，維等乃俱詣亮降，會馬謖敗于街亭，亮拔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原注：魏略天水太守馬遵將維及諸官屬，棄州刺史郭淮，倒向西平，落門案行，會聞亮已到祁山，淮順遵曰：是欲不善，遂編東還上邽，遵家所治處也，界在西偏，又恐吏民樂亂，遂亦棄郡東上，官子餘等還冀，算中吏民見維等大喜，便推令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悅，未及遣還，維中人，會亮龍雀鎮為張郃費曜等所破，遂將維等同紹，維不得還，遂入蜀，諸軍攻冀，皆得維母妻子，亦以維本無去意，故不沒其家，但係保官以延之，此語與本傳不同，孫盛論，初姜維詣亮，與婁相失，後得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布遂志無當歸也，案維蓋知孟術，恐不年此，今不取。亮辟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賞維志烈，寖見親用，與留

府長史張翼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于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于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薨。維還成都。爲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大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率衆討定之。（蕭案。唐書地理志曰。維州薛城縣。漢巴蜀徼外羌冉駹之地。蜀劉禪時將姜維、馬忠等討汶山叛羌。即此地也。今州城即姜維故壘。）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將軍郭淮、夏侯霸等戰于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之。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若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爲希冀徼倖而決成敗于一舉。若不如志。悔無及矣。十六年春。禕遇害。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戰。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關、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于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卻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維爲大將軍。更整

勤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爲魏將軍鄧艾所破于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讟。而隴已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舉兵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住亡水。（蕭案。今志作芒水。毛本及通志俱作亡水。與此合。）皆倚山爲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昭烈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于是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于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衆出漢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官黃皓等弄權于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啓帝欲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朕嘗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于失言。遜辭而出。帝敕皓詣維陳謝。維登自疑懼。因求稽沓中。不復還成都。六年。維表帝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

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啓帝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爲諸圍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前鋒胡烈進攻關口。蔣舒開門出降。傅僉格鬭而死。遂陷關口。會攻樂城。不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翼、厥甫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退保劍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原注。左氏傳。吳季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于綿竹。帝降于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帝欲固守成都。或聞欲南入建寧。（蕭案。今志此下有或聞欲東入吳六字。此刪。與通志同。）於是引軍由廣漢、郪道以審虛實。尋被帝敕。投戈放甲。詣會于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維見會。會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見此爲速矣。會甚奇之。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與維出則同轝。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會陰懷異圖。維知之。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于擾攘。以見疑于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于五湖。卒伏劍而妄死。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

不法陶朱公之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子游乎。（原注。史記。越王句踐任范蠡以國政。滅吳。夫差自殺。范蠡乃乘扁舟而去。適齊。爲鴟夷子。漢書。張良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顏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或未盡于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維乃教會誅北來諸將。諸將既死。則徐殺會。盡坑魏兵。還復漢祚。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既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欲授維兵五萬。使爲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幷殺維妻子。剖維腹。膽大如斗。維昔所俱之蜀梁緒、官至大鴻臚。尹賞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先漢亡沒。郤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爲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爲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原注。孫盛曰。異哉郤氏之論也。夫士雖有百行。操業萬殊。至于忠孝義節。百行之冠冕也。姜維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違君徇利。不可謂忠。捐親苟免。不可謂孝。害加舊邦。不可謂義。敗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禦侮之任。而致敵喪守。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維無一焉。實有魏之逋臣。亡國之亂相。而云人之儀表。斯亦惑矣。縱維好書而微自藻潔。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而程鄭降附之善也。臣松之以爲郤正此論。取其可稱。不謂維始終行事皆可準則也。所云一時儀表。止在好學與儉素耳。本傳及魏略皆云。維本無叛心。以急逼歸蜀。盛相譏貶。惟可責其背母。餘既過苦。又非所以難郤正也。[illegible]）

蜀人于今傷之・以爲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艾之入江油・士衆鮮少・維進不能奮節綿竹之下・退不能總帥五將・擁衛蜀主・思後圖之計・而乃反覆于逆順之間・希違情于難冀之會・以衰弱之國・而屢觀兵于三秦・已滅之邦・冀理外之奇舉・不亦闇哉・裴松之曰・盛之譏維・又爲不當・于時鍾會大衆既造劍閣・維與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還計・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詭道傍入・出于其後・諸葛瞻既敗・成都自潰・維若回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綿竹・擁衛蜀主・非其理也・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爲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事在維手・殺會復蜀・不爲難矣・夫成功理外・然後爲奇・不可以事有差牙・而抑謂不然・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復可謂之愚闇哉・陳志蔣琬費禕與姜維共一傳・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衆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于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裴松之曰・蔣費爲相・克遵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御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于此哉・今譏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干寶曰・姜維爲蜀相・國亡主辱弗之死・而死于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長而懼不得其所也・諸家之論・互有得失・惟陳壽之評于寶之論爲得其實・

張翼字伯恭。犍爲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謹案・浩漢書作皓・曾祖父廣陵太守綱。皆有名迹。原注・益部耆舊傳曰・浩字叔明・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廣漢鐔粲・漢中李郃・蜀郡張霸共結爲友善・大將軍鄧騭辟浩・稍遷尚書僕射・出爲彭城相・國士閻丘遵等・徵拜廷尉・延光三年・安帝議廢太子・唯浩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以爲不可・順帝立・拜浩司空・年八十三卒・續漢書・綱字文紀・少以三公子經明行修舉孝廉・不就・司徒辟以高第爲侍御史・漢安元年・選光祿大夫・與侍中杜喬等八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案行天下貪廉墨綬・有罪便收刺史二千石以驛表聞・威惠清忠・名振郡國・號曰八俊・是時大將軍梁冀侵擾百姓・喬等七人皆奉命四出・唯綱獨埋輪于洛陽都亭不去・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上書劾冀等專權事・冀恨之・調尚書出綱爲廣陵太守・建康元年卒官・年三十六・張璠漢紀・順帝時遣光祿大夫周舉・光祿大夫杜喬・尚書欒巴・冀州刺史馮羨・兗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侍御史張綱・分行風俗・日俱拜・天下號曰八使・後漢書亦曰綱爲侍御史・漢安元年遣八使・巡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續漢書謂拜光祿大夫使・誤也・昭烈定益州。翼爲書佐。舉孝廉。爲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九年爲庲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耆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爲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于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薨。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入爲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衞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鎭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衆死于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爲蛇畫足。維竟圍經于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劍閣。共詣鍾會降。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翼子微。篤志好學。仕晉爲廣漢太守。

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謹案・蜀書作中廬人・爲前將軍關侯主簿。侯敗。屬吳。思歸昭烈。乃詐死。時人謂爲信然。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昭烈東征。遇于秭歸。昭烈大悅。以化爲宜都太守。昭烈崩。爲丞相參軍。後爲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幷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景耀五年。姜維率衆出狄道。化曰。兵不戢。必自焚。維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于寇。用之無厭。將何以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漢必亡。咸熙元年。徙雒陽。道病卒。

議曰。嗚呼。漢之將亡。豈勇智略者。難焉。姜維爲甚焉。亮終制延。而卒死無制維者。玩寇黷武。罷民以逞。自謂拓定中原如先丞相。則里婦之效顰也。原注・列子西施病心而矉其里・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眉・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漢之立國。保有梁益。以爲關中河內。依重險以自固。故昭烈實兵漢中諸閣。捍敵而不使之入。鴆毒爲喉。鯁不下咽。終不能潰入腹心。維乃易之。卻住漢樂。縱敵使入。高光昭烈不祀忽諸。悲夫。翼化譏維黷武必自焚是已。顧皆大將。位與維埒。不能衛國。不死于君。終爲降虜。義不逮夫譙矣。

贊曰。伯約悍鷙。魚爛弗哀。天既廢商。而臣能興。

謹案。陳志姜維與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同傳。張翼與鄧芝、宗預、楊戲同傳。廖化附宗預傳。此以姜張廖三人合傳者。蓋取其事相連係。且同爲降魏故耳。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四

列傳第二十一

漢臣

楊戲　王嗣　常播　衞繼　譙周 子熙 文立　孫秀　郤正

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宏、巴郡楊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戲每推祁以爲冠首。丞相亮深器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爲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爲平當。府辟爲屬主簿。亮卒。爲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爲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爲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庲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爲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軍至芒水。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意不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爲庶人。景耀四年卒。戲簡惰省略。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于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惟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者以此貴戲。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書。督庲降。後將軍。先戲沒。祁汰各早死。戲以延熙四年著季

漢輔臣贊。（原注：陳志。其所序述，今多載于蜀書，是以記之于左。自此以後，卒者則不追謚，故或有無見稱紀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歟之所貶而今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于其篇下，可以考知其彷彿云爾。）其序曰：

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惟一時，亦由開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乘柄，雄豪並起，殺殷難結，生人塗地。于是世主威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荊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越，則賢愚賴風，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隋師庸漢，則元惡斂迹，故能承尚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憑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須戰于鳴條也。天祿有終，奄忽不豫，雖攝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時雋乂扶攜，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蓋濟濟有可觀焉，遂乃並述休風，勳于後聽，其辭曰：

皇帝遐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鑒精是鍾，順期挺生，傑起龍驤，始于燕代，伯豫君荊，吳越憑賴，嶽風講盟，挾巴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德芳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嶷來世，歷載攸興。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樂吳連蜀，權我世眞，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厲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于未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齊是臧，識愛人倫，孔昔鑠鑠。

贊許司徒。

闡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鴻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飛電發，濟于艱難，贊主洪業，伴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無禮，並致姦慝，悼維輕慮，隕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于朝，或異或同，敵以乘釁，家破軍亡，乖道反德，託風樂亂。

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謂是諮，暫思經算，視事知幾。

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嘩嘩，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身報德。

贊龐士元。

將軍收壯，推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贊黃漢升。

宰軍清節，亢然恆常，讜言惟司，民思其綱。

贊董幼宰。

安遠強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當難不惑，以少禦多，殊方保業。

贊鄧孔山。

揚威才幹，敘歐文武，當官理任，衎衎辨舉，圖殖財施，有義有敍。

贊費賓伯。

屯騎主衛，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恃，是辨是裨。

贊王文儀。

尚書清尚，敕行躬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風，好侔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婚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贊糜子仲。

少府修慎，鴻臚明眞，諫議謇行，儒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殆危隊。

贊吳子遠。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翦除蒙穢，惟刑以張，廣遷營漢，國用用强。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和我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纏穢，遂事成章，偏任東隅，末命不辭，哀悲本志，放流殊疆。

正方受道，象明後綱，不陳不僉，造此異端，斥逐當時，任業以塊。

贊李正方。

文長剛毅，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忘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衆人，閑則及理，逼則傷德，舍順入凶，大易之云。

贊楊威公。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開計，孔休文祥，或才或減，播播述志，楚之蘭芳。

贊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祥。

國山休風，永南耽思，盛衡承伯，言戚言辭，孫德果銳，偉南篤常，德緒義強，志壯氣剛，濟濟修志，蜀之芬香。

贊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南、龐德緒、王義強。

休元輕寇，損時致害，文進奮身，同此顛沛，患生一人，至于宏大。

贊馮休元、張文進。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變役，隕命于軍。

贊程季然。

公宏後生，卓爾奇精，天命二十，悼恨未昌。

贊程公宏。

古之奔臣，禮有來偪，怨與同官，不順大德，靡有匡正，倍成奔北，自絕于人，作笑二國。

贊糜芳、士仁、郝普、潘濬。

戲所贊諸賢，自見書傳，其行事可按也，其餘史失其事，陳壽史略具名字，生出本末，故并錄于後云。

孔山名方，南郡人，以荊州從事隨昭烈入蜀，爲犍爲屬國都尉，因易郡名爲朱提，方爲太守，遷安遠將軍，康降都督，住南昌縣，章武二年卒。

賓伯名觀，江夏鄳人，劉璋母觀之族姑也，璋又以女妻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昭烈于綿竹，與嚴俱降，昭烈既定益州，拜爲裨將軍，後爲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爲人善于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將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褻，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卒。

元弼名匡，襄陽人，隨昭烈入蜀，爲巴郡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爲右將軍，封中鄉侯。

南和名邕，義陽人，隨昭烈入蜀，爲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內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亦至尚書。

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以荊州從事隨昭烈入蜀，南次于雒，以爲廣漢太守，存案不服龐統，統中矢卒，昭烈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遠大雅之義，昭烈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爲非也，免存官，頃之病卒。

孔休名觀，爲荊州主簿，別駕從事。

文祥名顧，襄陽人，隨昭烈入蜀，歷雒郫令，南廣漢太守，有流風善政，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子忠亦有名，官至尚書郎。

忠子隆，爲步兵校尉，掌校祕書。

國山名甫，廣漢郪人也，好人流言議，劉璋時爲州書佐，昭烈定蜀後，爲綿竹令，還爲荊州議曹從事，隨昭烈征吳，軍敗于秭歸，遇害，子祐有父風，官至尚書右選郎。

偉南名朝，永南之兄，郡功曹，舉孝廉，臨邛令，入爲別駕從事，隨昭烈征吳，章武二年卒于永安，一弟早亡，各有才望，時人號爲李氏三龍，幕下上昭烈爲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

德緒名祿，巴西安漢人，昭烈定益州，爲郡從事牙門將，建興三年，爲越巂太守，隨丞相亮南征，爲蠻夷所害，時年三十一，弟衡，景耀中爲領軍。

義強名士，廣漢郪人，國山從兄也，從昭烈入蜀，後舉孝廉，爲符節長，遷牙門將，出爲宕渠太守，徙在犍爲，會丞相亮南征，轉爲益州太守，將南行，爲蠻夷所害。

休元名智，南郡人，隨昭烈入蜀，昭烈東征，習爲領軍，統諸軍大敗于猇亭。

仁字君義，廣陽人，爲將軍，住公安，統屬關侯，與侯有隙，叛迎孫權。

普字子太，義陽人，昭烈自荊州入蜀，以普爲零陵太守，爲吳將呂蒙所誘，開城詣蒙，仕吳，爲廷尉，卒。存案諸傳略所載二十餘人，此書多取作正傳，故不復見，其不立傳者才十四人，仍存傳略附文。

議曰：戲志趣不凡，識高思敏，有逸才，跌宕不拘，度外之士也，大將軍琬與之言論，戲倨不答，琬不惟不責，又稱其快，一忤姜維，衡之不置，終以斥廢，人之度量，于此見矣。陳壽蜀志及裴松之傳注，自丞相亮以下，闕張佐命數人外，將相牧伯，參佐俊勳，功烈著顯者七十餘人，及戲爲贊，失其行事而不見紀傳者又數十人，蔡爾梁益，人才若是，皆亮獎拔顯收，陶鑄廢興，調變器使，塞末絲粟之長，莫不畢用，棟隆而柱石壯，榱桷居楔，楔，烏回反，圍，五結反，固，音站，楔，失烈反，緘奏其間，共興贊興漢業，故能信倡大義，抗衡吳魏，漢亡而爲晉名臣者猶數十人，高光餘烈，英雄炳蔚，浮動草木，有光鵬天，不與赤星俱隕，於戲盛哉，前後據蜀僭竊者，公孫述而下，如李雄、王建、孟知祥，皆稱號數十年，原注：晉成記，李特據廣漢，攻成都，克之，特卒，弟流領其衆，流卒，特子雄自稱成都王，永興二年，僭帝號，國號蜀，傳世期二世，李壽殺雄，傳子勢，桓溫滅之，凡四十六年，五代史，唐天復七年，王建僭號蜀，傳子衍，後唐郭崇韜滅之，凡二十年，後唐天成末，孟知祥僭號，號蜀，傳子昶，宋滅之，凡三十二年，閒弱猥瑣，絕無一人可稱，道術蜀之險阻，是而寂寂無聞，乃知人材盛衰，不在于地而在于人，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孔明有焉，王嗣字承宗，犍爲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著，舉孝廉，稍遷西安國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北境得以

事靜。大將軍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毦、（原注：音餌。）及義穀稗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領郡。後從維北征。爲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爲人美厚篤至。衆所愛信。嗣子及孫。羌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云。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沒官穀。當論重罪。播詣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掠。吏先驗問。播不答言。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長免刑戮。時惟主簿楊玩亦證明其事。與播辭同。衆咸嘉播忘身爲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郪長。年五十餘卒。書于舊德傳。後縣令潁川趙敦圖其像贊頌之。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也。兄弟五人。繼父爲縣功曹。繼爲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呼功曹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冒宴之閒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即許之。遂養爲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恒言已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爲後。故復爲衛氏。累遷奉車都尉尚書。（謹按：今陳志作大尚書。大字衍。）忠篤信厚。爲衆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議曰。嗣恩服羌戎。播忠于所事。皆一節之士。漢季之良也。繼以父命爲人後。復以父命而復。可謂共矣。然倫類之變。不足法于後也。

謹案。目錄此下有譙周傳。今闕。止存熙子秀一篇。

熙子秀字元彥。性靜嘿。不交于世。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原注：晉書隱逸傳：秀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州郡辟命。及李雄據蜀。安車徵秀。又雄叔驤。驤子壽。辟命。皆不應。常冠鹿皮冠。躬耕山藪。永和三年。安西將軍桓溫平蜀。表薦秀曰。臣聞大樸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元邈之風。（原注：荀子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注曰。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負石。自沈于河。莊子音義曰。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于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亦有秉心矯迹。以惇在三之節。是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唯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兔罝絕響于中林。白駒無聞于空谷。（原注：詩。肅肅兔罝。施于中林。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縣。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于羿浞之墟。想王蠋于亡齊之境。（原注：左傳。羿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史記。樂毅勝齊。聞畫邑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于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于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群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仍偪。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機。（原注：龔勝事見前注。漢書。薛方嘗爲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嘿遼海。方之于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

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狼當路。道喪俗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遁之弊。若秀蹤薄昂之徽。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朝命徵之。秀稱疾不行。（原注：晉書隱逸傳。桓溫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路遠道不能達。使敕所在四時存問。）及范賁、蕭敬相繼叛亂。秀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衆欲代之負擔。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救。吾氣力自足。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原注：陳志注：秀卒于家。）

常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爲益州刺史。爲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爲大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爲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單煢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爲祕書吏。轉爲令史。遷郎。至令。性淡于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于憂患。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于崔駰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賾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應機。揚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伸。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闚。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生取命。幹茲奧祕。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原注：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考則二十七年。）究古今之眞僞。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餐。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瘁匪躬。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盍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憮。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艷。管闚筐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以面從爲戒。孔聖以悅己爲尤。君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爲吾子之論而釋之。

昔在鴻荒。矇昧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及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于是從橫雲起。狙詐如星。奇邪蠭動。智故萌生。或飾眞以讎僞。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從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辯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鑠鑠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宁未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額。初升高闕。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于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

豈輕于俊民而忽于時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共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貞。上有訥納之宏。下有匡救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亹亹。尚此忠益。然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于素秋。元陰抑于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鑒陳。沖質不永。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欻披其智。狙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于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祈祭。煥皇道以輔真。雖時者未一。僞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于朝。黎庶欣戴于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愷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鷙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秘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修枯籬于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峙。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己。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蘧冒瞽說。時有攸獻。辟遘人之有采于市閭。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闡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己愨。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詘。失不慘悸。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輊。不鬻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絀。

何責之釋。何釁之弭。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俊髦成羣。猶鱗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爲之尠。浮魴臻不爲之殷。且陽靈幽于唐葉。陰精應爲商時。陽盱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原注。淮南子曰。禹爲水。以身請于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于桑林之際。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矣。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克夏桀而天下大旱。三年不收。湯乃以其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大命。於是翦其髮。攦其爪。自以爲犧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行止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己。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韙叔肸之優游。美疏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皓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于斯世。顧玆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于至貴。秦牙沈思于殊形。原注。淮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共儋纏采薪者九方堙。此其于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于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毛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也。[illegible] 薛燭察寶以飛譽。原注。越絕書曰。[illegible] 瓠梁託弦以流聲。原注。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illegible]

齊隸拊髀以濟文。原注。[illegible] 楚客潛寇以保荊。原注。[illegible] 雍門援琴而挾說。原注。[illegible] 韓哀秉轡而馳名。原注。[illegible] 盧敖翱翔乎元闕。若士竦身于雲清。原注。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illegible] 余實不能齊技于數子。故乃靜然守己而自寧。炎興元年。帝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于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帝東遷雒陽。時擾攘倉卒。漢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帝賴正相導輔。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司馬昭與帝宴。爲作故蜀伎。觀者皆爲感愴。帝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于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邪。他日問帝曰。頗思蜀否。帝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謂帝曰。若晉王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帝對如前。昭曰。何乃似郤正語邪。帝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昭嘉正忠。賜爵關內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爲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議曰。譙周郤正。閎學洽博。文采絢縟。進規謇國。有光漢之風焉。不能強君以義。死國抗敵。憑險守要。以圖恢復。乃咕囁諛脅。舉全蜀奉劉禪。面縛軍門。反社稷以爲長策。小人之儒也。嗚呼。昭烈百折。僅有此土。孔明不濟。繼之以死。乃爲腐儒所賣。并入仇敵。惜哉。故二子之事。不列諸儒學。以要亡漢之終焉。譙秀不屈于巴賨。不臣于晉世。豈激于中自高其節以蓋周之愆邪。原注。孫綽評曰。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爲天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深乎。夫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于其父。俛首而事仇。可謂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冀微榮。惑矣。且以

事勢言之・理有未易・是何者・禪雖兵主・自賢無・桀紂之酷・卒戰數越北・未有七崩之亂・山水・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部・以思後國・是時蠡・遂以亚兵據・自帝・綵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士險狹・山水・峻阻・絶嶮徼隘・非步卒所涉・若悉收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則出則欲・逞五溪・自然・吳之二帥・承命起・此何以寄之兵・所以嶮予必亡邪・魏師之來・壽國大舉・欲追則師老・多虞・且從屬・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疲奮之民・所以敗而盡惜之之卒・此暴王所以敗國・田單所以擒騎劫也・何爲想想・遣自因嵩・下堅之於敵・人致祈石之・歪惕説・葛生・有云・卒之不濟・則已衛・安能復爲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國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荊越之敗・或國主滅・咸魚爛・盡・終建功立事・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或人謀也・向使姜維存之・卦・納蜀之言・何邦基之能傷・合名之・可勝悲哉・擁雅・主・周・賓驚臣・方之申包胥・因畢・泣・淚・大夫種・不亦遠乎・

贊曰．文然請約．子業敏達．蜀何多賢．晉徵彙發．譙郤屬儒．劫主健決．學多何爲．終攜名節．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五

列傳第二十二

魏

曹操武帝

義例曰・舊以魏爲正統・故操始終稱太祖・丕叡五主皆生稱帝上・漢獻帝凡六主・于蜀則始稱姓名・漢稱先主後主・于吳四主・則始終稱姓名・又降于蜀・直爲魏之僭僞・今自操丕奐凡六主・皆削其號稱姓名・而書大主武・皆爲漢僭僞・其依倣帝紀書者・亦皆削去・其未僭號・則以漢正朔加之・亦既僭號・則非漢臣而列國也・仍以本國之年紀事・其諸臣子之傳・則仍其國之年・於吳亦然・

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也．原注・陳志・漢相國參之後・曹騰既莫能審其生出本末・今刪之・魏世紀傳往往繫於前世帝王名臣之後・皆不足徵也・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魏書其先出于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爲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俠于邾・春秋之世・與于會盟・逮至戰國・爲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于沛・漢高祖之起・曹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于容城・曹節生騰．騰隱宮爲宦者．除黃門從官．順帝時爲黃門．遷中常侍．大將軍梁冀弒質帝．太尉李固欲立清河王蒜．騰說冀立桓帝．以定策功．遷大長秋．封費亭侯．原注・立嗣・後漢書・騰爲帝所親愛・時在京師・議欲立嗣・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遂立蠡吾侯・是爲桓帝・騰父節・字元偉・素以仁厚稱・鄰人有亡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豕主大慚・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節笑而受之・由是鄉黨貴歎焉・長子伯興・次子仲興・次子叔興・騰字季興・少除黃門・永寧元

元年・鄧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門從官年少溫謹者配皇太子書・從臨其選・太子特親愛騰・飲食賞賜・與衆有異・順帝即位・爲小黃門・遷中常侍大長秋・在省闈三十餘年・歷事四帝・未嘗有過・好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于騰・益州刺史种暠於函谷關搜得其牋・上太守・并奏騰內臣外交・所不當爲・請免官治罪・帝曰・牋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乃寢暠奏・騰不以介意・常稱歎暠・以爲能得事上之節・暠後爲司徒・語人曰・今日爲公・乃曹常侍恩也・騰之行率・皆此類也・桓帝即位・以騰先帝舊臣・忠孝彰著・封費亭侯・加位特進・太和三年・追尊騰曰高皇帝・養子嵩嗣．嵩靈帝西園錢一億萬．且重賂中官．位至太尉．封都鄉侯．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之子也．原注・續漢書・嵩字巨高・質性敦慎・所在忠孝・爲司隸校尉・靈帝擢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爲太尉・黃初元年・追尊嵩曰太皇帝・吳松之曰・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爲從父兄弟・嵩生操．操少警譎．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其叔父數言之嵩．操患之．因逢叔父于路．陽喎原注・苦媧反・口敗面．曰偶中惡風．叔父還以告嵩．嵩呼操問之．操曰．初不中風．第失愛叔父．故見罔爾．自是嵩不入叔父言．操益肆意．飛鷹走狗．游放無度．人以其無賴薄之．惟梁國橋元南陽何容異焉．元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君善自持．吾老矣．願以妻子爲託．然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原注・續漢書云・元字公祖・嚴明有才略・長於人物・漢紀元歷位中外・以剛斷・謙儉下士・不以王爵私親・光和中爲太尉・以病久留罷・拜太中大夫・卒・家貧乏產業・柩無所殯・當世以此稱爲名臣・操乃造子將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子將鄙其爲人．不答．操乃劫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喜而去．操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操舞手戟于庭．踰垣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年二十．舉孝廉爲郎．除雒陽北部尉．繕治尉廨．縣五色棒于門．犯禁者皆棒殺之．靈帝所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執殺之．豪彊斂迹．莫敢犯者．遷頓丘令．操從妹夫濦強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後以能明古學．復拜議郎．初竇武陳蕃之死．操上書言武等正直．枉被陷害．姦邪盈朝．善人壅塞．言甚切至．帝不用．其後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政理無效爲民蠹害者．時大尉許馘、原注・戫同・與司空張濟承望宦官．受取貨賂．其宦官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操說司徒東海陳耽使言公卿所舉皆畏彊禦．避貴戚．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議案・續漢書・劉陶傳載此云・司徒東海陳耽與議郎曹操上言・此作司徒陳耽使曹・與後漢書小異・帝以譏讓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宦官遂共誣陷耽．死獄中．光和末．黃巾賊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濟南相．國．議案・後漢書・曹操十二月已亥令・先在濟南・後徵爲都尉・此云拜騎都尉在前・遷濟南相在後・恐記事之誤・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汙狼籍．于是奏免其八．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原注・魏書・長吏受取貪饕・依倚貴勢・歷前相不見舉聞・太祖至・咸皆舉免・小大震怖・姦宄遁逃・竄入他郡・政教大行・一

郡清平・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于漢・故其國爲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坐貧窮・歷世長吏無能禁絕者・太祖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姦邪鬼神之事・淫祀・皆由此遂絕・徵爲東郡太守．操見宦戚橫恣．綱紀大壞．遂不就．稱疾歸鄉里．讀書射獵．以自娛樂．議案・後漢書瑯邪王傳・順王容嗣・初平元年・遣弟邈至長安・奉章貢獻・遂稱東郡太守曹操忠誠于帝・操以此德邈・然操辭不就東郡・當時論以此稱之也・中平五年．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于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眞族滅矣．議案・志注作許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與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轉相招合．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欲因以起兵．會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以兵徼劫誅諸常侍黃門．因廢帝立合肥侯．以其謀告操．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伊尹懷至

忠之誠，據宰輔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至于崩光，受託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羣卿同欲之援，昌邑即位日淺，朝乏謀臣，進用羣小，議出密近，故乘機如轉圜，改命如摧朽。今日諸君徒見蠭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也。諸君自度結衆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竊必克，不亦危乎。芬不聽，呼平原華歆陽丘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勅芬能兵，俄而徵之，芬懼，解印綬亡走，至平原，自殺。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秋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以操爲典軍校尉。

六年夏四月，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召董卓將兵詣京師，操聞之曰：閹豎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于此，欲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定矣，何必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少帝爲弘農王，立獻帝，京都大亂。冬十月，卓表操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操不就，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過中牟，爲亭長所疑，執詣縣，或竊識之，爲請得解。原注：世語：中牟疑是亡人，見拘于縣，時操已叛卓書，懼功曹心知是太祖，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英雄，因白令釋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陳留孝廉衛茲以家財資操，募兵得五千人。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等十郡守相同時俱起兵，衆各數萬，推渤海太守袁紹爲盟主。操行奮武將軍，豪傑多歸心紹者。施信獨謂操曰：夫略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強必斃。君殆天之所啓乎。二月，卓聞兵起，遂弒宏農王，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雒陽，時術屯南陽，馥屯鄴，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謹案：魏志荀諸人屯兵處，獨缺王匡，餘倍方亂，不宜拘天下英雄，因白令釋之。王匡屯河內，信與劉岱等屯酸棗，此云匡屯河內，與綱目合。豫州刺史孔伷屯潁川，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共屯酸棗，畏卓兵強，莫敢先進。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進兵西，將據成皋，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操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授，得夜遁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操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益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州郡兵尋潰，操與夏侯惇等謁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夜燒操帳，操手殺數十人，乃得出，其不叛者五百餘人，至譙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袁紹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爲帝，操拒之曰：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遠近莫

不響應，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姦臣，未有昌邑亡國之愆，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紹又背得玉印，于操坐中舉向其肘，操笑而惡焉。紹使人說操曰：今袁公勢甚二子，復長，天下英雄孰敵之。操不應，由是不直紹，而有圖之之志。

二年春，紹復遂立虞爲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卓還長安，秋七月，袁紹脅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十餘萬衆略魏郡，東郡王肱不能禦，操引兵入東郡，整白繞于濮陽，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春，操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諸將皆以爲當還自救，操曰：孫臏救趙而攻魏，耿弇欲奔西安攻臨菑。原注：史記齊威王謀救趙，以田忌爲將，孫臏爲師，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搤，救鬬者不搏拊，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于外，老弱疲于內，子不若引兵決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敝魏于魏也。田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于桂陵，魏師大敗。後漢書：張步部劉俊，其弟藪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耿弇建策出軍，據二城之間，拿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被諸將琴食會朔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懼，將其衆亡歸劉。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拔其本屯，賊不能拔武陽必矣。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操要擊盡破之，毒等奔黃巾，於是東郡平。袁紹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四年春，操軍鄄城，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兵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匈奴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劉詳屯匡亭，操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之，術退保封丘，遂圍之，求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夏，操還軍定陶，下邳闕宣聚衆數千，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太山，華費略任城，亦殺宣，并其衆，操欲伐徐州，表請州郡各罷兵，詔書下，謙，謙不奉詔，上書自訟，秋，操乃攻謙，下

十餘城．謙城守不敢出．操引兵還．初操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瑯邪．操令泰山太守應劭迎嵩兗州．嵩輜重百餘兩．陶謙別將守陰平．利嵩財物．掩襲嵩于華費之間．殺之．并殺操弟德．闔門皆死．原注．應劭傳．嵩在太華山費縣．太祖令太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兗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爲劭迎未設備．謙兵至．殺太祖弟德于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得出．嵩逃于廁．與妾俱被害．闔門皆死．劭懼．棄官赴袁紹．後太祖定冀州．劭時已死．吳書．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遣都尉張闓將騎二百衞送．闓于太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太祖歸咎于陶謙．故伐之．　劭奔袁紹．操意謙爲之．引兵復擊謙．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保郯．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原案．荀彧傳．城此無十字．與志合．疑衍．于泗水．水爲之不流．操攻郯不能克．乃去．攻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雞犬亦盡．城邑無復行人．

興平元年夏四月．操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復攻陶謙．拔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郯．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郯東．要操．操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原注．孫盛曰．伐罪弔民．古之令軌．罪謙之由．而殘其屬部．過矣．　初操殺前九江太守邊讓．張邈、陳宮畏懼．遂叛操．迎呂布．郡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鄄城、范、東阿二縣．固守．操乃引軍還．布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太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遂進軍攻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操陳亂．會日暮．得引去．濮陽大姓田氏爲反間．操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兵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安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火而出．墜馬．燒左手．司馬樓異扶操上馬．至營．諸將未與操相見．皆怖．操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亦盡．各引去．秋九月．操還鄄城．布到乘氏．爲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于是袁紹使人說操．欲連和．操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操從之．冬十月．操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卒．昭烈領徐州．

二年春．操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操攻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操軍乘氏．以陶謙已死．欲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勸先定布．操從之．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操乃令婦人守陴．悉兵拒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謂其人曰．曹操多譎．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明日．操匿兵堤裏．出半兵堤外．布益進．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悉乘堤．步騎並進．大破之．獲其鼓車．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操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昭烈．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秋八月．操圍雍丘．冬十月．操遣使貢方物．詔拜操兗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自殺．夷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爲其下所殺．遂定兗州．東略陳地．是歲長安亂．帝東遷．敗于曹陽．渡河．幸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操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操將迎帝．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率將兵迎帝．衞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洪不得進．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

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操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原注．案後文述建安五年．汝南降賊劉辟叛應紹．則此時辟未斬也．蓋承魏志之誤．儀及其衆皆降．洪遂詣于楊奉．奉等共表操爲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秋七月．河內太守張楊及楊奉．韓暹以帝還雒陽．奉別屯梁．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乃潛召操．操將兵詣雒陽．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操自領司隸校尉．假節鉞．錄尚書事．于是誅議郎侯祈、尚書馮碩、侍中壺崇．討有罪也．封衞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丁沖、种輯、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郎郭溥、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劉艾、馮翊韓斌、東郡太守楊衆、議郎羅邵、伏德、趙蕤爲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儁爲宏農太守．旌死節也．時雒陽殘破．帝居城西故中常侍趙忠宅．董昭等勸操徙帝都許．九月．車駕出轘轅而東．操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帝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原注．漢紀．初天子敗于曹陽．欲浮河東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鎮星于牛斗．過天津．熒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將自軹關東出．立又謂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後數言于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立．謂熒惑逆守北河．故天子不北渡河．按．張卓傳．帝北渡河．故傕汜追不及．又謂代火者土．蓮敢謂繇者．謂承漢者魏．能安天下者曹氏．既如言國數．氏姓．皆不然之言．不可擬也．帝之遷許．楊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操擊奉．奉南奔袁術．拔其梁屯．于是以袁紹爲太尉．紹恥班在操下．不肯受．操乃以大將軍讓紹．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百官總已以聽操．以荀彧爲侍中．守尚書令．使管朝政．已乃將兵征伐于外．袁紹與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諷操以他過誅之．操曰．今天下土崩．雄桀並逐．輔相君長．人懷怏怏．各有自爲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猶懼不信．若復誅除．則誰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間．爲庸人所陵陷．可勝怨乎．高祖封雍齒而羣臣以安．若何忘之．紹以操外託公義．內實離異．深懷怨望．原注．裴松之曰．楊彪亦曾爲魏武所困．殆至于死．孔融竟不免于誅滅．豈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哉．非知之難．其在行之．信矣．　呂布襲昭烈．取下邳．昭烈來奔．程昱說操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操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衆．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自是兵食足餘．

二年春正月．操擊張繡．軍于淯水．繡舉衆降．操納濟妻．繡恨之．襲擊操．操爲流矢所中．殺長子昂．弟子安民．原注．魏書．公所乘馬名絕影．爲流矢所中．傷頰及足．幷中公右臂．世語．昂不能騎．進馬于公．公故免而昂遇害．　操乃引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鈔．操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操謂諸將曰．吾降張繡．失不便取其質．以至于此．吾知其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不復敗矣．遂還許．以鍾繇爲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袁術稱帝于壽春．使人告呂布．布收其使．上其書．術怒．攻布．爲布所破．秋九月．術襲殺陳王寵及其相駱俊．操遂征之．術聞操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李豐、梁綱、樂就．操擊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操還許．太尉楊彪與術通婚．操怒．下彪獄．訊掠．幾殺之．操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爲張繡．操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爲繡表所侵．冬十一月．操自攻繡．原注．臨淯水．祠亡將士．歔欷流涕．衆皆感慟．　表將鄧濟據湖陽．攻拔之．生禽濟．攻舞陰．下之．

三年春正月．操還許．三月．操圍張繡于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屯于安衆．以絕軍後．適袁紹叛卒詣操．

青田豐勸紹襲許。操將引還。繡兵來攻。軍不得進。（謹按。陳志作繡兵來。公軍不得進。太平御覽來下有進字。此作來攻。較明晰。）連營稍前。操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操軍前後受敵。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以俟遁。繡悉兵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操還許。荀彧問操前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呂布復為袁術使高順攻昭烈。操遣夏侯惇救之。不利。昭烈為順所敗。九月。操東擊布。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戰。操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至城下。操遺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于術。勸布出戰。又敗。乃還固守。操連戰。士卒罷。欲還。用荀攸郭嘉計。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之。太山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豨各聚衆。布之破昭烈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使招吳敦等。皆詣操降。遂割青徐二州傅于海以委焉。分琅邪、東海、北海為城陽、利城、昌慮郡。以臧霸等為守相。初操為兗州牧。以東平畢諶為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操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言無二心。操嘉之。為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布破。生得諶。衆為諶懼。操曰。夫人孝于其親者。豈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以為魯相。

四年春二月。操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眭固又殺醜。以其衆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犬城。交戰。大破之。斬固。操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衆降。封為列侯。還軍敖倉。以魏种為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初操

舉种孝廉。兗州叛。操曰。惟魏种不棄孤也。及聞种走。操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也。既下射犬。生禽种。操曰。惟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時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為不可敵。操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秋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率衆降。封列侯。十二月。操軍官渡。袁術自敗于陳。日益困弱。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操遣昭烈及朱靈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言于操曰。劉備不可縱。操悔。追之不及。昭烈之未東也。與董承等受衣帶中密詔。令誅操。及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討操。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原注。魏略。王忠扶風人。少為亭長。三輔亂。忠飢乏噉人。隨輩南向武關。值婁子伯為荊州遣迎北方客人。忠不欲去。因率等仵逆擊之。奪其兵。聚衆千餘人。以歸公。拜忠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忠嘗噉人。因從駕出行。令俳取冢間髑髏繫著忠馬鞍。以為歡笑。）廬江太守劉勛來奔。封為列侯。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操殺承及王服、种輯。皆夷三族。并殺貴人董氏。殯其娠。自將擊昭烈。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原注。孫盛魏氏春秋云。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裴松之曰。史之記言。既多潤色。故前載所述。有非實者矣。後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實也。不亦彌遠乎。凡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操。遂東擊昭烈。破之。生禽其將

夏侯博。昭烈奔袁紹。獲其妻子。其將關忠義屯下邳。復進攻之。被禽。昌豨叛為昭烈。又攻破之。操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操北救延。荀攸說操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操乃引軍兼行。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忠義擊之。斬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于是渡河追操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之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昭烈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趨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千。縱擊。大破之。斬醜。醜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奪氣。操還官渡。紹進保陽武。關忠義亡歸昭烈。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堆為屯。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復還堅壁。（原注。漢晉春秋。許攸說紹曰。公無與操相攻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事立濟矣。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圍取之。攸怒。魏志。戰不利下有時公兵不滿萬。傷者什二三。裴松之曰。魏武初起兵。已有衆五千。自後百戰百勝。敗者什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所吞并不可悉紀。雖征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夫結營相守。異于摧鋒決戰。本紀云。紹衆十餘萬。屯營東西數十里。魏太祖雖機變無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數千之兵。而得逾時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竊謂不然。紹為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衆。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閡。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皆云公坑紹衆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大衆。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案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為司隸。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繇馬為安在哉。）紹復進臨官渡。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操乃為車發石。擊紹樓皆破。紹復為地道。操為長塹

以拒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困于征賦。多叛歸紹。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不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以為先退則力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孫策聞操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為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略許下。紹使昭烈助辟。遣曹仁擊破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操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操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兵疲食歎。操謂運者曰。卻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得罪奔操。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為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閒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

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旣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會明．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陳門外．操急擊之．瓊退保營．操遂攻之．紹遣騎救瓊．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斬瓊．及督將眭元進．騎督韓莒子．呂威璜．趙叡等首．劓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未死．將詣麾下．操問何爲如是．仲簡曰．勝負自天．復何問爲．操意不欲殺．許攸曰．明日覽鏡．益不忘人．乃殺之．所殺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紹軍兇懼．紹將高覽．張郃爲郭圖譖害．怒而焚攻具．詣操營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盡坑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操上言曰．大將軍鄴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大司馬劉虞．刻作金璽．遣故任長畢瑜詣虞．爲說命錄之數．又紹與臣書云．可都鄄城．當有所立．擅鑄金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紹從弟濟陰太守敍與紹書云．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便欲送璽．會曹操斷道．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凶逆無道．乃至于此．輒勒兵馬．與戰官渡．乘聖朝之威．得斬紹大將淳于瓊等八人首．遂大破潰．紹與子譚．輕身迸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輜重財物巨億．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強．孤猶不能自保．而況衆人乎．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桓帝時有黃星見于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原注．三蒼．馗即古逵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操破紹．天下莫敵矣．以劉馥爲揚州刺史．治合肥．操以孫策既卒．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乃止．因表策弟權領其衆而厚撫之．

六年春．操就穀于安民．以袁紹新破．欲以其間擊劉表．荀彧諫乃止．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秋九月．操還許．紹之未破也．使昭烈略汝南．汝南賊共都等應之．遣蔡揚擊都．爲都所破．操自擊昭烈．昭烈奔劉表．都等皆散．

七年春正月．操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民人．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舉義兵以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爲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鬼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人以太牢祀橋玄．（原注．襃賞令載公祀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邈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乎．匪謂靈忿能貽己疾．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操下書責孫權任子．不至．夏四月．復進軍官渡．五月．袁紹卒．小子尚立．長子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秋九月．操攻之．譚尚數敗．

八年春二月．操攻黎陽．與譚尚戰城下．譚尚敗走．還鄴．夏四月．操進至鄴．收其麥．郭嘉勸操南伐荊州．以待譚尚之變．操從之．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己酉．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原注．魏書．綏．卻也．有前一尺．無卻一寸．）故趙

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內也．（原注．史記．趙王以括爲將．其母上書于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秦軍射殺趙括．趙王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于能．則上尊．鬬士食于功．則卒輕于死．二者設于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鬬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中窺虎與．秋七月．令曰．喪亂以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于天下．八月．操伐劉表．軍西平．操之去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爲尚所敗．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操許之．操曰．我攻呂布．表不爲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爲後圖．譚尚狡猾．當乘其亂．縱譚挾詐．不終束手．我破尚．收其地．利自多矣．乃許譚平．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尚聞操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呂翔叛尚屯陽平．率其衆降．封爲列侯．譚陰以將軍印授曠．曠受印送之．操曰．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使我攻尚．得以其間略民聚衆．比尚之破．可得自強以乘我弊也．尚破我盛．何弊之乘乎．乃爲子整聘譚女以安之．而引軍還．（原注．裴松之曰．紹死至此．過周五月耳．譚雖出後其伯．不爲紹服三年．而于再期之內．以行吉禮．悖矣．魏武或以權宜與之約婚．令云結婚．雖未必便以此年成禮．匪要．後文冬十月操還．當言譚負約．與之絕婚．女還．進軍．則此時之成禮可知．）

九年春正月．操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進軍至洹水．由降．旣至．攻鄴．爲土山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夏四月．操留曹洪攻鄴．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尚將沮鵠守邯鄲．（原注．裴松之曰．鵠．沮授子也．）又擊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舉縣降．徐晃言于操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宜旌賞二縣以示之．乃賜爵關內侯．黑山賊帥張燕．遣兵來助．拜平北將軍．五月．毀土山地道．鑿塹圍城．引漳水以灌之．秋七月．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操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爾．尚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爲營．操遣候者數輩前後參之．皆曰．定從西道．已在邯鄲．操大喜．會諸將曰．孤已得冀州矣．尚夜舉火．令城中知之．遂進軍犯圍．操逆擊破之．圍其營．未合．尚懼．遣（蓋案．陳志無遣字．此有遣字．較明晰．）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操不許．圍之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顗等臨陳降．衆大潰．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內兵．操入鄴．審配死之．操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廩食之．（原注．孫盛曰．昔者先王之爲誅賞也．將以懲惡勸善．永彰鑒戒．紹因世艱危．遂懷逆謀．上議神器．下干國紀．薦社汙宅．古之制也．而乃盡哀于逆臣之冢．加恩于饕餮之室．爲政之道．于斯躓矣．夫匿怨友人．前哲所恥．稅驂舊館．義無虛涕．苟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昔漢高失之于項氏．魏武遵謬于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操子丕納袁熙妻甄氏．初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

爲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強兼并之法。百姓喜悅。又令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強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爲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彊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緜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強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操讓還兗州。自領冀州牧。冬十月。高幹以幷州降。操復以幹爲幷州刺史。操之圍鄴也。譚復背操。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袁熙于故安。操遣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十二月。操入平原。略定諸縣。

十年春正月。操攻南皮。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急攻之。旦及日中不克。操自執枹鼓。士卒咸奮。遂克其城。斬譚。郭圖死之。冀州悉平。令曰。其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是月。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烏桓。觸等舉縣降。封爲列侯。初討譚時。民亡椎冰。原注。裴松之曰。討譚時川渠水凍。使民椎冰以通船。民憚役而亡。令不得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者。操謂之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爲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捕得。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封爲列侯。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三郡烏桓攻幽州。都督鮮于輔于獷平。秋八月。操擊犢等斬之。乃渡潞河救獷平。烏桓走出塞。九月。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原注。前漢書。人或毀直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之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撾婦翁。原注。後漢書。第五倫字伯魚。帝戲謂倫曰。聞卿爲吏篣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原注。前漢書。上初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無薰鬻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亡吳、楚、燕、梁之勢。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王商忠義。張匡謂之左道。原注。前漢書。王鳳怨商。[illegible]。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會日有食之。太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食咎。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對曰。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于上。執左道以亂政。提問悼大臣節。故廢暴而日食。問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此皆以白爲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爲羞。冬十月。操還鄴。高幹聞操討烏桓。復以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遣樂進、李典擊之。以杜畿爲河東太守。

十一年春正月。操伐幹。圍壺關。三月。拔之。幹走荊州。上雒都尉王琰捕斬之。封琰爲列侯。以梁習爲幷州刺史。秋八月。操東討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海島。昌豨復叛。遣于禁討斬之。冬十月。令曰。夫治世御衆。建立輔弼。戒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懼失中。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自今已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將覽焉。三郡烏桓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以家人子爲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強。爲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操將征之。鑿渠。自呼沲入泒。原注。音孤。水名。平虜渠。又從泃原注。音句。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除齊、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國。

十二年春二月。操自淳于還鄴。丁酉。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享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于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令曰。昔趙奢、竇嬰之爲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原注。史記。趙括母上書于王曰。始妾事其父時。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前漢書。吳楚反。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陳金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爲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羣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竇嬰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戍于陳、蔡者。庶以酬答衆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畢入。將大與衆人悉共享之。將北征三郡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劉表必不能任備。勸操行。夏四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導。操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操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陳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蓋案。英雄記曰。操一鞭斬蹋頓首。[illegible]。于馬上拚鞭。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衆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桓。或說操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幷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乃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僥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操封田疇爲亭侯。疇不受。操之北伐也。昭烈果勸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自謂失大會。甚悔之。

十三年春正月。操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操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操自爲丞相。原注。獻帝起居注。使太常徐璆即授印綬。御史大夫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辟河內司馬懿爲文學。秋七月。操伐劉表。八月。太中大夫孔融上書。言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論建漸廣。遂誣殺融。夷三族。劉表卒。子琮自領荊州牧。屯襄陽。昭烈屯樊。九月。操到新野。琮降。昭烈走夏口。操進軍江陵。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始。乃論荊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爲江夏太守。統本兵。引用荊州名士韓嵩、鄧義等。蓋案。鄧義見劉表傳。志作鄧羲。益州牧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冬十二月。操遺孫權書。率衆八十萬。順流東下。權遣周瑜、程普將兵助昭烈。操于赤壁。操軍大崩。從華容道步走。士卒死者十七八。收遺兵還。留曹仁守江陵。孫權自攻合肥。原注。按十二月。孫權圍合肥。魏志。武紀。十二月。權爲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憙救合肥。權聞憙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孫盛異同評曰。按吳志。備先破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此記云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

二者不同矣。述爲是。操復封田疇。疇不受。

十四年春正月。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還張遼救合肥。權乃退。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辛未。令曰。有頃以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卹撫循。以稱吾意。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冬十二月還譙。

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爾。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原注·史記·呂尚以魚釣奸周西伯·西伯獵·于渭之陽·遇太公·載與俱歸· 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原注·漢書·陳平少時家貧·及與絳灌等讒平曰·平居家時盜其嫂·今從漢王·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漢王以讓魏無知·無知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乃厚賜平·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 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惟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冬。作銅雀臺。原注·鄴有三臺·中央曰銅雀臺·有屋一百二十間·南曰金鳳臺·有屋一百九間·北曰冰井臺·有屋百四十五間·上有外室·三臺與法殿皆閣道相通·直行爲經·周行爲營·見李善三都賦注· 十二月己亥。令曰。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爲強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卻去二十年。待天下淸。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于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強敵爭。儻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于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袁紹據河北。兵勢強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于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爲宗室。包藏姦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荊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強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于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

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于秦三世矣。今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過于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爲人所禍也。既爲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以不得不爲也。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原注·左氏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與其母偕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吳入郢·申包胥以秦師敗吳師·楚子入于郢·賞申包胥·胥曰·吾爲君·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 未嘗不捨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強。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曹操下

十六年春正月。操以子植爲平原侯。據爲范陽侯。豹爲饒陽侯。以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淵徐晃擊破之。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繇會。關中諸將疑繇襲己。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操敕諸將堅壁勿與戰。秋七月。操西伐超。議者謂關西兵精悍。習長矛。非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之無用。諸君第觀之。遂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爲營。操自潼關北渡。使衆先渡。操留虎士百餘人南岸斷後。超赴船急戰。矢下如雨。操據胡牀不動。許褚扶操上船。原注·陳志不書許褚扶操上船·此本許褚傳· 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原注·曹瞞傳·公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公猶坐胡牀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騎追射之·矢下如雨·諸將見軍敗·不知公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幾爲小賊所困乎· 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于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九月。進軍渡渭。原注·曹瞞傳·時公軍每渡渭·輒爲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大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或疑于時九月·水未應凍·裴松之曰·案魏書·公軍八月至潼關·閏月北渡河·則其年閏八月也·至此寧可大寒耶· 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操用賈詡計。僞許之。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于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原注·魏書·公後日復與遂等會語·諸將曰·公與虜交語·不宜輕脫·可爲木行馬以爲防遏·公然之·賊將見公·悉于馬上拜· 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又列鐵騎爲十重陣。精光耀日。賊益震懼。既罷。超等問遂。曹操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

疑之．他日操又與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操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軍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原注．裴松之曰．漢高祖二年．與楚戰滎陽京索間．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今魏武不築垣牆．但連車樹柵以扞兩面．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其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操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諸將皆謝曰．公大威爾．所不及也．冬十月．操自長安北伐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留撫其民人．原注．魏略．楊秋．黃初中遷討寇將軍．位特進．封臨涇侯．以壽終．十二月．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

十七年春正月．操還鄴．自加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殺衛尉馬騰．夷三族．馬超餘衆梁興等屯藍田．使夏侯淵擊平之．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廮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秋八月．操將伐孫權．與權書曰．原注．阮瑀辭．離絕以

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于失楚．彭寵積望于無異．原注．漢書．高祖．以信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由此日怨望．居常怏怏．羞與絳灌等列．後漢書．光武至薊．彭寵上謁．自負其功．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前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遺寵以所服劍．又倚以爲北道主人．寵謂至當迎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盧綰嫌畏于已隙．英布疑迫于情漏．此事之緣也．原注．前漢書．盧綰爲燕王．立數歲．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綰使其臣張勝使匈奴．言豨等軍破．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所以重于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勝以爲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使范齊之豨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豨所．帝使使召綰．綰稱病．上曰．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帝病愈．自入謝．高祖崩．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英布爲淮南王．漢誅彭越．醢之．盛其醢以賜諸侯．至淮南．布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布所幸姬．與中大夫賁赫．布疑其與亂．欲捕赫．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使人微驗淮南王．淮南王疑其上書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原注．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事秦．何以異于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既惟忠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躋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

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于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原注．韓子．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于群臣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曰．胡可伐．武公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慨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荊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于孤．何必自遂于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原注．前漢書．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爲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書．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爲三王所反．今公誰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彭還白上．上令彭復往曉之．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上指河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漅之形．定江濱之民爾．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爲己榮．自謂策得．長爲西患．重以此故．未肯回情．然智者之慮．慮于未形．達者所規．規于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原注．前漢書．伍被諫淮南王曰．伍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輔果事見宋衷紀．前漢書．穆生不嗜酒．楚王戊嘗設醴．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遂謝病去．後戊與吳反．鄒陽仕吳．吳王有邪謀．陽奏書諫王．不納．去之．從梁孝王遊．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徼知著爾．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

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然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會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原注．左氏傳．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前漢書．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爾．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原注．漢書．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後漢書．隗囂將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元請以一丸泥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囂然元計．遂反．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寵反．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怨于浮．莫有勸行者．寵遂發兵反．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孝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元．原注．前漢書．梁孝王怨袁盎．與羊勝公孫詭謀．陰使人刺殺盎．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見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後漢書．隗囂使辯士張元游說西河曰．今各擁士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向．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爲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荊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拒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

道路既通，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于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權不答，冬十月，操遂伐權，操欲進爵國公，加九錫，侍中荀彧諫止之，操怒，以彧參軍事，彧自殺，

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操令幷十四州，復禹貢九州，省幽幷入冀州，以益其封域，夏五月丙申，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帝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原注：續漢書：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受學于鄭元，建安初爲侍中，遷光祿勳御史大夫，此册尚書左丞潘勗之辭。）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一民尺土，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于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宏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君復致討，克黜其難，遂建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于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于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蘄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厲，術以隕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指，呂布就戮，乘轅將返，張楊殂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

袁紹逆亂天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屆官渡，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于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桓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束馬縣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境，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也，（原注：文選作單于，李善曰：張華博物志：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穢貊，三曰密吉，四曰單于，五曰白屋。[illegible]）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敘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吏無苛政，民無回慝，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使召康公賜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於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宏烈，綏爰九域，罔不率俾，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于齊晉，朕甚恧焉，（原注：恧，女六反。）朕以眇眇之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

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使使持節御史大夫慮授君印綬册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元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召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傳璽，甫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元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穡人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革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明允篤誠，感于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魏國置丞相已下，羣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原注：魏書載公令曰：夫受九錫，廣開土宇，周公其人也，漢之異姓八王者，與高祖俱起布衣，剏定王業，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前後三讓，于是中軍師陵樹亭侯荀攸，前軍師東武亭侯鍾繇，左軍師涼茂，右軍師毛玠，平虜將軍華鄉侯劉勳，建武將軍清苑亭侯劉若，伏波將軍高安鄉侯夏侯惇，揚武將軍都亭侯王忠，奮威將軍樂鄉侯劉展，建忠將軍昌鄉亭侯鮮于輔，奮武將軍安國亭侯程昱，太中大夫都鄉侯賈詡，軍師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關內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選，袁渙，王朗，張承，任藩，杜襲，中護軍國明亭侯曹洪，中領軍萬歲亭侯韓浩，行驍騎將軍安平亭侯曹仁，領護軍將軍王圖，長史萬潛，謝奐，袁霸等勸進曰：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中興，封秩輔佐，皆所以襃功賞德，爲國藩衛也，往者天下崩亂，羣凶豪起，顛越跋扈之險，不可忍言，明公奮身出命以徇其難，誅二篡盜之逆，滅黃巾賊亂之類，殄夷首逆，芟撥荒穢，沐浴霜露，二十餘年，書契以來，未有若此功者，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高枕墨筆，拱揖羣后，商奄之勤，不過二年，呂望因三分有二之形，據八百諸侯之勢，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然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周公八子，並爲侯伯，白牡騂剛，郊祀天地，典策備物，擬則王室，[illegible]之宏也，逮漢興，佐命之臣，張耳吳芮，其功至薄，亦連城開地，南面稱孤，此皆明君達主行之于上，賢臣聖宰受之于下，三代令典，漢帝明制，今比勞則周呂逾遠，計功則張吳微渺，[illegible]無或拒違，公乃受命。）

操上書謝曰，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意望畢足，非敢希冀高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當死難，故獲身出命，摧鋒率衆，遂值千載之運，奉役目下，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顧瞻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能全首領，賴祖宗靈祐，醜類夷滅，得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祿，豐大宏厚，生平之願，實非敢望，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遺付子孫，自託聖世，永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盛意，開國備錫，以貺愚臣，地比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聞，不蒙聽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逼迫，伏自惟省，列在大臣，命致王室，身非己有，豈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將黜退，令就初服，今奉疆土，備數藩王，非敢遠期，虛有後世，至于父子相待，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顏，悚懼受詔，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進三女爲貴人，少者待年

于國。原注・獻帝起居注・使使持節行太常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齎璧帛元纁絹五萬匹之聘納聘・介者五人・皆以議郎行大夫事・副介一人・ 八月。馬超率羌胡擊隴上諸郡。殺涼州刺史韋康。自稱并州牧督涼州事。謹案・馬超事志書在十一月・下此据・綱目在八月・ 氐王千萬應超屯興國。使夏侯淵討之。參軍楊阜及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起兵攻超。殺超妻子。超走漢中。九月。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冬十一月。分魏郡爲東西部。置都尉。十一月。魏國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以荀攸爲尚書令。涼茂爲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爲尚書。王粲、杜襲、衛覬、和洽爲侍中。議復肉刑。不果。

十九年春正月。始耕籍田。馬超自漢中還圍祁山。夏侯淵使張郃擊超。超復奔漢中。韓遂從金城入氐王千萬部。率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淵擊。大破之。遂走西平。淵與諸將攻興國。屠之。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爾。原注・獻帝起居注・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與宗正劉艾・皆持節・介者五人・齎束帛駟馬及給事黃門侍郎掖庭丞中常侍二人迎二貴人于魏公國・二月癸亥・又于魏公宗廟授二貴人印綬・甲子・詣魏公宮延秋門・迎貴人升車・魏遣郎中令少府博士御府乘黃廐令丞相掾屬侍送貴人・癸酉・二貴人至洧倉中・遣侍中丹將冗從虎賁前後騎駢往迎之・乙亥・二貴人入宮・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將大夫議郎會殿中・魏國二卿及侍中中郎二人・與漢公卿並升殿宴・ 三月。操進位諸侯王上。加金璽、赤紱、遠遊冠。原注・獻帝起居注・使左中郎將楊宣、亭侯裴茂・持節印授之・ 秋七月。操伐孫權。參軍北地傅幹諫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足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爾。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爲可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則內外

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校。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于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今舉十萬之衆。臨之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得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大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惟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操又不從。軍果無功。原注・九州春秋・幹字彥材・終于丞相倉曹屬・有子曰元・ 冬十月。夏侯淵自興國討宋建于枹罕。斬之。隴右悉平。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御。莫非曹氏之人。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操惡而殺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妊。累爲請不能得。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是事泄。操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爲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于坐。后被髮徒跣行。泣過。執帝手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耶。遂將后下暴室弒之。操又殺所生二皇子。后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十二月。操至孟津。自置旄頭。宮殿設鍾虡。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原注・史記・蘇秦說齊王曰・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

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王曰・善・乃歸燕之十城・ 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又曰。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使持典刑。于是置理曹掾屬。

二十年春正月。操立其中女爲帝后。三月。操伐張魯。至陳倉。將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操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操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秋七月。操至陽平。張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從。率衆數萬與其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初操聞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言。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及至。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諸屯不能拔。山峻難登。士卒夾傷。軍食且盡。操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遣夏侯惇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軍夜迷失路。誤入張衛別營。營中驚潰。劉曄等在軍後。語惇褚曰。我師已得賊要屯矣。乃返白操。進解攔高祚等乘險夜襲衛。大破之。斬其將楊任。衛等夜遁。原注・魏名臣奏・載董昭表曰・武皇帝始征張魯・以十萬之衆・身親臨履・指授方略・因就民麥以爲軍糧・張衛之守・蓋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言作軍三十年・一朝持與人如何・此計已定・天祚大魏・魯守自壞・因以定之・世語曰・魯遣五官掾降・弟衛橫山築陽平城以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東郡郭諶曰・不可・魯已降・留使既未反・衛雖不同・偏攜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夜高祚等誤與衛衆遇・祚等多鳴鼓角會衆・衛懼・以爲大軍見掩・遂降・ 張魯聞陽平陷。乃奔南山入巴中。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原注・魏書・軍自武都山行千里・升降險阻・軍人勞苦・公于是大饗・莫不忘其勞・ 巴漢皆降。復漢寧郡爲漢中。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爲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八月。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走之。原注・按獻帝紀・建安二十年・劉備與孫權爭攻漢中・備傳云・曹公定漢中・孫權傳

云・入漢中・按操以七月入漢中・備未知聞之・而八月權已攻合肥・蓋聞曹操兵始欲向漢中・即引兵還爾・ 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舉巴夷賨民來附。原注・孫盛曰・濩音戶・朴、音浮・ 于是分巴郡。以胡爲巴東太守。濩爲巴西太守。皆封列侯。操欲承制封拜諸侯守相。使帝下詔曰。夫軍之大事。在茲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法曰。賞不踰日者。欲民速覩爲善之利也。昔在中興。鄧禹入關。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爲河東太守。來歙又承制拜高峻爲通路將軍。察其本傳。皆非先請。明臨時刻印也。斯則世祖神明。權達損益。蓋所用速示威懷。而著鴻勳也。且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專命之事。所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況君秉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夷夏。軍行藩甸之外。失得在于斯須之間。停賞俟詔。以滯世務。固非朕之所圖也。自今已後。臨事所甄。當加寵號者。其便刻印章假授。咸使忠義得相獎勵。勿有疑焉。冬十月。置名號侯以賞軍功。十一月。張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封魯及五子皆爲列侯。昭烈進據巴中。操遣張郃徇三巴。昭烈使張飛擊郃。大破之。十二月。操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

二十一年夏五月。操自進爵爲王。帝下詔曰。自古帝王雖號稱相變。爵等不同。至乎褒崇元勳。建立功德。光啓氏姓。延于子孫。庶姓之與親。豈有殊哉。昔我聖祖受命。創業肇基。造我區夏。鑒古今之制。通爵等之差。蓋封山川以立藩屏。使異姓親戚。並列土地。據國而王。所以保乂天命。安固萬嗣。歷世承平。臣主無事。世祖中興。而時有難易。是以曠年數百。無異姓諸侯王之位。朕以不德。繼序弘業。遭率土分崩。羣凶縱毒。

自西徂東。辛苦卑約。當此之際。惟恐溺入于難。以羞先帝之聖德。賴昊天之監。俾君秉義奮身。震迅神武。捍朕于艱難。獲保宗廟。華夏遺民含氣之倫。莫不蒙賴。君勳過稷禹。忠侔伊周。而掩之以謙讓。守之以彌恭。是以往者初開魏國。錫君土宇。懼君之違命。慮君之固辭。故且懷志屈意。封君為上公。欲以欽順高義。須俟勳績。韓遂宋建。南結巴蜀。羣逆合從。圖危社稷。君復命將。龍驤虎奮。梟其元首。屠其窟棲。暨至西征。陽平之役。親擐甲冑。深入險阻。芟夷蟊賊。殄其凶醜。盪定西陲。懸旌萬里。聲教遠振。寧我區宇。蓋唐虞之盛。三后樹功。文武之興。旦奭作輔。二祖成業。英豪佐命。夫以聖哲之君。事為己任。猶錫土班瑞。以報功臣。豈有如朕寡德。仗君以濟。而賞典不豐。將何以答神祇慰萬方哉。今進君爵為魏王。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宗正劉艾奉策璽元土之社。苴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其上魏公璽綬符策。敬服朕命。簡恤爾衆。克綏庶績。以揚我祖宗之休命。操上書三辭。詔三報不許。又手詔曰。大聖以功德為高美。以忠和為典訓。故創業垂名。使百世可希。行道制義。使力行可效。是以勳烈無窮。休光茂著。稷契載元首之聰明。周召因文武之智用。雖經營庶官。仰歎俯思。其對豈有若君者哉。朕惟古人之功。美之如彼。思君忠勤之績。茂之如此。是以每鍊符析瑞。陳禮命冊。寤寐慨然。自忘守文之不德焉。今君重違朕命。固辭懇切。非所以稱朕心而訓後世也。其抑志撙節。勿復固辭。操始受命。尚書右丞司馬防營舉操為北部尉。至是召防至鄴。與之歡飲。謂防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防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爾。操大笑。原注・四體書勢序・梁鵠以公爲北部尉・曹瞞傳曰・爲尙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建公名防・司馬宣王之父・裴松之曰・案司馬彪序傳・建公不爲右丞・疑此不然・而王隱晉書云・趙王篡位・欲尊祖爲帝・博士馬平議・稱京兆府君・昔舉魏武帝爲北部尉・賊不犯界・如此則爲有徵・操殺中尉崔琰。尚書僕射毛玠。操以其女為公主食湯沐邑。八月。以大理鍾繇為相國。始置奉常宗正官。冬十月。治兵。遂伐孫權。檄吳將校部曲曰。原注・陳琳此檄文選首載・尙書令荀彧・則十七年事也・檄中乃稱平漢中張魯及胡漢降封列侯等事・則二十年事也・十七年伐權時・荀彧自殺・至是豈有彧哉・考此檄二十一年冬十月治兵伐權時文也・故正文刪去尙書令荀彧等數字・則與史文合・矣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于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埶。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原注・漢書音義・服虔注曰・齊斧・未聞其說・張晏曰・斧鉞所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也・讀書志林曰・齊・側皆反・凡師出必齊戒受斧・故曰齊斧也・名字不足以汙簡墨。譬猶鷇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于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旗不拔。原注・史記・吳起曰・昔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後漢書・公孫述遣任滿據荊門・帝命征南大將軍岑彭擊之・朝鮮襲殺遼東部都尉涉何・遣左將軍荀彘擊朝鮮・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爲四郡・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下橫浦・破番禺・南越以平・遂爲九郡・昔夫差承闔閭之遺跡。用子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于勾踐。武卒散于黃池。終于覆滅。身罄越軍。原注・史記・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以甲兵五千人棲于會稽・及吳王與晉定公爭長于黃池・越王・襲吳・殺其太子・吳王歸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而殺夫差・及吳王濞驕恣屈強。猾猾始亂。自以兵強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

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濞之罵言未絕于口。而丹徒之刃已陷其胷。原注・前漢書・吳王濞以七國反・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往擊・敗之・吳王與麾下壯士千人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鏦殺之・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于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跱。強如二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鴟視狼顧。爭為梟雄者。難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血流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脣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阻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之誅。蓋案・文選作・致天下誅戮・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旍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屬。皆為鯨鯢。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于彼。降福于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夫鷙鳥之擊。先高攫鷙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原注・蒲霸反・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搤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剋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于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民除害。元惡大懟。必當梟夷。至于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繆尚。開城就化。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為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熛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

稚兒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仇。畢仇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儁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乂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迮。雨絕于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賢聖之德也。鷦鴂之鳥。巢于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原注。韓詩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鴟鴞鴟鴞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于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苕。風至苕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勛。以脤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筭且大小。以存易亡。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蹯。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原注。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于王非環寸之蹯也。願公早圖之也。前漢書。項羽使從兵擊齊。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角閒。齊王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爲害于身也。田假田角田閒于楚。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何則。以其所全者重。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求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十一月至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操軍居巢。二月。進屯江西郝谿。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操引軍還。使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權遣使請降于操。夏四月。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五月。作泮宮。六月。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初置衛尉官。秋八月。令曰。昔伊摯傅說出于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原注。孟子。伊尹以割烹要湯。傅說舉于版築之間。左氏傳。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原注。前漢書。蕭何以文毋害爲沛主吏掾。曹參秦時爲獄掾。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常從人寄食。淮陰少年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劍。怯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于是信孰視。俛出跨下。一市皆笑。信以爲怯。陳平事見前注。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三晉不敢南謀。原注。史記。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起娶齊女爲妻。魯人疑之。起殺其妻。以明不與齊。魯卒以爲將。攻齊。大破之。其母死。起終不歸。之魏。魏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文侯乃以起爲西河守。以拒秦韓。武侯卒。之楚。楚悼王以爲相。南平百越。北卻三晉。西伐秦。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爲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冬十有二月。操加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丕爲太子。昭烈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操遣曹洪拒之。以王必爲丞相長史。典兵督許中事。令曰。必是吾披荊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蹉跌久未辟之。捨騏驥而弗乘。遑遑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署所宜。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時關忠義強盛。京兆金禕自以世爲漢臣。自

日磾討莽何羅。原注。前漢書。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乃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褎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忠賊顯著名節累葉。覩漢祚將移。乃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原注。後漢書。吉本作吉平。本子邈邈弟穆等。謀殺必。挾帝以攻操。南引關忠義爲援。

二十三年春。吉邈等率其黨千餘人夜燒門攻必。禕遣人爲內應。射必中肩。必欲投禕。其帳下督曰。今日事竟知誰而投入乎。扶必奔南城。原注。志注載必投禕事有二說。此取後說。會天明。邈等衆潰。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共討斬之。收紀晃。將斬之。紀呼曰。恨吾不自爲之。竟爲群兒所誤爾。操聞之大怒。召漢百官詣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衆謂救火者必獲免。皆附左。操以爲不救者非助亂。救火者賊也。皆殺之。曹洪破吳蘭。斬其將任夔等。三月。張飛馬超走漢中。陰平氐強端斬吳蘭傳其首。夏四月。令曰。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于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無夫子。若年十二以下無父母兄弟。產業者。廩食終身。幼者至十二止。貧窮不能自贍者。隨口給貸。老耄須侍養者。年九十以上復不事家一人。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爲兆域。使足相容。秋七月。操救漢中。九月。至長安。南陽吏民苦繇役。冬十月。宛守將侯音反。南陽太守東里袞。原注。袞志作衮。曹瞞傳注作褒。與此合。與功曹應余迸竄得出。音遣騎追之。飛矢交集。余身蔽袞。被七創而死。音騎執袞以歸。曹仁屯樊。操命仁還討音。功曹宗子卿說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逆而無益。何不遣之。吾與子共戮力。比曹公軍來。關忠義兵亦至矣。音從之。子卿因夜踰城從袞收餘民圍音。會仁軍至。共攻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屠宛。斬音。昭烈斬夏侯淵于陽平。三月。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昭烈因險拒守。將軍趙雲擊操敗之。夏五月。操引軍還長安。秋七月。操以夫人卞氏爲王后。遣于禁助曹仁攻關忠義。屯樊城。八月。漢水溢。沒于禁軍。遂獲禁。殺將軍龐德。遂圍仁。使徐晃救之。九月。西曹掾魏諷謀襲鄴。覺。曹丕殺之。原注。世語。諷字子京。沛人。有惑衆才。傾動鄴都。鍾繇由是辟焉。大軍未反。諷潛結徒黨。又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鄴。未及期。禕懼。告之太子。誅諷。坐死者數十人。裴松之曰。王昶家誡曰濟陰魏諷。而此云沛人。未詳。而操殺其主簿楊修。冬十月。軍還雒陽。孫權遣使上書以討關忠義自效。操自雒陽南救曹仁。未至。晃攻之。解仁圍。操軍摩陂。權襲關忠義。操表權爲驃騎將軍。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上書稱臣于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尚書桓階等曰。漢自安帝以來。政去王室。國統數絕。至于今者。惟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期運久盡。歷數已終。非適今日也。是以桓靈之間。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殿下應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漢。羣

生注望，遐邇稱歎。是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愚以爲虞夏不以讓辭，殷周不恤誅放，畏天命也。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不答。夏侯惇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能除民害爲百姓所歸者，即其主也。今殿下即或三十餘年，功德著于黎庶，爲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政在今日。操曰：施于有政，是亦爲政，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原注：曹瞞傳及世語並云：桓階勸王正位，夏侯惇以爲宜先滅蜀，蜀亡則吳服，二方既定，然後遵舜禹之軌。王從之。及至王薨，惇追慢前言，發病卒。孫盛評曰：夏侯惇恥爲漢官，求受報印，桓階方惇有義直之節，考其傳記，世語妄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雒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樹，而血出。木工蘇越白狀，操惡之，遂癰疾。遺令曰：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持姬女季豹以示四子曰：以是累汝。因泣下。又曰：吾徒伎人，皆著銅雀臺，于臺堂上施八尺牀，總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朔十五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又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其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卒年六十六。謚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丕稱尊號，追尊曰武皇帝。曹叡景初元年，稱廟號曰太祖。操機鑑明敏，善任智數，知人善察，難眩以僞，識拔才能，馭之以術，咸盡器使，與敵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至決機乘勝，氣勢益溢，因事設奇，變化如神，勛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庭無文綵，屏幕弊者，復再紉補。女適人，皆以皁帳從婢，不過十人。攻城克敵，得美麗物，則悉以賜有功，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性喜吟，多才藝。御軍三十餘年，手不釋書。注孫子十三篇，自爲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登高必賦，造新詩樂章，被之管絃，尤善騎射。嘗于南皮一日射雉獲三十六頭。（通案：志注作六十三頭。）然爲人佞易無威儀，佩小囊盛以盛細物，冠恰帽以見賓客，與人談論，譎浪醜詆，及其歡悅，至以頭沒杯案中，沾污殺膳。猜阻多疑，嗾野葛至一尺，能飲酖酒數杯，刻深忌前忤之者，終身不釋。諸將有計畫出己者，隨以法誅之。初不受卓命而東歸，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適出，五子皆在，備賓主禮。操聞其食器聲，自以背卓，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原注：魏書太祖以宰殺必覆敗，遂不就取馬及物，太祖手刃誅殺敗人。）袁忠爲沛相，嘗以法治操，沛國桓邵亦輕之。陳留邊讓言議嘗侵操，卒殺讓族其家。忠邵避交州，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脫走，自首于操，拜謝庭中。操曰：拜可解死邪，遂殺之。如孔融、荀彧、毛玠、許攸、楊修、崔琰等，少失旨意，皆不免。軍行嘗經麥中，令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傅麥以相持，操馬忽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罪。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尊。操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僞爲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乃拔劍割髮以置地，在軍中則枕丸木臺寢。嘗枕幸姬寢，姬覺，疑曰：須臾覺我，姬見臥安，不即覺，已而自覺，捧殺之，稟殺嘗不足。主者曰可以小斛給軍。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衆。乃斬其首，徇于軍門曰：行小斛，盜官穀，故斬之。其酷虐變詐，皆此類也。至其臨

終涕泣嗚噫，以託兒女，分香作履，衣服組綬，無不付畀，乃不一及禪代。此其大姦，以一死欺天下後世者也。（原注：博物志：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實、宏農張芝、芝弟昶、皆草書，而太祖亞之。桓譚、馮翊山子道、王九眞、郭凱、韓善圍棋，太祖皆與埒能。又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譙郡華佗、甘陵甘始、陽城郭禹、魏郡烏丸朱建平、皆不事王侯，以黃紹、梁鵠之徒，超爲將帥，皆著絳巾，號太祖以天下凶荒，貴財乏匱，傳子曰：漢末王公多迫王命，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虎視四州，強成莫敵，太祖運籌演謀，稟雄宇內，擥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綏御群英，定大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議曰：堯舜以禪讓帝，湯武以征伐王，桓文以力而伯，羿莽以盜而篡。此自昔有天下國家之大端也。桓靈之季，天下已無漢矣。操之機神權略不世出，撥定禍亂，康濟斯民，慨然自爲，豈不足王？翼戴天子，加之以共，續則有餘。南北征伐三十餘年，大小數百戰，功烈巍然，乃崎嶇詭譎，陰賊險狠，欺人孤兒寡婦，爲羿莽篡盜計，厭然以西伯自處，使其子爲舜禹之事，將誰欺哉？爲盜而惡盜之名，則又羿莽之不若也。嗚呼，世衰道微，自晉而下十餘代，千有餘年，往往有湯武之仁義，桓文之功烈，而終用操竊國之術，自以爲得，而不知其非，悲夫！或者又謂操取天下于盜手，非取之于漢室。司馬光論操乃大盜，而謂人爲盜乎？劫遷天子，弒母后，殺貴人，酖皇子，誅大臣，戮名士，自加九錫，爲公爲王，非取之漢室而孰取之哉？諺曰：巧詐不如拙誠，有大功而以僞喪之者，操是也。操自謂智，予謂不智也。

贊曰：朱鍾曖昧，寶祚傾側。九服氛蜺，八維侵塞。叨吻涎瀝，孽牙血磔。延以樹兵，莫知振德。操出數閥，詭斷瞰睨。詭人矜譎，蔑文遏智。假義勸王，圖篡挾帝。逆獲萬段，老狐百媚。日勝日負，日得日亡。不作齊桓，甘爲田常。賊款盜模，仍誤後王。毋謂弗知，代遠益彰。

帝即位，謀殺前將軍廣宗之、太中大夫張猛、待詔賈逵之、郎令蘇邇，公卿以下是之。重足一迹，至于東京，稱制者六后，揖國者五族。原注：後漢書：臨朝者六后，章帝竇太后、和熹鄧太后、安思閻太后、順烈梁太后、桓思竇太后、靈思何太后也。五族：竇氏、閻顯、梁冀、竇武、何進也。孫程、曹節、侯覽、張讓、廢立太子，賊殺公卿，禁錮名士，皆三代所未有，而甚于亡秦。漢之亂亦極矣。德不復而亂日滋，至于屠何進，滅宦官，召董卓，潰疣斷命，而漢遂亡。獻帝以枯枿餘燼，流漂而東，爲操所挾，以爲盜資，芟夷殘滅，二十餘年，轉而爲魏。隧界之丕，然而遺澤之所漸漬，寬政之所覆冒，仁心之所繼繫，皇威之所披偃，株枝連蔓，未能卒斬，故傑將義士，猶欲復漢于既亡。雲從景附于遐孤，遣冑是以大統復業于昭烈，皇帝丕特負貶，祛篡之盜，操死而直取自爲可也。乃從容禪讓，自以爲舜禹復出，其自欺也甚矣。且輕溺佻靡，未除貴驕公子之習，不矜細行，隳敗禮律，刻薄骨肉，自戕本根，亂亡基兆，已在于是。孔明贈爲土龍芻狗宜哉。

贊曰：臣篡君廢，父竊子奪，驕淫矜夸，紊姦賣惡，斐斐陝伎，沾沾淺識，露根無基，甫得已失。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三

魏

曹丕文帝

謹按曹丕傳文全闕，止存議贊。

議曰：高帝除秦苛虐，蠲楚暴疾，恢張雄圖，鋪繹遠略，剏業垂統，文景共儉，專務德化，愛養滋殖，與天下休息。孝武拓大國勢，孝宣綜核政理，世祖中興，彼定僞亂，賓延儒雅，崇尚經術，獎厲風節，孝明孝章，增貲潤色，隨羣拜老，橫經問道。原注：後漢書：中元元年，始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遊天，依日月，備法物之駕，盡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祖割辟雍之上，舉養三老五更，享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搢紳之人，觀橫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濟濟洋洋，幾于三代。漢德于是極矣。然其亂本亦始高帝不學無術，用秦亂制，遂廢三代禮樂，雖規模闊大，而綱紀不正，帷薄之間，乃有人彘，母后外戚，幾危劉氏。原注：漢書：呂后酖殺趙王如意，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薰耳，飲瘖藥，使居廁溷中，名曰人彘。惠帝崩，太后臨朝稱制，後殺趙王友、共王恢、燕王建等，立周呂侯子台爲呂王，台弟禄爲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爲趙王，又以禄爲上將軍，居北軍，並爲相國，居南軍，欲爲亂，太尉周勃等誅之。孝武游宴後庭，而宦人始與政。原注：後漢書孝武敎宴後庭，或清宴機事，多以宦人主之。于是三蜀爲漢國疾，原注：三蜀，謂母后、外戚、宦官也。呂霍上官，終爲王氏，而恭顯遂殺鴻儒大臣。原注：漢書：宦官弘恭、石顯，傳中黃門，宣帝時任中書官，恭爲令，顯爲僕射，元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四

魏

曹叡明帝　曹芳齊王

謹案曹叡曹芳傳文全闕，止存議贊。

議曰：曹丕一時僞定，享國日淺，而叡承之，切據中夏，漢人來討，吳兵亟至，殆無寧歲，正君臣旰食之秋，乃遲爲秦皇漢武之事，能民以逞，至使公卿百官負土，雖婺度英發，有帝王之槩，魯昭之量，心殆未除也。原注：左氏傳：婺公薨，立齊歸之子公子稠，比葬，三易位，寢衽如故，秋，于是昭公十九年矣，國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秦人佳兵，血流海內，而呂政亂其允。原注：史記：始安國君子楚立爲太子，呂不韋取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入秦說華陽夫人，使言于昭王，約以子楚立爲太子，呂不韋取邯鄲，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獻之子楚，生子政，子楚立，是爲莊襄王，子政，即始皇也。楚人僭王，遂稱陵諸夏，而幽王祝其宗。原注：史記：楚子熊通，其女弟子春申君，知有身，進之楚王，生子男，立爲太子，是爲荒淫王，操以夏侯曾曹氏，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勃遂弒逆，隱謀篡漢，僅一再傳而芳亦莫知其所由來，遽錯其統，于是知有天道，叡忍死待懲，而命手擅，自以爲昭烈，而謂懿爲孔明，誠則誠矣，舉家貸而託之盜，其明不足稱也，嗚呼，欺孤而亡于託孤，其可欺哉。

贊曰，知臨天權，威赫電斷，明乃未融，崇侈荏亂，襪魄託懿，豈爲無天，忍死召賊，昭昭好還。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五

魏

曹髦（高貴鄉公）　曹奐（陳留王）

謹案曹髦曹奐傳文全闕，止存議贊。

議曰，魏自司馬懿得政，族曹爽，斥齊王，大福已去，天之所廢，而髦欲興之，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而死也。（原注左氏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敎也已，弗聽，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奐知鼎命已移，垂拱仰成，永終天祿，甘于亡滅，孝獻之流爾，屯之九五曰，小貞吉，大貞凶，髦之謂也，豫之六五曰，貞疾恒不死，悔亡，奐之謂也。

贊曰，昏童篡統，大盜移國，酷甚漢季，可以徵德。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九上

列傳第二十六上

魏家人

義例曰，帝統在漢，故魏奐不得稱爲后妃，取獻帝修五代史例，與其諸子總爲家人傳。

曹操卞夫人（武宣皇后，丁夫人）　曹丕甄后（文昭皇后）　郭后（文德皇后）　曹叡毛后（明悼皇后）　郭后（明元皇后）

卞后瑯琊開陽人，曹丕之母也，本倡家，生齊郡白亭。（原注魏書后以漢建安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黃氣滿室，終日，父怪之，以問卜者王旦，旦曰，此貴徵也，年二十，操子濟納爲妾，後隨操至雒陽，董卓之亂，操微服避難，袁術傳操凶問，操左右在雒者皆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止，操聞而善之，建安初年，丁夫人廢，遂以后爲繼室，諸子無母者，操皆令養之，初操有丁夫人，又劉夫人，有子修，及濟河長公主，劉早卒，丁養子修，子修亡于穰，丁常言殺我兒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操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操就見之，丁方織，外云公至，寤機如故，操撫其背曰，顧我共歲歸乎，不顧又不應，操卻行立于戶外，復云，得毋尚可邪，遂不應，操曰，其訣矣，遂與絕，使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爲嫡，又有子修，視后母子不足，后爲繼室，不念舊惡，因操出行，常使人餽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已下之，

迎接皆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邪。其後丁亡。后請操殯葬。未許。及操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于心未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脩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乃葬許城南。后性儉約。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操嘗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取。后取其中者。操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僞。故取其中者。丕爲太子。左右長御賀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夫人當傾府藏以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爲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爲幸耳。亦何爲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操。操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是最爲難。二十四年。立爲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減國內死罪一等。二十五年。操卒。丕即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篡代。尊曰皇太后。稱永壽宮。原注。魏書。后以國用不足。減損御食。諸金銀器物皆去之。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後植犯法。爲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卿議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不可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以爲言。裴松之曰。案文帝夢磨錢。欲使文滅而更愈明。以問周宣。宣答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則太后用意。不得如此書所言也。魏書又曰。太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輒住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也。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爲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帝爲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下廚。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丕欲追封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爲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丕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爲後式。叡立。尊后曰太皇太后。泰和四年春。始追謚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其年六月。后卒。釐案。魏志明帝紀作六月。此合。下后傳作五月者誤。七月合葬高陵。釐案。魏志此下有后弟秉傳。今此節之。而目錄亦無附傳人名。與漢后紀傳義例不合。疑係大興脫誤。

甄后。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之後。世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娶常山張氏。生三男五女。長男豫早終。次儼舉孝廉。大將軍掾。曲梁長。次堯舉孝廉。長女姜。次脫。次道。次榮。次即后。后始生。家中彷彿見人持玉衣覆其上。后三歲逸卒。號慕如成人。相者劉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原注。魏書。后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怪問之。后言。此豈女人之所觀邪。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爲學。當作女博士邪。后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爲己誡。不知書。何由見之。時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后家大有儲穀。頗以穀易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又近左皆饑乏。釐案。近左。魏志作左右。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廣爲恩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原注。魏略。后年十四。喪中兄儼。悲哀過制。事寡嫂謙敬。事處其勞。拊養儼子。慈愛甚篤。后母性嚴。待諸婦有常。后數諫母。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節。顧留一子。以大義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后與嫂共止。寢息坐起常相隨。恩愛益密。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納之。熙出爲幽州。后留養姑。及鄴城破。紹妻不先入袁尚府。后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丕問之。劉言男熙妻也。顧擥髮髻。以巾拭面。姿貌絕倫。丕去。劉謂后曰。不憂死矣。丕遂納之。有寵。生叡及東鄉公主。原注。魏略。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皇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爲迎取。魏書曰。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後宮有寵者勸勉之。其無寵者慰誨之。每因閑宴。常勸帝言。昔黃帝子孫蕃育。蓋由妾媵衆多。乃獲斯祚。所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其後帝欲遣任氏。后請于帝曰。任氏鄉黨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狷急。不婉順。前後忿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請曰。妾受

敬遇之恩。衆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懼有見私之譏。下受專寵之罪。願重留意。帝不聽。遂出之。十六年七月。太祖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居守鄴。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安。后不得定省。憂怖。晝夜泣涕。左右驟以差問告后。后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歷時。今疾便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耳。憂愈甚。後得武宣皇后還書。說疾已平復。后乃懽悅。十七年正月。大軍還鄴。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動左右。武宣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謂之曰。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困邪。吾時小小耳。十餘日即差。不當視我顏色乎。嗟歎曰。此真孝婦也。二十一年。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時后以病留鄴。二十二年九月。大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見后顏色豐盈。怪問之曰。后與二子別久。下流之情。不可爲念。而后顏色更盛。何也。后笑答之曰。叡等自隨夫人。我當何憂。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延康元年夏六月。丕南征。后留鄴。黃初元年冬十月。丕篡代。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丕。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丕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原注。魏書。有司奏建長秋宮。帝璽書迎后。詣行在所。后上表曰。妾聞先代之興。所以饗國久長。垂祚後嗣。無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其人。以興內教。令踐阼之初。誠宜登進賢淑。統理六宮。妾自省愚陋。不任粢盛之事。加以寢疾。敢守微志。璽書三至而后三讓。言甚懇切。時盛暑。帝欲須秋涼乃更迎后。會后疾遂篤。夏六月丁卯。崩于鄴。帝哀痛咨嗟。策贈皇后璽綬。臣松之以爲。春秋之義。內大惡諱。小惡不書。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審。魏史若以爲大惡邪。則宜隱而不言。若謂爲小惡邪。則不應假爲之辭。而崇飾虛文乃至于是。異乎所聞于舊史。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后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陳氏刪落。良有以也。子叡立。有司奏請追謚曰。蓋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所以承化。天地所以明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歿則光其靈。誦述以盡其美。宣揚以顯其名者也。今陛下以聖懿之德。紹承洪業。至孝烝烝。通于神明。遭離殷憂。每勞謙讓。先帝遷神山陵。大禮既備。至于先后。未有顯謚。伏惟先后恭讓著于幽微。至行顯于不言。化流邦國。德侔二南。故能膺神靈嘉祥。爲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烈。后妃之功。莫得而尚也。案謚法。聖聞周達曰昭。德明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謚曰文昭皇后。是月。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于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祀之尊。而克讓允恭。固推盛位。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禮。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遂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祀于陵。又別立寢廟。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

魏昌之安城鄉千戶。追封逸。謚曰敬侯。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羡思慈親。叡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又嘗夢見后。于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敘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以像爲虎賁中郎將。是月。后母卒。帝制緦服臨喪。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后舊陵庳下。使像兼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陽陵。像遷散騎常侍。青龍二年。追謚后兄儼曰安城鄉穆侯。夏。吳人侵揚州。以像爲伏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復爲射聲校尉。三年。卒。追贈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謚曰貞侯。子暢嗣。又封暢弟溫、韡、豔。皆爲列侯。四年。改逸、儼本封皆曰魏昌侯。謚如故。封儼妻劉爲東鄉君。又追封逸妻張爲安喜君。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又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自。又曰。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虞。然崇弘帝道。三世彌隆。廟祧之數。實與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于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

進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閟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憯論功報德之義。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以播聖善之風。于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藏之金匱。叡思念舅氏不已。暢尙幼。景初末。以暢爲射聲校尉。加散騎常侍。又特爲起大第。叡親臨之。又于其後園爲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卒。追贈車騎將軍。諡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叡愛女淑卒。追封淑爲平原懿公主。爲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悳爲之後。承甄氏姓。封爲平原侯。襲公主爵。靑龍中。又封后從兄子毅及像弟三人皆爲列侯。嘉平中。復封暢子二人爲列侯。暢弟溫字仲舒。與郭建及甄等皆后族。溫本國侯。進爲輔國大將軍。加侍中領射聲校尉。泰始元年。晉武帝纂代。加溫位特進。

郭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原注。魏書。父永。官至南郡太守。諡敬侯。母姓董氏。卽堂陽君。生三男二女。長男浮。高唐令。次女昱。次卽后。后弟都。弟成。后以漢中平元年三月乙卯生。生而有異常。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爲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于銅鞮侯家。曹操爲魏公。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有獻納。丕定爲嗣。后有謀焉。及卽王位。后爲夫人。旣篡代。進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黃初三年。丕欲立爲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媯。並以賢明。流芳上世。原注。史記。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爲嫘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曰元囂。曰昌意。皆有天下。堯以二女妻舜於嬀汭。桀奔南巢。禍階妹喜。紂以炮烙。怡悅妲己。原注。國語。夏桀伐有施。施人以妹喜女焉。淮南子。湯敗桀于歷山。桀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列女傳。紂嬖妲己以青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是以聖哲愼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丕不從。遂立爲后。后上表謝曰。妾無皐英䓣降之節。又非姜任思齊之倫。原注。詩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誠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處中饋之重任。后自在東宮及卽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柴貴人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爲丕言其本末。丕大有所怒。至爲之頓首請罪。是以六宮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爲人。后早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拜奉車都尉。外親劉斐與他國爲婚。后聞之敕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强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里娶妾。后止之。遂敕諸姻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爲妾也。宜各自愼。無爲罰首。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取禍。可不愼乎。五年。丕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遊。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羣臣莫敢復言。丕後復東征。至廣陵。后留譙宮。時表留宿衞。欲遏水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遏。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曹叡立。尊后爲皇太后。稱永安宮。太和四年。詔封

表安陽亭侯。又進爵鄉侯。增邑幷前五百戶。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爲騎都尉。其年追諡后父永爲安陽鄉敬侯。母董爲都鄉君。遷表昭德將軍。加金紫。位特進。表第二子訓爲騎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后止之曰。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爲法。初甄后隕沒。以叡屬李夫人。而丕令后養之。叡旣立。李夫人嘗告叡以甄后之死。皆后譖殺之。及殯令披髮覆面。以糠塞口。而立爲皇后。叡哀恨流涕。數泣問甄后死狀。后曰。先帝自殺之。何以責問我。且汝爲人子。可追仇死父。爲前母枉殺後母邪。叡怒。逼昔之。靑龍三年春。后以憂暴卒于許昌。斂殯者皆如甄后故事。以終制。營陵。三月庚寅。葬首陵西。原注。魏書載哀策曰。惟靑龍三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啓殯。將葬于首陽之西陵。哀子皇帝叡親奉冊祖載。遂親追奠。叩心擗踊。號咷仰訴。痛靈魂之遷幸。悲容車之向路。背三光以潛翳。就黃壚而安厝。嗚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嬀周。聖善彌光。旣受多祉。享國延長。哀哀慈妣。興化閨房。龍飛紫極。作合聖皇。不虞中年。暴離災殃。愍予小子。煢煢摧傷。魂雖永逝。定省曷望。嗚呼哀哉。漢紀。魏志。葬首陽西陵下。有帝遣使者劍璽一百餘字。今此無之。恐係大典脫闕。

曹叡毛后。河內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叡時爲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卽位。以爲貴嬪。太和元年。立爲皇后。后父嘉拜騎都尉。后弟曾郎中。初叡爲王。納河內虞氏爲妃。旣卽位。虞氏不得爲后。卞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必不能以令終。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遂絀還鄴宮。進嘉爲奉車都尉。曾騎都尉。寵賜隆渥。頃之。封嘉博平鄉侯。遷光祿大夫。曾駙馬都尉。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叡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擧動甚蚩騃。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原注。孫盛曰。古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對揚至德。恢王化于關雎。致淳風于麟趾。及臻三季。並亂茲緒。義以情溺。位由寵昏。貴賤無章。下陵上替。興衰隆廢。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賤。本旣卑矣。何以長世。詩云。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其此之謂乎。後又加嘉位特進。曾遷散騎侍郎。靑龍三年。嘉卒。追贈光祿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幷前千戶。諡曰節侯。四年。追封后母夏爲野王君。及叡幸郭后。后寵日弛。景初元年。叡遊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郭后曰。宜延皇后。叡弗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叡見后。后曰。昨日遊宴北園樂乎。叡以左右洩之。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諡。葬愍陵。遷曾散騎常侍。後徙爲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郭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本郡反叛。沒入宮。叡立。甚見愛幸。拜爲夫人。叔父立爲騎都尉。從父芝爲虎賁中郎將。叡疾困。立爲皇后。曹芳立。尊爲皇太后。稱永寧宮。追封諡后父滿爲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紹其爵。封后母杜爲郃陽君。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原注。魏略。皆郭之中。芝最壯直。先時自以他功封侯。立宣德將軍。皆封列侯。建兄德出養甄氏。德及建俱爲鎭護將軍。皆封列侯。掌宿衞。值三主弱幼。司馬氏專政。與奪大事。皆先咨于后而後行。毌丘儉鍾會等之亂。咸假其命而以爲辭焉。景元四年十二月卒。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晉泰始中。建卒。子嘏嗣。爲給事中。原注。陳壽。后妃傳序。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嬀。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廢興存亡。恒此之由。春秋說云。諸侯九女。孝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是從。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衰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鑒往易軌。于斯爲美。追觀陳羣之議。棧潛之論。適足以爲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議曰、魏內官之制、皆因漢舊、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曹操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倢伃、有容華、有美人、曹丕增貴嬪、淑媛、倢容、順成、良人、曹叡增淑妃、昭華、倢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于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倢容比亭侯、倢儀比關內侯、倢伃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曹丕篡代、創漢母后之禍、著令羣臣不奏事太后、后族不得輔政、其意亦美矣、然而丕叡皆惑紫色之譏、使綠衣上僭、而殺嫡后、而失家則、及司馬氏篡綱、放弒三君、皆令母后處可下詔行事、卒移其國、又甚二漢之季矣、

贊曰、牝雞當陽、漢家以索、魏氏創時、盛閑申約、躬弗蹈道、廢顯登郭、琴瑟更張、貞風遂薄、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九中

列傳第二十六中

曹操三子

曹彰任城威王　曹植陳思王子志　曹熊晉德王

曹操卞后四子、丕、彰、植、熊、

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操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勇、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當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爾何能作博士耶、操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爲將、操曰、爲將奈何、對曰、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賞必信、罰必行、操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二十二年代郡烏桓反、以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操誡彰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勉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惟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隧、虜乃散退、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爲桑干之都、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道、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遂命輕敵、彰曰、率師而行、惟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強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操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丕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操在漢中、昭烈駐兵山頭、使劉封下挑戰、操怒、大罵曰、賣履舍兒、乃使假子拒汝公乎、呼我黃鬚來令蟻之、乃召彰、彰晨夜進到長安、而操已從漢中還、彰見操、如丕言、歸功諸將、操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彰鬚黃、故操稱之、操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操至雒陽、得疾、驛召彰、未至、操卒、既至、問先王璽綬所在、因謂臨淄侯植曰、先王召我、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丕立、詔曰、先王之道、庸勛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成家、故能蕃屏大宗、禦侮厥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與諸侯皆就國、彰自以見任于操、且有功、冀遂見授任、而隨例就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丕以鄢陵增薄、使治中牟、丕既篡代、因封彰中牟、其後丕如許昌、北州諸侯畏彰剛嚴、過中牟不敢輒止、皆速去、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立爲任城王、四年、朝雒陽、不即得見、忿恚、暴卒于邸、謚曰威、（原注、魏志評曰、任城武騎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贍、足以自通後業、故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恚暴薨、蜀案、世說曰、魏文帝忌弟任城王、王壯、因在卞太后園共圍棋、帝戰敗、文帝以毒置諸棋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噉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覆水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阿、令飲魏氏春秋云、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恚、暴薨、安有圍棋遣毒之事、且太后徒跣趨井、亦非情事、世說之語、恐不足據也、）至葬、賜繁輅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戶、景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原注、陸機辯亡論曰、楷、泰始初爲崇化少府、見百官名、魏志評曰、任城武騎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贍、足以自通後業、故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恚暴薨、蜀案、世說曰、魏文帝忌弟任城王、王壯、因在卞太后園共圍棋、帝戰敗、文帝以毒置諸棋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噉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覆水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阿、令飲魏氏春秋云、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恚、暴薨、安有圍棋遣毒之事、且太后徒跣趨井、亦非情事、世說之語、恐不足據也、）

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操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操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操甚異之、（原注、陸機辯亡論曰、文帝天之英睿、武皇之所鑒、遂高門之嶷峙兮、浮曜於西京、文中天之英睿兮、迎飛聞乎西域、臨漳水之長流兮、望鄴都之巍巍、仰春風之和煦兮、聽百鳥之悲鳴、天網恢其既立兮、宇宙綱而復紐、樹仁化于宇內兮、密雨施于上京、惟桓文之爲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輝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輝光、永賞譽而無極兮、等年壽于東皇、云云、太祖深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與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淄侯、操伐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于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異、丁儀、丁廙、楊修等爲之羽翼、操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而丕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說、故遂定爲嗣、三十三年、增植邑五千、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操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植妻衣

縱。操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操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自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吏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宜吾從子建開司馬門來。皆都不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恆使。吾爾（謹案。冊府元龜作以爾。誰闕。）誰爲心腹也。操既慮始終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誅修。植益內不自安。（原注。魏志典略曰。楊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修。數與修書。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跡于大魏。足下高視于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于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于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前爲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于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于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于名山。將以傳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修答曰。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風雅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于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于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

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于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于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諐邪。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蒙瞽誦歌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其相往來。如此甚數。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修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爲坐曹植也。修死後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修以所得王髦劍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在洛陽。從容出宮。追思修之過薄也。撫其劍。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所說王髦劍也。髦今焉在。及召見之。賜髦穀帛。摯虞文章志曰。劉季緒名修。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裴松之曰。呂氏春秋曰。人有大臭者。其兄弟妻妾皆莫能與居。其人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之而不能去。此植所云逐臭之夫也。[illegible]亦見皇覽。文多不載。世語曰。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爲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爲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內以惑之。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修與賈逵王淩並爲主簿。而爲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敕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爲。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修遂以交構賜死。修子囂。囂子準。皆知名于晉世。囂泰始初爲典軍將軍。受心膂之任。早卒。準字始丘。惠帝末爲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準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爲意。逍遙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準不治。猶以爲名士。惜而不責。召以爲軍謀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舉。事未施行而卒。準子嶠字國彥。嶠弟髦字士彥。並爲後出之俊。準與裴頠樂廣善。遣往見之。頠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韻。謂準曰。嶠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準曰。嶠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準歎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評者以爲嶠雖有高韻。而神檢不逮。樂言爲得。傅暢云。嶠似準而疏。嶠弟俊字季彥。有最清出。嶠髦皆爲二千石。俊太傅掾。）二十四年。曹仁爲忠義所圍。操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丕欲植飲酒偪而醉之。植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罷之。丕立。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植與諸侯王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

司請治罪。丕以卞后故。貶爵安鄉侯。其年丕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于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骨肉之親乎。其改封鄄城侯。三年立爲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戶。（謹案。陳思王集。令曰。孤前令寫灌均所上孤章三通九府所奏事及詔書一通。置之座隅。欲朝夕諷詠。以自警省。）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雒陽。未對。自念有過。當謝。乃留從官關東。單身微行。欲入見清河長公主。因主謝。而關吏以聞。丕使人逆之。不得見。卞后以爲自殺。對丕泣。會植科頭負斧鑕。徒跣詣闕下。卞后乃喜。及見。丕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涕泣。卞后爲不樂。詔乃聽復王服。明日上疏曰。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荊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于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耇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踴躍之懷。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首。其一曰。（謹案。集作責躬詩。）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元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載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君臨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敘。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掛時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墮。傲我皇

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黜。將寘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兗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煢煢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元服。要我朱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祗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慚陵墓。存愧闕庭。匪敢傲德。實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性命（謹案。性命。文選作生命。集作性命。與此合。）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壚。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毫氂。微功自贖。危軀受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啟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飢。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謹案。集作應詔詩。）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餱糧。飢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匪遊。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漂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限。遵彼河滸。黃阪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騑驂倦路。載寢載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騖。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閾。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酲。丕嘉其辭義。優詔答之。是時待遇諸國法峻。既朝。遣歸。任城王彰暴卒。植既懷友愛之痛。欲與白馬王彪偕還。同路東歸。以敘隔闊。監國使者不聽。奏二王歸藩。道路宜異。植發憤告別。贈彪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雒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

濤.怨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阪造雲日.我馬元以黃.元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難進.謹案.難進志注作何念.此據文選.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謹案.志注作反.親疏.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謹案.歸鳥二句.志注在孤獸二句後.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太息將何爲.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唶令人悲.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謹案.志注脫此二句.文選本有此句.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卽長路.援筆從此辭.六年.丕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令植作詩.丕憐之.增戶五百.原注.世說載文帝嘗令陳思王植七步成詩.如不成.行大法.植應聲曰.煮豆然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慙而釋之.曹叡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尙于榮親.事君貴于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原注.左氏傳.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王卿士.勳在盟府.旦奭不讓燕魯之封.

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原注.授文選作受.爵祿者有異于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上慙元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鎭御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于輕繳.淵魚未縣于鉤餌者.恐釣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君父.原注.後漢書.耿弇討張步.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戰.自旦及昏.大破之.故車右伏劍于鳴轂.雍門刎首于齊.原注.說苑.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何爲死之.爲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于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爲死.車右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是乎.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軍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軍歸.齊王葬雍門狄以上卿之禮.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尙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原注.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

頸而制其命.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此二臣豈好爲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于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爲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躡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擒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于事.死無損于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于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袵.撫劍東顧.而心已馳于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元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于明時.立功于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于鼎.名稱于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原注.孟明曹沫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原注.說苑.楚莊王賜羣臣酒.燭滅.有引美人衣者.援絕冠纓以告.王曰.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羣臣皆絕纓而去.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五獲首以卻王.呂氏春秋.秦繆公乘馬.右服失之.見野人方食于岐山之陽.公歎曰.食駿馬肉不飲酒.恐傷汝也.遍飲而去.韓之戰.食馬者三百餘人.鬭于車下.遂大克.獲惠公以歸.趙宛作秦.沖謂趙氏之先.與秦同祖.故亦謂之趙.由此也.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秦字.此從其說.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

何人.以堪長久.誠恐先朝露.塡溝壑.墳土未乾.而聲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則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原注.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鹽車.上吳阪.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遇伯樂.仰而長鳴.知伯樂知己也.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原注.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于楚.約食客文武具備者二十人俱.得十九人.毛遂自贊于平原君.平原君曰.賢士處世.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遂曰.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遂與俱知楚.卒定從約歸趙.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于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植既上此表.知終不見用.復自詆曰.夫人貴生者.非貴其養體好服.終竟年壽也.貴在代天而理物也.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爲榮.而壯夫以爲恥.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蓋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滅.士之所利.故孔子有夕死之論.孟軻有棄生之義.彼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志或有不展也.是用喟然求試.必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也.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

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于萬物。可謂宏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于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修人事。敍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于路人。隔閡之異。殊于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于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敍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于貴宗。等惠于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于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于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于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

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臣竊不願于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于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朕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賢。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錮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于此爾。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也。昔伊尹之爲媵臣。至賤也。呂尙之處屠

釣。至陋也。及其見舉于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元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原注。于角反。）齪（原注。測角反。）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埸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眞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歌。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于淮泗。鼲鼬讙譁于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搤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于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駕。暴露于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于此。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原注。史記樂毅亡走趙。遺燕惠王書。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　廉頗奔魏。楚陰使人迎之。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　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閒。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鶩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

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在國。（原注。左氏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于市。）　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之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惟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享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原注。史記。始皇案問諸生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于上郡。　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進頌曰。陛下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　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原注。史記。田常弒簡公。齊國之政皆歸田常。常卒。子襄子與三晉通使。遂有齊國。至太公和遷齊康公于海上。以自立爲齊侯。　晉昭公卒。六卿彊。公室卑。韓。趙。魏復共滅范。中行。智氏。）

威烈王命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其後臨沂晉而三分其地。遷晉靜公爲家人。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答報。是時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授官。必己之所以投命。雖有搆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爲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必用己。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爲汝唱。汝爲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耄耋罷曳乎。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未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鼷鼠飲海。于朝萬無損益。于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以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牀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挺盲聾瞶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衞。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使耘鋤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擬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晻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陛下既得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爲雲卿士。屋名爲宮。冢名爲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于凡庶。若伯成欣于野耕。子終樂于灌園。原注。莊子。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耕而不顧。劉向列女傳。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曰。僕有箕帚之妾。請入與計之。即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遣使者持金百鎰來。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于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爲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簞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伯成子終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

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于世繩。維係于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于宇宙之外哉。此顧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皆遂還之。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爲陳王。邑三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植又以前過事謹案。以前過事復減半。志同。今本陳志重事字。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卒。時年四十一。遺令薄葬。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志。遂營爲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己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中書、祕書、三府、大鴻臚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子志嗣。原注。植嘗爲琴瑟調歌辭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夙夜無休閒。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然下沈淵。驚飆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颻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恆處。誰知吾苦艱。願爲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根荄連。孫盛曰。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睦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族。勢同瘣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冏論之詳矣。志字允恭。植之孽子也。少好學。以才行稱。爽簡有大度。發善騎射。植曰。保家主也。立以爲嗣。後改封濟北王。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晉武帝爲中撫軍。迎常道鄉公奐于鄴。與志語自暮達旦。甚器之。及篡代。降鄄城縣公。以志爲樂平太守。歷章武、趙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帝嘗讀六代論。問志曰。卿先王作邪。對曰。先王手澤皆在臣所。而無此論。臣聞諸父兄。乃臣族父冏所作也。以先王文高名著。託以傳不朽爾。帝曰。朕固疑非卿先王筆。美玉之與珷玞。自易別也。後雅祭酒。及荀勗譖間齊王攸歸藩。下太常議。崇錫文物。博士秦秀等以爲齊王宜內匡朝政。不宜令歸藩。志恨其父暌間于魏。銜憤以沒。遂被復讒。因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朝其殆乎。奏議曰。伏惟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陛下爲聖君。稷契爲賢臣。內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之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內。五世反葬。原注。禮記。大公封于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後雖五霸代興。桓文譎主。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禮。原注。左氏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王命尹氏策命晉侯爲侯伯。周官。九命作伯。終於譎而不正。驕于尾大不掉。豈與召公之歌常棣。周公之詠鴟鴞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幹植不強。枝葉不茂。骨鯁不存。皮膚不充。自羲黃以來。豈一姓之獨有。欲結其心者。當有磐石之固。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故天之聰明。自我人之聰明。秦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役其身。原注。謂秦不封建子弟。魏禁錮諸侯王也。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疏爲之用。此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所照。事雖淺。謀之當深。言雖輕。思之宜重。志備位儒臣。若言不及禮。是志寇竊。知忠不言。義所不敢。志以爲當如博士等議。議當上。以示從弟尚邑公嘉。嘉曰。兄議甚切。必將見貴。然百年之後。自有良史。帝覽議大怒曰。曹志尚

不明吾心。況四海乎。有司奏免志官。以公還第。頃之復爲散騎常侍。遭母憂。因毀瘠病卒。謚曰定。熊早卒。黃初二年追封。謚爲懷公。太和三年又追進爵爲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戶。六年卒。無子。國除。

譔曰。予讀植求通親及陳情表與贈白馬王彪詩。未嘗不爲流涕也。親親之情若此。其篤也。愛兄之道若此。其至也。雖爲操所愛。不自矯飾。終無傲慢。使家國不搖。而甘處藩服。及任城問至。毅然賞以哀氏事。則爲光之道亦盡也。夫豈能與難。而丕衡之不留。操死而身未冷。削奪其爵。趣使就國。禁錮終身。而族丁儀丁廙。嗚呼。仁人之子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丕眞寡恩哉。自是骨肉之禍興。爲晉之甲兵。原注。晉書。惠帝元康元年。楚王瑋矯詔殺汝南王亮。賈后因殺瑋。永康元年。趙王倫誅賈后。遂篡帝位。永寧元年。倫復爲王冏討倫誅之。太安元年。長沙王乂殺冏。永興元年。東海王越殺乂。討成都王穎。穎之卒。越復伐河間王顒。南陽王模。殺容。遂以憂卒。宋之鼎鑊。原注。南史。宋文帝殺其弟江夏王義康。孝武帝即位。始安王遵光。遵光以爲當以次應行。遵光有足疾。上賞令乘輿入。每與上屏人久語。上宋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付上疾。暴薨。江光遂行其策。殺河東王鋒等七王。于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隋之蔡經。原注。隋書。煬帝即位。婚高熲之子。熲誅。煬帝謂太子曰。高熲故太子之親。今日誅之。太子勇死。綠殺之。唐之弓矢。原注。唐書。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至玄武門殺。秦王世民射建成殺之。射遲敬德射元吉殺之。盡爲管蔡之狠謔。無復當棣之友弟。皆丕啓之也。當太和之際。司馬懿得政。而天下望實歸之。植即言取齊者田族。非呂宗分晉者趙魏。非姬姓。而叡竟弗察。嗟乎。有一賢王而不用。畀之區區之爽。忍死待懿。以託昏童。而魏果亡。植之識慮若此。其志可哀已。隋王通云。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又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興。可謂知植矣。陳壽謂思王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遠防。終至攜隙。楚則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知言哉。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九下

列傳第二十六下

曹操諸子

曹昂（豐愍王）　曹鑠（相殤王）　曹沖（鄧哀王）　曹儼（彭城王）　曹宇（燕王）　曹林（濟殤王）　曹袞（中山恭王）　曹玹（濟陽殤王）

曹峻（陳留恭王）　曹矩（范陽厲王）　曹幹（趙王）　曹子上（臨邑殤公）　曹彪（楚王）　曹子勃（興殤王）　曹子乘（穀城殤公）

曹子燾（鄢陵公）　曹子京（雷殤公）　曹均（樂安公）　曹子棘（廣宗殤公）　曹徽（東平靈王）　曹茂（樂陵王）

曹丕諸子

曹協（贊皇王）　曹蕤（北海悼王）　曹鑒（東武陽剛王）　曹霖（東海定王）　曹禮（元城哀王）　曹邕（昭帝懷王）　曹貢（清河悼王）　曹

曹操劉夫人生昂、鑠、環夫人生沖、據、宇、杜夫人生林、袞、棄夫人生玹、峻、尹夫人生矩、王昭儀生幹、孫姬生子上、彪、子勃、李姬生子乘、子整、子京、周姬生均、劉姬生子棘、宋姬生徽、趙姬生茂、凡二十一子。

譔曰。懷王。嘉平六年以樊安公均子琬襲昂爵。爲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戶。琬卒。謚曰愍王。嘉平六年以樊安公均子琬襲昂爵。爲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戶。琬卒。謚曰

恭王子康嗣。

燦、早卒。太和三年追封諡曰相殤王。青龍元年子愍王潛嗣。其年卒。二年子懷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卒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燦後。

沖字倉舒。少聰察。五六歲智意若成人。孫權致巨象欲知其斤重。羣下莫能對。沖曰。置象大船上。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可知矣。操大悅。即施行焉。（謝承後漢書曰。權嘗生象。權欲其馴。象而不止。權乃殺之。）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操鞍革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沖謂之曰。待三日中然後白。歸。于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懸為失意。貌有愁色。操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操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革聞。操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革縣柱乎。一無所問。其識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為沖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原注。魏書。沖每見當刑者。輒探觀其寃枉之情。而為理之。及勸勞之。更以過誤關說。常為太祖陳說。宜宥貸之。辭旨仁愛。與性俱生。睿親姿美。有殊于衆。故特見寵異。綬松之曰。以宥貸姿美一類之言。而分以為三。亦敘屬之一病也。）操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操親為請命。及亡。哀甚。丕寬喻操。操曰。此我之不幸。汝曹之幸也。言則流涕。（謝承後漢書曰。操有倉舒諫。）為聘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命宛侯據子琮率沖後。（原注。張璠曰。春秋之義。立適以長。不以賢。沖雖存也。猶不宜立。況其既沒而發斯言乎。詩云。無易由言。魏武其易之也。）二十二年封琮為鄧侯。黃初二年追贈諡沖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為公。策曰。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沖。昔皇天鍾美于爾躬。俾聰哲之才。成于弱年。當永享顯祥。克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夭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攸傷。今遷葬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曰鄧公。嗣以太牢魂而有靈。休茲寵榮。嗚呼哀哉。三年進琮爵徒封冠軍公。四年徒封己氏公。太和五年加沖號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于中尚方作禁物。削戶三百。貶爵為都鄉侯。三年復為己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徒封宛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章陵王。其年徒封義陽。丕以南方下溼。又以豫太妃彭城人。徒封彭城。又徒封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並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為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為國。據復封彭城。於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作禁物。繩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齎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隱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寧於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于前。勤誦不輟于側。加雅素奉修。悲趨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罹于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為失爾。昔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于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當盧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為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

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興奪之法。昔義文作易。著休復之戒。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三年復所削戶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魯陽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下邳王。五年改封單父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曹叡少與宇同止。常愛異之。及立。寵賜與諸王殊。青龍三年。徵入朝。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復徵詣京都。冬十二月。叡疾篤。拜宇為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讓。劉放等因間之。叡意亦變。遂免宇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戶。常道鄉公奐宇之子。入繼大宗。

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徒封譙。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譙王。五年改封鄄城。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卒。諡曰穆。子緯嗣。（原注。綬松之曰。案孫氏譜。緯數雲。林子之女也。）

袞、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善讀書。文學左右。恐損精力。數諫止之。不從。二十二年徒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官屬皆賀。袞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袞獨覃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也。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誠慎如此。三年為北海王。其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顯頌。（原注。書。康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後漢書。明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東平王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斯皆竹帛典耽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徒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教敕妃妾紡績織紝。習為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袞來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袞。詔曰。王素敬慎。遊遁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重奏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來朝。犯交通京師之禁。朕惟親親之恩。用寢吏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得廢。今削王縣二。戶七百五十。夫克己復禮。聖人稱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王其誠諸。無貳咎悔也。袞憂懼。戒敕官屬。愈謹。叡嘉其意。二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袞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賁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袞疾困。敕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為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遽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汝宜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

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此亦謂大罪惡爾。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嘉爾小子。愼修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于太妃。閫閾之外。受敎于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望。其年卒。諡曰恭。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賵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學與之侔。謹案。陳志無學字。此有學字。較明晰。子孚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玹、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卒。無子。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玹爵邑。早卒。無子。曹丕復以贊弟壹紹玹後。黃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為公。太和四年。追進玹爵。諡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追諡贊曰西鄉哀侯。壹卒。諡曰悼公。子恆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郿侯。二十二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卒。諡曰恭。子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矩早卒。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諡矩為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敏卒。諡曰原。子焜嗣。

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亭侯。其年改封宏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三年。為河間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本陳氏子。幹生而陳卒。王夫人有寵于操。令母幹。五歲而操卒。遺令丕曰。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且丕之立。王夫人有力焉。故親待隆于兄弟。常呼丕為阿翁。丕曰。我汝兄爾。丕憫其意。每為流涕。原注。裴松之曰。案此傳以母貴賤爲次。不計兄弟之年。故楚王彪大。而在幹後。尋朱建平傳知彪大幹二十歲。及丕臨卒。復有遺詔勗叡。丕卒。是以叡常加恩意。靑龍二年。私通賓客。為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維塵之誡。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覩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愼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誡。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爾。高祖踐阼。祗愼萬機。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常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毆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今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子上、早卒。太和五年。追封。諡曰臨邑殤公。無後。

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謹案。陳思王集贈白馬王彪詩序曰。黃初四年正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都。會節氣到洛陽。考曹植傳。黃初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注云。任城王薨。諸王既還友于之情。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敍隔闊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云云。又考任城王彰傳曰。四年朝京都。則朝京師在四年無疑。志稱彪七年徙封白馬。則四年尙爲吳王矣。而植詩作于四年。臨行敍別題序。俱稱白馬王。必不誤也。恐本傳徙封之年有誤耳。太和五年冬。來朝。六年。改封楚王。初。彪來朝。犯禁。元年謹案。此元年當是青龍元年。陳志云。青龍初。爲有司所奏。為有司所奏。詔削縣三。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淩謀迎立彪。都許昌。事覺。淩等皆死。乃遣傅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于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曰。先王行賞不遺仇讎。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原注。前漢書。廣川王去所坐殺昭信殺幸姬王昭平。及王所殺無辜十六人。有司請誅王。詔曰。朕不忍致王于法。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去自殺。昭信棄市。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厲率王度。而謀于姦邪。乃與太尉王淩、兗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逆謀。圖危社稷。有悖忒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靈。王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甸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于他。燕剌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為庶人。徙平原。彪官屬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國除為淮南郡。正元元年。詔曰。故楚王彪。背國附姦。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含垢藏疾。親親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為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魏亡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與石崇俱為國子博士。後為東莞太守。吏部郎李重啓曰。魏氏宗室。屈滯聖恩。每為存撫。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翁。而良素修潔。性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為宜僉先代之後。可以嘉為員外散騎侍郎。從之。原注。裴松之曰。嘉石崇為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于下邳。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為國之俊傑。入侍于皇闥。出則登九列。威檢肅青徐。風發宣吳裔。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鮑管。分離踰十載。思遲心增結。願子鑒斯誠。寒暑不踰契。崇答曰。昔常接羽儀。俱游青雲中。敦道訓胄子。儒化渙以融。同聲無異響。故使恩愛隆。豈惟敦初好。歡分在令終。孔不陋九夷。老氏適西戎。逍遙滄海隅。可以保王公。世事非所務。周公不足夢。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沖。

子勤、早卒。太和五年。追封。諡曰剛殤公。無後。

子乘、早卒。太和五年。追封。諡曰穀城殤公。無後。

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三年卒。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諡曰戴公。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三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為公。靑龍三年。封諡曰悼公。無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為郿公。奉整後。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戶。

子京、早卒。太和五年。追封。諡曰靈殤公。無後。

均、奉叔父薊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卒。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諡曰樊安公。三年。徙封抗薊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卒。諡曰定公。子諶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

戶。

子棘、早卒。太和五年追封謚曰厲宗殤公。無後。

徵、舉叔父朗陵哀侯玉後。（謹案：今志作哀侯王，疑縣，誤志作玉，與此合。）建安二十二年封歷城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廬江王。四年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年徵使官屬攝壽張縣事。爲有司所奏。詔削縣一戶。五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卒。謚曰靈子。翁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魏亡。入晉。封廩丘公。魏宗室中名次鄄城公志。（謹案：陳植傳，子志改封鄄城公，志注作至，誤。）泰始二年。翁遣世子琨奉表來朝。詔曰。翁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琨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騎都尉。賜朝服一具。錢十萬。隨才敘用。翁謙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譔並行于世。

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侯。黃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丘。茂性慟很。少無寵于操。及丕立。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爲王。詔曰。昔象之爲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庫。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爲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述之于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敘親親之厚義也。（原注：漢書，淮南厲王長，文帝時謀反，遷于蜀而死。帝悔淮南王，封子四人爲列侯。後漢書，楚王英，光武子，明帝時謀反，有司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廢英，徙丹陽涇縣。英自殺。帝封英子五人，皆爲列侯。阜陵王延謀反，章帝謂貶皆參阜陵侯，後復爲阜陵王。）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爲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爲言。加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欲修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今（謹案：今字，陳志作令，疑誤。）封茂爲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卒。茂稱臨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原注：凡薨卒者，皆爲闕文。不可考。）

曹丕甄后生叡、李貴人生協、潘淑媛生楚、朱淑媛生鑒、仇昭儀生霖、徐姬生禮、蘇姬生邕、張姬生貢、朱姬生儼。凡九子。

協、早卒。太和五年追封。謚曰經殤公。青龍二年更追改號。謚贊哀王。三年子殤王韙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正始九年卒。無子。國除。

楚、黃初七年曹叡立。以楚爲陽平縣王。太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卒。謚曰悼。二年。以琅邪王子贊奉楚後。封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爲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戶。

鑒、黃初六年封東武陽王。其年卒。青龍三年。賜謚曰懷。無子。國除。

霖、黃初三年立爲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曹叡立。以丕遺意愛龍霖。異于諸國。而霖性麤險。閨門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卒。謚曰定。子啓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戶。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大宗。

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爲國。三年改爲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卒。謚曰哀。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

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爲國。三年進爲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太和三年卒。謚曰懷。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溫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戶。

貢、黃初三年封濟河王。四年卒。謚曰悼。無子。國除。

儼、黃初三年封廣平王。四年卒。謚曰哀。無子。國除。

議曰。魏氏封建。皆寄地空名。而無其實。國有老兵百餘。以爲守衛。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禮。會同之制。游獵不得過三十里。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禁衛嚴固。同于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有王公之號。乃齊于匹夫。皆思爲布衣而不得。正始中。曹爽輔政。族人曹羲上書曰。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足以相衛。兼并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原注：左氏傳，晉魏絳合諸侯之大夫于嘉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乃執仲幾歸于京師。）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寖以陵遲。吳楚馮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于冑懷。逆謀消于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賢用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于越。晉分爲三。魯滅于楚。鄭兼于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畏齊楚。救于滅亡。匪遑相恤。至于王綰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于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蔕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係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爲以屬見奪。于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仁心不加于親戚。惠澤不流于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冑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歲。今陛下君有四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黜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于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于姦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遊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韓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于前。劉項斃之于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郡。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弟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

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勛。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強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于內。齊、代、吳、楚作衛于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一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城。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于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于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齊分爲七。(原注・謂齊・城陽・濟北・濟南・淄川・膠西・膠東也・)趙分爲六。(原注・謂趙・平原・眞定・中山・廣川・河間也・)淮南三割。(原注・謂淮南・衡山・廬江也・)梁代五分。(原注・謂梁・濟川・濟東・山陽・濟陰也・代未嘗分・此言五分・未詳・)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于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

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于惠文之間。而叛逆于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不世之資。禽王莽于已成。紹漢祀于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于上。臣弄權于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蓁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秉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于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厠其間。相與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致于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于衛輗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而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

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于山林之中。植于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于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冀以是感悟爽。爽不能用。(原注・魏氏春秋・冏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納・)冏之歸美封建。欲曹爽修德而固宗子。以強本幹。同姓之卿。義所當言。亦云忠矣。然非三代而下救弊之道也。天生烝民。惟德是從。德大則從之者衆。德小則從之者寡。故土有廣狹。國有小大。其君長則有尊有卑。于是乎有諸侯。其德極大。其國極廣。其位極尊。于是乎有王。王者往也。言天下從其德而歸往之也。此生民之初。列國之原也。于是有王有侯。有天下。有列國。不待封建而自成封建。上古茫昧。其制不可考。唐虞之世。禹平水土。井地授民。別爲九州。制爲五服。爵爲五等。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相爲綱維。封建之制。始建于是。及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則其德之大。歸往者衆。至于萬國。則其土不能大。其民不能衆。不能叛而不王。爲禍于天下也。殷周之始。歸者三千。會者八百。其國漸大。其民漸衆。王德有盛衰。而諸侯有叛有服。于是乎有昆吾。有大彭。有豕韋。始違夫先王之制矣。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大明六代之制而折諸中。幅員萬里。列爲千八百國。大者不過百里。小者止五十里。至于附庸。又不能五十里。則國不能大。民不能衆。亦不能叛而不王。爲禍于天下也。故古之封建之弊。禹能革之。夏后氏

封建之弊。而商能革之。商人封建之弊。而周能革之。故其制得而不弊。夏商享國五六百年。而周至七八百年。周德下衰。王綱不振。齊、楚、秦、晉始大。強凌弱。衆暴寡。以力不以德。而始有兼并之國。大者至數圻。小者亦數百里。五伯迭興。更爲長雄。自千八百國并而爲百二十國。見于春秋者七十餘國。與會盟。行霸令。要結行私。相與敗裨。強大者十二焉。厥後周分爲二。國析爲七。秦人遂廢井田。開阡陌。始有兼并之家。自圭璧以鄰國爲壑。畎澮不復距川。毀車崇卒。而戎馬橫騖于天下。各築長城以爲藩籬。先王疆理。于是大壞。楚滅諸侯爲之縣。秦并諸侯謂之郡。始皇兼六國。并天下。置三十六郡。不復封建。故封建之制。始于古之自然。而備于周之法制。馴致而然也。其壞始于諸侯之吞滅。極于秦人之兼并。無所救其弊者。卒爲郡縣而不復封建。亦馴致而然也。秦漢而下。非郡縣之制得。封建之制失也。畎澮既失。阡陌既開。井田既壞。兼并之家既成。禮樂之治不興。苟且之治既行。放僻之俗難易。修之于數千載之際。壞之于數百年之間。一日欲復之。難矣。苟慕名而不核其實。不知救弊之道。未有不禍天下者。秦人謂周封建而亡。郡縣天下。骨肉爲庶。而亡于華盜。漢謂秦不封建而亡。故大封同姓。遂成七國。繼蕩吹齏。分封劃邑。亦以孤危禍于外戚。魏人疏忌骨肉。王以空名。實同禁錮。盜于強臣。晉以魏之失國。勢與秦同。依放漢初。大封諸王。八王之禍。慘于七國。社稷傾危。劇于秦魏。封建亦亡。名而無實。一弊未已。一弊復生。然則何爲而可。治安既久。民物漸復。定經界。竝井田。興禮樂。一法制。然後郡縣可除。封建可復。世無百年之治。人無百年之壽。有君

而無臣。有臣而無君。朝釋耒耜。暮荷干戈。救死扶傷之不暇。焉能爲三代之制乎。終亦苟且而已。苟或願治。因時救弊。三代之制。不可復也。郡縣之制。不可廢也。封同姓如周。制其地。别其國其民。自爲郡縣。親且賢焉。任之以政。如周召晉鄭可也。不賢焉如舜之有庳。使食其征可也。分其土而不分其民。分其賦而不分其權。則親親尊尊。使賢使能之道兩得焉。親王自爲同姓。諸侯守令自爲異姓。諸侯不封建而得封建之實。姑以匡維末俗而已。謂封建而廢郡縣未可也。郡縣而不封建亦未可也。

贊曰。鄴臺倚辟。挾章摘藻。惜惜王風。一變至道。陳思雄敏。矢口曰葉。蟬蟬傑翻。磊落奇寶。仲雍克讓。周公多才。猜阻禁錮。嘯歌興哀。陰殿古月。荒庭綠苔。應劉初喪。彪彰弗來。拜表通親。再三弗允。骨肉深阻。涕泗橫隕。忍人不悌。惡木靡本。三十二王。曾如弗生。幽閉天殖。冤聲四聞。鳩居鵲巢。卒斬國步。葛藟興刺。滅亡弗悟。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

列傳第二十七

諸夏侯諸曹

夏侯惇 弟廉 子充 楙 韓浩 史渙　夏侯淵 子衡 霸 威 惠 和　夏侯尚 子玄　曹仁 弟純 牛金　曹洪　曹休 子肇　曹眞

讀案。夏侯惇、夏侯淵、夏侯尚三傳闕。

仁字子孝。曹操從弟也。原注。魏書。仁祖褒。潁川太守。父熾。侍中長水校尉。少好弓馬弋獵。豪傑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間。遂從操爲別部司馬行厲鋒校尉。操之破袁術。仁斬獲頗多。從攻徐州。仁常督騎爲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卽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操攻呂布。仁攻句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操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操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操攻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操軍還。爲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甚奮。操壯之。遂破繡。操與袁紹相持于官渡。紹遣昭烈徇灑彊諸縣。多舉衆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操以爲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宜也。備新將

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操善其言。遂使仁將騎擊昭烈。破之。盡復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于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壺關。操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于操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操從之。城降。于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金衆少。遂爲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等以爲仁當住溝上。爲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還。乃歎曰。將軍眞天人也。操聞而壯之。轉封安平亭侯。操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鎭荊州。侯音以宛叛。略傍縣衆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卽拜征南將軍。忠義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侯。仁以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侯乘船臨城。圍數重。內外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徐晃救至。

水亦稍減。晃從外奮擊。仁得潰圍出。漢退走。仁少不修行檢。及長爲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于左右。案以從事。鄢陵侯彰北擊烏桓。曹丕在東宮。爲書戒彰曰。爲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卽王位。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荊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千。并前三千五百戶。追賜仁父熾謚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召還屯宛。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于漢北。丕遣使卽拜仁大將軍。又詔仁移屯臨潁。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黃初四年卒。年五十六。謚曰忠侯。原注。傅子曰。曹大司馬之勇。賁育弗加也。張遼其次焉。子泰嗣。官至鎭東將軍。假節。轉封甯陵侯。泰卒。子初嗣。又分封泰弟楷、範。皆爲列侯。而牛金官至後將軍。仁弟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仁別居。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爲能。好問學。敬愛學士。士多歸之。由是爲遠近所稱。年十八爲黃門侍郎。二十從操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伐。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縣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操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及北伐三郡。謹案。陳志作斬譚首級。北征三郡。毛本[illegible]作及。進下[illegible]。與此合。陳志亦作及。純部騎獲單于蹋頓。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戶。從征荊州。追昭烈于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進降江陵。從還譙。建安十五年卒。初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操難其帥。純以選爲督。撫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選代。操曰。純之比何可復得。吾獨不中督邪。遂不選。曹丕篡代。

追諡曰威侯。子演嗣。官至領軍將軍。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卒。子亮嗣。應余。字子正。建安二十三年。爲郡功曹。時漢吳犄角。關揚多虞。宛將侯音扇動山民。據城叛。余與太守東里袞逬竄得出。音遣騎追捕。去城十里。追及。賊射袞。飛矢交流。余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賊曰。侯音狂狡。造爲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朝。卿曹本善人。當思反善。何爲受其指揮。與之同惡。我以身代君。已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歿無恨。因仰天號哭。泣血俱下。賊見其義烈。釋袞不害。賊去。余亦隕絕。曹仁討平音。表余行義。操聞嗟歎良久。下荊州表其閭。賜穀千斛。袞後爲于禁司馬。

曹洪。字子廉。曹操從弟也。洪伯父鼎爲尚書令。任洪爲蘄春長。操起義兵討董卓。至滎陽。爲卓將徐榮所敗。操失馬。賊追急。洪以馬授操。操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操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得數千人。與操會龍亢。操攻徐州。張邈以兗州叛迎呂布。時大饑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范。聚糧穀以繼軍。操討邈布于濮陽。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許。拜洪諫議大夫。別攻劉表。破表別將于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從操攻漢中。拜都護將軍。及入漢中。與太子丕書陳形勢風土曰。前初破賊。情奓（原注：竹加反。）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遣以爲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麤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岳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人揮戟。萬夫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強。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所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玆地勢。謂爲中材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敍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興。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原注：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左氏傳。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崇侯名虎。譖西伯于紂。）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焉未有星流景集。飄𨌤雷𡚁。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材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材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氂。（原注：孫武。田單。墨翟。禽滑釐也。）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強楚挫謀。曁至衆賢奔絀。三國爲墟。（原注：左氏傳。楚武王侵隨。鬬伯比曰。隨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楚不敢伐。少師有寵。楚子伐隨。戰于速杞。隨師敗績。晉荀息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弗聽。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晉滅虢。還師于虞。遂襲虞。滅之。）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原注：墨子。公輸般爲雲梯。必取宋。于是見公輸。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無攻宋也。）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攄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遊雎渙者學藻繢之綵。（原注：李善曰。傳云。雎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繡日月華蟲以奉宗廟御服焉。）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揚、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原注：墨子。二三子復于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譬猶跂以爲長。偃以爲廣。不可久也。）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倩人。是何言與。夫駿騄垂耳于林坰。鴻雀戢翼于汙池。褻之者固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廐之下乘也。及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于晨風。假足于六駁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噱也。丕覽之曰。此必陳琳辭也。丕竊代爲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益邑千戶。并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進。徙封都陽侯。始洪家富而性吝。丕惡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曹真請之曰。今誅洪。洪必以真爲譖也。丕曰。我自治之。卿何豫也。會卞后責怒丕曰。梁沛之間。非洪無有今日。又謂郭后曰。曹洪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廢汝矣。后于是泣涕屢請。乃釋之。免官削爵土。尚沒入其財產。卞后又以爲言。後乃還之。初操爲司空時。以己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貲。于時譙令平洪貲財與公家等。操曰。我家貲那得如子廉邪。丕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洪不稱意。及洪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喜。上書謝曰。臣少不由道。過在人倫。長竊非任。遂蒙含貸。性無檢度。知足之分。而有豺狼無厭之質。老惽倍貪。觸突國綱。罪迫三千。不在赦宥。當就辜誅。棄諸市朝。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覩天日。愧負靈神。俯惟愆闕。慚愧怖悸。不能雉經。以自裁割。謹詣闕門。拜章陳情。洪操功臣。時人多爲觖望。曹叡立。拜後將軍。太和六年卒。諡曰恭侯。子馥嗣。初操分洪戶封子震列侯。洪族父瑜。修慎篤敬。官至衛將軍。封列侯。

曹休。字文烈。曹操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休祖父嘗爲吳郡太守。休于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象。瞻拜涕泣。觀者皆歎憫焉。操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荊州。間行北歸。見操。操顧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子丕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昭烈遣將吳蘭屯下辯。操遣曹洪擊之。以休爲騎都尉。參洪軍事。操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于休。昭烈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操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丕即王位。爲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卒。繼爲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丕自臨送。下輿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遣別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丁母喪。哀毀過數。丕使侍中奪喪服。賜以酒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乞歸譙葬母。丕遣越騎校尉薛喬率詔節其變哀。使歸家治喪。丕自寬慰之。丕伐孫權。以休爲征東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于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曹叡立。進

封長平侯。吳將審德屯皖。休擊破之。斬德。吳將韓綜、翟丹等前後率衆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叡爲二道伐吳。遣司馬懿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江陵。吳將僞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驚。士卒亂。棄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叡遣屯騎校尉楊暨慰喻。禮賜益隆。休因癰發背卒。謚曰壯侯。子燮嗣。（羅案：太平御覽引曹魏傳曰：男帝臨受禪，與徐敞、賈逵、有所謀，輒入御帳密之，逵出，其觀望如此。）燮字長思。有當世才度。爲散騎常侍屯騎校尉。叡寢疾。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事。劉放、孫資謀變。詔燮以侯歸第。正始中卒。追贈衛將軍。子興嗣。初曹丕分休戶三百封燮弟纂爲列侯。後爲殄吳將軍。卒。追贈前將軍。傳孫據字顏遠。少爲志操博學有才藝。仕晉辟公府。爲洛陽令。有能名。齊王冏專政。據與齊人左思俱爲記室。督從中郎。出爲襄陽太守。征南司馬。會天下亂。討賊向吳戰死。

曹眞字子丹。本秦氏子。其父邵。字伯南。與曹操舊善。操嘗爲寇所迫。逐走入秦氏。邵開門納之。寇問操所在。邵曰。無之。我卽走者也。寇殺之。操以邵以死脫己。故養眞爲子。賈姓曹氏。通屬籍爲族子。（取注：魏書：邵以忠篤有才智。）曾。（錢太祖所親信。初平中太祖與袁兵。邵率徒衆從太祖。太祖還之。而邵獨遇害。）使與子丕共止。嘗獵爲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操壯之。使將虎豹騎。討鹽丘賊。拔之。封鹽亭侯。以偏將軍將兵擊昭烈別將于下辯。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中領軍。是時夏侯淵沒于陽平。操憂之。以眞爲征蜀護軍。（盧案：陳志作征南護軍。通志作征蜀。與此合。）都督徐晃等破昭烈別將高詳于陽平。操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眞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丕立。以眞爲鎭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于酒泉。眞遣費曜討破之。斬進。又令諸將及州郡兵討破叛胡。治元多盧水。封賞等。斬首五百餘級。獲生口十萬。羊一百一十一萬。牛八萬。河西遂平。丕初聞胡決水灌顯美。謂左右曰。昔魏武灌雍。而光武因其疲弊。進兵滅之。今胡決水灌顯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久。旬日破胡。檄到。丕大笑曰。吾策之于幄幕之內。諸將奮擊于萬里之外。若合符契。前後戰克。未有如此也。黃初三年。還雒陽。以眞爲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尙等伐孫權。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七年。丕疾疾。與陳羣、司馬懿等受遺詔輔政。曹叡立。進封邵陵侯。（原注：裴松之曰：眞父名邵。此封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遷大將軍。漢丞相亮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應亮。叡遣眞督諸軍軍郿。遣張郃躡亮。將馬謖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眞進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爾。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眞以亮懲于祁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四年。朝雒陽。遷大司馬。揚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眞以漢連出犯邊。宜遂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叡從其計。及辭行。叡親臨送。眞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懿泝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詔眞還軍。眞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操。遵讚早亡。眞愍之。乞分封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安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眞邑。賜遵讚子僧關內侯。各百戶。其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爲用。眞病還雒陽。叡自幸其第省疾。眞卒。謚曰元侯。子爽嗣。叡追思眞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登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眞五子義、訓、則、彥、體皆爲列侯。初丕分眞邑三百戶封眞弟彬爲列侯。

臧曰。陳壽以諸夏侯、曹氏共爲一傳。而謂夏侯、曹氏世爲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尙、眞等。並以親寄肺腑。貴重于時。左右勛業。咸有效勞。操、曹嵩子。嵩、騰養子。皆不知生出本末。不能辨其族姓。或以爲嵩夏侯氏之子。則操實姓夏侯。而冒姓曹。故惇、淵與仁、洪諸養子並爲一族。從操將兵。相與篡漢。以功名始終。相結爲一傳。其論之。有微意矣。其謂世爲婚姻者。爲魏諱也。贊曰。類族辨姓。人倫伊始。冒雜亂眞。無父無子。世濟厥僞。滔天易宗。猥享祿位。未足言功。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八

魏臣

荀彧子惲　孫顗　荀攸　賈詡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漢侍郎淑之孫。司空爽之猶子。濟南相緄之子也。世以高節盛德稱。彧儀觀瓌略。奇敏。（原注：瓌松之曰。本傳不稱其容貌。典略曰。彧爲人偉美。潘勗爲彧碑文。稱彧瑣姿奇質。平原禮衡傳曰。荀彧有容儀。衡曰。文若當面帶喪。）少時。南陽何顒異之曰。王佐才也。（原注：典略。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嫁汝南傳公明。公明不娶。衡以與彧。父緄嘉衡勢。爲彧娶之。彧爲論者所譏。始二家。則彧姑之日。衡之沒久矣。蓋勗之言過不然也。彧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運而然。何云蓋勢哉。昔鄭叔以逆齊致斃。周生以拒宦見美。致斃在于失操。見美蓋其虛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爾。至于閹豎用事。四海屏氣。左悺、唐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論云。左悺、唐衡蚤。宗威權其二也。順之則六親以安。忤逆則大禍立至。斯蓋以存易亡。蒙昧期金之日。昔齊桓期于王氏。何以辨姓哉。世期曲爲辨明。私彧之論也。）永觀。（原注：謝承書曰。彧爲盜門而染宦者之女。何以辨姓哉。世期曲爲辨明。私彧之論也。）

卓擧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掠。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掠。明年。操領兗州牧。後爲鎮東將軍。彧常以司馬從。興平元年。操攻陶謙。任彧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叛迎呂布。布至。邈乃使劉翊告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軍食。衆疑惑。彧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操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通謀。衆甚懼。貢求見彧。彧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操。操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操軍乘氏。大饑。人相食。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擧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惟鄄城、范、衞可全。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

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爲表裏。今東方既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矣。原注。裴松之曰。于時徐州未平。兗州又叛。而云十萬之衆。雖是抑抗之言。要非寡弱之辭。益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滿萬也。 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原注。三國魏志注。曹瞞傳云。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太祖至。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爲不流。陶謙帥其衆軍武原。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尙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建安元年。操擊破黃巾。獻帝自河南東還雒陽。操議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雒陽。未可卒制。勸操曰。昔高祖東伐。謹案。高祖東伐上。太平御覽有晉文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十一字。 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宏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矣。操遂至雒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操大將軍。進彧爲侍中。謹案。陳志云。進彧爲漢侍中。通志無漢字。是時魏國未建。何得加漢字。志誤。 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操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焉。彧內司出納。外幹心膂。與操中表相應。使挾天子以令諸侯。成操功業。彧之力爲多。彧折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彧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彧

以君當事。不可以某爲議郎邪。彧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君言。人其謂我何。卒不用。其持心如此。故許下綱紀整肅。職司咸得其人。時方征役草創。禮樂制度未能興復。彧言于操曰。昔舜分命禹、稷、皋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並擧而行。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擧民能善教訓者。使叔孫通制禮儀。陸賈說詩書。原注。漢書。叔孫通說徵諸生共起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拜通爲奉常。定宗廟及漢諸儀法。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高帝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成敗之由。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及 世祖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原注。後漢書。帝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今公外定武功。亦宜內興文學。使干戈偃戢。大道流行。國雖方弭。禮樂並興。此姬旦宰周之所以致太平也。立德立功。又兼立言。豈不盛哉。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眞。隆禮尚德。敦崇教化。則王道成而至治可期也。操以爲擧平當議之留。操問彧。誰可代卿爲我謀者。彧言荀攸、鍾繇。先是。彧言策謀士進戲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操以彧爲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惟嚴象爲揚州。韋康爲涼州。後敗亡。原注。三輔決錄。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以督軍御史中丞詣揚州討袁術。會術病卒。因以爲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爲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唯以示象。康字元將。亦京兆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端從涼州牧徵爲太僕。康代爲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爲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爲超所殺。仲將名誕。見劉劭傳。 自操迎天子。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強。操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而繡敗操于宛。紹益驕。與操書。辭旨悖慢。操大怒。出入動靜異于常。衆皆謂以失利于繡故。鍾繇以問彧。彧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因見操問之。操乃以紹書示彧曰。今將

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彧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雖強易弱。劉項之存亡。公所知也。今與公爭天下者。惟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惟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悋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強。其何能爲。操悅。彧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之柰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惟韓遂馬超最強。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三年。操既破張繡。東擒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彧曰。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爾。可一戰而擒也。五年與紹連戰。操保官渡。紹圍之。操軍糧方盡。書與彧議。欲還許以引紹。

彧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止。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陳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彧所策。六年。操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劉表。彧曰。今紹敗。其衆離心。宜承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復次于河上。紹病死。操渡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郭援侵略河東。關右震動。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八年。操錄彧前後功。表請封彧曰。臣聞慮爲功首。謀爲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士。先于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尙。原注。史記。武王封功臣謀士。而師尙父爲首。封尙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曰魯。漢書。上以蕭何功最盛。先封爲酇侯。曹參次之。封平陽侯。侍中守尙書令彧。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遊征伐。與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彧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彧左右機近。忠恪祗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彧固辭無野戰之勞。不通操表。操與彧書曰。與君共事以來。立朝廷。于僭亂。君左右匡弼。舉人建計。亦已多矣。大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彧乃受。遂封萬歲亭侯。九年。操拔鄴。領冀州牧。或說操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操將從之。彧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幷幽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尙。擒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爲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爲非。則袁尙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操遂寢九州議。原注。至十七年。彧殁後。至十八年。遂復幷爲九州。受九錫。爲魏公。而領冀州牧。是時荀攸常爲謀主。彧兄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操之征袁尙也。高幹密遣兵謀襲鄴。衍逆覺。盡誅之。以功封列侯。原注。荀氏家傳。衍字休若。彧第三兄。彧第四兄諶。字友若。事見袁紹傳。陳羣與孔融論汝潁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仲豫。當今並無對。衍子紹。位至太僕。紹子融。字伯雅。與王弼鍾會俱知名。爲洛陽令。參大將軍事。與王弼鍾會論易老義傳于世。諶子閎。字仲茂。爲太子文學掾。時有甲乙疑論。閎與鍾繇王朗袁渙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袁王國士。更爲唇齒。荀閎勁悍。往來銳師。眞君侯之勍敵。左右之深憂也。終黃門侍郎。閎從孫煇。字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仲豫名悅。朗陵長儉之少子。彧從父兄也。操以女妻彧長子惲。後稱安陽公主。彧及攸並貴重。皆謙沖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操復表請增彧戶邑。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于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彧議。彧不聽臣。建宜住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彧覩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爲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彧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于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彧之二策。以亡爲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尙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

未副彧巍巍之勛。乞重平議。疇其戶邑。乃增邑千戶。合二千戶。彧深辭讓。操報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謙沖。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君密謀安衆。光顯于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操欲表彧爲三公。彧使荀攸深讓。至于十數。操乃止。操將伐劉表。問彧策安出。彧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操遂行。會表病死。操直趨宛葉。如彧計。表子琮以州降。十七年。董昭等謂操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勛。密以諮彧。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心不能平。蓋案。宋張文潛記曰。荀彧之于曹操。本許以天下。及議者欲加九錫。彧未之許。非不之許。欲出諸已耳。操不悟。遂殺之。然則天下之英雄。其見誅豈不信乎。會伐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軍至濡須。彧疾留壽春。操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于是飲藥而卒。時年五十。謚曰敬侯。明年。操遂爲魏公矣。原注。獻帝春秋。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爲報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爲之備。彧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見錄。位爲宰相。豈復賴女寵乎。彧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嘗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陽驚曰。昔已嘗爲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彧又驚曰。誠未語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念。故不言耳。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彧無對。謝闕而已。太祖以此恨彧。而外含容之。故世莫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彧意不同。欲言之于太祖。及齎璽書犒軍。飲饗禮畢。彧留請間。太祖知彧欲言封事。揖而遣之。彧遂不得言。彧卒于壽春。壽春亡者告孫權。言太祖使彧殺伏后。彧不從。故自殺。權以露布于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未已。裴松之曰。獻帝春秋云。彧欲發伏后事而求使至鄴。而方誣太祖云。昔已嘗言。言旣無徵。迴託以官渡之虞。俛仰之間。辭情頓屈。雖在庸人。猶不至此。何以玷累賢哲哉。凡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謂以吾儕之言。而厚誣君子者矣。袁暐虛罔之類。此最爲甚也。彧自爲尙書令。常以書陳事。自殺皆毀之。故密謀奇策。不得盡聞。鍾繇嘗曰。顏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貳過。惟荀彧然。或問繇曰。君比荀君于顏子。且自以爲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臣。以太祖之聰明神武。每事必先諮之。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邪。司馬懿稱。書傳遠事。吾自耳目所聞見。逮數百年。閒賢才間世未有及荀令君者也。其爲當世推重如此。原注。彧別傳。彧德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爲儀表。海內英儁咸宗焉。前後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羣。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郗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爲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子惲嗣。字長倩。官至虎賁中郞將。初曹丕與弟植並有擬論。不曲禮事彧。及彧卒。惲復與植善。而與夏侯尙不睦。丕深恨惲。惲卒。子甝。原注。甝音酣。霬。原注。霬音翼。以外甥故猶見寵待。甝嗣爵。爲散騎常侍。進爵廣陽鄉侯。卒。子頵嗣。頵字溫伯。爲羽林右監。早卒。頵子崧。字景猷。位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崧子蕤。爲建威將軍。吳國內史。羨尙公主。爲北中郞將。徐兗二州刺史。卒。贈驃騎將軍。霬官至中領軍。卒。謚曰貞侯。贈驃騎將軍。子愷嗣。霬妻司馬師之妹也。故師昭皆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等。以霬著勛前朝。改封愷南頓子。愷位至征西將軍。原注。三國魏志注。荀氏家傳曰。愷晉武帝時爲侍中。干寶晉紀曰。武帝使侍中荀顗和嶠俱至東宮。觀察太子。顗還稱太子德識進茂。而嶠云。聖質如初。孫盛曰。遣荀勖。其餘語同。臣松之案。和嶠爲侍中。荀顗亡沒久矣。荀勖位亞台司。不與嶠同班。無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爲非也。考其時位。愷寶宜之。愷兄惲少府。弟悝護軍將軍。卒。贈車騎大將軍。惲弟俁、詵、粲。並以才學顯。原注。三國魏志云。俁。御史中丞。詵。大將軍從事中郞。皆知名。早卒。荀氏家傳曰。俁字叔倩。詵字曼倩。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京邑。仕晉位至尙書。名見顯著。子羽嗣。位至尙書。粲顗有傳。

荀攸字公達。彧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父彝州從事。原注。荀氏家傳。曇字元智。兄昱字伯修。張璠漢紀稱昱曇並傑俊有殊才。昱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爲八俊。位至沛相。攸父彝。州從事。彝于彧爲從祖兄弟。攸少孤。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寤。乃推問。果殺人亡命。由是異之。原注。魏書。攸年七八歲。衢嘗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荀氏家傳。衢子祈字伯旗。與族父愔俱著名。祈與孔融論肉刑。愔與孔融論聖人優劣。並在融集。祈位至濟陰太守。愔後徵有道。至丞相祭酒。何進秉政。徵海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門侍郎。董卓之亂。關東兵起。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容、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董卓無道。甚于桀紂。天下怨之。雖資强兵。實匹夫耳。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殽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容攸繫獄。容憂懼自殺。原注。張璠漢紀曰。容字伯求。少與郭泰。賈彪等遊學洛陽。泰等與同風好。容顯名太學。于是中朝名臣太傅陳蕃。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及黨事起。容亦名在其中。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桀。有聲荊豫之域。袁紹慕之。與爲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黨難。容常歲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爲諸窮窘之士解釋患禍。而袁術亦豪俠。與紹爭名。容未嘗造術。術深恨之。漢末名士錄曰。術嘗于衆坐數容三罪曰。王德彌先覺儁老。名德高亮。而伯求疏之。是一罪也。許子遠凶淫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賈寒窶。無他資業。而伯求肥馬輕裘。光曜道路。是三罪也。陶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于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不憚濡足。伯求舉善則以德彌。拯難則以子遠。且伯求嘗爲虞偉高手刃復仇。義名奮發。其怨家積財巨萬。文馬百駟。而欲使伯求羸牛疲馬。顧伏道路。披其胸面。假仇敵之刃也。術意不平。後與南陽宗承會于闕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凶德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使延令名于天下。術乃止。後黨禁除解。辟司空府。每三府掾屬會議。容策謀有餘。議者皆自以爲不及。遷北軍中候。董卓以爲長史。後荀彧爲尚書令。遣人迎叔父司空爽喪。使并置容尸而葬之于爽家傍。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原注。魏書。攸使人說卓得免。與此不同。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爲蜀郡太守。道絶不得至。駐荊州。曹操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于是徵攸爲

汝南太守。入爲尚書。操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爲軍師。建安三年。從征張繡。攸言于操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强。然繡以遊軍仰食于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遂進軍。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操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聞呂布叛。攸勸操還擊布。議者曰。表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危道也。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從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比行。布已敗劉備。而臧霸等應之矣。操遂自宛伐布。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操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志。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擒布。後從救劉延于白馬。攸畫策斬顔良。操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之。卒與操遇。諸將皆恐。說操還保營。攸曰。此所以擒敵。奈何去之。操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紹兵。紹兵競奔之。陳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騎將文醜。操遂與紹相拒于官渡。軍食方盡。攸言于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猛銳而輕敵。擊可破也。原注。裴松之曰。按諸書韓猛或作韓瑩。或云韓若。未詳孰是。操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惰。可要擊也。衆皆疑。惟攸與賈詡勸操。操乃留攸及曹洪守。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具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

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七年。從攻譚尚于黎陽。明年。操方伐劉表。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操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强。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原注。陳志作數萬。毛本作百萬。通志作十萬。與此合。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遘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于南皮。冀州平。操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于是封陵樹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論功行封。操曰。忠正密謀。撫寧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幷前七百戶。操自柳城還過攸舍。稱述前後謀謨勞勳曰。今天下事略已定矣。孤願與賢士大夫共享其勞。昔高祖使子房自擇邑三萬戶。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焉。攸辭之。轉爲中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操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攸姑子辛韜嘗問攸取冀州時事。攸曰。佐治爲袁譚乞降。王師自往平之耳。吾何知焉。自是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操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强。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顔子甯武不能過也。曹丕在東宮。操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嘗病。丕問之。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惟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卒。故世不得盡聞也。原注。裴松之曰。攸亡後十

六年鍾繇乃卒。撰攸奇策。亦有何難。而年造八十。猶云未就。遂使攸從征機策之謀。不傳于世。惜哉。攸從伐孫權。卒。年五十八。操言則流涕曰。孤與荀公達周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又曰。荀公達眞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孤與公達亦云。又曰。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又曰。二荀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原注。傅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瀆。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仁智之道。二荀豈能兼之哉。一失其身。餘皆不足論也。傅氏及魏晉諸人。甚爲稱道。蓋宗之論。皆出于此乎。長子緝。有攸風。早沒。次子適嗣。無子。絶。黃初中。紹封攸孫彪爲陵樹亭侯。邑三百戶。後轉封丘陽亭侯。正始中追諡攸曰敬侯。

議曰。曹操陰譎無行。陰圖篡竊。有識之士。方遁逃避匿之不暇。安肯身事之。而蹈其難哉。故孔明高臥不起。幼安遁足遼海。所以爲高而存漢也。荀彧之委質。已失其身矣。既逆謀決策。相與取漢。則魏室佐命元臣。及其作逆不容。以漢尚書令自殺。則亦操之欲題其墓道爲征西將軍曹操也。攸亦智計之士。彧之次也。陳壽謂彧淸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唐杜牧謂彧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于漢代。譬之教盜穴牆發匱。而不與之同。寧得不爲盜乎。皆至論也。誠者與彧爲管仲之功。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謂牧之論比高光楚漢。非彧之言。史氏之文。誤矣。原注。通鑑論。噫。以智計佐操挾天子令諸侯。征伐四克。其名爲漢。其實

替篡竊之私也。視其掠楊彪。誅孔融。弱辱王室。曾無一辭。十分天下而有其八。既已爲丞相。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不在于九錫之受否也。故彧以爲不必受。有其實不必處其名。以是忤操。飲藥而卒。彧以死事魏。非死漢室也。乃比之管仲而與其仁。何哉。管仲相桓公。伐戎帖荆。尊王室。治諸侯。皆所以翼戴宗周。惠王欲以愛易嫡。而桓公率諸侯朝王世子于首止。故孔子與爲一匡天下。使王室弱而復強。諸侯叛而復服。桓公沒。其子孝公爲諸侯。未嘗遂取周而代之也。彧之佐操。既專其國。又逼其主。至于弒母后。戮皇子。必使無噍類。乃以周文自況。身死未冷。而不遜代漢。其得並桓公乎。操不得並桓公。彧焉能比管仲。故先儒謂五霸者三王之罪人。曹操五霸之罪人。則荀彧又管仲之罪人也。夫管仲之不死子糾之難。桓公當立。子糾不當立。原注。漢書。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則桓公庶長當立。糾幼不當立也。仲以失身。佐非其人。故幡然而改不死。是以召忽死。孔子以爲匹夫之諒。管仲不死。孔子以爲仁。荀彧佐操篡漢。篡械既具。知不免而始自殺。則亦召忽之諒也。又焉得爲管仲之仁乎。若彧者。特莽之孝元后之節也。王氏之禍。皆本元后。莽既篡漢。而執璽不與。其平日所緒構叶圖保佑假借者。都忘其非。故班彪謂之婦人之仁。原注。漢書。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必欲得。太后出璽投之于地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司徒掾班彪曰。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若彧者則亦小人之仁也。其比曹操以高光。袁曹爲楚漢。則固彧之志也。不得其說。從而爲之辭。以爲史氏之文。則史之所粧綴引比擬者。皆非其人之實。而不可信矣。怙彧一時之私。並誤歷代信史。又不可之甚也。鍾繇稱彧爲顏子。操稱攸爲顏子。夫顏子與禹稷未易地耳。豈以譎詐教人篡竊者邪。故二荀之顏

子。曹操之周文。曹丕之舜禹。皆以盜賊自名聖賢。歟天下之甚者也。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原注。九州春秋曰。中平元年。車騎將軍皇甫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閻忠時罷信都令。說嵩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因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解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享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高人之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授鉞于初春。收功于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攻堅易于折枯。摧敵甚于湯雪。七州席卷。屠三十六萬。方夷黃巾之師。除邪害之患。或封戶刻石。南向以報德。震本朝。風馳海外。是以羣雄迴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于將軍者。身建高人之功。北面以事庸主。何以求安。嵩曰。心不忘忠。何爲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飧之遇。而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忠。忽鼎峙之勢。利劍已揣其喉。乃歎息而悔。所以見烹于兒女也。今主上勢弱于劉項。將軍權重于淮陰。指麾可以振風雲。叱咤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頹。崇恩以綏先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于前。大軍震響于後。蹈河。飲馬盡淮。舉天網以網羅京都。誅閹官之罪。除羣惡之積。雖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其褰裳以用命。況厲熊羆之士。因迅風之勢。解久危之倒懸。則大功不足合。八方不足同也。功業已就。天下已順。乃燎于上帝。告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以制。移神器于己家。推亡漢以定祚。實神機之至決。風發之良時也。夫木朽不雕。世衰難佐。將軍雖欲盡忠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猶逆坂而走丸。必不可也。方今權宦羣居。同惡如市。主上不自由。詔命出左右。如有至聰不察。機事不先。必嬰後悔。亦無及矣。嵩不從。忠乃亡去。英雄記曰。涼州賊王國等起兵。共劫忠爲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而死。察孝廉爲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爲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太尉段熲。久爲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氐。氐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董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爲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卓壻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死。衆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閒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

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衆以爲然。傕乃西攻長安。原注。裴松之曰。傳稱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然則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難著。而亂源易成。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當是時。元惡既梟。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殷流。邦國遭殄悴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豈不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兇亂。未有如此之甚也。誅王允。與郭汜等共專朝政。詡爲左馮翊。傕等欲以功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爲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于榮利。奈國朝何。乃更拜詡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傕等親而憚之。原注。獻帝紀。郭汜樊稠與傕互相違戾。欲鬬者數矣。詡輒以道理責之。頗受詡言。詡與聚坐。猶恨以爲令侯。論者以此多詡。會母喪去官。拜光祿大夫。傕汜等鬬長安。張繡謂詡曰。此中不可久處。君胡不去。詡曰。吾受國恩。義不可背。卿自行。我不能也。傕請詡爲宣義將軍。原注。獻帝紀。傕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闚省門曰。天子在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爲之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于是皆引去。傕由此衰弱。傕等和出天子。祐護大臣。詡有力焉。原注。獻帝紀。天子既東。而李傕來追。王師敗績。司徒趙溫。太常王偉。衛尉周忠。司隸榮郃。皆爲傕所嫌。欲殺之。詡謂傕曰。此皆天子大臣。卿奈何害之。傕乃止。天子既出。詡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煨屯華陰。原注。典略。煨在華陰時。修農事。不虜略。天子東還。煨迎道貢遺周急。獻帝紀曰。後以煨爲大鴻臚光祿大夫。建安十四年。以壽終。與詡同郡。遂去傕託煨。詡素知名。爲煨軍所望。煨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陰結繡。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或謂詡曰。煨待君厚矣。君安去之。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爲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于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詡說繡連劉表。詡南見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歸語繡曰。表平世三

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爲也。曹操比攻繡。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操拒袁紹于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于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如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強曹弱。又與曹爲仇。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衆歸操。操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表詡爲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袁紹圍操于官渡。操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操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操領冀州牧。徙爲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操破荊州。欲

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享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操不從，遂敗于赤壁。（原注：袁松之曰：詡之此謀，未合當時之宜。于時韓馬之徒，倘猶顧關右，魏武不得安坐鄴都，以威懾吳會。亦已明矣。彼荊州者，孫劉之所必爭也。則人服劉主之雄姿，懷孫權之武略，為日既久，誠非曹氏諸將所能抗禦。故費仁守江陵，敗不旋踵。何無安之役，行，蹟即之可知。將此既新平江陵，威振揚越，資劉表水軍之具，乘荊楚機權之手，實當強之良會。鄰定之大機，不乘此取吳，將安俟哉。至赤壁之敗，蓋有運數，實由挾愛大舉，以損淩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為之，豈人謀哉。然則魏武之東下，非失算也。詡之此規，為無益矣。魏武後克平張魯，蜀中一日數十驚，劉備雖斬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劉璋之計，以失席卷之會，斥石城差，悔無所及。即亦此事之類也。世咸謂劉計為是，即愈見賈言之非也。向使操聽詡計，徑據荊州，經略益州，召璋入朝，錄有蜀漢，則昭烈無捕蛇之勢，魏足之勢，世期謝諸葛為非，亦賢之敗，歸之天命，非公論也。）

操後與韓遂馬超戰于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為可偽許也。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一用詡謀，卒破遂超。是時操子丕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丕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遠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操又嘗屏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感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于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操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閉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丕立，以詡有德于己，故超諸助賢，首拜太尉，進爵魏壽鄉侯，增邑三百并前八百戶，又分邑二百封小子訪為列侯，以長子肇為駙馬都尉。孫權聞詡為三公，大笑之。（原注：魏略：文帝德詡之對太祖，故即位首登上司。荀勗別傳曰：晉荀帝用賈詡為三公，孫權笑之。）丕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詡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勝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以文德，以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盧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丕不納。後與江陵之役，士卒多死。詡年七十七卒，謚曰肅侯。子穆侯，歷位郡守，穆卒，子模嗣。後為督惠帝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子允，允弟蘊，從弟疋，皆至大官。（原注：陳壽評曰：荀彧清秀道雅，有王佐之風。然機警先識，未能光其志也。荀攸沈密有謀，而奇策秘畫，莫能測其端緒。其良平之亞與，婁松之曰：世之論者，多與彧為規魏氏以風旨詐，若臣易位，賈逵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遲移，功既違義，譏亦安焉。陳氏此評，蓋亦周乎世議。松之以為斯言之作，誠未得其遠大者也。彧豈不知魏武之志矣，非良漢之良臣哉。良以子時王道既微，橫流已及，雖桀虎魏，人情異心，不有撥亂之資，杜順之時，則英寇之亡，翹首可期矣。夫欲濟賢時英，一匡屯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論急病，若數遠者，用能斷于險中，至于大亨。苟生蒙舟船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苟生之本圖，亡魏之遠致乎。及至劉柴既降，鄧漢迷書，終後亡身衛節，以申素志，全大正于當年，布誠心于百代，可謂任重道遠，志行義立，謂之未死，其殆謂與。又曰：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賈文之士，減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繪氏知謝之倫，其比幸多，附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並列，失其類矣。且攸詡之為人，其翁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炤雖均，實則異焉。今荀賈之平，共同一稱，尤失區別之宜也。陳壽評，蓋疏而有準，得其意矣。世期譏之，非也。又謂詡不當與二荀同傳，詡與二荀皆佐操取漢之元惡也，其同傳宜矣。）

議曰：嗚呼天欲亡人之國，其禍發必起于不虞，一觸其機，橫潰而不可止。當王允誅董卓，廓廓焉皆以為遂無事，據關河，臨天下，都咸陽，復我高祖之大烈，有日矣。一賈詡以救死之故，復生數十百卓，誅允而執天子，流離奔播，卒為大盜所有。復，叩其餘智，移漢與魏，天固亡漢矣。詡算傾危之士哉。

贊曰：文若英英，龍孫鳳雛。洞鑒知微，殿淵擇梧。略包河山，機先神鬼。仗義匡時，匪人自煥。帝師王佐，與盜共竊。倩掷失聲，碎此明月。公達貢等，保身之哲。文和偲中，甘為漢賊。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九

魏臣

鍾繇子毓　華歆子表　傅嘏　傅巽　王朗

謹案鍾繇傳闕。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閉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後與北海管寧、邴原俱游學，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頭，原為腹，寧為尾云。（原注：袁松之曰：陽枉矩之讓歆遠矣。不必有魏華公，管幼安貪祿高潔，又恐非管為尾，魏略此言，未可以定其先後也。）同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原注：魏書曰芬有大名于天下。）芬陰呼歆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後芬果敗，舉孝廉，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進輔政，徵河南鄭泰、潁川荀攸及歆等。歆到為尚書郎，董卓遷天子長安，歆求出為下邽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原注：謝承書曰：歆少以高行聞名，遭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顧得俱，皆哀歆許之。歆獨曰不可，今以在危險之中，偕同患者，義固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平，棄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棄井，曾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牽共還出之，而後別去，棄乃大義之。）時袁術在穰，留歆，歆說術使進軍討卓，術不能用，歆欲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辟為掾，至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為政清靜不煩，吏

民戚而愛之。揚州刺史劉繇死。其衆願奉歆爲主。歆以因時擅命。非人臣之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孫策略地江東。將取豫章。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兵。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遠近所歸。策當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爲上賓。（原注。華嶠譜敘曰。孫策略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教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閤。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歎息而心自服也。遂親執子弟之禮。禮爲上賓。）是時四方賢士避地江南者甚衆。皆出歆下。號風兒。策每大會。坐中莫敢先發言。歆起更衣。則論議譁。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號曰華獨坐。策卒後。留權。許。不得歸。（原注。江表傳。孫策在椒丘。遣虞翻說歆。翻既去。歆請功曹劉壹入議。壹勸歆住城遣檄迎軍。歆曰。吾雖劉刺史所置上用。猶是剖符吏也。今從卿計。恐死有餘責矣。壹曰。王景興既漢朝所用。且爾時會稽人衆盛彊。猶見原恕。明府何慮。于是夜逆作檄。明旦出城遣吏奉迎。策便進軍。與歆相見。待以上賓。接以朋友之禮。孫盛曰。夫大雅之處世也。必先審隱顯之期。以定出處之分。否則括囊以保其身。泰則行義以達其道。歆既無夷皓韜邈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撓心于邪儒之說。交臂于陵肆之徒。位奪于一豎。節墮于當時。昔許蔡失位。不得列于諸侯。州公寔來。魯人以爲賤恥。方之于歆。咎孰大焉。）曹操在官渡。表天子徵歆。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爲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爲養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歆。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爲罪。願賓客爲之計。衆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歆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爲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爲尚書令。操之弒伏后也。遣歆與御史大夫郗慮破壁收后。天下以是薄之。操伐孫權。表歆爲軍師。魏國既建。爲御史大夫。曹丕立。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篡

代。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歆形色忤丕。徙爲司徒。（原案。齊職儀曰。司徒品秩冠服同太尉。[illegible]漢哀帝從朱博議。始置三司。改丞相爲大司徒。以孔光爲之。魏以華歆爲之。）而不進爵。丕久不懌。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喜悅。而相國及公獨不怡者何也。羣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喜悅。義形于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丕悅。遂重異之。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惟歆出而嫁之。丕歎息焉。（原注。孫盛曰。蓋聞應賞威福。必宗于主。權宜守總。出自人君。子路私饋。仲尼毀其食器。田氏盛施。春秋著以爲譏。所以斯臣之成害。已然之明義也。學政之家。國刑所加。受賜之嚴。乾施所加。若在其私。拜無私裁。歆居股肱之任。同元首之重。則當公賞是明。以彰天澤。而受其賜。施爲君子。既犯作福之嫌。又違必去之義。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傅子曰。敢問今之君子。曰。[illegible]。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行父。何以加諸。）下詔曰。司徒國之儁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太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爲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原注。魏書。又賜錢五十萬。）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爲喪亂已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無其人。何患不得哉。丕從其言。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丕以安車徵之。不至。曹叡立。進博平侯。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三百戶。轉拜太尉。（原注。列異傳。歆爲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吏詣門。便辟易却。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住。乃前向門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爲公。松之按。魏舒少時寄宿事亦如之。以爲二人俱有此事。將由傳者不同。今寧信列異。）歆稱病乞退。讓位于寧。叡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喻旨曰。朕新莅庶事。一日萬幾。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豈主擇君。

不居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爲周公伊尹則不然。潔身徇節。常人爲之。不望之于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几筵。命百官總己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曹爽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眞從子午道伐漢。叡如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盛德當成康之隆。宜宏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方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于治道。以征伐爲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爲國者以民爲基。民以食爲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鑾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惟陛下裁察。叡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于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爲不一探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闚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時秋大雨。詔眞引軍還。太和五年。歆卒。謚曰敬侯。（原案。志注。歆時年七十五。）歆性周密。嘗謂人臣陳事務以諷諫合道爲貴。就有所言。不當顯露。故其事不見。尤淡于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自振施外。終不畜產。陳羣嘗歎曰。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子表嗣。丕分歆戶邑封歆弟緝列侯。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爲散騎侍郎。時同僚諸郎共平尚書事。並兼厲鋒氣。要君取譽。事或不便。故遣謂不覩。及傳者去。卽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事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

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羣等以此稱之。累遷侍中。正元初。石苞來朝。盛稱曹髦。以爲魏武更生。時聞者流汗沾背。表懼禍作。稱病歸下舍。故免于難。後遷尚書。五等建。封觀陽伯。坐共給喪事不整免。晉泰始中。拜太子少傅。轉光祿勳。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曰。表清貞履素。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靜恭匪解。而以疾固辭。章表懇至。今聽如所上。以爲太中大夫。卒年七十二。表以苦節垂名。司徒李允、司隸王宏等（原案。晉書作王宏。與此合。志注作王密。訛。）並歎美其清淡退靜。以爲不可得而貴賤親疏也。表弟博。歷三縣內史。治有名跡。博弟周。黃門侍郎。常山太守。博學有文思。中年遇疾。終于家。表六子。廙、岑、嶠、鑒、澹、簡字長駿。有文翰。仕晉至尚書令、太子少傅、光祿大夫、開府。嶠字叔駿。有才學。撰後漢書。世稱爲良史。爲祕書監尚書。澹字元駿。終河南尹。（原注。廙三子。混字敬倫。清貞有檢。爲尚書。薈字敬叔。世所稱者貴正。恒字敬則。以通理稱。混尚書。薈河南尹。恒左光祿大夫開府。恒子軼。字彥夏。有當世才志。爲江州刺史。）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原案。宋本[illegible]。志俱作東海郯人。）本名嚴。以通經拜郞中。除菑丘長。師太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時獻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爲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爲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原注。朗家傳曰。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爲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爲無德之君。不應見祀。于是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爲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以身爲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又追擊。大破之。朗放舟欲走交州。爲兵所逼。遂詣軍降。策令使者詰責朗。朗辭語抗厲。策又

使張昭私問朗。朗晉不屈。策以朗儒雅。有名當世。雖忿而不敢害。原注。獻帝春秋。策令使者詰朗曰。問逆賊故會稽太守王朗。朗受國恩當官。云何不惟報德。而阻兵安忍。大軍征討。幸免梟首。不自揣度。復聚衆姦。生往部境。渡勞王誅。卒不悟晦。以逆罪網。歎詐用命。今首領得全。實興不。其以狀對。朗稱禽虜。對使者曰。朗以瑣才。誤竊朝私。受爵不讓。以遘罪網。前見征討。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須臾。又迫大兵。惶怖北引。從者疾患。死亡略盡。獨與老母共乘一欂。流矢始交。便棄欂就俘。稽顙于征役之中。朗惶恐不達自辯之宜。錄刑逐罪。懇結悁悒。期於淺薄。聽受自裁。又無良介。不早自歸。于破亡之中。然後委命于下隸。身輕罪重。死有餘辜。申脰就鞅。蹴足入絆。叱咤聽聲。東西惟命。留滯曲阿。顛連窮困。朝不謀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曹操聞而表徵朗。策遣之。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原注。裴松之曰。朗被徵未至。孔融與朗書曰。世路阻塞。情問斷絕。悲怛無已。前見章表。知尊武蓋己之迹。自從人爲。同縣之罰。悅者未周。河限滯然。主上寬仁。貴德宥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棹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熊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操問策何以得至此。朗曰。策勇冠一世。有儁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攜手而爲其將。叶謀并力。所規不細。終爲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朗少與沛國劉陽友善。陽爲莒令。早卒。初陽有識鑒。見漢室衰微。知操有雄才。終爲國禍。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操貴。求其子欲殺之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之。積年。自會稽還。數爲開解。操乃赦之。世以是多朗之義。操爲魏公。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稱。原注。魏略。太祖請同會。啁朗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秔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太祖以孫權稱臣遣貢。朗答曰。前陵自說。將以補前愆。後孫權以明無二。牙獸屈膝。晉烏告歡。明珠南金。遠珍必至。惜見平路。戎書爭功。承旨之三江五湖。爲消于越。西吳東越。化爲國民。鄢郢既拔。荊門自開。席卷巴蜀。形勢已成。重休累慶。雜沓相臨。日。撫掌望節。怕之膏者。群不能宣。曹丕立。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上疏勸育民省刑曰。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蕩覆。

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茲魏土。使封鄙之內。雞鳴狗吠。達于四境。烝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修。四民殷熾。必復過于曩時。而富于平日矣。易稱敕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爲寄。原注。漢書蕭何傳。使者召參入相。參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原注。漢書。宣帝即位。路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餒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笄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及丕篡代。改爲司空。進封樂平鄉侯。詔問當今所宜損益。朗奏曰。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其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醴酎必貫三時而後成。原注。漢書。酎者本俱作酎。此作酎。是正酎本之訛。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中廄則騄驥騑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三萬。師古文潁作三萬。與此合。志誤作二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幸車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爲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蒞獄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猥。威儀繁富。隆于三代。近過禮中。失

所以極奢者。大抵多受之于秦餘。既違繭栗慤誠之本。掃地簡易之指。又失替質損文避奢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際。割奢務儉之政。除煩崇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太牢之祀。郡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盜、既已屢改于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謹案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埽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埒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禖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物。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享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并合雖且萬人。或商賈惰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弢甲。放馬戢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于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止則成井里于廣野。動則成校隊于六軍。省其暴繇。贍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今之謂矣。糧畜于食。勇蓄于勢。雖坐曜烈威而衆未動。畜外之變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戰而定。則賢于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虞用之民。待大魏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衆。臨彼倒載折矢樂服之羣。伐腐摧枯。未足以爲喻也。時丕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衞。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

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丕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原注。左氏傳。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于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漢書。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曰。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于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于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原注。王朗集。載朗爲大理時。上主簿趙郡張登。昔爲本縣主簿。值黑山賊圍郡。登與縣長王儁。帥吏兵七十二人。直往赴救。與賊交戰。吏兵散走。儁殆見害。登手格二賊。以全儁命。又守長夏逸。爲督郵所枉。登受考掠。理逸之罪。義濟二君。實加顯與。太祖以所念者多。未遑甄叙。黃初初。朗又與太尉鍾繇連名表聞。所稱登在職勤著。詔曰。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位雖卑。直宜顯寵。今以登爲太官令。初、建安末。孫權遣使稱藩。而與昭烈交兵。詔議當興師與吳并取蜀。朗議曰。天子之軍。重于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權親與蜀持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其勢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爲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衆之時。丕納其計。黃初中。鵜鶘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于彪。帝乃爲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

于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于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丕如許昌大興屯兵欲舉軍東伐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爲冢嗣還君其國（原注：漢書天子使嚴助往諭南越王胡，胡謂太子嬰齊入宿衛，胡薨，嬰齊嗣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爲宜遣侍子以斥無禮（原注：漢書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然自以絕遠，獨驕慢不肯與諸國相通，都護郭舜上言，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且吳濞之禍萌于子入（原注：漢書景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擲之，于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恚曰，天下一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稱疾不朝。）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原注：漢書帝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後囂卒反，囂死，王元立囂少子純爲王。）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與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慍于登之遲留是以爲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爲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爲慶設其傲狠孫無入志懼彼與情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爲宜敕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暢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丕以戍軍遂行權子不至臨江而還丕詔三公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況逆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于前勞役兼于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沈權九淵割除掩棄投之荒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衆軍亦各還反不臨西歸矣曹叡立進封蘭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戶使至鄰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修宮室朗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衆徭役其可得蠲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殄成五服句踐欲廣其衆兒之疆（原注：裴松之曰，裴兒，昇遷戍之地名，）誠夫差于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宏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愈于百金之盛昭儉于弋綈之服內減大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措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蓄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于金革略寢之後然後鳳闕猥開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晏若且先成閶闔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爲務習戎備爲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強而寇戎不賓繼熙不作未之有也轉爲司徒時虞失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允（原注：史記，太姒十子，周以宗強，湯伯邑考，武王發，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霍叔武，康叔封，冉季載。按左氏傳，富辰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文之昭也，毋伯邑考，武王，共十八子，與此不同。武之母也，毋成王共五子。）此二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于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于椒蘭之與房蕃王未繁于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管伯邑則不爲夙（原注：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伯邑考又武王兄，則十四年生也，武王九十三年崩，成王七歲，則八十七年生也。）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姬常說成以十二爲限至于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縫而就時于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于一意不但在于務廣也老臣愚惑願國家同祚于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原注：黃帝紀，黃帝二十五子，）用爲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秦溫秦溫則不能便柔脆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緇袍不至于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蓉于南山矣叡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體闕未立以爲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于世太和二年卒謚曰成侯朗高才博雅性嚴整喜威儀悲慎節約自婚姻中表禮貲無所受常譏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卹窮曉故用財以周急爲先尤喜論議不強以辭每傳于理皆丕嘗問羣臣子產相鄭既仁且明故民不能欺子曉治單父清靜無爲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故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政尚威嚴故民不敢欺斯三不欺于君德孰優朗與鍾繇華歆對曰臣以爲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威義與道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越者也任察畏罪與道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考以斯言則不忍欺之之優劣別矣且記稱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則無以殊核其仁則有以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謂君化使民然也強仁之化優劣亦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則異丕以爲然其言議風旨類如此子肅嗣初丕分朗戶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云（陳寔子肅別入儒學傳。）

議曰敬朗素著德望而繇以才幹稱皆一代偉人以漢臣爲魏臣及其禪代首登三事厭然以爲榮其節不足稱也晉宋而下王、何、徐、傅以爲故事（謂王祥、何曾、徐邈、傅嘏也。）遂爲盜臣之首惜哉管子曰禮義廉恥是爲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予嘗過許都登繁陽壇觀鍾繇所書受禪碑其列公卿將軍勸進表大書深刻以夸示罔極始知斯世有大無廉恥之人視易君移國如傳舍故天下之亂不可勝窮至于今而不已也悲夫操丕父子欺君竊國故疑羣臣欺己以三不欺爲問朗據理以對責德于君而不及臣豈丕志哉贊曰三臣汲汲盜漢與魏與闔篡弒靦面無愧阻節喪道蔑貞忽天紋錦薦穢吁嗟英賢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三

列傳第三十

魏臣

程昱 孫曉 郭嘉 董昭 劉曄 蔣濟

謹案程昱傳闕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少有識鑑。漢季天下大亂。晦匿名迹。密結英儁。不與俗接。年二十七。辟司徒府。後從袁紹。知紹不能與有爲。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知者審于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原注。韓詩外傳。周公戒伯禽曰。無以魯國驕士。余以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又相天下。位猶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于是去之。先是潁川戲志才。蓋世士也。曹操甚器之。早卒。操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操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眞吾主也。表爲司空軍祭酒。操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衆。強有青幷。地廣兵強。而數爲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雖強。終爲所擒。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強無能爲也。紹煩禮多儀。公體任自然。

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率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于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惟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爲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于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爾。公于自親小事。時有所忽。至于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整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操曰善。遂從征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操欲引軍還。嘉說操曰。昔項籍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勇而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破。氣衰力竭。內外失守。勇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必成禽矣。操急攻布。禽布誅之。昭烈歸操。操以客禮待之。表爲豫州刺史。嘉言于操曰。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關侯張飛皆萬人之敵。爲盡死力。備終不爲人下。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宜早爲之所。操曰。孤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憚不誠。（原注。左氏傳。善歸以勸來者。猶懼不誠。誠。至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來歸而害之。人將不食吾餘而士不來矣。既而遣昭烈要擊袁術。嘉與程昱復切諫。操不聽。昭烈果舉兵討操。操始恨不用嘉之言。（原注。魏書。劉備來奔。以備領徐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太祖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趨萬乘。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海內既已歸心。雖漢高帝。何以加之。今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欲一人之忿。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慎。太祖笑曰。君得之矣。後操之曰。此與本傳正相反也。按本文出傅子。蓋嘉等勸操害昭烈。與習鑿齒本傳相合。故取之。）孫策轉鬬千里。盡有江東。聞操與袁紹相持于官渡。將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于獨行中原者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爾。以吾觀之。必死于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操欲速攻昭烈。議者懼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退失所據。獨嘉勸操行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聲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操曰善。遂東行。而紹果不出。（原注。袁紹傳。紹之曰。按武紹。決計能斷。景紹不出。皆出自太祖。此云用嘉計。則爲不經。又本傳稱自嘉料孫策輕佻。必死于匹夫之手。此爲明于見幾。然自非上智。無以知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嘉料年死。此蓋事之偶合。按操傳曰。操自決計。而嘉亦勸之。非不同也。）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于黎陽。連戰克捷。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鬬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必生變。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乃南伐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爲尚軍所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操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于南皮。冀州平。操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以爲省事掾屬。皆嘉之謀也。封嘉洧陽亭侯。操將征袁尚及三郡烏桓。諸將多懼。劉表使昭烈襲許。嘉曰。公雖威

蹤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己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遂行，至易，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操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操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算略，達于事情，操曰，惟奉孝為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操問疾者交錯，及卒，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惟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勳，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戶。原注·魏書·太祖表曰·臣聞褒忠寵賢·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呂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塞·蕩定烏丸·震威遼東·以梟袁尚·雖假天威·易為指麾·至于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勳實由嘉·方將表顯·短命早終·上為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褒亡為存·厚往勸來也· 諡曰貞侯，子奕嗣。原注·魏書·奕字伯益·見王昶家誡· 後操伐荊州，敗于赤壁，還至巴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初，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斥嘉，嘉意自若，操愈益重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悅焉。操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險阻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忽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又與彧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于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荊，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奕為太子文學，早卒，子深嗣，深卒，子獵嗣。原注·世語·嘉孫敞字泰中·有才識·位歷散騎常侍·

臣謹案，目錄此下有董昭傳，今闕。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德人，光武子阜陵質王延之後也。原注·後漢書·延·郭后子·初封淮陽·後徙阜陵· 父普，母脩，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諂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那可爾。曄即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彊逼使為倡導。曄時年二十餘，內憂之而未有緣。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為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為設酒飯，與寶于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斫寶，寶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

發。曄因自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為亂，曄即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為主。曄睹漢室漸微，己為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略為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勳兵強于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勳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為外援。勳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于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後則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于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從，興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勳窮蹙，遂奔操。操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策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擒克，操問羣下，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為損，得之不足為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為彊耳，非有爵命威信相服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先伏誅，夫畏死趨賞，愚智所同，故廣武君為韓信畫策，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況明公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啟而虜自潰矣。操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操還，辟曄為司空倉曹掾。原注·傅子曰·太祖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曾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為遠言以觀精神·每見以盡其機·不宜以顯坐殿也·太祖已探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為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耳· 操伐張魯，轉曄為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操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為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操，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慴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侯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言蜀中一日數十驚，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復問曄，今尚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遂還，以曄為行軍長史，兼領軍。延康元年，漢將孟達率衆降，達有容止才觀，曹丕甚器愛之，使達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曄以為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必為國患。丕竟不易，後達終于叛敗。原注·傅子曰·初太祖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毅之量·曄一見諷達·而皆云必反·卒如其言· 黃初元年，以曄為侍中，賜爵關內侯。丕令羣臣料昭烈當為忠義出報吳不，衆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少，忠義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

30A

勢必用衆以示其有餘。且忠義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爲興軍報敵。于終始之分不足。後昭烈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孫權遣使稱藩。朝臣皆賀。丕以問曄。曄對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忠義。取荊州四郡。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強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承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卻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強其衆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計必出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攻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丕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丕不聽。遂受吳降。卽拜權爲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卽眞。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爾。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強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卽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爾。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權旣受王位。卻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士女。以爲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及昭烈敗退。權禮敬轉廢。丕欲興兵伐之。曄以爲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丕不聽。五年如廣陵泗口。命荊揚州諸軍並進。會羣臣問權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己。而超越江湖者在于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丕停住積日。權果不至。丕乃旋師曰。卿策之是也。當念爲吾滅二賊。不可但知其情而已。曹叡立。進爵東亭侯。邑三百戶。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曄以爲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于事爲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後淵竟反。曄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答曰。魏室卽阼尙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爲支葉。于魏備腹心。寡偶少徒。于宜未失也。太和元年。以疾拜太中大夫。叡將伐漢。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叡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曁從叡行天淵池。叡論伐蜀事。曁切諫。叡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曁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羣萃之中。立之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叡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曁曰。曄可召質也。詔曄至。叡問

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常恐眯夢（謹案。志作眯夢。與此合。通）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于是叡謝之。曄出。責曁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曁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于叡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相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逃矣。叡如其言以驗之。果得其情。遂疏焉。曄因發狂。出爲大鴻臚。以憂卒。（原注。傅子曰。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與世士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困于俗。卒不能自安于天下。豈不惜哉。）諡曰景侯。子寓嗣。少子陶亦高才而薄于行。官至平原太守。（謹案。劉陶見死國傳。）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安十三年。孫權率衆圍合肥。時曹操攻荊州。遇疾疫。惟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密白刺史。僞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謹案。陳志作張喜。與此合。通）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爲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于譙。操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相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強。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楊太守。操南伐還。以溫恢爲揚州刺史。濟爲別駕。令曰。季子爲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爲謀叛主率者。操聞之。指令（謹案。志作指有令。與此合。通）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爾。促理出之。辟爲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皋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于賢屬矣。忠義圍樊、襄陽。操以天子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懿及濟說操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于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疏。忠義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如其言。權聞之。引兵西襲公安、江陵。忠義遂見禽。曹丕立。轉爲相國長史。及篡代。出爲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濟上萬機論。丕善之。入爲散騎常侍。時丕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尙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尙以示濟。濟旣至。丕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敎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爾。丕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愼。惟陛下察之。于是丕意解。遣追取前詔。黃初三年。與曹仁伐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卒。復以濟爲東中郞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慷慨。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頃之。徵爲尙書。丕如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丕不從。

于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當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不從之，即發遣，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丕還雒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孫盛・今志作分卒・通志作分中・此合此・吳燒船于山陽池中，卿于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曹叡立，賜爵關內侯，大司馬曹休率軍向皖，濟表以爲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于西，必欲幷兵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棄器仗輜重退還，吳欲塞夾石，遇救兵至，是以軍得不沒，遷爲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書曰，大臣太重國危，左右太親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願無忘于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于大臣，至于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倘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阿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嘿思，公聽並觀，若

事有未盡于理而物有未周于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文武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己，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于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爲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太和六年，叡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並攻遼東，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制，是驅使爲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倘不如意，是爲結怨失信也，叡不聽，豫行竟無功而還，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饑儉，濟上疏曰，陛下方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于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惟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力田之民蠶桑・力田・陳志作弊攰・通志作弊敗・倘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爲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強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又歡娛之耽，害于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

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公孫淵聞將來討，復稱臣于孫權，乞兵自救，叡問濟，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已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以疑于我，我之不克，冀折後事已爾，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襲，未可測也，曹芳立，徙爲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原注・列異傳・濟爲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今見召爲泰山令・願母爲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曰・夢爲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于此・侯氣強難感悟・故自訴于母・願重啟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啟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于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巳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爲錄事矣・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爲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爲舜本姓嬀，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原注・蔣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魏書述曹氏胤緒亦如之・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故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胄稷胤周・此其不同者也・及至景初・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爲舜後・後魏爲禪晉文・稱昔我皇祖有虞・則其異彌甚・尋濟難・隆及與尚書繆襲往反・并有理據・文多不載・濟亦未能定氏族所出・但謂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黜祖考・以爲不可・然于時竟莫能正・濟又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濟曰・夫虬龍神于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虬龍也・騏驎白虎仁于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騏虎也・如玄之說・有虞已上・豺獺之不若邪・臣以爲祭法所云・見疑學者久矣・鄭元不考正其違而就通其義・濟豺獺之譬・雖似俳諧・然其義旨有可求焉・又云・曾孫之子・則其所出難明・其祖與父・或以爲屬・雖勿譏可也・而操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于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原注・韓子・景公與晏子遊于少海・登柏寢之臺而望其國・公曰・美哉堂乎・後代孰將有此・晏子云・其田氏乎・公曰・寡人有國・而田氏有之・奈何・對曰・君欲奪之・則近賢遠不肖・治其煩亂・輕其刑罰・振窮乏・恤孤寡・行恩惠・給不足・民將歸君・雖十田氏・其如君何・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于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司馬懿屯雒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包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誠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原注・孫盛曰・蔣濟之辭邑・可謂不負心矣・語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蔣濟其有焉・初，濟在雒水，懿令濟與爽書，言惟免官而已，爽遂誅滅，濟病其言發，

病卒，謚曰景侯，子秀嗣，卒，子凱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著勳前朝，改封凱爲下蔡子，

議曰，危哉昭烈，幾不出數子之彀，操之遣拒袁術也，昱、嘉、昭皆以爲不可遣，毒手莫施，幸而颺去，料敵制勝，卒使昭烈不得中原尺土，嗚呼，數子何仇漢之深也，當是之時，魏有荀彧、荀攸、賈詡、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司馬懿爲之謀，吳有張昭、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運其籌，而諸葛亮振長策，宏大義，有龐法之計略，關張之武烈，蔣費之德度，以之佐漢，卒之智勇俱困，漢不能滅魏，而魏不能滅吳，竟成鼎足而天下三分，

論者謂三國人才之不幸。有以夫。曹氏篡代之事。皆成于董昭之手。小人患失。無所不至。甚可畏也。蔣濟以爲中書監令權重中書。魏室之衰肯矣。劉曄以帝室之胄。劉漢佐魏。卒以詐死。天奪之魄矣。贊曰。三辰晦精。四溟揚波。乾軸遺回。謀夫孔多。力角心鬬。乘機撫會。紛紛出奇。耿耿效計。植邪蹶正。蓍不知非。智竭運窮。卒裂坤維。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四

列傳第三十一

魏臣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朱靈　李典

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本姓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爲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曹操破呂布于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于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曹公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喜隨詣操。操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于四海。遼率恩信。豨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譚尚于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于鄴。尚堅守不下。操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綠山諸賊及黑山

孫輕等。從攻譚。譚破。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操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爲護軍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陘嶺。封都亭侯。操將討袁尚于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而天子在焉。今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則公之舉去矣。操策表無能爲。遂與遼俱行。卒與蹋遇。遼勸操戰。氣甚銳。操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遼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蹋梅成以氐六縣叛。操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蹋。成僞降。禁禁還。成遂將其衆就蹋。轉入濁。原注：濁音涇反。：作山。濁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蹋等壘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人勇者得前爾。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蹋成首。盡虜其衆。操論諸將功曰。登天山。羅峻險。以取蹋成。遼一勇者得前爾。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蹋成首。盡虜其衆。操論諸將功曰。登天山。羅峻險。以取蹋成。遼寇功也。增邑假節。操既伐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操方攻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于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享犒。平旦遼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銜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衝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操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原注：孫盛曰：夫兵因變通，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成敗在彼，軍帥不和，則衆師之道也。至于合肥之守，懸弧無矢，專任決者，則懼心雖保，且彼衆我寡，必懼金鼓，以致命之兵，擊金鼓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運方圓，變以圓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

爲遼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衝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操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原注：孫盛曰：夫兵因變通，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成敗在彼，軍帥不和，則衆師之道也。至于合肥之守，懸弧無矢，專任決者，則懼心雖保，且彼衆我寡，必懼金鼓，以致命之兵，擊金鼓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運方圓，變以圓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

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以少擊衆。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爲偏將軍。卒子統嗣。

謹案。目錄此下有樂進于禁傳。今闕。

張郃字儁乂。河間鄚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爲軍司馬。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以郃爲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奉國中郎將。曹操與袁紹相拒于官渡。郃說紹曰。公勿與曹操戰也。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彼自敗矣。紹不從。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操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操兵精。往必破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操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操果破瓊等。圖慙。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操。紹軍大潰。（謝鍾英志注。裴松之曰。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袁紹使張郃高覽攻太祖營。郃等聞淳于瓊敗。遂來降。紹來予是大潰。是則袁郃等降而後紹軍壞也。至如此傳爲紹軍先潰。憶郭圖之譖。來歸大潰。參錯不同。今都書移紹軍大潰于郃降下。諸傳相通矣。）操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授以衆。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于渤海。別將圍雍奴。破之。從討柳城。與張遼俱爲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安定。降楊秋。與夏侯淵討鄜賊梁興及武都氐。又破馬超。平宋建。操伐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氐王寶茂。操從散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于前通路。至陽平。魯降。操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昭烈。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于漢中。進軍宕渠。爲昭烈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昭烈屯陽平。郃屯廣石。昭烈以精兵萬餘分爲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昭烈不能克。其後昭烈于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昭烈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擒淵斬之。淵雖爲都督。昭烈憚郃而易淵。及斬淵。昭烈曰。當得其魁。用此何爲邪。郃還陽平。時新失元帥。恐爲昭烈所乘。三軍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爲軍主。郃出勒兵安陳。諸軍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操在長安。遣使假郃節。操遂自至漢中。昭烈保險不戰。操乃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曹丕立。以郃爲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篡代。進封鄚侯。詔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郃與真並朝許宮。遣南與夏侯尚擊江陵。郃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屯塢。遂殺乾。操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臨封。臨封破。從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莊卒。典徙潁陰令。爲中郎將。將整軍。典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羣書。操善之。故試以民事。遷離狐太守。時操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鄉曲輕生強敢。得供軍。紹破。以典爲裨將軍。屯安民。操擊譚尚于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操敕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昭烈北侵至葉。操遣典從夏侯惇拒之。昭烈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兩道狹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

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雖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還。雖弄征西車騎將軍。郃識變數。善處營陳。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皇甫謐。謐詔曰。昔祭遵爲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講歌授業。今將軍外勤戎旅。內存圖朝。殷嘉將軍之意。今擢謐爲博士。漢丞相亮復出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戰。飛矢中右膝。卒。（原注。孫略。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兵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窮寇不歸。郃不得已。追之。遂爲蜀軍乘高仰擊。弓弩亂發。矢中郃膝。）盛曰。壯侯。子雄嗣。郃前後征伐有功。數分郃戶封郃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

謹案。目錄此下有徐晃傳。今闕。

朱靈字文博。清河人也。有膽略。袁紹領冀州。以靈爲將。同郡季鷹以鄴（原注。羊朱反。）叛紹而降公孫瓚。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置城上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邪。遂力戰拔之。生擒鷹。而靈家皆死。曹操攻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操。有功。紹所遣諸將皆罷歸。靈曰。吾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眞吾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皆隨靈留。操表爲雜號將軍。操克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操戒之曰。冀州新兵。久習寬縱。曾見齊整。意尚快快。卿名故有威嚴。宜以道寬之。不然。卽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果反。靈卽斬昂以狀聞。操手書曰。兵中所以爲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潁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雒陽。禹豈以是減損哉。（原注。後漢書鄧禹遣馮愔宗歆守陶邑。二人爭權相攻。愔盜殺歆。因反。聚禹。遂爲赤眉所敗。未嘗死歆。歆與二十四騎還雒陽。）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曹丕立。拜後將軍。封鄴侯。增其戶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召。功踰絳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鄴侯。富貴不離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于是更封高唐侯。（謹案。謝志徐晃傳注作高唐亭侯。志注無亭字。）卒。謚曰威侯。子遂嗣。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乘隨曹操破黃巾于壽張。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操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別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操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封破。從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莊卒。典徙潁陰令。爲中郎將。將整軍。典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羣書。操善之。故試以民事。遷離狐太守。時操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鄉曲輕生強敢。得供軍。紹破。以典爲裨將軍。屯安民。操擊譚尚于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操敕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昭烈北侵至葉。操遣典從夏侯惇拒之。昭烈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兩道狹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

淳等果入伏裏。戰不利。典往救。昭烈望見救至。乃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于壺關。幹管承于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徙詣魏郡。操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無佐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原注：後漢書曰。世祖渡河至邯鄲。純即謁見。世祖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異他將。因求自結納。數馬及錦帛數百匹。世祖北至中山。留純邯鄲。會王郎反。世祖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逆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弱者皆載米自隨。率迎于青。平純爲前將軍。封耿鄉侯。）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操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遂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爾。吾豈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增邑百戶。并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卒。子禎嗣。曹丕立。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戶。賜典一子爵關內侯。邑百戶。謚典曰愍侯。

議曰。張遼徐晃諸將。壯猛有謀。亦關張之亞匹。然失身于操。終爲勇而無義。苟當高帝之誅秦。世祖之復漢。亦曹樊之佐命。耿賈之圖畫也。乃于篡朝傾智并命。功愈多。勝日增。而負日重。終不免爲蠶蟲來。所以義士審于委質。智者急于擇君也。宋司馬光曰。于禁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于敵。既而復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發陵寢以辱之。斯爲不君也。

贊曰。羣虎嘯風。哮闞逐競。雄狐假威。詐神力勝。頗劉植曹。區宇再造。天果勿定。與僞蔑道。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五

列傳第三十二

魏臣

李通（孫梁 嘆子重）　臧霸（孫觀）　文聘　呂虔　許褚　典韋　龐淯（張郃 楊豐 鮑出）　張特　龐德　郝昭　張郃（閻溫 張嵩 孰子駿 翡子就）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原注：魏略：通小字萬歲。）以俠聞江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悲共起兵于朗陵。時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悲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悲無斷。乃爲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衆大擾。通率悲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悲妻弟陳郃殺悲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悲墓。又生擒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賑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不敢犯。建安初。通舉衆歸曹操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操攻張繡。劉表遣兵助繡。操軍不利。通將兵夜詣操。操得以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于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興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操與袁紹相拒于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

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強盛。而任使無方。終爲之虜爾。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操。又擊破賊張恭。江官。沈成等。皆破之。送其首。遂定汝淮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昭烈與周瑜圍曹仁于江陵。別遣忠義絕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披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道得病卒。時年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曹丕立。詔曰。關侯。詔曰。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勛。基兄綽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以基爲奉義中郎將。綽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綽子秉。字元胄。有儁才。仕曾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答司馬昭問。因以爲家誡曰。昔侍坐于先王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王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衆客未言。又曰。必不得已于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次復問余。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猶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王曰。卿當得之。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未知所對。余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爲慎。王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元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眞可謂至慎矣。余每思此言。亦足以明誡。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禍患無從而至矣。秉子重。字茂曾。少知名。歷吏部郎。平陽太守。以清尚稱。趙王倫以重人望。取爲右司馬。重以倫將爲亂。辭疾不就。倫遂之。重遂不食。斬死。至困篤。扶曳受拜。數日卒。贈散騎常侍。（原注：魏志曰。重二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約。典郡。矩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玖則。官至侍中。）

霸字宣高。太山華人也。父戒。爲縣獄掾。太守欲有所私殺。戒據法不聽。太守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于役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于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衆。霸爲帥。屯于開陽。曹操之討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既擒布。霸自匿。操募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及兄康等皆詣操。以霸爲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于霸。操之在兗州。以徐翁毛暉爲將。兗州亂。翁暉皆叛。後兗州定。翁暉亡命投霸。操語昭烈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昭烈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爲之辭。昭烈以霸言白操。操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翁暉爲郡守。時操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操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爲念。操破袁譚于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操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櫬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擾。霸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爲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

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爲下邳令。（謹案：胡質傳注引魏略，預晉書云：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又晉書武帝紀：父周，衛尉，皆無公字。）霸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譙訶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于逢龍，當復遣兵邀霸于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走，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前後邀擊之，吳兵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衆，由是不得救蘭，遂遂破之。霸從擊孫權于濡須口，與張遼爲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謹案：通志作大軍未至，較明瞭。）水遂長，吳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于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遂至以諮操，操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操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曹丕立，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益州兵以爲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丕外雖容寵霸，而心常疑之，及還，霸謂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于丕，丕曰：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遂東行，因霸來朝，而奪其兵，徙爲執金吾，位特進，轉叡立，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戶，卒，謚曰威侯，子艾嗣，艾以才理稱，爲黃門郎，累官至齊州刺史，少府卒，謚曰恭侯，子權嗣，霸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原注：義松之曰：霸一子彝，字太伯，晉散騎常侍，見武帝百官名，此百官名不知誰所譔也，皆有題目，稱舜才能條暢，譏贊時宜也，沛案，目錄此條末附孫觀，今闕。）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爲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立，曹操南伐，琮舉州降，欲與聘俱，聘曰：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操濟漢，聘乃詣操，操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于孤弱，死無愧于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于此，實懷悲慚，無顏早見爾，遂歔欷流涕，操爲之愴然曰：仲業卿眞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與曹純追昭烈于長阪，操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爲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原注：孫盛曰：資父事君，事事逆一，臧霸少有孝烈之稱，文聘著垂涕之誠，是以魏武一面委之以二方之任，豈直壯武見知于倉卒之間哉。）與樂進攻忠義于蓨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攻漢輜重于漢津，燒其船于荊城，曹丕立，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衆自圍聘于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作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原注：魏略曰：孫權將自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樓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沼默可以疑之，乃勑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曲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此語與本傳不同。）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敵不敢侵分，聘戶邑封聘子愷爲列侯，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內侯，聘卒，謚曰壯侯，愷又先亡，聘從子休嗣，卒，子武嗣，嘉平中，譙郡桓禹爲江夏太守，情儉有威，並名亞于聘。

謹案：目錄此下有呂虔、許褚、典韋、龐德四傳，今闕。

郝昭字伯道，太原人也，姿幹雄壯，少從軍爲都曲，世數有戰功，爲雜號將軍，鎮守河西十餘年，民夷畏服，漢丞相亮圍陳倉，使昭鄉人靳詳于城外遙說之，昭于樓上應詳曰：魏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深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死爾，卿還謝諸葛公，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爲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決矣，我識卿爾，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逸石磨壓其衝車，車折，亮乃更爲井欄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塡塹，（謹案：陳志作以土瓦塡塹，此作土丸，與通鑑合。）欲直攀城，昭又于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突欲踊出城裏，昭又城內穿塹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救至，亮引退，詔嘉昭功，賜爵列侯，及還，曹叡引見慰勞之，顧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爾曹快人，爲將灼灼如此，朕復何憂乎，欲大用之，會病卒，遺令戒其子凱曰：吾爲將，知將不可爲也，及發冢取木以爲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于死者，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爾，死復何在邪，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張特字子產，涿郡人也，初領牙門給事鎮東諸葛誕，誕不以爲能，欲遣還護軍，會毋丘儉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合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特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發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條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爲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難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特乃夜徹諸屋材，補其缺爲三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鬬死爾，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軍，封列侯，遷安豐太守卒。

謹案：目錄此下有龐淯傳、附張猛、楊豐，蓋出，今止存附傳三篇，其龐淯傳闕。

張猛字叔威，燉煌人也，父奐，桓帝時仕歷郡守，中郎將，太常，遂居華陰，終因葬焉，建安初，猛仕郡爲功曹，時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詔以陳留邯鄲商爲雍州刺史，別典四郡，時武威太守缺，詔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爲之，商猛俱西，初猛與商同歲，每相狎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責盪，既到，商欲誅猛，猛覺，遂勒兵攻商，商治舍與猛居近，商聞兵至，恐怖，登屋呼猛曰：叔威，汝欲殺我耶，死者有知，汝亦族矣，相釋可乎，猛曰：來，商踰屋就猛，猛因責數之，語畢，以商屬督郵，錄商閉置傳舍，後商欲逃，遂殺之，明年，韓遂自將擊猛，猛發兵拒遂，吏民投遂，乃反攻猛，初奐爲武威太守，猛方在孕，母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且以告奐，奐訊占夢者曰：夫人方生男，後當復臨此郡，其必死官乎，及猛被攻，自知必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豈使吾頭東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焚而死，楊豐（謹案：孔融傳注云：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黃昂之反攻徐揖也，諸葛誕傳注云：建安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強族黃氏，時楊豐，黃昂在外，乃以其家財金數斛募豪桀得千餘人，以攻揖，豐不義，昂捐妻子走詣張掖求救，張掖又反，殺太守，而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恚豐不與己同，乃直

募取豐。令得豐者麻係其項生致之。遂走武威。太守張猛假豐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爲指報仇。豐遂單騎入南羌中。合衆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趨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揚塵。酒泉人望見塵起。以爲東大兵到。遂破散。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欲以生麻繫我頸。今反爲我所係云何。昂謝慙。豐遂殺之。（注案。魏志。閻溫傳注。此下尚有時皇華在東云云五十餘字。此皆無之。疑大典脫漏。）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游俠。尚氣節。興平中三輔亂。出兄弟五人。養母而年饑。留母守舍。並出採蓬實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爲母作食。初等至家。噉人賊數十已掠其母。與比舍嫗繩貫其掌而去。初等怖恐不敢追。出閉欲追。兄弟皆云。賊衆不可。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去。養噉之。用活何爲。乃攘臂結袵獨追之。行數里。及賊。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鬬。出跳鬬斫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曰欲得母爾。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望出來哀。出復斫賊。賊曰。已還卿母。何爲復鬬。出指嫗曰。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既歸。遂與昆弟扶母居南陽。避賊。建安五年。關中道始通。謀北歸。而母不能行。乃以籠盛其母負之。到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共薦州郡辟召。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肯籠中母年百餘歲乃卒。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至八九十。纔若五六十者。不知其所終。（原注。魚豢論曰。昔孔子數顏回以爲三月不違仁者。善觀其心爾。孰如孫臏歪色于市里。顏困于牢獄。據有實亦孰。且夫濮陽周氏。不敢匿亡。魯之朱家。不問情實。是何也。懼禍之及且心不安也。而太史公論貴其竟脫季布。豈者二豎候義多乎。今故遠收孫臏而近錄楊鮑。既不欲其泯滅。且貴薄俗。重于鮑出不論禮教。心亦義發。起于自然。跡雖在編戶。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若夫楊阿者。少稱任俠。長遂蹈義。自西徂東。擯討逆節。可謂勇而有仁者也。裴松之曰。魏略鳴俠傳載孫乞顧。祝公道。楊阿者。鮑出四人。實頗雖溪人。而魚豢通之魏書。蓋以其人接魏。事義相類故也。論其行跡。實相關之流。）

謹案。目錄此下有閻溫傳。今闕。又此卷議贊俱闕。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三

魏臣

袁渙（子侯　寬　奐　準　從弟霸　曾孫宏）　張範（弟承）　邴原　張臨　涼茂　國淵　徐奕　何夔　邢容

謹案。袁渙傳闕。

張範字公儀。河內修武人也。祖父歆。漢司徒。父延。太尉。太傅袁隗欲以女妻範。辭不受。性恬靜樂道。忽于榮利。徵命無所就。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衆。與天下共誅之。承弟昭時爲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今欲誅卓。衆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囤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袁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遣承與相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撥亂齊桓。擬迹高祖。何如。對曰。在德不在強。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苟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與之。術不悅。是時曹操將攻袁紹。術復問曰。今曹操欲以數千敵十萬之衆。可謂不量力矣。子以爲何

如承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作色不懌。承去之。操平冀州。遣使迎範。範以疾留彭城。遣承詣操。操以爲諫議大夫。範子曒及承子祇爲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曒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曒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操自荊州還。範見于陳。以爲議郎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操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留與世子丕居守。操戒丕舉動必諮此二人。丕執子孫禮。範所得祿給救恤窮乏之家。無所餘。中外孤寡皆歸焉。人或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建安十七年卒。魏國初建。承以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操將西征。欲承參軍事。至長安病卒。丕既篡代。以範子參爲郎中。承孫邵晉中護軍。與舅楊駿俱被誅。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年十一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學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也。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故爲流涕。師哀其言。亦爲之泣曰。欲學可爾。我樂相教。不求資也。于是就學。篤意經傳。博涉無所不見。尤厲行義。與管寧俱以操尚稱。自以其學未至。乃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也。原曰。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求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原以鄭爲東家丘。君以僕爲西家愚夫邪。崧謝焉。又曰。兗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持書而別曰。求師啓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爲哉。乃藏書于家而行。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師韓子助。潁川宗陳仲弓。汝南友范孟博。涿郡親盧子幹。原舊能酒。自游學八九年不飲。臨別。師友以原不飲。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爾。今當遠別。可一飲讌。于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崧。郡署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元爲計掾。彭璆爲計吏。原爲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歎。後恚望欲殺之。吏皆爲請。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獨不請。原曰。明府于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某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于子。憎之而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于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笑曰。吾但戲爾。原又曰。君子于其言無所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爲戲哉。融無以答。遂釋之。是時朝綱陵遲。所在擾攘。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不就。融書喩原曰。脩性保貞。清虛自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儁乂。我

徂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嫠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原注・史記淳于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于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願爲官婢・以贖父刑・文帝爲除肉刑・實望根矩仁爲己任。授手援溺。拯民于難。乃燕燕居息。翼我胥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可以來矣。原不答。遂與管寧浮海適遼東。依公孫度。[illegible] 原注・志注・此下有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十二字・嘗行得遺錢。以係樹。錢既不見取。而係錢者多。問其故。行者曰。神樹也。原惡其由己而成淫祀。乃辨之。里中斂其錢以爲社供。同郡劉政有勇略。公孫度欲殺之。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投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此懷之可入邪。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爲己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徒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遣政家使歸。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絶。管寧以度終不容原。勸原歸。原乃徙居于三山。孔融復與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原注・左氏傳・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殺諸郫・賈季奔狄・先蔑而立靈公・先蔑奔秦・士會從之・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問榛人。原注・[illegible] 此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棊弈爭梟。復何俟乎。原遂歸。行已數日而度始覺。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原既至。亦不仕。躬肄禮樂。吟咏詩書。門徒數百人。時鄭元博學洽聞。注解典籍。儒雅之士宗之。原以志尚高遠。節行粹白。英偉之士向焉。于是青州有邴鄭之學。曹操爲司空。辟原署東閤祭酒。原女早亡。而操愛子倉舒亦沒。操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明公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操乃止。操北伐烏桓。還駐昌國。宴士大夫。酒酣。操曰。孤反鄴中。諸人必將迎。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爾。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通謁。操驚喜出迎。謂原曰。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遂自屈邪。賜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操謂荀彧曰。此君乃能傾士大夫心。若是乎。彧曰。此一世異人。士之冠冕也。公宜盡禮待之。魏書云・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太祖怪而問之・時荀文若在坐・對曰・獨可問邴原耳・太祖曰・此君名重・乃亦傾士大夫心・文若曰・此一世異人云云・文若・荀彧字也・此作荀攸・與讀興・自是操益重原。雖受辟屬署。常在病告。高枕里巷。終不當事。河內張範名行亦高而尤親敬原。操下令曰。邴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峙。不爲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徙署丞相徵事。原注・獻帝起居注・建安十五年初置徵事二人・邴原與平原王烈俱以選補・崔琰爲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時曹丕爲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常。非公事弗見也。操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于是代涼茂爲五官將長史。令曰。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勵之。雖云利賓。能不厭惡。丕大會賓僚。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紜。原獨不言。丕問之。原勃然曰。父也。丕不復難之。操伐孫權。原從行卒。是後大鴻臚鉅鹿張泰。河南尹扶風龐

迪。[補注]案：疑迪今志作體迪。何焯校本作迪，與此合。以清賢稱。[原注]荀綽冀州記曰：[原闕]字叔達，遼東太守，著名自然好學論，在孝廉舉，爲人宏深有運謀，恢恢然使家之本其之能測也。官歷二官，光祿勳爲城陽太守，未行而卒。永寧太僕東郡張閣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閣曰：張子春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爲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春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據經典以處是非，曹操辟爲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爲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被負而至者千餘家。[原注]博物記曰：[原闕]縣爲之，廣八寸，長尺二，以約小兒子背上，負之而行。轉爲樂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終不爲屈。度謂茂及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今吾欲以步卒三萬騎萬匹直指鄴，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原注]裴松之曰：案此傳云公孫度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則太祖定鄴後也。按度傳度以建安九年卒，太祖亦以此年定鄴，自後遠征，惟有北征柳城耳，征柳城之年，度已不復在矣。又顧謂茂曰：子君意若何？茂對曰：比者海內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成敗，夫爲人臣者固若是耶？曹公愛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毒，率義兵爲天下誅殘賊，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海內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之罪耳，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則存亡之效，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諸將聞茂言，皆震動。良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還爲魏郡太守，甘陵相，所在有績。曹丕爲五官將，茂以選爲長史，遷左軍師，魏國初建，遷尚書僕射，後爲中尉，奉常。丕在東宮，茂復爲太子太傅，甚見敬禮。卒官。[原注]英雄記曰：茂名在八友中。

謹案：目錄此下有國淵徐奕傳，今闕。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爲車騎將軍。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容貌矜嚴，羣鳥鵰起，從父衡爲尚書，好直言，由是在黨錮。父兄皆禁錮，夔歎曰：天地閉，賢人隱，宰司辟召皆不應，與平初避亂淮南，袁術至，蓄春，辟之，夔不從，遂爲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蘄陽，蘄陽爲曹操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令說蘄陽。夔謂術謀臣李業曰：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愛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斯言何爲至于我哉！遂遁匿灊山。術知夔終不爲己用，乃止。術從兄山陽太守遣母還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間行得免。明年，到本郡，操辟爲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操問夔曰：君以爲信不？夔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于天下，夫失道之至親咸叛之，而況于左右乎？以愛觀之，其亂必矣。操曰：爲國失賢則亡，君不爲術所用，亂不亦宜乎？操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當面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原注]孫盛曰：夫對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以上下休睦，道光化洽。公府掾屬，古之造士也，必擇時賢，授以事業，然士之出處，宜度德投趾，可否之節，必審之于所留，故高尚之徒，抗心于青雲之表，豈王侯之所能臣，名器之所羈縶哉。自非此族，委身世塵，否泰榮辱，制之由時，故箕子安于囚戮，柳下寬于三黜，雖何周勃，亦在羈縶，夫豈不辱，君命故也。夔知時制而甘其宜，挾增榮君，以逃微命，詩云：惟此褊心，是以不受辱，亦可尚已。而以爲操之義也，連褻不受辱，亦可尚已。而以爲操之義也，連褻不受辱，亦可尚已。士可殺而不可辱，命爲操制而杖捶之，豈苟士之義也，連褻不受辱，亦可尚已。而以爲操之義也，連褻不受辱，亦可尚已。自昭烈之去東南多變，操乃以陳羣爲鄴令，夔爲城父令，諸縣皆用名士，由是稍定。遷長廣太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管承徒衆三千餘家爲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亂也，習于亂，不能自遂，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爲陳成敗，承等皆請服。夔遣吏成宏領校尉長廣縣，承等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從儀衆亦千數，[補注]案：韓志作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衆三千餘家，脅昌陽縣爲亂，夔遣東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平定。時操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縣絹，夔以郡初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以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圖教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則不得不誅，非親民設教既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原注]周禮：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愍以爲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操從其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操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爲丞相東曹掾。夔言于操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爲自今所用，必先驗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操稱善。魏國既建，拜尚書僕射，時丁儀兄弟貴寵，夔與儀不合，尚書傅巽謂夔曰：儀已害毛玠矣，子宜少下之。夔曰：爲不義適足自害，焉能害人。夔終不屈，未幾，儀果敗，丕爲太子，以涼茂爲太傅，夔爲少傅，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並選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丕欲與辭，宿戒供具，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于節儉之世，最爲豪汰，丕立，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丕詔報曰：蓋禮貴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助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卒，謚曰靖侯，子曾嗣，曾咸熙中爲司徒，有傳。

謹案：目錄此下有邢容傳，今闕，又此卷議贊全闕。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七

列傳第三十四

魏臣

陳羣 子泰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漢太丘長寔之孫，侍中大鴻臚紀之子也。羣爲兒時，寔常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昭烈臨豫州，辟羣爲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昭烈，昭烈欲往。羣曰：袁術尚彊，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昭烈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昭烈軍。昭烈恨不用羣言。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紀避難徐州。屬曹操破呂布，辟羣爲司空西曹掾。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逵者，操辟之。羣封還教，以爲模、逵穢德，終必敗。操不聽。後模、逵皆坐姦宄誅，操以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操皆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爲名臣，世以羣爲知人。除蕭、贊、長平令，父卒去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爲治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既建，遷御史中丞。初羣父紀于獻帝世嘗議復肉刑，而卒不行。至是操復欲復肉刑，令羣申其論。羣盛稱以爲可復，惟相國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爲未可行。操深善繇

羣言，以軍事未能，顧衆議，故且寑。羣轉爲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莫，雅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曹丕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及即王位，封羣昌武亭侯，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乃制九品官人法，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爲之，使銓次等級，以爲九品。有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原注：晉書劉毅傳：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于心，情僞由于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訩訩，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爲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于邑里，而收功于帝王；屈原、伍胥不容于人主，而顯名于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于身，必見割奪；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于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于所不服，決事于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于州里，嫌讎之隙結于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鬥雞之變，禍延魯邦。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爲九品者，取下者爲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爲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大小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于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于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于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于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脩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于臺府，納毀于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之道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爲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于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于官，而獲高敘，是爲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之道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縶職事，獨不止害。損政之道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之道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縱橫。雖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于親親，猜生于骨肉，當身困于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于殷，有所損益。至于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爲，豈蔽于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于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于化，古今之失，莫大于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復古鄉議里選。帝竟不施行。

及篡代，遷尚書僕射，加侍中，徙尚書令，進爵潁鄉侯。丕伐孫權，至廣陵，使羣領中領軍。丕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羣爲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尚書事。丕疾，羣與曹真、司馬懿等並受遺詔輔政。曹叡立，進封潁陰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戶，與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並開府。頃之，爲司空，共錄 原案：魏志作故錄，通志作改錄。 尚

奮事。時叙初在敵。羣上疏曰。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于天下。自喪亂以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傳聞既遠已甚。陛下當繼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惟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當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仇黨。有仇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僞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攻蜀。從斜谷入。羣以爲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叙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羣又以爲宜詔真還。叙從之。後叙女淑卒。追封諡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修之儉。贏博有不歸之魂。（服注：禮記。孔子既得合葬于防。孔子先反。門人後。則蓋至。孔子聞之曰。古不修墓。延陵季子適齊。于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于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袤稱其所有。而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遽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子禮也。其合葬乎。）夫夫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爲師表故也。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蠹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爲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由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乘道信命。非徒其家以事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況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叙不聽。肯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服注：裴松之曰。漢書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戶口最盛。汝南郡爲大郡。有三十餘萬戶。則文景之時不能知是多也。案晉太康三年。地記曰。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中。以此言。則蜀始承喪亂。力實亦微。無乃大殊。長文之言。于是爲過。）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叙答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能守爾。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惟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服注：孫盛曰。周禮天子之宮。有新都之制。然當文之飾。興時推移。漢承周秦之弊。宜敦節約之化。而何進飾宮室。示侈後嗣。此乃武帝千門萬戶所以大興。豈無所復增之制邪。況乃魏氏方有吳蜀之難。得失之辨哉。使百代之君。陛于者倣之中。何之由矣。詩云。斯宮之玷。不可爲也。其斯之謂乎。）夫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惜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裨聖德。不及意遠矣。叙于是有所減省。初曹操時制屬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操曰。廣名臣也。吾亦赦之。乃復位。屬深德羣。羣曰。夫議刑爲國。非爲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宏博不伐。皆此類也。青龍四年卒。謚曰靖侯。子泰嗣。叙追思羣功德。分羣戶邑。封一子列侯。羣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朕羣臣上書。以爲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服注：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登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而鞫之。與人皆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乎。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者愛人。施于君謂之忠。施于親謂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今爲人臣。見人主失道。直匡其非。而揚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世人不知。君子謂羣于是乎長者矣。陳寔。目錄附子泰傳。今闕。）

譏曰。曹操忌刻寡恩。其欲復肉刑。豈有意于三代之際哉。特殘忍之志。欲甘心于遠民。使畏威懼罪焉耳。鍾繇陳羣又從臾之。豈以道事君者邪。其創九品。世中正。適足以長亂崇姦。撓弱天權。官聯大壞。一歸門第。于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今一出而弊遂成。失其本故也。作法于貪。弊將若之何。無三代政治之實。而事其名。鮮有不弊者。夫人君以一身爲天下。中正執中正心。以正朝廷。而建中于民。于是民協于中。遠近莫敢不一于正。皇極其極。會其有極。謨其有極。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所以爲大中至正之世。三代之極治也。方操丕父子篡竊于上。羣臣百官。黨賊于下。遽律天下以清議。責人必以顯閑而不貸。恕己自爲。桀跖而不疑。豈絜短之道哉。泰簡重方略。顯面仗鉞。隱然魏之名臣也。高貴鄉公之事。請誅賈充以謝天下。而意仍在于司馬昭。雖蓋狐之貪。趙盾無以尙矣。贊曰。於休羣文。博雅暢朗。麗玉含光。道映天儁。致理施化。公胡翹長。元伯剛簡。體志高亮。端委虎門。正色闕上。家法愈峻。名門共仰。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五

魏臣

劉劭　傅嘏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爲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卻會。劭曰：梓慎稗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原注：左氏傳：夏五月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早也。日過分而陰猶不克，克必甚。龍無早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孰人月大寒早也。宋衛陳鄭火。梓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驗審其言，敕朝會如舊。日亦不蝕。（原注：裴松之曰：晉永和中，謝王堯之與揚州刺史殷浩書曰：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廢御會與不。昔祖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庾亭騎，宜罷孔才所論以示八座。于時制議有講孔才所論爲不得禮義，苟令從之，是將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大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導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以入門而卒業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爲先存其事而後傳史官推術謬誤。故不操廢朝禮，夫二辰有災，萬大日蝕，史官皆證而無慼容。不修備防之禮，而暇消救之術，方大享準夷，君臣相慶，豈是將虛天災深己之過，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肆射殺，不聽政本，長眼御龍門園之制，與元會盡異，自不得廢行，則當備其事宜，合朔之禮，不經于元會，元會有可御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述元故事，卻元會，捨從之，竟卻會。）御史大夫郗慮辟劭，會盧毓拜太子舍人，邀祕書郎，黃初中，爲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曹叡立，出爲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聞公孫淵受孫權封册，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爲昔袁尚兄弟歸淵，父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劭嘗作趙都賦，曹叡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吳國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陳，多其旌鼓，耀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逃走，不戰自破矣。叡從之，兵比至合肥，吳師果退。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于數，凡所著綜，源流宏遠，見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元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沉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閎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己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敢舉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爲朝廷奇其器量，以爲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雪興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閒之懷，得自盡于前，則德音上通，煒燿日新矣。（原注：裴松之曰：凡相稱嘆，中多溢美之辭，能不逆中者減半矣。嘉之稱劭云，元康遺論，及明思通微，近于過矣。）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法，劭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略，感王綱之弛頹，神慮內運，明詔外發，臣奉恩情，然得以啓蹤，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臣學寡識淺，誠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爲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叡卒，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論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子琳嗣。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漢平樂監傅介子之後也。祖父容，代郡太守。父充，黃門侍郎。伯父巽，黃初中爲侍中尚書，嘏弱冠知名，以裁鑒稱。時何晏以材辯聞于貴戚間，鄧颺好變通，合徒黨，駕聲名于閭閻，而夏侯元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爲之宗主，求交于嘏，嘏不受。嘏友人荀粲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家之人也。鄧元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聲，妒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人者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嘏又與李豐不善，謂同志曰：豐飾僞而多疑，矜小智而昧于權利，若任豐時，其死必矣。後皆如嘏言。司空陳羣辟爲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嘏著論難劭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豈乎王略虧頹，而曠載罔綜，微言既沒，六籍泯玷，何則，道宏

致遠而衆才莫晞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蕃屏九服。內立列司。箴齊六職。士有恒貢。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修采。自建安以來至于靑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掃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于州閭。講道于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修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擧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擧。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爲敍。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除尙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尙書。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免嘏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司馬懿請爲從事中郎。爽誅。爲河南尹。內掌都邑。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糅。豪門大族商賈胡貊會利之所。而姦宄之所聚也。前尹司馬芝擧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郡吏七百。半非其舊。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擧其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覈之。其治以德教爲本。持法有恒。簡而不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榜訊而得其實。不爲小惠。有所處遂及大有益于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己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于是治爲諸尹之最。遷尙書。嘏常以爲秦始罷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魏因循。以至于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宏致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于治者。蓋由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遇時多難。未能革易。嘉平四年夏四月。孫權卒。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鎭南將軍毌丘儉等表請伐吳。以三征計異。詔以訪嘏。嘏對曰。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免姑蘇之禍。（原注。史記。吳王夫差北伐齊。敗齊師于艾陵。召魯衞之君。會于橐皋北。會諸侯于黃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與晉定公爭長。越王勾踐襲吳太子友。遂圍吳。欲遷夫差于甬東。遂自剄死。）齊湣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能救顚拔之敗。（原注。史記。齊湣王伐宋。宋王出奔。死于溫。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幷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伐齊。大敗齊師于濟西。樂毅遂入臨淄。淖齒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寶器。）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擊荆破蜀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元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擧之策。今權已死。託孤于諸葛恪。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偸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于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汎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糧于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間攜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

偪其項領。積穀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淸野。以防卒攻。橫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爲寇幾六十年。君臣僞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持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擧大衆以臨巨險。此爲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惟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措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瘠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搆不來。四也。賊退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于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偪。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僞。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饑之。然後盛衆厲兵以震之。參惠信賞（謹案。陳壽作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閒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持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胄之將。則陳征伐。搢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擧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即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于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偪之。計最長。時不從嘏言。其年十一月。詔昶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于東關。恪乘勝揚聲。欲向靑徐。議者憂之。嘏以爲淮海非賊輕行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沉溺。略無孑遺。恪豈能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沒乎。（原注。漢書。張湯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爲乾。失利爲沒。裴松之曰。使直以乾沒爲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于理猶爲未暢。淳以得利爲乾。又不可了。愚謂乾爲燥之乾。沒謂有所徼射。不計乾燥之與沉沒而爲之。）恪不過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泝淮。示動靑徐。恪自幷兵來向淮南。嘏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嘏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原注。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淸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鮮能及之。司隷校尉鍾會年甚少。嘏以明智交會。裴松之曰。嘏了夏侯之必敗。不與之交。而此云與鍾會善。愚以爲夏侯元以名重致患。釁由外至。經會以利動取敗。禍自己出。然則夏侯之危兆難覩。而鍾氏之敗形易照也。嘏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見鍾會之將敗。則爲識有所蔽。雖以言道。若智其不終而情有彼此。是爲厚薄由于愛憎。豫于成敗哉。以愛憎爲厚薄。又虧于雅體矣。傅子此論。非所以益嘏也。）嘉平末。賜爵關內侯。曹髦立。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春。毌丘儉文欽擧兵。或以司馬師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嘏及王肅勸師。師未從。嘏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鬭。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聞嘏言。蹶然而起曰。請輿疾而東。以嘏守尙書僕射。俱東。儉欽破敗。嘏有謀焉。及師卒。嘏與鍾會勸司馬昭徑還洛陽。昭遂輔政。（原注。世語。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傅嘏。嘏不敢受。及薨。嘏秘不發喪。以景王命召文王于許昌。領公軍焉。孫盛評曰。晉宣景文王之相魏也。權重相承。王業基矣。豈蕞爾傅嘏所[illegible]。則世語所云。斯不然矣。）會由是有自矜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爲也。可不愼哉。嘏以功進封

陽鄉侯，增邑六百戶，幷前千二百戶。是歲卒，時年四十七。追贈太常，謚曰元侯。原注：傅子曰：繼自少與冀州刺史裴潛、散騎常侍荀顗善，潛顗早亡。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僕射荀顗、後將軍鍾毓並善，相與綜朝事，俱爲名臣。子祗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暇著勛，前朝改封祗涇原子。魏亡，仕晉至司空。祗子宣，御史中丞。宣弟暢，祕書丞。

議曰：初京房作考課法，不能行之于漢。劉劭因之，增其條目，且爲說略，煩苛論難之，崔林杜恕上議取之，卒亦不能行之於魏。何哉？有其法，無其人。雖有善法，不能善治。有唐虞之君，稷契皋陶之臣，不爲之法，而黜陟幽明，刑賞不僭。鯀共工驩兜，有苗自投四裔，而元凱共處于朝，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非善人。魏方父子盜漢，左右前後皆明闇苟且之流，乃自以爲舜禹，欲託于唐虞三代之事，則亦新莽之以六藝文其姦也。故爲政者不在于術而在于道，不在于法而在于人。非其道而不得其人，法于何有？此叔向所以非子產之鑄刑書也。原注：左氏傳：鄭人鑄刑書。叔向使遺子產書曰：吳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贊曰：品第植私，考課遊僞。化本弗立，民未知義。作法於涼，祗以益弊。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六

魏臣

桓階　陳矯子本薛惇　徐宣　衛臻孫權　盧毓子諶

謹案：桓階、陳矯、徐宣三傳俱闕。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曹操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亦異之。數詣茲議大事，從討董卓，戰于滎陽而卒。操每涉郡境，輒遣使祠焉。原注：先賢行狀：茲字子許，不爲激亂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德遠深，規略宏遠，爲卓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得加旌命，黃巾作亂，漢室傾落，太祖到陳留，始與茲相見，遂同盟計興武事，茲答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且書兵之興者自今始矣。深見感興，首贊宏謀，合兵三千人，從太祖入滎陽，力戰終日，矢刃交流，郭林宗傳，茲弱冠與同郡陳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遊市，子許買物，隨賈騰直，文生皆呵責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盜貸見損，茲以孤節垂名。

夏侯惇爲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爲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既而釋之。後爲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操令曰：孤與卿先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會奉詔命聘貢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追錄臻父舊勛，賜爵關內侯，轉爲戶曹掾，曹丕立，爲散騎常侍，及篡代，對安國亭侯，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丕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遷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從丕如廣陵，行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在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抗衡，此必畏怖僞辭爾。考驗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曹叡立，進封康鄉侯，後轉爲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侍中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斯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于咸康，喻斷蛇于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漢丞相亮攻天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爲征蜀將軍，假節，督諸軍事，到長安。亮退，還復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叡方隆重于殿舍，臻切諫，及殿中監揖收齒，臻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案校事類皆如此，懼羣司將遂趨職，以致陵遲矣。漢丞相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等軍已過荊城，臻曰：然吳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爲勢以羅征南，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叡欲自擊權，臻曰：權外示應亮，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爲慮，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叡到譙，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毋丘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淵生長海裔，相承三世，外無戎狄，內脩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行軍，遂不利。臻遷爲司空，徙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戶，封一子列侯。初曹操久不立太子，而方長貴臨當侯丁儀等爲之羽翼，勸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及丕立，東海王霖有寵，丕問臻平原侯何如，臻稱明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元宣指，欲引臻入守尚書令，及爲弟求婚，皆不許。固乞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義壓強秦，留侯頤神，不忘楚事。原注：新序：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式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隱，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漢書：張良布反，上自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遂平陵上，良疾，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愛毋與楚爭鋒，因願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聞子房雖疾，強臥傳太子，太子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卒，追贈太尉，謚曰敬侯。子烈嗣。咸熙中爲光祿勛。原注：傅咸臻碑：烈終于光祿勛。烈弟京楷皆二千石。楷子權，字伯輿，晉大司馬汝南王亮輔政，以權爲尚書郎，傅咸與亮牋曰：衛伯輿貴妃兄子，誠有才章，宜作藝郎，然未得東宮官屬。謹案：志注：東宮官屬四字。前患楊駿親理塞路，今伯輿復趨某作邪，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于羣犬，遂至回聽。權作左思吳都賦序及注，序粗有文辭，至于爲注，了無發明，真塵穢紙墨，不合傳寫也。

謹案：目錄此下有盧毓傳，今闕，又此卷譏贊俱闕。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

列傳第三十七

魏臣

和洽　常林　杜襲　趙儼　裴潛

謹案此卷傳文全闕止存議贊

議曰羔羊之美節儉正直以其自公退食一而無私也非祇與其儲也儉爲共德晏嬰繩履脫粟賢大夫也而難爲下公孫宏以三公覆布被汲黯以爲詐魏朝公卿至自汚辱其衣藏其輿服入朝而自絜壺餐豈禮也哉凡不近人情鮮不爲大姦慝豈喝口敗面之習而然哉洽爲正卿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以眞儉自處譏切一時之僞儉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君子哉常林不受三公以大夫告老知止之士也杜襲柔而能直識度清粹趙儼之剛毅裴潛之貞幹皆其次也贊曰儉不中禮安愈于奢毀則偪下難揜僞邪賜士蹈道伯槐知止文行介潔著美信史杜趙諸賢清恭清勁推位飭身足勵風教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八

魏臣

韓暨韓宣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韓王信之後也祖術河東太守父純南郡太守同縣臺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陽不以爲言庸貨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尋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姓名隱居避亂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設牛酒請其渠帥爲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爲害避袁術命召徙居山都之山荊州牧劉表禮辟遂遁逃南居屠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曹操平荊州辟爲丞相士曹屬後遷樂陵太守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原注・蒲拜反・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爲水排計其利益三倍于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贊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曹丕立封宜城亭侯黃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邑二百戶時新都雒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祏原注・魏志注・祏・音石・春秋傳曰・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注曰・宗廟中祕主石室・皆在鄴都暨奏請迎鄴四廟神主建立雒陽廟四時烝嘗親奉粢盛崇明正禮廢去淫祀多所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春詔曰太

中大夫韓暨．潔身浴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劭者也．其以暨爲司徒．夏四月卒．諡曰恭侯．暨臨終遺言曰．夫俗奢者示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歷見前代．送終過制．失之甚矣．若爾曹敬聽吾言．歛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以瓦器．愼勿有增益．又上疏曰．生有益於民．死猶不害於民．況臣備位台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聖德．以廣益黎庶．寢疾彌留．奄卽幽冥．方今百姓農務．不宜勞役．乞不令洛陽吏民供設喪具．懼國典有常．使臣私願不得展從．謹冒死以聞．惟蒙哀許．帝得表嗟嘆．乃詔曰．故司徒韓暨．積德履行．忠以立朝．至於黃髮．直諒不斷．旣登三事．望獲毗輔之助．如何奄忽．天命不永．曾參臨沒．易簀以禮．晏嬰尙儉．遣車降制．原注．禮記．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從．案戰反． 今司徒知命．遺言恤民．必欲崇約．可謂善始令終者也．其喪禮所設．皆如故事．勿有所闕．特賜溫明祕器．衣一稱．五時朝服．玉具佩劍．子肇嗣．卒．子邦嗣．原注．魏國先賢傳．邦字長林．少有才學．晉武帝時爲野王令．有稱績．爲新城太守．坐舉野王故吏爲新城計吏．武帝大怒．遂殺邦．暨次子繇．高陽太守．繇子洪．侍御史．洪子壽．字德眞．晉諸公贊曰．自暨以下．世治素業．壽能敦尙家風．性尤忠厚．早歷淸職．惠帝踐阼．爲散騎常侍．遷守河南尹．病卒．贈驃騎將軍．壽妻賈充女．充無後．以壽子謐爲嗣．弱冠爲祕書監侍中．性驕佚而才出衆．少子蔚亦有器望．並爲趙王倫所誅．韓氏遂滅．謹案．目錄傳末附韓宣．今闕．

謹案目錄此下有崔林傳今闕．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爲蜀郡都尉．原注．陳留耆舊傳．靖高祖父固．不仕王莽世．爲淮陽太守所害．以烈節垂名．固子愼．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沈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琅邪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焉．英卽車騎將軍熙之父也．愼歷三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瓮缶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爲儲畜以遺子孫乎．愼曰．我以勤身淸名爲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螟蝗爲害．獨不食式麥．圉令周強以表州郡．太守楊舜．舉式孝子．讓不行．後以孝廉爲郞．式子弘．孝廉．弘生靖． 柔留鄉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並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閒作也．欲與諸君避之．衆皆以張邈與曹操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袁紹甥也．原注．謝承書．幹字元才．柔從兄也．未知何者爲誤． 在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澀．兵寇縱橫．而柔冒艱險．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不嘗．三年乃還．操平袁氏．以柔爲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姦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敎曰．昔邴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尙容之．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咸還．皆自勵．咸爲佳吏．高幹旣降．頃之以幷州叛．柔自歸操．欲因事誅之．以爲刺姦令史．處法允當．獄無留滯．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操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裘覆柔而去．遂辟爲丞相倉曹屬．操欲遣鍾繇等討張魯．柔諫以爲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爲己舉．將相扇動作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反．魏國初建．爲尙書郞．轉拜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定之化．以禮爲首．撥亂之政．以刑爲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皐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淸識平當．原注．魏志作平． 明於憲典．勉恤之哉．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士亡．考竟其妻子．操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

人亡逃．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卽止不殺金母弟．蒙活者甚衆．遷爲潁川太守．復還爲法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旣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操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原注．漢書．叔孫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通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鬭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達等後姦利發．操殺之以謝柔．曹丕立．以柔爲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轉加治書執法．民閒數有誹謗妖言．丕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旣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姦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顯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丕不卽從．而相誣告滋甚．丕乃下詔．敢有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絕．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姦罪以萬數．原案．今志作舉吏民姦罪．宋本無民字．與此合．通志亦無民字． 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四年．遷爲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于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宏益大化．丕嘉納焉．丕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丕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旨至廷尉考竟勛．勛死．乃遣柔還寺．曹叡立．封柔延壽亭侯．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臣聞尊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雄傑虎爭．以戰陳爲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敎學之官．高祖卽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敎．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明哲．敷宏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脩．一國淸選．而復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敎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搢紳競慕．臣以爲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敎．以勸學者．於化爲弘．叡納之．後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皇子連夭．繼嗣未育．柔上疏曰．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畜養將士．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幷勢．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原注．漢書．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 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乞能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與昔軒

輸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茲多。陛下聽達肩理。盡性而頃。皇子速多夭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嫱之儀。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或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養精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叡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兎。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叡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叡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邪。重復為奏。辭指深切。叡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宏遭父喪。後有軍事。受敕當行。以疾病為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宏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叡乃詔曰。孝哉宏也。其原之。初公孫淵兄晃為叔父恭任內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叡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原注。左氏傳。晉侯囚叔向之罪。祁奚乘馹而見宣子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為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叡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

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原注。孫盛曰。聞五帝無誥誓之文。三王無盟祝之事。然則盟誓之文始自三季。質任之作起於周衰。夫貞夫之一。則天地可動。機心內萌。則鷗鳥不下。況信不足焉。而祈物之必附。猜生於我。而望彼之必懷。何異挾冰求溫。抱炭希涼者哉。且夫要功之倫。任計。昧利忘親。猜懷悲學之愛。或慮傾身之禍。是以周鄭交惡。漢高請羹。隗囂捐子。馬超背父。其為酷忍。播也。安在其因質委誠。取任永固哉。世主若能遠覽先王閑邪之至道。近鑒狡肆徇利之凶心。來蘇之患。用之以訓。齊之以禮。則不謀可信。所愛以歸其命乎。苟不能然。而伏其計術。自不得不有不忍之刑。實。聞馬牛獲育之義乎。假令任者皆不保其父兄。必無利戮之要。申一人之命。可謂心存小善。非王者之體。古者殺人之中。又有仁焉。刑之於獄。未為失也。得當時之宜。無為虛喝大言。而終歸無用。浮誕之論。不切於實。防近世。況三方鼎峙。閑姦謹理。國此近制。不遂此言。之為任。曩年已久。其為迂闊。亦已甚矣。兄以圖全身者。自存之情。杜歸害之心。夫正刑之中哉。昔趙括之母。以先請獲免。鍾會之兄。以密言全子。古今此比。蓋為不少。事同所例。而獨遇否閒。良可歎哉。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為務。儉用為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為之飢。一婦不織。或為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

念。悠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豫矣。不報。原注。魏名臣奏載柔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為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為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得多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為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為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為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鵰鶚所害。臣所不計。以是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為便也。頃之。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敬。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為戒。在官二十三年。轉為太常。旬日遷司空。後徙司徒。司馬懿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懿謂柔曰。君為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曹髦立。進封安國侯。轉為太尉。曹奐立。增邑并前四千。前後封二子亭侯。景元四年。年九十卒。謚曰元侯。孫渾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柔等著勳前朝。改封渾昌陸子。原注。晉諸公贊。柔長子儁。大將軍掾。次誕。歷三州刺史太僕。誕放率不倫。而決烈過人。次光。字宣茂。少習家業。明練法理。晉武帝世為黃沙御史。與中丞同署。遷守廷尉。後即真。兄誕與光異操。而光小心。常謹修之。而光事誕愈謹。終于尚書令。追贈司空。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曹操平幽州。召為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姦主簿溫恢。嘉之。具白操。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滎陽都尉。魯山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為民作害。乃徙禮為魯相。禮之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為間。應時平泰。歷山陽、平原、平昌、琅邪太守。從大司馬曹休攻吳於夾石。禮諫以為不可深入。不從而敗。遷陽平太守。入為尚書。曹叡方修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叡奇其意而不責也。叡獵於大石山。虎趨乘輿。禮便投鞭下馬。欲奮劍斫虎。詔令禮上馬。叡臨卒。以曹爽為大將軍。宜得良佐。於牀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騎常侍。禮亮直不撓。爽弗便也。以為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不顧身。吳人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禮為死事者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絹付亡者家。徵拜少府。出為荊州刺史。遷冀州牧。司馬懿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三刺史。原案。魏志作近二刺史。莫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決。原注。史記。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墓為

驗聽者以先老爲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原注・音貫・）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讎如今所聞雖皐陶猶將爲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原注・史記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汝・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平懿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爲限而鄧以馬丹候爲驗詐以鴉幢河爲界假虛設詐疑誤臺閣縱閉衆口鑠金浮石沈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原注・戰國策・甘茂與太子質于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甘茂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讒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爲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質・果不得見・史記・魯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曾參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讖可得尋案圖校也平原在南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陘爵陘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也案解與蜀奏而歸不受詔此臣懦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餐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在家期年衆人多以爲言除城門校尉時匈奴王劉靖部衆强盛而鮮卑數寇邊乃以禮爲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往見司馬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歎也禮曰何明公言之乖細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爽誅後入爲司隸校尉凡臨七郡五州皆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利亭侯邑一百戶禮與盧毓同郡時輩而情好不睦爲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云嘉平二年卒謚曰景侯孫元謂王觀字偉業東郡廩丘人也少孤貧厲志曹操召爲丞相文學掾出爲高唐、陽泉、鄴任令所在稱治曹丕立入爲尚書郎廷尉監出爲甯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令遣民十家已上屯居築京候時或有不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會但敕事訖各還於是庶民相率不督自勸旬日之中一時俱成守禦有備寇鈔以息曹叡立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蕃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爲外劇郡後遷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觀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厲叡如許昌召觀爲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指司馬懿請觀爲從事中郎遷爲尚書出爲河南尹徙少府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冢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知皆錄奏以沒官少府統三尚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爽等奢放多有干求仰觀守法乃徙爲太僕司馬懿誅爽使觀行中領軍據爽弟羲營賜尚書內侯復爲尚書加駙馬都尉曹髦立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祿大夫轉爲右僕射曹奐立遷封陽鄉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即第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輒自輿歸里舍卒於家遺令藏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不樹謚曰肅侯子悝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觀著勳前朝改封悝膠東子

議曰高柔善官終居元老弊弊焉爲司馬懿役使共篡曹宗懿以周勃勒之而不恥孔光張禹之流也孫禮蹇蹇抗直不撓王觀勃挺清亮並有王臣之風亦暨懿術中與之共事其知不足稱也韓暨年踰八十切踐台鼎老不知止者也孔子道配天地賢于堯舜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盛德萬世祀可也故自高帝逡魯躬以太牢致祀於是天子致敬同夫郊廟後世因之與社稷遍天下爲通祀崔林何人輒敢置議以爲不宜祀於非族可謂非聖無法矣

贊曰諸公爲舊繼處端揆靖共正直肅清皇軌德儒安議公至冒素文惠持祿台袞式汙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九

魏臣

辛毗　楊阜　高堂隆（後漢書作潛）　張茂

謹案辛毗、楊阜、高堂隆傳俱闕止存棧潛張茂附傳二篇議贊亦全闕

任城棧潛字孟皇（原注・見魏書林・）曹操世歷縣令嘗督守鄴城時曹丕爲太子耽樂田獵晨出夜還潛諫曰王公設險以固其國帶城禁衛用戒不虞大雅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若逸於游田晨出昏歸以一日從禽之娛而忘無垠之憂愚竊惑之丕不悅然自後游出差簡黃初中丕將立郭貴嬪爲皇后潛上疏陳曹叡立兼役並興咸勵疏斥潛上疏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覆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爲天子裂土分疆匪爲諸侯也始自三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濟加於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三皇既微降逮於漢治日益少喪亂宏多自時厥後亦罔克乂太祖濬哲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踐阼七載每事未遑陛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晏安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縣旌萬里六軍驅勵水陸轉運百姓舍業日費千金大興殿舍功作萬計

徂徠之松，刊山窮谷，怪石瑰玦，浮于河淮，都圻之內，盡爲甸服。當供奉稽經稾之調，而爲苑囿擇禽之府，曠林莽之穢，豐麀兎之藪，傷害農民，繁夷叢棘，災疫流行，民物大潰，上滅和氣，嘉禾不植。臣聞文王作靈，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日而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今宮觀崇侈，雕鎪極妙，忘有虞之總期，思殷辛之瑤室。禁地千里，舉足投網，麗擬阿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彫盡，下不堪命也。昔秦據殽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號謚至萬葉，而二世顛覆，願爲黔首，由枝幹既杌，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峻德，庸勛親親，俊乂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勛用，則安危同憂，深根固本，並爲幹翼，雖歷盛衰，內外有賴。昔成王幼沖，未能莅政，周、呂、召、畢，並在左右。今既無衛侯康叔之監，分陝所任，又非旦奭東宮未建，天下無副，願陛下留心關塞，永保無極，則海內幸甚。後爲燕中尉，辭疾不就。卒，沛國張茂（謝承・志注・茂字孟林・）爲太子舍人，以吳蜀數勳，諸將出征，而叙盛興宮室，留意玩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簡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鰥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乃上書諫曰：臣伏見詔書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之子，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貴賤也。吏屬君子，士爲小人。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于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貨者舉假貸貲財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貨財盡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尠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操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興，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爲海，封土爲山，賴是時天下爲一，莫敢與爭。爾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創痍號痛之聲，于今未已。猶強寇在疆，國危魏室。陛下不兢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燿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讎之心矣。愔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爲漢武之侈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詔，萬機之事有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饑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輿櫬，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陛下可無勞神思於海表，軍師高枕，戰士備員。今羣公皆結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獻瞽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騎奏臣書，以離諫篇爲善，詔曰：是也。擢臣爲太子舍人，且臣作書幾爲人臣不能諫爭，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爲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身，冒昧以聞。惟陛下哀察。書御，上顧左右曰：張茂恃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三

列傳第四十

魏臣

劉馥子靖孫宏　司馬朗　司馬芝子俊　梁習王粲劉楨　張既徐奕　游楚父殷　楊沛　溫恢　賈逵

劉馥字元頴，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將戚寄秦翊使率衆俱詣曹操。操悅之，辟爲司空掾。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謝案：述通志作術，陳志郭書荀彧傳注亦作術。）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操方有事于袁紹，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領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于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芍陂（通案・今陳志作芍陂，太平御覽作芍陂，與此合。）七門，吳塘諸堨（原注・於劉反。）以溉稻田，官有儲蓄，（通案・陳志作官民有蓄。）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草苫，數千萬計。（通案・謝志作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苦蔡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敵所作而爲之備，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爲雖蕭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原注・戰國策・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

（夫晉的之爲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寘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王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按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及陂塘之利，永以爲用。（謹案，陳志作至今爲用，蓋當晉時目覩，故曰至今；此則但言其爲用之久，立言各有當也。）

馥子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爲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河內，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爲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苫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遷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方也。（原注，漢書孝武以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謂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也。）靖之爲政，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以疾去官，後爲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弟子，恥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脩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遊，不禁自息矣。闡宏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爲經常之大法，莫善于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脩廣戾陵渠（謹案，水經注作戾陵堨車箱渠，此當作戾陵堨。）大堨，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卒，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謚曰景侯。子熙嗣。熙弟宏，字叔和，與晉武帝同年，且同里閈，相親善。有貞德大略，爲車騎將軍，開府，荊州刺史，都督荊州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公。王室多難，保完江漢，威惠並著，爲時名臣。（原注，晉陽秋曰：劉宏字叔和，熙之弟也。宏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自靖至宏，世不曠名，而有政事才。晉西朝之末，宏爲車騎大將軍，開府，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荊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値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群下，厲以公義，斷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時帝在長安，命宏得選用宰守。征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門將皮初，有勳江漢。宏上朝爲零陵太守，初爲襄陽太守。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資名輕淺，以宏壻夏侯陟爲襄陽。宏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宜與一國推實。宏統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勳宜見酬報，聽之，衆益服其公當。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橫計於宏，宏怒斬之，時人莫不稱善。讙公戲曰，于時天下亂，荊州安全，宏有劉璠升，保有江漢之志，不附大傅司馬越，越甚銜之，會宏病卒，子璠北中郎將。）

謹案：目錄此下有司馬朗、司馬芝傳，今闕。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爲郡綱紀。曹操爲司空，辟爲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政績。還爲西曹令史，遷爲屬。幷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幷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作爲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棊跱。習到官，誘諭招納，禮召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爲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爲勇力；吏兵已去，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

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操嘉之，拜爲眞。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幷屬冀州，更拜議郎、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總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後鮮卑大人育延，常爲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爲所略，於是乃許之與會空城中交市。敕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爲。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爲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爾後無復寇虜。二十二年，操拔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桓王魯昔使屯池陽，以備盧水。昔有愛妻在晉陽，昔既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幷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畏昔善射，不敢追。習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昔負其妻，（謹案，陳志作昔馬負其妻。）將騎行遲，未及與其衆合，而爲鮮卑射殺之。始操聞昔叛，恐其爲亂於北邊，聞其死，大喜，以習有策略，賜爵關內侯。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曹丕立，復置幷州，復爲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戶，政治常爲天下最。曹叡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叡異之，禮賜甚厚。四年卒，子施嗣。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爲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操指，操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思乃馳還，自陳己罪，罪應受死。操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原注，裴松之曰：習與王思同寮而已，親非骨肉，義非刎頸，而以身代思，受不測之禍，以之爲義，無乃非先哲之雅旨乎？史遷云：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故君子不爲苟存，不爲苟亡。若使思不引分，主不加怒，則所謂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習之死義者，豈其然哉。）後同時擢爲刺史，思領豫州。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思與薛悌、郤嘉俱從微起，官位略等，三人中悌差挾儒術，所在名爲閑省。嘉與思事行相似。曹丕詔曰：薛悌駁吏，王思、郤嘉純吏也，各賜爵關內侯。思雖煩苛，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正始中爲大司農，封列侯，年老目瞑，瞋怒無度，下吏畏懼，不知所據，性復多疑。時有吏父病篤，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詐，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明日吏父果死，思又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高陽劉類，苛慝尤甚。嘉平中爲宏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過無輕重，輒捽頭亂杖搥之，牽出復入者數四。乃使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入，敕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中傷之。性又多猜，每遣大吏出，使小吏隨覘察之，或則于牆壁間竊聽，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相檢驗。嘗按行宿民家，民家狗逐豬，豬搖頭欄閑，號呼良久，類以爲吏擅屠家豕，不復徵察，使伍伯曳五官掾孫弼入，頓頭責之。弼以實對，乃已。但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也。類在宏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聞不悅。司馬昭西征過宏農，人告類荒耄不任宰郡，乃召入爲五官中郎將，卒。

謹案.目錄此下有張旣傳.今闕.

游楚字仲允.馮翊高陵人也.父殷爲郡功曹.張旣兒童時殷異之.引旣過家.殷先歸.敕家設賓饌.及旣至.殷妻笑曰.君其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豈知斯方伯器也.殷遂與旣論霸王之略.以子楚託之.殷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殷.月餘.軫得疾.但曰.游功曹來.伏罪.遂死.咸謂殷以鬼誅之.楚忠果質直.爲蒲阪令.曹操定關中時.漢興郡缺.操以問旣.旣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爲漢興太守.後轉隴西.楚爲人慷慨.歷位宰守.所在省刑任德.太和中.漢丞相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會吏民告之曰.太守無德于民.今蜀兵至.諸郡皆已應之.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爲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曰.今東二郡已去.必以寇來.但共堅守.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爲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取太守降未晚也.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楚聞兵到.乃遣長史馬顒出門設陳.而自於城上曉謂蜀帥曰.漢兵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使容縱兵躡之.漢兵收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漢兵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漢破滅.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曹叡嘉其志.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爲人短小而聲大.自爲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叡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聲稱諾.叡顧笑而勞勉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而性好遨遊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樗蒱投壺.懽忻自娛.數歲.復出爲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楊沛字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爲公府令史.以牒除爲新鄭長.興平末.人多饑乏.沛課民益畜乾椹.收䝁.(原注.音勞.)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積得千餘斛.會曹操爲兗州刺史.西迎天子.過新鄭.無糧.沛謁見.進所蓄椹豆.操甚喜.及輔政.遷沛爲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奉法.沛先擿折其腳.遂殺之.操聞以爲能.累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鬥.髡刑五歲.輸作未竟.操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爲鄴令.已拜.操問曰.何以治鄴.沛曰.盡心竭力.奉宣法科.操曰.善.顧謂坐客曰.諸君.此可畏也.賜生口十人.絹百疋.曰.且以報乾椹也.沛辭去.未到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勳等畏沛.各馳騎告子弟.使自檢敕.沛爲令數年.以功能轉爲護羌都尉.十六年.馬超反.操遂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操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肯.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捽其頭.與杖欲捶之.而逸去.衣幘皆裂壞.自訴于操.操曰.汝不死爲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平.代張旣領京兆尹.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冗散里巷.沛前後宰歷郡縣.不可干以私.又不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于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其中.

妻子凍餓病亡.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爲殯葬之.

謹案.目錄此下有溫恢傳.今闕.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本名衢.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原注.魏略.逵世爲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其妻兄柳孚宿.其明無何.著孚袴去.故時人謂之通健.) 初爲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幷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絳人旣潰.援聞逵名.欲使爲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王府君臨郡積年.不知足下何爲者也.援怒.將斬之.絳吏民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爾.左右義逵.多爲請.遂囚之壺關.閉著土窖中.覆以車輪.使人固守.逵從窖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適聞其言.乃夜盜往引出.破械遣去.不語其姓名.遂得免.後援破.乃知公道出己.公道河南人.坐事當誅.(謹案.志作坐他事當伏誅.) 逵救之不能免.請代其死.不從.爲改服焉.初逵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閒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援旣并絳.衆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奧.援由是留七日.(謹案.由是陳志作山是.誤.) 郡從逵言.故得無敗.孫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于相府曰.逵在絳邑.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爲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衆.烈節顯於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罔以加也.(原注.直髮.藺相如事.見前注.據鼎.國語.文公伐鄭.欲得鄭叔詹而歸之.鄭人以詹予晉.晉人將烹之.詹據鼎耳而疾號.公乃命勿殺.厚爲禮而歸之.) 其才兼文武.誠時

之利用.遂舉茂才.除澠池令.高幹之反.張琰將舉兵應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爲琰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逵從琰求兵脩城.諸欲爲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逵得盡誅之.遂脩城拒琰.琰敗.逵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爲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曹操拒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說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其後發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逵怒收之.數以罪.撾折腳.坐免.然操心善逵.以爲丞相主簿.操欲伐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操恐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逵受教.謂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操怒.收逵送獄.取造意者.逵言我造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逵主簿.不即著械.逵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于卿.今將遣人來察逵.逵著械適訖.而操果遣人就獄視逵.旣而原復其職.始逵爲諸生.略覺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氏傳.及爲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遍.(原注.魏略.逵前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癭.後所病稍大.自啓願欲令醫割之.太祖惜逵.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癭九人死.逵猶行其意.而癭愈大.) 操攻昭烈.先遣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數十車.逵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操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操卒雒陽.太子丕在鄴.鄢陵侯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癘.於是軍中騷動.羣寮恐有變.欲不發喪.逵建議以爲不可祕.乃發喪.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敘不得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衆以爲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逵以爲方大喪在殯.嗣

王宋立宜因而撫之乃爲作長檄告所在給其廩食鄧陵侯彭從長安來赴聞遠先王璽綬所在遠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喪還鄴丕立以鄴縣戶數萬在鄴下皆不法乃以遠爲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原注：魏略：初魏郡官屬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會聞遠當往郡舉府，皆詣縣門外及遠書到，遠出門而郡官屬悉當門謁遠於車下，遠抵掌曰：當治所何宜如是。）及丕出征復爲丞相主簿祭酒遠嘗坐人爲罪丕曰叔向猶十世宥之況遠功德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遠斬之乃整至譙以遠爲豫州刺史遠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始開而臣在外惟殿下爲兆民計無逆天人之望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遠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職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遠到官數月乃還考覈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丕曰遠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賜衣關內侯州南與吳接遠明斥堠繕甲兵爲守戰之備敵不敢犯外脩軍旅內治民事遇鄧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與諸將並伐吳破呂範于洞口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曹叡立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爲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北方征伐亦由淮沛（陳案：陳志作淮沛，通志作淮沛，與此合。）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撓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遠以爲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濡口陳攻取之計叡善之吳將張霸王崇率衆降太和二年叡使遠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懿從江陵遠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懿駐軍遠東與休合進遠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口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遠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能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軍吳人見遠軍遂退遠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遠與休不善黃初中丕欲假遠節休曰遠性剛素悔易諸將不可爲督丕乃止及夾石之敗徵遠休軍幾無救也（原注：魏略曰：休怨遠遲，乃呼責遠，遠使主者敘徐州刺史往拾棄仗，遠持心直，謂休曰：本爲兩家作隙，州刺史不來相爲拾棄仗也。乃引軍還，遂與休更相表裏。）休廷臣，欲以後期罪遠，遠終無言。時人多之。習鑿齒曰：夫賢人者外身遠利，內以下物，樂忠之名者，必興物爲對，存靜以子己身者也。若以其私德，敬賢恤民，彼雖知智，于我何利，我苟無利，樂之焉得，以是稱或威權之心耳。今忍其私怨而急彼之憂，以是稱或威權之心耳。今忍其私怨而急彼之憂，以成我之勝，不計官德，所以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從，可謂善爭矣。在於朱鮪忘舊之流，不由于此，而謂齊桓者，未之有也。）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遽事一不得有所脩作卒年五十五臨曰肅侯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爲刻石立祠寄龍中叡東征乘輦入遠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逵存有忠勤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甘露二年曹髦東伐屯項復入遠祠

下詔曰逵沒有進愛歷世見祀追明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于此親發德音褒揚逵美徘徊之心蓋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捕其墳墓或脩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充有傳（原注：陳壽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牧守，非若盛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於魏興，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紹繼建軍權，威恩兼著，故能垂清風于後也。）議曰始漢著刺史以六條督察守令而已東京以來總統諸郡賦敛於外曹氏因之職任漸重方列國兵爭故有能吏而無循吏此皆精達事機鉏荒除穢斬斷肅齊拓土立政有恤民之心有禁暴之略有守禦之備嘆旱爲虐時雨一溉亦賢侯伯也鍾繇王粲謂非聖人不能致太平司馬朗以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數世相承太平可致夫太平非有太高難爲者酌天道人情之公使萬事自理不以其私害之而已雖中材可致也豈必大聖大賢而後能之邪曹參一推魯國將爾丙吉一敦厚長者爾皆能致寧一公明之治故人能去其私雖中材皆堯舜伊顏之徒太平可致也誣上行私雖上智皆幽厲桀跖之徒欲小康不可得況太平乎伊尹聖之任顏淵未達一間耳輒以爲非聖人非也伊尹相湯伐桀身致太平又相太甲終使思庸顏淵雖處陋巷卽問孔子以爲邦苟得時行道亦必身致太平矣豈必數世相承哉皆不通之論也。

贊曰民未卽業運屬軍興抑森弭寇吏貴嚴能觀習既遠隱然方面立關立驛遂爲耕戰伊顏幾聖伯達焉知治平何難出處有時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四

列傳第四十一

魏臣

任峻（蔡祇）　蘇則（吉茂）　杜畿（子恕　孟康）　鄭渾（從子演）　倉慈（皇甫隆　顏盛　令狐邵　孔久　沐並　時苗）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中牟令楊原愁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倡之必有和者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爲主簿峻乃爲原表行尹事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曹操入中牟界衆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奉郡以歸操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從操操悅表峻爲騎都尉妻以從妹並見親信操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顏川棗祗建召屯田操以峻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謹案：太平御覽此下有墓百姓屯田於許下，得穀百萬斛，都邑列置官田十九字。）倉廩皆滿官渡之戰操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爲一部十道方行爲復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屬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操以峻功高乃表封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操多善之於饑荒之際收卹朋友孤遺中外貨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卒

操爲之流涕。子先嗣。先卒。無子。國除。曹丕追錄功臣。諡峻曰成侯。復以峻中子覽爲關內侯。祗本姓棘。先人避難。易爲棗。祗卒。操下令曰。故陳留太守棗祗。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祗欲得之。祗深附託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兗州爲叛。惟范東阿完在。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之得東阿以繼。祗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祗白以爲僦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復來說。孤猶以爲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爲官田計。如祗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爲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羣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興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祗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祗。爲不朽之事。遂賜處中爵關內侯。孫據。字道彥。晉冀州刺史。據子嵩。字臺產。散騎常侍。並有才名。多所著述。嵩兄腆。字元方。襄城太守。亦有文采。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世爲著姓。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委剛直疾惡。嘗慕汲黯之爲人。興平中。三輔亂。避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爲此郡守。折庸輩也。後與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籍自娛。起家爲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所在有威名。師亮等皆欲逃匿。則聞之。使人解止。以禮報之。曹操伐張魯。過其郡。見

則悅之。使爲軍導。魯破。則綏安下辯諸氐。通河西道。徙爲金城太守。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戶口損耗。則撫循之。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爲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教民耕種。其歲大獲。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卽請服。操卒。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請降。曹丕立。以其功將加封爵。令問雍州刺史張既曰。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軍西定湟中。爲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則之功效。爲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既答曰。金城郡昔爲韓遂所屠剝。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撫彫殘。外鳩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三千餘落。皆撫以威恩。爲官效用。西平麴演等倡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卽歸命送質。破絕賊糧。則既有卹民之效。又能和戎狄。盡忠效命。遭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厲風俗也。遂加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後演復結旁郡爲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爲進不可當。又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會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有脅從者。未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衆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

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爲變。則誘與相見。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其支黨。衆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時吉茂仕甫歷縣令。遷爲冗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丕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丕在雒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掐（原注。苦洽反。）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原注。係盛曰。夫士不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處而皆從哉。則既策名新朝。委質異代。而方懷忿心。生忿於[illegible]。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妃偶。況人臣乎。）丕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卽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丕嘿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丕大怒。踞胡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爲不可。敢以死請。丕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卒。諡曰剛侯。子怡嗣。怡卒。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爲尙書。（原注。晉百官名。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山濤啓事。稱愉忠篤有智意。裴松之曰。按愉子紹字世嗣。爲吳王師。石崇妻紹之女兄也。紹有詩在金谷集。紹弟愼左衞將軍。）吉茂字叔暢。馮翊池陽人。世爲著姓。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蘇則共入武功南山。隱居務學。博覽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民不忍欺。轉武德侯庶子。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謀亂。被收。（謹案。吉本事據魏武紀在二十三年。與紀制月合。此作二十二年。蓋沿志注之誤。）先是科禁內學及兵書。而茂皆匿之。不送官。及其被收。不知當坐本等。顧謂左右曰。我坐書也。會鍾繇證茂得不坐。後以爲武陵太守。不之官。轉酇相。以國省拜議郎。黃初中。病卒。茂清儉疾惡。不受饋遺。初制九品。郡置中正。差敍自公卿以下至于郞吏。功德才行。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琙前數爲郡守。貪汚而刻。子嘉仕歷諸縣。亦復受人事。後爲散騎郞。馮翊郡移嘉爲中正。嘉敍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慍曰。我效汝父子冠幘劫人邪。嘉由是被貶議。初茂同產兄黃從公府掾爲長陵令。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黃聞司徒趙溫薨。以故吏違科奔喪。爲司隸鍾繇所收。伏誅。茂以兄坐追義而死。怨怒不哭。至歲終。繇舉卽就之。故時人亦譏茂冒進云。

謹案。杜畿傳附子恕孟康。今畿傳及子恕俱闕。止存孟康一篇。

孟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郭后外屬。轉散騎侍郞。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家。猥廁其間。故同僚輕之。號爲阿九。康既無才術。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重之。正始中。代杜恕爲宏農。領典農校尉。清己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利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按行。皆豫敕督郵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修設曲

敬。又不欲煩損吏民。當敕吏卒行各持鐮。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所從當不過十餘人。吏民咸詠歌之。郡帶道路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則館于家。始拜人雖知其志。以未嘗宰牧。不期其能。而政績爲諸郡最。莫不歎美焉。嘉平末。徙渤海太守。徵入爲中書令。後爲監。卒。

謹案。田錄此下有鄭渾倉慈傳內所附顏斐、令狐邵、孔乂、時苗四人。

顏斐字文林。有才學。曹操召爲太子洗馬。黃初中轉黃門侍郎。後爲京兆太守。自馬超破後。民人不專農殖。凡涖郡者皆苟且爲治。斐到官。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勸督耕稼。民病無車牛。斐課民以閒日取車材作車。令畜雞豬賣以買牛。又起學館。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徭。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利。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穢塞。田畴荒萊。人民饑凍。而京兆獨開治豐富。爲雍州十郡最。青龍中。司馬懿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侵侮縣民。斐以白懿。懿乃召軍市候。于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同坐。以爲斐宜謝。乃私推築斐。斐不謝。良久曰。斐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假令斐謝。是更爲不得明公意也。懿遂嚴持吏士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歲。遷中原太守。吏民泣送。道車不得前。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崤而疾困。斐素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竊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京兆聞之。皆爲流涕。爲立碑稱頌之。令狐邵字孔叔。父某仕漢。爲烏桓校尉。建安初。邵依袁氏居鄴。九年。暫出到武安毛城。會曹操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十餘人。皆當斬。操聞視之。而識其父。乃署軍謀掾。仍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爲宏農太守。所在清嚴。妻子希到官署。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喜訟獄。與下無忌。時郡無知經者。乃選諸吏可教者。令詣河東樂詳學。經明乃還。因設學館。拔俊秀。令轉相教授。由是宏農學者與河東埒。黃初中。徵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將。卒。謹案。志注此下載令狐邵事。此書已取入死國傳。孔乂。謹案。志注云。孔子之後。字元儁。父祖皆二千石。而乂歷位宰守。爲濟南相。皆有惠政。入爲散騎常侍。上疏規諫。遷大鴻臚。謹案。自錄孔乂下有沐並傳。今闕。時苗字德胄。鉅鹿人。爲人介特有崖岸。建安中。入丞相府。爲掾屬。出爲壽春令。揚州治在縣。時蔣濟爲治中。苗往謁濟。濟素嗜酒。適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到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置之牆下。且夕射之。其始之官。乘薄牽車。駕黃牸牛。載布被。蓋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也。牽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由此名聞天下。還爲太官令。傾其郡中正。定九品第。敘人才。不能寬而紀其短。雖在久遠。衛之不忘。蔣濟後爲太尉。不以苗前毀己。爲嫌。苗亦不以濟貴爲屈意。爲令數歲。遷典農中郎將。年七十餘。正始中病卒。

譏曰。觀管屯田之利。始於棗祗。成於任峻。終於鄧艾。一用詐力。而兵食常有餘。卒取漢平吳。而人衆勝天。得富強之術也。蘇則杜畿、風烈矯矯。鄭渾倉慈。威愛克濟。明恤理之政。有漢良吏之規焉。始司馬朗建議令州縣領兵。杜恕以爲非。卒成管氏瓜裂之亂。恕之意慮遠矣哉。則故漢郡守列侯。見丕篡代。力不能救。

發服悲哭。當丕見問而嚬蹙悉張。欲正論以對。雖不能如管寧之高。范粲之義。亦可謂義形於色矣。愈於王、華、鍾、賈以漢大臣爲魏臣。將一家物與一家而無愧恥。禪代之際自以爲畢。變復出者也。孫盛以二三責則過矣。

贊曰。則發賢牧。峻祗能吏。保民足食。殷疆立治。兵鋒還黎。虎口赤子。惠綏生賴。幸而集此。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五

列傳第四十二

魏臣

滿寵子偉 偉子武　田豫　牽招子泰　郭淮

謹案。滿寵田豫牽招三傳闕。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祖全。大司農。父縕。鴈門太守。建安中淮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曹丕爲五官將召淮署爲門下賊曹。轉爲丞相兵曹議令史。從攻漢中。曹操還。留征西將軍夏侯淵拒昭烈。以淮爲淵司馬。淵與昭烈戰。淮時有疾。不出。淵沒。軍中震擾。淮收散卒。推蓋將軍張郃爲軍主。諸營乃定。明日昭烈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衆寡不敵。偏便乘勝。欲依水爲陳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陳。昭烈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操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爲司馬。曹丕立。賜爵關內侯。轉鎮西長史。又行征羌護軍、護左將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胡。皆破平之。關中始定。民得安業。黃初元年。奉使賀丕。發陣而道路得疾。故計還近。爲稽留。及奉臣欲令不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于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薄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

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丕悅，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爲真安定羌大帥辟蹶（原注：杜預反。）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推問其親，理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二知其款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太和二年，漢丞相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城，張郃擊謖，攻詳營，皆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唐蹶于枹罕，加建威將軍。五年，漢兵出鹵城，是時隴右無穀，亮欲關中大運，淮以威恩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龍二年，漢丞相亮出斜谷，並田于渭濱，是時司馬懿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招誘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爲此見形于西，欲使我兵重應之，必攻陽遂爾。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年，漢衛將軍姜維出隴西，淮進軍追至彊中，維退。遂討羌迷當等，按撫柔氐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遷左將軍，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奏請使居安定之高平，爲民保障。其後因盈西川都尉，轉羽前將軍，領州如故。五年，夏侯元伐漢，淮督諸軍爲前鋒，淮度勢不利，輒後拔軍出，故不大敗。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餘何燒戈、伐同蝦、遮塞等相結叛亂，攻圍城邑，督諸軍屯爲翅，淮軍始到狄道，議者僉謂宜先抵羌，斬餘何燒戈，降服者萬餘落。九年，遣寇等屯河關，白中轉南迎霸，維果攻爲翅，會淮軍至，維退，進討平之。故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于下渡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治無戴圍武威，家屬留在西海，淮進軍趣西海，欲掩取其累重，會無戴折還，與戰于龍夷之北，破走之，令居惡虜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止，斷絕王使，淮還過討，大破之。姜維出石營，從彊川，乃西迎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于成重山，築城斂破羌保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兼西接強胡，化已據險，分軍兩持，兵勢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如合而俱西，及胡漢未接，絕其內外，此伐交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其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于奔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維於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進封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是歲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降漢牙門將句安等于翅上。二年，詔曰：昔漢川之役，幾至傾覆，淮臨危濟難，功比蔡以來，摧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朕甚嘉之。今以淮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戶，分三百戶封一子亭侯。淮妻王凌之妹，凌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妻留，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左右追妻還。淮以書白司馬懿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是無淮也。今輒追還，若于法未通，當受罪于主者。懿宥之。正

元二年卒，追贈大將軍，謚曰貞侯。子統嗣，統官至荊州刺史。卒，子正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淮著勳前朝，改封汾陽子，淮弟配，城陽太守；婁秀、賈充皆配婿也。（原注：晉諸公贊：淮弟配，字仲南，有識名，位至城陽太守。婁秀、賈充皆配女壻，子服，字季舒，有器度幹用，歷職著績，終于太僕。秀弟陟，字泰宇，相國參軍，知名，早卒。女適王沂，配弟縝，字季南，清者僕射，縝子奕，字泰業，山濤啓事，稱奕高爾有涉道，歷位雍州刺史尚書。）

謹案此卷議贊闕。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六

列傳第四十三

魏臣

徐邈　胡質子威　王昶　王基

謹案：此卷止存胡質一傳，而質傳內附子威亦闕，又通卷議贊亦闕。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父敏，以方正徵，質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江淮間，仕州郡，蔣濟爲別駕，使見曹操，操問曰：胡通達長者也。（原注：通達，孰字也。）寧有子孫乎？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于父，至于精良綜事過之。操即召質爲頓丘令，縣民郭政通于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竊諒繫獄爲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入爲丞相東曹議令史，州請爲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溫恢求請質，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于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舜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于口，今以匪嘘之慢，乃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原注：晉書：周宇伯南，沛國竹邑人，位至光祿大夫，子該字元夏，該及二弟謝、茂，皆絕角見稱，並有器量，鄉人諺父未能覺其乡，少時聞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謂曰：卿有知人之明，欲使三見見卿，卿殘目高下以效郭許之聽可乎？公榮乃自匿

陵兄弟，與其言語，觀其舉動，出語謂曰，君三子當國士也，元文器量雅德，有輔佐之風，屬力任官，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陵少出仕宦，歷職內外，泰始初爲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于官，陵以在魏已爲大臣，本非佐命之勳，心懷怨謗，不得已而居位，故在官職無所荷任，夙夜思愆而已，終始全潔，當世以爲美談，韶歷二官吏部郎，山濤啓事，稱韶清白有誠，終于散騎常侍，友至侍中，尚書綿川荀愷，宣帝外甥，世祖姑子，自負貴戚，頗與茂交，茂拒而不答，由是見怒，元康元年，楊駿被誅，愷時爲尚書僕射，以茂駿之親弟，陷爲駿黨，遂枉見殺，衆咸哀痛之，操辟爲丞相屬，黃初中徙吏部郎，爲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庶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雖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自首服罪，每軍功賞賜，皆散之于衆，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軍朱然圍樊城，質輕兵赴之，議者皆以爲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兵爲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卒，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封陽陵亭侯，邑百戶，謚曰貞侯，六年，詔書褒述質清行，賜其家財穀，子威嗣，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七

列傳第四十四

魏臣

劉放孫資 資孫建 孫朝 孔桂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頃王子，謹案，陳志作順王，誤，西鄉侯宏之後也，原注，漢書，武帝子燕王旦，太子建是爲廣陽頃王，年表，宏作寄，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郡，放往依之，曹操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命擅兵，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強，守則淮南冰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濟河朔，威刑既合，大勢已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騖之時也，昔蹤布桑南面之尊，仗劍歸漢，誠識興廢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操討袁譚于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爲松答操書，其文甚麗，操既喜之，又聞其說，由是拔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操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賈融而有河西之功，原注，後漢書，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連雄從之，當有異志，彪潛王命論以極之，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乃爲融取囂事漢，徙河西以拒隗囂，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出爲鄴陽殺翟原注，殺，都活反，翟，音翟，贊合，太原孫資字彥龍，幼孤，長於兄嫂，講業太學，博覽傳記，

操爲司空辟資，會兄爲鄉人所害，資手刃報讎，將家屬避地河東，遂不應命，本郡復辟，以疾辭，友人河東賈逵謂資曰，足下抱逸羣之才，值舊邦傾覆，主將殷勤，千里延頸，宜紫桑梓之義，資感其言，遂到署功曹，舉計吏，尚書令荀彧見資，嘆曰，北州承喪亂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日乃復見孫計君乎，表留以爲尚書郎，出爲縣令，入參丞相軍事，魏國既建，與放俱爲祕書郎，曹丕立，放資轉左右丞，數月，放徙爲令，黃初，初改祕書爲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各加給事中，放進爵魏壽亭侯，資關內侯，曹叡立，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西鄉侯，資樂陽亭侯，漢丞相亮出南鄭，議者以爲可因大發兵擊之，叡意亦然，以問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爾，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于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嶮，視吳虜窟於江湖，皆橈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三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慴強寇，鎮靜疆埸，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皆自斃，叡由是止，時吳人彭綺舉義江南，謀案，通鑑綱目，吳黃陽城彭綺反，此云舉義江南，蓋治志注原文，議者以爲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叡又問資，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衆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艘，數日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權未能爲權腹心大疾也，綺果尋敗亡，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叡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爲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爵左鄉侯，烏桓校尉田豫帥西部鮮卑泄歸尼等出塞討軻比能，智勇策謀，破之，還至馬邑故城，比能帥三萬騎圍豫，叡聞之，計未有所出，如中書省，以問監令孫資，對曰，上谷太守閻志，柔弟也，爲比能素所歸信，令馳詔使說比能，可不勞師而自解矣，叡從之，比能果釋豫還，放善爲書檄，三世詔命，多放所爲，青龍初，孫權與漢丞相亮連和，欲俱出東西並進，邊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傅合之，與征東將軍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驚與吳大將步隲等以見權，權懼亮疑，深自解說，是歲皆加侍中光祿大夫，漢吳東西掎角，無歲不驚，而叡總攝羣下，外圖禦寇，內規廟勝，資皆管之，然自以受腹心，常讓事于叡，曰，動大衆，舉大事，宜與羣下共之，既以示明，且以探求爲廣，朝臣會議，資奏當其是非，擇其善者推成之，終不顯己之德，若有違過及愛憎之說，復爲請解，以蔽諸潤之端，如征東將軍滿寵、涼州刺史徐邈，並有譖毀之者，資皆盛陳其素行，使卒無纖介，初資在邦邑，名出同類之右，田豫宗族皆妒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專爲資構造謗端，久復求釋，資謂之曰，吾無慊心，不知所釋，此爲孽自滿之卿自厚之爾，乃爲長子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田豫老疾在家，過之甚厚，又致其子於本郡，以爲孝廉，而楊豐子後爲尚方吏，叡以臧事譴怒，欲致之法，資請活之，其周致自全之智如此，謹案，志注作其不欲傷恩如

·為景初二年。遂東平。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侯。資中都侯。其年叡疾。欲以燕王宇為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衞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放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放資聞之。懼有後害。陰圖間之。燕王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叡引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為。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爾。叡曰。誰可任者。時惟曹爽在。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叡曰。爽堪其事不。爽汗流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叡從放資言。欲用爽懿。既而中變。敕停前命。曹肇弟纂為大將軍司馬。見燕王與肇等出。纂諫曰。上不安。云何悉出。宜共還。已暮。放資聞變。夜復入見說叡。叡又從之。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以黃紙授放作詔。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明日。宇等欲入。放資齎詔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宇、獻、肇、朗等皆流涕而出。原注．漢晉春秋．帝以燕王宇為大將軍．使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衞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久專權寵．為朗等素所不善．懼有後害．陰圖間之．而宇常在帝側．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氣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議．未還．而帝少間．惟曹爽獨在．放知之．呼資與謀．資曰．不可動也．放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帝曰．卿不聞用燕王耶．放曰．陛下忘先帝詔敕．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乃豎刁、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強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宗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外內壅隔．社稷危殆．而己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白宜詔司馬宣王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曹肇入．泣涕固諫．帝使肇敕停．肇出戶．放、資趨而往．復說止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於是宇、肇、獻、朗相與泣而歸第．[illegible]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齎出．大言曰．[illegible]別傳曰．帝詔資曰．吾年稍長．又歷觀書傳中．[illegible]欲得親人．[illegible]安．劉放[illegible]事．[illegible]內之寵．[illegible]兵為有力．[illegible]大之任．則不相為．[illegible]惟帝．[illegible]凡所建用．[illegible]書．亦未知名也．其行跡．[illegible]驗也．又所擇．[illegible]事無不綜．[illegible]其實．[illegible]其大失．[illegible]之亡．[illegible]其禍．[illegible]也．

遂以曹爽為大將軍。叡嫌爽才弱。復拜尚書孫禮為大將軍長史以佐之。是時司馬懿在汲。放資令給使辟邪齎手詔召之。先是。燕王為叡畫計。以為關中事重。宜遣懿便道自軹關西還長安。事已施行。辟邪復至。懿斯須得二詔。前後相違。疑雖有變。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登牀受詔。叡以齊王芳託懿而卒。芳立。以放資決定大謀。增邑三百。放並前千一百。資千戶。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都尉。餘子皆郎中。正始元年。更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年。放轉驃騎。資衞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曹爽專事。多變易舊章。放資歎曰。吾等累世蒙寵。加以豫聞屬託。今縱不能匡弼。可坐受素餐之祿邪。遂固稱疾。九年二月。乃賜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勳著前朝。暨朕統位。動賴良謀。是以疏者增崇徽章。同之三事。外帥羣官。內望讜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職事逼

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從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頤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加以日秩肴酒之膳焉。于是各以年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曹爽誅後。復以資為侍中。領中書令。嘉平二年。放卒。謚曰敬侯。子正嗣。·原注·裴松之曰·案劉氏譜曰·[illegible]字文生·正之弟也·與張華友人·並辭文可觀·[illegible]·皆為世所稱·校尉·資復遜位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三年卒。謚曰貞侯。子宏嗣。放才計優資。而自修不如也。放資既善承順。挾才任智。職掌密命。終操丕父子三世幾三十年。抑辛毗而助王思。弊燕王宇而遂爽懿。終禍魏室。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爭。扶贊其義。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及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放資著勳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宏為南陽太守。卒。宏子楚。字子荊。天才英博。亮拔不羣。仕晉為討虜護軍、馮翊太守。楚孫盛。字安國。位至祕書監給事中。與從弟緯並有文辭。盛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傳于世。原案·目錄傳末附孔桂·今闕·

議曰。魏氏承東京之弊。不任三公。以放資為中書監令。職司喉舌。衆官人臺閣之權。歷事三祖。勢傾內外。終諭鼎命。周公謂魯公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命為大臣而不用。使政柄下移。未有不亂且亡者。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若放資之徒是已。以便佞小才。久握機柄。懼獻肇之語。畏燕王之賢。乘曹叡遽豫械魄之際。援引匪材。使大權失墜。擧國與人而甘心焉。嗚呼。鄙夫雖可惡也。亦可畏也。

贊曰。帝難任人。若古謨訓。一咸開甚。社沈宗僨。悲顯盧漢。孫劉亡魏。履霜堅冰。大風有隧。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五

魏臣

曹爽（弟羲、訓、何晏、鄧颺、丁謐、李勝、桓範、許允之、楊綜）

謹案曹爽傳闕，止存附傳內何晏、丁謐、李勝三篇。

何晏字平叔，漢大將軍進之孫也。曹操為司空，納晏母尹氏，并收養晏。時舞宣祿兒朗（謹案：魏略作樂宣祿兒朗兒阿蘇，又云：蘇即朗字也。）亦隨母在曹家，並見寵如公子。晏美姿容，沾沾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而面尤白。太子丕疑其傅粉，方暑令食湯餅，以巾拭之而面轉白，朗性謹愿，而晏汰侈無類，服飾擬太子，故丕特惡之，每不呼其姓字，謂為假子。晏後尚公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曹叡立，頗為冗官，正始初曲附曹爽，為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主選舉，宿舊多被拔擢，與鄧颺、丁謐等朋扇黨與，氣焰赫然，自爾旦夕當至台司，及爽敗，被誅。（原注：魏氏春秋曰：初宣王使爽弟治爽弟羲宜王曰：未也。爽密疏：乃白發洞曉手。宣王曰：是也。乃收爽。按韓方治爽，安肯使爽與其書，缺合有之乎。此竹林遺者之妄耳。）晏妻金鄉公主，賢，嘗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為惡日甚，將何保身。太妃笑曰：汝得無妒晏邪。俄而晏誅，有一男，年五歲，懿遣人殺之。太妃親之王宮，向使者搏類乞活之，使者白懿，懿爾公主有先見之言，且為沛王故，特原不殺。（原注：綏松之曰：魏末傳云：綏取其同母妹為長樂宣妹，為魏王之妻，蓋不是蓋也已。殷令此書出於後史，猶將其之信。況陛下之書乎。按諸王公傳，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尹，公主若與沛王同生，蓋揚與為同母。）初晏與夏侯元等名盛于時，司馬師亦預焉。晏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神自況也。尤好老莊言，與夏侯元、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晏博學能文，早有重名，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集論語諸家說曰集解，今行于世。丁謐字彥靖，沛國譙人，父斐，初隨曹操起兵，操以斐鄉里，特愛重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為典軍校尉，總攝內外，所陳說多聽用，建安末從操伐吳，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為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其後操問斐曰：文侯印綬安在？斐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操大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罪，我非不知，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家有盜貓，與善捕鼠，雖有小損，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後數歲病卒，謐少不喜交，博觀書傳，為人沈毅，頗有才略。太和中常住鄴，借人空屋居，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謐已得直，開門入，謐望見王，臥而不起，呼其奴曰：此何等人，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遣具上言，曹叡收謐繫獄，以功臣子原出，久之，召拜度支郎中。素與曹爽親善，爽為武衛將軍，數與叡言謐可大用，會叡卒，爽輔政，乃拔謐為散騎常侍，轉尚書，謐為人外疏而內多忌，其在臺閣，數有彈駁，臺中患之，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略，雖與何晏、鄧颺同位，而皆少之，惟以勢屈于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於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噬歌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又為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徙郭太后出居別宮，及遣樂安王使北詣鄴，又遣文欽令還淮南，皆謐之謀也。司馬懿由是特深懼之，畢軌字昭先，東平人也，父某字子禮，建安中為典農校尉，軌有才學，曹叡在東宮為文學，黃初末出為長史，叡立，入為黃門郎，子尚公主，居處殷富，遷并州刺史，驕豪不治，時雜胡數為暴害，軌輒出軍擊鮮卑柯比能，失利，中護軍蔣濟表曰：畢軌前失既往不咎，但恐難可以再。凡人才有長短，不可強為，軌文雅智意，自為美器，今失并州，換置他州，若入居顯職，不毀其德，於事實善。此安危之要，惟聖明察之。正始中，入為中護軍，轉侍中尚書，遷司隸校尉，與曹爽善，每言於爽，輒從之。李勝字公昭，南陽人也，父休字子朗，有智略，張魯之為鎮北將軍，休為司馬，家南鄭，時漢中有甘露降，休見張魯精兵數萬，有四塞之固，遂建言：赤氣久變，黃家當興，欲魯舉尊號，魯不聽，會魯破，曹操以其勳魯內附，賜爵關內侯，署散官騎從，詣鄴，黃初中，歷上蔡鉅鹿二郡太守，後以年老遥拜議郎，勝少遊京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曹叡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客八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叡卒，曹爽輔政，勝為雒陽令，夏侯元為征西將軍，以勝為長史，元亦宿與勝厚，略谷之役，議從勝出，由是司馬懿不悅於勝，累遷滎陽太守、河南尹，勝前後所宰守，未嘗不稱職，為尹歲餘，遇事前居蘇壞，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激墮，正掘受符處石虎頭，斷之，後旬日，遷為荊州

刺史。爽等令勝辭懿。并伺察焉。勝見懿。陳自無他功勞。橫蒙時恩。當爲本州。詣閣拜辭。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懿持杯飲粥。粥皆流出沾胸。勝愍然爲之涕泣。謂懿曰。今主上尚幼。天下恃賴明公。然衆情謂明公方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徐更寬言。才令氣息相屬。說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爲之。恐不復相見。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也。懿仍復佯爲昏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錯亂其辭。狀如荒語。勝復曰。當忝荊州。非并州也。懿乃若微悟者。謂勝曰。懿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刺史。盛德壯烈。好建功勳。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欲自力設讌主人。生死共別。以師昭兄弟爲託。因流涕哽咽。勝亦長歎答曰。輒當承教。須待敕命。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司馬公語言錯誤。口不攝杯。指南爲北。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未及之官而敗。

議曰。漢之將亡。必有姦臣而後有亂臣。有亂臣而後有篡臣。姦臣所以兆亂。亂臣所以興亂。篡臣所以乘亂。漢魏季世是也。漢之將亡。有胡廣趙戒。然後有董卓。有董卓然後有曹操。魏之將亡。有劉放孫資。然後有曹爽。有曹爽然後有司馬懿。相因而然也。正臣立朝。躬綱整紀。進君子。退小人。亂何由而生哉。亂生無由。焉得而篡之哉。譬諸人身。元氣盛。神觀明。則害氣不得奸而壯且安矣。姦人進而用小人。邪氣入於膏肓。凡物皆能毀而攻之。欲不危亡得乎。放資之進爽。特以其庸闇易制爾。爽遂驕盈。蔑懿弗忌。徼功妄舉。結怨于民。方務選親伏。鼠嚙宮廟。殞身債族。宜哉。自是祿去公室。晉卒篡魏。皆爽基之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爽之謂矣。鄧颺諸人。構扇虛偽。躁競一時。皆饕勇賈禍覆邦家之人也。桓範之智不如蔡。惜哉。何晏硜硜自矜。貪昌榮寵。志願忻然。速禍宜矣。初蓋公言黃老。文景之間。雖云崇尚。特清淨寡欲。恬素無爲。曾未害道。以亂天下也。至正始間。晏與王弼等。始爲清談。祖尚老莊。蔑視六經。曠蕩虛無。幽沈仁義。使爽甫諸人敗俗偽化。卒亡中國。故晏之附爽亂魏之罪小。清談亂天下之罪大也。

贊曰。宗室闕絕。本支傷殘。再世託孤。心死骨寒。昭伯憒憒。罔識顛天。一時浮躁。專朝。竊權藉蛟。枕虎平步晏居。進湊釋兵。竟即門誅。大盜肱篋。肉人弗齒。孤兒泣血。能免篡弒。平叔粉澤。清談自喜。王風不競。遂成正始。綱頹紐解。波頹草靡。竟亡中國。禍實在此。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六

吳

孫堅 孫策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吳將孫武之後也。父鍾。家貧。種瓜爲業。三人來乞瓜。鍾設瓜及飯。三人者去。謂鍾曰。我司命也。當報君惠。因指示葬地。令改葬其先人曰。爾後世封侯出數天子。言卒俱爲白鶴飛去。鍾從其言。改葬起冢。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于天。曼延數里。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乎。及鍾妻妊堅。夢腸出繞吳閶門。懼以告鄰婦。婦曰。安知非吉也。堅生。容貌魁傑。闊達好奇節。年十七爲縣吏。與父共乘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於岸上分之。行旅皆頓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父曰。何與爾邪。堅遂揮刀上岸。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即委財物散去。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知名。郡召署假尉。遷郡司馬。會稽妖賊許昌起句章。謹案。漢書靈帝紀。熹平元年。會稽人許生自稱越王。通鑑綱目會稽妖賊許生稱帝。惟陳志作許昌起于句章。自稱陽明皇帝。此傳下文堅討許生云云。與漢紀綱目合。而此處仍志作許昌。似與下文不相應。以其父爲越王。自稱陽明皇帝。與其子韶扇動諸縣。衆以萬數。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寅討之不克。靈帝熹平元年也。

三年冬．堅召募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兵討許生．大破生於會稽．斬之．臧旻、陳寅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瀆丞．後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從之者常數百人．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將兵討之．儁表請堅爲佐軍司馬．堅率鄉里子弟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餘人．從儁奮擊．所向無前．原注．吳書．堅乘勝深入于西華．失利．堅被創．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踣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創少愈．乃復出戰．汝潁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自當一面．登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儁具以聞．拜堅別部司馬．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二年．詔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參軍事．屯長安．張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謹案．今志作對應．宋本作應對．與此合．堅時在坐．耳語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謹案．今志作天兵．宋本作王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揚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忍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居無何．遂殺章．黨衆離散．溫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四年冬．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爲長沙太守．到郡．勅吏曰．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必循法．以盜賊付太守．遂帥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周朝、郭石亦帥徒衆起於零桂．與星相應．堅越境尋討．三郡肅清．廬江太守陸康從子爲宜春長．爲賊攻圍．遣使求救．堅整嚴救之．主簿進諫．堅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爲功．越界攻討．以全異境．獲罪何愧．乃進兵．賊聞之解走．朝廷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六年．靈帝崩．董卓擅朝政．初平元年．卓弒宏農王．劫遷獻帝於長安．諸州郡並興義兵討卓．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國家無此難也．遂亦舉兵．荊州刺史王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承檄．即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遣問欲何爲．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欲詣使君乞資直耳．叡曰．刺史豈有所吝．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盡收叡兵．竝行而北．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原注．獻帝春秋．袁術表堅假中郎將．堅到南陽．移檄太守請軍糧．咨以問綱紀．綱紀曰．堅鄰郡二千石．不應調發．咨遂不與．堅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酣．長沙主簿推檄白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原注．初堅至南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卽將步騎五六百人詣營省堅．堅臥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劍罵咨．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同．前到魯陽．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

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二年春．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稱謹案．陳志稱字下有將兵從事四字．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時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敕部曲整頓行陳．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卽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攻．引還．堅移屯梁東．大爲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閒道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閒燒柱．因伏草中．卓騎圍繞數重．定近覺其爲柱．乃去．堅復收散卒．進屯陽人．卓遣陳郡太守胡軫爲大督護．呂布爲騎督．率步騎五千擊堅．軫性躁急．與布不相得．先宣言曰．此行要當斬一靑綬．乃整齊耳．布與諸將惡之．軍到廣城．去陽人數十里．人馬疲極．軫欲按兵止宿．布詭曰．賊已走．便當追逐．師無成命．堅夜出掩擊．大破之．斬其都督華雄．或閒堅于袁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爲除狼而得虎也．術懷疑．不運軍糧．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爲國家討賊．下爲將軍家門之私．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歎息於西河．樂毅所以遺恨於垂成也．原注．史記．吳起爲西河守．而魏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公叔爲相．而害吳起．遂讒之武侯．武侯疑之．吳起懼得罪．遂去之楚．樂毅事見本傳注．願將軍深思之．術踧踖．卽調發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邪．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卓遂自出．與堅戰諸陵閒．卓敗走．焚燒雒陽．卻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至雒陽．時京邑荒空．數百里中無烟火．堅入城．惆悵流涕．乃掃除宗廟．祠以太牢．修塞卓所發諸陵．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軍出新安澠池閒．以邀卓．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爲也．惟孫堅小戇．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孤昔與周愼西征．愼圍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爲愼作後駐．溫不聽．孤時上言其形勢．知愼必不克．臺今有本末．事未報．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以爲西方可一時蕩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爲聲勢．叛羌便還謹案．便還．陳志注作更還．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愼行．謂愼求將萬兵造金城．使愼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愼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其言謹案．陳志注．兒曹用下無其言二字．必還羌谷．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又不用堅．自攻金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溫時亦自以計中也．而渡遼兒果斷葵園．愼果棄輜重走．果如孤策．臺以此封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所見與人同．自爲可耳．但無故從諸袁兒．終亦殆耳．謹案．陳志注．無故從諸袁兒下有十一字．艾曰．堅雖時見計．故自不如李傕、郭汜．汜在美陽亭北．將騎步與卓合．謹案．陳志注．騎步上有千字．殆死亡．失印綬．此不能爲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耳．艾曰．山東兒驅略百姓．以作寇逆．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彊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久．卓曰．然．但殺二袁、劉表、孫堅．天下自服從

孤留。夏四月。卓遂引兵還長安。堅亦還屯魯陽。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幷以自彊大。袁紹遣會稽周喁爲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言發涕下。術與袁紹有隙。臣案。陳志。術與紹有隙上有初平三年四字。此劉表。則事連上文。而孫堅之死在二年矣。考孫策傳裴松之云。按本傳。孫堅以初平三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時年二十六。計堅之亡。策應十八。而此云十七。則爲不符。張璠漢紀及吳歷並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爲是。而本傳誤也。據此則郡書之誤去初平三年者。蓋裴注之誤。通鑑綱目書袁術使孫堅擊劉表。亦在初平二年。志注引英雄記所載年月。更與諸書不符矣。紹連劉表。冬十月。術使堅擊劉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祖還逆戰。堅復敗之。祖竄入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兵從竹木間射堅殺之。原注。英雄記。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公。公兵下石中堅頭。應時腦出物故。其不同如此也。臣案。後漢書。劉表傳注引英雄記。呂公作呂介。時年三十七。堅所舉孝廉長沙桓階詣表請堅喪。表義而許之。兄子賁帥將士衆就術。術復表賁爲豫州刺史。堅四子策、權、翊、匡。權稱尊號。謚堅曰武烈皇帝。廟曰始祖。墓曰高陵。原注。志林。堅有五子。策。權。翊。匡。吳氏所生。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

孫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姿度英發。已結交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自舒造策。推結分好。勸策徙居舒。策遂將母及諸弟遷舒。與瑜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堅卒。策年十七。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原注。魏書。策當嗣侯。讓于弟匡。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而徐州牧陶謙深忌策。丹陽太守周昕與袁術相惡。術以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攻昕。奪其郡。以策從兄賁爲丹陽都尉。策乃以母弟託廣陵張紘。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

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惟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謂策曰。孤用貴舅爲丹陽太守。賢從兄爲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募召。策遂與汝南呂範及族人孫河迎其母弟詣曲阿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而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殆危。興平元年。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還策。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廄。策指使人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爲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爲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及策攻廬江。繇聞之。以景賁本術所置。懼爲袁孫所幷。遂構嫌隙。迫逐景賁。景賁退屯歷陽。繇遣樊能、于麋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拒之。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爲揚州刺史。更以景爲督軍中郎將。與賁共將兵擊英等。二年初。丹陽朱治嘗爲孫堅校尉。見袁術德政不立。勸策歸取江東。策乃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人。足以平定江東。佐明使君匡濟漢室。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故許之。術表策爲折衝校尉。兵纔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

者數百人。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歷陽。至是策又徙母阜陵。時周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將兵迎之。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多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而軍令整肅。所至軍士不敢虜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爲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策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依繇爲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皆擊破之。而樊能、于麋等復合衆襲奪牛渚屯。策還攻破能。獲男女萬餘口。融仍據縣南。策復攻之。爲流矢所中。輿還牛渚。或告融孫郎中箭死矣。融大喜。遣兵於敖鄉攻策。策遣步騎數百挑戰。設伏於後。融兵出。鋒刃未接。而策兵僞走。融兵追入伏中。合擊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策乘創抵融營。令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融更深溝高壘。繕治守備。不復出。策乃舍去。攻破繇別將于海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進攻繇于曲阿。繇使太史慈出偵策。遇策於神亭。策與戰。獲慈。繇悉衆出戰。敗走丹徒。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強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遣其將陳寶詣阜陵迎母與弟。袁術表策行殄寇將軍。策乃以張紘爲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爲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待以師友之禮。廣陵秦松、陳端等亦參謀議。賓僚始盛。賢能之士多歸之。吳人嚴白虎、鄒

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晟等。衆各萬餘人。所在屯聚。朱治遂逐吳郡太守許貢。據其郡。貢南依嚴白虎。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建安元年秋。策引兵徑渡浙江。攻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勸策分兵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師逆戰。策破昕等。斬之。朗委城遁。浮海至東冶。策追擊。大破之。朗詣策降。鄒他、王晟等應時撲滅。策自討嚴白虎。白虎堅壁自守。使其弟輿請和。許之。輿詣獨與策面約誓。旣會。策引刃斫席。輿體動。策笑曰。聞卿能坐躍。勦捷不常。聊戲卿爾。輿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爲也。乃手戟投之。立死。輿有勇力。白虎衆知其死。奪氣。進攻。破之。白虎奔餘杭。投許昭。初。吳郡太守盛憲舉高岱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于許昭家。至是白虎復依之。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于舊君。有誠于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原注。裴松之曰。案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也。恩威並著。浙右肅清。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爲丹陽太守。朱治爲吳郡太守。遣奉正都尉劉由、五官掾高承、奉章詣許。獻方物。策聞袁術潛謀僭逆。令張紘爲書。責而絕之。術始自以有淮南之衆。策據江東。必與己合。及得書。愁沮發疾。二年夏。曹操遣議郎王誧臣案。王誧。志注作王輔。宋本作誧。與此合。下同。奉戊辰詔書曰。董卓逆亂。凶國害民。先將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未遂。厥美著聞。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爲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又詔曰。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僞。欲因兵亂。詭詐百姓。聞

其言以爲不然。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溢侯布上術所造惑衆妖妄。知術鴟梟之性。遂其無道。修治王宮。署造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爲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遵討術。爲國效節。乞加顯異。夫縣賞俟功。惟勤是與。故使寵授。承聚前邑。重以大郡。榮耀兼至。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同時赴討。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爲輕。欲得將軍號。乃使人諷諭。諭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瑀屯海西。策奉詔治嚴。當與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塘。瑀陰圖襲策。謹案・今志作陰圖襲策・宋本作陰圖襲策・與此合・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紐。謹案・紐・今志作紐・誤・賊與丹陽、宣城、涇陵、陽始、安黟、原注・音伊・歙原注・音攝・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爲內應。伺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大破之。獲其吏士妻子四千人。瑀單騎走冀州。自歸袁紹。策表謝曰。臣以固陋。孤持邊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爵。兼典名郡。仰榮顧寵。謹案・志注作寵顧・宋本作顧寵・與此合・所不克堪。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被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棄。猶用悚悸。臣年十七。喪失所怙。懼有不任堂構之鄙。以忝析薪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駑懦不武。然思竭微命。惟術狂惑。爲惡深重。臣憑威靈。奉辭伐罪。庶必獻捷。以報所授。三年。策遣張紘獻方物。初曹操聞策平定江東。曰。猘兒難與爭鋒也。且袁紹方強。力未能逞。姑欲撫策。乃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彰謹案・彰・今志作章・誤・鄢陵侯・

取孫賁女。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以張紘爲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爲居巢長。魯肅爲東城長。肅、瑜知術無所成。皆棄官渡江從策。策以瑜爲建威中郎將。曹操表徵王朗。策遣朗還。袁術深怨策。遣閒使齎印綬丹陽太守。謹案・丹陽太守句疑脫誤・據陳志孫輔傳注・作齎印綬與丹陽宗帥陵陽祖郎等・使激動山越・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太史慈因進住涇縣。大爲山越所附。策乃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郎。策謂郎曰。爾昔襲擊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怖也。郎叩頭謝。又禽太史慈於勇里。策曰。寧識神亭時邪。亦解其縛。署郎門下賊曹。慈門下督。軍還。郎、慈俱在前導。人以爲榮。會劉繇卒。豫章華歆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策遂有兼并之志。四年。策被詔與司空曹操、衛將軍董承、益州牧劉璋等并力討袁術、劉表。軍嚴當進。會術死。乃西討表。術從弟胤、女壻黃猗等畏曹操。不敢守壽春。乃共舁術棺。率其妻子部曲奔廬江太守劉勳於皖城。術長史楊宏、大將張勳將其衆欲就策。勳邀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勳以袁術部曲衆多乏食。不能贍賑。遣從弟偕告糴于豫章太守華歆。歆郡素少穀。遣吏將偕就海昏上繚。使諸宗帥共出米三萬斛與偕。歷月纔得數千斛。偕乃報勳。使襲之。策惡勳阻兵全活逆類。欲討之。乃僞卑辭以事勳曰。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繚富實。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爲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勳。勳大喜。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了無所得。時策方討黃祖。及石城。聞勳在海昏。分遣從兄賁、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勳。自與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得術、勳妻子及百工鼓吹部曲

三萬餘人。表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徙所得人衆詣吳。勳還至彭澤。賁、輔邀擊。大破之。勳聞策已克皖城。走投西塞。保流沂。謹案・志注作流沂・緒盤自守・告急於劉表。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舟師五千助勳。策復擊破之。勳北歸曹操。射亦遁去。策收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進兵夏口。攻黃祖。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救祖。策泝流奮擊。大破之。斬晞。祖脫身走。獲其妻子及船六千艘。士卒溺死者數萬人。表上其事曰。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并來趨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盪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櫟陳。謹案・志注作櫟陳・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踊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渡重塹。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煙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鋒刃所截。猋原注・甫遙反・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走。獲其妻男女七人。斬虎狼韓晞以下謹案上文云・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晞救祖・策大破之・斬晞・此云斬虎狼韓晞・疑有誤・二萬餘級。謹案・志注作一萬・監本作二萬・與此合・其赴水溺死者一萬餘口。船六千餘艘。財物山積。雖表未禽。祖宿狡猾。爲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孤特之虜。成鬼行尸。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勤。策盛兵將徇豫章。屯於椒丘。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

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敢。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談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爲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歆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去也。原注・裴松之曰・王華二公・俱於擾攘之時・抗猛獸之鋒・非所恡・歆之名德・寶高於朝・而江表傳述劉整華云・海內名望・孰與於王・此皆弄也・然王公拒戰・華逆詣服・實由孫策初起・名微發江・故王能舉兵・豈武勝哉・策後威力轉盛・勢不可敵・雖盡力而止・非必用仲翔之說也・若使易地而居・亦華戰王服歟・乃夜作檄。明旦遣吏齎迎。策至。歆子弟之禮。即向歆拜。禮爲上賓。策分豫章爲廬陵郡。以孫賁爲豫章太守。孫輔爲廬陵太守。會僮芝病。輔遂進取廬陵。留周瑜鎮巴丘。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五年。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獻帝都江南。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登瑀之從兄子也。策之擊黃祖。登復遣使齎印綬誘嚴白虎等餘黨。以報瑀讎。至是恐登復擾於內。故先擊登。軍到丹徒。須待糧運。初。吳郡太守許貢畏策威名。密表策威雄如項籍。宜詔還京邑。若縱之於外。必爲世患。策候吏得貢表。及破嚴白虎。以表示貢。殺之。貢奴客潛民閒。欲爲貢報讎。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殺之。原注・江表傳・許貢奴客潛民閒・欲爲貢報讎・獵日卒有三人・即貢客也・策問・爾等何人・答云・是韓當兵・在此射鹿耳・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弦而倒・餘二人怖・急舉弓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殺之・九州春秋・策聞曹公北征柳城・悉起江南之衆・自號大司馬・將北襲許・恃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孫盛異同評曰・凡此數書・各有所失・孫策雖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黃

組乘其上流。陳登聞其心腹。且深險強宗。未肯降復。曹公戮逆師汝潁而還帝於吳蓋戍。斯蓋庸人之所覺見。況策逆於東勢者乎。又案袁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而策以四月遇害。而袁曰策與曹公與紹相拒于官渡。鄴宰。使登之晉爲有辭也。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韓當軍士。疑此爲許。便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策爲大將。何能悉識。以所不識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策見殺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非鎮光蓋矣。雲松之曰。案傳。亦云曹公征柳城。新降許。既逆者斯。何其疑哉。然孫盛所譏。未爲悉是。若祖始殺策被。魂魄未反。但望長君臣本無兼并之志。雖在上流。何辨規摹英會。策之此事。理應先圖陳登。但舉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于時強宗驍帥。祖郎袁戊之徒。盡滅已破。所餘山越。苟相聚集。然則策之所規。未可謂之不暇也。若使策志獲從。大權在手。淮泗之間。所在皆可都。何必舉志江外。其當遷帝于揚越哉。案魏武紀。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策未死之前。久與袁紹交兵。

照國志所云。不爲謬也。許貢客無聞之小人。而能感識恩遇。臨義忘生。率然奮發。有俾古到矣。詩云。君子有徵猷。小人與焉。貢客其有焉。

策嘗殺方士于吉。每獨坐彷彿見吉。意深惡之。頗失常度。治創方愈。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因撲鏡大叫。創復崩裂。遂增劇。原注。吳歷。策既發創。醫言可治。當好自將護。百日勿動。策引鏡自照。顧左右曰。而知此鏡可復建功立事平。推凡大驚。創皆分裂。其夜卒。謂張昭等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于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爲吳侯。復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言奉當立。誅死。原注。陳壽評曰。孫堅勇烈。策英然傑濟。猛銳冠世。體命取異。山陵中夏。然皆師佛里隙。阻亂致敗。且創據江東。策之基業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偏矣。孫盛曰。孫氏兄弟。皆明略絕羣。創基立事。策之由也。且臨終之日。知命委權。夫遺組之陶。猶有刎頸。況天倫之篤。孫盛之英壹。豈吉名號於版位。遂情本之至實哉。翔鶴思虛空之敵而懷其名。蓋者乎。夫正本定名。爲國之大防。杜絕疑貳。消禍亂之原。公之致。情心存小善。而不遂終綸之圖。求審當年。而不思之。之則與奉子馮之稱稱。是以正名定本。使賢愚殊塗。終後國家。是以無陵篡之貴。後嗣問猜忌之嫌。羣情絕異端之論。不還社稷。於事顯倫。於情雖遂。於事顯倫。豈於活哉。遊圖。永保無疆。

可謂當之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能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遠乎。

識曰。破虜以雄材壯略。遭漢衰末。慨然有撥定之志。崛起吳會。陵蹈中原。討滅黃巾。勦誅董卓。讖度遠矣。逮卓廢立劫遷。銜其忠烈。以偏師追亡逐北。使不敢東。修塞園陵。保完漢室。威震函雒。嚮非袁術掣肘。扶義而西。漢未必亡。討逆以孤童子。嶷嶷傑立。高視闊步。仗馬鑣以下江東。收揔豪俊。闢地建侯。有吳之基。光定矣。而皆殞折非橫。豈天欲啓權。奪去父兄而與之歟。

贊曰。秦政東游。氣猶未驗。原注。漢書。始皇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籍屬溝隙。鼓光揭焰。金埋釜固。瓜分啓僭。原注。應劭王以其連者王氣。埋金鎮之。故曰金陵。武烈拓迹。挺身孤劍。崛起三吳。橫挑八維。揮戈指日。原注。淮南子。晉陽公與韓魏圍。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爲之反三舍。抗旌總覽。卓朔布走。迅清京畿。塞陵哭廟。沸湧交頤。義聲方振。天乃遽奪。討逆繼起。虎子龍躍。國士納交。僞詐襲脫。字益傑邁。志度宏豁。收揔豪俊。平定江東。班圭析爵。建社分封。決義制勝。莫嬰其鋒。其兆已定。嘉命弗融。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

列傳第四十七

吳

孫權大帝

孫權字仲謀。堅爲下邳丞。生權。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亡。兄策起事江東。權常在左右。性度宏朗。仁而能斷。好俠下士。每參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爲不及也。嘗會賓客。顧權曰。此皆汝之將也。於是擊鼓俾於父兄矣。策既定諸郡。權年十五。以爲陽羨長。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朝廷以策遂修貢職。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恆。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當識之。

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勳。勳破。進討黃祖於沙羨。五年。策卒。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亭哭時耶。扶權易服上馬。撫慰軍將。上表朝廷。下移屬郡。周瑜自巴丘將兵赴喪。權留之。以中郎軍與張昭共掌衆事。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深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服事

焉。冬十月，曹操聞策卒，欲因喪伐之，以定吳會。張紘諫操，乃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封吳侯，仍遣紘還吳佐權，使內附。權委紘與張昭共掌機務，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爲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爲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初策表用李術爲廬江太守，策亡，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又不事權，而多納其叛亡，權移書求索，術報曰：有德則歸，無德則去，不應復還。權大怒，以狀白曹操曰：嚴刺史昔爲公用，又是州舉將，而李術凶惡輕狡，漢制，殘害州司，肆其不道，宜速誅滅，以懲醜類。今欲討之，進爲國朝掃除鯨鯢，退爲舉將報塞怨讎。此天下達義，夙夜所甘心。術必懼誅，復詭說求救，明公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敕執事勿復聽受，乃舉兵攻術于皖城，術閉門自守，求救於操。操不救，仍遣沛國劉馥爲揚州刺史，術糧盡，丸土而吞，權居其城，斬術首，徙其部曲三萬餘人於吳。廬陵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東，陰遣人齎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江東。

七年夏，曹操下令責權任子，權召羣僚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遂不送質。八年冬，權西伐黃祖，破其舟師，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爲劇縣令長，討山越，悉平之，建安、漢興、南平民作亂，權使賀齊進討，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

九年冬十二月，丹陽大都督嬀覽、郡丞戴員、殺權弟丹陽太守翊，翊妻徐氏討覽員，斬之，權以從兄瑜代翊爲丹陽太守。

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爲建平縣。

十一年，權擊山賊麻保二屯，平之。

十二年，西伐黃祖，虜其人民而還。冬十一月，權母夫人吳氏卒。（諸案：諸葛瑾傳，瑾與吳氏俱在七年，吳夫人傳亦在七年，注引志林曰：案會稽貢舉傳，瑾二年舉也，八年九年皆有貢舉，斯誤分明，都當據此改。）

十三年初，巴郡甘寧依黃祖，祖不能用，亡奔權，因獻攻祖之策，權遂伐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呂蒙破其前鋒，而凌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逸騎士馮則追斬其首，虜其男女數萬口，是歲使賀齊討黟歙，分歙爲始新、新定，以六縣爲新都郡，荊州牧劉表卒，魯肅請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到，曹操已臨其境，表子琮舉衆降操，昭烈欲南濟江，肅與相見，因宣權旨，爲陳成敗，昭烈遂住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求救，時曹操新得表衆，形勢甚盛，移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麾旌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于吳，權以書示諸將，莫不驚駭失色，多勸權迎操，惟周瑜魯肅執拒之之議，與權意同，乃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各領萬人，援昭烈，攻操於赤壁，大破之，操燒船遁，士卒死者太半，昭烈與瑜等追至南郡，操遂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夷陵，爲仁黨所圍，用呂蒙計，嚮凌

統以拒仁，以其半救寧，軍以勝反，權自率衆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操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爲南郡太守，昭烈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權表昭烈領荊州牧，屯公安，以妹妻昭烈。

十五年，昭烈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周瑜上疏請留昭烈，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聚英雄，不從，遂以荊州借昭烈，周瑜請進取蜀漢，未行而卒，分豫章爲鄱陽郡。（諸案：豫章古今記曰：分鄱陽、歷陽、餘干、樂安、石陽等五縣，及廬江共爲鄱陽郡。）分長沙爲漢昌郡，以魯肅爲太守，屯陸口，代瑜，權欲遂取蜀漢，遣使告昭烈，昭烈不從，權令周瑜率水軍住夏口，昭烈不能軍過，使忠義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昭烈自住孱陵，權不得已，召瑜還，以步隱爲交州刺史，前交趾太守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權以燮爲左將軍，嶺南始服屬于權。

十六年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權以爲治所，及昭烈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乃徙治秣陵。

十七年春，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秋九月，阿曹操來侵，作濡須塢。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衆七萬禦之，操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圍取之，得三千餘人，溺死者復數千人，權數挑戰，操堅守不出，權乃自乘輕船從濡須口入操軍，諸將以爲挑戰者，操曰：此必權也，欲身見吾軍部伍爾，敕弓弩亂發，箭著權船，偏重將覆，因回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行五六里，作鼓吹而還，操見其舟船器仗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爾，權爲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操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十九年夏五月，權攻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參軍董和男女數萬口，是歲昭烈取蜀。

二十年，權以昭烈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昭烈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也，遂遣南三郡長吏，忠義盡逐之，權大怒，乃遣呂蒙督鮮于丹、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以禦忠義，權住陸口爲諸軍節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會昭烈到公安，使忠義將三萬兵至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三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皎、潘璋并魯肅兵並進拒漢於益陽，未戰，會操入漢中，昭烈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昭烈，昭烈歸而操已還，權反自陸口，遂攻合肥，未下，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凌統甘寧等在逍遙津北，爲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親近監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遂得越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張遼問所獲吳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何將也，曰：孫會稽，遼謂樂進曰：恨不早知之，急追自得矣，舉軍歎恨。

二十一年冬，曹操治兵于譙。

二十二年春，操軍居巢。（謹案：陳志孫權傳：二十一年冬，曹公次於居巢，遂攻濡須。武紀在二十二年，此據通鑑目改。）二傳相應矣。權保濡須，操進兵攻之，不克，引軍還。使夏侯惇等屯居巢。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修好，請重結婚，丹陽賊帥費棧以山越作亂，權令陸遜討平之。

二十三年冬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歲（原注：權亭，馬爲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卻廢，當從張世鏊反。）以戈獲之。

二十四年，忠義聞曹仁於襄陽，曹操遣于禁救之，禁軍沒於漢水，漢將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殺其將龐德。惟城未拔，權內憚漢，外欲以爲己功，幾與曹操，乞以伐漢自效，操欲使漢與權相持以鬬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中軍，中軍猶豫不能去，閏月，權規襲漢，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傅士仁，蒙到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陸遜別取宜都，獲秭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忠義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途僞降立幡旗，爲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僅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督趙累等於章鄉，斬之，遂定荊州，是歲大疫。

壹除荊州民租稅，曹操表權爲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入貢于操，（原注：魏略梁寓字孔儒，吳人也。權遣寓觀留曹公，曹公因以爲椽，尋遣還南。）及令王惇等市馬，又遣朱光等歸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勸操廢漢自立。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操卒，子丕嗣爲魏王。秋七月，權遣使奉獻于魏，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鄧、筑（原注：音逐。）陽、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冬，曹丕廢漢帝爲山陽公，僭稱尊號，改元黃初，章武元年夏四月，昭烈即皇帝位于蜀，權聞曹丕稱帝，昭烈嗣漢，呼問知星者，已分野星氣何如，遂有僭意，以名位尚卑，無以厭衆，欲先卑而後踞之，先卑則可以假寵，後踞則必致討，致討然後可以怒衆，衆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絕漢而專事魏，自公安徙都鄂，改名武昌。（謹案：水經注曰：孫權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縣，鄂縣，徙治于武山東，又以其年立爲江夏郡，分建業之民千家以益之。）以武昌、下雉、蒲圻、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爲武昌郡。秋八月，城武昌，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儁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況今處身疆畔，對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各尚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己遺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昭烈以權數殺忠義，自將討權，權懼，復遣使稱臣于魏，并送于禁等。冬十一月，魏遣太常邢貞策命權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勳，太公有鷹揚之功，並啓土宇，復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近漢高祖受命之初，分裂茅胙以王八姓，（原注：楚王韓信，梁王彭越，九江王英布，韓王信，趙王張耳，燕王盧綰，長沙王吳芮，越王無諸，斯則前世之懲事，後王之元龜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國，乘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資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曆數，遂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海漢，望風影附，抗疏稱藩，貢納機幅，南方之貢，蓋道諸將來還本朝，忠誠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爲吳王，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荊州牧事，錫君齊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故驃騎將軍南昌侯印綬策符，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綏安東南，綱紀江外，明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元牡二駟，君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謀，宣方任賢，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邁，宣力荊南，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忠肅爲基，恭勤爲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勗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權羣臣議以爲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爲漢王，此蓋時宜爾，復何損邪，遂受之。（原注：孫盛曰：昔的夫以匹夫之庸，猶義不辱，況列國之君，參分天下，而可二三其節，戚臣戚否乎，余觀吳蜀成稱來函，至於漢代，庶能因衆臣節，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後，卒見吞于大國也，淘使權從羣臣之議，恭身稱漢將，豈不義哉，六合，仁惠百世故，昭烈大軍東下，至巫山秭歸，使使誘導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是臨沅及五溪民皆反爲漢，權以陸遜爲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尉趙咨使魏，咨還言北朝終不能守盟誓，勸稱尊號，權納之，曹丕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鬬鴨、長鳴雞，羣臣奏曰：荊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昔秦施隱齊爲王，客難之曰：公之舉去隱，今王齊，何其倒也，惠子曰：有人於此，欲殺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子頭所重，而石所輕，以輕代重，何爲不可乎，方有事于西北，江表元元，恃主爲命，非我愛子邪，彼所求者，於我瓦石爾，孤何惜焉，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丕欲封權子登爲萬戶侯，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方物，立登爲王太子。

黃武元年，漢章武二年也，春正月，陸遜部將宋謙等攻漢五屯，皆破之，漢軍分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遜隨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陳所斬及投兵降者數萬人，昭烈退走，權使具上破漢所獲印綬首級土地，并表將吏功勤宜加爵賞之意于魏，曹丕詔答曰：老賊逃竄，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內迫隘弊，外困智力，故見身於難頭，分兵擾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足前迹，（謹案：今志注作轉足，宋本作轉足，與此合。）以搖動江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枝，雖未制備五嶽，使身首分離，其所降誅，亦足使賊部衆兇懼，昔吳漢先燒荊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歙始襲略陽，文叔喜之，而知隗囂無所施其巧，今討此賊，正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略，務全獲克，并遣報使，致鯉子裘、明光鎧、駿馬，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賜權，初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魏羣臣奏曰：臣聞枝大者披心，尾大者不掉，有國有家之所慎也，昔漢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國之王，臣節未盡，以蕭張之謀，不備錄之，至於六王前後反叛，已而伐之，戎車不輟，又文景守成忘戰，戍役屢縱，吳楚發悖戾之謀，蛇，既爲社稷大憂，蓋前事

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孫權小子幼豎，無尺寸之功，遭遇兵亂，因父兄之緒，少蒙翼卵煦伏之恩，長含鴟梟反逆之性，背棄天施，（謹案：今志注作天地，宋本作天施，與此合。）罪惡積大。復與忠義更相覘伺，逐利見便，挾爲卑辭，先帝知權姦以求用，時以于禁敗於水災，方當（謹案：志注作等當。）討漢，因以委權。先帝委裘下席，權不盡心，誠不（謹案：不字志注作在。）惻怛，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蠶桑傳先帝令，乘未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邪辟之態，巧言如流，雖重驛累使，發遣禁等，內包隗囂顧望之姦，外欲緩誅，支仰蜀賊，聖朝含宏，既加不忍，優而赦之，與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稱孤，兼官累位，禮備九命，名馬百駟，以成其勢，光寵顯赫，古今無二。以犬羊之姿，橫被虎豹之文，不思精力致死之節，（謹案：精力今志注作靜力。）以報無量不世之恩。臣每見所下權前後章表，又以愚意採察權旨，自以阻帶江湖，負固不服，狃忕（謹案：今志注作狃挾，宋本作狃忕，與此合。）累世，詐爲（謹案：今志注作詐僞。）成功，上有尉佗英布之計，下誦伍被屈彊之辭，終非不侵不叛之臣。以爲晁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則七國同衡，融久而大亂，通不決斷，歷下之策，則田橫自虛。罪深釁重，臣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法，平權凶惡，逆節萌生，見罪十五，昔九黎亂德，黃帝加誅，項羽罪十，漢祖不捨，權所犯罪，釁明白，非仁恩所養，宇宙所容。臣請免權官，鴻臚削爵土，捕治罪。敢有不從，移兵進討，以明國典好惡之常，以靜三州元元之苦。丕遂決策伐吳。劉曄諫不聽。秋七月，以孫邵爲丞相。九月，丕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眞、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範等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

終餘年。丕報曰：君生於擾攘之際，本有從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玆祚。自君策名以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恥。（原注：國語：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疑，猶冀言者不信，以爲國福。故先遣使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衆嫌，終始之本，無所據仗，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即日下詔，敕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權遂改元黃武，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範等兵溺死者數千，餘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車，殺略數千人。將軍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盧，殺獲數百。十二月，權既拒魏，復欲與漢修好，令作書聘漢曰：前所以名西爲蜀者，以漢帝尚存故爾，今漢已廢，自可名爲漢也。遂使太中大夫鄭泉聘昭烈于白帝，始復通也。然猶與曹丕相往來，至後年乃絕。是歲改夷陵爲西陵，將軍孫盛據江陵中州，以爲南郡外援。

二年，漢建興元年也。春正月，曹眞分軍奪據江陵中州城江夏山，改四分，用乾象曆，推五德之運，以爲土

行，用未祖辰臘。（原注：志林：土行以辰臘，得其數矣。土盛於戌，而以未祖，其義非也。土生於未，故未有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祀黃精於郊，祖用其盛。今祖用其始，豈應運乎。）三月，曹仁遣將軍常彫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須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桓率兵拒之，遣將軍嚴圭擊破彫等，魏軍皆退。夏四月，羣下勸權稱尊號，權不許，曰：漢家運替，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競乎。羣臣稱天命符瑞，固請，權不許，而謂將軍曰：往年孤以元德方向西鄙，故先命陸遜選衆以待之，聞北部分欲以助孤，孤內嫌其有挾，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爲劇，故自抑按，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諸君似未之盡。今故以此相解耳。昭烈崩于白帝，權使立信都尉馮熙弔祭于漢。先是，戲口守將晉宗殺其將王直，以衆叛降魏，魏以爲蘄春太守，數犯邊境。六月，權令將軍賀齊督糜芳、劉邵等襲蘄春，生獲宗。冬十一月，漢使中郎將鄧芝來聘。（原注：吳歷：蜀致馬二百匹，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爲常。吳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謹案：後帝紀，建興元年秋七月，遣尚書郎鄧芝修好于吳，通鑑綱目作尚書郎鄧芝，芝本傳于時正入爲尚書，此作中郎將，蓋沿陳志之訛。）

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溫聘于漢，報鄧芝也。秋八月，赦死罪。九月，曹丕出廣陵，安東將軍徐盛令植木衣葦，爲疑城假樓，自石頭至於江乘，聯亘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丕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漢復遣鄧芝來聘，重結盟好。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徹，慮曹丕乘空弄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爲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辨定。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邊外，間隙萬端，而長江巨海，皆當防守，丕觀釁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

四年，夏五月，丞相孫邵卒。六月，以太常顧雍爲丞相。冬十月，曹丕復至廣陵，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權嚴設守備，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丕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丕，丕大驚，獲其副車羽蓋以還。十二月，鄱陽賊彭綺自稱將軍，攻沒郡縣，衆數萬人。

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恤，孤甚愍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秋七月，權聞曹丕卒，遂伐其喪，攻江夏，不克而還。遣諸葛瑾等圍襄陽，魏將司馬懿擊敗之，殺部將張霸。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以全琮爲太守，平討山越。冬十月，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權報曰：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此爲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爾。君以爲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爲之爾。今承來意，當重諮謀，務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以自裨補邪，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爲忠讜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納用者，寧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但諂媚取容，雖闇亦所明識也。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衆濟，若徒守江東，修崇寬政，兵自足用，何用多爲。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便用也。又孤與君

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衆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是歲，權于武昌新裝大船，名爲長安，試泛之釣臺圻。時風大盛，谷利令柁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柁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柁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于不測之淵，戲于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邂逅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敬重之，不復稱名，常呼曰谷云。（補案・太平御覽引吳志曰・權與羣臣泛舟于大船江中・因上遊盛風・權遣柁工張頭取羅州・谷利拔劍・擬柁工・令取樊口・未及至口・渦中・船破・因名敗船灣・江夏記曰・敗船灣在縣西北七里・）交阯太守士燮卒，交州刺史呂岱殺士燮子徽等兄弟六人，徼外扶南、林邑、堂明皆入貢。

六年春正月，鄱陽太守周魴等擊彭綺，獲之。閏月，韓當子綜（補案・當子綜見韓當傳・此作琮・蓋沿志誤・）以其衆叛，降魏。

七年春三月，封子慮爲建昌侯。夏五月，鄱陽太守周魴僞叛，誘魏將曹休。秋七月，權至皖口，使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于石亭。大司馬呂範卒。將軍翟周叛降魏，權恐將軍畏罪而亡，乃下令自今諸將有罪三，然後議之。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昌並言黃龍鳳凰見。丙申，南郊，遂稱帝，策告天地曰，皇帝臣權，敢用元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享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弛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世作慝，淫名亂制，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辭行罰，舉足爲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爲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即皇帝位，惟爾有神，左右有吳，永終天祿。是日大赦，改元，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爲武烈皇帝，母吳氏爲武烈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爲長沙桓王，太子登爲皇太子，將吏皆進爵加賞。初，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斑闌耳，闓昌門，出天子。（原注・裴松之曰・昌門・吳西郭門・夫差所作・）五月，使校尉張剛、管篤之遼東。遣使以並尊二帝告于漢。六月，漢遣衛尉陳震賀權踐阼，權乃中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敍，逆臣承釁，劫奪國柄，始于董卓，終于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令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薦作姦回，偷取天位，而叡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夫討惡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歃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棐諶，司慎司盟，羣神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

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克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艷，實居于好，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慆慢天命，神明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秋九月，權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以張昭爲輔吳將軍。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子。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遣諸軍攻魏合肥，不克而還。廷尉監隱蕃作亂，伏誅。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衆五萬討武陵蠻夷。衛溫、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夏，由拳野稻自生，改爲禾興縣。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淩，淩以軍迎布。冬十月，權伏兵於阜陵，邀擊淩，敗之。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慮卒。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求馬於公孫淵。放騎都尉虞翻於蒼梧。秋九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補案・令・國志作閬中令・此作郎中令・與通鑑合・）稱藩，并獻貂馬。冬十月，魏將田豫邀擊賀于成山，斬賀。（補案・陳壽田豫傳・擊賀在九月・此移十月・）舒、綜至，權大悅，遂議加淵爵位。十二月，陸遜攻魏廬江，不克。

二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傑，將與戮力，共定海內，苟在同心，與之偕老。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久脅賊虜，隔在一方，雖乃心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天命，遠遣二使，款誠顯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周獲呂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普天一統，於是在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布告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宣詔恩，令普天率土，備聞斯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燕王自丞相顧雍以下皆諫，以爲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原注・裴松之曰・權愎諫違衆・信淵意了・非有攻伐之規・重復之慮・宣達錫命・乃用萬人・是何不愛其民・昏虐之甚乎・此一役也・非惟闇塞・實爲無道・）淵果斬彌等，送其首于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欲自征淵，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爲鼠子所前卻，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爲恨。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冬十二月，權向合肥新城，遣將軍全琮攻六安，皆不克還。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于役，歲或不登，其寬諸逋，勿復督課。漢丞相亮約同時大舉伐魏。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率大衆圍合肥新城。時亮出武功，權謂曹叡不能遠出，而叡遣兵助司馬懿拒亮，自率水軍東出，未至壽春，權退還，孫韶亦罷。秋八月，以諸葛恪爲丹陽太守，討山越。潘濬平武陵蠻，還武昌。冬十一月，詔復曲阿爲雲陽，丹徒爲武進。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爲亂。

四年夏，遣呂岱討桓等。秋，魏使以馬來易珠璣、翡翠、瑇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皆與之。

五年春三月，輔吳將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鄱陽賊彭旦等為亂。

六年春正月，公孫淵自稱燕王，聞魏將來討，復稱臣乞兵北伐以自救，權欲殺其使，羊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迴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讎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詔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損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也。二月，陸遜討彭旦等，皆破之。冬十月，遣衛將軍全琮襲魏六安，不克。諸葛恪平山越，還，北屯廬江。

赤烏元年夏，呂岱討廬陵賊，平之。秋八月，魏將司馬懿克襄平，斬公孫淵。武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詔曰：則者赤烏集于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為元。尋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審策，歲遠最詳者，以為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于是改元。步夫人卒，追贈皇后。初，權信任校尉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並以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爾。人之舉措，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爾，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自朕興軍五十年，所賦役凡百皆出於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然勞百姓事不得已爾，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歎責，（原注：江表傳：權又云：天下無神，自之孤，而有神自之姿，業之所稱也，夫能以敬秉純，不惟稽平，故能用衆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衆志，則無負於聖人矣。）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成好合，尚汚垢不異，今日諸君與朕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諱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爾，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朕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爭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朕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爾。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盤齊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逮。

二年春正月，詔曰：郎吏者宿衛之臣，古之命士也，聞者所用頗非其人，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不得以虛辭相飾。三月，遣使者羊衜、鄭胤、將軍孫怡之遼東，餘魏守將張特、高遼等。（謹案：張特，張持。）虜其男女而還。（原注：遼東之拔也，特作張持。）

（盛松之曰：四孫始者東川人，弄權之宗也。）夏五月，城沙羨。冬十月，將軍蔣祕南討夷賊，祕所領郡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淑共攻零陵、桂陽，及搖動交州、蒼梧、鬱林諸郡，衆數萬人。遣將軍呂岱唐咨討之，歲餘皆平。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者以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或不良，（謹案：今志作寅，不良，宋本多寅字，與此合。）侵奪民時，以致饑困，自今以來，督諸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皆正以聞。夏四月，大赦。詔諸郡縣治城郭，起譙樓，穿塹發堰，以備盜賊。冬十一月，民饑，詔開倉廩，以賑貧民。

四年夏四月，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魏北將軍諸葛恪攻六安，琮與魏將王凌戰于芍陂，中郎將秦晃等十餘人戰死，車騎將軍朱然圍樊，大將軍諸葛瑾攻柤中。（原注：襄陽記：柤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時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城、西山、陽河二谷中，土地平敞，有桑麻，有水陸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謂之柤中。）五月，太子登卒。魏太傅司馬懿救樊。六月，軍還。閏月，大將軍諸葛瑾卒。陸遜城邸。（謹案：陸遜志有秋八月三字。）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為太子，大赦，改禾興為嘉興。百官奏立皇后及諸王，詔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有功者咸未錄，飢寒者尚未卹，猥割土壤，以豐子弟，崇僭位以寵妃妾，朕甚不取。其稱此議，夏四月，禁遏獻御，減太官膳。秋七月，有司又奏立后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

六年春正月，諸葛恪襲魏六安，破魏將謝順營，虜其民人而還。冬十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魏司馬懿將兵入舒，諸葛恪自皖還于柴桑。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領武昌事如故。是歲，步騭、朱然等各上疏，謂自獨還者，咸言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掎角之，反委漢中還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為之備。權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聞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備。（謹案：殿本陳志作不備，今本改作不獲。）今此間治軍，事復欲以禦蜀邪，人言苦不可信。（謹案：苦，今志作者，宋本作苦，與此合。）為諸君破家保之，漢竟自無謀，如權所籌。詔曰：惜將亡叛而殺其妻子，是使妻棄夫，子棄父，甚傷教義，自今勿殺也。

八年春正月，太子和魯王霸二宮並與交爭，權殺楊武將軍張休、太子太傅吾粲，放太常顧譚、及其弟承威將軍承於交州。二月，權欲廢太子和，丞相陸遜諫，不聽，遜憤恚，卒于武昌。將軍馬茂本淮南鍾離長而為王淩所失來歸，以為征西將軍、九江太守，外都督封侯領千兵，權數出苑中與公卿諸將射，茂與兼符節令朱貞、無難督虞欽、牙門將朱志等合計，伺權在苑中。（謹案：今志作苑守，宋本作苑中，與此合。）公卿諸將在門，未入，令貞持節稱詔悉收縛之，茂引兵入苑，發權，分據宮中及石頭塢，遣人報魏，事覺，秋七月，皆夷三族。八月，大赦。遣校尉陳勛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侵魏柤中，斬獲千餘。秋九月，以驃騎將軍步騭爲丞相，車騎將軍朱然爲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爲右大司馬，鎮南將軍呂岱爲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爲大將軍。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馬全琮卒。權遣諸葛壹僞叛，以誘諸葛誕。誕以步騎二萬（諸案：陳志作一萬。）迎壹於高山，權出涂中，遂至高山，潛軍以待之。誕覺而退。二月，詔曰：建業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材柱率細，皆已腐朽，常恐損壞。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立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共伐致。（諸案：通共今志作遍取。）權曰：大禹以卑宮室爲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使通伐，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遂徙居南宮。三月，改作大初宮。令諸將及州郡皆義作。夏五月，丞相步騭卒。冬十月，赦死罪。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詔曰：朕以寡德，過奉先祀，涖事不聰，猶謫靈祇，夙夜祗戒，若不終日。羣僚其各厲精思朕過失，勿有所諱。三月，宮成。夏五月，鄱陽言白虎仁。詔曰：古者聖王積行累善，修身行道，以有天下，故符瑞應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以臻茲。皆云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修所職，以匡不逮。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夏四月丙寅，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六月戊戌，寶鼎出臨平湖。十三年秋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詔原逋責，給貸種食。廢太子和，處故鄣，殺魯王霸及車騎將軍朱據。冬十月，魏將文欽僞叛，以誘朱異。權遣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持重，欽不敢進。十一月，立幼子亮爲太子。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將軍王昶圍南郡，荊州刺史王基攻西陵，昶收施績於江陵。遣將軍戴烈陸凱往救之，皆引還。（原注：陝闡、陽都賦注：烽火以炬，置孤山頭，皆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二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孫權時令烽舉火於西陵，鼓三宛達吳淞之南沙。）是歲，神人授書，告以改年立后。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潘氏爲后，大赦，改元。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于苑龍門外爲立第舍，數使近臣齎酒食往來。（諸案：志作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原注：孫盛曰：盛聞國將興，聽于民，國將亡，聽於神。幽冥若此，表年老志衰，讒臣在側，廢適立庶，以妾爲妻，可謂多涼德矣。而僞設符命，求福妖邪，將亡之兆，不亦顯乎。）冬十一月，大赦。權祭南郊，還，得風疾。驛徵大將軍諸葛恪拜爲太子太傅，總統國事，詔省繇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爲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爲齊王，居武昌；子休爲琅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神鳳，內人弒潘后。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禍，表亡去。夏四月，權卒，年七十一。謚曰大皇帝。秋七月，葬蔣陵。（原注：傅子曰：孫策爲人，明果遍知，勇邁天下，以父堅戰死，少而合兵兵精以稱雄，轉鬬千里，遂有江南之地，蒞兵名實，威行鄰國，及權嗣其業，有張子布以爲腹心，有陸遜、諸葛瑾、步騭以爲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爲爪牙，分任受職，率同同歡，兵不妄動，攻戰少敗而江南安。陳壽評曰：孫權風度恢弘，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變詐，果於殺戮，暨乎末年，猜以滋甚，至于讒毀紛行，光輔磨毀，豈所謂始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歟，其後葉陵遲，遂至覆國，未必不由此也。裴松之曰：孫權猜忌無端之子，雖爲兆亂，然國之傾覆，自由於皓，若權不廢和，皓爲世適，終至滅亡，有何異歟，此則賢愚由于骨性，不在於廢黜也。設使亮保國祚，休不早死，則皓不得立，皓不得立，則吳不亡矣。）

議曰：吳楚國于荊揚二州之域，連高夾深，以江山爲城隍，負固恃險，割于中夏，尚矣。書稱苗民逆命，詩載猃伐，荊楚，皆夏殷盛王之時，至於周公之懲荊舒，召公之平淮夷，亦成王宣王太平中興之日，剔於王道衰，禮義廢，中國寖微之後乎。周室之東，吳楚始皆僭王，蔑食諸姬，啓土上國，與齊晉更霸爭長，楚復并吳，至地方七千餘里，而天下莫彊。終春秋戰國之世，橫肆者五百餘年，漢興，珀羽以江東兵殘滅諸侯，屠成陽，屢秦民，自稱西楚霸王，擅號令於天下五年，始自刃孝景時吳楚七國，復仰關而攻漢，幾危劉氏，世爲中國患者如此。剽輕好亂，殆天性然。東漢之衰，孫權乘父兄之烈，尊禮英賢，撫納豪右，誅黃祖，走曹操，裂關侯，遂奄有荊揚。今年出濡須，明年戰合肥，彗然勢常北嚮，而以守爲攻，稱臣于魏，結援于漢，始忍句踐之辱，終爲熊通之僭，保據江淮，奄征南海，卒與漢魏鼎峙而立。先起而後亡，非惟智勇足抗衡，亦國勢使利然也。及晉混合，不一再傳，亟走江堧，而遺類中國，宋、齊、梁、陳承之，後三百餘年而後亡，豈天之設險，終使限南北乎。

贊曰：慟哭統衆，收淚結綬，英威復振，雄業載構，討賊定霸，指江誓天，盤領志烈，驅率時賢，割裂東南，包舉荊楚，走操卻丕，立國啓土，黃龍獻瑞，金陵始王，遂帝三州，終顯大象。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八

吳

孫亮侯官　孫休景帝　孫皓歸命侯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見愛。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和子母不自安，因倚權意，欲像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爲亮納之。赤烏十三年，和廢，遂立亮爲太子，以全氏爲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爲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爲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爲太常，並受遺詔輔政。明年四月，權卒，亮立。大赦，改元建興。（諸案：陳志敘元下不書建興二字，以下亦無建興字，似爲脫漏。）漢延熙十五年也。閏月，諸葛恪殺中書令孫宏，以恪爲太傅，允爲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大將軍呂岱爲大司馬，諸葛武在位皆進衛班賞，冗官加等。冬十月，諸葛恪帥師遂巢（原注：巢了反。）淝，城東興，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魏將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王昶攻南郡，毋丘儉向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敵，戊午，戰於東興，大破魏軍，殺將軍韓綜、桓嘉等。

二年春正月丙申，立全氏爲后，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二月，諸葛恪至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復帥師

伐魏。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士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軍還。冬十月。大赦羣臣。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赦。以峻爲丞相。廢齊王奮爲庶人。殺南陽王和。和妃張氏死之。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改明年元曰五鳳。

五鳳元年秋。司馬桓慮謀殺孫峻。立太子登之子。不克。皆自殺。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將軍毋丘儉、前將軍文欽、舉兵討司馬師。來請兵。閏月壬辰。孫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將兵襲壽春。至東興。聞欽等敗。壬寅。進至橐皋。欽謂峻降。淮南餘衆數萬口來奔。魏諸爲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曹珍遇於高亭。與戰。珍敗績。誕別將蔣班敗留贊於蕪陂。贊及將軍孫楞、蔣脩等死之。以文欽爲都護鎮北大將軍幽州牧。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襲魏安豐。不克。秋七月。將軍孫儀、張恰、林恂（謹案：陳志孫峻傳作張邵林恂。）等謀殺峻。不克。死者數十人。峻殺朱公主。使衛尉馮朝城廣陵。以將軍吳穆爲廣陵太守。匿略爲東海太守。以馮朝爲監軍使者。（謹案：馮朝監軍事。陳志在十二月。）督徐州諸軍事。民飢。軍士怨咤。功費甚衆。竟不克城。

太平元年秋。用文欽計。將伐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將軍呂據、車騎將軍劉纂、鎮南將軍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入淮。泗。九月丁亥。孫峻卒。從弟偏將軍綝自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據等還。己丑。大司馬呂岱卒。據欽咨等表爲衛將軍。滕允爲丞相。綝不聽。癸卯。更以允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討綝。綝遣使以詔書告諭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憲及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允。允兵敗。死之。己酉。大赦。改元。辛亥。獲呂據於新州。皆夷三族。十一月。綝自爲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綝。不克。死之。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元告亂於漢。

二年夏四月。大赦。亮始親政。綝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以下十五以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軍子弟年少有勇力爲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亮數出中書。視檄時故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敕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亮後出西苑。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持銀盌并蓋往。黃門審從藏吏索宮中完席。吏言宮席有數。不敢與衛之。乃投鼠矢蜜中。亮問黃門曰。此器既蓋覆。何緣有此。召問藏吏。吏叩頭。亮曰。向黃門從汝有私求邪。吏曰。求宮席臣不與也。黃門不服。侍中刁元張邠啓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究。亮曰。此易知爾。令破矢。矢中燥。亮大笑。謂元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溼。今外溼中燥。黃門所爲也。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謹注：裴松之曰。鼠矢新者亦凝。裴皆溼。黃門取新矢剛無以得其實也。綝遂燥矢。故成死地。）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舉兵討司馬昭。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靚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爲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三萬援誕。魏師圍壽春。朱異自虎林率衆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孫綝率衆救壽春。次於鑊里。朱異至自夏口。綝使異爲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爲亂。廷尉丁密、步兵校尉郯胤、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綝怒。九月己巳。殺異於鑊里。辛未。綝自鑊里還建業。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緒子偉儀以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倖等自壽春詣魏師降。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魏師克壽春。誕及左右戰死。將吏已下皆降魏。秋七月。封故齊王奮爲章安侯。詔州郡伐宮材。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孫綝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綝。九月戊午。綝以兵取尚。遣弟恩政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宮門。誣亮爲會稽王。立孫休。永安三年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爲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雖爲候官候。道之國。道燒殺之。時年十九。衛送者伏罪。晉太康中。吳故少府丹陽戴容迎亮喪。葬之賴鄉。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也。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沖受學。太元二年。封琅邪王。居虎林。夏四月。權卒。休弟亮立。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陽。太守孝衛敷以事使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亮廢。孫綝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綝等所以奉迎意。留一日二夜。遂發。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見休。（謹案：今志作于休。宋本作於休。此作見休。殺明顯。）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爲便殿。設御坐。己卯。休至。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稽首。休升便殿。議不即御坐。止東廂。戶曹尚書前即階下讀奏。丞相奉璽符。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於道側。休下車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漢景耀元年也。（謹案：陳志此下有冬十月壬午封孫綝等詔。但不應劉。恐孫說誤。）冬十月己丑。封南陽王和子皓爲烏程侯。德錢唐侯。謙永安侯。羣臣請立皇后太子。休詔曰。朕以寡德。率承洪業。治事日淺。恩澤未敷。加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又固請。謙抑不許。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逆日。孫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逆。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數加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款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勳勞。昔霍光定計。百寮同心。無復是過。亟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依故事應加尚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侯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爲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爲役。聽其父兄所欲留爲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級。頃之。休聞綝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寮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綝。即日伏誅。（謹案：國學紀聞曰。孫休之遣李衡、奢人君之度。其討孫綝有叔孫昭子之斷。）己巳。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姦臣。加布爲中軍督。封布弟惇爲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爲校尉。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道世治性。爲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遽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惇。則傷化敗俗。其案古典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

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榮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敎王化以隆風俗

二年春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託於王公之上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士民之贍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飢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飢寒並至而民不爲非者未之有也自頃年以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逸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殺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弭息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敦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及之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三年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休殺其故主候官侯亮是歲得大鼎於建德縣

四年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爲蜀陟之詔

五年秋八月乙酉立朱氏爲后戊子立子登爲太子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長爲作字憚其名稱禮名常喚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己爲師友尚可父兄猶非自爲最不謹朕今爲四男作名字太子名登登音如湖水灣溪之灣字酋酋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奮奮音如兕觥之觥字昇昇音如元黿首之黿（原注下朝反）次子名距距音如草莽之莽字盈盈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慶慶音如襄衣下寬大之襄字奬奬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嘗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忌避其普告天下咸使聞知（原注：要松之曰：修禊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贊政，政以正民，是以治政成而民順易則生亂，所資之作，豈雖也哉！）

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爲丞相

侯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爲左右御史大夫休以典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眼軍國休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惟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沖講論道藝曜沖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己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朕之涉學蓋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姦臣賊子古今質恐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論講書爾不爲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姦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朕已自備知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慮特有所忌故爾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朕有所及爾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朕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

悟爾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戮戮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爲王時布爲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阼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瑕短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遂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沖等入是歲使察戰鄧恂入交趾調孔爵大猪（原注：要松之曰：察戰吳官號，今指有察戰者。）

六月夏四月交趾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foreign 先是科郡上手工二千餘人送建業而鄧恂調孔雀一二十頭復使郡民送之民憚遠役故興等扇動兵民招誘諸夷爲亂冬十月漢以魏大舉入寇來告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壽春將軍留平就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以救漢漢末帝降魏然後能呂興既殺孫�foreign 等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九眞日南皆應之丞相濮陽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爲兵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將軍陸抗撫軍將軍步協征西將軍留平建平太守盛曜率衆圍漢巴東守將羅憲夏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貨財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獲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爲亂衆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壬午大赦休寢疾不能言子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太子登拜之休把興臂託之癸未休卒時年三十謚景皇帝（原注：要松之曰：按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成都王穎，死侍臣，皆刻鍾人，皆有鍾石號，皆殿中將軍，或皆侍郎，常侍，似公王之家，破其棺，棺中有人，皆已腐白，衣冠鮮明，而體如生人，棺中皆母唾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蘊尸，兵人皆共舉出死人以倚家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棺中透出圍地，刷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粟許大，此則該骨有假物而不朽之效也。）

孫皓字元宗南陽王和長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立封皓爲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陰喜而不敢泄休卒羣臣尊朱后爲皇太后時漢初亡交趾攜叛國內震懼欲立長君左典軍萬彧昔爲烏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儔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興布說朱后欲以皓爲嗣朱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

元興元年秋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爲左右大司馬張布爲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如舊章九月追朱后爲景皇后追謚父和曰文皇帝母何爲太后冬十月封休太子霸爲豫章王次汝南王次梁王次陳王立滕氏爲后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者尚歡擾於苑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及既得志驕奢淫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興布竊悔之或譖諸皓十一月殺興布夷三族十二月葬孫休於定陵封后父滕牧爲高密侯（原注：吳歷牧本名密，避丁密諱改名牧，丁密遭牧誅改名爲固，則何洪等三人皆列侯是歲魏晉交趾太守司馬昭爲魏相國晉王春降將徐紹孫彧衛尉蔣脩喻皓

甘露元年晉泰始元年春三月皓遣使隨紹彧報書曰知以高世之才處宰輔之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

孤以不德，階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而以蕪陋，未有所綠。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宏璆、宣明至懷，書首尾稱皓白，而不著姓。紹行到濡須，召還殺之，徙其家屬建安。有白紹稱美中國者故也。夏四月，蔣陵言甘露降，於是改元大赦。秋七月，皓殺朱太后，不令柩正殿，於苑中小屋治喪，衆莫不悼痛。又送休四子於吳小城，尋復追殺長者二人。冬十月，西陵督步闡上表，請徙都武昌，皓從之，使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陟璆、至雒，迎司馬昭。卒，十一月乃遣還。皓至武昌，又大赦。十二月，晉武帝廢曹奐自立，魏亡。

寶鼎元年春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司馬昭，及還，儼道病死。忠說皓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皓訪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禦且三國鼎立以來，更相侵伐，無寧歲。今强敵新并巴蜀，有兼士之資，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强，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丞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闕，庸可棄乎？宜遣間諜以觀其勢。皓陰納丞言，遂與晉絕。三月，殺散騎常侍王蕃。八月，所在言得大鼎，於是改元大赦，以陸凱爲左丞相，常侍萬彧爲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劫皓庶弟永安侯謙作亂，至建業，丁固、諸葛靚逆擊，大破之，獲謙。皓并其弟俊皆殺之。初，皇氣者云：荆州有王氣，當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及但反，自以爲徙土得計，使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來破揚州賊。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以褒賞賢能，廣樹藩屏，秦毀五等，爲三十六郡，漢室初興，間立乃至百五，因事制宜，蓋無常數。今吳郡陽羨、永安、餘杭、臨水及丹陽故鄣、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既宜立郡，以鎮山越，且以藩衛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分此九縣爲吳興郡，治烏程。又以零陵北部爲邵陵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將軍滕牧留鎮武昌。未幾放牧於蒼梧，道死。皓使黃門徧詣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之女皆歲歲言名，年十六一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以千數，而采擇不已。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彧上鎮巴丘。夏六月，起昭明宮。初權爲太初宮，方三百丈，皓隆之，故起昭明宮，方五百丈，號曰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營，大開圃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皓移居之，以孟仁守丞相，奉法駕東迎其父和神於明陵，祀於太廟。

三年春二月，以左御史大夫丁固爲司徒，右御史大夫孟仁爲司空。秋九月，皓出東關，使丁奉出合肥，施績入江夏，萬彧入襄陽，督荆州刺史胡烈拒績，破之。丁奉諸葛靚攻合肥不克，晉將軍毛炅擊殺交州刺史劉俊，前部督修則。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瑤爲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原注：「瑤志：皓淮王，皆無名，今不可考。」冬十月，改元。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皓銜其直諫，徙其家。

建衡二年春，丁奉入渦口，晉揚州刺史牽宏擊走之。萬彧還建業。夏四月，左大司馬施績卒，以鎮軍大將軍陸抗都督諸軍，治樂鄉。殿中列將何定譖少府李勝、將軍徐存於皓，皆殺之，夷三族。仍焚勝屍。冬十一月，何定將兵襲夏口，都督孫秀以爲襲己，奔晉。十二月，大赦。

三年春正月，初丹陽刁元使漢，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元詐增其文曰：黃旗紫蓋，見于東南，終有天下。荆揚之君，又得中國降人言：壽春有童謠云：吳天子當之。皓聞喪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及後宮數千，并率大衆出華里，從牛渚陸道西上，云：當蓋入雒陽，以順天命。東觀令華覈等固諫，不聽。是月晦，大雨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皓聞之，乃還。晉遣羊祜、陽王鎮統中軍二萬騎三千屯壽春以備之。聞皓退，亦罷。夏四月，交州刺史陶璜襲晉九眞太守董元殺之。秋七月，璜盡平交趾，以璜爲交州牧，分交趾爲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盡武平郡。九月，司空孟仁卒。冬十一月，以武昌督范慎爲太尉，右大司馬丁奉卒。西苑言鳳皇集。改明年元。

鳳皇元年秋八月，徽西陵督步闡，闡據城叛降晉。樂鄉都督陸抗拔西陵，闡及同謀數十人皆伏誅，夷三族。大赦。皓既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使術士尙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當蓋當入雒陽。皓喜，不修德政，專爲兼并之計。冬十二月，殺右丞相萬彧、左將軍留平、大司農樓元、何定姦臟發聞，伏誅。皓以其惡似張布，追改定名布。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爲大司馬、荆州牧。夏四月，殺侍中韋曜、司徒丁固卒。秋九月，改封淮陽爲魯，東平爲齊，又封陳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案皓幸臣也，恃皓寵，遏絕之以法。妾以訴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鑿斷頸，投其身於四衢之下。冬，太尉范慎卒。

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當爲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船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自衛，斷絕海道。熙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夷三族。誅當及其五子。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大司馬陸抗卒。天册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尺，刻上有年月字，於是改元大赦，殺中書令賀邵，又誅權元子孫。

天璽元年夏六月，京下督孫楷叛降晉。秋七月，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元大赦。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尙書熊睦諫，皓使人以刀環掠殺之。八月，歷陽山有七穿駢羅，穿中色赤黃，俗謂之石印。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都陽上言石印發，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諸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皓大喜曰：吳當爲九州作都邪乎？從大皇帝逮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遣使封其山神爲王，刻石立銘，褒贊至德。又吳興陽羨山有

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改明年元大赦以協石文天紀元年冬十二月夏口督孫愼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初騶子張俶多所譖白累遷司直中郎將封侯甚見寵愛俶父會稽山陰縣卒知俶不良上表云令用俶爲司直有罪乞不從坐皓許之俶表正彈曲二十人謹案表正今志作彈立宋本作表正與此合專糾司不法于是吏民各以愛憎互相告訐彈曲承言繫盈犴獄俶因大爲姦利驕恣淫侈小妻三十餘人事發父子皆車裂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兵三千大赦九月殺侍中中書令張尚冬十月遣兵大佃皖城欲以襲晉晉荊州都督杜預大破西陵督張政皓召政還遣留憲代之

三年夏廣州部曲督郭馬等反以執金吾滕脩爲廣州牧與交州牧陶璜徐陵督陶濬分道討之秋八月以軍師張悌爲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爲司徒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遂以耇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冬晉命鎭東大將軍司馬伷向涂中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鎭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大尉賈充爲大都督冠軍將軍楊濟副之量宜處要攻于襄陽爲諸軍節度陶濬至武昌爲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黃

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迕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面或鑿人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盡力

晉太康元年春正月謹案陳志作四年春此作晉太康元年者蓋皓以是年降晉故不數天紀四年也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王濬唐彬破丹陽監盛紀死之進克西陵都督留憲死之克荊門夷道夷道監陸晏死之杜預克江陵督將伍延死之丞相張悌率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等拒王渾戰敗悌瑩震死之三月丙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皓曰何故對曰坐岑昏皓曰若爾當以奴謝百姓衆因曰唯遂收昏皓駱驛追止已屠之矣皓乃與舅何植書曰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奮三千之卒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世至朕末德嗣守成緒不能懷集黎元多爲咎闕以違天度闇昧之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克聞晉大衆遠來臨江庶竭勞瘁衆皆摧退而張悌不反喪軍過半朕甚愧恨於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並復不守不守者非糧不足非城不固兵將背戰耳兵之背戰豈怨兵邪朕之罪也天文縣變于上士民憤歎於下觀此事勢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匪亡吳朕所招也暝目黃壤當復何顏見四帝乎公其勗勉奇謨飛筆以聞戊辰陶濬從武昌還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戰自足擊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散而

王濬順流至石頭司馬伷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伷渾曰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偸安未喩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皓又遺羣臣書曰朕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歷年政教凶悖遂令百姓久困塗炭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覆宗廟無主慙愧山積沒有餘罪自惟空薄過偸尊號才瑣質穢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戒詩人有彼其之譏自居宮室仍抱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荒替邊側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尋其壅蔽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晉平治四海務於擢賢誠英俊展節之秋也管仲極讎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爲漢臣舍亂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嘉勗休尙愛敬動靜夫復何言投筆而已壬申王濬至建業皓面縛銜璧與櫬詣濬降濬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三謹案陳志注作郡四十二太平御覽作郡三十三此從通鑑綱目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伷以皓致印綬於己遣使送皓皓舉家西遷夏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皓爲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疋綿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爲王者拜郎中五月丁亥皓至雒陽庚寅武帝臨軒大會文武有位及四方使者國子學生皆預焉引見皓及吳降人皓登殿稽顙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爾充默然甚愧而皓顏色無怍侍中庾峻問皓侍中李仁曰聞歸命侯披人面刖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若使有之亦不足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爲酷虐皓爲一國之主謹案庾峻稱皓爲歸命侯而李仁斥名其故主恐無是理或傳述之誤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歸命侯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傳之者謬爾禮曰視天子由祫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面得遊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愼況人君乎視人君相迕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君子謂仁爲善諭國惡

四年冬十二月皓卒於雒陽年四十二葬河南縣原注陳志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弦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謀夕其熒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爲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衆臣予違汝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況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孫盛曰夫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羣黎故必仰協乾坤覆燾萬物若乃淫虐是縱酷被羣生則天人殛之勦絕其祚奪其南面之尊加其獨夫之戮是故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譏漢高奮劍而無失節之議何者虐四海之醜讎而人神之所疾教也況皓罪爲逋寇虐過辛癸梟首素旗猶不足以謝冤魂洿室薦社未足以紀暴迹而乃優以顯命寵賜仍加豈遂行天罰伐罪弔民之義乎是以知僭逆之不懲而凶酷之莫戒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聊昭猶然鄙懵忘

乎。且神旗電掃，兵臨鳳翔，理勢窮迫，然後請命，不敢之罪既彰，三驅之義又遠，極之權道，亦無取焉。

論曰：亮既沖孺，越次而立，雖英叡夙成，有漢昭之風，而付託失人，無霍光之節，且復不密，逼露事幾，不終替位，休明惠敢決，足以有爲，而政柄已移，屯蹇弗光，使亮不得其死，蒙受篡殺，踟躇而終，皓有泥一之勢，不恐懼修省，爰究爰度，而乃窮兇肆虐，侈浮桀紂，益貫以遠亡宜哉。

贊曰：張蔣制主，江濡涸血，屯蹇小貞，竟殪明哲，鍾彼戾候，遂凶作孽，失險覆宗，居然衛霍。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二上

列傳第四十九上

吳家人

孫堅吳夫人弟景　孫權謝夫人弟承　徐夫人父聖兄矯　步夫人　王夫人　王夫人　潘后夫人

孫亮全后父尚　孫休朱后　孫和何姬　孫皓滕后

孫堅吳夫人，本吳人，徙錢唐，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拒焉，堅甚爲慙恨。夫人謂所親曰：何愛一女子以取禍乎，如或不遇，命也。於是許嫁，生四男，策、權、翊、匡，一女，昭烈孫夫人也。初夢月入懷而生策，及孕權，又夢日入懷，謂堅曰：昔妊男夢月，今復夢日，何也。堅曰：日月陰陽之精，至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夫人明惠有斷，堅中道遇害，策年少統領部曲，克取江東，殺劉繇，過差，夫人每爲營救，推恩以結將士。策之渡浙江討嚴白虎、錢鏐、王晟等，皆應時撲滅，將戮王晟，夫人曰：晟與汝父有升堂見母之分，今諸子兄弟皆已枭夷，獨遺一老，復何能爲，策遂釋晟，功曹魏騰迕策，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聞之，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禮賢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明日人皆叛汝矣，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策大驚，遂釋騰，及權統業，夫人助治軍

國，多有補益，令權不逆質，決計破曹，以女妻昭烈，皆夫人策略也。建安十二年（謹案：惠伯謹安七年，此據志林作十二年，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卒合葬高陵，權稱尊號，追尊武烈皇太后（謹案：目錄附孫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暨（原注：久水民，漢尚書郎，徐令，權母吳夫人爲權聘以爲婦，特愛幸，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夫人下之，不肯，由是失志，早卒（謹案：目錄附弟承傳，今闕。

徐夫人，吳郡富春人，祖父盛，與權父堅相親友，堅以妹妻盛，生琨，琨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爲討虜將軍，在吳納之，使母養子登，後權以夫人妒忌，廢處吳積十餘年，權爲吳王及稱尊號，登爲太子，羣臣請立夫人爲后，權意在步，不許，後以疾卒（謹案：目錄附父琨兄矯，今闕。

步夫人，臨淮淮陰人，與丞相騭同族，漢末其母攜徙廬江，廬江爲孫策所破，皆東渡江，以美麗得幸於權，觀冠後庭，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原注：吳歷，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爲繼室。夫人性不妒忌，多所推進，故久見愛待，權爲王及稱帝，意欲以爲后，而羣臣議在徐氏，權依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及卒，臣下緣權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烏元年閏月戊子，皇帝曰：嗚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地，虔恭夙夜，與朕均勞，內教修整，禮義不愆，寬容慈惠，有淑懿之德，民臣縣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夷，大統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於時未授名號，亦必謂后降年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止，朕悼本意不早昭顯，傷后殂逝，不終天祿，慟悼之至，痛於厥心，今使使持節丞相醴陵亭侯雍奉策授號，配食先后，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葬於蔣陵。

王夫人，琅邪人（原注：吳書夫人父名盛九，選入宮，黃武中得幸，生孫和，寵次步氏，步氏卒，和立爲太子，權將立夫人爲后，而全公主素憎之，稍稍譖毀，及權疑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死，和子皓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爲列侯。

王夫人南陽人，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孫休，及和爲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居公安，卒，因葬焉，休立，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爲亭侯。

潘后會稽句章人，父爲吏坐法死，后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以龍頭授之者，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立爲太子，明年，立后爲皇后，請出嫁其姊，權許之（原注：陳志亮立爲太子，下陸云請出嫁夫人之姊，權許之，明年立夫人爲皇后，是出嫁其姊在立后之前一年，與此不同。后性險妒容媚，自始至卒，譖害袁夫人等甚衆，權不豫，后使問中書令孫宏呂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疾，諸宮人伺其昏臥，共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者六七人，權尋卒，合葬蔣陵（謹案：目錄附宣夫人，今闕。

孫亮全后，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見輒與俱，及潘后母子有寵，全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乃勸權爲潘氏男亮納后，亮遂爲嗣，立爲皇后，以尚爲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滕允爲太常衛將軍，進封永

平侯。錄尚書事。時全氏侯者五人。並典兵馬。其餘爲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吳興、外戚貴盛莫及。魏諸葛誕以壽春來附。而全懌、全端、全禕、全儀等並因此際降魏。全熙謀泄見殺。由是諸全衰弱。會孫綝廢亮爲會稽王。後又黜爲侯官侯。后隨之國。居候官。尚將家屬徙零陵。追殺之。吳平。后乃歸永寧中卒。

孫休朱后、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原注：裴松之曰：休娶其姊。本國漢魏：初悅魏之已富。故不復娶焉。赤烏末。權爲休納以爲妃。休爲琅邪王居丹陽。建興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之。全尚妻即峻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爲太子時。全主曙害王夫人。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有隙。五鳳中。孫儀謀殺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謀。峻枉殺朱主。休懼。遣后還建業。執手泣別。既至。峻遣還休。太平中。孫亮知朱主爲全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據二子熊損所白。亮殺熊損。損妻、峻妹也。孫綝益忌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年立爲皇后。休卒。羣臣尊夫人爲皇太后。孫皓立。月餘。貶爲景皇后。稱安定宮。甘露元年七月見逼。卒。合葬定陵。原注：裴松之曰：神記：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即位。將欲改葬之。家巷相連。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銅其體。使寢處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入。自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東曜。紫白給裳。丹綦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拘陵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家上便止。併復良久。乖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同。於是開冢。衣服如之。

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父遂本騎士。孫權嘗遊幸諸營。而何姬覩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即皓也。後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嫡妃張氏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撫育皓。以其三弟。皓即位。尊和爲昭獻皇帝。何姬爲昭獻皇后。稱升平宮。俄改謚和曰文皇帝。后月餘進爲皇太后。封弟洪永平侯。蔣漢陽侯。植宣城侯。洪卒。子邈嗣。爲武陵監軍。爲晉所殺。植官至大司徒。晉軍至。皓自爲書責己以興植。吳末昏亂。何氏驕僭。子弟橫放。百姓患之。故民謠言皓久死。立者何氏子孫。皓勝后。故太常允之族女也。允夷滅。夫人父牧以疎遠徙邊郡。孫休立。大赦。得還。以牧爲五官中郎。皓既封烏程侯。聘牧女爲妃。皓立。立爲皇后。封牧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以牧尊戚。頗推令謙。爭。而后寵漸衰。皓滋不悅。皓母何姬左右之。又太史言於運歷后不可易。皓信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牧見遣居蒼梧郡。道路憂死。長秋宮僚備員而已。受朝賀表疏如故。而皓內諸寵姬佩皇后璽紱者多矣。天紀四年。隨皓遷於雒陽。

議曰。三孫之興。吳夫人屹爲內主。有識斷。造家爲國。非此母能成此子乎。傳曰。並后匹嫡。亂之本也。齊桓公申天子之禁。謂母易樹子母。以妾爲妻。而內寵遂亂。死不能葬。孫權恐如袁氏。而惑於嬖愛。不立嫡后。終於廢長立幼。以從楚國之舉。大亂三世。曾英明之主也。不能以道制欲。知亂本之在而自樹之。況庸闇乎。亮、休、皓、曾追尊妾母。而皓後庭往往佩皇后璽紱。其制不足稱也。

贊曰。鵲巢構德。大屨具來。巽蠱雕昧。閑則遂乖。始猶正名。終亦僭擬。匪實明稱。未足爲美。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二下

列傳第四十九下

孫權五子

孫登宣太子羊衜　謝景才元　孫慮建昌侯　孫和魯國王　孫霸魯王　孫奮章安侯

謹案孫登傳闕。止存附羊衜一篇。

羊衜南陽人。年二十許爲中庶子。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自衜。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衜及宣詔郎豫章楊迪拒絕不與通。時人咸怪之。蕃後叛逆。衆乃服其先識。侍中胡綜作貽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疑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衜乃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很。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而衜卒以此見咎。不爲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如衜所駁。衜官至桂陽太守卒。

孫慮字子志。登弟也。少敏惠有才藝。權器愛之。黃武七年。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顧雍等奏慮性聰悟達。所尚日新。比方近漢。宜進爵稱王。權未許。久之。尚書僕射存上疏曰。臣案。存字上姓未詳。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光翼后。故魯衛於周。龍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於漢。所以藩屏本朝。爲國鎮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才

彙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謙光。未肯如舊。羣寮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姦寇恣睢。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爲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於是假節開府治半州。權詔曰。期運擾亂。凶邪肆虐。威罰有序。干戈不戢。以慮氣志休懿。武略夙昭。必能爲國佐定大業。故授以上將之位。加以殊特之榮。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方之任。外欲威振敵虜。厭難萬里。內欲鎮撫遠近。慰恤將士。誠慮建功立業竭命之秋也。慮其內修文德。外經武訓。持盈若沖。則滿而不溢。敬慎乃心。無忝所受。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於衆望。年二十。嘉禾元年卒。無子。國除。

孫和字子孝。慮弟也。少以母王夫人有寵見愛。年十四爲置宮衞。使中書令闞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述。赤烏五年。立爲太子。時年十九。澤爲太傅。薛綜、張純、封儁、嚴維等皆從容侍從。（原注·吳書·張純字元基·敦之子·吳錄·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績·擢爲太子輔義都尉·）和有志意。（蓋案·陳志注作智意·）善騎射。承師涉學。精識聰敏。尊敬師傅。愛好人物。顧譚等每朝見進賀。和常降意待之。講校經義。綜察是非。及訪諸朝臣。考績行能。以知優劣。各有條貫。後諸葛壹僞叛以誘魏將諸葛誕。權潛軍待之。和以權暴露外次。又戰者凶事。常憂勞憯怛。不復會同飲宴。數上諫戒。令持重務在全勝。權還然後敢安。是時有司頗條書問事。和以爲姦妄之人。將因事錯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絕之。又都督劉寶白庶子丁晏。晏亦白寶。和謂晏曰。文武在事。當能幾人。因隙構薄。圖相危害。豈有福哉。遂兩釋之。使之從厚。常言當世士人。宜講修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

交游博弈。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羣寮侍宴。言及博弈。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惜日愛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恥非其次。夫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間。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已暮。榮華不再。凡所患者。在于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修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弈。然後爲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好弈。直事在署者頗效焉。故以此諷之。其後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蓋案·今志作其後·王夫人與全公主隙·宋本多有字·與此合·）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稍損。懼於廢黜。而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爲魯王霸支黨。譖愬日興。粲遂下獄誅。譚徙交州。初權既立和爲太子。而封霸爲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羣公之議。以爲太子國王。上下有序。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寮。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爲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驃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允、大都督施績、尚書丁密等奉禮而行。宗事太子。驃騎將軍步騭、鎮南將軍呂岱、大司馬全琮、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弘等附魯王。中外官僚。將軍

大臣。舉國中分。權患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爲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亂。於是有改嗣之規。沈吟者歷年。至是遂幽和。（原注·裴松之曰·袁紹劉表·謂尚琮爲賢·本有傳後之意·異於孫權既已立和·而復寵霸·坐生亂階·自構家禍·方之袁劉·昏悖甚矣·步隲以德度著稱·爲吳良臣·而阿附于霸·事同楊竺·何哉·和既正位·適庶分定·就使才德不殊·猶將義不黨庶·況霸實無聞·而和爲令嗣乎·夫邪辟之人·豈其舉體無善·但一爲不善·衆善皆亡耳·隲果有此事·則其餘不足觀矣·呂岱全琮之徒·蓋所不足論耳·）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勅據、晃等無事忽忽。權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據、晃又固諫不止。晃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不宜搖動。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等入殿。杖一百。（原注·吳歷·孫皓即位·詔曰·故僕射屈晃·志匡社稷·忠諫亡身·封晃子緒爲亭侯·弟幹恭爲立義都尉·緒後亦至尚書僕射·晃汝南人·見胡沖答問·）張純亦盡言極諫。權幽之。遂棄市。徙和於故鄣。羣司坐諫誅放者十數。衆咸冤之。太元二年正月。封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於帆檣。故官寮聞之。皆悲慘。以爲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或言鵲巢之詩。有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茂行。復受國土。儻神靈以此告寤人意乎。及權寢疾。意頗感悟。欲徵和還立之。全公主及孫峻、孫弘等固爭乃止。夏四月。權卒。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張之舅也。妃使黃門陳遷之建業上疏中宮。并致問於恪。臨去。恪謂遷曰。爲我達妃。期當使勝他人。此言頗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欲迎和。及恪被誅。孫峻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和與妃張辭別。張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亦自殺。舉邦傷焉。孫休立。封和子皓爲烏程侯。自新都之本國。休卒。皓立。其年追謚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百家。令丞

奉守。後年正月。又分吳郡丹陽九縣爲吳興郡。治烏程。置太守。四時奉祠。有司奏言宜立廟京邑。寶鼎二年七月。使守大匠薛珝營立寢堂。號曰清廟。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寮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明陵。皓引見仁。親拜送於庭。比仁還。中使手詔日夜（使·蓋案·志注作日·）相繼。奉問神靈起居。巫言見和被服顏色如平生。皓悲喜涕泣。悉召公卿尚書詣闕下受賜。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皓於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翌日拜廟薦祭。歔欷悲感。比七日三祭。倡技晝夜娛樂。有司奏言祭不欲數。數則黷。宜以禮斷情。然後止。和四子。皓、德、謙、俊。孫休立。封德錢唐侯。謙永安侯。俊拜騎都尉。皓在武昌。永安山賊施但因民之不堪命。聚衆數千人。劫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比至建業。衆萬餘人。未至三十里住。擇吉日遣使以謙命詔丁固、諸葛覯。固、覯斬其使。但遂到九里。固、覯逆擊於牛屯。大破之。但兵裸身無鎧甲。臨陣皆披散。謙獨坐車中。遂生獲之。固不敢殺。以狀白皓。皓并其母子並皆就殺之。俊張承外孫。聰辯明惠。爲遠近所稱。皓又殺之。

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蓋案·吳志孫權王夫人生和·此傳末云同母弟·則霸出自謝明矣·同母二字疑衍·與）和爲太子。霸爲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鬩閱。權禁斷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者羊衜上疏曰。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爲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宮

並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風．聽採衆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伏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譽．思爲臣妾．今既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得復通．雖實陛下敦尙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喁喁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之日．聲命當興．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巍巍鎮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淸地晏．萬國幸甚矣．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於江．兄穆以數諫戒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霸賜死後．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霸二子基、壹．五鳳中．封基爲吳侯．壹宛陵侯．基侍孫亮在內．太平二年．盜乘御馬．收付獄．亮問侍中刁元曰．盜乘御馬罪云何．元對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故邪．（謹案．陳志阿以親下重故一字．）當思惟可以釋此者．奈何以情相迫也．元曰．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人不當爾邪．乃赦宮中．基以得免．孫皓立．追和霸舊隙．削基壹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

孫奮字子揚．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爲齊王．居武昌．權卒．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箋諫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爲臣妾．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强．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者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敕．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原注．漢書．河間獻王德．好古．曰．實事求是．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者．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諡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宜諡曰獻．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爲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戚戚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遲回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爲東海王．）恭敬之節．下當存抑驕恣荒亂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敕．輔導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語．又中庶楊融親受詔敕．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

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敕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慺慺欲爲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奮得箋懼．遂移南昌．游獵彌甚．官屬不堪命．及恪誅．奮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殺之．（原注．裴松之曰．慈字孝宗．彭城人．見禮論．撰喪服圖及變除．行於世．）坐廢爲庶人．徙章安縣．太平三年．亮詔曰．齊王奮前坐殺吏．廢爲庶人．累有赦令．獨不見原．縱未宜復王．何以不侯．又諸孫兄弟作將．列在江渚．吾有兄獨爾云何．有司奏可．就拜爲侯．封爲章安侯．建衡二年．孫皓左夫人張氏卒．皓哀念過甚．朝夕哭臨．數月不出．由是民間或謂皓死．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皓聞之．車裂俊．夷三族．誅奮及其五子．（謹案．五子．陳志作三子．誤．考孫皓傳云．誅奮及其五子．通志亦作五子．與此合．）國除．（原注．江表傳．豫章吏十人乞代俊死．皓不聽．奮以此見疑．本在章安．徙還吳城禁錮．使男女不得通婚．或年三十四十不得嫁娶．奮上表乞自比禽獸．使男女自相配偶．皓大怒．遣察戰齎藥賜奮．奮不受藥．叩頭千下．曰．老臣自將兒子治生求活．無預國事．乞丐餘年．皓不聽．父子皆飲藥死．裴松之曰．按建衡二年至奮之死．孫皓卽位．尙猶未久．若奮未被疑之前．兒女年二十左右．至奮死時．不得年三十四十也．若先已長大．自失時未婚娶．則不由皓之禁錮矣．此雖欲增皓之惡．然非實理．陳壽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爲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善之姿．規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庶干適．奮不遵軌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橫遇飛禍矣．）

議曰．登虔恭肅順善．賢允嗣也．不幸而短折遘凶．和以次爲樹子．孝敬明敏．足以主鬯．失愛見黜．非其罪也．霸奮不軌．自取危亡．權六子．四子不得其死．至皓以庶嫡長孫．剝殘支庶殆盡．豈其忌刻果於殺戮．而氣始有以取之．或者天惡其僭．故奪去而祝之耶．裴松之謂吳之傾國．自由於皓．若權不廢和．皓爲世嫡．終至滅亡．則其喪國不在廢黜．夫禮國之大閑．存亡之所繫也．立嫡以長．乃爲義嗣．權以和霸與讒慝宏多．不顧禮律．而並廢黜．終於立幼．以棄國本．則其喪敗．職此之由．以皓之暴．而謂和宜廢．難與語禮矣．

贊曰．稱王建嫡．胥宮多賢．一殞兩廢．統絕本顚．豈意孫宗．竟如袁氏．肉薄骨并．大亂三世．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三

列傳第五十

諸孫

孫靜（子瑜　皎　奐　奐子壹　張梁）　孫賁（子鄰　曾孫泰　鄰子寅　族兄香）　孫輔　孫翊（子松）　孫匡（子泰　孫秀）　孫韶（兄楷）　孫桓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族五六百人以爲保障，衆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於錢唐。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査瀆（原注，瀆，查加反。）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衆爲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甖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羅以然火誑朗，（謹案，今志作四維然火，宋本作羅以然火，與此合。通志亦作羅。）使分軍夜投査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原注，會稽典錄，昕字大明，少游京師，師事太傅陳蕃，博覽羣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辟太尉府，舉高第，稍遷丹陽太守。曹公起義兵，昕前後遣兵萬餘人助公征伐。袁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與通。獻帝春秋，袁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募百姓敢有從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本郡。）表拜靜爲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身，（謹案，陳志作不樂出仕，通志作出身，與此合。）求留鎮守。策從

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五子，暠、瑜、皎、奐、謙。暠三子，綽、超、恭。超爲偏將軍。恭生峻。綽生綝。峻、綝有傳。（謹案，此下闕子瑜、皎。）奐字季明，兄皎既卒，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在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並納其善。奐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奐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爲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住，駕過其軍，見奐軍陳整齊，權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侯。奐亦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登朝列者數十人。年四十，嘉禾三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赤烏六年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奐後。（謹案，孫綝子亦名壹，疑奐子不當與大帝孫同名。）孫峻之誅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績攻恪弟公安督融，融自殺。壹從鎭南遷鎭軍，假節，督夏口。及孫綝誅滕允、呂據，據、允皆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允謀，自殺。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己，率部曲千餘口及允妻奔魏。魏以壹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故主曹芳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妒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謹案，魏志此下有壹入魏，黃初三年死八字。考曹髦傳，壹以甘露二年封吳侯，四年爲婢所殺。不得云黃初三年也。故削去不用。）

張梁有算略，孫權尤賞拔。初權在武昌，欲還都建業，慮水道泝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至夏口，於塢中大會百僚議之。權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各言計策。諸將或言宜立柵柵夏口，（謹案，陳志無下柵字。）或言宜重設鐵鎖者。權皆以爲非時。梁爲小將，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士。今宜明樹賞罰，遣將入沔，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略者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城，輕艦數千，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敵自不來矣。權以梁計爲得，即超增梁位，累遷至沔中督，卒。

孫賁字伯陽，父羌字聖臺。（謹案，聖臺，陳志作聖壹。考孫堅字文臺，弟靜字幼臺，羌爲堅兄，則此作聖臺爲是。）堅同產兄也。賁早失二親，弟輔方孩，賁自賻育，友愛甚篤。爲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舉義兵，賁去吏從征伐。堅卒，賁攝帥餘衆，扶送靈柩。後袁術徙壽春，賁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爲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表賁領豫州刺史，轉丹陽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爲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衆還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賁與吳景共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渡，助賁、景破英、能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遣賁、景還壽春報術。值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賁九江太守，賁不就，棄妻孥還江南。時策已平吳會二郡，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勳、江夏太守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時丹陽僮芝自署廬陵太守，策留賁弟輔領兵住南昌，謂賁曰，兄今據豫章，是扼僮芝咽喉而守其門戶也。但當伺其形便，因令國儀杖兵而進，使公瑾爲作勢援，一舉可定也。賁聞芝病，即如策計。周瑜到巴丘，輔遂得進據廬陵。後封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爲征虜將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字公達，性靜敏，幼有令譽，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政績修理。召還武昌，爲繞帳督。時太常潘濬掌荊

州事。董安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髮。欲置之法。論者多爲言之。臨案：今志作多有爲言。監本作多爲有言。此作多爲言之。較明晰。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爲美談。仲膺又有事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皆蓋北慙。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之。於事何如。濬意即解。燮用得免。仲應名劭。初伯膺親友爲人所殺。仲膺爲報怨。事覺。兄弟爭死。皆得免。故云。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亦烏十二年卒。子苗嗣。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績。皆歷列位。子述、爲武昌督。平荊州事。蔑無難督。諸城門校尉。歆、樂鄉督。震後與晉軍。與張悌俱死。策族兄香。字文陽。父儒。字仲孺。堅再從弟也。香從堅征伐有功。拜郎中。與賁及吳景皆爲袁術所用。香爲汝南太守。景爲廣陵太守。而賁爲將軍。領兵在壽春。策與香等書曰。今征江東。未知二三君意何如。謂景即棄守歸賁。困而後免。臨案：注志作困而後免。監本作因而後免。獨香以道遠不得逕。徜徉。加征南將軍。卒于壽春。

謹案。目錄此下有孫輔傳。今闕。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一名儼。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司空辟。策臨卒。張昭等謂策當以兵屬翊。而策呼權佩以印綬。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陽太守。時年二十。後爲左右逢鴻所殺。鴻亦即誅。子松爲射聲校尉都鄉侯。鎮巴丘。數咨陸遜以得失。皆有過。遜直責松。松意色不平。遜曰。君過聽。不以其部數見訪及。臨案：其部。與監本合。今志作其部。是以承意進言。輒變色。何也。松曰。屬亦自忍行事。有此。豈有望邪。黃龍三年卒。漢丞相亮與兄瑾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依于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齊遇故云。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原注：江表傳：曹休出洞口。呂範率軍擊之。時匡爲定武中郎將。遂逆合。放火燒損。未若以乏軍用。範都督。匡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而江表傳云呂範在洞口。匡在洞口之役在黃初三年。匡卒至此合三十一年。匡時若尚在。本傳不得云卒時年二十餘也。此蓋傳別牛弟胡。江表傳誤以爲匡也。胡之名位見三朝錄及吳書志林也。子泰。曹氏之甥也。爲長水校尉。嘉禾三年從權圍新城。中流矢死。泰子秀。爲前將軍反口督。秀公室至親。提兵在外。臨案：今志作提兵在外。監本作提兵與此合。通志同。皓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僉言秀當見圍。而定遽獵。遂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秀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皓大怒。遣改秀姓曰厲。秀在晉朝。初聞皓降。羣臣畢賀。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爲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吳既平。降爲伏波將軍。開府如故。永寧中卒。追贈驃騎開府。子儉。字仲節。給事中。

謹案。目錄此下有孫韶孫桓傳。今闕。

議曰。雲雷構屯。龍蛇起陸。乘運契會。族大而智且勇者勝。優者天飛而爲主。其次叶比。舉附而爲侯。爲王。各著功烈。享富貴。故孫氏之有江東。自父兄子弟外。而諸孫之雄若是焉。足與魏又挾曹氏抗衡而立國矣。

贊曰。鳳蓋斗區。龍起江皋。附翼攀鱗。撐柱洶濤。勇能將領。才堪器使。維城坿峻。玉璧金址。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四

列傳第五十一

吳臣

張昭子承弟子奮　張紘子元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傳。博覽衆書。與琅琊趙昱東海王朗友善。俱有名。時舉孝廉不就。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爲孤君諱。論者互有異同。昭著論曰。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以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爲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議行事。義高辭麗。甚可羨焉。趣意褊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蒙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大恃。臨案：志注作天恃。焉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衰。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蓋高祖。下不盡元孫。又傳記四世而緦麻。服之窮也。五世祖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原注：謂元注：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六世以外。親疏無局名。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原注：曲禮：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況乃古君五十六哉。邦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魯人嘉之也。原注：臨注：春秋初。邦儒父稱字。其後從齊桓公會鹿柏。謂曰子。孔子曰。季友故稱書字。皆非魯人寫之也。何解臣子爲

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其爲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稽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省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爲，倡而不法，將來何觀？言擧一放，猶拾瀋也，過辭在前，悔其可追。州里材士陳琳等皆稱善之。刺史陶謙擧茂才，不應，謙以爲輕己，遂見拘執。昱等傾身營救，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遂南渡江。孫策定江東，以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待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昭遂率羣僚立權。權悲感未視事，昭謂權曰：夫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勛業也。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原注：裴松之曰：按禮記曾子問，子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鄭元注曰：周人卒哭而致事，時有徐戎作難，伯禽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昭所云伯禽不師，蓋謂此也。）況今天下鼎沸，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爲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上表朝廷，下移屬郡，中外將校，各令奉職，然後衆心知有所歸。昭復爲權長史。時天下分裂，在所擅命，策涖事日淺，恩澤未洽，一旦傾隕，士民狼狽，頗有異同。昭輔權綏撫百姓，知有生賴，諸侯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權每出征，留昭鎮守，領幕府事。黃巾賊復起，昭討平之。權出合肥，命昭別討匡

奇。（原注：吳書作琦。按權遣兵圍陳登於匡奇，別無匡琦也。）又督諸將攻破豫章賊帥周鳳等於南城。自是希復將領，（元案：將領與監本同，今志作將帥。）常在左右，爲謀猷。進退將吏，賞罰功罪，禮遇甚重。曹操取荊州，順流東下。昭勸權迎操。權不從，遂破操於赤壁。昭欲權終事漢，非附操也。昭烈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爲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馭英雄，驅策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乎？有如蹉跌，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慙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爲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爲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輒復犯車，而權每手擊以爲樂。昭雖諫諍，常笑而不答。章武元年，魏遣使者邢貞拜權爲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拜昭綏遠將軍，封由拳侯。昭與孫紹、滕胤、鄭禮等（陳案：陳志孫紹作邵，權傳紹作邵，禮作札。）采周漢典禮，撰定朝儀。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擧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陳案：通鑑作劇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稱尊號，大會百僚，歸功周瑜。昭擧笏

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昭忠謇亮直，有大臣節，權雖推重，所以終不相昭者，蓋以昔駁周瑜、魯肅等議爲非也。（原注：裴松之曰：張昭勸迎曹公，所存豈不遠乎？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遘，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才略足輔，是以盡誠匡弼，以成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計，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冀以清一諸華，拓平荊郢，大定之機，在於此會。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爲一，豈有兵連禍結，遂爲戰國之弊哉！雖無功於孫氏，有大當於天下矣。昔竇融歸漢，與國升降；張魯降魏，賞延于世。況權舉全吳，望風順服，寵靈之厚，其可測量哉！然則昭爲人謀，豈不忠且正乎。）於是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畯：寧念小時所誦書不？畯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畯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嘗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漢使來，稱漢德美，而羣臣莫能抗。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往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按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朕，出宮則拜君，朕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朕，朕嘗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於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

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原注：習鑿齒曰：張昭於是乎不臣矣。夫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身苟不絕，何忿懟之有？且秦穆違諫，卒霸西戎；晉文暫怒，終成大業。遺誓以悔過見錄，狐偃無怨絕之辭，君臣道泰，上下俱榮。今權悔往之非，而求昭，俟謝慮悔，心不識而復，是其誠也。昭爲人臣，不度權得失，翻障於君，閉戶拒命，坐待焚滅，豈不悖哉。昭志存匡害，抑之惜，投身於懷抱，則播亂無面目以見昭，與權君臣之義已絕矣。習氏乃欲昭以不臣，過矣。棲淵棘，則欲見功，不得罪其不與，且專仕吳廷，何得謂其臣之義已絕？此駁習氏之論非是。陳案。）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謚曰文侯。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國憚之，稱爲仲父。其文辭蘊藉典雅，中州人士甚推重之。劉表嘗自作書欲與孫策，以示禰衡，衡嗤之曰：如是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之乎？衡負材傲物，獨稱昭若此。（原注：典略：如正平以子布之才高乎。）（習鑿齒曰：昭自有策典雅，不可謂之無事也。如與中原之仲父，如此其人，猶一時之良幹，假其不於舊都，而乃播流於會稽。）初昭佐策及權，欲平定江淮，以輔漢室，卒之三方鼎裂，委質偏霸，非其志也。故常迕權，竟不當國。忠直之氣，老而彌篤焉。（陳案：昭之始末具見陳志本傳，其忤孫權有之患。然則可，謂之志存漢室則非也。鄙哉取焉。蓋以之一時之臨，實入正史，顧矣。）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騭、嚴畯相友善。權爲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爲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爲濡須都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爲人壯毅忠讜，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於孤微

童幼.後並爲國士.歎爲衛尉.景至豫章太守.原注.吳錄.歎字文舉.歷位內外.以清貞顯於當世.後以書尉領中書令.封都鄉侯.二子嵩.衡.嵩.孫權時位至尚書令太子少傅.嵩爲臨川太守.謝景事在孫登傳.諸葛恪年少時.衆人奇其英才.承嘗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在門.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諡曰定侯.子奮嗣.初承喪妻.昭欲爲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權聞而勸焉.遂爲婚.原注.裴松之曰.按承與諸葛瑾同以赤烏中卒.計承年小瑾四歲耳.生女.權爲子和納之.權數令和修敬於承.執子壻禮.震諸葛恪誅時亦死.昭弟子奮年二十.造攻城大攻車.爲步騭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爲自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原注.禮記曰.魯與齊戰於郎.公叔禺人與其鄰童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子奇事見前注.奮實不才耳.於年不爲少也.遂領兵爲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鄉侯.卒.休有傳.原注.陳志張休附昭傳後.此別入死虜傳.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游學京師.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闓受韓詩.禮記.左氏春秋.還本郡.舉茂才.大將軍何進.太尉朱儁.司空荀爽三府辟爲掾.皆不就.孫策在江都時.紘有喪.策數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豪傑各擁衆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爲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楊.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讎雪恥.爲朝廷外藩.君以爲何如.紘答曰.紘既素空劣.方居衰経之中.無以奉贊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何得不紆慮啓告.俾副高山之望哉.若微志得展.血讎得報.皆

君之勛也.因涕泣橫流.紘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乃曰.昔周道陵夷.齊晉並興.王室以寧.諸侯供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楊.收兵吳會.則荊揚可一.讎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當與君俱南濟也.策曰.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付君.策既定江東.表紘爲正議校尉.與張昭並參謀議.策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後呂布襲取徐州.自爲州牧.不欲令紘從策.追舉茂才.移書令策遣紘.紘惡布反覆.恥爲之屈.策亦重惜紘.欲以自輔.答記不遣.曰.海產明珠.在所爲寶.楚雖有材.晉實用之.英偉之士.所遊見珍.何必本州哉.從討丹楊.策身臨行陳.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謨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曹操留爲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原注.吳書.紘至.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策才略絕異.平定三郡.風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誠.乃心王室.時曹公爲司空.欲加恩厚以悅遠人.至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辟紘爲掾.舉高第.補侍御史.後以紘爲九江太守.紘心戀舊恩.思還反命.以疾固辭.操聞策卒.欲因喪伐吳.紘諫.以爲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從其言.即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出爲會稽東部都尉.權初統業.春秋鼎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數屬紘以輔助之義.紘思惟補察.每有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與張昭草創撰作.紘以破虜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勤.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彰其美.既成.呈權.權省讀悲感.曰.君誠識孤家門也.遣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恐有異志.權不嫌.初.瑯琊趙昱爲廣陵太守.察紘孝

廉.昱後爲笮融所殺.紘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紘在東部.遣主簿至瑯琊設祭.并求親戚爲之立後.以書屬瑯琊相臧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權遂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遙領所職.孔融遺紘書曰.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勳也.無乃李廣之氣.倉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原注.漢書.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辭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乃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亦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叔孫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爲愁歎耳.道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權以紘有鎮守之勞.欲論功加賞.紘厚自挹損.每從容侍燕.微言密指.常有規諷.初.權於羣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紘曰東部云.後權以紘爲長史.從攻合肥.城久不拔.紘曰.古之圍城.開其一面.以疑其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彼并命死戰.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其變.議者不同.會救騎數至.圍下挑戰.權率輕騎將往突之.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強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紘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勳.然而貴於時動而後爲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遂不行.紘建計請都秣陵.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地勢岡阜.連帶石

頭.訪問父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望氣者謂金陵地形有王者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爲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昭烈宿於秣陵.周觀地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原注.獻帝春秋.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即有警急.赴救爲難.將軍無意屯京乎.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備曰.蕪湖近濡須.亦佳也.權曰.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裴松之曰.秣陵之與蕪湖.道里所校無幾.於北侵利便.亦有何異.而云欲圖徐州.宜近下.非其理也.諸書皆云.劉備勸都秣陵.而此獨云備欲都之.又爲虛錯.令還吳迎家.道病卒.時年六十.臨困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國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爾.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原注.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寤寐.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權省書流涕.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初.紘在吳見柟榴枕.愛其文.衆爲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談.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皆與孔融書.自書之.融遺紘書

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子元、清介有高行、官至南郡太守、尚書、初、紘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並與紘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謨、各早卒、元子倘、有傳、謹案、陳志、張璜附紘傳後、此加入死者傳、議曰、國之將興、必有佐命之臣、以建不拔之基、孫氏之有張昭近之矣、昭以碩儒元老、顧受遺託、忠毅強諫、有不可犯之色、與不可奪之節、汲黯、薛宣、望之之流也、雖以嚴見憚、終于疏外、而者德峻望、殷勤敵王、增重江表、足以揭桓王之業、明大帝之盛業也、使諫行言聽、有吳功烈、豈止是哉、其勸權迎操、志存漢室、以王道爲度、初不事夫偏霸也、此昭之所以爲昭、豈幾幾功利之徒所能識哉、謹案、赤壁之戰、諸葛亮周瑜主之、其後孫氏保有江東、昭烈則樂荆益、鼎峙之勢、實肇於此、張昭勸迎曹操、自爲失計、謂乃謂其志存漢室、以王道爲度、未免立論之偏、孫策以孤童見紘、言議慷慨、紘即許以桓文之事而委質焉、則亦昭烈孔明之舉也、雖其忠直高壯不逮於昭、而文理意思、縝密、贊襄孫氏、使中州人士見推、亦昭之亞也、其建計請權都秣陵、乞爲江左京邑、而傳繼六代、有率秦君之謀焉、贊曰、中州名流、弛擔江表、逢時啓霸、分展割據、把臂驅孤、付託元老、溫直不撓、忠誠矯矯、紘亦時英、潤色吳業、建都定鼎、南紀有載、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五

列傳第五十二

吳臣

周瑜子允　魯肅子淑

謹案、周瑜傳闕、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肅魁梧有壯節、喜奇計、知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家富於財、性好施與、乃大散財貨、賑給貧士、以驅馳聲、結豪右、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破壞之邪、原注、吳書後漢書、淮泗間非遠稱之地、晉陽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彊、可以連橫、鄰言相聽、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鄉黨從命、乃使組織在前、鎧壯在後、乃女三百餘人行、州道稱善、乃相率還、肅遂行、往見瑜、瑜亦雅奇之、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數術歸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勸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東渡、肅與同行、留家曲阿、會瑜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揚與肅友善、遣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委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

者、今在巢湖、擁衆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間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徒、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卒、權尚住吳、瑜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秘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於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騖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卽見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權獨引肅留、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遺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殷多務也、因其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漢昭非肅輩下不足、頗訾毀之云、肅年少粗疏、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族、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雠逆、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曹操已向荆州、晝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操、劉備惶懼奔走、欲渡江南、肅往迎之、到當陽長阪、與昭烈會、宣勝權旨、及陳江東強固、勸昭烈與權併力、昭烈甚悅、肅見諸葛亮、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昭烈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原注、裴松之曰、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皆肅之本謀、又諸葛亮曰、魯子敬言、亮以逆操之略說權、權乃大喜、如似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共官各記所聞、皆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語同出一人、而并說若此、非誠述之能也、卽昭烈見孔明於隆中、孔明卽言孫氏據有江東、可以爲援、及到夏口、遂請奉命來弔於孫將軍、魯之勸昭烈與權協力推操、適與孔明之言合、則結權并操非肅之本謀也、孔明與肅傳各載之、皆其事實不可偏廢、於說理之體也不害、世順說之、未詳、會權得曹操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事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將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孤也、原注、魏書及九州春秋曰、曹公征荆州、孫權大懼、將蔣濟說權拒曹公、乃遣兵助劉備而欲斬我乎、權然之、乃遣周瑜、程普、魯肅、董襲、甘寧、凌統、率三萬人、與備并力、備表權爲左將軍、領徐州牧、孫盛曰、魏書及江表傳、皆載一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略、劉表之死也、又請使襲取荆州、無緣方復說權、勸迎曹公也、又是時勸迎者衆、權未必欲斬肅、弗其隱也、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操破走、肅卽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閤拜、

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輭輪徵肅。始當顯爾，權撫掌大笑。後昭烈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呂範勸權留昭烈。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曹操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假備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爲樹蔭，計之上也。權從之，操聞權以土地業昭烈，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困上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爲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陳時之日，所言遠矣。原注：江表傳：初，瑜疾困，與權牋曰：瑜以凡才，昔受討逆孫將之遇，委以腹心，逢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報效以，自效戎行，規在邊埸，次取襄陽，蹙彊威震，謂若在旦，至以不通，遂遇寒疾，昨自醫療，日加無損，人生有死，修短命矣，或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不教命爾，方今曹公在北，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尚未知終始，此朝士日食之秋，王業正當艱難之日也，發聲悲烈，聽者莫不爲之流涕，時年三十六，權哀痛，遣使殺公安守將關羽，取荊州，瑜死不朽矣，蓋松之曰：案此牋與本傳所載意旨雖同，其辭並異耳。）卽拜肅爲武校尉，代瑜領兵。原注：通鑑編目：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孫權南郡守將周瑜卒，權以魯肅代領其兵。瑜士衆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原注：通鑑編目：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劉備孫權分荊州。安二十年，劉備使關羽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威恩大行，衆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從權攻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紀頹弛，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吝昭烈，昭烈內欲自規，仍僞報拒權，後昭烈西圖璋，留關羽守荊州，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侯與肅都界，數生狐疑，疆埸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昭烈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昭烈不承命，權遣呂蒙率衆進取，昭烈聞之，自還公安，遣侯爭三郡，肅住益陽，欲與關侯會語，諸將疑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侯亦何敢重欲干命，乃邀侯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數責侯以不返三郡，侯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鞋不脫介，獸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親於長阪，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蔭，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蠶并荊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棄義，必爲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補時，而負恃弱衆，以闘力爭師，尚爲老將何獲濟，侯無以答，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爾，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侯操刀起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曰使之去，昭烈遂割湘水爲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原注：通鑑編目：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孫權恐曰守將魯肅卒，權以呂蒙代之。）權爲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爲發哀，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吾魯子敬若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肅方嚴寡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肅，禁令必行，雖在軍陳，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志度宏遠，識鑒過人，瑜之後，肅爲之冠，肅遺腹子淑，既壯，濡須督張承謂終當遠到，永安中爲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鉞，及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鳳皇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馬。

德漢室之胄，高光之流，北足無所，瑜必欲去之，肅假之荊州而競奪之，有志於漢，欲爲桓文之事者若是乎？首止之會，踐土之朝，未之聞也。操安得獨爲漢賊乎？嗚呼，天未忘漢，當其衰亂，羣雄競起，皆欲亡之，以爲己有，是以不得其正焉。袁術、紹一敗塗地，曹操、孫權幸而有成，終爲僭偽，況其臣事之者乎？荀彧佐操，名爲興漢，其實經營篡代爲魏也。周瑜、魯肅決策拒操，稱爲漢賊，其實割據江東以爲吳也。惟昭烈君臣，百折存漢，卒得其統，三國人才，孔明爲不可及也，若彧、瑜諸子，一時智計之士，語大義則未也。且赤壁之捷，操以全力奔北，狼藉乘勝長驅，則無所逃命，招定中原，漢未必亡，乃遽足掀，垂涎荊土，甘爲三分，天下可爭而不爭，荊州不可爭而遽爭，有一天下之幾而不爲，惜哉。贊曰：天傾柱折，斗牛構屯，江海會同，再開乾坤，公瑾子敬，定交軍門，情親義合，遂成君臣，烏林燒操，江壁生紅，取威定霸，千載爲功，奄有荊吳，遂帝江東，分漢敵魏，吳臣之宗。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六

列傳第五十三

吳臣

呂蒙　陸遜

讀案呂蒙傳今闕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祖紀、讀案：陳志注作祖紀，城門校尉，父駿，九江都尉，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爲之綱紀門戶，孫權爲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爲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原注：陳氏祠堂像贊曰：海昌，今屬富縣也。）縣遜年穉旱，遜開倉穀以振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吳會稽丹陽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興桑蠶，會稽山賊大帥潘臨久爲民害，遜召兵討治，突入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棊跱，豺狼闚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猖獗，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爲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牙

韓，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權，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侯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彼矜其驍氣，陵轢于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謹案：今志作得務，通志及宋本陳志俱作但務，與此合。）北進，未嫌于我，有相聞病（謹案：今志作家相聞病，通志作有相，與此合。），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謹案：陳志作下見至尊，通志作下見，與此合。），宜好爲計。蒙曰：彼素勇猛，既難爲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彼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關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爲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前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闚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關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啟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漢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漢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要，即破晏等，生獲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大姓文布、（謹案：今志作支布，毛本作文布，通志亦作文布，與此合。）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布、凱，布、凱脫走，漢以爲將。遜令人誘之，布帥衆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原注：吳書曰：權嘉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爲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舉茂才。）。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慺慺，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昭烈率衆討權，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昭烈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肜等各爲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于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原注：吳書曰：諸將並欲迎擊備，遜以爲不可，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地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于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不解，以爲遜畏之，各懷憤恨。）昭烈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

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並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昭烈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昭烈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昭烈大慚恚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初，孫桓別攻漢前鋒于夷道，爲漢所圍，求救于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謹案：今志作才略，宋本作方略，與此合，通志亦作方略。）昭烈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漢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案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彊對也。諸君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破漢兵，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又昭烈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擒，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爲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昭烈聞魏軍果出，三方受敵，書與遜曰：賊今已在江陵，吾將復東，將軍謂其能然不？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夷未復，始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算，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昭烈尋殂于永安，末帝即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末帝及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五年，遜陳便宜，勸權施德緩刑，寬賦息調，納忠讜之言，察興利之臣。權嘉納之。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周魴（謹案：今陳志作孫魴，漢步周魴鄱陽太守，誘曹休事非本傳，通志作周魴，與此合。）譎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爲大都督，逆休。（原注：陸機爲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吳錄曰：假遜黃鉞，吳主親執鞭以見之。）休既覺，知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

廠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爲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東巡建業。而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徵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督軍國。時建昌侯虞。於堂前作圍鵝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勸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爲。虞即時毀撤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戚兵不盛。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责曰。聽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爲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憚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爲先。自不姦穢入身。雖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主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常主之隆業。有智無怨。非懷遠之宏規。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朱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撫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爾。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飢寒。臣愚以爲宜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洞淵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遣將襲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討之。遜上疏曰。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讎忿。蠻夷猾夏。未染王化。烏桓荒裔。拒逆王師。至今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英豪踴躍。聽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關荊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權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遠乘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強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闕覦。慼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府。早定中夏。垂曜將來。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斯裘奉報。還過蔚于沔中。鈔遜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獵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闇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菽豆。與諸將弄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獵已旋。無所復疑。得專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定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襲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峻、峻等並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啓。不得關。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圍。斬首獲生凡千餘人。原注：臣松之以爲編虛。孫權以區區江夏。城得專力于己。既獲渠拓

彤勢。使敵不敢犯。方舟順流。無復怵惕矣。何爲潛復遣諸將奄襲小縣。致令市人驚奔。自相傷害。俘馘千人。未足爲魏。徒使無辜之民。橫罹荼酷。與諸葛瑾深之師。何其疎哉。用兵之道。既宜廣。失律之內宜廣。況許無三世。及孫而滅。豈此之餘殘歟。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悔。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原注：臣松之以爲此無異魏休復叛而全其遺黎。曲慕小仁。何補大虛。江夏功曹趙濫、弋陽偏將張生、及夷王梅頤等並帥支黨來附。遜傾財帛。周給經恤。又魏江夏太守逯式。原注：逯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鄙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悲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旨來書。設期。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沿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原注：臣松之以爲逯將送妻。亦復如之。自非發覺。將成大患。何足動損雅度。夠爲小節。以斯爲美。又所不取。六年。中郎將周魴乞于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爲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谋。恐致賊寇。而魴固陳取之。郡民吳遂等果作賊殺魴。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並應遂。自圍輒。計即破遂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恒作威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權誅壹。深以自責。語在權傳。時謝淵、謝玄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原注：吳歷稱云：謝玄才辯有計術。頗作邊害。而與北鄙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悲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旨來書。設期。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沿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原注：臣松之以爲逯將送妻。亦復如之。自非發覺。將成大患。何足動損雅度。夠爲小節。以斯爲美。又所不取。六年。中郎將周魴乞于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爲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谋。恐致賊寇。而魴固陳取之。郡民吳遂等果作賊殺魴。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並應遂。自圍輒。計即破遂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恒作威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權誅壹。深以自責。語在權傳。時謝淵、謝玄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原注：吳歷稱云：謝玄才辯有計術。

問學。終於文武備足。有國士之風。遜一旦爲大帥。能昭果毅。使諸將聽服。獨當一面。遂成雋功。非有過人之材。能若是乎。至於忠誠懇至。發國忘身。庶幾社稷之臣。遜死而家嗣遂廢。貽禍於後。豈貴籍恨。不瞑九泉。權與負遜也哉。

贊曰。子明識斷。駿發遒毅。學問略奇。足繼公瑾。伯言靜密。卻敵安邊。虎臥國門。威深大江。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七

列傳第五十四

吳臣

孫邵　顧雍 子邵 族人悌 伯子譚 從徽 承 顧綜

步騭 子闡 子協　周昭　諸葛瑾 少子融

孫邵字長緒。北海人也。偉風儀。長八尺。爲孔融功曹。融稱之曰。廊廟才也。從劉繇于江東。繇沒。遂從孫策。及權統事。數陳便宜。以爲應納貢聘。權即從之。拜廬江太守。遷車騎長史。黃武初。權初置丞相。以邵爲之。被威遠將軍。封陽羨侯。爲張溫暨豔所奏。舉郎辭位請罪。權令復職。四年卒。謹案。孫權傳云。五月。丞相孫邵卒。四年 年六十三。原注。志林。吳之創基。邵爲首相。史無其傳。竊常怪之。嘗問劉聲叔。聲叔博物君子也。推其名位。自應立傳。項峻吳錄時已有注記。此云則張惠恕不能。後韋氏作史。蓋惠恕之黨。故不見書。

謹案。顧雍傳闕。止存附傳族人悌。殷禮二篇。

悌、雍族人。字子通。以孝友廉正聞于鄉黨。年十五爲郡吏。除郎中。稍遷偏將軍。權末年。嫡庶不分。悌數與驃騎將軍朱據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內行尤謹。待其妻如賓。夜歸歲出。命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帶加衣。趣令妻還。悌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悌每得父書。當灑掃整衣服。更設

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至。則臨書垂涕。聲語哽咽。父以壽終。悌飲漿不入口五日。權爲作布衣一襲。皆摩絮著之。強令悌釋服。雖以公議自割。猶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悌四子彥、禮、謙、祕。皆交州刺史。祕子衆。尚書僕射。殷禮。謹案。陳志孫權傳注作殷札。誤。步騭傳張溫傳俱作禮。與此書合。字德嗣。幼有令聞。潛誠過人。年十九。守吳縣丞。孫權爲王。召除郎中。後與張溫俱使漢。諸葛亮甚稱歎之。稍遷至零陵太守。赤烏四年。權使全琮略淮南。諸葛恪攻六安。朱然圍樊。諸葛瑾取相中。禮言于權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從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宜滌荊揚之地。舉彊羸之數。使強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取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于受敵。長安以西。務對漢軍。許雒之衆。勢必分離。掎角瓦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于屢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策之善也。權弗能用。禮卒。子基。兼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有三子。巨字元大。有才器。初爲吳偏將軍。統部曲。城夏口。入晉爲蒼梧太守。少子祐。字慶元。吳郡太守。

謹案。步騭傳闕。止存附傳李肅一篇。

李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得中。甄奇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時服其精鑒。權擢掌選舉。號稱得才。求出補吏。爲桂陽太守。吏民悅服。徵爲卿。會卒。

諸葛瑾字子瑜。漢丞相亮之兄也。原注。吳書。其先葛氏。本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爲氏。風俗通曰。葛嬰爲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并氏焉。此與吳書所說不同。瑾少聰敏。游學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遭母憂。居喪。後事繼母。皆以孝稱。遭漢末年。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婿曲阿弘咨見而異之。薦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爲權長史。轉中司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通好劉備。與其弟亮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彩。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爲書。泛論物理。因以己心遙往忖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耶。權又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羣下多爲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來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令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爲君赦之。後從攻忠義。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昭烈征權。權求和。瑾與昭烈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謹案。陳志作議臣。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于小。未留意于大者也。試爲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暫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

111

33A

于葬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讐，誠當先後若審此數，易于反掌。（注）臣松之曰：劉后以荊獨得脫河，斯蓋爲補漢，關羽備兵荊溪，志陵上國，雖民主定霸，功未可必，要戮威靈，有其紀略，孫權信侯顯心，助魏除害，是爲脫左子勳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平蜀而止，義旅所指，宜其在孫氏矣。陳以大義貫論，若之何忠臣雖，且孤羽相與，有若內體，時臨橫斷，橫斷，憤痛已深，豈此著固之書所能測其成，義之于篇，實爲雖尊之義，世明之論，明昭烈之心，正孫權之知，得之矣，世謂瑾者，固之者不當故，本當也，夫瑾之所能，所以著邪正，別成僞，瑾之志欲彰昭烈之懇，蓋孫氏之怨，合二國之好，固非者竭，敵之是已。）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昭烈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然謗言流聞于外，陸遜表明瑾必無此，宜有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爲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元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于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孤當以嘗解元德，意自隨人爾，子瑜答孤言：弟亮已失身于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前得妄言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書與之，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得間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黃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陵侯。魏曹真、夏侯尚等圍朱然于江陵，又分據中州，瑾以大兵爲之救援，瑾性宏緩，推道理，任計畫，無應卒奇伏之術，兵久不解，權甚患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于上流，瑾進攻浮橋，真等退走，終以全師保境爲功。虞翻以狂直流徙，恒瑾屢爲陳說，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敬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罪積彌深，見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瑾爲人有容貌思度，于時服其宏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又別書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爲曹丕已死，寇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此患更深于操時，孤以爲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有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爲讒禍，至于御將，自古少有丕之手操，萬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猶丕之不如操，其所以移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虞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強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爾，寧是興隆之漸邪，又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于乘勢後，自遂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笞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爲非爾，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惜加之，用能成義，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能，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姦讒並起，更相陷懟，轉成嫌貳，自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爲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蹈藉者也，彊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當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原注：裴松之曰：魏明帝當時明主，疑自己禍，孫權此論，庶幾無證，而史或之者，時以法幼剛毅，威柄不一，亂亡之形，有如權言，或信以難久之於明帝，則非著于齊王，齊王之世，可不謂驗乎，不敢顯斥，抑是裴之誠辭。）權稱尊號，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及召瑾，瑾收權又有詔切責，瑾輒因事以答辭順理正，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憂戚，初瑾爲大將軍，而弟亮爲漢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封侯，族弟謹又顯名於魏，一門冠蓋三方，天下榮之，瑾才略雖不及亮，而謙行尤純，妻死不復娶，愛姜有子不舉，其教篤如此，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遺命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襲爵，攝兵業，駐公安，融字叔長，生于龍貴，少而騎樂，學爲章句，博而不精，性寬容，多技藝，數以巾褐奉朝請，後拜騎都尉，赤烏中，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入會佃毘陵，男女各數萬戶，表病死，權以融代表，後代領父部曲，（注：遜按：志作後代父瑾領，據融部曲，融字長衍，吏士親附，疆外無事，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遊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棋促席，量敵選對，博奕、投壺、弓彈，部別類分，看骰酬著，開遞迭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賀齊，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爲奢綺，孫權卒，徙蒼梧，後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擊西兵，恪既誅，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聞兵至，惶懼，猶豫不能決計，兵到圍城，欲棄而死，三子皆伏誅，先是公安有鵝鬬鳴，童謠曰：白鵝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及融被圍，果刮金印龜服之而死。（原注：陳志張昭、顧雍、諸葛瑾、步騭、共一傳，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誓方直，動不苟己，而以招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帥保，從容閒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仗業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樂位，諸葛瑾步騭，並以雅度見稱，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謹心長者，好尚人物，焉昭之論，稱之共美，故評曰：諸葛瑾步騭納在公，有忠貞之節，張承雖遜，成損不者，愛憎相攻，遂相陷南翁，高說。）

議曰：權初稱王，依放漢制，置丞相而用孫邵，及稱尊號，顧雍、陸遜、步騭相繼爲之，皆以德度見器，雍容泰定，有大臣之風焉，諸葛瑾才猷蘊藉，顯而上將，以功名終，亦其次也，邵、譚忠清梗亮，克世先烈，步氏有聞，諸葛氏有恪，家聲隆矣。

贊曰：侃侃相臣，濟威以仁，旋鑾收聲，澤國生春，元歎德度，沈深穩遠，澄淵以波，龍鱗蛟轉，子山純懿，子瑜共肅，贊元將命，共安坤軸。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八

列傳第五十五

吳臣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子修表　董襲　甘寧　凌統父操　徐盛　潘璋　丁奉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爲郡吏。有容貌計略。捷給善應對。從孫堅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于陽人。攻城野戰。身被創夷。堅卒。復隨孫策在淮南。從攻廬江。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等。轉下秣陵、湖熟、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匹。（潘案：五十匹，今志並作五十四。）進破烏程、石門、木渡、陵傳、餘杭。普功爲多。策入會稽。以普爲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陽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泰、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爲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勳于沛陽。進攻黃祖于沙羨。還鎮石城。策卒。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攻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領海昏。與周瑜爲左右督。破曹操于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瑜卒。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昭烈。普復還領江夏。還盜寇將軍。獲叛者數百人。皆令投火。即日病篤。百餘日卒。權稱痛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爲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少孤。嬰丁凶難。有壯志。薪芻餘暇。講習書傳。尤精兵事。初爲郡吏。舉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卒。蓋隨策及權。操甲周旋。蹈刃居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爲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爲官。不以文吏爲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諸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爲衆先。初皆怖威。以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肉。因出書詰問兩掾辭旨。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敕。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陽都尉。抑強扶弱。山越懷附。蓋委貌嚴毅。善于撫養。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爲先。建安中。隨周瑜拒曹操于赤壁。建策火攻。乘勝追操。爲流矢所中。時寒墮水。爲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於刷牀中。蓋自張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得生。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蓋隨邑落。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蠻遂巴醴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濟。後長沙桂陽縣爲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于宣。蓋當官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原注：吳書又圖蓋畫形。四時祭祀。）及權稱帝。追論其功。賜子柄尚關內侯。

謹案目錄此下有韓當傳。今闕。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潘案：孫策傳。無襲袁術事。此仍續志之文。疑有誤。）欽隨從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郡。又從定豫章。調授葛陽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西部都尉。會稽治賊呂合。秦狼等爲亂。欽將兵討擊。遂禽合狼。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以涇（潘案：涇今志作經。經志作涇。與此合。）拘昭陽爲奉邑。賞齊討黝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黝賊平定。從征合肥。魏將張遼襲權于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盜寇將軍。領濡須督。後召還都。拜津右護軍。典領鮮誥。權嘗入其室內。母妹輒經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即敕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蘇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于欽。曹操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己。而欽每稱其善。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慕郗奚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強。有膽略。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怨以蔽賢乎。權嘉之。及攻皖。欽督軍入沔。還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舊制長二百戶田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昭烈。有功。遷赴南郡。與魏交戰。臨陣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職。

謹案目錄此下有周泰、陳武、董襲、甘寧四傳，今闕。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嘗冠軍城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蠀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事，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甘寧射殺之。（語案陳志云：中流矢死，此誤甘寧傳注。）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復命擊山賊，權破保疊，先還，餘麻疊萬人，統與怡張異等留攻，圍之，刻日當攻，先期，統與怡陳勤令飲酒，勤剛勇任氣，因怡祭酒，陵轢一座，舉劍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而折不為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因酒凶悖，又于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于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攻江夏，統為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當去大兵數十里，行入石江，斬黃祖將張碩，盡獲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進，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擣其城，于是大獲，權以統為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操于烏林，遂攻曹仁，遷為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與呂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為右部督，時權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兵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闕者兩板，權跳馬橋邊，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原注：吳書統別傳：權謂統曰：卿昨日衣服，其側幅得卑氏良邪，故得不死。）拜偏將軍，悉給本兵時，有萬同郡盛逸，于權者，以為梗槩大節，有過于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逸夜至，時統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命敕圍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悲敬盡禮，親舊故人，恩義益隆，事畢，當出，會病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牀起坐，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為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發之宮中，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蔣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免，封復婁侯，領兵。

謹案目錄此下有徐盛傳，今闕。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為陽羨長，始往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貨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當相還，權奇愛之，因使召募得百餘人，遂以為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司馬，後為吳大市刺姦，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荊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起為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鬬死，朱讜徐盛皆披走，璋次在後，使馳進，橫馬斷讜，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校屯

牟州，權征忠義，璋與朱然斷其走道，到臨沮，住夾口，璋部下司馬馬忠獲之，并其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即分宜都秭歸二縣為固陵郡，拜璋為太守，振威將軍，封漢陽侯，甘寧卒，又并其軍，昭烈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斬漢遂軍馮習等，所殺傷甚衆，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楊粲並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絕，璋曰：魏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于洲上流五十里，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筏畢，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璋下備陸口，權稱尊號，拜右將軍，璋為人粗猛，禁令嚴然，好立功，（語按：今志作好立功業，各本似誤作功夫。）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然性吝嗇，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功，而輒原不問，嘉禾二年卒，子平以無行徙會稽，璋妻居建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謹案目錄此下有丁奉傳，今闕。

譙曰：程普諸將，皆江表虎臣，鏖兵衝主，攻堅乘敵，與王定霸、孫氏兄弟，卒立國建號，諸將之力也，若黃蓋之水戰而用火攻，能用奇者也，蔣欽之不挾私怨而舉徐盛，淩統之親賢下士，輕財重義，陳表傾家養士，妻子露立，並有良將之規，甘寧之奢侈，潘璋之不法，權皆容之，許寧報蘇飛之恩，不使統復父操之讎，取將之術也，丁奉恃功而驕，不容于后主，宜哉，孫盛曰：孫權養士，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周瑜之夷，殉陳武之妾，請呂蒙之命，育淩統之孤，故仁澤內著而能屈強敵，然三良從穆，秦師以之不征，魏妾既出，杜回以之僵仆，（原注：左氏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死世祚之促，不亦宜乎。

贊曰：吳將剽輕，殆多謀計，其胄下人，卒自稱帝，廢創撫孤，勳績流涕，御取有術，腹策有方，果保江東，不負桓王。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九

列傳第五十六

吳臣

朱治子才　朱然子績　呂範　朱桓

謹案此卷傳文全闕止存讚贊

讚曰朱治、呂範、以勳舊重。朱然、朱桓、以膽勇稱。皆隱然故國。有古來大將之風。施綬沈毅明略。將御有餘。雖掛之亂。懼爲魏乘。召漢人使彙并而爲之。讎。峰卒不行。可謂有權。亂反正之志矣。權謂呂範忠篤亮直。可方吳漢。終以大司馬處之。官人以才而不以舊。所以能成霸業也。

贊曰天分鼎裂。蕭揮狼抗。成篇安謐。式資良將。形勢深阻。江山沈雄。勢常北向。以守爲攻。舟楫是利。武將無用。矯矯諸臣。功績信重。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

列傳第五十七

吳臣

薛綜子瑯生　胡綜徐詳　駱統從弟秉　陸瑁　是儀　李衡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其先齊孟嘗君封薛。高祖定天下。求其後。得陵國二人。欲封之。兄弟相推。奠適立。去之竹邑。遂以薛氏。自關至綜。世典州郡。爲著姓。綜明經善屬文。有吳才。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舉士燮既附。召綜爲五官中郎。除合浦交趾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至九眞。舉臯辺守淵者僕射。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句身。虱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臣萬邦。天子之都。於是奉坐寡笑而奉無以對。其捷機敏捷皆此類也。原注。江表傳。權於吳。陸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權謂闞澤姓名。澤入其腹。權復問吳字云何。澤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居都。吳本傳不同。後綜之曰。闞澤本有是語。作如爲。以爲戲云橫目。與

薛綜傳相附。嘲闞。守及馬吳。權問曰。蜀字云何。澤曰。有犬者蜀。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居都。吳本傳不同。後綜之曰。闞澤本有是語。作如爲。以爲戲云橫目。與

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權謂侍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苍梧。秦設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殊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趾刺史

以鎮豎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阯任延爲九眞太守乃教其耕犂使之冠履爲設媒官使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以降四百餘年頗有士類（舊案・士類陳志作顏類・顏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爲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眞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倮體不以爲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靦面目耳然而土廣人眾阻險毒害易以爲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覩其好髮髡取爲髲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爲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撾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眞太守儋萌爲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猶迫強萌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眾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爲隙兵弱敵強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爲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爲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爲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騭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氏之變（舊案・士氏今志作士氏・通志作士氏・此今・）與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爲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略知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以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恩黃龍三年建昌侯慮爲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爲長史外掌眾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賊曹尚書遷尚書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征討綜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按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才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鈍弊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埆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又加洪流洸瀁有成山之難

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洿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則臣子賴祉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乙未權敕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誠信辭義粲爛（舊案・陳志作文義信辭粲爛・無漢字漢字・）權曰復爲兩頭使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眾咸稱善赤烏三年徙選曹尚書五年爲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權賜綜紫綬囊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權曰太子年少涉道日淺君當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茅土之封非君而誰是時綜以名儒居師傅之位仍兼選舉甚爲優重六年春卒凡所著詩賦雜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子珝孫休時爲五官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爲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眾遷威南將軍伐交阯還道病卒珝弟瑩字道言初爲祕府中書郎孫休即位爲散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孫皓初爲左執法遷選曹尚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皓追歎瑩父綜遺文且命瑩繼作瑩獻詩曰惟臣之先昔仕於漢奕世綿綿頗涉台觀暨臣父綜遭時之難卯金失御邦家毀亂適茲樂土庶存子遺天啓其心東南是歸厥初流隸困於蠻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拯擢泥汙釋放囚禍受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遂入京輦遂升機樞枯瘁更榮絕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存足止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明聖嗣至德謙崇禮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忠洪恩未報委世以終嗟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託綜遺體過庭既訓頑蔽難啓堂構弗克志存耦耕豈悟聖朝仁澤流盈追錄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拔被以殊榮珥豕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聲及臣斯陋實闇實微既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東宮繼世荷輝才不逮先是忝是違乾德博好文雅是貴追悼亡臣寔存遺類如何愚冗曾無勞績瞻彼舊寵顧此頑虛孰能忍愧臣實與居夙夜反側克心自論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結草生誓殺身雖則灰隕無報萬分是歲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皓令瑩督萬人往以多盤石難施功罷還出爲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皓追聖谿事下瑩獄徙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爲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爲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

必襲孚峻之跡。權盟大梟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僚之中。瑩爲魁首。今者見寃難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懷懷爲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塡溝壑。無所復恨。皓遂召瑩還爲左國史。頃之。選曹尚書同郡繆禕以執意不移。爲羣小所疾。左遷衡陽太守。既拜。又追以職事見詰。對拜表陳謝。因過詣瑩。復爲人所白。云禕不懼罪。多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禕下獄。徙桂陽。瑩還廣州。未至。召瑩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勳。天紀四年。晉軍征皓。皓奉書於司馬伷、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造也。瑩既至雒陽。特先見敍。爲散騎常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大康三年卒。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爲第一乎。喜曰。瑩在四五之間。安得爲第一。夫以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正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獻納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愼。不爲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又安得爲第一乎。瑩著書八篇曰新議。子衆字令長。濟紫有氣局。歷位二宮丞相長史。元帝時爲丹陽尹、尙書、太子太傅。自綜至衆三世傳東宮云。原注。吳志。干寶晉紀曰。武帝從容問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對。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爲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書。策卒。權爲討虜將軍。以綜爲金曹從事。討黃祖。拜鄂長。權爲車騎將軍。召綜還爲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昭烈下白帝討權。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部。綜領右部。督戲口將晉宗叛歸魏。魏以宗爲蘄春太守。去江東數百里。數爲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拜權爲吳王。封綜、儀、詳皆爲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夏口。原注。吳志。夏口。與毛本合。今宋本作夏口。考孫權傳。黃龍元年夏。夏口武昌並言黃龍鳳皇見。當是夏口爲是。通鑑亦作夏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觀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弧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共。舜征有苗。啓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猷。革我區夏。乃律天時。制爲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實使之。爲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闇謨若神。可謂祕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黃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權與漢使約中分天下。宜申前好。盟載之文。綜所作也。爲時所稱。未幾。詳綜並爲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僞爲質作降書三條。其一曰。天綱弛絕。四海分崩。羣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

民。風塵煙火。往往而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繫於壞土。不能翻飛。遂爲曹氏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託大命。愧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戶受覆燾。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繇。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關求達。其欲所陳。載列於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垂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爲知天命也。臣昔爲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總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沖統政。讒言彌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簡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爲邪議所見搆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眞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冰炭。昔樂毅爲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卽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爲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爲名。託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傳而已。以爲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而誰。此方之民。思爲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款心赤實。天日是鑒。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歎。日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原注。公羊傳。冬。齊高子來盟。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緜緜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搆讒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自當奔赴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爲。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過。未有非之者。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己自效。不當徼倖因事爲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爲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問。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邳。荊揚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許雒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既自多馬。加以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皆

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先究虛實，今此間實屬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基，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賀雖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較，應見受納，遂破袁軍，以定曹業，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間聞界上將閻浮、趙犢、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致破亡，今臣款款，遠授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絕，受此厚禍，卽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實聞其言，此文旣流行，而賀已入爲侍中矣，二年，青州人隱蕃有口才，曹叡使詐叛入吳，令求廷尉重案大臣以離間之，旣至，上書曰，臣聞紂爲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權卽召入，蕃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爲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於是蕃名聲大盛，車馬雲集，賓客盈堂，蕃遂謀亂，發事覺亡走，捕得考問，蕃無所言，權使將入，詔曰，何乃以肌肉爲人受苦乎，蕃曰，孫君丈夫圖事，豈無儔伴，烈士死不足相牽耳，遂閉口而死，權謂普曰，卿前盛稱蕃，又爲之怨望朝廷，使蕃反叛，皆汝之由，普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辭訟，遼東之事，輔吳將軍張昭以諫權言辭切至，權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責也，自權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皆綜所作也，初以內外多事，特立科長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朝臣下議，綜議以爲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後必絕，遂用綜言，由是奔喪乃斷，赤烏六年卒，子沖嗣，沖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爲中書令，原注，吳錄，沖後仕晉尚書郎吳郡太守，徐詳字子明，續案，吳地記曰，吳主遣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比者願濟橫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詳對曰，若越橫江而遊姑蘇矣，是踵亡秦而蹈夫差，恐天下之事去矣，太祖大笑曰，徐生無乃逆詐乎，吳郡烏程人，先綜死，

謹案，目錄此下有駱統傳，今闕，止存附傳謝淵一篇，

謝淵者字休德，少修德操，躬秉耒耜，舉孝廉，歷官稱職，累遷建武將軍，雖在戎旅，尤垂意人物，駱統子秀被門庭之謗，衆論狐疑，莫能證明，淵鬭之歎曰，公緒早夭，同盟所哀，聞其子志行明辨，而被闇昧之謗，與諸夫子烈然高斷，而令憤遯疑，非所望也，秀卒見明，無復瑕玷，終爲顯士，淵之力也，謹案，陳志，謝淵在駱統傳注，此附駱統傳者，以類附見爲事合之耳，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原注，迪孫曄字思光，作獻帝春秋云，迪與張紘等俱過江，迪父綏爲太傅掾，張超之討董卓，以綏領廣陵事，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爲起立墳墓，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早亡，二男一女，謹案，陸績傳，績子宏、叡，此云二男與續傳合，陳志作一男二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讁，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潁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慌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爲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皆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爲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脣齒相濟，若實孑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槃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休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於時天下乂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喩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埸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故當以緩急差之，謹案，故，今志作政，通志作故，與此合，未宜以淵爲先，願陛下抑威任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爲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瑁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初，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優於宗脩，惟瑁以爲不然，後果如其言，赤烏二年，瑁卒，子喜涉文籍，好人倫，孫皓時爲選曹尚書，

謹案，目錄此下有儀傳，今闕，

李衡字叔平，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爲武昌庶民，聞羊衜有人物之鑒，往見之，衜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時校事郎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偪，莫敢言，衜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爲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姦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爲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被誅，衡求爲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先帝相拔過重，旣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瑯琊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可自囚詣獄，表

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佈下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射鉤斬祛，在君為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仍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矣。原注，元一統志太史公言江陵千株橘，其人與千戶侯等，蓋謂此也。 衡亡後，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汝父恆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爾，用此何為，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晉咸康中其宅址枯樹猶存焉。

謹案，此卷議贊闕。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一

列傳第五十八

吳臣

賀齊子達 弟景　全琮子懌 緒　呂岱徐原　鍾離牧子徇　潘濬子翥 蔣元　殷　周魴子處

謹案，賀齊傳闕。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靈帝時舉孝廉，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為丹陽都尉，孫權為車騎將軍，以柔為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啟報，柔更奇之。原注，徐衆評曰，禮子事父無私財，又不敢私施，所以避尊上也，棄命專財而以邀名，未盡父子之禮，裴松之曰，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然士類縣命，憂在朝夕，權其輕重，以先人急，斯亦馮諼市義，汲黯振救之類，全謂邀名，或負其心。 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為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忠義圍樊襄陽，琮上疏陳侯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表不答，及禽侯，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

抑君之功也，於是封新陽亭侯。謹案，吳志作封陽華亭侯。 黃武元年，魏以舟師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遷琮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太守，七年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於石亭，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為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琮領太守，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琮過錢唐，脩祭墳墓，麾幢節蓋，觀耀閭里，大會宗族六親，故舊，施散千餘萬，鄉邑以為榮，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尚公主，初，琮為將甚勇決，當敵臨難，奮不顧身，及作督師，養威持重，每御軍常任計策，不營小利，權太子登出征，軍次安樂，群臣莫敢諫，琮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權即命登旋軍，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攻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彊敵，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右大將軍，琮為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迕，初權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瘴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汙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有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眾疾疫死者十八九，權深愧悔，後言次及之，琮對曰，當是時羣臣有不諫者，臣

以為不忠，琮既親重，宗族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為平東將軍，封臨湘侯，懌兄子禕、儀、靜等亦降魏，皆郡守列侯，琮長子緒，幼知名，奉朝請，出授兵，稍遷揚武將軍牛渚督，孫亮立，遷鎮北將軍，東關之役，緒與丁奉建議引兵先出，以破魏軍，封一子亭侯，年四十四卒，次子寄坐阿黨魯王霸死，小子吳，孫權外孫也，封都鄉侯。

謹案，目錄此下有呂岱鍾離牧傳，今闕。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為人聰察，對問有機理，山陽王粲見而異之，由是知名，為郡功曹，年三十，荊州牧劉表辟為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贓穢不修，濬按殺之，一郡震竦，後為湘鄉令，治有名績，昭烈領荊州，以濬為治中從事，及入蜀，留典州事，孫權殺忠義，并荊土，將吏皆歸附，而濬獨稱疾，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荊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武陵郡從事謹案，陳志作武陵部，通志作部，與此合。 樊伷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漢，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伷，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是南陽舊姓，頗能弄脣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伷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

節之驗也。（陳案：桓譚新論、保傅篇一節而長短可知。）權大笑而納其言。即遣潛將五千往，果斬平之。拜輔軍中郎將，授以兵，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黃元卒，潛并領元兵，屯夏口。權稱尊號，拜少府，進封潯陽侯。（陳案：陳志作鄱陽侯，通志作鄱陽侯，與此合。）遷太常。權數射雉，潛諫，權曰：相與別後，時時帖出，不復如往也。潛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害人。乞特為臣故息盜之。潛出見雉翳故在，手自撤壞。權由是不復射雉。五谿蠻夷叛亂，盤結，權假潛節，督諸軍討之。信賞必罰，法不可干。斬首獲生以萬數，自是羣蠻衰弱。驃騎將軍步騭屯濡口，求召募諸郡以增兵。權以問潛，潛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為害，加隱有名勢，在所取媚，不可聽也。權從之。中郎將豫章徐宗，名士也，皆到京師，與孔融交結。然儒生謹節，都曲寬縱，不事節度，為衆作敵。潛遂斬之，降人隱蔽，以口辯（陳案：降人志注作歸義，通志作降義人。）為豪傑所薦。潛子，蔚亦與周旋饋餉之。潛聞大怒，疏責蔚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雖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惕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成怪潛。而蔚果圖叛誅夷，乘乃服其先見。潛姊兄零陵蔣琬為漢大將軍，或有間潛於武陵太守衛旃者云：潛遣密使與琬相聞，欲自託，旃以告權。權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旃表以示潛，而召旃還，免官。先是，潛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軍事，遜復故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黃門侍郎謝宏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答不能佳。宏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宏曰：得無潛太常乎。壹良久曰：君論近之矣。宏謂曰：潛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遠無因爾。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殺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潛求朝詣建業，欲盡辭極諫，至開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潛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為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潛乃遣見具陳壹之姦險，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咎責躬，因謂讓大臣。赤烏二年，潛卒。子蔚，闕。潛女配建昌侯虞翻。翻字文龍，拜騎都尉，代潛領兵，早卒。次子祕，權以姊陳氏女妻之，調湘鄉令，襄陽習溫為荊州大公平，祕過辭溫，問曰：先君昔日謂君侯（陳案：陳志作先君昔日君侯。）當為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者？溫曰：無過於君。後祕為尚書僕射，代溫為公平，甚得州里之譽。黃元字文表，丹陽人，父祕（陳案：祕、陳志作祕。）字宣嗣，從孫堅征伐有功，堅表為九江太守。後轉吳郡，所在有聲。元兄良字文幽，隨孫策平定江東，策以為會稽東部都尉，卒。元領良兵，拜蒼武中郎將，以功封潯陽侯。權為子登擇淑媛，羣臣咸稱元父兄並以德義文武，顯名三世，故遂聘元女為妃。黃武五年卒。權甚惜之。

讀案：目錄此下有周魴傳，今闕。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九

吳臣

陸凱（子胤、何定、弟尤）　陸抗（子晏、景）

陸凱字敬風，丞相遜族子。黃武初為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業，手不釋書，好太元論，演其意以筮，輒驗。赤烏中，除備耳太守，討珠崖，斬獲有功，遷為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陳志於零陵，斬志，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為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赴淮南，還，累遷荊州牧，進封嘉興侯。孫皓與晉平，徙凱為荊州牧，進封嘉興侯。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休立，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使者丁忠自北還，說皓弋陽可襲，凱諫止之。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性不好人視己，羣臣侍見，時莫敢迕，聽凱自視。皓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為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頃年以來，君威偽於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憲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羣無罪，賞無功，天為作

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庫廩，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騷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亟，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言，惠及負薪，弱請嚴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皆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興奪乖錯，賞罰失所，君委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廢，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蓋望，竊爲陛下惜天下爾。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惜大功，損百役，務寬弘，忽苛政，又武昌土地質危險而增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疲危，且流言喧言，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妖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原注：袁子曰：不堅固，遙屯守將，皆賢其妻子，名曰保質。）袁子少平曰：類相與嬉戲者曰有十數，永安二年正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六七歲，衣青衣，來從家兒戲，諸兒戴之，遂來爾，前面縛之，縛有光芒，嬉嬉外射，諸兒畏之，遂去。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愛我乎，我非人，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鈞司馬除，諸兒大驚，誠進官大人，大人來者，翁及見焉，繼雖溺高，有頃而沒之，識也。後五年而蜀亡，時吳敗峻金，其敗寬也。後五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蜀爲除矣。）乃以安居而比死，是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苦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宏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糜費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窮困，稽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騷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一息此役，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禍，四方之民，被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費，不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皇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補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蠹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撫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貴幸任事，飢而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爲佞邪，

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懷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元、賀邵、張悌、郭逸、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委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時年七十二。子禕，初爲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禕儀質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曰賊之衡要，宜選明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若於禕。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何定譖構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謹案：世說曰：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人，皓曰：盛衰，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國亡是懼，臣何敢言盛。）又陸抗時爲大將在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因皓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張布、中書丁密、侍郎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憑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成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石，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國殖才，凡庸之質，皆從家隸，邁步紫闥，於戲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蓄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

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尙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蕤．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塞竭民財．士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仗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矣．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擧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以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阯反亂．實由茲起．是爲遺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士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縣．舊今本作州督・宋本作州縣・與此合・職司．或蒞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皓不聽．暴戾尤甚．凱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旌．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竊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略陳其要．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己復禮．述修前德．不捐棄臣言．而放奢意傪俗．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父子相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數稔也．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浮沈．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則社稷存焉．皓始起宮．凱諫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企想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拜詔紙．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中．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

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膚．黃耉被於甲冑．天下始靜．晏駕早崩．自含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歔欷．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彊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騷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爲人主者．禳災以德．除咎以義．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魃消亡．妖星移舍．原注・湯禱桑林事見淮南子・呂氏春秋・宋景公有疾・司星子韋曰・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君當之・若禜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民者國之本・無民・何以爲國・如何殺人而求活・曰可移於歲・公曰・歲不登・何以畜民・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熒惑必退三舍・延命二十一年・視之信・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修德．而務築宮室．若德之不修．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秦皇之阿房．何異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旣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爲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于陛下之象也．臣子一離．雖念克骨．茲不解．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於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爲宮室宜厚．備衞非常．大皇帝曰．逆虜游魂．當愛百姓．何聊趣於不急．然臣下懇惻．由不獲已．故裁調近郡．苟副衆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寇鈔懾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尙猶謙讓．未肯築宮．況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慮哉．臣省不難．以及於亡．原注・按吳書三國志・此要錄吳人多云不睹有此・其文殊蓋切・疑非皓之所能堪裁・或良當夏誅之責耳・宋及皓上・病困・因以付之・及按江表傳・復相責詰・擬於之附於傳後・今按此疏凱所上疏・此諸英誠・其切直有過之者・疑是先其疏上之末・或皆其直・留中不下・故史不得而載・以嘗覬之出・附於疏末・凱弟允．字敬宗．始爲御史尙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相譖構．太子自懼黜廢．而魯王覬覦益甚．權時見楊竺辟左右論霸之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爲嫡嗣．於是權乃許立焉．有給使伏於牀下．具聞之．以告太子．允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共密議．欲令陸遜表諫．旣而遜具表極諫．權疑竺泄之．竺辭不服．權使竺出尋其由．竺曰．頃惟允西行．必其所道．又遣問遜何由知之．遜言允所述．召允考問．允爲太子隱曰．楊竺向臣道之．遂下竺獄．竺不勝痛毒．服實告允．初權疑竺泄之．及服．乃斬竺．釋允．後爲衡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阯九眞夷賊攻沒城邑．交部擾動．以允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允入南界．喩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誠意．遺以財帛．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淸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允曰．允天姿聰明．才通行潔．昔歷選曹．遺迹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淸．蒼梧南海．歲有舊風瘴氣之害．標案・今志作舊風瘴氣・此作暴字當是舊字之譌・舊風亦曰颶風・考按嘉靖本云・或南海謂有颶風・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允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允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攜幼．甘心景從．衆無攜貳．不

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脅之以威,未有如允結以恩信者也.衍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修,庶績咸熙矣.允卒,子式嗣.案江・陳志此下云・式為柴桑督揚武將軍・天冊元年・與從兄禕俱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何定者,汝南人,本孫權給使也,後出補吏,佞邪僭媚,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皓以為樓下都尉,典知酤糴事,專為威福,而皓信任,委以衆事.定為子求少府李勗女,不許,挾忿譖勗於皓,皓尺口誅之,焚其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絹數十疋.御犬率具纓紲,直錢一萬,一犬一兵,養以捕兔供廚,所獲無幾.吳人皆仇定,而皓以為忠,賜爵列侯.陸凱既面責定,臨終又陳定姦惡不可用.定大銜恨,卒譖徙凱家.鳳皇元年,姦穢發聞,始伏誅.

陸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丞相遜次子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絕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答,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慚.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為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

自關侯瀨漢案・陳志脫瀨字・文意不可解・通志作瀨・亦誤・案見吳志甘寧傳・瀨字至白帝.三年,假節.孫皓即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皓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彊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傳漢案・陳志作守國・通志作書傳・與此合・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感,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怛,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十七條失本,故不載.時何定弄權,閹官預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靜言庸違,唐書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以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日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敕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

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槃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竟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其餘皆赦之,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沖如常.羊祜既歸,增修德信,以懷吳人.陸抗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於是吳晉之間,餘糧棲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與人獵沔上,獲晉人先傷者,皆送還之.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嘗疾,求藥于祜,祜以成藥與之,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諸將或諫抗,抗曰:

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時人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於抗.抗曰:夫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之人,而況大國乎.臣不如是,正是以彰其德耳,於祜無傷也.原注・習鑿齒曰・理勝者天下之所保・信順者萬人之所宗・雖大猷既喪・義聲久淪・狙詐馳於當塗・權略周乎急務・負力從橫之人・臧獲牧豎之智・未有不貴此以判功・致茲而獨立者也・是故晉文退舍・而原城請命・穆子圍鼓・訓之以力・冶夫獻策・而費人斯歸・樂毅緩攻・而風烈長流・觀其所以服物制勝者・豈徒威力相詐而已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吳人不能越淮沔而進取中國・中國不能陵長江以爭利者・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傾也・夫殘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無殘・振武以懼物・未若德廣而民懷・匹夫猶不可以力服・而況一國乎・力服猶不如以德來之・而況不制乎・是以羊祜恢大國之略・思五兵之則・齊其民人・均其施澤・振義網以羅俗・明信愛以革暴俗・易生民之視聽・馳不戰乎江表・故能德音悅暢・而襁負雲集・殊鄰異域・義讓交安・自吳之遇敵・未有若此者也・抗見國小主暴・而晉德彌昌・人積己之善・而我已無附本之規・百姓懷嚴敵之德・闔境有棄主之慮・思所以鎮定民心・緝寧外內・奮其危弱・抗權上國者・莫若親行斯道・以佇其隙・使彼德靡加而此善流聞・歸重邦國・弘明遐風・折衝於枕席之上・校勝於帷幄之內・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國而不浚溝池之固・信義感於寇讎・丹懷體於先日・豈發迫詐以危賢・刻己尊之私名・貪外物之重我・闕服之而不信者亂・由是論之・苟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協衆以相危・小人之近事・狙詐以防物・威懼之餘略・爵以求安・明哲之所賤・賢人君子所以為業範・當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宜故也・加拜都護.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敘,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圮族替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

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因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於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戚。蕃邵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元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傳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百姓疲弊。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變有襲偽之釁。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強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尹。審刑罰案罰字北宋本吳志作賞。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然後順天承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勢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衆。古之明驗。誠宜暫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強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才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沖。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宦。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埸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戚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晏爲裨將軍夷道監。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騎都尉。封毗陵侯。既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潔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也。原注・文士傳曰・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甥・恪誅・景母坐見黜・景少爲祖母所育養・及祖母亡・景爲之心喪三年・二月壬戌。晏爲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景妻孫皓適妹。與景俱張承外孫也。

議曰。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當孫皓暴虐。一朝不能居。有一陸凱。世濟忠貞。危言讜論。剛剛匪直。自以爲龍逄比干。甘心鼎鑊而不顧。復有一陸抗。世爲虎臣。職管國門。內進忠規。外宣威略。屹與晉對。季梁猶在。隨未亡也。抗之與羊祜交歡。推誠任信。恢宏德度。特以術相傾。猶纖者觀華元子反復見於今。華元子反豈純臣乎。春秋以其成在乎下。而二君不與。故書宋人與楚人平。卿而人之。不與其事也。人臣義無私交。聘弓鍭矢。不越境外。束脩之間。不行境中。故抗祜之事。君子不與也。原注・春秋・宋人及楚人平・左氏傳・楚子圍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

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公羊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

贊曰。嗟嗟敬風。扞暴彊諫。不能格心。僅得覿面。幼節忠赤。椎坐發閫。啓主知畏。身繫社稷。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三

列傳第六十

吳臣

諸葛恪聶友　滕允　孫峻孫綝　濮陽興　孟仁　丁固　范愼

諸葛恪字元遜。大將軍瑾長子也。少有儁才。機辯警速。嘲調如流。莫與爲對。身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頞廣額。大口高聲。權見而奇之曰。藍田生玉。眞不虛也。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道藝。並爲賓友。從中庶子轉爲左輔都尉。原注・[illegible]・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爲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爲優・權又大噱・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爲盡爵・後蜀使至・羣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爲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廄・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敕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羣下不起・禕嘲之曰・鳳皇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權嘗問恪・頃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脩己而已・又問・卿何如滕允・恪答曰・登階躡陛・臣不如允・迴籌轉策・允不如臣・恪嘗獻權馬・先鑴其耳・范愼時在坐・嘲恪曰・馬雖大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太子嘗嘲恪・諸葛元遜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江表傳・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

名曰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答・坐中歡笑・恚所歎・權以嘗面戲恪父・誠爲褻實・則不君之甚・不可以訓・又試使輔吳・以嘗試吳臣僚・恪以燕辭答之・豈二國賓主之禮・又戲太子登嘲恪食馬矢・恪荅以雞卵・皆謔嘲實友之道・恪又以白驢翁張昭・豈新進事大臣之義哉・此直蘇吏・違吳千載・故皆削而不錄云・權欲試恪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所好也。原注・江表傳・權爲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諸葛亮聞恪代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爲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即轉恪領兵・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盡禽。屢自求乞爲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爲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走淵。猿狖騰木。矯捷若飛。時觀間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戰則蠭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莫能羈也。實以爲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歎曰。恪不大興吾家。乃大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棨戟武騎三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飢窮。漸次出降首。恪乃復敕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臼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諸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鍔。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既埽兇慝。又充軍用。藜蓧稂莠。化爲善草。魑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恪乞率衆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還。復遠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赤烏中。魏司馬懿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爲不利。於是徙恪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爲方今人物凋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之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於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辟由喭。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爲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縱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獎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闊略。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纖論苛克。苛克則彼聖賢猶將不全。況其出

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爲禍。原其本起。非爲大讎。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克己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猶難以自定。況已爲隙。且未能明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原注・漢書・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慕用之誠・後相背之盭也・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蕭育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本由於此而已。夫不捨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家戶爲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己。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會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荊州事。久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乃議所託付。朝臣咸皆注意於恪。而侍中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狠自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召恪、宏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與峻入臥內受詔牀下。權曰。吾病困矣。恐不復相見。諸事一以相委。恪歔欷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當以死奉詔。願陛下安精神。損思慮。無以外事爲念。權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爲治第館。設陪衛。羣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敍。諸法令有不便者。條列以聞。中外翕然。人懷歡欣。翌日。權卒。宏素與恪不平。懼爲恪所治。祕權死問。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宏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喪制服。與弟公安督融書曰。今月十有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萬國。羣下大小。莫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並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隸。是以悲慟。肝心圮裂。皇太子以丁酉踐祚。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懼怛惕。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觀。何時易哉。今以頑鈍之姿。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爲唇齒。近漢之世。燕蓋交遘。有上官之變。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犬牙相錯。當於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萬死。無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猶恐賊虜聞諱。恣睢寇竊。邊邑諸曹已別下約敕。所部督將。不亦妄委所戍。徑來奔赴。雖懷愴怛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服戎。若苟違戾。非徒小故。以親正疏。古今明戒也。恪更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風采。初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攻淮南。敗以內船。由是廢不復修。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恥於受侮。命大將軍胡遵、諸葛誕等率軍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遏。恪興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敕諸軍作浮橋渡。陳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爲前部。時天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緣遏。大笑之。不即嚴兵。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并沒。死者數萬。故叛將韓

綜爲前軍督。亦斬之。獲車乘牛馬騾驢各數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恪陽都侯。加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一百斤。馬二百匹。繒布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戰克。明年春欲復出兵。使司馬李衡使漢。說姜維令同時並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爲時。時至不可失也。今曹氏政在私門。君臣猜阻。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輕虛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幷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強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縱懷。憚於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幷之。此既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荊州。有衆數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尚微。與之力競。坐觀其強大。呑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衆來向荊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爲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爲囚虜。凡敵國欲相呑。卽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禍不在己。則在後人。不可不爲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夫差自恃強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尚爲吳禍。況其強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幷呑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者。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淩。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偸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古以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尙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惟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略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爲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顙。雖有智者。亦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爲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爲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讎敵更強。欲刎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尙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以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冑生蟣蝨。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其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荊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沒。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爲之辭。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

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且按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題論後爲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於是違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驅略民人。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埸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迴軍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立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士罷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怨讟興矣。秋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卽召中書令孫嘿。厲聲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欲爲變。與亮謀置酒請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初恪將伐淮南。有孝子著衰衣入其閤中。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住東興。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恪答曰。當自力入。散騎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以約書示胤。胤勸恪還。恪曰。小子何能爲邪。但恐因酒食中人耳。乃以常服藥酒入。（原注。吳歷云。恪曰。卒腹痛不任入。允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劍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曰。使君病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原注。吳志。孫盛評曰。恪與允親厚。約等疎。非常大事。勢應示允。共謀安危。然恪性強梁。加素陵峻。自不信。故入。豈允微勸。便爲之冒禍也乎。）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原注。吳錄。峻持刀稱詔收恪。亮起立曰。非我所爲。乳母引亮還內。吳歷云。峻先引亮入。然後出稱詔。與本傳同。裴松之曰。峻欲稱詔。宜如本傳及吳歷。不得如吳錄所言。）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飮。恪時年五十一。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篾鉤絡。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焉。鉤絡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鉤絡帶。果以葦席裹其身。而篾束其腰。投之於此岡。恪已被殺。其妻不知。鮮聞使婢血臭。問之。婢曰。無。頃之。愈劇。婢忽蹶起。瞋目曰。諸葛公乃爲孫峻所殺。而吏兵尋至。恪長子綽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遣付恪。令教誨。恪鴆殺之。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校尉。聞恪誅。載其母走。峻遣騎督劉承追斬竦於白都。建得渡江。欲北走

魏。行數十里。爲追兵所殺。遂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侍朱恩等。皆夷三族。初竦數諫恪。恪不從。常憂懼禍。及亡。臨淮臧均表乞葬恪曰。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州鼎立。分託三方。並履忠勤。熙隆世業。爰及於恪。生長王國。陶育聖化。致名英偉。服事累紀。禍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屬以萬機之事。恪素性剛愎。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清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空竭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衆。大小屏息。侍中武衛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見其姦虐。日月滋甚。特恐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精貫昊天。計慮先於神明。智勇百於荊聶。躬持白刃。梟恪殿堂。勳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朝大除。馳首徇示。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斯實宗廟之神靈。天人之同驗也。今恪父子三首。縣市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憯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弘哉。昔欒布矯命彭越。原注。漢書。欒布爲梁大夫。使於齊。未反。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乃釋布。拜爲都尉。臣竊恨之。不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爲幸爾。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罪陳聞。乞聖朝哀察。於是亮峻聽恪故吏斂葬。遂求之於石子岡而葬之。初權召恪於武昌。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原注。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行萬機。能勝之者鮮矣。呂侯國之元耆。智度經遠。而甫以十思戒之。而乃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疏。機神不具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殞首殿堂。死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哂呂侯無對爲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六軍雲擾。士馬擐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爲元帥。荷國任重。而與來敏圍棋。意無厭倦。敏臨別謂禕。君必能辦賊者也。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況長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爲蕞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己有餘。晏然無戚。斯乃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爲降人郭脩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睹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故並而載之。可以鏡誡于後。永爲世鑒。及恪輔政。漢與諸葛瞻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有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爾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原案。陳志張儼傳作不幸。下人。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也。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邪。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恪果以此敗。後孫綝伏誅。朝臣有乞爲恪立碑以銘其勳績者。博士盛沖以爲不應。孫休曰。盛夏出軍。

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沖議爲是。遂寢。恪始退軍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滕允曰。當人彊盛。山河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爲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友字文悌。豫章人。有脣吻。少爲縣吏。虞翻徙交州。縣令友送之。翻與語而奇焉。爲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爲功曹。原注。吳錄云。郡時見有功曹。斐見之問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對曰。此人縣間小吏耳。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爲宜作功曹。君其屈之。乃用爲功曹。郡使至建業。諸葛恪友之。時論謂顧子嘿子直其間無所復容。恪欲以友居其間。由是知名。後爲將討儋耳。還拜丹陽太守。至是卒。年三十二。

滕允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父胄。與劉繇州里通家。以世擾亂。渡江依繇。孫權爲車騎將軍。拜耽右司馬。早卒。無嗣。胄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之。亦早卒。權爲吳王。追錄舊恩。封允都亭侯。少有節操。美容儀。每正朔朝會。修勤在位。大臣見者。莫不歎賞。弱冠尚公主。年三十起家爲丹陽太守。上疏陳時政。多所匡弼。權以允故增公主之賜。屢加存問。允聽辭訟。斷罪法。察言觀色。務盡情理。有冤窮悲苦之言。則對之流涕。徙吳郡會稽。所在見稱。太元元年。權疾。允詣建業。留爲太常。與諸葛恪等俱受遺詔輔政。孫亮立。加衞將軍。恪將悉衆伐魏。允諫恪曰。君以喪亂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強敵。名聲振于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戰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算。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爲然。吾何望焉。夫以曹芳闇劣。政在私門。彼之民人。固已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以允爲督。掌統留事。允甚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寵任彌高。接士愈下。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委人。

謹案。目錄此下闕孫峻傳。止存孫綝。華融二附傳。

綝字子通。與峻同祖。綝父綽爲安民都尉。綝始爲偏將軍。及峻死。爲侍中武衞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知朝政。呂據聞之大恐。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允爲丞相。綝更以允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允。欲共廢綝。綝聞之。遣從兄憲原案。陳志作從兄慮。孫權子名慮。綝從兄不得與之同名。考孫亮傳。敘討據於江都及其殺據事。皆作孫憲。此書下文云。峻從弟憲與亮謀合。而傳中仍多作慮。傳寫之訛也。今改正。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敕文欽、劉纂、唐咨等合衆擒據。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允取據。幷諭允宜速去意。允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衞。名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綝爲亂。迫融等使遺書難綝。綝不聽。表言允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急攻圍允。允又劫融等使詐詔發兵。融等不從。允皆殺之。允顏色不變。談笑若常。或勸允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皆委綝就公。時夜已半。允恃與據期。又難擧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已在近道。故皆爲允盡死。無遣散者。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綝兵大會。遂殺允及將士數十人。夷允三族。原注。裴松之曰。孫綝雖兇虐。與滕允素無嫌隙。允若且順綝意。出鎮武昌。豈從兇豎之禍。仍將永保元吉。而犯機觸害。自取夷滅。綝遷大將軍。假節。封永寧侯。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初峻從弟憲與誅諸葛恪。峻厚之。至右將軍。

綝雖督授節蓋平九官。綝過憲稱於峻。憲與將軍王惇謀殺綝。綝殺惇。憲服藥死。魏大將軍諸葛誕舉壽春請降。綝遣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帥三萬人救之。魏鎮南將軍王基圍誕。欽等突圍入城。魏悉中外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城。為文欽勢。魏兗州刺史州泰拒異於陽淵。異敗退。為泰所追。死傷二千人。綝於是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異帥將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魏。留輜重於都陸。異屯黎漿。遣將軍任度、張震等募勇敢六千人。於屯西六里為浮橋。夜渡。築偃月壘。為魏監軍石苞及州泰所破。軍卻退就高。異復作車箱圍趣五木城。苞、泰攻異。異敗歸。而魏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詭道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綝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異不從。綝斬之于鑊里。而遣弟恩救之。會誕敗。引還。綝既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莫不怨之。綝以孫亮始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築室於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衞。弟武衞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闓分屯諸營。欲以專朝自固。亮內嫌綝。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怒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乃令丁奉殺熊於虎林。殺損於建業。綝入諫。不從。亮遂與公主魯班、將軍劉承議誅綝。全后父尚為太常衞將軍。亮謂尚子黃門侍郎紀曰。孫綝專勢。輕小於朕。朕見敕之使速上岸。為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為自任。無復所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嚴整士馬。朕當自出臨橋。帥宿衞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取之。作版詔敕綝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當得之。（謹案。志注作正爾自得之。）卿去。但當使密。爾卿宣詔語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綝同堂姊。邂逅泄漏。誤朕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綝。綝以兵襲尚。督執之。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比明遂圍宮。亮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朕大皇帝之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乃不得出。歎不食。罵全后曰。爾父憒憒。敗我大事。又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見上。因自殺。（原注。孫盛曰。亮傳。稱亮少聰慧。勢當先與紀謀。不先令妻知也。江表傳。說漏泄有由。於亮為詳矣。）綝使光祿勳孟宗告廟廢亮。召羣司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謹案。此下志有以告先帝四字。）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惟將軍令。綝遣中書郎李崇奪亮璽綬。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原注。漢晉春秋。彝魏尚書令階之弟。吳錄。晉武帝問薛瑩吳之名臣。瑩對稱彝有忠貞之節。）典軍施正勸綝徵立瑯琊王休。綝從之。遣宗正楷奉書於休曰。綝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於美色。發吏民婦女。料其好者留於宮內。取兵子弟十八以下三千餘人習之苑中。連日續夜。大小呼嗟。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枚。以作戲具。朱據先帝舊臣。子男熊、損皆承父之基。以忠義自立。昔殺小主。自是大主所創。帝不復精其本末。便殺熊、損。諫不見用。諸下莫不側息。帝於宮中作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太常全尚累世受恩。不能督諸宗親。而全端等委城就魏。尚位過重。曾無一言以諫陛下。而與敵往來。使傳國消息。懼必傾危社稷。推案舊典。運集大王。輒以今月二十七日擒尚斬承。以帝為會稽王。遣楷奉迎。百寮喁

喁。立住道側。綝遣將軍孫耽送亮之國。徙尚於零陵。遷公主於豫章。綝意彌溢。侮慢民神。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又壞浮屠祠。斬道人。休既即位。稱草莽臣詣闕上書曰。臣伏自省。才非幹國。因緣肺腑。位極人臣。傷錦敗駕。罪負彰露。尋愆惟闕。夙夜憂懼。臣聞天命棐諶。必就有德。是以幽厲失度。周宣中興。陛下聖德纂統大業。宜得良輔。以協雍熙。雖堯之盛。猶求稷契之佐。以協明聖之德。古人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自展竭。無益庶政。謹上印綬節鉞。退還田里。以避賢路。休引見慰喻。又下詔曰。朕以不德。守藩於外。值茲際會。羣公卿士。暨於朕躬。以奉宗廟。朕用憮然。若涉淵冰。大將軍忠計內發。扶危定傾。安康社稷。功勳赫然。昔漢孝宣踐阼。霍光尊顯。褒德賞功。古今之通義也。其以大將軍為丞相、荊州牧。食五縣。恩為御史大夫、衞將軍。據右將軍。皆縣侯。幹雜號將軍。亭侯。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綝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齎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帝時。多勸吾自為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侍中。與綝分省文書。或有告綝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綝。綝殺之。由是愈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盡敕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又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休特聽之。將軍魏邈說休曰。綝居外必有變。武衞士施朔又告綝欲反有徵。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綝。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綝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綝益恐。戊辰臘會。綝稱疾。休強起之。使者十餘輩。綝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綝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綝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綝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綝叩首曰。願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綝復曰。願沒為官奴。休曰。何不以胤、據為奴乎。遂斬之。以綝首令其衆曰。諸與綝同謀者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闓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故也。綝時年二十八。休恥與峻、綝同族。特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綝云。休又下詔曰。諸葛恪、滕胤、呂據蓋以無罪為峻、綝兄弟所見殘害。可為痛心。促皆改葬。各為祭奠。其罹恪等事見遠徙者。一切召還。華融字德蕤。廣陵江都人。祖父避亂居山陰蕊（原注。如蕊反。）山下。皇象亦寓居山陰。吳郡張溫來就象學。欲得所舍。或告溫曰。蕊山下有華德蕤者。雖年少。有令志。可舍也。溫遂詣融家。朝夕談講。俄而溫為選部尚書。乃擢融為太子庶子。知名顯達。

謹案。目錄此下有濮陽興傳。今闕。

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宗母嗜筍。冬節將至。而筍未生。宗入竹林哀泣。筍為之出。得以供母。人以為孝感所致。初為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為鹽池司

母自能結網以補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作鮓寄我，非廉子也，而我受之，是貪母也。何以為調，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以母未食，而卒不食，及母亡，犯禁委官奔喪，已而自拘廷尉，陸遜陳其素行，因為之請權，乃特為減死一等，復使為官。孫皓時，累遷光祿勳，遂為司空，卒于位。

丁固字子賤，會稽人也。父覽，字孝逸，八歲而孤，清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財從弟，以義讓稱，歲翻折節行與之交，遂顯名於時。仕郡為功曹，守始平長，孫權深器待之，未及擢用，會病卒，固本名密，避權密改作固，固在襁褓中，闔澤見而異之曰：此兒後必致公輔，早喪其父，獨與母居，家貧守約，色養致敬，族弟孤弱，與同寒溫，歲翻與固同歲，皆曰：丁子賤寒溫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新，斯之為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君嘉爾。其後仕宦顯達，孫休時為左御史大夫，孫皓立，遷司徒，初固為尚書，夢松生腹上，謂人曰：松文十八公，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至是果為公。皓悖逆不道，固與陸凱、孟宗同心憂國，多所匡正，鳳皇二年卒于位，年七十六。子彌字欽遠，仕晉至梁州刺史，孫澄光祿大夫。

范慎字孝敬，廣陵人，性純直，天發忠篤，問學該貫，早有令名，著論二十篇，名曰矯非，後為侍中，出補武昌左部督，治軍整頓，孫皓移都，甚憚之，詔曰：慎助德俱茂，朕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衆望，以為太尉，慎自恨久為將，遂託老悉軍士，慎之舉營為之殞涕，鳳皇三年卒，子離嗣。

隱曰：權置丞相，雍容優遊，而不異政柄，是以大綱不立，如東漢之世，臨終而遺託國於新進之恪，豈能厭國人之心哉。器非宏毅，驕吝專愎，矜己陵人，能無敗乎，亦屢出師為孔明之事，疲民以逞，僨軍殺身，復誰咎哉。大臣首亂，兇豎繼起，放弒誅殺，洪血江壖，鍾毒於皓，竟亡其國，皆恪啓之也。恪死而滕允猶保富貴，得無及乎。與居宰輔，不為經國遠圖，協張布之邪，納萬彧之說，輒廢家適，撥立支孽，誅夷宜矣。仁、固、慎、皆以德望器度，為皓三公，脫命暴朝，得死於位，幸哉。

贊曰：吳楚剽悍，嘗俗喜殺，元遜弗靖，能免夏甲，國賊嘻笑，亂臣手指，輒屑桂，如鱗瓦，如刃擲首，更相傾軋，竟罹虐皓，皓翻淫刑，國亡毒流，六代血腥。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四

列傳第六十一

吳臣

陶璜父基 孫威 子威　吾粲　滕修 子胤

陶璜字世英，丹陽秣陵人也。父濟，交州刺史，孫皓時交阯太守孫晧貪暴，為百姓患，會察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既苦遠役，咸思為亂，郡吏呂興殺晧及荀，以郡附晉，武帝拜興安南將軍，交阯太守，璜為其功曹，李統所殺，帝更以建寧爨谷為交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監軍霍弋又遣璜為楊稷代融，與將軍毛炅、九真太守董元、牙門孟幹、孟通、李松、王業，皆能奪自為出交阯，破吳軍于古城，斬大都督修則、交阯刺史劉俊，吳遣虞汜為監軍，薛珝為威南將軍，大都督，璜為蒼梧太守，距稷，戰于分水，璜敗退保合浦，亡其二將，珝怒，謂璜曰：若自裘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蓋諸軍不相順，故敗耳，珝怒，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襲董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珝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為前部督，璜從海道出於不意，徑至交阯，元距之，諸將將戰，璜疑斷為內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稍接，元僞退，璜追之，伏兵果出，夾戰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船上錦物數千匹遺扶嚴賊帥梁奇，奇

將萬餘人助璝。元有勇將解繫在城中。璝誘其弟象使爲書與繫。又使象乘璝軺車鼓吹導從行。元等曰。象若此。繫必有去志。乃就殺之。璝遂克交阯。皓因用璝爲交州刺史。璝有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心。滕修數討南賊。不能制。璝曰。南岸仰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爲田器。如此二年。可以一戰而滅也。修從之。果破南賊。初霍弋之遣稷炅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璝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璝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糧盡。救兵不至。且踰百日。城中死亡者半。將軍王約反攻稷。稷復請降。乃納之。（謹案。孫皓傳註作王約反降。吳人得入城。擒稷兵。皆因之。與此不同。）修則既爲毛炅所殺。則子允隨璝。城既降。允求復讎。璝不許。炅密謀襲璝。（謹案。孫皓傳註。作吳亦不爲璝等所覺。不得謀襲璝。）事覺。收炅呵曰。晉賊。（謹案。孫皓傳註作晉兵賊。）炅厲聲曰。吳狗。何等爲賊。允剖其腹曰。復能作賊不。炅猶罵曰。吾志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璝禽稷等送之。稷至合浦。嘔血死。孟幹、爨能、李松等至建業。皓將殺之。或勸皓。幹等忠於所事。宜宥之以勸事君。皓從其言。將徙之臨海。幹等志欲北歸。慮東徙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弩。言能作之。皓留付作部。後幹逃至雒陽。松、能爲皓所殺。幹陳伐吳之計。武帝乃厚加賞賜。以爲日南太守。九眞郡功曹李祚保郡附晉。璝遣將攻之。不克。祚舅黎晃隨軍勸祚。祚答曰。舅自吳將。祚自晉臣。惟力是視耳。踰時乃拔。皓以璝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璝皆討平之。開置三郡及九眞屬國三十餘縣。徵璝爲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謹案。晉書作太中。誤。）修允代之。交土人請留璝者以千數。於是遣還。皓既降晉。手書遣璝歸晉。璝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雒陽。武帝詔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改爲冠軍將軍。吳平。罷省州郡兵。璝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方。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爲逋寇。自稱爲王。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長吏。臣以尪駑。昔爲故國所採。偏戍在南。十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魁傑。深山僻穴。尙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溼。多有氣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八人。（謹案。今晉書作二千四百二十人。無八字。）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爲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惟兵是鎭。又寧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阯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之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采。聖恩廣大。猥垂餚擢。蠲其罪釁。改授方任。去辱即寵。拭目更視。誓念投命。以報所受。臨履所見。謹冒瞽陳。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惟以采珠爲業。商賈去來。以珠貨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飢困。又所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二。次者輸一。麤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並從之。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其親。晉朝乃以員

外散騎常侍吾彥代璝。彥卒。又以員外散騎常侍顧祕代彥。祕卒。州人逼祕子參領州事。參尋卒。參弟壽求領州。州人不聽。固求之。遂領州。壽乃殺長史胡肇等。又將殺帳下督梁碩。碩走得免。起兵討壽。禽之。付壽母令鴆殺之。碩乃迎璝子蒼梧太守威領刺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後並爲交州。自基至綏四世爲交州者五人。璝弟滔、吳鎭南大將軍、荊州牧。滔弟抗、太子中庶子。滔子湮、猷、並有名。湮至臨海太守黃門侍郎。猷宣城內史王導右軍長史。湮子蕤、于湖令。爲韓晃所殺。追贈廬江太守。

謹案。目錄此下有吾彥傳。今闕。

滕修字顯先。南陽西鄂人也。以材勇爲將。封西鄂侯。孫皓時代熊睦爲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原注。王隱交廣記。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滕修爲刺史。或語修蝦鬚長一丈。修不信。其人果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修乃服之。）徵爲執金吾。進位司空。未拜。廣州部曲督郭馬等爲亂。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疾病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民夷。允卒。兵當分給諸將。馬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皓時又料實廣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吳述、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聚徒衆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蒼梧。族攻始興。先是。吳有說讖者曰。吳之敗。兵起南裔。亡吳者（謹案。志註作世亡吳者。誤。）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廣州。及聞馬反。大懼曰。此天亡也。以修宿有威惠。爲嶺表所服。乃轉鎭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之。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璝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兵。與東西軍共擊馬。未克而晉伐吳。修率衆赴難。至巴丘而皓已降。乃縞素流涕而還。與廣州刺史閭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詔以修爲安南將軍廣州牧。持節都督如故。封武當侯。加鼓吹。委以南方事。修在南積年。爲邊夷所附。太康九年卒。請葬京師。帝嘉其意。賜墓田一頃。諡曰聲。子並上表言亡父修羈縻吳壤。爲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至化。得從俘虜。握戎馬之要。未覲聖顏。委南藩之重。實由勛勞少聞天聽故也。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隕。臣承遺意。輿櫬還都。瞻望雲闕。實懷痛裂。切聞博士諡修曰聲。直彰流播。不稱行績。不勝忿情。冒昧聞訴。帝乃賜諡曰忠。並子含。初爲庾冰輕車長史。討蘇峻有功。封夏陽縣開國侯。邑一千六百戶。遷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在任積年。甚有威惠。卒諡曰戴。含弟子遯。交州刺史。修曾孫恬之。龍驤將軍魏郡太守。戍黎陽。爲翟遼所執。死之。

議曰。孔子言衞靈公之無道。康子曰。奚而不喪。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故撫道之君。尙能用人。猶未遽亡也。孫皓暴戾。雖一朝不能有國者也。而能俾抗以荊服。任璝以南土。屹然爲國根柢。是以窮凶極惡。而與鉅晉爲敵者數十年。況以道御之者也。璝、彥、修、世牧交廣。威服嶺海。孫皓之亡。足爲尉佗。晉放兵歸命。以功名終。君子哉。璝之服楊稷。亦荀吳之降鼓也。有古良將之規矣。（原注。左氏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

甚迷。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䳊歸。

贊曰。蠻陬獠徼。稍窺珠窟。返外限閩。易爲翻覆。朱鳶忽驚。便乘黃屋。漢吳載亡。日車折軸。民夷不犇。萬里清肅。前有士燮。後有三牧。謂寮。陶璜。吾彥。滕修。皆終于晉代。故陳志不爲立傳。此以三人本吳臣。又相繼牧交廣。事蹟相類。合傳見矣。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五上上

列傳第六十二上上

儒學

經術　經敍　易書詩作禮樂　論語孝經孟子

昔契始宓羲氏。下歷虞、夏、商、周。有儒之實。無儒之名。而天下治。仲尼集列聖之成。則天之時以經世。本三皇以爲易。則乎春以明陰陽之理。本二帝以爲書。則乎夏以明帝王之事。本三王以爲詩。則乎秋以明治亂之情。本五霸以爲春秋。則乎冬以明尊卑之分。貫之以禮樂。則乎二氣以通天人之際。於是乎建皇極以用太極。經世之制舉矣。仲尼沒。七十子之徒游于諸侯。揭焉標乎一世。而以儒自名。以道自私。自爲八儒。外而異儒。鮮矣。原注。陶潛聖賢羣輔錄。孔子沒後。散於天下。設于中國。成百氏之源。爲綱紀之儒。居環堵之室。蓽門圭竇。甕牖繩樞。并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僞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學有枝葉。披其本實。於是乎異端並興。有老、莊、楊、墨、申、韓、儀、秦、百家衆氏。龐茫秕稗。嘲啾喧豗。不勝其弊。激訐煩厭。焚滅不足。至于坑戮。儒學幾乎熄矣。然而秦博士之所掌。二帝三王之典籍猶存。及項籍入咸陽。一炬而盡。禍尤酷於秦人。漢興。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陸賈稱說詩書。叔孫通制禮

儀。復開後世儒學之原。孝惠四年。始除挾書律。殘門餘士。祛籍解禁。排難奮振。埃蠹掇拾斷𥭉而出焉。公卿大臣皆挽強蹶張之流。蕭相國以刀筆。曹參串蓋公。文景好刑名。而竇太后尊黃老。原注。漢書。曹參爲齊丞相。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竇太后好黃老言。而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雖置博士。具官待問而已。傳聞漸久。大義昧沒。僅存章句傳注之學。專門傳家。延引聖道。言易則田何。言書則伏生。言詩則申公、轅固、韓生。言禮則高堂生。言春秋則胡毋生、董仲舒。孝武隆儒。表章六經。公孫宏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學者靡然嚮風。始爲學官。置弟子員。然好名侈。猶申公而黜董仲舒。原注。漢書。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申公以病免歸。公孫宏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宏有郤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徙董仲舒膠西。皆宏力也。使司馬相如、嚴助難詘大臣。原注。漢書。上令嚴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文辭雖盛。而儒學終于不振。孝宣起經生。乃親稱制。論定經義於石渠。原注。漢書。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施讎。甘露中。論五經於石渠閣。元成之際。貢、薛、韋、匡。迭爲宰相。原注。貢禹。薛廣德。韋賢。匡衡也。增太學弟子至三千人。及劉歆校綜七略。凡三萬三千餘卷。遺經逸典。盡出而儒學始盛矣。逮王莽更始之亂。焚蕩散落。幾復委地。光武中興。收集經牒。祕書稠疊二十餘兩。輸之雒陽。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寐。徵儒碩士。雲會蔚興。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原注。後漢書。明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孝明之世。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至於期門羽林之士。皆通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原注。後漢書。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孝章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著爲通義。原注。後漢書。建初四年。詔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順帝感翟酺之言。原注。後漢書。翟酺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頹廢。至爲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酺免後。遂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爲酺立碑銘於學云。增廣學舍至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梁太后詔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刻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原注。後漢書。熹平四年。靈帝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洛陽記。太學在雒陽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於是

漢之儒學。幾於三代之際矣。故學道爲漢室元氣。與治體汚隆。所以包舉宓犧氏之先統。承仲尼氏之後。而垂萬世之緒者也。雖中更黃老之異。申韓之慘。文賦之浮。王霸之雜。繼以恭顯之讒。新莽之篡。宦官之亂。黨錮之禍。而正臣義士。不負所學。擁衛宗社。矯矯嶽嶽。力與天爭。繼之以死。當建安末。猶有鄭元、服虔。敷暢經旨。盧植、趙岐。正色立朝。孔融伏節死義。諸葛亮委身存漢。如董卓之暴。曹操之姦。傾天下。倒四海。卻立瞻睨。遷延飲食。不敢遂取。儒效也。章武纂統。東京遷老。留滯三方。血丼虎戰。觸類墳典。原注。後漢書。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

遭路離亂，復難其牛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燒，莫不泯滅焉。青衿轉爲介冑，變序鞠爲茂草。門傳家業，寖以墜喪。且鄭益三禮，專尚辭章，鍾貴不學。首登三事，迄于正始，盛爲清談。經術荒蕪，儒者不作。凡歷秦、項、莽、卓四厄，而卒爲異端。文、景、武、宣、光武、明、章之資，澤盡而三綱委地。司馬氏父子兄弟篡弒爭奪，而悖亂滋熾矣。初司馬遷爲儒林傳，班固、蔚宗二漢書皆有之。今斷自桓靈而下，歷三國迄于晉初，無大事業，祇以經學名家，至於寖微寖滅，絕無僅有者，復著儒學篇，要終漢道云。

禮

虞書舜命九官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則禮之有官有書尚矣。夫禮絜矩長短，經緯人道，著天理之節文，爲之度數，儀則使之周旋中節，治人事神，規心檢身，齊家以平天下，故主於敬。敬則直，直則清，而禮之大本立矣。以是命之，蓋先王之志也。昔契以來，代各有制。至於夏商，莫不有書，及周公制作之際，兼采並用，酌其中而爲之制。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大宗伯掌之，其書備矣。夷厲而下，諸侯僭侈，踰閑毀則，遂去其籍。王室文獻，漸亦廢滅。自孔子時已不得見其全，祇有周公所著職官一書，且多殘缺。乃與其徒講明定著，子夏裒集以爲傳。七十子之儔，相與爲之記，謂之儀禮。而後經禮稍備。歷戰國秦漢諸儒相與授受，志禮之變而言其義，掇拾孔門餘論，各爲傳記，曰禮記。如曲禮、少儀、內則、皆威儀三千之制也。於是禮書有三，其大經則著于周官儀禮，其傳義則見于禮記。先王之盛意，猶可稽也。漢興，魯有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原注：蘇林曰：漢儀有二節爲此頌，魏國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盡辭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顏師古曰：頌讀與容同。）傳其子，至孫延壽及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爲禮官大夫，而瑕丘獻王亦以禮顯。故言頌者由徐氏，言授孟卿，孟卿授后苍、闕丘卿，苍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禮，授聞人通漢、戴德、戴聖、慶普。德號大戴，聖號小戴，與慶普三家，皆立於學官。大戴授徐良，小戴授橋仁、楊榮，普授夏侯敬，及族子咸。孝武時河間獻王得禮古經五十六篇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與明堂陰陽王史氏記，皆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悉於后苍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皆不用，亡之。孔安國又獻古禮經七十篇，周官六篇，記百三十一篇，禮經，即儀禮，周官，周禮也。至劉向摠得記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戴聖又刪爲四十七篇，迄武以來，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褒漢禮，鄭衆傳周官經，馬融傳小戴學，增入月令、明堂位二篇，共四十九篇，今禮記也。融又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元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爲鄭氏學，通爲三禮焉。

孝經

孔子以曾子之孝，問答之間，爲陳孝道，而曾子門人記之，謂之孝經。殆亦樂正子春子思爲之也。遭秦焚滅，河間顏芝獨藏之。惠帝除挾書之律，芝子貞始出其書十八章，而傳之長孫氏、江翁、后苍、翼奉、張禹，皆自名家。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與今文不同。劉向校秘書，刊古今文爲十八章，後世學者增其篇目，然非古記之文也。按古文自仲尼居至此庶人之孝，共爲一篇，記者別以爲經，自曾子曰至何日忘之數節，記者別爲經之傳，至孝子喪親一章，記者以孝子事親之義，特置於末也。然其援引詩書與其章次，亦或錯亂不可考也。

謹案：經術攄微曰錄，有易書等九經，大典散編，止三禮孝經二篇，而無易、書、詩、樂、春秋、論語、孟子、等篇，蓋闕佚矣。然觀此二篇，亦止統論源流，則易書等篇概可知也。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五上下

列傳第六十二上下

儒學

漢　何休　服虔　頴容　謝該　許慎　蔡元　鄭元　許慈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譏

謹案：何休、服虔、頴容、三傳闕。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久長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厄運，三年乃讙。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鬱，蔡凶破殄。始有蒐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原注：曾參史魚。兼商偃之文學，原注：子夏子游。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原注：史記：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臣於會稽山，防風

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也・ 隼集陳庭。原注・史記・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黃熊入寢。原注・左氏傳・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 亥有二首。原注・左氏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原注・焉・於虔反・ 徂不疑定北闕之前。原注・漢書・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 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原注・漢書・昌邑王嗣立・數出・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妖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 今該實卓然比跡前烈。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逾越山河。沈淪荊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原注・韓詩外傳・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能反也・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能出也・ 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原注・史記・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以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乃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 刻像以求傅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爲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荀卿之去國。原注・劉向荀子序・春申君以荀卿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荀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荀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荀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荀卿・荀卿遺書謝楚國・因爲賦・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荀卿・荀卿乃行・復爲蘭陵令・ 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原注・漢書・匡衡爲平原文學・長安令楊興說車騎將軍史高曰・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歙然歸仁・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爲國器・辟衡爲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爲郎中・ 尚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謹案。以上何休、服虔、穎容、謝該四人議闕。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原注・胡交反・長。卒于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議曰。古文科斗。自漢初已無知者。以伏生之口授爲隸古。猶昧眞是。石渠白虎。每爲是正。而紛紛籍籍。莫適所定。許慎爲說文。發分點解。明其所自。使舛正不相淆。百世之下以爲蓍龜。雖小道有功於經術甚大也。

蔡元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徵辟並不就。順帝特詔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爲宏農太守。卒官。

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元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原注・鄭元別傳・元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元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 遂造太學受業。師事

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原注・三統曆・劉歆所撰・九章算術・周公作・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均輸五・方程六・旁要七・盈不足八・句股九・ 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元。元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算。乃召見於樓上。元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元今去。吾道東矣。元自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元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元。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元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元。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元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原注・國語・管仲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 越有君子軍。原注・史記・越王伐吳・君子六千人・ 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原注・司馬遷・ 廷尉吳公、原注・文帝時爲河南守・ 謁者僕射鄧公、原注・景帝時爲謁者僕射・ 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原注・漢書・于定國父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 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元爲趙相。原注・趙王乾相・ 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元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

元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群弟所容。去厮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

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元。大會賓客。元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元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元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元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原注。論語。德行顏淵閔子騫。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後世賢者以爲四科。劭有慙色。紹乃舉元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原注。九州春秋曰。紹延徵北海鄭元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爲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以有爲也。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元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原注。北齊劉晝高才不遇。傳論元曰。辰爲龍。巳爲蛇。歲至龍蛇賢人嗟。元以讖合之。蓋謂此也。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原注。裴松之曰。英雄記載。曹操作…歎…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成飲酒伏地氣絕。郭象圖命於此。如此之文。則元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元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元所注周易、尙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尙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愼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及漢律令注。護案。後漢書無及漢律令注五字。凡百餘萬言。元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山陽郗慮、東萊王基、淸河崔琰、

皆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元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元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遺腹子小同。有傳。原注。范氏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元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元。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議曰。六經成於孔氏。初無傳注。雖易十翼爲大傳。而皆聖言。故亦爲經。至春秋、三禮。七十子以來。始有傳記。而出於孔氏。無異同駁雜之譏。自經秦禁。且罹焚蕩。絕滅無幾。或出於傳聞。或出於口授。或出於壁中。故家異學。人異傳。挾經而騁其胸臆。是其師說而非諸人。牌碎其義。使巧其說。破壞其文。更易其字。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若稽古三字至二三萬言。有窮一經而皓首之歎。糊縻裝絮。汩喪眞是。鑽穴鑿罅。離傷大義。攻訐訟鬪。反眼爲仇。有入室操戈之言。甚者至於援神引讖。以和狀嚇。謂災異讖緯爲內學。義理名數爲外學。羊亡多岐。傳反累經。東京之季。鄭元出焉。時方大亂。知不可爲。徵命屢至。終身不屈。一以經學爲務。檃括大典。網羅衆說。芟裁繁蕪。刊正漏誤。要其指歸。是定音讀。區別章句。精覈名數。稽考經制。統閱法象。申明義理。注周易、尙書、儀禮、禮記、論語、孝經。而箋毛氏詩之詁訓傳。爲春秋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號鄭氏學。最爲折中。雖不能盡除讖緯。雜而未純。而傳以釋經。經以傳明。學者知所歸。而爭端始塞矣。嗚呼。六經成於孔氏。而傳注備於元。卒漢四百年之業。而收其功。可謂大儒矣。唐以來學者易用王弼注。

書用孔安國傳。詩用毛氏傳鄭氏箋。三禮用鄭氏注。春秋左氏傳用杜預注。公羊傳用何休注。穀梁傳用范甯注。而孔穎達等復爲疏釋。原注。唐孔穎達與顏師古等撰五經正義。至宋易有程氏傳。原注。程氏頤伊川先生。作易傳。書有夏氏解。原注。夏僎柯山先生。作書解。詩有朱氏傳。原注。朱熹晦菴先生。作詩傳。春秋有胡氏傳。原注。胡安國文定公。作春秋傳。禮有方氏王氏解。原注。方慤河南先生。作禮記解。王昭禹作周禮解。於是六經傳注于漢。疏釋于唐。議論于宋。聖人之大義備。眞儒之學與天地並而立人極焉。學者毋去彼取此。妄有輕重也。必貫而一之。然後爲至已。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尙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強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昭烈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爲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撼。原注。虛嘆反。其矜己妒彼乃至於此。昭烈愍之。羣僚大會。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傚其訟鬩。酒酣樂作。以爲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潛先沒。慈末帝世稍遷至大長秋。卒。子勛傳其業。復爲博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雒陽人。太尉郁之族子也。原注。續漢書。郁中常侍孟賁之弟。靈帝末爲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訶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常譊譊讙咋。原注。譊女交反。讙休原反。咋徂格反。諸昭烈定益州。拜爲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末帝卽位。爲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

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原注。荀悅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之敝。比屋可誅。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武帝末年。巫蠱燬亂。人不自安。及光武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爲赦矣。光之指擿瑕病。護案。瑕病志作瑕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爲世所嫌。太常廣漢鐔承、原注。華陽國志。承字公文。歷郡守少府。光祿勳河東裴儁等。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蓋以此也。原注。傅暢裴氏家記。儁字奉先。魏尚書令潛弟也。儁姊夫爲蜀中長史。儁送之。時年十餘歲。遂遭漢末大亂。不復得還。既長。知名。爲蜀所推重。儁子越。字令緒。爲蜀督軍。蜀破。遷還洛陽。拜議郎。後進文士祕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幷其性情好尙。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爲。且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愼宜。不爲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爲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強致也。此儲君讀書。護案。諸本皆作諸君。今志改爲儲。茲據改。寧當傚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後光坐事免官。年九十

餘卒。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靈帝時爲司空。（原注：謝承後漢書：豔好學下士，開館授徒，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敏遭亂，隨姊夫黃琬奔荊州。琬，劉璋祖母之姪也。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入蜀。常爲璋賓客，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蒼雅訓詁。好是正文字。昭烈定益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爲家令。末帝即位，爲庶貴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下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蔡賓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成都初定，議者以爲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爲太子家令，先帝不說，而不忍拒也。主上即位，（謝承志：注作後主即位。）以敏爲執慎將軍，欲令以宣重自警戒也。年九十餘卒。（錄：敏，蓋以此書作主上者爲是。）

吾聞於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逆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疏外，自謂能以致萬薄俗，帥之以義。今故表退職，使閉門思愆。亮薨後，還成都爲大長秋。又免，後累遷光祿大夫，復坐過蠟，前後數貶削。皆以言語不節，舉動違常也。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慎，論議干時，然猶愈於敏。俱以其耆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荊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而復起，以敏爲執慎將軍，欲令以宣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善之，以爲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徽、宋仲子等受古學，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成略誦述，不復按本。昭烈定益州，領牧，以爲祕學從事，及立太子，以默爲僕射，以左氏傳授太子。末帝即位，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亮薨，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爲博士。（原注：魏略宋仲子名忠，曹操取荊州，遂入蜀，其子與魏諜謀反，伏誅。魏太子答王朗書曰：昔石厚與州吁游，父諫知其興亂，厚子能固辭，厚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游必有方，居必就士，誠有以也。吳大來忠無石子先識之明，老羅此禍，今雖欲顧行減祝之陳，立純臣之節，尚可得邪。）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荊楚，從司馬徽、宋仲子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爲州書佐，倚書令史。延熙元年，末帝立太子，以譔爲庶子，遷爲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好戲調，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元指歸，皆係準、賢、馬、袁、鄭、元，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歷三郡太守。

譔曰：武功必本文德，宣王命方叔召虎，復文武之境土。而所與居者，張仲孝友也。（原注：詩六月：宣王北伐也。其卒章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故克成中興之功。孔明相昭烈，討賊誅讎，日不暇給，遽引經生爲博士，講肄輔道，并傳太子，使知經術，脩文德以固本根。己乃率一時旭爾智略，講武出師，北嚮以爭天下，亦宜王之規模也。孟光、費禕之濫赦，陷郤正儲貳之學，可謂英偉不羣之士矣。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五下上

列傳第六十二下上

儒學

魏

王肅子恂　董遇　賈洪　隗禧　樂詳　嚴幹李譚　庾峻子純　敦

王肅字子雍，司空朗之子也。生於會稽，年十八從宋忠讀太元，而更爲之炤。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伐漢，（謝案：通鑑綱目：漢，此書他傳有作後漢者，伐字疑有誤。）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又今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文帝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豐，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於是遂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爲大臣發哀，處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

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納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蕭案。陳志作乃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寒奏之汲黯。（原注。周昌事見前注。漢書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原注。漢書宣帝地節二年。上始親政事。五日一聽事。建始四年。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青龍中。漢帝崩於山陽。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旣至其薨。櫬斂之制。輿徒之飾。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爲盛美。且漢總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稱太上皇。明非二王之嫌也。況今以賵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不從。使稱皇帝。乃追謚曰漢孝獻皇帝。（原注。孫盛曰。化合神者曰皇。德合天者曰帝。是故三皇創號。五帝次之。然則皇之爲稱。妙於帝矣。肅謂爲輕。不亦謬乎。裴松之曰。上古謂皇皇后帝。次言三五。先皇後帝。誠如盛言。然漢氏諸帝。雖尊父爲皇。其則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比於帝得不謂之輕乎。魏因漢禮。名號無改。孝獻之崩。豈得遠考古義。肅之所云。蓋就漢制而爲言耳。謂之爲輕。爲是議漢。非爲謬也。）後肅以常侍領祕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於初間。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旣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太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卽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於今見稱。前車從駕幸雒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於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仁

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叡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敍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蠶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爲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卽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於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爲河南尹。嘉平六年。司馬師廢曹芳。使肅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髦於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師問肅。肅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倡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鎭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稱兵討師。師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侯率荊州之衆。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侯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衞。使不得前。必有關侯土崩之勢矣。師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卒。門生縗絰者以百數。追贈衞將軍。謚曰景侯。子惲嗣。惲卒。無子。國絕。景元四年。封惲弟恂爲蘭陵侯。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肅著勳前朝。改封恂爲承子。恂字子良。有通識。歷河南尹侍中。居官亮直。有匪躬之節。屬令袁毅嘗以駿馬貽。恂知其貪。不受。毅竟以黷貨敗。建立二學。崇明五經。皆恂所建。卒年四十餘。贈車騎將軍。恂女適司馬昭。卽晉文明皇后也。生武帝及齊獻王攸。恂兄弟八人。其達者虔、以公幹見稱。位至尚書。弟愷、少有才力。而無行檢。與衞尉石崇友善。俱以豪侈競於世。終後將軍。（原注。虔字恭祖。愷字君夫。）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譔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炎（原注。炎字叔然。）受學鄭元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元。炎駁而釋之。又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

議曰．劉寔以爲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原注．晉書．劉寔字子眞．漢濟北惠王壽之後．爲吏部郎．參司馬昭軍事．封循陽子．累拜尚書．遷太保．轉太傅卒．諡曰元．曾子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嗚呼．肅豈知是者．實特見其反之小者爾．至於廢立之際．奔走寧迎．以女妻昭．移魏與晉．乃大反矣．夫傳注之學至於鄭元．而肅私於賈馬．更爲諸經作解．以敵元．六經聖人載道之具．天理人情之所在．公天下萬世之典也．學者逞其好惡．以爲一己之私．不亦大惑也歟．卒之肅說不行．而鄭氏之學．至今宗之．冀是之著於公道．不可誣也．

董遇字季直．京兆人也．性質訥而好學．興平中．關中亂．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煨．采稆負販．而常挾持經傳．建安初．郡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旦夕侍講．爲帝所愛信．二十二年．許中謀誅操．遇雖不與．亦被錄．詣鄴．轉冗散．嘗從操征西．道過宏農王冢．操疑欲謁．顧問左右．左右莫對．遇乃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而卒．未成爲君．宏農王踐阼既淺．又爲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操乃去．黃初中．出爲郡守．曹叡立．入爲侍中大司農．數年．病卒．初遇善治老子．爲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徧．言讀書百徧．其義自見．學者苦渴無日．遇曰．自有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學者雖之．故無傳其朱墨者．遇子綏有亦才學．位至祕書監．

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也．精於春秋左氏傳．建安初仕郡．舉計掾．應州辟．州中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惟洪與馮翊嚴苞材學最高．洪歷三縣令．所在輒開延學徒．親授諸生．後馬超劫洪．將至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爲作之．司隸鍾繇在東．識其文曰．此賈洪筆也．及超破走．曹操召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爲超作文．不卽敍用．晚乃出爲陰泉長．延康中．轉爲白馬王彪相．彪亦雅好文學．師事之．數歲．病卒．嚴苞黃初中爲祕書丞．數奏文賦．曹丕異之．出爲西平太守．卒官．原案．太平御覽引魏略．苞字文通．州中爲之語曰．州中譽譽賈叔業．辯論汹汹嚴文通．

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南客荊州．擔負經傳．採稆之餘．則誦習之．曹操定荊州．召署軍謀掾．黃初中．教授鄧王．大得賜遺．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居家．就之學者甚衆．禧旣明經．又善星官．常仰瞻天象．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尚猶未已．如之何．豢又嘗從問左氏傳．禧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豢又從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撰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寫．而得聾疾．遂病卒．

樂詳字文載．河東人也．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諸要．謹樂氏問七十二事而歸鄉里．時杜畿爲太守．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黃初中．徵拜博士．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數．質而不解．詳無慍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旣精．又善推步．受詔與太史典定律曆．太和

中．轉拜騎都尉．詳學優能少．故歷三世．竟不出爲宰守．正始中．以年老罷歸．門生千餘人．卒於家．

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皆馮翊東縣人．中平末年．皆二十餘．幹好擊劍．義好辦護．會三輔亂．人多流移．而幹義獨不去．採樵自活．建安初．關中始平．詔分馮翊西數縣爲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爲本郡．治臨晉．義於縣分當西屬．義謂幹曰．西縣兒曹不可與爭坐席．今當共作方牀爾．遂相附結．皆仕東郡．爲右職．司隸辟幹．不至．歲終．郡舉幹孝廉．義上計掾．義留京師．爲平陵令．遷冗從僕射．遂歷顯職．曹操爲魏公．以義爲軍祭酒．又爲魏尚書左僕射．及曹丕踐代．拜諫議大夫．執金吾衞尉．卒官．義子卽中書令豐也．幹以孝廉拜蒲阪令．病去官．復舉至孝．爲公車司馬令．爲州所請．詔拜議郎．還參州事．會以建策捕高幹．又追錄前討郭援功．封武鄉侯．遷宏農太守．及馬超反．幹郡近超．民人分散．超破．爲漢陽太守．原案．魏志注作漢陽太守．遷益州刺史．以道不通．黃初中．轉爲五官中郎將．曹叡時．遷永安太僕．數歲．卒．始李義以直道推誠於人．故陳羣等與之交好．終至顯達．幹從破亂之後．更折節學問．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太官．而謂公羊爲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辨析長短．繇爲人機捷．善持論．而幹訥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爲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爲明使君服耳．公羊弗服也．

議曰．初平之元．至建安末．兵爭紛拏．儒學委地．魏黃初後．始掃除太學灰燼．補石碑缺壞．備博士員．依漢甲乙考課．申告州郡．有偽異好學者．皆遣詣太學．於是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多求詣太學．諸生至千數．而博士率皆疏陋寡學．無以爲法．冬來春去．遨遊而已．間有鬭學精徒．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究明大義．篇間字指．擬點注之間．拘禁猥迫．百人同試．合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浮虛殞躬者各競逐也．正始中．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時郎官及司徒吏掾二萬餘人．自差遣分布外．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詔與議者無幾．會朝堂者自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不三數人．皆相從飽食而退．無復東漢之世矣．見諸蔡史．王肅．諸卿相外．獨周生烈、董遇、賈洪、隗禧、樂詳等數人．

用意經傳．頗傳於世．故著於篇．原注．裴松之曰．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

庾峻字山甫．潁川鄢陵人也．祖乘．父道．皆不應徵辟．伯父嶷．仕至太僕．峻少好學．聞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從乘學．見峻流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慈和汎愛．淸靜寡欲．不營當世．惟修德而已．鄢陵舊五六萬戶．今裁有數百．君二父孩抱．經亂獨存．尊伯爲當世令器．君兄弟復俊茂．此尊祖積德之所致也．因質疑究義．大通經理．遂爲醇儒．仕郡功曹．舉計掾．州辟從事．太常鄭袤見峻．大奇之．舉爲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以儒典自任．屬曹髦幸太學．問尚書義．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疑滯．對答詳悉．遷祕書丞．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侍御史往斷之．事得平允．晉武帝篡代．賜爵關中侯．遷司空長史．轉祕書監．御史中丞．拜侍中．加諫議大夫．常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往反．坐莫能屈．是時風俗趨競．禮讓陵遲．峻上疏曰．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

而賢桀賢桀而多官則妨化，無官而桀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人，朝廷之士，佐主成化，股肱心膂，共爲一體，山林之人，被褐懷玉，太上棲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志（謝案：晉書志作名）。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能知止，彼其高勳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則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恥爵之不逮，斯山林之人避寵之臣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乎主，行雖詭朝，而功同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戒物，出處有地，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爲君子，此先王之宏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得列於朝者，論君謂之六蝨，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圓圓以公乘悔其鄉人，郎中以上僭倣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助而班在叔孫之後（原注：漢書：黥布反，上自將擊之，令太子監關中兵，上謂子肥，雖疾，強臥傳太子，時叔孫通已爲太傅，良行少傅事。蓋公之賜，而曹相蹈之以政，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祿干時（原注：漢書趙午貴高等謀反上，諸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趙王，趙，惟田叔孟舒等十餘人，皆衣白鞦鉗，隨至長安，趙王敖事白，得出，遂田叔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遂拜爲郡守諸侯相，以稱職，王生者善爲黃老言，常廷中，公卿遇會之，王生當人曰，吾故煩使之結襪，欲以辱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耐生，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朝廷，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煩之，自非主臣尚德，寵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教世之政，文士競習而務人，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雖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勳俗，執政撓於羣言，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思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爲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然以爲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更歷試無績，彼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逼澁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最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原注：漢書：瑕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郡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原注：漢書：貢禹舉賢良爲河南令，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原注：漢書：龔王孫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令其子裸葬，二疏事見前注），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檢，危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爲之阻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爲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趨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敦，終於皇輿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進趨，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行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返，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又疾世浮華，不修名實，著論非之，九年卒，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臨終敕子珉朝卒夕殯，幅巾布衣，

非勿擇日，珉率遵遺命，斂以時服，珉字子琚，好學力行，有峻風，懷帝時爲侍中，在省內，謂同僚許遐曰，世路如此，禍難將及，吾死此屋檐，及帝沒於劉淵，淵大會，使帝行酒，珉不勝悲憤，因大號哭，淵惡之，帝與珉等皆遇害，太元末追謚曰貞，珉弟敞字子嵩，爲陳留相，不以事物嬰心，從容酣暢，寄通而已，皆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閒同，王衍雅重之，遷吏部郎，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轉軍諮祭酒，沒於石勒，與王衍俱被害，識曰，魏晉之際，崇尚老莊，二漢經術，寢以蕪廢，峻獨潛心儒典，以明經自任，劇秦士而立論，至於抑奔競，崇禮義，疾浮華，砥礪奇節，與世起死，卓車馬豪傑之士也，珉死於君，不負所學矣，敦叛道忘父，阻其室構，甚矣風俗之敗人也，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五下下

列傳第六十二下下

儒學

吳

嚴畯 裘元　程秉 薛綜　闞澤 唐固　虞翻 子汜 喜 翔　陸績

嚴畯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誦詩、書、三禮，又好說文，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嚴於人忠告善道，志存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爲騎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魯肅卒，權以畯代肅，督兵萬人，鎮陸口，衆人咸爲畯懼，畯前後固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谷悔必至，發言慷慨，至於流涕，權又試畯騎，上馬墮鞍，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爲吳王及稱尊號，畯常爲衛尉使至漢，漢丞相亮深善之，不吝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充，廣陵劉穎與畯有舊，穎精學家也，權聞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略爲容陵太守，卒官，穎往赴喪，權知其詐病，急驛收錄，畯亦馳語穎，使還謝權，權怒，廢畯，而穎得免罪，久之，以畯爲尚書令，卒時年七十八，子凱、官至升平少府（謝案：志注引吳書曰，畯二子凱爽，畯著孝經傳、潮水論，又與裴元張承論管仲李路，皆傳於世，元字孟黃，下邳人也，亦有學行，官至大中大夫，問子欽齊桓晉文夷惠

四人優劣。欲容所見，與元相反，覆各有文理。欲與太子登游處，登稱其翰采。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元，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為長史。孫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黃武四年，權為太子登聘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既還，秉從容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為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於傅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秉為傅時，率更令河南徵崇字子和，治易、左氏春秋，兼善內術。本姓李，遭亂更姓，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從之學者，所教不過數人，欲令其業必有成也。丞相步騭等咸親敬焉。歲峻厲行，足以為師。初見太子登，以疾賜不拜。東宮官僚皆從諮詢焉。卒年七十。

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世務農，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錄寫誦讀，追思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察孝廉，除錢塘長，遷郴令。孫權為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澤為尚書。嘉禾中，為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令如故。澤以經傳多文，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為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歷注（謹案・宋志歷注云・吳中書令闞澤受劉洪乾象法於東萊徐岳・岳字公河・故孫氏用乾象歷至吳亡；）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慎，宮府（謹案・今志作官府・宋本作宮府・與此合・通志亦作宮・）小吏，呼召對問，皆為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為美？澤欲諷喻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初以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為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類也。虞翻稱澤曰：闞生矯傑，蜀之揚雄。其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初，曹丕篡代，權從容問羣臣曰：曹丕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諸卿以為何如？羣臣未對，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死矣，王勿憂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不十為丕，（謹案・書傳丕留作芊・故云・）此其數也。丕果七年而卒。六年冬，澤卒，權痛惜感悼，食不進者數日。澤州里先輩丹陽唐固字子正，亦修身積學，稱為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為吳王，拜固議郎。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黃武四年為尚書僕射，年七十餘卒。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知名。太守王朗命為功曹。孫策攻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絰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廣陵。朗謂王方平記言疾來邀我，南嶽相求，故遂南行，欲投交州。翻曰：此妄書耳。交州無南嶽也，安所投乎？乃止。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門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還矣。（原注・裴松之曰・翻別傳・曰・翻使翻見豫章太守華歆・圖起義兵・翻未至・而朗已潰・翻乃還・會遭父喪・以臣使有節・不敢過家・出行道路至餘官・則近南還・然後奔喪・而傳云孫策之來・翻衰絰詣府門・勸朗避策・則為大異・）翻乃歸策。

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勿謂孫策作郡吏相待也。策好馳騁遊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原注・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諫曰・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漢書・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前行・前行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困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諶草創之計，是以行耳。（原注・論語・為命・裨諶草創之・左傳・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吳書・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翻乃獨與策相得山中・翻問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驚急・馬不及縈策・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及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遂從周旋・平定三郡・）策討黃祖，旋軍欲取豫章，使翻說太守華歆。歆即從命。既定豫章，引軍還吳。饗賜將士，計功行賞，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未耳。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寶，而以示人，人倘留之，則不復得事明府，故不行。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後三月，遣翻還郡。策還，翻出為富春長。策薨，諸長吏並欲出赴喪，翻曰：恐鄰縣小民或有姦變，遠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效之，咸以安寧。（原注・吳書・策薨・權統事・定武中郎將暠・策之從兄也・屯烏程・整帥吏士・欲取會稽・會稽聞之・使民守城以俟・嗣主之命・因令人告諭暠・會稽表錄・翻說暠曰・討逆明府・不竟天年・今攝事統衆・宜在孝廉・翻已與一郡吏士嬰城固守・必欲出一旦之命・為孝廉除害・惟執事圖之・於是暠退・裴松之曰・按此二書所說・策亡之時・翻猶為功曹・與本傳不同・）後州舉茂才，朝廷召為侍御史，曹操為司空辟，皆不就。翻曰：盜跖欲以餘財汙良家耶。

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覩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侵，美寶為質，彫摩益光，不足以損。孫權以為騎都尉。翻數犯顏諫諍，權不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麋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關羽既敗，權使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矣。魏將于禁為羽所獲，繫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權御樓船，會羣臣飲，禁聞樂流涕，翻又曰：汝欲以偽求免邪？權悵然不平。後權與魏和，欲遣禁還，翻諫曰：禁敗數萬衆，身為降虜，又不能死。北習軍政，得禁必不如所規。還之雖無所損，猶為放盜。不如斬以令三軍，示為人臣有二心者。權不聽。

羣臣送禁。翻前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諫適不用也。禁雖爲翻所惡。然猶盛歎翻。曹公常爲翻設虛坐焉。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殺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敕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嘗乘船行。與麋芳相逢。芳船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芳聞之有慚色。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權稱尊號。翻上書曰。陛下膺明聖之德。體舜禹之孝。歷運當期。順天濟物。奉承革命。（謹案。志注作領命。宋本作革命。與此合。）臣獨抃舞。罪棄兩絕。（謹案。志注作兩絕。毛本作兩絕。與此合。）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輕雀鼠。性輸毫釐。罪惡莫大。不容於誅。昊天罔極。全宥九載。退當念戮。猶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枯悴。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宮闕百官之富。不覩皇輿金軒之飾。仰觀巍巍衆民之謠。傍聽鐘鼓侃然之樂。永隕海隅。棄骸絕域。不勝悲慕。逸豫大慶。悅以忘罪。又爲論語、國語、老子訓注。皆傳於世。初立易注。奏

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爲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纘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臣亡（謹案。今志作先。宋本作亡。與此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闊。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也。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翻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諝。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爲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目。（謹案。陳志注作事。宋本作事目。與此合。）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頮。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

置。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頮面。謂之澣衣。古篆卯字反以爲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奮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玄。頗有謬錯。更爲立法。并著明揚釋宋以理其滯。（原注。裴松之曰。翻云。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竊謂翻言爲然。[illegible]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然漢書王莽傳論卯金刀。故以爲日辰之卯。[illegible]之別名。）翻身雖放棄。心不忘國。常憂五谿宜討。以遼東絕海。（謹案。陳志作海絕。）聽人使來。屬尚不足取。今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岱不報。爲愛憎所白。復徙蒼梧猛陵。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後權遣將士至遼東。於海中遭風。多所沒失。權悔之。乃令曰。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虞翻亮直。善於盡言。國之周舍也。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問交州。翻若尚存者。給其人船。發遣還都。已亡則送喪還本郡。使兒子仕宦。會翻已終。歸葬舊墓。妻子得還。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衆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原注。會稽典錄。覽字孝連。八歲而孤。家又單微。清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財從弟。以義讓稱。仕郡至功曹

[illegible]

太守上虞陳業、潔身清行、志節高明、貞亮之信、同操柳下、遭厄中興、道迷鄭谷、以來其志、高趨絕塵、偏緒軍烏合騷擾、其津梁純天下所聞、故相文識之尺牘之間、比寬言高、其聞明大略、忠直事君、則身御史餘姚虞翻、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越、其文章之士、立言樂嘉、則御史中丞命章任興、郡國太守平安陳翅、各懷其志、專任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宮會、稽成績、其深梅福術、言若響、疏士、陳歲敬弟犯公嗣、自殺乞代、吳寧斯敦、山陰謝廣、上虞樂正、成代父死罪、其女則松陽柳宋、永寧虞業、成一醜守節、喪身不顧、或遭寇劫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內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為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為郡、治於吳、元鼎六年、復分治於此、會稽東越、因以其地為治、并屬於此、中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都、會稽遂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在己巳、以至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實後仕朝、皆在海國、為東觀令、遷拜汝河太守、加位侍中、推則占財文參多通、

翻十一子汜字世洪、謝案、吳志翻四子汜最知名、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為選曹郎、孫綝廢幼主亮、迎立琅邪王休、休未至、綝欲入宮、圖為不軌、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不敢枝梧、汜獨曰、明公為國伊周、處將相之位、擅廢立之威、將無以安宗廟、下慰百姓、大小顒顒、自以旋光復見今日、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懌、休立、汜與賀邵、王蕃、薛瑩俱為散騎常侍、以討扶嚴功拜交州刺史、還、寇將軍、封餘姚侯、卒、汜弟忠、字世方、謝案、會稽典錄、五子、廣、第、淳、識拔人物、嘗陸機於童亂、稱魏、遷於單徵、終皆遠致、交王敦於孤宦、仕進先至宜都太守、而忠代之、晉伐吳、忠與夷道監陸晏、晏弟中夏督景、謝案、志注作京、誤、景、抗子也、堅守不下、城潰被害、忠子濮字思奧、清貞有檢操、仕晉歷職內外、終衛將軍、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忠弟登、字世龍、謝案、會稽典錄、第六子、清虛無欲、進退以禮、為建騎校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入晉、除河間相、王素聞其名、厚敬禮之、登引人物、求於幽隱、王岐雖登以高士所達、必合秀異、登書與族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於丘園、索良才於纏獵、所舉依己成、所毀依己敗、此吾所以歎恨也、登疾俗喪祭無度、弟嵩卒、祭以少牢、酒飯而已、當時俗尚並遵行之、嵩字世文、謝案、今志作子文、宋本作世文、與此合、會稽典錄曰、嵩、鄱第八子、少倜儻有志度、孫皓時為黃門郎、以捷對見異、超拜尚書侍中、轉廷尉、晉軍來伐、遣嵩持節都督武昌已上諸軍事、皓降、嵩先上還節蓋印綬、然後降、為濟陰太守、抑彊扶弱、甚著威風、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曾祖續、祖褒、皆有志操、連徵不至、父康舉茂才、歷典三郡、號稱良吏、終廬江太守、原注、謝承後漢書曰、褒字季宮、少修孝弟、勤修操行、太守平原陳球、後為中伏法、康字子真、歷三郡太守、所在稱治、後拜廬江太守、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為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坐、遙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算數、無不該覽、虞翻、薛綜、嚴統、蔣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權統事、辟為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為鄱陽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三千人、績既有憂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元、皆傳於世、豫自知亡日、乃為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遭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

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惧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長子宏、會稽南部都尉、次子敘、長水校尉、原注、方輿勝覽、唐陸龜蒙傳、其祖紹、為吳守、別林、歸葬、并銘、不可越海、取石為瓶、人稱其廉、墾朝林石、

議曰、峻能以實讓秉、輔導有體、澤稱美邀、泰以諷權之泰、皆侃侃自將、篤厚君子也、虞翻志節高邁、忠於所事、委質桓王、間關跋涉、盡言強諫、使薄欲幅巾去郡、拓定江西、名動中州、曹丕虛榻以待、增重孫氏多矣、狂直不容、擯斥以死、權之禁度不遠策遠矣、昔揚雄以展法準易作太元、用洛書以合河圖、固知數之理矣、然天下無二數、而祇一易、易以密機演太極、文王演密機、周公演文王、孔子演四聖、祇明數以成一易、原注、易經圖書及元始見道術錄、若可改作、則文王周公孔子自為之矣、豈必因人述而不作哉、聖人不作而雄作之、殆一家之私易、疣贅也、嗚呼、數聖人作一易而未備、孔子讀之、韋編三絕、猶以為年數不足、況後之人乎、又況復為一元乎、適足以增學者之醫、耗精力而冥其歸也、陳壽稱陸績之於揚元、是仲尼之丘明、老聃之莊周、績亦勤矣、其猶在王弼之後乎、翻之易注、稱於孔融、必有深造自得者、惜乎不得見其全也、曾曰、吳天四時、聖人六經、立我人極、萬物是程、夫豈我欺、人情物理、傳心設教、之綱之紀、軻死不作、坑深遂亡、餘燼復然、漢道有光、神祇鬼神、伏日魯壁、稽此補漏、羣儒之力、康成苦心、傳注姑備、精疎有徵、斯文邪歟、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六上上

列傳第六十三上上

文藝

文章總敘

易部序論說浮辭　詩部表讚詔冊制策教令教下記檄議　書部表封事奏議章狀奏記彈章認布迭移

詩部賦頌賦引古詩詞樂府狀行吟謠曲琴操長句雜言

春秋部國史碑誄銘符命頌讚論文

易

吳天有四時、聖人有四經、為天地人物無窮之用、後世詞章、皆其波流餘奇也、夫羅象象言、畫卦序雜、皆易經之固有、序、論、說、評、辯、解、問、對、難、語、言、以意言明義理、申之以詞章者、皆其餘也、

詩

詩有二義、有端序、有次序、原始言事、推本為言、以冠篇端、則端序也、廣義列事、排比為言、各有次第、則次序也、皆有古今序、若堯典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於虞舜、作堯典、孔子序書之時所

作。[illegible]百篇書序。朱子已疑其僞。此亦孔子所作。亦本用前人之以。今序也。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史臣述堯之序。古序也。詩有大小序。自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則小序也。自風風也至關雎之義也。則大序也。其餘諸序。亦有古今序若卷耳后妃之本也。作詩有興采詩之官志之也。古序也。自后妃在父母家至化天下以婦道也。孔子以來諸弟子及漢世諸儒推廣之也。今序也。此皆編序之始也。至司馬遷作史記。於三代六國諸表及貨殖儒林諸傳皆有序。劉向論次諸子百家。亦皆有序。揚雄作法言。每篇有序。又踵之題詞。而體制日滋矣。孔子作序卦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蓋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所以序文王重卦之次第也。公羊子曰。楚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序續也。所以序齊桓服楚之次第也。此皆次序之始也。至司馬遷作自序。序其家世功烈。并序諸紀傳之次。而班固作序傳。亦序其家世功烈。并序一書之次。皆明其所以著作之意。自是凡所著述。莫不有二者之序。而篇題不可勝舉矣。

論、六經無論。至莊荀騁其雄辯。始著論。如禮樂正論、齊物論等皆篇第之名。未特以爲文也。漢興、賈誼初爲過秦一篇。始以爲題而立論。原注。應劭曰。過秦賈誼書第一篇名也。言秦之過。則知秦者。劉曰。則知於秦亡耳。於是二京三國諸文士。往往著論。大抵反覆明理而已。詞達義暢。不以文爲勝也。

說、自孔子爲說卦。六經初有說。以密犧之易有衰而無文。故於八卦位序體用意象申而爲之說。以文王之易有彖。祇明其入用之位而已。原注。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是也。其餘皆設象極八卦。則其爲說有不得已焉者也。戰國諸子。遂騰口說。而又著書名篇。如說劍、說難等。非聖人意也。後世遂爲詞章之文矣。

評、先秦二漢所未有。桓靈之季。宦豎專朝。學士大夫。激揚清議。題拂品覈。相與爲目。如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許劭在汝南而爲月旦評。評之名昉此。至陳壽作三國志。更史贊曰評。而始名篇。然特論之異名也。

辯者別嫌疑。定猶豫。指陳是非之文也。孟子謂吾豈好辯。荀子謂析詞而爲察。言物而爲辯。老子謂大辯若訥。善言者不辯。揚雄謂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爲辯。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舍斯辯亦小矣。故凡論說之文皆辯也。先秦二漢。猶未以名篇。後世始與論別而爲題矣。

解、記禮者以其記六藝政教得失。謂之經解。解之名昉此。漢以來凡注釋經義者皆謂之解。辯說之異名也。後世始命篇而爲文矣。

問、禮記論語集聖賢問對之言。類以問名篇。如憲問、曾子問、哀公問、問喪服問、皆記錄之文也。未特命篇爲文。至屈平作天問。宋玉作對楚王問。始特以爲文。原注。王逸曰。屈原放逐。憂心悲悼。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天地。問諸鬼神。[illegible]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嗟號天地山川神靈。[illegible]乃假天以爲言焉。故作天問。楚書王問於宋玉。宋玉對曰。云云。其後枚乘爲七發。曹植爲七啓。皆其制也。原注。漢書枚乘傳。吳王濞邪中。作七發。王逸曰。七發者。說七事以啓發太子也。續楚詞七諫之流。曹子建十啓序曰。世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illegible]余有慕焉。遂作七啓。并命

王粲作[illegible]。

難、六經以來凡師弟對問之間。君臣可否之際。相與擬議詰折。無非問難之文也。難、難也。其言難合。反復相難也。故賢家有書。謂之難經。然未嘗特以命篇而爲文也。漢興東方朔作客難。其後揚雄爲解嘲。班固作賓戲。皆其制也。原注。西京雜記上書嘲張圖之計。推意放論。絕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解。其書嘲。丁緡董賢用事。諸附賢之者超。樂至二千石。嘲雄方草創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人者或譏以無功。又感覽方朔揚雄自嘲。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書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因聊復廣焉。

語、自論語外。左氏爲春秋傳。其餘事詞。國別爲錄。謂之國語。以爲春秋外傳。特以爲書之號。未嘗命篇爲文。後世特以爲題。與問難等矣。

言、初孔子爲乾坤二卦作文言傳。而文始有言。後世亦特命篇爲文。而與論說等矣。

書

書者言之經。後世王言之制。臣子之詞。皆本於書。凡制、詔、敕、令、册、檄、教、記、誥、誓、命、戒之餘也。書、疏、箋、表、奏、議、啓、狀、謨、調、規、諫之餘也。國書、策問、彈章、露布、後世增益之耳。皆代典國程。是服是行。是信是使。非空言比。尤宜樣體制之文也。

書、自孔子別爲虞夏商周之書。未嘗特以名篇。其篇題則各自有名。於商書太甲曰。伊尹作書。又曰。率諸王歸于亳。作書說命曰。王肜作書。金縢曰。啓籥見書。召誥曰。周公乃朝用書。顧命曰。太史秉書。皆以爲書。而無其名。周禮職官所稱。賢能之書、禮書、事書、三皇五帝之書、贊書、秋官小行人謂其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犯令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禮記謂書策書、方振書、端書、與傳記所載載書、丹書、刑書、竹書等。亦皆以爲書。而無其篇。則書者文籍之總名也。魯成公七年。楚子重子反殺申公巫臣之族。巫臣自晉遺二子書。特以書名篇。始見乎此。其後魏絳有書。子產有書。叔向有書。至戰國秦漢。不可勝載。而體制多矣。臣子之於君父。小臣之於大臣。布衣之於達官。弟子之於師長。小國之於大國。皆謂之上書。名位相埒。則謂之遺書。平交往反。則謂之復書。上之於下。則謂之諭書。告戒論列。則謂之移書。躬親裁制。則謂之手書。天子下書。則謂之賜書。用璽封題。則謂之璽書。敵國講信。則謂之國書。吉慶相賀。則謂之賀書。勝敵報多。則謂之捷書。喪師敗績。則謂之敗書。無禮相陵。則謂之嫚書。叛君指斥。則謂之反書。死喪凶訃。則謂之哀書。先秦西漢。博約尚古。有三代遺風。魏晉以還。辭氣寖弱矣。

國書、六經初無有。三代之際。天子之待夷狄。親諸侯。諸侯之邦。交聘天子。皆有玉帛之使。其辭命不可考。周室之衰。晉、楚、齊、秦更霸。亟戰亟聘。魯、衛、宋、鄭、陳、蔡相與爲敵國。數會數朝。辭命益重。故語載鄭之爲命曰。裨諶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然亦不見其完文。漢初高帝與匈奴約爲兄弟。以和親孝惠高后時冒頓爲嫚書。以遺高后。高后忍辱報書。冒頓復書以謝。中國始交外夷。而國書之制可考矣。單于

遣漢書，則曰：天所立匈奴單于敬問皇帝無恙。漢遣匈奴書，則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及中行說教單于壞約，侮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說乃令單于以尺二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驁其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漢亦依遂報之。至孝武大伐匈奴，而書問遂絕矣。原注：白國交匈奴傳，北狄傳。高后時南粵王趙佗自尊號為南粵武帝，孝文即位，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佗因為書謝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此又中國以禮服外夷之制也。原注：亦見外夷南蠻傳。建武初，鄧禹承制命隗囂為西州大將軍，囂乃遣使詣闕上書，光武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其後復報以手書，又使來歙奉璽書喻旨，及囂反，始絕。公孫述僭號於蜀，帝與述書，署曰公孫皇帝。此又中國與僭國之制也。逮夫三國，漢吳用敵國禮，吳於魏始上書稱臣，既受封爵，乃奉表謝。其後遂絕，不復通。故敵國國書，始見於漢吳，至晉宋南北之際，其制滋多。皆戰和安危所繫，國脈民命之所在，干言之尤重者也。

詔、孔子定書於虞、夏、商、周之際，始見誥誓命之文。皆王言也。故禹謨曰：誓於師，湯誥曰：明聽予一人誥。說命曰：王言惟作命。至周而王與諸侯皆曰命，王曰王命，諸侯曰公命。故大宗伯有典命之職，封爵則有五等之命，車服則有九等之命。原注：周禮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諸臣之命，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其國家宮室車旂衣服禮儀，各以其爵為節。建官則有策命，原注：左傳，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作二宮，士蔿稱君命以授二公子。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而詔之名未有也。若大家宰謂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以八統詔王馭萬民，則詔者告導之辭也。禮器：祝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爨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則詔者陳設之辭也。春秋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曰祠，曰命，曰誥，曰會，曰禱，曰誄。而無詔也。始皇初并天下，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詔制之名昉此。漢因之，其制有四，曰冊，曰制，曰詔，曰敕。而詔為重。原注：蔡邕曰：立后妃、皇太子、遣王、三公、則冊，命百官郡守則用制，有所戒敕則用敕，布告天下則用詔。凡皇太后垂簾者亦用之。二漢制詔，去古未遠，猶有先秦三代之風，雖不能如典謨誥誓，慮寫仁義道德性命幽顯究竟禮樂天人之際，而其文辭溫雅質厚誠懇，要約不繁，有絲綸之大體，王言之潤色，聖人成人心致和平之意，無歉世間民之私，隋士通曰：詔其見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易，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東漢之季，漸尚辭用事，魏晉而下，遂為文具矣。

冊者、辭命記注之總稱。古者書於竹簡，一簡謂之簡，編簡謂之冊，事大辭多，一簡不容，必編聚簡而書之，則曰冊。故史官大事書之於冊，小事簡牘而已。其名始見於金縢之書曰：史乃冊祝。其後納冊、作冊、祝冊、冊命、凡告廟命、官封建、皆用之。漢因舊制，尊太上皇、皇太后、立皇后、皇太子、封建諸侯王、拜免三公、皆用冊。郊祀天地，謁告宗廟，封禪泰山亦用冊。至於時升郡守，遣其政績，亦用冊。古者尚質，惟用竹，秦漢則泥金檢玉，號為玉冊，示其侈也。原注：蔡邕曰：冊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編諸中，諸侯王受於王者也。采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式。漢書武帝元狩六年，廢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賜為廣陵王，初作冊。其於國恤有哀冊，證冊，於是高文大冊，為

漢帝制，禮文盛矣。後世皆遵用之。

制、秦更命為制，蔡邕曰：制者，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詔書、詔告。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方之乎詔尤有禮文之書也。宣布號令治革更定則曰詔，諮謀臣下，報答書可則曰制。特有處置告諭大臣，則曰制詔，母后臨朝，非所宜稱，則曰稱制。漢制然也。故陷王通推本高帝、文、景、武、宣、光武、明、章為七制之主，其書曰帝制，言其法制可為後王之則也。

制策、漢制舉士之制也。孝文二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潁陰侯騎賈山上書曰：至言難詔舉賢良，未有制策也。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太子家令鼂錯對策，其始下制策一篇，而對者舉詔冊之文，敷陳以對。至孝武世公孫宏、董仲舒出，充推蓋衍，論列治體，指陳天人之際，極於天命情性，風俗教化。三代先秦所未有也。

赦者、貸釋過誤之稱。故易解傳謂君子以赦過宥罪，虞書謂眚災肆赦，呂刑謂五刑之疑有赦，周禮司刺有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皆以其非故估終其情可矜也。有罪而特縱釋，以為一己之私而行小惠，失政刑矣。故春秋肆大眚則譏之。由漢以來，凡勝國克敵則赦，即位立皇后太子則赦，郊祀天地則赦，朝享太廟則赦，蠲租之符則赦，禱雨之私則赦，私一人則特赦，私一州則曲赦，其大赦則非大逆不道賊盜殺人者，皆亂制也。故吳漢臨終勸光武無赦，王符謂賊良民之甚者，莫失於數赦，諸葛亮治蜀十二年無赦，孟光費禕之行赦，皆知治體者也。

令、說命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則令者命之通稱也。周禮天官女史掌王后之內令，則周之后命稱令也。秦漢之初，未為天子，則稱令。既為天子，則稱詔。其後皇后太子諸侯王公之命皆曰令。凡將帥命於軍中亦曰令。始別於詔命而自為制矣。

教、蔡邕曰：諸侯之言曰教，猶天子之制詔也。凡丞相、三公、諸王、列侯、國齊盟官屬者，皆用之。下記、漢魏以來，藩府郡守令於其屬者用之，以記事為言，自證之辭。然亦教令之制也。

檄者、傳布告召之文。自丞相、尚書令、大將軍、藩府、州郡、皆用之。或以徵兵，或以召吏，或以命官，或以諭不庭，或以討叛逆，或以誘降附，或以誅僭僞，或以告人民，皆指陳事端罪狀，開說利害，曉以逆順，明其去就。其文峻，其辭切，必警動震疎，感搖鼓盪，使畏威服罪，然後為至已。其制以木簡為之，長一尺二寸，若有急則插以鳥羽，謂之羽檄，取其疾速也。故亦謂之羽書。初漢高帝謂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又謂可傳檄而定。則三代先秦已自有之，而其文未見也。至孝武遣司馬相如責唐蒙等，始見喻巴蜀一篇，首曰告巴蜀太守，終曰咸諭陛下意毋忽，蓋古制然也。原注：張晏曰：相如為郎，數從會唐蒙等，通夜郎，蒙中郎又多為蜀轉運糧食，徭人，用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人大驚，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論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至三國之際，益尚事辭，其制愈備矣。

疏者、疏通其意、達之於上、凡政有所未便、事有所未當、冤枉有所未伸、姦蔽有所未達、臣下爲論列奏上則用之、非三代先秦之故有、至漢高帝五年誅項羽東城、諸侯王皆上疏請尊漢王爲皇帝、疏之名始見。其後臣下往往上疏、同夫書矣。

表者、敷陳著見之稱、有所未明、表而著之也。書謂光被四表、則自內而被於外也。師表萬民、則自上而形於下也。傳謂言不關於表著之位、則陳設之次也。禮謂立八尺之表者、則禮準之則也。其名則同、其義各異。未特以名篇而謂之文也。司馬遷作史記、始爲諸侯六國諸年表、特列序其興滅之年、亦未爲臣子之文也。其後漸見於二漢魏晉之際、其首曰臣某言、遂論列其事、其終則曰謹奏表以聞、義同書疏、而體制異矣。原注：李善曰、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以前謂之敷奏、故尚書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爲表、總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駮、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駮。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以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以前天子亦上疏。

封事、漢制表書皆啓封、其言密事則皂囊重封、謂之封事、其文亦書疏也。

奏、凡進言於君皆曰奏、書謂敷奏以言是也。漢世凡效驗政事、特有奏請、乃特作奏、其文亦書疏也。

議、商權可否、與論略同、論略而議詳也。故莊周謂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三代以來、議事以制、政乃不迷。故周官有八議、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原注：周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秦有丞相議、廷尉議、博士議、原注：皆待受詔奉議也。漢興有廷議、原注：議於天子殿廷之前也。

集議、原注：會集百官而議之也。百官雜議、原注：下百官令相雜而議也。下公卿議、原注：特下三公九卿議之也。故和親有議、原注：漢書武帝紀元光六年、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大行王恢議勿許、興兵擊之、韓安國議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封禪有議、原注：元鼎六年、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鹽鐵有議、原注：昭帝始元六年、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桑弘羊以爲不可廢、於是遂以鹽鐵之議起焉。廢立有議、原注：昌邑王既立、淫戲無度、大將軍霍光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尊號有議、原注：哀帝即位、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猶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上下其議、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郊廟有議、原注：成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不宜、右將軍王商等五十人以爲宜從衡譚議、天子從之。哀帝時、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羣臣雜議、光祿勳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爲孝武皇帝親盡宜毀、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天子七廟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孝武皇帝功烈如彼、不宜毀、上從歆議。珠厓有議、原注：元帝時、珠厓諸縣反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議以爲不宜擊、遂從捐之議、罷珠厓。其大略也。然而三代之議、有言而無書、二漢之議、既許其言又各爲書以上、其議其言不易而得失可考、天子稱制決可、而後下其議、公卿奉行之、天子不敢審其私智、大臣不敢進其私言、一以公議綱紀天下、而四百年無二志、漢政之幾於三代者也。

牋、亦表類也、以屬於皇太子諸侯王用之、方之於表、首尾稱姓名、而不稱臣。

啓、亦牋表類也、有所啓聞、慶賀干請、則上啓事、於天子則稱臣某啓、乃入事、末則曰謹奉啓事以聞、非天子則皆曰某啓而已。

狀者、敷奏情狀、列上事宜、猶表之爲標著、疏之爲條達也、自天子省府上下皆得用之、其辭質、其事詳、公

文之通稱、疏之次也。

奏記、漢魏以來、凡有司言事於上官者謂之奏記、避尊遠嫌、以記事爲言也、故有司藩府將帥僚官屬者皆有記室、掌書記之官焉。

彈章、有司舉劾奏上治罪之文也。秦漢以來、有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之官、如周之大小司寇、糾詰姦慝、獶勵風憲、自天子大臣百官羣司、凡有過惡、皆得舉正、有所彈劾、則冠豸冠、簪白筆、對仗讀彈文、彈者擊其罪而必中、章者暴其惡而無隱、亦幾於三代之良法也。

露布、古之捷書也、凡擊罪致討、有所克捷、列其功狀、書之於帛、露見布告、故謂之露布、又謂之露版、尤尚辭之文也。

連珠、孝章命班固傅毅作、一事未已、又列一事、駢辭相連、體如貫珠、故謂之連珠、亦奏議之體也。

詩

詩經三百篇、雅亡於幽厲、風亡於桓莊、歷戰國先秦、祇有詩之名、而非先王之詩矣、本然之聲音、鬱湮噴薄、變而爲雜體、爲騷賦、爲古詩、爲樂府、歌、行、吟、謠、篇、引、辭、曲、琴操、長句雜言、其體制不可勝窮矣。

騷、古所無有、楚屈原始爲之、司馬遷曰、楚懷王信上官大夫之讒、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其託物引喻、愛君憂國、變風變雅之流、其辭雖怨懟激發、幾於憤悱、跌宕怪神、而類夫巫覡、要之出於忠而止於義、凡二十五首、其弟子宋玉景差相繼而作、及漢賈誼莊忌等復爲之、大抵皆祖原、以其體制倣於楚、謂之楚辭、以離騷一篇、旨意深遠、可以繼詩經之後、特稱爲經、自九歌、天問、及諸人之作、皆謂之傳云。

賦、詩有六義、二曰賦、排比鋪陳之體也。如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之類是也。其體雖見於風雅頌之間、而不特名篇、至屈原作離騷、謂之賦、宋玉乃作高唐風賦、荀卿、賈誼、司馬相如等相與倡和、拓大緒緒、峯然爲辭章之冠、兼詩騷之制、爲文士傑作、至魏晉極矣。

古詩、自陳靈公亂周之亡、歷戰國、秦、漢、及高惠文景之世、踰五百年、騷賦之外、詩遂無聞、孝武時李陵蘇武相與贈答、始爲五言、號稱古詩、歷漢三百餘年、絕無僅有、建安間篇什始盛、爲漢魏正體、然亦非三代之詩也。

樂府、周官大司樂乃其職也、六代之樂、皆有樂歌、自雅頌外、不見其文、漢初樂府令掌樂舞、有房中安世等歌、始見其辭、原注：漢書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安世房中歌十七章。至孝武立樂府、采詩夜誦、原注：漢書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顏師古曰、采詩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謳謠、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誦者、其言辭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定郊祀祠太一、作十九章之歌、章各有名、曰練時日、帝臨、青陽、朱明、西顥、玄冥、惟泰元、天地、日出入、又

繼以諸事名章曰天馬、原注・元狩三年・萬生海津中作・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天門、景星、齊房、原注・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后皇華煜煜五神朝隴首原注・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象載瑜、原注・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雁作・赤蛟、及宣房、柏梁、等作皆有其辭、而樂府始盛、其後雜體、歌、行、吟、謠、皆爲樂府、新聲別調、不可勝窮矣。

歌與詩同、皆古有之、作爲篇章而歌之爾、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于是有詠歌、嘯歌、悲歌、怨歌、長歌、短歌、各以其聲爲體、詩三百篇皆是也、及詩之亡、戰國秦漢之際、往往爲歌、樂府以來、篇章遂盛、與詩別而自爲制矣。

行、亦歌詩之流、三代先秦未之見也、樂府以來、往往以行稱、又與歌並稱、歌行也、歌以詠其志、行以行其志爾、其特稱行、如飲馬長城窟行、苦寒行、善哉行等是也、與歌並稱者如傷歌行、燕歌行、長歌行、短歌行、怨歌行等是也。

吟亦歌類也、歌者發揚其聲而詠其辭也、吟者掩抑其聲而味其言也、歌淺而吟深、故曰吟詠情性以風其上、三代先秦有其名而無其文、樂府有白頭吟、梁父吟、東武吟、始自爲篇題矣。

謠亦歌類也、遠而言之、緩而不切爾、詩曰、我歌且謠、則歌切而謠緩也、如風謠童謠自古有之、皆自成章、而詩經不錄、樂府以來、始自爲篇題、如箜篌謠等是也。

篇、古者編竹爲書、凡成章者自爲一篇、故謂之篇、特文籍次第之名、未特命題爲文也、樂府以來始以名題、如美女篇、白馬篇、名都篇等是也。

引亦歌類也、歌之爲言長言之也、引則引而信之又長矣、樂府以來始有之、如箜篌引等是也。

辭、凡言成文謂之辭、故易有繇辭、彖辭、爻辭、繫辭、書謂之典辭、傳謂之文辭、皆成文之言也、然未命題爲文、漢孝武始爲秋風辭、樂府有王明君辭、亦自名篇矣。

曲、盡其音曲折也、季札觀樂、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師乙謂曲、如折句中鈎、皆其意也、漢立樂府始以曲名樂章、又特以名篇爲歌曲矣。

琴操、古有雅琴頌琴、故詩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則古之歌詩皆琴曲也、謂之操者、風俗通曰、凡琴曲憂愁而作、命之曰操、言困阨窮迫、猶不失其操也、古操有十二首、拘幽文王作、越裳、岐山周公作、殲霜、尹吉甫子伯奇作、將歸、猗蘭、龜山、孔子作、殘形、曾子作、雉朝飛、牧犢子作、別鶴、商陵穆子作、水仙、懷陵伯牙作、皆有其辭、亦歌詩之體也、後世凡制琴曲、皆謂之辭矣。

長句雜言、古之爲詩也、其章句不繁短長、期於盡意盡辭止、音韻順適而已、故有三言者、江有汜是也、有四言者、關關雎鳩是也、有五言者、投我以木瓜是也、有六言者、昃月予還歸哉是也、有七言者、送我乎淇之上矣是也、有八言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是也、其爲章則或三四相間、或五七相錯、不拘其字數章句、而其變無窮、所以爲詩之經也、漢初專尙四言、至蘇李專爲五言、孝武爲秋風、柏梁等辭、則專爲七言、自張衡四愁而下、號七言爲長句、建安以來、號四五言爲古詩、其餘自樂府歌謠外、三四六七相雜成章者、則謂之雜言、詩之體制、至是極矣。

春秋

春秋詩書皆王者之迹、唐虞三代之史也、孔子修經、乃別辭命爲書、樂歌爲詩、政事爲春秋、以爲大典大法、然後爲經、而非史矣、凡後世述事功、紀政績、載竹帛、刊金石、皆春秋之餘、無筆削之法、祇爲篇題記注之文、則自爲史而非經矣。

國史、書契以來、即有史、至周而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太祝之官、自王朝列國皆有之、其書法大抵皆編年、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至孔子作春秋、筆削其事、而略其辭、亦皆編年、其四時以首事、晉太康中得竹書有紀年十二篇、則古法也、左氏爲春秋作傳、雜以事辭、亦皆編年、其餘則別爲國語、歷戰國訖秦、凡諸史書有五帝德、帝繫、春秋歷譜牒、世本、戰國策、鐸氏微、虞氏春秋、而呂不韋者上觀尙古、刪入春秋、集六國時書、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始錯綜諸家、變古編年法、至司馬遷因呂氏春秋法、推本詩書、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漢楚春秋、上記軒轅、下訖天漢、著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有序有論、有目序、有序傳、地域上下數千載、分散數十百家、其體甚大、六經以來所未有也、其後班固因遷之制、斷自漢元、迄于王莽、作西京賦、稽密精覈、法制益備、遷之書始於父談而成於遷、固之書始於父彪而成於固、其事則身所聞見、其發凡起例皆出家學、於是卓然爲宗匠、後世國史之制、皆本乎是矣。

碑者、褒述功烈、夸示天下後世、自期於不朽之文也、夫史官記注、謂之實錄、不虛美、不隱惡、功過並載、至其殊勛異烈、各當其時、書於策、鑄鼎、昭示後世、傳之子孫、則義存勸戒、非直爲稱美也、故聖德之帝、莫如堯舜、功烈之王、莫如禹湯、勛在王室、莫如伊周、教垂萬世、莫如孔孟、而無頌功述德之文、謂之碑者、按祭義、祭之日、君牽牲、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雜記謂覺廟之制、宰夫北面於碑南、東上、喪大記謂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皆植石如柱、鑿孔於端、以繫牲繫棺、碑者悲也、麗牲之際、觀其宗廟、悲其親之亡也、繫棺之際、觀其封塋、悲其親之不復見也、以是名石、故謂之碑、碑之名、昉此、祭則成書年月、葬則成書姓名、非特爲文而頌德紀功也、始皇幷天下、丞相斯以篆書能□□□導侈、每巡幸、輒從、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頌功始此、於是封泰山、至山顛立石頌德、南登琅邪、作琅邪臺立石頌德、以明得意、登之罘、刻石頌功、上會稽、刻石頌德、諛辭連文、增益名山、幾徧天下、漢興以來、自天子三公、九卿、將、相、郡國守相、師儒、博士、太學諸生、處士、烈女、義夫、節婦、凡異政茂行、皆著文刻麗牲之碑、則漸爲宗廟、神廟、家廟、等制、繫棺之碑、則漸爲神道、墓表、墓誌等制、其碑猶存者、歐、趙、洪、顧、錄、法、制益備、遷之書、東漢之際、其文益盛、故漢碑多見陽嘉元嘉之間、原注・陽嘉・順帝年・元嘉・桓帝年・崔蔡之作、蓋帝時至書六經爲三體、

刻之石碑、鍾繇、梁鵠、相繼而出、皆丕之筆、大得深刻於受禪壇、而豐碑數丈、漢碑至是極矣、然而先秦二漢文辭簡質、其事則凡而不曰、銘詩尤爲高古、魏晉而下、諛臣媚子、夸吏侈孫、旌其墓隧、雜穢之過、揚其纖悉溢美之功、爲之文者、褒大稱推、立論序述、則體夫詩書史漢之序、述其事業、則備夫春秋紀傳之法、其終篇銘詩、則用夫雅頌箴贊之體、或磨崖深淵、或配諸海嶽之靈、或並諸洪昏之鬼、矯誣之弊、蓋不可勝言矣、

墓碑、墓前之道、神遊之道也、碑於是則謂之神道碑、古之葬者、墓而不墳、因留縣棺之石、表其墓之所在、謂不可弗識也、其後既封爲墳、仍立石爲表、王與諸侯遂爲石闕、而楚謂之窆、皇漢以來、王公大臣亦有闕、仍立石表、石碣、天祿、辟邪之類、謂之墳墓、其勒文于表者、謂之墓表、表著也、著其人之事也、勒文墓側、不當神道、制小文約、謂之墓銘、銘名也、著其人之名也、其制又小、其文又約、謂之墓碣、碣揭也、揭揚其行也、勒文於石、納之壙中、謂之墓誌、又謂之墓誌銘、志其人之事於墓中也、皆有序有事、有詩碑之制也、

誄者、哀死而累其行以定謚之文也、自周有之、按周官大師、大喪帥瞽而歌作誄（原注：夷謚、鄭元謂歌誄也、以哀史知天道使其其事、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也、太祝作六辭、六曰誄、太史大喪遣之日讀誄、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蓋天子之謚、至尊之行、非臣子所敢議、故使瞽史以天道累其行而爲誄以定謚、其諸侯卿大夫皆有司稱王命錄其行以爲誄以定謚、及其遣則賜謚讀誄、故記曰、少不誄長、卑不誄尊、惟天子稱天以誄之、然不見其全文、惟左氏稱於孔子卒見哀公誄一章、不累其行、特哀之之辭也、漢以來天子有謚冊、王公大臣則太常有謚議、魏晉而下始有誄文、有序有事、蓋爲辭章、勒石於墓、亦與碑等矣、

銘者、名也、著於文辭、刻之金石、表見其名也、由器物則因以示戒、由義理則因以垂訓、由事業則因以昭德、揚雄謂銘哉銘哉、有意於愼也、故黃帝命孔甲書盤盂中以爲戒法、而禹有鑱鼎之銘、湯有盤銘、至周而門屏、階席、冠冕、衣履、几杖、弓劍、觚爵、盉（原注：音和）、敦（原注：徒對反）、權衡、度量、莫不有銘、皆警戒自修之文也、秦漢而下、夸毗示侈、不因器以爲戒、不垂訓而昭德、隳嶢峨、伐琬琰、刻封泰山、勒燕然（原注：漢書王莽封泰山禪梁父、封燕然山、令班固、作銘、刻石立碑、紀漢威德、大九尺、其下有則下臣銘、後漢書竇憲傳、憲出塞、大破匈奴、北擊匈奴、大破單于、登燕然山、令班固、作銘、刻石立碑、紀漢威德、大）有序有事、有銘有詩、大或數千、次或數百、與碑等矣、

符命之說、古不經見、皆後世迂儒俗士、媚臣篡子、獻諛逢惡、以爲篡竊之資者所作也、六經所載、如河出圖、雒出書、鳳凰來儀、百獸率舞、麟趾、騶虞、帝武、元鳥、玄鳥、龍、龜、龍、謂之四靈、及天降符瑞、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等、皆秦漢諸儒附會之說、非聖人之意也、至司馬遷爲史記、始載赤烏白魚、赤帝子白帝子之事、以爲有天下之徵、又特爲封禪一書、從臾神怪、而董仲舒對策、遂言三代受命之符、於是司馬相如爲封禪文（原注：史記長卿病甚、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來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揚雄作劇秦美新（原注：李尤論林論、論子虛之劇、冊新之美、此乃計其勝負、比其優劣之義、）而班固爲典引（原注：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長也、尚書論堯之常法、而之堯典、演紹其結、伸而長之也、）因衍侈大、推美功德、以爲符命、新莽盜漢、而諂緯之術興矣、

頌者、稱美之辭、不歌而誦謂之賦、既誦而歌謂之頌、又頌者容也、形容其美也、本詩之一義、故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然未命篇爲文、至離騷楚辭而有橘頌、漢王褒爲蜀主得寶臣頌、揚雄爲趙充國頌、其後亦有序有頌、其銘詩爲頌、與碑等矣、

箴者、刺譏勸戒之文也、自古有之、于魏絳對晉侯、始見虞人箴一篇、其文似詩而簡婉高雅、至漢成帝時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亡失九篇、後漢崔駰、駰子瑗、瑗子寔、補其闕、及臨邑侯劉駰、太傅胡廣、各有所增、凡四十八篇、廣乃署之曰百官箴、自是凡臣子進規於上皆有箴矣、

贊者、叶相輔成之名、孔子作易大傳而謂之贊、未特名篇以爲文也、至班固作漢書、于紀傳後論司馬遷立論而謂之贊、實則論也、其序傳則謂之述贊、始叶韻如詩銘、及范氏作後漢書、既立論、復特爲贊、體制始定矣、其後復加之序、有事有贊、亦與碑等矣、

記、凡志之典籍者皆是也、故易、記理之書也、詩、記聲之書也、春秋、記事之書也、四經、萬世之大記也、而不以記爲名、孔子沒、諸弟子及秦漢諸儒、各爲記錄、如禮記、樂記、雜記、學記、表記、坊記、奉記、史記、皆記注於四經之後而以爲名、然未特命篇爲文也、魏晉而下、自史氏記錄外、凡志一事、皆特爲文、有序有事、亦有爲銘詩者、皆刻之石、亦與碑等矣、

雜文、雜於四經之間、而其體不一、如祭文、弔文、移文、紀錄、傳志、卽事爲文、隨命題者皆是也、

右四類、其別五十有八、皆戰國秦漢以來文章體制、原於四經而滋蔓於四經之後、所以爲文章學後世之制也、雖其義理不醇、辭氣浸衰、不逮夫古、然自今視之、又不逮漢魏遠甚矣、故三代之文至於六經語孟、後世之文至於先秦漢魏、雖原遠末分、皆規矩準繩大匠也、故備錄其類、推本所自與其所以弊而下者云、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六上下

列傳第六十三上下

文藝

漢

崔實（從兄烈 烈子鈞） 蔡邕 禰衡 應劭

謹案。崔實傳文闕。止存議。蔡邕傳亦闕。

議曰。實父子三世振漢摛秀。並擅才美。爲儒林文宗。蔡邕繼之。並加儁偉。於是東京之文。比隆西漢。桓靈之季。號稱猶蔚。實著論以爲漢政衰微。皇綱不振。當嚴刑峻法。攻以藥石。與滯補弊之說。非治體之常也。宋司馬光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實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惟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故實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

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荊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

潁川。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原注。典略。衡見荀有儀容。但有貌。趙稚長腹大。健啖肉。故可監廚也。）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交友。上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瞥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原注。漢書。桑弘羊。雒陽賈人。以心計年十三爲侍中。張安世爲郎。上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後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原注。呂氏春秋。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文侯欽。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爲仁君。文侯怒。任座趨而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臣聞君仁則臣直。曏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悅。召任座而反之。以爲上客。）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原注。史記。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及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其聲動心。）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飛兔騕褭。（原注。呂氏春秋。飛兔要褭。古之駿馬也。）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融既愛衡才。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原注。文士傳。魏太祖欲辱衡。乃令人錄用爲鼓史。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製作衣。一岑牟一單絞及小褌。岑牟鼓角士胄也。）次至衡。衡方爲漁陽參撾。蹀躡而前。（原注。文士傳。衡擊鼓作漁陽參撾。蹋地來前。躡䟽足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參撾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撾。自衡始也。李賢曰。參撾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讀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則參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撾而去。足知參撾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作爲去聲。不知何所據也。參七甘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衵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撾而去。顏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因宣操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敕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疏巾。手持三尺梲杖。（原注。許慎說文。梲大杖也。）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曰。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悖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興。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

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慚然爲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爲作書記，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原注：亦。）爲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精。衡曰：吾雖一覽，能誦識之。惟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爾。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巵於衡曰：今日無以娛賓，而此鳥自遠而至，明慧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筆不停綴，文不加點，辭采甚麗。其辭曰：惟西域之靈鳥兮，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兮，合火德之明輝。性辯慧而能言兮，才聰明以識機。故其嬉遊高峻，棲峙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觜，綠衣翠衿，采采麗容，咬咬好音。雖同族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鳳而等美，焉比德於衆禽。於是漢芳肇之遠暢，偉盛衰之可嘉。命虞人於隴坻，詔伯益於流沙。跨崑崙而播弋，冠雲霓而張羅。雖網維之備設，終一目之所加。且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逼之不懼，撫之不驚。寧順從以遠害，不逆迕以喪生。故獻全者受賞，而傷肌者被刑。爾乃歸寫委命，離羣喪侶，閉以雕籠，翦其翅羽。流飄萬里，崎嶇重阻，踰岷越障，載摧寒暑。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忖陋體之腥臊，亦何勞於鼎俎。嗟祿命之衰薄，突遭時之險巇。莫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痛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匪餘年之足惜，愍衆雛之無知。背蠻夷之下國，侍君子之光儀。懼名實之不副，恥才能之無奇。羨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懷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若乃少昊司辰，蓐收整轡，嚴霜初降，涼風肅翠。長吟遠慕，哀鳴感類。音聲悽以激揚，容貌慘以顦顇。聞之者悲傷，見之者阮淚。放臣爲之屢歎，棄妻爲之歔欷。感平生之游處，若壎篪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願徘徊以俯仰，闔戶牖以踟躕。想崑山之高嶽，思鄧林之扶疏。願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苟竭心于所事，敢背惠而忘初。託輕鄙之微命，委脆弱之薄軀。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恃陛恩于既往，庶彌久而不渝。後黃祖在蘄，衡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祖慙訶之，衡熟視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時殺焉。射徒跣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斂。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原注：傅子曰：衡辯於言而剋於論。見荊州牧劉表，日所以自結於表者甚至。表愧之，以爲上賓。衡稱表之美盛曰：而論表左右不廢論議，于是左右因形而譖曰：衡侮慢軍之仁，國伯不通也。惟以爲不能陟，終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知而非能所言也。表不詳察，遂疏衡而遂之。衡以交絕于表，智窮於黃祖，身死名滅，爲天下笑者。在閭之者有形也。）

謹案：目錄此下有應劭傳，今闕。

讖曰：君子之道，出與處二者而已。苟不當其可，則濫其自取也。方蚩卓蠭兕，廢立劫遷，虐焰烈烈，不可嚮邇，能以義撲滅，晞清王風，載正皇輿，矯焉而出可也。不然，雖庸夫細民，亟走懼及之不暇，豈可受其辟召

從而事之乎。蔡邕鴻儒碩學，藝能兼綜，爲一代文宗。宦豎忌忤，竄極幽奇，嬰鉗胥鏈，琅璫轉徙，及幸而免，亡命江湖，積有年所。天時人事，亦自知矣。天地閉，賢人隱，彊乎其不可拔。邕之事也，聞卓召命，不以死拒，翹然而起，三日之間，周歷三臺，矢謀承策，盡以所學事卓，勸以伊周之事，且爲鼓琴，自同排優，則亦剽歌殿尤之於新莽也。欲免得乎，卓未就誅，允因碑睨切齒於邕矣。是以竊歎之際，必殺而不貸也。子長謗書等語，特以爲辭爾。匱玉而汙血肉，匿錦而藉蛇虺，惜哉。衡恃才傲物，辱操忤祖，阻身喪元，自取之也。應氏七世才聞，劭采章尤著，淹洽典故，終漢文獻，可謂博物君子矣。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六中上

列傳第六十三中上

文藝

漢

荀悅　仲長統　陳壽

謹案：荀悅、仲長統二傳文闕，止存議。

讖曰：仲豫公理，立言論政，深知治體，不當文採明章之盛，而奔走於曹袁之間，終以不用，惜哉。仲豫之漢紀，其論辯精當，高出遷固，盡變史法，眞奇才也。公理之論井田肉刑，有意乎三代之治矣。謂光武矯枉太過，不任三公，政歸臺閣，權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也任之輕而責之重，東漢之衰宜也。不任三公，故大臣無權，政柄下移，故禍於宦戚，天子不能總攬，大臣不能有爲，王室遂卑，底於亡滅。光武基之也。議者謂其當專用一相，委任責成，以爲御操，嗚呼，是六官冢宰之義，三代任和之道也。光武昧其統體，隆高皇之規模，不舉大綱而張衆目，所以不能如西漢之可繼而復興也。以是致譏，過矣。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延熙末爲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朝柄，大臣皆曲

寔附之。壽獨不爲之屈。由是被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謹案。晉書作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漢亡。以是沈滯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爲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丞相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蜀、吳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敍事。有良史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爾。初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不與。竟不爲立傳。謹案。晉書本傳作盧云丁儀丁廙有盛名云云。考三國志。文帝紀。文帝初即位。誅丁儀。亦附見王粲傳。丁氏兄弟本無事跡可述。如嵇康傳末云。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七人之列。然七人皆不立專傳。豈亦有所覓乎。故史存其云。神字有斷疑之處。而此非刪去。則疑以爲淵淵。蓋經本不稱消書。故其言尤甚也。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髡。壽嘗爲諸葛瞻門下書佐。被撻百下。故爲亮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華將舉壽爲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徙壽爲長廣太守。以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於帝。宜補黃散。由是以爲治書侍御史。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復被貶議。出爲平陽侯相。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爲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采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部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裴注。北史。毛修之以軍功遷特進撫軍大將軍。位次崔浩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不博洽。猶涉獵書傳。每推重之。與共論說。言次遂及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自班史以來。無及壽者。修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葛亮門下書佐。得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非挾恨之言。夫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偽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以趙佗爲偶。而以爲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且亮既據蜀。恃山險之固。不達時宜。切法。控勒蜀人。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疎遲失會。摧衄而反。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以不戰屈之。智窮勢盡。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知難乎。修之謂浩言爲然。一代之佐。承祚方之管蕭。而如非短。已擅譽於天下。猶乃以誣謬功利之論。比擬得失。又置盛衰。可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卒評參據。殺身赤族。宜哉。

議曰。三史亞六經。法制備矣。壽爲國志。序事典贍。評論卓然。是以繼其後也。末帝之世。國不置史。記注無官。非壽書所略記。昭烈之偉略。孔明之盛心。後世不可得聞矣。則壽於漢季。不爲無功。但其以晉承魏。譙什皆依違從諛。失其統紀。於昭烈孔明。增興飾玷。而推獎操懿。故遺萬世之惑。而行識之人非是焉。且其尚典質。崇簡壯。志其大而舍其細。故多疏略。不能完史而傳信於後也。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六中下

列傳第六十三中下

文藝

魏

潘勗 孫尼 族子岳　路粹

潘勗字元茂。滎陽中牟人也。初名芝。後更勗。歷宰守。有政績。入爲尚書郎。遷右丞。專典辭命。雅善清典。甚得綸綜。曹操魏公九錫文。勗所作也。謹案。魏志云。小說曰。魏國初建。潘勗爲策命文。勗亡。後或疑是王仲宣所爲。論者紛紛。及宣王爲太傅。賜日大會賓客。勗子滿時亦在焉。宣王謂之曰。華君作封魏公策。高妙信不可及。吾曾聞仲宣亦以爲不如。朝廷之士乃知勗作也。建安二十年遷東海相。未行。留拜尚書左丞。其年病卒。勗子滿。平原太守。亦以學術稱。滿子尼。字正叔。少有清才。文辭溫雅。有勗風。及從父岳。俱以文章擅名一世。與陸機兄弟號稱潘陸。嘗贈機詩。機答之曰。猗與潘生。世篤其操。仰儀前文。丕隆祖考。符太康中舉秀才。爲太常博士。出爲高陸令。淮南王允鎮東參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釋奠頌。復出爲宛令。入補尚書郎。轉著作郎。奏乘輿箴。趙王倫之亂。稱疾取假。拜掃墳墓。齊王冏起義。引爲參軍。管記室。倫誅。以功封安昌公。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祕書監。永興末爲中書令。當三王兵爭。尼從容順變。無所附比。故免於難。永嘉

中。遷太常卿。洛陽陷沒。欲還鄉里。遇賊不得前。卒於塢壁。年六十餘。（羣案。目錄附撰子岱。今闕。）

議曰。按漢平帝元始五年。册命安漢公莽加九錫。（原注。顏師古曰。禮含文嘉云。九錫者。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也。）莽稽首再拜受綠韍、袞冕、衣裳、（原注。顏師古曰。此韍謂蔽膝也。以綠為韍。韍。音弗。韠。音畢。）瑒琫、瑒珌、（原注。孟康曰。瑒。玉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珌。詩云。鞞琫有珌是也。顏師古曰。瑒。音暢。琫。音布孔反。珌。音必。）句履、（原注。孟康曰。今齋祀履舄頭飾也。出履三寸。顏師古曰。其形岐頭。句。音巨俱反。）鸞路乘馬、龍旂九旒、皮弁素積、（原注。顏師古曰。素積。以素爲裳也。）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鉞、左建金戚、甲冑一具、秬鬯二卣、圭瓚二、九命青玉珪二、朱戶、納陛、署宗、祝卜、史官、虎賁三百人。漢世至此始見册命三公加九錫事。有其制而無其文。獻帝建安十七年。詔曹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十八年夏五月丙申。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爲魏公。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袞冕之服。赤舄副焉。軒縣之樂。六佾之舞。朱戶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之士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秬鬯一卣。圭瓚副焉。而始有其文。然皆非漢以來登拜三公封建諸侯王之制。又非三代策命之典也。皆侈大其事。以示天下變革之意爾。使晉、宋、齊、梁、陳、隋、諸君援以爲篡代之例。始則劍履上殿。贊拜不名。小示變革。其次則加九錫。封十郡。既而又爲禪文一篇。册爲皇帝。自爲一代。即此爲之也。按周制。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命雖有九。秩敍之常。非賜之也。夫錫與賜。皆天子所以予諸侯也。當周盛時。諸侯終喪嗣位入見則有錫。歲時朝覲則有錫。能敵王所愾而獻其功則有錫。（原注。左氏傳。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愾。音慨。）故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原注。詩采菽。）詩謂諸侯朝於天子。則天子錫予之也。又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原注。詩彤弓。）則諸侯有功見於天子。天子錫予之也。春秋以來。諸侯不朝事王。王亦時有錫。而見於魯者三。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公八年。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或死而追錫。或生而賜命。言命而不言所錫之物。按文侯之命用晉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則乘馬弓矢祭酒三物。爾策命晉文公爲侯伯。則九命作伯之制也。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盧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則車服、弓矢、祭酒、虎賁亦四物。爾命雖九而錫之四。與詩所載車服弓矢皆同。左氏謂王使內史過賜晉侯命。晉侯受玉惰。則錫命又有玉也。其物又各不同。或錫車服。或錫弓矢。或錫瑞玉。或錫策命。初無定制也。韓詩外傳謂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何休注春秋公羊氏錫命。引禮緯含文嘉云。諸侯有德。當益其地。不過百里。後有功。加以九賜。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其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其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其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其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其勇猛勁疾。執義堅強。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其內懷至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其征。其亢揚威

武。志在宿衞。賜以鈇鉞。使得專殺。其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使之祭祀。皆如有德。則陰陽和。風雨時。四方所瞻。臣子所望。則有秬鬯之草。景星之應已。其所錫之物。與韓詩所載同。而其敍則不同。今此文次弓矢在鈇鉞之下。則又不同也。蓋九命之制。車服、弓矢、秬鬯、虎賁、瑞玉之錫。則周制也。如韓詩所載。禮緯所言。皆非王制。後世詐讓權臣。以資篡竊者。附會九命爲制。增而爲之。是以始見於新莽。終行於曹操爾。嗚呼。錫予之義。備見於詩書春秋之際矣。成康之際。諸侯覲享述職獻功。不過錫之車服。使之朝會。賜之弓矢。命之征伐。周室之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過使召伯賜命。襃述而已。晉文公世世勤王。戰勝城濮。牽諸侯以朝王。獻俘述職。不過叔興父策命用平禮有加而已。（原注。左氏傳。鄭伯傅王。用平禮也。杜預注。以平王享晉文侯禮。）五伯桓文爲盛。其翼戴天子同獎王室。使東周不墜。又數百年。功烈如彼其高。齊據故封。晉啓南陽而已。（原注。左氏傳。王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乎始啓南陽。）曹操起自凡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令諸侯。南征北伐。爲己而不爲漢。乃桓文之罪人也。將建國代漢。先以天下爲九州。遂以冀州十郡爲魏國。奄有河朔山東之地。半天下之襟帶。制漢死命矣。而後雍容漸進。蹈新莽之故迹。册受九錫。進爵爲王。冕十有二旒。出警入蹕。建天子旌旗。置三公官。有天子之實矣。而猶名漢相。則九錫之受。篡漢之實。名爲漢相。終不踐位。欺天下後世以僞爾。昔周桓王追錫魯公命。仲尼皆於春秋曰。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而王不稱天。以爲魯桓殺兄篡立。又不朝王。則當舉九伐之法。討而戮之。三不朝則六師移之者也。生不能討。死又錫命。襃稱弒逆之人。是無天也。故王不稱天。則王亦不王矣。獻帝居許以來。僅守位號。自謂未知死所。至於弒母后。賊王子。竄伐漢室。殆無噍類。而不敢言。復命爲九錫之文。以之藉手而不敢拒。雖制之在操。爲漢家一死可也。偷生而惟命是從。又可繩以春秋之法乎。士苟有志。手可斷。禪文不可草。勗之文固美矣。其節不足稱也。當无妄之世。尼岳以文章競於一時。尼頗恬退。故幸而免。岳浮躁奔趨。朋扇逆后。相與陷害。冢適赤族。其理也。閑居一賦。其拜塵之媟。秋興一賦。其附炎之心也歟。

路粹字文蔚。（羣案。王粲傳注。陳留人。）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曹操以粹才高。與京兆嚴像擢拜尚書郎。像以兼資文武。出爲揚州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操欲殺孔融。使粹爲奏。曲致融罪。無不惡其人而畏其筆。十九年。轉祕書令。從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太子丕素與粹善。閔其死。爲之歎惜。及篡代。特用其子爲長史。

議曰。古者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大夫去國不說人以無罪。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曰簠簋不飭。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曰罷軟。曰下官不職。所以崇禮讓。養廉恥。絕誣染之端。杜讒訐之原。三代忠厚之政。風俗之所以美也。漢初公卿恥言人過。至於幾至刑措。納有三代之遺風。孝武而下。屢誅大臣。漢政寖衰。欲加之罪。爲爲之辭。鞫之罪狀。辭章之臣。往往借筆代罵。李固之罪。成於馬融之手。而漢遂衰。（原注。後漢書。馬融爲梁冀作飛章誣奏李固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

顧弗奏。樂旋俛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悼之心。山陵未成。遽遑奪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遠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矣。夫子謂莫大於聚父。臣惡其深於毀君。固之過乎。專合誅辭。莫能酌聽曰。李公之謂。成於卿乎。李公仰涕。輔同面目。見天下人乎。慧竟罔殺跡。

孔融之誅。出於路粹之筆。而操始篡。於是天下遂投三端。謂文士之筆端。武士之鋒端。辯士之舌端。原注。見韓詩外傳。近世蘇軾作呂惠卿責辭。謂作制子令。日始過著有因漢。極口稱快。激成紹聖之禍。原注。宋實錄。元祐二年。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敕曰。元兇在位。民不貧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酒天之罪。永爲垂世之規。況以斗筲之才。挾奇衺之智。謟事帝幄。固升廟堂。旨論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柔媚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進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利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敗國而害民。率皆撰造而稱旨。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章惇之聰。終以章惇之聰。姑試伯龜。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適之輔郡。尚疑故過。稍畀重權。復陳問上之言。總有論山之貶。反覆敎戒。惡心不悛。躁妄矯誣。德音猶在。始興知己。共急察君。嘉則廢起以相緩。怒則側目以相視。遂起大獄。發其私書。結與交敵。蠹乎天下。蓋無狼狽。懷被江東。至於復用之年。始出西夜之旅。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往生之謀。剛致水落之嘆。鋼言及曲。淫溺何道。迨予踐阼之初。首放安逸之詔。假我寵令。成汝詐謀。不圖換汗之文。止爲欺誣之具。迷國不道。蓋古罕聞。淫溺何所。兩觀之誅。溥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章惇貶責元祐臣僚。欲得如軾者使爲之辭。遂用林希。希既爲之。擲筆曰。墮了名節矣。終之黨與相戒而亡。宋金源氏禽遼主天祚。降封海濱王。學士王介儒皆爲天祚嘯緣。及作詔。謂天祚居位二十載。有罪無千條。舉古今君人之惡而歸之。天祚受詔於庭。仰面哀曰。夫亡人之國。罪莫大焉。又加之罪乎。非吾所爲而數吾於朝。必爛其舌矣。未幾介儒舌爛生於頸。爛舌而死。嗚呼。醜虜安可肆。誣誣安可爲哉。原注。金實錄。太宗獲遼主天祚。降封爲海濱王。詔曰。歷觀往古。不無天敎之驗。斷以公言。亦緣君道。本與德修。人雖力強。大遂皇帝耶律延禧。自絕衆心。之得失。未生宗獄。孰覩漢基。不有惡貫。曷終晉運。取消遼命。居位二十載。有罪無千條。繇自伊民。逮于庶僚。所謂解體。取消遼命。邪勿聚斂。令出不行。何以取信天下。鮮迹常節。蹤之不軌。人君。對之終日無話。言。行之宮代。惟亂政。無分外威。事委宦人。嗟乎。嬖幸。真宦。黨獄。內敗女亂。日蝕。典籍。而弗視。外作禽荒。酗淫十旬而未返。惻隱。虞之圖。弁於圖。無山澤之利。共予民。用人不當。予牛羊。布官減及。於犬馬。七世之廟。雖在。無可觀之可觀。六尺之孤。時乘。有弄臣之共載。如以逆淫。制于賢嗣。逆賊。于戲。安忍無親。青衿。阻絕。離。夷。遺。寡。勇。去。作。偽。彝。倫。外。賊。陳。蔡。遍布。獲。戾。天。地。見。惡。人。神。方。植。擊。以。在。軒。更。賞。罰。而。絕。好。先。皇。帝。之。期。金。取。躬。自。徂。征。仗。一。劍。而。渡。江。指。獨。夫。而。數。與。民。訖。莫。知。大。勢。已。去。天。廢。惡。福。人。同。復。讐。賜。蹈。之。奔。逃。會。軒。能。之。飛。去。遠。及。涉。昧。隙。東。敢。窺。垂。統。之。功。金。函。後。國之。凍。馮。換。我。武。必。取。斯。人。知。天。網。以。發。逃。諸。軍。門。而。請。罪。苟。敎。將。臣。而。解。紛。鈔。制。免。廟。以。矣。俘。且。底。惡。以。如。淵。將。何。辭。而。以。對。徒。爲。盜。而。自。陷。雖。比。不。忍。者。族。心。奈。何。雖。憲。者。來。口。前。敎。卿。而。有。一。陶。卿。不。君。剛。冬。羅。以。兼。濟。訖。爲。亡。國。旌。絕。下。寇。用。制。摹。名。故。亦。若。稽。顏。命。以。降。已。於。八。月。七。日。降。封。遼。主。爲。海。濱。王。嗚。呼。原。上。帝。降。罰之。意。難。莫。能。容。以。先。廟。遺。命。之。旨。黑。爲。見。許。雖。古。小。子。終。此。全。功。對。越。蒙。旅。拜。爲。成。命。布。告。區。區。咸。使。聞。知。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六下上

列傳第六十三下上

文藝

魏

王粲　陳琳　阮瑀　應瑒　劉楨　吳質　繁欽　丁儀　丁廣　邯鄲淳　薛夏　應璩　王象

劉廙　徐幹　杜夔　衛凱

李康

謹案王粲傳文闕。止存議。

贊曰。初曹丕及弟植皆好文學。與粲及孔融、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相友善。丕植咸有逸才。奇氣。往往鞍馬間。橫槊賦詩。至於飲至策勳。讌賞。泛清池。看花佇月。粲等更酬迭和。遺章雅詠。聲動一世。號稱建安七子。二漢質文。於是一變。儒學蓋爲詩文矣。

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辭采傑贍。大將軍何進辟爲主簿。進欲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使引兵向京師。以脅太后。琳入諫曰。易稱卽鹿無虞。原注。屯卦。六三爻辭。諺有掩目捕雀。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霆發電

斷。夫遂絕台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進不聽。果敗。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皆爲紹作書檄曹操。紹敗。琳歸操。操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操愛其才而勿責也。乃以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所作也。每作書檄成草上操。操先苦頭風。一日疾發。臥讀琳作。翕然而起曰。此能愈我病也。數加賞賜。後徙爲門下督。建安二十一年操大舉伐孫權。使琳移檄喻權。操歎其文辭之美。二十二年琳卒。操甚惜之。

議曰。陳琳之書檄。宏麗高壯。頓挫激切。足以鼓動天下。建安以來所未有也。夫文動於中而形於言。使讀之者亦動於中而感夫言。則可以爲文矣。故歌詠之文。必使之歡忻鼓舞。而手舞足蹈。戒諭之文。必使之驚跽曲卷。服膺而感刻。弔祭之文。必使之歔欷流涕而不能自已。檄告之文。必使之扼腕振奮。攘起而怒冠。歌詠而不能悅人。戒諭而不能服人。哀輓而不能哭人。檄告而不能怒人。則不足以爲文矣。若琳之作。所謂雷厲風發者也。得體制矣。然而琳初事袁紹。而爲紹檄曹操。及爲操禽。而復爲操檄孫權。君讎非主。變桀其吠。方之袁渙之拒呂布。則其節不足稱也。

阮瑀字元瑜。陳留人也。少受學於蔡邕。著作奇敏。邕稱其能。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不爲屈。曹操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連見敦促。逃入山以避之。操命焚山。乃出。以爲司空軍謀祭酒。與陳琳管記室。使瑀作書諭昭烈及孫權。及征馬超。使瑀作書諭韓遂。馬上具草。呈操。操攬筆欲爲更定。而竟不能增損。爲倉曹掾屬。建安十七年卒。原注。文士傳。太祖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連見偪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爲知己死。女爲悅者玩。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爲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臣松之案。魚氏典略。摯虞文章志。並云瑀建安初辭疾避役。不爲曹洪屈。得太祖召。即投杖而起。不得有逃入山中焚之乃出之事也。又典略載太祖初征荊州。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又使瑀作書與韓遂。此二書今具存。至長安之前。遂等破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耳。而張騭云初得瑀時。太祖在長安。此又乖戾。瑀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策爲魏公。而云瑀歌舞辭稱大魏應期運。愈知其妄。又其辭云他人焉能亂。了不成語。瑀之吐屬。必不如此。不爲世屈。又投杖前從。辭謝焉。事不知。逃山之事則有之。始爲不屈。

應瑒。漢司空掾珣之子也。瑒有才學。且出于父祖珠玉之淵。故尤知名於時。原案。應瑒傳不載爵里。時非全文。魏志附見王粲傳云。汝南應瑒。據云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後漢書應奉傳注。述云。瑒字德璉。瑒弟璩。字休璉。咸以文章顯也。又云。珣子瑒。曹操辟爲丞相掾屬。

劉楨字公幹。東平人也。父梁字曼山。謹案。陳志云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學稱。終對王命。楨思致高邁。敏於詞章。曹操辟爲丞相掾屬。後爲五官將丕文學。丕嘗賜楨廓落帶。其後工死。欲借以爲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原注。淮南子。隋侯之珠。高誘注曰。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江中銜珠以報。因曰隋侯珠。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原注。詩泮水。大賂南金。鄭玄箋云。荊揚之州。貢金三品。鶡貂之尾。綴侍臣之幘。原注。後漢書。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光揚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

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巧捷類如此。由是特爲諸公子所親愛。其後丕宴諸文學。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咸伏。而楨獨平視。曹操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刑竟署吏。建安二十二年卒。建安七子。今自王粲至楨五人者傳於此。孔融入死國傳。徐幹入高士傳。曹丕作典論論七子之文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爾。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原注。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郡。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嬰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原注。李善曰。言齊俗文體舒緩。然非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原注。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之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也。原注。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于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惟幹著論。成一家言。原注。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縭結。誠彼時文辯之雋也。今覽王、繁、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戇。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蔚性頗忿鷙。如是彼爲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於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爲光澤亦壯觀也。

議曰。曹氏父子兄弟。傑出一時。而陳思王植爲之冠。丕乃不數思王。以孔融稱首。融以英偉蓋世之氣。欲指揮劉玄德。撥亂世反之正。豈區區於文字之間者耶。嫉賢弟而不與。援豪傑以爲論。皆其私也。其謂文章以氣爲主。孔融氣體高妙。徐幹時有齊氣。文章有大體。無定體。氣盛則格高。格高則語妙。以氣爲主。則至論也。嗚呼。不言論因至矣。然非帝王之學也。唐虞稽古。始皆傳心。禹湯受命。亦惟立德。至高宗傅說。始言學。謂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故帝王之學。固不在德。以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格物以窮理。修道以立教。躬行以遏化。倚德以厚俗。致敬以閑邪。執中以馭變。畏愼以奉天。警省以謹微。自强以建極。公溥以庇物。寬裕以畜衆。剛斷以中令。明察以照姦。慈惠以子民。恭儉以足用。左師右傅。前諫後弼。論思講肆。不過夫是。凡詩書所載文武成康之學。今皆可按。未始爲文也。故六經無虛文。三代無文人。戰國之末。屈宋始爲文章。漢興。孝武雖有歌詩。然亦未以爲學也。至於宣、元、成、哀。皆務經術。以儒臣爲輔相。講論經理。潤色皇業。雖新莽之僞。亦飾六藝。究王制。述乎世祖。以諸生復漢。明、章皆北面受業。三公九卿。無非經明行修之人。顧未及於二帝三王之學。亦是有用。非虛文也。至丕篡代。專以文章爲務。一時學士大夫公卿大臣專門名家。流風波蕩。不復可遏。至宋、齊、梁、陳。如簡文、元帝、長城公輩。原注。簡文元帝皆梁武帝子。隋平陳。封叔寶爲長城公。競爲浮豔。君臣宣淫。自謂風流天子。卒傾社沈宗。淫淫及於隋唐。明智之君。皆崇辭章。遂以篇題取士。舉世事虛文。而爲文人不復知二漢之經術。況唐虞之學乎。皆操丕父子建安諸人啓之也。丕卒而謚之曰文。而與堯之文思、舜之文明、禹之文命、周文、漢文、並謂之文。嗚呼。果何文邪。

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也。以才學通博。爲五官將丕、及諸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丕之爲太子。質有力焉。及劉楨失敬被譴。質出爲朝歌長。臨淄侯植與質書曰。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原注。桓譚新論。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原注。王逸曰。若木在崑崙。楚辭出自暘谷。次于濛汜。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憙事小吏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有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値墨翟迴車之縣。原注。漢書鄒陽上書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原注。戰國策。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史記。楚有叔孫敖。鄭有子產。而二國俱治。是不易民也。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質答書曰。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喩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原注。孔叢子。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泄。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燿

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原注。戰國策。孟嘗君就國於薛。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齎黃金千斤。謝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封皮謝焉。馮諼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腹懿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原注。史記。魏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悄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爲酒。幷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原注。越絕書。吳王乃飾美女西施。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楚辭曰。嫫母勃屑而日侍。王逸曰。嫫母。醜女也。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簫激于華屋。靈鼓動於坐右。耳嘈嘈於無聞。情踊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愼。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原注。尚書大傳。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交阯之南有越裳國。以三象重九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以薦于宗廟。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原注。左氏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子產賦隰桑。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猨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原注。淮南子曰。置猨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以肆其能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答。不敢繁辭。轉元城令。魏郡大疫。諸賢論喪。太子丕傷之。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閒者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原注。絕絃事。見前注。禮記。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今之

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蕭案。後漢書隗囂傳云。年已四十。文選作年三十餘。此作年已三十。蓋沿誤也。）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否。東望於邑。裁書敍心。質答書曰。奉讀手命。追亡慮存。哀樂之際。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所任也。昔著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愼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于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敕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載。（原注。徒

結切。）猶欲觸胸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慺慺。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曹操西征。太子丕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曰。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六博。（原注。藝經。彈棊二人對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控二彈。不得各去。控一棊先補其。世說。彈棊出魏宮。大體以肉角撲其子也。）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騖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皦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玆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辰。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即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之遊。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我游處。獨不及門。瓶罄罍恥。能無懷愧。路不云遠。今復相聞。初曹眞曹休亦與質等俱在渤海游處。時休眞以宗親並受爵封。並爲列將。而質故爲長史。丕顧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及丕篡代。徵質至雒陽。拜振威將軍。北中郎將。封列侯。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治信都。黃初二年。召質入朝。丕與質及曹休歡燕。命郭后出見質。丕曰。卿諦視之。其親愛如此。五年。質復入朝。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眞肥而中領軍朱鑠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眞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

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自宜爲瘦。眞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按劍曰。曹子丹。汝屠机上肉耳。吾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恃而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乎。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拔劍斫地。遂皆罷去。其恃勢驕豪如此。（原注。質別傳。文帝崩。質思慕作詩曰。愴愴懷殷憂。殷憂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躕。念蒙聖主恩。榮爵與衆殊。自謂永終身。志氣甫當舒。何意中見棄。棄我歸黃壚。煢煢靡所恃。淚下如連珠。隨沒無所益。身死名不書。慷慨自俛仰。庶幾烈丈夫。）太和四年。入爲侍中。時司空陳羣錄尚書事。質以輔弼大臣安危之本。盛稱驃騎將軍司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陳羣從容之士。處重任而不親事。非國相之才。欲深納之。其年夏。質卒。始質爲單家。遊遨貴戚間。不爲鄉里所重。雖出官本國。猶不齒士列。太和中入朝。質自以不爲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爲溺攢也。及卒。有司以質怙威肆行。諡曰醜侯。質子應。仍上書論枉。正元中。乃改諡威侯。自質及潁川邯鄲淳、繁欽、（原注。音婆。）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修。河內荀緯、王象。下邳桓威。天水薛夏等。皆有文采。而不在七子之列。應瑒弟璩。璩子貞。阮瑀子籍。譙郡嵇康。咸以文章顯。儀、廙、緯、康皆自有傳。邯鄲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文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中。從三輔客荊州。操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丕博延英賢。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淄侯植亦求淳。操遣淳詣植。植與酒炙。論文議兵及當世之務。縱橫無窮。淳出歎植之才。謂爲天人。（原注。魏略。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才。謂之天人。）於時世子未立。操儼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才。由是丕頗不悅。及篡代。以淳爲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丕以爲工。賜帛千匹。尋卒。繁欽字休伯。潁川人。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潁間。欽長於書記。又善

詩賦。爲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原注。文帝爲序。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囀。與笳同音。欽牋還與余而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伎。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囀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尙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遊轉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泫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䫂史妠謇姐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牋。先白其事。伏想御者。必含餘歎。[illegible]）王象字羲伯。少爲同郡楊俊所知拔。及長。有才學志節。建安中。與荀緯等俱爲太子丕禮待。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後。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丕既篡代。拜散騎侍郎。遷常侍。封列侯。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秘書監。自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秘府。合八百餘篇。象既性氣和厚。又文彩溫雅。用是京師歸美。稱爲儒宗。丕如宛。詔百官不得干預郡縣。及到。而宛令不解詔旨。閉市門。丕大怒曰。吾爲寇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楊俊。詔問尚書明帝殺二千石幾人。象見詔文。知俊不免。乃當丕前叩頭。流血被面。請俊減死一等。丕不答。欲入禁中。象引丕衣。丕顧謂象曰。朕知楊俊與卿本末。爾今聽卿。是無朕也。卿寧無俊也無朕邪。象見丕言切。縮手。丕

遂入。決傻法。然後出。象自恨不能濟傻。遂發病卒。（原案：目錄此下有相威傳。今闕。）薛夏字宣聲。博學多才。善屬文。天水故有姜、閻、任、趙、四姓。雄望郡中。而夏單家。不爲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逸去。東詣鄴陽。曹操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因逸引夏。關移潁川。收捕繫獄。時操在冀州。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爾。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曹丕嘉其才。黃初中遷祕書丞。丕每與夏推論書傳。不斥其名。謂之薛君。夏甚貧。丕顧其衣薄。解所御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丕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到。丕引入坐定。顧夏督之於休曰。此祕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宜共談論。其見遇如此。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祕書署耳。謂夏爲不得移。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爲外臺。祕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爲常。及卒。敕其子無還天水。（原案：大典續後漢書載薛夏傳。而目錄無之。此）（原案：書吳質傳。魏略列傳度於王象。相威傳下。今從之。）應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歷丕叡世爲散騎常侍。曹芳立。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爲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贈衛尉。子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有盛名。貞嘗與玄坐作詩。玄嘉玩之。舉高第。遷頻位。晉武帝爲撫軍大將軍。以貞參軍事。及篡代。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以儒學與太尉荀顗撰定新禮。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貞弟純。純子紹。永嘉中爲黃門侍郎。爲東海王越所殺。純弟秀。秀子詹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議曰。昔讀曹丕與季重書。未嘗不擊節稱歎。辭氣瑰偉。卓犖飄忽。誠將大擅。對客口授。神采敏捷。知章之奇也。季重誰勉答答。苦魚目以借夜光。勛爲花證。筆力氣格之相懸有如是者。然而丕植衆貽書論一時文士及文章利病。有敬畏之意。則季重雖不在七子之列。必有過人之處焉。

劉廙字恭嗣。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衆侯。廙年十歲。戲於講堂上。潁川司馬德操拊其首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廙兄望之。有名於世。荊州牧劉表辟爲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爲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原注：劉向新序：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犨。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則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犨鐸鳴而問政焉。已而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肥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肥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犢犨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竭澤而漁。則蛟龍不游。鳳凰不翔。其類也。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生。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鍾於外。而黃鍾應於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違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爲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作槃操以哀之。孔叢子作鳴犢之操。或又作鳴犢。諸說不同。未知孰是。）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原注：史記：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廙懼。奔揚州。道中爲牋謝表曰。考絹過蒙分過葉授之顯。未有管狐桓文之烈。孤德殞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既無堂構昭前之績。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之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廙之愚淺。言行多違。懼有浸潤三至之間。考絹之愛已衰。望之之責猶存。必傷天慈既往之分。門戶殄滅。取笑明哲。是用迸竄。永涉川路。即日到廬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荊之思。雖遠猶邇。敢忘前惠。（原注：左氏傳：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illegible]之本心。於此鄭之不輕也。以直性情而識所得入者。以無容直之度也。傅子曰。操全知之地。不能以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夷齊遜武王以成名。丁公順高祖以受戮。二主之度遠也。若不遭其主。惟衡心是任。雖平以容其[illegible]。）遂歸曹操。操辟爲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學。丕甚器之。命廙通草書。廙答書曰。初以尊卑不論。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悖自屈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隆。（原注：說苑：有以九九求見齊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遂以霸。）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魏國初建。爲黃門侍郎。操在長安。欲親攻漢中。廙上疏曰。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獨斷者。不恥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於衆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人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即墨者。夫自爲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強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強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爲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是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修德。然後服之。秦爲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而不恤民於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德。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德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勢。若能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於廣夏。潛思於治國。廣務農桑。事從節約。修之旬年。則民安國富矣。操遂進而報廙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廙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操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徙爲丞相倉曹掾屬。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當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燋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初偉與諷善。廙戒之曰。交友之美。在於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衆。有違先聖人交友之義。非厚己輔仁之謂也。吾觀諷不修德義。而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此直攪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於難。廙上疏論治道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耳。況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既於其事不省。而爲政者亦以其不得

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己。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卹民。而夢想於稱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為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爾。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為佳者。奉法也。疑公也。卹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毀譽。未為美闕而從人。（原案•闕今志誤作闕•監本作闕•與此合•）於治雖失。計其毀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此。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為長吏皆宜使少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為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事上。操甚善之。廙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曹丕立。為侍中。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年四十二。無子。以弟子阜嗣。終陳留太守。阜子喬。晉惠帝時為豫州刺史。時東海繆襲。陳留蘇林。任城孫該。河東杜摯。皆有才學。其所敘述。亦傳於世。繆襲字熙伯。父、斐字文雅。該覽經傳。六辟公府。徵為博士。皆不就。襲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官至尚書光祿勳。正始六年卒。年六十。子悅。晉光祿大夫。孫紹、播、徽、等。皆以文學顯於世。蘇林字孝友。博學多聞。凡諸書傳疑難。林皆釋之。甚有概要。建安中為五官將丕文學。黃初中為博士給事中。以老歸第。國有大議。遣人就諮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孫該字公達。好學能文。年二十上計掾。召為郎中。著魏書。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入著作。於元二年卒官。杜摯字德得。初上笳賦。署司徒軍謀掾。後舉孝廉。除郎中。轉補校書。摯與毌丘儉鄉里。相親。故贈儉詩求仙藥一丸。欲以感求助。儉答詩而摯竟不遷。卒於秘書。（原注•文章敘錄•摯與毌丘儉詩曰•騏驥馬不試•婆娑槽櫪間•壯士志未伸•坎軻多辛酸•伊摯為媵臣•呂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販•寧戚對牛歎•食其處監門•淮陰饑不餐•買臣老負薪•妻畔呼不還•釋之宦十年•位不增故官•才非八子倫•而與齊其患•無知不在此•袁盎未有言•被此篤病久•榮衛動不安•聞有韓眾藥•信來給一丸•儉答曰•鳳鳥翔京邑•哀鳴有所思•才為聖世出•德音何不怡•八子未遭遇•今者遘明時•胡康出壟畝•楊偉無根基•飛騰沖雲天•奮迅協光熙•駿驥骨法異•伯樂觀知之•但當養羽翮•鴻舉必有期•體無纖微疾•安用問良醫•聯翩輕栖集•還為燕雀嗤•韓眾藥雖良•或更不能治•悠悠千里情•薄言答嘉詩•信心感諸中•中實不在辭•）

議曰。劉廙才涇清遠。誅操伐漢。權其重失。規以西伯。操謂之不知君。擬非其倫。而近於迂。不敢之言也。則吾為周文王之語。豈非自欺與。其論治道。謂不宜數易守令。不當以毀譽黜陟。皆知治體之言也。自封建廢而為郡縣。至漢孝宣。久任守令。增秩賜金。而不徒使吏。致其能民熟其化。於是號多良吏。至於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皆漢之善政也。廙有見乎此矣。

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曹操辟為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操攻袁紹。而劉表為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覬以治中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覬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強。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

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封殖關中。遠者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宏農。關中服從。乃白召覬還。稍遷尚書。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初朝廷播遷。臺閣倚事。散亡無幾。郡許之後。漸有綱紀。覬以古義。多所正定。是時關中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以脅取質任。操使荀彧問覬。覬以為西方諸將皆豎夫崛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為變也。宜為後圖。若乃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諸叛必疑。一相驚動。地險眾彊。殆難為慮。彧以覬議白操。操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從繇議。兵始進而關右皆叛。操親征之。僅乃得平。死者萬計。操悔不從覬議。由是益重覬。曹丕立。徙為尚書。頃之還漢朝為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為文誥詔冊及丕稱尊號。復為尚書封陽吉亭侯。曹叡立。進封閿（原注•音聞•）鄉侯。三百戶。覬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甚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生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臣以為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累太息。以為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為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猶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靡費工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覬歷漢魏時。獻納蘇切。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為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覬卒。諡曰敬侯。覬子瓘。與敦煌索靖俱善草書。（原注•晉書•靖字幼安•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太安末•拜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游擊將軍•與賊戰•被傷•卒•）瓘猶勝靖。然有楷法。遠不及靖。瓘為尚書令。靖為尚書郎。號一臺二妙。漢末張芝特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原注•後漢書度遼將軍張奐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弟昶字文舒•亦善草書•）靖作草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蒼頡既生。書契是

爲。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叡哲變通。意巧滋生。損益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脩。事業並麗。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蟉。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欻奮釁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踞於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嬈廉苫。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猨飛鼬相奔趣。凌魚奮尾。駭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倜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磥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璀璨。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瓘子恆(避諱。晉書字巨山。)亦善草隸。乃作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蒼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睹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象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爲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寫

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恆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僞靡分。大晉開元。宏道敷訓。天垂其象。地燿其文。其文乃燿。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苯䔿以垂穎。山嶽峨嵯而連岡。蟲跂跂其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頹。若雨墜於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緜緜。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覩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損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

小篆者也。或曰。下杜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代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鍼列。櫛比龍鱗。紓體放尾。長翅短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緼。揚波振撆。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羣游。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郤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爲學藝之範先。嘉文德之宏懿。慍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頫仰。舉大略而論旃。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

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原注。梁鵠字孟皇。安定人。靈帝末爲涼州刺史。邊章韓遂之亂。徵爲選部尚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雒陽令。而以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祕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爲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書。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宏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宏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宏。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時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蜿蜒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簴設張。庭燎飛煙。嶄巖嵯峨。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祕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

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實。亦皆稱工。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稍疏。宏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原注。文章敍錄。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有文才。善屬辭章。建安中爲郡上計吏。特拜郎中。稍遷侍中中書監。以光祿大夫遜位。年七十五。卒於家。初邯鄲淳、衛覬、及誕並善書有名。　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眾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辭。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中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跱。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黝黭點䵢。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螗挶枝。絕筆收勢。餘綖糾結。若杜伯揵毒緣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漼然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幾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髣髴若斯。於是晉世往往以書法名家。至右軍將軍王羲之。兼善隸草。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飄若游雲。矯若驚龍。其出奇爲擘窠大字曰龍爪書。至小楷則尤極秀勁。其真行如蘭亭敘草。皆絕筆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衡。張芝草書當雁行也。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服。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子獻之亦工草隸。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識者謂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帙置左右以翫之。天下號爲二王。漢晉書法。至是極矣。

議曰。古者造書契以代結繩。至於六藝典籍。綿世閱代。書以傳信而已。初不計其工拙而以爲學也。秦始以隸代篆。漢魏之際。又以楷代隸。以草代楷。漸趨簡易。以爲捷便。蔡邕、梁鵠、鍾繇。獨能存古法。出新意。遂爲工師規矩。書學之宗。衛覬父子以書法傳家。恆遂著論。推本所自。至於二王。蓋古今之變。書家之能事畢矣。嗚呼。詩文至於漢晉。字畫亦至焉。而後世鮮能及之。豈其去古未遠。氣質渾厚。天然太璞。未至於凋弊歟。

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有崖岸。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曹叡異其文。起家爲潯陽長。政有美績。卒於官。又嘗著運命論行於世。其辭曰。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將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

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搆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原注。易乾鑿度。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呴。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君鳴。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能之也。呴。鳴之怒者。聖人怒則天辟亡矣。湯起放桀時。蓋此祥也。明與鳴古字通。群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原注。春秋考異郵。呂望佐昌發。春秋保乾圖。籙之籙圖。於太古。漢之一師爲張良。易坤靈圖。湯臣伊尹。生韓之破。漢以興。春秋命歷序。文王受丹書。春秋感精符。西狩獲麟。楚舜鄰伯。曾藏百心。諫之殺。百里子奚諾之。不知其泣血何哉。　孔子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神降。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原注。史記。昔夏后氏之衰也。有神龍二止於夏帝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童妾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謠。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爲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爲后。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　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原注。左氏傳。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宋人伐之。執曹伯陽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原注。左氏傳。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召而見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於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叔孫不食。卒。　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原注。河洛。謂河圖洛書也。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王也。言以文德受命者。歷七世九世而衰微。以武功興起者。歷六世八世而謀也。　及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誾誾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仁希聖。原注。孫卿。趙人。名況。避宣帝諱。改作孫。　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己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

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皆如水也。遇之斯爲淵焉，通之斯爲川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迕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鑒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途，求成其名而歷譏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逢隙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逢迎勢利之間，盡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關者爲稍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潔其衣服，於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眼眼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鏤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慕張湯牛車之禍也。原注：漢書：汲黯爲東海太守，大治，召爲主爵都尉。又曰：上以張湯巧詆深文，湯自殺，黯子欲厚葬，黯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而死，何厚葬爲。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蓋笑蕭望之之敗，罷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綴綜於後也。原注：漢書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退白，以爲宜選中書宦官，廢古不近，則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堪皆出爲諸侯王，望之自殺，及成帝立，丞相奏顯罪，顯不食，道病死。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蘊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閉其門也。原注：漢書：拜王莽爲大司馬，又並董賢爲三公。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代丁明爲大司馬，雄家世貧，嗜酒，人希至其門，雄乃著太玄，以自守，終日不出，又並仲舒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成其見其面。約其身也。其爲富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棲室而蔭雨者不過滿身，過此以往，非能受也。原注：福祿論。其爲名乎，則善惡皆於史冊，殷鑒流於千載，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皆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原注：漢書：王莽于五都立市，均官，更名長安曰常安，洛陽曰雒陽，邯鄲曰趙國，臨淄曰齊，宛曰淳孰，成都曰益，皆爲五均，司市師也。囊裳而涉汝陽之丘，則天下之祿如紫矣。椎紛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枉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原注：左氏傳：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爲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能無及此乎。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疏，分榮辱之主客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道，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運，而反極猶居其

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議曰：蘧遠之論，謂治亂有運，窮達有命，而要歸於任運委命，而不及造運立命，則未備也。夫運故天之氣數，命爲人之分定，而治亂興亡，則不可以任運，吉凶得失，則不可以委命，皆人爲有以致之，苟爲有道，匹夫而終爲萬乘，苟爲無道，萬乘而終爲匹夫，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必行而莫之禦，卒受天命，以匹夫而爲天子，紂爲無道，窮凶極侈，滔天荒惡，每稱說天命，謂我生不有命在天，卒自斷命，以天子而爲匹夫，故孔子罕言命，君相不言命，君子存心養性以事天，天猶不貳以立命，其亡國者則任運，自棄者則委命，欺天盜國者則自負運命，故王莽謂天生德於予，曹操謂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惟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如孔子之無位，顏淵之短命，冉耕之惡疾，孟軻之不遇，能事天立命，不違夫道，而行使止尼，始可以運命言之，苟爲有位而於道未盡，皆不可以運命言之，夫言之難，立論尤難，矧於運命天道之流行，理之極致，數之大歸，聖人所罕言者，而遽立論馳騁於辭章之末，可乎哉？故蘧遠之論，則亦叔皮王命之流，其任適兩墮，則老莊之餘也，非吾聖人所謂命也。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六下下

列傳第六十三下下

文苑

吳

左思　陸機弟雲　孫拙　陶

謹案：左思傳文綱，止存議。

議曰：賦本詩之一義，屈宋作而騷賦興，遂與詩別而體制異矣。漢興，賈誼、司馬相如壯浪縱肆，宏富高古，無以尚矣。至揚雄、班固摸擬填塞，雖工巧而不能窮神入聖，於是自以爲非。若張衡、左思則又下揚、班遠甚，特圭撮事類辭章之肆，關爾孟堅平子之兩都二京，歸美當代，未害於意。若太沖之三都，以晉繼魏，遂鄙蜀抑吳，歸美於魏，統紀既謬，又可與語義乎。故文章先義理而後詞藻，本體制以定工拙，悖理失正而夸多鬬巧，不足以爲文也。故削而不錄云。

陸機字士衡，大司馬抗之子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謹案：晉書作如雷。少有異才，文章冠世，年二十作文賦曰：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臨文，尤見其情，恆

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佇中區以元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渺渺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淸芬。遊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沈辭怫悅，若遊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原注：上助舉切，下魚呂切。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原注：音寒。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緜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粲風飛而猋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爲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爲匠。在有無而僶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遯圓，期窮形而盡相。故夫夸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緜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淸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原注：音丈。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原注：上音綺，下音蟻。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恆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敘，故淟涊而不鮮。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淸麗芊眠。炳若縟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雖杼軸於予懷，怵佗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或苕發穎豎，離衆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爲係。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揥。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原注：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淸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瑕。象下管之偏

疾。原注：禮記：升歌淸廟，下管象武。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原注：才曷切。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高聲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淸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淸氾。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原注：禮記：淸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鄭玄注曰：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唱，發歌者。三歎，三人從而歎之。大羹，肉湆不調以鹽菜也。句也。然大羹之有餘味，以爲古矣，而又闕之，甚之之辭也。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喩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淸。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原注：莊子：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也？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喩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王充論衡：虛談竟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安危之際，文人不與，徒能筆說之效也。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欰原注：與蚩同。於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乎予掬。患挈缾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踸踔原注：上敕甚反，下敕角反。於短韻，放庸音以足曲。恆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紛葳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於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而無閡，通億載而爲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弗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吳滅，退居舊里，杜門爲學，積十有餘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述其祖父功業，作辨亡論二篇。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荊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淸宗祊，蒸禋皇祖。於是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原注：[illegible]夷庚。吳人以船檝爲輿馬，以巨[illegible]爲夷庚。[illegible]晉書：夷庚未入乘輿旅館，則夷庚者藏車之所。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淸天步而歸

器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衞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計。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衂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戟勁鎩。望颷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蒞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離斐（案・晉書作鍾離斐・文選作離斐・與此合・吳志孫皎傳云・丁奉離斐・即其人也・）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陳。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公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謹案・其民怨・其俗陋二句・文選俱有矣字・此蓋從晉書刪・）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大帝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宏遠矣。其求賢如不及。卹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衞。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賢諸葛之

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而歸魯子之功。削投怨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宏於茲者矣。（謹案・未巨與文選合・晉書作未見・）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彊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是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旍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少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同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原注・史記・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爲流涕・尚書大傳・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漸漸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則近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二歌不同・詩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太康末。與弟雲俱入雒。造太常張華。華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原注・晉書云・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遂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爲祭酒。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

盧毓、盧珽、志默然、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識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吳王晏出鎭淮南、以機爲郞中令、遷尙書中兵郞、轉殿中郞、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郞、倫誅、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爲之、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救理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原注、晉書、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筩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爲常、　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志匡世難、不從、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其序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彼者、豐約惟所遭遇、落葉俟微飇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是故苟時啓于天、理盡於人、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于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仇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以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快快

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原注、班固漢書相曰、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國勢因害、天子是毗、博陸侯、霍光也、　而成王不遺嫌吝于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原注、漢書、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　非其然者歟、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顚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原注、竹書紀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春秋、文種者姓文、字少禽、　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尙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于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于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己、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方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陊、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進勤之可矜、闇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于顚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己、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遊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止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此之不爲、而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湮爲窮流、

一匱之釁、積成山嶽、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茶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爲賦焉、庶使百世少有悟云、冏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著五等論曰、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愼、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于黃唐、郡縣之治、創于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宏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以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己存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則己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己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政、九服之內、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於是乎結、世平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強毅之國、不敢擅一時之勢、雄俊之人、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化、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救之廢興、繫乎其人、原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闕、故世及之制、弊于強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乎七雄、昔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於時、封畛之制、有隆於昔、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因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于殄祀、土崩

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獲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興化之具、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于弱下、國慶獨享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顚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震矜、遠國先叛、原注、公羊傳、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　故强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原注、晉請隧事見晉語、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豈劉項之能闚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原注、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項羽至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illegible]、羽入至戲、　借使秦人因循其制、雖則無道、有與共亡、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王侯、境士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鼂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庶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原注、漢書、賈誼曰、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illegible]、吳王起兵、[illegible]、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也、[illegible]　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原注、[illegible]、行道病、[illegible]、吳王濞傳、[illegible]兵反、以袁盎爲太常使吳、吳王聞盎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　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

策漢。必稱諸侯。原注·漢書·呂產呂祿作亂·朱虛侯諸人皆兄弟齊王合謀共誅之·大臣迎立代王·張武以爲不可往·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瑯琊·齊·代之彊·故迎立大王·大王勿疑·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原注·漢書·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原注·漢書·成帝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莽爲新都侯·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强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衡。而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原注·左氏傳·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卽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于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初·甘昭公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王子朝·賓起有寵于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敬王卽位·尹氏立王子朝·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王入于成周·七臣·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頹叔·桃子·賓起也·三子·子頹·叔帶·子朝也·鉦鼙震於閫宇。鋒鏑流於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原注·史記·厲王出奔于彘·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左氏傳·惠王出居于鄭·鄭伯虢公同伐王城·殺子頹及五大夫·襄王出居于鄭·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豈若二漢階闥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原注·孽臣·莽卓也·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忠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

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原注·漢書·王莽居攝·翟義與劉宇·劉璜·結謀舉兵·立劉信爲天子·皆爲莽所誅·韓馥爲冀州刺史·劉岱爲兗州刺史·各舉義兵討卓·卓乃酖殺弘農王·遷帝於長安·左氏傳·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共有寵·子國有奧主·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政。郡縣之長。爲吏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人。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人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慕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機感成都王穎全濟之恩。又思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戡定。遂委質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爲平原內史。機表謝曰。陪臣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齎板詔書印綬。假臣爲平原內史。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本吳人。

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宦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游。振景拔迹。顧邈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沒。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蕩。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媿若厲。而橫爲故齊王冏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爲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迹。皆可推校。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蕞爾之生。尚不足吝。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卽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釁。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惟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天蹐地。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爲泰。豈臣墜宗負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幷。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屛營延仰。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機以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又羇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謂吾爲首鼠避賊。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於河橋。金鼓之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之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水爲之不流。將軍賈稜皆死之。初宦

人孟玖弟超並嬖於穎。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幰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哉。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旣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旣死非其罪。士卒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寃。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

而子更忠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元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宏麗妍贍。英銳漂逸。一代之絕也。然好遊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取獲譏。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並行於世。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遂舉雲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雒。原注。晉書。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姿制。又好以帛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縗絰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睹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掌大笑。揚州刺史周浚辟為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俄以公府掾為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為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上書曰。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拱默。訓世以儉。即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營。屢發明詔。厚戒豐奢。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凌遲。家競盈溢。漸漬波蕩。遂以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眾庶歎息。清河王昔起墓宅。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於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欣然。臣愚以先帝遺教。日以陵替。今與國家協崇大化。

追陶簡璞。崇質在躬。下先致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時望。臣以凡材。特蒙拔擢。亦思竭忠效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迕。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時晏信任部將。使覆察諸官錢帛。雲又諫曰。伏見令書以部曲將李咸、馮南、司馬吳定、給使徐泰等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臣愚以聖德龍興。光有大國。選眾官材。庶工肆業。中尉該、大農誕。皆清廉淑慎。恪居所司。其下眾官。悉州閭一介。疏闊之咎。雖可日聞。至於處義用情。庶無大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廝賤。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稱。大臣所關。猶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勿用之義。又傷殿下推誠曠蕩之量。雖使咸等能盡節益國。而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美。猶未若開懷信士之無失。況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使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慷慨也。臣備位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愚以宜發明令。罷此等覆察。眾事一付治書。則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贍曰。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教思。興禮樂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侯應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贍。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啟塗及階。遂升樞奧。抽靈櫝於祕宮。披金縢於元夏。思樂百代。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屬辭。籌章光觀。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寶。論嘘藏器。駿蒙褧錦。緼衣被玉。什泉

改路。懸車將邁。考槃下位。歲聿厭邈。縉紳之士。具懷慨悵。方今太清闢宇。四門啟籥。元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耦穎之秋。河濟龍乘之日也。而贍沈淪下位。羈紲悼心。若得端委太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象昊天之睿。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原注。周禮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入為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為清河內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為前鋒都督。會冏誅。轉大將軍右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屢以直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為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並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張昌為亂。穎上雲為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止。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屬江統、蔡克、棗嵩等上疏曰。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懷。不敢不獻。昨聞教以陸機後失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誡者也。且聞重教。以機圖為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興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縣於漏刻。泰平之期。不旦則夕矣。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群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反逆之徵。宜令王粹、牽秀檢校其事。令事驗顯然。暴

之百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為晚。今此舉措實為太重。得則足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審諦詳慎。統等區區。非為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敢竭愚戇。以備誹謗。穎不納。統等重請。穎遲回者三日。盧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驤。驤詣明公而擊趙。即前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為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群心疑惑。竊為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無男。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並行於世。原注。晉書。初雲嘗行。逆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餘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卻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雲弟耽為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初抗之克步闡也。誅及嬰孩。識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陸氏無遺。大將軍參軍孫惠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三陸相攜闇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可為悼歎。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穎云。新證案。目錄稱附孫拯。今闕。

議曰。楚祖鬻熊為文王師。今其書有鬻子者。其後成、穆、莊、靈與齊、晉狎主夏盟。虞、夏、商、周之後。皆朝於郢。嘗用六王二公之禮。則其文物不異諸華。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右尹子革復能誦祈招之詩。則學問淵源。自同於齊魯。豈無風雅之文乎。孔子以其僭三紀而弗錄。故楚之文辭不見於六經

之中，及其終也，屈原以騷賦爲辭人倡，自說六經之後，秦漢而下，莫不遵之，於是六經之文不復作，盡爲騷人辭客而文章營矣。建安末，曹氏昆弟雖論體製，繼宋大備，陸氏世雄荊楚，累將重侯，丕顯武烈，未有文人國亡而機杼出焉。機年二十作文賦，遠探屈宋，下拉曹劉，窮極作文之情狀，推本篇章之體制，究竟辭藻之利病，精粗本末，無不周悉，遂爲作者大匠，百世文宗。嗚呼，六經之後，文章之學，皆本於楚，豈抑之久故發之傑且異歟，抑豈江山之勝，篤生異人哉，夫發造物之幾者，必見忌于鬼神，屈平沈江，陸機伏鎧，天奪之也，又可問天耶，又可尤人耶。

贊曰：三辰麗天，萬類資士，紛我情志，芘芬抽吐，儲神郁氣，冥摩律呂，鬱才摛藻，厭客尊主，經緯典則，芟崇費淫，雕仁琢義，追玉鏘金，體制不紊，淵源益深，搜抉理窟，步驟辭林，爰始屈宋，遂極漢魏，七子偕作，視古無愧。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七

列傳第六十四

行人

漢　鄧芝　宗預　陳震

吳　顧徽　趙咨　沈珩　陳化　潛周　鄭泉　馮熙　張溫　秦旦　鄭胄　紀陟　宏

張儀

周官大行人、王交諸侯則問問以諭志歸脤以交福，賀慶以贊喜，致禬以補救，諸侯之邦交，則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故自王朝及諸侯，皆有行人之職焉，所以維持恩紀，爲太和之治也。及周之衰，諸侯比周，大夫交政，行人之職尤重，晉之子員，鄭之子羽，皆其選也。至于大征伐，盛會同，皆正卿命大夫親行，遂夫戰國，四公子之徒，遠車騎，結賓客，勢焰翕赫，發動天下，蘇秦乃佩六國相印，爲從長，而張儀出入並相數國，爲衡家，布衣崛起，鼓舌張吻，搖撼王公大人，以排難解紛，如魯仲連毛遂者，不可勝數，昔之行人，舉爲說

客矣。漢興，猶有先秦遺風，蒯、酈、隨、陸、原注：蒯通、酈食其、隨何、陸賈。高祖闖步于屢兵之時，及中原無事，劉敬始結和親，使外夷至于孝武開邊，通西南夷，西域、兩粵、朝鮮，而使者冠蓋相望于異域矣。然而祇以中國交夷狄勤遠略而已，未繫于安危存亡之際也。建安末，海宇剝裂，國別爲三，行人雖不宜，而職任益重，初昭烈不得遠漢，託足無所，孔明求救于孫權，與共拒曹操，至昭烈親詣京口見權，有不得已焉者，自是漢納交于吳，而行李往來矣。及昭烈得益州，而權爭荊州，權乃稱臣於操，以冀關侯，吳納交於魏，而使命相通矣。昭烈討權，權懼而稱臣於曹丕，使命再通矣。權復叛魏，遣使聘漢，漢報其聘，漢吳復交矣，吳與魏通，而中絕，其後復與，暫通而復絕，與漢再通，而終末帝之亡而不絕，漢賊不共戴天，終與魏絕，故其行人往還，皆安危存亡大計，重於周秦漢初之世，漢吳初合而勝赤壁，吳魏初合而勝荊州，漢吳再合而勝漢中，吳魏再合而勝猇亭，漢吳復合而首尾並進，聲罪致討，孫權出湯須，諸葛亮軍沮南，魏人來震，君臣旰食，行人之職，顧不重哉。故取漢吳行人之尤彰灼者著於篇，魏晉雖亦通使於吳，而約質不終，削而不錄云。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司徒禹之後也。靈帝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昭烈定益州，芝爲郫郵閣督，昭烈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爲尚書，昭烈崩于永安，先是孫權請和，昭烈累遣宗瑋、費禕等相與報答，丞相亮深慮權聞昭烈崩殂，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即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爾，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裹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漢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漢和親，然恐漢主幼弱，國小勢偪，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漢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世之傑也，漢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頌案：志七下有合此二句四字，共爲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漢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與漢和，遣張溫來報聘，漢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戒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爾邪，權與亮書曰：丁厷、張（原注：丁厷、張溫字。）揔二國，惟有鄧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爲中監軍，揚武將軍，亮薨，遷前軍師、前軍師、前將軍，領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爲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帥，百姓安堵，初征涪陵，見元猿抱子緣山木，芝引弩射之，中其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裹創，芝歎息投弩水中曰：嘻，吾遠物之性，其將死矣，十四年薨，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涉鄙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

不傷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惟器異姜維云。子良嗣爵。景耀中爲尙書左選郞。漢亡。入晉爲廣漢太守。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昭烈取益州。隨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以爲主簿。遷參軍右中郞將。及亮薨。吳慮魏或乘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漢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爲侍中。徙尙書。延熙十年。爲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爲何不受邪。原注。裴松之曰。芝以年啁預。是不自顧。然預之此答。觸人所忌。載之記牒。近爲煩文。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爲屈。復東聘吳。臨別。謂孫權曰。蜀土僻小。雖云鄰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漢。漢不可無吳。君臣憑恃。惟陛下重垂神慮。臣年老多病。恐不得復奉聖顏。孫權捉預手涕泣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君既年長。孤亦衰老。無復相見矣。遺預大珠一斛。原注。孫盛曰。夫帝王之保國。唯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任詐力。雖強必敗。秦項是也。況乎居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永相資賴。昔九國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併六合。囂述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強。隴漢之大。莫能相救。坐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強弱之勢難一故也。而云。吳不可無漢。漢不可無吳。豈不謬哉。乃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爲鎭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漢亡。徙雒陽。病卒。

議曰。嗚呼。昭烈僨軍崩殂。孫權方睢。犄角危漢。芝慨然奉命。直以誠信開示利害。折權之姦。強援離而復合。擒竊而孤賊。使大勢在我。首尾並進。舉罪致討。終漢之世。賊常疲於奔命。隱然爲大將軍而本根強固。可謂社稷臣矣。宗預當孔明薨謝之際。猜阻方生。而道二國之言無私。至使權感慨流涕。非誠信之篤。能若是乎。中孚豚魚吉。芝預有焉。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昭烈領荊州牧。辟爲從事。部諸郡。隨昭烈入蜀。爲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爲汶山太守。轉在犍爲。建興三年。入拜尙書。遷尙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衞尉賀權踐阼。丞相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叙好。踐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孔子譏之。原注。國語。范獻子聘于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曰。不爲具敖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矣。惟不學也。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旌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靑屬吳。幷、涼、冀、兗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震還。封城陽亭侯。十三年卒。子濟嗣。

議曰。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謂命之一事不能中廢。則便宜從事。得以專對。不受其辭爾。若遂命生事。雖利國家安社稷。則當服矯制擅命之誅。故春秋書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以譏之。原注。三傳析中。媵事。陳人媵者。不志。此其志者。大夫無遂事。此其遂何。者。累國之重者。以輕事遂乎國重。故幸爲之也。見其不宜遂也。夫媵事而擅遂公侯。爲國生事。故冬齊宋陳三國來伐。特曰遂生事也。曰。及其者辭也于鄄。至于事而不至陳。委君命也。陳湯誅郅支單于。匡衡皆以擅興師矯制。生事蠻夷。不宜加以爵土。議者譏之。原注。漢書。漢遣衞司馬谷吉送郅支侍子。單于殺吉。[illegible]使者。不奉詔。西域副校尉陳湯與西域都護甘延壽謀。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國郅支城。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延壽湯遣使上疏言狀。既至。論功。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封延壽爲義成侯。湯爵關內侯。孫權僭號。朝論以爲宜絕。孔明以天下大計。隱忍稱賀。以斷掎國體。權乃振於約。震中分天下。要震與盟。天下者漢之天下也。孫權何人。欲中分之。震以死拒之可也。乃欲歃血指關以東。震於是不臣矣。韙者鄧芝奉使。權謂天下太平。則二主分治。芝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幷魏之後。大王不深識天命。則戰爭方始。嗚呼。若芝者可謂漢大使矣。原注。識者以震移文有剖判土宇等言。爲吳使之來。已有中分天下之約。而震遂與[illegible]之罪。案末帝及孔明傳。既書權僭號。而[illegible]及貶文。亦譏先遣使與漢定約之文。特留重而恤要之與盟。[illegible]並共分魏土。孔明既屬遣使稱賀。故亦從其盟約。爲從封國。遷既不拒權。孔明方與犄角討賊。[illegible]拒之也。故歸罪於震云爾。震之剖判土宇之言。關東西割據立國。相與戮力討魏。雖有中分之約。而爲虛言也。

顧徽字子歎。丞相雍母弟也。孫權統事。聞徽有才辯。召署主簿。嘗出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市行刑。問何罪。云盜百錢。徽呵止。使待後命。馳詣權。陳啓方今畜養士衆。以圖北虜。觀此兵健兒。且所盜少。乞爲哀原。權許而嘉之。轉東曹掾。或傳曹操欲東。權謂徽曰。卿孤腹心。今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爲吾行。拜輔義都尉。使操。操具問境內消息。徽應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爲善義。出作兵。操笑曰。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家。君何爲道此。徽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磐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爾。操厚待徽。遣還。權問定云何。徽曰。敵國隱情。卒難探察。然徽潛采聽。曹公方與袁譚交爭。未有他意。乃拜徽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子裕字季則。少知名。位至安東將軍。謹案。安東志作鎭東。

趙咨字德度。南陽人也。博聞多識。應對便捷。孫權爲吳王。擢咨爲中大夫。使魏。曹丕問咨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丕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又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在經略。雖有餘閒。博覽史籍。採奇錄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又曰。吳可征否。咨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否。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咨頻載使魏。魏人敬異。權嘉之。拜騎都尉。咨言。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未幾卒。權甚惜之。

沈珩字仲山。吳郡人。博綜經藝。謹案。綜今志作總。宋本作綜。與此合。尤善春秋內外傳。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命使魏。曹

丕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於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預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丕善之，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日，珩隨事響應，無所屈服，珩還言曰，臣密參侍中劉曄，數爲賊設姦計，終不久慜，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爲朝廷慮，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脩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盈，撫養士民，使各得其所，攬延英俊，獎勵將士，則根本強固，天下可圖也，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卒，

陳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覽昔傳，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有威容，爲郎中令使魏，魏帝丕因酒酣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前志，紫蓋黃旗，運在東南，丕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泰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丕笑無以對，使畢當還，禮送甚厚，權以化奉命光國，拜犍爲太守，頃之遷太常，兼尚書令，正色立朝，勑子弟廢田業，（瀛案、志注引勑、宋本作勅、疑勑當作勑、）絕治產，仰官屬祿，不與百姓爭利，妻早亡，化以禮無二嫡，乃不復娶，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勑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以疾，權不違其志，年踰七十，乃上疏乞骸骨，遂爰居章安，卒於家，長子熾，字公熙，少有志操，能計算，衛將軍全琮表稱熾任大將軍掾，赴召，道卒，

浩周字孔異，上黨人，建安中爲蕭令，至徐州刺史，後領護于禁軍，軍沒，爲關侯所得，孫權襲侯，幷得周，甚禮之，及曹丕立，權遣周爲牋上丕曰，昔討關侯，獲于將軍，即白先王，當發遣之，此乃奉款之心，不言而發，先王未深留意，而謂權中間復有異圖，愚情慊慊，用未果決，遂値先王委離國祚，殿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闊，未獲備舉，故令本誓未即昭顯，梁寓傳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爲意望，權之赤心，不敢有他，願垂明恕，保權所執，謹遣浩周，東里袞，至情至實，皆周等所具，又曰，權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軍之緒，得爲先王所見獎飾，遂因國恩，綏撫東土，而中間寡慮，庶事不明，退忘寵以取重戾，先王恩仁，不忍遐棄，既釋其宿罪，且開明信，雖致命虜庭，克獲關羽，功效淺薄，未報萬一，事業未究，先王即世，殿下踐阼，威仁流邁，私懷情願未蒙昭察，梁寓來到，具知殿下不遂疏遠，必欲撫錄，追本先緒，權之得此，欣然踴躍，心開日明，不勝其慶，權世受寵遇，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永執一心，惟察慺慺，重垂含覆，又曰，先王以權推誠已驗，軍當引還，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權長驅不復後顧，近得守將周泰，全琮等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江，又督將馬和（瀛案、馮本注作萬、誤、）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爲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卒得此問，情用恐懼，權實在遠，不豫聞知，約勑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釁，不審今者何以發起，牽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爲國討除賊備，重聞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信，願殿下克卒前分，開示坦然，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願言，周等所當傳也，初東里袞爲于禁軍司馬，前與周俱沒，又俱還，丕皆見之，周言權必臣服，而東里袞謂不可必服，丕悅周言，（瀛案、志注此下有以爲有以知之六字、）既篡代，遣使封權爲吳王，詔使周與使

者俱往，周旣致詔命，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明之，權因字謂周曰，孔異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邪，遂流涕霑襟，及與周別，又指天爲誓，周還，權不遣子，丕乃留周不遣，權上書謝，又與周書曰，自道路開通，不忘脩意，旣新奉國命，加知起居，假歸河北，故使情問不獲果至，望想之勞，曷云其已，孤以空闇，分信不昭，中間招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赦宥，喜與君克卒本圖，傳不云乎，靡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昔君之來，欲令遣子入侍，於時傾心，歡以承命，徒以登年幼，欲假年歲之間爾，而未蒙昭信，遂見討責，常用慙怖，自頃國恩，復加開導，忘在前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尋竟本誓，前已有表具說遣子之意，想君假還已知之也，又曰，今子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爲可上連綴宗室，若夏侯氏，雖中間自棄，常奉戢在心，當垂宿念，爲之先後，使獲攀龍附驥，永自固定，其爲分惠，豈有量哉，如是欲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又曰，小兒年弱，加敎訓不足，念當與別，爲之緬然，父子恩情，豈有已耶，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之，孤性無餘，凡所欲爲，今盡宣露，惟恐赤心不先暢達，是以具爲君說之，宜明所以，於是丕下詔曰，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爲外臣，又前後辭旨，頭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今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爲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無異心之明效也，（瀛案、今志考證云、案下云帝旣信權甘言、且謂周爲得其眞、則此紹興本同、此權下疑脫無字、紹興本同、惟潛府作無異心、是、）丕旣信權甘言，且謂周爲得其眞，而權但飾僞，竟無遣子意，自是之後，丕旣彰權罪，周亦見疏遠，終身不用，

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嘗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卽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卽益之，不亦快乎，然性和易，而中有守，善言論，權以爲郎中，嘗與之言，卿好於衆中面諫，或失禮敬，寧不（瀛案、志注無不字、）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値朝廷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讌，權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閤，感惟威靈，不能不顧爾，昭烈卽位，權遣泉使漢，昭烈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毋以吾正名故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旣爲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爲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爾，昭烈默然，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於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爾，

馮熙字子柔，潁川人，漢大將軍異之後也，權爲車騎將軍，熙歷東曹掾，黃武二年，使漢弔昭烈之喪，還爲中大夫，後使於魏，曹丕問曰，吳王若欲修好，宜當厲兵江關，縣旆巴蜀，而聞復遣脩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西使直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凋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吳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役，每事必咨，敎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饑歲，所謂金城湯池，強富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

之分.未可量也.丕不悅.以陳羣與照同郡.使羣誘之.唱以重利.照不爲迴.送至摩陂.欲困苦之.後又召遐未至.照懼見追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得不死.權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於魏.

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也.（謹案.今志作吳郡人.毛本作吳郡吳人.與此相合.）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爲孫權東曹掾.卒.溫少修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爲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爲人也.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廷見.（謹案.今志作延見.太平御覽作廷見.與此合.）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使漢.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原注.國語.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又無子產陳事之效.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伸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溫至漢.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沖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資.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燿.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滸.願與有道平一宇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人.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恥忽.臣自入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漢甚貴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既陰銜溫稱美漢政.又嫌其聲名太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溫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混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愛憎不由公理.（原注.吳錄曰.彪字仲虞.廣陵人.）豔彪皆坐自殺.溫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即罪溫.權幽之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張溫.虛己待之.既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異心.昔暨豔父兄.附於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觀豔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溫與之結連死生.豔所進退.皆溫所爲頭角.更相表裏.共爲腹背.非溫之黨.即就疵瑕.爲之生論.又前任溫董督三郡.指撝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棨戟.奬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繞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丕自出淮泗.故豫勑溫有急便出.而溫悉內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賴丕自退.不然.已往豈可深計.又殷禮者本占候召.而溫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爲之譚論.又禮之還.當親本職.而令守尚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溫而已.又溫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專衒賈國恩.爲己形勢.揆其姦心.無所不爲.不忍暴于市朝.今斥還本郡.以給厮吏.嗚呼.溫也免罪爲幸.將軍駱統表理溫曰.伏惟殿下.天生明

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既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伍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效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妒其寵.爭名者嫉其才.元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辯.卓躒冠羣.煒煜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於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於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土.則爲健兵.故溫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溫不減之.用之彊羸.溫不下之.至於遲速.溫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溫之到蜀.共譽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修君好.因敍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覿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溫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於宋也.稱隨會於屈建.（原注.左氏傳.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人神.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楚王孫圉之使於晉也.譽左史於趙鞅.（原注.國語.楚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對曰.未嘗爲寶也.楚人有觀射父.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古玉白珩.先王之所玩也.何寶焉.）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溫彈之不私.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爲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溫尚不容私以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溫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不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層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聰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殷勤.臣是溫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即別.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謹案.吳志作聖聰.）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權終不納.後六年.溫病卒.二弟祗.白.亦有才名.與

溫俱廢。原注：裴松之曰：此周云，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張溫之論，豈取名之多乎。多之爲弊，古賢既知之矣。是以識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于德，不以擧傷其實。既不錄溫孤直，絕廉遠書，使才賢一世，擧皆人上。沖用之道，庶可幷替。溫則反之，能無敗乎。傳既疾溫名盛，而辭統方雖貫其美，而云卓隱冠冕，偉煜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所何異據之方盡，又爲青以雄之。初溫彼徵，餘姚虞俊歎曰：張惡怨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爰溫，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亮乃歎俊之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膏粱太分。

謹案：目錄此下有秦旦傳，今闕。

鄭岡字敬先，沛國人。父札，才學博達，橫爲驃騎將軍，以札爲從事中郎，與張昭、孫邵（傳：孫邵，字公禮，此處體作札，紹作邵。諸書忠注：）共定朝議。岡其少子，有文武姿局，少知名，舉賢良，稍遷建安太守。呂登賓客於郡犯法，岡收付獄，考竟，登懷恨。後密譖岡權大怒，召岡還，潘濟陳表並爲請得釋。後拜宣信校尉，往救公孫淵，已爲魏所破，還，遷執金吾。子豐字發季，有文學操行，與陸瑁善，與瑁詩相往還。（瑁傳：志注作詩詞往返。毛本闕作相，與此合。）吳亡入晉，司空張華辟未就，卒。

紀陟字子上，丹陽人。初爲中書郎，孫峻使詣南陽王和令其引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孫休時父亮爲尚書令，而陟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出爲豫章太守。孫皓立，遣陟與宏璆使魏，晦奉將王布宴陟等，夸其騎射，既而問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肆業所及，士君子未有爲之者。布大慚。至魏，曹奐使價問曰：卿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臣陛辭日，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無差，司馬昭嬰之，等官學令，僧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何奴單于也。陟曰：西主失土，爲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何奴遠塞，雖稱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遼，難爲拒守。對曰：疆界雖遠，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爾。昭善之，厚爲之禮。（原注：裴松之曰：以爲人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防護風寒，數處爾。取譬若此，未足稱論。若曰：曾知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對，不猶愈乎。）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徙東冶，惟陟有密旨，特封子孚都亭侯，孚弟譙字思遠，入晉爲驃騎將軍。宏璆山陰人，宏咨之孫，權外甥也，後至中書令，太子少傅。

張儼字子節，吳郡人也。弱冠知名，歷顯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孫皓令與五官中郎將丁忠使於晉，弔祭晉文王。皓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爲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聚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膺屬鋒鍔，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徼以所不知而不能，尚書僕射羊祜、尚書何曾、並結縞帶之好焉。及還，徵道病卒。忠辯皓數晉七陽遂與晉絕，子翰字季膺，有清才，善屬文。晉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見時方多難，因秋風起，乃思吳中蓴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節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俄而冏敗，世高其見幾云。

張溫有儁才，鋒穎太露，觸權之忌，一斥不復，惜哉。顧徽超奇儲貫，辨惠明敏，成能專對，不辱國命，使乎使乎。紀陟宏璆，當皓之世，衝命而往，以欺大國，得死幸矣。秦旦雖非正使，萬死奔命，崎嶇海陬，不失身於人，卒歸國復命，可謂忠矣。

贊曰：皇華遣送，四牡勞來，出疆專對，將命惟才，道言無私，中好惟允，煜煜周京，率使尤謹，漢吳合從，掎角誅仇，星驛玉節，照曜江流，伯苗閑濟，德黜咸蓋，崔駰二國，炳烺一信。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八

列傳第六十五

義士

臧洪　陳容　田疇

謹案：臧洪傳文闕，止存議。

議曰：壯哉洪之志烈也。以崎嶇孤衆，不忘君主，志存王室，眷眷謂謂，繼之以死。其捧盤匜，氣凌毛遂，徒跣求救，志同申胥，凜凜烈日，秋霜無以尚已。今千有餘年，猶想見怒卓責操而誚紹也。且夫救超之志，所以爲漢，非私所事也。伐操之謀，所以爲紹，非爲己也。王臣並沒，則社稷孤，操遂得志，豈袁氏之利乎。紹乃一日殺二烈士，已自敗矣，不待官渡之戰，然後判竟曹之勝負也。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擊劍，（謹案：今志作善擊劍，宋本無善字，選此合。）初平元年，袁紹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翼然，（謹案：今本作翼然，志作戢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遣老不得自同于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年二十二，雖少有奇才，可使也。虞乃備禮請疇與語，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願以私行，期于得達

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疇引虞道左密謂虞曰。今帝主幼弱。姦臣擅命。表上須報。懼失事幾。公孫瓚阻兵安忍。不早圖之。必為後患。虞默然。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趨朔方。循間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于我也。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謂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求。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為之主。皆曰。善。共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

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袁紹數遣使招之。又即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受。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桓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欲討之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曹操伐烏桓。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豫喩旨。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才。拜為蓨令。（原注。他狄反。）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默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雨。（[illegible]魏志。）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陳。操與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賞。封疇亭侯。邑五百戶。（原注。先賢行狀。載太祖表論疇功曰。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於撫下。慎于事上。量時度理。進退合義。幽州始擾。胡漢交萃。蕩析離居。靡所依懷。疇率宗人。避難于無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後食。人民化從。咸共資奉。及袁紹父子威力加于朔野。遠結烏桓。與為首尾。前後召疇。終不陷撓。後臣奉命。軍次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討制之勢。猶廣武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誘胡衆。漢民或因亡來。烏桓聞之震蕩。王旅出塞。塗由山中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啟導山谷。遂滅烏桓。蕩平塞表。疇文武有效。節義可嘉。誠應寵賞。以

[illegible]矣。）疇曰。始為劉公報仇。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志也。固讓不受。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令曰。昔伯成棄國。夏后不奪。將欲使高尚之士。優賢之主。不止于一世也。其聽疇所執。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尚所辟。乃往弔祭。操亦不問。（原注。裴松之曰。田疇不應袁紹父子之命。以其非正也。故盡規魏祖。[illegible]授首遼東。皆疇之由也。既以明其為賊。胡為復弔祭其首乎。若以嘗被辟命。義在其中。則不應為人設謀使其至於此也。[illegible]之所在哉。其往弔祭。[illegible]過矣。）疇盡將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操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伐荊州還。操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原注。先賢行狀載太祖令曰。蓨令田疇志節高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亂。引身深山。研精味道。百姓從之。以成都邑。袁賊之盛。命召不屈。慷慨守志。以徼真主。及孤奉詔征定河北。遂服幽都。將定胡寇。特加禮命。疇即受署。陳建攻胡蹊路。所由[illegible]。率齊山民。一時向化。開塞導送。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虜不意。斬蹋頓于白狼。遂長驅于柳城。疇有力焉。及軍入塞。將圖其功。表封亭侯。食邑五百。而疇懇惻。前後辭賞。出入三載。歷年未賜。此為成一人之高。甚違王典。失之多矣。宜從表封。無久留吾過。）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重其事。乃下世子丕及大臣博議。丕以為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原注。國語。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子文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對曰。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申[illegible]。）傳載其美。所以激濁勵貪。貴於尸祿素餐之人也。至於田疇。斯近之矣。免官加刑。於法為重。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原注。[illegible]。雖不合道。[illegible]。以為君子之道。[illegible]。仲尼不與。子路拒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勵濁。猶不足多也。[illegible]。）操猶欲

侯之。時素與夏侯惇善。操語惇曰。且往以情喩之。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操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于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于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年四十六卒。一子早卒。曹丕篡代。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議曰。傳稱燕趙多奇士。當漢之季。姦臣倚壘。莫不姦回僭竊。椓裂鼎命。干利亥義。狡狡自喜。惟劉虞以幽州死漢。昭烈與關侯張飛倡義涿郡以復漢。管寧遯逃海。田疇邑無終。終身不仕以存漢。志節高天下。忠義動千古。惟茲六子皆在。夫燕趙豈其土風豪勁。當尚義而然哉。惟疇不幸而陷于操。拒其封爵。終不臣事。操雖險狠。不敢睚眦加害。而優禮之。義烈良有以服之也。

贊曰。忠肝烈志。乾不可奪。軼世勿顧。全節自樂。俠則傷勇。忿則道隘。唯正為義。死生可託。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九上

列傳第六十六上

高士

漢

郭泰 左原 茅容 孟敏 庾乘 賈淑 史叔賓 黃允 謝甄 王柔 符融 仇覽 陳寔 子紀 諶 鍾皓 黃憲 徐穉 姜肱 申屠蟠 張元 兄陸 袁閎

屈伸隱顯，天之道也。惟其時而已矣。故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進退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又曰，遯而亨也，與時行也，遯之時義大矣哉。好遯君子吉，嘉遯貞吉，肥遯無不利。聖人作易，於進退隱顯之時，諄諄諮切如此，欲人之審之而不違也。蓋世治而君子道長，宜信而顯進之時也。世亂而小人道長，宜屈而隱退之時也。時之進也，道行而得其泰。時之退也，道全而得其高。故立朝則爲賢臣，在野則爲高士，其道一也。殷周之衰，隱者衆矣。稱於仲尼之門者，曰箕子、泰伯、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秦漢而下，見諸載籍者，則夏黃公、東園公、綺里季、角里先生、邵平、魯兩生、鄭子眞。原注：漢書：邵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

東。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叔孫通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共起朝儀。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汙我。谷口鄭子眞，脩身自保，非其服不服，非其食不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眞，子眞遂不詘而終。三輔洪儒。子眞名朴，子眞其字。新莽之世，若梅福、兩龔、郭欽、蔣詡、逢萌。原注：漢書：梅福爲南昌尉，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云。郭欽哀帝時爲丞相司直，蔣詡爲兗州刺史。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于家。後漢書：逢萌，北海都昌人。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皆遁逃亂，避世長往，稱爲逸民。或推國而去，或不食而死，或佯狂以免，或閉關而遁，或隳垢以自晦，或潔己以全操，逃山林，放滄海，被髮烟霞之表，浪跡江湖之上，超然以求其志，不急其明，不失其眞，不違其時，遂爲一世高人。觀患失之徒，奔走於形勢之間者，若糞壤然。建武初，嚴光、周黨、原注：後漢書：嚴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illegible]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illegible]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illegible]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illegible]不食周粟。[illegible]亦各有志焉。其以孔光、張禹之徒，依違無恥，揚雄、劉歆脂膩祿仕，原注：漢書：孔光[illegible]相，封博山侯。[illegible]委政王莽，以光舊相名儒[illegible]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illegible]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張禹授太子論語。成帝卽位，以師賜爵關內侯，拜光祿大夫[illegible]。帝舅王鳳爲大將軍輔政專權，[illegible]禹與鳳並領尚書。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illegible]上乃親問禹以天變，因以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illegible]不語怪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illegible]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illegible]上由此不疑王氏。[illegible]劉歆、甄豐皆爲三公，[illegible]而雄三世不徙官。[illegible]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illegible]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illegible]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illegible]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illegible]劉歆少與王莽俱爲黃門郎。及莽持政，[illegible]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曆，著三統歷譜。莽篡位，以爲國師嘉新公。宗室列侯公卿將軍二千石守闕而獻符命者，動以萬數，使莽坐移神器，莫有誰何，風節不立故也。方世祖中興，偃然不屈，輕萬乘，蔑富貴，引而自高，激成東漢風節，以維體統，爲天下大閑，則又異乎遁時逸民，伯夷不獨爲聖人之清，而師百世矣。厥後帝德下衰，邪孽專政，公卿大臣爭大義於上，處士抗憤，持清議於下，犯難而行，不以爲悔。郭泰諸賢，隱然其間，不受爵祿，不爲激絕，潔己懷道，凜凜高氣，倚薄天日，小人亦知敬仰而不敢加害，社稷增重者猶六七十年。曹丕已篡，而管寧猶是遜辭，卻三公而弗顧，獨爲漢室遺老，嚴光之力也。故范氏作東漢書特爲逸民傳以著光之事。今繼范史，斷自郭泰而下，復爲高士傳，以明時止光明之道云。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泰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泰惟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泰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閒行遇雨，巾一角墊，原注：丁念反。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與陳留夏馥、河南尹勳、泰山羊陟、東郡劉儒、謝承續漢書：

儁。八顧有范滂而無劉儒。劉儒在八廚中。陳國蔡衍、渤海巴肅、南陽宗慈、天下號爲八顧。原注：後漢書：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三君八俊錄：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官至太常。天下冀侍夏子治。尹勳字伯元、河南鞏人、官至尚書令。天下英藩尹伯元。羊陟字嗣祖、泰山梁父人、官至河南尹。天下清苦羊嗣祖。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官至侍中。天下忠貞劉叔林。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官至冀州刺史。天下雅志蔡孟喜。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官至議郎。天下卧虎巴恭祖。宗慈字孝初、南陽安衆人、官至議郎。天下通儒宗孝初。其稱林宗、天下和雍郭林宗。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後遭母憂、有至孝稱。原注：謝承漢書。[illegible]泰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泰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謹案：後漢書作子弟。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泰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於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來會葬者千餘人。原注：謝承漢書：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千里負笈荷擔彌路、柴車葦裝塞塗、蓋有萬數來赴。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原注：蔡邕郭有道碑：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

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圖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於百世、令問顯於無窮。其辭曰：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濬、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其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原注：謝承書：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左原者、陳留人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原注：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左傳曰：晉伐齊、戰於犂丘、齊師敗績、親禽顏庚。杜預注曰：顏庚、齊大夫顏涿聚也。又曰：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誘注曰：駔、儈也。[illegible]新序曰：[illegible]段干木之閭而軾之。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蘧瑗顏回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原注：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之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又曰：顏回好學、不遷怒、不貳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注：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爲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原注：夷、平也。踞、蹲也。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原注：蔬、菜也。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原注：十三州志曰：楊氏縣今在鉅鹿郡北。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庾乘字

世遊、潁川鄢陵人也。少給事縣廷、爲門士。郭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後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謹案：目錄此下有賈淑傳。今闕。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儁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慝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世。謹案：目錄此下有謝甄傳。今闕。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郭泰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泰、以訪才行所宜。泰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爲護匈奴中郎將、澤爲代郡太守。謹案：後漢書郭泰傳所附人實[illegible]。此下有又譏張孝仲芻牧之中云云七十餘字。又此書郭泰傳[illegible]疑目錄有脫也、今仍之。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爲都官吏、恥之、委去。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絕他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褎、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郭泰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原注：謝承漢書：融見林宗、便與之交。又紹介于膺、以爲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皇、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名振天下、融之致也。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燿上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原注：謝承漢書：[illegible]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爲與奪。融察其非眞、乃到太學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慚歎逃去。後果爲輕薄子、並以罪廢棄。融益以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伷等三人。原注：謝承漢書：[illegible]岱以冉爲功曹、韓卓爲主簿、孔伷爲上計吏。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惟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原注：謝承漢書：[illegible]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泰同好、亦名知人、優游不仕、並以壽終。原注：[illegible]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少爲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蒲亭長。原注：[illegible]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遊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卹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因貽孝經一卷、使誦讀之。元深自悔責、拜母牀下曰、元少孤、爲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自今改。母子更相向泣。元遂修孝道、卒成佳士。鄉邑爲之語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鳲梟哺所生。時考城

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覽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泰。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泰嗟歎下牀爲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燕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元最知名。（臣案。大典續後漢書。於符融傳後有仇覽傳。其文與後漢書稍異傳所載有竄改。而目錄脫編。今仍列于符融傳後。）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爲都亭刺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楊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期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縣。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有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於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

刊石立碑。諡爲文範先生。（原注。先賢行狀曰。大將軍弔祠。[illegible]）六子。紀、諶最賢。（原注。潁川許人也。蔡邕陳太丘碑。先生諱寔。字仲弓。[illegible]）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雒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爲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爲陸海。今關東兵起。恐雒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宜修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爲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爲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辨嚴。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尚書令。建安初。袁紹爲大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羣。爲魏司空。（原注。魏志。）（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在紀群之間。先與紀友。更爲紀拜。由是顯名。）天下以爲公慚卿。卿慚長。弟諶字季方。與紀齊德。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當世榮之。諶早終。（原注。孔氏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絜放言爲高士。有不爲此者。則[illegible]。豎巳。嗚呼之矣。故[illegible]。而其風[illegible]往。惜陳先生[illegible]退之節。必可度也。安于仁。不累。行成乎身。而道刑天下。故由[illegible]不能以[illegible]事。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爭[illegible]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爲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爲友。皓爲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府。徵爲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爲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嘗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嘗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常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言（原注。昔作招。）人過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爾道爲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年六十九。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

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辟台輔。遂巡王命。卒歲容與。謝承書・按此下有稺孫胤・建安中秀明十一字・此書自有傳・故從刪節・

議曰。嘗讀蔡邕所作郭有道陳太丘二碑。高風絕跡。邈不可及。有伯夷之清而不隘。有柳下惠之和而不流。悲鳳翔鸞而不怍於梟鴟。幽桂芬烈而不蔽於榛穢。雖無道至死不變。怡然而不戚戚焉。天下莫不高之。則顏氏之徒也。范滂謂泰隱不離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范氏謂寔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群。行成乎身而道訓乎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可謂知二子矣。嗚呼。方帝棟折。廢宦橫雖。亟去疾走。猶懼厭焉。憤然矯激。與之角死。黨人之所以及也。其視二子遠矣哉。張讓之弔。或以病寔。夫人而不仁。疾之已甚。則亂。孔子之所以見南子及陽虎也。寔紀不激不惡而嚴。夫何病哉。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閬所。原注・閬舊作閎・非也・案閬字奉高・閎字夏甫・下言奉高・則閬也・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泰少遊汝南。先過袁閬。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原注・郭泰別傳・時林宗過候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軛・從叔度乃彌日信宿也・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原注・杜預安成・案與同郡周子居、黃伯堅、鄭巨向、封武、孔叔、與汝南六孝廉・太守假五人・受敕未行・假死・子居後此行・假手掩帷下見之・屬以宜行・子居歎曰・不有行者・其孰安公・不有止者・其孰・於是與伯堅帥日辭・封黃四人皆歸極車・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而終。天下號曰徵君。諸葛・通鑑綱目・漢安帝延光元年・汝南黃憲卒・以此家匪斯說・不合入三國・此特因郭泰事連入之耳・

徐稺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為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河圖、七緯。推步變易。恭儉義讓。閭里服其德化。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四察孝廉。五辟公府。三舉茂才。皆不起。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稺不免見之。謝承・後漢書不免下有見字・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稺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悅。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上疏薦稺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稺、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原注・謝承書・著為三輔冠族・少修節操・持京氏易・韓詩・博通術數・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人聞。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稺、袁閎、韋著。誰為先後。蕃對曰。閎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稺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稺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稺

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豫炙一雞。以綿絮一兩。漬酒以裹雞。至冢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白茅藉飯。設雞酹。哭畢即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泰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稺也。乃選能言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遑寧處。及泰有母憂。稺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泰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稺。會卒。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弟。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敬胤禮行。轉相約敕。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曇字某。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為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與徐孺子等海內稱為五處士焉。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原注・謝承書・祖父懷・太守・父任城相・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繼嗣當立。乃遞往就室。原注・謝承書・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肱嘗與季江謁郡。夜于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盜遂兩釋之。原注・謝承書・肱與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廬・為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聘娶・願自殺身代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良・妄相侵犯・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不復受・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稺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政。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眾望。乃白徵肱為太守。肱得詔。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閹豎。夫何為哉。乃隱身遁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大中大夫。詔書至門。原注・謝承書・靈帝手筆下詔曰・肱抗陵雲之志・養浩然之氣・以朕德薄・未肯降志・昔許由不屈・王道為化・夷齊不撓・周德不虧・州郡以禮優順・勿失其意・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閒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於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廬於冢側。致甘露白雉。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仇。殺夫之從母兄季。士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家貧傭為漆工。郭泰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于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溼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前後徵辟文書悉掛於樹。

初不願聞，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沒，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梁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葬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惟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原注：謝承漢書：詔書令郡以國致道蟠，到河南偃蹇，草折輒止旋。）先是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訕朝政，白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彗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雖然免於議論，後蟠友人陳留、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瓊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剛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瓊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董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中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絕過三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回，竊論先生高節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為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惟以身脫，惟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四十七，終於家。

議曰：林宗仲弓，高標跨世，表表焉而終，莫不則焉。叔度孺子，淵懿宏遠，林宗尤所敬，而盛為稱道，且自愧曰：笑子之貞明，不可息也。褚子有焉，識者往往以叔度為顏子。夫顏子具聖人之體，發仲尼之蘊，仁為德之全，仲尼與其不違，復為易之幾，仲尼與其不遠，是以道冠七十子而獨稱入室，言其出處，則孟子以為與禹稷易地，孔孟而下，數千年孰與斯人也。叔度資質雖美，使問學聖門，庶幾闚游夏之列，一間地位，恐未易至也。

張元字處虛，蜀郡成都人也。祖霸，治嚴氏公羊春秋，博覽五經，永元中為會稽太守，刪嚴氏春秋，名張氏學。父楷傳霸學，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兄陵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之，令出，敕羽林虎賁奪冀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閒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元沈深有才學，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辟，不能致。中

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元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賊寇蜂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閹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元曰：處虛非不說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元乃歎曰：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今與公長辭矣，即欲仰藥。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為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令知之。元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及董卓秉政，辟以為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強起至輪氏，道病終。

議曰：孟子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夫義之所在，氣之所充也。靡不勝之，而天下莫強焉。觀陵之叱冀，至冀跪謝而不貸，卒動致廷尉，方逆賊強橫，視天子蔑如，而陵執之如狐兔，元勸溫誅鋤閹穢，以正朝廷，溫震懼卻走而不敢聞，方宦豎專朝，回天倒海，錮蔽一世，而元視為凡上肉，義之所激，強有力者不與如此，故苟能集義以生氣，擴而充之，則大守而用之，則剛，存而養之，則直，引而去之，則遠乎其高也。元卒隱而不就卓命，前日之剛，乃今日之高也與。

袁閎字夏甫，司徒安之元孫也。少勵操行，父賀為彭城相，閎往謁，變姓名，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閎，人白夫人，乃密呼見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閎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縗絰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皆不應，居處側陋，耕學為業，從父隗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閎見時方險亂，而家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遜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皆之三卻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沒，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為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臨終敕其子曰：勿設殯棺，但著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版牀之上，以五百錢為藏。二弟忠宏，節操皆亞於閎。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為友，俱證黨事，得釋，初平中為沛相，乘輦車到官，以清亮稱，及天下大亂，忠棄官客會稽上虞，一日見太守王朗徒從整飭，心慊之，遂稱病自絕，後孫策破會稽，忠等浮海南投交阯，獻帝都許，徵為衛尉，未到，卒。宏字邵甫，恥其門族貴勢，乃變姓名，徒步師門，不應徵辟，終于家。

忠子祕，為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于陳，謙以得免。詔祕等門閭，號曰七賢，封觀者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喑不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損而仕郡焉。

議曰：族大而侈，罪斃于亂尚矣，故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是以越椒毙于楚而滅，

伯有沈于鄭而亡，袁氏四世五公，驕奢而興亂世爭權，卒之尺口數赤于西京，而術紹強僭，爲世大戮。逢祝袁宗，閉關閉門自絕，克免于難。智氏雖滅，輔果猶在，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夏侯有焉。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九中

列傳第六十六中

高士

漢

鹿公　徐幹　管寧王烈胡昭　張臂　李密子鳳與

鹿公者名德公，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逕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爲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鹿公。故俗人遂稱爲鹿公。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蔭而得所棲；鼴鼠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處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于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子山民（諸案：注作子字山人。）有令名，娶諸葛亮姊，爲

魏黃門郎，早卒。子渙，晉太康中爲牂牁太守。

議曰：孔明見公輒拜，公不爲之止，非厭嫌之深，能若是乎？伏龍鳳雛皆出其門，卒撥亂世反之正，以存漢。公之爲人可知已。昭烈三顧孔明，始得一見，表乃亟欲屈公而且讓之，宜乎見酌攜妻子而去也。公往鹿門，孔明起隆中，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公雖隱而跡益彰矣。

徐幹字偉長，北海人也。聰識洽聞，操翰成章。篤行懷道，委謝榮祿。曹操特加旌命，辟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轉五官將。不文學，輒告休假。除上艾長，復稱疾不行，以著述自娛。著法象論曰：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黼黻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璜以導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容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惰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爲哀，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見其際耳。詩云：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成王將崩，憑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原注：尚書顧命：惟四月，設牛鐵，王不豫，甲子王乃洗沐，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太師望、太史秦、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以文侯之命。）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左氏傳：太子諸之盟，子路在側，曰：太子無勇，若以衆，圍之，必釋。子曰：由也，不得其死然。）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慢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謀論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容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嫌疑以爲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於蕭局，陳靈被矢於戲言。（原注：公羊傳：宋萬與莊公戰，乘乎莊公。莊公陷，敗仁浦宮中。）惟脅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妬其晉，顧曰：此虜也，爾碎爲。脅侯之惡，乎至，萬怒，博閔公，絕其脰。（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儀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儀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殺之。二子奔楚。）閻邴造逆於和詬，子公生殺於菅蒯。（原注：左氏傳齊公子也。）

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思而不可須臾離忘也。須臾離則慆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慆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能莊敬以從禮者謂之成，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瑞無嗣，文公以肅命興國。原注，左氏傳，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郤犨以傲卑微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原注，左氏傳，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子圍以大明招亂，薳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原注，左氏傳，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楚薳罷如晉蒞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君子感凶憬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袷結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觀，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作事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爲萬夫之望也。又著二十餘篇，曰中論，文多不能具載，其治學篇曰，民之初載，其蒙未知，譬如寶在玄室，所求不獲，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辨，學者之心，白日也。又曰，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如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亹亹，沒而後已。又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己心，羣言一乎己口，惟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又曰，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卦，燧人察辰心而鑽火，帝軒聆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則大聖之學乎，賢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聖人爲師。脩本篇曰，君子之繫道也，止則隅坐，行則驂乘，上懸乎冠緌，下繫乎帶佩，晝與之游，夜與之休，此之謂日新。又曰，故君子脩德，始乎笄丱，終乎鮐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岳。易曰，升元亨，積小致大之謂。曰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徵。虛道篇曰，目也者能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背，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故物籍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牆之間，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閾㮚之內，而聞千里之外。貴驗篇曰，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誰其疑我哉。又曰，伊尹放太甲，展季覆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篡焉。原注，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獨處，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男子曰，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曰，何則，積之於素也。又曰，小人恥其面之不如子都，君子恥其行之不如舜禹。是皆治心養性脩身之要言也。曹丕著論稱之曰，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成一家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之爲不朽矣。建安二十二年卒於家，世成宗其道德云。

識曰，堯舜始言中以爲傳心之典，列聖授受，統理根極，至子思子著中庸，而其義備矣，歷秦漢五百有餘歲，諸儒馳說，偏倚駁雜，不復及是，幹乃傑然著論，推本堯舜之初，非有所得，能若是乎。觀其切於役敬篤於力行，其辭綏，其旨遠，無非誠信爲己之學，進德脩業之方，則眞知夫中者也。不事操丕父子，不食魏朝之祿，而與幼安比高，而儒雅過之，傳曰，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偉長有焉。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大夫管仲之後也。田氏有齊，而管氏分處他國，漢初，管少卿者，爲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德，九世而生寧。寧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賻贈，悉辭不受。寧長八尺，美鬚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俱游學異國，並敬善陳仲弓。寧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後與歆同席讀書，有乘軒過門者，歆推書出觀，寧曰，大丈夫富貴當自致，而窺他人乎，遂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邴原及平原王烈等至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乃營居山谷間，因山爲廬，鑿坯爲室，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義，非學者弗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寧所居井汲者或爭井鬭鬩，寧多買汲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爭汲者知寧所爲，各相謝責，不復鬭訟。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牽牛著陰，自爲飲飼，牛主至，大慚，若犯嚴刑，寧躬行內恕，禮讓興於遼海。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令西還。度父子代居海外，謹案，陳志作度康子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爲號，而內實欲自王，卑己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曹操爲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中國少安，客人皆還，惟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曹丕下詔徵寧，時康死，含嫡子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孽子淵有雋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將作矣。乃卽受徵，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度、恭、康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已西渡，謹案，今志作旣已西渡，宋本無旣字，與此合。盡封還之。將家屬浮海還郡，海中遇暴風，船幾沒，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莫知所泊，忽見火光，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人咸異之。寧在遼東三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奪非位，叛魏連吳，僭號稱王。曹叡使司馬懿討平之，死者以萬數，皆如寧言。詔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上書曰，臣聞傅說發夢以感殷宗，呂尙啓兆以勖周文，以通神之才，悟于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勳。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體蟬蛻，內省頑病，日薄西山。惟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老者得盡微命。從之。曹叡立，太尉華歆遜位讓寧，司空陳羣又薦寧曰，臣聞王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爲世表，學任人師，淸儉足以激濁，貞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大夫，謹案，陳志無大夫二字。先儒鄭元，卽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遂下詔曰，太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淸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

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耆德不降，則鳴鳥弗聞；以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髮。況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今以寧為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貞，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使朕虛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何為。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廚食，上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痾，寢疾彌留，逝逐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遣，光寵並臻，優命屢至，怔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修章表，是以鬱滯，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為光祿勳，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棨梲駑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眚。（原注：漢書：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少府趙元為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上以問黃門侍郎揚雄、李尋。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其後博、元坐為姦謀，博自殺，元減死論。）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閶闔，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塡于衢路。自黃初至于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為守節高乎，審老疾尪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為州吏，與寧鄰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皁紗帽、（謹案：陳志作皁帽，無紗字。）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泫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洒手足，闚于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耆艾智衰，是以栖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為守高。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是以鸑鷟鳴岐，周道隆興，（原注：國語：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說文曰：鸑鷟，鳳屬，神鳥也。）四皓為佐，漢帝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清，元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閫奧，韜古今于胸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遯養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暢于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咨群公，思求儁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即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為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

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篳門，偃息窮巷，飯鬻餬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袞職有闕，群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卜良佐。況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栖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勤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典，寶禮儒逸，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侔于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原注：漢書：武帝自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後漢書：樊英隱于壺陽之山，安帝徵為博士，不至，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英不得已到京師。天子為英設壇，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周黨、申公，見前注。）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西序，敷陳墳索，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群生，彝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跡洪崖，（原注：神仙傳：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世曰：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洪崖先生也。）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原注：裴松之曰：今文尚書：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左思魏都賦：垂聲千載。）雖出處殊途，俯仰異體，至于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為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原注：韓詩外傳：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漢書：王駿妻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寧自越海及還，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榻上當膝處皆穿。以喪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乏者，家雖不益擔石，必分以賙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貌恭言遜，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則熙熙然而溫。因事導人于善，故見之者無不化。處險詭之世，而獨不汚偽命，天下莫不高之。王烈字彥方，（謹案：後漢書本傳注云：魏志烈字彥考。）通識遠道，秉義不回，師事潁川陳仲弓，與其二子紀、諶為友。時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仲弓學，咸稱烈器業，由是知名，海內聲聞，在邴原、管寧之右。行成德立，還歸舊廬，遭父喪，泣血三年。歲大饑，分釜庾以救邑里，遂有餓殍，饘食以活之。以典籍自娛，從之學者甚衆，善誘能教，化行州閭。里中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謝罪曰：邂逅迷惑，罪戮是甘，幸蒙赦宥，請自今改過，乞不使王彥方知之。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此人為盜，反與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恥惡，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之為善也。歲終，行路老父擔重，人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告。頃之，老父復行，遺劍于路，一人守之，至暮，老父還尋付之，乃前代擔人也。老父擎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未有若子之仁，不可使子之名沒而不聞。竟不告去。而老父以告烈，烈推問之，乃昔盜牛人也。烈歎曰：能改過者，君子也。親詣其門，表其閭巷，卒為善士。時有爭訟曲直，將質于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郡舉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會董卓作亂，與邴原、管寧避地遼東，躬耕隴畝，匿名編戶。公孫度知之，命為長史，固辭不

廬。遂爲商賈以自穢。乃免。曹操累徵辟。遂東爲解而不違。建安二十三年卒。年七十八。時鉅鹿張臶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不仕。張臶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數百人。遷居任縣。曹操爲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臶。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臶。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郡元川溢涌。激波奮盪。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於川西。嶷然盤峙。蒼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事頻天下。任令于綽迎臶以問臶。臶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戴鵀（原注。如林反。）之鳥巢臶門陰。臶告門人曰。夫戴鵀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曹操爲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操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尙。義不相屈。

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初司馬懿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懿。昭聞而邀之于崤澠之閒。以義喩之。生乃止。因斫棗樹共盟而去。竟不以語懿。百姓避馬超亂。入山者千餘家。飢乏相劫略。昭遜辭導解。皆感服改行。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給漢中。百姓懼遠役。並懷擾亂。孫狼等因與兵殺縣主簿。作爲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南附關侯。侯授印綬給兵。還爲寇賊。至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不得犯其部落。居民賴昭。無虞。後徙居宜陽。（原注。高士傳。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所居草廬之中。胥彌獨理。詳霧敬。恕甚重焉。）太尉蔣濟辟。不就。正始中。驃騎將軍趙儼、尚書黃休、郭彝、散騎常侍荀顗、鍾毓、太僕庾嶷、（原注。裴松之曰。案庾氏譜。嶷字劭然。潁川人。子孫字元嶷。晉尚書陽翟子。嶷弟遁字道先。太中大夫。遁孫子亮。爲世黃門。侍中峻。河南尹純。皆遁之子。豫州牧長史凱。遁之孫。太尉文康公亮。司空冰。皆遁之曾孫。貴遁之令。）宏農太守何楨等。（原注。文士傳。楨字元幹。廬江人。有文學器幹。容貌甚偉。歷幽州刺史。廷尉。入晉爲尚書。光祿大夫。楨子龕。後將軍。陳梁州刺史。其餘多至大官。自後累世貴昌。司空文穆公充即楨之孫也。世達于今。）遞薦昭曰。天眞高潔。老而彌篤。元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時方用兵。議格不行。後顗休復與庾嶷薦昭。有詔訪于本州評議。侍中韋誕駁曰。禮賢徵士。王政之所重也。古者考行於鄉。今顗等位皆常伯納言。嶷爲卿佐。足以取信。附下罔上。忠臣之所不行也。昭宿德耆艾。遺逸山林。（原案。今志此下有世所高尚四字。宋本無。與此合。）誠宜嘉異。乃從誕議。嘉平二年（謹案。今志作嘉平二年。嘉平爲帝年號。殊誤無疑。宋本作嘉平。與此合。）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子纂郎中。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顗、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原注。傅子曰。胡徵君怡怡無不愛也。雖僕隸必加禮焉。外

同乎俗。內秉純絜。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于胡徵君見之矣。）

論曰。邈乎高哉。寧之所爲乎。皭焉霽月光風而不滓翳者也。乾之初九。潛龍之德。寧有之矣。雖與之天下。弗願也。豈三公能挽之哉。漢季人物。昭烈而下。祇有諸葛亮及寧二人。方其龍臥不可起。等爲一世高人。亮遇昭烈。翻然而改。寧蹈海外。終身不屈。時見則見。時潛則潛。易地則皆然矣。伯夷避紂。太公相武王而誅之。道豈異乎哉。各得其仁而已爾。王烈之獨行。張臶胡昭之淵靜。皆能全身遠害。不汙于亂。亦寧之次也。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一名虔。（謹案。華陽國志。作宓。又作虔。晉書作虔。虔是宓字之訛。）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某。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年數歲。養于祖母劉氏。（原注。晉書列傳曰。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劉氏躬自撫養。）密事祖母以孝聞。有疾則涕泣側息。日夜不解衣帶。膳飲湯藥。必自嘗。（原注。晉書列傳曰。有暇則講學忘疲。）及長。師事譙周。周門人以方游夏。治左氏春秋。博綜藝學。善爲文。州辟從事。爲尚書郎。轉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閒自足。遂與羣臣論倫類之義。或謂願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吳主曰。何以爲兄。密曰。爲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皆稱善。漢亡。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爲主簿。以祖母老年。志在致養。不應。晉武帝立太子。徵爲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遣。於是密上疏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叔伯

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帝覽表曰。密不空有名也。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及祖母卒。服終。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方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則霸。用豎刁則亡。安樂公得諸葛亮則存漢。任黃皓則喪國。其致一也。（原注。晉書列傳曰。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又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謹案。晉書作雅大誥。宋本作大雅誥。與此合。）與凡人言。宜碎。孔明

興言者大抵皆凡人。言教是以碎爾。華善之以爲尚書郎。未幾出爲溫令。政化敏明。中山諸王。每過溫必賚求供給。民吏患之。及密至。諸王過縣。徵求無數。密箋引高祖過沛。賚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苛。未敢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擾煩。時郡從事貪冒。密惡之。嘗與人書。言處父不死。恐難未已。意在賈充輩也。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以密節高。弗劾也。密去官。爲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位。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嘗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原注。什氏遺禮錄曰。凡與人交。皆著曰。吾獨立于世。顧形無儔。實際文章著。令無可見。歟以協音律。荀勖等惡之。出爲漢中太守。原注。晉書。密有才幹。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拔。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頗恐。及賜錢東堂。詔令賦詩。其辛苦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當然。蓋謂朝廷無與因緣。無勢拔者不得進也。武帝宏之。都官從事。奏免官。未幾。復免官。年六十四。卒於家。著述理論十篇。安東將軍胡烈與皇甫謐並薦之。密二子賜、興。賜字宗石。少能屬文。嘗爲元烏賦。見稱于時。州辟別駕。舉秀才。未行而卒。興字儒石。亦有文學。益州刺史羅尚辟爲別駕。尚爲李雄所攻。使興詣南將軍劉宏求救。興因願留爲宏參軍。尚白宏。宏即奪其手板而遣之。興之在宏府。宏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興爲其文。甚有辭理。原案。諸葛亮碣文見亮傳注。議曰。密純孝也。挺特不撓。國亡而不苟祿仕。有漢之遺直。當漢之季。孔明出師一表。蓋天下之忠。及漢之亡。令伯陳情一表。蓋天下之孝。四百年仁義公恕。絕在蓋乎。觀其表辭雖切於養祖母。其穢曹馬而白漢之志。凜然不可撓。亦管寧田疇之流亞也。其視荀賈之叨附逆亂。猶糞壤爾。原案。李密陳情一表。爲世所稱。遺以世入高士傳。乞宥終任晉。亦終予歷遊者。稱乃誠其篇。有馬而自潔之志。凜然不可撓。與管寧田疇並稱。未免失實也。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九下

列傳第六十六下

高士

魏

范粲子衍　皇甫謐　王真

吳

石偉　范平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高亮貞正。博涉強記。州府交辟。初不就。久之乃應命。爲治中。轉別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爲征西司馬。歷職皆有聲稱。遷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明設防備。戎夷不犯。西域流通。郡增富實。珍玩充積。粲檢制之。不爲華侈。以母老輒棄官歸。左遷樂浪。原注。晉書。粲不爲華侈。以母老輒棄官歸。左遷樂浪。太宰中郎。司馬師廢曹芳於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師召羣臣會議。粲又不到。遂稱疾閉門不出。特詔爲侍中。持節使雍州。粲因陽狂不言。令頃之召爲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官。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密爲諮請。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眼淚不安。以此知其旨。晉武帝

簡代同郡孫和爲太子中庶子，表薦燮稱其操行高潔，久嬰疾病，可使郡縣輿至京師，賜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於政化，乃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爲常，加賜帛百匹。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不許，以太康六年卒，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喬字伯孫，謹敏夙成，九歲受學，言無媟辭，及長，涉貫經術，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揚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舉雅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優劣論，以父燮陽狂不言，乃與二弟並絕人事，侍疾家庭，燮沒，居喪毀瘠，服闋亦不出邑里。司隸校尉劉毅抗論于朝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是爲伯夷叔齊復存于今，如其信篤，聖主亦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敍用，深爲朝廷惜之。元康中詔求廉讓沖退履道蹈素者，尚書郎王堪薦喬曰：喬秉德貞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內輿，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簞瓢永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彥。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除安樂令，辭疾不拜。凡一舉孝廉，八應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初喬邑人臘夕盜折其樹，人有告者，喬如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歡娛爾，又何歸也。外黃令高頵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譯未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

皇甫謐字士安，一名靜，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六，不好學，遊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遺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踰二十，目不知書，心不入道，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邪，因對之泣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學，家貧，躬自椽檟，帶經而鉏，遂博綜典籍，自號元晏先生，著禮樂聖賢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釋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缺草然後爲名乎。作元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飢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疾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登，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唔曙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爲益也，然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是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惟無益，則至堅矣，夫惟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遊乎形體之表，則我道全矣，貶甄興羅，忘縱與食，時人謂之奢淫，或有篤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者，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脩短，懸之天乎，叔父有子，既冠，謐年四十，還歸其宗，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

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也。正始中，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及武帝篡代，復徵，皆不行，宗舊親令應命，謐爲釋勸論以喻其志曰：相國晉王群僚等三十七人，及秦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惟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我黎類，成以爲天下大慶，萬姪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病篤，猶當致身，余惟古今明王之制，事無巨細，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歎曰：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節，由窟穴，況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爵祿之徒，兩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爲虛，余謂上有寬明之主，必有聰達之人，天網恢恢，至否一也，何尤于出處哉，遂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材運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于唐朝，或先覺于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勝以安鄭，或乘驥以救屯，或班荊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原注：黃帝，張良背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出一冊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不見，良異其書，乃太公兵法，良因佐之，常習誦以說神公，神公者，常用其策，後十二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餘事書見前注。）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材，遊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泰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盛顯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遇知己之會，時清道眞，可以沖遜，此眞吾生潛翼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逐蔽，含章未曜，龍潛九泉，鱗焉執高，乘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敍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盧有司，上招迮士之異，下致駿乘之疑，遠者貴同，何必獨異，華實可從，何必守章，方今同命並發，飢不待飡，振蕩皇塗，咸秩天宮，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遐遯丘園，不睨華好，恩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疾，性命難保，若其義和促轡，大火西頹，臨川惧晚，將復何階，夫貴陰時變，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簒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沖靈翼于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閶闔，步玉岑，登紫闕，侍北辰，翻然景耀，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措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鼎鑪，垂敍彝倫，存則鼎食，亡爲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紫之斑瞬，辭容服之光榮，抱敝褐之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可，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之勞歎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肇愛也，循方閒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元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衆品仰化，隱制殊微，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壑，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南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秦于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廉頗布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刖而齊寧。（原注：

國策•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爲弗能聽•勿使出竟•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史記•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旣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illegible]•殺龐涓于馬陵•與齊戰于桂陵•大破魏•虜魏太子申以歸•十五 蠡種親而越霸，屈子疏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劍感主，女有反賜之說。原注•戰國策•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韓詩外傳•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璜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illegible] 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之勢。原注•漢書•項羽紀•力拔山兮氣蓋世•蒯通傳•通說韓信曰•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illegible]•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 東郭劫於田榮，顏闔恥於見逼。原注•漢書•蒯通傳•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齊王田榮時•劫以爲臣•及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illegible]•淮南子•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欲以爲相•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illegible]•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

斯皆棄禮喪眞，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三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元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概；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眞。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遁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于西鄰，原注•莊子•舜以天下讓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史記•老子見周之衰•遂去•至關•莫知其所終• 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于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謚于布衾。原注•列子•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繈褓者•吾旣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劉向列女傳•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藁•緼袍不表•覆以布被•首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 干木偃息以存魏，荊萊志邁于江岑。原注•列女傳•楚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楚王至門•[illegible]•楚王曰•守國之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爲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而隱• 君平因蓍以道著，四皓潛德于洛濱，鄭眞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原注•此事皆見前注及本傳• 皆持難奪之節，執不回之意，遺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

借謀于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于羣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眞，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眞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原注•左氏傳•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爲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于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虢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原注•史記•虢太子死•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呂氏春秋•齊王疾痏•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illegible] 醫和顯術于秦晉，倉公發祕于漢皇，原注•左氏傳•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illegible]•史記•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 華佗存精于獨識，仲景垂妙于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于天錄，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其後武帝下詔敦逼不已，謐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尪弊，迷于道趣，因病抽簪，散髮林阜，人綱不閑，鳥獸爲羣。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皋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原注•帝王世紀•帝堯之時•天下大和•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藝經•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尺四•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古戲也•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見出，妻息長訣。

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原注•列女傳•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王嘗聽朝而罷晏•樊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飢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飢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妾所進者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今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而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智也•豈可謂賢哉• 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糠𪍿，糅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惟臣疾疢，抱釁牀蓐，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惟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俊，索隱于傅巖，收釣于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謐辭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書一車。謐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止之。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贄爲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謐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戔戔，易之明義，元纁之贄，古之盛典，故孔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于是乎三揖而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于伊尹，文王之于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載而歸，惟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

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國之失賢，于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爲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爲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爲功曹，並不應。太康三年卒，年六十八。謐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元晏春秋，並行于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名臣。

議曰，嗚呼，人臣而放弒其君，三綱絕矣。可復立于其朝乎。力能討賊，則討之可也。不能討賊，則去之可也。觀然事之，而叨祿弗恥，則與聞乎故也。自操丕篡代，天下大變，習以爲常，莫不以漢公卿爲魏佐命。及謐師父子，蹈履逆規，以爲當然，相與叶比，轉移鼎命，大抵皆賢先之徒也。孰以爲非哉。惟粲倡明大義，慟哭而去，嶷魏之車，不踐昔地，垂四十年，卒于車中，至于子孫，亦終身不仕。雖伯夷之采薇，叔肹之織屨，無以尚已。三代以來，所未有也。謐之終身不受辟命，不仕魏朝，有粲之風概焉。其耽玩典籍，著述自娛，亦小畜之懿文德也。（易小畜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王裒字偉元，郎中令儀之孫也。父儀，高亮雅直，爲安東將軍司馬。司馬昭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于孤邪。引出斬之。裒少有操尚，長八尺四寸，儀狀偉異，辭氣溫雅，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

旦夕于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撫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爲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欲助之不聽。諸生密爲刈麥，裒遂棄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爲本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屨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己，整衣迎之。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流涕而去。令即放遣。一縣以爲恥。鄉人管彥少有才學，而未知名。裒與之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爲婚。彥後爲西夷校尉，卒而葬于洛陽。裒更嫁其女。彥弟馥問裒，裒曰，吾薄志畢願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之子葬父於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取友之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裒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北海邴春，原之後也。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遊學，鄉邑僉以爲邴原復出。裒以春性險狹，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裒常以爲人之所行，期歸弊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哉。洛陽傾覆，寇賊蜂起，親族悉欲渡江，裒戀墳隴不去，遂爲賊所害。

議曰，儀之對昭，政如陳泰之請誅賈充，有進無退之義也。得春秋誅首惡之義矣。昭以爲訐而殺之，甚哉其不仁也。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也。昭以篡弒

之賊，悖大義而誅儀，裒之義弗共戴天，雖手誅昭可也。顧力不能，以爲終天之痛，不食其祿，不嚮朝廷而坐，得子道矣。宋司馬光曰，舜誅鯀而禹臣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紹苟無蕩陰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譏乎。

石偉字公操，南郡人也。少好學，尚節概，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立，特徵偉，累遷光祿勳。及孫皓立，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亡，晉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辟之不從。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爲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遂陽狂，及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

范平字子安，吳郡錢塘人也。其先銍侯馥，避王莽之亂，適吳，因家焉。平研覽墳索，遍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孫亮時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皓立，謝病還家。吳亡，晉太康中頻徵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詔追加諡號曰文貞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子奭、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關內侯，家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百餘人，蔚爲辦其衣食，使卒業焉。

議曰，偉平不仕晉朝，終不犯難，非惟明哲保身，至使晉君致敬，就加爵秩。國亡而不苟祿仕，不降其志，不隕其節，有吳高士二人而已。亦漢季幼安承明之流亞，江南吳越之清風，至今可欽也。彼二陸之貪冒榮寵，至于殺身夷宗，視偉平能無愧乎。

贊曰，坤翕乾闔，莽無人道。君子好遯，長往高蹈。性全神逸，弄月吟風。深山野人，木石不同。遯矣仲弓，淵乎叔度。鄉黨蓋闕，我方閉戶。幼安煢煢，海外獨步。豈視三公，天下弗顧。林宗孺子，既清且哲。粲肅之儀，邁世烈烈。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上

列傳第六十七上

死國

漢

孔融 臨淮 傅彤 子會 程秉 北地王諶 諸葛瞻 子尚 黃崇

人之所重，莫重于死，死得其所，而與生同，偷生不死，而與死同。死非其所，與不死同。故曰，見危授命。又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又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惟知權者能盡死之義。故莫重于死，莫難于處死也。孔子謂召忽死之爲自經，管仲不死爲仁，若由也不得其死。顏淵謂子在回何敢死。晏嬰謂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是皆處死之道也。故身負大戾，分于一死者，死其身者也。君主在難，義當死之，死其節者也。居官守職，死而不潰，死其官者也。衛君匡國，折敗以死，死其國者也。故楚之滅黃，君死社稷，則將滅。鄭游速滅許，許男不死，甘爲降虜，則書以許男。斯皆孔父仇牧閔君死節，特書大夫。宋司馬握節以死，不能其官，而特書官。孟陽州綽死于私暱，原憁憤激，自討赴敵，則皆不書。此聖人大經大法，處死之道也。魏氏篡漢，凡爲臣子者，類非全節死國之人，惟昭然君臣信討賊之義，不濟而繼之以死。孔融請費禕操，蕭然存漢，犯難而繼之以死，自是寂寥無聞。而大義幾乎息矣。及司馬懿翦滅曹宗，夏侯元、李豐、蔣允、王經，慨然付之一死。王淩、毋丘儉、諸葛誕、相繼稱兵以討賊，爲名志平，德君匡國，不幸顛覆，覆滅亦覆義之流。死于其國者也，得其死矣。其禮賈充諸人，覩而食息，雀鼠區區，雖生而豈若死乎。或憤激伏劍，或談笑就戮，或涕泣奔衆，或勒其父以義，或勉其子以死。曹氏忌刻，素無恩澤，固結人心，以君臣大義一定而不敢溢。迫言言，炳炳之若是。使懿、師、昭、炎、盤桓睥睨，染指垂涎，殺放三君，歷四世而始篡。況道德仁義之固天命者乎。其後末帝之亡，北地王諶、諸葛瞻、傅僉父子死于漢，孫皓之亡，而張悌、孫震、沈瑩諸人死于吳。故並著爲死國篇，表其義概。庶幾簪臣賊子知懼焉。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爲元帝師，號褒成君。原注：漢書：孔霸字次儒，宣帝時爲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徵詣，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給奉中。父宙，陳寔、後漢書作儁。泰山都尉。融夙悟有異才，兄弟七人，而融居六年四歲，與諸兄共食梨，融取小者。父問其故，融曰：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謂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當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異。原注：後漢書：李膺字元禮，延熹二年遷河南尹，時綱紀頹墮，膺厲志澄清，以天下爲己任，名聲震動，京師稱曰：不入李君之門，不爲高士。有被收膺接者，僅登龍門，身價十倍，故號曰龍門。李固漢中人，爲太尉，與此不同。虞龍，孔子與南宮敬叔過周問禮，蓋見老子云。 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爲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稱其孝，好學博涉，文辭高壯，傑氣蓋世。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詔爲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原注：李賢曰：刊，削也。刑去骨人性名，後漢書作覽爲刊章，劉攽曰：案後漢書中可見也。張儉傳中常侍侯覽，本無防東海人，姓張，名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爲侯覽所怨，覽使人刊章，下州郡，捕儉。儉逃亡，遂匿融家。融兄褒，時年十二，見而問曰：今天下大亂，盜賊蜂起，主人何故匿之？融曰：以君等皆聰明人，故不敢隱耳。褒曰：此人有何罪，而欲殺之？融曰：以其人有王霸之才，故來投我。今以窮困來歸，而殺之，不祥莫大焉。褒曰：若此人來，我當何以爲計？融曰：若有此人，但言未見，亦何以加之？褒曰：若有此人，我當入內，不復與聞。融曰：若如是，則是我活君家一門也。俄而二人俱來，如融所言，遂匿之。後果如褒言，二人亡，不遇，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窮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爲君主耶。因留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併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獻之。原注：獻，請也。音宮餘反。 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俱爲俊秀冠蓋。融持論經理，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非惡，言無阿撓。河南尹何進當遷爲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劍客欲追殺融。客有言于進曰：孔文舉有重名，原注：融傳曰：客有言于進曰：孔文舉于海內雖特傑，時稱物期，橋梁屈之有北海，百穀之有秦稷，天下莫不思其人也。 荊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于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爲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

歸家。後辟司空掾。拜北軍中候。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義形于色。頗有匡正。遂忤卓。轉爲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爲賊衝。卓乃諷三府舉融爲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等羣輩二十萬衆從冀州還。融逆擊。爲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爲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元、彭璆、邴原等。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見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爲棺具斂葬焉。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于昭烈。昭烈卽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迄無成功。高談清教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而目理甚疏。(謹案。注作自理甚疏。)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其所任用。好奇取異。多剽輕小才。如王子法、劉孔慈等。委以腹心。至于尊事名儒鄭元。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及淸儁之士左承祖、劉義遜等。皆備在座席而已。不與論政事。曰此民望。不可失也。黃巾來寇。融戰敗走保都昌。時曹、袁、公孫。首尾相連。融兵弱糧寡。孤立一隅。不與相通。左承祖勸融宜自託彊國。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劉義遜棄去。在郡六年。昭烈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自春及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東山。妻子爲譚所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失節于袁術而死。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議以爲大臣

失節。不宜加禮。朝廷從之。(謹案。後漢書載其議文。此書入馬日磾傳。)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以爲世變既下。宜從先漢。不可苟革。朝廷善之。卒不復焉。尙書令楊彪見曹操專朝。惡之。操誣彪與袁術通。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誅之。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淸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緌搢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理出彪。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僞。遂乃郊祀。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爲不軌。至乃郊祀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于國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爲聖躬。國爲神器。陛級縣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每有一豎臣。輒云闕之。(謹案。後漢書作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惟責包茅。(原注。左氏傳。管仲責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時楚僭王。不責其僭。祇責職貢。爲王室諱也。)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原注。公羊傳。王師敗績于貿戎。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爲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前已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闚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原注。李斯曰。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太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漸之勢異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

自營衛。專爲羣逆主萃淵藪。郜鼎在廟。章孰甚焉。(原注。左氏傳。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勢可見。臣愚以爲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帝傷其早歿。欲爲修四時之祭。以訪于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懷王、臨淮公、(謹案。後漢書作齊哀王、臨淮懷王。此據後漢書注改。)並以薨無後。同產昆弟。卽景、武、昭、明四帝是也。(原注。梁懷王揖。文帝子也。立十年。薨。臨江愍王榮。武帝兄也。立四歲。廢爲王。坐侵廟壖地。自殺。齊懷王閎。武帝子。昭帝異母兄。立八年薨。臨淮公衡。明帝弟。光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爲王而薨。)未聞前朝修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爲諸在沖齓。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謚者。宜稱上恩。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于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愼不貢楛矢。(原注。國語。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于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原注。漢書。武徙北海上。丁零盜武牛羊。武復窮厄。)時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原注。融集與操書云。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非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主。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于漢。屈原不餔糟歠醨。取困于楚。由是觀之。酒何負于政者哉。又書曰。昨承訓荅。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爲戒也。)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帝嘗特見光祿勳山陽郗慮及融。問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短長。以至失和。未幾。慮遷御史大夫。承望操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故以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爲君。破家爲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報。故晁錯念國。遘禍于袁盎。(原注。漢書。晁錯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袁盎素不好錯。乃說上斬錯以謝七國。錯衣朝衣斬東市。)屈平悼

楚。受譖于子蘭。(原注。史記。屈平爲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讒之。王怒而疏屈平。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諫。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子蘭聞屈平怨之。使上官大夫短屈平于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江南。屈平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于宗馮。(原注。後漢書。朱浮與彭寵不相能。浮密譖之光武。寵遂反。宗歆馮愔事見禹傳注。)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愼與。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原注。後漢書。光武兄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光武深引過而已。不敢爲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爲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于鄭元。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搆。孤爲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

殺身爲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于見私，信于爲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懽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原注：國語：宣子言韓厥于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鼂錯，竊位爲過，免罪爲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慚懼也。朱彭寇賈爲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爲國憂。至于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齧，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爲不如心競。（原注：左氏傳：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也。）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榆次之辱，（原注：史記：荊軻嘗游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嘿而逃去。）不知貶毀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原注：左氏傳：子產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爲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原注：韓子：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而酒不售，酒酸。怪其故，問所知閭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邪？曰：狗猛，酒何故不售？曰：人畏焉。令孺子懷錢挈壺往酤，狗迓而齕之，所以酸而不售也。）至于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原注：韓子：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法，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斟，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它者奉遵嚴教，不敢失墜。郗爲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郤穀，不輕公叔之升臣也。（原注：左氏傳：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乃使郤穀將中軍。論語：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原注：禮記：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況恃

舊交，而欲自外于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嘗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爲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于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缾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幼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棊，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哭而止。或言于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曹丕深好融文辭，歎曰：揚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表、文、檄、教令、書記、

凡二十五篇。（原注：薛宗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弒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足以動義槪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于人存；代終之規，啓機于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園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懍懍焉，皓皓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圓，即刓字，五丸反。）

脂習者，字元升，京兆人。中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除太醫令。天子西遷及東徙許昌，習常隨從。與孔融親善。操爲司空，威望日盛，而融以故存意，齊疏倨傲，習常戒融剛直取禍，宜改節。融不從。及融被誅，許下莫敢收斂，而習獨往撫尸而哭之曰：文舉捨我死，我當復誰語。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尋以忠直見原，居許東土橋下。後見操，操呼其字曰：元升，卿故慷慨。因問其居處，賜穀百斛。黃初中，嘉其有欒布之節，拜中散大夫。年八十餘卒。

議曰：黨錮之禍，東漢風節寖衰，建安間大抵多患失畏死，貪叨無恥之人，往往朋姦扇盜，相與穿窬主家，皆奴才也。故操得逞其谿壑，自以爲姦人之雄。獨孔融堂堂山立，瑰偉正大，海內歸服，英豪稽仰，凜然以風節自持，爲漢家四百年元氣。其視奢鄙猥瑣之操，賦區儉兒耳。融不死，漢不亡，是以操亟圖之。其高風義槪，百世之下，猶足以興衰激懦，使亂臣賊子懼焉，況當世之人哉。故議者謂操之不敢自取，殆畏之至。融之義有以懾之也。

傅彤，義陽人也。將兵從昭烈伐吳，張南、馮習敗績于猇亭。昭烈退入魚復，彤斷後拒戰，兵人殲焉。吳將諭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以子僉爲左中郎，後爲關中都督。景耀六年，魏大舉入寇，詔僉將兵守關口。魏大將軍鍾會使胡烈攻之。初，武興督將舒在事無稱，令人代之，使助僉守關城。舒懷怨恚，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城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失守，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舒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衆出，僉以爲戰也，不設備，而舒

迎降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鬬而死。晉泰始五年，詔曰：蜀將軍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彤復爲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爲異。僉息著、募，後沒入奚官，其免爲庶人。賜穀以旌其忠。

程畿，字季然，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爲漢昌長。巴西太守龐羲欲謀叛璋，使畿子郁誘畿。畿不從。羲謀遂寢。語在璋傳。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昭烈領益州牧，辟爲從事祭酒。後隨昭烈征吳，大軍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曾爲敵走，況從天子而見危哉。追兵遂及畿船，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衆大至，共擊之，乃死。

北地王諶，末帝太子璿之弟也。景耀二年，封北地王。魏大衆入寇，鄧艾破諸葛瞻于緜竹，末帝將從譙周策降。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末帝不從，遣鄧良奉書送璽綬降于艾。是日，諶哭於昭烈皇帝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皆爲泣下。

諸葛瞻，字思遠，丞相亮之子也。初，亮在南陽，黃承彥者，高朗開列，爲沔南名士，謂亮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亮許諾，卽載送之。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後生瞻。初亮未有子，取兄瑾之子喬爲嗣。喬字仲愼，與兄恪俱有名于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恪，而性業過之。及亮求

喬爲嗣，瑾啓孫權遣之，拜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亮與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于谷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蜀錄：蜀志：喬隨亮至漢中，建興元年卒，與此同。考亮以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喬既隨亮，不得云元年卒。疑喬作六年。）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諸葛恪見誅于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瞻，故攀還復爲瑾後，亦早卒。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而聰明可愛，樣其早成，恐不爲重器爾。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明年爲羽林中郎將，累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雖悟過人，強識博學，幼工書畫，器人追思亮而愛其才，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聲譽大盛，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董厥共平尚書事。時宦人黃皓亂政于內，而姜維黷武于外，瞻深憂之，與厥及樊建謀以閹宇代維，啓帝不從。六年冬，魏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拒之，至涪，尚書郎黃崇勸瞻宜速行拒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崇再三言之，至于流涕，方進兵，而艾已長驅而前，被瞻前鋒，瞻退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原注：干寶曰：瞻雖志不是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烈存焉。）瞻長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何用生爲？策馬冒陳而死。黃崇亦死之。崇權之子也。瞻次子京及樂子顯等，炎興二年徙河東，晉泰始五年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可隨才署吏，後爲關令。

譙曰：嗚呼，親王義兼臣子，國有難猶當死，況以先帝臣，先王所以封建宗子而固維城也。西漢之亡，猶劉更生諄諄勸戒，晦鹽而卒。其餘諸侯，稱說符命，勸進于莽者以千數，故莽晏然盜國，坐追虞黃，未聞一人獨不從而死之也。東漢之亡，封國亦既盡除，墮姬祝允，劉氏無噍類，故操丕居然爲西伯舜禹，未聞一人獨從容就義而死之也。惟朔易一遐孤，與隆中一草茅士，素無封爵，不階尺土一民，萬折而與操爭，肉湯血拜者三十餘年，力竭而繼之以死，及其遂亡，昭烈之一孫，孔明之一子及孫，慨然赴義，與國俱滅，巍巍義烈，高視兩京，五百年所無有也。壯哉！隆也，末帝爲有愧矣。勇哉！尚也，遺夫瞻矣。僉父子及數忖一死，得其所哉。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中

列傳第六十七中

死國

魏

夏侯元（李豐、張緝、許允、劉謐）　王經　王凌（令狐愚、楊康）　毋丘儉（子甸、尹大目）　諸葛誕（文欽、欽子鴦、虎、虔、奮）

夏侯元字泰初，征南大將軍尚之子也。少知名，弱冠爲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后弟毛曾並坐，元恥之，怒形於色。曹爽恨之，左遷爲羽林監。正始初，曹爽輔政，元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元名知人，拔用武官，參戟牙門，無非俊傑，多牧典州郡，立法創制，皆爲世則。太傅司馬懿問以時事，元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于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驚之路開；下踰其敘，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竊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以來，（陳案：陳志作之來。）有年載矣，紛紛紜紜，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鑒，倫鑒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

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于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臣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邈。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脩己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眞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惟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脩而事不煩。夫事簡業脩。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敍。徒有大小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脩。職業不脩。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僞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

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脩。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釐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惟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己則爭。夫和羹之美。在于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于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剸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效功之序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于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

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元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懿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元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喩焉。頃之。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原注。魏略。元既還。司馬景王代爲護軍。護軍總統諸將。任主武官選擧。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爲護軍時。有謠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與濟善。閒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遂相對歡笑。元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景王之代元。整頓法令。人莫犯者。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時人譏之。爽誅。徵元爲大鴻臚。數年徙太常。元以爽抑黜。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爲大

將軍司馬師所親待。然私心在元。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元輔政。豐既內握權柄。子尚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豐陰令弟兗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將兵入。并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師。以元代之。以緝爲驃騎將軍。豐密語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冗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人居內。多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爲言。張當可以爲誡。鑠等皆許以從命。師微聞其謀。請豐相見以詰豐。豐不以實告。卽殺之。事下有司。收元、緝、鑠、敦、賢等送廷尉。元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元。元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爲令史責人也。卿便爲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元。元視頷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元。元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元。元正色曰。士季何相逼如此耶。會慚懼而退。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以爲豐等各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元備世臣。並居列位。而包藏禍心。搆圖凶逆。交關閹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京室。顚危社稷。毓所上臨案。陳志作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匄其三子死命。於是豐、元、緝、敦、賢等皆夷三族。其餘親屬徙樂浪郡。元格量宏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六。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尙從孫本爲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尙後。初夏侯霸之奔漢也。呼元欲與之俱。元曰。吾豈苟存自爲亡虜乎。遂還儀。司馬懿卒。許允謂元曰。無復憂矣。元歎曰。

士宗辯何不見畢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善容也。元嘗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為世所重。元初被收，衛將軍司馬昭流涕請之，師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卒，師昭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元後至，賓客咸越席而迎，師由是惡之，竟誅元。原注：裴松之曰：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元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與爽誅滅後，方還洛陽。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元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元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元以五年入朝，史或不書，未可必為妄也。李豐字安國，衛尉義之子也。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為清白，識別人物，海內翕然稱之。後以父任從軍在許昌，聲稱日隆。其父不悅，敕使閉門斷客。初，曹叡在東宮，豐為文學，及即位，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為黃門郎，叡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豐對，叡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後轉騎都尉、給事中。叡卒，為永寧太僕。正始中，遷侍中尚書僕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疾未滿，輒暫起，已復臥，如是數歲。豐子韜選尚齊長公主，豐弟翼及偉並歷郡守。豐嘗於衆中顯戒二弟，言何用榮位為。及司馬懿久病，曹爽專政，豐依違二公間，無有適莫，故或譏之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以為豐雖外示清淨，而內圖事，有似於游光也。及懿誅爽，住車闕下，與豐相聞，豐怖遽，氣索足委地不能起。嘉平四年，懿卒。後中書令闕，大將軍司馬師諮問朝臣誰可補者，或舉豐，遂奏用之。豐為中書二歲，曹芳每獨召豐與語，不知所說。師疑其議己，請豐相見，以詰豐，豐不以實告。師怒，欲誅之。太常夏侯元素貴，以爽故廢黜，居常怏怏，后父光祿大夫張緝以東莞太守召為后家，亦不得意。豐自以身處機密，為芳知遇，子韜又以列侯給事中，尚主，有內外之重，而疑於師，心不自安，密謂韜曰：元既為海內重

人，加以當大任，年時方壯，而永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張緝有才用，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計告之。緝嘗病，創臥，豐遣韜省病，韜屏人語緝曰：韜尚主，父子在機近，大將軍秉事，常不見信，太常亦懷深疑，君侯雖有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韜家同慮者也。韜父欲與君侯謀之。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所逃？此大事，不捷即禍及宗矣。韜於是往報豐，密語黃門監蘇鑠等，鑠等答：豐惟君侯計。豐曰：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便共迫脅，將羣寮人兵，就誅大將軍，以太常輔政，卿等當共密白此意。鑠曰：陛下儻不從人，奈何？豐曰：事有權宜，若不信聽，當劫將去爾，寧有不從。鑠等許諾。豐曰：此族滅事，卿等密之，事成，卿等皆當封侯、常侍也。豐復密以告元、緝，緝遣子邈與豐相結，豐遣子韜以謀報元，元曰：宜詳之爾，而不以告也。師聞豐謀，舍人王羕請以師命召豐，豐若無備，情屈勢迫必來，若不來，羕一人足以制之，若知謀泄，以衆挾輪長戟自衞，徑入雲龍門，挾天子登凌雲臺，臺上有三千人，立仗鳴鼓，會衆如此，羕所不及也。師乃遣羕以車迎之，豐見劫迫，隨羕而至，師責豐，豐知禍及，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師怒，使勇士以刀環築殺之，夜送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狀告，且敕之，乃受。韜以尚主，賜死獄中。曹芳怒，將問豐死故，太后懼，呼芳入，乃止。師遣使收翼，翼妻荀，廙姊也，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

可共同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二兒必免。果如翼言。豐歷仕二朝，不植生產，仰廩祿而已，韜雖尚主，豐常約敕不得有所侵取，得賜錢帛，輒散施親族及賜宮人，多與子弟，而豐皆以與諸外孫，死後有司籍其家，家無餘積。初李義與尚書僕射杜畿及東安太守郭智善，智子沖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沖嘗與豐俱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矣，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為誤，及豐死，沖為代郡太守，始以畿為知人。張緝字敬仲，涼州刺史既之子也。太和中，為溫令，有治能。漢丞相亮出隴右，緝上便宜，詔以問中書令孫資，資以為有籌略，遂詔拜騎都尉，遣參征蜀軍事。入為尚書郎，以名父子為曹叡所識，且以其才能多所堪任，呼相工相之，相者曰：不過二千石。叡曰：何材如是而位止二千石乎？久之，出為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為曹芳后，徵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妻向封安城鄉君。緝性傾巧，善於財而矜於勢，一旦以女徵去郡，還坐里舍，悒悒躁擾，數陳吳蜀形勢，又嘗對司馬師料諸葛恪雖幸勝見誅不久，師問其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欲不死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之，師謂人曰：諸葛恪多辭爾，近張敬仲縣論恪以為必見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為勝恪也。緝與李豐同郡，通家，又居相近，俱不得志，乃謀廢師。豐敗，遂收緝，送廷尉，賜死獄中。許允字士宗，高陽人。父據，歷典農校尉、郡守。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於冀州，曹叡時皆入為尚書選曹郎，與陳國袁侃同坐職事，皆收送獄，詔旨嚴切，當有死者。謹案：志注此下有正直者為重五字。允謂侃曰：卿功臣子，法應八議，不憂死也。侃知其指，乃為受重。允刑竟。謹案：志注此下有復為二字。出為郡守，稍遷為侍中尚書中領軍。允與夏侯元、李豐親善，聞豐等被收，欲往見司馬師，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師聞允前遑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為悤悤也。是時朝廷悤遑者多，而衆人咸以為意在允也。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元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去。允即投書燒之，不以呈師。豐等既誅，欲因誅允，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舍。師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晝行也。允心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兄子素頗聞允見嫉，戒允但當趣行。允曰：卿俗士，

不解，我以榮國耀，因求之。曹芳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芳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為侍中，顧當與芳別，涕泣歔欷。會罷，詔促允令去，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廚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遂收送廷尉考問，竟減死徙樂浪，妻子不得自隨，道死。崔贊常以處世太盛戒允，允不從，故及。原注：魏氏春秋：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墮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於世。二子奇、猛。奇字子泰，猛字子豹，並有才學。晉武帝將有事于太廟，奇為太常丞，朝議以奇父受誅，不宜接近左右，請出為外官。帝追遠允之宿望，稱奇之才，擢為祠部郎。元康中為司隸校尉。幽州刺史猛尤儒雅，亦官達於晉云。劉陶字季治，淮南人。謹案：魏志：陶，曄少子。善論縱橫，曹爽當國，為選

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爲伊呂，陶亦自負，謂夏侯元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舉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安得爲聖？元以其言狂誕，不復詳難，謂之曰：天下之勢，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毋丘儉之舉兵也，司馬師以問陶，陶答依違，師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乃出爲平原太守，追殺之。

王經字彥偉，濟河人也。初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千匹（臨案：志注作二十匹。）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故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五十，爽則不復罪經，稍遷司隸校尉。甘露中，經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爲尚書，豈能以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及經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禍殆不測，宜見重詳。髦乃出懷中黃紙擲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耶？於是入白郭太后，沈棄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髦遂率僮僕出討昭，賈充令成濟弑髦。昭以經不告己而從髦，收經及家付廷尉。經謂其母曰：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與母并就誅。經之爲司隸校尉，辟河內向雄爲都官從事，至是雄哭之哀，動一市。與故吏皇甫晏共收葬焉。初經爲二州刺史，母謂經曰：汝出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故及。晉泰始元年，詔曰：故尚書王經，雖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門戶塡沒，憲常愍之。其以經孫爲郎中。

議曰：嗚呼，元以重名高節，表儀一世，其言議規格，深見治體，藹然有大臣之風。翹翹者易摧，皜皜者易汙，挺特正大，曠無單複，焉能出大盜之城府哉？觀對許允之言，則以身死國，前定久矣，蹈白刃而不懼，臨死生之際而不亂，生平所養，至此乃見。壯哉乎天下之至勇也。魏之王侯，久自禁錮，爽夷而元誅，諸曹夏侯又復單孤，自是而魏亡矣。豐、彧諸人，智微力少，關于大義，忽忽舉事，陷元於死，族滅身夷，死不償責矣。君死社稷，臣死於君，王經有焉。

王凌字彥雲，司徒允從子也。允誅莖卓，卓將李傕、郭汜等爲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凌及兄晨年少，踰城得脫，亡命歸故里。天子東還，凌舉孝廉，爲發干長。遇事髡刑五歲，當道塹除，曹操車過，問此何徒，左右以凌狀對。操曰：此子師兄子也，所坐亦公罪，於是還爲騎主簿，稍遷至中山太守，所在有稱。操辭爲丞相掾屬，曹丕立，拜散騎常侍，出爲兗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孫權，臨江夜大風，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凌與諸將逆擊，捕斬首虜獲舟船有功，封宜城亭侯（臨案：陳志作宜成亭侯，通志作宜城，與此合。）加建武將軍，轉任青州。是時海濱乘喪亂之後，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後從曹休伐吳，與吳師遇于夾石，休軍失利，凌力戰決圍，休得免難，徙爲揚豫州刺史，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

義甚美，咸得軍民歡心。初，凌與司馬朗、賈逵友善，及臨死，豫，繼其名跡，正始初，爲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衆至芍陂，凌率諸軍逆拒爭塘，力戰連日，琮退走，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是時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爲兗州刺史，屯平阿，與楊舒並典兵，專淮南之重，凌就遷爲司空。司馬懿既誅曹爽，進凌爲太尉，假節鉞。凌愚密協計謂司馬懿專政，齊王芳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誅懿廢芳，而立彪。都許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來。凌又遣舍人勞精詣雒陽語子廣，廣言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丁畢桓鄧雖並爲宿望，皆專競於世，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于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振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己，修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爲惡者，彼莫不皆改（臨案：志注作參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凌不從。十一月，愚復遣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二年，癸亥，守南斗，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聞東平浩詳知星，呼問詳，詳疑凌有所挾，欲白之，不果（原注：事見魏略。舊文節亂，必有脫誤。）凌聞吳人塞涂水，欲因此發兵大興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遣將軍楊宏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宏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敕敕凌，辭又爲書論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臨案：魏書邵陵紀曰：明帝宜王討太尉王凌，大軍至百尺堰，即此堰也。）凌自知窮勢，乃乘船單出迎懿，遣掾王彧謝罪，送印綬節鉞，懿軍到丘頭，凌面縛水次，懿承詔遣主簿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恃優好，不復自疑，徑乘小船欲趨懿，懿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遙謂懿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懿曰：以卿非肯遂折簡者故也。凌曰：卿負我，懿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遣步騎六百送凌西詣雒陽，凌試索棺釘以觀懿意，懿命給之。五月甲寅，凌行過賈逵廟呼曰：凌大魏忠臣，惟爾有神知之，到項，遂飲藥死。張式等皆自首，乃窮治其事，賜楚王彪死，諸相連者悉夷三族，衆議咸以爲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尸斬棺，載在方策，凌愚罪宜如舊典，乃發凌墓，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朝服，親土埋之。進宏華將爲鄉侯，廣有志尚學行，死時年四十餘，廣弟飛、鳳、金、虎，並才武過人，懿皆從容問蔣濟，濟曰：凌文武俱贍，當今無懿，廣等志力，有美於父祖，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至是尺口不遺，少子明山，善書多技藝，聞難走太原，追兵及之，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昂，舉弓射之，應弦而墜，追兵乃止，投親家食，親家告吏執殺之。令狐愚字公治，本名凌，黃初中，爲和戎護軍，烏桓校尉，田豫討胡有功，小遷節度，愚以法繩之，曹丕怒，械繫愚，免官，詔曰：凌何愚，遂以名之，正始中，爲曹爽長史，出爲兗州刺史，愚聞楚王彪有智勇，東郡謠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遂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謠言白馬素轎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凌陰謀立彪，乃先使人通意於彪，言使君謝王，天下事不可知，願王自愛，彪亦陰知其意，答言謝使君知厚意也，未發，得疾卒，初愚有高志，人謂

愚必與令狐氏族。父宏農太守劭獨以爲愚性倜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之。甚不平。及劭爲虎賁中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從容謂劭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今竟云何邪。劭熟視不答。私謂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將逮汝曹耳。劭卒後十餘年。而愚族滅。愚之被誅。無敢收視者。東平馬隆閔之。以武吏稱愚客。收尸殯葬。列植松柏。服喪三年乃歸。東州壯之。單固字恭夏。山陽人。正始中令狐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爲別駕。固辭以疾。愚禮敬愈厚。固不應。母夏侯氏謂固曰。使君與汝父久善。故命汝不止。汝亦當仕進。自可往耳。固不獲已。遂往。與兼治中從事楊康並爲愚腹心。後愚與王淩通謀。康固皆知其計。會愚病卒。康應司徒召詣雒陽。固亦以疾去。康在京師露其事。司馬懿乃東取王淩。到壽春。固見懿。懿問曰。卿知其事爲邪。固曰。不知。懿曰。令狐反乎。謹案·志注作令狐及乎·誤· 固又曰無之。而楊康白事。事與固連。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數十。固確云無。懿錄楊康與固相詰。固辭窮。罵康曰。老傭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耶。事上。須報廷尉。以舊皆聽得與其母妻子相見。固見其母不仰視。母知其慙也。謂之曰。汝自不欲應州郡。我彊汝爾。汝爲人吏。自當爾耳。此自門戶衰。我無恨也。固終不視。母又不語以至於死。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侯。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斬。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爾。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

毌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黃初中爲武威太守。伐叛柔服。開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張進及討叛胡有功。雍州刺史張既表曰。河右遐遠。喪亂彌久。武威當諸郡路道喉轄之要。加民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毌丘興到官。內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柔附。爲官效用。黃華張進。初圖逆亂。扇動左右。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爲將校民夷陳說禍福。言則涕泣。於時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毀髮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蹋脅張掖。濟拔領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張睦。張掖番和驪靬二縣吏民及郡雜胡。棄惡詣興。興皆安恤。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盡竭心力。誠國之良吏。陛下即位。留心萬機。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賞錄。臣伏緣聖旨。指陳其事。遂詔封高陽鄉侯。入爲將作大匠。卒。儉襲父爵。爲平原王叡文學。叡立。爲尚書郎。遷羽林監。以東宮之舊。甚見親待。出爲雒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爲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飢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遷荊州刺史。青龍中。叡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爲幽州刺史。加度遼將軍。持節護烏桓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隧。右北平烏桓單于寇婁敦。遼西烏桓都督率衆王護留等。昔隨袁尚奔遼東者。率衆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爲侯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引還。明年。叡遣太尉司馬懿統中軍及儉等衆數萬討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邑三千九百戶。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元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原注·梁作渴· 宮連破走。儉遂東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原注·裴松之曰·按東夷傳

·沛者·句驪國之官名· 宮不從其言。得來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兵還。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原注·世語·頎字孔碩·東萊人· 絕烏桓骨都。過沃沮千餘里。踐肅愼氏之庭。東臨大海。長老說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觀諸國。采其法俗。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并討濊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詣儉降。儉振旅還。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山溉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爲鎭南將軍。諸葛誕戰於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爲鎭南。都督豫州。儉爲鎭東。都督揚州。吳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揚州刺史文欽禦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初儉與夏侯元李豐等厚善。及大將軍司馬師誅元豐等。又廢曹芳。儉不能平。陰謀討師。文欽驍果麤猛。數有戰功。好增虜獲以徼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欽亦感戴。投心無貳。遂共定策。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爲己祥。乃矯太后詔罪狀司馬師曰。故相國懿。匡輔魏室。歷事忠貞。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託之任。懿戮力盡節。以寧華夏。輸誠效忠。翊成齊王。天下賴之。懿欲討滅二虜。以一宇內。未行而薨。齊王以懿有輔相大功。故遂使師承業。委以國事。而師以盛年無疾。託病坐擁彊兵。無有臣禮。其罪一也。懿造計取賊。多舂軍糧。克期有日。師爲人臣。當除國難。又爲人子。當卒父業。哀聲未絕。而便罷息。爲臣不忠。爲子不孝。其罪二也。賊退過東關。坐耗糧穀。令三征同進。喪衆敗績。歷年軍實。一旦而盡。致使賊來。天下騷動。死傷流離。其罪三也。賊舉國悉衆號五十萬。來向壽春。圖詣洛陽。會太尉孚與臣等建計。杜塞險要。不與爭鋒。還固新城。淮南將士衝鋒履刃。晝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塗地。自魏興軍以來。爲難苦甚。莫過於此。而師遂意自由。不論封賞。權勢自在。無所領錄。其罪四也。故中書令李豐等以師無臣節。專擅大柄。陰欲廢退之。師懼不軌。乃劫豐投刃拉殺。載尸埋棺。豐等國家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於非辜。師有無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歎說齊王。自爲今主。謹案·志注作自爲人主· 君臣之義定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擅出。師自知姦慝。神人不祐。矯廢君主。加之以罪。孚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羣臣皆怒而師懷忍。遂逆不顧大義。其罪六也。又故太常夏侯元。海內賢士。光祿大夫張緝。王室親戚。橫加賊殺。又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強催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痛。而師稱慶。以爲快樂。其罪七也。陛下踐阼。聰明神武。事經聖心。欲崇省約。天下聞之。莫不歡慶。而師不自改悔。循復臣禮。方徵兵募士。毀壞宮內。列侯自衞。陛下卽阼。初不朝覲。陛下欲臨幸師舍。以省其疾。復拒不通。蔑上不道。其罪八也。近者領軍許允當爲鎭北。以廚錢給賜。而師舉奏加辟。雖云流徙。道路餓殺。天下聞之。莫不哀傷。狡猾險惡。賊殺忠良。其罪九也。三方之守。一朝闕多選精兵。以自營衞。五營領兵。闕而不補。多儲器仗。充聚本營。天下所聞。人懷憤怨。譌言盈路。以疑海內。韜藏逆器。包藏姦具。其罪十也。多休守兵。以占高第。空虛四表。欲擅強勢。以逞姦心。募取屯田。加其復賞。

阻兵安忍，壞亂舊法，合聚諸藩王公以著鄴，欲悉誅之，一旦舉事廢主。天不長惡，使目腫不成，其罪十一
也。臣等先人皆隨從太祖武皇帝征討凶暴，獲成大功，高祖文皇帝即受漢禪，開國承家，道符堯舜，烈祖
明皇帝潤色皇業，緝熙帝載，治隆文景，一旦爲師擅毀，輒擅廢立，敢行誅殺，公爲篡奪。臣與安豐護軍鄭
翼、廬江護軍呂宣、太守張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護軍王休等議，各以累世受恩，千載風塵，思盡軀
命，以完社稷，安主正朝。斯義苟立，雖焚妻子，吞炭漆身，死而不悔。按師之罪，宜加大辟，以彰姦慝。春秋之
義，一世爲善，十世宥之。懿有大功，海內所書，依古典議，廢師以侯就第。師弟昭忠肅寬明，樂善好士，有高
世之度，忠誠爲國，不與師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師輔導聖躬。太尉孚忠孝小心，所宜親寵，授以保傅。
護軍散騎常侍望忠公親事，當官稱能，奉迎乘輿，有宿衛之功，可爲中領軍。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
誅弟，石碏誅子，季友鴆兄，上爲國計，下全宗族。殛鯀用禹，聖人明典，古今所稱。乞陛下下臣等所奏，朝堂
博議。臣言當道，使師遜位避賢，罷兵，則天下協同。若師負勢恃衆，不自退者，臣等率將所領，晝夜兼
行，以清君側。臣今舉義，唯欲使大魏永存，陛下得行君道，遺絕亡之禍，百姓安全，六合一體，忠臣義士，得
效志節。爾臣恐兵起，天下擾亂，臣輒上事移三征及州郡國典農，各安慰所部吏民，不得妄動。師聞臣等
舉義，必下詔禁絕關津，使驛書不通，擅復徵調，有所收捕，此爲師詔，非陛下詔也。在所皆不得承用。臣等
道遠，爲師所覘，凡文奏不得關通，輒臨時賞罰，以便宜從事，須定集上也。並移諸郡國，舉兵迫脅淮南將
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爲壇于城西，歃血爲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衆渡淮西

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爲游兵。司馬師統中外軍拒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
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師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
皆堅壁勿戰。儉欽進不得鬭，退恐壽春見襲，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爲。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喪，降者
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爲之用。儉之初起，遣健步齎書至兗州刺史鄧艾，艾斬之，將兵萬餘人，兼道前進，先
趨樂嘉城，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知所爲。
欽子鴦，（臣案：志引魏氏春秋曰：欽中子俶，小字鴦。毛本作小名鴦。）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
夾攻。鴦率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衆知之，齧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鴦見兵
盛，乃引還。師謂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曰：欽父子驍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鼓作氣，再而
衰，鴦鼓譟失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引而東，鴦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陳，
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使左長史司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鴦以匹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
出，如此者六七，追騎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自小爲曹氏家奴，常侍魏主左右，師將與俱行。大目知師一
目已突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爾。又天子鄉里，素與大目相信，乞爲公追解語之，令還
與公復好。師許之。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鎧冑，追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爲曹氏，謬言君侯何苦（臣案：志

魏何苦下有若字。冊府無著字。與此合。）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使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曰：汝先帝家人，不念
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乃張弓傅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
也。是日儉聞欽退，恐懼，夜走，衆遂大潰。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潰，遂奔吳。吳
孫峻至東興，聞儉等敗，進至橐皋，欽父子詣峻降。儉北走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
孫重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儉，傳首維陽，屬封侯。秀、重走入吳。將士諸爲儉欽所迫
脅者悉降歸。儉子甸爲治中侍御史，先時知儉謀將發，私出將家屬逃走新安靈山上，別攻下之，夷儉三
族。（原注：習鑿齒曰：毌丘儉感明帝之顧命，故爲此役。君子謂毌丘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夫竭節而赴義者我也，成之與敗者時也。我苟無時，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爲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毌丘儉可謂不愧也。）甸字子邦，有名京邑。曹芳之廢，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岳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
之責。儉然之。司馬師惡其爲人，及儉起兵，聞屈顗所在，云不來，曰：（臣案：志注無付字。）無能爲也。儉遣子宗四人入
吳。晉太康中吳平，宗兄弟皆還。宗有儉風，至零陵太守。宗子奧巴東監軍、益州刺史。儉黨七百餘人繫獄，
侍御史杜友治之，惟誅首事者十人，餘皆奏免之。儉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繫獄。廷尉司隸主簿程咸議
曰：女適人者，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于防則不足懲姦亂之源，于情則傷孝子之恩，男不遇罪於他族，
而女獨嬰戮于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
從夫家之戮。從之，著於律令。
諸葛誕字公休，漢丞相亮之族弟也。初爲尚書郎，從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遇風與畿俱沒，虎賁浮河救
誕。誕曰：先救僕射。誕漂著岸而復蘇。調滎陽令，入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
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共相題
表，以元等四人爲四聰，誕等八人爲八達。（謹案：曹羲之昔耜曰：誕以親屬併。普備柱誹書，曹寶其柱。誕謝書自若。）中書監令劉放子熙、孫資

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勢位，容之爲三豫，凡十五人。聲望翕然，言事者以誕颺
等脩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曹叡惡之，免誕官。會叡卒，正始初，元等並任職，復以誕爲御史中丞尚書，出
爲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淩之陰謀也，司馬懿潛軍東伐，以誕爲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
山陽亭侯。諸葛恪興東關，遣誕督諸軍拒之，與戰不利，還，徙爲鎮南將軍。後毌丘儉文欽舉兵，遣使詣誕
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司馬師東征，使誕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先
至壽春。壽春中十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久在淮南，乃復以爲
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峻、呂據、留贊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乃率衆將欽徑至壽春。
時誕諸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斬贊，傳首，收其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
轉爲征東大將軍。誕既與元颺等親善，又王淩毌丘儉累見夷滅，司馬昭又自代師輔政，威柄益重，懼不
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衆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爲死士。（原注：魏書：誕賞賜過度，有犯死罪者，虧制以活之。）甘露元年，

冬，吳人欲向徐堨，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衆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寇，內欲保有淮南，大將軍長史賈充以爲宜遣參佐慰勞四征，且觀其志，昭遂遣充至淮南，充見誕，從容談時事，因謂誕曰，雒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奈何負國，欲以社稷輸人乎，卿無復言，非吾所忍聞也，雒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誕再在揚州，威名夙重，得士衆心，今徵必不來，反疾而禍小，不徵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徵之，昭從之，二年五月，昭徵誕爲司空，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今便爲司空，不遣使者，健步齎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綝所爲也，乃請諸牙門從酒飲宴，皆醉，謂之曰，前作千人鎧杖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雒，不復得用，吾欲暫出游戲，須臾還耳，諸君且止，乃嚴鼓將士七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宣言曰，當還雒邑，暫出城游戲耳，揚州何爲閉門見備耶，乃使兵緣城攻門，州人悉走，因風縱火，焚其府庫，遂殺綝，（原注•魏末傳載誕表曰•臣受國重任•統兵在東•揚州刺史樂綝專詐說臣與吳交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異端•忿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今月六日討綝•即日斬首•函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吳臣•不勝發憤有日•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裴松之曰•魏末傳所言•率皆鄙陋•疑誕表言曲不至於此也•）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戶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請救，（原注•裴松之載書曰•實錄求•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塼于臨湘爲孫堅立廟•芮容如生•衣服不朽•後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不•答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矣•）吳人大喜，遣將全懌、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萬衆，密與文欽俱來應誕，以誕爲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封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王基始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

衆突入城，六月，司馬昭奉曹髦及郭太后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臨淮討誕，昭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塹壘甚峻，欽等數犯圍，逆擊走之，昭又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等簡銳卒爲遊軍，備外寇，泰擊破朱異於陽淵，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秋七月，吳大將軍孫綝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朱異帥將軍丁奉、黎斐等五人解壽春圍，異留輜重於都陸，進屯黎漿，石苞、州泰又擊破之，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孫綝，綝使異更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怒，斬異于鑊里，引兵還建業，綝既不能拔出諸葛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由是吳人莫不怨之，很而城中乏糧，外救不至，衆無所恃，蔣班、焦彝皆誕爪牙計事者也，言於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而內實坐須成敗，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幷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可有全者，空坐守死，無爲也，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況公今舉十餘萬之衆歸命，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勢力已困，內變將起，奈何舍此欲乘危徼倖乎，班、彝固勸之，欽怒，而誕欲殺班、彝，二人懼，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棄誕踰城降，全懌兄子輝、儀在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千家來奔，於是懌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翩、緝皆將兵在壽春城中，司馬昭用黃門侍

郎鍾會策，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十二月，懌等率其衆數千人開門出降，城中震懼，不知所爲，詔拜懌平東將軍，封臨湘侯，端等封拜各有差，三年正月，文欽謂誕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大爲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傷者蔽地，血流盈塹，復還入城，城內食轉竭，降出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鴦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之，衆散，鴦、虎單走踰城自歸軍吏，請誅之，司馬昭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當戮，然鴦、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鴦、虎，使將數百騎馳巡城呼語城內云，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鴦、虎爲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城內喜且擾，又日飢困，誕、咨等智力窮，昭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門出，昭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爲列，不降，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于盡，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陳而死，唐咨、王祚及諸裨將皆面縛降，吳兵萬衆，器仗軍實山積，（原注•傅子曰•宋建椎牛禱賽•終自焚滅•文欽日祠祭事天•斬于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爲明鑒也•）吳以誕子靚爲大司馬，吳亡，還晉，靚匿不出，武帝與靚有舊，靚姊又爲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之，靚逃于廁，帝逼出之，謂曰，不意今

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顏，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子恢仕晉，累遷尚書右僕射、散騎常侍，元帝時終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文欽字仲若，譙郡人也，父稷，建安中爲騎將，有勇力，欽少以材武見稱，魏諷反，欽坐與諷辭語相連，下獄，掠笞數百，當死，曹操以稷故，赦之，太和中爲五營校督，出爲牙門將，欽性剛暴無禮，所在驕慠陵上，不奉法，輒見奏遣，後曹爽復以爲淮南牙門將，轉廬江太守、鷹揚將軍，王淩奏欽貪殘，不宜撫邊，請免官治罪，由是徵還，曹爽以其鄉里，不治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將軍，貴寵踰前，欽以故益驕，爽誅，進欽前將軍以安之，後代諸葛誕爲揚州刺史，自爽之誅，欽常內懼，與諸葛誕相惡，故弗與謀，會誕去，毌丘儉至，乃陰共結謀，及敗走，晝夜間行，追者不及，遂詣孫峻降，奉表于吳曰，稟命不幸，常隸魏國，雨絕于天，雖側伏隅都，自知無路，司馬師滔天作逆，毒害二主，（原注•何焯校本曰•此表後人僞作•高貴鄉公之弑•昭爲也•何得預言二主乎•）辛癸高莽，惡不足喻，欽累世受魏恩，烏鳥之情，竊懷憤踊，在三之義，期于斃仆，故與毌丘儉、郭淮等俱舉義兵，當共討師，掃除凶孽，智慮淺薄，微節不騁，進無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俛仰，靡所自厝，冒緣古義，固有所歸，庶假天威，得展萬一，僵仆之日，亦所不恨，輒相率將歸命聖化，甑偷苟生，非辭所陳，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桑侯印綬，臨表惶惑，伏須罪誅，吳以欽爲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及在吳，貽雍州刺史郭淮書曰，大將

軍昭伯與太傅伯俱受顧命，登牀把臂，託付天下。此遠近所知，後以勢利，乃絕其親及其親黨，皆一時之俊，可爲痛心。公侯恃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時，想益毒痛。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舉兵，事不克捷，復受誅夷，害及楚王。太傅既亡，師繼承父業，肆其虐暴，放主弒后，殘毀忠良，包藏禍心，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欲以名義大故，忠憤內發，忘寢與食，無所吝顧。會毋丘子邦與父甯騰說公侯，要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須東問，彰響相應。聞問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恤妻孥之痛，即與毋丘侯東舉義兵三萬餘人，西趨雒陽，欲扶持王室，掃除姦逆。企踵西望，不得聲聞，夫當仁不讓，況救君之難，度道遠艱，故不果期要爾。然同州共濟，安危勢均，鵲痛已受，非言飾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共事曹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皆所知見。然在朝之士，貪利偷生，烈士所恥。公侯所幾，賈豎所不忍爲。況當塗之士邪。軍屯住項，僕以閏月十六日別進兵就樂嘉城討師，師之徒衆，尋時崩潰，其所斬截，不復當原。但當長驅，徑至京邑，而流言先至，毋丘不復詳之，更謂僕爲誤（臣案：此當見魏志，毋丘倫傳注，僕字作小人。）偏軍使爾瓦解，毋丘遂走，追尋釋解，無所及。遂項復遇王基等十二軍，追尋毋丘，進兵討之，即時克破，所向全勝，而（臣案：志注作要。）郡後無繼，孤軍梁昌，進退失所。遂據壽春，壽春復走，狼狽闖關，無復他計。惟當歸命大吳，借兵乞食，繼越伍員，爾不若是（臣案：志注作不若。）僕誠：如何快心復君之仇，永使曹氏得享血食，此亦大國之所佑念也。想公侯不使程嬰杵臼擅名于前代，而使大魏獨無廉揚之士與。今大吳敦崇大義，深見愍悼，然僕於國大分遲接，遂同一勢，欲供與（臣案：志注與伯舉項一分字。）分中國，不顧偏取以爲己有。公侯必欲共忍帥智，懷宜廣大，勢恐秦川之卒不可孤舉。今者之計，宜屈己伸人，託命歸漢，東西俱舉，乃可克定。師黨爾深思鄙言，若愚計可從，宜使漢軍克制期要，使六合校考，與期召同封，以託付兒孫。此亦非小事也。大丈夫事處其落落，是以遠呈忠心，時望嘉應。時淮已卒，欽未知也。孫峻待之甚厚，欽在他國，仍不能屈節下人。自呂據、朱異等諸大將皆忌疾之，惟峻常爲保佑，爲一名俶，誕誅。司馬昭聽蔣收，斂欽喪，給牛車葬蒲墓，後破涼州虜，名聞天下。太康中爲東夷校尉，假節當之官，入辭武帝，帝見而惡之，託以他事免官。東安公孫欲殺，誅楊駿，謀欲謀逆，遂夷三族。唐咨本利城人，黃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質，推咨爲主，曹丕遣諸軍討破之，咨走入海，遂亡之吳，官至左將軍，封侯，持節。誕既誅，咨亦就禽，拜咨安遠將軍。

識曰：王凌之欲廢僭，立宗子，澄汰王室，大臣之節也。識者謂凌于齊王君臣分定，并儉誕等爲淮南三叛（原注：胡智鄉論也。）此晉之臣子尊晉之志也。凌欲廢而誅之，師遂廢之，昭又殺之，而無爲誅之，則凌爲所廢而非叛也。儉誕繼起，舉兵致討，閑雒中輝代之語，投袂致死，有古義士之風。夫豈叛乎哉。誕之得士，至麾下數百人拱手待斬以盡，不爲司馬氏屈，義烈挺然，未之前聞也。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下

列傳第六十七下

死國

吳

留贊子平　呂據　朱異　張悌孫震　沈瑩

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也。少爲郡吏，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壯烈，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歎，因呼諸親近謂曰：今天下擾亂，英豪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蹙在閭巷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伸，幾復見用，死則已矣，戮戚皆難之。有間，贊乃以刀自割其筋，流血滂沱，悶絕良久，家人驚怖，遂引伸其足，創愈，良行如故，凌統聞之，稍遷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進規諫，好直言。孫權憚之，諸葛恪攻東興，贊爲前部，合戰先陷，陳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出淮南，授贊節，拜左護軍，未至壽春，道路病發，峻令贊將車重先還，魏將蔣班以步騎四千追贊，贊病困不能整陣，知必敗，乃解曲蓋印綬付弟子以歸曰：吾自爲將，破敵寧族，未嘗負敗，今病困兵羸，衆寡不敵，汝速去，俱死無益

於闔.適所以快敵爾.弟子不肯受.拔刀欲斫之.乃去.初贊爲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敗.歎曰.吾戰有常術.今病困若此.命也.遂被害.時年七十三.二子.路平.路爲大將.有父風.平累遷左將軍.孫皓之遊華里.平與右丞相萬彧.右大司馬丁奉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皓頗聞之.以彧等舊臣.隱忍不發.鳳凰元年冬.皓因會.以毒酒飲彧.傳酒人私減之.又飲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彧懼自殺.皓徙其子弟于廬陵.平憂懣月餘.亦卒.

呂據字世議.大司馬範之子也.以父任爲郎.後範寢疾.拜副軍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異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閑右部督.遷越騎校尉.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據爲太子右部督.太子立.拜右將軍.魏軍出東興.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據爲驃騎將軍.平西宮事.五鳳二年.假節.與峻等襲壽春.還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太平元年.帥師侵魏.未及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綝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綝.綝聞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據.又遣從兄憲以都下兵逆據于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恥爲叛臣.遂自殺.夷三族.

朱異字季文.前將軍桓之子也.張悌子純與張儼及異俱以童子有儁才.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飢渴甚矣.夫驥𩦅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

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據大歡悅.尤奇賞異.以父任爲郎.後拜騎都尉.代桓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爲邊寇害.異乃身率其部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朱據曰.本知季文膽 原注.膽.丁敢反.蓬案.膽今本作膽.毛本及通志俱作膽.與此合. 定.見之復過所聞.十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表呈欽書.因陳其僞.不可便迎.權詔曰.方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爾.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遣胡遵.諸葛誕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橋.壞之.大破魏軍.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城既不拔.異等皆言宜速還.恪以書曉異.異投書於地曰.不用我計.而用傒子言. 蓬案.陳志吳注作傒子言. 恪大怒.立奪其兵.遂廢.還建業.太平二年.假節爲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孫綝要異相見.將往.陸抗止之.異曰.子通家人爾.當何所疑乎.遂往.綝使力士於坐上取之.異曰.我吳國忠臣.有何罪乎.乃拉殺之.

張悌字巨先.襄陽人也.少有名理.以風節自負.孫休時爲屯騎校尉.魏大舉寇漢.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

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況彼之爭乎. 蓬案.事字志注作爭地. 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仗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繫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馳驅.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爲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政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能若是乎.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姦計定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敝.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強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爲不可哉.昔楚劍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 原注.史記秦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左氏傳.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 彼之得志.固我之大患也.吳人笑其言.而魏果并漢.孫皓末年.以悌爲丞相.晉人大舉來伐.所嚮克捷.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戰.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畜衆力.待來與之一戰.若幸一勝.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必.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衆心駭懼.不可復整.今渡江決戰.若其喪敗.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士衆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率衆濟江逆戰.

圍王渾部將張喬于楊荷.喬閉柵請降.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彊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敵.故僞降以緩我爾.若舍之.必爲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與揚州刺史周浚結陳相對.瑩率丹陽銳卒刀楯五千三衝晉兵.不動.瑩引退.其衆亂.晉將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師遂潰.張喬自後擊之.大敗吳師于版橋.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天下存亡. 蓬案.天下上志注有且夫二字.疑衍. 自有大數.豈卿一人所支. 蓬案.支陳志作知.與此合. 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泣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國.復何遁邪.靚再三牽之不動.乃流涕去.行百餘步.顧之.已爲晉軍所殺.孫震.沈瑩等皆死.吳人大震. 蓬案.孫峻傳.注引襄陽記.敍此事無孫震二字.此傳用襄陽記.而末云孫震沈瑩等皆死.皆據干寶晉紀.而偶遺其上文之斬孫震一句耳.

議曰.留贊驍猛壯烈.萬人敵也.其割刃信足.與雲長之刮骨何以異哉.心有主而不動.視疾痛死生若無與於己者.壯士之勇也.況復得其死哉.平與彧奉謀社稷爲重.有大臣之節矣.呂據朱異傑出將門.仗鉞征鎮.盡固當權.克隆國棟.不幸而爲賊臣枉害.若據之討賊不克.不爲叛臣.慨然自裁.志烈盛矣.昔紂虐其臣.萬不離心.至於倒戈.流血漂杵.而尊武王.誅紂.孫皓之虐浮于紂.而張悌諸人不以爲仇.至嚴君臣之義.揮刃赴敵.昇之一死.嗚呼仁哉.觀悌之勉諸將.謂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至于謝諸葛靚.靚再三牽之

不動。貞心義節。雖與日月爭光。金石爭堅可也。

贊曰。名義國閑。命輕道重。白刃何有。丹心弗動。壯哉諸臣。談笑就死。大節巋天。烈聞不已。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一上

列傳第六十八上

死虜

魏

邊讓　周不疑　楊修　丁儀弟廙　崔琰從弟林　毛玠　楊俊　魏諷　鄭小同

謹案。邊讓周不疑傳闕。

楊修字德祖。太尉彪之子也。博學有俊才。機辯穎悟。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曹操爲丞相。署倉曹屬主簿。時軍國多務。修總知內外。酬置如流。無不稱當。自太子丕以下。並結交好。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委意（謹案。志注作來意。文選引典略作委意。）投修。與修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迹于北魏。足下高視于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捷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謹案。志注作飛翰。）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猶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

價贊其文。夫鐘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長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作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毀三王。皆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聽。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輶軒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更。成一家之言。雖未能繼之于名山。將以傳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思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修答曰。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顯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謹案。自興文運命。陳志注作自。）周章于省覽。何愧斐於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聞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響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於此乎。又蓋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于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麟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愧其觀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顯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錯口市人。攜手者。聖賢卓拳。固所以殊絕凡庸也。（廣注。史記。呂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傳布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桓子新論。淮南王聘天下辯士以著鴻烈。書成。告布之都市。懸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增易者。乃其功約點。雖具而書微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爾家子輿。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著名竹帛。此自雅業所當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竊受所惠。竊懷慚愧。謝歌而已。敢忘惠施以悉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操平漢中。欲遂攻昭烈。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雖軍不知進止。操出教。惟曰雖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是回師。初邯鄲淳作孝女曹娥碑。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謂修曰。勿言。待吾思之。行三十里。令修言其義。修曰。黃絹色

林、絕字。幼婦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好字。齏臼受辛、辭字。操曰。一如吾意。有智無智校三十里。操甚忌修。於是稽前後事深銜修。及操欲立世子。修與丁儀丁廙稱臨菑侯植之才。勸操立之。崔琰賈詡等諫乃止。五官將丕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之謀。修以白操。操未及推驗。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簏載絹以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焉。其後植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關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敕門下教出隨所問答之。於是教裁出答已入。如是者三。操怪其捷。廉之知狀。操又以修袁術之甥。惡之。乃以修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收之。修臨死謂人曰。我固知死之晚。其意以為坐植也。修死百餘日而操卒。丕立。誅植而殺其黨丁儀丁廙。使操不殺修。丕亦殺之矣。修所著賦、頌、碑、贊、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修子囂。囂子準。皆知名晉世。原注：劉攽曰：案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載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曰修家子雲。又似與赤泉族亦是楊氏。不知文士嘲如此云。其亦實然耶。今書中華陰之族從木從才相半。未知所從。學者辨之。

丁儀字正禮。沛國人也。父沖宿與曹操親善。從車駕東遷。與曹操書曰。足下常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時張楊適還河內。操得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沖為司隸校尉。與諸將飲酒醉。爛腸死。操嘗從沖聞其子儀為令士。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丕。丕曰。女子觀貌。而正禮目不正。女必不悅。不如與伏波子楙。操從之。尋辟儀為掾。與論議。嘉其才。曰。丁掾好士也。卽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邪。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尚公主。而與臨菑侯植親善。數稱其才。操既欲立植。而儀又贊之。逼大臣正議。遂已。及丕立。欲治儀罪。轉為右刺姦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尚叩頭求哀。尚為流涕而不能救。後因事收付獄殺之。弟廙字敬禮。有才學。初辟公府。建安中為黃門侍郎。廙嘗從容謂操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特達。博學淵識。文章絕倫。天下賢士君子皆願從遊而為之死。實天所以鍾福于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以勸勵操。操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為嗣。何如。廙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相知非一事一物。相親非一旦一夕也。況明公加之聖哲。發命吐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于萬世者也。廙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操深納之。及丕立。幷其男女皆殺之。

謹案。目錄此下有崔琰傳。今闕。止存許攸婁圭二篇。

許攸字子遠。少與袁紹及曹操善。初平中隨紹在冀州。嘗為謀議。官渡之役。諫紹勿與操相攻。紹自以彊盛。必欲極其兵勢。又厭獻計策。不用。俄而其家犯法。欲收攸。攸乃亡詣操。進計攻紹。紹破走。及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勳伐。時與操相戲。每在席不自限齊。至呼操小字曰。某甲。卿非我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出行。從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也。有人白者。遂收殺之。婁圭字子伯。少與曹操有舊。圭有大志。常歎曰。男兒居世。會當得數萬兵千匹騎著後耳。儕輩笑之。後

坐藏亡命。被繫當死。踰獄出。捕者追之。圭乃變服如助捕者。吏不能覺。得免。會義兵起。圭亦會衆於荊州北界。與劉表相依。後歸操。操以為大將。不典兵。與議軍國大計。劉表卒。操向荊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操。諸將皆疑詐。操以問圭。圭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以為然。遂進兵入荊州。甚被寵秩。家累千金。操曰。婁子伯富樂于孤。但勢不如孤耳。從破馬超等。圭功為多。操歎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後操從諸子出遊。圭與南郡習授同載。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耶。圭曰。居世間。當自為之。而徒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為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荊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案：魏志作往魯陽。與此合。曹操臨兗州。辟為治中從事。玠語操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袁紹劉表雖士民衆彊。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操為司空丞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于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操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曹丕為五官將。自詣玠。屬所親。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幷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為上。東曹為次。宜省東曹。操知其情。令曰。日出于東。月盛于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操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憑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格。拔貞實。斥華僞。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守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貯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飧之潔。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潔於上。俗移乎下。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群僚會。玠起更衣。操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原注：按漢書周昌為人彊力敢直言。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口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崔琰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此也。操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于舂稾。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於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幷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按典謀急恆寒若。舒恆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為旱。玠之吐言。以為寬邪。以為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為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為相値不。衞人伐邢。師興而雨。

原注：左氏傳：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于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玢誠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玢之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爲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玢曰。臣聞蕭生飲藥。困於石顯。原注：漢書：宏恭、石顯。久典樞機。蕭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恭顯忤。于是恭顯之屬讒。下廷尉。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乃上書訟望之。恭顯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不悔過服罪。教子上書歸非于上。發執金吾車騎圍其第。望之欲飲鴆自殺。陳志作論生縱死。誤。故更飲鴆。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劍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妒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鄙執備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宜。屬臣以私。無勢不絕。譖臣以冤。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爲法所禁。法禁於利。勢能害之。青蠅橫生。爲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政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原注：左氏傳：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匄聽之。瑕禽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察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驅之嬪。賜劍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植階和洽進言救玢。玢遂免黜。卒于家。原注：孫盛曰。魏武于是失政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錯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譖訴。可以允釐四海。惟清緝熙者也。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玢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操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謹案。目錄此下有楊俊傳。今闕。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孫也。宣後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祖丹。官至少府侍中。父信。寬厚愛人。沈毅有志節。靈帝時爲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得千餘人。還到成皋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知卓必爲亂。勸袁紹襲卓。紹畏卓不敢發。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兵二萬、騎七百、輜重五千餘乘。是歲曹操亦起兵於己吾。信與弟韜以兵應操。操與袁紹表信行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紹衆最盛。豪傑多向之。信獨謂操曰。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啓。遂深自結納。操亦親異焉。汴水之敗。信被創。韜在陣戰亡。紹劫奪韓馥位。遂據冀州。信言于操曰。姦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嚮應者。義也。今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構難。又何能濟。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操爲東郡太守。表信爲濟北相。會黃巾大衆入州界。兗州刺史劉岱欲與戰。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鬭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惟以鈔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操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于壽張。先與信出行戰地。而卒與賊遇。信殊死戰。以救操。操得潰圍出。信遂戰沒。時年四十一。信雖遭亂起兵。家本儒素。治身至儉。而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操購求其喪。不得。乃刻木如信狀。祭而哭焉。二子劭、勛。勛清白有高節。劭有父風。建安十七年操追錄信功。表封勛兄劭新都亭侯也。原注：魏書：劭有父風。太祖嘉之。

節。加拜騎都尉。使持。劭薨。子融嗣。辟勛丞相掾。原注：魏書：勛清白有高節。知名于世。二十二年。立子丕爲太子。以勛爲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爲魏郡西部都尉。丕郭夫人弟爲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操時在譙。丕留鄴。數手書爲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丕固不悅。及此。恚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敕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操卒。丕立。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丕篡代。勛每陳今之所急。惟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爲後。丕將出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惟陛下察焉。丕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于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況獵暴華蓋于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魚于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務。愚臣所不願。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于遄臺。曄之謂也。原注：左氏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丕怒作色。罷還。即出勛爲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懿。並舉勛爲宮正。宮正即御史中丞也。丕不得已而用之。百僚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丕欲伐吳。羣臣大議。勛面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切以爲不可。丕益忿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丕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軍還許昌。曜有罪。勛奏絀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丕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羣、侍中辛毗、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表勛父信有功于太祖。求請勛罪。丕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丕亦卒。莫不爲勛歎恨。

謹案。此卷鮑勛以上諸人議俱闕。

鄭小同。漢大司農元之孫也。父益恩。北海太守孔融舉孝廉。黃巾圍融。死之。小同其遺腹子也。丁卯日生。而元以丁卯歲生。有文在其手曰元。謹案：續漢書鄭元傳云：元以其手文似己。故名曰小同。取春秋子同生之義也。原注：左氏傳桓公六年：子同生。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及長。整傳元學。爲鉅儒。教授鄉里。曹丕徵爲郎中。稱疾不起。曹叡立。太尉華歆表曰。臣聞勵俗宣化。莫先於表善。班祿序爵。莫美于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允。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原注：左氏傳：楚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

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故命曰生。醫術，穆丘江公受穀梁傳及古文論語，申公，魯子玉孫為博士，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傳，聽江公孫為博士。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元，當時之學名冠海夏，為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元適孫小同以為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器量，迹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尚時所宜式彼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以聞。於是徵為侍中，賜尉關內侯，甘露中，曹髦行養老禮，詔以王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後以事詣司馬昭，昭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謂小同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勿見也。昭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鴆殺之。

贊曰：小同以碩儒重德，若介然知止，則果同夫祖矣。方盜憎主人，乃珥貂佩劍，備顧問，管喉舌，位通侯，爵然為國老，觸忤險機，不得其死。嵇康成之，雍容進退，不汚袁盎，卒全其高，而考其終，則大不同矣。初曹操殺呂伯奢家八人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及昭之害小同，乃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陰賊狠忍，知有一我，不復有天地人物。賤臣篡子，用心皆出一律。其亦不仁甚矣。唐陸贄乃曰：無我負人，寧人負我，克己自反，休休有容。昌黎馬為顏閔，特一念反覆之間焉。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大哉曾子之言。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一下

列傳第六十八下

死虐

吳

高岱　于吉　盛憲　沈友　張休　吾粲　朱據　王蕃　樓元　賀邵子祺　韋曜　華覈

邵疇　張尚

高岱字孔文，吳郡人也。性聰達，輕財貴義，類英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者，皆一世之傑。太守盛憲以為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欲害憲。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于陶謙。謙未即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讓感其忠壯，許為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讓書還，而貢已因其母吳人皆危懼，謂往必見害。岱曰：在君則為君，且母在牢獄，義當必往。若得見，事自當解。遂詣貢通書，貢即與相見。岱才辭敏捷，屈為陳說，貢遂出其母。岱語友人張允、沈瞻（原注：育長。）令豫具船，謂貢必悔，當復來追，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果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船便殺之。已過江則止。其人與岱結道，遂免。乃隱于餘姚，孫策定會稽，使會稽丞陸昭逆之，策虛己候焉。聞其善左氏春秋，欲從講讀，或謂策曰：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素無文學，若與論傳

而云不知者，則某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為人惡勝己者，若問當官不知乃合意爾，如遂辯識，則必危殆。岱以為然，及與論傳，輒云不知。策果怒，以為輕己，乃囚之。其親友及州人皆露坐為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惡其得衆，遂殺之。時年三十餘。

謹案：目錄此下有于吉傳，今闕。

盛憲字孝章，會稽人也。品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吳郡太守。許貢代之，因還會稽。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未及害憲而卒。孫權統業，尤惡憲，初憲與少府孔融善，融聞其不免，乃與曹操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變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原注：公羊傳：郳亡執亡之。董秋滅也。曷為不言董秋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滅亡者，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縶，命不期於旦夕，吾組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宏矣。今之少年，善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騎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原注：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于是涓使者，齎千金之資，將市千里馬。未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者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骨以歸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死馬，何故捐金市死馬乎？涓曰：死馬尚市之，況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于是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焉。）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孫玉無歷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實者之有足乎。（原注：韓詩外傳：孟嘗君謂平公曰：璞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君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難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衆不悉。由是徵為騎都尉，制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沈友字子正，吳郡人也。年十一，華歆行覽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遂巡卻曰：君子講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崩壞，先生衡命，將以宏闡教化，救齊風俗，而輕脫威儀，貽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慙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無不貫綜，善屬文，仍喜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給所至，人皆默然。莫與為對，咸稱其筆舌刀為三妙。（原注：廣州志：辯于口，時稱其筆舌與刀三者皆妙，過絕于人。）權以禮聘之，既至，論王霸之略，當時之務，因陳宜并取荊州，權納之。正色危言，風采峻厲，大迕庸臣，遂徑以謀反，權亦忌其英邁，謂終不為己用。（原注：蘇州志：正色立朝，為庸臣所憎，權亦疑其不為己用，害之。）一日大會羣僚，友有所是非，權令人扶出，謂曰：人言卿反，友知不免，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遂殺之，年二十九。

張休字叔嗣，輔吳將軍昭次子也。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為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休為人解達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條章，登甚敬之。從中庶子轉為右弼都尉，權嘗遊獵，迫暮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

書之以示昭。及登卒後。爲侍中。拜羽林都督。平三典軍事。遷揚武將軍。爲魯王霸友黨所譖。與顧譚承俱以芍陂論功事。休承與典軍陳恂通情。詐增其伐。並徙交州。中書令孫宏佞僞險詖。〔原注：吳錄：宏，會稽人。〕休素所忿。宏因是譖訴。下詔賜休死。時年四十一。

謹案。目錄此下有吾粲朱據傳。今闕。

議曰。策嗣業江表。民未見德。而惟戮是聞。謂吉惑衆。則猶有辭。仍何爲哉。斃于貢客。而鑑中見吉鬼。誅之也。孫權有偏霸之略。然馭之術。惜乎無君人之度也。張昭爾命遊老。至使士門終于散地。虞翻以觸忤指。陸績以直道黜。終身不復。客死南徼。盛憲沈友。一時名流。猜阻不釋。而竟誅之。張休、吾粲、朱據、皆以忠誅。徵于讒慝。獲罪隕身。睚眦險狠。無以異操。士生茲時。不能高飛遠舉。而蹈其禍。何不幸歟。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爲尙書郎。去官。孫休即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爲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淸之。遣使至蜀。蜀人稱焉。還爲夏口監軍。孫皓立。復入爲常侍。與萬彧同官。彧與皓有舊。俗士挾侵。謂蕃自輕。〔謹案。俗士二句通志作挾主自尊。蔑蕃輕己。語較明晰。〕又中書丞陳聲。皓之嬖臣。數譖毀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時或迕意。積以見責。甘露二年。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皓疑而不悅。轝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衞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請。不能得。皓出登來山。使親近將擲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首皆碎壞。〔原注：江表傳：皓用巫史之言。謂建業宮不利。乃西巡武昌。仍有遷都之意。恐羣臣不從。乃大請會賜。將吏問蕃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其義云何。蕃思惟未答。即於殿上斬蕃。出登來山。使親近將跳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頭皆碎壞。欲以示威。使衆不敢犯也。此與本傳不同。吳錄：皓每於會因酒酣。輒令侍臣嘲謔公卿。以爲笑樂。萬彧既爲左丞相。蕃嘲彧曰。鼎湛于淵。出水爲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彧出自溪谷。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彧曰。唐虞之朝。無濫舉之才。遣爰之門。無散墜之賞。蕃上歸明聖。下訕棘幹。亦何傷於日月。適見其不知量耳。殺之曰。桉本傳云丁忠使晉還。皓爲大會。于日中殺蕃。檢忠使晉還在甘露二年之春。蕃時尚未爲丞相。至秋乃爲相耳。吳錄所言爲舉。五不同。〕

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黃中通理。知天知物。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昔事景皇。納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爲異倫。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時年三十九。皓徙蕃家屬廣州。二弟著、延。皆佳士。郭馬起事。不爲馬用。見害。

謹案。目錄此下有樓元、賀邵、韋曜傳。今闕。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爲上虞尉典農都尉。以文學入爲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爲魏所幷。覈詣宮門發表曰。閒聞賊衆蟻聚西境。西境艱險。〔謹案。今本作保險。〕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衞爲狄所滅。而桓公存之。〔原注：左氏傳：狄人伐衞。衞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衞師敗績。遂滅衞。宋桓公逆諸河。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衞于楚丘。邢遷如歸。衞國忘亡。〕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土。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沖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孫皓即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皓更營新宮。制度宏廣。飾以金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覈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

安。無窮之基也。至于賈誼。獨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爲長歎息者六。乃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傅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彊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爲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前主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脣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阯九眞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虜窺窬。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于往年。鈔盜無日。今胸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爲饑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怪消殷興。熒惑守心。宋以爲災。景公下從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修德于身。而感異類。言發于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鑒祇。仰慚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於他餘錙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爲。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既覿。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鍾所鍾。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揚市土地。與宮相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住。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殃。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則日月滋慢。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彊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彊大而

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植。聞者大水沈沒。其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吏怖期。上方蒲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業務。士民妻孥崩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樓護昧犯天威。乞垂哀省。書奏。皓不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駁上疏辭讓。皓答曰。得表以東觀儲林之府。當講校文義。處定疑難。漢時嘗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舉。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敎詩書者也。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揚、班、張、蔡之儔。何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修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時倉廩無儲。世俗澀侈。駁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聚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興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蠶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實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于民者二。民之所望于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己勞也。求其爲己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以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爲疎。志作滋味。者曰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勸麻桑。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儲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于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益牢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績織。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醜惡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蔽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以定。四方無虞。猶以彫文之妨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皓以駁年老。敕令草表。駁不敢。又敕作草文。停立待之。駁爲文曰。吾駁小臣。草芥凡庸。遭聲值聖。受恩特隆。超從朽壤。蟬蛻朝中。照光紫闥。膏瑾是憑。毫挹清露。沐浴凱風。效無絲毫。負闕山崇。涉潤含垢。恩貸累重。穢質被榮。局命得融。欲報罔極。委之皇穹。聖恩雨注。哀棄其尤。銀命草對。潤被下愚。不敢違敕。惟速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留。

駁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天册元年。以微譴免。數歲卒。駁所論事章疏。咸傳于世。

邵疇字溫伯。會稽人也。敦尚氣節。不爲詭隨。太守郭誕辟爲功曹。鳳皇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當當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誕書。非論國政。誕白熙書。不白妖言。下郡收誕。誕惶恐。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己。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甚。疇盧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聞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踰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喋喋之語。本非卑質。雖家誦人詠。不足有累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嫉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忘。恐心勃勃。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爲愆。實由于疇。誼不敢逃死。歸罪有司。惟乞天鑒。特垂清察。吏收疇爽。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疇死時年四十。皓嘉疇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癸熙初以侯幸於皓爲中書郎。謂宛陵令賀惠。惠邵弟也。遣使者徐粲訊治。熙又謂粲顧龍不即決斷。皓遣使就宛陵斬粲。收惠付獄。會赦得免。張尚、紘之孫。元之子也。有俊才。孫皓時爲侍郎。以辯捷見知。拔爲侍中中書令。皓嘗問蔣云。汎彼柏舟。惟柏中舟乎。尚對曰。詩言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烏之大者惟鵠。小者惟雀乎。尚對曰。大者有黍鵠。小者有鷦鷯。皓性忌勝己。而尚談論每出其表。深以致恨。皓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收使學之。後侍宴之次。說琴之精妙。尚因言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原注。韓子。衛靈公將之晉。舍于濮水之上。夜半聞鼓琴聲。師涓授琴寫之。去之晉。見晉平公。平公置酒于施夷之臺。酒酣。坐師曠旁。授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不可聽。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者必以投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延曰。君德薄。不可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于郭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爲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治兵大合鬼神。今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精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有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皆意尚以喻己。不悅。後又問孤飲酒可以方誰。尚對曰。陛下有百觚之量。皆云。尚知孔丘之不王。而以孤方之。因發怒收尚。積前後語言。皆追以爲誥。尚書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尚罪。得減死。送建安作船。尋遣人就誅之。

議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宏博多通。樓元淸白節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淸要。章曜篤學好古。博覽羣籍。有記述之才。胡沖以爲元邵蕃一時淸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元宜在先。邵當次之。華駿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陳壽曰。予觀駿數獻良規。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蓋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彊死其理。得免爲幸爾。

贊曰。叔世暴君。嘗殺崇忍。英賢不幸。遭此凶閔。戾氣孔僾。魏初吳季。式觀坤維。仁矣漢祭。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二上

列傳第六十九上

技術

漢

華佗吳普 樊阿　薊子訓　左慈　甘始東郭延年 封君達　王真　郝孟節　李意其　周纂張楷　杜瓊何宗

古者數以衍道。後世爲技爲術。而不本于道。故大方不完。入於小數。遂爲異端之私也。河出圖。宓犧畫之爲易。洛出書。大禹敘之爲範。原注。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圖之數也。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孔安國注曰。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敘。先儒謂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迎日推策。曆象日月星辰。原注。司馬貞索隱。封禪書曰。黃帝得寶鼎神策。下云。于是推策迎日。則神策者神蓍也。黃帝得蓍以推算曆數。于是逆知節氣日辰之未來。故曰推策迎日也。書堯典。乃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皆所以遇道。不以爲技也。周官馮相氏掌歲月日時。原注。周禮春官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保章氏掌天星。原注。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也。眡祲掌十煇。原注。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太卜掌三兆。原注。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

百。龜人掌六龜。原注。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簭人辨九簭。原注。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占夢占六夢。原注。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又如食疾瘍之醫。原注。食醫。疾醫。皆天官屬。皆有工職守以事上。雖以爲技。亦未離乎道也。故不敢迂怪以爲欺。神異以爲誣。挾弄以爲姦。一有不經左道。則不免王法之誅。戰國之際。國程侯度壞亂墮廢。莫不踰繩破檢。譸張爲幻。於是星公歷史。卜相醫巫。揮擢揣摩。雜錯機構。巧法奇中。驚眩一世。及秦始皇盜剟先王經制。狡詭險譎之徒。以術自雄。爲方士神仙之說。自以爲游乎方之外。出蒐神仙。接乎天帝。抽金繩。檢玉策。匿秘記於寶府。識神經於瑤室。有長生之方。不死之藥。荒唐誕妄。不可紀極。而技亦爲術矣。原注。史記封禪書。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漢興。於是有天文。原注。漢書藝文志。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王。此所以兩有患也。有陰陽。原注。漢書。九流有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有曆譜。原注。曆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曆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有五行。原注。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曆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浸以相亂。有蓍龜。原注。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于蓍龜。有數術。原注。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有雜占。原注。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衆占非一也。有形法。原注。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有醫經。原注。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有方技。原注。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有神仙。原注。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有讖緯。原注。圖讖及七緯讖緯也。奇邪小技。又有風角。原注。後漢書方術傳注。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遁甲。原注。七志有遁甲經。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太乙九宮。原注。乾鑿度曰。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注云。太乙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乙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乙之宮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於離宮也。六日七分。原注。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元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爲一日之七十者。一卦六日七分也。日者。原注。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逢占。原注。逢人所問而占之也。射覆。原注。于覆器之下而置諸物。令闇射之。挺專。原注。挺。大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專。王逸注曰。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須臾。原注。須臾。陰陽吉凶立成之法也。七志有武王須臾一卷。孤虛。原注。前漢書藝文志。風后孤虛二十卷。孤虛者。大甲之孤虛。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爲孤。對爲虛。魁罡之屬。原注。天罡。陰陽家謂戌爲魁。辰爲天罡。神煞河魁。不可殫紀。拘礙泥窒。偏駮氓亂。反害乎道。至於逆知前儆。教人爲亂。賁之爲盜。誤國殺天下。喪身覆族。而不悔者。皆是也。鴻儒碩士。亦往往爲所誤。如董仲舒之下吏。原注。仲舒爲江都相。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也。夏侯勝之囚繫。原注。勝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王怒。謂勝爲妖言。縛以屬吏。眭孟京房

之誅戮，原注：睦宏字孟。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自立，皇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孟以爲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孟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祆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京房事見前注。李尋之流放，原注：李尋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大司馬王根薦尋待詔黃門，每有災異，輒問尋。哀帝久疾，尋所薦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上疾自若。謂以良等謀欲不道，皆伏誅。尋減死一等，徙敦煌郡。郎顗之賊殺，原注：續漢書：郎顗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公車累徵，辭疾，上疏陳災異，後復徵不行，爲同縣孫禮所殺。張衡、襄楷特幸而免。原注：張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曆算。公車徵爲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後復造候風地動儀。世傳稱之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永和初爲河間相，三年徵拜尚書，卒。讖不書。後上書，說尙書潤狀。尙書承旨奏楷假借星宿，造合私意，誣上罔事，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恆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靈帝即位，與荀爽、鄭元俱以博士徵，不至，卒于家。襄楷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楷詣闕上書。嗚呼，數以術道，其弊至於殺天下後世，爲若不爲之愈乎。凡非六經所載，仲尼之門所不道者，皆不可以爲學也。技術爲秦漢以來亂本，而前史屢書特書，故推本所自以爲戒，亦著于篇。

謹案，華佗傳文闕，止存讚。

讚曰，醫家切於寄生，故爲上技。自神農味百穀，辨草木飛走之屬，別金石之性，使人用萬物，而後黃帝岐伯論著方書，爲萬世生生之具，聖人之事也。至戰國之際，秦聞諸書始出，故其文不類，其義則精奧深切，非聖人莫能爲之。其論氣數之際，殆與六經相表裏，特心傳口授，至戰國先秦錄之於書耳。以醫名家見於載籍者，自扁鵲、秦和、倉公而下，祇有華佗。其砭焫方藥，至於割腹滌腸，固爲絕技，若夫導引之術，假五禽以爲戲，則古之節宜其氣，勿使壅底之道，不針不藥，致之太和，尤其妙者，可謂良醫矣，而爲操所滅，惜哉。

謹案，此下有薊子訓、左慈傳，今闕。

甘始、東郭延年、原注：漢武內傳曰：延年字公游。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爲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原注：曹植辯道論曰：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劈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努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煮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沉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可試否？言是藥去此踰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欒大之徒也。君達號青牛師。原注：漢武帝內傳曰：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師。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聞魯女生得五岳圖，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并告節度，二百餘歲，乃入玄丘山去。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王真、原注：後漢書注云：字叔經，上黨人。年且百歲，視之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周流五嶽名山，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嗽舌下泉咽之，不絕房室。原注：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郝孟節，上黨人，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爲人質謹，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

李意其，蜀人也。世傳見之漢文帝時。昭烈欲伐吳，遣人迎意其，到，敬禮之，問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紙筆，畫作兵馬器仗十數紙，已便一一以手裂壞之。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便徑去。昭烈恚，遂行，爲吳所敗，還，忿恥發病崩，乃知意其畫作兵仗而壞之，即兵敗也；大人而埋之，即昭烈崩意也。

讚曰，子訓諸人，皆誕異不經之術，所謂左道惑世亂衆者也。王法所必誅，而竟以術免，迂怪之士，靈神矣。人之受命，脩短有數，故堯不爲壽，顏不爲夭。必以智計超出能至數百年，則術可以逾數，力可以制命，人可以造天矣。不可以訓，孔子所以不語怪力亂神也。昔孝武晚年悔過，每對群臣自歎曰：鄉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此弱識其事，然後知其非，可以爲鑒也。

謹案，自錄此下有周羣傳，今闕。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任安，精究安術。劉璋時辟爲從事。昭烈領益州牧，以瓊爲議曹從事。後帝即位，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爲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褘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爲帝，後皆免爲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昭烈諱備，其訓具也；末帝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于穆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黃皓弄權于內，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漢既亡，咸以周言爲驗。周曰：此雖己所推尋，然其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何宗字彥英，蜀郡郫人也。事廣漢任安，精究安術，與杜瓊同師，而名問過之。劉璋時爲犍爲太守。昭烈定益州，領牧，辟爲從事祭酒。後援引圖讖，勸昭烈即尊號。踐阼之後，遷爲大鴻臚。建興中卒。子雙，字漢偶，滑稽談笑，有淳于兌、東方朔之風，爲雙柏長，早卒。

讚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動乎蓍龜，見乎四體。蓋醞于中，形于外，氣焰之所激發，朕兆之所著見，變日星，移物產，與魑魅，起謠讖，有不能辨者，智者觀之，廢興之由可知矣，未必指擬姓氏名字，啓覬覦而亂天下也。自僞莽盜漢，造作符命，姦人因之，遂爲讖記，以世祖之明德而亦惑之，眞蘊于是不純矣。桓靈之季，遂有當塗高代漢之訛，既誤袁氏，終成曹丕，譙周又衍杜瓊之言，爲備具禪授之論，方之仇

與成師。卒勸末帝舉國降魏。隳昭烈之業。而遺辱宗社。嗚呼。邪說之禍甚矣。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二中

列傳第六十九中

技術

魏

朱建平　周宣（馬鈞附）　管輅

謹案。朱建平傳闕。

周宣（謹案。魏志字孔和。樂安人也。）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曹丕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墜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丕曰。吾詐卿耳。宣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丕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冤死。是時丕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丕復問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耶。宣悵不對。丕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

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爾。時丕欲治弟植之罪。偪於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爲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足。宜戒愼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爾。何以皆驗耶。宣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眞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也。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芻狗爲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足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之敍夢。凡此類也。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焉。（謹案。目錄附馬鈞。今闕。）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幼聰敏。八九歲卽喜仰觀天文。父母禁之不可。曰。家雞野鵲（謹案。陳壽作野鵠。）猶尚知時。況於人乎。及長。又善周易、星數、風角、占相。無不精究。容貌麤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嘗曰。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務也。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原注。輅別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年雖小。然眼中喜視天文。常云。家雞野鵠。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鄰比兒共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耆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才。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己不讎。愛己不褒。每欲以德報怨。常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為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流。為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為琅邪即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於時黌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琅邪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聞輅一黌之儁。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者。若府君四坐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為易耶。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眾士互共攻劫。論難鋒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眾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器。聽其言論。正似司馬犢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之神童。）父爲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內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流涕服罪曰。誠有斯事。兄弟逆來三十載。如赧子。但願不及子孫爾。輅曰。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原注。輅別傳。利漕民郭恩字義博。有才學。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就義博讀易。數十日中。意便開發。言難踰師。於此分蓍下卦。用思精妙。占黌上諸生疾病死亡貧富喪衰。初無差錯。莫不驚怪。謂之神人也。又從義博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臥。語義博。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耳。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義博每聽輅語。未嘗不推几慷慨。[illegible]義博設主人。獨請輅。具告辛苦。自說兄弟三人俱得躄疾。[illegible]試相為作卦。知其所由。若有咎殃。天道[illegible]未許。為作卦。令日夕。因留宿。至中夜。[illegible]語義博曰。吾以此神之[illegible]既言其事。義博悲涕沾衣曰。[illegible]兄弟[illegible]三十餘載。[illegible]不及子孫。[illegible]水形無餘。[illegible]不及後也。不能[illegible]）廣平劉奉林婦病困。已買棺器。時正月也。使輅占之。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奉林謂必不然。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原注。輅別傳。鮑子春為列人令。有明思才理。與輅相見曰。聞君為劉奉林卜婦死亡。何其詳妙。試為論其意。輅論爻象之旨。說變化之義。若規圓矩方。無不合也。子春自言。吾少好讀易。又喜分蓍。可謂盲者欲視白黑。聾者欲聽清濁。苦而無功也。[illegible]也。）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去之也。又烏來入室中。與燕共鬬。燕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直

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爲怪。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燕鬬，直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患。原注：輅別傳：基與輅共論易，數日中，大以爲喜樂，謂輅曰：俱相聞卜，定共清論，君一時異才，當上竹帛也。輅爲基出卦，知其無咎，因謂基曰：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鴝；殷之階庭，非木所生。而野鳥一鴝，武丁爲高宗；桑穀暫生，太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爲吉祥？願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知神姦汙累天真也。時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北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腳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者主射胷腹，故心中縣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徙骸骨，家中皆愈。原注：輅別傳：王基即遣信都令遷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及徙骸骨，去城十里埋之，無復疾病。基曰：吾少好讀易，玩之已久，不謂神明之數，其妙如此。便從輅學易，推論天文。輅每開變化之象，演吉凶之兆，未嘗不纖微委曲，盡其精神。基曰：始聞君言，如何可得，終以昏亂，此自天授，非人力也。於是藏周易，絕思慮，不復學卜筮之事。輅乃太原，問輅：君往者爲王府君論怪云：老書佐爲蛇，老鈴下爲烏。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爲見于爻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胷心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或大爲小，或小爲大，固無優劣。夫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高之子，而鯀爲黃熊，意爲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爲黔喙之類也。況蛇者協辰巳之位，烏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爲蛇烏，不亦過乎！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爲害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徉，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輅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立至。頃之，經爲江夏太守。原注：輅別傳：經欲使輅卜而有疑難之言，輅笑而答之曰：君侯州里達人，何言之鄙！昔司馬季主有言：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仁義。伏羲作八卦，周文王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女娶妻或以生長。以此推之，蓋術道之明，聖賢不讓，況小人，敢以爲鄙。彥緯數小謝輅：前言戲之耳。於是輅爲作卦，其言皆驗。經每論輅，以爲得道之精，德和通幽者，非徒合會之才也。輅又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

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原注：輅別傳：義博從輅學鳥鳴之候，輅言：君雖好道，天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爲師也。輅爲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爲衆鳥之商，六甲爲時日之端，反覆譬喻，出入無窮。義博靜然沈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義博言：才不出位，遂于此止。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壻。原注：輅別傳：渤海劉長仁有辯才，初雖聞輅能曉鳥鳴，後每見難輅曰：夫生民之音曰言，鳥獸之聲曰鳴。故言者則有知之貴靈，鳴者則無知之賤名，何由以鳥鳴爲語，亂神明之所異也。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明非事也。輅答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沈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鷁退飛；伯姬將焚，鳥呼其災；四國未火，融風以發；赤鳥夾日，殃在荊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考之律呂，則音聲有本；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昔在伯益，以功受封；葛盧聽音，著在春秋。斯典籍之實，非聖賢之虛名也。商之將興，由一燕卵；文王受命，丹鳥銜書。此乃聖人之靈祥，周室之休祚，何賤之有乎？夫鳴鳥之聽，精在鶉火，妙在八神，自非斯倫，翳子跡之，於死生也。長仁言：君辭雖茂，華而不實，未之敢信。須臾有鳴鵲之驗，長仁乃服。輅至列人典農王宏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當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于申，斗建申，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爲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爲虎，虎爲大人，則父之候也。有雄雉飛來，登直內鈴柱頭，直大以不安，令輅作卦。輅曰：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至期直果爲渤海太守。原注：輅別傳：輅又曰：夫風以時動，爻以象應，時者神之驅使，象者時之形表，一時其道，不足爲難。王宏直亦大學問，有道術，皆不能精。問輅：風之推變，乃可爾乎？輅言：此但風之毛髮，何足爲異。若夫列宿不守，

衆神亂行，八風橫起，怒氣電飛，山崩石飛，樹木摧傾，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逃竄，兆民駭動。于是使梓慎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災異，刻期日，然後知神思遐幽，靈風可懼。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祖餞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蜂窠、鼅鼄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第三物觳觫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鼅鼄也。舉坐驚喜。原注：輅別傳：諸葛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之分，因輅餞之，大有高談之客，諸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原，又敘五帝三王受命之符。[illegible] 何患之有也。輅族兄孝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原注：輅別傳：輅又曰：厚味腊毒，天精幽夕，水爲棺槨，車爲喪車。流魂于海，骨歸於家，少許時當並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當此之時，輅之鄰里，外戶不閉，無相偷竊者。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爲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于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精九皋，輅宜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徽於是辟爲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徙部鉅鹿，遷治中別駕。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共載

至武城西，自卦吉凶，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貍，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貍共踞城側。兄弟並喜。正始九年舉秀才。原注：輅別傳：[illegible] 不足共清談者。十二月二十八日，吏部尚書何晏請輅，鄧颺在晏許。輅與晏談久之。颺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晏遂問易九事，輅辨析明暢。晏曰：君論此世無雙。原注：雙下有陰陽二字。晏謂輅曰：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否？又問：連夢青蠅數十來在鼻上，驅之不去。輅曰：夫飛鴞，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

哉。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夫鼻者艮。天中之山。（原注。裴松之曰。按相書謂鼻之所在爲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己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晏謝之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爲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君子矣。過歲更當相見。輅還邑舍。具以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耶。舅大怒。謂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氏乃服。謂輅曰。爾何以知何鄧之敗爲已有凶氣耶。輅曰。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血。（謹案。志注血作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爲鬼幽。故鬼躁者爲風所收。鬼幽者爲火所燒。二者皆非遐福之象。自然之符。不可蔽也。（原注。輅別傳。輅[illegible]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所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僞。華則道浮。僞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爲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月日。如言無蹉跌。毓大愕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當太平否。輅曰。方今四九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文明。何憂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曹爽等誅。乃覺寤云。（原注。輅別傳。[illegible]）

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嶽巖巖。有鳥朱身。羽翼元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汙染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祿。以光休寵。（原注。輅別傳。故郡將劉邠字令元。清和有思理。好易而不能精。與輅相見。意甚喜歡。自說注易向訖也。輅言今明府欲勞不世之神。經緯大道。誠實美之歎。然輅以爲注易之急。急于水火。[illegible]登時之驗。易之清濁。延于萬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後垂明也。自旦至今。聽採聖論。未有易之一分。易安可注也。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于西北。坤位于西南。夫乾坤者[illegible]）

（[illegible]）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強。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貍。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藉藉有十三種。先說雞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名之。惟以梳爲枇耳。季龍因與輅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生。以爲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感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曰。夫論難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理失則機謬。機謬則榮辱之主。若以參星爲虎。則谷風更爲寒霜之風。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爲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夫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感。（謹案。二數。志注作二氣。）故能運風。若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徵應以相感也。況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爲疑。季龍曰。夫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氣淺弱。所通者近。何能漂景雲而馳東風。輅曰。君不見陰陽燧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水。噓吸之間。煙景以集。苟精氣相感。懸象應乎二燧。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無有遠近。季龍曰。世有軍事。則雞雉先鳴。其道何由。復有他占。惟在雞雉而已。輅言。貴人有事。其應在天。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擾。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夫雞者兌之畜。金者兵之精。雉者離之鳥。獸者武之神。故太白揚輝則雞鳴。熒惑流行則雉驚。各感數而動。又兵之神道。布在六甲。六甲推移。其占無常。是以晉柩牛呴。果有西軍。鴻嘉石鼓。鳴則有兵。不專近在於雞雉也。季龍曰。魯昭公八年。有石言於晉師曠以爲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于理爲合不。輅曰。晉平奢泰。崇飾宮室。斬伐林木。殘破金石。民力既盡。怨及山澤。神痛人感。二精並作。金石同氣。則兌爲口舌之妖。動于靈石。傳曰。輕百姓。飾城郭。則金不從革。此之謂也。（原注。[illegible]）

輅隨軍西行。過毌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元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

備。法當滅族。不過二歲。其驗至矣。卒如其言。後得休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
是日暘燥。晝無形似。府丞及令在坐。咸謂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起。竟成快雨。于是倪盛修主
人禮。共爲懽樂。原注。輅別傳。清河相見。既刻雨期。倪猶未信。輅曰。夫造化之所以爲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十六日壬子直滿。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于卯辰。此必至之驗也。又天昨檄召[illegible]。宣布星符。剌下東井。[illegible]。殷殷雷聲。嘘吸[illegible]。谷風[illegible]。六合皆風雨[illegible]。品物流形。[illegible]。其應至矣。須臾。[illegible]。風雲並起。元氣四合。大雨河傾。倪調輅言。[illegible]。輅曰[illegible]

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吾自知有分直爾。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
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
治生人。如何。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
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爾。吾前後相當死者百人。略無錯
也。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原注。輅別傳。[illegible]

[illegible]

圖歲周旋。太康之初物故。具知其事。又云。輅卜諸要驗。三十得七八。短才。又年齒小。又多在田舍。故益不詳。辰仕宦至州主簿部從事。[illegible]

譏曰。建平之相。宣之占步。億則屢中。小數之雋也。至於公明通古相。合卜筮。衍象數。傳諸議。深造天人
之際。則技進於道矣。其勉何晏以元凱輔堯舜。周公相成王。視鄧颺爲死人。謂爲鬼幽鬼躁。則有儒者之
風。非直技術之士也。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二下

列傳第六十九下

技術

吳

吳範　劉惇　趙達皇象　陳訓　葛洪

譙案。吳範傳闕。

劉惇字正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遊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
處期。無不中者。輔以爲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建安中。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惇。惇曰。災在
丹陽。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到某日當得問。譙案。問 隋志作閩。是時邊鴻作亂。卒如惇言。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
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元稱以爲奇。惇亦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算
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或難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
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

倉卒乏酒，又無嘉殽，無以敍意，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橫之，乃言鄉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慚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算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惜其術，自闞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祕而不告，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滕他日齎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為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眞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壻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初權稱尊號，令達算作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曰，昔高祖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權大喜，後果如達言，達嘗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算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閒居無為，引算自校，乃歎曰，吾數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算言，向者謬誤爾，尙未也，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棺，無所得，法術絕焉。原注．孫盛曰．夫玄覽未然．逆鑒來事．雖裨竈梓慎其猶病諸．況術之下此者乎．吳史書達知東南當有王氣．故輕舉濟江．魏承漢緒．受命中畿．達不能豫覩兆萌．而流竄吳越．又不知吝術之鄙．見薄於時．安在其能逆覩天道．而審帝王之符瑞．昔聖王觀天地之文．以畫八卦之象．故亹亹成于蓍策．變化形乎六爻．是以三易雖殊．卦繇理一．安有迴轉一筭．可以鈎深測隱．意對逆占．而能遂知來物者乎．流俗好異．妄設神奇．不幸之中．仲尼所棄．是以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裴松之以為盛云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故紳宋之旨弗為縈懷也．其餘所識．尸皆蔡弗理．自中原隨亂．至于趙安數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康．皆百死之餘．耕．江左雖有兵革．不能如中國之甚也．及知趙達不算其安危．知禍有多少料不東南．以今其身乎．而竟不知魏氏將興．流播吳越．在京房之信．猶不能自免刑戮．況趙達但以疏術見禍．在悔齊之關乎．古之道術．蓋非一方．探賾之功．豈惟六爻．苟得其要．則可以易而知之矣．瑾案．目一轉．胡昆法．從之推算．窮其妙．以知幽測隱．何愧于古．而以神諍例之．謂達為妄．非篤論也．目錄兩英撰除．今闕．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也，好祕學，天文、算歷、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為奉禁都尉，使占候，皓政嚴酷，訓知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唐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靑蓋入雒，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靑蓋入雒，將有輿櫬銜璧之事，非吉祥也，既而吳亡，訓入晉，拜諫議大夫，假去職還鄉，及陳敏作亂，遣弟宏為歷陽太守，訓謂邑人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斬之，訓鄉人秦璩為宏參軍，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也，宏攻征東參軍衡彥於歷陽，問訓曰，城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訓登牛渚山望氣，曰不過五百人，然不可攻，攻之必敗，宏復大怒曰，何有五千人攻五百人而有不得理，遂攻之，果為彥所敗，方信訓有道術，乃優遇之，都水參軍淮南周玘嘗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卯年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玘曰，脫如所言，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爾，後玘果為義興太守，金紫將軍，時劉聰王彌寇洛陽，歷城太守武瑕問訓曰，國家人事何如，訓曰，胡賊三逼，國家當敗，天子野死，今尙未也，其後懷愍二帝果有平陽之禍，或問明年吉凶，訓曰，揚州刺史死，武昌大火，上方節將亦當死，至時劉陶州周訪皆卒，武昌大火，燒數千家，時甘卓為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

頭低而視仰，名為盼刀，又目有赤脈，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為王敦所害，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于江東，咸如其言，年八十餘卒。

議曰，範等吳之精於術數者也，陰機奇中，鬼神所惡，故不敢語諸人，傳諸子孫，猶為造物所忌，往往不得其死，謂之殺身之學，人君之術，在于修己，用人以安百姓，區區小數，不足學也，孫權必欲知其訣，傳其道，以不得而搖蕩之，豈知君人之道哉，陳訓官為奉禁，長皓不言，知矣哉。

葛洪瑾案．字稚川．晉書丹陽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悌，吳亡入晉，為邵陵太守，洪少學，家貧，躬樵薪以貿紙墨，夜則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樗蒱齒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卻掃，未嘗交遊，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元，孫權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元，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元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為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祕檄洪為將兵都尉，攻冰別帥，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雒陽，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還鄉里，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及元帝為丞相，辟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干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年，聞交阯出丹，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嶽表補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參軍，在山積年，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趨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亦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于鷦鷯之羣，藏逸迹于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兎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原注．僬僥．人．長三尺． 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原注．史記．秦武王與孟說舉鼎．絕臏．戰國策作臏．與此不同． 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圮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梲之樂，權貴之家，雖咫尺不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亦既不少，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道士宏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于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為，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麤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闇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笑之，又將謗毀眞正，故予所著

于冒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殿雜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藏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五卷。又鈔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又精辯元賾。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語。時年八十一。視其顏面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謹案。葛洪晉人。無與三國。雖以嶽往之博采。亦不及洪卒。此入正傳。于銀斷爲疏矣。）

論曰。余觀洪所著抱朴子書。博雅該貫。精窮技術。潤色之以儒學。鼓吹之以文藻。方士之魁傑者也。其以爲神仙可至。專爲修練服餌。誤天下後世深矣。人配大地。用萬物發生之具。聖王制作。六經備矣。其居宮室。其服絲麻。其食穀麥果菜魚肉。起居有時。嗜欲有節。不傷之而已。其存沒如晝夜之常。不祈生而惡死也。自周之衰。乃有方士。爲長生不死神仙之說。誘天下以欲而盛其心。於是有修練服餌之術。燒灼其肉。煎熬其血氣。易穀麥以金石。煎精液爲鉛汞。以求長生不死。而徼冀爲神仙。往往殺身而札瘥夭昏。漢晉之初。猶祕其術。而陰以殺天下。至洪著書。昌言於世。隋唐以來。其術盛行。世主甘心爲周穆、秦王、漢武、憲、穆、而下。藥殺者數若。（原注。唐書。嬉宗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庚子。崩於中和殿。穆宗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石藥。疾作。崩於蓬萊殿。武宗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六年三月。帝崩。宣宗亦信方士。柳泌等。復用事。）王公大人焚其身而不知悟者。見於載籍。不啻數十百人。（原注。韓文公子。寄。于以進士爲。爲。封四際。燒丹砂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莫尚之。蓋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設。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人。以爲世誡。工部尚書鄭覃。殿中御史李璆。中。尚部尚書李珏。侍郎。殿中侍御史。東川節度御史大夫嚴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而背發癰。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明。而常得水漿。數日止。唾血。數日以斃。殿中監裴其背死。裴以其背。而爲火。射藥。節以出。其季越一日。無病死。裴爲鹽。爲吉州司馬。余自嶺州還京師。至陽乘。解道我於蒼洲。屋人曰。我得神藥。不可與不死。今浪子一器。可用進肉爲丸服之。別一人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昨所服藥。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日寬卒。嶽大夫死時。嘗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及。金吾以柳泌得罪。食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誡者也。）至今未已也。其禍天下後世如此之酷。而洪乃謂世儒不知而謗己。嗚呼。儒不知洪邪。洪不知儒邪。

贊曰。神爲與鋤。冥探灼索。揭露陰機。戒之在得。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三上上

列傳第七十上上

狂士

王霸　荀淑　焦先　嵇康　石德林　向秀　郭象　孫登　劉伶

禮爲修身之綱。法爲治世之具。所以導民彝。保恆性。執物則。定王制。建皇極。謹天道。故教不肅而成。令不殷而行。人皆自治。天下無事。所以無爲也。禮主於敬。法主於謹。敬則心不放。非僻邪侈不入而內直。謹則國有閑。非僻邪侈不爲而外正。內直外正。心統乎身。國統乎人。內外由防而禮法立。禮法立而人道立矣。自羲皇氏始爲法制。至殷周而極備。人人務爲禮。而天下共守法。所以爲二帝三王之治。仲尼氏之六經垂萬世之統之綱之紀。爲天下大閑。使人終日有爲而未嘗有爲也。老聃爲禮者也。言道之體而不及用。一之乎無爲。初未害乎道也。莊周才雄識邁。陸盧人之常而專道之變。騁旅。鑿底而又上之。過遠極高。入於虛則蕩。必爲無則罔。以禮爲桎梏。溺放曠爲達。眇天地。蔑萬物。皆以爲土苴。脫然以身心爲疣贅。窅然忘而棄之。直視太初之前。茫然以爲得。託物寓意。融說騁辯。十餘萬言。自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及孔門之高弟。無不毀訾詬病以肆老聃氏。於是業隳行怪之徒。迷首垢面。嘯呼而起。人道顛圮而天下亂

矣。然爲之者特方士逸民與道家者流爾。名教之人猶未溺乎其中也。漢魏之季。何晏、王弼、始好老莊。尙清談。謂之元學。學士大夫。翕然景慕。流風波蕩。不可防制。於是嵇康、阮籍、籍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皆一時名流。跌宕太行之阿。號竹林七賢。蔑棄禮法。褻裂衣冠。穢秕爵祿。汙穢朝廷。婆娑偃蹇。遺落世故。顛顛癡癡。心死病狂。乃敢非薄湯武。至於敗俗傷化。大害名教。或臨喪而劇飲。或途窮而慟哭。或箕踞而爲鍛。或荷鍤以自埋。昌弛樂浪。曠然以爲高。而成子隱、孚族子修、裕、與畢卓、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縱爲奇誕。公卿大夫亦皆從與。隳敗綱維。傾廢機要。視天下國家。邈然無情。而王衍爲尤甚。卒使八王稱兵。二帝失尊。僧亂之禍。古所未有也。極其志以爲惡師聖之教。代而爲之。則亦接輿避世之狂人。箕子保身之作狂也。何至于是然後乃爲狂歟。琴、張、曾、哲、牧皮、孔子之所謂狂。特以其過高失中爾。未嘗如是也。若嵇阮諸人非避世也。非保身也。乃眞狂爾。故曰爲狂士而著於篇。

王弼字輔嗣。侍中粲族孫也。初粲與從兄凱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不揚。以凱有風貌。乃妻凱。凱生粲。蔡邕有奇近萬卷。盡歸與粲。粲卒。相國掾魏諷反。粲二子與焉。既被誅。曹丕以粲嗣粲。邕所與書悉入粲。粲字長緒。位至黃者僕射。生宏及弼。宏字正宗。終司隸校尉。弼幼聰豐。年十餘歲。好老莊書。通辯能言。樂爲尚書郎。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爲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也。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恆言無所不足。徽甚歎服。時亦爲傅嘏所知。而何晏尤奇弼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正始中。黃門侍郎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于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覲爽。謐間爽爲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嗤之。時爽專政。黨與共相推進。弼通儁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爽門。晏爲之歎惋。弼在卒既淺。卑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劉陶善論縱橫。爲當時所推。每與弼詰。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莊安。解音律。善投壺。文辭不及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妙也。頗以所長陵人。故爲士若子所嫉。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有等遞之。弼不以爲然。謂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于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潁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與書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哀。孔父之所怕注。（蓋案：志鍾會傳注載此書。預注作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挾（蓋案：挾志注作挾。）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胷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于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又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統。著道略論。往往有高遠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

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卒免。其秋遇疫疾卒。時年二十四。宋豫章太守范甯著論。論何晏及弼曰。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于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頹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濠梁之宗匠。寄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皇帝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顯代齊迹。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泮說。波蕩後生。飾奉言以辭實。勝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今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辨。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與。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氏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是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清談之傲誕。盡嬌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傾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覺小。迷秦之愆大也。

荀粲字奉倩。尙書令彧之子。散騎常侍惲之弟也。諸兄莊務儲術。而粲獨喜談虛元。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糟粕。粲兄俁難曰。易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爲不可得而聞哉。粲曰。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彧不如從兄攸。彧立德高盛。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粲以此薄攸。諸兄怒而不能過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尙元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裴徽通彼我之懷。爲二家騎驛。頃之。粲與嘏善。亦善夏侯元。嘗謂嘏元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膠我。但識劣我樹。嘏難曰。能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耶。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能使子等爲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爲也。粲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娶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唁。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娶也。選才而好色。此自易過。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痛悼不能已。歲餘亦卒。時年二十九。（原注：世說粲與婦至篤。冬日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粲簡貴不與常人交。至暮夕赴

死。於欲其所謂道果何道耶。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中平末。白波賊起。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避亂。武陽年小有母。先與相扶接。東客揚州。建安初西還。武陽詣大陽占戶。先留陝界。復遭亂。失家屬。獨竄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大陽長朱南見之。謂爲亡士。欲遣船捕之。武陽謂而告南曰。是吾友也。狂癡人爾。遂注籍給廩日五升。後大疫。人多死者。縣常使埋瘞。頑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拾拾不取大穗。飢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爲裳。科頭徒跣。每見婦人。則自隱翳。須去乃出。自作蝸廬。淨掃其中。編木爲牀。布草蓐其上。天寒爇火以自炙。呻吟獨語。飢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人或遺之食及衣物。不受。或數日一食。或數日不食。於道中與人相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狐兔同羣。未嘗妄語。雖有急。亦不避言。或詈辱之。不顧也。一日爲野火焚其廬。不復結廬。草木中臥。土枕塊。五形盡露。體如泥漆。多雪大至。赤臥不移。人以爲死。往視之。即徐走避之。魏齊之秦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嘉平中。太守賈穆之官。過先。先見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爲卿作君。食卿而不食。與卿語而不應。如是我不中爲卿作君。當去爾。先乃曰。寧有是耶。遂不復語。明年大發卒伐吳。有竊問先。今討吳何如。先不應而謬歌曰。祝衄祝衄。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爲當殺牂羊。更殺其羖䍽耶。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牂羊謂吳。羖䍽謂魏。於是人僉謂之隱者也。議郎河東董經素不識先。往觀之。見先。發其鬢鬚爲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闊乎。念共避白波時不。先熟視不言。經知其與武陽厚。復曰。念武陽不耶。先乃曰。已報之矣。經又復挑與語。遂不復應。後歲餘病卒。時年百餘歲矣。安定皇甫謐曰。焦先何人也。曰吾不足以知之。考之於表。可略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趣者榮味也。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宅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所不可絕者親戚也。今焦先棄榮味。釋衣服。離室宅。絕親戚。閉口不言。曠然以天地爲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表。入元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顧。妙乎與三皇之先同矣。結繩以來。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得測量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恐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離榮愛不以累其心。損視聽不以恐其耳目。舍足於不損之地。居身於獨立之處。延年歷百壽越期頤。雖上識不能尚也。自羲皇以來。一人而已矣。故梁州刺史耿黼以先爲仙人也。傅元謂之性同禽獸。並爲之傳云。原注。高士傳曰。世莫知先所出。或言生乎漢末。自陝居大陽。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世衰。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常結草爲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常不著衣。臥不設席。又無草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污。皆如泥漆。五形畢露。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爲人賃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終不肯取。亦有數日不食時。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遺以食物。皆不受。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聞而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經以爲大賢。其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不以爲病。人莫能審其意度。年可百歲餘乃卒。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曆、風角、鳥情。常食青葙芫華。年如五六十者。人或親之。謂其已百餘歲矣。累年四十餘。隨正方游學。人謂之得其術。謹案。志注此下有有婦無子四字。建安中三輔亂。隨正方南入漢中。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黃初元年。又徙詣洛陽。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甎力不反。甓爲障。施一廚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吟詠。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言。嘉平中。年八九十。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不足食。頗爲人傭作。飽則復入。人與食不食。又數年卒。百餘歲矣。

石德林者。謹案。志注云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時長安有宿儒欒文博。門徒數十。謹案。志注作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於衆輩中最元默。關中亂。南入漢中。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論內書。晝夜吟詠。二十五年。漢中破。隨衆還長安。遂佯狂。謹案。志注作癡。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衣敝布連結。不揃體。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人與之衣食不受。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字。閉口不言。故因號之曰寒貧。或素知識者往存卹之。輒拜而去。人因以爲不癡。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言。淮因與脯、糒及衣。不受。取脯一胊。糒一升而去。後不知所往。

論曰。先聖外形骸。廢倫類。自同土木。而畢乎麗寔。直以辟漢之亂。故佯狂爾。何必爾耶。伯夷太公辟紂者也。闔文王作興而歸之。箕子亦狂者也。武王勝殷而畢之際見。各以其時爾。故孔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苟道不行。辟之而已。又何必狂哉。又曰。鳥獸不可以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又何必自同麋鹿哉。當是之時。卓、紹、操、懿、篡弒攘奪。固當辟之。昭烈帝室之胄。明於王道。討賊興漢。以孔明之高臥。猶且歸之。先游於雍涼之間。聞其作興。何不從之耶。故先非辟世也。特喪心發狂。至是極爾。其中固無有也。故時列之狂士。皇甫士安儒者也。盛爲稱道謂羲皇以來所未有。豈知言哉。

稽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辟怨徙銍。銍有稽山。家於其側。因以爲氏。謹案。虞預晉書曰。康先自會稽遷于譙之銍縣。改爲稽氏。取稽字之上。加山以爲姓。蓋以志其本也。一曰銍有稽山。家于其側。遂氏焉。兄喜幹敏有治理。歷太僕宗正。康早孤。有奇才。文辭壯麗。身長七尺八寸。美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好老莊。以宗室成屬。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以自娛樂。謂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也。乃著養生論曰。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原注。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年。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而竟不然者。皆夭傷。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于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原注。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爲限。節護之。可至千歲。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原注。漢書。上問左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媿不能對。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食。原注。禮記。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七日。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原注。古瞑字。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

然殊觀。植髮衝冠。(原注．淮南子．荊軻瞋目裂眥．髮植衝冠．) 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燋爛。必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種田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原注．氾勝之書．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也．跡．郎侯切．) 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原注．博物志．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啖榆則眠不欲覺也．) 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原注．見神農本草．) 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原注．養生要曰．大蒜勿食．葷辛害目．文曰．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 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原注．抱朴子．今頭蝨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蝨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元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所漸．本草名醫云．麝形似麞．常食柏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痰香．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溺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遇得．乃爲殺取．) 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原注．本草．上藥一百二十種爲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爲臣．主養性以應人．養生經．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 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元黃。耳務淫哇。

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原注．鬻．今煮字．)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于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過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原注．韓子．扁鵲見蔡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湯熨可以對．桓侯不信．後病．遣召扁鵲．扁鵲逃之．桓侯遂死．史記．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見桓侯．瓚曰．齊桓侯在韓子前且二百歲．小白殁．無齊桓侯．田和子有桓公午．去韓子曾未相距二百八年．史記自爲舛誤．韋昭曰．魏無桓侯．臣瓚曰．魏桓侯．新序曰．扁鵲見晉桓侯．然此桓侯竟不知何國也．) 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原注．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燋．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燋盡．故名沃燋．) 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

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元。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又以爲君子無私。著論曰。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于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于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主。以通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故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其略如此。尤曉音律。善鼓琴。每撫弄暢適。超然有得。自謂夔曠合爲一人。乃作琴賦曰。余少好音聲。長而玩之。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猒而此不勧。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

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爲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才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敘所懷。以爲之賦。其辭曰。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驤。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夕納景于虞淵兮。旦晞榦於九陽。(原注．淮南子曰．入于虞淵之汜．楚辭．夕晞余身乎九陽．) 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跱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崔嵬岑嵓。互嶺巉巖。岞崿嶇崟。丹崖嶮巇。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偃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崛巍巍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而吐溜。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觗隈。鬱怒彪休。洶涌騰薄。奮沫揚濤。瀄汩澎湃。(原注．瀄．壯瑟反．汩．于筆反．澎．普衡反．湃．普拜反．) 蜿蟺相糾。(原注．蟺．於阮反．) 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回徐邁。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瑤瑾翕赩。叢集累積。奐衍於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殖其西。涓子宅其陽。(原注．列仙傳．涓子者．齊人．好餌朮．著天地人經三十八篇．釣于澤．得符鯉魚中．隱于宕山．能致風雨．受伯陽九仙法．淮南王少得文．不能解其旨．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玉醴涌其前。元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蔚。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於是遯世之士。榮期綺季之疇。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崿。以遊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飛。邪睨崑崙。俯闞海湄。指蒼梧之迢遞。臨迥江之威夷。悟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

以忘餘。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騩隅，（原注：騩，俱位反。）欽泰容之高吟。（原注：山海經，騩山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鐘磬。郭璞注：耆童，老童也，顓頊之子。思元賦：太容吟曰念哉。騩山在三危西九十里。）顧茲梧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斲孫枝，準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為雅琴。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原注：莊子：黃帝亡其元珠，使離朱索之。離朱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夔、襄薦法。般倕騁神，（原注：般，魯般。倕，巧工也。）鎪會裛廁，朗密調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錯以犀象，藉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原注：列仙傳：園客者，濟陰人也。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神蛾止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時有好女夜至，自稱客妻，與客俱收蠶，得百頭繭，皆如甕大。繅繭三十日乃畢。訖，則俱去，莫知所如。淮南子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出美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爚，發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原注：呂覽：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于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皇之鳴，以比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韓子：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擫下，而不能成曲。）進御君子，新聲憀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踸踔磥硌。美聲將興，固以和昶而足耽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紛淋浪以流離，奐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沛騰遌而競趣，翕韡曄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峩峩。怫憫煩冤，紆餘婆娑。陵縱播逸，霍濩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兢名擅業，安軼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響乎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夏閑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於是器冷絃調，心閑手敏。觸攙如志，（原注：攙，蒲結反。）唯意所擬。初涉淥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終詠微子。（原注：暢、微子，皆琴操。王逸曰：[illegible]）寬明弘潤，優遊躇跱。拊絃安歌，新聲代起。歌曰：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為好仇。（原注：列子名禦寇，鄭人，與鄭繻公同時。）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於是曲引向闌，眾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飛纖指以馳騖，紛𩫕譶以流漫。（原注：說文：𩫕，不及也。𩫕，[illegible]立反。譶，疾言也，徒合反。）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秘翫。闥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厲，布濩半散。豐融披離，斐韡奐爛。英聲發越，采采粲粲。或間聲錯糅，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直而不倨。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時劫掎以慷慨，或怨媓而躊躇。（原注：子庶反。）忽飄颻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疏。或參譚繁促，複疊攢仄。從橫駱驛，奔遯相逼。拊嗟累讚，間不容息。瓌豔奇偉，殫不可識。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昶，案衍陸離。穆溫柔以怡懌，婉順敘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隙趨危。嚶（原注：音嬰。）若離鵾鳴清池，翼若遊鴻翔曾崖。紛文斐尾，絺繆離纚。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摟攙櫟捋，縹繚潎洌。輕行浮彈，明嫿睽（原注：七[illegible]反。）慧。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翩緜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眾葩敷榮曜春風。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邀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原注：舜操也。）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荊，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眾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遊絃。（原注：八曲，皆琴操也。）更唱迭奏，聲若

自然，流楚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原注：五曲，遊春、淥水、坐愁、秋思、幽居也。）王昭楚妃，千里別鶴。（原注：三曲，琴操也。有王明君辭、楚妃歎。有商陵牧子作別鶴操。別鶴一舉千里，故名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間簉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遊，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恡，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庳，絃長故徽鳴。性絜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憯（原注：七感反。）懍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欨（原注：況于反。）愉懽釋，抃舞踊溢，留連瀾漫，嗢噱（原注：上烏沒反，下巨略反。）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悆，淑穆元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其餘觸類而長，所至非一。同歸殊途，或文或質。總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於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原注：淮南子：淄澠之水合，狄牙嘗而知之。）天吳踊躍於重淵，（原注：山海經：朝陽之谷，有神名曰天吳，是為水伯。其形八首八足八尾，人面青色。）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鸑鷟于庭階，遊女飄焉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況蚑行之眾類。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眾藝兮。識音者希，孰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

其所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南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瑯邪王戎，遂為竹林之遊，世謂之竹林七賢。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樵蘇者遇之，謂為神人。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遊。登無所言。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多識寡，（原注：才多識寡，晉書多字作儁。）難乎免矣。康又遇王烈，共入山，得石髓如飴，烈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為石。又於石室中見素書一卷，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曰：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原注：嵇康文集注：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康與呂巽[illegible]阿都志力開濟，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原注：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原注：史記：司馬相如字長卿。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志氣所託，不可奪也。

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原注：英雄記：後漢書：尚子平有道術，爲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後漢書：向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向不同。宋祥：嵇侍書：臺孝威，魏郡人，隱居武安山，鑿穴爲居，采藥爲業。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于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痹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

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耶？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原注：家語：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焉。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惟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原注：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己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原注：莊子：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于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遊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原注：嬲，嬈也。音義與嬈同，奴了反。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粗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

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歡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原注：列子：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至春自曝於日，不知有廣廈隩室，綿纊狐狢，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重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司馬昭見而惡之。康性好鍛，宅中一柳甚茂，激水圜之，當盛夏，乃鍛其下，以爲樂。時鍾會有寵於昭，聞康名而造焉，康箕踞而鍛，不爲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東平呂安，慕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其後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爲證其不然。安遂繫，會因言於昭曰：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且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原注：韓子：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狂矞、華士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旦聞之，急傳而問曰：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凡大君之所以使臣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爲君乎？是以誅也。家語：孔子爲魯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誠以害時亂教，聖賢不得不誅耳。康、安等言論放蕩，非父無君，致毀湯武，非聖無法，且潛圖不軌，宜因釁除去，以整風俗。昭遂殺安及康。原注：世語：毋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山濤曰：不可。儉亦已敗。裴松之案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而干寶、孫盛、習鑿齒諸書，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毋丘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爲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案濤行狀，濤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年，以濤行狀檢之，如本傳爲審。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隸校尉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干寶云：呂安兄巽善於鍾會，巽爲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文王，故遂抵安罪。[illegible] 康始遘獄，作幽憤詩曰：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煢靡識，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曰余不敏，好善闇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創痏，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恧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實由頑疏，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縶此幽阻，實恥訟免，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豈云能補，嗈嗈鳴鴈，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攪予情，安樂必誡，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勿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之，廣陵散于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初，康嘗遊洛西，宿華陽亭，彈琴至夜分，忽有客詣康，自稱爲古人，與康共談，辭致清辨，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

聲調絕倫。遂以授康。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故康臨終以自寓云。康譔集高士自上古至管寧凡一百一十九人。爲之傳贊。又作太師箴。以明帝王之道。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爲侍中。死蕩陰之難。

原注。晉書。紹字延祖。十歲而孤。嵇母孝寡。以父得罪。結居私門。由清儁遵。皆武帝曰。康昔有言。父子親不相及。雅紹賢倖。郗鑒。宣如旋命。起家爲秘書郎。累遷侍中。王師敗績于蕩陰。百官侍衛莫不散潰。惟紹端冕以身捍衛。遂被害于帝側。血霑御服。帝深哀歎之。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浣也。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知。雅好老莊。著莊周書隱解。發明宗趣。振起虛元。惠帝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術之迹熄。而道家之言盛矣。始秀欲注莊。嵇康曰。此書詭激。不足注。正是坊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與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雒。司馬昭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巢許猶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昭甚悅。秀乃作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疏。呂心曠而放。其後並以事見法。嵇博綜伎藝。于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淵。寒冰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濟黃河以泛舟兮。經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追古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踟躕。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遊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兮。故援翰以寫心。後爲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卒於位。

郭象者。字子元。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深歎異之曰。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然性人無行。初秀著莊子隱解。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秀子幼。不復綴緝。遂流於世。象乃竊秀義以爲己注。惟自注馬蹄一篇。其餘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而不行。至今惟行象注云。謹案。晉書作故今有向郭二莊。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窠。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弦琴。見者皆觀樂之。性無悲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既出。便大笑。時游人間。或設衣食。一無所受。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司馬昭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寔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燭。用才在乎識眞。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爲嘿者也。寔不知所終。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貌甚寢。放情肆志。常以小宇宙齊萬物爲心。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不以生產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謂死便埋我。幾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伶曰。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爾。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乃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譏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

馮案。毛本晉書作蜂起。注一作蠭。

先生於是方捧甕承槽。銜盃漱醪。奮髯踞床。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嗜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嘗爲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爲之化。時蔡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以壽終于家。

論曰。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陰長陽消。臣弒君。子弒父。無復人道。君子隱而已矣。又何必外形骸以自穢。必如楚狂桑戶然後爲遂耶。

原注。莊子。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友。莫逆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猶。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夫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

嵇康諸人。皆以逸才不能好遜。遂爲狂人。老莊之術誤之也。司馬氏父子方放弒據竊。類武操丕。猷然自以爲舜禹。康乃非湯武。謂皆以臣弒君。揭觸所忌。其能免乎。著論養生而卒殺身。豈知養生之道哉。太上養心。其次養生。喪心病狂。身死久矣。又奚養生爲。公和風度適往。高出物表。重閉不泄。古之避世之士也。至于被髮穴處。草衣木食。絕去倫類。委棄世教。雖自同無懷之民。亦接輿之狂也歟。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三上下

列傳第七十上下

狂士

阮籍（從子修）　阮咸（子瞻孚）

阮籍字嗣宗，丞相掾瑀之子也。籍容貌瓌傑，辭藻豔逸，志氣宏放，傲然獨得，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老莊，嗜酒善嘯，能鼓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異之，以爲勝己。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素與相見，終日不交一言，太尉蔣濟聞其有儁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俊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雍雍，鄴子處於黎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原注：劉向別錄：鄴近在燕，有谷地美而鄉，不生五穀，鄴子居之，吹律而溫暖盡生，今名黎谷，方士傳言鄴子在燕，其遊諸侯見敬之，皆郊迎而師事。）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鄴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報當，方將耕於東皋之陽，輸黎稅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強，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鴻恩，以光濟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于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未幾而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

召爲參軍，籍以疾辭，屏居田里，歲餘，爽誅，司馬懿以爲從事中郎，懿卒，司馬師復引爲大司馬從事中郎，曹髦立，封關內侯，轉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得全者，由是不與世事，常爲酣飲。司馬昭欲爲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昭輔政，籍從容言于昭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昭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遂落世事，雖去佐職，恆遊府內，朝宴必與焉。會昭讓九錫公卿勸進，使籍其辭，籍沈醉忘作，隱諸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元遠，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既而飲酒數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至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各得其志爾。（原注：晉書虞預雜議曰：籍放縱，不拘禮法，比之伊川被髮。）籍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讐，司隸校尉何曾面質籍于司馬昭坐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輩，不可長也，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于公座，何以訓人，宜擯之四裔，無令污染華夏，昭愛籍才，常擁護之，籍嫂嘗歸寧，籍往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酤酒，嘗詣婦飲酒，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漢楚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虎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又著達莊論，敍無爲之貴，籍嘗于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長嘯而退，至半嶺間，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又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于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於蝨之處褌中乎，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首，爲世所重，宋顏延之、齊沈約皆爲之注，以爲魏晉雜唱，今存者十有七篇，其詩曰：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二妃游江濱，遺迹順風翔，交甫還環佩，（原注：列仙傳：江妃二女，佩兩明珠，大如鳥卵，游江漢之濱，逢鄭交甫，謂曰：不知其神也，曰：願請子之

佩。二女解與交甫。去數十步。懷結不見。佩亦失之。婉孌有芬芳。綺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萲草樹蘭房。膏沐爲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原注。戰策。安陵君纏得幸於楚共王。江乙謂纏曰。以財事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乎。會王出獵江渚。有火若雲霓。兕從南方來。正觸王驂。王射者射之。兕死于車下。王曰。樂曰。萬歲之後。將誰與樂。纏泣下沾衣曰。爲臣之極。臣將殉。楚王乃封纏車下三百戶。故江乙善謀。安陵善知時。龍陽君釣十餘魚而棄之。因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爲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棄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凶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途。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于王。必褰裳而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棄矣。安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夙昔同衾裳。願爲雙飛鳥。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露被皋蘭。凝霜霑野草。朝爲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幃。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微風吹羅袂。明月耀清輝。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

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鳴鴈飛南征。鶗鴂發哀音。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噭噭今自嗤。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儔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芳樹垂綠葉。青雲自逶迤。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灼灼西隤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原注。韓子。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以不索其羽矣。爾雅。西方有比肩獸。與邛邛岠虛比。爲邛邛岠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爲誇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閑遊子。俯仰乍浮沈。捷徑從狹路。僶俛趨荒淫。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皋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黃雀哀。淚下誰能禁。原注。戰國策。莊辛諫楚王曰。郢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乎。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與人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以其類爲的。晝遊茂樹。夕調酸鹹。黃雀其

小者也。蔡侯之事因是已。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谿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已。左州侯。右夏侯。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于是乃以執珪授之。封以爲陽陵君。景元四年卒。年五十四。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之曰。仲容已豫吾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爲太子庶子。卒。從子修。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人死者有鬼。修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後伐社樹。或止之。修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樹則社亡矣。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家。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顧。家無儋石。不以爲憂。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終莫能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定何如耳。謹案。晉書作但未知其至理之處定何如耳。及與修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於屠釣。修愛其才。而知其不真。偉後爲黃門郎陳留內史。果以僞敗。修年四十餘。未有室家。王敦與諸名士斂錢爲婚。慕之者求入錢不得。敦時爲鴻臚卿。謂修曰。卿嘗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否。修曰。亦復可爾耳。遂爲之。轉太傅行參軍太子洗馬。避亂南行。至西陽期思縣。爲賊所害。年四十二。

議曰。蘇武李陵初爲古詩。高簡雅質。爲西漢正體。建安中七子作而詞氣盛。遂失渾噩。徒尚才華。古意始衰矣。惟東漢之十九首。與阮籍之詠懷十七首。託物寓興。辭旨幽婉。暇逸遒往。如醉語無敍。吐出眞實。所

風。遂韶邈不可及。其後陶潛出乎應璩。原注。元好問詩文自警。初學記門載應璩雜詩。貧子語窮兒。無錢可把撮。耕日不得粟。采彼南山當。歸仙恨自在。無用相嗤嗤。文[illegible]三叟問云。昔有行路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對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一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中叟前致詞。夜臥不覆首。下叟前致詞。室內嫗貌醜。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鍾嶸詩評。謂淵明詩其源出于應璩。應璩詩世不多見。宋人以應璩一詩較之。謂淵明與璩。全無影響。殆未見前二詩耶。大率前輩議論。甚有餘論。讀評之際。不可不慎也。靜深簡麗。委蛇變化。悠然天地同流。與籍作相表裏。於是爲魏晉古詩之正。歷齊、梁、南北、隋、唐。至陳子昂之感遇。原注。三十八首。李白之古風。原注。五十九首。杜甫之諸詠懷古。韓愈之秋懷。原注。十一首。柳宗元、韋應物、蘇軾、黃庭堅之諸五言雜體。及朱熹之齋居感興。原注。二十首。與近世元好問之萬化如大路等。其風格氣骨皆本乎籍、璩、潛。嗚呼籍雖狂。而其中蘊蓄者如楚。乃爲詩家規矩大匠。亦人豪也哉。

阮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仕爲散騎侍郎。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于時。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服。咸居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夫家。初云留婢。既而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曾無愧容。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與親知絃歌酣宴。特善從子修。每以得意爲

111
40B

歟。諸阮皆飲酒。咸至共集。不復用杯觴。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羣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爲行。苟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爲不及也。族之。出補始平太守。卒。二子瞻、孚。瞻字千里。清虛寡欲。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與人談辯。辭不足而旨有餘。善鼓琴。人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沖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外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倦色。由是莫不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司徒王戎嘗問瞻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瞻容華行。情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獨遂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瞻爲記室參軍。原注：晉書。瞻與王承、謝鯤、阮放、俱在越府。越興瞻書曰。瞻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瞻之。則十年自幼學。明可漸進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瞻之所安深。是以陶侃晚容。不如戎、綜、庶。蘊謐遠音。不若析承旨旨。小兒啦既無令淑之質。不能遵往之風。謂諸君時以明德。與紹親接。　永嘉中爲太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解此理。足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與談名理。客甚有才辯。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僕即鬼也。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年三十。孚字遐集。其母即姑婢也。孚始生。其姑取王延嘗爲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于上楹。而以孚焉。初辟太傅府。遷騎兵屬。避亂南渡。元帝以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國務嬰心。時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孚雖未能改故。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恆爲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琅邪王裒爲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爲長史。帝謂曰。卿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對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僅俛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淮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跡。氛祲既澄。日月自朗。臣何可爛火不息。正顧端拱嘯詠。以樂長年爾。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轉太子中庶子。左衛率。領屯騎校尉。明帝即位。遷侍中。從平王敦。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尚書。領東海王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尚書令郗鑒以爲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關便廢才矣。時卞壼嘗勤恪。而孚以曠達自高。每謂壼曰。卿恆無朋泰。常如衝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以道德恢宏。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於是貴遊子弟多慕孚及王澄謝鯤之徒。爲達。壼正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此之由。欲推奏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聞者莫不折節。而孚自若也。及帝疾大漸。溫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同行。升車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賴羣賢。共康世務。卿時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孚不答。固求下車。嶠不許。垂至臺門。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走還家。原注：晉書。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嶠約以其得失。有識自見正。料財物。客至不能遮留。餘兩小簏。約悉陳之。盡未能平。或有告孚。正見孚屐屐。王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屐。神色并開暢。于是膠漆始分。　成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貴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寡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胤卒。遂苦求出。王導等以孚疏放。非京尹才。乃除都督交廣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年四十九。無何。蘇峻作逆。識者以孚爲知機。無子。從孫廣。

識曰。夫有無不足以論道。正始以來。崇尚老莊。凡物一歸于無。任適放散。闡然以爲樂。故修既爲無鬼之說。而瞻遂爲無鬼之論。爲客所苦。失意而死。則心魄之所未安而致之也。鬼神者道之妙用。蓋人聖言。惟於易大傳言其情狀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陰陽不測而妙萬物。故爲深切著明。陽之動而信。聚而爲精。則神之所爲也。陰之反而歸。變而之化。則鬼之所爲也。屈信于天地人物之間。而不滯于天地人物者也。爲陰陽造化而不滯于陰陽造化者也。建立無窮天地萬物。消沈無窮天地萬物。其迹遍天下而卒莫見其迹。其功蓋天下而不自以爲功。故能爲天地無窮之發載。日月無窮之照臨。深著無窮之變化。風雷無窮之震盪。雨露無窮之膏潤。水火無窮之燥濕。峙山嶽。流川澮。徵聲色。蘊臭味。以爲天地無窮之用。其在于人。一慮之起。神之爲也。一盡之滅。鬼之爲也。一呼之來。神之爲也。一吸之往。鬼之爲也。一生之長。神之爲也。一死之消。鬼之爲也。至于疾痛疴癢。喜怒哀樂。作息語默。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皆其所爲。于是爲男女夫婦無窮之別。父子兄弟無窮之親。君臣上下無窮之分。仁義禮智無窮之理。禮樂刑政無窮之法。治亂得失無窮之業。古今存亡無窮之迹。權運世。操倚伏。制興衰。柄成壞。機榮辱。統是非。辨邪正。以爲斯人無窮之用。故鬼神者三才之機要。幽明之樞衢。名教之紀綱也。豈可謂爲無鬼乎。夫道體藏于靜陰。鬼反爲神之質。神則無方而鬼則有體。若瞻者一狂生爾。烏足以語是哉。孔子謂子路未知人。焉知鬼。子路聖門高弟。且猶不知。瞻又豈能知哉。惟其不知。遂謂之無爾。且世俗之謂鬼者。人死而精魄不化。有聲而無形。縱修瞻語。狂方放心遺形。雖其身之生亦以爲昏。又況其死者乎。故斷然謂之無也。精變而爲神。魂化而爲鬼。理之常也。氣盛而強死。精爽則不化。理之變也。故有憑物爲聲。假形爲影之鬼焉。斷木之餘。蒸而爲菌。戰陳之血。雨而爲蝱。有時而然。不可以爲常也。故謂之無鬼。不知鬼者也。謂人之死皆爲鬼。不知人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三下上

列傳第七十下上

狂士

王戎 從弟沂 弟澄

王戎字濬沖，琅邪臨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貞陵亭侯。原注：幾松之曰：案王氏譜，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也。魏名臣奏議曰：安定太守孟注雄曰：臣聞明君以來賢爲業，忠臣以進善爲效，故易稱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知。臣不自量，竊見其義，臣昔以人乏請充微部，時豫郡太守王雄爲四部貴舉，與臣同察。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政成人和，及在近職，奉宣威恩，固柔有術，濟以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雄郡，白雄受陛下拔擢之恩，當竭節精心，奉恩投命，教，冒辭激揚，情趣款惻，臣雖愚闇不識眞僞，以雄才兼資文武，忠烈之性，論越倫類，今豫郡領戶三千，孤寡之家參居其半，北有守兵凌迫之國，或不足舒雄智力，展其鈞幹也，臣受恩深篤，無以報國，不勝懷懷，淺見之情，謹冒陳聞，詔曰：昔卜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情實知賢也，雄有謀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寧知之，今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青門，下知指揮，如大月之奏，天下之事，欲使皆先聚散騎，然後出冀州郡，是吾本意也，遂遷散騎常侍，後爲幽州刺史，子渾，涼州刺史，次子乂，平北將軍，司徒安陵侯戎，渾之子，太尉武陵侯衍，荆州刺史澄，皆乂之子。

戎幼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電。原注：晉書，戎年六七歲，子宣武嘗觀戎與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子陽亡，見而奇之，又密與奪所戲，子道側，見李樹多實，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爲友，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乃出，謂渾曰：濬沖清貧，非卿倫也，與卿言，不如與阿戎談。及渾卒，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不受，由是顯名。爲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注原

晉書，賻賵晉上已兩洛，成閔王摹曰：昨遊有何時談，摹曰：張華答成虞漢，裴頠論前賢往行，裴裴可觀，王戎孫子興李札之間，頗然元著，其爲雅量所賞如此，戎曾與阮籍飲，竟州刺史劉縝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縝，縝無忤色，戎與之，倫曰同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若公餘不可不與飲，公餘可不與飲，公餘雖字也，與阮籍爲竹林之遊，或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復意亦復爾，鍾會伐漢，與戎別，問計，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以戎爲知言，襲父爵，辟相國掾，晉武篡代，歷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荆州刺史，坐遣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賜論，遷豫州刺史，加建武將軍，詔率所部伐吳，戎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朗，各率衆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吳牙門將孟泰以蘄春郡二縣降，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賜絹六千疋，戎渡江綏撫新附，宣揚威惠，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皓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爲議郎，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荆土悅服，徵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路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爲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帝聞朝臣曰：戎豈懷私苟得者，正當不欲爲異聞，帝雖有是言，然大貶于清議，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弈棊，而容貌毀瘁，殆不能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沖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蚤米而食，哀毀不踰于戎，帝聞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爾，至于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楊駿輔政，拜太子太傅，駿誅，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震內外，或戒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罪，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始爲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民，然後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基，而戎奏遷，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轉轉司徒，苟媚取容，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婿也，頠誅，戎坐免官，齊王冏起義，孫秀餘戎于城內，趙王倫世子欲取戎爲尚書令，倫誅，得釋，而河間王容遣使就成都王穎舉兵誅齊王冏，檄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馳證，構造大難，當賴忠謀，以濟不協，戎曰：公首舉義衆，匡定大業，開闢以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二志，今二王帶甲百萬，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策也，冏黨葛旟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戎可斬，羣僚震悚，戎僞藥發，暫廁得免，以王室方亂，規依避禍，不爲審謀，及興銓政，未嘗進寒素，退庸僞，但戶調門選而已，蔣拜司徒，雖位冏司，而委事寮屬，冏乘小馬，從便門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性好利，貪闇田水碓，周徧天下，積聚錢貨，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計算，恆若不足，而儉嗇不自奉養，人目爲發癖，其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不還，及來歸寧，戎色不悅，女還還之，從子將婚，戎還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賣之，恐人得種，乃鑽其核，其鄙吝如此，車駕西遷，戎出奔郟鄏，在危

難.聞方接鋒刃.談笑自若.時召親賓.歡宴竟日.永興二年卒于鄴縣.年七十二.諡曰元.戎有人倫鑒.嘗目山濤如璞玉渾金.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纔纔.謹案.晉書作穀穀.注一本作纔纔.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爲逆亂.嘗經黃公酒壚下.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爲時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爲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獨得免.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有庶子興.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愔子爲嗣.及元帝渡江.戎諸宗族登盛.澄、導、綜、敦、元皆爲將相.及太保祥、太尉衍.并戎.號琅邪八王.云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乂.爲平北將軍.嘗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不以爲然.而衍無屈下之色.祜曰.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楊駿欲以女妻衍.衍恥之.遂佯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爾.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尚書盧欽舉爲遼東太守.不就.於是絕口不論世事.惟雅詠元虛而已.原注.晉書衍嘗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樏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之上矣.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爲親識所借貸.因捨之.數年之間.家資罄盡.出就洛城西田園而居.後爲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爲中庶子黃門侍郎.衍既有盛才.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妙於元言.惟談老莊.聲名藉甚.傾動當世.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後進之士.莫不景慕.選舉登朝.皆以爲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原注.晉書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衍妻郭氏.賈后之姻也.藉中宮之勢.剛愎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卻.其措意如此.後歷北軍中候中領軍尚書令.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爲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曰.衍與司徒梁王肜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肜等伏讀.辭旨懇惻.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謇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終身.從之.衍素輕趙王倫.及倫篡位.佯狂斫婢以自免.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爲中書令.齊王冏有匡復功.專權自恣.公卿皆爲之拜.衍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爲中軍師.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拒之.衍使前將軍曹武左衛將軍王景等勒

敗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尚書令如故.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洛陽危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牛車以安衆心.越討苟晞.衍以太尉爲太傅軍司.及越卒.衆共推衍爲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曰.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至於白首.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排牆填殺之.時年五十六.衍將死.顧左右言曰.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復誰咎哉.王敦過江.嘗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子元字眉子.少慕簡曠.亦有俊才.與衛玠齊名.荀藩以爲陳留太守.屯尉氏.元素名家.有豪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將赴祖逖.爲盜所害.初.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於是流俗放蕩.不尊儒術.阮籍諸人.襲有高名.競談浮虛.蔑棄禮法.尸祿耽寵.仕不親事.至衍而聲譽太盛.尤尚清談.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倣效.風教淩遲.裴頠乃著崇有論以譏之.衍不以爲然.攻難交至.莫能屈頠.原注.晉書裴頠傳.崇有論曰.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爲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埤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於虛無.謂之元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爲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爲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爲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沈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於胸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宗.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揚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列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頠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擿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頠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髣髴.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己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

弄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弄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捕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哉．永嘉末年．元帝渡江．王導爲鎮東司馬．陳頵遺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敍．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宏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郵．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原注．後漢書．卓茂以儒術舉爲侍郎．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光武即位．先訪求茂．以爲太傅．封褒德侯．漢書．朱邑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饋．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導不從．由是江左流風益盛．永和中．桓溫北伐．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歎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殺以享軍．意在宏也．坐中皆失色．時謝安當國．猶尚清談．不恤典禮．至於期功之喪．不廢絲竹．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志．羲之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王坦之聞之．乃作廢莊論以諷．安亦弗悛．以及於亡．原注．晉書王坦之傳．廢莊論曰．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揚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鬻莊軀放元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爲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羲農．徇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摩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徒之[illegible]．常識帶之所緣．故陶鑄羣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暢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踰於不達．離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疑詭而有其位者．非其嘗也．背默所未究．況捐之以爲風乎．且卽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懷之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遊方之外．衆人因藉之．以爲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生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浮雲俱征．僞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爲恥．士以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爲．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天下皆恢陵．夫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二．非生之道．無乃類乎．不與夫知徽之契．何殊風殺．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道也．蓋方所實．而異知諸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元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既．亹亹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

衍弟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尤重之．原注．晉書．衍妻郭氏性貪鄙．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持杖之．澄曰．安有王夷甫婦要路拾馬糞者乎．踰窗而走．王敦、庾顗爲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衍曰．誠不若卿落落穆穆然也．有經澄所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穎乃誅之．莫不稱快．及穎敗．東海王越請爲司空長史．以迎大駕勳．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鯤、庾敳、阮修皆爲衍所親善．號爲四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母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誕．窮歡極樂．惠帝末．衍白越以澄爲荊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敦爲青州．衍因問以方略．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算略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鎮．送者傾朝．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鷇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

朗．而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答．澄既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經懷．擢順陽人郭舒以爲別駕．委以州府．時京師危逼．澄率衆勤王．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爲如黨嚴嶷所獲．嶷僞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答曰．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爲信然．遂還．既而恥之．託糧運不繼．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巴蜀流人散在荊湘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既而襲之于寵洲．以其妻子爲賞．沈八千餘人于江中．于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俱反．推杜弢爲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于巴陵．澄亦無憂懼意．但與機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聽．於是上下離心．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後率衆擬杜弢．次于作塘．山簡參軍王沖叛于豫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杜蕤守江陵．澄遷于孱陵．尋奔沓中．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澄不從．初．澄命武陵諸郡同討杜弢．天門太守扈瓌次于益陽．武陵內史武察爲其郡吏所害．瓌以孤軍引還．澄怒．以杜曾代瓌．夷陵謹案．晉書脫陵字．袁遂、瓌故吏也．託爲瓌報仇．遂舉兵逐曾．自稱平晉將軍．澄使司馬毌丘邈討之．爲遂所敗．會元帝徵爲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爲江州．鎮豫章．澄過詣敦．澄夙有盛名．出于敦右．士庶莫不傾慕．兼勇力絕人．爲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澄手嘗捉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于絕帶．乃登于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矣．敦令力士路戎搤殺之．時年四十四．載尸還其家．劉琨聞澄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澄故吏佐著作郎桓稚上表理澄．請加贈諡．詔復澄本官．諡曰憲．長子詹早卒．次子徽．右軍司馬．

議曰．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也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存之則人道在．所以爲人也．去之則人道亡．雖人而不足以爲人矣．故君子之存之也．始則窮理盡性以至命．中則勤心忍性以立命．終則存心養性以俟命．然心爲甚．所以主乎性而統夫人者也．故慎操持而不放．則常存．心存則人道存矣．自王何崇尚清談．劇逃虛無．至二王當國．率天下而放心遺形．以敗壞禮法．剗去繩檢者爲高．于是君臣父子男女夫婦之倫盡亡．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典盡廢．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高光、昭烈、孔明之修理維持者．委地而不復存．天下遂無人道．中國于是乎亡矣．嗚呼．凡學術之不適實用．祇爲高深汗漫而不切者．皆殺天下．誤後世者也．有國君人者．可不辨哉．可不慎哉．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三下下

列傳第七十下下

狂士

樂廣　謝鯤　胡毋輔之子謙之　畢卓　光逸　衛玠　王濟

樂廣字彥輔，南陽淯陽人也。父方參征西將軍夏侯元軍事，廣時年八歲，元嘗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賢郎，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大興門戶。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人無知者。性沖澹，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歎曰：吾不如也。王戎爲荊州刺史，聞廣爲夏侯元所賞，乃舉爲秀才。楷又薦廣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逮與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瀏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及見廣，便覺己之煩，其爲有識歎美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文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原注：晉書：晉有孟客久留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忽覺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時河南廳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謂杯中

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杯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疴頓除，論者以爲酒杯蛇影，故今廣爲剖析之，玠如即愈，廣因也，玠思之經日，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令廣爲剖析之，玠如即愈，廣歎曰：此豈胸中蓄必無有肯綮之疾？）廣所在爲政，無當時譽，尋去職，遣變爲人所思，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人有過失，輒宏恕，然後善惡自彰。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以王樂稱首。（原注：晉書：廣少與宏亮、楊準相善，準二子豪、恺皆知名，準使先遣幾顧，傾性宏方，愛濟有高韻，謂準曰：君自及卿，卿亦自清出，準答曰：我二兒之侍耳，乃令樂之侍耳也。）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任放爲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己中立，任誠保素，時人莫見其際焉。（原注：晉書：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牆之孔，使人捫牆得蛇，如廣之，乃蛇亦絕。）慈愛太子之廢，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不勝憤歎，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敢河南中部收縛送獄，廣即解遣，衆爲廣危懼，孫劉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今若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善其言，廣故得不坐，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後安東王繇當爲僕射，轉廣爲右僕射，領吏部，代王戎爲尚書令，始戎爲樂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成都王穎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乂遊難，廣既處朝望，摹小謹，謗之，乂以則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乂猶以爲疑，廣遂以憂卒，三子凱、發、謨，凱字宏緒，大司馬齊王冏參軍，發字宏茂，太傅東海王越辟爲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桑除名，於時名士王元阮修無忤容，既捨之，又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辟爲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桑除名，於時名士王元阮修之徒，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爲之歎惜，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鄰高氏女有色美，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愀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轉參軍事。鯤以時方多故，鯤乃謝病去職，避地於豫章。（原注：晉書：鯤客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亭鬼殺人，亭鬼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恬然無懼色，便手應之，胸斷，視之鬼也，尋血既盡，鯤後亦卒無復妖怪。）左將軍王敦引爲長史，以討杜弢功，封成亭侯，丹憂去職，服闋，遷敦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倦，都不顧敦，敦有不臣之節，鯤知不可匡弼，乃從容風諫而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縱酒，敦以其名高，雅相資禮，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溫嶠嘗謂鯤子倘曰：卿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神鑒沈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及敦將爲逆，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匡主濟時，何如？對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理，出鯤爲豫章太守，又留不遣，藉其才望，逼與俱下，敦至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爾。初敦謂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戴若思爲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意，周戴南北之望，明公舉而用之，舉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鯤

弗知。敦怒曰。君麤疎耶。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與弟素相親重。聞之愕然。參軍王嶠切諫。敦大怒。命輒嶠。人士畏懼。莫敢言者。鯤曰。明公舉大事不蹤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震怒。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既誅害忠賢。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謂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勛。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仗衆望以順羣情。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勛侔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矣。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悖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于時。竟不朝而去。時朝望被害。皆爲鯤憂。而鯤推埋安常。時進正言。敦既不能用。內亦不沒。軍還。使之郡。莅政清肅。百姓愛之。尋卒官。年四十三。敦死。追贈太常。謚曰康。

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漢執金吾。父原、河南令。輔之少擅高名。有知人鑒。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凱俱爲太尉王衍所親狎。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鑿鑿不絕。誠爲後進領袖也。辟別駕、太尉掾。並不就。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遷尚書郎。預討齊王冏。賜爵陰平男。累轉司徒左長史。復求出爲建武將軍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遊。夜酣飲。不視事。咸都王穎爲太弟。召爲中庶子。遂與謝鯤、王澄、阮修、王尼、畢卓俱爲放達。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騎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遷爲河南尹。樂廣擬爲功曹。東海王越聞輔之名。引爲從事中郎。復補振威將軍。陳留太守王彌經其郡。輔之不能討。坐免官。尋除寧遠將軍揚州刺史。不赴。越復以爲右司馬本州大中正。越卒。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將軍諮議。祭酒。遷揚武將軍、湘州刺史。假節。到州未幾。卒。年四十九。子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正酣飲。謙之閉而爲磬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歐笑。呼入與共飲。年未三十卒。

畢卓字茂世。新蔡鮦陽人也。父謐。中書郎。卓少放達。爲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之。卓遂引主人飲于甕側。至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盃。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及過江。爲溫嶠平南長史。卒官。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爲博昌小吏。令使逸送客。值雨雪。畢體溼凍。還遇令出。逸解衣傅火。以令被中。令還見之。大怒。將拷。逸曰。家貧衣單。沾溼寒凍。無可代者。若不覆被。則已死矣。何惜一被不活一人乎。令奇而釋之。後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毋輔之與荀邃共詣令。令見逸。謂邃曰。彼假奇才。便呼上車與談。果傑士也。令怪客不入。吏曰。與逸語。令怒除逸名。遣之。後舉孝廉。爲州從事。樂官授輔之。輔之時爲東海王越從事中郎。薦逸于越。越即辟之。時避亂渡江。復依輔之。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宇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于戶外脫衣。露頭從狗竇窺之。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與飲。不舍晝夜。時人謂之八達。共薦之元帝。補軍諮祭酒。後爲給事中。卒官。

衛玠字叔寶。年五歲。丰神秀異。祖父瓘曰。此異兒也。顧吾老不見其成爾。總角乘羊車入市。觀者傾塵。皆以爲玉人。驃騎將軍王濟、玠舅也。雋爽有丰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及長。善言元理。多病體羸。母恆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吝嗟。以爲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聞玠言。輒歎服。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壻玉潤。辟命屢至。皆不就。久之。爲太傅西閤祭酒。拜太子洗馬。兄璪爲散騎侍郎。玠將奉母避亂渡江。臨別。謂璪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勉之。遂渡江。至豫章。見大將軍王敦。言論彌日。敦謂長史謝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于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所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以敦豪爽不羣。而好居物上。終非國之純臣。辭敦適建業。每出觀者如堵。羸疾益甚。永嘉六年卒。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後劉惔謝尚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崗清。叔寶神清。中興名士。惟王承及玠爲當時第一云。

議曰。樂廣高簡。尤善清談。廁於二王之間。不免爲狂。其謂名教中自有樂地。則異於彼狂矣。初嵇康阮籍皆問學淹博。孝操邁逸。自爲一世高人。勝士。鄙鍾會之亂臣。絕師昭之賊子。祇穢朝列。放心遺形。則有激而然。若畢卓諸人。中固無有。至于甕間盜飲。以爲適。閉室裸袒。以爲達。踰垣摟女。以爲淫。闖戶字父。以爲酷。特風俗之壞。無所顧忌。耶厭斯弛。至此極耳。夫風俗天下之元氣也。陶之以教化。維持之以紀綱。盤頓之以禮法。變通之以政事。以爲王風。鑄化。仁流善俗。然後能保天命而延國脈。故夏之忠。殷之敬。周之文。漢之質。以爲一代風俗。皆傳世數十。歷年數百。桓靈之季。漢政始衰。曹氏篡代。專尚威詐。繼之以佻薄。益之以浮華。終爲虛無狂誕。三代二漢之俗盡矣。晉之君相不務更化。重爲倡導。自比於非類。而淪於血肉。又亡秦之所不爲。先正謂晉隋不及秦。有以夫。

王濟字武子。司徒渾之子也。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老莊。文詞俊茂。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以母憂去官。起爲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武帝嘗會公卿潘牧於式乾殿。顧濟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時政得失。濟善清言。諷議將順。朝臣英及。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咸謂才能致之。非主壻故也。然外宏雅而內多忌刻。以父故。每排王濟。時議少之。齊王攸當之藩。濟既陳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常侍如故。數年入爲侍中。時渾爲僕射。主者處

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素與從兄佑不平，佑黨謂濟不顧其父，出爲河南尹，未拜，坐輸王官，廷免官，而王佑始見委任，濟遂被斥，外乃移第北邙山下，性豪侈，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登其牛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豚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障泥，前有水不肯渡，濟曰，此惜障泥也，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否，濟答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疎，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濟奕棊，而採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濟時伸腳局下，故皓譏焉，時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輩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將葬，時賢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髣髴似聲，眞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時吳蜀既平，大臣鉅室，寶貨充積，豪逐侈競，而濟與石苞之子崇及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壁以椒，愷用赤石脂，而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見，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以爲嫉己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當還卿，乃命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異，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愷嘗置酒，王敦與其從弟導俱在坐，女妓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欲殺之，使美人行酒，敦客飲不盡即殺，酒至敦所，敦故不持觴，美人悲懼失色，及導，導素不能飲，強爲盡觴，愷乃悅，美人得免，其驕傲如此，識者知其亂將作也。

議曰，魏晉名教頹墮（原注，文壞反，）喪心肆欲，莫不夸毗爲狂，高者既爲曠達，不經世務，故下者溺於淫侈，相與逐競，自天子親繫絳紗，縱羊車而幸監作，（原注，晉書，泰始元年，帝多聞良家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紗紗幣，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宮人，而貴戚者甚衆，帝莫知其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於是濟愷及張華，窮奢角富，藝士紈綺，瓦礫珠璧，歌兒舞妹，麗絕世世，因以成俗，至於東晉之踰金運，（原注，南史，齊東昏侯鑿金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長城之隆結綺，（原注，陳書，後主於光照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其窗牖壁帶鐫綺欄檻皆以沈檀爲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璣，每微風漸至，香聞數里，）石遂血胭脂以列几案，（原注，晉載，郭石多能以荒酒洗色，故飾宮人美澤者，皆洗血，置於盤上，共傳視之，）高洋斷股髀以爲弦歌，（原注，北史，齊文宣嘗殺人腿以爲琵琶，曰，佳人難再得，）皆桀紂之所不爲，而自胥啓之，嗚呼，學術之殺天下後世，若是之酷哉。

贊曰，崇愿翔僞，泯鼎墮則，放心遺形，楊然自得，勉勉貞士，甘爲狂人，遂俾魏晉，復生一秦，維綱解弛，倫類戕斃，既惟誤國，又誤後世，莊爲老兵，老乃佛媒，敗俗振遷，淪胥爲夷。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四

列傳第七十一

叛臣

漢　孟達（父他申戮）　黃權

叛者反君背國，不臣之甚者也，春秋之時，始則諸侯叛王，次則大夫叛諸侯，又其次則陪臣叛大夫，聖人每譏而誅之，以正不臣之罪，其叛而去者，祇曰出奔，如衛元咺奔晉，晉狐射姑出奔狄之類是也，據邑而叛，不得已而去者，則曰自某奔某，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之類是也，其叛皆在其人也，據邑而叛，以地歸我者，則曰以某地來奔，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黑肱以濫來奔之類是也，叛人之罪，不待貶絕而自見，我之納叛人之罪尤重也，然祇曰奔，不曰叛，猶未絕之也，入國據邑以叛者，則曰入于某以叛，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之類是也，入則逆辭，以則強辭，故直書叛，絕之也，境外國入國據邑，據地逼君以叛者，則曰自某國入某國據某地以叛，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

蘭以叛之類是也。曰自、曰入、曰以、曰叛、言重辭復甚之也。所以辨名定分，申固王法，人臣委質，可死而不可叛也。人君之命，可殺而不可較也。三國之義，魏爲篡漢之盜，吳始叛漢而終爲漢，與漢掎角治魏，故漢臣之始入於吳，終降於魏，吳臣之遂降於魏，皆叛臣也。魏之臣亦有人吳者矣，欲正君討賊，故申其志而不治也。築叛臣爲叛臣篇云。

孟達字子度，扶風人也。父佗，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讓家監奴與讓家事，招權納賂，宦官嚮獄，佗仕不遂，乃盡以其家財賂監奴，與共結親，積年家業爲之盡破。奴皆懼問佗所欲，佗曰：欲得卿曹拜爾。奴被恩久，皆許諾。時賓客來見讓者，門下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佗最後到，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佗車獨入，衆人悉驚。謂佗與讓善，爭以珍物遺佗，佗得之，盡以賂讓。讓大喜，佗又以葡萄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佗生達，劉璋之遣法正迎昭烈也，令達副正，各將二千人。昭烈因令達并領正衆，留屯江陵，蜀平，以達爲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爲達兵所害，達將攻上庸，昭烈疑達難獨任，遣養子副軍中郎將劉封自漢中乘沔水下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遣妻子宗族詣成都，昭烈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爲副軍將軍，達、耽、儀並聽節制，關侯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候命，會候覘沒，昭烈恨之，封與達復怨爭不和，奮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表辭昭烈曰：

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爲之士，深觀歸趣，臣委質以來，德薄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麟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領將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于五湖，員犯謝罪，遂巡河上。（原注：左氏傳：春伯納公子盧于及河，子親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子天下，臣之仇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子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于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薄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于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于君子，願君王勉之也。率所領降魏，時曹丕初即王位，既宿知達，聞其來，甚悅，令群臣有識察者往觀之。還曰：將帥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丕益欽達，遂與達書曰：近日有命，未足達旨，何者？昔伊摯背夏而歸商，百里奚去虞而入秦，樂毅感燕而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審廢興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丹青寫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勳，聞卿姿虔純茂，器量優絕，當騁能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翻然濯鱗清流，甚相嘉樂，虛心西望，依依若舊，下筆屬辭，懷心從之，昔虞卿入朝再見收相，陳平就漢，一覲參乘，孤今于卿，情過于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又曰：今者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邊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是以弛網羅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責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愼勿令家人鎮紛道路，以親駭疏也。若卿欲來相見，當且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後輕騎徐徐來東，達至，雖進見容觀閒雅，才辯過人，衆皆屬目，丕乘小輦，將出執達手，撫其背曰：卿得無爲劉備刺客耶？遂與同載，以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群臣以爲待之太過，不宜委以方任，丕曰：吾保其無他，亦當以箭射箭中爾，當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達遣書勸封降，封不答，申儀叛，封走成都，昭烈殺之，申耽遂降魏，魏降耽，慢遂將軍，徙居南陽，儀魏興太守，封真鄉侯，屯洵口，達初入新城，登白馬塞，歎曰：劉封申耽有金城千里而失之乎，聞者知其必復叛也。諸葛亮南征至漢陽，降人李鴻詣亮，時蔣琬費詩在坐，鴻曰：聞過孟達所適見王沖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帝不聽爾。（注案：陳志費詩傳載詩，乃諸葛亮書稱，略謂：烈者曰：先主，夏侯惇所改書，今此作先帝爲得其實。）達曰：諸葛亮見廟有本末，終不爾也。蓋不信沖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迴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背車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帝，反覆之人，何足與言耶？亮默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爲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過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託名榮貴爲乖離乎。（注案：陳志費詩傳作離，蜀志作乖離，與此合。志誤。）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帝待士之義，又禍道王沖造作虛語云足下度量吾心，不受沖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始達爲曹丕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既而丕及階尚皆卒，遂失寵粮，內不自安，于是復謀歸漢，達與申儀有隙，儀密表達有異志，達聞之，恐懼，欲舉兵，司馬懿以書慰解之，達猶豫未發，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吳漢交通，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漢各遣偏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懿分諸將以拒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請命，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周旋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懿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也。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斬達。（原注：魏略曰：宣王請達將李輔及達功郎賈四建之舊，申儀久在魏興，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執之，歸於雒陽，申耽字義舉，初在西平上庸間，聚衆數千家，故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操，操加其號爲將軍，領上庸都尉，達平，弟儀內徙，耽卒於南陽，王沖者，廣漢人，爲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爲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沖爲樂陵太守。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爲郡吏，州牧劉璋召爲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昭烈，使伐張魯，權諫，璋不聽，出權爲廣漢長，及昭烈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劉璋稽服，乃詣昭烈降，昭烈假權偏將軍，原注：徐整評曰：權忠諫於主，又閉城拒守，得事君之禮，武王下車封比干之墓，與商容之閭，所以大顯忠賢之士，所貴之旨，先帝假權將軍，善矣，然猶落少，未足彰忠義之高節，而大勸爲善者之心。）及曹操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於是昭烈以權爲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

邊南鄭、北降曹操。然卒破杜虞朴胡，殺夏侯淵，懷漢中。皆權本謀也。昭烈爲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爲治中從事，及即位，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爲後鎮。昭烈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昭烈自軍江南。（謹案：今志作自在江南。）及吳將陸遜乘流斷圍，南軍敗績，昭烈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所領并南郡太守史郤等三百一十八人詣荊州刺史，奉上所假印綬、棨戟、幢麾、牙門、鼓車降魏。曹不皆酒設樂，引見於承光殿，丕謂權曰：君舍逆效順，欲追蹤陳韓耶？權對曰：臣過受漢王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丕善之，賜權金帛、車馬、衣裳、帷帳、妻妾，下及偏稗皆有差。拜權爲侍中鎮南將軍，封列侯，即日召使驂乘，及封史郤等四十二人皆爲列侯，爲將軍、郎、將、百餘人。漢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昭烈曰：朕負權，權不負朕也。待之如初。（張注：裴松之曰：漢武用虞枉之言，漢奉陵之家，劉主拒簡司所執，皆前橫之室，二主得失，蘇秦、蘇代、君子、保文、周禮，其劉主之謂也。）漢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曹丕詔權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須後問。後得審問果如所言，昭烈因問至魏秦臣咸賀，而權獨否。丕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詔權，未至間，累罹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從莫不震懼，而權舉止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大將軍司馬懿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篤也。懿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曹叡景初三年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叡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爲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爲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獨二主平安，此其徵也。（謹案：王肅編曰：權對以爲明命之詞，若以魏爲正矣，月規心大星，王者惡之，漢昭烈亦而魏受無能，權將何辭以對。）明年卒。謚曰敖侯。子慈嗣，慈無子，絕。權留蜀子崇爲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戰於綿竹，死之。

議曰：孟達反殺，遣其梟黠，終於誅滅，宜矣。黃權知蜀逼脅，屢形忠諫，有大將軍之才，不幸而陷入曹氏，昭烈以負權自責，權惜一身，靦面僞朝，豈不負昭烈哉？若郝普、樂芳、士仁、吳之韓綜、孫秀、孫壹、步闡、孫楷，皆漢吳叛人，概見諸傳，普爲吳誘，舉零陵以降，使漢分荊州而不能討賊；芳、仁爲吳誘，使吳襲殺關侯，遂失荊州，而不能討賊；三子之罪大矣。吳之叛人，大抵皆孫皓時多其宗人。孟子曰：寡助之至，親戚叛之。故叛者有罪，致叛者獨無罪乎？紂貫盈而惡兆雕，皓惡稔而親宗叛，天命絕去，稱爲獨夫，迹底滅亡，可不戒哉。

贊曰：策名委質，是守是死，山岳可移，心無彼此。偷生隕節，挈瓶異人，尚克祖息，豈爲人臣。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五上

列傳第七十二上

篡臣

魏

司馬懿子師　昭　司馬孚子望

夫取不以道曰篡，殺越人於貨，閔不畏死，凡民罔弗憝，不待教而誅之。況放弒奪攘，盜有神器者哉。故弒兄而有國者，篡其兄者也。（原注：魯公子翬弒隱公，桓公以弟弒立是也。）弒父而有國者，篡其父者也。（原注：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而立是也。）弒君而有國者，篡其君者也。（原注：齊田恆弒簡公而有其國是也。）立於弒逆之朝而不討，亦篡也。（原注：魯羽父立桓公而討翬氏有死者是也。）由己以致弒，亦篡也。（原注：楚公子比劫立而靈王縊是也。）紿而不悟，亦篡也。（原注：晉狐其人弒孝武而云因疑暴崩，而安帝不利是也。）逼而從人，亦篡也。（原注：鄭師生從子公弒襄公是也。）王法所不赦，春秋所必絕，慘焉爲天下萬世之大變，必殘其人，豬其宮，以爲亂臣賊子戒。故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凡覓假縱釋者謂之奬篡，又何從而與之乎？自王道淩夷，春秋不作，三家始篡晉，田氏始篡齊，然猶有一國，而未有天下。逮受命而帝者，厥後莽雖僭竊，繼即誅滅，而光武中興，曹氏欺奪，雖有中國，而帝統自在昭烈。天下猶夫漢也，至司馬氏父子四世，穿

穴絲構。弒一君。(原注：高貴鄉公。)廢二君。(原注：齊王芳、陳留王奐。)泯落本支。誅除人望。賊殺義士。酷甚新室。曹氏之初。遂取漢、篡魏、平吳。遂有天下。受命而帝。十有八世。裁祀二百。自昔篡弒。未有若斯之極也。當時史臣爲尊親諱。自爲一代。不敢貶抑。其一時篡竊臣僚。皆與爲佐命元勛。猶未既備責也。至後世著述者。因仍不革。是獎篡也。不可以訓。故正名定分。以懿師昭爲首惡。賈充諸人爲魏臣。而盜魏與晉者。皆以爲篡臣。如宣王、景王、文王等不倫之號。皆削而不書。始終名之。如操之於漢云。嗚呼。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自晉而下。宋弒兩君而篡。(原注：晉安帝、恭帝。)齊弒兩君而篡。(原注：蒼梧王、順帝。)梁弒一君而篡。(原注：和帝。)陳弒一君而篡。(原注：敬帝。)隋弒一君而篡。(原注：靜帝。)後梁弒兩君而篡。(原注：昭宗、昭宣帝。)後晉弒一君而篡。(原注：潞王。)後周弒二君而篡。(原注：隱帝、湘陰公。)皆無討而有天下。三代二漢之治不復見。生民之禍日深。以篡弒爲常事。三綱淪。九法斁。皆晉啓之也。可不治哉。可不絶哉。

司馬懿字仲達。京兆尹防之子。兗州刺史朗之弟也。有狼顧相。反顧則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博學洽聞。性深阻若城府。任智數。多奇略。尤善孫吳兵法。見漢室衰亂。潛蓄異志。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曹操爲司空。辟之。懿以風痺辭。操使人夜往刺之。曰若動即殺之。懿堅臥不動。及操爲丞相。又辟文學掾。敕曰。若復盤桓。便收之。懿懼而從命。使與子丕游處。遷黃門侍郎。轉議郎、丞相東曹屬。尋轉主簿。操爲魏王。轉太子丕中庶子。丕信重之。遷軍司馬。孫權請降。上表稱臣。陳說天命。懿即勸操代漢。操不納。尋卒。曹丕立。封河津亭侯。轉丞相長史。及篡代。以懿爲尚書。頃之轉督軍、御史中丞。封安國鄉侯。黃初二年。督軍官罷。遷侍中尚書右僕射。五年。丕觀兵吳。留懿鎮許昌。改封向鄉侯。轉撫軍。假節。領兵五千。加給事中。錄尚書事。六年。丕復大興舟師伐吳。復命懿居守。太和四年。遷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黃鉞。景初元年。增封食邑。幷前二縣。(新案：晉書。事在景初二年。邑封。)初。燕王宇謂叡關中事重。宜遣懿便道從河內西還。詔已行而叡疾篤。復納劉放計。(能字)懿叡自力疾爲詔。呼宮中常所給使者曰。辟邪來。汝持我此詔授太尉也。辟邪馳去。初。懿至襄平。夢叡枕其膝曰。視吾面。俯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及受詔。便道鎮關中。次於白屋。而辟邪以詔至。令馳入雒陽。三日間詔書五至。手詔曰。間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閤入視吾面。懿疑雒陽有變。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入嘉福殿臥內。升御床。流涕問疾。叡執懿手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待卿。指示齊王芳曰。此是也。卿其輔此。朕無所復恨。又敕齊王令抱懿頸。懿頓首流涕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遂與大將軍曹爽並受遺詔輔少主芳。立。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爽各統兵三千人。共執朝政。更直殿中。乘輿入殿。爽欲使尚書奏事先由己。乃徙懿爲大司馬。朝議以爲前後大司馬累薨於位。乃以懿爲太傅。入殿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如漢蕭何故事。正始二年秋七月。增封食郾。臨潁。幷前四縣。邑萬戶。勛望日盛。而謙恭愈甚。八年夏四月。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謀遷郭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懿於是與爽有隙。五月。懿稱疾不與政事。九年春三月。

黃門張當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與曹爽爲伎人。爽乃與當密謀不測。懿潛爲之備。爽黨亦頗疑懿。會河南尹李勝將往荊州。辭懿。懿詐爲疾篤。錯亂其辭。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也。故爽等不復設備。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曹芳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懿于是奏郭太后廢爽兄弟。時懿子師爲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懿列陳闕下。於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羲營。懿親帥太尉蔣濟等勒兵出迎芳。屯於雒水浮橋上。奏爽等。爽惶懼。通懿奏。既而有司劾爽與何晏等謀反事。乃收爽兄弟及其黨與何晏、丁謐、鄧颺、畢軌、李勝、桓範等誅之。皆夷三族。二月。芳使太常王肅冊命懿爲丞相。增封潁川之繁昌、鄢陵、新汲、父城。幷前八縣。邑二萬戶。奏事不名。如漢霍光故事。懿上書辭讓。書十餘上。冬十二月。許之。復加九錫。朝會不拜。懿言太祖有大功德。漢氏崇重。故加九錫。此乃歷代異事。非後代所得議也。又辭不受。兗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淩、見懿威詐益盛。謀廢芳立楚王彪。因謀懿。三年春三月。王淩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討之。懿知其謀。不聽。夏四月。懿自帥中軍汎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淩計無所出。乃逆于武丘。面縛水次。以淩歸雒陽。至項。淩仰藥死。收其餘黨。皆夷三族。幷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鄴。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六月。懿寢疾。夢賈逵、王淩爲祟。甚惡之。秋八月戊寅。卒于雒陽。年七十三。芳素服臨弔。喪葬威儀。依漢霍光故事。九月庚申。葬于河陰。謚曰文貞。後改謚文宣。子昭爲晉王。追尊曰宣王。武帝篡代。上尊號曰宣皇帝。陵曰高原。廟稱高祖。懿內忌外寬。猜阻多權變。當操丕世。勤於吏職。輸力效計。夜以忘寢。至于芻牧之間。悉皆臨覽。由是卒無猜嫌。及平公孫淵。大行殺戮。誅曹爽。幷其支黨。男女無少長。姑姊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遂專大柄。畀之師昭。謀遷魏鼎云。師字子元。懿長子也。沈毅多大略。景初中拜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正始末。懿將誅曹爽。獨與師謀。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事平。以功封長平侯。懿卒。師令其黨白芳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乃命師以撫軍大將軍輔政。遷大將軍。加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正元元年春正月。曹芳以師擅政弱主。王室不得有爲。乃密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冗從僕射劉賢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師輔政。師密知之。殺豐。捕誅玄、緝等。皆夷三族。三月。乃諷芳廢皇后張氏。增師邑九千戶。幷前四萬。師讓不受。芳以元緝之誅。深不自安。而師亦慮難作。潛謀廢立。乃諷郭太后下令廢芳。詔公卿會議。羣臣失色。師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其若王室何。咸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稷以濟四海。二代行之于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亦惟公命。師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于是乃與羣臣共爲奏曰。帝不可以承天緒。臣請依漢霍光故事。收帝璽綬。帝本以齊王踐阼。宜歸藩于齊。使司徒臣柔持節與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廟。遣郭芝入白郭太后。后與芳對坐。芝謂芳曰。大將軍奏廢陛下。芳乃起。郭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於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郭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耶。

但當速取璽綬。郭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師。師喜。乃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芳受命涕泣。與郭太后別。就乘輿副車。從太極殿南出。是日與羣臣議所立。師曰。彭城王據。太祖之子。以賢則仁聖明允。以年則皇室之長。乃與羣公奏郭太后。使請璽綬。郭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絕嗣乎。吾以為高貴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于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師乃更召羣臣。以郭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曹髦。奏可。使中護軍望、兼太常河南尹肅、持節與少府褒、尚書亮、侍中表等奉法駕迎髦於元城。師復請璽綬。郭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欲以璽綬手授之也。髦至。乃親受璽綬。癸巳詔曰。德茂者位尊。庸大者祿厚。古今之通義也。其登位相國。增邑九千。并前四萬戶。進號大都督假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劍履上殿。賜錢五百萬。帛五千匹。以彰元勳。師固辭相國。初師目有瘤。使醫割之。驚而目出。（漢紀。正元二年。司馬師伐毌丘儉。文欽之子鴦來攻。驚而目出。事見陳志毌丘儉傳及晉書。）蒙之以被。痛甚。齧被敗而左右莫知。閏月疾篤。使弟昭總統諸軍。辛亥卒於許昌。年四十八。二月。喪至雒陽。髦素服臨弔。詔曰。公有濟世寧國之勳。克定禍亂之功。重之以死王事。宜加殊禮。其令公卿議制。有司議以為忠安社稷。功濟宇內。宜依霍光故事。追加大司馬之號。以冠軍大將軍增邑五千戶。諡曰忠武。昭為晉王。追尊曰景王。武帝篡代。上尊號曰景皇帝。陵曰峻平。廟稱世宗。昭字子上。景初三年封新城鄉侯。正始初為雒陽典農中郎將。值曹爽奢侈之後。昭蠲除苛役。勸農趨時。百姓大悅。轉散騎常侍。曹爽寇漢。以昭為征蜀將軍。副夏侯玄出駱谷。次於興勢。漢將王林夜襲昭。昭堅臥不動。林退。昭謂玄曰。費禕已據險距守。進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旋軍。以為後圖。爽等乃還。遂拜議郎。及誅爽。帥衆衞二宮。以功增邑千戶。夏四月。還洛陽。髦命改丘頭曰武丘。以旌武功。（通鑑。晉書。文帝紀。甘露三年春二月。斬諸葛誕。夏四月歸於京師。魏帝命改丘頭曰武丘。以旌武功。曹爽之誅。在齊王芳嘉平元年。與甘露三年相隔十載。中間攻戰封拜亦實不一。今於及誅爽。帥衆衞二宮。以功增邑千戶下。即接夏四月還于洛陽。夏四月上有闕文。）五月。髦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雁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八郡。地方七百里。封昭為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晉國置官司焉。九讓乃止。於是增邑萬戶。食三縣。諸子無爵者皆封列侯。秋七月。奏錄先世名臣元功之子孫。隨才敘用。四年夏六月。分荊州置二都督。王基鎮新野。州泰鎮襄陽。使石苞都督揚州。陳騫都督豫州。鍾毓都督徐州。宋均監青州諸軍事。景元元年夏四月。髦復命加爵秩如前。又讓不受。髦以昭三世宰輔。政非己出。情不能堪。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寮廢昭。五月戊子夜。使冗從僕射李昭等發甲於陵雲臺。召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戒嚴待旦。沈、業馳告昭。昭召護軍賈充等為之備。髦知事泄。帥左右攻昭。充使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蹕。刃出於背。髦殞于車下。昭召百寮議。使郭太后下令廢髦為庶人。以民禮葬之。以王經貳于己。殺之。又歸弒逆之罪于成濟。收濟家屬付廷尉。濟兄弟不即服罪。袒而升屋。醜言悖罵。自下射之。乃殪。遂夷三族。與公卿議立燕王曹宇之子常道鄉公璜。更名奐。奐進昭為相國。封晉公。增十郡。加九錫如初。羣從子弟未侯者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固讓乃止。二年秋八月甲寅。奐

使太尉高柔授昭相國印綬。司空鄭沖致晉公茅土九錫。固辭。三年夏四月。肅慎來獻楛矢、石砮、弓甲、貂皮。奐命歸于大將軍府。四年冬十月。奐以命諸將攻破漢。獻捷交至。乃申前命。封為晉公。丙午。奐命昭子中撫軍新昌侯炎為晉世子。咸熙二年春二月甲辰。朐䏰縣獻靈龜。歸於相國府。夏四月。孫皓使紀陟來聘。且獻方物。五月。奐命昭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簴宮縣。位在燕王上。進王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皆如帝者之儀。晉國置御史大夫、侍中、常侍、尚書、中領軍、衞將軍官。秋八月辛卯。昭卒。年五十五。九月癸酉。葬崇陽陵。諡曰文王。世子炎嗣為相國晉王。初昭以兄師嫡長早世無後。以炎弟攸為師嗣。自謂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將立世子。屬意于攸。何曾等固爭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髮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以炎為世子。炎既嗣立。遂欲代魏。諷曹奐遜位。奐乃使太保鄭沖奉皇帝璽綬。禪位于晉。炎初以禮讓。魏朝公卿何曾、王沈等固請。乃從之。設壇於南郊。即皇帝位。追尊昭曰文皇帝。廟號太祖。

司馬孚字叔達。懿之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懿仲達。孚弟馗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為八達。孚溫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諸昆菽食水飲。披閱不倦。臨淄侯植妙選官屬。以孚為文學掾。及曹丕為太子。徙為太子中庶子。曹操卒。丕號哭不已。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奈何效匹夫之孝乎。丕乃止。羣臣亦號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曰。大行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海內。而但哭邪。遂與尚書和洽備禁衞。具喪事。奉丕即位。時當選侍中常侍等官。丕左右舊人頗諷諭主者使欲就用。不調餘人。孚曰。雖有堯舜。必用稷契。今嗣君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乎。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更他選。轉孚中書郎、給事常侍。宿省內。除黃門侍郎。加騎都尉。時孫權稱藩。請送任子。及遣前將軍于禁還。久而不至。丕以問孚。孚曰。先王設九服之制。為要荒難以德懷。故不以諸夏禮責。陛下承緒。遠人率貢。權雖未遣任子。于禁不至。必有故。猶宜以寬待之。畜養士馬。以觀其變。後禁至。果以疾遲留。而任子竟不至。出為河內典農。賜爵關內侯。轉清河太守。初曹丕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衆議以征討未息。動靜節量。度支為重。及曹叡立。欲用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答云。似兄。叡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為度支尚書。孚以為擒敵制勝。宜有備預。每諸葛亮寇關中。邊兵不能制。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為討賊備。又以關中連遭兵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習戰。春夏務農。由是關中軍資有餘。後除尚書右僕射。進爵昌平亭侯。遷尚書令。及大將軍曹爽專擅朝政。懿既稱疾。孚亦不親事。及懿誅爽。孚與師屯司馬門。以功進爵長社縣侯。加侍中。吳諸葛恪圍新城。以孚督諸軍二十萬救之。孚次壽春。遣毌丘儉文欽等進討。諸將欲速擊之。孚曰。夫攻人者借人之力以為功。不可力爭也。故稽留月餘。乃進軍。吳師望風

而退。遷司空。代王淩爲太尉。及漢衛將軍姜維出隴右。雍州刺史王經敗。遣孚西鎮關中。統諸軍事。征西將軍陳泰與安西將軍鄧艾進擊維。維退。轉太傅。及曹髦遇弒。百官莫敢奔赴。孚枕屍股哭之。曰。弒陛下者臣之罪也。奏推主者。會郭太后令以庶人禮葬。孚與羣公上表乞以王禮葬。從之。後進封長樂公。及武帝篡代。曹奐就金墉城。孚拜辭執奐手。流涕歔欷。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詔曰。太傅勛德宏茂。朕所瞻仰。以光導宏訓。鎮靜宇內。顯率以不臣之禮。其封爲安平王。邑四萬戶。進拜太宰。持節揮督中外諸軍事。奉絹二千匹。及元會。詔孚乘輿上殿。帝于陛階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之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又給以雲母幢青蓋車。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南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以素棺單椁。斂以時服。泰始八年卒。年九十三。帝于太極東堂舉哀三日。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絳綿百匹。絹布各五百匹。錢百萬。穀千斛。以供喪事。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憲王蒼故事。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帝再臨喪親拜。並哀及葬。又幸都亭。望柩而拜。哀勵左右。給鑾輅車介士虎賁百人。吉凶導從二千餘人。前後鼓吹。配饗太廟。九子邕、望、輔、翼、昶、懷、珪、衡、景。望字子初。出繼伯父朗。寬厚有父風。仕郡上計吏。舉孝廉。除司徒掾。歷平陽太守。雒陽典農中郎將。從司馬懿討王淩。以功封永安亭侯。遷護軍將軍。改封安樂鄉侯。加散騎常侍。曹髦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沈、鍾會、並見親待。數侍宴會。髦性急。秀等居內職。急有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虎賁五人。師昭相繼輔政。未嘗稱慢。樞師昏主。望雖見親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爲征西將軍。持節督雍涼二州諸軍事。漢衛將軍姜維屢侵關中。及望至。廣政方略。維不敢深入。進封順陽侯。徵拜衛將軍。領中領軍。典禁兵。尋加驃騎將軍開府。頃之。代何曾爲司徒。武帝篡代。封義陽王。邑萬戶。給兵二千人。吳將施績攻江夏。邊境騷動。以望統中軍步騎二萬出屯陸阪。爲二方重鎮。假節加大都督諸軍事。會荊州刺史胡烈距績。破之。望乃班師。俄而吳將丁奉攻芍陂。望又率諸軍赴之。未至而奉退。拜大司馬。孫皓率衆向壽春。詔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據淮北。皓退。軍罷。泰始七年卒。年六十七。贈有加。望性儉吝而好聚斂。身亡之後。金帛盈溢。以此獲譏。四子奕、洪、整、楙。

議曰。司馬氏得政。而八達輩輩繼起。盛於齊之諸田。魏方陳絕骨肉。日益孤危。不及劉氏之季。廢興之迹。著於是矣。初誅曹爽。孚以尚書令爲司空。及誅王淩。由司空爲太尉。既誅毋丘儉。廢齊王。立高貴鄉公。則以太尉爲太傅。居懿之位。終于魏世。坐視師昭之逆而不去。武帝篡代。以皇叔祖父封爲安平王。原情定罪。則懿之次也。其遺齊王。則悲不自勝。紼高貴。則枕屍而哭。廢陳留。則拜辭隕涕。亦猶葬之抱孺子而泣。操之將終。涕泣而分香析履。一不及禪代之事。以一把淚抹天下萬世也。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自令視之。則魏之大姦也。又曰。不伊不周。不夷不惠。此正鄉原。賊德之甚者。中心蘊蓄。蓋露此語矣。

謹案。司馬懿諸傳。于其征伐事蹟。多削而不載。蓋事蹟已分見于他傳及晉本本紀。此特著其篡代之跡而已。司馬孚傳削其奏議等文。蓋亦猶此也。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五下

列傳第七十二下

纂臣

王沈　賈充 韓謐 荀勖 馮紞　鄭冲　王祥 弟覽　何曾 子劭　石苞 子崇　陳騫　荀顗　裴秀　荀

王沈字處道。司空袞之從兄子也。祖柔。漢匈奴中郎將。父機。東郡太守。沈少孤。養于袞。事繼母寡嫂以孝敬稱。好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爲掾。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及爽誅。以故吏免。後起爲治書侍御史。轉祕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及鄧艾將攻司馬昭。告沈及王業。沈業馳白昭。遂弒髦而立曹奐。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遷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刺史。遷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諸軍事。五等初建。封博陵侯。侵漢之役。吳人大出救漢。振蕩邊境。沈鎮禦有方。卒皆無虞。轉鎮南將軍。武帝立。拜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事中。沈以才望顯名當世。是以篡代之事。羊祜、荀勗、裴秀、賈充等皆諮謀於沈。以佐命勛轉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督城外諸軍事。封博陵郡公。時荀顗爲司空。鄭冲爲太傅。王祥爲太保。何曾爲太尉。石苞爲大司馬。賈充爲車騎將軍。陳騫爲大將軍。同時並拜。皆封郡縣

公，號曰八公。泰始二年卒，謚曰元。沈素清儉，不營產業，使所領兵作屋五十間而已。子浚嗣。

賈充字公閭，豫州刺史逵之子也。逵晚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爲名字焉。充少孤，居喪以孝聞，襲父爵爲侯，拜尚書郎，典定科令。累遷黃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參大將軍軍事，從司馬師討毋丘儉、文欽於樂嘉，師疾篤，還許昌，召充監諸軍事，後爲司馬昭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諸葛誕舉兵，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銳，若深溝高壘以敝之，可不戰而克也。昭從之，誕平，昭先歸雒陽，留充統後事，進爵宣陽鄉侯，遷廷尉。傅中護軍曹髦之討昭也，王沈、王業奔告於昭，昭爲之備。髦率童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奔散，充遂率衆逆髦戰于南闕下，髦自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謂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抽戈刺髦，刃出于背，殞於車下。曹爽立，進封安陽鄉侯，增邑千二百戶，統督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鍾會反於蜀，昭假充節以本官都督關中，擢右諸軍事。西據漢中，未至而會誅，時軍國多事，充與裴秀、王沈、荀勗同受腹心之任。昭又命充定法律，假金章，賜甲第一區，五等建封臨沂侯，爲晉元勛，深見寵異，祿賜優於百官。初昭以兄師侯贊王業，欲傳位於舞陽侯攸，充稱武帝寬仁，且又嫡長，宜主社稷，及昭臧疾，武帝請後事，昭曰：知汝者賈公閭也。武帝襲王位，拜充晉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改封臨潁侯，及篡代，以充開建大命，遷車騎將軍，假騎常侍、尚書僕射，更封魯郡公，母柳氏爲魯國太夫人。初柳氏知古今，重節義，竟不知成濟事出於充，每罵濟爲逆賊，左右無不竊笑。賜充子弟一人關內侯，後代裴秀爲尚書令，常侍車騎將軍如故，尋改常侍爲侍中，以母疾去職，上表欲立勛邊境，帝不許，又以充女爲齊王妃，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駙馬，朝賢欲進忠規者，皆幸充去，而荀勗爲充畫策，以女爲太子妃，會京師大雪，平地二尺，軍不得發，既而太子當婚，遂不行。朝臣畏充側目，吳將孫秀降，拜爲驃騎大將軍，帝以充舊臣，欲改班，使車騎居驃騎之右，充固讓，尋遷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會帝疾，充及齊王攸荀勗參侍醫藥，帝疾篤，朝廷屬意于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皆親疏等耳，然當立德，充不答。及帝疾愈，聞之，乃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尋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咸寧三年，日食三朝，充請遜位，乃不許，更以沛國之公丘益其封，伐吳之役，詔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統六師，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充遂大勛不捷，表陳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興軍致討，懼非其時，又臣老遇，非所克堪，詔不許。吳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輸師，賜充帛八千匹，增邑八千戶，分封從孫暢新城亭侯、蓋安陽亭侯、弟陽里亭侯、混從孫關內侯，衆皆增戶邑，充本無南伐之謀，固陳不見用，及吳平，大悅，欲請罪，帝聞充當詣闕，豫幸東堂以待之，罷節鉞儀佐，仍假鼓吹麾幢，充與羣臣上告成之禮，請有司具其事，帝謙讓不許，及疾篤，上印綬遜位，帝遣侍臣諭旨問疾，殿中太醫致湯藥，賜牀帳錦帛，自皇

太子宗室躬省起居。太康三年四月卒，年六十六。無子，以外孫韓壽子謐爲嗣，帝爲之慟，使使持節、太常奉策，追賜太宰，加袞冕之服、綠綟綬、御劍、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護喪事，假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緹麾、大路、鑾路、輜軿車、帳下司馬、大車、椎斧、文衣、虎賁、輕車、介士、葬禮依崔光及安平獻王故事，給塋田一頃。謐字長淵，韓壽子也，頗才學，既爲充嗣，與賈后中表專恣，權傾人主，貴游豪戚浮競之徒，輻輳其門。累遷散騎常侍、後軍將軍，以廣城君喪去職，未終，起爲秘書監，掌國史，立晉書限斷，尋轉侍中，領秘書監如故。時謐從帝幸宣武觀校獵，諷尚書于會中召謐受拜，號左右莫使人知，于是衆始疑其有異志矣。賈后之弒楊太后、殺太傅楊駿、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皆與謐謀，及謐侍講東宮，恃其親貴，不爲懸懷太子降屈，與太子弈棊爭道，成都王穎在坐，叱之曰：臭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怒，言諸賈后，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初廣成君欲以韓壽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昏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賈后皆不聽，而爲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爲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言，及謐傲縱，數爲無禮，深惡之。謐至東宮，則舍去入于後庭，謐遂銜憾，譖太子于賈后曰：太子多蓄私財以給小人者，賈氏故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廢后于金墉，如反掌爾，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可以自安。后深以爲然，乃詐爲有娠，納產具，取韓壽子慰祖養之，欲以代太子，遂誣構太子謀逆，廢於金墉，尋殺之。及趙王倫討賈后，以詔召謐于殿前，將誅之，謐走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韓壽兄輩令保，弟散騎侍郎預、吳王友鑒、少弟蔚、謐母賈午，皆伏誅，於是賈、郭、韓三族無孑類矣。

鄭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家貧恬退，耽玩經史，由是不爲州郡辟用，及曹丕爲太子，命沖爲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儒雅無幹局，管食縕袍，而以廉稱，大將軍爽引爲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勛，嘉平三年拜司空，及曹髦從沖受尚書，與侍中鄭小同俱被優禮，轉司徒，曹奐立，進拜太保，位三司之上，封壽光侯，雖居台輔，不預世事，從容自保而已。及奐遜位，使沖奉策，武帝篡代，拜太傅，進爵爲公，司隸李憙、中丞侯史光奏沖及何曾、荀顗等各以疾病，俱應免官，武帝不許，沖遂不視事，表乞懸骸，帝遣使申諭，固辭，上貂蟬印綬，詔又不許。九年，沖又抗表致仕，詔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賜几杖不朝，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褥簾帳，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爲散騎常侍，使常優遊定省，祿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明年卒，帝于朝堂發哀，追贈太傅，謚曰成，咸寧初有司奏沖與安平王孚等十二人皆存銘太常，配食于廟，沖無子，以從子徽爲嗣，位至平原內史。

王祥字休徵，琅琊臨沂人，性至孝，早喪其母，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于父，每使除掃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嗜欲食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以奉母，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

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如此。漢末遭亂，扶母及弟覽避地廬江，懸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辟命，母終，居喪毀瘁，幾不能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祥年已六十，固辭不受，覽勸之，爲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輒討破之，州界清靜，教化大行，州人歌之曰：海沂之廉，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舉秀才，除溫令，累遷大司農，曹毓立，與定策功，封關內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從討毋丘儉，遷太常，封萬歲亭侯，毓幸大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毓北面乞言，祥陳君臣政化之要，聞者莫不警厲，及毓遇弒，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乘有愧色，頃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戶，及昭爲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遂拜，而祥獨長揖，昭曰：今日方知君見顗之重矣。及武帝篡代，拜太保，進爵爲公，加置七官之職，御史中丞侯史光奏祥年老請免官，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簾褥，以舍人六人爲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發爲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絜清素，家無宅宇，權留本府，非所賜館，成乃出，泰始五年卒，謚曰元。覽字元通，祥弟也，母朱氏遇祥無道，覽見祥被捶撻，輒涕泣抱持，朱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供之，朱密伺祥，覽知之，徑迴取酒，祥爭而不與，朱遂反奪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遂止，于是覽與祥俱以孝友稱，累遷宗正卿，光祿大夫卒。

何曾字穎考，太僕夔之子也。曾少襲爵，好學博聞，與同郡袁侃齊名，曹叡初爲平原侯，曾爲文學，及叡立，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出補河內太守，徵拜侍中，嘉平中爲司隸校尉，撫軍校尉，尹模憑寵作威，姦利益積，曾奏劾之，時曹爽專權，司馬懿稱疾，曾亦謝病，爽誅，乃起視事，曹芳之廢，曾謀爲多，正元中爲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之鎮，又遷征北將軍，進封朐昌鄉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朗陵侯，昭爲晉王，曾與高柔、鄭沖俱爲三公，入見，曾獨拜致敬，武帝襲王侯，以曾爲晉丞相，拜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篡代，拜太尉，進爵爲公，食邑千八百戶，泰始初以本官領司徒，曾固讓不許，進位太傅，以年老屢乞遜位，詔遣太宰侍中公如故，朝會劍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賜錢百萬，絹五百匹，及八尺牀帳簾褥，自別置長史、掾屬、祭酒，及員吏一依舊制，所給親兵宮騎如前，主者依次按禮典，務使優備，後每召見，敕以常所飲食服物自隨，令二子侍從，咸寧四年卒，年八十，及葬，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議曰：謚案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己與此同，宜謚繆醜公，帝不從，策謚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謚曰元，劭字敬祖，趙王倫篡位，以爲太宰，驕奢僭貴，又汰于曾，衣服玩好，新故互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雖太官御膳無以加之。（謂案：晉書·永寧元年卒，謚曰康。）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有智度，倜儻觀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姦無雙，縣召爲吏，給農司馬，會竭省

陽令郭況求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況信曰：二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既而被使到鄴，事久未決，乃販鹽于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謂苞當至公輔，苞見吏部郎許允求爲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鄉人，當在朝廷，何小縣乎，稍遷司馬師中護軍司馬，懿聞苞好色薄行，以讓師，師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貞廉之士，未必能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九合之謀，漢高捨陳平之污行而取其六奇之算，苞雖未可上儕二子，亦今之選也，徙鄴典農中郎將，歷東萊琅邪太守，所在有威惠，遷徐州刺史，司馬昭之敗于東關，苞軍獨全，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授卿，乃遷奮威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及諸葛誕舉兵淮南，苞統青州諸軍事，督兗州刺史州泰（注案：州泰見鄧艾傳，與此合，晉書作州泰，誤。）徐州刺史胡質、節毅卒爲游軍，以備外寇，吳遣大將朱異、丁奉來援誕，苞逆擊破之，異等退走，轉鎮東將軍，封東光侯，假節，頃之，代王基都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曹毓，留語盡日，既出，白昭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威濟之事，後進位征東大將軍，遷驃騎將軍，昭卒，賈充荀勗議葬禮未定，苞來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遂與陳騫謀曹奐遜位，武帝篡代，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羽葆鼓吹，泰始八年卒，葬禮皆如魏司空陳泰故事，車駕臨送於東掖門外，策謚曰武，苞六子：遙、喬、統、浚、儁、崇，以統爲嗣，歷射聲校尉、大鴻臚，崇有才望，累遷衛尉，與潘岳等諸事賈謐，將修廢趙王倫篡逆，爲孫秀所殺。

陳騫字休淵，司徒矯之子也。（謂案：晉書·矯本廣陵劉氏，爲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沈厚有智謀，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徵爲相國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尚書，封安國亭侯，漢兵出隴右，以尚書行安東將軍，壽春平，拜使持節都督淮北諸軍事，安東將軍，進爵廣陵侯，轉都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轉都督江南諸軍事，徙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封鄴侯，武帝篡代，以佐命助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出爲都督揚州諸軍事，餘如故，假黃鉞，攻拔吳枳里城，破涂中屯戍，賜霧兄子悝爵關中侯，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爲心腹，而騫智度過之，充等亦自以爲不及，咸寧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賜袞冕之服，詔聽留京師，以前大尉府爲大司馬府，給乘輿輦，出入殿中，如漢蕭何故事，騫累稱疾辭位，許之，位同保傅，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不朝，安車駟馬，以高平公遜第，帝以其助舊耆老，禮之甚重，又以騫有疾，聽乘輿上殿，元康二年卒，年八十一，加以袞斂，贈太傅，謚曰武，及葬，帝於大司馬門臨喪，望柩流涕，禮依大司馬石苞故事，子輿嗣。

荀顗字景倩，尚書令彧之第六子也，性至孝，總角知名，博學洽聞，理思周密，以父勛除郎中，司馬懿輔政，見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時曹爽專權，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顗營救得免，及曹髦立，顗言于司馬師曰：今上踐阼，權道非常，宜速遣使宣慰四方，且察外志，丘儉文欽果不服，舉兵，顗預討儉等有功，進爵萬歲亭侯，邑四百戶，司馬昭輔政，遷尚書，昭征諸葛誕，

留顗鎮守，顗甥陳泰卒，顗代泰爲僕射，領吏部，顗承泰後，綜核名實，風俗澄正。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侯，以母憂去職。昭奏宜依漢太傅胡廣喪母故事，給司空吉凶導從。漢亡復建五等，命顗定禮儀，顗上請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孔顗共刪改舊文，議定晉禮。咸熙初，封臨淮侯。武帝篡代，進爵爲公，食邑一千八百戶，遷司徒，尋加侍中。遷太尉，都督城外牙門諸軍事，置司馬親兵百人，頃之又以顗行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故。泰始十年卒，帝爲舉哀，皇太子臨喪，二宮賻贈，禮秩有加。顗明三禮，知朝廷大儀，而無賈直之操，惟阿意苟合于荀勗、賈充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顗上言賈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參選，以此獲譏于世。顗無子，以從孫徽嗣。

裴秀字季彥，尚書令潛之子也。八歲能屬文，及長兼綜學藝，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度遼將軍丘儉薦秀於大將軍曹爽，爽乃辟爲掾，遷父爵清陽亭侯，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頃之爲廷尉正，歷司馬昭安東及衛將軍司馬，遷散騎常侍，昭討諸葛誕，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以行臺預參謀略，滅平，轉尚書，進封鉅鹿鄉侯，增邑千戶，賞奐立，以豫議定策，進爵縣侯，增邑七百戶，遷尚書僕射。咸熙初，益革制度，荀顗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五等建，封秀濟川侯，初昭未定嗣，而屬意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言於昭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即王位，拜尚書令，右光祿大夫，與御史大夫王沈、衛將軍賈充、俱開府加給事中，及篡代登遐之際，總握機要，儀制典則，皆所裁定，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戶，拜司空，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強牽引，漸以闇昧，於是甄摘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于祕府，服寒食散，嘗飲熟酒而飲冷酒，泰始七年卒，年四十八，詔謚曰元，二子潛、頠，潛嗣位至散騎常侍，早卒，潛庶子憬不慧，別封高陽亭侯，以弟頠嗣。

荀勗字公曾，漢司空爽曾孫也，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博學練達政理，辟大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勗獨臨赴，出爲安陽令，有遺愛，縣爲立祠，轉驃騎從事中郎，遷廷尉正，參司馬昭大將軍軍事，尚關內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曹髦討昭，大將軍揆孫祐守閶闔門，昭弟安陽侯幹聞變欲入，祐拒之，幹遂白昭，欲族誅祐，勗諫曰：孫祐不納安陽，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不可以喜怒爲輕重，今成倅刑止其身，祐乃族誅，恐貽私議，乃免祐爲庶人，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昭爲晉王，以勗爲侍中，封安陽亭子，邑千戶，武帝篡代，勗謀居多，封濟北郡公，勗以羊祜讓，乃固辭爲侯，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懷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又立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爲法，王濬表請伐吳，勗與賈充固諫，帝不從，而吳果滅，以專典詔命功，封子一人爲亭侯，邑一千戶，賜絹千匹，又封孫顗爲潁陽亭侯，太康中，以勗爲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

辟召，守中書監侍中侯如故，久之以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惘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我邪！居職月餘，以母喪上還印綬，帝不許，遣常侍周悛喻旨，勗乃視事，勗久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爭，故得終始全其寵祿，太康十年卒，詔贈司徒，謚曰成，勗十子，其達者輯、藩、組、耕，輯官至衛尉，卒，謚曰簡子，藩謚卒，謚曰烈，無嫡子，以弟息識爲嗣，馮紞字少胄，安平人，博習經史，機悟詭譎，仕爲魏郡太守，累遷越騎校尉，以便佞得幸武帝，遷左衛將軍，寵愛日隆，與荀勗朋附賈充，納賈妃，出齊王攸，皆其謀也，疾張華如讎，華之都督幽州，至鎮，撫循夷夏，戎蠻益振，帝復欲徵之，紞侍，帝從容語及鍾會，紞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紞免冠謝曰：臣聞善聽者必知穴機，緩急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進之，漢高祖珍寵五王而夷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與奪使之然爾，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居以重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逆，猶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紞稽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履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耶，紞因屏左右而言曰：陛下謀崔之臣，著大功于天下，據方鎮，繡戎馬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時謂紞之識賊，楚賈晉五不是過矣，太康七年疾篤，詔以爲散騎常侍，卒，帝甚惜之。

隴曰：王沈、賈充，皆世攀魏祿，朋姦竊寵，親爲弒逆，首倡禪代，校諸逆臣，師昭之次也，鄭沖、王祥、繆明行修，德有餘而節不足，與何曾、石苞等皆以魏大臣爲晉上公，號八公，改代易姓而居位自如，謂不與篡得乎，充諸人其始皆以至孝稱，終則或盜之爲孝，至於何曾之言阮籍，欲投之四裔，安然以大孝自處，夫孝始于事親，終于事君，故以孝事君則忠，率理不越，守死善道，全德踐形，乃可謂孝，故舜烝烝乂不格姦，明于庶物，察于人倫，曾子省身守約，易簀正終，啓手啓足，全而歸之，乃爲至孝，彼方屑屑於飲食起居之間，輒敢黨賊篡殺，自陷大逆，如充成濟之事，竟欺其母不使之知，忍聞逆賊之罵，又焉得爲孝乎，荀勗、馮紞、諂附於充，貪緣勢位，沽衒小慧，協圖大姦，立賈后，出齊王，深樹禍本，宋都雍有言，晉室之禍，不在于石勒長嘯上東門時，在荀勗夕陽亭之一語，嗚呼，既亡魏，又亡晉，復亡中國，既覆賈氏，又覆荀氏，小人患失，一至此哉。

贊曰：以益爲當，公行擅篡，魏遽爲晉，王路多難，禪綬未揜，鄴臺已荒，區區儉兒，靦面高光。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六

列傳第七十三

取漢諸臣、平吳傳者則序、取漢傳者亦有序、今闕。

鄧艾州泰 段灼 鍾會向雄 衛瓘

鄧艾字士載、義陽人也。[補案：陳志作義陽棘陽人。]少孤。曹操破荊州、徙汝南、爲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書、故太丘長陳寔稱言文爲世範、行爲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族有與同者、故改焉。爲都尉、舉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護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給甚厚。艾初不爲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竊笑焉。後爲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懿。懿奇之、辟爲掾、遷尚書郎。[原注：世語鄧艾少爲屬城典農都尉、與石苞皆年十二三、謂者陽翟郭元信、武帝舅郭槐之子、建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許都、元信坐誅、槐之、湖二人皆當遷至爲丞相、艾後爲典農功曹、參軍事、苞爲典農郡長、來入御、以艾苞與御、行十餘里、與語實王、由此見知、遂設拔擢。]時欲廣田積穀爲伐吳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海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灌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旨、又謂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于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補案：陳志作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

且田且守、水陸並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懿善之、事皆施行。[補案：通典曰、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翦淝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千人、且耕且守、兼防淮隅、百尺一堰、上引淮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于汝南北、東至海、淮北皆相連接、自陳蔡到東師、農田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備、而無水害。出參征西將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漢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幟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于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尋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待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兵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爲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強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困、每伺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弟日疏、外土之威寖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雁門、離國窮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荒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師新輔政、多納用舊、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己吏父、已死、遣吏祭之、重道其母、舉其子爲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殷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于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乘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創而歸、此恪殘暴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強、兵強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官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于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曹蹤立、進封方城亭侯、毋丘儉作亂、遣健步齎書欲疑惑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嘉城、作浮橋、司馬師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于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興賊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于黎漿拒戰、遂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謂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庫空虛、百姓流離、幾于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賊有點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

有備。乃回從瓷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甘露元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不寧。艾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于江岷。今以艾為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百戶封子忠為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遷征西將軍。前後增邑六千六百戶。景元三年。又破維於侯和。維卻保沓中。四年秋。詔諸軍攻漢。大將軍司馬昭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卻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卻。尋還從橋道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漢守將馬邈降。漢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

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將斬之。謹案。纂今志作出。宋本作纂。與此相合。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到雒。漢帝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牋詣艾。至成都。漢帝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櫬。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漢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帝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漢羣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綿竹築臺以為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漢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漢士大夫曰。諸君賴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艾相值。故窮耳。識者笑之。十二月詔曰。艾耀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搴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頸。歷世逋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也。其以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原注。袁子曰。諸葛亮重人也。而驟用蜀兵。此知小國弱民難以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由之危險。鍾會以二十萬衆留劍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已飢。艾雖戰勝克將。使劉禪數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反矣。故功業如此之難也。國家前有壽春之役。後有滅蜀之勞。百姓貧而倉廩虛。故小國之慮在於既勝而力竭。成功之後。戒懼之時也。艾言於司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煑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于京都。吳以為流徙。則於向

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平定。以為可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為之宮舍。爵其子為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已結。詔書檻車徵艾。艾仰天歎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起之酷。復見今日矣。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綿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雒還者悉誅。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城。謹案。西城。陳志作西域。晉書作西城。與此合。考後漢書郡國志。益州有西城縣。師纂亦與艾俱死。纂性急少恩。死之日。體無完膚。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原注。荀綽冀州記。邵起自幹吏。位至衛尉。長子翰。河中太守。中子敞。大司農。小子倩。字君幼。寬厚有器局。勤於當世。歷位冀州刺史。太子右衛率。翰子俞。字世都。清貞貴素。辯於論議。採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少有能名。辟太尉府。稍歷顯位。至侍中中書令。遷為監。謹案。易彖之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云有功。下云利見大人。往有功也。邵遂斷章取義。不拘本文。故以有功代得中也。蓋此類晉書多有之。泰始元年。晉武帝纂代。詔曰。昔太尉王淩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

然被書之日。罷遣人衆。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為惡者。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絕。三年。議郎段灼上疏理艾曰。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隴右之志。艾修治備守。積穀強兵。值歲凶旱。艾為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以少擊多。摧破彊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艾受命忘身。束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淩雲。士衆乘勢。使劉禪君臣面縛。叉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縣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陛下龍興。闡弘大度。釋嫌忌受誅之家。不拘敘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為立祠。今天下民人為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以為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尸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謚。死無餘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為者寡而悅者衆。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謹案。天下徇名之士二十字。陳志無。此據晉書。帝嘉之。九年。詔曰。艾有功勳。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民隸。朕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為郎中。艾在西時。修治障塞。築起城塢。泰始中。羌虜大叛。頻殺刺

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咸寧中、積射將軍樊晨爲西戎牙門、武帝問晨所由進、晨自陳爲鄧艾伐蜀時帳下將、帝遂問艾死狀、震具陳艾之忠、言輒流涕、先是以艾孫朗爲丹水令、由此遷爲定陵令、次孫千秋有時望、光祿大夫王戎辟爲掾、永嘉中、朗爲新都太守、未之官、在襄陽遇火、及母妻子、舉室燒死、惟子韜子行得免、千秋先卒、二子亦燒死、艾州里時寄南陽州泰亦好立功業、善用兵、荊州刺史裴潛以爲從事、司馬懿鎮宛、潛數道泰詣懿、由此爲懿所知、及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泰、泰頻喪考妣、服九年居喪、懿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爲新城太守、原注：世語：司馬宣王爲泰官、使尚書選舉調泰、泰辭疾、懿怒、密府、三十六日擢爲新城太守、乞見樂小事一位、疑乎、樂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事吏職、閑雅騎士、乎、又何遲也、樂答咸悅、後歷兗豫州刺史、所在有績效、累遷征虜將軍、假節都督江南諸軍事、景元二年卒、追贈衛將軍、謚曰壯侯、段灼、謹案、晉書、灼字休然、敦煌人、從鄧艾伐漢有功、封關內侯、入爲議郎、既申鄧艾、又數上書言事、謀謨經遠、辭旨慷慨、有國士之風、累遷明威將軍魏興太守、謹案、晉書、灼卒於官、

謹案、目錄此下有鍾會衛瓘傳、今闕、

議曰、鍾會徼翼謀叛、鄧艾專擅致嫌、衛瓘詭計毀之、得國而終不振旅、荀卿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哉、然而當會之怖艾、瓘能拒之、則艾不爲、艾不爲則會不反、亂何自而生哉、與會同艾濟其姦、遂并誅滅、獨享成功、光賁公衮、卒之父子九人、一夕并命、於是知天道之不可誣也、

贊曰、火德告終、嶷嶷失險、三臣同罪、功以過掩、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七

列傳第七十四

平吳

羊祜　杜預子耀　王渾　周浚　王濬　唐彬

建安以來、孫氏據有江東、迄晉太康六七十年、叨僭大號、抗衡中國、漂骸江漢、驅血淮海、膠并黔黎、頓缺鋒刃、苗民、荊舒、淮夷、吳楚之禍所未有也、晉既代魏、增修德政、柔服以禮、包舉以術、戡克以來、乘孫皓之兇虐、東西萬里、六道並進、琅邪王伷出涂中、王渾出江西、王戎出武昌、胡奮出夏口、杜預出江陵、王濬唐彬下巴蜀、夷險清穢、天下始一、殘姓遺民、復蘇生賴、此晉氏有功於天下之大者也、平者何、定也、至是而天下始定、太平可期也、何以不書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滅者無罪、滅之者有罪、孫皓暴虐、復不死圖、爲得爲滅、書平、尊晉也、尊晉、所以罪吳也、故取平吳諸將、列於終篇、以卒三國之事云、

謹案、羊祜杜預傳文闕、止存議、

議曰、魏晉以來、專尚詐力、以相傾軋、羊祜獨務德信、開示公道、不爲掩襲、使吳人心服、一舉而奄有江淮、混一區夏、孔明之後、一人而已、至於謂王衍必敗俗傷化、告武帝以既平之後、當勞聖慮、卒皆如其言、晉

氏之聖臣也、杜預學識遠到、志力剛明、有古儒將之風、而德度弗逮祜也、

王渾字元沖、司空昶之子也、沈雅有器局、襲父爵京陵侯、辟大將軍曹爽掾、爽誅免、起爲懷令、參司馬昭安東軍事、累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咸熙中、爲越騎校尉、武帝篡代、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饑、渾開倉廩賑贍、百姓賴之、泰始初、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事、鎮許昌、轉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與吳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降附甚多、吳將薛瑩、魯淑、率衆十萬向弋陽、新息、時州兵休放、衆裁數千、渾乃潛兵濟淮、出其不意、擊瑩等、破之、以功封次子尚爲關內侯、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城、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擊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籍其稻苗四千餘頃、獲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觀其險易、攻取之勢、及大舉、渾率師出橫江、遣參軍陳慎、都尉張喬、攻尋陽瀨鄉、又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周興等五人、又遣殄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吳將俞恭、破之、多所斬獲、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來降、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嶷、楊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安、送印節詣渾降、既而王濬破石頭、虜孫皓、明日、渾始濟江、登建業宮、陞酒高會、自以先至江上、破皓中軍、按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怏怏、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原注：晉書王渾傳：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東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追殊勳、令騰璞將敕死百衛、不得分吳土封、以成西軍之功、及拓大業、獲張悌、俘馘無辭、防禦、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勳茂著、其增封八千戶、並開爲公、封子澄爲亭侯、弟鴻爲關內侯、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春、時吳人新附、渾撫循接納、座無虛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服、徵升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會出齊王攸東藩、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爲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王朝、與聞政事、實爲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爲人、修潔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骨肉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伯父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盧、亦不爲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闕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惟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所深忌也、愚以爲太子太保齊王攸宜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共爲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補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今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

能默已。私嘉僖女存國之志。原注：列女傳：僖漆盜色之女。過時未適人。宣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淫而嘯。穆姬從之遊。謂曰：何天之慈。子欲除乎。吾爲子求偶。遂宣女曰：始吾以子爲智。今反無識也。君將。終之故不樂而死。義雖君公老而太子幼也。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纖萬分之勤。臣而不言。誰當言者。帝不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卽位。加侍中。又京陵盜士官如睢陵比。及誅楊駿。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吏。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爲舊典。當令皁服。論者美其識而識體。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濟驂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壓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假而瑋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赴宮。帝嘗勸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詔沖虛。詢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恥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指宜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寃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鎭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于事爲便。帝然之。又詔御史錄尚書事。郡所屬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元康七年卒。時年七十五。謚曰元。長子尚早亡。次子濟有傳。

蘇紹曰。錄此下有周浚、王濬、唐彬三傳。今闕。

議曰。濬既克濟建業。渾亦獻攻橫江。皆爲得倒。渾其次也。然語平吳之功。武帝歸之羊太傅是已。濬等特輸力而終之爾。始用濟則祐也。著恩信則祐也。力請大舉以乘孫皓祐也。卒之杜預使濬不受節度。以成破竹之勢。而徑造建業。濬乃自以爲功而忘羊杜。渾又爭之。過浮於功矣。君子哉唐彬也。稱疾迎留。濬然無說。賢濬渾遠矣。近世曹武惠克金陵。稱疾以全生業。及振旅凱入。以榜子見稱。率敕江南幹事回。不矜而莫與爭功。豈彬之義。有以激之歟。

贊曰。九服兵爭。三方幅裂。吳天悔禍。蓋臣稱帝。龍騰虎渡。盧焰撲滅。宏我王統。六合始一。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八

列傳第七十五

列女

漢

宏農王妃　皇甫規妻、陰瑜妻　蠻道妻　董祀妻

魏

龐娥親　姜敍母　趙昂妻　杜有道妻　曹文叔妻、羊耽妻　許允妻

吳

孫翊妻　張白妻

柔順女之德。以周女之節。二者兼備。婦道盡矣。故坤之繇曰。利牝馬之貞。其傳曰。柔順利貞。坤至柔而動也。剛夫婉婉而無不順。執德而不改其操。然後合乎坤德。才智工巧容色不與焉。是以詩稱靜女美共姜、原注：詩靜女。衛國風。毛萇傳曰。女德貞靜而有法。乃可說也。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伯姬詩以絕之。春秋書紀叔姬、宋共姬。原注：春秋莊公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酅。二十九年。紀叔姬卒。三十年。葬紀叔姬。紀亡而叔姬不歸宗國。歸酅以死。故特爲書以美之。襄公三十年。宋災。伯姬卒。穀梁傳曰。宋共姬。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譏之也。何休曰。宋災。伯姬卒焉

其辭謹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與忠臣、良士、義夫、孝子，共垂竹帛．光石潔玉．鐫然不朽．漢成帝嬖趙氏．劉向集古賢女爲列女傳．進規致諷．而班史不錄．范蔚宗始錄於東京書．而爲之傳．典策之制備矣．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兄弟君臣上下．以錯禮義．故咸恆爲易下經之首．書始降二女．詩始二南．禮本冠婚．重倫類也．一代之典．昭示萬世．可獨錄男而遺女德乎．三國之際．翻覆離合．臣子道喪．有婦人而不失節焉．又可無書乎．故復著列女篇．國別爲傳云．

宏農王妃唐姬者、潁川人也．董卓既廢少帝爲宏農王．山東義兵起討卓．卓懼．乃置宏農王閣上．使郎中令李儒進酖曰．服此以辟惡．王曰．我無疾．是欲殺我耳．不肯飲．強飲之．不得已．乃與唐姬及宮人飲讌訣別．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藩．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元．因命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頹．身爲帝兮命夭摧．死生異路兮從此乖．奈我煢獨兮心中哀．因泣下嗚咽．坐者皆歔欷．王謂姬曰．卿王者妃．勢不復爲吏民妻．自愛．從此長辭矣．遂飲藥而死．時年十八．姬歸鄉里．父會稽太守瑁欲嫁之．姬誓不許．及李傕破長安．遣兵鈔關東．略得姬．傕因欲妻之．拒不從．而終不自名．尚書賈詡知之．以狀白獻帝．帝聞感愴．乃下詔迎姬．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爲宏農王妃．初平元年二月．葬宏農王於故中常侍趙忠成壙中．謚曰懷王．姬尋薨．合葬焉．

謹案．目錄此下有皇甫規妻、陰瑜妻、盛道妻、張昶妻四傳．今闕．

龐娥親者、謹案．陳志云．淯母娥．後漢書亦云字娥．惟皇甫謐列女傳作娥親．酒泉表氏龐子夏之妻、西海太守淯之母、祿福趙安謹案．列女傳作趙君安．下同．之女也．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復讎．壽深以爲備．會歲疫．三人者皆死．壽聞大喜．會宗族相慶云．趙氏強壯已盡．惟有弱女．不足復憂矣．娥親子淯聞壽言．遂以啓娥親．娥親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與汝戴履天地．爲吾弟之寃也．乃購利劍．晝夜淬厲．哀酸泣血．婦徐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備衛在身．爾雖有志．邂逅不敵．則重受禍．絕滅門戶．痛辱益甚矣．願詳舉動．娥親曰．李壽不死．安能視息世間邪．徐氏與鄰里咸笑之．娥親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刀刃．令汝輩見之．娥親乃棄家事．乘帷車伺壽．謹案．帷車．本傳．漢書．陳志作鹿車．白日遇壽于都亭．拔劍擊壽．并中壽馬．馬逸．壽墜地溝中．娥親斫之．中樹折劍．壽猶未死．瞋目大呼．娥親拔壽所佩刀截壽頭．持詣縣歸罪．顏色不少變．曰．父仇已報．請受戮．祿福長尹嘉壯其孝烈．即解印綬去官．縱娥親．娥親曰．讎塞身死．妾之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典也．敢貪生以枉王法乎．鄉搶頭．請赴獄．鄉人強載還家．會赦得免．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共表上其事．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宏農張奐以帛二十端禮之．安定梁寬爲娥親作傳．皇甫謐曰．父母之仇．不與共天地．男子之義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奮劍仇頸．慰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以來．未之有也．詩曰．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姜敘母者、天水人．敘字伯奕．建安中．馬超攻冀．殺涼州刺史韋康．州人莫不感愴．敘爲撫夷將軍．擁兵屯歷．敘外弟楊阜故爲康從事．同類十餘人皆略屬超．陰相結爲康報仇．未有間．會阜妻死．辭超歸葬．因過至歷．候敘母．說康被害及冀中之難．相對泣良久．舉室悲感．敘母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豈一州之恥．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汝無顧我．事淹變生．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發．我自爲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因敕敘與阜議．分人傳語鄉里尹奉、趙昂及安定梁寬等．令敘先舉兵叛超．超怒．必自來擊敘．寬等因從後閉門．約誓以定．敘遂進兵入鹵．昂等守祁山．超聞果自出擊敘．寬等從後閉冀門．超失據．過鹵．敘守鹵．超進至歷．歷中見超往．以爲敘軍還．又傳聞超已奔走漢中．故歷無備．及超入歷．執敘母．母罵超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即殺敘母及其子．燒城而去．阜等以狀聞．曹操嘉之．手令褒揚曰．姜敘之母．勸敘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紀錄．必不墜於地矣．原注．漢書．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謹案．敍爲阜姑子．而本傳云敍爲阜外兄．與今名內外爲不同．謹案姑子即外兄弟也．阜傳曰外兄．故更姑子曰外弟云．

趙昂妻異者、不知誰氏女也．原注．案皇甫謐列女傳．趙昂妻異者．故益州刺史天水趙偉璋妻．王氏女也．偉璋女則姓趙氏．而異爲昂妻．則同姓也．此必有誤．不可考．故祇云不知誰氏女也．昂爲羌道令．留異在西．會同郡梁雙反．攻破西城．害異兩男．異女英年六歲．獨與異在城中．異見兩男已死．又恐爲雙所侵．引刀欲自刎．顧英而歎曰．身死爾棄．當誰恃哉．吾聞西施蒙不潔．則人皆掩鼻．況我貌非西施乎．乃以溷糞涅麻而被之．尠食瘠形．自春至冬．竟得免．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謂英曰．婦人無符信保傅．則不出房．昭姜沈流．伯姬待燒．每壯其節．今吾遭亂不能死．將何以復見諸姑．所以偷生．惟憐汝爾．今官舍已近．吾去汝死矣．遂飲藥．毒絕．英奔告昂．昂以良劑灌之．良久乃蘇．建安中．昂轉參軍事．徙居冀．會馬超攻冀．異躬著布韝．佐昂守備．又悉脫簪珥首飾以賞戰士．超攻益急．城中饑困．刺史韋康懸吏民傷殘．欲與超和．昂諫不聽．歸以語異．異曰．君有爭臣．大夫有專利．焉知救兵不到關隴哉．當共勉卒高勳．全節致死．不可從也．比昂還．康與超和．超遂背約殺康．又劫昂．質其嫡子月於南鄭．欲要昂以爲己用．超妻楊聞異節行．請與相見．異欲信昂於超．以濟其謀．謂楊曰．昔管仲入齊．有九合之功．由余適秦．穆公成霸．方今社稷初定．治亂在人．涼州士馬．乃可與中夏爭鋒．不可不詳也．楊深感之．以爲忠於己．遂與異重相結．超遂不疑昂．良以爲己用也．及昂與楊阜等結謀討超．告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月何．異厲聲曰．雪君父之恥．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夫項橐顏淵．豈復百年．貴義存爾．原注．戰國策．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橐一作託．昂遂閉門逐超．超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異與昂保祁山．爲超所圍．三十日救兵到．乃解．超卒殺異子月．自冀城之難至於祁山．昂出九奇．異輒參焉．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杜氏．十八而嫠居．子植、女韡並孤藐．誓不改節．撫

青二子，教以禮度，卒皆顯名。傅元求韓爲繼室，憲卽許之。時元忤何晏鄧颺，晏等欲害之，時人莫與爲婚，及憲許元，或曰何鄧執權，必爲元害，方排山壓卵，以湯沃雪，奈何。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虎睡爾，吾恐卵破雪消，行自及矣。遂與元爲婚，晏等轉爲懿所誅，植後爲南安太守，植從兄預爲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爲儀同三司，元前妻子咸年六歲，嘗隨其繼母省憲，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後果知名，其識見如此，年六十六歲卒。

曹文叔妻令女者，譙郡夏侯文寧之女也，文叔曹爽之從弟，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己，乃斷髮以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卽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彌迎令女歸，時文寧爲樂相，憐其少執節，又曹氏無遺類，驚其意沮，迺徵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命，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舉家驚惶，或詣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爾，何至自苦迺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司馬懿聞而嘉之，聽使乞子宇幾爲曹氏後。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毘之女也，聰明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爲太子，抱毘項謂之曰，辛毘知我喜不，毘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懿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于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于王室不忠，于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權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暱之職也，汝往無益而已，敞遂出，懿果誅爽，事定後，敞歎曰，吾不謀于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琰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琰固請於司馬昭，昭不聽，憲英謂琰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于親，出則致節于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唯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琰竟以全歸，祜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泰始五年卒，年七十九。

許允妻阮氏者，不知誰氏女也，說醜而賢明有識鑒，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阮遣婢覘之，云有客姓桓，阮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阮捉衿留之，允顧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阮曰，新婦所乏惟容爾，士有百行，君有其幾，允曰，皆備，阮曰，士有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而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雅相親重，允爲吏部郎，選郡守，曾叡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阮謂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頷之而入，叡怒詰之，允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叡前取事視之，乃遣出，謂其衣敝，曰，清士，遂有用之之意，允之爲鎮北也，謂阮曰，吾知免矣，阮曰，所謂禍在此，何免之有，及允死，門生走告，阮方機織，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殺其二子，阮曰，無預諸兒事，因移居墓所，司馬師遣鍾會觀之，若二子才德及允，便當收之，阮聞會來，謂二子曰，汝等雖佳才，其不多率胸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不可多問朝事，二子從之，會反，具以狀對，卒免於禍，教導二子，後皆顯達於晉。

吳孫翊妻徐氏者，不知何許人，初孫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憲故孝廉鮑覽載屍亡匿山中，孫翊爲丹陽太守，皆禮致之，以覽爲大都督督兵，員爲郡丞，覽員常欲爲憲報仇，會翊親近邊洪爲翊所困辱，覽員因與洪謀殺翊，諸縣令長共謁翊，翊將宴勞之，徐氏頗知卜筮，翊曰，吾明日欲爲長吏作主人，卿爲我卜之，徐氏既卜，謂翊曰，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不從，明日大會賓客，翊出入常持刀，宴罷送客而忘之，洪遂殺翊，走山中，徐氏遣人追獲之，覽員因殺洪，入居軍府，將軍孫河屯京城，聞變馳赴宛陵，覽員復殺之，遣人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以丹陽應之，覽遂取翊諸侍妾，又欲逼取徐氏，徐氏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蔣時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泣許諾，密呼翊時侍發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無復疑意，徐氏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卽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絰率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聞亂，從椒丘渚至丹陽，悉族誅覽員餘黨，擢嬰高爲牙門，其餘賞有差。

張白妻者，陸績女也，績於鬱林生女，故名曰鬱生，適張溫弟白，溫被罪，白等皆廢徙，鬱生亦當離婚，京朝名門，競欲娶之，鬱生誓不更嫁，率溫姊妹三人攻苦敝涉，節行益著，溫中妹已適顧承，而見錄奪官，乃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飲藥而死，鄉里并鬱生皆圖賚贊頌焉，姚信表請褒逸曰，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德擢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蓋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淳風，使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恢懿賚，士女同榮，故王蠋趙塞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竊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鬱生，履貞特之操，立匪石之節，年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白遭羅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于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率白姊妹嶮嶮之中，蹈殿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于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勸善不嚴，故士之有誅，魯人志其勇，杞婦見書，齊人哀其哭，原注：禮記，檀弓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宋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

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杞婦事見前。乞靈聖朝，將酌前訓，上開天聰，下垂坤厚，褒譽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妃之節，則蟲風穆暢，士女改觀，權不廢。

議曰：皇甫規之妻，蔑概風節，凜凜乎秋霜烈冰，蕭蕭乎折玉截鐵焉，雖古之烈丈夫，無以尚已。龐淯之母，以女弱而手刃父仇；孫翊之妻，知能保身，勇能討賊，皆世所未有也。姜敘之母、趙昂之妻，以死徇義，亦其亞也。嚴辛阮之識慮，哲婦以成城者也。唐姬之義不受辱，終于宏農；令女之截耳斷鼻，卒存曹氏；與夫荀采之雉頸，張氏之仰藥，得柏舟共姜自誓、春秋叔姬歸酅之義焉。文姬之才辯，不幸而失身絕域，然能傳父之業，免夫之死，有足稱者，君子貴備，以爲失節過矣。

贊曰：婉婉淑女，與士並列。至柔動剛，彤管煒節。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九上

列傳第七十六上

北狄

四夷總序　北狄　匈奴　劉氏　石氏　拓跋氏　赫連氏

上世風俗敦一，均爲朴野，相忘而不相競，故無夷夏之分。大庭、軒轅，帝有中土，法制漸備，風俗與王化遠邇，故鄙夷與粹嬺別，悍鷙與仁柔異，于是乎制五兵，征蚩尤，以扞禦外。唐虞之世，投凶人于四裔，以禦螭魅。原注。左氏傳。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烈山澤，疏川瀆，驅龍蛇禽獸，滌土宇以居王民。原注。孟子。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非爲九州，制爲五服，限界區域，以別內外，約而不質以爲要，絕而不治以爲荒，於是乎中國與外徼截然不相亂。爰暨三后，謹守內分，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四海之內，斷長補短，僅得萬里，務廣德，不廣地。外夷之地，當十倍于中國；中國之德，常百倍於外夷。是以服

柔而化，所不化，遂爲盛王，其民不識兵甲，而敵獨不敢爲病。其或跳踉，則禦之朔方，伐之太原，懲之荊舒而已。原注。詩。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又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此二帝三王之世所以無邊塞之患也。周德既衰，荒服不至。原注。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今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犬戎逼周，小雅盡廢，中國始危。原注。詩大序。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越嶺海，踰限界，絕紐索，敗王略，布邊五服之內，錯跡幾甸之間，阻谿谷，闇隧縫，蜂屯蟻結，列帳聯落，秦、晉、燕、齊之西北，楚、鄭、吳、越之東南者，以百數，與盟會，陵上國，伐凡伯，伐京師，病燕，侵齊，伐晉，滅溫，滅衛，無復二帝三王之世。原注。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公及戎盟于唐。僖公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莊公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宣公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欑函。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莊公二十四年。戎侵曹。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公二年。狄滅衛。僖公八年。狄伐晉。十年。狄滅溫。十四年。狄侵鄭。二十一年。狄侵衛。三十年。狄侵齊。三十三年。狄侵齊。左氏傳。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以其病燕也。僖公十一年。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然而不至於大亂者，猶有先王之遺澤，所以爲天下之大閑者猶在，未與狃仇，備禦使必致死於我也。五伯又衰，列國各務廣土，晉滅赤狄潞氏，獲白狄子，滅中山鮮虞，勝戎子蠻氏，滅陸渾之戎；秦滅義渠，并西戎；趙爲胡服，破林胡樓煩；燕破東胡，于是匈奴始盛，與中國爲仇。秦并天下，廢井田，開阡陌，夷畎澮，壞先王疆理，盡爲平原曠野，無以限其侵軼。秋高馬肥，長驅而入，臨衝轍散騎，壞障塞。始皇怒而大舉之，塹山堙谷，築長城萬餘里以限絕之，胡人不敢南下牧馬，而怨仇益深矣。原注。春秋宣公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昭公十二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十七年。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左氏傳僖公三十三年。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史記。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于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

皇帝於平城，而漢復怨却。原注。自此外夷事。自漢至晉五胡。各見本傳。以中國新去湯火，欲與休之，乃用婁敬和親策，姑爲撫慰。孝惠呂后時，益驕蹇不忌，數入塞爲寇。孝文始爲備禦計，而孝武憤然小中國無復報恥塞帑之舉，大興師徒，蕃衛穢貊而獵狄之，劃王庭，空漢北，封狼居胥，禪于姑衍，以臨瀚海，快心於狼望之北，而猶未已。乃大開西域三十六國以斷匈奴右臂，而縣菑安息、月氏、大宛、康居，皆入屬國，復通巴蜀西南諸夷，而滇王夜郎入朝，勤兵南粵，爲儋耳、珠崖等郡，徙甌粵之民於江淮之間，定朝鮮爲樂浪、元菟等郡，地過三代數倍，而民不逮夫十之一焉。土雖廣而德不足，終不能制其侵軼。孝宣愛民致理，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款塞入朝，而羌戎起於西陲，趙充國以諷月馴之，故終西漢之世不復揚塵。僞莽挑亂，緣尤爲三

策五難而不用、北部再發、光武中興、遂連彭寵、立盧芳、侵擾幽冀、其後內亂、分爲南北、竇憲窮討、復奔北庭、陰山無人、漢道克昌、而羌戎復擾、關中殘頹、張奐之徒、烏丸降附、犧定一時、建安末、烏桓鮮卑始盛、曹操誅蹋頓王、雖軻比能而二寇衰、及中國析裂、諸葛亮渡瀘深入、討雍闓、擒孟獲、南土心服而不復叛、孫氏撫有交趾、閩粵、而無擾亂、故終三國之世、邊徼不驚、二漢刑清政簡、寬仁之治四百餘年、中國之餘威遺烈猶振而未亡也、然而當呼韓邪之衰、濟阻塞下、與漢民錯居、南單于之降、令入塞居漢南、後復總其部落散居六郡、分爲五部、戶各數萬、遍滿并土、趙充國討先零、遷之內地、馬援守隴西、遷旅當羌於關中、居馮翊河東、曹操令夏侯淵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徙武都之氐於秦川、毌丘儉征遼東、徙高句驪餘種於滎陽、時中國多故、彼皆新附、羈縻單寡、勢猶未張、及晉泯一區夏、綱紀不立、浮侈苟且、崇尙虛無、風俗大壞、家道日乖、骨肉相殘、諸部皆謂晉室可取而代、一旦搴起并吞割據、於是氐人爲成爲秦、匈奴人爲漢爲趙、羯人爲後趙、羌人爲後秦、鮮卑又爲五燕、諸種人爲五涼、無復二漢之世、而禍亂滋熾矣、皆植根于漢、滋蔓于三國、而昌熾于晉、是孰使之然哉、中國之德衰而侚力故也、盍修德以安中國乎、苟吾德化無不漸被、慕義而進、則引而進之、亂則定之、弱則撫之、危則安之、涵浸以仁恩、使常足厭仰嚮如天地之無不覆幬、無不持載、如日月之無不照臨、則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矣、大哉二帝三王禦戎之道乎、初司馬遷傳匈奴、兩越、朝鮮、西南夷、大宛、班固復傳西域、至范氏又傳東夷、南蠻、西羌、南匈奴、烏桓、鮮卑、并西域西南夷、謂之六夷、陳壽三國志祇傳烏桓、鮮卑、東夷而已、案王制、東

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又曰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并中國謂之五方、故詩書所稱、自中夏外謂之四夷、九州之外、四海之表、蠻夷戎狄、不啻百數、各設居方、別生分類、祇四焉耳、故別外夷爲四夷傳、匈奴、烏桓、鮮卑爲北狄、夫餘、高句驪、韓、倭等爲東夷、戎、羌、氐、西域爲西戎、西南夷爲南蠻、其行事前史載之備矣、故不復詳、撮其盛衰大端、推本中國治亂之所自、與後世失禦戎之道者著於篇、

北狄者、幽、營、并、涼、塞外諸狄也、其種落尙矣、自蚩尤亂九黎、與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旣蚩尤、其兄弟八十餘人散入北土、或號山戎、或號獯粥、世雄朔易、舜流共工於幽州、其族類亦入獯粥、夏后氏之裔曰淳維、夏亡而亦入狄爲君長、卽匈奴之先也、原注：史記索隱：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產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玁狁、秦曰匈奴、韋昭曰：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夏道之衰、后稷子孫不窋、原注：竹律反、失其官守、竄於戎狄、公劉自狄入於豳、其後狄攻太王、太王遂走岐山下作周、原注：史記：舜封后稷于邰、子不窋失其官、竄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自戎狄徙漆沮、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八世至太王亶父、戎狄攻之、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從之、而周始大、玁狁始盛、西伯抑逐之、原注：詩采薇序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其詩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又緜曰：混夷駾矣、維其喙

矣、旣周公兼夷狄、而中國無狄難者數百年、厲王政衰、狄始內侵、於是宣王北伐、原注：詩六月、北伐也、其詩曰：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自周之衰、狄遂雜處齊、晉、燕、衛之郊、別爲赤狄、白狄、長狄、山戎、大爲諸侯害、至於滅衛、凶齊、侵晉、伐王室、出天子、五伯迭興、攘斥擯外、晉主夏盟、穰廚并滅、狄少衰焉、自戰國兵爭、不恤邊外、匈奴乘之始大、驟驟南牧、燕、趙、秦、代、各築長城、乘保障以禦之、於是匈奴開王庭、稱單于、渡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盡有朔漠之地、斗入西北萬餘里、冒、原注：音墨、又如字、頓射殺其父頭曼單于、自立爲單于、原注：史記：頭曼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旣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其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西擊走月氏、原注：音支、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越故塞、至朝那、膚施、控弦之士三十餘萬、盡服從北方、而與諸夏爲敵國、自唐虞三代以來、匈奴最大、自匈奴之大、而冒頓莫盛焉、冒頓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犂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犂、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始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原注：服虔曰：谷、音鹿、蠡、音離、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原注：異姓大臣、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原注：史記裴駰注：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顏師古云：呼衍卽今鮮卑姓呼延者也、蘭姓今亦有之、顏曰：須卜氏主獄訟、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穢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原注：顏師古曰：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各有地分、以左右手爲次、圍獵戰陣、各相縣比、皆如

分地、不易其次、謂把手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原注：史記索隱：鄭氏云：蹛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云：相競趨蹛林、則服虔云是也、又音昭、音多歷反、案：李牧傳：大破匈奴、滅襜襤、此字與彼同、蹛林、或以林爲襠、漢書服虔曰：音帶、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顏師古曰：蹛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尙豎柳枝、衆騎馳繞三周乃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罪小者軋、原注：史記索隱：軋、烏八反、如淳云：謂杖也、三蒼云：軋、輾也、說文云：軋、輾輮也、顏師古曰：軋者、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踝也、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路有遺物、莫不敢取、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職官上左、坐列上右、日上戊己、色上白、以黑爲凶服、始立、及拜官、覲見、大慶、會祠、祭天神、皆白服白馬、謂之白道、土多砂磧、草肥宜畜、鹵澤多魚鹽、其人逐水草畜牧遷徙、無城郭常居耕耘之業、不粒食、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刻木爲期、度兒能騎羊、則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食飲酪、自君長至奴婢均多寡同飲食、衣皮革、被氈裘、以氈爲廬屋、俗皆能爲弓、車、鐙、刀、鞍、勒、士能彎弓、盡爲甲士、耐飢凍、習勞苦、往往發臂善射、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其畜多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騾、駃騠、原注：音決提、騊駼、原注：音陶塗、驒騱、原注：音顚奚、馬尤駿健、日馳常數百里、有至千里者、將

戰則擇馬之壯而肥駿久弗乘者羈縶之不爲芻秣少飲之水謂之去油膘一再宿則人衆數騎晝夜馳突不憊也其人重約信雖數千里遠出歲年不愆其期以兵爲常故皆識虛實見兵勢誘兵以包敵幹腹出奇星散電逝隱見不測大抵無正兵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恤禮義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困敗則瓦奔冰解矣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其所得鹵獲因以與之得人以爲奴婢故人自爲戰以趨利深入并命而不悔也以名爲號不諱無字好巫醫坐於東上諸大人入見則令巫占之火前謂之過火門凡命官出軍則燒羊髀視其吉凶俗貴壯健賤老弱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妻其妻未死而無子及親族者奴即有其家戰而扶轝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尤畏雷霆殺牛羊避則舉群棄之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不封樹則殺馬踐其上又周馳其旁不可復識而後已喪制不以尊卑見新月從吉始死號哭衆以酒飲之謂之添淚殺馬牛羊祭而食之焚其骨謂之燒飯所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婦事夫如事舅姑骨節羈爲皮革車服器用皆婦人爲之男子朝出婦人爲捉馬加鞍勒執弓矢騎去而反行則在軍中主營落輜重畜牧不妒而甘服勤勞故男女皆自食力生長於兵無單家而衆以強後冒頓又北服渾庾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犛之國。[illegible]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爲賢漢初定天下而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祖自將擊之會大雨雪士卒墮指什二三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祖於白登七日騎四面各如方色東盡驪北盡騩南盡騂西盡白古所未有也高祖窘使使間厚遺閼氏因用陳平秘計解一角直出使婁敬結和親之約各引兵歸漢乃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歲奉絮繒酒食等物約爲兄弟孝惠高后時冒頓遺漢嫚書漢不興校復厚遺之。原注。[illegible]文帝位復修和親而寇暴不已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景帝亦復和親。原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至孝武憤中國制於匈奴雖歲誠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乃命韓安國公孫敖公孫賀衛青霍去病李廣等爲將舉中國騎士迭年出塞襲斬首虜亦爲匈奴所殺傷相當前後三十餘年匈奴衰敗而幕南無王庭而中國以困敝尚崇文景之畜積耗盡矣。原注。漢書。元光二年。[illegible]

[illegible]少。不敢大出。宣帝時呼韓邪單于立匈奴大亂折并分裂日逐王薄胥堂自立爲屠耆單于呼揭王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自立爲車犂單于烏籍都尉自立爲烏籍單于號五單于都衆各萬人或二萬人轉相攻擊甘露元年左伊秩訾王勸呼韓邪單于稱臣入朝事漢二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寵以殊禮位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綬玉具劍弓矢棨戟車馬衣被等物禮畢就邸留月餘遣歸國明年復入朝竟寧元年復入朝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下人民其後歷成哀世屢入朝徼塞事謹及王莽篡立更奪單于璽分匈奴爲十五單于誘呼韓邪諸子脅拜右犂汗王咸爲孝單于咸子助爲順單于於是匈奴復叛漢分遣諸部入塞大鈔萬餘中殺數千少者數百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莽欲立威振耀荒外議發三十萬衆十道並出窮討匈奴嚴尤陳三策五難莽不聽於是與之擁兵吏士罷弊骸骨滿野北邊復虛耗。原注。漢書。[illegible]

功不可必。立臣以鎭之。今既罷兵。立祖先王者。命臣尤等將入塞製。且以勳爲列侯。恭不聽。漢兵誅莽，更始遣使授若鞮單于與漢舊制璽綬、及侯王以下印綬，不受。原注。匈奴稱孝爲若鞮。自呼韓邪單于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諡爲孝。慕之。至其子復株累單于以下皆稱若鞮。南于單。此以下直稱單。光武建武六年，遣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遣中郎將韓統報命，而單于輿驕，自比冒頓，光武勿責也。二十二年，單于輿死，子左賢王烏達鞮侯立爲單于，復死，弟右賢王蒲奴立爲單于，而匈奴中連歲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死耗，蒲奴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求和親，漢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呼韓邪單于之孫奠鞬日逐王比叛蒲奴單于，二十四年春，比所主八部大人共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爲藩蔽，扞禦北方，自是匈奴始分爲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南單于大破北單于，卻地千里，漢遣使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又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列置諸部王，爲漢扞戍，且爲郡縣偵羅耳目。北單于惶怖，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求和親，漢乃璽書報答，不遣使而兩單于咸事漢矣。永平中，北匈奴復入五原塞，遂寇雲中，南匈奴單于比死，數更立單于，無何輒死，於是北匈奴復盛，數寇邊，漢患之。會北匈奴遣使求和親，明帝乃遣越騎司馬鄭衆使北報命，南匈奴聞之，內懷嫌怨，既而北匈奴復入寇鈔，焚燒城邑，殺略吏民。十六年，乃大發兵，遣將四道出塞征北匈奴，南單于遣左賢王信將兵助漢，北寇遂渡漠去。章帝建初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衆四萬、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元和二年，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七十三輩亡來入塞。時北匈奴衰耗，部黨離叛，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去。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和帝即位，南匈奴單于上書請滅北匈奴。永元元年，遣征西將軍耿秉、車騎將軍竇憲、率南單于擊北匈奴，大破之，首虜二十餘萬人。原注。後漢書。和帝永元元年夏六月。竇憲耿秉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出稒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南匈奴精兵萬餘騎。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比鞮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衆。雜畜百餘萬頭。諸裨小王率衆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秉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南

單于復請遂滅北庭，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出雞鹿塞，西繞天山，閹北單于，單于被創，遁走，獲其閼氏，首虜萬餘。三年，北單于復爲左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止蒲類海上，遣使款塞。竇憲上書請立爲單于，遂遣使授璽綬如南單于故事。會竇憲誅，叛還，中郎將任尚追斬之，破滅其衆。永元中，南匈奴亂。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貢獻，求和親，厚加賞賜，不答其使。永初四年，南匈奴叛，寇常山中山，度遼將軍梁慬、遼東太守耿夔擊破之，復遣使請降。自是南北二部叛服不常，而烏桓鮮卑日盛，從漢征討，而二部稍衰矣。靈帝熹平元年，單于車兒死，居特若尸逐就單于立。六年，單于與中郎將臧旻出雁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光和元年，單于死，子單于呼徵立。二年，中郎將張脩與單于不相能，脩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爲單于。秋七月，脩坐不先請，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抵罪死。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率鮮卑寇邊，詔發南匈奴兵從幽州

牧劉虞討之。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虞。國人恐單于發兵無已，五年，右部醯落與休屠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羌渠，立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爲持至尸逐侯單于。國人殺其父者叛，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寇河內諸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傷敗，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須卜骨都侯單于死，而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獻帝初平元年，南單于劫張楊以叛袁紹，屯於黎陽。三年春，曹操擊匈奴於扶羅於內黃，破之。興平二年，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被逐不得歸國，居於平陽。數爲鮮卑所鈔。建安元年，獻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乘輿，拒擊李傕郭汜。帝還雒陽，又遷許都，然後歸國。七年，單于與郭援共攻河東。十一年，曹操擊并州刺史高幹，幹自入匈奴求救，單于不受，操遂斬幹，以梁習領并州刺史，習誘諭招納單于與其名王，悉順服事。初南匈奴久居塞內，與編戶不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宜豫爲之防。二十一年秋七月，南單于呼廚泉朝曹操于鄴，操因留之，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歲給單于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分其衆爲五部，部立中貴者爲帥，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改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萬餘落，居太原故茲氏縣；右部都尉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六千餘落，居大陵縣。部衆雖分，皆各附家于晉陽汾澗之濱，俗漸同諸華矣。曹丕黃初元年，更授呼廚泉魏璽綬，賜青蓋車、乘輿、寶劍、玉玦、

晉武帝篡代，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降，居之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河西、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大抵皆狄人。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楨持節討之。楨以猛衆凶悍，未易擒制，乃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叛。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邊患。侍御史河西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爲害。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于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漸徙平陽、宏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策也。帝不納。太康五年，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餘口降。七年，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十萬餘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種落萬餘降，皆居之西北諸郡。于是其種類有屠各、鮮支、寇頭、烏譚、赤勒、捍蛭、黑狼、赤沙、鬱鞞、萎沙、禿童、勃蔑、羌渠、賀賴、鍾跂、大樓、雍屈、真樹、力羯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爲單于，統領諸種。其國人綦毋氏勒氏最勇健好叛，平吳之役，騎督綦毋俔原注。胡典反。邪有功，遷赤沙都尉。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吏，入上郡，明年，郝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破郡縣，既而晉室內亂，諸部益盛，不可復制矣。

謹案：匈奴傳採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晉書、交鐫刪節成篇，劉氏以下四傳有目無書，劉氏前趙

也、石氏後趙也、沮渠氏北涼也、赫連氏夏也、皆具于晉書載記、未知郝經此書若何節採耳。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九下

列傳第七十六下

北狄

烏桓

鮮卑　慕容氏　段氏　吐谷渾氏　禿髮氏　乞伏氏　拓跋氏　宇文氏

烏桓者、有熊氏之裔也、本北夷、居于漠南、周衰、淫演幽營之間、以西有林胡樓煩、故號東胡、漢初、匈奴冒頓強大、并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從是臣伏匈奴、漢武帝使霍去病擊破匈奴、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其大人歲一朝、設醴、烏桓校尉持節以領之、其後漸強盛、每與匈奴連兵入寇、叛服不常、至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樓者、衆九千餘落、遼西有丘力居者、衆五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桓大人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桓大人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皆有計策勇健、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寇三郡烏桓帥、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殺略吏民、靈帝以劉虞爲幽州牧、募胡斬純首、北州遂寧、後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小、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王部衆、皆從其號令、袁紹與公孫瓚連戰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助擊瓚、破之、紹承制賜蹋頓、難樓、（補案：難樓見上文、此沿陳志脫樓字、今據後漢書補。）蛸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爲單于、皆安車、華蓋、羽旄、黃屋、左纛、版

文曰、使持節大將軍督幽州并領冀州牧、鄉侯、紹承制、詔遼東屬國率衆王頒下烏桓遼西率衆王蹋頓右北平率衆王汗盧維乃、單嘉義、（補案：乃單、志注作乃相、誤。）款塞內附、北捍獯狁、東拒濊貊、世守北隅、爲百姓保障、雖時侵犯王略、命將徂征、厥罪不旋、時悔愆改、變方之外夷、最爲（補案：又、陳志）桀黠、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悉乃心、克有勳力于國家、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家多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厥土之若、以悔天慢主、是以四方之士、並執干戈以衛社稷、三王猶氣奮土、忿姦憂國、控弦與漢、兵爲表裏、誠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長蛇、相隨塞路、王官僚命、否而不聞、夫有勳不賞、俾勤者怠、今遣行謁者楊林齎單于璽綬車服、以對爾勞、其各綏靜部落、敕以謹慎、無使作凶作慝、世復爾祀位、長爲百蠻長、厥有咎有不威者、泯于爾祿而喪於乃躬、可不勉乎、烏桓單于都護部衆左右單于受其節度、他如故事、以家人子爲己女妻焉、樓班大帥王率其部衆奉樓班爲單于、蹋頓爲王、然蹋頓多權計策、廣陽閻柔少沒烏桓鮮卑中、爲其種所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桓校尉邢舉代之、紹因寵慰柔以安北邊、後袁尚敗、奔蹋頓、懸使其兵力、復還冀州、會曹操平河北、柔帥鮮卑烏桓歸附、遂因以柔爲校尉、猶持漢使節、治廣寧如舊、建安十二年、操自征蹋頓于柳城、潛軍龍道、未至百餘里、敵乃覺、尚與蹋頓衆逆戰于凡城、士馬甚盛、操登高望敵陳、抑軍未進、（補案：抑軍、陳志作抑軍、誤。）觀其小動、乃擊破其衆、臨陳斬蹋頓首、死者被野、遠附烏桓、樓班、烏延等走遼東、遼東悉斬傳送其首、其餘遂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統烏桓萬餘落、悉徙其族居中國、帥其侯王大人種衆與征伐、由是三郡烏桓爲天下驍騎、操還至易水、代郡烏桓行單于普富盧、上郡烏桓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二十一年、普富盧復與其侯王來朝、是歲代郡烏桓三大人皆稱單于、恃力屬袁、太守不能治、曹操以丞相倉曹屬潛爲太守、欲授以精兵、潛曰、單于自知放橫日久、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不見悍、宜以計圖之、遂單車之郡、潛撫以恩威、單于聽服、二十三年、代郡上谷烏桓無臣氐等叛、操遣其子彰擊破之、曹叡景初元年、幽州刺史毋丘儉討遼東、右北平烏桓單于寇婁敦、遼西烏桓都督率衆王護留等皆隨袁尚奔遼東、明儉軍至、率衆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朝貢于魏、封其渠帥三十餘人爲王、賜與馬繒采各有差。（補案：陳志、烏桓鮮卑傳、序帝叡嘉爽、將軍夏侯玄、孔繇、久矣其爲中國患也、漢以來、匈奴久爲患者、武帝外事四夷、東平朝鮮、西討瓜師大宛、開邛筰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爲中國輕重、而匈奴最近于塞、故數爲邊寇、結怨匈奴、則三邊受敵、是以歷選蒙恬、衛青之將、深入北伐、窮道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徙塞稍落、徙以實關、北安中、呼韓來南庭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將其國、而匈奴折節、過于漢儀、然烏桓、鮮卑、世爲匈奴所屬、故數爲邊患、中國多事、不遑外討、故得復漢舊之地、寇暴城邑、殺略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宣帝時、趙充國擊羌、羌虜遠遁、遂徙民居令居、而北地、上郡、西河、北地、乃徙有三輔罪人、以實之、故烏桓、鮮卑、皆在塞內、與中國雜處、其後內附、又遭王莽、莽欲分匈奴爲十五、而烏桓、鮮卑、皆有部落、數犯塞寇邊、并幽者之、田豫有馬城之圍、華歆有陘北之敗、青龍中、帝爲聽王雄遂創害刺之、然後稍稍離散、互相侵伐、強者逃遁、弱者來降、自是遂無鳥桓、鮮卑、部落所聞、東胡也、其後漢興、冒頓單于滅東胡、東胡餘類、分別自保、烏桓、鮮卑、亦從步度根、既立、步度根以前事、見後注所引魏書、乘勢復強、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萬、爲大人、中平三年、寇幽并二州、建安中、曹操定幽州、步度根與柯比能等因烏桓校尉閻柔上貢獻、後代郡烏桓能臣

氐等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氐等議以爲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比能自以殺歸泥父，特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曹丕立，田豫爲烏桓校尉，持節并護鮮卑，屯昌平，步度根遣使獻馬，丕拜爲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寡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雁門郡，步度根乃使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爲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又屬怨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是骨肉至親，豈與仇等，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至黃初五年，步度根詣魏貢獻，厚加賞賜，是後守邊不爲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強盛，曹叡立，欲緩和戎狄以息征伐，編廡兩部而已。至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將泄歸泥及部衆悉保比能，寇鈔并州，殺略吏民，叡遣驍騎將軍秦朗征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衆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并州如故，步度根爲比能所殺，軻比能者，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由是威制餘部，最爲強盛，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與素利彌加割地統御，各有分界，軻比能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旆，以戰師爲進退，雖安中因閭柔上貢獻，曹操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間，比能將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後代郡烏桓反，比能復助爲寇害，曹操以鄢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康初，比能遣使獻馬，曹丕立，比能爲附義王，黃初二年，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子代郡烏桓修武盧等三千餘騎騙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鬬，更相攻擊，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進掎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豫擊走之，由是懷武數爲寇鈔，幽并苦之，六年，并州刺史梁習擊破比能，比能乃與桓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爲仇，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我臨陳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等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水草，況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于天子，輔得書，以聞，丕復使豫招納安慰，比能衆遂強盛，控弦十餘萬，每鈔略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曹叡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壻鬱築鞬部，舍爲鞬所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鞬，大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也，素爲鮮卑所信志往解喻，即解圍去，後幽州刺史王雄并領校尉，撫以恩信，比能數款塞詣州奉貢獻，五年，比能率丁零大人兒禄詣州貢名馬，復盜護烏桓中郎將，青龍元年，比能誘納步度根使叛并州，爲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衆，至于陘北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叡省表曰：步度根爲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輒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爲一，何所

威鎮乎，促收軌已出軍者，愼勿越塞過句注也，比詔書到，軌已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臨陳殺尚弼，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乃走漠北，九月，安定保塞烏桓校尉持節并護鮮卑屯昌平，步軍胡遵等追討，破降之，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夫戴胡阿狼泥等詣并州降，朗引軍還，三年，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其種落遂衰，初比能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爲邊患，然其種衆多於比能，建安中，因閭柔上貢獻通市，曹操皆裘寵以爲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爲親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獻馬，曹丕立，素利彌加爲歸義王，素利與比能相攻擊，太和二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歸爲王，代領其衆，正始五年，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自是部衆分散，有慕容氏、乞伏氏、禿髮氏、拓跋氏、宇文氏云。

續案：目錄此下闕慕容氏以下七傳，又通卷議贊俱闕。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上

列傳第七十七上

西戎

羌　亦亭羌　燒當羌　燒當氏　李氏　胡氏　符氏　呂氏　白馬氏　仇池氏

西戎者，雍涼梁益之西，并西域諸羌戎也，其種類尚矣，當堯之時，縉雲氏有不才子爲諸侯，國于江南淮庭彭蠡之間，南蠻之下，號爲三苗，貪於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益厭，聚斂積實，不可紀極，不念孤寡，不恤窮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舜相堯，使禹征之，三旬弗克，禹乃班師振旅，舞干羽，修文德，而苗民始服，遂流四凶族，竄三苗於三危，金城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滋于析支，至于河首，縣地千里，禹別九州，雍州之域，析支渠搜西戎即敘，于是諸戎種落復被饕餮之俗，生衆蔓衍，南接蜀漢，微外蠻夷，西北入蹛狄部，善車師諸國，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爲酋豪，弱則爲人附落，更相鈔略，以力爲雄，長於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觸突，以戰死爲吉，病終爲不祥，堪耐寒苦，同于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隱陳勇鋒，鋒西方金行之氣焉，夏太康失國，畎夷背叛，（原注：史記索隱：章昭云：畎夷以爲犬戎。案畎音犬。小顏云：即昆夷也。山海經云：皇帝生苗，苗生龍，龍生融，融生吾，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白生犬，犬有牝牡，是爲犬戎。殷文云：赤狄本犬種，字從犬，又山海經云：有人人面獸身，名犬夷，賈逵云：犬夷，戎之別種也。韓案：今山海經本作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融生吾，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白生犬，犬有牝牡，是爲犬戎。）

（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弄一作卞•）后相征之。七年乃服。至於后泄。始加爵命。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伐夏。擷而出之。殷道中微。西戎復叛。武丁征之。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及武乙暴虐。犬戎入寇。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翟王二十。（原注•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太丁之時。王季復伐燕京之戎。戎大敗周師。（原注•竹書紀年•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爲牧師。（原注•竹書紀年•太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命周王季爲殷牧師•）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原注•竹書紀年•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其後西伯逐昆夷。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武王伐紂。羌髳會之。穆王時。戎狄不貢。乃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遂遷戎於太原。荒服不至。夷王政衰。乃命虢公伐太原之戎。厲王無道。戎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宣王命秦仲伐戎。爲戎所殺。又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又伐條戎。王師敗績。戎人遂滅姜侯之邑。王伐申戎。破之。幽王即位。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其年戎圍犬丘。虜秦襄公之兄伯父。及王廢申后而立褒姒。申侯與犬戎攻周。殺王驪山。平王乃東遷雒邑。鄭武公、晉文侯、秦襄公攻戎救周。戎盡虜周民與其寶器而歸。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華。隴山以東。及乎伊雒。徙從秦晉。往往爲戎。渭首有狄獂（原注•首•狟）邽冀戎。涇北有義渠戎。洛川有大荔戎。渭南有驪戎。伊雒間有揚拒泉皋戎及涉戎。潁首以西有蠻氏之戎。所在以部落同夫列國。交聘覲享。會盟征伐。日益強大。東侵曹魯。遂入王城。秦晉伐戎以救周。又寇京師。齊桓公徵諸侯戍周。既而秦晉自瓜州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自三危遷允姓之戎於渭汭。東及轘轅。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晉文襄之霸。乃剛諸戎至於悼公。復和諸戎。秦穆公相戎人由余。遂霸西戎。

晉楚更霸。陸渾伊雒陰戎事晉。而蠻氏從楚。其後晉滅驪戎陸渾戎。楚執蠻氏。秦滅大荔。至戰國時。趙滅代戎。韓魏共滅伊雒陰戎。於是中國無戎。而惟義渠在秦。孝公立。諸戎皆屬秦。孝公使太子駟率羌戎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王致伯於秦。昭王時。義渠築城十餘。自稱王。因亂宣太后。昭王殺義渠王於甘泉宮。滅其國。置隴西、北地、上郡。於是盡逐諸戎。其種落得脫者皆反故地爲酋豪。戎本無君長。殷周之時。或從侯伯征伐有功。賜爵得稱子。故周制。四夷雖大皆曰子。春秋時。戎狄蠻夷稱子。獨驪戎稱男。又時王所降也。義渠既滅。諸戎稍衰。至漢而羌戎興焉。（謹案•此篇敘西戎至漢初止•其桓帝永康元年至亂滅隴西二千餘字•大典原本誤鈔在赤亭羌傳注凡三十二年之下•據文義當屬西戎敘之後半•今據移於此•然自漢初至桓帝中間疑尚有闕文•）桓帝永康元年。護羌校尉段熲既定西羌。先零等種猶懷未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輯定。欲令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于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惟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

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滋浩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群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熲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于逢義山。虜兵盛。熲衆皆恐。熲乃令軍中長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激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馳騎於旁。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書褒美曰。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熲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敕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熲破羌將軍。靈帝建寧元年夏六月。熲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于奢延澤、落川、令鮮水上。連破之。又戰于靈武谷。羌遂大敗。秋七月。熲至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護匈奴中郎將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段熲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衄。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汙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

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屍。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案奐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鯁。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夏六月。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熲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熲於是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騎司馬田晏、假司馬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秋七月。熲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熲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破之。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熲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

萬七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三年，燒當羌遣使貢獻，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種因黃巾大亂，乃與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反，寇隴右，殺護羌校尉泠徵，金城太守陳懿，劫金城人邊章、韓遂，使任軍政，攻燒州郡，圍涼州刺史左昌于冀，執漢陽長史蓋勳，尋釋之。二年，北宮伯玉等寇三輔，詔左車騎將軍皇甫嵩鎮長安以討之。時涼州兵亂不解，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令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對曰：樊噲以冒頓悖逆，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善而從之。秋八月，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執金吾袁滂爲副，以討北宮伯玉。率中郎將董卓、（續案：後漢書董卓傳：此時已拜爲破虜將軍，其爲中郎將，乃前副皇甫嵩討北宮伯玉時也。）邀寇將軍周慎、將諸郡兵步騎十餘萬與邊章、韓遂戰於美陽，溫師不利，董卓復與周慎等攻章、遂破之。章、遂走槨中。四年，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擁羌胡兵十餘萬，進圍隴西，漢陽太守傅燮戰沒，遂推狄道王國爲主，寇略三輔。五年冬，圍陳倉。六年春，皇甫嵩率董卓、樊稠等大破之，叛羌由是寖衰。卓遂擁羌胡餘衆，跋扈涼隴，不奉詔命，及何進召卓，卓遂以羌胡兵入京師，脅制朝廷。獻帝興平元年，馮翊降羌反，寇諸縣，郭汜、樊稠擊破之。末帝延熙十一年，雍涼羌胡來降，衛將軍姜維將兵出隴右應之，與魏雍州刺史郭淮、護軍夏侯霸戰於洮西。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部落降，維徙之狄道。魏曹叡景初二年秋八月，燒當羌芒中注詣等叛涼州刺史率諸郡攻斬注詣，及晉之衰，酋羌遂不可制，大亂涼隴云。

赤亭羌，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酋。於洮罕之間，至遷那率種人內附，漢以爲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南安之赤亭，那孫柯迴爲魏鎮西將軍、西羌都督，迴生弋仲，以出於有虞，遂姓姚氏。事石季龍，授冠軍大將軍，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卒，有子四十二人，子襄代領其衆，曾不能綏御，遂叛，大敗殷浩於山桑，率衆西關關中，爲苻堅所殺，弟萇降秦苻堅，以爲揚武將軍，封益都侯。堅大舉寇晉，以萇爲龍驤將軍，堅敗，萇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執堅殺之，遂入長安，稱尊號，國號大秦，盡有關中苻氏故地，傳興，泓，宋高祖滅之。（原注：晉載記：太元九年，姚萇乘堅之敗，起兵北地，自稱秦王，改元白雀，十一年襲據長安稱帝，改元建初，歸降大秦，十八年襲死，在位八年，子興立，隆安三年取洛陽，義熙十二年興死，子泓立，十三年劉裕克長安，執泓送建康斬之，泓在位二年，三世凡三十二年。）

謹案：溫中月氏胡氏以下七傳闕，議亦闕。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下

列傳第七十七下

西戎

西域六十國

謹案：前後漢書皆有西域傳，晉書有焉耆、龜茲、大宛、康居、大秦諸傳。陳志裴注引魏略亦載西域諸國，是皆此書所本也。今目錄六十國，而書止烏弋山離、條支、安息、大秦數篇，其大月氏四國云云，乃一篇之總結，則其所佚者多矣。又諸傳前當有總敘，今亦失之。

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戶口勝兵名大國也。時改名排持。地暑熱，莽平，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飲食、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獅子、犀牛。（原注：孟康曰：桃拔，一名荷拔，如鹿，尾長，一角者並爲天鹿，兩角者並爲辟邪，獅子似虎，正黃有解彩，尾端茸毛大如斗，調師古曰：獅子即罽賓所謂師猛獸也，茲言少異耳，解亦解旁毛也。）俗重妄殺，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以金銀飾杖，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至安息。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惟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溼，有獅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卵大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善眩。（原注：即

〈師古曰：梓樹，旌懍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本從西域來。〉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原注：元中記曰：[illegible]顏師古曰：[illegible]弱水，鴻毛不能起。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

安息國，治和櫝城。〈原注：漢書治番兜城。〉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最爲殷盛大國。其東界木鹿城，號小安息。武帝時遣使獻大鳥卵、黎軒眩人。〈原注：師古曰：李奇曰：黎軒，[illegible]即大秦國也。張揖：[illegible]軒又音軒。顏[illegible]〉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獅子、符拔，形似麟而無角。以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更鑄錢。有大馬爵。〈原注：顏師古曰：廣志云：大爵，頸及身、膺、蹄都似橐駝，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卵如甕。〉臨潙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爲書記。〈原注：服虔曰：橫行爲書記也。[illegible]〉和帝永和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渡，風遲則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乃止。自安息西行至阿蠻國，從阿蠻國西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渡河，又西南至于羅國，安息之西界極矣。自此南行乘海，乃通大秦。

大秦國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爲城郭，列置郵亭，皆堊塈之。有松柏諸木百草。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衣文繡，乘輜軿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周圜百餘里，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爲柱，食器亦然。其王日居一宮，聽政，五日而周。王行則使人持囊隨車，有言事者，以書投囊中，至宮則省治之。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議國事，則皆會。其王無常人，賢者則立。國有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廢者不疾怨。其人長大平正，同夫

中國，故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原注：抱朴子：通天犀有白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輒驚卻，故南人以爲駭雞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九色玉石、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水羊毳、野蠶繭所作細布。合諸香煎其汁，謂之蘇合。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息、天竺交市海中，獲利十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界首，乘驛詣王都，給以金錢。其王常欲通使于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一通焉。或云其國西又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幾于日所入也。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獅子，遮害行旅，不百人持兵，輒爲所食。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渡海北諸國。所生諸物，譎怪多不經云。

大月氏四國於晉則嚈噠、罽賓、大宛、康居、大秦五國，盡其并滅者既不復見，附屬者不能自通中國也。其後五胡更盛，五涼限越，中州擾亂，西域不復通矣。〈原注：[illegible]魏略：從燉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婼羌轉西，越蔥領，經縣度，入大月氏，爲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蔥領，爲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爲新道。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今故略說。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精絕國、樓蘭國皆并屬鄯善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讖曰：中國地偏東南，故星全見東南。驗以晷影，而雒陽滑臺之間當日之中，蓋其大勢在天地之中，而所見之地偏東南也。故東不盡東海，西不盡流沙，裁長補短，纔得萬里。自雞鹿之西則踰二萬里，而兩海之孔徑盡矣。故北狄廣莫，極於西北，而羌戎西域，經帶限表，極於西南。北廷袤又過之，當肅殺之氣，其人剛勁善鬬，亦中國之勁敵也。聖人即而敘之，置之荒外，不大提動，啓其戎心，故不能爲患。及公劉西遷，太王東徙，已漸其俗，脅宣之際，遂殺秦仲，而戎始張矣。既而犬戎殺幽王，因以艷周，王室遂卑，終之秦人遂伯西戎。征東諸侯，至率九十餘戎，脅周而間鼎，遂吞二周，亡諸侯，以禍天下。咸周人之自取之也，漢又不監，孝武以雄材大略，追無垠之欲，撥實露本，傾倒肝腦，赭陰區，血水天，空玉庭，倏鬻藪松漠，頓顛闕斗尾，而未快也。又勦兩粵，夷朝鮮，賈其餘勇，大開西域，列郡河湟，發兵馳使，鼎鑊蹈鐵，殊俗異種，參墮震掉，頓顙請命，顯金海，碎玉山，瀉珠窟，赴寶穴，赤翠羽之背，盡蠻犀之首，蕃首蒲之種，劉蒭蒭之圖，空苑馬之華，走封牛之牧，河源崑崙，盡在郊甸，莫敢誰何，而天子之欲未厭。至於中國之民，舉爲盜賊，縞衣直指，所在誅殺。原注：漢書武帝末，郡國盜賊蜂起，遣繡衣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以軍興誅不從命者。時以州郡，蓋尤之旗，長竟于天，桐人妖蠱，閱閭宮掖，父子戰於京師，而戾園不得其死。原注：漢書戾太子傳，建元六年，蓋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臨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故太子生長于兵，與之終始，何獨一戾臣哉。始厭兵而下輪臺之詔，亦已晚矣。原注：漢書桑弘羊傳，宣帝時，桑弘羊等奏，以爲輪臺東有溫田五千頃，可置屯田卒，益發內地，往之海曰，輪臺西于車師千餘里，前漢陵侯擊車師時，降其王，以遂還，上乃下詔深陳軍旅之事，悔往者之過，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明年，帝崩。至於東京，或紫屢朽，烏驚獸駭，復肆侵軼，恣雖內地，越三輔，犯趙魏，闖河內，上燕，直出獨漢，橫被并涼，殺民人，繫累子女，焚燒城郭，將帥不能支撐，興遇輒敗，儲庾空竭，君臣吁食，又甚西周之季，延蔓淫淫，百餘年間，滑洞腹背，董卓因之，劫制朝廷，廢立天子，賊殺大臣，漢遂亡。餘類羌落，布濩生聚，乘巷之衰，一旦羣起，并吞割據，皆中國之君以欲導之也。嗚呼，褒姒笑而戎人至，原注：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褒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乃大說。又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貳師寇而西域開。原注：漢書，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于上，昌邑哀王，太初元年，以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和熹立而羌胡肆。原注：後漢書，和熹，鄧太后，殤帝即位，太后臨朝，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人發右所徭役，積以怨怨，燒當羌滇吾兄弟因與種人俱西出塞，斷隴道，郡縣不能制。而風妒而五胡起。原注：晉書，賈后淫南風，賈充女也，妒忌多權詐，既殺太后，殺楊駿及汝南王亮，又殺太子遹，趙王倫起兵誅之，故有八王之亂，五胡之禍。書曰：念茲在茲，詩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復誰咎哉。

惟諸遠略勿勤，即敘是允。

贊曰：坤維乾門，海徼天殺，氣鍾肅殺，俗喜擊搏，玉關弗鍵，金城遂傾，飲血解仇，揭徽烏鵲，戒在內修，錄戎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一

列傳第七十八

東夷

東夷夫餘　高句麗　渤海　東沃沮　挹婁　濊　馬韓　辰韓　弁韓　弁辰　倭人

東夷者，幽營青徐揚之東海外諸夷也。夷種有九，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原注：竹書紀年，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后相即位，二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後少康即位，方夷來賓。堯命羲和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原注：孔安國曰，東方之地曰嵎夷，暘谷，日之所出也。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后相二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少康即位，方夷來賓。后發元年，諸夷賓于王門，獻其樂舞。原注：竹書紀年，后發元年，諸夷入舞。桀爲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仲丁即位，藍夷入寇，自是畔服不常。三百餘年，武乙政衰，東夷遂盛，遷入淮岱，閒居中土，及紂無道，爲黎之蒐，東夷皆畔。周武王誅紂伐殷，通道于九夷，而懼氏獻磬樓矢。原注：懼氏，即挹婁也。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東征，誅管蔡，滅淮夷，康王時肅慎復至，徐夷僭號，率九夷以伐周，穆王因命徐偃王主之陸地，而朝徐者三十六國。于命楚子滅徐。原注：博物志，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于水濱，孤獨母有大名鳥會，持所棄卵歸，母覆翼之，遂成小兒，生而偃，故以爲名，宮人聞之，乃迎錄取，其屬爲徐君，尸子曰，偃王有筋而無骨，故謂偃，後漢書，偃王處漢泗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穆王後得駿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興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鬬其人，故逃

于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博物志。徐王妖異不常。武原縣東十里見有徐山石室祠處。偃王濟通陳蔡之間。得朱弓朱矢。以己得天瑞。自稱偃王。穆王聞之。遣使乘驛。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鬭。爲楚所敗。北走此山。

厲宣之際。淮夷復熾。召公虎平之。五伯既興。皆與盟會。戰國時越遊琅琊。侵暴諸夏。及秦并滅。皆散爲齊民。于是中國無夷。而海外之國自若也。漢初。燕人衛滿自王朝鮮。百有餘歲。武帝滅之。原注。漢書。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眞番朝鮮。爲置吏築障。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眞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之亡命者。自立爲朝鮮王。元封中爲武帝所滅。東夷始復通中國。王莽篡位。貊人入寇。原注。漢書。王莽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縣彊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爲寇州郡。歸咎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宜慰安之。建武中興。復來朝貢。遼東太守祭彤威行海表。于是夫餘、高句麗、濊貊、倭韓萬里朝獻。使聘通流。永初多難。始入寇鈔。桓靈失政。漸滋曼焉。三國多故。又爲公孫氏所閡限。東夷復不通。魏景初中誅公孫淵。因浮海收樂浪帶方等郡。遂服東夷。其國最近中國。而大者夫餘高句麗。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于後妊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諸豕牢。豕以氣噓之。不死。復徙諸馬闌。馬亦噓之。王以爲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淲水。原注。今高麗中有蓋斯水。即此也。謹案。陳志作施掩水。此據後漢書。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渡。因至夫餘而王之。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于東夷之地最平敞。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麤大。性彊勇謹厚。不寇鈔。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大使。大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戶皆爲奴僕。諸加別主四出道。大者主數千家。小者主數百家。食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于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鞜。出國則尚繒繡錦罽。大人加狐貍狖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帽。譯人傳辭。皆跪。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竊盜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妒。皆殺之。尤憎妒。已殺。尸之國南山上。至腐爛。女家欲得。輸牛馬乃與之。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養牲。出名馬、赤玉、貂狖、美珠。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爲兵。家家自有鎧仗。其國耆老說古之亡人作城柵皆圓。有似牢獄。行道晝夜無老幼皆歌。吟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其死。夏月皆用冰。殺人殉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槨無棺。原注。魏略。其俗停喪五月。以久爲榮。其祭亡者有生有熟。喪主不欲速。而他人彊之。常諍引以此爲節。其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環佩。大體與中國相彷彿也。謹案。魏志。此下尚有夫餘本屬玄菟二百餘字。

高句麗、夫餘別種也。夫餘王嘗得河伯女。閉於幽室。爲日影所照。因孕。生一卵。大如五升物。河伯女以物裹之。置暖所。久之。一男破卵而出。及長善射。名之曰朱蒙。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使主馬牧。朱蒙選駿馬減其食令瘦。駑者肥之。夫餘王田。乘肥者。朱蒙自乘瘦者。王賜朱蒙一矢。而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河伯女以告朱蒙。乃與烏違等東南走。而遇大水。追者及之。朱蒙請

曰。我日之子。河伯之甥。今急矣。孰濟我者。言訖。而魚鼈成橋。朱蒙濟。渡即解。乃得免。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高句麗。其後種類甚盛。遂自爲國。其國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都于丸都之下。地方二千里。深入海堧。多大山深谷。人隨以爲居。無良田。力作不足以實口腹。故其俗節于飲食。好治宮室。于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祠靈星、社稷。其人性兇急。喜寇鈔。其國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原注。古鄒大加者。賓客之官。如鴻臚。陳志作古雛加。此從後漢書。主簿、優台、丞、使者、[illegible]皁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消奴部、謹案。陳志作涓奴。此從後漢書。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原注。按今高麗五部。一曰內部。一名黃部。即桂婁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後部。即絕奴部也。三曰東部。一名左部。即順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即消奴部也。本消奴部爲王。稍微弱。桂婁部代之。漢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麗爲縣。屬玄菟郡。賜鼓吹伎人。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詣郡。于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名其城爲幘溝漊。溝漊者。句麗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鄒加。消奴部本國主。雖不爲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鄒加。亦得立宗廟。祠靈星、社稷。原注。漢書音義。龍星左角曰天田。即農祥也。辰見祀以牛。號曰靈星。風俗通云。辰之神爲靈星。故以辰日祀于東南。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鄒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皁衣、先人。名皆達於王。如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皁衣先人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糧魚鹽供給之。其民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羣聚歌戲。無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之爲桴京。謹案。陳志作桴京。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腳。與夫餘異。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名曰東盟。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著幘。如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東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國中大會。迎隧神。還于國東上祭之。置木隧于神坐。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爲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于大屋後。名壻屋。壻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服。厚葬。金銀財帛盡于送死。積石爲封。列種松柏。其馬皆小。便登山。畜有牛豕。豕有白色。國人有氣力。習戰鬭。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貊。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爲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原注。魏氏春秋。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因名小水貊。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歸咎於句麗侯騶。嚴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于騶。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騶至而斬之。傳首詣長安。莽大悅。布告天下。更名高句驪爲下句麗。降爲侯國。世祖建武八年。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至殤安之間。句麗王宮數寇遼東。更屬玄菟。遼東太守蔡諷、玄菟太守姚光以宮爲二郡害。興師伐之。宮詐降請和。二郡不進。宮密遣軍攻玄菟。焚燒候城。入遼隧。殺吏民。後宮復犯遼東。蔡諷將吏士追討之。軍敗沒。宮死。子伯固立。順桓之間。復犯遼東。寇新安民

鄉。又攻西安平于道上。數帶方令。略得樂浪太守妻子。靈帝建寧二年。元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熹平中。伯固乞屬元菟。公孫度據海外。伯固遣大加、優居、主簿、然人導助度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奇。少子伊夷模。拔奇不肖。國人便共立伊夷模為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燒焚邑落。拔奇怨為兄而不得立。與消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古鄒加取位居是也。其後復擊元菟。元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無子。淫濫奴部。生子名位宮。伊夷模死。立以為王。其竹瓢名宮。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位宮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為位。似其祖。故名之為位宮。位宮有勇力。便鞍馬。善獵射。曹叡背祖四年。位宮斬毋丘儉。遂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等郡。正始三年。位宮寇西安平。連年侵暴遼東諸郡。七年。幽州刺史毋丘儉督諸軍討之。位宮敗走。儉遂屠丸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初句麗之臣得來歸。位宮不從。得來歸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位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未幾復擊之。位宮遂奔買溝。儉遣元菟太守追之。誅納八千餘口。刻石紀功而還。句麗別部曰渤海。其東際海。西接遼東。俗漸同中國。至後人高歡逐魏孝武帝。其子洋遂篡東魏。稱齊號。

國號齊。至緯為周武帝所滅。原注：北史：魏節閔帝廢元恭。以高歡為渤海王。立元朗為帝。討爾朱氏。敗爾朱兆於廣阿。朗以歡為太師。歡入洛陽。廢節閔帝。及朗立。擊武帝。自為大丞相。魏永熙二年。歡殺爾朱兆。三年。歡舉兵反。擊武泰。廢長安。歡立孝靜帝。徙都鄴。武定五年。歡卒。子澄自為大丞相。輔政。二年。洋弒中山王。十年。洋篡。謚曰文宣。在位十年。子殷立。常山王演廢殷殺之。自立。演在位一年。遜。遜曰孝昭。演弟長廣王湛立。四年。傳位於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天統四年。湛遜。謚曰武成。歷位十年。子恆立。為周武帝入鄴。獲緯及恆。遂滅齊。緯在位十二年。恆在位一年。五世。凡二十八年。

譯案曰錄此下有東沃沮、挹婁二傳。今闕。

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濊及沃沮、句麗、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教以禮義田蠶。作八條之教。原注：前漢書：箕子教以八條者。相殺者以當時償殺。相傷者以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音義曰：八條不具見也。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為盜。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始僭號稱王。陳勝起。天下叛秦。燕、齊、趙、代之避地朝鮮者數萬口。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王。魋結夷服。傳國至孫右渠。漢武帝元朔元年。濊君南閭等叛右渠。率二十餘萬口詣遼東內屬。以其地為滄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遂滅朝鮮。分置樂浪、臨屯、元菟、真番。原注：番音潘。四郡。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真番以并樂浪。元菟復徙居高句麗。自單大領以東。謹案：東觀志伊西。沃沮、濊、貊、悉屬樂浪。後以地土廣遠。復分領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自內屬以後。風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餘條。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棄領東地。悉封其渠帥為縣侯。原注：三國魏志：今不耐濊皆其種也。皆歲時朝賀。無大君長。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舊自謂與高句麗同種。

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愿慤。少嗜欲。有廉恥。不請句。謹案：陳志伯不請句。語不可解。疑句字為句。又多忌諱。字也。衣服與高句麗少異。男女皆衣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為飾。漢末更屬高句麗。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入。同姓不婚。多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有麻布蠶桑作綿。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為寶。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為舞天。又祭虎以為神。其邑落相侵犯。輒相責生口牛馬。名之為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斑魚皮。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原注：袁松之曰：高三尺乘之可于果樹下行。桓帝時獻之。魏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濊屬高句麗。興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遣使朝貢於魏。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曹魏末。景元二年。與韓王率其屬朝貢於魏。

譯案曰錄此下有馬韓、辰韓、弁韓、弁辰、倭人五傳。今闕。又通卷闕議贊。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二

列傳第七十九

南蠻

南蠻 交趾 蠻夷　林邑　扶南　巴郡南郡蠻　板楯

西南夷 夜郎 牂牁 滇 哀牢夷　印都夷

譯案。南蠻一卷全闕。止存議贊。

議曰。蠻夷猾夏。尚矣。自舜竄有苗。江淮徐謚。湖山夷嶠。風教之所漸被。衣冠之所整飭。殆同諸華。是以舜巡苍梧。禹陟會稽。存聖王之執度焉。王德下衰。荊揚之南。遂為蠻夷之區。因冗內食。盡入淮甸。侵敗王略。始加之兵。故商頌曰。撻彼殷武。奮伐荊楚。采入其阻。武王伐殷。乃通道於八蠻。皆臣服於周。顧頃之裔曰羆熊。成王封其後熊繹于楚。胙以子男之田。太伯自竄吳蠻。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遂為吳伯。夏少康封其庶子於會稽。至周而號於越。周衰。楚始大。僭號稱王。以病中國。宣王命方叔伐之。其詩曰。蠢爾蠻荊。大邦為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平王東遷。遂併滅漢陽諸姬。啓申息之北門。奄有巴濮舒蓼。徵中國諸侯。與齊晉爭盟而為伯。越與吳相繼稱王。俱為中國伯。後楚復併吳越。地方七千餘里。而天下莫彊。自昔蠻夷之

蓋未有若此者也。然皆中國王者之後。能用夏變夷。為救患分災。討賊撥亂。獎戴天子之舉。故春秋雖夷之。稱州、稱國、稱人、稱子。終以號舉。至與其功。則列諸會而長諸盟。原注：昭公四年：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於申。楚、徐、淮夷與中國諸侯自序也。哀公九年：仲孫何忌、叔孫州仇會吳于橐皐。以吳為主也。或並序而殊會。原注：宣公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與楚王為盟主也。或再及以殊會。原注：哀公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會以及會，爲伯之辭也。自蠻夷而進於中國。不直以為蠻夷也。漢興。尉佗帝南越。無諸搖分王閩越。號稱兩越。未數世而為漢梟夷。而中國之蠻夷盡矣。及孝武開西南夷。故槃瓠盤夷顆落。卵育溪峒之中。禁帶嶺陬海徼。雖時寇鈔。尋即入貢。非能為久大之患也。昔子路問強。孔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或強於義理。或強於血氣。蓋氣質之性。風土之殊也。坎根於乾。以陰陷陽。內健外險。故為西北肅殺之氣而死物。離根于坤。以陰附陽。內柔外剛。故為東南生成之氣而活物。物生于震而成于坤。死於兌而伏於坎。故東夷尚仁。南蠻慕化。西戎剽輕。而北狄鷙猛。皆氣數使然爾。惟天子建中和之德。以義理法制為天下之大閑。操臨制之柄。謹內外之辨。轉斡一氣。鈞覆四夷。輯寧諸華。統以春正。總為生氣。烏有外夷之虞哉。苟失其道。雖蠻夷之微。亦足以禍天下。已寶儆蜀而五胡亂晉。南詔入寇而巢溫亡唐。原注：唐書：南詔傳贊：懿宗任相不明，藩鎮屢畔，南詔內侮，屯戍思亂。龐勛乘之。黃巢因之。兵連不解。唐遂以亡。易曰：履霜堅冰至。有國者知戒西北之虜，而不知患生于無備，漢亡于蜀，唐亡于桂林。易之意深矣。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可不戒哉。

贊曰。猿蠻非類。融結飈濺。綱維解弛。猱玃奕上。戎羊於易。豕豶牙吉。詎能亡唐。戒之在德。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三上

錄第一上

義例曰：司馬遷作史記……[illegible]

道術

正傳　伏羲　堯　舜　禹　湯　文王　武王　周公　孔子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道具於人心。周於日用。存乎德行。故上世聖人躬行實踐。不以為言。如天之化育流行而無聲臭。且載籍

未具，荒忽茫昧，後世莫得而徵也。自伏羲畫卦造書契，而道術始有傳。次歷神農、黃帝、少昊、顓頊、高辛，至于帝堯，始以言傳，於是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故孔子贊易自伏羲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湯武而下，作春秋自桓文而下，以述其所傳。曾氏之門人集論語，遂自堯舜至孔子述其傳序之事以終篇，孟子著書，亦推本堯舜至孔子，謂傳敍在己，而以終篇。自是而後失其傳矣。道統天地萬物而總萃於人，人備天地萬物而總萃於道，故人者，道之宰也。必裁成輔相，修道五教，使道術一出於正，異端邪說莫能奸其間，然後純粹至善，天命流行，而人心公，位天地，贊化育，王道成而天下治矣。是以前聖後聖，繼繼承承，數十百世，數十百年，更帝迭王，各爲制作，建極垂訓，始於伏羲，成於堯舜，備于三代，修道之具，立教之典，家至而日見，天下無二道，萬民無二心，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異言異服而治，反常惑衆則誅，禮樂修明，教化純備。幽厲作於成康之際，而至治極矣。及周之衰，教弊俗壞，王政不行於天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管仲相桓公，始假仁義，尚功利，變更先王之制，以事富強，異端邪說始作，僭逆爭奪，專于大夫，禍於陪臣，紀綱墜地二百餘年，然而道術不遂廢滅者，先王之澤未斬，心傳口授，猶在於人，故劉康公尚能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子產言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晏子言惟禮可以已亂，季札聽樂而知興衰，蘧伯玉五十而化，名卿士大夫往往說禮樂，敦詩書，其言議風旨去成康猶未遠，於是孔子以大聖爲一世師，探索伏羲之前，斷自文武之後，作爲六經，集列聖之大成，而道術盡在于書，平分四時，與天爲一，垂訓萬世，凡異端邪說

之陰萌潛孳，皆逆爲芟夷，如罕言利，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則塞功利之原，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則闢刑名之慘，謂軍旅之事未之學，而不談兵，謂不如老農，而不專農，謂惡利口之覆邦家，則鄙從橫之說，毋意、必、固、我，則不與楊朱，事母事君必資於事父，又豈與墨翟，教以文行忠信，言必詩書執禮，固自異於老莊，謂死則語以知生，問鬼則語以事人，尤不同浮屠，異端之於正道，如陰之與陽，君子之與小人，沴氣之與元氣，相爲倚伏，不能必絕而盡去，節讀於微，不使漸長，以正勝之而已。既大明六經，復逆閑邪說，皜皜乎白日中正，人妖物怪，遁伏遐外，而道術明矣。孔子沒，列國之賢卿大夫斷喪殆盡，斬先王之澤，不復聞文武之餘論，析并吞滅，祇事詐力，向之異端邪說，乘間而出，賴曾子、子思、孟子維持擁衛，申明孔子之道，強辯而力鬪之，復存道術者百有餘年。孟子沒，庸無駁雜，從橫、刑名、兵、農者流，閒起而講於世，不復有孟子者與之辯，道術遂差而盡爲異端矣。振弊譏涉，波秦焚漢，蓋長株滋，爲百家九流，而黃、老、申、韓爲甚。自天子大臣莫不以爲治體國程，董仲舒請罷黜百家，雖略禁止，終不能用眞儒而復六經之正。於是漢四百年雜而不純，無三代之治。東京再葉，妖夢感心，佛法始入。至於魏世，中國之人遂祝髮夷服，爲僧以奉之，王何之徒，復尚老莊，爲清談，異端之禍，遂綿二漢。老佛之盛，復兆端三國，自是而道術亡矣。故推本伏羲至于孟子，以明道術之正，自荀卿至於揚雄，以明道術

之差，自楊墨至于仙佛，以明異端之禍，故總爲道術傳云。

正傳

[illegible]

伏羲

[illegible]

伏羲氏王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其圖無文而有數，一奇一耦相間，自一至十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與六居下，二與七居上，三與八居左，四與九居右，五與十居中，數形圓，奇數爲天，耦數爲地，天地相衍，奇耦相錯，生成各五，合而爲五，共五十有五，伏羲觀之，乃自一而二，一爲太極，而生一奇一耦，復自二而四，二爲太極，各生一奇一耦，復自四而八，四爲太極，而各生一奇一耦，因其三加，則爲三畫，蓍道之眞數，以象天地人，因奇因耦，分陰分陽，則爲八卦，離爲兩體，列爲八位，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以象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於是卦繼畫綜，虛中以存道，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復爲三加，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變易以用道，道之全體大用備，而道術之原著矣。易大傳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又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孔安國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伏羲氏而上，道具於天地萬物，用之而無書，伏羲氏作，道具於書，以爲天下萬世之用，道著於天地，列於萬物，備於吾身，伏羲當制作之時，雖天與之圖，必仰觀俯察，探賾索隱，稽身類物，窮神知化，然後可以挂天下之理于書，徵

天下之文於卦前天下之用于道向之至微者顯光遠而致飾於天下。如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當陽嚮面而治天下。故取諸離以成天下之務。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故取諸夬。始則陰陽決陰雜顯而隱。雖動而靜。道備在焉。所以首出列聖。爲制作之始也。伏羲氏沒。神農氏作。始味百穀。教民粒食。斲木爲耜。揉木爲耒。教民耕作。嘗草木百物以治民疾。始有醫藥。日中爲市。貿易有無。生民之道始備。神農氏沒。黃帝氏作。爲衣裳以表貴賤。爲舟楫以濟不通。服牛乘馬以引重致遠。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爲杵臼以濟萬民。爲弧矢以威天下。爲宮室以待風雨。爲棺槨以葬死亡。作甲子。造曆數。制字術。占星氣。定律呂。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天道著于伏羲。地道著於神農。人道著於黃帝。太極而下。復著三極。號稱三皇云。原注．古史．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蟜氏之女．爲少典之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爲姓．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用．以教天下．始教耕．故號神農氏．於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始有醫藥．又作五弦之琴．教人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爲六十四卦．初都陳．後居曲阜．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長沙．黃帝少典之子．居軒轅之丘．故號軒轅．姓公孫氏．神農氏衰．乃訓兵．擒滅蚩尤．遂王天下．有土德之瑞．色尚黃．故曰黃帝．始迎日推策．有景雲之瑞．命大撓作甲子．容成造曆．隸首作數．蒼頡制字．與鬼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以分爵次．經土設井．立步制畝．立一百一十年崩．葬橋山．

堯。原注．史記．帝堯名放勳．帝嚳之子．黃帝之元孫也．姓伊祁氏．初封於唐．號曰陶．帝摯不道．諸侯戴爲天子．建都冀州．號陶唐氏．以火德王．在位七十載．其子丹朱不肖．乃議位於四岳．四岳共舉舜．乃以二女妻舜．使舜攝百揆．歷試諸艱．乃遜位於舜．二十有八載．堯崩．凡在位九十有八載．葬陽城．

帝堯王天下。將遜位於舜。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道有太極。統天地萬物而爲之中。即伏羲氏奇耦之所本。八卦之所環。合九與十。虛其中者也。天地萬物皆之以爲中而各爲之極。道之所在也。故在人爲心。道會天命。宰制情性。建立事業。爲人之極。得則道在而心存。失則道遂而心亡。允執其中而不失。以應萬變。無往而非中。莫不爲之極。道之用不可勝窮。而天下治矣。伏羲雖範圍河圖而畫卦以垂道統。未始有言也。至是將以天下與人。雖以聖授聖。猶懼或失之。於是始以言傳。而道術可言矣。

舜。原注．史記．帝舜姓姚氏．名重華．黃帝八代孫也．有聖德．以孝聞．堯以丹朱不肖．將遜位．舉以咸舜．乃命以位．使宅百揆．舉八元八凱．去四凶族．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堯遂讓位于舜．舜子商均不肖．乃薦禹于天．使宅百揆．南巡狩崩．陟方三十載．在位五十載．葬於蒼梧之野．

帝舜王天下。將遜位於禹。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語舜以中。而舜之語禹。又益之以道心人心與夫精一者。此舜之所以聖也。夫道一中而已。義理之所止。心之體也。而復有人心者。情欲之動。心之用也。心也者、神明之所舍。妙乎體用之間。宰義理。制情欲。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測。所以爲道之機也。苟本義理以節情欲。則道心明而人心安。全體大用備矣。義不勝欲。則人心縱而危。欲不本義。則道心蔽而微矣。此死生存亡治亂之所在也。必精於理而不雜。一於道而不二。使道心御乎人心。義理制夫情欲。而後可以執中而治天下。明天下之道心。安天下之人心。則可以帝矣。故中爲道之體。心爲道之用。精爲道之質。一爲道之綱。合而言之。道術備矣。後世聖人之傳。傳乎此也。王者之事。事乎此也。儒者之學。學乎此也。

按虞書自中與道心人心之外。若臣都俞吁咈之間。其所稱道。曰欽明文思。曰溫恭允塞。曰五典、五禮、五刑、五品、五教。曰道。曰德。曰孝。曰樂。曰直。曰寬。曰剛。曰簡。曰志。曰和。曰聖神文武。曰天命天道。曰鬼神。曰敬。曰讓。曰忠。曰斅。曰慮。曰義。曰止。曰幾。曰聰。皆心性道理之名義。始見於此。蓋生民以來即有此義。而以爲言。所以統理心法。綱紀人道。通天人之際。著道之所以然。伏羲而下。至於堯舜。始見之典籍爾。自黃帝氏沒。有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暨堯舜氏。號稱五帝云。原注．古史．帝少皞名元囂．黃帝長子也．繼黃帝王天下．有聖德．如太皞氏．故曰少皞氏．金德王．故號金天氏．少皞有四叔曰重．該．脩．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伊爲木正．該爲蓐收．世爲金正．後及顓頊．世相代爲水正．不失其職．史記．帝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繼少昊王天下．以水德王．都于帝丘．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乃作歷．以孟春爲元．立七十八年崩．葬東郡．帝嚳少昊之孫．黃帝之曾孫也．居于高辛．號高辛氏．代顓頊王天下．以木德王．都于亳．立七十年崩．葬頓丘．

禹。原注．史記．夏禹名文命．姓姒氏．黃帝元孫．帝顓頊生鯀．鯀生禹．當堯之時．洪水滔天．堯命鯀治之．九載而功不成．舜相堯．殛鯀於羽山以死．舉禹爲司空．使續鯀業．卒平水土．舜子商均不肖．舜以禹賢．使宅百揆．十七載．舜崩．乃即帝位．舉皐陶．七年．禹東巡．至會稽崩．在位二十七年．子啓賢．天下宗之．遂繼禹即位．傳之子孫．至桀而亡．凡十七王．四百七十八年．

禹嗣鯀治水。通九道。度九山。陂九澤。滌九原。水土既平。錫洛負書出于雒。其書無文而有數。自一至九。一奇一耦。相間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五居中。奇皆處于中正。耦皆附於四隅。其形方。上下左右縱橫十五。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七八九六。互爲消長。虛五分十。自相錯綜。虛五不用。則河圖之十而八卦也。合爲十五。則河圖之中而太極也。凡九章。禹乃倜爲九疇。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五福六極。謂之洪範。實中以明誠。本乎道之用。天地萬物皆起於中。萬事萬變皆生於心。於是卦範一理。河雒一數。圓方一象。前聖後聖。所守一道。往古來今。承一中。羲禹以圖示中。堯舜以心傳中。窮天地。亘萬世。統理三極。宰制萬化。而不能焉者也。書曰祗承於帝。又曰祗台德先。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初二典述堯舜之德。堯曰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舜曰溫恭允塞。變齊慄。皆敬也。敬則心存而不放。體立而不息。定靜照明。事物莫能使亂。故能精一而允執其中。則聖敬之方也。禹能祗受于舜。以祗德先天下。故其德一而無所間。則亦堯舜之欽恭精一也。孰謂入聖域而不優哉。故天道極于堯。人道極于舜。地道極於禹。三皇而下。復建三極。道之功用備矣。

湯。原注．史記．商湯名履．號天乙．黃帝之後也．契有聖德．相舜爲司徒．封于商．賜姓子氏．十三世至主癸．生湯．有聖德．夏桀無道．湯始征葛．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聘伊尹使相桀．不用．五就之．亦不用．桀殺諫臣龍逢．因湯於夏臺．已而釋之．伊尹遂相湯伐桀．放桀於南巢．諸侯咸尊湯爲天子．遂代夏即位．更號曰商．都于亳．在位十三年崩．至盤庚．改號曰殷．至紂而亡．凡三十王．六百二十八年．

湯革夏命。其誓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仲虺誥之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又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伊尹告太甲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初堯舜禹三聖。心傳面命。曰中。曰心。曰精。曰一。五百餘歲而有湯。

乃言天降衷于人爲恆性。使民安其所性。則君之所司也。於是始言性。德者得於道而性之所有也。不蔽于欲。則常如受命之初而日新。則道之體全矣。又能昭其德于民而極其中。以爲極則。道之用著矣。義者道之裁成之宜。禮者道之節文之則。所以建中之方也。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合內外之道。貫體用于中。敬則一。一則聖。故謂之聖敬。湯則日進不已。全夫一德。又備於受命之初。此湯之所以聖也。湯始以征伐取天下。傳于太甲。詩頌始此。至太戊復有聖德。號稱中宗。盤庚時改號殷。武丁復有聖德。言學於甘盤。始見帝王之學。號稱高宗。

文王　原注・史記・文王名昌・黃帝之後・帝嚳之胄也・帝嚳生棄・善稼穡・舜舉棄爲農師・封于邰・號曰后稷・姓姬氏・子不窋失其官守・竄于戎狄・至公劉自漆沮渡渭・子慶節・國于豳・八世至古公亶父・去豳・邑于岐山之下・始稱周・亶父生公季歷・季歷生文王・爲殷西伯・有聖德・殷紂無道・拘之羑里・七年・乃作易・後得釋・諸侯多歸之・于是三分天下有其二・猶以服事殷・在位五十年・薨・子發立・周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諡曰文王・

文王以紂幽之羑里。乃仰推天命。俯察人事。當憂患之運。道未可以濟天下。遂演伏羲之卦。作易以前民用。初伏羲畫卦。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爲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而畫三卦。八復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一卦之上。復各加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而畫六卦。六十四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左旋而數往者順。右轉而知來者逆。三才之運數備。四象之變化成。不假作爲而莫非自然。故祗存八卦。其六十四者。自具其中。未爲文字辭說。著其體而藏其用也。神農氏時始著其重。以之占筮。其作用之法不傳。至夏而謂之連山。而首艮。殷謂之歸藏。而首坤。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其作用義理。不能復伏羲氏之初。推本乾坤之意。不足以爲聖王法制。文王乃變體入用。錯綜太極之兩體。變易河圖之圖。有爲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皆自乾而左。乾生於子。坤生于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爲耦。以應地之方。於是乾坤爲天地之本。坎離爲天地之用。故始於乾坤。中於坎離。終於既未濟。泰否爲上經之中。咸恆當下經之首。坤統三女於西南。乾終三男于西北。上經起於上。下經終於下。參伍錯綜。互爲始終。始於不交。中於交。終於交不交。上經不易者六。反易者二十四。下經不易者二。反易者三十二。不交不易。以明道之體。反易而交。以明道之用。爲之重以著其兩。爲之名以著其義。繫之辭以著其占。節節有序。以著其理。兩兩反易。以著其變。以其不易以變易。雖變易而不易。名之爲易。然後伏羲氏之心。卦畫之蘊。盡在于斯。堯、舜、禹、湯之心傳面命。聞而知之者。皆見乎辭。經萬世之制備矣。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又曰。文王之德之純。則亦禹之祗德。無間湯之聖敬日躋也。

武王　原注・史記・武王名發・文王之子也・復有聖德・紂殺伯邑考・文爲世子・文王崩・武王觀兵於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復還・紂暴虐滋甚・殺比干・囚箕子・微子奔周・遂復伐紂・戰于牧野・紂師倒戈・遂誅紂・諸侯咸尊武王爲天子・偃武修文・遷都于鎬・命號周曆于鎬邑・七年崩・傳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

武王復革殷命伐紂而有天下。孔子贊之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道運乎天命而潛於人心。人君而違乎道。則天命絕而人心去。天討所當加。天吏所當伐。率而行之。以順天而應人也。故以道繼有道。則

受命。以道克無道。則革命。湯武之所以不顧上下之分。天下之議。必爲征伐之舉而自爲之者。亦堯舜之與賢。稷之己飢。禹之己溺。以道自任之心也。初禹以雒書九章作洪範。建極於中。以明道之用。雖別爲疇。有其法而無其辭。武王勝殷殺紂。以箕子歸。申明洪範之義。反復於皇極一章。以明人君建中立極之道。錯綜天人之際。凡吉凶治亂。災祥休咎。皆本於人心之邪正。皇極之建與不建。以心法爲王法。合乎堯舜之執中。湯之建中。著定武功。尤王保之。遷九鼎於雒。居天下之中。巍然爲皇極之君。終成大經大法。亦猶文王之於伏羲也。自禹以天下傳啓而稱王。殷取之夏。周取之殷。皆以聖德王天下。號稱三王云。

周公　原注・史記・周公旦者・武王弟也・有聖德・多才藝・相武王伐紂時奉君・踐紂宮・擒據於濟關・滅從亂之國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以同姓有功・封爲魯公・留佐武王・武王有疾・作金縢・告三王・請代武王・武王崩・成王即位・年十三・周公爲太師・位冢宰・攝政當國・管叔・蔡叔流言周公將不利于王・奉殷武庚及淮夷叛・周公東征・三年克之・誅武庚管叔・囚蔡叔・降霍叔爲庶人・遂平淮夷而還・乃營雒邑・定九鼎爲東都・又營成周・遷殷頑民・建明堂・制禮作樂・相成王・朝諸侯於明堂・頒制度於天下・復政成王・凡攝位七年・十一年薨・諡曰文・

周公相武王誅紂以王天下。武王崩。復相成王。營雒邑。奠王極。以卒武王之志。集列聖之制。制禮作樂。明道之分。暢道之和。總爲六官。別爲三百六十職。經緯萬端。統理治道。爲一王典。立萬世極。文致太平。復政厥辟。乃爲文王之易作爻辭。伏羲之易則著于畫。以一奇一耦。合兩爲一。三畫爲一卦而無辭。文王之易則著於卦。一貞一悔。合兩爲一。六畫爲一卦而繫之辭。周公以爲易始於三畫。成爲兩卦。皆以一具兩。本乎太極。於是兩兩爲畫。兩兩爲卦。內外相應。上下相交。以成三極而分六位。是以剛柔相摩。陰陽相錯。情僞相感。利害相形。吉凶悔吝生乎變動。所以成卦皆由乎畫。乃用伏羲之畫以明文王之卦。以位爲不易之體。以爻爲變易之用。以三天爲陽剛之九。以兩地爲陰柔之六。一畫爲一爻。復繫之辭。數上起象。意上起言。貫上起才。德上起義。心上起物。效天下之動。窮天下之變。道之全體以大用。周流乎六虛。而六畫爲一卦。原始於伏羲之初。要終於文王之後。以內之二爲堯之執中。外之五爲湯之建中。向之心傳。盡爲經世之用矣。自湯至於文王。皆聞而知之。而武王周公。復面命口授。以心法爲家法。以家法爲治法。道術之盛。極於是矣。

孔子　原注・史記・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爲司職吏・畜蕃息・適周・問禮於老子 [illegible]

孔子亦不來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弟子益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狩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本。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

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年幾七十矣。周行天下數十年。卒不得位行道。如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制度。考文以經世。乃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乎始修經。時周室禮樂廢。詩書缺。孔子乃推本始終。述數。追述二帝三王。討論墳典。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迄周之秦。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皆聖賢義理精熟之格言。心傳口授。訂謨定命。建極垂世之要典。別爲虞、夏、商、周之書。帝王之制備矣。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就魯太師摯考周樂。次雅頌。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固陋不可以訓者。取其止於義禮。天理人情之正者。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至於文武。周召成康之盛。極於幽厲之衰。旁及列國。止於諸夏衰亂五伯之末。陳靈之舉。別爲四始。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正風二國。變風十三國。正雅則文武成。變雅則厲宣幽王。風則平桓莊頌則周魯之後。終之以商。終周親魯。而本乎商。皆語之。歌之。弦之。舞之。以求合韶武之正音。以明中聲之所止。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乃始贊易。以伏羲文王周公之易爲經。爲經作傳。曰彖、象、卦象、爻象、乾坤文言、上下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要終三聖之義。發道之蘊。始言太極。以明天地萬物莫不本于理。立一易之根柢。爲造化之樞機。藏陰陽之首尾。統紀全體大用。運天極。奠地極。建皇極。數人極。體之八卦之虛中。九章之實中。堯舜之執中。湯之建中。會而爲一中。凡運山之象。歸藏之理。不易之體。變易之用。大明始終。合爲一易。自太極推出動靜、陰陽、剛柔、天地、人物。自人心推出命性、情欲、德行、事業。自卦畫推出奇耦、變動、意言、象數。自義理推出吉凶、悔吝、進退、存亡、爲死、生之說。明幽明之故。指示鬼神情狀。言天地體數。大衍用數。乾坤策數。伏羲氏而上。書所未有。世所未見者。則布濩彌泓。一無餘蘊。伏羲氏而下。書所浩繁。世所增益者。則皆芟夷振滌。但餘本真。於是外天地而無體之易。內天地而有體之易。外蓍龜而無卦之易。內蓍龜而有卦之易。不容辭說之易。辭說不盡之易。盡在於是。無非固有。莫不自然。以爲道之大經。聖人之能事畢矣。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或告孔子曰。有麕而角者。孔子視之。曰。麟也。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霑袍。曰。吾道窮矣。非乎非乎。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乃即魯史記修春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終於魯哀公十四年之獲麟。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約其文辭而指博。萬六千餘言。以爲大經大法。明道之分而爲刑。書。申侯以犬戎弒幽王。平王立於東都。不復父讐而反戎申。委文武之宗廟。棄岐周以與秦。無恢復之志。絕王敢之綱。自夷於列國。而祇守虛位。及其末年。失道滋甚。以天王之尊。賜諸侯之妾。俗歷不請命而自立。僞稱以亂大倫。故於茲託始。皇一降而帝。帝一降而王。王一降而霸。平桓而下。五霸迭興。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故其事則齊桓晉文。中於五霸之世。既而專於大夫。竊於陪臣。三綱淪。九法斁。名分委地。而麟出非時。故以寓終。以元年春王正月六字。如乾之六爻。以爲一經之綱。元即道體之一。猶易之太極也。春即道用之端。猶乾之元也。王者天位。惟皇作極也。正者人心。道之宰也。故君之始必書元年。以夏時冠周月。以正時加王於正。以大一統親魯尊周。尊王室。治諸侯。奪大夫。削陪臣。正君臣。篤父子。辨夫婦。定兄弟。曲爲絜短以篤忠恕。要歸大公至正。災異變故則特書。地震。瑞麟。常事則削而不錄。行天子之事以貫通天下。篡承二帝三王之統爲一王法。皆因事著義。而無我。其間議而不辯。事而不辭。如天之不言。復乎伏羲氏爲畫之初。一藏諸用。易爲逃道之書。易之爾畫用六七十字而義理無窮。春秋爲用道之書。特書一王。雖削數十字。而法制具備。故易如春。書如夏。詩如秋。春秋如冬。易書爲陽。詩春秋爲陰。復如道體。分一乾坤。於是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之運世至此而終。禮樂、刑政、紀綱、法度之典籍至此而備。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之倫類至此而明。王室諸侯之名分至此而定。道德、功力、聖賢才術之得失至此而極。禪讓、傳繼、征伐、篡奪之變故至此而周。性情、形體、意言、象數之蘊蓄至此而著。死生、存亡、治亂、安危之氣數至此而窮。有生之初至於伏羲。則沈潛之極。書契以來至於孔子。則表著之極。沈潛之極。則散而託始。著見之極。則聚而成終。故四經皆成於孔子。集列聖之大成。配天之四時。以爲萬世用。道爲無言之孔子。孔子爲能言之道。生民以來。復一太極也。

顏子　原注。史記。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父曰。顏路。回師事孔子。少孔子三十歲。得聖人之傳。安貧樂道。不求祿仕。年二十九歲。髮盡白。蚤死。

顏子於孔子弟子。最賢。具聖之體。號稱入室。潛心希聖。極力所至。不能復進。乃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能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乃問仁於孔子。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人由己而由人乎哉。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自是遂得聖人之傳。安貧樂道。不求祿仕而卒。孔子稱之曰。回也。其庶乎。屢空。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又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其贊易。則又稱之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孔子之門弟子蓋三千焉。未嘗與其仁。獨稱道顏子而與之以仁。與其不遠而能復。則亦聖人之徒也。夫仁。道心之全德。義理之正也。己則人心之血氣。嗜欲之私也。惑於人欲之私。則悖理而害物。物我皆不得其仁。人心危而道心微。遂堯舜而入幽厲矣。此孔子之所以爲教。顏子之所學也。聖賢地位。界然一間。大可以力至。化不可以學能。故仰高鑽堅。見於前後。反而求之。循序而進。終莫能至。力竭而猶卓爾。必周而後知也。孔子乃語之以克去己私。還復正理。然後物我皆得其仁。制之於視聽言動。乃其方也。於是顏氏不復以爲愛。默識心通。渾然無迹。遂幾於化。安於仁而樂乎道。不遷怒。不貳過。不違而復乎仁。執堯舜之中。而發孔子之蘊。使聖可學而至。道可力而求。故孔子之道。得顏子而益彰。

曾子　原注：史記：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父曰曾皙，師事孔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其篤孝遂事之，故爲作孝經。後卒於魯。

曾子以質厚宏毅之資，盡事親之道，以孝聞。師事孔子，孔子爲說孝道以訓之，其賢亞於顏子。顏子沒，孔子以曾子眞積力久，可以傳道，語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道之體無不該，用無不周，一理渾然而無間萬物，紛錯而一本，故惟一爲心傳之要，聖學之宗。所以爲中爲極，爲仁爲純，爲敬爲誠，皆象體用、貫本末，而爲言也。曾子之學已至，故孔子語之。是以唯而不復疑。如顏子之請事斯語而不復問，於是孔子之道在曾子矣。其答門人之問，謂忠恕而已者，以忠恕明一貫之理以悟之也。道之在人爲心，盡心之理則爲忠，推心之理則爲恕。忠爲恕本而無間，恕爲忠用而一本。則道心惟一，亦一以貫之也。于是理貫氣形數，心貫命性情，天貫地物，人貫物地天，脫暢交通，濟天下而不過，成萬物而不遺，應萬變而不惑，生萬物而不窮，無毫髮之間須臾之離，表著乎神，纖巒乎密，窮天地，亘萬世，一貫而已矣。孔子既傳之曾子，又告之子貢，蓋示之以自疑也。及易傳春秋經成，孔子又口授其義，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於是學者多師事之。其言論之可見者，皆修身、克己、守約、內省之要，主於孝敬忠恕，粹然一出於正。著書一篇曰大學，以明堯王以來爲學次第，本於明德而極於平天下，外極規模之大，內盡節目之詳，絜矩於心意誠要邪正之間，要歸於忠恕，辨明於義利，擴充一貫之全體大用。易著時春秋之後，大經之綱領，獨見此篇。其弟子樂正子春公明儀之徒，集孔子及諸高弟子問對之語，成二十篇，號曰論語，聖賢之師友淵源皆在其中。復見二帝三王都俞吁咈道德之精華，直指而命義理之綱要，以垂訓萬世。復以其道傳之子思孟子，故孔子之道至曾子而益大。

子思

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孔子卒。鯉生伋，字子思。孔子沒，受業於曾子，傳其聖學之道。夫中道之本然，理之當然，其體則不偏倚，其用則無過不及。故存而爲一心之中，行而爲萬事之中，猶太極爲道之極，無所往而不爲之極也。故聖人繼天立極，統理人道，存心應物，皆本乎此。堯舜禹謂之執中，湯謂之建中，文王有中學，武王爲皇極，周公爲二五。孔子爲中庸，皆傳乎此也。然未有著之書而言其義者。子思乃中明家法，作中庸一篇，以明列聖心法，謂未發之中謂之中，發而皆中謂之庸。不乖於道謂之和，眞實無僞謂之誠。本之於天命人性，以明道教，終之於無聲無臭，以明道體。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率性節情，存心立命，大無不充，細無不盡，與易傳相表裏而明春秋之用，大本遂道，以合內外，別爲三德，列爲九經，方之大學，又致廣大而盡精微，於是孔子之道至子思而益備。

孟子　原注：史記：孟子，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遂既通，游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或曰，軻字子輿。

孟子受業於子思，治儒術，通五經，貫剛毅正大。子思以爲賢而傳其道。子思沒，遂以其道游於諸侯，時秦用張儀，楚魏用吳起，燕趙用蘇秦，韓用申不害，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導時君于王道，說以仁義，絀其功利，鄙其權術，謂管仲曾西之所不爲，是以所如不合，爲卿于齊，復致爲臣而去。且當孔子時已有過不及，狂狷失中之偏，孔子沒，諸弟子各以其學游于諸侯，道術已自不一，賴曾子子思申明拓大，傳之孟子，而正學不亡。其時有楊朱、墨翟、莊周、鄒衍、淳于髡、慎到、田駢，皆著書以自名，駁雜之說不可勝紀。孟子乃與高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述仲尼之意，著述七篇。凡莊周諸人誕妄偏駁，干時惑衆之易見者，皆置不論。獨楊朱爲我，則似義；墨翟兼愛，則似仁，似是而非，大亂人心，其弊必至於無父無君，壞倫類，滅人道，而爲禽獸。孟子乃爲辯明，闢其邪說，或以爲好辯而譏之。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於是斥許行，譏匡章，蚓陳仲子，妾婦儀秦，仲尼之道，巍然復立。其斷然以性爲善而專言仁義，謂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自得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謂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是集義所生者。又言夜氣、平旦氣、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仁義皆內、生之非性等，皆孔氏之門未道者。謂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孔子之謂集大成，禹稷顏回同道，聖賢地位，自此而定。中間申明六經微意，中庸大學之指要，春秋之作，未有言其義者，獨著其傳，舉其綱領，使學者知聖人筆削之旨，高出三傳之上，抑邪辨異，闢悔衛道，廓清摧陷，芟夷蘊崇，折衷於孔子，推廣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傳，傳天下以一心，貫萬世以一道，塞天地以一氣，生萬物以一仁，自處聞知之地，以道自任，故顏子發孔子大奇之德，曾子著孔子正大之學，子思極孔子高明之道，而孟子建孔子中興之業，於是孔子之道，得孟子而益尊。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三下

錄第一下

道術

諸子 荀子 揚子 董子

百家

異端 楊墨 申韓 老莊 仙 佛 營附

諸子

荀子

原注・史記・荀卿趙人・年五十始游學于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索隱・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亦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帝諱也・

荀卿者、名況、趙人、齊威宣好學、鄒衍田駢之徒會於稷下、游學之士數百千人、荀卿年五十、始游于齊、時諸學士大夫皆乖離正道。獨荀卿之學宗孔氏。故其言道術大抵以仁義禮樂為宗。其謂純則王。雜則霸。眞積力久則入。能定然後能應。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心居中以治五官。論心不如擇術。

詩者中聲之所止。及與臨武君論兵等。皆至言也。然而過高好奇。故為異論。悖禮傷義。繆于聖人。而卒歸于申韓。其大害道誤天下後世者。以孟子言性善為非。作性惡論。謂人之性惡。其善者偽。桀紂性也。堯舜偽也。又特為非十二子篇。謂子思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才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眞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倡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二賢幾聖。親傳孔子之道。益推大之者也。而痛詆毀之。並夫他囂、魏牟、陳仲、史鰌、墨翟、宋鈃、原注・鈃音刑・慎到、田駢、惠施、鄧析之徒。詭辭詭辯。破壞道術。自況始。其徒李斯見其師以惡為性。以擯儒為非。顯天下典籍。凡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皆矯揉之偽。當世儒者不足以為治。而適足以亂天下。乃敢倡為焚書坑儒之舉。故秦滅學之禍。皆荀卿之渦才囂異。反中庸而無忌憚者啓之也。

董子

原注・漢書・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制策三道・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宏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宏為從諛・宏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宏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董仲舒治春秋。為公羊學。公羊之學出於曾子。故其學有所自而得道術之正。其所對制策三篇。孟子以來所未有也。本於王道。深識治體。切中當世之病。其淵源純粹。明于天人之際。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萬民。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等皆孔氏之門學問之要。授受之本。致知力行之方。天命率性之道。其反復於成康風化之美。直欲堯舜其君。追還三代。其謂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其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武帝雖不能盡用。略於施行。猶號稱隆儒。表章六經。顯其功不在孟子下。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王。正身率下。方公孫宏以阿意取相位。而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于家。漢世儒者皆所不及也。惜乎生于絕學之後。不見聖傳之全。首言三代受命之符。以啓符命緯讖不經之說。為後世姦人篡竊之具。又以春秋災異

之變，推陰陽錯行之故，以行閉縱之術，流于小道異端，是以不能如孟子之醇而耕其傳也。

揚子

[illegible]

俱存

揚雄之學不知其所自，傳稱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默而好深沈之思，清淨無為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非聖哲之書不好也，初好辭賦，擬則司馬相如，其後悔不復為，準易作太元，擬論語作法言，其太元推本老子三數，自三而倍加，故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別為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顓頊歷相應，擬之以三策，夫道祇一數，惟書河圖元非二也，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八卦九章，非聖人自為之所以則道之數也，道之數只一奇一耦而為陰陽，以成變化而行鬼神，皆不離乎固有之兩，故自二而四，自四而八，重而因出，以至于六十四，日月、星辰、寒暑、晝夜、度數、時節皆在其中，伏羲以一奇耦三加成卦，故為三畫，其情祇兩，至于六十四卦，不出于一乾坤，三百八十四爻不離于一奇耦，以一具兩，乃為易之真數，非若老氏之一生二，二生三之說也，一固生兩矣，兩各生兩，則二生四矣，固不生三也，揚子雖名儒學，乃以老氏之說擬易，皆本於三而倍加之，則道之數有二矣，乃作為之私，以數傳理，非造化之本然，以理為數也，至其論情謂善惡混，道之在人，成之為性，具備衆理，無非至善，中而不倚，一而不二，精而不雜，純而無間，私邪僞妄，安得混于其間哉，惡自於人心之危，物欲之私，又安得為性乎，大本已悖，其餘不足稱也，極其踐履之至，則曰清淨

寂寞，亦老氏之學也，至于事莽，與聞乎篡，為美新之文，不以為恥，終之隕越，至於投閣，則與夫在陋巷、在汶上、采薇而不食其祿，易簀而得正斃焉者，異矣。

百家

書契以來，自非國家典籍，士庶人不敢輒為書，故非天子不制度，不考文，雖孔子之聖，足以制作，如易、詩、書、春秋、禮、樂，皆因其故而加修之，非古所無有而自為之也，孔子沒，諸弟子各記誦其師說，始各有術，然而皆本唐虞，徵文、武，宗孔氏，不敢以私臆干時惑衆，至孟子時，齊有三騶，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封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事而議論，于是稷下先生及游學之士盛者數百千人，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及海外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王公大人初見其術，瞿然顧化，淳于髡亦齊人，博聞強記，學無所主，慎到趙人，田駢、接子亦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法術陰陽，各著書以干世主，騶奭者，齊諸騶子，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齊宣王嘉之，與淳于髡等皆位列大夫，開第康莊之衢，尚門大屋尊寵之，齊人為之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穀過髡，而田駢號為天口，趙復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辨，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世多有其書，不可勝道，於是前乎周孔，後乎孟荀，雜然並出，各自名家，如鬻鄧、管晏、老聃，皆有其書，而其文不類，大抵皆傳聞觸習，至是而始為書爾，

至秦詩書之禁為嚴，而諸子百家自行於世，漢孝武時董仲舒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雖略施行，不能盡禁，至司馬氏父子，乃別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推本其說，謂之指要，而先黃老，後六經，使儒與楊、墨刑名並開之家，昧于道術之正矣，浸淫滋蔓，家自為書，如淮南安之流，尤為僻誕，成帝時，詔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咸校術數，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向卒，子歆繼其業，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班固志藝文，以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經為六藝，凡九種，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總為諸子九流，凡十種，賦、歌、詩總為詩賦，凡五種，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總為兵家，凡四種，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刑法總為術數，凡六種，醫經、經方、房中、神仙總為方技，凡四種，其書合數千篇，數百萬言，原遠末分，正路遂荒蕪矣，道具于天地萬物，會于人心，往古來今，閱千萬世，初無加損焉，故宓犧而上，有道而無文，宓犧而下，有文而無書，唐虞而下始有書，益之以三王，終之以孔子，傳序一道，範圍一心，亦無加損，猶夫宓犧氏之先也，彼百家衆流，乃以區區偏見謏聞，輒自託聖人之後，六經之裔，穴蠹道真，紅紫耳目，

壓穢編簡。使學者莫知適從。往往陷人伎術小道。故其害天下。亦異端之次也。

異端

楊墨　原注。史記。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弟子。問于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後也。楊朱見于列禦寇莊周書。老子弟子也。

楊朱老子弟子。爲黃老術。墨翟宋之大夫。節用尙儉。善守禦。皆出於春秋後。孟子前。楊朱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墨翟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朱則足乎己而不爲利。似義而非義。翟則愛無差等。約乎己以利天下。似仁而非仁。極其至。則朱有己而無君。翟二本而無父。故孟子以爲亂人心。惑天下。害道爲甚。墨翟則有書。其弊病見于孔叢子。楊朱無書。其弊病見于列禦寇書中。其言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所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愼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累梏。何以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又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于肌膚。肌膚微于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于河陽。陶于雷澤。四體不得蹔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禹荒土功。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黻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苦憂者也。周公攝天子之政。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于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肆情於傾宮。從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放

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程說誠論。類皆如此。夫無我則道心。有我則人心。故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後大。大而後化。所以爲聖爲神。與道爲一。大公無私。純而不已。莫能間斷。利用安身以濟天下。若朱之言。始則一我。推而爲天地一我。古今一我。恣睢而獨肆其欲。利一己而不利天下。蔑四聖而與二凶。於是始皇二世。竭天下之膏血以逞無饜之欲。終爲孟子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言。皆朱啓之也。夫人之爲德。發於道之元。爲天地生物之心。降而爲人心之德。愛物之理。體一而用殊。親親而後仁民。仁民而後愛物。本於明善。誠身以事親。達於明德。齊家治國平天下。墨翟則愛之以一而無序。齊之於末而無本。委之以利而無義。失己而爲人。喪心而膠物。大亂天下之心術。而斷喪倫類。[illegible]之禍又甚也。故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邪說誣民。充塞仁義。甚于老莊申韓。故推爲異端之首云。

老莊　原注。史記。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淸淨自正。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老子。周守藏室柱下史。嘗隱君子也。周室之衰。西去至關。關令尹喜請著書。乃著上下篇。言道德之義。本於淸淨無爲。要歸虛無。精於世變。靜見物理。每以陰謀退卻爲術。沖嗇精神。絕物棄智。伏匿機要。故其言曰。致虛極。守靜篤。專氣致柔。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剛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舉爲術數。申韓之刻薄。儀秦之傾危。孫吳之詭譎。皆本於是。夫道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在天爲命。在人爲心。在物爲理。成之爲德。凡仁義禮智五性。皆其固有。齊一備具。初無先後。爲體爲用。皆本一道。故爲典常。號稱五常。統紀萬世。老子之書。乃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以不可言名者爲常。可言名者爲非常。凡天地萬物可名言者非道。豈天地萬物之外別有不可名言之道也哉。又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豈道之外別有德。德之外別有仁。仁之外別有義。義之外別有禮哉。一失其道。則凡仁義禮智皆失之矣。又豈復有德與仁哉。禮者忠信之則。所以厚德而防治者也。豈薄與亂哉。乖離間斷。大非堯舜周孔之道。道不可以有無言。乃謂有生于無。命乃道之流行。陽之所爲。所以生生之謂易。乃謂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則以虛寂靜死爲命。而歸之陰。則

命。又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非道之一陰一陽。以一具兩。而爲太極生四生八之本。則不知數。夫太極。祇天地萬物本然之理。生氣生形。具乎其中。爲之綱紀。無乎不在。無所往而不爲之極。而無所不至其極。非天地萬物之外別有一太極也。老氏乃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其徒列禦寇因之。乃曰。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莊周又推大之曰。夫道有情有性。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直謂天地之外。別有一物。在道之中。爲渾淪之形。夫道卽太極。太極卽道。以其通行而言則謂之道。以其至極而言則謂之極。周乃謂道在太極之先。則以道爲虛無。以極爲形器。於是漢儒又爲太極函三爲一之說。則不知極。列禦寇書。又原衍黃帝書。如曰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又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皆終。終進乎不知也。又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尙奚存。及陰符經等。大抵與老子同。故當世號爲黃老。蓋上古三皇之微言。傳之久而差者也。是以與周孔不類。其偏駁術數。反害至道。當其時猶未盛行。及莊周宗其說。著書於是自爲道家矣。莊周初受業於子夏之門。才高識駿。不受名敎羈檢。遂卑儒術。與老子虛無過高之說。大放厥辭。著書十餘萬言。剖析道奧。精覈物理。剗去畦町。浩無畔岸。睥睨道體。掀揭神機。玩侮造化。穿徹虛元。籠絡怪誕。因鉤幽杳。恣爲雄辯。其餘不可當。大抵皆寓言也。要歸於黃帝老子。而皆列禦寇與孔子爲聖。顏回爲賢。而並曾子於恐獨。奇消益而訾訐之。直欲掊除天地萬物。破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熄滅鬼神造化。絕去命性心情。皆使如死灰槁木。糞壤瓦礫。六合內外。總爲野馬塵埃。一納之無極而後已。其於道術之正。不爲不知。特窮高極遠。蔑而不爲爾。如庖丁之踟躕四顧。呂梁之蹈水有道。鯈魚從容之樂。顏子心齋之義。皆盡心知性知天之說。若逍遙遊則子思之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則孟子之行其所無事也。如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則有以知造化之原。曰。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度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天下之人。各得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學者。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又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弗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弗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弗辨。與不以人勝天。各有儀則之謂性等。則知吾道源流之正。異端百家之差。皆出於孔子六經之後。莫非儒者之學。惜乎自爲異端之

旨而宗黃老氏。夫楊朱之爲我。祇以爲靜而張大之。要歸于無有也。太上不言道。其次行道。其次傳道。至于著書垂訓。有不得已焉者。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生民以來。至于伏羲。中間幾千萬年。幾千百世。初無一言而道固在也。伏羲雖畫卦造書契。下逮五帝。亦無一言。而道固在也。堯舜氏始以言傳。綜數曆而已。至孔子。敘之于經。特範圍一道。使萬世共行之爾。非空言也。故孔子惡乎子貢之多言。謂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曰。是故惡夫佞者。周乃淵翻攜拉。使無聲無臭者。噴薄于口耳之間。而不適于用。眞實無妄之全體大用。皆爲空言。此害道之盛也。孟子旣沒。老莊之學遂大行於世。秦人滅學之後。黃石公以黃老術數教張良以陰機佐漢有天下。而曹參受教於蓋公。其學出於河上丈人。以清淨無爲相漢。與民休息。繼以孝文。弱僿元默。幾致刑措。雖號爲富庶。而無先王之教。孝武立而竇太后好黃老術。竇嬰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而太后不悅。下綰臧吏。皆自殺。故漢政之不能追遻三代。皆老莊之術誤之也。終漢四百餘年。而道術不復于正。及何晏王弼再尙老莊。爲清談宗。虛無爲魏晉膏肓之疾云。

商管

原注。左氏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史記。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旣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旣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愼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商君者。衞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公叔死。聞秦孝公下令求賢。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公不悅。復見說以王道。公又不悅。乃說公以霸道。公大悅。太子犯法。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遂以鞅爲大良造。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使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虜魏公子卬。魏割河西之地獻於秦。去安邑。徙都大梁。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相秦十年。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此哉。遂之魏。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其家。

管仲初事齊公子糾。及齊桓公立。殺子糾。以仲爲相。佐其國政。桓公以襄公失道亂齊。至于遇弒。問仲治國之道。仲請參其國。伍其鄙。四民不雜處。以強其兵。變周六鄉六遂通兵民之制。爲游士多其車馬資幣。使說諸侯。變周閭族考黜士之制。寄軍于內政。使侵伐而敵不知。變司寇制刑象、大司馬九伐正邦國之制。爲政就備便。而不圖經久。出令務順民。違道以干譽。始變二帝三王之經制。尙功利。蔑仁義。隳典則。逞詐力以圖富強。專于霸術。於是僖王元年。齊桓公始霸。襄王八年。秦穆公始霸。十年。宋襄公始霸。十七年。晉文公始霸。定王元年。楚莊王始霸。號稱五霸。皆自仲始。夫井田爲王立政。爲生民立極。爲萬世開太平之宏規良法也。仲乃亂之。畎畝無任恤之夫。而兼幷游惰之姦起。肉刑不能制。至于履屨踊貴。錯[illegible]利

竹。而人自爲法矣。庠序學校。藏修息游。茂其德業。長育人材之良法也。仲首亂之。庠序無藏修之士。而皆游于諸侯。爲口耳之學。食客往往數千人。雞鳴狗盜犯門斬關之徒。扼腕而游談矣。朝聘之器。幣有數享。類有時。邦交之良法也。仲首亂之。澤車重幣。相載而往。誘之以利。脅之以兵。京師無朝聘之國矣。諸侯皆事齊而天下莫強。仲乃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塞門反坫。三歸不攝。僭侈張矣。機巧變利之趣勝。則軍變而徒。驅變而騎。追奔逐北。伏屍百萬而爲戰國。軍戰義師。雍容靜重之體不復見矣。齊以盟征伐之役廣。則公益豫私。徵發而履畝。二者猶不足。民力困而有饑莩矣。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周家忠厚之俗。太公泱泱之風。一舉掃地。盡爲奢僭姦詐悖亂之事。其爲匡合之功。莫不假仁爲利。因禍爲福。轉敗爲功。簡書不棄則邢不郵。君盟不替則鄰不辟。諸侯不宗則江黃不救。攜遠不招則德禮不以。桓公實怒少姬而侵蔡。仲因伐楚而責包茅。桓公本征山戎。而仲因令燕修召公之政。桓公實背柯之盟。仲則因而信之。桓公之賢可以爲仁。而仲導以欲。使爲三王之罪人。至于豎貂漏師而不治。舍適嗣不立。而屬孺幼于宋。使桓公身死而不克葬。大亂五世。則過浮于功矣。孔子之與其仁。待衰世之意。傷中國之微也。孟子之卑其功。責之以王道。以義爲利也。董仲舒謂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本其心術而爲言也。故管仲以一利心。遂敗先王之義。陶唐氏之民、文武之政。轉而爲戰國之澌亡。秦之燔滅阡陌。非獨能侯政守。典籍盡去。字書亦更。以趨苟簡。凡蒐狩燕射冠昏喪祭鄉社。厚人倫美教化之具。皆決裂無餘。至二漢四百餘年。不能復禮樂之治。蓋爲毀離異端。皆仲啓之也。仲之以利斷道。蓋慘于老莊申韓云。商君鞅爲刑名學。以強國術說秦孝公。孝公悅。任以國政。鞅乃定變法之令。令民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私鬭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於是民勇于公戰。怯于私鬭。行之十年。鄉邑大治。乃築冀闕宮庭于咸陽。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甬權衡丈尺。一以刑辟爲政。臨渭錄囚。渭水盡赤。秦惠王立。車裂殺之。其後李斯者從荀卿學帝王之術。以爲詬莫大于卑賤。悲莫甚于窮困。乃入關說秦始皇爲客卿。斯爲秦謀。陰遣辯士齎金玉游說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從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天下。稱皇帝。除謚法。罷封建。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焚燒詩書。坑僇儒士。使士習法令。及二世立。勸行督責之術。稅民深者爲循吏。殺人衆者爲忠臣。刑者相望于道。而死人成積于市。天下遂皆叛秦。而秦卒以亡。故功利之說。變法之端。強國之術。起于管仲。決于商鞅。而極于李斯。仲變法而齊以強。亦卒致亂。鞅變法而秦以強。而卒以亡。故知後世利之爲利。不若義之爲利之大也。

申韓

原注。史記。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韓昭侯用以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其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著說難等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乃急攻韓。韓王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不如以過法誅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

申不害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以爲相。國治兵強。其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本於黃老。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知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用。於是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終以說死于秦。劉向新序謂申子之書號曰術。商鞅之書號曰法。非喜刑名法術之學。則兼治之也。司馬遷以申韓與老子同傳。曰。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故二子之學。皆曰本于黃老。夫法者道之則。天命本然之分也。其文爲禮。其數爲度。其聲爲律。其制爲法。所以綱紀道妙爲天下之用也。故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一物有一道。則一物有一法。在身爲心法。在家爲家法。在天下爲王法。所以立經陳紀。建極敷教。平天下之本也。其裁成制作。始于伏羲。成于堯舜。盛于周孔。定于六經。其作用施設。原于仁義。藉于典禮。行于公恕。成天地生育之德。躋斯民於仁壽者也。故六經之法。本於堯舜。篤于人情。觀民于如傷。而惟恐其不寬且厚也。申商之法。本於黃老。與物無情。其視殺人若無所與。以爲當然。惟恐其不深且嚴也。法本出于好生不忍之仁。學術之差。乃爲忍而好殺之具。使戰國孤秦以殺人爲務。今日斬首幾十萬。明日幾千萬者。百有餘年。腐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二帝三王之遺民盡矣。漢興。賈誼、鼂錯復治申韓。而文帝亦好之。於是激成七國之禍。孝武用張湯杜周。一以刑法爲治。峻文深網。酷吏所在殺人。號稱屠伯。幾于鞅斯之世。至孝宣復好讀申子君臣篇。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敢于殺僇。有趙蓋楊韓之誅。去秦人亦不遠矣。法術之害深矣哉。

仙

養生之說。始見於老子谷神篇。與莊子所載、黃帝見廣成子於崆峒。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其後道家方士之徒。遂言黃帝不死。乘龍而升天爲仙。老子二百餘歲。西渡流沙而不知其所往。穆王見西王母。而亦百餘歲。遂爲神怪恍惚不可致詰之說。戰國之季。宋無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爲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顯於諸侯。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而迂怪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自齊威宣王、燕昭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謂三神山者在渤海中。去人不遠。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

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至秦始皇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而卒不至乃欲盡驅琅邪海濱山石爲橋而親往求之遂遊碣石考方士南至湘山登會稽並海上遊海而北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以不死不得而還死於沙丘漢孝文時公孫臣、新垣平等以祠祭進因言神怪事以罔上誅孝武即位始祠神君上林中而李少君者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自謂能使物卻老及不死巧發奇中人成以爲數百歲因言祠竈則致物致物則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不合則隱武帝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既而李少君病死帝以爲化去不死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帝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帝自帷中望見之拜少翁爲文成將軍作甘泉宮中爲畫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致祭焉又爲帛書飯牛言神怪事陰以問上誅而帝益盛爲神仙矣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取露和玉屑食之以冀不死樂成侯上書迺欒大欒大自謂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時帝方發河決大曰臣師言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乃拜大爲五利將軍佩四印以衛長公主妻之封爲樂通侯賜甲第僮千人貴震天下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扼捥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汾陰得寶鼎齊人公孫卿上書言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得寶鼎迎日推策時日皆合又言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成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騎龍羣臣後宮從而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天而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爾乃拜卿爲郎五利罔上事覺伏誅公孫卿又言受書于齊人申公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洪之雲者高祖之曾孫寶鼎出而神通封禪七十二王惟黃帝得上太山封漢主亦當上封封則能仙登天矣乃下公卿議古者振兵釋旅然後封禪帝乃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帝曰黃帝不死今何有冢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爾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帝遂封禪幸緱氏禮祭中岳太室東上太山立石山巔遂東巡海上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乃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遂至梁父祠地主遂封太山禪肅然復東至海上冀遇蓬萊焉卿又言仙人好樓居乃作柏梁臺桂觀益延壽觀及通天臺五城十二樓招來仙神人之閣柏梁災卿又言越俗火災郎屋以大用勝服之乃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又作太液池起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時外窮兵於夷內極土木而精山不可至仙人不可遇不死之藥不可得海內益耗竭矣帝既蠱於鬼道而巫蠱之禍起父子戰於京師死者數萬人而太子不得其死作思子宮歸來望思之臺下輪蠱之詔始悟學仙之非矣至成帝末年復頗奸鬼道多上書言祠祭者谷永上疏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

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元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水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僞詐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蕩蕩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主拒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惟陛下拒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廷其事遂寢夫人君處富貴之極不能以道制欲則惟慕不死爾彼爲神仙之說者故道之以長年飛升之事惑之以神怪迂誕之術既理之所無有必假鬼道以求之始則修煉其次祠禱其極封禪大興土木空杼山竭膏血弊生民之力命而後已其原始于老莊之發生末流波蕩如此之酷學術之差可不戒哉

佛

佛、西域夷人也夷言本號釋迦譯言爲佛天竺迦羅衛國王之子母曰摩邪夫人以周莊王九年夏四月八日生春秋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之時也身長一丈六尺色黃如金既爲國嗣次當君國復有妻子開其先有六佛欲學其道乃盡棄絕逃居深山苦形鍊志六年而後有成於拘尸郡城婆羅雙樹間說法弟子大迦葉等五百人議集著錄阿難親承授受於是其法大行西域諸夷多信奉之其法以覺寂不罪不染慶障爲主故謂之佛佛者覺也其教則修善慈悲清心釋累空有兼道故設爲戒行去貪欲擬除殺淫悉斷妄雜非諸正言飲酒食肉嚼噉欲習虛靜以成通照其精者爲沙門譯言息也息意去欲而歸於寂滅也謂其身有二種有眞實權應眞實則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不可以形量有感斯應體常湛然權應則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修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眞體不遷以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又謂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因緣輪轉業障相尋行善修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則爲佛也善爲宏闊勝大之言其神怪誕幻誣罔不經至于塵芥六合獄祇天地荒唐靡漫推不驗無實之事以耳目不際爲奇以不可知爲神以物理之外爲畏以變現無方爲聖以賤近貴遠爲尊如曰斷取三千大千國界如陶家輪擲遇恆河沙國界之外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又復還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相尋不可致詰又言天堂地獄苦樂諸和故夷人以爲神莫不畏敬焉往往鑄黃金爲像而事之漢武帝元狩中霍去病征匈奴至皋蘭過居延斬首大獲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獲其祭天金人即佛像也帝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而無事禮焚香拜事而已及開西域張騫使大夏還言其傍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漢朝未之信也及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傅毅對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帝於是遣使天竺問其法乃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還雒陽得佛經四十二章又釋迦像令畫工圖清涼臺及顯節陵上其經緘藏蘭臺石室初以白馬負經而至因立白馬寺於雒城雍闕西中國始有佛像及經與其信奉拜

蹈祠祭之法。楚王英故喜黃老學。及是遂奉浮屠祠。爲齋戒祭祀。中國因有奉其道者。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歡喜天恩。奉送縑帛以贖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遣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中傅英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爲符瑞。造作圖讖。謀反。覺。廢徙丹陽。自殺。國除。永平以來。臣民雖有奉其法者。而天子未之好。至桓帝乃篤好之。躬自禱祀於濯龍宮。文罽爲壇。飾淳金釦器。設華蓋之座。用郊天樂。襄楷上疏諫曰。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嬪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殫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帝不聽。自是其法寖盛。中國往往祠奉之矣。建安末。徐州牧陶謙使丹陽笮融督廣陵彭城運漕。遂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大起浮屠祠。課民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其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至者五六千人。來觀而就食。且萬人。費巨億計。徐土驕勁。爲劉繇所殺。魏黃初中。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爲僧。而服其服。青龍中。曹叡欲填宮西浮屠。沙門乃以金盤盛水置殿前。以佛舍利投之。五色光即起。叡悔。自雒中徙白馬寺。盛飾浮屠。皆如天竺狀。四方因之。亦起塔寺。至有八九級者。延及晉世。法俗相乘。其教遂盛。貝葉保離之語。譯以華文。切味無知之士。潤色儒術。於是極高明而道中庸者皆陷溺其中。況盡鄙之民乎。而胡僧佛圖澄、鳩摩羅什。密挾持妖術。從臾鬼道。鼓扇異類。賂割黎庶。以奉僞教。三綱夷滅。四民失業。莫不喪心發狂。競爲崇奉。空杼軸。窮土木。割棗膏腴田宅。凌跨名山大川。而塔寺佛宇徧海內矣。初天竺沙門昙柯迦羅入雒。宣譯誡律。始有律學。其後支道林遠法禪師出。精覈經文。錯綜列禦寇莊周之說。屑累迭篇。鋪張拓大。而後有義學。梁武帝時。達摩入中國。超出誠義。不立文字。不假修行。獨覺徑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橫拓豎放。騰極土木。麵牲菜食。親爲設法。臣下化之。大抵國中皆爲僧寺。後魏正光末。天下多虛。編氓競爲沙門以隱調。役僧尼至二百萬。寺至三十萬餘所。又漢晉以來所未有也。迄今千有餘年。其法益盛。其衆常居天下三分之一。增修崇侈。又非南北之際矣。故自昔異端之禍。未有若佛之甚者也。夫所謂異端者。異於吾道者也。其術淺。其禍易見。雖陷溺于人。人亦終知其非。佛之本原大體。略與吾道同。其作用本末大異。而其術深。故夫陷溺其中而不見其禍。遂殺天下萬世不能以爲非。非明乎六經。躬行實踐。深造自得。有以真見吾道之正。未有不冥行沈晦而夢幻其中者也。其法之異於吾道而不可訓者。吾道之體用一。佛則以爲二。道與器一。佛則以爲二。心與迹一。佛則以爲二。內與外一。佛則以爲二。吾道之空中皆實理。佛祇以爲空。無復有理。吾道以知覺運用爲心。佛則以知覺運用爲性。吾之心性。皆本于道。佛之心性。皆本于身。身外無道。佛則舍身而別求道。物外無道。佛則絕物而自爲道。心之

知覺有理。佛則知覺而已。道乃天地萬物之所公共。佛乃持守據依以爲己私。有死有生。乃道之常。佛則不死不生。爲道之妙。吾道以至誠實德感服天下。佛則以天堂地獄誘脅天下。吾道之定靜。將以有爲。佛則入定。要靜而無爲。天地萬物。具夫道而備於身。故爲有爲實爲誠。一物一理而一用。佛乃以天地爲幻妄。四大爲假合。爲無爲虛爲僞。無物無理而無用。必盡去天地萬物。無男女、夫婦、父子、君臣。皆絕其類。不復造化生育。祇存一己之知覺。獨照恆通。寂而不感。天下寧有是理耶。至於終日汲汲。持守一心。則宋人之揠苗也。掃去根塵。祛屏業障。而祇有己。則楊朱之爲我也。舍己爲物。以父母爲寄寓。見在未來。更尋前身。則墨翟之二本也。指遊魂爲變爲輪回。則神道滯而不化。復以爲不生不滅。則天命不復流行。天下遂無邦比之匪人。易不可見。不復生成。太極祇一死物。而道之大體不復見。而其用息矣。自昔無道之君。如桀、紂、幽、厲、始皇、二世、殺人雖多。未若佛法殺天下後世之深且慘也。孟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惡紫恐其亂朱。惡鄭聲恐其亂雅樂。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是以闢楊朱之似義。墨翟之似仁。孰知遐外之佛。象楊、墨、老、莊而逼真於吾道。爲中國深根固蒂之患者。是蔑亂斯民之心術。塗天下之耳目。蠱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大害性命之理。誕幻詭譎。翌嚇一世。生民以來。所未有也。

議曰。大哉瀚瀾乎。道之所爲乎。造天地萬物而不滯。乎天地萬物。役用之而不弊。破壞之而不毀。維繫統紀。由之而不失其正。坦焉爲通逵。廓焉爲鉅區。混焉爲活物。確焉爲深根。蘊密乎靜而發機乎動。醞釀乎陰而賛用乎陽。妙而不測。以爲神。純而不間。以爲一。變而不窮。以爲易。屹乎其中。以爲極。而莫能易。天下之事業。萬世之義理。自是而出焉。故伏羲至于孟子。修完之而不加益。楊墨至於仙佛。蠶蝕之而不加損。術則有邪正。時則有盛衰。天命之流行。人心之同具。道之所固有者自若也。一有豪傑之士出。以道自任。則道在於是。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自孟子後五百餘年而有諸葛亮。又三百餘年而有王通。又二百餘年而有韓愈。又二百餘年而有歐陽修、司馬光、周惇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朱熹。皆慨然以身任道。農濟斯民。申明制作。擯斥辯鬬。復乎孔孟之初。而大其傳。道之爲天下萬世之正者自若。彼老佛之徒。祇猖獗之僞焉爾。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嗚呼。六經諸儒之道術具在。後之人亦宏之而已。又何患乎異端哉。

贊曰。萬靈鍾心。一理具性。道乃在人。曰中曰正。二五之精。無極之眞。仁義禮知。武文聖神。載天履地。裁成輔相。鬼趨物巧。才工意匠。陰隲倫類。賁若典章。弼成五教。宏舉三綱。道德功力。皇帝王霸。率修民彝。宰制天下。本之太極。建爲皇極。六經配天。萬世是式。世變風頹。乃有異端。紅雜莠亂。瀾橫海翻。大儒間生。植聖衛道。立我烝民。惟是名教。

隨案。道術錄分正傳、諸子、百家、異端。其人其事。皆無與於三國。經之意蓋以治天下必本於道術。道術之得失。係乎政治之盛衰。故特爲是錄。其持議甚正。有益治體。不必定以史法繩之也。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四上上

録第二上上

歴象

太極陰陽　天地　六天　儀象　晷影　黄赤道

象數之學尚矣。太極之一奇一耦而生數。兩儀之一陰一陽而立象。伏羲氏仰觀俯察。畫卦著文。黄帝迎日推策。以造甲子。原注・史記・黄帝迎日推策・外記・帝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其師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剛所建・始作甲子・於是象因數起。數以象滋。通神明。類萬物。消息變化。元會運世。無不具乎其中。然未見諸辭說。示其法於人也。至堯而始言歴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歴法之原著矣。至舜而始言在璣玉衡以齊七政。占驗之端著矣。至禹而始言水火木金土。序五行。列九疇。氣運之本著矣。至孔子而始言太極生數。原注・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也・天地體數。原注・天一地二是也・大衍用數。原注・大衍之數五十是也・乾坤策數。原注・乾之策三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是也・推行布算之理。卦蓍卜筮之方著矣。及作春秋。災異水火霜雹之咎。天地日星之變著矣。故象數之學。六經具載。左氏爲春秋作傳。總六經之餘。正閏嬴縮。日月行度。星辰統紀。氣數變異。妖祥朕兆。則義詳焉。皆所以明理。不專於術也。故象數之學。伏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能事。範圍天地以前民用。垂訓萬世之典刑也。如重黎。原注・左氏傳・少皞氏有子曰重・爲祝融・

句芒・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羲和。原注・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孔安國傳・羲氏和氏・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昆吾。原注・左氏傳・重的昆吾隨絳之子・史記・昆吾之傳天數者・有重昆吾・巫咸。原注・書尹陟贊于巫咸・作巫咸四篇・巫咸殷賢臣名・馬融謂男巫名咸・史佚。原注・周武王太史尹佚也・甚宏。原注・周靈王時大夫・子韋。原注・宋大夫・裨竈。原注・鄭大夫・甘公。原注・名・德・本魯人・爲齊大夫・唐昧。原注・昧其葛反・楚人・尹皋。原注・趙人・石申。原注・魏人・魏國時作天文八篇・呂不韋。原注・秦相國・作月令・張蒼。原注・漢初定律歴・司馬遷、鄧平、唐都、落下閎。原注・皆武帝時造太初歴者・皆世官嘗人。原注・世爲日官・嘗類也・同類・知星歴者也・得二帝三王之遺法。知其天、或後天失閏。乖次紊紀。繆戾無序。稽諛民時。占驗之術。不徵諸天。各挾詭道。駭世惑衆。隱祕爲密。援引爲高。無復六經正學。而盡入於術矣。司馬遷作史記。律歴天官。分爲三書。班固漢書。律歴、天文、五行爲三志。范氏東漢書。劉昭補志。因班史之故。以續前書。陳寿國志無書。謂蜀不置史。災異歴書。文獻不足而無徵。魏、吳之言歴法天文五行者。唐人則載晉書。推而上之。以接乎漢。於是三國之典闕焉不備。今故討論。推本六經史漢。序其所自。以爲律歴、天文、五行。皆出象數。乃別爲太極陰陽、天地、五行、天文、災異、歴法諸類。論著其所以然。而律法則入於樂類。三史之記詳者則舉其凡。其未備者則張其目。魏、吳之言識精詳然而傳于理者也。後世官失其守。以私家祕學爲歴史星翁。是以歴法與差。不能合天地自然之差。或先其法可徵者。並論次之。合爲歴象錄云。

太極陰陽

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夫太極以一具兩。而兩各具夫一。一卽太極。兩卽陰陽也。分陰分陽。各得其理。以成造化。則不違道。故謂之道。在陰爲陰。在陽爲陽。各全其道。兩在不分。是以不測而謂之神。道爲陰陽之體。神爲陰陽之用。合而言之。祇一太極也。於是爲動靜。爲屈信。爲盈虛。爲消長。爲天地運會。爲鬼神變化。爲寒暑晝夜。爲日月星辰。爲男女夫婦。祇一理也。祇一氣也。故自其靜、盛、化、退、背、闔、抑、過、消、屈、歸、反、和、成而言。則陰。自其動、實、變、進、向、明、揚、達、息、信、往、行、倡、造而言。則陽。自夫地、月、辰、寒、夜、秋、冬、翕而死者視之。則陰。自夫天、日、星、暑、晝、春、夏、闢而生者視之。則陽。自夫性氣體魄之定聚者視之則陰。自夫情神形魂之遊散者視之則陽。天下之本流行於氣。非氣則命無以賦。故道生天地萬物而不能自見。以陽而見。陽來則生。陽去則死。天地萬物生死主于陽。而陽爲道之命。故陽之用大也。天地之性完具於體。非體則性無以存。且闢者必翕。出者必入。見者必隱。存者必亡。長者必消。信者必屈。生者必死。聚者必散。故陰爲天地萬物歸宿之地。爲道之性。陽之主而其體大也。故以幾言則爲動靜。以氣言則爲陰陽。以質言則爲剛柔。以形體言則爲天地。以性情言則爲乾坤。以象言則爲日月星辰。以行言則爲水火木金。在身爲魂魄。在心爲仁義。在情爲喜怒哀樂。在政爲禮樂刑罰。在人爲君子小人。在運世則爲治亂。在學術則爲邪正。無往而非陰陽也。由理而氣。由氣而形。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相爲體用。互爲根宅。變以漸。化以浸。生以極。交以和。兩端更至。循環不已。則立天下之大本。旁游橫拉。升降飛揚。紛揉參錯。推盪礼制。相服相求。合而成質。生人物之衆形。譬籥乎兩造而呼吸不息。陶冶乎萬物而性命各正。洪鑪一

鼓，無不融液，大風空谷，無不播蕩，造起無窮之形器，破壞無窮之形器，蘊藏無窮之形器，密爲推移，而天下莫之覺，潛與流轉，而天下莫之知，百千萬世，無一息之或停，一往一復於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間，百千萬變，無一毫之或間，祇一而兩，兩而一，故天地萬物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性命之理，造化之原，象數之端，蓋在是矣。

天地

道祇一理爾，曰易，曰神，曰一，皆其名義也。至於太極，以一具兩，爲動靜陰陽剛柔，以性命爲造化，以義理爲氣質，生天生地，道之形器，由是而著焉。天下之形器，自是而出焉。太極動而生陽，信而爲剛，旋轉而爲天，動極而靜，靜而生陰，屈而爲柔，蘊結而爲地，一大活物，初未嘗分，其內旋緊，於是乎成形，其外旁薄，於是乎成氣，內外倚伏，於是乎氣乘形，上下轉運，於是乎形乘氣，中正純粹，於是乎生義理，流形賦予，於是乎成性命，陽益陰虧，故天大而地小，剛勝柔伏，故天包而地負，天旋爲九層，括地於內而無外，地結爲九層，柱天於外而無內，天一而質其體虛，地二而虛其體質，語氣則天實而地虛，語體則天虛而地實，故天覆地，地承天，天中有地，地中有天，天地相呀而相依附，故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地無一，天無十，天發乎地而造始，地承夫天而代終，相兼而合，著動靜之理，運陰陽之氣，成剛柔之形，賦萬物之命，正萬物之性，立萬物之心，通萬物之情，而道形氣具矣。然天體一氣，大而無極，可以理盡，不可以形窮，地以形成，依溥乎天，雖自靜因，隨天運動，是以天半覆地上，半入地下，天依乎形，地依乎氣，其形有涯，其氣無涯，故地特天中一物爾，天南北兩端謂之極，前高後下爲之樞軸，而無形質，剛風扶搖，下奧上堅，偃側斜轉，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及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旦則自升而趨前，轉運無窮，升降不息，是爲天體而實無體，故河圖之數載九履一，一起於下而爲坎水，天象之始，九窮於上而爲乾金，天象之成，坎水柔動，乾金堅凝，動脈滋生而爛精爭靜，故天雖乎在上，旋轉極緊而反不動，號稱天頂，輕星與之左旋，七政退而右轉，更迭隱見，環繞而共向之，道之體太極之位，天之心也，渾淪之初，陰陽摩盪，氣化成形，天一爲水，旋聚澄滓，凝結爲地，其質土壤，其精山石，在乎氣中，八柱九隅，倚薄於氣，停穩安帖而無傾側，是以不動，故撼蕩陵谷，狀如波濤，溪岸崖嶽，猶如沙汰，氣化之始，乃如源泉，流爲江河，滙爲湖海，及其終也，匯於歸墟，泄於尾閭，涸爲槁物，復爲氣母，更爲源泉，故水行於地，浸於地中，伏於地底，包舉于氣，混涵於天，聖人作易，乾坤之後，氣水相薄而爲屯，源泉出山而爲蒙，水上於天而爲霈，天水相遘而爲訟，地中有水而爲師，地上有水而爲比，著天地形氣之始也，故天統氣，氣化水，水載地，天大氣大，水大地大，水形不定而地形定，有形之物，莫大於地，故以配天，且天之大物莫能容而盡其用，地乃受天之氣，含宏光大，使品物咸亨，消沈解散，使品物無跡，收斂翕歛，使品物有歸，天之氣降而達于下，復自下升而達于上，一氣升降，乎其中而無間，塞使太極之用，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能與

天地合德，共成化工，天南高而北下，望之如倚蓋然，地東南下，西北高，而東南多水，西北多山者，天虛而側包地外，地實而斜隔天中，西北戴乎天頂，東南倚乎天足，其勢傾覆，編阜隱蔽，人在其中，倚北向南，是以天潛乎北而顯乎南，水發乎西而流乎東，天薄乎氣，極清而堅，水地相附，漸濁而柔，日月星辰，浮游虛空之中，而維繫於天，隱蔽於地，故半隱半顯，爲晝爲夜，上下四方，天地相合，而爲六合，天於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然，而崇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崇高之上，又其南十三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故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持天兩端，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上包下括，蘊于太虛，動靜相根，陰陽相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仰觀有文，俯察有理，鬼神情狀，性命本原，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在是矣。易象傳謂天行健，地則爲牝馬，地類行地無疆，而不言健，以天下之健莫如天，其體無極，其用亦無極，地則亦順承乎天，用雖無極，而其體有限，人亦呼吸爲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一晝夜三萬三千六百息，天行九十餘萬里，故乾謂之健也，文言傳又謂天元而地黃，中庸謂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地斯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者，天無形而太虛無極，其中旋轉之氣，結而爲地，地之上祇虛空之氣，極其上則無聲無臭，日月星辰繫於空明之中，近而視之，則蒼蒼然，又極其上，則元默然，自人而言，初無色也，故謂之元，故謂之昭昭，斯多，地則成形乎中而最巨，故無所不載，其體則土，故其色黃，陰之始凝，一撮土斯多，皆自微至著，推其小而極其大，其運轉度數，森列疆理，皆氣機推移，莫使之然，高下相形，長短相傾，自相依附，無所於託，故一理自然以具夫道，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不加修而成，不因弊而敗，爲物不貳而生物不測，博厚高明，悠久不已，是以伏羲之易畫天地。原注：自天地剖泮始。文王之易重天地。原注：自天地剖判始。孔子贊易，於繫辭位天地。原注：天地定位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卦定天地。原注：天地定位，山澤通氣。序卦本天地。原注：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皆示天下萬世以本源也，故誠者天之道也，敬者地之道也，生者天地之心也，善者天地之德也，中者天地之體也，正者天地之情也，性命者天地之理也，禍福者天地之教也，鬼神者天地之用也，合而言之，祇一道也，雖然天地既有形體，人於形器，亦必有變有壞，所不變不壞者，本然之道，妙用之神云爾，故陽不足則天裂，極壞則見象。原注：開闢而見人與萬物之象也。陰太盛則地震，極盛則坼絕，亦見象，天無雲有雷曰天鳴，地坼裂有聲曰地鳴，又謂之天哭，地哭，又有地長地陷沒城亡樹等，皆天地大變，主人君及國大兵大喪，亂亡革政之象也。

六天

古之言天者多矣，而體象之說不傳，漢、三國、晉，以來所傳三家曰周髀、宣夜、渾天，周髀曰蓋天。原注：漢以來及蔡邕等

所記・庖羲氏制周天曆度。而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表也。天爲蓋笠。地法覆槃。皆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爲天地中。其地最高而陀坡四隤。（謹案・陀坡・晉書作滂沱・）三光隱映以爲晝夜。又曰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棊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爲天牽之左轉。如蟻右行磨上。磨疾而隨之左回。既如倚蓋。南高北下。又豈得如磨而平轉。其說自乖戾也。其謂地高而隱蔽爲晝夜則得之矣。（原注・揚雄難蓋天八事以通渾天・其一曰・日之東行・循黃道・晝中規牽牛距北極北百一十度・東井距北極南七十度・幷百八十度・周三徑一・二十八宿周天當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晝漏五十刻・即天蓋轉・夜當倍晝・今夜亦五十刻・何也・其三曰・日入而星見・日出而不見・即斗下見日六月・不見日六月・北斗亦當見六月・不見六月・今夜常見・何也・其四曰・以蓋圖視天河・起斗而東入狼弧間・曲如輪・今視天河・直如繩・何也・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蓋圖視天・星見者當少・不見者當多・今見與不見等・何出入無冬夏・而兩宿十四星當見・不以日長短故見有多少・何也・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託天而旋・可謂至高矣・縱人目可奪・水與影不可奪也・今從高山上・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其七曰・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與北斗・近我而小・遠我而大・何也・其八曰・視蓋橑與車輻間・近杠轂即密・益遠益疏・今北極爲天杠轂・二十八宿爲天橑輻・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間當數倍・今交密・何也・）宣夜之說。（原注・晉書・郄萌所記・）謂天了無形質。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止皆須氣焉。則得之矣。謂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遲疾任情。本無根繫。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皆有定數。豈無根繫哉。則不通之論也。渾天之說。（原注・漢落下閎・揚雄・張衡・蔡邕・及後世星家之所記・）謂天體正圓。狀如彈丸。包地如雞子。地如雞黃。孤居天內。天大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二十八宿半隱半見。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天之出入行於水中。如車轂之運旋。曾不停。水生於金。故百川發源。皆自西流東。由高趨下。歸注於海。日爲陽精。光耀炎熾。夜行水中。所經焦竭。百川歸注。足以相補。故旱不爲減。澇不爲益。其天包乎地。乘氣轉轂等說。皆切於蓋天宣夜。惟水在天外。爲日所涸未盡也。天體無外。水安得居外。水自氣化。終復爲氣。非日所能涸也。後世自三家外。

復有安天、穹天、昕天之說。安天之說（原注・晉虞喜所記・）曰。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塊然在下。有居靜之體。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潮汐。萬品之行藏。（原注・葛洪曰・苟辰宿不麗於天・天爲無用・便可言無・何必復云有之而不動乎・）此最爲謬悠無規。夫動物之至。莫如天。行度運轉。晝夜不息。惟其兩端之極。旋緊之末。如不動爾。經星七曜。皆繫於天。與之運行。若不麗於天。則無天矣。天有體而無質者也。變動而不易者也。穹天之說（原注・晉虞聳所記・）曰。天形穹隆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譬如覆奩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此說爲近。知天之半。亦蓋天之流也。昕天之說（原注・吳太常姚信所記・）曰。人形類天。人頤前多臨胷而項不能覆背。故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又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冰寒也。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而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炎熱也。極之高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淺。故晝短也。此說亦近。然蓋天南高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極在天中。與在人北之說相反。殆皆爲未盡。天體側轉。黃道橫絡。日星從之。地西北尖斜。隔天而高。東南峻缺。違天而下。故隱蔽爲晝夜。北極所以限陰陽。分南北。南爲陽爲暑。北爲陰爲寒。冬至陽生而漸北。日爲陽精。與之俱北。北至則極暑。夏至陰生而漸南。日與陽氣俱南。

南至則極寒。陽長則北消陰。陰長則南消陽。陰陽相勝。爲寒爲暑。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來。二氣升降進退于天地間爾。天之南北極不動。斗與經星隨天體運行。東西南北。歲一周焉。北高南下。北下南高。皆地行然也。故六天之說。各得其偏。惟渾天得全見天則爾。

儀象

書載璇璣。玉衡而無器與說。歷三代戰國及秦亦無聞焉。漢太初中。落下閎等始造圓儀。立八尺。周七尺三寸半分。以二分爲一度。和帝時賈逵始加黃道。而亦無說。安帝時張衡爲太史令。作渾天儀。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以四分爲一度。具內外規。南北極。黃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漏水轉之密室中。伺者以告靈臺官。星中出沒。與天相應。又轉瑞輪蓂莢於階下。隨月虛盈。依歷開落。順帝陽嘉初。復造候風地動儀。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又著靈憲經算罔論。於是器與說詳備矣。崔瑗爲之銘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偉藝。與神合契。至吳陸績。亦造渾象。王蕃傳劉洪乾象曆。依其法復制渾儀。以古制局小。星辰稠穊。張衡之儀偉大。難以轉移。乃制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分之三。三分爲一度。然周徑廣則度廣。周徑狹則度狹。皆不離乎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已。

晷影

初周公於陽城測晷影以考曆紀。故於地官大司徒著其法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北則景短多暑。日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乃建王國。制畿甸。止明堂。頒制度焉。鄭元謂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中。是以半之得地中。故周公測之於陽城。今潁川陽城是也。王蕃因之合渾天儀黃赤道。立論考度爲句股之說。並刻

陸績之象以遵渾儀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

故日亦出寅入戌，日蹍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強，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蹍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應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四十五角，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蹍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蹍夜同。夫天之蹍夜，以日出沒爲分，人之蹍夜，以晝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漏蹍五十五刻，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術家以算求之，各有同異。故諸家曆法，參差不同。雒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爲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陸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考之徑一不得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也。鄭元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爲中，則日春、秋、冬、夏晝、明、蹍、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邪射陽城爲天徑之半也。以句股法言之，旁萬五千里句也，立八極萬里股也，從日邪射陽城弦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曜度、考異郵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萬九千四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分，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爾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體圓如彈丸也。而陸績造渾象，其形如鳥卵，然則黃道應長於赤道矣。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然則績亦以天形正圓也。而渾象爲鳥卵，則爲自相違背，蕃之說亦詳矣。後世以爲天不可以里數齊。原注：唐僧一行及近世諸儒之說也。滑稽之暴，異於扶溝；扶溝之暴，異於武津、武陵、橫野、安南、林邑。按圖視極，與陽城不同，雖陽尺五之景爲極長之晝，回紇磧勒之北，地形尖斜，晨夕常明，骨利幹則夜天如曛。羊脾適熟而日已出，岱宗之上，與山下高下相形二十餘里，而夜漏差三刻。日景隨地遠近高低而爲長短，固不得以勾股里數測其中也。乃爲覆矩測極，原注：僧一行制。出入黃道凡三十六，究九道之增損，南自丹穴，北暨幽陵，每極移一度，輒累其差，稽日食之多少，定晝夜之長短，天下之晷皆協其數，則又詳於蕃奏。蓋璣衡所以經天，圭表所以維地，創於伏羲，備於周公，八尺之表，以銅爲之，尺五之圭，以玉爲之，猶夫銅儀與玉衡也。植表以圭，景隨圭上，適長一尺五寸，故爲地中，以豫州之陽城當之，東西南北各五千里，取其大率也。其遐邊極微，西北之尖斜，東南之虧缺，皆所不計，必究其中，本之司徒之土圭，象按玉蕃之句股，合以後世之覆矩，測驗之法備矣。由約至詳，由常至變，數術所以精窮也。

黃赤道

周天之度，從廣皆三百六十五度，餘南北極爲天之樞，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斜絡赤道，而天漢又絡二道之間，冬至日在黃道斗宿，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餘在赤道外二十四度，夏至日在黃道井宿，去北極六十七度，餘在赤道內二十四度，春秋二分，日在黃道奎軫，去北極各九十一度，餘黃赤道相交之所也。此古今曆法二道大率，其邪正廣狹，雖度不齊，由七曜東漢志所載，與魏晉諸曆，已自不同，姑取漢志以爲經，星分限，七曜行度之所據依云，自冬至小雪二道，皆始斗終箕。

斗二十六四分退一　牛八　女十二進二　虛十進三　危十六進二　室十六進二　壁十進二
奎十六　婁十二進二　胃十四進二　昴十一進二　畢十六進二　觜二退二　參九退四
井三十三退三　鬼四　柳十五　星七進一　張十八進一　翼十八進一　軫十七進二
角十二　亢九退一　氐十五退二　房五退三　心五退三　尾十八進三　箕十一進三

右赤道度

角十三　亢十　氐十六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
斗二十四進一　牛七　女十一　虛十　危十六　室十八　壁十
奎十七　婁十二　胃十五　昴十二　畢十六　觜三　參八
井三十　鬼四　柳十四　星七　張十七　翼十九　軫十八

右黃道度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四上下

錄第二上下

歷象

天文經星　三垣紫微天市　太微　辰次　分野

日月星辰之文乎天，二氣五形之精華，道之昭著焯曜而爲章，所以賁天地萬物者也。其法象名義，皆其固有，莫非自然。孔子贊易，謂伏羲仰以觀于天文，天文之說昉此。黃帝始推步占候，唐虞以來，其法雜見于詩書六藝之文。自天子至於列國，各有官守，以世其業，故其法家至日見，猶夫土田、城理、州閭、井邑、人能道之。是以孔子之門，自顏閔而下，七十子三千之徒，問學之際，一不及焉。曾子、子思、孟子皆各著書，與其高第弟子難疑問答，而亦弗及。蓋皆自知其法，以爲常事，無所復疑。是以略而弗論也。戰國之季，官失其守，而知者鮮矣。及秦滅學，其書獨存。漢興，司馬遷父子乃世官，嘗人，合唐都、王朔、魏鮮諸家之術，作天官之書。至劉向、揚雄、李尊、班固、馬續、郎顗、張衡、蔡邕、推術占測，其術益精。三國末，太史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黑黃赤之星，暨諸家之書，凡天變星變煇氣度數，皆爲定著，號稱詳備，而晉書取以爲志。今案卓之書，兼采先秦二漢記注，及近世步算占驗之法，列爲經星緯曜煇氣等類，著于篇。

天文經星

經星者陽氣之餘，故謂少陽，以其縱列於天，有常不易，如織之經，又謂之恆，其本在下，麗輝于上，人與萬物之精也。故其名義皆備人與萬物，列居錯置，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在器象形，地純陰，凝聚於天中，其體著，天太虛浮陽，旋轉于外，其體隱，經星薄于細氣，純繫于天，包絡于地，側轉左旋，晝夜常明，近日則伏，遠日則見，近月則晦，遠月則顯，其光因緣不定，而見于夜陰中之陽也，以其爲日之餘，故謂之星，止而不止，故謂之宿，各居其次，故謂之舍，象乎宮室，故謂之宮，列如蕃垣，故謂之垣，遠近之邊，各有分界，故謂之度，布列之星，各有多寡，故謂之數，天無體而星爲之體，南北極如軸，二十八宿如輻，合湊一轂，環辰極而中曰紫微，直翼軫而南曰太微，直房心而東曰天市，其間斗建大角，左右攝提，三垣鼎峙，幹維旋運，天之綱也。列舍相屬，分爲四體，各列七宿，日纏七政，昏曉各有中星，將天之度，周而復始，天之紀也。昭布森列，而天體著矣。巫咸黃星中外三十三官，百四十四星，甘德黑星中外一百一十八官，五百一十一星，石申赤星中外一百三十二官，八百九星，共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及諸符名者一百一官。原注：北極五星，紫宮垣十五，北斗七，太微垣十五，帝坐五，天市垣二十二，庫樓十，房四，心三，十二，國十六，壬良一五，車九，參七，軍市十三，九四，軒轅十七。共三百八十四官，當易爻數，無名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易卦爻二篇策數，數以象顯象以數明，道之不易之體著矣。

三垣

中宮紫微垣，又曰紫宮。原注：春秋元命苞：宮之爲言宣也，宣氣立精爲神垣。又曰：紫之爲言此也，宮中也，天神運歷，陰陽開闔，皆在此中也。中者北極，宮天之中，微者神道，微妙也。故中宮謂之紫微。南宮謂之太微，東宮謂之少微。兩藩中外四十六宮。原注：藩，垣屏也。自北極太乙帝星天皇大帝外，皆輔官也。凡正宮輔官中宮天極北斗左右前後最多，其次則太微爲南宮五帝座，故藩臣十二星，即位十五星，左右掖門，左右執法將相，諸侯，士大夫，庶人，上將，次將，次相，上將，次將，皆星皆輔于外，鼎鼎爲西宮天街五帝座，故東西咸，騎官天市列肆，宦者，宗人，上相，王外列，蓋東方卯，南方午，西方酉，三光之道，惟北方不周，而輔星亦算者，天池，咸池，旄頭，畢，罰，先驅，天師，諸侯，北斗居中制治，幾星皆已環繞，是以虛危之北，獨有武備，如羽林等星也。周徑七十二度，去極三十六度。注：原注：中宮之外四宮之表之限界也。環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度，周徑者，書垣周徑界，去極者，北度數，皆去北極也。四表去垣一百一十度。原注：四表外極周圍之數如此，子是蓋天之數而天體見矣，凡三垣三十六舍，皆繞于北極，表外去南極亦三十六度，入于地中，不可見也。北極五星，色赤在紫宮中，天有南北極，爲天中之兩端，偃側旋轉，故上極在北，下極在南，以地形隱見，故北極見而南極隱。北極者，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故極南爲太陽，極北爲太陰，日月五星行太陽則能照，行太陰則淪闇，故爲昏明寒暑之限極。天樞旋緊爲剛陽，頂心動，極則不動，虛位無星，號曰北極，含元出氣，流精生一，猶道之太極也。故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中正主靜，號稱天極，後世星家，取第五小星謂之極星，又曰紐星，又曰樞星，言爲天之樞紐也。然其星亦動，第近北辰，動而不移，故如不動，其北辰不動之所，去紐星之末猶一度有餘，故蕃垣如帝都，北辰如帝座，紐星如人主，必以有象宰無象，故紐星亦爲北極。東前一星曰太子，主月，次二星，赤而明者曰大帝，主日，亦曰太乙之座，天神之最尊者也，謂之帝星。原注：太乙，天帝之別名，天官書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陳卓曰：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曜，兩極星不移，又曰：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太乙之座，謂最赤明者也。

•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北辰大星太乙之座•所謂第二星赤明者也•鈍司馬遷謂之天極星•繞首北極五星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鈍二星赤明之帝星也•陳卓之觀以爲天樞•指第五小星也•鈍第二星帝王最赤明者•及賈逵張一人之設•習運所鋼•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其次三星曰庶子主五星次四星曰後宮后妃之星也。主列宿。原注•心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大微五帝座北一星曰太子•此天極第一星太子•第三星曰庶子•凡太子三庶子二者•天子之象•王者之象•則有太子•庶子•后妃•後宮上相•次相•上將•次將•赤然•天極行德天子延立年不德風雨破石。原注•天子有德動天•則天極行遲•天子受命延立年也•不德則風雨宗起•天下亂也• 前星闇國統絕太子廢帝星闇王者惡之宜自昭明德脩德政。庶子闇王子諸王有憂明角。原注•明而有芒角也• 有纂奪嫡者後宮闇后妃憂明角女主專政金火犯守兵起宮中臣子叛逆彗填犯天子發流星出有大使入則外國使見諸侯來朝客守彗孛干犯兵喪並起易主革命。

西上抱北極四星色黑曰四輔去極各四度。原注•星近于極•故無入宿之度• 佐辰極出度授政者也所謂亂爲四輔主匡直一人協贊萬幾以平邦國明小則吉大而角臣過君闇則宜不理。原注•天官書•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而不說四輔•陳卓則曰•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與北極宜序•其次曰•女御•天皇大帝•其次乃曰四輔•說者謂鉤陳六星•其曰四星•即四輔也•然而無末大星•其象匡抱而不句•曰句則鉤陳也•惟小二星與卓不同爾•涉以輔也•句•實鉤•

東蕃從抱北極六星色赤曰鉤陳。原注•從抱者•南北曲抱之也• 去極六度半大星去極十一度半入壁九度。原注•凡極外諸官•其于四次列舍之輔•皆先言去極之度•次言入宿之度•本諸極以著南北之遠近•繼諸宿以步東西之闊狹也• 北極之附座也後宮爲大帝正妃亦爲帝居又爲天子六軍大司馬鑑軍及三公三師星明吉闇則女主發客守彗孛犯易主革命。

鉤陳口中一星色黑曰天皇大帝去極八度半。原注•凡在一宿之內及列舍本宿•皆無入宿之度• 其神曰曜魄寶爲五帝之尊御羣靈之祕執萬神之圖又爲天子內寢至冀餐和之所臨而若有若無則吉動搖明角及彗孛犯王者惡之。原注•天樞第二星•紐星之大帝太乙之常居•此復曰天皇大帝•其神曰曜魄寶者•北辰乃帝王之星•鉤陳則帝王燕居之所•故皆有大帝•

鉤陳北、華蓋下、五星匡聚色黑曰五帝內座。原注•匡方也•四星匡正•中心一星•故曰匡聚• 去極十二度半入室六度天皇大帝之所居寢之位容恩集議之所謂之中座明小則吉色變角動王者有憂客彗孛犯守逆臣犯上天子下席。原注•帝座凡四•華蓋下五帝座•天皇大帝座•太微垣中五帝座•五方帝所會之地也•房心天市中帝座•天衢七曜之所經也•昴畢之間•五車爲帝座•天衢三光之道也•畢宿居中•太微居午•房心居卯•昴畢居酉•皆正宮也•所以帝座皆•輔星最多•觀者•句合而附端尖也•

去極十二度半入壁七度在五帝列主分陰陽均節候授民時布政教明則時和歷正闇及動搖則歲令舛誤寒暑易節。

六甲上十六星色黑上七星圜聚曰華蓋大星去極十六度入奎四度所以覆蔽大帝之座。

下九星從列曰杠蓋之柄也。原注•從列•上下直列也• 南一星去極十四度半入婁十一度星明正則吉動搖傾側王居不安有崇虛下殿之咎。

華蓋上九星橫列色黑曰傳舍。原注•橫列•東西直行而列也• 中星去極二十七度入奎五度近河賓客之館主外使入中國又爲離宮私行之舍金火犯客守備姦使及兵王者遊幸當謹姦伏。

傳舍間曲折六星色赤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原注•一曲一折曰曲折•橫過曰絕•直抵曰抵•漢•天河也•又曰天漢•天官書及陳卓皆曰六星•司馬彪續漢志獨曰十七星•蓋因漢之•六星爲是• 去極四十三度南星入奎五度亦曰龍閣爲車駕飛道從紫宮至河天神所乘北斗之輔又爲天子離宮之道又曰王良旗又曰紫宮旗所以旌表天路出入警蹕抖難滅咎動搖則兵起宮闈一星不見則輦路不通。

第四星南別一星色赤曰附路去極四十三度閣道之便路也主修完傷敗除治梗塞明角則有姦伏動搖金火犯兵起宮掖輦路不通。

勾陳東北近東垣第七星五星圜

聚色黑曰天柱。原注•三台一曰天柱•與此同•皆取示民綱紀• 南星去極一十三度半入牛一度半象魏也主懸國法施政教記勳靜候二十四氣以示四方占同六甲。

又東少南近東垣少弼四星匡正色黃曰御女。原注•匡正•方正也•此與紆體所部御女皆宮府后妃之側也• 南星去極十三度半入牛一度八十一御妻也主女工之事明則后妃逮下角動而闇讒妒並興。

近少衛九星如鉤色黃曰鉤。原注•鉤者•橫列而其端曲也• 左車府北近又西天漢中去極五十四度入虛六度主輿輦服飾爲君之式道宜與大駕星直則地動。

鉤上近王良一星色黑曰策去極四十一度入奎一度主執御策天子僕也動搖而移於王良上爲策馬則天下兵起色變及金火犯兵起馬貴。

太子南宮門內尚書西二星色黑若見若不見曰陰德去極十九度半入房二度主正綱紀施德惠賑窮乏。原注•文曜鉤謂陰德爲天下•宋均以爲陰行德者道常也• 以闇爲吉明則新君踐極又爲女主動搖發起宮掖貴嬪內妾惡之。

又東南二星色黃曰大理去極二十三度半入心五度主平刑斷獄明則憲獄平闇則國多冤獄。

太子東紫宮內東南維五星銳聚色黑曰尚書。原注•銳聚者•上銳爲一聚也• 西南星去極十九度入尾十度主諸謀出納。

其北一星色黑近東垣第五星曰柱下史去極十八度入斗十三度主記過左右史也。

又西近鉤陳一星色黑曰女史去極十七度半入斗二度主紀禁傳漏明則動靜婦職之徵者漢侍史也以上皆垣內宮北諸官也。

環之匡衛十五星色赤曰紫宮垣。原注•天官書•漢志•皆曰十二星•陳卓亦星萊十五星•今從陳卓• 東蕃八星西蕃七星在北斗北闌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銳。原注•隨•倚也•其北列之端星形尖斜也• 一曰天營又曰天旗又曰蕃臣又曰長垣天子環衛之宮也經略帝宅蕃屏紫宮主出命度東蕃近門曰左樞去極二十七度半入房一度次上宰二十八度入尾一度次少宰二十六度半入尾四度次上弼二十三度入箕初度次少弼十八度入斗十二度次左上衛十五度半入女七度半次左少衛十五度半入室初度次少丞十六度入奎四度西蕃近門曰右樞去極二十一度入亢八度次少尉十五度半入軫五度次上輔十五度半入翼四度次少輔十六度半入柳四度次右上衛十九度半入參八度次右少衛十八度半入昴九度次上丞二十度入胃初度半兩垣星均明則君安臣忠天下治平星開直則旌旗動宮闈兵起天子自將出宮離次金火客流犯守易主革命彗孛入犯謂之消宮。

紫宮門外右樞西一星色赤曰天一去極十度半入軫十度強閶闔外天帝之神主承天運化治十二將司戰鬪而知吉凶星光明則陰陽和萬物成人主昌不然反是金火犯守天子凶。

次西一星色赤曰太乙在天一南半度少亦天帝神也主承天運化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災害之事星明守度則吉偏失位及乘斗九十日必有大兵起太乙之衛其星主也又天一太乙主王者即位立太子而傳國星不欲微微則屢立失次宗廟不享。

營紫宮門兩樞間六星兩兩橫列色黑曰天牀。原注•上下二星橫各三星也• 在左樞西南二十二度半去極十三度少入氐二度半西北星入角七度天子寢舍燕息之所星傾移搖動天子下席彗孛干犯大喪兵起。

垣西南近少尉二星色黑曰內廚去極十五度入張一度主宮中飲宴。

垣東北近少弼六星兩兩從列色黑曰天廚。原注•橫兩星•上下各三星豎立也• 去極二十四度入危

十一度，主朝臣大饗盛饌，光祿廚也。星亡，歲荒大饑。　天廚南七星，匡側，兩股橫列，色黑，曰扶筐。（原注：上下各三星，兩尖一星，兩股□□橫列也。）去極三十三度，西星入女中十一度，主桑蠶、婦工，爲蠶織之神。闇，徙，蠶災；不見，婦工廢，杼軸空。　紫宮左女牀北五星，曲折如斗，色赤，曰天棓。（原注：其象如北斗，棓□掌反。與棒同，一有皮，一有剖。）去極四十二度，少柄星入箕八度半。天子先驅也，主執斧鉞，以備非常。星明，或不具，兵起；闇則吉。　紫宮右斗杓東三星，鼎聚，色赤，曰天槍。（原注：鼎聚，如鼎足之聚也。）去極二十八度，入氐三度。又曰天鉞，天之武備也。槍、棓皆所以禦兵禁暴，故在紫宮左右。古與天棓同，又爲九卿之職，侍中、侍郎、郎將之位，此皆垣外東南諸官也。　斗魁戴匡六星，色赤，曰文昌。（原注：爲斗魁所戴，匡正也，言正直其上。其形端曲橫列如鉤。）去極三十六度，西北星入井十五度，天之六府也。主明天道，贊元化，議政典，察邦教、邦禮、邦禁。起斗魁前，近內階。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二曰次將，尚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理文緒。四曰司中、司祿、司隸，賞功進士。（諸案：晉書、隋書進下俱無士字。）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寶。（原注：此四曰司中、司祿，五曰司命。三台六星，上台爲司命，中台爲司中，下台爲司祿。□北二星曰司命，又二星曰司祿。凡三司命、三司祿、二司中。蓋中宮北極爲天地之極，北宮紫微爲陰陽之極，皆爲命之本，故凡官皆有之。漢志：五曰司祿，六曰司災。陳卓：五曰司命、司怪，六曰司寇、大理。所言不同者，亦猶三台皆曰三公，又曰三階，上階二星爲天子女主，中階二星爲諸侯卿大夫，下階二星爲士庶人也。）明潤，大小齊，天瑞臻。齊黑微闇，災禍咎；動搖移徙，臣誅；土木守，天下平；金火犯守，國亂兵起；客流彗孛犯入，大將叛逆，天下兵起。　其北六星，兩兩從列，色黑，曰內階，去極二十七度，西星入井一度，天皇之階也，大帝之所登降，神明之所出入。星明則吉，動搖則王室不安，封爵不行；金火彗孛干犯，兵起。　殿陛之間傳舍西北南直階八星，曲聚，色黑，曰八穀。（原注：曲聚者，曲折而聚也。）去極三十六度，北星入井十度，一主稻，二主黍，三主稷，四主麥，五主麥，六主豆，七主粟，八主麻。職稼穡事，知豐歉。一星不見，則一穀不登；皆闇，則大荒。　文昌下三星，鼎聚，直斗魁第一星，色黃，曰三師，去極二十八度，入柳十一度，一曰太師，二曰太傅，三曰太保。　斗杓南相東三星，鼎聚，色黑，曰三公。（原注：此與太微垣凡二三公，皆帝旁上公也。）去極三十度，入翼七度，一曰太尉，二曰司空，三曰司徒。三師、三公，皆主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宣布德化，以齊七政。星明而安，則師保忠賢；闇則大臣有疑；一星亡，天下危；二星亡，天下亂；三星皆亡，臣主易位。　斗杓南一星，色赤，曰相，去極三十一度，入翼五度，天子冢宰也。佐天子統百官，均四海。星明吉，闇則相憂，亡則相死，天下大戰。　相西一星，色赤，曰太陽守，去極三十五度，入張十三度少，大臣大將之象，主戒不虞，設武備，持危扶傾。星明吉，闇及動搖，兵起，將相誅。　三師前一星，色黃，曰太尊，去極三十一度，入星四度，在中台北，國之耆老，德行可尊，三老五更之象也。明則天子行養老禮，闇則遺老失賢。　斗魁下六星，圜銳，色赤，曰天牢，東星去極三十六度半，入張一度，貴人之牢也。微闇開散則吉，明角有星，大臣入獄。　太陽守北，半入斗魁枕。（原注：枕，禁反。）三四星，匡聚，色黑，曰勢，去極三十二度，入張九度，腐刑之官也，主宣傳王命。開而角動，閹人專權。此皆垣外坐斗西南諸官也。　北斗在西審右驂，樞至少輔四星，旁紫宮外，杓直紫宮門七星，斜曲，色赤。（原注：魁曲向內，杓曲向外，故曰斜曲。）紫宮之附座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魁四星爲天璇璣，杓三星爲天玉衡。（原注：馬融曰：璿，美玉。璣，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璣衡。其中橫筒，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貴天象也。鄭

元曰：渾儀，其中□爲璇璣，其外規爲天衡。孔安國曰：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曰：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熒惑也；第四曰煞土，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辰星也；第六曰危木，歲星也；第七曰罰金，太白也。璇璣之數，馬融爲是；七政之數，孔安國爲是。皆以璇璣之運數占七政之得失也。[illegible]圖，帝謂北斗爲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謂天以斗魁杓運行于中，以正七政之盈縮也。故今曰魁四星爲天璇璣，杓三星爲天玉衡。[illegible]）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原注：魁，第一星。衡，第五星。杓，第七星。攜，連也。龍角，東宮蒼龍角宿也。衡，斗之中央。殷，當也。南斗，北宮斗宿也。參首，西宮參宿也。□曰：杓，斗之尾也，尾爲陰，又昏是陰，位在西方，故主華山西南。杓擊寅，衡在中，亦建寅。斗第一星法日，主齊；魁，斗之首；首，陽也。其用在明，陽與明陽，在東方，故主東北海岱。魁平旦，亦建寅也。□云：北斗七星，間相去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璇璣者，謂北極星也。玉衡者，謂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州，常以五子日候之，甲子爲東海，丙子爲琅邪，戊子爲彭城，庚子爲下邳，壬子爲廣陵，凡五郡。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日候之，乙亥爲漢中，丁亥爲永昌，己亥爲巴郡、蜀郡、牂牁，辛亥爲廣漢，癸亥爲犍爲，凡七郡。第三星主冀州，常以五戌日候之，甲戌爲魏郡、勃海，丙戌爲安平，戊戌爲鉅鹿、河間，庚戌爲清河、趙國，壬戌爲恒山，凡八郡。第四星主荊州，常以五卯日候之，乙卯爲南陽，己卯爲零陵，辛卯爲桂陽，癸卯爲長沙，丁卯爲武陵，凡五郡。第五星主兗州，常以五辰日候之，甲辰爲東郡、陳留，丙辰爲濟北，戊辰爲山陽、泰山，庚辰爲濟陰，壬辰爲東平、任城，凡八郡。第六星主揚州，常以五巳日候之，乙巳爲豫章，丁巳爲丹陽，己巳爲廬江，辛巳爲吳郡、會稽，癸巳爲九江，凡六郡。第七星主豫州，常以五午日候之，甲午爲潁川，[illegible]春青黃，夏赤黃，秋白黃，冬黑黃，此是常明。不如此者，所謂有兵殃起。凡此六十郡。）故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爲天極樞機，造化元本。魁有環域，杓有幹維，界天分辰。夏正杓昏建寅，左旋歲一周天，閏則建于兩辰之間，爲天喉舌，斟酌元氣，故爲人君之象，號令之主。王者德並天地，則七星均明；失德亂政，則微闇移徙，咎歸人主。斗中小星沙出，民物繁夥，主昌年豐；星疏則政令不行，民物耗盡，國多荒歉。晝見，易主革命。動搖及月犯，兵起；金火犯守，兵大起；宮闕有亂，主遷，民流；守北則饑，守南則饑；火入環域，先舉兵者敗，期年有喪；客流彗孛入環域，大亂更主，齊、晉、鄭、宋尤災。杓三星又曰維星，散而直，則地動。魁第一曰天樞，正星，去極二十八度，入張一度，主陽德，天子之象，爲天，主日，主秦，一名貪狼星。天子不敬宗廟，鬼神不享，則闇而色變，闇則七月日食。第二曰天璇，法星，主陰刑，女主之象，爲地，主月，主楚，一名巨門。廣營宮室，妄鑿山陵，則闇而變色，闇則六月月食。第三曰天璣，令星，爲人，主禍，掌德令，主木星，（諸案：晉書作主火星。）主梁，一名文曲。不愛百姓，淫刑酷法，則闇而主禍。第四曰天權，伐星，爲時，主天理，伐無道，主火星，主吳越，（諸案：晉書□主水星，主吳。）一名武曲。不順天時，號令不肅，則闇而主禍。第五曰天衡，殺星，（原注：陳卓曰：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又曰：二星爲璇，三星爲璣，四星爲權，五星爲衡。旣曰樞爲天，璇爲地，璣爲人，權爲時，衡爲音。又曰：樞主天，璣主人，權主木，衡主土。自爲異同者，亦猶五□既爲五行，又爲五方，既爲五帝，又爲五事。此亦之樞衡，太微、軒轅亦曰樞衡，參伐之間亦有樞衡，凡二樞衡。蓋北斗運平四時，太微三光所會，參伐天子決政之所，所以皆有樞衡之名也。）去極十一度太，入軫十三度。（原注：舉魁一星及中杓一星去極入宿之度，則七星之度觀見矣。）主中央，正四時，爲杓首，旁照有罪，行殺伐，爲文昌，爲音，主水星，主趙。（諸案：晉書作主土星，主燕。）一名祿存。好爲淫樂，流連荒亡，則闇而主禍。第六曰開陽，危星，爲律，主天倉五穀，主土星，主燕。（諸案：晉書作主木星，主趙。）一名廉貞。淫泆傷財，窮極土木，則闇而大饑。第七曰搖光，部星，亦曰應星，爲呂。（諸案：晉書作爲星。）主兵，主金星，主齊。一名破軍。天子建極，王道正直，則明潤均平，建于辰極之中；皇極不建，民用僭忒，則闇而微。　次輔一星，色赤，傅于開陽，斗之附座也。佐斗以建極，宰輔之象也。近小而明，則輔臣親；強斥小疏，弱大而明，則臣奪君政；小而不明，則臣不任職。

明大與斗合國兵發起。開而遠斗。大臣不死則黜。近臣專賞罰。進賢排佞。則輔生角。近臣擅國。握符璽。將謀社稷。則輔生翼。不然則誅死。滿沒則天下兵起。原注・滿音沈・　魁中四星、匡聚。色黑。曰天理。爲貴人牢。執法之官。不欲明。明而中有星。貫人下獄。法官有罪。　魁下六星、起文昌。抵太微。兩兩相比。色赤。曰三能。原注・與台同音・　上台去極三十六度。入星三度。中台去極三十八度。入張四度。下台去極四十度。入翼十七度。太一之所履。紫宮之階也。謂之太階。六符。一曰天柱。一曰天老。三公之位也。原注・斗杓南有三公・此亦曰三公之位者・皆夾輔北極之象也・　主正陰陽。理萬物。開德宣符。以平天下。上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女主。司命主壽。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司中主宗室。下階上星爲士。下星爲庶人。司祿主兵。三階平而色齊。則君臣道合。陰陽和。風雨時。百穀登。不平色變。則上下乖戾。稼穡不成。冬雷夏霜。訛言並興。天子暴虐。誅殺大臣。奸與中兵。修宮室。廣苑囿。則上階星坼。宰相失職。將伏天誅。則中階星坼。國亂民怨。將起爲亂。則下階星坼。月五星犯守。王者惡之。大臣有誅。三能三衡者。天庭也。客星出有奇令。原注・凡日月五星之道謂之天庭・三台爲天階・三衡者・太微衡・北斗衡・參衡也・亦非三光之道・三亦謂之天庭者・皆天帝之宮庭也・客出其中・則有奇異之令・匪主革命・天官書・漢志・三台皆輔紫宮・陳卓・輔太微・以下台近太微故也・然而上台入星・中台入張・下台入翼・極近三舍・遍近紫宮・且爲大命之所履・紫宮之天階・豈得爲太微之階・今從天官書漢志是已・　杓端有兩星。色赤。一內爲矛招搖。去極四十度。入亢二度。　一外爲盾。元戈。一名天鋒。去極三十二度半。入亢二度。太皆主鑾侮齊外及夷狄兵。星明角王者行重典。變色有喪。五星犯兵起闕下。客彗孛犯守。大兵起。易主革命。胡兵大亂敗。招搖與梗河北斗相應。則外國受命于中國。不應則兵

戈大起。原注・梗河星入亢分・　招搖與斗杓間一星、色黑。曰天庫。去極三十七度。入亢一度。星去其所。天子大憂。有庫開之辟。暴亡。帑藏空。原注・此曰天庫・魁南二星亦曰天庫・軫南衆星亦曰天庫・柳星亦名天庫・五車西北大星亦名天庫・凡五天庫・皆庫有蓄藏之處・近斗北斗則有庫也・柳主廚宰・五車主車器・則有庫也・　招搖東七星、橫列。色赤。曰七公。去極三十九度半。西星入氐四度半。主相三公。爲天輔。糾察七政。吉凶。璇璣善惡。星明則官爵詳審。朝無闕政。客流入中。大饑。金火犯守。天下兵起。自輔至此。皆北斗內外諸官也。

南宮太微垣又曰上宮。原注・朱鳥腦中・故曰南紫宮・西右故曰上・　西抵于張。東薄于角。直翼軫正北。傅于紫宮。兩蕃中外十八官。朱鳥之衡。太一之庭。天子朝會之庭也。爲天帝南宮。謂之天庭。原注・孟康曰・軒轅爲權・太微爲衡・淮南子天文訓曰・紫宮太一之宮・太微太一之庭・張衡曰・出紫宮・御太微・則紫宮天子常居・太微朝會之庭也・　故明堂之制。內太室。象紫宮。南明堂。象太微。紫宮皇極之居。太微五帝之庭。又三光之庭。原注・黃道入端門貫兩蕃・七曜行其中・故爲三光庭・　十二諸侯之府。主于衡。衡平也。理法治致。平王道以平天下。列宿受符。諸神致節。察情稽疑。渙號正辭之官也。兩蕃十星、匡坼。色赤。原注・匡坼者・方而兩股坼出也・　東蕃第一星曰左執法。去極七十六度半。入軫十七度。黃道外。原注・紫宮中外諸官皆在黃道內・故祇舉去極入宿而已・太微天市及外宮中外諸官・有黃道內者・有黃道外者・故各于本宿下書之・表三光之道以別內外也・　天子法官廷尉也。主治理獄訟。斷蔽刑罰。朝端嚴肅。君侍臣恭則光明潤澤。闕角則反是。法不平則低昂移徙。土犯將相誅。金火彗孛干犯宮庭。流血。易主革命。其東左掖門。第二星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又曰東華。第三星曰次相。其北東中華門。第四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第五星曰上將。所謂四輔

也。西蕃第一星曰右執法。去極七十度。入軫九度。黃道外。天子憲臺御史大夫也。所以糾舉姦凶。繩愆糾謬。占同乎左。其西右掖門。第二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又曰西華。第三星曰次將。其北西中華門。第四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陰門。第五星曰上相。亦四輔也。蕃垣九卿之象。南蕃左右星間曰端門。天闕象魏也。星或不見。或色逾明。近臣爲亂。芒角搖動。諸侯謀叛。日月五星順入軌道。吉。司其出所守。天子有誅。其逆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皆爲羣下謀逆。原注・軌道順行・合度不邪遊・順入從西入也・退行則自東逆入也・未嘗曰・司察日月五星所守・列宿若諸官座不去十日者・于是天子遣使誅之・　辰入守。君臣相殺。國內大亂。火入守。王者惡之。進退淩犯。法官有罪。客守。天子憂。流星入。兵起。外國使來入。十日不出。有謀反者。出東北門。大兵爲亂。貴人囚。近臣誅。近一年。中二年。遠三年。出端門。天下出使。以其分野命其國。入犯帝座。大兵起。國易主。期三年。或東或西。犯者死。抵少微。道術用。賢人來。犯四帝座。貴臣死。小臣誅。期一年。彗孛干犯。兵喪並起。如粉絮。犯帝座。天子崩。國亡。大臣自立。天下大亂。　門西南隅近上將三星、色黑。曰明堂。原注・房心亦曰明堂・凡三明堂者・卯酉午皆三光之道・故易曰嚮明而治・五帝布政令・其義一也・　去極三十八度。西星入翼五度。黃道外。天子布政之宮。察時觀變。以正人倫。施教化。變色移徙。則政不平。金火彗孛干犯。易主革命。　右執法北門內四星、匡仰。色赤。曰軒屏。原注・內屏一曰屏・匡仰者・方坼而上仰也・　去極七十二度。入翼七度。黃道內。天子內屏也。爲蔽障蕃蔽。帝庭納言之門。主刺舉。臣尊敬君上則星明潤。闇而動搖。姦臣擁蔽天子耳目。金火客彗孛犯守。有篡弒之變。　屏北庭中五星、匡聚。色赤。曰五帝內座。去極六十三度半。入翼九度半。黃道內中一星黃帝座。太微中含樞紐之神。猶紫宮之北極也。四帝四星。四維侍帝座。東曰蒼帝靈威仰。南曰赤帝赤熛怒西曰白帝白招拒。北曰黑帝汁光紀。五禮之中。五音之和。五數之施。五服之彰。五形之治。五福之化。王者之所司也。星均明則王者得天地之心。天下和平。闕而搖動。天子失政。帝座不安。彗孛客犯守之中座。成形。原注・五帝之中帝座也・成形者・成福禍之形象・　天子無嗣。國統絕。宮中有兵。犯四帝座。輔臣有誅。期三年。天子有道。敬畏修省。則其災輕。故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原注・此以下天官書文・王者德盛蒼帝應・則修令・左右角間之天門開・施德澤賢發生也・　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原注・德應赤帝・則夏令應・斗魁下之牢空虛・德盛而畏省・刑措不用也・　黃帝行德。天矢爲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原注・北風來・德應黃帝・不殺而生物・則季夏令應・故有赦令・　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原注・德應白帝・則太陰齊刑・錄而反陰爲陽・再有赦令・故　一曰白帝行德。畢昴爲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原注・畢昴秋令之星・萬物西成・必月暈三暮・帝德之成也・　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原注・辰出而圍合・故不出旬也・　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原注・德應黑帝・則冬令應・天關五車・南北西北日月五星之道動・則閉藏萬物也・　帝座北一星、色黑。曰太子。去極五十三度。入翼九度半。黃道內。大帝儲也。主衛天庭。侍衛天子。金火犯守逆行。則太子廢。搖動芒角犯帝座。則爲內亂。或行篡逆。王者惡之。　帝座東北一星、色黑。曰幸臣。去極五十五度。入翼十一度。黃道內。天子寵臣也。主侍太子。明則吉。角明則嬖幸專政。　太子西北一星、色黑。曰從官。原注・此與南二從官者・此爲帝座・侍爲明堂・故稱侍從之臣・　去極五十五度。入翼八度。黃道內。侍從之官也。闇則吉。角明則從臣謀逆。不見天子孤危。　太子北七星、曲折橫列。色赤。曰常陳。去極三十五度。

111　43A

西星入翼五度，黃道內，宿衛之官，禦侮之士也。星明動，天子自將有武功；闕則宿衛官誅。　常陳西南西蕃北一星、色黃，曰虎賁，去極四十度，入張二度，黃道內，施顯驍宜，亦宿衛士也。　幸臣東北叢十五星、蔚然色赤，曰郎位，又曰哀烏郎府，（原注：哀烏者，猶黯然其光色哀烏然。）去極五十度半，入軫初度，黃道內，周元士、漢光祿、中散、諫議、議郎、三署郎也。主守衛宮庭。星不具，后妃死，幸臣誅。明大動搖及客星入，大臣爲亂。　郎位東北一星、色赤，曰郎將，去極三十九度，入軫八度，黃道內，羣郎之將帥也。主閱具辨朝服，太僕、左右衛、中郎將。天子武備也。星明動則上命不行，環衛官擅兵；闕則環衛官誅；不見則后妃死。　郎位南幸臣東五星、斜折，色黑，曰內五諸侯。（原注：東井北亦有五諸侯，凡二五諸侯者，太微帝座東井間三光之道，故皆有之。）去極六十五度，南星入翼十七度，黃道內，公、侯、伯、子、男，侍天子不之國者也。又一曰帝師，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列在帝庭，定疑議，主刺舉，戒不虞，諸侯入爲卿士之象也。明潤則辟雍之禮得；枯燥小，闕則大至誅戮，小至流亡；動搖則擅命干主；金火彗孛犯，則宮闈兵起。　其東三星、鼎象，色黑，曰九卿內座，去極七十一度，入翼十六度，黃道內，主佐天子治萬事。　其南三星、鼎象，色黑，曰三公內座，去極七十三度，西星入翼十八度，黃道內，朝會之所居，論思獻納之位也。占同紫宮三公。　西左執法北一星、色黑，曰謁者，去極七十四度半，入翼十八度，黃道內，主贊賓客。不見則外國不賓。　明堂西三星、從列，色黑，曰靈臺，去極七十七度，入翼三度，黃道外，觀妖也，主觀雲物，察符瑞，候災變。　庭蕃西南附四星、色赤，曰少微，去極七十七度，南星入張初度，黃道內，

一曰處士，二曰議士，三曰博士，四曰大夫，士大夫之位，太史博士道術之官，亦女主之象，南宮之附座。天子儲君副主也。星明大則國祚昌，天子舉逸民。月五星犯守太子，女主疑，宰相易位；彗孛干犯，藝臣術士被誅，功臣犯命，士大夫潰亂，流亡草澤，士有特起者。　其西北四星、從列，色黃，曰長垣，去極六十六度，入張一度，黃道內，太微之外垣也，主邊防封城限界。外徼火入，邊兵入中國；金入，九卿謀亂。

東宮天市垣，又曰下宮少微。（原注：蒼龍體中故曰東，紫宮東左故曰下，次于太微故曰少。）　西離于氐，東入于斗，直房心東北，兩蕃中外一七官爲闤市，四方諸國交易之所，天子巡幸之宮，主外權衡，聚衆府股之位，理財正辭以親萬民。一曰天旗庭，主斬斷刑人于市也。兩蕃二十二星，句圜橫附，色赤。（原注：兩垣各如鉤而中闕斜安也，凡曰鉤圜，曲而圜也。）左星去極九十五度太，入尾十三度；右星去極九十四度少，入尾一度，黃道內。東蕃十一星，南第一星曰宋，其次南海，又其次燕、東海，句附而東，左旋而西，曰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西蕃十一星，南第二星曰韓，其次曰楚、梁，句附而西，右旋而東，曰巴、蜀、秦、周、鄭、晉、河間、河中。（原注：此有十二國，婺女南亦有十二國者，此列國貨物之市，女南則列國之分也。）　燕韓間坼曰市南門，魏河中間坼曰市北門。兩蕃諸官皆以郡國爲名者，聚天下之貨，所以爲市也。市中星衆則歲豐民樂，星稀則歲凶民流。旗明大則市吏急病，商傷財，亦爲饑；動搖失所則兵起，津梁不通，關市閉塞；金火犯，姦臣戮；五星入市，兵起；芒角赤氣有火；彗孛犯，徙市易都，大爲兵災；客星入，大喪，兵起；流星入，色蒼則百物踴貴，赤則旱火，人多疫疾。　市南門內六星，觚角而橫，黑，曰市樓。（原注：觚角者，觚如觚稜之角六面也。）去極九十一度半，西星

入尾三度半，黃道內，天樓市府，主闤闠百貨交易律度制令，觀其政。明則市價平，闇則闘訟興，不具則姦人藏，市兵起。　樓西二星、色黃，曰車肆，去極九十二度半，西星入尾七度，黃道內，通集百貨之肆也。彗孛客犯守，闤市不通，市無行人；不見則兵車盜行。　市中近北門一星、色赤，曰帝座，去極七十一度少，入尾十五度，黃道內，天庭也，人主之象，神農之所居，主用萬物之術，統萬物之原，察陰陽之變。星明則王道昌，后乃省方；闇則王道微，政令不行；不見則天子下席。彗孛干犯，臣下爲亂，大臣凶；行垣中，內兵起；流星犯，諸侯興兵入宮，或宮中兵起，近一年，遠二年。　帝座東一星、色赤，曰候，去極七十三度太，入箕二度半，黃道內，爲天子計相治國，用辨九土物產，平四方物買，通萬國之情，節以制度。明大則輔臣強，四夷張；搖動芒角則聚斂之臣爲姦盜，蔽君蠹財，盜國結怨；闇則車害不通，商旅不行。　其東北二星、色黃，曰帛度，去極六十九度少，南星入斗一度，黃道內，主度量布帛，平貨易。　又東二星、色黃，曰屠肆，去極七十五度，入斗一度，黃道內，主屠殺烹飪，饗宰貨物。　南二星、色赤，曰宗星，去極七十七度，南星入箕九度，黃道內，天子血脈之屬，親王輔帝者也。流彗客守犯，宗臣凶。　又南四星、匡聚，色赤，曰宗人，在帝座東南，去極八十四度半，南星入箕九度，黃道內，主錄親族遠近以奉享祀。明正如綺文則皇族昌，變而闇則皇族凶。　宗人西二星、色赤，曰宗正，去極九十九度，南星入箕九度，黃道內，司宗室之官也，主睦親合族，聽其政。客星守，流星入之，宗親失和，骨肉禍起。　帝座西南四星、偕列，色赤，曰宦者，去極七十三度少，南星入尾十二

度，黃道內，主侍帝宮房門戶，掃除後庭之令，市易之司，以其殘毀匪人，故不在紫宮太微而在天市垣也。星不欲明，明盛則中官竊柄，天子亂政，近刑人，失威；動搖芒角，中官弑逆，廢立；彗孛干犯，猶閹伏誅。　其南五星、句折象斗，色赤，曰斛，去極七十二度少，南星入尾十二度，黃道內，主平量。明覆則有年，仰則殺不登。　承斛四星、匡仰而折，色黑，曰斛，去極七十四度半，入尾九度，黃道內，主度量分銖之事，占與斛同。斛西北二星、色黃，曰列肆，去極七十四度，入尾八度，黃道內，主金玉珠寶之貨。移徙，市肆不安；金火犯守，兵盜並起。　垣北鉤圜九星、色赤，曰貫索，去極五十九度少，西星入房半度，黃道內，一曰天獄，一曰天牢，一曰連營，一曰連索，爲賤人之牢，主法律，防禁姦，制強暴。牢口一星爲門，欲開，開則有赦令；人主憂，中虛則改元；口閉，星入牢中，有自繫死者；星悉見則獄事繁，不見則獄空，刑清政飭；動搖芒角，起大獄，用斧鉞，行大誅殺。子夜候之，一星不見有小喜，二星不見則賜祿，三星不見人主德令且赦，遠十七日，（晉書、宋史作近期八十日。）近十六日。客星出，大有大赦，小有小赦；彗孛犯守貫中，囚反獄破，獄官死。　其東九星、橫列，色赤，曰天紀，（原注：柳斷南一星亦曰天紀，二天紀者，皆統理萬事之義，一爲南紀，一爲東紀也。）去極五十一度半，西星入尾五度，黃道內，主公卿外朝之政，萬事總會之府，察幽枉，理冤獄，爲天市之紀綱，亦九卿之象也。明角則獄訟繁，闇徙則紀綱壞，散絕則山崩主易國亡，與貫索相迎，如索則地動，期二年。　北近天棓三星、蝌聚，其色赤，曰女牀，去極五十二度，西星入箕一度，黃道內，御女侍從也，亦爲離宮內人。星明則宮女放恣，客守流犯，宮掖穢亂。

辰次

日陽中之陽，故爲太陽，月陰中之陰，故爲太陰，星陰中之陽，故爲少陽，辰陽中之陰，故爲少陰，日星皆陽，故其數皆十，月辰皆陰，故其數皆十二，日月星皆有形質，天之所以懸象著明也，辰則日月之所會，斗之所建，歲之所居之虛位也，子丑之間爲十二子，星紀、元枵之屬爲十二辰，日月五星遲度逐天而右行，故十一月且月會星紀，十二月則會元枵，而右行，斗繫天不移，故隨天左旋，十一月建子，而十二月建丑，至閉則日月會于辰間，而斗亦建于子間，二十八舍于天各有分度，而辰爲天壤，于地各有所屬，而辰爲分野焉，故辰陰微，其體不見，日月會合，其次而光生焉，其位靜虛，元氣之本，陰陽之根，惟其至靜無象，故至動大象出于是而止，于是構精維繫，其間，建極存神，天之樞紐，日月星歲，密之所而造化之機也，故日月星雖謂之三光，亦謂之三辰，光自辰而出也，爲道之位，爲天之時，故歲有十二月，而日有十二辰，北極謂之辰者，無星而不動之所，天之中也，春秋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公羊氏謂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星自北辰之外，無有名辰者，而心參亦爲辰，此古法之名義也，故恆居中而正時者爲大辰，日南至，月北至，則參中于午，心中于子，日北至，月南至，則心中于午，參中于子，故火中寒暑乃退，水中亦退焉，所以分二氣，成四時，交水火，正晝夜也，北辰無星，而四時晝夜恆居中不易，所以建道極，本一氣，根陰陽，統四時，合晝夜也，故參爲陰中，心爲陽中，極爲天中，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爲大辰，十二子爲十二辰，天之大中至正之體見矣，其名位度數各見經星二十八舍類云，

分野

州國分野之說，蓋古者神皇仰觀俯察，體象立名，即爲定著，二帝三王以來，皆故有之，故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然不著其星分所屬，案左氏傳有星孛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鄭之君皆將死，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鶉尾，鶉尾，周楚之分也，是年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于是有災，魯實受之，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婺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于是乎出，吾是以譏之，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辟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日有食之，晉史墨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

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勿克，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于是始見星分所屬之國妖祥占驗有徵矣，天官書，北斗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濟河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又曰，昴畢間爲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又曰，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子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恆山以北，日食國君，月食將相當之，又曰，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衡之，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于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于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于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于參伐，及秦併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塡星，占于街南，星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司馬遷所載占驗分野之國也，其以斗魁杓秉兼統天下，則亦左氏孛于斗而占宋、齊、鄭也，其日月之食而占，十日甲乙海東遠國不占，其餘八日分主四方，故漢志謂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燕趙、癸北夷，亦如十二辰之州國也，其秦候太白等以五星分主諸國，亦如十月分爲五也，其占于狼弧等，又以二十八舍分占諸國，與五星相應，裂爲五也，其昴畢間爲天街，別主河山陰陽南北夷夏，自秦并天下，列國州分不復見，故以山川維首尾畫限界區域而占之也，州國分野亦在其間矣，此皆以天壤主地分地，分應天壤，蓋一不易，如經星有常，可按而見也，後世星家合三代之州國、秦漢三國之郡國，爲十二國、十二州，以配十二辰，九十五郡各入星度，爲占驗分界，皆三代六經之遺法也，推漢志謂子周、丑翟、寅趙、卯鄭、辰邯鄲、巳衛、午秦、未中山、申齊、酉魯、戌吳越、亥燕代，諸星家既于十二辰分主二十八舍，又于天市垣二十二星爲二十二郡國，又分十六星爲十二國，又有南河、北河、東瓶、青丘、四瀆、狗國，又以斗九星分主九州九十郡，又以斗七星分主七國，而略其五國者，此辰次星分各別有所主者也，案左氏傳士弱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子產曰，昔高辛氏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爲晉星，由此觀之，因主其祀，世居其地，因爲其分之星，則初非上有此星下當此地也，故分土當星，分星當野，初或因星之變應其國，國之變應其星，人之德盛而上暴其星，星之精集而下暴夫德，于是國因主星，星因主國，占候應驗，不忽其素，乃有星分之常，亦有星分之變，周之南北易位，趙之東西錯分，齊楚鄭衛之大小不同，而同其度數于斗，于辰，于天市，于列國，迭見互出，初必有其因，如參辰之爲宋晉，第亡其書，無以考焉，今推本左氏傳、天官書、漢志，與諸星家之說，各具十二辰、二十八舍，及諸官分位，下以爲經星之分占候之體云，

案天文分野、角亢爲韓分、氐房心爲宋分、尾箕爲燕分、斗爲吳分、牛女爲越分、虛危爲齊分、室壁爲衛分、奎婁爲魯分、胃昴畢爲趙分、觜觿參爲魏分、井鬼爲秦分、柳星張爲周分、翼軫爲楚分、角亢星爲齊星宮、曰天斟時、曰辰州、曰氐氐房心星、曰大火宮、曰天蝎時、曰卯州、曰豫尾箕星、曰析木宮、曰人馬時、曰寅州、曰幽斗牛星、曰星紀宮、曰磨蝎時、曰丑州、曰揚女虛危星、曰元枵宮、曰寶瓶時、曰子州、曰背室壁星、曰陬訾宮、曰雙魚時、曰亥州、曰并奎婁星、曰降婁宮、曰白羊時、曰戌州、曰徐胃昴畢星、曰大梁宮、曰金牛時、曰酉州、曰鶉觜觿星、曰實沈宮、曰陰陽時、曰申州、曰鬼井鬼星、曰鶉首宮、曰巨蟹時、曰未州、曰雍柳星張、曰鶉火宮、曰獅子時、曰午州、曰三河翼軫星、曰鶉尾宮、曰雙女時、曰巳州、曰荊、

謂之東陸。原注：左氏傳：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焉陸、朝覿而出之。杜預注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斗、仲冬之月日在東井、仲春之月日在奎、仲夏之月日在東井、仲秋之月日在角、月日在昴畢、春分之中、奮星朝見東方、寒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仲冬之月日在斗、則春在西宮、七宿爲西陸、夏在南宮、七宿爲南陸、秋在東宮、七宿爲東陸、冬在北宮、七宿爲北陸。

角亢二舍同辰。原注：周天二十八舍、分屬十二辰、四正各三舍、餘皆二舍。其辰辰。原注：十二子之辰也、起辰右轉至巳一周天。凡日月會之辰及宮次分野皆然。起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爲壽星。原注：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十二分之、各三十度有奇、爲準宮次分野之度、今從顓頊、曆周易、分野、漢星起軫七度、案漢月令章句、起軫六度、蓋各不同、起之益則其年縮、起之縮則其年益、皆不越一辰三十度減二十一度有奇、則大同小異。其宮天科、其律姑洗。原注：星象又以十二辰次爲十二宮、律義詳見律類。其分鄭、其屬兗州東郡、入角一度東平任城、山陰、入角六度泰山、入角十二度濟北陳留、入亢五度角二星從列、色赤、十二度去極九十一度、半南星出黃道外半度、八月日在其舍、月與合朔。原注：日所會之辰也、謂星明、七月一周天。其緯木。原注：日月五星七曜各行于二十八舍之中、而遲疾無常、故緯于其舍、其鶉火中午位七星、錯日以七紀終于鶉火之柳而緯土、則內正宮鶉火、火元枵、火婺之中星七星、陳虛、枵、婺、錯日爲陽剛正、紀爲辨星星家以日、月、水、火、金、木、土、一陽、一陰、相間、各緯于其舍、而陰陽之合、各緯於四時、皆自然之數也。其輔八官。原注：三垣各有輔臣、內外之官爲輔官、二十八舍各有分界度數、凡本舍之北爲內、南爲外、其官在本舍度中及入度多者、皆本舍內外之輔官也、自正宮外二十八舍之外正宮其輔官亦多、大角爲帝庭、角亢爲帝廊、亢爲天子內朝、氐爲王者宿宮、屬爲后妃府舍、皆七曜之所經故也、蓋爲天子之宮、以爲歲星之廟也、南斗天子之星、以爲壽星廟也、七星爲長星廟、觜、參之變異之星者、五帝坐在七星北、太微帝王之象、七星不得而廟焉、奏、九宮白昴畢之外、則天子決政、命使日月五星由東井之南門、是以正宮外角、亢、氐、尾、箕、斗、牛、室、壁、伐、參、東井諸星、佛日月五星遊、故左右前後輔官又次于正宮也、輔官之多寡、則天極北斗太微爲先、其次則房心昴畢不關、近北斗、所以樂房心昴畢不關、

角左右兩星。原注：天官書、左角將、李淳風、法官、元命包曰、左角理物以起、右角將軍前動、居蒼龍、維首象龍兩角、故謂之龍角、天子外朝布政發令之所、張龍之所、昇騰明盛之所昭曜也、左角爲天田、一曰天津、爲理、主刑、其南爲太陽道、右角爲天門、爲將、主兵、其北爲太陰道、兩角間爲天關、內爲天庭、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天之三門、猶房之四表也、黃道遲久遲疾、占天者當察其所在而詳審焉、星明潤靜、王道升平、開徵、兵失律、將敗、動搖失常、王者疑、日月食其分、大臣誅、將易國、門閉、守臣凶、刑法官有罪、月行入天門、十月爲四月、十一月爲五月、十二月爲六月、大水。原注：十月則明年四月、災十一月則五月也。月暈角間、多風雨、大水、兵起、大將凶、暈左角、道不通、左將凶、右角將凶、暈角間再重如連環、圍北斗、大臣惡之、暈角亢間、先起兵者勝、暈色黃白、王者喜、有德則吉、失德則凶、歲犯、道不通、士使阻絕、宜行赦令、乘左角、法官誅、右角、將軍死、退行兩角間、王者出入不時、或有急事、守右角、賢人用、火犯、王者疑、大臣爲亂、句已環繞、天子失德、變起肘腋、貫犯、有大戰、塡犯、大將死、守南星、王者疑、不宜敗、獵、大兵起、守北星、後宮有喜、圍兩角間、兵起、道不通、有暴令、退行兩角間、女主出入無度、或地動、金犯左角、王者將兵于野、謀逆者誅、守右角、兵起西北方、天下大戰、色黃、將軍貴、色赤、臣叛、逆行兩角間有刺客、王者備之、辰犯左角、旱、右角、水、亦有兵戰、行暴令、守兩角間、邊鄙有警、道路不通、客星出其間、兵興、旋起、水旱不時、流星入左角、兵起有罪、色赤、有兵、黃、土功、白、義兵起、出入兩角間有大使、動搖不去、臣欲弒君、謀不成誅、將李干犯兩角、幡色白、有兵不戰、有國喪、赤則大戰、光芒所指、破軍殺將、出兩角間、天下大亂、兵起、易主更政、近三年、遠九年、兩角間二星色黑曰平道、去極八十六度、入角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四中上

錄第二中上

歷象

二十八舍　天漢

二十八舍

案書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天官書謂五官之位不移徙、紫宮房心虛危咸池太微衡軒轅、權也、則皆隨天左旋、而諸星家列二十八舍、次第皆自角亢右旋、終于翼軫、歲陰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在卯則居子、四正位則歷三舍、餘則二舍、凡十二歲而周天、則右旋者從歲星也、堯典四時昏見爲序、故春起朱鳥、冬終元武、天官書漢志、以方位之次爲序、故起東宮、次南宮、次西宮、次北宮、起角亢、終于牛斗、至陳卓則以舍次爲序、先東宮、次北宮、次西宮、次南宮、故起角亢、終于翼軫、然後二十八舍順次叶紀而經星之體正、故從之、凡列舍及本舍輔官共二百二官、其辰列、律呂、分野、度數、各具本舍之首、其占之傳於理之可徵者、各具本宿下云、

東宮蒼龍七宿、七十五度、其體象龍而居震、故謂之蒼龍。原注：文耀鉤：東方蒼帝而其精爲龍。案堯典既曰星鳥、則元武、蒼龍、白虎、朱雀、唐虞尚上、書數以來

二度，黃道內，主除治道路，天子九軌之衢，所以通達四方，梯航萬國，明正吉，角動法留有戚，彗孛干犯兵盜竝起，關梁不通。 西邊一星色黑曰進賢，去極八十六度，入軫一度太，黃道內，主薦舉賢良，星明則賢良彙征，闇則姦邪逐進。 左角北二星色黑曰天田，原注：牛南有天田，與此凡二天田。角之天田辰見則農事也，牛之天田牛所耕也。去極八十三度，入角五度太，黃道內，主畿甸疆畛，明則天子耤田，金火犯大饑荒，土守，天子大行封耕。 其北大角西三星、色黑曰周鼎，去極五十八度，入角八度，黃道內，秦滅二周，鼎入泗，其精上騰爲星，國之神器也，主傳器，凡宗廟鼎彝寶器不見及移徙，國祚不安，盜竊寶玉，彗孛干犯，充庭易主，俘于新國。 右角南二星色黑曰天門，去極一百一度，西星入軫一度，黃道外，主待朝聘之客，明則萬國覲享，歲守執政，疑有陰謀者誅。金火彗孛干犯，兵起闕下。 門南二星橫列，色赤曰平星，去極一百三度，西星入軫十四度，黃道外，主平法令，決疑獄，平廷之官也，明平獄狹不差，則政平訟理，色或闇象有移徙，則爲執法者嚴酷無仁恩，濫戮失刑，國多冤民，彗孛干犯或守之，法官誅，流星犯，近臣黜，小臣疑。 又南句屈而纍二十九星、色赤曰庫樓，原注：句屈而開殷南纍也。句屈六大星爲庫，西南方斜四小星爲樓，內十五星各三星鼎足而聚者曰柱，柱中央四小星曰衡，又中央小者爲陳兵，其星色皆赤，去極一百三十二度，西北星入軫五度，黃道外，爲天庫藏兵之府，星不具及庫中星動，大發兵，戍四夷，庫中無星，羣下謀上，并庫星皆亡，則國無君，星明角繁衆，有逆謀，兵起，征伐四出，或天子自將，辰星入大水，金火犯守，流星出入，兵大起，彗孛干犯，盜取庫兵，天下大亂，易主革命，柱亦名三調，客星守，天下大水，地動，海魚出。 又南二大星、色赤而橫曰南門，去極一百四十度，右星入軫四度，黃道外，天子外門，主禁兵警柝巡徼，以待暴客，星明則氐羌入貢，闇角則夷狄侵叛，客守，外兵入國門。

亢從列四星、色赤，九度，從南第二星去極九十一度半，黃道內，五月昏中。原注：凡昏旦中星中宿南方午位。 其緯金，其輔八官亢喉也，蒼龍之頸，職司內朝，爲天子喉舌，總攝天下奏事，出納惟允，侍中尚書之官也，聽訟理獄，錄功降罰，敍百揆，朝諸侯，故爲天庭聽政之所，天子外朝，一曰疏廟，朝外廟也，主疾疫，星明大輔相忠良，天下安寧，闇小朝列多蠹，政祕內亂，移徙庭內有逆謀，直則地動，日月食，其分王者憂，暈則大臣死，或有兵，秋霖水，冬暴雨雪，月犯兵起，大臣有事，歲犯時令乖，多疾疫，久守歲豐，退行兵起，去三尺內地動，入中犯蟲蝗衆，期二百五十日，句巳守，臣謀逆，與火同守，大水，人多饑死，火犯天子惡之，句巳大水，臣謀逆，王者自將，改紀政令，填犯臣爲亂，諸侯失地，逆行賤女暴貴，道路不通，多盜賊，大水久守，君崇禮義，天下安，命犯爲水爲旱，兵起，疾行而犯，貴臣伏罪，宜發兵備北方，逆行犯臣有叛者，辰逆行犯，兵起，其分多疾疫，太臣伏罪，萬物不成，穀貴，盜賊並起，彗孛犯，天下大饑，其分兵與人多疾疫，出亢，天子失馭，天下亂，大水，兵役並興。 正北六星、銳闊，從列，色黑曰亢池，原注：國南闊，銳南北列也。去極六十四度，入亢三度，黃道內，主津度舟楫往來之事，明如常，國治，微闇移徙，則關梁不通。 其北大星曰大角，左右各三星則攝提也，一曰攝提格，

大角一大星，色赤，去極五十八度，入亢三度半，黃道內，爲帝庭天子之坐，原注：援神契：大角爲坐候。宋均曰：坐，帝坐也。謂辰寢席，所謂履帝位而光明者也，故爲大君之象，光臨斗柄，招搖在上，急釋其怒，故爲天子威柄，下臨兩角，斡旋四宮，維首正天之紀綱，故又爲天棟，明盛黃潤，天下大同，色變動搖，有大變革，羣坐失寧，月食大角，主命盪之，金火守，王者惡之，近八十日，遠期年，客犯守，兵起，天下大亂，彗孛干犯，革命之象也。 其左右各三星、色赤，鼎足句之曰攝提，原注：如鼎之足句抱大角也。左北星去極五十九度半，入亢八度，右南星去極七十二度半，入角七度，皆黃道內，夾輔大角，大臣之象，恆直斗柄之所指，攝斗提角以接于下，盤領四宮，維繫三垣，平月令，建節候，擁蔽帝坐，以爲兵楯，首出庶物，以起歲元，故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主九卿，明而角請之提揚府，公卿尊恣伏誅，溫溫不明而大人君有憂，五星犯，臣謀其君，出入兵起，期一年，火犯守，更主，流星入外國，有以兵爲使來者，天子有急事，觸破大角則有急兵，彗孛干犯，天下大亂，天子將兵于野，兵起宮中，王者疑，期二年，出大角長六七尺，天下大亂，兵起易政，地震，遠三年，客星入守，聖人受制。 左攝提上三星、橫列，色黑曰帝席，去極三十七度，東星入氐半度，黃道內，天子宴樂飛觴侑幣獻酬之所，明潤天子大懽，闇角王公凶，不見天子下席。 其北橫列三星、色赤曰梗河，去極四十二度，太東星入氐二度半，黃道內，爲天矛，一曰天鋒，一曰天槍，鈇鉞之星也，主備不虞，與槍棓同，又主邊兵，爲喪變，動則兵喪應之，星亡及移徙不定，則鋒鏑亂起，邊鄙大悚。 亢南橫列七星、色黑曰折威，去極一百三十度太，西星入角二度，黃道外，主折獄斷斬，明則刑濟，闇動搖有冤獄，客流彗孛犯守，囚反破獄，邊將有誅。 東南二星、色黃曰頓頑，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東南星入亢六度，黃道外，治獄之官也，主五聽兩辭，考察囚情，占同折威。 西南直庫東北二星、色黃曰陽門，去極一百二十三度，西星入亢一度，黃道外，主執兵戍邊，禦南方盜賊，色變動搖，盜起。

氐房心三舍同辰，其辰卯，原注：氐，音底。天官書以子午卯酉爲四正宮，故東宮先言房心，南宮先言權衡，西宮先言咸池，北宮先言虛危，皆于小星之中取其正位中起，次舍而後及乎其餘，而不言七星，斗不言昴，斗先參而後胃，故先心而後房，皆術家存見也。今誤以列舍右旋相比爲次，皆以本宮爲正，不取其餘。故東自角亢始，北自斗牛始，西自奎婁始，南自東井始，房虛昴七星爲四方之宿，而天道正矣。 起氐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原注：費直起氐十一度，蔡邕起亢八度，左氏傳：心爲大火。其宮天蝎，其律夾鍾，其分宋，其國豫州，濟陰入氐一度，東平入氐七度，潁川入房一度，汝南入房二度，沛郡入房四度，楚國入房四度，梁國入房五度，淮陽入心一度，魯國入心三度。 氐正側四星色赤，十五度，西南星去極九十六度，黃道外，十二月旦中，其緯土，其輔六官，氐柢也，東方木牙，角亢孳而出，下繫于氐，乃其根柢也，故爲天根，又爲本，原注：國語：單子曰：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注：天根、本，氐也。萬物柢地而出，必有夷傷，故主疫，爲天子路寢聽朝之所，一曰氐，邸也，抵歸而宿也，故爲宿宮，天子小寢休解乞室，前二星嫡后正妃，後二星旅姬嬪妾也，均明則木道暢茂，百穀登熟，臣下奉法，嫡妾不踰，後大前小，則妾[illegible]僭，后妃失位，前大後小，則女主昌，動搖則國本危，太子廢，羣生不寧，兵起，闇則歲凶，日月食其分，有大誅戮，后妃惡之，人多疾疫，月入兵起，犯之，殺將，十一月十二月暈，天子不豫，歲犯國喜

室．出入其中有急令．環遶兵起．久守立后期八十日．輸傷．穀物不成．退行其南．地動．火犯守．賊臣謀不成．天子不宜出宮．退行入太子廢．大臣誅．天下大亂．火災地動．句巳王者惡之．宜行赦令．填犯太子立．退行入女主失位．犯有誅．四夷弗賓．天子憂．久守后有慶賀．出入留舍．不出四年．亡地．兵起．諸侯有自立者．金犯有誅．將軍受制．久守國有兵憂．失地．霜雪不時．辰犯貴臣憂．多冤獄．法宜有罪．久守大旱．無稼穡．客星入、天子不豫．流星入、兵起．其分大水．大臣有疾．入氐中．民飢多疾．犯守婦人．尤災．彗孛干犯．王者失德．致殃．宜行赦令．出氐中．有大赦．兵亦起．天子巡幸．避位易政．吉．居位．大凶兵起．　東北一星、色黑．曰天乳．去極七十七度．入氐六度．黃道內．爲甘露．主體酪．明則甘露降．彗孛客守．天雨爵錫．　氐南三星、鼎聚．色黑．曰陳車．去極一百六度．入氐五度．黃道外．主兵車．星明動則戎車做．　又南三星九叢合二十七星．色赤．曰騎官．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半．西叢北星入氐四度半．黃道外．天子宿衛、騎士、虎賁、宿衛之屬也．星足明潤．禁籞安．亡闕．兵起．　其下一星．色黑．曰騎陣將軍．去極一百二十六度．入氐十三度．黃道外．騎將也．其西南三星、色黑．曰車騎．去極一百三十一度．入氐七度．黃道外．主部曲行列之將也．彗孛干犯．皆爲兵起．　陳車東二星．色黑黃．曰天輻．（原注：作幅．）咸去極一百五度．入氐十四度．黃道內．乘輿中車官也．主鑾駕鹵簿．星明角大羅出宮．客守熒惑有變．

房從列四星．色赤．六度．去極一百四十度半．南二星在黃道外．九月日在其舍．月與合朔．其緯日．其輔八

宮．蒼龍之中星．東宮之正位．東陸之中道．太峰闢戶之星．萬物由戶而出．故謂之房．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亦爲四輔．下第一星上將．次次將．次次相．上星上相．所以理陰陽．施政教．贊化育．以生物之心而仁天下．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后妃位．爲四表之道．中間爲天衢．又爲天闕．黃道經其中．四星間有三道．日月五星所從出入．南間曰陽環．其南曰太陽．北間曰陰環．其北曰太陰．七曜由乎天衢．天子壽昌．天下和平．由陽道則旱喪．由陰道則水兵．亦曰天駟．爲天馬．主車駕．王者祠之爲馬祖．（原注：此曰天駟．按北王良四星亦曰天駟．此一名曰天廄．東壁之北亦有天廄．按北有王良．中宮造父星亦與王良同．凡有入子之象．臨事之所．則有此．）　其陽左驂．次左服．次右服．其陰右驂．亦曰天廄．又曰天府．主開閉蓄藏．中道北爲明堂內政．主相．南爲明堂外政．主將．次將以臨戎．次相以任政．故如兩服．上將以伐謀．上相以論道．故如兩驂．皆天子所以爲駕馭之也．星明盛．將相服勤．民人受福．移徙則將相不和．民人流亡．大而角．天下兵起．日月食其分．歲大虛歉．月犯四輔．近三尺．遠五尺．輔臣誅．乘掩左右．有逆謀．多暴獄．天子不利出宮．暈南北．大水．當中道．風雨之祥．歲入及句巳．天子惡之．變色．后妃凶．守犯將相憂．久留王者壽昌．五穀豐登．火犯王者憂．守之有大喪．守北大水．行中道．犯守．天子惡之．宜行赦令．環繞句巳．股肱失位．父子分張．退行守房心間．地動．填犯守將相謀逆伏誅．句巳后妃凶．久守女主昌．出入留舍、兵起西方．退行、兵起．地動．金犯天子惡之．天下兵起．句巳大臣戮死．姦臣脅主者誅．或良馬出廄．辰犯句巳．天子惡之．胡兵起．大水．客星入．大臣誅亂．流星入．國有大喪．期一年．如蛇曲入．逆臣犯君．宜行赦令．彗孛出．天子

行凶德．作惡致亂．身弑國亡．北道．諸侯舉兵．中道貴房．王室大亂．易主更政．　傍二小星、色赤．近房．北曰鉤鈐．去極一百度半．太東入房二度半．房之鈐鍵．天之管籥．主閉藏天心．防閑神府．闓舒造化．鉤距姦惡．以備非常．明而近房．天下同心．房鉤鈐間有星及疏拆．則地動．歲犯守．王者失政．臣下爲亂．火犯守．王者惡之．侍臣凶．填犯．王者大失天下心．海內分裂．金久守．王者有德．客犯宮中．兵起．期二年．流星入．賊臣暴貴．專政亂朝．彗孛干犯．宮闈大亂．期三年．　鈐東北一星、色黃．曰鍵閉．去極九十八度半．太入房三度半太．一曰拳．（原注：音拳．車之轄鍵也．）亦主管籥開閉事．星明移徙．則宮門不禁．姦淫大行．靜潤居所．則王者獨操權勢．輩才並用．待天之統．　又北東三星、從列．色黃．曰罰．去極九十三度半．太南星入房三度半．太黃道內．主金贖布帛之事．列直而得南北之正．則法令平．曲而斜．則刑罰不中．　夾房各四星、斜列．色赤．曰兩咸．東咸去極一百三度．南星入心二度．　西咸去極九十二度．西星入氐十一度．皆在黃道內．主門戶．防淫佚．五星乘犯．閨門無禮．臣下謀逆．彗孛干犯．除穢清宮．王者惡之．　房西中道一星、色黑．曰日．去極一百五度．入氐十四度半．太黃道外．主昭明令德．太陽之精也．金火彗孛干犯．王者惡之．　日下二星．橫列．色黃．曰從官．去極一百八度．西星入氐十四度．黃道外．主巫醫．以禦蠱怪．醫禱祝之官也．五星犯守．蠱事起．匪人構亂．　其南縱橫十二星、色赤．曰積卒．去極一百二十三度少．西星入氐十三度．黃道外．主捕除不祥．五營軍卒衛士之象也．闇小．吉．明大動搖．京師兵起．一星亡．兵出．二星亡．兵半出．三星亡．營兵盡出．五星

彗孛犯守．天下兵起．近臣誅．

心斜列三星、色赤．五度．中央大星去極一百八度半．黃道外．六月昏中．其緯月．太極含體．藏于實核．甲合而心根．其中謂之仁．發於苞體．甲拆而心抽．其中謂之心．斗建卯之月．萬物始生．華心具．其文類心．故曰心．故在天地爲生物之心．在人爲好物之心．在人君爲生民之心．在蒼龍之中爲龍心．心主火．且盛夏當陽．昏興鶉火合．故爲大火．又爲大辰．中央曰明堂．天王正位．執威福之柄．行賞罰之權．君臨百官．統御萬國．豐亨日中．宜照天下．故欲尊而光．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君之儲貳．問安侍膳．惟孝與恭．故欲卑而安．星直則天子失政．色變角動．則國有憂．三星叶明．國有大慶．日月食其分．內賊爲亂．月犯王者惡之．掩前星太子不利．暈三日內．風雨．歲守年穀豐．出左有年．出右無年．守七十日內．臣暴貴．八十日王者壽昌．天下成被德澤．乘中相死．犯前星．太子憂．火犯中星王者大惡．久守大亂．革命．犯前星．太子憂．在陽有喜．在陰有憂．填犯王者無嗣．國統絕．宮中有亂臣．久守色黃．國有大慶．出入留舍．有急令．金犯三寸內．有兵上殿．環遶、天子憂．宜行赦令．乘犯將相爲亂．兵四起．蝕大縱橫．旋犯天子．戒慎過齎亦爲大水．淩犯留退內賊謀逆．久守中閒地動．客星入犯．諸侯有謀．使者出．則王使犯諸侯．大旱．犯前後星．國本搖．流星入．大臣憂．宮中有謀逆者．期一年．遠三年．犯中星、內亂．王者憂．犯前後．天子憂．自外入．使來．自中出．使出．各以其色占之．星大使大．星小使小．彗孛出中．兵戰宮中．易主革命．大臣相疑受誅．近七日．遠百日．大蝗．饑民流亡．

近一年，遠三年。（原注：謹案：晉志有輔官，惟心宿無之。考步天歌以積卒十二星屬心，乾象新書以積卒屬房宿，而不屬心。天元曆理云：心為天君，貴守幽閉，使有物以擁之，則蔽而不明矣。故各宿有入外之星，而心獨無輔，乃天道之妙。據此則此書以積卒屬房宿者是也。）

尾箕二舍同辰，其辰寅，起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以其入天漢中，故又謂之析木之津。（原注：費直起尾九度，蔡邕起尾四度。）其宮人馬，其律太蔟，其分燕，其屬幽州。渤海入箕一度，上谷入尾一度，漁陽入尾三度，右北平入尾七度，西河、上郡、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涿郡入尾十六度，樂浪入箕三度，元菟入箕六度，廣陽入箕九度，涼州入箕十一度。

尾句揭九星，色赤。（原注：句揭者，下稍復揭起也。）四十九度，西第二星去極一百二十四度，黃道外。十月日在其舍，月與合朔，正月旦中。其緯火，其輔五官。昇龍之尾。（原注：左氏傳：丙之辰，龍尾伏辰。）後宮之場，妃后之府，陰陽之所交泰，風雨之所發興，萬物始生如尾，故曰尾。一曰九子。（原注：宋均曰：故尾九星也。）近心第一星皇后，其次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之象也，末二星為諸妾。第三星傍小星，色赤，曰神宮。去極一百二十七度，入尾半度。天子解衣之內室也。星均明，大小相承，嫡妾有敍，子孫蕃昌。明闇不常，妃嬪乖亂，妾媵上僭。坼絕則君臣不合。日月食其分，貴臣誅。月犯，臣陵君，貴戚誅。暈宿中，赤地千里。歲入，太子立，易后，亦后族有暴貴者，期百八十日。退守，大臣作亂，天子自將，逆臣敗誅。乘犯，旱饑。出入囿舍，大臣惡之。句巳，后妃凶。火守，臣下乖亂，歲多祥，后妃憂。退行入，兵起，大臣家，歲大歉，宮中有謀者敗。塡犯，后妃惡之。色黃，三后並立。出入留舍，盜賊遍天下，兵大起，大臣誅。退行變色，賤女暴貴。金入宮，掖有變。出入留舍，兵起，盜賊大興，宮中有詐欺天子者，貴人惡之，大水，萬物不成。辰入，大水，人饑，后妃有罪，久守，后妃與政。客星犯，大饑，人流，后妃凶，北人來降。流星犯，王遣使于諸侯。大風為災。入色青黑，遠臣來歸；出色青黑，近臣逃亡。彗孛出中，君臣交兵，變起宮掖，國有易政，期一年，遠三年。干犯，讒賊興，后妃以左道惑天子，大臣得罪，宮人逃散。近百日，遠一年。　北上四星，從曲，色赤，曰天江。（原注：衡圖：南北曲列也。）去極一百一十度，天市垣南，南星入尾六度，黃道外，主太陰雨水之數。星均小則風雨時，明動則大水，兵起，參差則馬貴，不見則兵起，津梁不通。金火彗孛干犯，兵喪並起，洪水橫流。　尾東雙星傍一星，色赤，曰傅說。去極一百三十度半，入尾十三度，黃道外。傅說死而精氣騰為是星，故名之，一曰天策。（原注：左氏傳：天策焞焞。杜預注：天策，傅說星。）　主大臣及逸民。星明潤則天子舉逸民，輔臣忠良，闇則君子在野，佞臣惑君；角動則姦臣亂國，禍及處士。（原注：案巫咸有傅說星，曾以傅說一星在尾後河中，尾為後妃之府，非後宮，故其占以傅說為後宮女巫，主祓祠神祇，祈禱子嗣。大而明則後宮多子孫，闇小則後宮少子孫，動搖則后妃不安，星亡則天子無嗣。不知其占之所自，殆舊說后妃後宮而為是說也。夫傅說以中興人臣，死而精與上騰，跨箕尾而為列星，乃為女巫禱後宮祈子孫，褻瀆下者甚，今故削之，為大臣逸民之占云。）　又東北一星，色赤，曰魚。去極一百二十度，入尾十一度半，黃道外，尾後天漢中，狀如弓，主雲雨風氣及水物。大而不明，則陰陽和，風雨時；明動則洪發，江海大魚出；火守，星南旱，星北水。　尾南五星，句折如龜背，而色赤，曰龜。去極一百三十一度，入尾十二度，黃道外，天漢中，主贊神明，定吉凶，占卜之官也。星明則神道彰，君臣和，龜筮協從，從則反是。

箕匡側四星，色赤，十一度，西北星去極一百二十一度，黃道外。其緯水，其輔四官，當艮位，萬物之所根棋。（原注：音基。簸箕。）且在龍尾後，有簸揚象，故謂之箕。有口哆侈，故為天口；有舌為讒，故為廣舌；受物而有去來，故為敖客。在天漢九江之口，主津梁，故曰天津；有口主出氣，故曰天雞。（原注：此曰天雞，南斗北二星亦曰天雞，凡二天雞，雞司晨，箕寅位，雞鳴之所也。尻在狗國，臨狗國類也。）在北宮之東南，南斗之南，故曰南箕。（原注：詩：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南有箕，載翕其舌。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則翕張口舌之象，自古有之。故天官書以為敖客，敖客，遊謂弄口舌也，即遊說之客也。）又主外國客，蠻貊將動，先表箕焉，為天主八風，為天子宣揚風化，故主風，為後宮別府，故又主夫人、御女。星明則五穀登，動搖則穀貴民流，外國不安。星入漢則人相食。明大而角，讒言大興，國有誅諂之殃。日月食其次，君臣乖張，宮中有蠱獄。宿箕東壁翼軫，必有大風。月入箕，大風傷稼，民饑。歲入宮中，有口舌。乘犯，風旱，穀貴。出入留舍，王者失德，天下化之，淫風大行。火入，旱，歲饑，民流，王者惡之。出入留舍，句巳，兵起，大臣凶，北戎慕義來降。塡犯，女主變。出入留舍，驟兵起，大水，歲饑民流。金犯，女主惡。久守，名士斃，大臣疾疫，宮中有口舌，風災，大旱，妖言，邊將凶。辰入，有赦。守之，大臣凶。動搖，後宮惡之，大風乃解。久守，大水。客犯，饑荒，民流亡，大風雨為災，北人來求歸。流星出，大臣逐，宮女放。彗孛出，饑荒民流，戎夷交侵為亂，天下兵起，行指東南，諸蠻島夷為亂。　北上八星，句圜，色黃，曰天籥。西星去極一百二十度，東星入箕六度少，黃道外，主關閉，邊防道路之事。星明吉，闇則寇盜闌門。　箕舌前一星，色黑，曰糠。去極一百二十七度，黃道外，明則歲豐，闇則歉，不見則人相食。　箕南三星，色赤，曰杵。（原注：此有杵星，危南復有杵臼者，此以糠之簸揚，危為蓋屋土功，從其類也。）去極一百三十一度，黃道外，主舂以給食，占同糠。　箕東南一星，色黑，曰農丈人。去極一百二度，入箕六度，黃道外，主稼穡，農正官也，占與糠同。（原注：謹案：步天歌：農丈人屬斗，考天元歷理云：農丈人在箕東，經星偏仰，當入箕度。）

北宮元武七宿，九十四度，其體象龜蛇，而居坎，故謂之元武。（原注：左氏傳：北陸。杜注：元武之宿，虛危之星也。）秋則昏見南方，日行其中，謂之北陸。

斗牛二舍同辰，其辰丑，起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原注：費直起斗十度，蔡邕起斗六度。）其宮磨蠍，其律大呂，其分吳越，其屬揚州。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

斗六星，如北斗，色赤，二十五度。魁第四星去極一百一十七度半，十一月日在其舍，月與合朔，其緯木，其輔十四官，黃道在斗柄第二星下，柄入天漢中，有挹注之象，故亦謂之斗。紫宮之斗既謂之北斗，北宮之斗昏中則在南，故謂之南斗。且生氣左旋，自北而東，故箕斗皆謂之南，以陽方之氣名之也。（原注：魁衡七星，乃北斗。維北有斗，乃南斗首，南斗乃在二十八宿之列，何以謂之維北有斗，以箕在斗南，故曰南箕，斗在箕北，故曰北斗，此二星自為南北也，其實箕斗皆在東北維也。）元龜之首，天帝之廟，宰相之位，壽命之府，主褒進賢良，稟受爵祿，故為嘉量，膺以斟酌給授也。又主兵，一曰天機。南二星魁天庫樓，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庭也；北星杓也。初一曰北庭，又曰天關，又曰鈇鉞，主吳，次主會稽，次主豫章，次主廬江，次主九江。天子之事占于斗，星盛明，王道和平，天子壽昌，班行爵祿，風雨時順，百穀豐登。

動搖芒角。主變臣敗國政。日月食其分。后妃大臣惡之。月犯有風雨。並大將凶。民流亡。歲凌犯將相有謀伏誅。入魁中王者壽昌。大行爵賞。忠臣作輔。將相有慶似舉。逆行守有兵大敗。火犯王者惡之。宜行赦令。宰輔凶災。守臣逆節。道路不通。入魁中鬪之斗中有星兵起叛逆有誅。天子蒙塵。故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塡犯王者登極。入行魁中。王者不宜畋獵。兵起地動。久守先水後旱。姦臣謀亂。伏誅。逆行魁中。天子失地。兵起西方。地裂山崩。大臣叛逆。關梁不通。金入魁中。將相惡之。天子大赦爵祿。守之破軍殺將。逆行魁中天子孫于外國。久守權臣專兵擅命。辰入魁中。兵起大臣誅。宜改正朔或易主。在南大水。百穀傷敗。客星出、國亂兵起。入魁中三日不出。城門閉。貴人憂。流星入。有來使。出大臣出使。彗孛干犯。國有大憂。王者疾。大臣太子相謀害。諸侯不朝。天子易政。兵起大亂。出中吳越兵起自立。大臣謀逆。　東北附列六星、如弓。色赤。曰建星。去極一百三十一度少。西星入斗七度。黃道內。七月昏中。二月旦中。曰建星者。建諸星也。爲孟秋昏中之星。天之都關也。一曰天旗。爲天鼓天馬。南二星天庫。中央二星市。又鈇鑕。上二星旗附也。斗建之間。七曜之道。古者十一月甲子朔冬至。五星如連珠。日月若合璧。乃建律歷。起于建星。氣數之元。主作事謀始。動搖則人勞。月暈之。蛟龍見。牛馬疫。月犯。大臣相謀。大水。關梁不通。歲犯。諸侯謀亂。大水。民飢疾疫。火守。天子下殿。金乘。歲凶兵起。辰犯。讒言興起。大獄。客星守三日。天下兵起。流星入、輦下謀逆。色赤則吉。彗孛干犯。天子失德。忠臣誅。賢人逝。易主革命。　建北九星、句曲橫列。色赤。曰天弁。去極九十七度。西入斗六度。黃道內。天漢北。市官之長。主市籍。知寶貨。明則萬物盛。闇則凶歉。月犯。穀貴。彗孛干犯。囚徒起兵。　弁東北從曲九星。色赤。曰右旗。（原注：從曲者，南北曲折也。）去極八十七度。北星入斗十八度。黃道內。

又東北橫列三星、色赤。曰河鼓。去極八十五度。中央大星入斗二十二度。黃道內。天漢北。　鼓東北句曲下覆九星、色黑。曰左旗。（原注：曲折而下覆河鼓也。）去極八十二度。北星入牛二度。建爲天旗。三官在其上。兩旗夾鼓。天之旗鼓也。鼓主軍鼓鈇鉞。一曰三武。主天子三軍。中央大星大將軍。左星左將軍。右星右將軍。主備關梁。守險阻。知敵謀。扞外難。信威令。建晉聲。星直將得其人。曲則計失勢奪。又曰黃姑。是牽牛織女相見之所也。兩旗三軍之旌表。動則兵起。曲則將失計。角則將雄。怒則馬貴。星差戾、大亂相陵。闇或亡、破軍殺將。五星彗孛干犯旗鼓。天下兵起。天子自將於野。　天紀東天漢北鼎足聚三星、色赤。曰織女。去極五十二度。大星入斗十一度。黃道內。天女孫也。主果蓏、絲帛、珍寶、及羅縠、織紝、婦職。大星黃帝聖母。二小星妃。主諸女位。王者至孝。神人咸喜。則星俱明。闇則寢陋。毆女工廢。七月朔初出。色赤明。女工之善。大星怒角。母后憝。小星闇。女子疫。常向扶筐吉。背之布帛貴。五星彗孛干犯。主憂兵起。母后失位。　其東南匡正四星、色黑。曰漸臺。去極五十六度。西北星入斗十四度。黃道內。臨水之臺也。主晷刻、律呂、候氣之事。明則陰陽調。律呂正。　又東北五星、斜列。色黑。曰輦道。去極五十五度。西星入斗十八度。黃道內。天子遊行之道也。漢輦道通南北宮。其象也。明角。天子流連荒亡。闇徙。有姦伏。金火彗孛干犯。天子不宜出宮。兵起輦下。

又東北四星、如舉。色黃。曰奚仲。去極三十二度太。入牛四度。黃道內。爲天子車正。故以奚仲爲名。古同輦道。　建星東二星。色黑。曰天雞。去極一百二十五度。西星入斗五度。黃道內。主候時節。聲農事。天子曰御雞唱官也。金火彗孛干犯則荒。雞夜鳴。國亂兵起。　斗魁前二星。色黑。曰狗。東星去極一百二十五度。入斗五度。黃道外。主守禦。失位動搖。姦人竊發爲亂。金火彗孛干犯。環衞官凶。狗疫災。　東南四星、匡正。色黑。曰狗國。去極一百三十度。入斗二十一度。黃道外。主東方九國。鮮卑、烏桓、匈奴。星明角、邊兵起。金火彗孛干犯。外國相攻。其國大亂。　斗南句圜十四星。如貫索。色赤。曰鼈。去極一百二十七度半。西星入箕一度。黃道外。天漢中。蟲魚水物。候陰陽之變。不居漢中。川有易者。金火犯。介蟲爲妖。甲胄起攻。　鼈東南十星、縱橫四出。色黃。曰天淵。（原注：內有闓，四角起亦出也。）去極一百三十五度。西南星入斗十三度。黃道外。又曰天泉、天海、太陰、天池、玉池。凡六名。主灌溉溝渠之事。星明動大水。火守大旱。

牛從列六星、色赤。七度。中央星去極一百一十二度。黃道經其中。天漢南。八月昏中。三月旦中。其緯金。其輔四官。二星爲角。四星爲足。有象如牛。故以爲名。七政樞端之始。律歷氣數之首。起牛一度。其間爲黃道。故爲天關。主關梁。牛以牽傍爲用。故爲牽牛。主犧牲、祠享、耕殖、百穀。其上河鼓。故曰天鼓。主凡四足動物。其大星中星也。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關梁。下三星主南越。又北二星、一曰卽路。一曰聚火。七月七夕精氣與織女星會于河鼓。星明大。以序相承。則王道昌。天下平。星曲及闕徙。歲凶。關梁不通。牛疫。凡四足蟲災。移入漢中。天下大亂。不與織女相對。陰陽不和。寒暑失時。日月食其分。百穀不入。歲大饑荒。月犯乘人多疾疫。路梗。牛馬疫貴。冬三月暈。國有大功。行賞賜爵。歲守天子壽昌。四夷來朝。環繞飢凍。虎狼爲害。乘犯破軍殺將。退行貴人憂。火犯牛馬疫。饑荒。關梁絕。退行叛逆起。破軍殺將。塡乘守。姦賊相持。道路不通。大臣有爲國盡忠節者。或大興土功。金犯邊防告急。將軍失計。妖言興。守之地氣發泄。穀不熟。辰守大水。穀不登。臣有謀者誅。凌犯角動。發洪漂沒。民多溺死。客星出、兵起其分。臣謀亂。大饑。地動。流星入外國使來。四足物爲妖。彗孛干犯。中外兵起。王者憂。牛馬疫。宜更化易法令。省力役。行惠政。　其北四星、橫列。色黃。曰天桴。去極九十八度。東南星入牛二度。黃道內。西北直旗鼓。與之相應。故主刻漏。桴鼓之事。直爲鼓。角動搖則金鼓大震。天下兵起。闇則挈壺氏失職。　牛東三星、斜列。色黑。曰羅堰。去極一百七度太。南二星入牛五度。黃道外。主灌溉。亦主御馬。以闇爲吉。角動則寶馬疫。　牛東南九星三聚橫列。色黑。曰天田。去極一百三十一度。西星入牛四度。黃道外。畿內之田。耕籍之所。亦主農器。與角北天田同占。其南九星、三聚橫亙。赤色。曰九坎。去極一百三十六度。西南星入斗二十一度。黃道外。主水泉、溝洫、導達、疏決。小潤吉。明角大水漂沒人民。

女虛危三舍同辰。其辰子。起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元枵。（原注：從須女六度，盡危起女二度。左氏傳：元枵，虛中也。枵、耗名也。）　其宿寶瓶。其律黃鍾。其分齊。其屬青州。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齊國入虛六度。北海入虛九度。濟南入危

一度。樂安入危四度。東萊入危九度。平原入危十一度。蕭川入危十四度。

女匡側四星、色赤。十一度。西南星去極一百五度。黃道內。十二月日在其舍。月與合朔。四月旦中。其緯土。其輔六宮。斗建子之月。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如相背也。故曰須女。一曰須待也。陰和陽而應。女待男而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聘采之幣。親迎之禮。皆女之所待也。故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傳曰。有待而行也。一曰須女賤妾之稱。須命而進御。職之卑者也。又曰婺女。女。主儲。以勤勞爲務也。爲天少府。掌裁制布帛、紉結環佩、織蓋珠玉、女功巧拙之事。主嫁娶之禮。星齊明天下和平。后妃獻功。爲黼黻文章以給郊廟。王者致孝。神人咸悅。動搖而明。國有大婚。閨門女德不修。粢盛不絜。府藏竭。民人飢。殺禮而婚。國多殤女。日月食其分。歲不稔。桑蠶災。后妃有憂。月犯之。兵起。風災。歲入后妃立。賢女進。君有大慶。亦主太子立。退行守犯。大臣惡之。農桑失業。布帛貴。火入后妃凶。國有火。出入留舍。天子納美女。布帛貴。逆行守有謀亂者。后妃死。兵起。旬已姦女亂宮。大無稼穡。填久守國有喜。天子納美女。王者以信義服天下。宮女有暴貴者。后族分土受封。退行淩犯。兵盜大起。暴亂縱橫。金犯妃黨凶。王者傾竭勞藏。大賚金幣。辰犯守國有女使。有進美女者。亦主歲荒穀帛貴及大水。客星入、外國進美女。守之關梁不通。宮人謀逆。女主憂。貴人死。暴兵入宮。國亡。流星入。天子納美女。出有女使干犯貴女下獄。女主干君。期一年。遠三年。彗孛干犯。兵起。女主爲亂。王者惡之。其北五星、匡殺。色赤。曰離珠。去極九十四度。西星入女一度。黃道內。後宮之寶藏。主天子旒珠。后妃環佩之飾。星移宮中有亂。五星流客彗孛干犯。兵起。后宮。宮人伏誅。在東昏。在北水。歲凶。北上五星、匡殺。色黑。曰敗瓜。去極七十九度。西星入女初度。又北縱橫五星、色赤。曰匏瓜。去極六十六度半。西星入女二度。皆在黃道內。主天子瓜果。凡蔬物亦主後宮及陰謀。明大光潤。歲熟果實。驚闢則反是。星失次。宜防獻瓜果者。青黑星守、魚鹽貴。又北上奚仲東南九星、如張弓。色赤。曰天津。去極四十九度。西北星入牛二度。黃道內。橫列天漢中。天之津渡也。一曰天江。主四瀆津梁。所以渡神通四方。星大色變。水賊起。洪水爲災。一星不具。津梁不通。二星不具。亡城喪地。三星不具。天下覆沒。動搖兵起。參差馬貴。赤氣入旱。黃白氣有赦。火犯天下大亂。女南亂列十二國合十六星、色黃、越一星、羅堰南去極一百一十九度。入牛七度。東西兩周二星越東去極一百一十九度。入女九度。秦二星、周東南去極一百二十一度。入女十一度。代二星、秦東南去極一百二十九度。入女十一度。晉一星、代西南去極一百二十六度。入女十一度。韓一星、晉北去極一百二十五度。入女九度。魏一星、韓南去極一百二十八度。入女七度。楚一星、魏西去極一百二十七度半。入女五度。燕一星、楚東南去極一百三十一度。入女七度半。齊一星燕西九坎北去極一百三十一度。入牛七度。趙二星、齊北去極一百二十八度。西星入牛七度。鄭一星、趙東南去極一百二十五度。入女四度。皆在黃道外。變動有星干犯。各以其分占。東南三星、從直色黃。曰離瑜。去極一百二十六度。東大星入盧一度。黃道外。主圭衣玉飾婦人之服。閭則宮庭約素。明大服飾奢侈。餘占同離珠。

虛二星、色赤。九度少強。南星去極一百一十三度。黃道內。九月昏中。其緯日。其輔八宮。元武之中星。北宮之正位。北陸之中道。顓頊閉物之星。萬物退藏。田野空虛。故謂之虛。虛者能實能虛。陽氣至冬則死藏於虛。日南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陽爲實。陰爲虛。子爲極陰。虛空不用之地。虛中而復乎太極。道之體也。非虛不能造物。非空不能受物。故坤以虛受乾。陰以虛受陽。而後有生物之心。乾入坤爲坎。一貫氣爲子。而後陽根乎陰。則子雖爲虛位。乃造物之樞也。故律爲黃鍾。舍爲虛宿。（黃道外云云。其司空主井。地居色。娶逐之政。至虛閉二星色黑。曰哭。五百七十餘字。誤抄入危宿內。故虛宿無星占。而二宿補官多實。亦不合。今據步天歌及晉書宋史天文志移改。）司空主井。地居邑鄉遂之政。虛中則滅。故主祠祭爲祝。物死大空。故主死喪哭泣。太虛氣化。故又主風雨。以其端揆之始。故又爲冢宰。主平理天下。殺藏萬物。星明靜。天下安。闇而欹斜。王者不恭鬼神之祀。角動則物怪爲妖。此言兵起。國有大喪。哭聲震野。日月食其分。兵起。大戰。月犯大歉。將死。彗民多疫死。臣謀不成。歲入修宗廟陵寢。犯旬已宰臣進官。久守大水。魚行人道。歲荒。民多暴死。齊爲甚。火入兵起。天下大亂。天子將兵于野。齊有喪。出入留舍。宗廟禮廢。大臣憂。歲凶。民相食。久守至百二十日。諸侯益地。將軍受封。塡入王者憂。乘犯赤地千里。民相食。當去不去。當止不止。大兵起。天下亂。有斧鉞之誅。退行祭祀不享。久守諸侯受封。金入臣下謀逆。兵起。犯之宗廟乏祀。女子多寡。守之多土功。民流亡。退行兵罷。辰入政令暴急。民人飢歉。兵起。丁壯盡。行旬已大水。齊爲甚。守東春大雨。南夏大雨。西秋大雨。北冬雷雨。客星犯。更田制。改阡陌。法酷人怨。瑞繞有赦。期七十日。出虛中大臣亂國。天下兵起。流星入。國亂。下人謀上。色赤。大喪哭泣。黃有使受賜。奔星入女虛危之間。人流亡。出虛間有使出。彗孛干犯。出天下兵起。天子自將兵于野。國有三公之厄。（原注。初姓孛。田野孛。百姓孛也。）其東三星、色黑。曰司命。去極九十一度。入虛二度。主刑劓、死喪、斬衰之制。及絲枲麻縷之功。次北二星、色黑。曰司祿。去極八十八度。入虛三度。主祿食糧料。增益年德。北上二星、色黑。曰司命。去極八十五度。西星入虛三度太。主正驕逸及奢侈死喪之事。又北二星、色黑。曰司非。去極八十二度太。入虛四度少。主正過失鬼神禍福之事。以上四官。皆在黃道內。皆陰府冥官。司察下民善惡功過者也。虛南二星、色黑。曰哭。去極一百一十九度。入虛二度少。黃道外。主棺槨斂葬哭泣之事。其東壘壁陣十二星。兩端匡斜各四星。中列四星。色赤。起虛抵壁。橫亙三舍。去極九十七度。西星入危十四度。黃道內。天子衛兵五營八校之屯壁也。五星彗孛干犯。天子自將。禁兵盡行。客流入守。禁衛有閉營謀逆者。陳西哭南十三星。句環如貫索。色黃白。曰天壘城。南星去極一百二十五度。西星入虛四度。黃道外。主限北方。爲長城。兵燥。金火入邊。兵犯塞。城南四星、夾列。色赤。曰敗。曰。（原注。兩兩斜列也。）去極一百三十一度。西星入女十度。橫亙虛危之南。黃道外。主伺歲火。凡敗亡饑荒事。星失則大歉。民流。質賣鬻。頓。指乘鄉邑。危三星、色赤。十六度。南星去極四十八度。黃道內。十月昏中。五月旦中。其緯月。其輔十宮。上一星高。旁兩

星隨下象乎屋。危西北地極高。危所以隱蔽日月爲晝夜。故曰危。又危、垝也。原注：垝音毀。陽氣至是而垝敗。故曰危。隱蔽天體。故曰天府。又曰天市。主宗廟、宮室、架屋之事。亦主死喪陵寢之制。以其在幽陰之墟也。星動搖則繕構土木之役興焉。日月食其分。國有危亡之變。犯而竊兵起。士多死。士人多疾疫。歲守宗廟之祀。諸侯起兵。大用斧鉞。多土功。出入留舍六十日。賢人死。火入賊臣起。天下亂。大臣亡。期八十日。亦多土功。乘犯兵起。南方大旱。退行守內戰。火起。宮室焚。蕩。填入賊臣起。久守天子慎敗。獵。齊地兵起。國破。土功病民。旱。饑。金守大臣懷姦。更相誣謗。入犯有急兵。人多癰疽疾。齊地兵起。辰入姦臣有謀。守之后妃憂。兵起。大水歲荒。客星犯大水。饑荒。流星入兵民皆弊。北邊兵起。色黃。土功興。彗孛干犯。臣叛。兵起。主發易政。出危齊地兵起。大水民饑。西北五星、匡側。諸案：大典此下有司空主井、地府主、鄰蓬之敵、西南二星色黑曰奚、五百七十餘字、係誤宿之文誤入、今仍歸入虛宿下。色黑。曰人星。去極八十五度。南星入危一度。黃道內。一曰臥星。主理萬民。暨夜防淫佚。亦主婦人。動搖則人不安。星亡有詐爲詔令者。其旁匡仰四星、色黑。曰臼。白上從列三星。色黑曰杵。去極八十八度。南星入危四度。黃道內。主舂軍糧杵臼。欲相營。不當則乏糧。臼仰則歲豐。側則歉。人上橫列三星。其端四星。聚而色黑。曰車府。去極六十五度。西星入虛五度。黃道內。東星近天漢。主車輿之府。又爲客館。金火干犯。兵車四出。車府北漢中五星、匡側。色黑。曰造父。去極五十三度。入危十六度。黃道內。主御馬。不見馬暴貴。明角騎兵起。危南二星、色黑。曰蓋屋。去極一百三度。南星入危三度。黃道內。主營建宮室。金火犯。廟壞火災。屋旁四星亂聚。色赤。曰墳墓。爲危附座。去極一百一度。西星入危五度。黃道內。主兆域、殯葬、丘墓、園陵、復土、倚廬、苫塊之事。周官墓人。漢復土將軍也。明角兵亂。多死亡。闕徒金火犯客守。則山陵發掘。梓宮剖裂。墓前旁列四星、色黃。曰虛梁。去極一百一十度。西星入虛九度。出黃道外二度。主陵廟祠事。占同墳墓。屋南二星、色黑。曰泣。去極一百一十九度。西星入虛七度。占與哭同。梁南十星、句圖。色黃。曰天錢。去極一百二十六度。西星入危二度。黃道外。爲貨府。主賞賜之令。明則金帛充溢。闕則大貴。金火犯守。兵盜並起。

室壁二舍同辰。其辰亥。起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爲娵訾。原注：其直起危十四度、蔡以起尾十度。其宮雙魚。其律應鍾。其分衛。其屬幷州。安定入室一度。隨西入室四度。天水入室八度。酒泉入室十一度。張掖入室十二度。武都入壁一度。金城入壁四度。武威入壁六度。燉煌入壁八度。

室兩星、色赤。十七度三百四分度之七十五。在一度之末。二度之初。南星去極八十五度。黃道內。正月日在其舍。月與合朔。其緯火。其輔九官。營。胎陽氣而產之。故曰營室。戌亥氣數閉物之所。故屋危而後次之以室。所以埏陶精氣。造立紀綱。包物爲室。轉死生之樞機。藏陰陽之首尾。陰不得過陽。不得盡。未盡于上。巳生於下。道之密地。屋漏之所。神之府也。斗建亥。十月昏中。與北極直。謂之定星。凡營宮室以爲候。以其在北宮。謂之水星。屋取其平。地取其正。以興土功。故傳謂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詩謂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水中則定南北。日中則定東西。而後宮室位置與天宇合。故爲天子之宮。一曰元宮。一曰清廟。皆營室尊大之稱也。室爲藏蓋。故爲軍糧之府。棟隆則吉。故主上公。爲天子離宮。主營建。故爲土功。室內與隱。故爲館。報子儲。星明靜則人安。國泰。正直則忠良進。職。闕側則誠敬不篤。神祇不享。角動則兵起。日月食其分。大將凶。軍糧絕。月犯宗廟不修。王者失德。兵起。暈則蠻夷來歸。妖言並興。其分有謀。大風爲災。發屋拔木。歲入守大修宮廟。天子大贅。天下受僻。退行犯將不利。出兵火。入犯宮室災。賊臣有謀。兵起。退行環繞三十日。破軍殺將。出入留舍。北客求入見。北地歲凶。多土功。填。犯關。梁不通。貴人多死。后妃有憂。守星南國有僻。黃。出入留舍。土功大起。金入一人威令不行。犯之兵滿郊野。將軍死。守之文武並行。王者憂之。宜行赦令。退行出兵。罷。出入留舍。其分大饑。辰入后黨伏誅。退行兵起。守之諸侯皆舉兵。穀不登。大水漂沒廬舍。客星入天子憂。有陰謀。大兵起。大水。順則建宗廟。逆則大喪凶亂。流星入有急事。遠使入見。入中逆行犯星。大亂。兵起。天子蒙塵。出則有中使出奔。星色赤。其國凶。貴人死。上旬者中年。下旬者少年。彗孛干犯。先起兵者弱。不可戰。戰則亡。地殺將出。室間。兵起。王崩。易政。大水。亦主後宮有亂。

西四星。東兩星。夾北大星。兩兩而聚。色赤。曰離宮。爲室附座。天子別宮也。爲隱蔽休息之所。后妃六宮之位。金火犯。兵大起。旬巳環繞。離宮別館有謀逆者。天子不可巡幸。后妃廢黜。后族凶。宮女伏罪。其上縱橫二十二星。色赤。曰騰蛇。去極五十一度。驂星入室一度。黃道內。天蛇也。主水。蟲風雨。爲天子先驅。元武七宿。龜蛇之體。南斗爲元龜之首。謂之天關。騰蛇爲天蛇之尾。謂之地軸。所以開闔天地。轉斡造化。金火彗孛犯之。龍蛇起陸。以爲妖。英雄舉兵。草澤自立。驅除天下。星移南旱。移北饑。客星犯入兵喪。大水。衡之。口舌起。魚鹽貴。室下六星。兩聚橫布。色黑。曰雷電。原注：各三星。鼎足作兩聚。橫列也。去極九十三度。入危十五度。黃道內。雲雷之所經。綸。風雨之所激。作。震電之所振發也。主驚蟄。蟲。有星干犯。龍蛇不蟄。雷雨大作。又南五星。曲折橫列入壁。色黑。曰霹靂。去極九十六度。入室十五度。黃道內。主衛天威。發陽氣。甲坼萬物。擊辟土功。有星則震電爲災。室西二星、色黑。曰土功。庾。去極八十九度。太入危十四度。黃道內。主平水土。贊興農事。司察過失。星移角則饑荒。土功大興。壘壁陣南四十五星。各三爲聚。句圖布絡。色赤。曰羽林軍。去極一百二十三度。西南星入危十五度。黃道外。元武北軍。翊衛兵也。謂之天軍。聚而明。天下安。稍闊移角。禁中兵四出。不見天下大亂。金火彗孛干犯。衛臣謀逆。易主更政。天下大兵起。西南一大星、色赤。曰北落、師門。去極一百二十度。入危十一度半。宿在北。故曰北落。天之蕃落也。師門、軍門也。長安城北門曰北落門。象此也。星明。禁衛安強。闕徒兵起。金火犯。賊臣斬。闕。木土水守之吉。彗孛犯邊。邊兵入塞門。西南一星、色黃。曰天綱。去極一百三十三度。入危六度。黃道外。主天子巡守。武帳帷幕。綱維之事。金火守犯。野外兵起。門東北近羽林三星、橫列。色黃。曰斧鉞。原注：此曰斧鉞者、近羽林、師門狀鉞、鉞戎之載、井則斷斬陰陽之間、直金行殺氣之首、故亦用鉞也、去極一百九十九度。西星入室十三度。黃道外。星關吉。明角移徙、兵起。金火客犯守。大臣誅。

壁兩星、色赤．九度．南星去極八十五度．黃道內．十一月昏中．其緯水．其輔五官．天之氣數至戌閉物．而亥子藏之．故危爲屋．危室爲宮．室壁爲屋．壁．皆祕藏之所也．辟生氣而東之．故曰東壁．祕藏之重．莫重文籍．故爲圖書祕府．孔氏藏屋壁而秦不能火．六經爲萬世法．乃其象也．故主文章．營室之壁．故主土功．明大相當．天下文明．國用興儒．大小不均．則國尚武功．賤儒術．角動大興土功．日月食其分國．怨勤．月犯風雨．兵起．將軍死．妊孕傷敗．雖有亂兵．三重圍守不戰．號爲堅壁．歲守文教大行．天子臨雍．開道．大得民心．犯之東國兵起．亦有伏兵．天子不宜輕出．出入留舍．大水傷殺．有土功．退行法令不明．有冤獄．火守賢臣屏棄．天下兵起．國火災．人多疾疫．留守有土功．穀不登．人流亡．退行女主恣．亦大旱災．塡守遠方貢國珍．退行句巳兵起．久守圖書興．君安國昌．天下文明．金犯有兵不戰．出入留舍及五十日．王者惡之．退行大行誅殺．火災．辰入犯守．王者刑法急．國有變姦臣謀逆．退行大水．客星犯．兵變並起．流星犯．文臣死．兵起．津梁不通．入壁中．內臣進用．抵壁兵徑四夷．人多征役．彗孛干犯．兵大起．王者自將．血流天下．宮廟毀焚．圖書煨燼．民人殲焉．期一年．遠三年．　其北十星．句圜如天壘．色黃．曰天廄．南星去極五十二度．西星入室二度半．黃道內．驛亭馬官也．主遞置逐漏馳騁使驛之事．明角驛傳旁午．不見．關梁不通．彗孛干犯．馬疫．兵起．有詐乘驛爲姦者．　又北東五星．斜聚．色赤．曰王良．其四星天潢中．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共爲一官．去極四十二度半．西星入壁半度．黃道內．天子奉車御官也．以王良善御．故以爲名．亦曰天馬．北近下

策．動搖近策．則謂之王良策．馬車騎滿野．亦曰梁．爲天橋．主津梁．覩風雨水道．亦主急兵．故或占車騎．或占津梁．星齊馭．天子自將兵出．星易處．兵隨所之．金火入．皆兵發．客守關梁不通．彗孛干犯．天子失御．除舊布新．革命之象也．　壁南二星．色黑．曰土功．去極八十九度．西南星入壁九度．黃道內．土功之官也．主營建廚館之事．動搖星犯．土功大興．　西南四星．匡仰．色黑．曰雲雨．去極一百三十度．東星入壁四度．黃道外．主雨澤潤物．明潤則風雨時．闇亡旱．穀不登．　羽林東南九星．三列方布．色黑．曰八魁．去極一百三十四度半．西南星入室十五度．黃道外．主機穽罹網取禽獸．闌獸入官也．五星流犯守兵起．金火彗孛尤甚．天子宜愼畋獵．罹有銜橛之虞．

西宮白虎七宿八十二度．其體象虎而居兌．故謂之白虎．冬則昏見南方．日行其中．謂之西陸．

奎婁二舍同辰．其辰戌．起奎五度．至胃六度．爲降婁．原注．費直起奎六度．蔡邕起奎八度．　其宮白羊．其律無射．其分魯．其属徐州．東海入奎一度．瑯邪入奎六度．高密入婁一度．城陽入婁九度．奎兩端銳句圜十六星．色赤．十二度．西南星去極七十六度．黃道內．二月日在其舍．月與合朔．六月旦中．其緯木．其輔五官．主溝瀆泄汚流惡．犧人之奎．故謂之奎．其星句折成文抵隤．故爲天章．與壁共爲圖書之府庫．象如圂牢．故爲天豕．又爲封豕．象亦如目．故西南大星爲天豕目．有周衞之象．故主武庫．大星主將軍．所以捍難禦暴．戌亥閉物．斂藏肅殺之氣．故又主蓄發萬物．坐而藏之．星明潤．天子壽昌．天下文明．周域不欲圜圍．則兵起．星亡闕．賊臣

干命．禁衞潰．武庫空．周域開闔無常．有白衣稱帝山谷者．動搖則國不安．角而㶁．㶁有光．近臣謀逆．大饑．民流亡．日月食其分．將軍戰死．軍糧乏．月犯兵起．有溝瀆事．大水．破兵亂敗．歲入天子進用道術士．乘犯蠱災傷殺．居南萬物豐．居西大臣惡之．殺貴．久守中國利．夷狄亂．可以興師斷斬無道．退行天子玩兵黷武．出入留舍．大水．火入中府庫災．環繞三十日．將相凶．退行王者惡之．宜行赦令．犯之北．分諸侯死．塡入大水兵起．星亦怒．姦人謀逆．出入留舍．兵起東方．宮女爲姦．宜改元行赦令．久守女主專政．金入大水．守之有陰謀事敗．外國亂．可用兵伐之．入中兵起西方．出則兵起．國危．句巳歲大饑．民流亡．辰入朝廷惕懼．大臣下獄．大水．津梁不通．守之國多發．退行姦臣有謀．客星犯守．白衣會．國亂．流星入．破軍殺將．有溝瀆事．國內有謀者敗．國外起事作亂．期三年．彗孛干犯．兵起犯順．天子自將．國嗣絕．人相食．期一年．遠三年．出西北．西北兵來．東南亦如之．其分大水．民饑．禁兵盡出．廂在諸國．邊兵相應．　其南七星．橫列．色黑．曰外屏．去極八十四度．西星入壁二度．黃道外．天子內屏．諸侯外屏．主障蔽臭穢．郝隔天溷．亦主防遏下流穢汚澤．金火彗孛干犯．穢德腥聞．變起蕭牆．　又南七星．句圜．色黑．曰天溷．去極一百一十三度．南星入奎七度．黃道外．主停畜覆穢豢養之所也．占同外屏．　又南六星．橫折．色赤．曰天倉．原注．橫列而曲折似．此有天倉．胃畢之舍亦有之．凡三天倉．皆西宮畜秋成後穀稼之所也．　去極一百一十二度．西星入奎十度．太主藏五穀倉廩之官也．星明大及倉中星繁則歲豐蓄積盈溢．闕無星則反是．金火犯守．兵災並起．倉穀狼戾．　西南一星、色赤．曰土司空．原注．此與軫凡兩土司空．此主護漕輸任敍於道路．皆水土之官所司也．　去極一百三十度．入奎七度．黃道外．水土功役之官也．主知禍殃．星黃明則天下安．變色角則土功大興．民勞多疫．　又南五星．橫折似斗．色黑．曰鈇鑕．原注．此曰鈇鑕．鬼中星．亦曰鈇鑕．蓋爲譬．鬼主刑人而尸之．故皆有之．　去極一百三十二度．入奎七度．黃道外．爲林馬之官也．主芟刈草莽．金火犯草澤盜起．客守有伏戎．

婁橫列三星、色赤．十二度．中央星去極八十度．黃道內．十二月昏中．其緯金．其輔五官．婁樓也．樓萬物于戌閉而藏之．亦爲呼．呼萬物而內之也．故爲聚衆．爲天獄．主苑牧犧牲以供祭祀．聚精積誠以昏神明．星明潤、天子致孝享．敬郊祀．禮百神．奉宗廟．子孫昌．天下平．賦斂輕．民物豐樂．闇則郊社不修．宗廟不享．政煩賦重．民人流亡．明角、聚大衆．兵起役興．直就聚國不安．日月食其分．軍在外者能．月犯王者好畋獵．頻貸宜行赦令．歲入爲聚衆．敎令大行．守之國有大慶．天下安寧．退行獄吏姦．多冤獄．宜行赦令．火入庫藏災．積聚焚．苑囿兵起．關梁不通．退行天子將兵出衂．句巳將軍爲亂．守之多疾疫．大水．出入留舍．外國亂兵起．塡守五穀登．天下安．出入留舍．兵起旱．穀不升．退守姦臣有謀敗．命順入天下平．守將軍有憂．退入外兵入大戰．辰守大水兵起．邊人入境．大臣有誅．萬物不成．客星犯守．衆散民流．流星出．聚衆于國外．入則貴賤相謀．有急事．彗孛干犯．國有大兵．宗廟不享．期三年．出婁大兵入國．先旱後水．倉廩空．牛馬疫．

夾婁左右各五星．一曲而四星匡聚．色黑．曰左右更．左更去極八十一度．入婁十度半．　右更去極八十一度．入婁十五度半．皆在黃道內．左主仁智．陂澤林藪山嶽之官也．右主禮義．牧畜騰駒羣牧之官也．

金火犯守，山澤兵起，彗孛干犯，馬疫，盜有攀牧。　婁北一星、色黑，曰軍南門，去極五十七度，入婁一度，黃道內，主譏何出入，防察姦盜，大將軍之南門也，角動則軍行，不見則軍亂，金火犯，盜殺大將。　其東北曲折從布十一星、色赤，曰天大將軍，中大星去極五十四度，在婁四度，西星入奎五度半，近閣道，黃道內，中大星將軍，外小星吏士，左右星為旗，主天兵之官也，安靜則兵休士逸，明角大將出征，星不直天下道梗，閼則將弱，旗直揚、隨所指擊之勝，逆則負，五星客流犯守，大將凶，彗孛干犯宿衛，兵起為逆。　南下三星，鼎列，色黑，曰天庾，去極一百二十度，入婁十二度，黃道外，官占如天倉，

胃昴畢三舍同辰，其辰酉，起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原注：費直起婁十度，蔡邕起胃一度。）其宮金牛，其律南呂，其分趙，其屬冀州，膠東入胃一度，魏郡入昴一度，鉅鹿入昴三度，常山入昴五度，廣平入昴七度，中山入昴八度，清河入昴九度，信都入畢三度，安平入畢四度，趙郡入畢八度，河間入畢十度，眞定入畢十三度，

胃鼎聚三星、色赤，十五度中央星去極八十度，黃道內，三月日在其舍，月與合朔，其緯土，其輔六官，陽氣就藏，皆胃胃然百穀登廩，猶人之水穀共藏於胃，故曰胃為天之廚藏，倉廩五穀之府，以及兌金肅殺，故又主討捕誅殺之事，星明，倉廩實，闇而失常則國虛，日月食其分，穀不登，民流亡，月犯廩穀猥戾，暴兵相攻，兼有喪，四孟三四歲有赦令，歲犯人疫，水旱田不毛，久守大熟，火入天下兵起，倉廩空竭，久守人盡半死，軍戰客敗，填犯大水，民飢，乘守臣下為亂，退行旬已天下兵起，主戰者敗，至九十日暴兵入國，久守主者有德，天下和平，金犯其分兵敗，退行旬已大臣誅，燕趙饑荒，四夷入寇，兵大起，久守天下安寧，辰犯守兵起，歲凶，有急令，大水，客星守犯國兵內潰，王者惡之，流星入倉廩有事，彗孛干犯大饑，國空出胃昴間狀如竹箭而倚胃，大臣為亂，天下兵起，國有大喪，除舊布新，易主更政，期三年，遠七年，亦主發徐州。　北上鉤曲八星、色赤，曰大陵，去極四十三度少，入婁六度，黃道內，天漢中，一曰積京，主陵墓大喪，鉤中星聚為白衣會，諸侯多喪，民多疫死，衆起為亂。　陵中一星、色黑，曰積尸，（原注：此曰積尸，鬼中星亦曰積尸，此為陵尸，鬼為刑殺，故皆有之。）星明角人死如山，彗孛犯陵及積尸、天下大亂，山陵發掘，尸骸暴露。　其北橫亙九星、色赤，曰天船，去極十三度少，西星入婁九度，黃道內，天漢中，主舟楫濟渡，察水旱，亦為樓船水軍，星不在河津梁不通，變色角國有大喪，水軍起，澤國叛，火入守兵起大亂，海內鼎沸。　船中一星、色黑，曰積水，（原注：此與井南積水，此在天漢船中，井為水衡，在北河中，故皆有積水也。）明角大水為災，有水賊。　胃南斜列四星、色赤，曰天廩，去極九十度，入胃十一度少，黃道外，御寇也，一曰天廥，主耕田所入，蓄九穀，養犧牲，給祭祀粢盛之事，明則歲豐，闇則凶，餘占與天倉同。又南曲折十三星、色赤，曰天囷，去極九十六度半，入胃六度少，主天子廩饎，儲畜百穀出納供給之令，方為倉圓為囷，星稀不見，天下大荒，君臣不備，角搖姦盜大興，天子匱穀食，餘占與倉廩同。

昴七星一聚、色赤，十一度半，南星去極七十三度，黃道內，其緯日，其輔十官，白虎之中星，西宮之正位，西陸之中道，少昊關戶之星位，酉而與卯東西相直，為日月出入之門，關戶謂之乾，萬物相見於南方，關戶

謂之坤，萬物收藏下北方，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故房加戶于方而昴加日于卯，皆以文為名也，以陽氣稽留之所，故又謂之留，兌為口，金主聲，故又為天耳，以其靜聽，故主獄訟，為大理，其色白，故主喪，為白衣會，金行陰殺，故為髦頭星，主氐羌、匈奴，昴畢閒為天街，故天子出、施頭罕畢以為先驅，星明則獄訟平，闇則刑罰不中，六星明與大星等，大水兵起，色皆黃，兵大起，一星亡為兵喪，角搖白衣會，大臣入獄，大而數動若跳躍，邊兵大起，日月食其分，諸侯貴臣貴黜，月入掩外國易主，兵敗，犯之將軍死，邊人亂，歲兵起，有赦令，歲三宿五十日有赦，歲出北外國有殃，其主死，守之獄開，有赦令，行抵大關五車兵起，守其北，多暴雨，退行有無辜受戮者，火犯邊人入中國，四方兵起，守之邊兵敗國亡，中國有大獄，入中天子有異，外國易主，出入留舍，邊人為亂，期三年，兵起西北方，填入外國易主，兵起東北方，期一年，守之歲歉，人多疾疫，出入留舍，邊人為亂，金退行守兵大起，大臣有死獄中者，犯之邊兵大起，舂入王者識微行，有陰謀，秋入兵大起，將軍下獄，辰乘犯謀為變者自西北來，其年早霜災，邊兵起，退行守大臣誅，環繞大獄不決，客星守犯白衣會，外國易主，流星入四夷兵起出昴，亂兵滿野，戎外國使來，彗孛干犯大臣為亂，兵大起，臣強天子有疑，出昴革命易主。　北六星從列旬曲、色赤，曰卷舌，（原注：南北列而下曲如鉤也。）去極五十六度，入胃十度少，黃道內，兌之司星也，主言語樞機之事，察任佞讒說，曲靜吉，直而動天下有口舌之禍，移徙入漢，姦臣罔上，正臣以誹誅，其傍星繁，死人如山，金火彗孛干犯，訛言並興，國亂易主。　旬中一星、色黑，曰天讒，主審政文詞，亦主佞人巫醫，變色角則讒言興，巫風大行。　昴西一星、色黑，曰天阿，去極七十六度半，入昴十三度，黃道內，主望祭山川，察候山林妖變聘問兩之猾，角動則國多妖祥，不見則為謠於危亡之國。　天阿南五星、一曲而四星匡聚、色黃，曰天陰，去極八十二度，入昴七度，黃道外，主密謀陰計，天子弋獵之臣，闇則吉，明角天子漏言。　昴東北四星、從列、色黑，曰礪石，去極五十五度，入畢五度，黃道內，主伺候姦變砥礪鋒刃及巾車之事，闇不見則天下偃兵，明角兵起，金火彗孛干犯，龍戰于野，流血成川。　昴前左一星、色黑，曰月星，去極七十三度少，入昴五度，黃道外，太陰之精蟾蜍也，女主大臣之象，明角則女主臨朝，大臣專政，金火彗孛干犯，臣下叛逆，兵起。　其東近畢二星、色黑，曰天街，去極七十五度，入昴九度，黃道外，為國限界，三光之道，陰陽之門，其陰陰國諸夷也，其陽陽國諸華也，主內外邊防關梁之事，明潤中國安，張邊鄙無警，移徙不見，中國大亂，金火犯守，邊兵大起。　天廩南旬曲十六星、色赤，曰天苑，去極一百一十四度，東北星入畢二度太，黃道外，主豢養犧牲畜諸禽獸及牧之政，星明盛則畜息蕃，闇角動畜多疫死，餘占與天廄同。　苑西六星一聚、色黑，曰芻稾，去極一百一十度，人昴二度半，黃道外，主薪蒸芻稈以供邦國給馬牛餇秣，天苑之輔也。　苑南十三星曲折橫亙、色黑，曰天園，去極一百二十一度，東星入畢八度，黃道外，天之圃囿，掌蔬茹之屬，以供邦國。（謹案：芻稾天園二星無占，蓋有闕文。）

畢叉分八星、色赤，十七度，（原注：兩股如叉，附有耕也。）右股西南第一星去極九十四度，黃道外，四月日在其舍，月與合

朔。七月旦中。其緯月。其軸十官。萬物西成而畢務。故曰畢。又象掩兔之畢。故曰罕車。又爲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凡星氣消滅。謂之入濁。主邊兵及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四夷之尉也。亦爲兵刑之綱。謂之天網。主網羅無道。掃除姦雄。限滌外國。司鬼方。動靜星均明。天下平。遠人入貢。變色動搖。邊兵爲亂。戎夷入寇。明角讒言興臣謀生。日月食其分。使外國者不還。月入多風雨。破軍殺將。將相有以家犯罪者。月與兩股擠。將死。入畢口。有七功。熒畢王者疑。邊兵大起。高帝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七日。而以詭計解。欲知邊兵勝負。須占昴畢。歲犯北陰國憂。大水。犯南中國憂。入畢中王者憂。有兵。居東多暴雨。人皆爲兵。弓弩兵器貴。久守有赦。遠人受賜。出入留舍。兵敗。王者戒敗獵。火犯左右股。大戰用重刑。入畢中將相謀逆。入畢口。宜審理冤獄。兵大起。留舍其分。大凶。兵起。旬巳。忠臣爲天子破匈奴。期三年。填入畢口。王者憂。守之政不行。下凌上。逆行犯侯王。廢黜。遠人款塞。入北大水洪溢。金犯左右股。邊兵大戰。入畢口女主憂。將相謀逆。久守中國大益土地。辰犯北外國災。入畢口邊兵起。出南其分大水。久守天下安。或草澤人起爲亂。客星入守。王者惡之。兵喪並起。外國易主。流星犯邊兵大戰。入而復出。星大使大。星小使小。彗孛干犯。邊兵大起。中原流血。封豨獵濫出參畢間。如竹箭。上有星纍纍而出。填之變也。期年兵起宮中。王者惡之。國亂易政。大臣伏誅。　近畢左股一星。色赤。曰附耳。去極七十二度。入畢九度。黃道外。畢之附庸也。主聽得失。伺衍過。察不詳。明則中國微。邊寇警。動搖則讒佞興。亂臣在側。行入畢兵大起。五星犯將相能免死。兵起。　附耳北四星、匡聚。色黑。曰天高。去極六十六度。西星入畢二度。黃道內。主觀望八方雲氣。不見官失其守。　又北橫列六星、色黑。曰諸王。去極六十一度。西星入昴六度。黃道內。諸王子主宗廟。蕃屏王室。察諸侯王存亡。明角王侯強。王室有磐石之安。不見宗社傾危。四方兵起。金火彗孛干犯。列國叛兵起伏誅。　其東北直畢口鉤曲五大星曰五車。鼎足三聚。九小星曰柱。凡十四星。色皆赤。（原注。參天庫亦有五車。與此二五車。此則帝王之車軫。取車軫之象。其義不同。）　去極六十三度。西星入畢三度少。黃道內。三柱一曰天衆。一曰天休。一曰天旗。五車爲五帝車舍。天子車府。主乘輿、大輅、法駕、鹵簿、黃屋、金根、戎軫之屬。察天子動靜。扶危持傾。又主五兵五穀以候豐耗。西北大星曰天庫。神曰令尉。主太白。屬秦雍。主豆銅鐵金。東北星曰天獄。神曰風伯。主辰星。屬幽冀燕趙。主稻魚鹽水。東南星曰天倉。神曰雨師。主歲星。屬井徐魯衞。主麻苕木炭。次東南星曰司空。神曰雷公。主填星。屬荊楚吳越。主禾黍田宅。次西南星曰卿。神曰豐隆。主熒惑。屬益魏。主麥布帛桑枲車柱皆欲均明。則陰陽和百穀登、倉廩實。明大星繁。兵車皆行。星移則兵大起。角動乘輿不安。天子蒙塵。星失國絕食。兵起。柱出外兵出。入內兵入。凡車候金車庚寅候之。水車壬寅候之。木車甲寅候之。土車戊寅候之。火車丙寅候之。凡柱候入出一月粟貴三倍。期一年。二月六倍。期二年。三月十倍。期三年。柱出不與天倉相近。軍行乏食。轉輸千里。柱倒立則蟲妖兵戰。木入饑兵起。水入大水兵起。火入大旱兵起。金入大水兵起。土守歲凶。客星入守人勞兵起。近金車兵起。近水車大水。近木車人流亡。近火車

旱災。亦地千里。近土車國有大役。歲荒。彗孛干犯。革命易政。天下大亂。　車口中五星、圓聚。色黑。曰天潢。去極五十八度。入畢二度。天潢中一曰天五潢。其五星亦各有所主。如五車主河梁津渡通車于四方。月五星入犯兵起水旱道路不通。　潢北柱間三星鼎側。色黑曰咸池。（原注。如鼎足而傾側也。）　去極五十一度半。入畢十一度半。爲魚囿。主陂澤水物以供邦國。亦主五穀。火犯大火。金犯兵起。　附耳南九星、折直。色黑。曰天節。去極一百三度。南星入畢二度。黃道外。主符節命使出入。客彗孛干犯。毒使有咎。　東傍九星、折直。色赤。曰參旗。去極九十三度。南星入畢九度。黃道外。主天子九旂。贊司武頒徽號。在參西。故謂之參旗。一曰天旂。一曰天弓。又主弓弩候變難。星直則國安。明角要軫順動。動搖闕失兵起。饑饉滿野。金火彗孛干犯。國兵大敗。易主革命。　節南九星句圓如天鞭。色黑。曰九州殊口。去極一百九度。西星入畢六度。黃道外。職方之屬。主辨九州殊口之言。以合四方。通外國之譯。故又爲譯官。一星不見。國有急兵。金火犯守兵起。天下大亂。　參旗南九星、直列。色黑。曰九游。南星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入畢九度。黃道外。主天兵旌旗。統九牧政令。不欲動搖。動搖則九州分裂。人民失業。信命不通。餘占如參旗。

觜參二舍同辰。其辰申起畢十二度至井十五度爲實沈。（原注。晉志起畢九度。蔡邕起畢六度。）　其宮陰陽。其律夷則。其分魏。其屬益州。廣漢入觜一度。越嶲入觜三度。蜀郡入參一度。犍爲入參三度。牂牁入參五度。巴郡入參八度。漢中入參九度。益州入參七度。

觜觿置三星、色赤。二度。（原注。天官書。觿音如隨。角而置。說曰觽。聚也。）　去極八十二度。黃道內。八月旦中。其緯火。其輔一官。謂之觜觿。（原注。胡規反。）　者萬物擎斂。天地始肅收斂爲此。猶鳥之此物以嘴。故謂之觜。觿解結器也。觜能斂能散。故又謂之觿。且金行之初兌銳之始。觜觿皆嘴而銳者也。故以爲名。居白虎之首。故爲虎首。主葆旅事。（原注。如淳曰。關中俗謂桑榆孽生爲葆。晉灼曰。葆。茂也。野生曰旅。所謂旅生也。）　驅劉大閱之官。所以佐參伐斬除姦凶者也。故爲三軍之候。行軍之府藏。星明則軍儲盈。將有福德。闇則乏食。不可出師。王者興兵必謹察之。動搖兵起。寇戎來攻。移近參。左右股臣有逆謀。日月食其分。破軍殺將。月犯將死兵敗。將有叛者。正月暈有赦。歲犯晉分兵起。久守君臣和百姓安。入之多盜。犯之五穀不入。退行誅罰不當。火守賊臣逆子爲亂。有斧鉞之誅。入之國有害政。退行火災歲凶。天子不可興兵。塡乘犯寇戎來侵。國破民潰。守之王者崇禮儀。天下安。入中國有叛臣起于西方。退行后妃有憂。金犯兵起有鈇鉞之誅。守之寒暑不時。外兵來侵。中國有憂。退行犯易政。久守王者崇禮儀。天下安。辰犯君臣失禮。大旱歲荒。不可興兵。退行守兵喪並起。客星犯守。禁衞兵起。大將爲亂。流星犯兵起。入中外國使來。出中天子使出。若三十丈百丈。大將軍出使。彗孛干犯。兵起天下大亂。期一年。遠三年。出參觜之間。破軍殺將。主易國亡。期三年。遠五年。　北一星色赤。曰天關。去極七十三度半。入觜初度。黃道內。日月五星之所行。謂之天門。直五車西北門。主開閉邊防道路之事。星明角兵起移徙。與五車合。大將授甲出兵四方。金火犯貴人憂。流星犯有急兵。關梁不通。多盜賊。民驚擾。彗孛犯。大兵起。叛臣斬

闕．王者惡之．

參．從橫十星、色赤．十度．西端第一星、去極八十四度．黃道外．正月昏中．其緯水．其輔七宿．以三相參．故曰參．參之爲言萬物可參也．從橫成文．白虎之體也．爲大辰．爲天市．爲斧鉞．爲天獄．當金行之初．故主殺伐．中三星橫列．爲衡石．亦爲天衡．所以平理萬物．下三星斜兌曰罰．亦曰伐．言萬物氣奪可伐也．故主斬艾．又曰．三星．詩所謂三五在東．三星在罶是也．其外四星曰肩股．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軍．西北曰右肩．主右將軍．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衡爲中軍三將．黃帝占參命七將伐爲天之都尉．主鮮卑戎狄之國．不欲明．七將皆明．天下精兵．四夷賓服．王道闕則芒角長．伐明與七將等．大臣謀逆．兵起陰國強七將失色．破軍殺將．角動邊兵大起．星差長．將失位．君用佞人．臣懷異謀．兵起客伐．主左足．入主井中．兵大起．秦地大水．有喪．山石爲怪．日月食其分．破軍殺將．月離風雨．犯左右股．穀不登．歲犯爲水爲旱．守東兵伐東方．多暴雨．守西伐西方．人流亡．守北．農民失業．守中色赤．兵起多盜．火犯守叛亂並起．遷䄍四方．守伐有赦．守中天子大行誅殺．旬已環繞．將臣專恣．有逆謀．填犯大臣叛．兵起．守之大臣出使．有土功．乘犯退行．姦臣爲亂．伏誅．金入將變．乘犯兵起易政．退行大臣有謀．軍亂．出入留舍．外兵大戰．主不勝．辰犯貴臣黜．犯伐邊兵入塞．守之天下兵起．將有姦謀．大水．客星犯守．天子惡之．將叛兵起．流星入色黑．兵起．出南刺參．小國之君兼有天下．期十年．彗孛干犯．國兵大敗．將死．出參中大臣叛．天子自將．兵車

滿野．易主革政．期三年．遠五年．　北曲四星．色黑曰司怪．去極七十一度半．南星入參八度．黃道內．主候天地日月五星之變．草木禽獸之妖．金火犯妖異並見．訛言大興．民不安．　西北直列九星．色黑曰參旗．君臣設位之表著也．掌九儀以均邦國．明直則國有禮．闇而曲、君臣失位．　參右足下四星匡側向足．色赤．曰玉井．去極一百二十度．西南星入畢十三度少．黃道外．主水泉給飲食盥洗．參足入中．兵大起．足突出外．則虎狼暴害．彗孛干犯．罰之改井．國亡易主．　南四星匡聚．色黑．曰軍井．去極一百二十一度．西南星入參六度．黃道外．主軍行之井．軍井未達．將不言渴．取此名也．角動兵大起．火守兵士疫死．彗孛干犯．破軍殺將．　又南二星、色赤．曰天屏．去極一百二十八度．北星入觜初度．黃道外．所以擁障天廁．主大疫水旱．客星入、人多疫死．不見大人寢疾．彗孛干犯天子惡之．　其東四星匡仰．色赤．曰天廁．去極一百二十七度．西北星入參三度少．黃道外．主圂溷．星明多疫．色青黑、多腰腹疾．色黃、則吉．彗孛干犯．除穢布新．革命之象也．　其下一星、色赤．曰天矢．去極一百二十九度．入參七度．黃道外．動搖則盜起．邊兵入塞．

南宮朱鳥七宿一百二十度．其體象鳥而居離．故謂之朱雀．春則昏見南方．日行其中．謂之南陸．

井鬼二舍同辰．其辰未．起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鶉首．原注．費直起井十二度．蔡邕起井十度．其宮巨蟹．其律林鍾．斗建未申之間．黃帝居中央．其律黃鍾之宮．其分秦．其屬雍州．雲中入井一度．定襄入井八度．鴈門入井十六度．代郡入井二十八度．太原入井二十九度．上黨入鬼二度．

井八星、南股色赤．三十四度．橫天漢中．南轅西第一星去極六十九度．五月日在其舍．月與合朔．其緯木．其輔十八宿．東轅北第二星出爲黃道．三光之所經．爲天南門．直坤西南維．故爲中國山川之首．泉源之所發．據百川上流．自西南至于東北．而星紀爲百川下游．故曰東井．且井者水泉之用．養而不窮．古者八家爲井．八星象之．故名之爲井．主亭侯水衡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則星明而端列．政亂法不平．則闕而曲折．日月食其分．大臣誅．穀不升．邊兵起．月舍則風雨．犯則火．國有憂．日月五星不由井中正道．則盜起．關梁不通．歲入守．天子布德施惠．民躋仁壽．退行大水．入中一百五十日復退行．有逆臣．兵起．山川擁隔．大臣將兵親征．宜改年．行赦令、火犯守宮．披災．臣坐家非伏罪．入中秦地有急兵．大旱．童謠興．易主革政．退行旬已國有憂．大臣惡之．色黃．王者益地．填入大水傷殺．退行后妃戒出宮．金入將死．衝兵爲亂．退行入臣叛．兵起．后妃憂．辰犯大水．百川洪溢．退行邊兵起．陰謀殺．客星犯守．易主革命．流星入．大水．干犯大臣誅．兵起．彗孛干犯．大臣誅．兵起．出中貴人惡之．見三十日大將當之．五十日宰相當之．七十日天子當之．　附井南肱一星、色赤．曰鉞．去極六十八度．南肱西星下半度少．入參八度半．黃道內．其西主陰國．其東主陽國．主斧鉞斷伺姦淫而斬之．不欲明與井齊．或動搖則天子用鉞于大臣．月五星乘犯．皆不利大臣及執法官．　夾井南北兩河北河三星、隅覆．色赤．原注．曲尖而下覆也．去極五十五度．中央星入井十七度．黃道內．　南河三星、隅仰．赤色．原注．曲尖而上仰也．去極八十度．中央星入井十七度少．黃道外．夾東井爲南北戒．

北河曰北宮．曰高門．曰胡門．曰陰門．爲衡星．主水．自首陽碣口．絕北地．負徼垣東抵濊貊朝鮮．以紀陰國．主征伐之政．南河曰南宮．曰越門．曰陽門．爲權星．主火．自宏農函谷．絕漢江．南出五嶺．循阪障抵越爲闕越．以紀陽國．主禮樂之政．兩戒之間．七曜之常道．山河分陝．是謂帝闕．天衢．星光潤．天子壽昌．中國太平．八蠻入貢．動搖則中國兵起．四夷交侵．或變起近臣．南星失則南道不通．北星失則北道不通．兩星皆失．則華戎潰亂．月行南北河．以陰陽言．北河爲陰．大水兵．南河爲陽．旱喪．金火退犯．兵大起．災荒民饑．流星犯兩戒．兵喪並起．保障不守．彗孛干犯．邊兵大舉入塞．兵至闕下．天子蒙塵．　井東北三星、鼎聚．色黑．曰天罇．去極六十三度．入井三度．黃道內．主天之器藏．大烹以養賢．盛饘粥以給窮民．明則豐亨．闇則凶歉．　又北上五星橫列．色赤．曰五諸侯．去極五十七度．西南星入井三度．黃道內．天漢中．主帝心．一曰帝師．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爲帝定疑議．審邪正．察得失．理陰陽．戒不虞．窮核幽隱．信治寃抑．星明潤則帝心正．天下治．角而失常則禍起不測．王有心疾．流星犯有兵喪．以星日直占其分．諸侯叛．星散其中．諸侯有殃．彗孛干犯王室大亂．兵起．宗廟不饗．出其中、大臣誅．有逆謀．期一年．遠二年．　其上北河西一星、色赤．曰積水．去極五十五度．入井十三度．黃道內．近天漢水官也．主江河水道．供給酒食．火犯、兵起、大水．流星犯、江河潰．民饑．彗孛干犯．兵起．大臣誅．天下潰亂．民人流亡．　北河東南一星、色赤．曰積薪．去極五十六度半．入井二十三度半．黃道內．主外廚烹飪之事．火犯．旱．兵起．客流彗孛干犯．更易

王侯大臣爲亂公勝不足。　南河北四星斜列色赤曰水位去極七十二度入井十九度黃道外近南河主水衡南星移近南河則國沒爲水五星流客犯百川洪溢水盜大起。　鉞南四星、匡聚色黑曰水府去極七十一度南星入井三度黃道外主隄防塞治決溢星角開則江河決。　井南四星斜列色黑曰四瀆去極七十八度西星入井十二度黃道外江河淮濟之精氣也占同水位水府。　河濱間直井橫二星色黑曰闕丘去極七十三度太入井十六度半黃道外天子闕門兩觀也金火守兵戰闕下。　闕丘下十三星圜如天饌色赤曰軍市。　中一星色赤曰野雞去極一百一十三度入井三度黃道外天軍貿易之市也市中星衆軍糧豐中無星乏糧星移開大饑野雞主知變怪效外政處姦伏角動妖災並興出市天下兵起民人流亡骸骨被野。　闕丘下參東南一星色赤曰狼去極一百一十二度入井十六度黃道外主邊兵亦爲野將禦盜賊侵掠黃潤有常則中國安徙非其處人相食青黑赤兵起明角謂之狼奮角盜賊起外國橫天子憂兵金火犯守邊兵大入中國蝗孛干犯外國易主。　狼東南九星弓張色赤曰弧矢去極一百二十二度入井十八度黃道外二月昏中八星爲弧一星爲矢四星入天漢天弓也主禦夷狄備盜賊以威天下謂之威弧常欲矢向狼則中國安移弓入矢正直弧中謂之矢貫中大臣誅不向狼則軍盜邊兵大起故曰弧不射狼天下乖張天弓張明天下盡兵弓弛矢閉天下休兵。　軍市南二星色黑曰丈人去極一百二十四度南星入井八度黃道外主壽考爵齒德俱天子老臣也不見則大臣死。　又東二星色黑曰子又東二星色黑曰孫去極一百二十五度南星入井十三度黃道外主奉養孝敬居常均明則子孫昌國有惠政繇寡孤獨廢疾者有養闇則子弟失道不見則國絕嗣孛干犯嗣起骨肉。　弧南一星色赤曰老人去極一百三十三度半入井十九度黃道外於經星中最極於南故曰南極非天之南極也天之南極入地猶三十餘度故海南人謂老人星下猶多有無名之星星去地二丈常以秋分之旦見于丙春分之夕見于丁見則天下安寧天子壽昌見三十日沒而復見有大赦當見不見則兵起因變王者惡之。

鬼匡聚五星（漢書、天官書及步天歌俱云鬼四星，晉書南齊俱作五星，不數則四也，此書作五星，足不以積尸氣爲輔矣，故下文云其傾三宿，）色赤四度南星去極六十九度黃道外其緯金其輔三宮陽氣之信爲神陰氣之屈爲鬼一陰生于午二陰生于未至申則三陰成坤故鬼者歸也陽歸而爲鬼也死氣林林爲林鍾沈奪萬物之氣爲東井斷定萬物爲狼瓠落萬物爲弧皆以死氣爲言也尸必與魄故曰輿鬼其象似曰且近於離故曰天目正視明側視則姦故主察姦爲鬼神事故主祠祭近于坤故爲天田東北星主積馬東南星主積兵西南星主積布帛西北星主積金玉各以其變占之四星均明國安歲稔蓄積豐衍闇則兵喪並起日月食其分貴臣憂月犯將死彗則大旱人多死離其次而霧軍戰主敗乘守臣謀逆歲入諸將亦入多戮死者留守金帛散退行犯貴人憂火犯后妃夫人喪執法有罪入中賊在大人側王者惡之留守大疫有土功退行句已風雨霜雪不時兵

起西方破軍殺將填入犯近臣謀逆王者惡之謂之鬼入陵守西南星秦漢有不臣者出入留舍金帛散天子大貴金犯大臣誅守南水守北旱人多疾疫退入兵起大喪荒饑辰犯邊塞兵起貴臣有罪歲凶退行秦地兵起客星犯守爲弔客天子下席流星入外國使來弔星犯人多戮死彗孛干犯大兵起積尸滿野除穢布新易主革命四星中央一星暈白曰積尸氣萬物之死氣也主人魂魄精爽又曰鈇鉞主死喪誅斬欲忽忽不明明則兵起大臣誅尸骸委積天官書曰鬼中白者爲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禍成井誅成質衡參衡潢天潢鉞井鉞井東井質則積尸也皆西南諸官際殺之分火爲罰星出無道之國而順逆不常故西南之占有德則衡正視明則潢均淫奢則傷敗而犯鉞亂政則災禍而入井威怒則誅殺而犯質鬼爲鶉火之首當大火西流之次故火占爲重也。　鬼北四星方聚色黑曰爐去極六十一度西南星入鬼二度黃道內司火之官主四時故火烽燧之事警急之候闇靜則吉角動則兵盜並起天下大發金火犯守尤甚。　鬼西南句曲七星色黑曰天狗去極八十一度西星入鬼一度黃道外天漢中主守禦吠則大皆應之移則天下盜起彗孛干犯狗疫災天狗墮地流血成川。　又南弧矢東南六星橫列色黑曰天社去極一百二十五度西星入鬼四度黃道外社之神也其工氏之子句龍能治水土故祀爲神星其精也主諸祠明潤社稷安角動逆臣圖危社稷星不具國亡金火犯兵起。

柳星張三舍同辰其辰午起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火（原注：發虎起柳五度，蔡邕起柳三度，）其宮獅子其律蕤賓其分周其屬三河宏農入柳一度河南入星三度河東入張一度河內入張九度。

柳橫列句首八星色赤十四度距首第一星第三星去極九十度黃道外六月日在其舍月與合朔九月且中其緯土其輔三宮斗建午之月爲仲夏草木繁故主草木柳性柔可以爲楛楛行曲直之性爲木之正故曰柳陰始生陽氣始衰而下注故曰注（原注：丁戈切，興味同，）爲朱鳥之喙故曰鳥味物自口入故爲天庫萬物生聚之極故柳爲聚味近末水味也萬物皆成有滋味也故爲天之廚宰凡享祀宴樂飲食之屬尚食之官也亦主霖雨土木之功星明順則陽精聚五味和天子桑盛豐潔萬物盛多用盛樂燕羣臣嘉賓醉酒飽德天下太平微闇則公陳覆大臣凶國用嚴刑角動則兵起口舌爲妖日月犯食王者惡之公膳乏絕大臣憂暈其北火災龍蛇多死殺貴城閉歲犯國用斧鉞其分義兵起久守君得貴臣天下安寧歲豐民樂退行亂臣干犯火入臣有慶賀于君犯守逆臣在君側大旱荒饑御膳有罪天子憂之退行兵喪並起出入留舍有急令士功大興填犯旱火退行入地動守之王者慎宴飲下謀上順守君臣和天下平金入天下兵大起退行入臣謀逆犯之有急兵久守將相受封爵乘犯歲饑民犯人多暴死辰犯大赦有叛臣守之得貴臣奪土地退行守飲食有毒王者慎之客犯守有姦客謀逆王與大臣慎宴集亦主兵喪流星犯其分災入之有客不得入出之有客不得出咮爲箝閭故也彗孛干犯兵喪並起臣淩君宗社危出

柳爲用斧鉞。大臣誅。亦有兵喪。大旱人飢。期三年。遠五年。　柳北三星、鼎側。色黑。曰酒旗。去極七十四度。西星入柳五度。黃道內。酒正也。主享宴酒食。星明。天子大饗羣臣。天下大酺。角動。金火客犯守。愼宴集。兵起酒肉間。　柳南鄰聚六星、色黑。曰外廚。原注：鄰聚，六角聚也。去極八十七度。西星入柳三度。黃道外。主烹宰以給宗廟饗百官占與酒旗及柳同。　廚南一星色黑。曰天紀。去極一百二十三度。入柳九度。黃道外。主享祀犧牲。辨毛齒、孳孕物。禽獸之官也。明潤吉。蕃息。金火犯守。牲死畜疫。

星方首從列七星、色赤。七度。距南大星去極九十三度。黃道外。三月昏中。十月旦中。其緯日。其輔三官。朱鳥之中星。南宮之正位。南陸之中道。炎帝明堂之星。凡星皆星也。此謂之星者。星爲少陽。鶉火陽精。向離明位。得陽之正。合日與辰。皆居中正。星之盛也。故以爲名。亦猶角亢之位爲辰之首。巳卯之閒獨謂之辰也。星數七。陽數成于七。故謂之七星。朱鳥之頸。咽吭之要。故爲員官。原注：宋均曰：員官，喉嚨也。喉舌之閒。吐納之道。物留則梗。故爲急事。主急兵盜賊。頸嗌爲身首之會。日中宜照萬物相見。故爲天都文明之曜。羽儀之所。煥乎其章。故主文繡。聖人南面垂衣裳而天下大治。故主冠冕衣裳。星明潤。國門四闢。王道大昌。闢則君昏臣姦。民勞國空。角動則有急兵。日月食其分。相易。月犯、臆官誅。暈則大獄起。有兵。月宿而霧。人民流亡。歲入大火穀熟。退行天子有變。盜賊起。外兵入。順行久守。輔將佐王。國有大變。火出入圖。失地。君有變。趾櫌危。中外兵起。春入有喜。退行地動。大火。塡入犯。穀帛貴。久守王道昌。后妃有喜。退行守天子不宜巡幸。金守二十日。有急兵。破國殺將。戮死遲暫。退行叛臣犯順。兵戰不勝。天子徙地。辰犯貴臣伏罪。亂臣在君側。留守天子變。法官有罪。大水傷穀。客星犯白衣會。后妃乖爭。衣裳顛倒。兵起宮中。流星犯。國有兵。入中有急事入。出有急事出。彗孛干犯。天子失位。貴臣交戮。嗣主不立。近百日。遠一年。出星張之間。狀如布帛。從風如飛火之變也。兵起國亡。　北上十七星、折布如騰蛇。色赤。曰軒轅。距南大星去極七十一度。入張一度。黃道經其中。南宮朱鳥權衡。太微爲衡。軒轅爲權。黃帝之神。黃龍之體也。一曰東陵。爲后妃宮庭。治六宮內政。以輔太微。主雷雨陰陽交感。則盛爲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霜。散爲露。聚爲雲氣。淫爲虹霓。離爲背璚。分爲抱珥。二十四變皆軒轅主之。中大星后也。次北一星夫人也。屏也。上將也。又次北一星、妃也。次將也。其次諸星皆妃夫人之屬。后南一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后宗也。右一星太民太后宗也。明潤色黃。后妃賢淑。子孫繁昌。輔相得人。角動移徙。中宮替位。風雨不時。人民流亡。東西角大張而振。后族敗。月犯女主災。火犯守后妃災。退行中奪女謀逆。震雷爲災。金守兵起宮中。塡犯天子將兵于野。辰守宮庭有誅。客犯守白衣會。龍蛇爲妖。流星出入。女主讒謗不安。大如甕。出其東西。其下積尸流血。女主憂。期三年。遠五年。出而退去。大亂易主。宮門閉。女主憂。期三年。遠五年。彗孛干犯。占與太微垣同。

七星西北鼎列三星。色黃。曰天相。去極九十度。西星入星三度。黃道外。大臣之象也。金火犯。宰相憂。相下極南五星、句折。色赤。曰天稷。去極一百三十八度。西星入柳十三度少。黃道外。后稷神。周棄爲后稷。烈山氏之子亦曰稷。主播種稼穡。星明歲豐。闇則歉。

張中方橫列六星、色赤。十七度。距西第一星去極九十八度。黃道外。其緯月。其輔二官。張者萬物盛極皆張大也。爲鳥嗉。故主觴客、天廚、飲食、賞賚之事。藏以受之。故柳爲咮。張以施之。故張爲嗉。又爲天府。主珍寶宗廟衣服。中方四星爲四輔。主、輔相天子。星明大則王道昌。輔弼忠良。闇則宮中無子。人多疾疫。百穀不成。角動有大賚之事。移失其處則臣謀叛。日月食其分。貴臣變。月犯將相惡之。暈則水旱。羽族多傷。歲入旱饑大火。久守歲豐。君臣輯睦。退行民多疾疫。火入犯兵大起。守之大將變。穀貴。有土功。久守歲豐民樂。外國客來。有和親事。入中有急事。退行其分地動。塡犯歲凶。有土功。入中關梁不通。兵起北方。順行宮中有慶。天下和平。退行后妃愼飲宴。金乘犯邊兵大起。退行將軍謀亂。出入留舍。其分兵起。守之水旱災。久守后妃有慶。辰入兵起。退行犯叛臣誅。人多鬬訟。久守大臣專權。王者宜戒不虞。客犯守占與柳同。流星犯諸侯謀亂。天下更政。出則有使于諸侯。諸侯受爵。民流亡。彗孛干犯。內外兵起。天子蒙塵。天下大亂。

北上匡斜四星、色黑。曰內平。原注：此在中台南。晉志據此四星亦曰內平。凡二內平。皆取平法度。此近權衡。三台近北斗。亦爲權衡。故皆有平法之官。去極五十一度。西星入張十一度。黃道。軒轅東北。執法平罪之官也。又主后妃內政。均明則刑罰平。不然反是。　張南句稷八鼎星中聚。六鼎星合十四星。曰天廟。去極一百三十五度。西星入張五度。黃道外。天子祖廟也。主祭祀。辨昭穆。客星守祠官有變。彗孛干犯。宗廟不享。

翼軫二舍同辰。其辰巳。起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爲鶉尾。原注：晉志起張十三度。蔡邕起張十二度。其宮雙女。其律仲呂。其分楚。其屬荊州。南陽入翼六度。南郡入翼十度。江夏入翼十二度。桂陽入軫六度。武陵入軫十度。零陵入軫十一度。長沙入軫十六度。

翼從橫曲折二十二星。色赤。十九度。距中央西端第一星、去極九十二度。黃道外。七月日在其舍。月與合朔。四月昏中。其緯火。其輔一官。其勢張布翻飛。爲朱鳥羽翼。又萬物皆有羽翼。故曰翼。孟夏天子飲酎用樂。爲天之樂府。文物聲明之所。主夷狄遠客負海之賓。星明則禮樂興。四夷來王。角動則夷使來。闇則天子有變。禮壞樂崩。移徙則天子舉兵伐亂者。日月食其分忠臣誅。月犯北人入寇。內兵多傷。春暈有赦。大風災。歲退入政散。民流。國有急刑。久守王者昌。將相和。術士用。環繞君好戰獵。宮中火災。火入犯天下兵起。退行逆臣犯君。歲荒民流。盜賊縱橫。龍蛇爲妖。水火作孽。塡守海宇清謐。退犯女主變。順行則喜。久守王者有德。天下和平。禮樂大興。金入諸侯旅拒。大臣爲亂。國有急兵。大風爲災。民多疾疫。辰入京師兵大起。大臣誅。守之水火爲孽。穀不熟。龍蛇爲妖。客星犯守。兵喪並起。君崩國亡。流星犯。兵起。大臣變。抵左君弱臣強。出翼天子大賚于四方。彗孛干犯。兵火起。大臣誅。出其閒。天下皆謀上。天子崩國亡。大水民流亡其所。指有自立者。期五年　翼北皆入太微垣。其南五星、折如斗。色黑。曰東甌。去極一百三十五度。西星入翼三度。黃道外。主甌越諸蠻夷。角動蠻夷內亂。有星則嶺海兵起。

軫匡獲四星、色赤、十七度、東北左轄一星、西南右轄一星、中長沙一星、其七星、距西北星、去極九十五度、黃道外十一月旦中、其緯水、其輔四官、孟夏萬物軫軫然、故謂之軫、正陽發明之所、地載神氣、風雷流形、萬物露生、故爾轄夾軫、其象如車載萬物而流行、潔齊於巽、故爲天車、又爲天廟、主車騎任載、其四星爲四輔、故主載軸、車輔之義也、居巽方、故主風、與尸、故又主死喪、以其正陽、故又主聲明、文物、儀衛、衣冠、朝覲之庭、陳車之所、凡軍出入皆占之、明則法駕備、動則乘輿出、角大則拜大將、出出車騎征伐四方、兩轄輔軫主王侯、左爲同姓王侯、右爲異姓王侯、軫近轄上下、蹠、遮轄、君臣相疑、七寸近、一尺遠、轄、明角兵起、移則邊兵入塞、不見爲車無轄、國有大憂、軫就聚、兵大起、長沙主壽命、明則天子、蓄、儲、嗣、昌、微闇不見、王者惡之、國統絕、日月食其分、后妃貴臣、蝕、月犯車騎行東南、入多風、西北入多雨、星則將死兵起、不勝、歲入中候其所出及二十日兵起、退行有喪、亦有赦令、守東穀貴、南西有女、桑貴、北則大水火、入大喪相死犯之兵盜、並起水火爲災、人多妖言、政令不一、守南北人多疾疫、萬物不成、外國有亂、退行入大將凶、大火墳、出入留舍六十日、大火旱乾、大饑、守犯土功大興、國亡、期一年、退行大兵凶、金犯諸侯旅拒、大兵起、守之大行封爵、出入留舍四夷兵動、從左轄退行入兵起、雀下楚分大災、辰入兵起、久守大水、守北執法官凶、客星守外、兵入宮、君死國亡、流星入兵喪、並起、貴臣法官爲亂、犯長沙、王者惡之、民大流亡、彗孛干犯、兵喪並起、出軫天子崩、兵起、宮中車騎無主、臣人無君、期三年、遠五年。　北上爲太微垣門、右轄西近翼二星、色黃、曰軍門、去極一百一十度、西星入翼十五度、太黃道外、天子六軍之門、主營候、彪尾、威旗、角動兵起、移徙、道不通、餘占如南門。　其南斜列四星、色黃、曰土司空、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太南星入翼十一度半、黃道外、主土功及界域、懷遠方、致職貢、土金火犯守、天下大亂、男不得耕、女不得織。　其東橫聚七星、色黑、曰常丘、去極一百一十七度、西星入軫十二度、主東方三韓之屬、九夷之國、占與東甌同。　其西南下三十二星、蕤賓、色黑、曰器府（原注：如蕤賓縱橫而聚也。）去極一百二十六度、西北星入軫二度、黃道外、主樂器金石絲竹之府、星明則禮樂興、神人和、闇則八音過密、國有憂。

天漢

天宰氣化水包而舉之、似載乎地、故地上中下皆水、其精氣上騰爲河漢、從地中之河漢也、亦受日之光、而其色白、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又曰、昭回于天、言其有光成章、亦如星也、故天官書曰、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星、衆則吉、少則凶、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則多水、少則旱、其大經也、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爲二道、其南經傅說、魚、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匏瓜絡人星、牽、造父、騰蛇、王良、附路、閣道、北端大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闕丘、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沒、此自東徂西之勢、以天運而言也、然其本屬水、與陰氣生于五月、潛萌天稷之下、邁及井鉞而達坤維、陰氣始出地、故當七八月而最明、進踰乾維、中天而高、降及艮維、則下接乎地、漸滅沒矣、故東井得天漢上流、星紀得天漢下流、以陰氣盛衰爲言也。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四中下

錄第二中下

歷象

緯曜占候　日　月　歲　熒惑　塡　太白　辰　雜星　煙氣　五行　災異

緯曜占候

孔子於天道命罕言、不語怪力亂神、其作春秋、略瑞異、紀天變、而不言占、示人以常經通訓、使之篤恭行事、銷弭其本、所以事天立命也、子產謂天道遼、人道邇、裨竈焉知天道、亦孔子志也、然書載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詩載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正月繁霜、我心憂傷、煜煜震電、不寧不令、月離于畢、俾滂沱矣、皆孔子所刪定、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原注：遷亦變也。）以推移書、則又周公之所制作、孔子以爲禮經者也、則變異之有占候尚矣、第孔子志而弗辨、爾故其說見于百家傳記、皆出于孔子六經之後、往往國殊窟穴、家占物怪、淩雜米鹽、然稽其說、先天則有見、後天則有徵、於嬴縮犯守、飛流陵昃之際、則必有兵喪水旱禍亂之端、亟以告誥、亦足使恐懼修省、不敢泄天自肆、以天道正人事、以幽契明、以遠徵邇、於道教有補焉、故司

馬遷作天官書，察變異，本禨祥，謹占候，漢代諸儒，頗言災異，後世賢宰相，稍人君，惟天可畏，日取四方所上災變水旱事，奏之，以福其君，使側身修行，迄僭或以爲天變不足畏者，卒禍其國，聖人志而弗辨，後世既書復說，又爲圖象，本諸行事，于天道命運，詳有功于聖人矣。天官書曰：常星之變希見，三光之占亟用，常星五宮列舍，原注：中宮及東南西北也。三光七政緯曜也，常星既不移徙，祇有小大、明闇、角動、芒刺而已，故其變希見。七政則周行乎天，嬴縮不常，又爲彗孛槍棓，蓬蝎殘賊，不勝妖異，故其占亟用，故自日月薄食眺朒，原注：朒，土了反。賊，女六反。五星之變，兩星同度曰聚，精氣變化曰散，芒角相接曰鬬，輪郭侵入曰食，在上而下曰乘，在下而上曰陵，穿宿而過曰歷，居宿不動曰守，周匝曰環，屈曲曰繞，東西曰句，南北曰巳，二尺內曰觸，一尺內曰犯，近逼曰抵，相覆曰掩，自中曰出，由外曰入，先期曰蚤，後期曰晚，已見而伏曰伏，已伏而見曰見，退行而西曰逆，軌道而東曰順，凡二十四變，其妖星之變，則又有方所、丈尺、氣色、音聲而各有占，戰國秦漢以來，占候家有甘石歷、五星法、天官書、太初歷、京氏占、風角書、集星章、天文志、至建安初，劉表爲荊州牧，令武陵太守劉叡集諸家占自經星緯曜變，占外又有瑞星、妖星、客星、流星等占，號荊州占，今取其傳于理者著于篇，其事驗詳見三史及晉書，故不重出云。

日

天乘陽垂日，徑一千里，太陽之精，人君之表，陰陽之爲日月，乾坤之坎離也，離爲日，內陰而外陽，內闇而外明，坎爲月，內陽而外陰，內明而外闇，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故其體不易，登天而曜其精，入地而構其精，萃而爲天地之精，散而爲萬物之精，進退而爲寒暑，往來而爲晝夜，著道體本然之明，更代迭繼，輝光不已，爲天地靈不昧之心，容光必照，爲鬼神之良知，故日爲天之魂，月爲地之魄，日爲天地之命，月爲天地之性，日光不定，陽之動也，月光瑩定，陰之靜也，日行陽度則盈，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遠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天爲父，日爲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爲夫，月爲婦，故日東出，月西生也，日爲乘陽之宗，七政之主，將旦則清風發，羣陰伏，出于暘谷則爲大昕，宣照天下，天子當陽，欝明而治，萬里同軌，夕則入于蒙汜，轉于地中，藏于陰墟，羣生欝晦，入寢以息，以存夜氣，晝夜一周，與天同度，其數十，原注：月甲壬癸。故有十時，原注：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卓，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僕，晡時爲使，日昳爲賓，隅中日出廣，不在等祿，王公職其位，二分二至，進退有常，以別四時，主照臨萬物，發達元陽，施仁行惠，以贊化育，典致天神，謂之曜靈，王者當陽，能自昭明，德平章百姓，百姓昭明，焯曜光澤，暴道不忒，行失中，違常則，昃道僭差，長爲淫，短爲旱，奢爲扶，原注：奢大扶附也。扶則邪臣進，正臣疏，君子不足，小人有餘，原注：晉杨短尺五寸八分，極長夏四尺一寸四分。中則七尺三寸六分，減過不及，則爲變也。心昏塞沈湎，非度闇之反陽爲陰，則煤而無光，國亂無政，民不聊生，則晝昏而行人無景，苛急而暴，則行疾，怠慢而敖，則行舒，凶沴惑變，則變色示象，亦則亂臣謀逆，黃則兵戰，其國紫，黑則乘輿寢，青黑則宸，赤則黑則兵興並起，象見則山河分裂，入而復出，則儲

王彊，二三並出，則分主立，烏出則天子蒙塵，烏見則昏蓋在位，中有黑子、黑氣、黑雲，乍三乍五，賊臣犯主，樞星直井無影，則食，陰盛而合朔之際爲月魄掩之也，月先天則食晦，合朔則食朔，後天則食朔夜，皆臣專君，子逆父，婦乘夫，小人病君子之象，故詩人以爲不臧，而幽王身弒國亡，春秋書三十六食，而弒君三十六，則日食天變之至大者也，是以天子不舉修德以自責，伐鼓于社以責陰，諸侯伐鼓于朝以自責，則幣于社以禮陰，故右虧則折右肱，左缺則喪左弼，上食則君失位，太子登極，下食則君嫌將失位，分同度至相遇則災輕，正陽之月隱未作則災重，原注：分二分，至二至，孟夏爲正陽月隱陰也。王日則天子下席，相日則宰輔伏辜，因死則臣下知折，休廢則人民疾疫，春食則水，夏食則旱，秋食則兵，冬食則饑，分則輕，過則重，既則尤重，始食之分輕，當食之分重，復明之分吉，卯辰前則卑重，午未後則事輕，食而星殞，爲讒並興，國亡易主，方食而雲興，雨降，天子有德，地震，訛謠並興，國亡易主，方食而雲興，雨降，天子有德，

月

天乘陰垂月，徑一千里，太陰之精，后妃之表，大臣之象，配日佐陽，含宏光大而代終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其數十二，一晦朔而與日會，日行十三度有奇，十二月而周天，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晦朔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從陽，秋冬北復陰，制節謹度，以順爲正，以謙爲德，所以長乘陰也，典致地祇人鬼，謂之素靈，其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爲日之影，分爲二曜，坤順承天，配爲二儀也，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者，月一面受日之光，如彈丸塗粉之半，側視之則彎，見如鉤，對視之則正圓如鏡，半側半正，則如上弦，故月光常側，自人視之，乃有偏正而爲晦朔弦望，非明魄淒生而有盈闕也，故以人觀象消長盈闕，合夫八卦，陰魄爲主，陽明爲賓，自然之數也，晦而存神，合朔而化，三日而始見一陽之光於西方，庚地坤之震也，八日而上弦，見二陽之光於南方，丁地坤之兌也，十五日望，則三陽全於東方，甲地坤爲乾也，十六日下，見一陰而生魄，平旦沒於西方，辛地乾之巽也，二十三日見二陰之魄，而下弦，平旦沒於南方，丙地乾之艮也，三十日則晦而無所見，三陽藏伏於北方，壬地乾爲坤也，於是周天會日而復見一陽，月中有景者，月金水皆受日精之光，故皆能受物之景，天包地外，地在天中，中間太虛，日月往來，日隨天而在地中，則月隨天而在天中，日光從地四旁而上，月乃受之以爲光，故月中之景，即地之景，其容明者，地涯之水景也，日行中道爲黃道，又爲光道，而月則有九道，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行中道則安寧和平，若失節度而妄行出陰間，多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多慢政，北三尺太陰大水兵，出陽間人主驕恣，外南三尺陽星多暴獄，南三尺太陽大旱喪，以靜虛卑遜爲德，陰幽肅殺爲主，刑以措而不用爲道，故泰之六五，陰乘陽尊，則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歸妹之六五，則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陰不敵陽，后不夷主，臣不過君也，

故歲日則奪曜，同度則無光，伏而晦藏，乃得其常，晦而見於西方，謂之朓，朔而見於東方，謂之側匿，朓則侯王舒，側匿則侯王肅，小僭小毀，大縮大滅，君刑緩則行疾，君刑急則行徐，不當沒而沒，不當望而望，則破軍殺將，當出而不出，當弦而不弦，臣下僭姦，刺則賊臣專政，將臣不肅。原注：剌，如刺出也。光齒則后妃絕理，賞罰不當。原注：光如鏃鏃也。二三並出，則中國亂亡，乍南乍北，則兵刑失理，或進或退，則外戚亂朝，並明則姦邪並作，明動則女主失行，變色則將帥有殃，虹貫則中宮僭位，重輪則椒房有慶，色青則主病人飢，色赤則兵起大旱，色白則其分有喪，色黑則宮闈有賊，色黃則其君有德，五星入則其君逐，食五星沒則其國亡，五星環繞則王者惡之，兩角出則山河分裂，三無魄則其望必食，月傍受日光，一面則圓而明，望明中有闇虛，望則與日正對，為闇虛所射，且至精不二受，故陽勝陰，火息水，是以食皆君臣、父子、夫婦、綱常之錯亂，故亦凶也，必食於望者，誅其盛也，是以謂之常，故食則修刑，后妃理內政，所以修陰也，食既其分大將凶，食戊己則水旱，丙丁則豐穰，辰巳之方無麥，午未之方無禾，方戰而食則主敗，食而雲與雨降，有兵不戰，遇月食，后妃凶，大臣憂，外國易主。

歲

木行之精，蒼帝之神，震氣之隱，是為歲星，徑一百里，於乾為元，於德為仁，于事為貌，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時主春，其色青，其音角，其性柔惠，生物之星也，日行二十八分一十八秒。原注：晉志、史記作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東方十二度，百日而止，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其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舍，四仲則歲行三舍，歲歷一辰，十二歲而一周天，故謂之歲星，取一歲之義命之也，一曰攝提，一曰重華，一曰應星，一曰紀星，凡四名，歲陰在寅，正月歲星在營室，是月日月亦會營室，室為歲廟，謂之清廟。原注：甲乙，歲陽。寅卯，歲陰。歲陰，太歲所在之辰也。凡日月右轉，所會之次謂之歲。五星亦右轉，與日月同會於其次之宿，乃其星之廟也。謂之廟者，日月陰陽之紀，五星遇其會，所乘陰陽之王氣，故謂之廟。亦三光所會，謂之帝庭，帝座也。案：天官書與漢志，歲星之出與所在之會多不同。天官書：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甘氏在建星、婺女，太初歷在營室、東壁。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其歲大水。太初在奎、婁。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歲早旱，晚水。太初在胃、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跰踵，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太初在參、罰。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炎炎有光，偃兵，惟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旱，晚水。太初在東井、輿鬼。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太初在注、張、七星。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太初在翼、軫。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太初在角、亢。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甘氏在七星、翼，太初在氐、房、心。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帥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石氏曰名天皇，太初在尾、箕。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其失次，有應見昴。石氏曰名天宗，太初在建星、牽牛。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黫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甘氏在心、尾，太初在婺女、虛、危。正月日月會于營室，天官書謂歲陰在寅，星居丑，以正月與斗、牛同出，則不合矣；太初歷謂在營室，則與日月同會，故室為歲廟也。故曰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逆順，其精升為天帝，降為太微，佐天為冢宰，貴臣出媛而首庶物，儲元，居正，月入君之象，主發政施仁，主嗣司人之德，主歲事，為統首，紀號令，主穀及百果草木，故又為大司

農，司肅典致時雨。原注：肅，時雨若。主倫宗，於地則主齊魯及東夷，清謐安靜則天子壽昌，天下安寧，人民尚德，風雨時順，百穀豐登，王者不仁，使神虐民而貌不恭，不能建元育物，毀山藪林，窮極土木，逆春令，傷木氣，則歲星行罰，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超舍為贏，退舍為縮，贏則兵不復，縮則國有憂，兵敗將死，所去失地，所居得地，所在之國謂之得歲，不可伐，可以伐人，對為衝歲，國乃有殃，贏縮之衝，其殃尤甚，久守則禍重，逆行則禍起，搖動人主怒，無光仁道失，又其星各有占，歲星赤而角，其兵張，黃而沈，其野穰，青黑為疾為賊，赤灰為喪，為敗，順角而戰者勝，逆則不勝，乍小乍大，其色數變，王者惡之，宜行赦令，當見而忽亡，野死之王，周禮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祆祥。原注：相，所見之相也。七政而祇以歲占，故自左氏傳、天官書、諸星家，歲星之占為重，以其居五星之首也，故王者奉天必謹候歲星，凡月食五星，其國皆亡，食歲星則饑，后妃傾，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月遇之，臣逼君，女主憂，與它星遇而鬭，天下大亂，二星相近者殃大，相遠則淺，從七寸以內必之。原注：必，有禍也。歲星與土合為內亂，饑，主勿用戰，敗，填不避歲，則后帝共政，與水合則變謀更事，火為旱，為饑，金為白衣會，為水及大將死，鬭則破軍殺將，水金在南為牝牡，年穀大熟。原注：水金陰，歲陽，故曰牝牡。陰南陽北相交，故穀熟。金水北，歲偏無。原注：陰陽不交，故歲或有或無。凡三星合是謂驚立絕行。原注：有兵喪，故驚，改主絕祀。其國內外大亂，有兵有喪，民人饑乏，改立公王，四星合是謂大湯。原注：湯，音蕩也。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罰，亡其國家，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一星居舍，四星就合，為從所聚之國王天下，從歲星其舍冀入，以仁致天下，凡五星失次，伏逆變而皆生妖星，皆主兵喪大亂，歲星之變為天棓、天槍，原注：楚行反。天猾、天衝、國皇、天欃、原注：音參。及登、天根、天荊、眞若、天猿、天樓、天垣、蒼彗，凡十有四星，出以甲寅，兩青方在旁。原注：京房妖星皆見于日旁，有五色方雲，五星所生，以五寅日出。天棓星一名覺星，本類星，末銳長四丈，出東北方西方，則天下爭兵，天棓星長數丈，兩端銳，出西南方，不過三月必有亂，君破國伏辜，其餘殃為旱饑暴疾，天衝星如人，蒼衣赤首，不動，出則臣謀主，兵變君死，國皇星大而赤，類南極老人，去地三丈，如炬火，出則內難，兵喪大起，天欃星長四丈，本類星，末銳，類雲，狀如牛，出西南方，主捕制，出則為兵為亂，為喪為旱，枯骨藉藉，赤地千里，彗星亦曰埽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竟天，皆五星所變，故其色各類其星，歲蒼，火赤，土黃，金白，水黑，體無光，出必傅日而假其光，故夕見東指，晨見西指，在日南北，隨日光而指，觸搓其芒或長或短，所出殃著，所指殃發，行遲殃深，行疾殃淺，皆為大喪大兵，除舊布新，易主革命，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原注：音背。惡氣之鍾，尤重，殃甚于彗，出與本星合，或行及本星。原注：如蒼彗遇歲，赤彗過火。或合它星而行及之。原注：如蒼彗及歲之妖星，合過火土金水而孛之也。皆為客犯主，臣犯君，必有篡弒放廢之禍，大亂革命之舉，故凡妖星，彗孛其首也，妖星之變見諸星家者七八十名，類無象占，其可攷者，則各附本星之下，歲星之有象占者凡六星。

熒惑

火行之精，赤帝之神，離氣之隱，是為熒惑。徑七十里，於乾為亨，於德為禮，于事為視，其位南方，其日丙丁，其時主夏，其色赤，其音徵，其性剛烈，長物之星也。每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巡日宰恣。出入無常，日行七十六分四十秒，月行十九度，其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三十三歲一周天。謂之熒惑者，取不常之義命之也。一曰罰星，一曰執法。天地之初，祇有水火，故天一為水，地二為火。水則川瀆波濤，為霧雨，趨下而緩，稱於陰氣；火則熾焰激烈，凝為日星，騰上而速，合為剛風，皆有形而不定者也。故其變化不測，而其行不常。熒惑火精，惟與大火合，而心為熒惑廟，謂之明堂，故曰察剛氣以為熒惑。其精為風伯，佐天為理，內理政，外理兵。凡五星皆天之使，熒惑獨疾速專恣，故為天之大使，巡撫萬國，司察臣下之過，而主亂及天下。火紀出納之令，又為大鴻臚，主死喪，司哲典，致時燠。原注：哲，時燠若。主南嶽，於地則主吳楚及南蠻。赤明澤潤，軌道無變，則上下有禮，不僭不忒，王道和平，無孽火之咎。王者嚮禮，視不明，不能亨通長物，逆夏令，傷火氣，則熒惑行罰。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違道則占。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其國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大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歷紫宮太微，謂之火入室，王者惡之。凡失道為悖亂殘賊疾喪饑兵殃。逆至躔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陽為男喪，陰為女喪，角動環繞，乍前乍後，或左或右，為之作態，低昂為殃益大。出則兵起，入則兵散，昏見君弱，權臣擅命，大行誅殺。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

行疾則兵聚東方，西行急則兵聚西方。緊小而闇，謂之悖惑，有急兵，姦伏滿野，動搖廢弛，原注：廢，弛也。則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原注：類，其黨也。句已，戰凶，軍有圍。退行芒角如鋒刃，天子毋出宮，下有伏兵。芒火四出，衆為亂，天下兵起。色變如死灰，瘵大，謂之急耤，賊臣犯上，宮庭流血。黑角刺中，則兵器有焰，孽火然地，主喪，國亡，天下分裂。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大火，為焚廟逐君，主命惡之。凡五星行至其廟，謹候其命。當見而忽亡，不知所在，則必為童謠妖言，以告其徵，然後出於危亡之國，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月食則女主憂，大臣大將凶，觸月則逆兵入宮。與它星鬬，光相逮禍深，不相逮禍淺，其所舍則兵聚其下。順戰勝，逆戰敗。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卻。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與水合為焠，原注：焠，相熄也。音內反。與金合為鑠，為喪，原注：鑠，銷也。相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合土為憂，生孽卿，原注：文，絳鈎火土合則為鑠治，鑠治成則火興，火興則土之子焠，金乃銷鑠，鑠燔則土無子，無子輔父則益妖孽，故子憂也。合木居妃死，為北軍，用兵戰敗，歲歉民飢。原注：歲，木散殺故飢。北居舍而四星來聚其分，與人以禮致天下。其精變而生妖星，則為昭旦、蚩尤之旗、昭明、司危、天讒、天陰、晉若、官張、天惑、天雀、赤若、赤彗，凡十有二星，出以內寅，兩赤方在旁。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或為赤雲，其長竟天，或謂其色上黃下白，或謂若植雀而長竟天，或謂如箕而長二丈，其末皆有星。凡妖星其末皆如星而非星，若雞伏光，魄然而不定，蓋非五行正氣也。蚩尤旗見，外兵極外，流血四夷，內兵極內，流血宮闈。昭明星亦名歲華星，赤帝之精，象如太白而七芒，中角長出，末銳如筆，又名筆星，或謂如太白光芒而

不行，或謂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或謂狀如三足几，上有九彗上向，或謂赤彗分而為昭明。昭明滅光，為起霸起德之徵，所出之國，兵起多變。一曰大人凶，兵大起。司危星大而白，如太白，有毛有目，兩尾兩角，出正西方，去地可六丈，數動，察之而赤，為兵亂乖爭，天子以不義失國，豪傑並起，辨盟大臣行主德。天讒星彗屬，狀如劍戟，長四五丈，白色，數動，主殺罰，出則讒亂饑兵，白骨蔽野，弋戟如林。凡有象占者四星。

填

填星，土行之精，黃帝之神，坤氣之隱，是謂填星。徑五十里，於乾為貞，於德為信，於事為思，其位中央，其日戊己，其時四時。原注：月令：土王季夏，未月坤在西南離兌之間，致養之道也。今日四時以分王，為四時四端，不言信，仁義禮智皆本信，非信則德不成；四時無土位，非土則物不生，故信分主于四維。土寄王於四季，各十八日，總得七十二日，其四時各去其十八，亦各得七十二日，共三百六十日，其尊位則在于季夏，合體則分于四季也，故曰其時四時。其色黃，九芒，其音宮，其性重厚，養物之星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歲行一宿，二十八歲一周天。謂之填者，取其安靜之義命之也。一曰地侯。雖則地類，然根本五行，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常以甲寅始建斗之歲，仲冬丑月日月亦會于斗而始行，故南斗為填星廟，謂之文太室，故曰歷斗命以定填星之位。其精為鎮星，佐天為司徒，主布德施教，又為女主，司天下女過，又天子之星，有七之主，察安危存亡之幾，以降禍殃，又主歲功、穡事、土功、喪葬、復土之事，凡丘墓陵寢之神。司聖典，致時風。原注：聖，時風若。主嵩嶽，於地則主三河宋鄭。黃潤明靜，軌道無變，則有土之君厚下安宅，

四隅不登，民狎于野，時和歲豐，無物產之妖。夫觀言視聽，以心為主；仁義禮智，為心之德。心思不容而得其正，則主靜不動；四德皆失，四事皆逆，四時皆逆，則心失其正，為妄為狂，於是四星皆失其道，填星乃為之動而行。罰緩則不逮，急則過舍，逆則占。凡所居之國吉，未當居而居，已去而還居，則得土，不乃得女。當居不居，已居還去，則失土，不乃失女，不有土事，若女之變，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國福厚；易，福薄。原注：易，疾過也。厚不可伐，易可伐。其贏，王不寧；縮，軍不復。失次上二三宿，有王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地動。句已芒角則為覆為雷，山崩地坼，鬼哭人流，龍蛇為妖。角青黑主疾疫，民大疫；角白四刑，天子入陵，大臣復土，大水為災。變色赤，赤地千里，為火為饑。當見而忽亡，則為老人婦女，下發陰禍，天崩地陷，城復于隍，改易太社。月食有大誅殺，觸月謂之土瘴水，女主入陵，兵敗革政。與水合，積而擁閉，有覆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一曰為變謀更事，為旱。合金為疾，為喪，為內兵亡地。合木則饑，外兵勝。與歲相守，內亂易主。居舍而四星來聚其分，與人以重德致天下。其精變而生妖星，則為五殘、獄漢、燭星、大賁、昭星、絀流、旬始、原注：旬一作營。蚩尤、虹蜺、蝂谷、天上、天伐、從星、天樞、天翟、天沸、荊彗、黃彗，凡十有八星，出以戊寅，兩黃方在旁。五殘星亦名五鋒星，表有氣如暈，有毛，狀如辰星而角，居正東方，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而青，或謂蒼彗散為五殘，五分毀敗之徵，主乖亡，急兵大喪，政在伯野，不利其衛。獄漢星亦名咸漢，出正北方，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下有三彗從橫，主逐王刺主，出則陰精橫兵

起其下，大喪凶，哭聲盈野，四夷驚動，燭星狀如太白，有三彗上出，其出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有大盜不成，又以五色占，旬始星出北斗旁，狀如雄雞，其色怒青黑，象伏鼈，原注：鼈一作黽，黽，蛙也。一曰黃彗，分爲旬始，主兵橫起，諸侯雄鳴，期十年，聖人起而誅滅之，凡有象占者四星。

太白

金行之精，白帝之神，兌氣之曜，是爲太白，徑一百五十里，于乾爲利，於德爲義，于事爲言，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時主秋，其色白，其音商，其性嚴肅，收物之星也，日行一度二十七分，一月行一辰，一歲周天，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伏，伏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伏，伏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晨戌，入以丑未，其入其出，必以風雨，春見東方以晨，秋見西方以夕，其出不過參天，原注：三分天之一，辰卯中酉之間也。過午爲經天，原注：太白陰星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故曰不過三天。日陽也，日出則星亡，太白乃晝見，午上行而過之，謂之經天。謂之太白者，取其方色命之也，晨出東曰啓明，夕出西曰太白，一曰殷星，一曰大正，一曰營星，一曰觀星，一曰宮星，一曰大衰，一曰大澤，一曰終星，一曰大相，一曰天浩，一曰序星，一曰月緯，一曰開星，一曰火鼻，一曰衆星，一曰官星，一曰梁星，一曰大囂，一曰天表，一曰大爽，凡二十二名，附日而行，仲秋日月會于角亢，太白亦會于角亢，亢爲太白廟，謂之疏廟，故曰察日行以處太白，其精爲雨師，佐天爲大司馬大將軍，位上公，掌九伐之法，以行天討，又爲女主，主衛，凡金革兵械，行陳法令，師衆律度，車騎部曲，皆主之，司又典致時陽，原注：時陽者。又主西獄，于地則主秦、隴、羌、戎、西域，白光靜潤，軌道無變，則天子有道，中國安強，師貞而丈人吉，王者悖義好殺，綸綍不從，不能利物而反害之，逆秋令，傷金氣，則太白行闕，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率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剛，其始出西方，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庫，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必有破軍篡國，野死之王，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所當之國破，未當出而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兵起，所當之國亡，當期而出，其國昌，出東爲東，方入爲北方，出西爲西方，入爲南方，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原注：鄉，向也。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入七日復出，將軍戰死，入十日復出，相死，入又復出，王者惡之，出三日而復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耎而伏，原注：耎，退也。其下軍破將敗，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乃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兵雖衆，敵食其穀，師雖多，將爲人虜，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西出失行，外國敗，東出失行，中國敗，色白五芒，出蚤爲月食，原注：先期而出，與日相蝕，不見者則食。晚爲天祅彗孛，蝕應道之國，出而留桑榆間，病其下國，原注：行遲而下也。率日平正，出桑榆上，餘二千里。上而疾，過參天，原注：未申之間。疾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經天，天下革命，是爲亂紀，人民流亡，晝見與日爭明，彊國弱，弱國彊，女主昌，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爲贏，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太白居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爲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卑淺吉深凶，行疾用兵疾吉遲凶，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小以角動兵起，角敗戰吉，不戰凶，擊角所指吉，逆之凶，進退左右，用兵進退左右吉，動搖躁躁吉，靜凶，圜以靜，靜吉躁凶，出則兵出，入則兵入，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強，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鷄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強，鷄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伏而出兵，兵有殃，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出卯，東國勝，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南，南勝北方，正出酉，西國勝，其色大圜黃臭，原注：臭，澤也，音澤。可爲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其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憂有木事，黃圜和角有土事有年，角明見彩，戰勝，黑角銳夾伏兵大戰，居實有得，居虛無得，原注：實在宿度，虛在宿不常也。合行勝色，原注：合度勝，色正。色勝位，原注：色正，當尾宿。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原注：行得其道，得一作德。當見而忽亡，則爲壯夫處於林麓，以發兵禍，大呼華起，革命易主，月食以強國戰，襲月則大將戮，女主憂，行與月並爲戰，並西方主戰，並東方客戰，一尺而城拔，二尺而國病，三尺而軍毀，五尺則不戰，出東方若西方晦而未盡三日朔而始生三日，與月並，其間容指，入月八日，戰主敗，破軍殺將，二指則入月十二日，主敗，城拔，三指則入月十七日，主敗，將走，四指則入月二十日，兩軍交綏，客主俱敗，五指則守而不失，陳而不戰，入房心間，謂之金上堂，逆兵犯君，凡犯列星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逃火兵喪大起，與木合光戰，不合不戰，合相毀，有破軍殺將，故天子將將，將軍將兵，必謹候太白，居舍而四星來聚其分，眞人以義致天下，其精變而生祅星，則爲天杵、天柎、伏靈、大敗、司姦、天狗、賊星、天殘、卒起、若星、帚星、若彗、竹彗、牆星、猿星、白雚，凡十有七星，出以庚寅，兩白方在旁，天狗星狀如大奔星，色黃，有毛尾，旁有短彗，有聲如雷，其下止地類狗，所墮望之如火光炎炎，原注：炎，音焰。衝天，其上銳，其下圓，如數頃田處，或謂狀赤白有光，下即爲天狗，又謂流星有光見人面，墜無聲，若有足者，曰天狗，其色白，其中黃，黃如遺火狀，主守禦，候兵討賊，出則天下大戰，破軍殺將，人相食，其下流血千里，天狗食之，國亡革政，其惡氣所鍾，又甚彗孛，其衝禍尤重，賊星亦名六賊，出正南方，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或謂狀如彗，惡氣如五殘，出則天下禍，合逆侵亂，檻其下兵起，不利其衝，凡有象占者二星。

辰

水行之精，黑帝之神，坎氣之曜，是爲辰星，徑一百里，於乾爲貞，於德爲知，於事爲聽，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時主冬，其色黑，其音羽，其性舒緩，藏物之星也，一日行九十九分六十二秒，一月行一辰，一歲周天，常以四仲月出，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亢，十一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常與日月之會同辰而出，正春日月會于營室，春分辰見

奎婁。仲夏日月會于東井。辰星亦見東井。且月行一辰。出辰四正。得辰之中。能正四時。與北辰同象。故命之爲辰。一曰小正。一曰長庚。一曰天攙。一曰安周星。一曰細爽。一曰能星。一曰鉤星。一曰紐星。一曰鑠星。一曰伺祠。凡十名。附日而行。季夏日月會于柳七星。辰星亦會于柳七星。七星爲辰星廟。謂之員宮。故曰察日月之會以定辰星之位。其精爲河北。佐天爲廷尉偏將。主生物以布其紀。以理四時。明罰斂法以平天下。主凡天下水土之政。與日月同精。故爲女主。掌八柱九川以載地。故爲大臣司諫典。致時凝。原注：謀時寒若。主北嶽。於地則主燕、趙、代北、北夷、諸旃裘之國。引弓之民。黑潤軌道無變。則天子惠澤逮下。托濊涵沐。萬民豐樂。理法平而無冤民。四夷來王。中國安强。河漢安流。民無水害。王者督闕睿聽而行昏韓。刑罰不中。冤訟上聞。逆冬令。傷水氣。則辰星行罰。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則占。其時宜效。不效爲失。原注：宜見不見爲失。罰之也。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四孟皆出。易主命。四季皆出。大兵喪國亡。孟出爲月食。晚出爲彗星天矢。春不見。大風物不生。夏不見。旱六十日。物不長。秋不見。有兵。物不實。冬不見。雨六十日。漂沒城邑。物不藏。當效而出。色白爲旱。黃爲熟。赤爲兵。黑爲水。青角兵變。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兔。其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地亦大動。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積於西方外國利。辰星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

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出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常見而怒亡。則爲婦人發陰謀。衆叛兵起。國亡。月食以女亂。與月爲合戰。與月並占同。太白與他星過而鬬。天下大亂。出房心間地動。合土爲疾。戎狄兵興。下人謀上。亦爲大水。辰星與太白俱附日。其精感深。皆鍾肅殺之氣。爲誅爲伐。爲刑爲法。效出對代相爲兵徵。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有軍不戰。原注：辰水也。太白金也。金生水。母子不相從。故不戰。母子各出一方爲格。格不和也。故亦不戰。辰星入太白中五日已乃出。及入而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原注：太白也。角爲旗。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鬬。大戰客勝。兔。主人吏死。過太白。間可械劍。原注：械音函。其間可容劍也。小戰客勝。兔居太白前旬三日。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歷太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戰。故凡占太白必占辰星。則兵之進退勝敗決矣。居舍而四星來聚其分。黃人以法致天下。其精變而生妖星。則爲長庚、枉矢、填女、拂樞、滅寶、繞綖、驚理、大奮祀、天美、天毚、天殃、天社、天歷、天麻、天林、天蒿、端下。黑彗。凡十有八星。出以壬寅。兩黑方在旁。長庚星。原注：詩大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毛氏注。皆以爲明星太白。先日東方爲啓明。日入西出爲長庚。庚續也。續日之光也。故起家又謂太白爲長庚耳。然皆明爲太白。且以爲辰星。皆附日而行云。此長庚則又辰星之變爲妖星者也。如一匹布著天。見則兵起。枉矢星類大流星。蛇行而蒼黑。望之如有毛羽然。長數丈著天。見則反兵殺將。相合爲亂。亦爲以亂伐亂。凡有象占者二星。凡歲之天荆、天猿。火之照旦、天

惑。土之天樞、荆彗。金之竹彗、白彗。水之拂樞、天蒿等。雖無象占。大抵皆彗孛欃槍之類。精氣之散。惡氣之生。皆爲喪爲亂。爲兵爲亡。

雜星

自五星變散外得名而有象占者。曰瑞星、妖星、客星、流星、隕星。凡五類。

瑞星者。出爲天下之瑞而有徵者也。天精而見。曰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出於有道之國。或謂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一黃星。三星合爲景星。又謂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見則人君有德。天下大豐。歸邪星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兩赤彗上向。上有蓋狀如氣。下連星。出則有歸國者。格澤星。原注：一音鶴鐸。狀如炎火。其中黃白。起地上。下大上銳。見則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原案：前漢書、晉書俱作必有大客。此據史記。周伯星。色黃有光。煌煌然而無芒彗。所見之國大昌。含譽星光曜似彗。所照有喜。

妖星者。其見無期。其行無度。錯出五緯之間而爲妖孽者也。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或謂六丈餘。星大而赤。常以夜半出。十月。其下兵起大亂。地維星亦名藏光。亦出四隅。大而赤。去地可二丈。如月始出。其下爲亂者亡。有德者昌。燭星大如二斗器。色白。亦名王星。狀如夜火之光。多至四五。少則一二。或謂出西南。長數丈。左右銳。出而易處。出則大水大旱。人相食。其下亂臣戮死。天鋒彗象矛鋒。刺天。從橫見則天下兵起。血流成川。老子星。色淳白。所見之國爲饑爲凶。爲善爲惡。爲喜爲怒。蓬芮星、亦曰蓬絮。色青而熒熒

然。所至之國。風雨不節。旱乾水潦。無穀多蝗。東南有三大星。出名曰盜星。出則天下有大盜。西南有三大星。出名曰種陵星。出則天下穀貴十倍。西北三大星出而白。名曰天狗星。出則人相食。大凶。東北有三大星。出名曰女帛。出則大喪凶。天鼓星有音如雷而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所在有兵起。金鼓震地。凡十一星。原案：諸家星序妖星後有客星一類。今闕。

流星者。天使也。光跡相連曰流。絕跡而去曰飛。般般而大曰奔。皆流星也。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聲隆隆者。怒也。行疾者期速。行遲者期遲。大而無光者。庶人之事。小而有光者。貴人之事。大而光且動者。其人貴且衆也。乍明乍滅。乍闔乍亡者。賊破敗也。前大後小者。憂恐也。前小後大者。喜事也。蛇行者。姦事也。往疾者。往而不反也。長者其事長。短者其事疾。奔星所墜。其下有兵。無風雲而有流星。良久乃入。爲大風發屋折木。小流星百數四面行者。衆庶流移之象也。氣如流星。鏗然震野。野雉皆鳴。天下分裂。易主革命。流星有音如炬火下地。野雉皆鳴。名曰天保。所墜國安有喜。若小流星色青赤。名曰地雁。其所墜者兵起。流星有光青赤長二三丈。名曰天雁。軍之精華也。其國兵起。當從星所之。流星暉然有光。白長竟天者。人主之星也。主將軍從星所之。飛星大如缶若甕。後皎然白。前卑後高。此謂頓頑。其所從者多死亡。飛星大如缶若甕。其後皎然白。星滅後白者曲環如車輪。此謂解銜。其國人相斬爲爵祿。飛星大如缶若甕。其後皎然白。長數丈。星滅後白者化爲雲流下。名曰大滑。下有流血積屍。流星將有所往。分中斗折而旁去。名曰

折星，其下兵叛，土地分裂。有雲如壞山墮，謂之營頭之星，所墜其下覆車，流血千里。亦曰流星垂頭，名營頭，得名者凡八星。

隕星者自上而下隕也。有不及地而無象者，春秋星隕如雨是也。有墜地爲石者，隕石于宋五是也。星爲少陽，其精剛而繫于剛風，墜地則爲石，剛之體也。故石中有火而星中有光，其類同也。陽隕而從陰，剛墜而從柔，皆薨死之象也。小而無光者，細民也。大而有光者，貴人也。黃圓而正墜者，上相也。赤角而雜墜者，誅也。黑角而物然者，賊殺也。閉而死灰者，憂而自殺也。寄圓而綴者，高士也。白角而鏗然有聲者，大將也。散落如雪者，衆姦伏誅也。聚而墜者，軍潰敗也。

謹案此下煇氣一篇闕。

五行

伏羲畫八卦而不言五行，禹敘九疇言五行而不言數。孔子贊易，推本易範之所自，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言天地體數，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十爲河圖，而九爲洛書。祇奇耦一數，于是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知其所以然矣。五行者，蓋合天地之數，當河圖之五位，運行于天地之間者也。原注：五位：一六北，二七南，三八東，四九西，五十中也。一三五七九爲奇爲陽，二四六八十爲耦爲陰。奇陽合于耦陰，耦陰合于奇陽，五位相合，然後各一陰陽而各爲一太極，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天一生水，而地六成之；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天三生木，而地八成之；地四生金，而天九成之；天五生土，而地十成之。生于陽奇者，則成於陰耦；生於陰耦者，則成於陽奇。屈信往來，運行不已于天地之間，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說者謂數之所起，本于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子，水位也，當以一陽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午，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爲火數。陰不名奇，數必以耦，故以六月二陰爲火數。乾貞于十一月子，坤貞于六月未，而皆左行也。冬至極于夏至，當爲陽來，正月爲春，本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數。夏至極于冬至，當爲陰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爲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爲土數。此生數之由也。萬物之生，皆自微至著，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質，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水、火、木、金、皆得土數而後成，故水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此成數所由也。三陽陽之中，故木之德盛于春；六陽陽之極，故火之德盛于夏；土爲陰陽之中，分王四時，故其德盛于四時之中；而位季夏三陰陰之中，故金德盛于秋；六陰陰之極，故水德盛于冬。此盛衰之時也。木曰曲直，既能曲而反伸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七不能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潰則生火，然而不雕也，蓋得土之浮華于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濕，故水火相逮而不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質于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地之質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象體而不遺也。此又其氣質也。木神仁，水神智，土神信。語案：此下缺金火二條。水滋而生木，木然而生火，火燥而生土，土凝而生金。語案：此下缺金生水一條。相生爲母子，金剛而克木，木堅而克土，土浸而克水，水溢而克火，火鑠而克金。相勝爲夫婦。此又其情性也。帝王之隱數爲運，孔子謂帝出乎震，故自騶衍以來有五運之說。以五行之相生者相代，始於伏羲以木德王，於是神農火、黃帝土、少昊金、顓頊水、高辛木、唐火、虞土、夏金、商水、周木、漢火。雖不經見，理亦宜然。此又其運數也。故運而爲五行，布而爲五氣，合而爲五德，成而爲五性，發而爲五色，激而爲五聲，蘊而爲五味，凝而爲五體，別而爲五藏，萬物莫不由之。皆陽加於陰，陰加於陽，膠合成體，錯綜爲用，皆以一具兩，各爲陰陽。木具甲乙，火具丙丁，土具戊己，金具庚辛，水具壬癸，而爲十母。復天地之體數，不即不離，分而不殊。故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九疇之以五行居首者，本天地以生人也。皇極居中而以一御八者，立人道以配天地也。陰陽之精，合而爲五行；五行之精，合而爲人。於是太極爲八極，人君居至尊之位，爲天下之極。必順五行、正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其極正而建天下之極。天下之人會其極，歸其極，各以爲極而各保其極，復權以三德，審以龜筮，徵其休咎，考其禍福。於是天地位，萬物育，皇極建而天下治。中表上下，共一太極，天人一致，理氣相通，積善而必有餘慶，積不善而必有餘殃。於是五事修，皇極建，則五行無變，禍亂不作。其有變者，人君失德之所致，乃禹箕子之志也。其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乘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饗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五事之變，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蟲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恆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咎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恆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蟲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雺，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牛禍；時則有牛孽；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爲金水木火沴土，向子歆亦治左氏春秋，言五行，班固乃鑑仲舒，別向歆，援引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說爲五行志，天人之際，灝灝乎可異矣。語案：五行一篇有義論而無占事。

災異

災者何。凡水、火、暘旱、蝗蟲、蟲螟之害於人者也。異者何。凡天地、日星、風雷、妖孽之異於常者也。異乃災之本。災乃異之徵。皆本於人而應於天。凡天文五行之占候徵驗皆其事也。初孔子作春秋。書災異。與事並列而不傳以事。視履考祥之法也。自左氏及公羊傳。下逮三史。于災異皆傳以行事。紀傳之間。既並列之。又於書志反復稽考。雖大端有微。未免曲鑿牽強。有非聖人意者。三國之際。漢史不書災異。魏吳所載。又復不同。既不錄于正紀。僭國之傳法。不可書于天人五行。又不可曲相傅會。其與事相涉。如赤星殞而諸葛亮薨。金火交而孝獻入許。黃星見而曹氏篡漢。流星墜而公孫淵誅等。必當與事並載。其餘事不相涉。特書陳書者。則別為災異兩類。始漢靈帝建寧元年。終晉武帝平吳之歲。列于左方。繫于天文五行之後。凡紀傳所書。皆其事應。治亂得失。亦足以稽考云爾。（臣案：災異一篇。有序無書。）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四下上

錄第二下上

歷象

歷法上

夫歷、先王正時之書也。其大法出於易。本於太極。著於陰陽。形於天地。錯綜于八卦。流行於五行。運轉於天文。綱紀於律呂。合而為書。定歲月日時以為民用。經於甲子。起於黃鍾。歲首為至。（原注：冬至日月初躔是紀。）月首為朔。至朔同日為章。（原注：十九年七閏月為章。冬至在朔日也。）同在日首為蔀。（原注：四章七十六年為蔀。日首甲子日所朔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也。）蔀終六旬為紀。（原注：二十蔀千五百二十年為紀。）歲朔又復為元。（原注：三紀四千五百六十年為元。五行相代。一終之大數也。）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紀以紀之。元以原之。贏朒無方。變化萬殊。推移遷次。循環不已。日月不過。四時不忒。生長收藏。各以其序。故謂之歷。此其大經也。法始於伏羲。初未有書。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造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術而調歷。歷之有書昉此。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絕地天通。使復故常。無相侵瀆。乃更黃帝之歷。以孟春為元。是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冰始泮。蟄蟲始振。雞始三

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草木。莫不應和。而震正春。離正夏。兌正秋。坎正冬。二分為陰陽之中。二至為陰陽之極。而四時得其正。人得以順乎生長收藏之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開物於卯。閉物於戌。元會運世。統紀不易。而其用無窮。故顓頊為歷宗。其後堯能則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而傳之禹。皆紀攝提貞于孟陬。（原注：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陬。正月也。）而宗顓頊。湯武革命。始改正朔。以子丑為歲首。至班政教授民時。則仍以寅為正歲。其後顏淵問為邦於孔子。孔子曰。行夏之時。又曰夏數得天。吾得夏時焉。及作春秋。書曰。元年春王正月。以冬為春。明夏時之正。冬不可為歲首也。以夏時冠周月。無其位不敢改朔也。秦人滅學。事不師古。推五勝為水德。革周正。以亥為歲首。而用顓頊歷。漢初因而不革。孝武始詔公孫卿司馬遷等考古歷法。于時有黃帝五家歷、顓頊五星歷、及夏、商、周、魯歷。凡六歷。推其密率。作太初歷。始革秦正。而復夏時。孟春建寅為歲元。（原注：漢書律歷志。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於是詔御史曰。迺者有司言歷未定。朕甚疑焉。朕蓋聞之。歷以推未能終明。其以七年為元年。當詔卿、遷、遷、與侍郎尊大。與星射姓等。隱遁深歷。以前歷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皆疏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元鳳初。值候太初歷第一。案太初元年。寅丁丑。而曰復得甲寅者。推本顓帝上元太始甲寅之元。至丁丑復以為元。故名之曰太初也。）揚雄因之為太元。而劉歆更為三統歷。（原注：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乃究其微妙。作三統歷。明春秋於魯三月每尹齊王。元之三統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當合而迭為首。登降三統之首。因還五行之道也。晉司馬彪曰。劉歆為歷。蓋乎不知而妄晉者。杜預曰。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統歷但一食。此治家最為密也。宋何承天曰。劉歆三統尤為疏闊。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差一日。揚雄心感其說。採為太元。疏固劉之最密。蓋乎漢志。）旋復疏闊。孝章元和中。徵能術者課校諸歷。定朔稽元。為四分歷行之。其後或先天或後天。而歷與日月。天地運氣。有自然之差。故司馬遷謂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歲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惟其不齊。故能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日新其德。不拘死法。而為活物。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神無方。易無體。金火之革。以治歷明時。（原注：易離下兌上革。象曰。澤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故歷有大法。無定法。久則必差。差則必革。當堯之時。昏旦星中於午。至秦月令。則已差於未。由漢及晉而又差。冬至日初在牽牛。今則在斗。歷之始造。測驗推步。無不精密。久則疏而不合。非歷差也。運氣自差也。東漢以來。凡五論歷。（原注：章帝永元元年。十二年。安帝延光二年。和帝漢安二年。桓帝永和四年。）然祇用四分而不革。靈帝時。泰山劉洪。精於歷術。徵拜郎中。與蔡邕於東觀共考古今歷注。原其進退。察其出入。覩其往來。度其終始。悟四分於天疏闊。皆斗分太多故也。（原注：案南歷以四分一斗分。三統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為斗分。乾象以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為斗分。景初以一千八百四十三分之四百五十五為斗分。蓋歷元不同。故斗分疏密亦異。歷家必校。斗分者。日月始躔星辰之紀也。日月合朔於斗以紀一歲之起名。一陽生於此。萬物動於此。律歷起於此也。甄鸞度及曹歷。南方有狐弧而無東井。北方有建星而無南斗者。二十八宿周天之度。惟井斗二宿。其度最多。故月令皆狐旦建指以為的。更不言井斗。歷家所以必校斗分之疏密。以為元蘊之本也。）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作乾象法。冬至日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術追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則合於古。引而下則應於今。依易立數。遞行相號。潛處相求。名為乾象歷。又創制日行遲速。兼考月行陰陽交錯於黃道裏裏。日行黃道。於赤道宿度復進有退。方之前法。轉為精密。建安初。鄭元受其法。以為窮幽極微。為注釋。盡群實矣。昭烈在蜀。未得洪歷。故祇用四分。終末帝之世。吳中書令闞澤。於東吳受

乾象法於洪，而徐岳又加注解，故孫權黃武二年改漢四分，用洪乾象，及中常侍王蕃以洪術精妙，周推渾天之理以制儀象論，故孫氏用乾象歷至于亡，曹丕篡漢，初仍用四分，韓翊者初受洪法，後乃據其術而背其言，欲更四分及乾象，造黃初歷，丕卒乃能，至曹叡時，楊偉亦因洪法更造景初歷行之，遂不用四分及乾象，然皆不能造微入妙，有加於洪，第於斗分增損之而已，魏晉而下十餘代，更歷者數十家，咸本於洪，故歷家謂太初為歷祖，乾象為歷師，最疏而柔彊，傅會者三統也，今先列乾象法，後列韓翊諸人之議及楊偉歷法以相參考云。（原注：袁山松少，劉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魯王之支庶也，延熹中，以校尉與太史令，拜郎中，遷常山太守，以父憂去官，後為上計掾，拜郎中，檢東觀著作律歷紀，遷山陽太守，率官，洪著算術世譜，作七曜術，著乾象歷，考驗日月，與象相應，皆傳于世。）

乾象歷法

上元己丑甲子，至建安十一年丙戌歲，積七千三百七十八年。

乾法千一百七十。

會通七千一百七十一。

紀法五百八十九。

周天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

通法四萬三千二十六。

通數四十一

日法千四百五十七。

歲中十二。

餘數三千九十。

章歲十九。

沒法百三。

章閏七。

會數四十七。

會歲八百九十三。

章月二百三十五。

會率千八百八十二。

朔望合數九百四十一。

會日萬一千四十五。

紀月七千二百八十五。

元月二萬四千五百七十。

月周七千八百七十四。

小周二百五十四。

推入紀

置上元盡所求年，以乾法除之，不滿乾法，以紀法除之，餘不滿紀法者，入內紀，甲子年也，滿法去之，入外紀，甲午年也。

推朔

置入紀年外所求，以章月乘之，章歲而一，所得為定積月，不盡為閏餘，閏餘十二以上歲有閏，以通法乘定積月為假積，日滿日法為定積，日不盡為小餘，以六旬去積日為大餘，命以所入紀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七百七十三，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小餘六百八十四已上，其月大。

推冬至

置入紀年外所求，以餘數乘之，滿紀為大餘，不盡為小餘，以六旬去之，命以紀算外，天正冬至日也。

求二十四氣

置冬至小餘加大餘十五，小餘五百一十五，滿二千三百五十六從大餘，命如法。

推閏月

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滿章閏為一月，不盡半法已上，亦一有進退以無中月。

推弦望

加大餘七，小餘五百五十七半，小餘如日法從大餘，餘命如前得上弦，又加得望，又加得下弦，又加得後月朔，其弦望定小餘四百一以下，以百刻乘之，滿日法得一刻，不盡什之求分，以課所近節氣，夜漏未盡，以算上為日。

推沒

置入紀年外所求，以餘數乘之，滿紀法為積，沒有餘加盡積為一，以會通乘之，滿沒法為大餘，不盡為小餘，大餘命以紀算外冬至後沒日，求次沒，加大餘六十九，小餘六十，滿其法後，大餘無分為滅。

推日度

以紀法乘積，日滿周天去之，餘以紀法除之，所得為度，命度以牛前五度起宿次除之，不滿宿，即天正夜半日所在。

求次日，加一度，經斗除分，分少損一度，為紀法加焉。

推月度

以月周乘積日滿周天去之，餘滿紀法爲度，不盡爲分，命如上，則天正朔夜半月所在度。

求次月，小月加度二十二分二百五十八，大月又加一日度十三分二百一十七，滿法得一度，其各下旬夕在張心署之。

推合朔度

以章歲乘朔，小餘滿會數爲大分，不盡小分，以大分從朔，夜半日分滿紀法從度，命如前，天正合朔，日月所共會也。

求次月加度二十九大分三百一十二小分，滿會數從大分，大分滿紀法後度經斗除大分。

求弦望日所在度，加合朔度七分二百二十五小分十七半大小分及度，命如前，則上弦日所在度，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

求弦望月行所在度，加合朔度九十八大分四百八小分四十一大小分及度，命如前，合朔則上弦月所在，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

求日月昏明度，日以紀法，月以月周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爲明分，日以減紀法，月以減月周，餘爲昏分，各以加夜半如法爲度。

推月蝕

置上元年外所求以會歲去之，其餘年以會率乘之，如會歲爲積蝕，有餘加積一，會月乘之，如會率爲積月，不盡爲月餘，以章閏乘餘年，滿章月爲積閏，以減積月餘，以歲中去之，不盡數起天正。

求次蝕，加五月月餘千六百三十五，五滿會率得一月，月以望。

推卦用事日

因冬至大餘倍其小餘，坎用事日也，加小餘千七十五，滿乾法從大餘，中孚用事日也。

求次卦，各加大餘六，小餘百三，其四正各因其中日而倍其小餘。

推五行用事

置冬至大小餘，加大餘二十七，小餘九百二十七，滿二十三百五十六從大餘，得土用事日也，加大餘十八，小餘六百一十八，得立春木用事日，加大餘七十三，小餘百一十六，復得土，又加土，如得其火金水放此。

推加時

以十二乘小餘，滿其法得一度，辰數從子起算外，朔弦望以定小餘。

推漏刻

以百乘小餘，滿其法得一刻，不盡什之，求分課所近節氣，起夜分盡夜上水，未盡以所近言之，推有進退，進加退減所得也，進退有差，起分度後二率四度轉增少，少每半者三而轉之，差滿三止，歷五度而減如初。

月行三道術

月行遲疾周進有恆，會數從天地，凡數乘餘率，自乘如會數，而一爲過周分，以從周天，月周除之，歷日數也，遲疾有衰，其變者勢也，以衰減加月行率爲日轉度分，衰左右相加爲損益率，益轉相益，損轉相損，盈縮積也，半小周乘通法如通數，而一以歷周減焉，爲朔行分也。

日轉度分	盈縮積	列衰	月行分	損益率
一日十四度十分	盈初	一退減	三百七十六	益二十二
二日十四度九分	盈二十二	二退減	二百七十五	益二十二
三日十四度七分	盈四十三	三退減	二百七十三	益十九
四日十四度四分	盈六十三	四退減	二百七十	益十六
五日十四度八分	盈七十八	四退減	二百六十六	益十二
六日十三度十五分	盈九十	四退減	二百六十二	益八
七日十三度十一分	盈九十八	四退減	二百五十八	益四
八日十三度七分	盈百二	四退減	二百五十四	損四
九日十三度三分	盈百二	四退減	二百五十	損四
十日十二度十八分	盈百二	三退減		損八

盈九十八	二百四十六	
十一日十二度十五分	四退加	損十一
盈九十	二百四十三	
十二日十二度七分	三退加	損十五
盈七十九	二百四十九	
十三日十二度八分	二退加	損十八
盈六十四	二百四十六	
十四日十二度六分	一退加	損二十
盈三十六	二百三十四	
十五日十二度五分	二退加	損二十
盈二十六	二百三十三	
十六日十二度六分	二退減損二十損不足及減五餘盈初有五。朔盈而損初二十數不足。	
盈五縮初。	二百四十四	
十七日十二度八分	三退減	盈十八
縮十五	二百三十六	
十八日十二度十一分	四進減	盈十五
縮三十三	二百三十九	
十九日十二度十五分	三進減	盈十一
縮四十八	二百四十三	
二十日十三度十八分	四進減	盈八
縮五十九	二百四十六	
二十一日十三度三分	四進減	盈四
縮六十七	二百五十	
二十二日十三度七分	四進加	損
縮七十一	二百五十四	
二十三日十三度十一分	四進加	損
縮七十一	二百五十八	
二十四日十三度十五分	四進加	損八

縮六十七	二百六十二	
二十五日十四度	四進加	損十三
縮五十九	二百六十六	
二十六日十四度四分	三進加	損十六
縮三十七	二百七十	
二十七日十四度七分	二歷初進加三大周日	損十九
縮三十一	二百七十三	
周日十四度九分	少進加	損二十一
縮十二	二百七十五	

周日分三千三百三。
周虛二千六百六十六。
周日法五千九百六十九。
通周十八萬五千三十九。
歷周十六萬四千四百六十六。
少大法一千一百一。
朔行大分一千八百一。
周半一百二十七。
推合朔入歷

以上元積月乘朔行大小分滿通數四十一從大分大分滿歷周去之餘滿周法得一日不盡爲日餘日餘命算外所求合朔入歷也。

求次月加一日日餘五千二百三十三分二十五。

求弦望各加七日日餘二千八百八十三小分二十九半分各如法成日日滿二十七日去之餘如周分不足除減一日如周虛。

求弦望定大小餘

置所入歷盈縮稱以通周乘之爲實令通數乘日餘分以乘損益率以損益實爲加時盈縮也章歲減月行分乘周半爲差法以除之所得盈減縮加大小餘如日法盈不足朔加時在前後日弦望進退大餘爲定小餘。

求朔弦望加時定度

以章歲乘加時盈縮差法除之所得滿會數爲盈縮大小以盈減縮加本日月所在盈不足以紀法進退度爲日月所在定度分

推月行夜半入歷

以周半乘朔小餘如通數而一以減入歷日餘餘不足加周法而減焉卻一日卻得周日加其分即得夜半入歷

求次日轉一日因日餘到二十七日日餘滿周日分去之不直周日也其不滿直之加周虛於餘餘皆次日入歷日餘也

求月夜半定度

以夜半入歷日餘乘損益率如周法得一不盡爲餘以損益盈縮積餘無所損破全爲法損之爲夜半盈縮也滿章歲爲度不盡爲分通數乘分及餘餘如周法從分分滿紀法從度以盈加縮減本夜半度及餘爲定度

求變衰法

以入歷日餘乘列衰如周法得一不盡爲餘即各知其日變衰也

求次歷

以周虛乘列衰如周法爲常數歷竟輒以加率衰滿列衰去之轉爲次歷率衰也

求次日夜半定度

以變衰進加退減歷日轉分分盈不足章歲出入度也通數乘分及餘而日轉加夜定度爲次日也竟歷不直周日減餘千三十八乃以通數乘之直周日者加餘八百三十七又以少大分八百九十九加次歷變衰轉求如前

求次日夜半盈縮

以變衰減加損益率爲變損日益而以轉損益夜半盈縮歷竟損不足反減爲入次歷減加餘如上數

求昏明月度

以歷月行分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爲分以減月行分爲昏分分如章歲爲度以通數乘分以昏後以明加夜半定度餘分半法以上成不滿廢之

求月行遲疾

月經四表出入三道交錯分天以月率除之爲歷之日周天乘朔望合如會月而一朔合分也通數乘合數餘如會數而一退分也以從月周爲日進分會數而一爲差率也

陰陽歷　衰　損益率　乘數

一日	一減	益十七	初	
二日	二減	益十六	十七	
三日	三減	益十五	三十七	
四日	四減	益十二	三十八	
五日	四減	益八	六十	
六日	三減	益四	六十八	
七日	三減（減不足反損爲加損益。看當加減三爲不足。）	益一（過後損之明月行中周。度已過後則宜損之。）	七十二	
八日	四加	損二	七十三	
九日	四加	損六	七十一	
十日	三加	損十	六十五	
十一日	二加	損十三	五十五	
十二日	一加	損十五	三十二	
十三日（乘餘三千九百一十三。微分千七百五十二。分日百千二百而三）	此爲後限一加（歷初大分日）	損十六	大二十七	
	少加小者	損十六	大十一	

少大法四百七十三

歷周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

差率萬一千九百八十六

朔合分萬八千三百二十八

微分九百一十四

微分法二千二百九

推朔入陰陽歷

以會月去上元積月餘以朔合分定微分各乘之微分滿其法從合分合分滿周天去之其餘不滿歷周者爲入陽歷餘去之餘爲入陰歷餘皆如月周得一日算外所求月合朔入歷不盡爲日餘

求次月

加二日日餘二千五百八十微分九百一十四如法成日滿十三去之餘如分日陰陽歷竟互入端入歷在前限餘前後限後者月行中道也

求朔望定數

各置入遲疾歷盈縮大小分會數乘小分爲微盈減縮加陰陽日餘日餘盈不足進退日而定以定日餘

乘損益率如月周，得一以損益數爲加時定數

推夜半入曆

以差率乘朔小餘如微分法，得一以減入曆日餘，不足，加月周而減之，卻得分日，加其分以會數約微分爲小分，即朔日夜半入曆日日餘三十一小分，如會數從會餘，餘滿月周去之，又加一日曆竟下日餘，滿分日去之，爲入曆初也，不滿分日者直之，加餘二千七百二小分三十一爲入次曆。

求夜半定日

以通數乘入遲疾曆夜半盈縮及餘，餘滿半爲小分，以益加縮減入陰陽日餘，日盈不足以月周進退日而定也，以定日餘乘損益乘數，爲夜半定數也。

求昏明數

以損益率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爲明，以減損益率爲昏，而以損益夜半數爲昏明定數。

求月去極度

從加時若昏明定數，以十二除之爲度，其餘三日而一爲少，不盈一爲強，二少弱也，所得爲月去黃道度也，其陽曆以加日所在黃道曆去極度，陰曆以減之，則月去極度，強正弱負，強弱相并，同名相從，異名相消，其相減也，同名相消，異名相從，無對互之，二強進少而弱。

上元己丑以來至建安十一年丙戌歲積七千三百七十八。

己丑	戊寅	丁卯	丙辰	乙巳	
甲午	癸未	壬申	辛酉	庚戌	
己亥	戊子	丁丑	丙寅		

推五星

五行木歲星、火熒惑、土鎮星、金太白、水辰星，各以終日與天度相約爲日率，章歲乘周爲月法，章月乘日爲月分，分如法爲月數，通數乘月法，日度法也，斗分乘周率爲斗分，日度法用紀法乘周率，故此同以分乘之。

五星朔大餘小餘，以通法各乘月數日法名除，爲大餘，不盡爲小餘，以六十去大餘。

五星入月日日餘，各以通法乘月餘，以合月法朔小餘并之會，或約之，所得各以日度法除之，則皆是。

生度數度餘，減，減度，餘分以周天乘之，以日度法約之，所得爲度，不滿爲度餘，滿日天法之及十分。

紀月七千二百八十五。

章閏七。

章月二百三十五。

歲中十二。

通法四萬三千二十六。

日法千四百五十七。

合數四十七。

周天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

斗分一百四十五。

木

周率六千七百二十二。

日率七千三百四十一。

合月數十三。

月餘六萬四千八百一

合月法十二萬七千七百一十八。

日度法三百九十五萬九千二百五十八。

朔大餘二十三。

朔小餘一千三百七。

入月日十五。

日餘三百三十八萬四千四十六

朔虛分一百五十。

斗分九十七萬四千六百九十。

度數三十三。

度餘二百五十萬九千九百五十六。

火

周率二千四百七。

日率七千二百七十一。

合月數二十六。

月餘二萬五千六百二十七。

合月法六萬四千七百三十三。

日度法二百萬六千七百二十三。

朔大餘四十七。

朔小餘一千一百五十七。
入月日十二。景初十三。
日餘九十七萬三千一十三。
朔虛分三百。
斗分四十九萬四千二十五。
度數四十八。景初五十。
度餘一百九十九萬一千七百六。
土
周率三千五百二十九。
日率三千六百五十三。
合月數十二。
月餘五萬三千八百四十三。
合月法六萬七千五十一。
日度法二百七萬八千五百八十。
朔大餘五十四。
朔小餘五百三十四。
入月日二十四。
日餘十六萬六千二百七十二。
朔虛分九百二十三。
斗分五十一萬一千七百五。
度數十二。
度餘一百七十三萬三千一百四十八。
金
周率九千二十二。
日率七千二百一十三。
合月數九。
月餘十五萬二千二百九十三。
合月法十七萬一千四百一十六。

日度法五百三十一萬三千九百五十八。
朔大餘二十五。
朔小餘一千一百二十九。
入月日二十七。
日餘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
朔虛分三百二十八。
斗分一百三十萬八千一百九十。
度數二百九十二。
度餘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
水
周率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一。
日率一千八百三十四。
合月數一。
月餘二十一萬一千三百三十一。
合月法二十一萬九千六百五十九。
日度法六百八十萬九千四百二十九。
朔大餘二十九。
朔小餘七百七十三。
入月日二十八。
日餘六百三十一萬九百六十七。
朔虛分六百八十四。
斗分一百六十七萬六千三百四十五。
度數五十七。
度餘六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
推五星
置上元盡所求年，以周率乘之，滿日率得一名積合，不盡爲合餘。以周率除之，得一星合。往年二合，前往年無所得合，其年合餘減周率爲度分。金水積合奇爲晨，耦爲夕。
推星合月

以月數月餘各乘積合，滿合月法，從月不盡爲月餘，以紀月去積月餘爲入紀月，副以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閏，以減入紀月餘，以歲中去之，命以天正算外合月也。其在閏交際，以朔御之。

推入月日

以通法乘月餘，合月法乘朔小餘，并以會數約之，所得滿日度法，得一則星合入月日也。不滿爲日餘，命以朔算外。

推星合度

以周天乘度分，滿日度法得一度，不盡爲餘，命度以牛前五起右求星合。

求後合月

以月數加月數，以月餘加月餘，滿合月法得一月，不滿歲中，即合其年，滿去之，有閏計焉，餘爲後年再滿，在後二年，金水加晨得夕，加夕得晨。

求合朔日

以朔大小餘加合月大小餘，上成月者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七百七十三，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

求入月日術

以入月日日餘加合入月日及餘，餘滿日度法得一日，其前合朔小餘滿其盡分者減一日，後小餘滿七百七十三以上者去三十日，其餘則後合入月日也。

求後度

以度度加度餘，加度餘，滿日度法，得一度。

木伏三十二日。

三百四十八萬四千六百四十六分。

見三百六十六日。

伏行五度。

二百五十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分。

見行四十度。除逆退十二度，定行二十八度。

火伏百四十三日。

九十七萬三千一十三分。

見行一百三十六日。

伏行一百一十度。

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八分。

見行三百二十度。除逆十七度，定行三百三度。

土伏三十三日。

十六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分。

見三百三十五日。

伏行三度。

百七十三萬三千一百四十八分。

見行十五度。除逆六度，定行九度。

金晨伏東方八十二日。

十一萬三千九百八分。

見西方。二百四十六日，除逆六度，定行二百四十六度。

晨伏行百度。

十一萬三千九百八分。

見東方。日度如西伏十日退八度。

水晨伏三十三日。

六百一萬二千五百五分。

見西方。三十二日，除逆一度，定行三十二度。

伏行六十五度。

六百一萬二千五百五分。

見東方。

五星歷步

以術法伏日度及餘加星合日度餘，餘滿日度法得一，從今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及度也。以星行分母乘見度餘如日度法，得一分不盡半法以上亦得一，而日加所行分分滿其母得一度，逆順母不同，以當行之母乘，故分如母而一當行分也。留者乘前，逆則減之，伏不盡度，經升除分以行母爲率，分有損益，前後相御，凡言如登約滿皆求實之除也，去及除之，取盡之除也。

木晨與日合，順伏十六日，百七十四萬二千三百二十三分，行星二度，三百二十三萬四千六百七分，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疾日行五十八分之十一，五十八日行十一度，更順遲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留不行，二十五日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復留二十五日而順日行五十八分之九，五十八日行九度，順疾日行十一分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在日前。

夕伏西方十六日，百七十四萬二千三百二十三分，行星二度三百二十三萬四千六百七分而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九十八日，三百四十八萬四千六百四十六分，行星四十三度，二百五十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分。

火晨與日合伏順七十一日，百四十八萬九千八百六十八分，行星五十五度，百二十四萬二千八百六十分半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日行二十三分之十，四百八十四日行一百一十二度，更順遲日行二十三分之十二，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留不行十一日，旋逆日行六十二分之十七，六十三日退十七度，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復順疾日行十四分，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夕伏西方七十一日，百四十八萬九千八百六十八分，行星五十五度，百二十四萬二千八百六十分半，而與日合，凡一終七百七十九日，九十七萬三千一十三分，行星四百一十四度，四十七萬八千九十八分。

土晨與日合伏順十六日，百一十二萬二千四百二十六分半，行星一度，百九十九萬五千八百六十四分半，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日行三十五分之三，三百八十七日半，行七度半，留不行三十四日，旋逆日行十七分之一，百二日，退六度，復三十四日而順日行，三分八十七日逆行七度半，在日前。夕伏西方十六日，百一十二萬二千四百二十六分半，行星一度，百九十九萬五千八百六十四分半，而與日合也，凡一終三百七十八日，十六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分，行星十二度，百七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八分。

金晨與日合伏逆五日，退四度，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留不行八日，旋順遲日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而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十五，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四十一日，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分，行星五十度，五萬九千九百五十四分，而與日合，二日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分。行星亦如之。

金夕與日合伏順四十一日，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分，行星五十度，五萬九千九百五十四分而夕見西方，在日前，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二，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更順減疾，日行一度十五分，九十一日行百六度，而順遲日行四十六分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留不行八日，旋逆日行五分之三十日，退六度，而與日合，凡再合，一終五百八十四日，十一萬三千九百八分，行星亦如之。

水晨與日合伏逆九日，退七度，而晨見東方，在日後，更逆疾一日，退一度，留不行二日，旋順遲日行九分之八，九日行八度，而順疾，日行一度四分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十六日，六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分，而與日合，一合五十七日，六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分，行星三十二度，六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分，行星亦如之。

水夕與日合伏順十六日，六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分，而夕見西方，在日前，順疾日行一度四分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而順遲日行九分之八，九日行八度，留不行二日，旋逆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遲九日退七度，與日合，凡再合，一終一百一十五日，六百一萬二千五百五分，行星亦如之。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四下下

錄第二下下

歷象

歷法下

魏黃初中，太史令高堂隆詳議歷數，更有改革。太史丞韓翊以爲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歷，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千二百五十爲斗分，其後尚書令陳羣奏以爲歷數難明，前代通儒多共紛爭。黃初之元，以四分歷久遠疏闊，大魏受命，宜改歷明時，韓翊首建，猶恐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其所校日月行度，弦望朔晦，三年更相是非，不能決。案三公議皆綜覈典理，殊塗同歸，欲使效之璣璣，各盡其法。一年之間，得失足定，奏可。太史令許芝云：劉洪月行術用以來且四十餘年，已復覺失一辰，有奇，孫欽議史遷造太初，其後劉歆以爲疏，復爲三統，章和中改爲四分，以儀天度，考合符應，時有差跌，日蝕覺過半日，至劉洪改爲乾象，推天七曜之符，與天地合其紀，董巴議云：聖人迹太陽於晷景，效太陰于弦望，明五星於見伏，正是非于晦朔，弦望伏見者，歷數之綱紀，檢驗之明者也。徐岳議劉洪以歷後天漸精內愚二十餘載，參校漢家太初三統四分歷術，課弦望于兩儀郭間，而月行九歲一終，謂之九道九章，百七十

一歲，九道小終九九八十一章，五百六十七分，而九終進退半前四度五分，學者務追合四分，但減一道六十三分，分不下通，是以疏闊皆由斗分多故也。課弦望當以昏明度月所在，則知加時先後之意，不宜用南儀郭閎，洪加太初元十二紀，減十斗下分，元起己丑，又爲月行遲疾交會及黃道去極度五星術理實精密，信可長行。今韓翊所造，皆用洪法，小益斗下分，所錯無幾，翊所增減，致亦留思，然十術新立，猶未就悉。至於日蝕有不盡效，效歷之要，要在日蝕。蝕平之際，時洪爲卯，欲改四分，先上驗日蝕，日蝕在晏，加時在辰，蝕從下上三分，從二事御之，後如洪言。海內識眞，莫不聞見，劉歆以來，未有洪比，夫以黃初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戊辰加時未日蝕，乾象術加時申半強，于消息新加未，黃初以爲加辛強，乾象後天一辰半強爲近，黃初二辰半爲遠，消息與天近，三年正月丙辰朔加時申北日蝕，黃初加酉弱，乾象加午少，消息加未，黃初後天半辰近，乾象先天二辰少弱於消息，先天一辰強爲遠，天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庚寅加時西南維日蝕，乾象加未初，消息加申，黃初加未強，乾象先天一辰遠，黃初先天半辰近，消息，乾象近中天，二年七月十五日癸未日加壬月丙蝕，乾象月加申，消息加未，黃初月加子強，入甲申日，乾象後天二辰，消息後一辰爲近，黃初後天六辰遠，三年十月十五日乙巳日加丑月加未蝕，乾象月加巳半，於消息加午，黃初以丙午月加酉強，乾象先天二辰近，黃初後天二辰強爲遠，於消息於乾象先一辰，凡課日月蝕五事，乾象四遠，黃初一近，翊於課難徐岳乾象消息，但可減不可加，加之無可說不可用，岳云本術自有消息，受師法以消息爲奇辭，不能改，故列之正法消息，翊術自蘊。

木以三年五月二十四日丁亥晨見。
（黃初五月十七日庚辰見先七日。乾象五月十五日戊寅見先九日。）

土以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壬辰見。
（乾象十一月二十一日丁亥見先五日。黃初十一月十八日甲申見先八日。）

土以三年十月十一日壬申伏。
（乾象同壬申伏。黃初以下十月七日戊辰伏先四日。）

土以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壬子見。
（乾象十一月十五日乙巳見先七日。黃初十一月十二日壬寅見先十日。）

金以三年閏六月十五日丁丑晨伏。
（乾象六月二十五日戊午伏先十九日。黃初六月二十二日乙卯伏先二十二日。）

金以三年九月十一日壬寅見。
（乾象以八月十八日庚辰見先二十二日。黃初八月十五日丁丑見先二十五日。）

水以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癸未晨見。

水以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己酉晨伏。
（乾象十二月十五日辛亥伏後二日。黃初十二月十四日庚戌伏後一日。）

水以三年五月十八日辛巳夕見。
（乾象亦以五月十八日見。黃初五月十七日庚辰見先一日。）

水以三年六月十三日丙午伏。
（乾象六月二十日癸丑伏後七日。黃初六月十九日壬子伏後六日。）

水以三年閏六月二十五日丁亥晨見。
（乾象以閏月九日辛未見先十六日。黃初閏月八日庚午見先十七日。）

水以三年七月七日己亥伏。
（乾象七月十一日癸卯伏後四日。黃初以七月十日壬寅伏後三日。）

水以三年十一月日於晷度十四日甲辰伏。
（乾象以十一月九日己亥伏先五日。黃初十一月八日戊戌伏先六日。）

水以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戊子夕見。
（二歷同以十二月壬申見。俱先十六日。）

凡四星見伏十五。（乾象七近二中。黃初五近無一中。）

郎中李恩議以太史天度與相經校，二年七月，三年十一月，望與天度日皆差異，月蝕加時乃後天六時半，非從三度之謂定爲後天過半日也。董巴議曰：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原注：卦各三畫，八卦則二十四畫也。七歷皆注。）黃帝因之，初作調歷。歷代十一，更年五千，凡有七歷。（原注：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唐堯、夏、殷、周、秦、漢十一代五千餘。）顓頊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天歷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鳴，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頊聖人爲歷宗也。湯作殷歷，不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爲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據正四時，夏爲得天，以承堯舜，從顓頊故也。禮記大戴曰：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尚書郎楊偉請六十日中疏密可知，不待十年，若不從法，是校方圓乘規矩，考輕重背權衡，課長短廢尺寸，論是非遠分班，若不先定校歷之本法，而糅碎乘法之末爭，則孟軻所謂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者也。今韓翊據劉洪術者，知貴其術，珍其法，而棄其論，背其術，廢其言，遂其事是非，必使洪奇妙之式不傳來世，若知而遠之，是挾故而背師也。若不知據之，是爲挾不知而罔知也。校議未定，會丕卒而罷。曹叡太和中，太史上漢歷不及天時，因更推步弦望晦朔，爲太和歷，叡以高堂隆學問優深，於天文又精，乃詔使隆與楊偉及太史待詔略祿參其推校。

偉祿是太史隆故據術歷更相勁奏紛紜數歲偉稱祿得日蝕而月晦不盡隆不得日蝕而月晦盡詔從太史隆所爭雖不得而遠近猶知其精微偉遂與太史祿等因四分乾象法更造景初歷表上之曰臣覽載籍斷考歷數時以紀星月以紀事其所由來尚矣少昊則元鳥司分顓頊帝嚳則重黎司天唐帝虞舜則羲和掌日三代因之世有日官日官司歷頗之諸侯諸侯受之頗於境內夏后之世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舊狀允征由此觀之審星時而重人事歷代皆然也逮周室既衰戰國橫騖作朔之羊廢而不紹（原注：昏文公四不告月，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登臺之禮滅而不遵閏分乖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蟄蟲之不藏（原注：春秋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左氏傳仲尼以爲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誤也。杜預注周十二月今夏之十月，是歲失去一閏，謂以九月爲十月，故猶螽火心尾也。心尾伏入北方東宿，孟冬十月心尾猶見西南，未入北方，則當九月也，故發傳未畢伏而猶螽，劉歆歷譜以建申之月爲建亥，司歷誤以七月爲十月，失閏，張晏注，漢興，歷譜尚八月建酉，而司歷誤以八月爲十月，再失閏，夫七月八月，蟲發蟄而未畢乎，抵以火伏蟄畢爲之論，則一失閏也。）春秋襲貶糾繆司歷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頻朔則謂之有禮自此以降暨於秦漢乃復以孟冬爲歲首閏爲後九月中節乖錯時月紕繆加時後天蝕不在朔累載相襲久而不革至武帝元封七年始悟其繆於是改正朔更歷數使大才通人更造太初歷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課中星得度以考疏密以建寅之月爲正朔以黃鍾之月爲律歷初其歷斗分太多後遂疏闊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歷旋而行之至於今日考察日蝕率常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密後疏而不可用也是以臣前以制典餘日推考天路稽之前典驗之以蝕朔洋而精之更建密歷則不先不後古今中天以昔在唐帝協日正時允釐百工咸熙庶績欲使當今國之典禮凡百制度韜合往古郁然備足乃改正朔更歷數以大呂之月爲歲首以建子之月爲歷初臣以爲昔在往代則法曰顓頊攝自軒轅則歷曰黃帝暨至漢之孝武革正朔更歷數改元曰太初因名太初歷今改元爲景初宜曰景初歷臣之所建景初歷法數則約要施用則近密治之則省功學之則易知雖復使研桑心算隸首運籌電黎司晷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術數之極者皆未能並臣如此之妙也是以累代歷數皆疏而不密自黃帝以來常改革不已今始定矣遂改正朔施行偉歷以建丑之月爲正改其年三月爲孟夏其孟仲季月雖與夏正不同至於郊祀蒐狩班宣時令皆以建寅爲正三年正月叡卒曹芳立冬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爲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爲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爲後十二月

景初歷法

壬辰元以來至景初元年丁巳歲積四千四十六算止此元以天正建子黃鍾之月爲歷初元首之歲夜半甲子朔旦冬至

元法萬一千五十八

紀法千八百四十三

紀月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章歲十九

章月二百三十五

章閏七

通數十三萬四千六百三十

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

餘數九千六百七十

周天六十七萬三千一百五十

紀歲中十二

氣法十二

沒分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五

沒法九百六十七

月周二萬四千六百三十八

通法四十七

會通七十九萬百一十

朔望合數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五

入交限數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通周十二萬五千六百二十一

周日日餘二千五百二十八

周虛二千三十一

斗分四百五十五

甲子紀第一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四十一萬二千九百一十九

遲疾差率十萬三千九百四十七

甲戌紀第二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五十一萬六千五百二十九。
遲疾差率七萬三千七百六十七。

甲申紀第三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六十二萬一百三十九。
遲疾差率四萬三千五百八十七。

甲午紀第四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七十二萬三千七百三十九。
遲疾差率一萬三千四百七。

甲辰紀第五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三萬七千二百四十九。
遲疾差率一萬八千八百四十八。

甲寅紀第六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十四萬八百五十九。
遲疾差率十萬八千六百六十八。

交會紀差十萬三千六百一十。求其數之所生者盈一紀。積月以通數乘之。會通去之。所去之餘。紀差之數也。以之轉加前紀則得。後加之未滿會通者。則紀首之歲。天正合朔。月在日道裏。滿去之則月在日道表。加表滿在裏。加裏滿在表。

遲疾紀差三萬一百八十。求其數之所生者盈一紀。積月以通數乘之。通周去之。餘以減通周所減之餘。紀差之數也。以之轉減前紀則得。後不足減者加通周。

求次元紀差率。轉減前元甲寅紀差率。餘則次元甲子紀差率也。求次紀如上法也。

推朔積月術曰。盈壬辰元以來。盡所求年外所求以紀法除之。所得算外。所入紀第也。餘則入紀年數也。以章月乘之。如章歲而一。爲積月。不盡爲閏餘。閏餘十二以上其年有閏。閏月以無中氣爲正。

推朔術曰。以通數乘積月爲朔。積分如日法。而一爲積日。不盡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爲大餘。大餘命以紀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次月朔日也。小餘二千一百四十以上。其月大也。

推弦望加朔大餘七。小餘千七百四十四小分。一小分滿二從小餘。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大餘滿六十去之。餘命以紀算外。上弦日也。又加得望下弦後月朔。其日蝕望者。定小餘如在中節者。定小餘如所近中節間限數。限數以下者算上爲日。望在中節前後各四日以遠者視限數。望在中節前後各五日以上者視間限。

推二十四氣術曰。盈所入紀年外所求。以餘數乘之。滿紀法爲大餘。不盡爲小餘。大餘滿六十去之。餘命以紀算外。天正十一月冬至日也。

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四百二小分。十一小分滿氣法從小餘。小餘滿紀法從大餘。命如前。次氣日也。

推閏月術曰。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滿章閏得一月。餘滿半法以上亦得一月。數從天正十一月起算外閏月也。閏有進退。以無中氣御之。

大雪十一月節。限數千二百四十二。間限千二百四十八。
冬至十一月中。限數千二百五十四。間限千二百四十五。
小寒十二月節。限數千二百四十五。間限千二百二十四。
大寒十二月中。限數千二百一十三。間限千一百九十二。
立春正月節。限數千一百七十二。間限千一百四十七。
雨水正月中。限數千一百二十九。間限千九十二。
驚蟄二月節。限數千六十七。間限千四十六。
春分二月中。限數千八。間限九百七十九。
清明三月節。限數九百五十一。間限九百二十五。
穀雨三月中。限數九百。間限八百七十九。
立夏四月節。限數八百五十七。間限八百四十。
小滿四月中。限數八百二十三。間限八百一十三。
芒種五月節。限數八百。間限七百九十九。
夏至五月中。限數七百九十八。間限八百。
小暑六月節。限數八百一十五。間限七百一十五。
大暑六月中。限數八百二十五。間限八百四十五。
立秋七月節。限數八百五十九。間限八百八十三。

處暑七月中，限數九百七，閒限九百三十五。
白露八月節，限數九百六十三，閒限九百九十二。
秋分八月中，限數千二十一，閒限千五十。
寒露九月節，限數千八十，閒限千一百七。
霜降九月中，限數千一百三十二，閒限千一百五十七。
立冬十月節，限數千一百八十一，閒限千一百九十八。
小雪十月中，限數千二百一十五，閒限千二百三十九。

推沒滅術曰：因冬至積日有小餘者加積一，以沒分乘之，以沒法除之，所得為大餘，不盡為小餘。大餘滿六十去之，餘命以紀算外，即去年冬至後沒日也。

求次沒加大餘六十九，小餘五百九十二，小餘滿沒法得一，從大餘命如前，小餘盡為滅也。

推五行用事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者，即木、火、金、水、始用事日也。各減其大餘十八，小餘四百八十三，小分六，命以紀算外，各四立之前土用事日也。大餘不足減者，加六十，小餘不足減者，減大餘一，加紀法，小分不足減者，減小餘一，加氣法。

推卦用事日，因冬至大餘六，其小餘即坎卦用事日也，加小餘萬九十一，滿元法從大餘，即中孚用事日也。

求次卦，各加大餘六，小餘九百六十七，其四正各因其中日六，其小餘。

推日度術曰：以紀法乘朔積日，滿周天去之，餘以紀法除之，所得為度，不盡為分，命度從牛前五起宿次除之，不滿宿則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及分也。

求次日，日加一度，分不加，經斗除斗分，分少進退一度。

推月度術曰：以月周乘朔積日，滿周天去之，餘以紀法除之，所得為度，不盡為分，命如上法，則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也。

求次月，小月加度二十二分八百六，大月又加一日，度十三分六百七十九分，滿紀法得一度，則次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也。其冬下旬夕在張心署之。

推合朔度術曰：以章歲乘朔小餘，滿通法為大分，不盡為小分，以大分從朔夜半日夜分，滿紀法從度，命如前，則天正十一月合朔日月所共合度也。

求次月，加度二十九，大分九百七十七，小分四十二，小分滿通法從大分，大分滿紀法從度，經斗除其分，則次月合朔日月所共合度也。

推弦望日所在度，加合朔度七，大分七百五，小分十，微分一，微分滿二從小分，小分滿通法從大分，大分滿紀法從度，命如前，則上弦日所在度也。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也。

推日月昏明度術曰：日以紀法，月以月周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為明分，日以減紀法，月以減月周，餘為昏分，各以分如夜半如法為度。

推合朔交會月蝕術曰：置所以入紀朔積分，以所入紀下交會差率之數加之，以會通去之，餘則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去交度分也，以通數加之，滿會通去之，餘則次月合朔去交度分也，以朔望合數加其月合朔去交度分，滿會通去之，餘則各其月望去度分也。朔望去交分，如朔望合數以下，入交限數以上者，朔則交會，望則月蝕。

推合朔交會月蝕月在日道表裏術曰：置所入紀朔積分，以前所入紀下交會差率之數加之，借會通去之，餘不滿會通者紀首表，天正合朔月在表，紀首裏，天正合朔月在裏，滿會通去之，表滿在裏，裏滿在表。

求次月以通數加之，滿會通去之，加裏滿在表，加表滿在裏，先交會後月蝕者，朔在表則望在表，朔在裏則望在裏。先月蝕後交會者，若蝕月朔在裏則望在表，朔在表則望在裏，交會月蝕，如朔望合數以下，則前交後會，如入交限數以上，則前會後交，其前交後會近於限數者，則後伺之。

求去交度術曰：其前交後會者，今去交度分如日法而一所得，則御去交度分也。其前會後交者，以去交度分減會通，餘如日法而一所得，則前去交度也，餘皆度分也，去交度十五以上，雖交不蝕也，十以下是蝕，十以上虧蝕微少，光晷相及而已，虧之多少，以十五為法。

求日蝕虧起角術曰：其月在外道，先交後會者，虧蝕而西南角起，先會後交者虧蝕東南角起。其月在內道先交後會者，虧蝕西北角起，先會後交者虧蝕東北角起，虧蝕分多少如上，以十五為法。會交中者蝕盡，月蝕在日之衝，虧角與上反也。

月行遲疾度　損益率

	盈縮積分	月行分
一日十四度十四分	益二十六	二百八十
盈初		
二日十四度十一分	益二十三	
盈積分一十一萬八千五百四十四		二百七十七
三日十四度八分	益二十	

滿紀法從度，命如前，則上弦日所在度也。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也。

推弦望月所在度，加合朔度九十八，大分千二百七十九，小分四十四，滿數命如前，即上弦月所在度也。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也。

推日月昏明度術曰：日以紀法，月以月周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為明分，日以減紀法，月以減月周，餘為昏分，各以分如夜半如法為度。

推合朔交會月蝕術曰：置所以入紀朔積分，以所入紀下交會差率之數加之，以會通去之，餘則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去交度分也，以通數加之，滿會通去之，餘則次月合朔去交度分也，以朔望合數加其月合朔去交度分，滿會通去之，餘則各其月望去度分也。朔望去交分，如朔望合數以下，入交限數以上者，朔則交會，望則月蝕。

推合朔交會月蝕月在日道表裏術曰：置所入紀朔積分，以前所入紀下交會差率之數加之，借會通去之，餘不滿會通者紀首表，天正合朔月在表，紀首裏，天正合朔月在裏，滿會通去之，表滿在裏，裏滿在表。

求次月以通數加之，滿會通去之，加裏滿在表，加表滿在裏，先交會後月蝕者，朔在表則望在表，朔在裏則望在裏。先月蝕後交會者，若蝕月朔在裏則望在表，朔在表則望在裏，交會月蝕，如朔望合數以下，則前交後會，如入交限數以上，則前會後交，其前交後會近於限數者，則後伺之。

求去交度術曰：其前交後會者，今去交度分如日法而一所得，則御去交度分也。其前會後交者，以去交度分減會通，餘如日法而一所得，則前去交度也，餘皆度分也，去交度十五以上，雖交不蝕也，十以下是蝕，十以上虧蝕微少，光晷相及而已，虧之多少，以十五為法。

求日蝕虧起角術曰：其月在外道，先交後會者，虧蝕而西南角起，先會後交者虧蝕東南角起，其月在內道先交後會者，虧蝕西北角起，先會後交者虧蝕東北角起，虧蝕分多少如上，以十五為法。會交中者蝕盡，月蝕在日之衝，虧角與上反也。

月行遲疾度　損益率

	盈縮積分	月行分
一日十四度十四分	益二十六	二百八十
盈初		
二日十四度十一分	益二十三	
盈積分一十一萬八千五百四十四		二百七十七
三日十四度八分	益二十	

盈積分二十二萬三千三百九十二　二百七十四
四日十四度五分　益十七　二百七十一
盈積分三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一
五日十四度一分　益十三　二百六十九
盈積分三十九萬二千七十四
六日十三度十四分　益七　二百六十一
盈積分四十五萬一千三百四十一
七日十三度七分　損一　二百五十四
盈積分四十八萬三千三百五十四
八日十三度一分　損六　二百四十八
盈積分四十八萬三千三百五十四
九日十二度十六分　損十　二百四十四
盈積分四十五萬五千九百
十日十二度十三分　損十三　二百四十一
盈積分四十一萬三百一十
十一日十二度十一分　損十五　二百三十九
盈積分四十五萬一千四十二
十二日十二度八分　損十八　二百三十六
盈積分二十八萬二十六百五十八
十三日十二度五分　損二十一　二百三十六
盈積分二十萬五百九十六
十四日十二度三分　損二十三　二百三十一
盈積分十萬四千八百五十七
十五日十二度五分　益二十一　二百三十三
縮初
十六日十二度七分　益十九　二百三十五
縮積分九萬五千七百三十九
十七日十二度九分　益十七

縮積分十八萬二千三百六十
十八日十二度十二分　益十四　二百三十七
縮積分二十五萬九千八百六十三
十九日十二度十五分　益十一　二百四十
縮積分三十二萬三千六百八十九
二十日十二度十八分　益八　二百四十一
縮積分四十七萬三千八百四十八
二十一日十二度三分　益四　二百四十六
縮積分三十一萬三百二十
二十二日十二度七分　損一　二百五十
縮積分四十二萬八千五百四十六
二十三日十三度十二分　損五　二百五十四
縮積分四十二萬八千五百四十六
二十四日十三度十八分　損十一　二百五十九
縮積分四十萬五千七百五十一
二十五日十四度五分　損十七　二百六十五
縮積分三十五萬五千六百三
二十六日十四度十一分　損二十三　二百七十一
縮積分二十七萬八千九十九
二十七日十四度十一分　損二十四　二百七十七
縮積分十七萬三千二百四十
周日十四度十三有小分六六百二十六　損二十五有小分六百二十六　二百七十八
縮積分六萬二千八百二十六　二百七十九有小分六百二十六

推合朔交會月蝕入遲疾歷術曰。置所入紀朔積分。以所入紀下遲疾差率之數加之。以通周去之。餘滿日法得一日不盡為日餘。命日算外。則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入歷日也。求次月加一日。餘四千四百五十。求望加十四日。日餘三千四百八十九。日餘滿日法成日。日滿二十七去之。又除餘如周日。餘日餘不足除者。減一日加周焉。

推合朔交會月餘。定大小餘。以歷日餘乘所入歷損益率。以損益盈縮積分為定積分。以章歲減所入歷

月行分餘以除之．所得以盈減縮加大小餘加之．滿日法者、交會加時在後日．減之不足者、交會加時在前日．月蝕者隨定大小餘為日加時入曆在周日者．以周日餘乘縮積分為定積分．以損率乘入曆日餘．又以周日日餘乘之．以周日日度小分并之．以損定積分餘為後定積分．以章歲減周日月行分餘．以周日月餘乘之．以周日度小分并之．以除後定積分．所得．以加本小餘．如上法推加時．以十二乘定小餘．滿日法得一辰．數從子起．算外．則朔望加時所在辰也．有餘不盡者四之．如日法而一為少．二為半．三為太．又有餘者三之．如日法而一為強．半法以上排成之．不滿法廢棄之．以強幷少為少強．幷半為半強．幷太為太強．得二強者為少弱．以之幷少為半弱．以之幷半為太弱．以之幷太為一辰弱．以所在辰命之．則各得其少太半及強弱也．其月蝕望在中節前後四日．以還日以上者視限數．在中節前後五日以上者視間限．定小餘如間限．限數以下者．以算上為日．

斗二十六（分四百五十五）	牛八	女十二	虛十
危十七	室十六	壁九	

北方九十八度（分四百五十五）

奎十六	婁十二	胃十四	昴十一
畢十六	觜二	參九	

西方八十度

井三十三	鬼四	柳十五	星七
張十八	翼十八	軫十七	

南方百十二度

角十二	亢九	氐十五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一	

東方七十五度

中節（日行在度）	日行（黃道去極度）	日中晷影	晝漏刻
夜漏刻	昏中星	明中星	
冬至（十一月中　斗二十少）	百一十五度	丈三尺三寸	四十五
五十五	奎六弱	亢二少強	
小寒（十二月節　女）	百一十三強	丈二尺三寸	四十五分八
五十四分二	婁半強	氐七強	
大寒（十一月中　虛半強）	百一十一太強	丈一尺	四十六分八

五十三分二	胃十二太強	心半	
立春（正月節　危十太弱）	百六少弱	九尺六寸	四十八分六
五十一分四	畢五少弱	尾七半弱	
雨水（正月中　室八太弱）	百一強	七尺九寸分五	五十分八
四十九分二	參六半強	箕半	
驚蟄（二月節　壁八強）	九十五強	六尺五寸分五	五十三分三
四十六分七	井十七少弱	斗少	
春分（二月中　奎十四少強）	八十九少弱	五尺二寸分五	五十五分八
四十四分二	鬼四	斗十一強	
清明（三月節　胃一半）	八十三少弱	四尺一寸分五	五十八分三
四十一分七	星四太	斗二十一半	
穀雨（三月中　昴二太）	七十七太強	三尺二寸	六十分五
三十九分九	張十七	斗六半	
立夏（四月節　畢七）	七十三少強	二尺五寸分二	六十二分四

三十七分六	翼十七太	女十少強	
小滿（四月中　參四少弱）	六十九太	尺九寸分八	六十三分九
三十六分一	角太弱	危太弱	
芒種（五月節　井少半弱）	六十七少弱	尺六寸分八	六十四分九
三十五分一	亢五太	危十四強	
夏至（五月中　井二十五半弱）	六十七強	尺五寸	六十五
三十五	氐十二少弱	室十二強	
小暑（六月節　柳三太弱）	六十七太強	尺七寸	六十四分七
三十五分三	尾一太強	奎二太強	
大暑（六月中　星四強）	七十	二尺	六十三分八
三十六分二	尾十五半強	婁三太	
立秋（七月節　張十二少）	七十三半強	二尺五寸分五	六十二分二
三十七分八	箕九太強	胃九太強	
處暑（七月中　翼九半）	七十八半強	三尺三寸分三	六十三分二

三十九分八	斗十少	畢三太	一四一六	合終合數一千一百四十九。	
白露八月節	八十四強	四尺二寸五分	五十七分八	合月度法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一。	
四十二分二	斗二十一強	參五強		日度法二百一十一萬七千六百七。	
秋分八月節	九十強中	五尺五寸二分	五十五分二	合月數一十三。	
四十四分八	牛五少	井十六強		月餘一萬一千一百　十二	
寒露九月節	九十六強太	六尺八寸五分	五十二分六	朔大餘二十三。	
四十七分四	女七太	鬼三少強		朔小餘四千九十三。	
霜降九月中	百二少強	八尺四寸	五十三分三	入月日一十五	
四十九分七	虛六太	星三太		日餘一百九十九萬五千六百六十四。	
立冬十月節	百七強少	丈八寸二分	四十八分二	朔虛分四百六十六。	
五十一分八	危八強	張十五太		斗分五十二萬一千七百九十五。	
小雪十月中	百一十一弱	丈一尺四寸	四十六分七	行星度三十三。	
五十三分三	室三強半	翼十五太		度餘一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九。	
大雪十一月節	百一十三太	丈二尺五寸六分	四十五分五	火合終歲數五千一百五。	
五十四分五	壁強半	軫十五太		合終合數三千三百八十八。	

右中節二十四氣。如術求之。得冬至十一月中也。加之得次月節。加節得其月中星。以日所在爲正朔。所求年二十四氣。小餘四之。如法得一爲少。不盡少。三之如法爲強。所得以減其節氣。昏明中星各定。

推五星術

五星者。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填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凡五星之行。有遲有疾。有留有逆。蓋自開闢。清濁始分。則日月五星。皆於星紀。發自星紀。並而行天。遲疾留逆。互相逮及。星與日會。同宿共度。則謂之合。從合至合之日。則謂之終。各以一終之日與一歲之日通分相約。終而率之。歲數歲。則謂之合終歲數。歲終則謂之合終合數。二率既定。則法數生焉。以章歲乘合數爲合月法。以紀法乘合數爲日度法。以章月乘歲數爲合月分。如合月法爲合月。合月之餘爲月餘。以通數乘合月數。如日法而一爲大餘。以六十去大餘爲星合朔大餘。大餘之餘爲朔小餘。以通數乘月餘。以合月法乘朔小餘。并之。以日法乘合月法除之。所得星合入月日數也。餘以朔通法約之爲入月日。以朔小餘減日法餘爲朔虛分。以歷斗分乘合數爲星度斗分。木火土各以合數減歲餘。以周天乘之。如日度法。而一所得則行星度數也。餘則度餘金水。以周天乘歲數。如日度法。而一所得則行星度數也。餘則度餘也。

木合終歲數一千二百五十五。

合月數一十三。
朔大餘二十三。
朔小餘四千九十三。
入月日一十五
日餘一百九十九萬五千六百六十四。
朔虛分四百六十六。
斗分五十二萬一千七百九十五。
行星度三十三。
度餘一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九。
火合終歲數五千一百五。
合終合數三千三百八十八。
合月法四萬五千三百七十二。
日度法四百三十萬一千八百一十四。
合月數二十六。
月餘二萬二。
朔大餘四十七。
朔小餘三千六百二十七。
入月日一十三。
日餘三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四十。
朔虛分九百三十三。
斗分一百八萬六千五百三十。
行星度五十。
度餘一百四十一萬二千一百五十。
土合終歲數三千九百四十三。

合終合數三千八百九。
合月法七萬二千三百七十一。
日度法七百一萬九百八十七。
合月數一十二。
月餘五萬八千一百五十三。
朔大餘五十四。
朔小餘一千六百七十四。
入月日二十四。
日餘六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四。
朔虛分二千八百八十五。
斗分一百七十三萬三千九十五。
行星度一十二。
度餘五百九十六萬二千二百五十六。
金合終歲數一千九百七。
合終合數二千三百八十五。
合月法四萬五千三百一十五。
日度法四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五十四。
合月數九。
月餘四萬三百一十。
朔大餘二十五。
朔小餘三千五百三十五。
入月日二十五。
日餘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
朔虛分一千二十四。
斗分一百八萬五千二百七十五。
行星度二百九十三。
度餘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
水合終歲數一千八百七十。

合終合數一萬一千七百八十九。
合月法二十二萬三千九百九十一。
日度法二千一百七十二萬七千一百二十七。
合月數一。
月餘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五十九。
朔大餘二十九。
朔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
入月日二十八。
日餘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九十一。
朔虛分二千。
斗分五百三十六萬三千九百九十五。
行星度五十七。
度餘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
推五星術曰：置壬辰元以來，盡所求年以合終合數乘之，滿合終歲數得一名積合，不盡名爲合餘，以合終合數減合餘得一者星合往年，得二者合前往年，無所得合其年，餘以減合終合數爲度分，金水積合偶爲晨，奇爲夕。
推五星合月，以月數月餘各乘積合餘，滿合月滿法從月爲積，月不盡爲月餘，以紀月除積月所得算外所入紀也，餘爲入紀月副，以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爲閏，以減入紀月餘，以歲中去之，餘爲入歲月，命以天正起算外，星合月也，其在閏交際以朔御之。
推合月朔，以通數乘入紀月，滿日法得一爲積日，不盡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爲大餘，命以所入紀算外，星合朔日也。
推入月日，以通數乘月餘，合月法乘朔小餘，并之，通法約之，所得滿日度法得一，則星合入月日也，不滿日餘，命日以朔算外，入月日也。
推星合度，以周天乘度分，滿日度法得一爲度，不盡爲餘，命以牛前五度起算外，星所合度也。
求後合月，以月數加入歲月，以餘加月餘，餘滿合法得一月，月不滿歲中，卽在其年滿去之，有閏計焉，餘爲後年，再滿在後二年，金水加晨得夕，加夕得晨也。
求後合朔，以朔大小餘數加合朔月大小餘，其月餘上成月者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法。

求後入月日、以入月日日餘加入月日及餘、餘滿日度法得一、其前合朔小餘滿其虛分者去一日、後小餘滿二千四百九十一以上去二十九日、不滿去三十日、其餘則後合入月日、命以朔求後合度數及分、如前合宿次命之、

木晨與日合伏順十六日、九十九萬七千八百四十二分、行星二度、百七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八分、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疾日行五十七分之十一、五十七日、行十一度、順遲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而留不行、二十七日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而復留、二十七日後遲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而復順疾日行十一分五十七日行十一度、在日前、

夕伏西方順十六日、九十九萬七千八百四十二分、行星二度、百七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八分、而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九十八日、九百九十九萬五千六百六十四分、行星三十三度、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分、

火晨與日合伏七十二日、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六百一十五分、行星五十六度、百三十四萬九千三百四十五分、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日行二十三分之十四、一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更順遲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而留不行、十一日而旋、逆日行六十二分之十七、六十二日退十七度而復留、十一日復順遲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而復疾、日行十四分、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前、

夕伏西方順七十二日、百七十九萬二千六百一十五分、行星五十六度、百二十四萬九千三百四十五分、而與日合、凡一終七百八十日、三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三十分、行星四百一十五度、二百四十九萬八千六百九十分、

土晨與日合伏十九日、三百八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五分半、行星二度、六百四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一分半、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日行百七十二分之十三、八十六日行六度半、而留不行、三十二日半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百二日半而退六度、而復留不行、三十二日半復順日行、十三分八十六日行六度半、在日前、

夕伏西方順十九日、三百八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五分半、行星二度、六百四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一分半、而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七十八日、六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四分、行星十二度、五百九十六萬二千二百五十六分、

金晨與日合伏六日、退四度、而晨見東方、在日後、而逆、遲日行五分之三、十日退六度、留不行、七日而旋、順遲日行四十五分之三十三、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而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十四、九十一日行百五度、而順益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一、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後、而晨伏東方、順四十

二日、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五十二度、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而與日合一、合二百九十三日、十九萬四千九十分、行星如之、

金夕與日合伏順四十二日、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五十二度、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而夕見西方、在日前、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一、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二度、而更順遲日行一度十四分、九十一日行百五度、而順益遲日行四十五分之三十三、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而留不行、七日旋逆、日行五分之三十日、退六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六日退四度、而與日合、再合一終五百八十四日、三十八萬九千八百八十分、行星如之、

水晨與日合伏十一日、退七度、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逆疾一日退一度、而留不行、一日而旋、順遲日行八分之七、八日行七度、而順疾日行一度十八分之四十、八日行二十二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十八日、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三十六度、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而與日合、凡一合、五十七日、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如之、

水夕與日合伏十八日、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三十六度、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而夕見西方、在日前、順疾日行一度十八分之四十、八日、行二十二度、而更順遲、日行八分之七、八日行七度、而留不行、一日而旋、逆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十一日退七度、而與日合、凡再合一終百一十五日、千八百九十六萬一千三百九十五分、行星五十六度、百二十四萬九千三百四十五星歷步術、以法伏日度餘加星合日度餘、餘滿日度法得一、從金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及餘度也、以星行分母乘見度分、如日度法得一分、不盡半法以上、亦得一、而日加所行分、滿其母得一度、逆順母不同、以當行之母乘故分、如故母而一、當行分也、留者承前、逆則減之、伏不盡度、除斗分以行母爲率、分有損益、前後相御、武帝侍中平原劉智以斗歷改號、

推四分法、三百年而減一日、以百五十爲度法、三十七爲斗分、

推甲子爲上元、至秦始十年歲在甲午、九萬七千四百一十一歲、上元、天正、甲子、朔、夜半、冬至、日、月、五星、始於星紀、得元首之端、餘以浮說名爲正歷、大抵景初舊法也、

議曰、按楚辭天問、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原注、斡一作榦、維、音綱、繫、顧命古曰、俗音胡活反、非也、說文繫繫銘、則是正殿之內以金爲鬼而受軸者也、天極、南北極、如叶韻音基、阿圓云、昆侖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率圓、名山圓、孔穴相通、地不滿東南、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隈隅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原注、沓、徒合反、敶、列也、與陳同、十二、子丑等十二辰也、列星、三垣二十八舍也、抑不知風平知而故問之耶、抑實不知而問耶、嗚呼、夫既固有之矣、抑又何問耶、形而上則天道、形而下則人心、實一理爾、有是理則有是形、器度數、不假修爲、而各得其所宜、不安排而極天下之當、不雕劌而極天下之巧、不改作而極天下之新、不布算而極天下之多、故以天下而觀一

人不啻太倉之稊米，較之物類，又大且多，不及萬分之一焉。乃能高覿太極之前，闚步天地之中，凡高厚輪廣之設，運轉推移之次，死生幽明之故，道之所著，神之所為，雖千歲之日至，萬世之逆數，皆可坐而致。何以則道之所固有，心之所固有也。故心為律，身為度，推此及彼，絜矩範圍，無非固有，不煩繩削而自合。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自有生之初，即有此形器度數，自為歲月日時寒暑，民不乏於日用，莫為制作而法不加少。自伏羲氏而下，至於顓頊堯舜，代為歷象制作，既備以前民用，而法不加多，祇固有之象數理之所當然爾。故孔子贊堯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其對舜曰，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言能法天之自然，不以小智自私，故能同夫天道而無為，其制作裁成，煥乎其有文章，而為萬世用也。故象數措法爾，人惟則之而已。凡窾而不適於用者，人之私智亂之也。心苟有差，則理差，理差則無物不差矣。惟天下之大拙，能為天下之大巧，以是求象數之原不遠矣。

賛曰，道體則兩，惟一為神，紊生無窮，氣冥乎真。陰輪陽轉，日晷月辰，奇耦相因，本然天巧。消息盈虛，妙宰洪造。帝急後天，默鑒幽討，玉管金樞，以正蒼昊，還地於天，合天於人，固無加損，範圍寅賓，夏正開初，紫元於焉，萬世一本，惟絲伊緒。

謹案，乾象泰初二歷法，皆與晉書所載無異，其前後議論則出自經史爾。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五

錄第三

地理

漢

益州二十郡

魏

司隸八郡　豫州九郡　冀州十一郡　兗州八郡　徐州五郡　青州六郡

幽州十二郡　并州五郡　涼州八郡　秦州三郡　荊州六郡　揚州二郡

吳

揚州十四郡　荊州十五郡　交州八郡　廣州七郡

固陰融結，地勢闔闢，高卑夷險，相形呀互，限帶自為區宇。先王因物制宜，分土飛壁，始得百里之國萬區。(原注：古黃帝方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埜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以分星次，經土設井，以塞爭端。)堯遭水厄，使禹治之，別為九州，(原注：徐、揚、冀、豫、兗、青、荊、雍、梁。)以則井制。(原注：井九百畝，別為九州，象一井也。)舜分為十二州，(原注：分冀為并、幽，分青為營。)以當辰分。(原注：當十二辰之分野也。)逮禹傳世，復為九州，仍建

萬國。(原注：左氏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商人因之，國漸并省而有三千。周有天下，合徐於青，合梁於雍，分冀為幽并，亦為九州，建千八百國。曁周衰，列國兼并，為百二十國。(原注：案春秋左氏傳，自周外，列國封建可考者，[illegible]。)又為十二國。(原注：[illegible]。)又為七國。(原注：齊、楚、燕、趙、韓、魏、秦也。)卒皆析入于秦，先王之國盡而州縣為郡矣。漢興，復國諸侯王，地與郡犬牙相制，禍成七國，國漸除而為郡矣。東漢末，天下別為三國。漢祇得益州，魏有豫、冀、兗、青、徐、幽、并、涼州，吳有荊、揚、交州，各以國統州而疆理焉。初禹別九州，鉤民物之數，均井地之制，各名山大川，索平土為經界，故河濟海岱相去不千里而為兗，徐荊河千里而咸海岱千里而縮，而為豫，青荊衡二千里而為荊，冀北淮南海相去逾六千里而為揚，西河黑水相去四千里而為雍，華陽黑水綿亘數千里不知其所極，限為梁。徐、兗、青、豫、冀，土衍民夥，千里一疇，號稱中原，井地多而州近。荊、揚、梁、雍，重險複阻，大山深谷之間，民不可居，地不可井，故縮界幅而州遠。然自周室東遷，中原多故，海岱河濟之間，號為戰場，秦、楚、吳、越據雍、梁、荊、揚之險，又蝦逸而日趨富饒，耕山鬻水，民物滋殖，更霸迭王，六七百年，雖叢豁夏卒為秦有，及楚漢劇鬬，孝武窮兵，至中興之際，中原民物盡，梁、益、荊、揚自若也。三國兵爭，皆智者起中原，劉焉據蜀，劉表據荊，孫權據吳，又蝦逸者二十餘年，故諸葛亮言於昭烈曰，孫氏據有江東，國險民附，益州天府，沃野千里，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用武之國。故昭烈卒取益州，而孫權終有荊州，各立國以踞操。漢府劍閣，包玉壘，帶二江，夾岷峨，(原注：見左思蜀都賦。)控涼隴，跨牂柯，枕交趾，出師祁山，從天而下。吳鍵淮海，吞江漢，截重嶺，引甌越，控南溟，殺諸數州之內，灌注天下之半，泛舟江湖，犄角而進。魏人雖中原，漢與亦敵國也。至使操棄漢中而不敢西顧，曹丕再觀兵廣陵，謂天限南北，歎咤而去。漢雖為正統，吳雖有高才，亦地勢資之也。故別其界限與其州郡廢置為疆理錄，以繼前史地理郡國，凡歷代因革，土風物產，貢數賦藝，道理戶口，川藪山鎮，前史具載，故不復錄云。

冀州(原注：十一郡。魏九，蜀二。)

冀州，禹貢河內之域。建安十七年，曹操自領州牧，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癭陶、曲陽、南和，廣平之廣平、任城，趙國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十八年，分魏郡為東西部，置左右都尉。曹丕篡代，以魏郡東部為陽平，西部為廣平云。

魏郡(原注：漢縣八。)　鄴　長樂　魏　斥丘　安陽　蕩陰　內黃　黎陽

鉅鹿郡(原注：漢縣二。)　癭陶　鉅鹿

廣平郡（原注：魏置縣十五。）廣平　邯鄲　易陽　武安　涉　襄國　南和　任　曲梁　列人　肥鄉
臨水　廣年　斥漳　平恩
陽平郡（原注：魏置縣七。）元城　館陶　清淵　發干　東武陽　陽平　樂平
趙國（原注：漢置縣八。）房子　元氏　平棘　高邑　中丘　柏人　平鄉　下曲陽　鄗
常山郡（原注：漢置縣八。）真定　石邑　井陘　上曲陽　蒲吾　南行唐　靈壽　九門
中山國（原注：漢置縣八。）盧奴　魏昌　新市　安喜　蒲陰　望都　唐　北平
安平國（原注：漢置縣十二。）信都　下博　武邑　武遂　觀津　扶柳　廣宗　經　安平　饒陽　南深澤

安國

渤海郡（原注：漢置縣十四。）南皮　東光　浮陽　饒安　高城　重合　東安陵　修　廣川　阜城
東平舒　文安　章武　東州
河間國（原注：漢置縣十。）樂成　武垣　鄚　易城　中水　成平　博陸　高陽　北新城　蠡吾
清河國（原注：漢置縣六。）漸河　東武城　繹幕　貝丘　靈鄉
徐州（原注：五郡皆漢故郡。）

徐州、禹貢海岱及淮之域。建安三年曹操分琅邪、東海、北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十一年割東海之襄賁、郯、戚、以益琅邪。省昌慮郡。後三郡皆省。

彭城國（原注：漢置縣七。）彭城　留　廣戚　傅陽　武原　呂　梧
下邳國（原注：漢置縣十七。）下邳　淩　良城　睢陵　夏丘　取慮　僮　盱眙　東陽　高山　贅其
潘旌　高郵　淮陵　司吾　下相　徐
東海郡（原注：漢置縣十二。）郯　戚　祝其　朐　襄賁　利城　蘭檢　厚丘　蘭陵　承　昌慮　合鄉
琅邪國（原注：漢置縣十七。）開陽　臨沂　陽都　繒　即丘　姑幕　費　東安　蒙陰　東莞　朱虛　營陵
安丘　董　臨朐　廬　廣

廣陵郡（原注：漢置縣八。）淮陰　射陽　輿　海陽　廣陵　盱眙　淮浦　江都
青州（原注：六郡皆漢故郡。）

青州、禹貢海岱之域。舜以越海分爲營州。至漢爲遼東郡。隸幽州。靈帝二年省漁陽郡之胡奴縣。復故安樂縣。曹芳正始元年。以遼東沓水吏民渡海居齊郡之西安、臨淄、昌國縣界。爲新汶、南豐縣以居之。

齊國（原注：漢置縣五。）臨淄　西安　東安平　廣饒　昌國
平原國（原注：漢置縣十四。）平原　高唐　茌平　博平　聊城　安德　西平昌　般　富　厭次　陽信
漯沃　新樂　樂陵

濟南郡（原注：漢置縣五。）平壽　下密　膠東　卻縣　祝阿
樂安國（原注：漢置縣八。）高苑　臨濟　博昌　利益　蓼城　鄒　壽光　東朝陽
城陽郡（原注：漢置縣十。）莒　姑幕　諸　昌安　淳于　東武　高密　壯武　黔陬　平昌
東萊國（原注：漢置縣九。）掖　當利　盧鄉　曲城　黃　腄　不其　長廣　擿
涼州（原注：八郡。漢七。魏一。）

涼州、禹貢雍州黑水西河之域。漢既以雍州之京兆等郡隸司隸。故別置涼州以統雍州之郡。獻帝時曹操復置雍州。三輔西域皆屬焉。又以張掖屬國爲西海郡。曹丕篡代。仍以三輔隸司隸。分河西爲涼州。屬右爲秦州。涼州刺史領戊己校尉。護西域。如漢故事。後又別置雍州刺史。

金城郡（原注：漢置縣九。）檢中　允街　金城　白土　浩亹　西都　臨羌　長寧　安夷
安定郡（原注：漢置縣七。）臨涇　朝那　烏氏　都盧　鶉觚　陰密　西川
北地郡（原注：漢置縣二。）泥陽　富平
武威郡（原注：漢置縣七。）姑臧　宣威　揚次　倉松　顯美　顯軒　番和
張掖郡（原注：漢置縣八。）永平　昭武　屋蘭　日勒　刪丹　仙提　萬歲　蘭池
酒泉郡（原注：漢置縣九。）福祿　會水　安彌　乾沌　樂涫　表氏　延壽　玉門　沙頭
燉煌郡（原注：漢置縣十一。）昌蒲　燉煌　龍勒　陽關　效穀　廣至　宜禾　宜安　深泉　伊吾
新鄉　乾齊
西海郡（原注：魏置縣一。）居延
楊州（原注：郡皆漢故郡。）

揚州、禹貢淮海之域。魏得廬江九江之地。自合肥北至壽春置揚州刺史。

九江郡（原注：漢置縣十六。）壽春　成德　下蔡　義成　西曲　陽平　阿　歷陽　全椒　阜陵　鍾離
合肥　逡遒　陰陵　當塗　東城　烏江
廬江郡（原注：漢置縣十。）陽泉　舒　灊　皖　尋陽　居巢　臨湖　襄安　龍舒　六
吳、揚州、（原注：下四郡。漢四。吳十。）獻帝興平中孫策分豫章置廬陵。其後孫權又分豫章置鄱陽。分丹陽置新都。孫亮分豫章東部置臨川。分會稽東部置臨海。孫休又分會稽南部置建安。孫皓又分會稽置東陽。分丹陽置吳興。分豫章、廬陵、長沙置安成。分廬江置廬陵南部都尉。初孫權自吳徙丹徒。又徙秣陵。更號建業。而都之。是吳揚州。
丹陽郡（原注：漢置縣二十二。）建業　江寧　丹陽　于湖　溧湖　永世　溧陽　江乘　句容　湖熟
秣陵　宛陵　宣城　陵陽　安吳　臨城　石城　涇　春穀　廣德　寧國　懷安

新都郡原注：吳置縣六。始新　遂安　黟　歙　海寧　黎陽
吳郡原注：漢置縣十一。吳　嘉興　海鹽　鹽官　餘杭　富陽　桐廬　建德　壽昌　海虞　婁
吳興郡原注：吳置縣十。烏程　臨安　餘杭　武康　東遷　於潛　故鄣　安吉　原鄉　長城
會稽郡原注：漢置縣十七。山陰　上虞　餘姚　句章　鄞　鄮　始寧　剡　永興　諸暨　丹徒
　　山陰　武進　延陵　毗陵　阮陽　無錫
東陽郡原注：吳置縣九。長山　永康　烏傷　吳寧　太末　信安　豐安　定陽　遂昌
臨海郡原注：吳置縣八。章安　臨海　始豐　永寧　寧海　松陽　安固　橫陽
建安郡原注：吳置縣十五。建安　吳興　東平　建陽　將樂　仙武　延平　原豐　新羅　宛平
　　同安　候官　羅江　晉安　溫麻
豫章郡原注：漢置縣十六。南昌　海昏　新淦　建城　望蔡　永修　建昌　吳平　豫章　彭澤
　　艾　康樂　豐城　新吳　宜豐　鍾陵
廬陵郡原注：吳置縣十。西昌　高昌　石陽　巴丘　南野　東昌　遂興　吉陽　興平　陽豐
鄱陽郡原注：吳置縣五。廣晉　鄱陽　樂安　餘汗　鄱陽　歷陵　葛陽　晉興
臨川郡原注：吳置縣十。臨汝　西豐　南城　東興　南豐　永成　宜黃　安浦　西寧　新建
安成郡原注：吳置縣七。平都　宜春　新喻　永新　安復　萍鄉　廣興
廬陵南部原注：吳置縣五。贛　寧都　平固　南康　揭陽

羅案：疆理錄十七篇，僅存豫、徐、青、涼、揚、吳等六州，凡闕十一篇，并闕讖贊。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六上

錄第四上

職官

博級　寨旒　車服　印綬　選舉　宰相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三公太師太傅太保司徒司空　太傅
將軍大將軍四鎮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護將軍使持節都督　雜號將軍

王者代天理物，以人代天工，賜之秩祿，列於庶位，官職之所由興也。太皞以龍名，共工以水名，炎帝以火名，黃帝以雲名，少皞以鳥名，名雖異而職守一也。原注：左氏傳：郯子來朝，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吾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至顓頊始以民事命官，原注：左氏傳：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教民曰司徒，治民曰司馬，居民曰司空，禁民曰司寇，餘各放事置官，皆為民也。唐虞仍古封建，稽古建官，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夏殷因唐虞，周因夏殷，封建益備，職官益增。唐虞百，夏商倍，而周人三百有六十，當春之日而不復增矣。原注：百揆倍之名數不可考，因有天下，則命定官制，修禮樂，考歷代職官繁省之制而折中之。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其屬凡三百有六十，今周禮是也。周衰，封建之法漸壞，秦楚吳越始不遵周制，原注：漢始有不更、虎賁等爵，而有縣公、吳越僭王，各用曩夷之號。而諸侯皆用王官，原注：如魯、衛、晉、鄭、曾置六卿之類。又各設相、尉、宰、令、將軍、大夫之屬，而遂變周制，

原注：若蘇秦爲國相，許歷爲刺史，吳起守西河，西門豹爲鄴令，孫臏爲魏將軍，須賈爲魏中大夫之類。秦并天下，廢井田，開阡陌，能侯益守，不復封建，一用私意，以趨功利，盡去唐虞三代職官。然而其制節質，方之戰國之時，省千萬計。漢因秦制，歷高、惠、文、景，無大變革。至孝武嘉唐虞，樂殷周，增益美名，足厭其侈，多故之際，名號不一。又變秦制，有不逮夫始皇之初矣。元成而後，又雜用周人之名，如司徒、司空、司馬等，其實非周制。職任皆秦故也。原注：武帝更太尉爲大司馬，成帝更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哀帝更丞相爲大司徒。僞莽篡代，自以爲周公復出，乃依放周制，更置公、卿、大夫、元士。原注：漢書莽篡命爲司空，置大司馬司徒，大司空司若位，皆公、大司徒司寇，大司空司若位，皆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更名秩百石曰庶士。而制度煩碎，紛更不已，更卒不得祿，淺民爲姦，羣盜並起，爲漢大僞。無封建之實，蓋古官之名故也。漢雜用古官而亂，并一用古官而亡，豈秦制之得，古官卒不可復乎。蓋封建未壞，必用古官，郡縣既置，必用秦官。秦官不能治古封建，古官不能治秦郡縣，理勢然也。封建既不可復，用秦官而名當其實，不曠不濫，不冗不侈，清心省事，大綱其綱，小持其要，如漢初惠文之世，亦可矣。故光武中興，并官省職，裁減億計，特除新莽之僞，裁撙武皇之侈，復惠文之清淨，本秦人之簡質，於是漢官自爲代興，與三代比隆矣。二漢官制有漢官儀、百官公卿表、百官志，志其因革，及漢與魏、晉割裂封守，其制復不同，故據東漢制推本三代秦漢之初，稽考魏、吳沿革，以訖于晉，爲之論次云。

爵級

爵命之制，自唐、虞尚矣。至周而後著之禮經。自王而下諸侯之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其附於諸侯者曰附庸。王朝之臣爵公、卿、大夫、士，其執政者曰卿，士諸侯之臣爵孤、卿、大夫、士，小國則卿、大夫、士，附庸之君有爵則有大夫，無爵則無大夫。又有九命以等諸爵，而加損焉。原注：周禮大宗伯以九依之命正邦國。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原注：謂八則也。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原注：州牧也。九命作伯。原注：方伯，凡受受之于王。賜王爵之也，作，王命作之也。故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諸侯之適子嗣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嗣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卿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原注：此皆大宗伯典命之制也。此周封建爵級之制也。秦人罷侯置守，凡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漢初因之，以賞軍功，一階一以比次而進。原注：漢書百官公卿表，秦爵有公士、上造、簪裊、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關內侯、徹侯，凡二十級。

食邑於郡縣，爲將軍中尉，遷至丞相，定國地，侯食邑平陽，高祖以其子肥爲齊王，以食邑爲相國，與諸侯別爵，號爵列侯，食邑平陽，凡周、漢、魏、晉等，皆如此爵，蓋亦參用殷、周、秦、漢爵秩。天下既定，自諸侯王國外列侯百官皆以秦爵爲差，後復置鄉、亭、尊、爵、次列侯，建安二十年，曹操設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後世廢封食邑始此。原注：魏書監名號侯爵十八級，關內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黑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黑綬，皆不食租，與列侯關內侯凡六等。晉、魏、咸熙初，封建五等，復周公、侯、伯、子、男之制，而無分土，祇限戶食，如漢世云。

祿

周室之班爵祿，天子畿內方千里，公侯之國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曰附庸，皆有其地而食其征。公、卿、大夫、士之采地皆在其中，故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皆食其征，而不得有其地。凡諸侯之卿、大夫、士，以國次受地有差，庶人在官，祿足以代其耕而已，取租以薄，與民共豐歉，此其大經也。秦人罷侯置守，凡在官者皆官給祿，以祿名多寡等級之高下，自諸王子大臣一不得有其地。漢興，雖因秦制，而大封諸侯王，大者數十城，小者不下萬戶縣，皆專地食征，於是百官自用秦制制祿。諸侯王如周列國矣。百官祿制，三公、大將軍號稱萬石，其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一斛，佐史奉月八斛。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原注：皆給官百官表注：漢延平中中二千石奉月錢九千，米七十二斛，比二千石月錢六千五百，米二十一斛，四百石月錢二千五百，米十五斛，三百石月錢一千，米十二斛，二百石月錢一千，米九斛，百石月錢八百，米四斛八斗。史六百石，比二千石，丞比六百石，令相千石，丞尉四百石，其六百石丞尉皆二百石，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諸邊關寒諸陵校尉長皆二百石，有常例者不載秩。

車服

黃帝初制冠冕衣裳，至唐、虞而後大備，故虞舜首載服章之制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於五色作服。原注：白黑蟲以上六章，以五色會之於衣，黼、黻、絺繡之於裳。又曰：車服以庸。于是君臣上下各有秩序，尊卑明而不敢踰僭，而禮制行矣。至周而設官分職，興命宰儀節。原注：凡官車服禮儀皆以其命數爲節。司服辨冕服，原注：王侯六冕，鷩冕天上帝，則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山川則毳冕，祭社稷則希冕，祭四方則絺冕，祭日月則元冕。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巾車等公車。原注：公，猶官也。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王后五輅重翟、厭翟、安車、翟車、翠車，諸侯乘金輅，重藩，建旂，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司常別旗物。原注：掌九旗，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聲明有數，物采有別，蓋於二代，郁郁乎文，故孔子舉四代之制，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言其制之盛也。周衰，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陪臣僭大夫，下陵上替，國自爲車，人自爲服，楚得臣自爲瑤弁玉纓。原注：左氏傳，初子玉自爲瑤弁玉纓，朱之旟，

也。杜預注：弁以鹿子皮爲之。璂，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鄭子臧好聚鷸冠。原注：鷸尹橋反。翠鳥也。翠鷸羽爲冠。非法服。晉太子中生衣公之偏。原注：衣左右異色。其牛傻公。管仲繡黼而丹衣，鏤簋而朱紘。原注：鄭元曰：此諸侯之禮也。黼謂爲絝。繡名。丹衣以爲中衣。鏤簋，而師之也。大夫刻之爲龜闕。諸侯師以梁。天子師以玉。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青組。大夫士紫組。紘，冠纓。季孫意如佩瑆璠。原注：左氏傳：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瑆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殯改玉。杜預注：瑆璠，美玉。君所佩，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步瑤，褒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故君步。則亦當去瑆璠。而仲叔于奚繁纓以朝。原注：于奚，衛大夫。繁纓，馬步瑤。諸侯所服。繁，步干反。冠服胡服。原注：史記，趙武靈王下胡服令。國中皆胡服。招騎射。使周紹胡服傅王子何立以爲王。是爲惠文王。武靈王自號主父。二帝三王之禮制遂大壞矣。漢興因周秦列國麁雜之制，列爲等衰，代加增貴，習以爲常。遂漢制終不能改制度易服色。且吏臣不錄。于是無微。至范氏始志輿服。劉昭爲之補注，掇拾梗槩，略見餓矩。其詳不可得聞矣。

印綬

案漢書賦五瑞，班瑞於群后。原注：賦，班也。五瑞，五等諸侯所執之圭。周禮典瑞掌六瑞，皆有繅藉。不佩而無綬。原注：王鎮圭，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繅，謂爲藻率之藻。禮記玉藻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瑞玫而縹組綬。有綬與佩玉而無印。原注：韍，一曰紱。又曰韠。皆一巾前蔽膝也。以韋爲之。緼，赤黃色。幽與黝同。黑色也。衡，佩上瑀也。瑀兒而寫衡橫而平。佩之玉也。蒼，青色。組之言阻也。阻以約之。綬之言受也。受以持之。純，讀爲緇。瑜，美玉也。綦文雜色。瑞，而兒反。石之次玉者。玫，武巾反。石之文而美者。故印綬之制不經見。惟左氏傳謂鄭書追而與之。月令謂固封璽。祇言璽而不言綬。則爲印章而不佩。至秦而始見王御璽及太后璽。李斯琢和氏玉爲天子璽。秦亡入漢爲傳國璽。原注：事已見官璽傳。始有佩御璽綬之制。漢舊儀云：秦以前民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其文曰某官之章。故漢制乘輿赤黃綬。白玉璽。太皇太后、皇太后、皆如乘輿。太子則金璽朱綬。諸侯王金璽盭綬。長公主貴人與諸侯王同。凡璽皆長一寸二分。方六分。印亦如之。原注：天子璽玉璫虎紐。太子璽紐。諸侯王蛇紐。盭音戾。草名。其色綠。丞相、太尉、三公、大司馬、大將軍、諸公、列侯、皆金印紫綬。原注：徐廣曰：相國金印紫綬。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光祿大夫無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其僕射、御史、治書、尚符璽者有印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成帝陽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綬和元年長相皆黑綬。哀帝建平二年復黃綬。東漢、魏、吳至于晉初。雖有損益。然此其大經也。

選舉

井田壞。封國除。鄉舉里選之法廢。不復有俊造士。原注：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屬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者能者。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王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于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爵。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官非其材。大抵皆法律刑名刀筆簿籍之徒。漢興又多軍功刀筆。庶事草創。學士大夫類皆不仕。高帝十一年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事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原注：周昌也。相國鄭侯下諸侯王。原注：漢何也。不名尊之也。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原注：中執法，中丞也。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原注：文穎曰：有賢者都守身自往勸勉。令至京師。駕車迎之。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所聞。試以政事。能者則以爲官。不能者罷。其有特異。以聞。高祖十二年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勿學講議洽聞舉道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員。以廣賢材。乃爲博士置弟子員五十人。復其身。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太常博士弟子補吏始此。原注：續林傳序：昭帝增弟子員滿百人。宣帝增倍之。成帝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增員三千人。平帝時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歲課甲科四科不可課定。故置行所在。元狩六年詔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舉獨行始此。原注：顏師古曰：天子不在京師。或出巡狩。元封五年以名臣文武欲盡。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逸而致千里。注：騏、騏、駿也。音徒骨反。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原注：泛覆也。音方劍反。字本作泛。後通用耳。跅爲者。言馬有逸氣而不羈束禮也。如淳曰：跅，音拓。弛，廢也。顏師古曰：跅者。放縱不遵禮度也。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舉茂才始此。光武中興。詔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材任

三輔令、皆有孝悌公廉之行、自今皆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材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覈、選擇英俊賢行、廉潔平端、於縣邑務授試以職、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幷正舉者。又詔令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茂材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各二人。順帝陽嘉元年、左雄上言、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請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原注・所治經書用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惟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憙、察選清平、多得其人。於是復有舉四行限年之制。漢之取士、祇此數路。然皆詔書徵、公府辟、卿將辟、州郡辟、其辨材任官、一出君相、至其際遇又不拘常制。如高帝之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盡拜爲郡守諸侯相、陳豨反則封趙子弟、英布反則封薛公、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爲郎中、宣帝時蕭望之上疏、帝自在民間時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拜爲謁者、光武即位、以前高密令卓茂爲太傅、皆天子所自爲識拔於聞見之際、亦幾時耕築漁獵之舉也、於是野無遺賢、皆得賢才、往往爲賢宰相、名卿、材大夫。桓靈之季、始有選部尚書、主銓選官吏、遷補授受、魏更爲吏部、至晉而選舉之權一歸有司、而君相不與、格之以法、以爲常式、人材沈滯、浸歸閥閱、無復二漢之世矣。故表叢漢制以爲官人之法云。

宰相（丞相　相國　御史大夫　太尉）

丞相、相國、（原注・應劭曰・丞・相也・相・助也・）秦官、金印紫綬、掌相天子、理萬幾、宰天下、謂之宰相。周天官大冢宰也。初堯納舜百揆、舜以禹有平水土之功、命以司空宅百揆、乃其職也。至伊尹相湯伐桀、始爲國相、湯有天下、以太保平天下、謂之保衡。又曰阿衡、仲虺居薛爲湯左相、以佐伊尹、天子始有左右相、而右相當國、湯崩、太甲立、伊尹位冢宰、百官總己以聽、於是冢宰爲宰相。周有天下、太公以太師號尙父、相武王、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而爲之佐。武王崩、周公爲太師、召公爲太保、相成王、爲左右、而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居召公右、爲宰相、故自伊周以來、皆以三公爲宰相、及周公作周官、謂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乃設虛位、不以爲職、以天官大冢宰長六卿、統百官、以冢卿爲宰相。秦大國二卿、武王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丞相之名昉此、始皇立以呂不韋爲相國、相國之名昉此、然皆國相、非天子宰相、及始皇幷天下、仍置丞相、始爲天子宰相。漢興沛公爲漢王、以蕭何爲丞相、曹參爲左丞相、又爲假丞相、以韓信爲左丞相、又更拜相國、亦皆國相、非天子宰相。及即皇帝位、以蕭何爲宰相、始爲天子宰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惠帝立、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後徙平爲右丞相、審食其爲左丞相、及誅諸呂、文帝以周勃爲右丞

相、徙平爲左丞相、二年勃免、平顓爲丞相、設兩長史、秩千石。（原注・盧植禮注曰・如周少宰・）自是不復置左右相、武帝元狩五年、置司直一人、秩比二千石、佐丞相舉不法、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建武因之、以三公爲宰相、終東漢世不設丞相。建安中、曹操始自爲丞相、總統三公掾屬、其後以領錄爲相國、謚丞相、曹丕篡代、復以三公爲宰相、終魏世昭烈稱承大統、以諸葛亮爲丞相、設長史司直、一如舊章、孫權稱尊號、亦置丞相、咸用漢制焉。

太尉、秦官、金印紫綬、（原注・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師元注月令曰・秦官・尙書中候云・舜爲太尉・晉束晳據以爲非秦官・非也・唐虞時無太尉・秦官是也・）掌武事。秦制、凡掌兵者皆曰尉、而統於太尉、周夏官大司馬職也、漢因秦制、位次丞相、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宣帝地節二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無印綬官屬、成帝綏和元年、初賜金印紫綬、置官屬、祿比丞相、去將軍、哀帝建平二年、復去印綬官屬、冠將軍如故、元壽二年、復賜印綬、置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有長史秩千石、建武二十七年、復爲太尉、與司徒司空爲三公、終東漢及魏世、凡四方兵事功課、歲終則課殿最而賞罰之、凡郊祀掌亞獻、大喪則告謚南郊、凡國有大造大疑、則與司徒司空論定之、國有過事、則共諫爭之、長史一人、秩千石、主署諸曹事、以佐太尉、掾史屬二十四人、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原注・漢書音義曰・正曰掾・副曰屬・）西曹主府史署用、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吏、戶曹主民戶祠祀農桑、奏曹主奏議事、辭曹主辭訟事、法曹主郵驛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轉運事、賊曹主盜賊事、決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貨幣鹽鐵事、倉曹主倉穀事、黃閣主簿錄省衆事、令史及御屬二十三人、皆百石、御屬主爲公御、閤下令史主閤下威儀事、記室令史主上章表報書記、門令史主府門、其餘令史各典曹文書、有官騎三十人、建安中曹操罷爲丞相、曹丕篡代、復置如漢、故別置大司馬、省置不常、昭烈罷爲丞相、末帝復爲大司馬、吳既置丞相、又置太尉、又置大司馬、又置司徒司空云。

御史大夫、秦官、銀印青綬、秩中二千石、掌副丞相。秦因周御史之名而加大夫、位上卿、漢因之、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綬、祿比丞相、設長史如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武帝時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姦猾、治大獄、不常置、（原注・服虔曰・指事而行・無阿私也・師古曰・衣以繡者・尊寵之也・）東漢更爲司空、去大、與太尉司徒爲三公、建安中曹操罷爲丞相、復置御史大夫、曹丕篡代、復爲司空、昭烈置一相、終末帝世不置御史大夫、吳置丞相三公、又置御史大夫云。

三公（太師　司徒　太傅　司空　太保）

太師、太傅、太保、皆古官、金印紫綬、商書稱師保保衡、則唐虞以還尙矣。周公作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宏化、寅亮天地、始見位任及職、然於六官無職。蓋非大賢盛德不得處其位、爲天子師臣、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有大賢盛德而處其位、必下行冢宰卿事、有大賢盛德而爲宰相、必上兼師保之位、故伯禹以司空宅百揆、伊尹以保衡爲冢宰、周公以太師

正百工。權專道軍。皆貴職而非虛名。漢興置丞相。無三公官。以師傅爲太子官。（原注：高帝以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傅太子。）其後以司徒、司馬、司空、爲宰相。號稱三公。不置師傅。平帝元始元年。王莽以丞相孔光爲帝太傅。位四輔。蔣徒爲太師。而莽爲太傅。始見師傅。然祇虛名而無實。姑以爲篡竊之具。光死。遂不復置。建武初。世祖以卓茂爲太傅。薨則省。其後凡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號稱上公。薨則省。（原注：明帝即位，郭禹爲太傅，章帝即位，馮魴爲太傅，和帝即位，馮魴爲太傅，安帝即位，趙熙爲太傅，順帝即位，桓焉爲太傅，沖帝即位，梁冀爲太傅，質帝即位，趙峻爲太傅，獻帝即位，袁隗爲太傅。）其屬長史一人。秩千石。掾屬二十四人。令史御屬二十一人。（原注：御屬如錄事。）祇爲代典。亦無實職。初平中。董卓遷獻帝于長安。自爲太師。位太傅上。昭烈末帝世不置。魏初以鍾繇爲太傅。曹芳立。以司馬懿爲太傅。其後又以王祥鄭沖爲太保。既置三公官。復置保傅。至晉初於是有八公。（原注：見王祥傳。）位號之紊。又非漢世。吳以諸葛恪爲太傅。又置三公官。亦依放漢魏亂制也。　司徒公金印紫綬。周地官大司徒也。哀帝元壽二年。罷丞相。更名大司徒。與大司馬大司空爲三公。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去大。與太尉司空爲三公。獻帝建安十三年。曹操罷爲丞相。曹丕篡代。復置。與大尉司空爲三公。昭烈置丞相。以許靖爲司徒。靖薨。終末帝世不復置。吳與丞相並置。以及于亡。其職依放周官。掌人民事。凡教化禮義風俗之事。則議其制。建其度。申其令。凡民事勤惰。歲終則課其殿最而賞罰之。凡郊祀掌省牲視濯。大喪則率安梓宮。國有大疑大事。則與太尉司空論定之。長史一人。秩千石。掾屬三十人。令史御屬三十六人。建武初。置司直。督錄諸州。十八年省。獻帝建安八年復置。不屬司徒。掌督中都官。不領諸州。比司隸校尉。位其上。置從事三人。舍佐四人。　司空公金印紫綬。周冬官大司空也。漢元壽二年。罷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去大。獻帝建安十三年曹操罷爲御史大夫。曹丕篡伐。復置。掌水土事。凡營城邑。浚溝洫。修隄防。則議其利害。凡水土功歲終則課其殿最而賞罰之。凡郊祀掌掃除樂器。大喪則掌將校復土。國有大造大疑。與司徒太尉論定之。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御屬四十二人。

將軍（大將軍、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諸將軍、使持節都督、雜號將軍）

周衰。列國各專征伐。不隸大司馬。不置方伯。連率率正之制。各以卿大夫爲將帥。別三軍爲上中下。將中軍者爲元帥。位上卿。至戰國乃有將軍之號。各以本官冠之。不常置。漢以來始有位號。比公者四。大將軍、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原注：秦置。漢官儀：大將軍驃騎位次丞相，車騎衛將軍左右前後將金紫位次上卿。）皆金印紫綬。掌征伐四方。又有前後左右及雜號將軍。武帝以衛青爲大將軍。以大司馬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爲大司馬大將軍。輔政。非常之任。在丞相右。東漢以來。吳漢以大將軍爲大司馬。故丹爲驃騎大將軍。於是車騎等皆冠大將軍矣。末帝以諸葛亮爲丞相。其後將琬費禕不居其位。祇以大司馬大將軍行丞相事。魏以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爲官。位三司上。吳既置大司馬。又別置大將軍。與魏同。魏復別設撫軍、都督、鎮軍、中軍、四征、四鎮、四安、四平、伏波、典軍、上軍、輔國等。皆冠大將軍。魏帝延平元年。鄧隨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始此。黃

權降魏。魏以權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始此。其屬長史司馬各一人。千石。長史武將軍司馬主兵。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參謀議。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御屬三十一人。此皆府職也。又賜官騎三十人。及鼓吹二十人。舍人十人。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長一人。比二百石。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爲副貳。其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門有門候。其職皆部率。兵曹掾史主兵事器械。與假掾史主稟假禁司。又置外刺。刺姦主罪法。　使持節都督。初漢遣使始有持節。東漢建武初征伐四方。權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曹操遣大將軍夏侯惇督二十六軍征孫權。大將軍督軍始此。曹丕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以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始總統內外諸軍。曹叡太和四年。加司馬懿大都督。曹髦正元二年。司馬昭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始有大都督之號。漢昭烈及末帝吳孫氏及晉。皆置督。有左右諸名號。皆非漢故制也。其屬隨事增制。無常員。　雜號將軍。武帝征伐四夷。內事置號。如樓船、下瀨、伏波、武師等。皆以冠將軍。昭宣以來。增置不一。建武中興。稱號益衆。至昭烈時。有軍師中軍師等。魏吳之號。不可勝錄云。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六中

錄第四中

職官

九卿（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將作大匠附）

九卿皆銀印青綬。漢初總統於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其後總統於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建武後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公一人各統三卿。太常、光祿勳、衛尉、祿太尉。太僕、廷尉、大鴻臚祿司徒。宗正、大司農、少府祿司空。歷魏及晉皆然。初堯命九官。以水土事殷。故伯禹以司空居冢宰。伯益爲虞。掌山澤及火政。垂共百工。分治司空事。三人合治一職。以弭水難。棄因水土之平。故後禹而降播種。民有居食。禮樂教化爲先務。故契爲司徒。敷五教。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諧八音。教胄子。亦三人合治一職。以檄服俗。於是兵刑雖設。而民不犯。故皋陶作士。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用典刑。而棄司馬寇之任。其事皆本天子之命。以發號施令。故其卒以帥爲納言。出納帝命。以事之繁簡爲實職。而總於天子宰相。不置三公官。周公作周官。置三公三孤。惟其人而不常置。故無職任。置則必以卿秉之。亦禹以司空宅百揆意也。置六卿官。冢宰無所不統。而司徒掌教。宗伯掌禮。司馬掌政。司寇掌刑。司空掌土。各率其屬以總。冢宰職尤實要。又簡

子九官。所以爲萬世典則也。漢既置師傅爲三公。又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又別六卿之職爲九卿。又各隸三公。光祿勳、衞尉、典宿衞諸司。隸太尉可也。太常典禮。亦隸之司徒。掌教且丞相之職。而太僕典車馬。廷尉典刑法。鴻臚典賓客。而隸之。大司農典錢穀。少府典山澤。隸司空可也。而宗正典族屬。亦隸之。其餘復有禁衞南北軍等官。而不隸衞尉。將作大匠典百工。而不隸司空。名實皆紊矣。非古命官之意也。

太常。卿中二千石。漢初因秦曰奉常。景帝中六年更太常。（原注：顏師古曰：太常，王者旌旗也，畫日月焉。王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後改太常，尊大之義也。）周春官大宗伯也。（原注：盧植禮注曰：如大樂正。）掌宗廟禮儀。凡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則贊天子。選試博士則奏其能否。大射、養老、大喪則奏其禮儀。每月前晦察行陵廟。丞一人。比千石。（原注：盧植禮注曰：如小樂正。）掌凡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員吏凡八十五人。其十二人四科。十五人佐。五人假佐。十三人百石。十五人騎吏。九人學事。十六人守學事。其署曹掾史。隨事爲員。諸卿皆然。王莽更曰秩宗。建武初復爲太常。

太史令六百石。掌天時星曆。歲將終則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則記之。丞一人。靈臺丞一人。二百石。二丞掌守明堂、靈臺。靈臺掌候日月星氣。有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其六人治曆。三人龜卜。三人廬宅。四人日時。三人易筮。二人典禳。九人籍氏、許氏、典昌氏各三人。嘉法請雨解事各二人。醫二人。有靈臺待詔四十二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風。十二人候氣。三人候晷景。七人候鍾律。一人舍人。　博士。秦官。六百石。本四百石。宣帝增秩。掌通古今。治五經及諸家。備教弟子。備顧問。國有疑事則論定之。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東漢

置祭酒一人。六百石。本僕射。爲諸博士長。（原注：胡廣曰：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于地。）凡五經家置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原注：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歷三國皆增多至數十人。　太祝令六百石。掌祭祀讀祝及迎送神。丞一人。掌祝小神事。員吏四十一人。其二人百石。二人斗食。二十二人佐。二人學事。四人守學事。九人有秩。祝人百五十人。（原注：漢官舊儀：祝人在百五十人下。）宰二百四十二人。屠六十人。　太宰令六百石。掌宰工鼎俎饌具之物。凡祭祀掌陳饌具。丞一人。明堂丞一人。二百石。員吏四十二人。其二人百石。二人斗食。二十三人佐。九人有秩。二人學事。四人守學事。宰二百四十二人。屠七十三人。衞士一十五人。

太樂令六百石。（原注：盧植禮注曰：如古大胥。）掌伎樂。凡祭祀掌請奏樂。大饗用樂則掌其陳序。丞一人。（原注：盧植禮注曰：如古小胥。）又協律都尉一人。員吏二十五人。其二人百石。二人斗食。七人佐。十人學事。四人守學事。樂人八佾舞三百八十人。　高廟令六百石。守廟。掌按行掃除。員吏四人。衞士一十五人。　世祖廟令六百石。如高廟員吏六人。衞士二十人。　諸帝陵每陵園令一人。六百石。掌守陵園。按行掃除。丞及校長各一人。校長主兵戎盜賊事。（原注：應劭漢官名秩曰：丞皆選孝廉郎年少黜陟者，遷補府長史、都官令、候、司馬。）每陵食官令各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中黃門八人。從官二人。掌望晦時節祭祀。

右太常屬。凡九官。後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六令丞。（原注：凡曰皆，皆四萬萬舊制也。）又均官、都水、兩長丞。又諸廟

寢園食官令長丞。又廱太宰太祝令丞五時各一尉。又博士及諸陵縣。皆屬焉。（原注：胡廣曰：均官主山陵上稾輸入之官也。如淳曰：都水治渠堤水門。顏師古曰：廱，右扶風縣，五時在焉，故特置太宰以下諸官。）景帝中六年更太祝爲祠祀。武帝太初元年更曰廟祀。令一人。後轉屬少府。太卜令六百石。後省入太史。光武省太宰、均官、都水、雍太祝、五時尉、凡十官。章帝置祀令丞諸者。

光祿勳。卿中二千石。漢初因秦爲郎中令。（原注：臣瓚曰：主郎內諸官，故曰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光祿勳。（原注：應劭曰：光，明也。祿，爵也。勳，功也。）掌宿衞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衞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郊祀則掌三獻。丞一人。比千石。員吏四十四人。其十人四科。三人百石。二人斗食。一人佐。六人騎吏。八人學事。十三人守學事。一人官醫。衞士八十一人。王莽更司中。建武初復爲光祿勳。　大夫本周秦爵。漢初有太中大夫、中大夫、爲侍從官。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中大夫爲光祿大夫。比二千石。（原注：漢官曰：三人。）以其隸光祿勳。故以爲號。　太中大夫千石。（原注：漢官曰：二十人。）中散大夫六百石。（原注：漢官曰：三十人。）皆掌顧議顧問應對。無常員。凡諸國之喪則掌弔。　光武更諫大夫爲諫議大夫。六百石。（原注：漢官曰：三十人。）匡違補闕。爲天子爭臣。亦無常員。

郎皆秦官。漢因之。有五官中郎將。比二千石。其屬有五官中郎。比六百石。五官侍郎。比四百石。五官郎中。比三百石。無常員。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衞諸殿門。出充車騎。　議郎六百石。與諸大夫論議朝政。不在直中。（原注：蔡質漢儀曰：三署郎見光祿勳執板拜，見五官左右將執板不拜，于三公諸卿無敬。漢官曰：五十人。）　左中郎將比二千石。主左署郎。有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無常員。　右中郎將比二千石。主右署郎。有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無常員。　虎賁中郎將比二千石。周官虎賁氏、旅賁氏之職也。武帝建元三年置期門比郎。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比千石。（原注：服虔曰：與期門下以微行，後遂以名官。）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中郎將。（原注：孔安國曰：若虎賁獸。言其猛也。蔡質漢儀曰：虎作虎奔，言如虎之奔。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名。）主虎賁宿衞侍從。虎賁千五百人。左右僕射、左右陛長各一人。比六百石。僕射主虎賁郎習射。陛長主虎賁朝會在殿中。（原注：漢官曰：陛長主陛殿。）又有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

侍郎。比四百石。虎賁郎中。比三百石。節從虎賁。比二百石。皆無常員。自節從久者轉遷。才能高者即至中郎。（原注：荀綽晉百官表注曰：虎賁諸郎，皆父死子代。）　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原注：顏師古曰：羽林，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也。一說羽所以爲王者羽翼也。）主羽林郎宿衞侍從。羽林郎比三百石。凡百二十八人。武帝太初元年置曰建章營騎。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子補更羽林騎。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又號巖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原注：五兵：弓、矢、殳、矛、戈、戟。）號羽林孤兒。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之。有令丞。　羽林左監六百石。主羽林左騎。丞一人。（原注：漢官曰：主羽林九百人，二百人屬虎賁，皆羽林中有材者作。）　羽林右監六百石。主羽林右騎。丞一人。　奉車都尉比二千石。掌御乘輿車。　駙馬都尉比二千石。掌駙馬。　騎都尉比二千石。監羽林騎。皆無常員。　僕射秦官。漢因之。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古者重習武。有主射以督課之。故曰僕射。凡軍屯吏、騶宰、永巷宮人皆從所領之事爲號。（原注：軍屯吏則曰軍屯僕射，永巷則曰永巷僕射。）　謁者僕射比千石。爲謁者臺率。主謁者。天子出奉引。常

侍謁者比六百石五人主殿上持節威儀（原注：漢官曰：謁者三十人，其給事謁者四百石，灌謁者郎中比六百石，其二人公府掾六百石持使也。）三百石掌賓贊受事及上章報問將大夫以下喪掌使弔本員七十人東漢省為三十人初為灌謁者滿歲為給事謁者（原注：衛綰官表注曰：漢官用孝廉，年五十威容嚴恪能賓者為之。明帝詔曰：謁者乃堯之輔官，所以獻賢，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者也。昔漢太子使辯析劫姑臺，變起剛毅之間，其後謁者持七首斬賊，高祖假武行文，故易之以版。蔡質漢儀曰：出府丞長史錢令，皆漢儀容端正有幸使者。）

右光祿勳屬凡十六官以職屬者自五官將至羽林右監七署其餘皆以文屬焉舊有左右曹秩二千石上殿中主受尚書奏事平省之光武省使小黃門郎受事車駕出給黃門郎兼有請室令車駕出在前請所幸徼車迎白示重慎光武以郎兼事訖罷舊郎中有車戶騎三將車主左右車將戶主左右戶將騎主左右騎將光武省又省羽林令漢末又有四中郎將不知何時置靈帝以董卓為東中郎將盧植為北中郎將獻帝以曹操為南中郎將尋省光祿勳故秦郎中令職率中郎將是已若諸大夫位次于卿職諫爭與謀議論思獻納事參宰相尤為清要乃下比郎署同為侍從亦為失實魏晉之際有左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又有光祿大夫開府品秩第二皆為加官位從公為文官公光祿大夫假銀印青綬者品秩第三位諸卿上諸公告老者即家拜之復為虛名而無實職矣

衛尉卿中二千石秦官掌宮門衛屯兵宮中徼循事（原注：胡廣曰：主宮闕之門內，衛士于周垣下為區廬。）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為衛尉丞一人比千石員吏四十一人其九人四科二人二百石文學三人百石十二人斗食二人佐十三人學事一人宮闕衛士六十人　公車司馬令六百石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丞尉各一人丞選曉律掌知非法尉主闕門兵禁戒非常（原注：胡廣曰：諸門部各置屯爽資其備宮兵以示威武，交戟以遮奸出入者。）

南宮衛士令六百石掌南宮衛士丞一人員吏九十五人衛士五百三十七人　北宮衛士令六百石掌北宮衛士丞一人員吏七十二人衛士四百七十二人　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主劍戟士徼循宮猶周官司寤氏（原注：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驚，禁宵行者，夜遊者。）及天子有所收考（原注：案漢儀曰：宮中諸有動作鼓，左都候執戟徼車綁送付獄，在官大小，各付所屬，以馬被盜。）丞各一人右都候員吏二十二人衛士四百一十六人左都候員吏二十八人衛士三百八十三人　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城門員吏九人衛士百二人宮門蒼龍司馬主東門員吏六人衛士四十人元武司馬主元武門員吏二人衛士三十八人北屯司馬主北門員吏二人衛士三十八人北宮朱雀司馬主南掖門員吏四人衛士百二十四人東明司馬主東門員吏十三人衛士百八十人朔平司馬主北門員吏五人衛士百一十七人凡七門員吏皆隊長佐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于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為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者外人以事當入本宮長吏為封檄傳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

右衛尉屬凡十二官舊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衛士三丞又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官又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各以所掌之宮名官職略同不常置光武都雒陽并省外可考者十二官云

太僕卿中二千石周太僕正也秦漢因之（原注：蔡邕曰：周穆王置大御，秦漢之馬，中大夫也。）掌輿馬天子每出奏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丞一人比千石員吏七十人其七人四科一人二百石文學八人百石六人斗食七人佐六人騎吏三人假佐三十一人學士一人宦醫　考工令六百石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執金吾入武庫及主織綬諸雜工左右丞各一人員吏百九人　車府令六百石主乘輿諸車丞一人員吏二十四人　未央廄令六百石周官校人職也主乘輿及廄中諸馬員吏七十人卒騶二十人　長樂廄丞一人員吏十五人卒騶二十八苜蓿苑官田所一人守之　承華廄令六百石員吏卒騶同未央

右太僕屬五官舊有兩丞其屬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原注：顏師古曰：家馬主供天子私用，非戎祀軍國所須。）又車府路輪騎馬駿馬四令丞（原注：如淳曰：輪音軍，小馬車曲輿也，路，乘輿諸路車也。）又龍馬閑駒濕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原注：如淳曰：泉廄在華泉宮下，騊駼出北海中，似馬。）又邊郡六牧師苑令各三丞（原注：顏師古曰：漢官儀云：牧師諸苑所，涇西北邊，養馬三十萬。）又牧奚尼廄令丞（原注：張晏曰：古駱字，如淳曰：駱駝，馬類，能行沙中，負重千斤，日行百里。牧奚，牧養奚隸，尼，馬名，廄下平也。養升廄者，謂山形如甑而能升之也。）又有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常置武帝太初元年更家馬為洞馬（原注：服虔曰：主乳馬，取其汁，洞治之，味酢可飲。）凡二十一官光武省諸廄但置一廄後置左駿令別主乘輿御馬將復省後復增置長樂承華二廄其諸監牧皆省惟漢陽有流馬苑以羽林郎監領

廷尉卿中二千石秦官周秋官大司寇之職也（原注：顏劭曰：劭云必質諸朝廷與衆共之，兵獄同制，故掌刑獄，廷尉，顏師古曰：廷，平也，治獄貴平，故以為號。）掌刑辟平獄奏當所應凡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讞質也。）景帝中六年更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為廷尉哀帝元壽六年復更大理王莽更作士光武復為廷尉員吏百四十人其十一人四科十六人二百石廷吏文學十六人百石十三人獄吏二十七人佐二十六人騎吏三十人假佐一人宦醫　廷尉正千石　左監一人　左平一人皆六百石掌平決詔獄

右廷尉屬凡三官舊有正左右監皆千石宣帝地節三年置左右平皆六百石凡五官光武省右監右平故祇有正左監左平云

大鴻臚卿中二千石周官大行人象胥之職也秦為典客漢初因之景帝中六年更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大鴻臚（原注：應劭曰：郊廟行禮贊九賓，導賓臚傳之也。）王莽更曰典樂光武復為大鴻臚掌諸侯歸義蠻夷郊廟行禮贊助諸行事既可以命華司諸王入朝當郊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計匡四方來亦屬焉皇子拜王贊授印綬及拜諸侯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奏下鴻臚召拜之王薨則使弔之及拜王嗣丞一人比千石員吏五十五人其六人四科二人二百石文學六人百石一人斗食十四人佐六人騎吏十五人學事五人宦醫　大行令六百石武帝太初元年更行人置主諸郎丞一人員吏四十人治禮郎主齋祠儐贊九賓四十七人其四人四科五人二百石文學五人百石九人斗食六人佐六人學事十二人守學事

右大鴻臚屬一官舊有行人、謁官、別火三令丞（原注：漢儀注：別火掌管，主治改火之事。）及郡邸長丞（原注：顏師古曰：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秦

官有典屬國。武帝坿置屬國都尉。成帝省入大鴻臚。則共五官。光武省譯官別火二令丞及郡邸長丞。令郎治郡邸。又不復置典屬國。故祇有一官。

宗正卿中二千石。周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皆官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官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而有公族大夫皆其職也。秦漢因之。曰宗正。原注。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爲宗正。顏師古曰。爲宗伯。非宗正。掌序錄王室嫡庶之次。及諸宗室親屬遠近。郡國歲因計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當髡以上。先上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又歲一治諸王世譜差序秩第。平帝元始四年。更宗伯。王莽并其官于秩宗。光武復置宗正丞一人。比千石。員吏四十一人。其六人四科。一人二百石。四人百石。三人佐。六人騎吏。二人法家。十八人學事。一人官醫。　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其餘屬吏。增省無常。

右宗正屬。白本丞佐吏外。祇有諸公主令丞。復有都司空令丞。原注。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內官長丞。原注。顏師古曰。主分寸尺丈。百官表內官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　光武皆省。公主省尉置丞云。

大司農卿中二千石。周官天官之屬大府、內府、司會、職內、職歲、地官之屬廩人、舍人、倉人之職也。秦爲治粟內史。漢初因之。景帝後元年更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大司農。掌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皆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王莽更曰羲和。又更納言。光武復爲大司農。丞一人。比千石。部丞一人。六百石。部丞主帑藏。員吏百六十四人。其十八人四科。九人斗食。十六人二百石。文學二十人百石。二十五人佐。七十五人學事。一人官醫。　太倉令六百石。主受郡國轉漕穀。丞一人。員吏九十九人。　平準令六百石。掌知物價。主練染作采色。丞一人。員吏一百九十人。　導官令六百石。周官舂人職也。主舂御米作乾糒。導。擇也。丞一人。員吏百一十二人。

右大司農屬三官。舊兩丞。其屬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原注。孟康曰。均輸。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于他處賣之。輸者便而官有利。　幹官鐵市兩長丞。原注。如淳曰。幹。音筦。幹主均輸。而權酒沽也。百官表。幹。官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大司農。　又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又武帝置搜粟都尉。軍官不常置。光武皆并省。祇置太倉等三官。其鹽鐵官皆屬郡縣。又有廩犧令六百石。掌祭祀犧牲鴈鶩之屬。丞一人。三百石。員吏四十人。其十一人斗食。十七人佐。七人學事。五人守學事。原注。漢官曰。皆河南屬縣給吏者。　又雒陽市長四百石。丞一人。二百石。明法補員吏三十六人。十三人百石嗇夫。十一人斗食。十二人佐。原注。漢官曰。又有欄監丞三百石。別治中水官。主水渠。在馬市東。有員吏六人。　又滎陽敖倉官。舊皆屬大司農。光武徙屬河南尹。獻帝建安中。曹操置典農中郎將。比二千石。典農都尉六百石。典農校尉比二千石。又有校尉丞。分主諸州屯田倉廩。以足軍食。不隸大司農。

少府卿中二千石。周地官山虞、林衡、川衡、澤虞、及冬官考工之職也。秦爲少府。漢因之。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凡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大司農供軍國之用。爲公用。而別供養天子爲私用。所藏

者多。故曰少府。王莽更曰共工。光武復爲少府。丞一人。比千石。員吏三十四人。其一人四科。一人二百石。五人百石。四人斗食。三人佐。六人騎吏。十三人學事。一人官醫。　太官令六百石。掌御飲食。左丞、甘丞、湯官丞、果丞各一人。左丞主飲食。甘丞主膳具。湯官丞主酒。果丞主果。員吏六十九人。衛士三十八人。原注。續漢百官表注曰。漢制太官令秩千石。丞四人。秩四百石。與此不同。　太醫令六百石。掌諸醫。藥丞、方丞各一人。藥丞主藥。方丞主方。員醫二百九十三人。員吏十九人。　守宮令六百石。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諸物及封泥。丞一人。員吏六十九人。　上林苑令六百石。主苑中禽獸。頗有民居。皆主之。捕獸送太官。丞尉各一人。員吏五十八人。　侍中比二千石。古官。黃帝時風后爲之。周爲常伯。秦漢爲侍中。以舊儒高德博學者爲之。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驗旨公卿。上殿稱制。法駕出則一人參乘。佩璽帶劍。餘皆騎在乘輿後。德高者一人爲僕射。光武更爲祭酒。無常員。末帝時凡宮中之事。皆委之。職任尤重。故諸葛亮謂侍中侍郎郭攸之等。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魏晉置四人。後省二人。後世遂爲宰相矣。　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秦官。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于殿中。引王就坐。獻帝初平中。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出入禁中。省尚書事。後去給事黃門爲侍中侍郎。尋復故。　散騎常侍秩不可考。秦官。漢初與中常侍主從騎。從乘輿。出入禁中。無常員。光武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曹丕黃初初復置散騎。合之于中闈。謹案。闈字晉書作朗。掌規諫。不典事。貂璫插右騎而散從。　給事中秩不可考。秦官。漢以爲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位次中常侍。魏末又置員外散騎常侍。散騎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皆無常員。　中常侍千石。周官天官閽人寺人。內豎之職也。宦者爲之。秦置中常侍。漢因之。以士人參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侍從左右。贊導內宮衆事。顧問應對。無常員。後增秩比二千石。高后稱制。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武帝時遂主機事。光武悉用閹人。不復調它士。明帝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時鄭衆爲大長秋。登宮卿。封列侯。增置中常侍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其後歷順桓。遂專大柄。誅殺大臣。錮戮名士。卒傾漢祚。曹丕篡代。宦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爲金策著令藏之石室。始革漢制云。　小黃門六百石。宦者。無常員。掌侍左右。受尚書事。上在內宮。關通中外及中宮以下衆事。諸公主及王太妃等有疾則使問之。　黃門令六百石。宦者。主省中諸宦者。丞從丞各一人。員吏十八人。原注。董巴曰。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　其屬有黃門令郎。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原注。青瑣門。在南宮。　黃門署長、畫室署長、玉堂署長各一人。丙署長七人。皆四百石。黃綬。各主宮中別所。　中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宦者。主中黃門冗從。居則宿衞直守門戶。出則騎從夾乘輿車。　中黃門比百石。後增比三百石。宦者。無常員。主給事禁中。　掖庭令六百石。宦者。掌後宮貴人采女事。吏從官百六十七人。待詔五人。員吏十八人。左右丞暴室丞各一人。宦者。主中婦人疾病者就暴室治。皇后貴人有罪下之。

永巷令六百石。宦者。典官婢侍使。員吏六人。吏從官三十四人。丞一人。暴室一人。　御府令六百石。宦

者。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補浣之屬。員吏七人。吏從官三十人。丞織室丞各一人。　祠祀令六百石。宦者。典中小祠祀。丞一人。從官吏八人。騶僕射一人。家巫八人。　鉤盾令六百石。宦者。典諸近池苑囿遊觀之處。吏從官四十人。員吏四十八人。丞永安丞各一人。三百石。苑中丞果丞、鴻池丞、南園丞各一人。二百石。濯龍監、直里監各一人。四百石。　中藏府令六百石。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員吏十三人。吏從官六人。丞一人。　內者令六百石。掌中布張諸衣物。從官錄士一人。員吏十九人。左右丞各一人。　尚方令六百石。掌上手工作御刀劍諸器物。員吏十三人。吏從官六人。丞一人。　尚書令千石。銅印墨綬。唐虞納言喉舌古官也。秦爲尚書令。漢因之。武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諸曹文書衆事。原注。蔡質漢儀曰。故公爲之者。朝會不陛奏事。增秩二千石。故自佩銅印墨綬。東漢末、職任尤重。總統省事。掌丞相留務。故曹操爲丞相將兵征伐。而荀彧爲尚書令。諸葛亮爲丞相將兵征伐。而蔣琬爲尚書令。皆佐天子。掌留務。在端右拜則策命之旨。初賈充爲此。置省事吏四人。後世遂爲眞宰相矣。　尚書僕射六百石。貳令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下衆事。又主封門授廩假錢穀。獻帝建安四年分置左右。以榮邵爲尚書左僕射。後世職任遂重。亦爲眞宰相矣。　尚書六人六百石。秦官。漢武帝初用宦者主中書。成帝更置尚書四人。用士人。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祕記章奏事。又各有典掌。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二千石事。民曹主吏民上書事。主客曹主外國夷狄事。成帝又置三公曹。主斷獄。凡五曹。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終考課諸州郡事。更常侍曹爲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民曹主繕修功作鹽池園苑事。客曹主護駕外夷朝賀事。二千石曹主辭訟事。中都官曹主水火盜賊事。合爲六曹。令僕二人。謂之八座。幾務盡在于是。而政柄下移矣。然尚書有曹。不以爲號。靈帝以侍中梁鵠爲選部尚書。始以爲曹名。曹氏篡代。改選部爲吏部。主選部事。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一令二僕射爲八座。昭烈及末帝因故漢不革。孫氏亦然。後世六部分典諸曹。曰吏、曰戶、曰禮、曰兵、曰刑、曰工。同周六卿。兼唐虞九官漢九卿之職矣。　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漢武帝初置尚書郎。置丞四人。光武省二人。惟置左右丞。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報及騶伯史。總典臺中紀綱。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與僕射對掌授廩假錢穀。與左丞無所不統。　尚書郎漢舊置四人。分掌尚書事。一人主匈奴單于營部。一人主羌夷吏民。一人主戶口墾田。一人主財帛委輸。光武分尚書爲六曹。各置六人。四百石。幷左右丞爲三十八人。主作文書起草。更直五日于建禮門內。初從三署詣臺試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至魏有殿中、吏部、駕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倉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別兵、考功、定課。凡二十三郎。曹叡青龍二年。尚書陳矯奏置都官、騎兵。凡二十五郎。每一郎缺。白試諸孝廉能結文案者五人以補之。　尚書令史十八人。二百石。曹有三主書。後增劇曹三人。合二十一人。原注。古今注曰。永元三年月。增尚書令史員。功滿未嘗犯禁者。以補小縣墨綬。蔡質曰。皆選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有吏能爲之。決錄注曰。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缺補之。世祖始改用孝廉爲郎。凡尚書事有平、有領、有錄。武帝時左右曹諸

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權任猶未重。其後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章帝以太傅趙憙、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猶唐虞宅百揆納大麓之職也。和帝以太尉鄧彪爲太傅錄尚書事。位上公在三公上。自是每帝立置太傅錄尚書事。古冢宰總己之義也。暨魏三國至晉大臣位望隆重者時爲之。不常置。　中書監及令。漢武帝遊宴後庭。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爲之。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成帝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罷僕射。光武省中謁者令。而有中官謁者令。建安末。曹操爲魏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曹丕篡代。更爲中書。置監令。以祕書左丞劉放爲監。右丞孫資爲令。職任又要于尚書令僕矣。　中書侍郎。曹丕既置中書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通事乃署名。已署入奏。爲帝省讀書可。晉初更曰中書侍郎。員四人。　祕書監。桓帝延熹二年置。後省。曹操復置令丞。曹丕既置中書令。復置祕書監丞。　著作郎。周左史也。東漢圖籍在東觀。使名儒著作。而未有官。曹叡太和中始置著作郎。隸中書省。　符節令六百石。爲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周官掌節之職也。　尚符璽郎中四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符節令史掌書。

御史中丞千石。御史大夫之丞也。舊別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及御史大夫轉爲司空。因別留中丞爲御史臺率。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一如御史大夫。後又屬少府。光武特詔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建安中復置御史大夫。置長史一人。不領中丞。原注。蔡質漢儀曰。丞故二千石爲之。或選侍御史高第。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州刺史。糾察百寮。出爲二千石。　侍御史十五人。六百石。掌察舉非法。受公卿羣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祠祀及大朝會大封拜。則二人監威儀。有違則劾奏。凡有五曹。令曹掌律令。印曹掌刻印。供曹掌齋祠。尉馬曹掌廄馬。乘曹掌護駕。至魏省置八人。原注。蔡質漢儀曰。其二人。更直執法省中者。皆糾察百官。督州郡公法府掾屬高第補之。或牧守、議郎、出治劇爲刺史二千石。平遷補令。見中丞執版揖。　治書侍御史二人。六百石。原注。蔡質漢儀曰。選御史高第者補之。　初宣帝幸宣室。齋居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側。後因別置治書侍御史。選明法律者爲之。凡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至魏又置治書執法。掌奏劾。而治書侍御史專掌律令云。原注。胡廣曰。迺法冠百石。有印綬閣。符節郎。共平廷尉奏事罪當輕重。　蘭臺令史六百石。掌奏及印工文書。後更御史。至魏遣二人居殿中伺察非法。曰殿中御史。　將作大匠、二千石。秦曰將作少府。景帝更將作大匠。掌修宗廟宮室陵園土木之工。幷樹桐梓之屬表道。並爲林園。光武省。謁者領之。章帝建初元年。復置丞一人。六百石。左校令一人。六百石。掌左工徒。丞一人。右校令一人。六百石。掌右工徒。丞一人。其屬初有兩丞。左右中候、石庫、謹案。後漢書作右庫。此作石庫。與前當合。東園主章、左右前後中校七令丞。原注。如淳曰。章。大材也。舊將作大匠主材吏名章曹掾。顏師古曰。東園主章。掌大材以供東園大匠也。　又主章長丞。武帝太初元年更東園主章爲木工。成帝陽朔三年省中候及左右前後中校五丞。

右少府屬。凡三十三官。以職屬者自太官至上林四署。自侍中至御史。皆以文屬焉。舊六丞。其屬尚書、符節、太醫、太官、湯官、導官、樂府、若盧、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十二官

令丞。原注：如淳曰：若盧，官名，藏兵器。品令曰若盧郎中二十人，主弩射。服虔曰：若盧詔獄也。漢儀注有若盧獄令，主治庫兵將相大臣。臣瓚曰：考工主作器械。顏師古曰：左弋，地名。東園匠主作陵內器物。又胞人、都水、均官三長丞。原注：顏師古曰：胞與庖同。 又上林中十池監。又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七官令丞。又諸僕射、署長、中黃門。武帝太初元年，更考工室為考工，左弋為佽飛，居室為保宮，甘泉居室為昆臺，永巷為掖庭。佽飛掌弋射，有九丞兩尉。太官七丞，昆臺五丞，樂府三丞，掖庭八丞，宦者七丞，鉤盾五丞。武帝元鼎二年，置水衡都尉，比二千石。原注：應劭曰：古山林官。顏師古曰：衡，平也，平其稅。 掌上林苑，有五丞。其屬上林、均輸、御羞、禁圃、輯濯、鍾官、技巧、六廄、辨銅九官令丞。原注：如淳曰：御羞，地名，御宿川也。輯濯，船官。鍾官，鑄錢官。辨銅，分別銅之種類。顏師古曰：輯與楫同。濯，直孝反。技巧六廄，技巧之徒，供六廄者。按技巧六廄附官，非供六廄。太僕屬有太廄，則天子之都閑廄也。此六廄蓋別于上林苑中置之者。 又衡官、水司空、都水、農倉，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長丞。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均輸四丞，御羞兩丞，都水三丞，禁圃兩尉，甘泉上林四丞。成帝河平元年，省東織，更西織為織室。哀帝綏和二年，省樂府。王莽更水衡曰予虞。光武中興，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屬少府者，改屬司農。考工轉屬太僕，都水屬郡國，省水衡入少府。每立秋貙劉之日輒暫置，事訖省。少府本六丞，省五人。省湯官織室令，置丞。又省上林十池監、胞人長丞、宦者、昆臺、佽飛三令，二十一丞。又省水衡屬官令長丞尉二十餘人。章和以下，中官稍廣，加嘗藥、太官、御者、鉤盾、尚方、考工、別作監，皆六百石，宦者為之，轉為兼副，或省故錄本官。凡魏晉之際，齊緣漢官，省併侈泰者各錄本官下，而其秩不可考。古天子無私藏，少府乃別收山澤陂池之稅，不領于經費，以為私養。至列侯飲酎獻黃金，少府省之，不如法奪爵者百餘人，丞相趙周下獄死。原注：李奇曰：會酎也，獻酎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丞相坐知金輕不舉，下獄死。 又甚于求車求金。原注：春秋：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使毛伯來求金。 非惟厲民自養，聚財崇侈，內窮土木，外極兵威，爛幾如秦。既以國用為私財，于是親臣皆為私人。傾于少府，地親則勢重，勢重則權專，權專則位尊，尊生于親，理勢則然。故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僕射、卒皆為宰相，而宦官終制國命，至于廢立天子，誅殺將相，皆出于天子利權之私。故漢之亂，本皆在少府云。將作大匠舊不隸少府，少府舊領考工、水衡，而大匠領百工，職任略同，故附其後云。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六下

錄第四下

職官

京師兵官（執金吾　北軍中候　城門校尉）　中宮官　東宮官　封建（王　侯　公主）　京輔官（司隸校尉　河南尹　京兆尹）

州郡官（刺史　郡守　縣令）　外夷官

京師兵官

執金吾中二千石。本秦中尉，漢武帝更執金吾，掌徼循京師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繞行宮外，與衛尉相表裏。禽姦討猾及主兵器。吾猶禦也。原注：應劭曰：執金革以禦非常。顏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故以此鳥名官。 丞一人，比千石。緹騎二百人，員吏二十九人，其十人四科，一人二百石，文學三人百石，二人斗食，十三人佐學事，主緹騎。緹騎無秩，比吏食奉，輿服導從，光滿道路，群僚之中，最為壯觀。故光武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 武庫令六百石，主兵器，丞一人。

右執金吾屬一官，舊有兩丞、候、司馬、千人。原注：顏師古曰：候及司馬及千人皆官名。屬國都尉云有丞、候、千人。西域都護云司馬、候、千人。千人，即古千夫長。 中壘、寺互、武庫、都船四令丞。原注：如淳曰：漢儀注有寺互。都船獄令，治水官也。 都船、武庫有三丞，中壘兩尉。又式道左右中候丞及

左右京輔都尉丞兵卒皆屬焉。寺互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中尉。光武皆省之，祇置丞一人及武庫令一官。初式道左右中候三人六百石，車駕出，掌在前清道，逆持麾至宮門，門乃開。光武祇置一人，又不常置，每出以郎兼式道候事已罷，不復屬金吾。

城門校尉比二千石，掌京師十二城門屯兵，周地官司門之職也。光武都雒陽，亦掌十二門，領屯兵授管鍵以啓閉國門，譏出入不物者。司馬一人，千石，主屯兵。每門候一人，六百石。雒陽城正南一門平城門為宮門，不置候，置屯司馬。北宮門屬衛尉，其餘上西門（原注：直戌）、雍門（原注：直酉）、廣陽門（原注：直申）、津門（原注：直未）、小苑門、開陽門（原注：直巳）、耗門（原注：直辰）、中軍門（原注：直卯）、上東門（原注：直寅）、穀門（原注：直子）、夏門（原注：直亥），凡十二門。

右城門校尉屬官十二門官。

北軍中候六百石。漢初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武帝置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原注：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兵）；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原注：顏師古曰：長水胡名，宣曲觀名）。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原注：顏師古曰：胡騎之屯池陽者）；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原注：服虔曰：工射者也，冥冥中聞聲則中之，故以為名。應劭曰：紹詔所命也，故曰待詔）；虎賁校尉掌輕車，并中壘凡八校尉，皆比二千石，各有丞、司馬。光武省中壘，置中候胡騎，并長水、虎賁、射聲，而中候當監五營。員吏七人。大鴻臚簿五校在前，各有鼓吹一部。屯騎校尉比二千石，掌宿衛兵，司馬一人，千石。員吏百二十八人，領士七百人。越騎校尉比二千石，掌宿衛兵，司馬一人，千石。員吏百二十七人，領士七百人。步兵校尉比二千石，初掌上林苑門屯兵，後掌宿衛兵，司馬一人，千石。員吏七十三人，領士七百人。長水校尉比二千石，掌宿衛兵，司馬胡騎司馬各一人，千石。主長水、宣曲、胡騎、烏桓騎。員吏百五十七人。烏桓胡騎七百三十六人。射聲校尉比二千石，掌宿衛兵，司馬一人，千石。員吏百二十九人，領士七百人。

右北軍中候屬官。靈帝中平五年，天下大亂，又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方為助軍右校尉，夏牟為左校尉，淳于瓊為右校尉，皆統于蹇碩，尋省。獻帝建安四年，曹操為丞相，以曹休為中領軍將軍，曹丕篡代，以休為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衛等三營。初秦置護軍都尉，高祖以陳平為護軍中尉，其後不置。曹操始以韓浩為護軍，又改為中護軍，與中領軍皆置長史司馬。曹丕遂置護軍將軍，主武官選，統領軍，後又置中撫軍，左右衛將軍。又因漢雜號將軍置驍騎游擊將軍，皆中領軍領之。

中宮官

大長秋、二千石。皇后卿也（原注：顏師古曰：秋者，成之時，久者，恆久之義。）本秦將行，漢帝更大長秋，或用宦者，或用士人。東漢常用宦者。掌奉宣中宮命，凡給賜宗親及宗親當謁見者。關通之中宮，出則從。丞一人，六百石，宦者。中宮僕、千石，宦者，主馭。本曰太僕，秩二千石。東漢省太，減秩千石。中宮謁者令一人，六百石。中宮謁者三人，四百石，宦者，主報中章。中宮尚書五人，六百石，宦者，主中宮文書。中宮私府令六百石，宦者，主中藏幣帛諸物裁衣被補浣者，皆主之。丞一人，宦者。中宮永巷令六百石，宦者，主宮人。丞一人，宦者。中宮黃門冗從僕射六百石，宦者，主中黃門冗從。給事中宮侍郎六人，宦者，比尚書郎。給事黃門四人，宦者，比黃門侍郎。給事羽林郎一人，宦者，比羽林將。虎賁官騎。中宮署令六百石，宦者，主中宮請署天子數女騎六人，丞復道丞各一人，宦者，復道丞主中閣道。中宮藥長四百石，宦者。

右中宮官屬十二官。漢初承秦，皇太后皇后置詹事，秩中二千石，有丞，宦者為之（原注：應劭曰：詹者也，給也。）中長秋、私府、永巷、倉廄、祠祀、食官、令長丞皆屬焉。成帝鴻嘉三年省詹事，并屬大長秋。皇后法駕當出，則中謁中宮者職吏權兼詹事，率引訖罷。宦者誅後，尚書選兼職吏一人，率引訖罷。皇太后稱長信宮，又稱長樂永樂，皆置詹事，冠以宮名，曰長信詹事、長樂詹事。景帝中六年更長信少府，平帝元始四年更長樂少府，皆宦者為之，位大長秋上。其餘職吏皆宦者，亦以宮名為號，員數秩次皆如中宮。又有衛尉僕為太僕，秩皆二千石，位少府上。崩則省，不常置。案周官，宮官內宰掌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正其服，禁其奇衺，辰其功緒，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蠶于北郊，以為祭服。上春詔后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而獻之王。內小臣掌皇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史掌皇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事內命，典婦功，掌婦式之法，以授嬪婦內人女工之事，見諸傳記。又有傅母、姆母為師保之訓，雖列國亦有之。其職皆掌禮教婦德婦功，而內宰以大夫為之長，不用閹人。故陰禮修，內政治，后德益。為天子內助，化天下以婦道。太平之政，自齊家始。雖有姦后妒婦不得逞，而莫或于於外廷。漢之職官，于天子少府、中常侍而下數十百員，皆閹人為之，熒惑左右，典掌機密。中宮大長秋而下閹官復數十百員，典領宮掖，宣傳命令，供役使，猥為家奴，不復知有禮教，不領于士大夫及皇后。臨朝稱制，雖宰相亦關白，于是兼領外廷，而倒制國命，皆亂制也。

東宮官

太子太傅中二千石，古官，掌輔導太子，禮如師，不領官屬。太子少傅二千石，亦以輔導為職，悉主太子官屬員吏十三人。率更令千石，主庶子舍人，更直如光祿。太子庶子四百石，無員，如三署中郎。太子舍人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中郎。太子家令千石，主倉穀飲食，如司農少府。太子倉令六百石，主倉穀。太子食官令六百石，主飲食。太子僕千石，主車馬，如太僕。太子廄長四百石，亦主車馬。太子門大夫二人，六百石，比郎將，舊有左右戶，將別主左右戶直郎，東漢省之。太子中庶子五人，

六百石，如侍中。太子洗馬十六人，比六百石，原注：百官表作先馬，蓋句讀親爲夫逢先馬。如淳者，太子出則當直者在前導威儀。太子樂令六百石，主樂舞。太子中盾四百石，主周衛徼循。太子衛率四百石，主門衛士。

右東宮官屬，十六官。漢初承秦，詹事掌太子家，有丞，自率更令諸官皆屬焉。後省詹事，領于少府。凡初即位，未有太子官屬，皆省。惟舍人領屬少府。立太子則選九卿有學術年德高者爲太傅，少傅，雖不置講讀官，皆從博士受經，待以師傅之禮。有三代遺風。曹操以五官將不爲太子，置文學，以善詩賦能文章者爲之，始不受經術，失教育之道矣。孫權稱尊號，立子登爲太子，以諸葛恪爲左輔，張休爲右弼，顧譚爲輔正都尉，陳表爲翼正都尉，號稱四友。而謝承、范愼、刁元、羊衜等爲賓客，雖非漢制，有足嘉者。夫太子天下之本，篤孝敬，正心術，審舉問，封殖本原，鞏固基圖，皆由調迪之官。潘岳、尹環列而楚子不得食熊蹯。原注：左氏傳，楚子以商臣爲太子，既又欲立王子職，商臣告其師潘崇，崇曰：能乎？曰不能。能行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線王立，以其師人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太師，且掌讀列之尹。趙高教刑獄而胡亥不能辨鹿馬。原注：漢書賈誼曰，秦所尚者刑罰，任趙高傅胡亥而教之以刑獄之術，所習者非斬斷人則殺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射人，指鹿爲馬，及弒二世事，見前注。家令稱智囊而吳楚叛。注：始反太子及冠就宮，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令，號曰智囊。吳楚敗，亦見前注。賓客進異端而巫蠱起。原注：賓客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巫蠱事見前注。立太子置官屬，可不愼哉。

封建

皇子封王，金璽盭綬，郡爲國，置傅和各一人，皆二千石，傅導王以善，禮如師而不臣，相如郡守，有長史，如郡丞。漢初因項籍故，封地廣大，王千里，有郡數十，其職官有太傅、丞相、御史大夫，及諸卿官，皆如漢廷，秩二千石。朝廷惟置丞相，自御史大夫下皆自置。景帝滅七國，令諸王不得治民，內史治之，罷丞相御史大夫諸卿官，惟置相，武帝改內史爲京兆尹，中尉爲執金吾，郎中令爲光祿勳，始置王國，而王國如故，皆朝廷署。不得自置。成帝又省內史，令相治民。其太傅曰傅，中尉、比二千石，職如郡都尉，郎中令、千石，掌王大夫、郎中宿衛如光祿勳僕，千石，主車及馭，如太僕，治書比六百石，本尚書，更名大夫，比六百石，掌奉使至京師奉璧賀正月及使諸國，初持節，後去節，謁者比四百石，掌冠賞冠本員十六人，後減，禮樂長主樂人，衛士長主衛士，醫工長主醫藥，永巷長宮者，主宮中婢使，祠祀長主祠祀，皆比四百石，郎中二百石，無常員。

列侯所食縣爲侯國，承秦爵二十等爲徹侯，金印紫綬，以賞有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後避武帝諱，更列侯。元朔二年，諸王得推恩分封子弟，亦爲列侯，舊列侯奉朝請在京師者，位次三公，建武以來，惟以功德賜位特進者位三公下，或曰次車騎將軍下，賜位朝廷次五校尉，賜位侍祠侯次大夫，其餘以肺腑及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師者，隨時朝會，位博士議郎下，諸王封者受茅土歸以立社稷，列侯不受茅土，無社稷宮室，特進朝侯賀正月則執璧，國置相，秩各如本縣，主治民，如令長，而不臣，納租於侯，以戶數爲限。其家臣置家丞庶子各一人，列侯舊有行人洗馬門大夫凡五官，建武以來食邑千戶，以上置家丞庶子，

不滿千戶不置，悉省餘官。關內侯承秦賜爵十九等，無分土，食在所縣民租，以戶數爲限。原注：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但爵耳，其自家累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奉朝請非官，得奉朝會請召而已。特進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其次朝請在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其次小國侯以肺腑親公主子孫奉墳墓于京師，亦隨時朝見，是爲假諸侯。三國晉以特進爲加官云。

公主、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皇姊妹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儀服同鄉亭侯。章帝惟特封東平憲王蒼、琅邪孝王京女爲縣公主，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爲列侯，皆傳國于後，鄉亭之封則不傳襲。續漢志曰，諸公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其餘屬吏省置無常。漢官儀曰，長公主傳一人，私府長一人，食官一人，永巷長一人，家令一人，秩皆六百石，各有員吏，鄉公主傳一人，僕一人，秩皆六百石，家丞一人，三百石。

京輔官

司隸校尉比二千石，周秦官大司寇之職也。武帝征和四年初置，原注：顏師古曰，掌徒隸而巡察，故曰司隸。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原注：顏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宏農。元帝初元四年去節，成帝元延四年省，綏和二年哀帝復置，但爲司隸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比司直。光武復爲司隸校尉，持節察百官及京師外郡，無所不糾，封侯外戚、三公以下，無尊卑入宮開中道稱使者，每會後到先去，從事史十二人，郡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功曹從事、主州選署及衆事，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則奉引，錄衆事，簿曹從事、主財穀簿書，有軍事則置兵曹從事，主兵事，其餘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爲百石云。假佐二十五人，主簿錄閤下事，省文書，門亭長主州正門功曹，若佐主選用，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簿曹書佐主簿籍，其餘都官書佐及郡國各有典郡書佐一人，各主一郡文書，以郡吏補，歲滿一更，昭烈入蜀，以左將軍領司隸校尉，及即位，以車騎將軍張飛爲之，飛死，丞相亮領之。京兆尹二千石，初周官內史，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京兆尹，屬有長安市廚兩令丞，又都水鐵官兩長丞，又更左內史爲左馮翊，治內史左地，屬有廄犧令丞尉，左都水、鐵官、雲陽、長安四市四長丞，初秦主爵中尉掌列侯，景帝更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右扶風，治內史右地，屬有掌畜令丞，都水、鐵官、漢、雍廚四長丞，與左馮翊、京兆尹爲三輔，其治皆在長安城中。原注：三輔黃圖，京兆在皇城街東入，故中尉府，馮翊在太上皇廟門入，右扶風在夕陽街北入，故主爵府，長安以東爲京兆，其餘以北爲馮翊，渭城以西爲扶風，皆有兩丞列侯屬大鴻臚。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丞各一人，三輔皆秩中二千石，丞皆六百石，昭烈駐蹕成都，以丞相亮領益州牧，不置京尹，非都也。

河南尹二千石，主京都，特奉朝請，光武都雒陽，以河南郡爲尹，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與宏農河內同。河南尹其丞尉職吏皆如京兆，員吏九百二十七人，十二人百石，諸縣有秩三十五人，官屬掾

史五人，四部督郵吏部掾二十六人，案獄仁恕三人，監津渠漕水掾二十五人，百石卒吏二百五十人，文學守助掾六十人，書佐五十人，循行二百三十人，幹小吏二百三十一人。其雒陽令秩千石，丞三人，四百石，孝廉左尉四百石，孝廉右尉四百石，員吏七百九十六人，十三人四百石，鄉有秩獄史五十六人，佐史鄉佐七十七人，斗食令史嗇夫假夫五十人，官掾史幹小史二百五十人，書佐九十人，循行二百六十人。

州郡官

刺史、六百石，初秦有監御史，監諸郡，漢初遣丞相史分刺諸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置十三部刺史，州一人，常班宣詔令，周行郡國，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斷理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彊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彊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截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彊，通行貨賂，割損政令，常以春分行部，勸課農桑，秋分巡行郡國，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後因計吏，其職員與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爲治中從事，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光武復爲刺史，秩如故，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靈帝中平五年，復更爲州牧，顧案，前漢書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元壽二年復爲牧，曾在光武以前，此但據後漢書耳。部太守，典州郡兵權，任如周方伯，三國復爲刺史，亦皆典兵，職任與牧同。或復置牧，與刺史並置。

郡守，秦官，秦除封國爲郡，郡置守，漢因之，郡置太守二千石，丞一人，郡當邊者，丞爲長史，王國之相亦如之，凡郡國守相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縣，勸農桑，振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并舉孝廉，秦置郡尉，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郡尉，武帝又置三輔都尉各一人，關都尉一人，譏出入，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并省關都尉，安帝以羌戎犯三輔陵園，乃復置右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皆置諸曹掾史，略如公府，曹無東西曹，有功曹史，主選置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其監屬縣有五部督郵，曹掾一人，正門有亭長一人，主記室史，主錄記書，催期會，無令史，閤下及諸曹各有書佐，幹主文書。　縣令長，皆秦官，漢因之，大縣置令，千石，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姦罰惡，理訟平賊，恤民時務，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凡縣主蠻夷曰道，公主所食湯沐曰國，縣萬戶以上爲令，不滿爲長，侯國爲相，皆秦制也，丞各一人，主署文書，典知倉獄，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主盜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案察姦軌，以起端緒，各署諸曹掾史，略如郡員，五官爲廷掾，監鄉五部，春夏爲勸農掾，秋冬爲制度掾，凡縣戶五百以上置鄉，三千以上置二鄉，五

千以上置三鄉，萬以上置四鄉，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游徼掌徼巡，禁司姦盜，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十里一亭，亭有長，以禁盜賊，百家爲里，里有里魁，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以相檢察，民有善惡，以告里魁，邊縣有障塞尉，主備胡夷犯塞，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無分士，給均本吏，凡郡縣有鹽，置鹽官，主鹽稅，有鐵，置鐵官，主鼓鑄，有工，置工官，主工稅物，有河池魚利者，置水官，主平水收魚稅，凡縣均差吏更給之，置吏隨事，不具縣員。

外夷官

典屬國二千石，秦官，掌蠻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原注，昆，下門反，復增屬國，置都尉丞候千人，其屬有九譯令，成帝河平元年省入大鴻臚，光武復置屬國都尉，邊郡往往置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四夷國王、歸義侯、邑長，皆有丞，比郡縣。　西域都護比二千石，宣帝地節二年初置，以騎都尉諫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元帝初元元年置戊己校尉，秩比六百石，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原注，顏師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惟戊己寄治，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爲名，有戊校尉己校尉，東漢省置不常，魏黃初中復置，晉省。　使匈奴中郎將比二千石，從事二人，主南匈奴。　護烏桓校尉比二千石，主烏桓鮮卑。　護羌校尉比二千石，主西羌，其掾屬隨事爲員，皆東漢置，魏因之，省置不常。

議曰，天下之治亂，莫不本於官制之得失，故虞書載舜命官之意，以明綱維統體，至周公作周官，約六代之中，以爲典萬世太平之制也，及其衰世，不遵舊典，天下遂大亂，孔子作春秋，約而歸之，以明周公之意，書撥亂世反之正，厝天下太平，必用周制而已，秦人滅學，治皆苟且，漢因而不革，綱紀遂紊，以成亂制，是以不能復三代太平之下，其最爲亂本，無宰相，大將軍輔政，側制州牧，權任太重，所以基萬世之亂也，古者專任一相，舜、禹、伊、傅、周公是也，故周官大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統百官，均四海，而其屬則宮正、宮伯、膳庖、服食、閽寺、嬪御諸人，一相用事，規模宏闊，大無不總，職任近要，親領王之左右，而細無不察，故小臣不得間大臣，而權任不分，天下所以治也，漢因秦官，高、惠、文、景皆用一相，猶有唐虞三代遺意，故蕭、曹、陳、周各舉其職，卒弭大難，安劉氏，鎮撫國家，幾致刑措，至申屠嘉尚能折鄧通，治鼂錯，雖天子命有不得行，而佞倖無以賴寵，原注，百官表，高帝元年，蕭何爲丞相，孝惠二年，何薨，曹參爲相國，五年參薨，王陵陳平爲左右丞相，孝文元年，周勃爲右丞相，三年勃免，灌嬰爲丞相，四年嬰薨，張蒼爲丞相，後二年免，申屠嘉爲丞相，申屠嘉傳，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曰，陛下愛幸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上，泣曰，丞相幾殺臣，文帝崩，孝景即位，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更定，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太上皇廟堧垣也，嘉以錯穿宗廟垣，奏請誅錯，自陳上，帝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爲錯所賣，嘉因歐血死。　自景帝殺周亞夫，漢始無宰相，原注，周亞夫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

其盜賣顯官器，怨而上書，告子奉遲汙亞夫，召詣廷尉，因不食，嘔血死。武帝雖相公孫宏，而九卿更進用事，使司馬徐嚴、壽持文義詘難之，而丞相數詘，小臣始得間大臣。原注：漢書：武帝元朔五年，以公孫宏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宏始。嚴助傳：上復助爲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忌奇等，並侍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興，內改制度，朝廷多事，羅網密，良文學之士，公孫宏起徒步，歲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上令助、壽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及其崇侈數宴，後庭潛游別館，宦人始典幾密，丞相職任淺輕，往往能免自殺。原注：漢書：元符五年，丞相李蔡自殺。元鼎二年，丞相莊青翟自殺。六年，丞相趙周下獄死。征和二年，丞相公孫賀下獄死。三年，丞相劉屈氂下獄腰斬。遂其晚末悔禍，田千秋僅得自全，至於顧命之際，霍光以奉車都尉、金日磾以駙馬都尉受遺詔輔幼主，而丞相不與，於是光以大司馬大將軍倒制朝政，乃廢立天子，既定議，始令丞相敞署奏。原注：霍光傳：敞皆見前注。宣元之世，宏、張、石顯、恭侯、弘恭、匡、皆爲具臣，孔光、張禹、持祿容身，朝無宰相，禍成外戚，許、史、王、傅皆以司馬將軍輔政，卒爲新莽，而西漢亡矣。光武中興，不置丞相，而三公處虛位，政歸臺閣，大綱不舉，復成亂本，僅一再傳，宦成並起，又甚西京之季，而漢遂亡矣。魏人篡代，能丞相，置三公，官權任仍在中書令監，亦無宰相，而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總統內外大權，司馬氏遂擅奪之矣。惟昭烈有志三代，始以諸葛亮爲丞相，位任如伊傅，末帝因之，復用蔣琬以將軍行丞相事，內治外攘，以小國加諸強大，而國勢不衰者，猶四十餘年，用一相之力也。夫封建亦萬世太平之制也，有封建之制，故能行周官制，漢初徵秦，復大封建，以統郡縣，至數十郡，方千里，與漢廷埒，于是有七國之禍，強大過制，故也。其後稍稍削弱，漸與郡縣等，九卿更出治郡，久其任而增秩賜金，郡守治城，入爲九卿，至爲丞相，均內外，重民事，於是漢多循吏，惠政流洽，深入民心，爲四百年元氣，此漢制之幾於三代者也。原注：漢書循吏傳：孝宣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遷易則下不安，民知其持久，不可欺罔，遂獨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而所表，以次用之，故漢世良吏，于是爲盛，稱中興焉。黃霸爲潁川太守，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益增，治爲天下第一，賜爵及帛，徵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代丙吉爲丞相。初武帝置部刺史，監郡守，宣布教條，亦良法也，及靈獻之際，更置州牧，同古方伯，專制一州，數十郡，兵民數十百萬，名雖爲牧，實與國之國，漢初之大諸侯王也，故劉焉殺漢使于益州，劉表郊祀于荊州，袁術僭號于徐州，袁紹闖關于冀州，孫權明據于揚州，曹操篡奪于兗州，遂分漢室，使昭烈奔走，不獲塊土，日薄桑榆，始祀漢於梁益，終不能還于舊都，州牧任重，漢所以亡也，故曰，天下之治亂，莫不本於官制之得失，有國官人者可不慎哉。贊曰，代食司師，上下相維，虔恭厥位，力民是治，曾是冗濫，匪材嘖守，時維素餐，蠹弊天朋，聖時省官，哲王簡僚，濟濟多士，明廷宴朝，封建既廢，秦官歷革，拂經紊聯，匪彝匪則，宦戚廢進，夸毗負乘，名號日增，勢重官輕，矧夫專擅，任情署置，青紫紛紜，無復帝制。

誰案職官錄皆本前後漢書百官志，參以晉書職官志，故所載皆漢一代之制，而於三國時官制特存其大略焉。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七上上

錄第五上上

禮樂

先王統理治體，節制性情，通天人之際，以爲經制者，禮樂是已。非桎梏矯揉，強其不能，因其固有者而導之也，道之大端，一動一靜而已矣。靜則大分定，動則太和生，而卑高上下之節，律呂清濁之音，充塞乎天地，遍布於萬物，總萃于人而爲性爲情，蘊而爲仁義禮智而不亂，發而爲喜怒哀樂而不乖，皆其固有者也。於是先王因其固有之分而爲之禮，因其固有之和而爲之樂，截然之分爲天下大本，暢然之和爲天下達道，抑弭僭犯，消鑠悖戾，裁成輔相，役使鼓舞，崇德享帝，以人格天，而建太平，故禮樂者王政之大綱也，以性情治天下，以人治人，非有我之得私也。禮樂之治，先王之極治也，其制始乎伏羲，成乎堯舜，盛于三代，備于周禮，於是有尊卑貴賤衰等之數，有升降進退舒緩之儀，有采章、服色、隆殺之物，有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音，有圭、幣、瑚、璉、鐘、鼓、管、絃之器，爲郊祀、禘祫、烝嘗、祈享、薦獻、爽祭以治人，人道粲然，神明彰矣。故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煥乎百代之盛典，萬世之經制，太平之原

也。周衰、先王之制體漸壞。至秦而專尚法律。治人不以人道。箝勒束縛。强其不能。而必其無有。使希賊狠以睽天下。衡石平書。而不能已鬪訟。劃公分。植私計。瀆濫焉加兵于頸。而禁人之和。禮樂遂亡。而先王之澤盡矣。漢興脫於劇鬪、閭閻、洗血、束髮而爲帝。其將相皆刀筆軍功。因秦之故而加虛名。拾遺器。叔孫之謬蕝。特以釋擊柱之劍而爲明約束耳。孝文時天下屬安治。賈誼請興禮樂。改正朔。易服色。而帝謙讓未遑。孝武慨然有爲。董仲舒請更化善治以興誦聲。表章六經。能黜百家而不用。乃惑於方士禨祥小數。凡郊祀封禪。皆以崇侈。非先王經制。於是因訛踵陋。亡秦之制遂爲盛典。掊擬苟且。卒無定制。雖東漢明章之盛。而禮樂終莫能興矣。況於三國之際乎。嗚呼。人之情性未亡。道之固有者自若也。勝殘去殺。世而後仁。豈不能興之哉。隋王通曰。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可興乎。嗟夫。二賊未討而天奪之遽。禮樂不可復興矣。故錄三代二漢及三國之有徵者著於書。

漢因秦故。始一用刑法而無禮制。故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不復傳。賈誼請定制度。草具其儀。讖格不行。河間獻王上古禮。亦不用。其一時有事令史官博士依倣古制推士禮以及天子。故漢代迄無經制。東京禮文盛于明章之際。而命曹褒撰漢禮。雜用讖緯。尤爲不經。爲太尉張酺劾奏。廢之。然漢禮雖不逮三代。歷年四百。其典則儀制度數亦多矣。故蔡邕作朝會車服志。司馬彪作禮儀祭祀百官志。范氏復爲纂集。尋被誅。蕪廢。（原注。南史。范曄令謝儼撰續漢志。垂畢。曄被誅。儼悉蠟以覆車。）至梁劉昭掇拾漢典。補注禮儀、輿服、祭祀、百官等篇。漢之遺制猶可見也。大抵質而不佻。悄而少文。有夏后氏之忠。殷人之敬。亦足爲一代之典。非後世所及也。今故推本二帝三王六經經制以稽秦漢三國得失。庶幾猶識先王之遺意焉。雖古有之。秦漢以來遂廢者。則略而不錄。文獻不足徵也。按虞書舜命伯夷典三禮。即天地人之禮也。故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則天地人者禮之綱也。又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謂之五禮。則禮之目也。今推本禮之所自別爲天地人三類。而吉凶賓軍嘉皆在其中矣。郊、合郊、五郊、六天、九天、六宗、配郊、毀郊、告郊、朝日、夕月、星祠、風雨、雷師、高禖、大雩、蜡、臘、儺、伏十八類。皆天之禮也。故繫之天。社稷、軍社、亳社、靈星、先蠶、五祀、籍田、嶽瀆山川、封禪九類。皆地之禮也。故繫之地。明堂、辟雍、靈臺、養老、燕射、鄉飲、二王後、孔子祠、羣祀、宗廟、禘祫、時享、薦獻、配享、冠、昏、朝會、喪制、短喪、喪禁、厚葬、薄葬、火葬、改葬、招魂葬、葬殤、山陵、上陵、諡法二十八類。皆人之禮也。故繫之人焉。共五十五類云。

郊

天子所以祀天地之大禮也。以人交天。祀之郊外。故謂之郊。天體陽剛。位乎高明。故其祭迎長日之至。大報天而主日。兆於南郊。以就陽位。埽地而祭。牲用騂犢。其席槀秸。其器陶匏。元酒太羹。大裘不裼。大圭不琢。槀車不飾。皆本天地之性。貴誠尚質。大報本反始。地亘配天。其體陰柔。位乎卑下。故其祭極日之北至。

以大報地而主月。兆於北郊。以就陰位。凡壇壝、位置、器幣、度數、皆異於天。所以別也。故禮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原注。折。之設反。鄭元曰。壇折。封土爲祭處也。壇。坦也。坦。明也。折。昭晳也。必爲昭明之名。尊神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皆曰壇者。壇則下交乎上。折則上交乎下。故曰泰壇泰折也。）周官大司樂曰。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原注。鄭元曰。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爲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大蔟陽聲第二。應鍾爲之合。咸池大咸也。）又曰。雲門之舞。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咸池之舞。夏至日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原注。圜丘。天之象。方澤。地之象也。）其日用上辛上丁。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皆可接神也。於是一歲而再歲事。其禮簡。其事質。其用省。其行嘗。不瀆不慢。不侈不奢。神人有序而經制定矣。周衰。諸侯僭天子。遂用天地之祀。故孔子作春秋。於魯凡九書郊。正其僭。譏其不時。而志其變。言成王不當賜。伯禽不當受。諸公不當用。而又適時幾禮。瀆天地之甚也。秦人始列於諸侯。即作西畤。祠白帝。（原注。襄公也。）文公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宣公作密畤。祭青帝。靈公作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獻公作畦畤。祀白帝。始皇并天下。乃三年一郊。常以十月上宿郊見。（原注。以十月爲歲首。故用十月郊。上宿。上旬也。）通權火。（原注。師古曰。權舉也。通權火。或以天子不親至祠中而望拜。或以爲祠者欲其一時薦享。故知早晏。故以火爲節度。）拜於咸陽之旁。其用如經祠。（原注。師古曰。經。常也。）於是天地正位大祀。皆廢而爲諸畤不經之祠矣。漢興。高帝復立北畤。祠黑帝。合秦爲五畤。祠五帝。有司進祠。不親祀。文帝幸雍。郊見五畤。作渭陽五帝廟。立五帝壇。凡再郊見。景帝不親祀。武帝復郊見五畤。後率三歲一郊。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原注。師古曰。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黃帝含樞紐。一說蒼帝名靈符。赤帝名文祖。白帝名顯紀。黑帝名元矩。黃帝名神斗。即秦所祠四時之帝。爲祠北畤黑帝也。）又於太一壇祠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又太史談祠官寬舒議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如上帝禮。（原注。師古曰。脽者。其形高起如人尻脽。一說汾水上地名。脽音誰。）又立泰畤於甘泉。親郊見。於是幸河東。祠后土。幸甘泉。祠泰畤。略如古南北郊。然事不經見。皆方士之說也。昭帝不親祀。宣帝元帝皆五郊泰畤。祠汾陰后土。成帝即位。丞相衡譚議奏。（原注。匡衡。張譚。元成時人。）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駱騂駒。寓龍馬。皆非因天地之性。埽地而祭。貴誠上質之義。宜皆勿修。宜於長安定南北郊。帝皆從之。於是始祀南北郊。罷雍五畤。甘泉汾陰祠。尋以上無繼嗣。復泰畤汾陰祠。罷南北郊。帝崩。復南北郊。哀帝即位。復泰畤汾陰祠。平帝即位。王莽奏議復南北郊。三十餘年之間。天地祠凡五徙焉。光武即位二年。始立郊兆于雒陽城南。其後幸蒲坂。祠后土。中元元年。始於雒陽城北兆北郊。明年春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明章盛修禮文。既祀南北郊。復移郊於明堂。宗祀五帝。以二祖配。終東漢之世。昭烈章武二年。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然終末帝世無郊見事。魏曹丕黃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於明堂。曹叡太和元年春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然祇有事於明堂。無南北郊兆。景初元年冬十月乙卯。始營雒陽南委粟山爲圜丘。詔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章神明。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

梁撫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畤神祇兆位，多不見經，是以制度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祀，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於圜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始有郊兆，分祭天地，而不別爲南北，於義未備，而分配之位有五，又非制也。正始以後，終魏世不復郊祀。吳嘉禾元年，群臣以孫權未郊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臻，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集，宜修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以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酆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卽阼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爲天子，立郊於酆，見何經典。復奏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東郊於酆。權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原注：志林曰：吳主糾駮郊祀，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莫不歎然，以爲統盡物理，達於事宜。至於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邰，命使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棫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酆，經有明文，匡衡豈俗而枉之哉。文王雖未爲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伐崇戡黎，祖伊奔告。天既剿殷，乃眷西顧，太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爲王，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未盡。按世宗立甘泉汾陰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據經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陰黃帝祭天地之處，故孝武因之，遂立二畤。漢治長安，而甘泉在北，謂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於南宮，此既誣矣。汾陰在水之雎，呼爲澤中，而衡曰東之少陽，失其本意。此自吳事，於傳無非，恨無辨正之辭，故矯之云。太元元年，權初祭南郊，至于亡不復郊。見夫天地之大，豈名數所極，牲幣所稱，故舉萬世之典不足以爲

盛，致天下之物不足以爲備，不顯亦臨，無斁亦保，不愧屋漏，敬共朝夕，事天之本也。簡而不煩，質而不華，情而不文，別而不黷，歲一郊見，不敢妄舉，亦不敢妄廢，事天之禮也。天地神祇之祀，無所不統，故行禮於郊，而百神受職，舜之類上帝，卽禋六宗，望山川，遍羣神，周之祭法，自泰壇泰折祭天地之外，則埋少牢於泰昭以祭時，相近於坎壇以祭寒暑，王宮以祭日，夜明以祭月，幽宗以祭星，雩宗以祭水旱，四坎壇以祭四方，皆一時從祀，然祇五帝、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山川羣神，有未有位者三十六而已。原注：鄭玄曰：昭明亦壇也。時，四時也。陰陽之神也。相近當爲禳祈。禜之禳也。祈寒於坎，祈暑於壇。宗皆當爲禜，字之誤也。幽禜，星壇。雩禜，水旱壇。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四方，卽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秦漢以來，惑於方士，亂於圖緯，悖經任情，瀆紊祀典，從祀之位，代爲增羨，宮壇陛營，環列位至千五百一十四神。原注：見光武郊兆圖。其牲幣璧玉之數，又各有加，至於袞冕玉路，備極珠寶，百官、儀衛、鹵簿、儀杖、千乘萬騎，舍宮廟，去京師數百里，西見泰畤，東祀汾陰，守令能奔命，供具竭膏血，殫予空帑藏，誠不足而侈有餘，以天地爲足厭之具，於是不能歲時經祠，或三四年或五六年，至有終身不得郊見，又有再世數世而曠祀，於是天地乏祀，民怨神怒，往往覆國短祚，皆秦漢之侈啓之也。

合郊

其制不經見，詩周頌昊天有成命，其序曰，郊祀天地也。以天地通言，後世遂以爲合祭天地之徵，然其詩、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言昊天有一成不易之命，

文武二后受之，以有天下，成王嗣世，不敢康寧自逸，夙夜修德，以基定天命，宥大而靜密，故能緝熙文武之明德，既盡其心，遂能安靖天下，則康王祀上帝以成王配之樂歌也，終篇不及地，序文誤也。夫天卽道體，發爲元陽，無所不宰，地則天中之物，而莫大焉，乃爲巨配。故郊祀之制，冬至祀天於南郊，以合乾元，夏至祀地於北郊，以合坤元，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分陰分陽，而貴賤位，辟其別以明道之分，禮之大原，從是而出焉。故無合祭瀆亂之制。漢元始中，王莽援大司樂合樂祀天神、祭地祇之說，始定合祭天地之禮，祭天則以地配，位皆南鄉。光武中興，遂以爲故事，而復合祭，始排經矣。原注：元始奏議制度，詳見配郊類。後世崇侈歟與一郊之費，累鉅萬萬，非勸天下不能集，雖知分祀之爲禮，而不能一歲再舉事，甚近者乃三年，於是便於合祭，具墟八陛，中爲重壇，天地並位，卒用元始之制，雖爲黷祀，愈於不祀，地得並配，愈於遂廢地祀也。故分祀者、先王之經制，合祭者、後世之行權也。

五郊

周禮兆五帝於四郊，而不言五，火位午，土位未，火土相生，共兆南郊，雖四方而實五，此五郊之始，然郊者郊野之方所爾，非祀天於郊之郊也。天爲陰陽之宗，東西陰陽之分，南北陰陽之正，中央陰陽之中，而皆本於天，故五帝爲天地之佐，分而言之，則五精之帝，合而言之，則昊天上帝，天無不宰也。祀天於南郊，以就陽位，配五帝配祀，五帝各於四郊，定其壇域，而天帝無位，尊無二上也。故帝各主五行之氣，分典天之陰陽，帝于五方，治生長收藏之致，成元亨利貞之德，正春夏秋冬之時，爲仁義禮智之性，故月令、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謂之迎氣，歷秦漢皆行之。平帝元始中，王莽奏議，謂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地祇稱皇墬后祇，兆曰廣畤，易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郊兆，天墬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畤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未地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畤及雷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於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畤及熒惑星南宿南宮於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宮於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元冥畤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於北郊兆。制可。於是五帝兼日月星辰之祠，位與天地埒，變經制矣。光武中興，廢莽僞祀，明帝永平中，復兆五郊於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句芒，車服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縑各有差。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服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后土，車服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蓐收，車服皆白，歌西浩，八佾舞育命之舞，天子射牲以祭宗廟，名曰貙劉。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祭黑帝元冥，車服皆黑，歌元冥，八佾舞育命之舞。原注：月令章句：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南郊七里，因火數也。中央五里，因土數也。西郊九里，因金數也。北郊六里，因水數也。蔡邕曰

•漢有靈姬青命之詩•不知所出•傳以事天•今可據以靈姬祀圜丘•據以青命祀方澤•並與雜詩詩並見吳錄•

以五帝五神配五方之帝合於月令以爲漢制並南北郊以爲七郊魏晉以來行之應經制矣又仲夏有桃印季夏有黃郊舉不經見乃漢制也•原注•後漢書祀儀志•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殺物不殊•其禮以朱絲連束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毋文如法•以施門戶•代以所尚舞師•夏后氏金行•作華蓋•官組交也•殷人水德•以緣舞夏•以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爲門戶飾•以辟止惡氣•日夏至徙舉大火•止炎鼓鑄冶石治皆絕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漢并改水•日冬至謂爆改火•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有官皆衣黃•至立秋而執干戚•如舞雩祈黃命•所以養時訓也•

六天

天一也其形體謂之天其主宰謂之帝其性情謂之乾義理之所出鬼神之所本陰陽之所會則謂之道道無體以天爲體有天而後道可見也推見至隱其本則一由隱之顯其數無窮凡書傳所載名數皆人爲之非天有是數也舜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以四時之氣言之也東方曰青帝南方曰赤帝西方曰白帝北方曰黑帝中央曰黃帝以五方之色言之也月令以古帝王配春以太皞夏以炎帝秋以少皞冬以顓頊中央以軒轅以五行之德言之也故周禮曰兆五帝於四郊定五帝之位於四郊各方主祀非祀天也又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加天於帝昊於五帝矣秦人作密畤祀青帝下畤祀炎帝西畤祀白帝上畤祀黃帝漢增北畤祀黑帝謂之五畤其禮皆郊見蓋因五色五方五帝四郊之禮也其後定郊兆列五帝位次昊天上帝天帝統五帝謂之六天未爲失也至鄭元以緯書用天官之名太微五帝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紫宮天皇大帝耀魄寶爲六天非天統五帝之義也禮經紊矣

九天

天間謂天有九重以天地體數奇偶相間天數極於九爲之乾陽之爻皆謂之九天地相依有所呼入故有重數非其體有九也漢初高帝詔於長安置祠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原注•應劭古曰•東君•日也•雲中君•雲神也•巫社巫祠•皆古巫神•族人炊古主炊母之神•秦巫祠杜主巫保族纍之屬•原注•杜主•即秦于杜南有五杜主•祠在京兆杜縣•非湯沛也•巫保族纍二神名•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原注•堂下•在堂之下•巫先•巫之最先者•司命•文昌第四星•施糜•其先嘗施設糜粥者•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夫諸巫小祠雖非祀典皆戰國秦人之常祠令諸巫主之未爲失也天地五帝亦令巫主之則慢且瀆矣既祠天地五帝又祠九天說者謂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昊天北方元天西北幽天西方昊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爲九天•原注•見淮南子•又謂東方昊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元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原注•顏師古注•皆一說•不知所出•何天之多哉皆方士曲說慶之可也

六宗

孔安國注以祭法泰昭祭時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蓋謂宗尊也所尊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而周制無明文孔叢子宰我問六宗夫子答如安國之說蓋其家學也然不經見漢興凡郊祀皆禋六宗而不著其名數於是諸家之說紛紛不一平帝時王莽奏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壟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火水不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故曰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於是定以六子爲六宗光武都雒陽定郊兆而六宗無位禋祀不主蓋不從莽之亂制且諸儒之說不可核也安帝時用司空李郃議謂易六子之氣尸月雷公風伯山澤爲非是復用歐陽家說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而不列諸南北郊東漢諸儒又各立論不同賈逵則以日月星河海爲六宗馬融則以天地四時爲六宗鄭元則以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爲六宗盧植則以月令孟冬所祭爲六宗魏曹叡景初中大議其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劭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爲貴祀凡宗祀百神放而不致有其興之則莫敢廢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叡從之則以太極元氣爲六宗至晉及宋論復不同劉昭補志謂類于上帝祭天也禋于六宗祭地也不言地故舉其中數後世人有天爲陽宗月爲陰宗五星五行之宗十二辰列宿之宗北斗十二辰之宗北辰衆星之宗又謂書稱神宗則古之聖帝爲一代之宗乃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帝嚳也類于上帝故禋六宗以配天二說爲近然皆臆決無徵孔子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孔子殷人代猶未遠已謂無文獻而不足徵況數千載之下乎吾猶及史之闕文也闕疑可也世祖之郊兆廢其祀可也安帝之時爲一神而別祀之不敢廢亦可也不知其神特爲之名以爲祀典亦弗享矣

配郊

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配郊之始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而尊無二上道祇一本故禘于廟中以祀祖宗必祀上帝以所出之帝配郊於圜丘以祀上帝必推文祖以配故周公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而歌思文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歌我將於是天爲祖宗之天祖宗爲王者之天以人配天合爲一天大報本反始而尊祖敬宗之道至矣故曰殷父莫大於配天•原注•鄭元曰•有虞氏以上•商德峙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先後之次•有虞氏宜郊瞽瞍•殷人宜郊契•郊鯀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本禮之殺也•按尊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昊天上帝•郊之天帝也•非五方之帝也•詩周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思文后稷配天也•故曰•歌思文歌我將云•自周而下歷秦及漢不見配郊之典至武帝元封二年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座合高皇帝祠座對之祠后土於下堂始以高帝對座五帝亦無配天之文平帝元始五

年王莽奏云高皇帝因雍四時起北畤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原注：共讀爲恭）孝文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高皇帝配孝武皇帝立泰一祠亦以高祖配今宜復南北郊周官天墬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地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墬其義一也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墬配一體之誼也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墬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如此則天墬合祀以祖妣配之義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墬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墬祇皆出天墬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墬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率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率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此孔光平晏左咸劉歆等議而莽之旨也其以高祖配郊是已其合樂以高后配地祇等皆非也夫大司樂之大合樂謂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皆備傳所謂樂備德舞也其用樂則有序而不備故曰乃分樂而序之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分六律六呂以合六舞用於天神地祇四望山川先妣先祖別爲六位謂之六樂非合祭天地配以祖妣也其曰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皆降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祇皆出於宗廟之中奏之則人鬼可得而禮言六樂之用於三禮皆可成格天神則在圜丘地祇則在方丘人鬼則在宗廟亦非以祖妣分配天地也凡郊祭天地皆天子親之無遣有司之禮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莽等乃謂合祭則親之分祭則遣有司皆曲說也依放經文附會邪說所謂莽鬬六藝以文姦言者也鄭元以先妣爲姜嫄亦非也第周之先妣如太姜太任皆是也按詩書禮經別男女辨內外其制甚謹如舜二妃啓母大姒邑姜皆有大德爲帝后配聖媛賢祇以其主祔於宗廟而無配食地祇之典莽等乃傅會輒以高后列于郊兆位並天地特褒母后容悅孝元后以爲篡竊之資爾光武中興既定郊兆亦未以祖宗配建武七年大議郊祀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公卿大夫博士議議皆同帝亦然之獨侍御史杜林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初不緣堯宜以高皇帝配（原注：東觀記載林疏曰：方今政卑易行，禮簡易從，無有盛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編世，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隨蜀平增廣郊祀高皇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禮也中元元年使司空告祠高廟以呂后賊害三趙專王諸呂幾危漢室不宜配食高廟同祔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躋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上祭二年春正月初立北郊祀后土高皇后配西面北上非禮也祖妣先后非子孫之所得廢設也且復尊莽僞制躋天地矣失古今之通議母后配地漢氏之私也明帝永平

二年祭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始移郊於明堂祇配五帝後率以爲常魏曹丕黃初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於明堂移郊明堂合祭天地而無配曹叡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復分郊明堂以父祖配如周制故初元年詔祀圜丘曰皇皇帝天以始祖帝舜配方丘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以太祖配地郊以卞后配明堂以文帝配上帝既爲圜丘方丘又爲天郊地郊明堂推遠祖及母后分配操不知生出本末或以爲夏侯氏之子而乃祖虞舜方之文王以配天皆爲制也晉武帝泰始初詔羣臣議除先后配祀禮也

毀郊

匡衡劉向皆漢大儒毀立之際所議不同孰爲正孔子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淫祀無福謂臧文仲祀爰居爲不知則凡秦人不經之制與諸巫方士之淫祀能之可也衡議爲正孔子於春秋特皆毀泉臺公羊子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其父攘羊而子證之人以爲直孔子謂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故春秋之義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且神明無往不在初無彼此之間敬之所存神之所存也故聖人不輕狎亦不輕改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郊丘之位至尊至重祖宗與大臣所共定而親郊見推配祖考幾二百年一旦廢罷則有蔑祖宗之心矣履霜堅冰漸不可長則向議爲正然其援引光怪鼓動骨聲舉其來數以神其微則怪力亂神同夫方士君子不與也

告郊

按舜典堯使舜攝位舜受終于文祖肆類于上帝告郊之始也湯既勝夏復歸于亳作告曰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武王勝殷殺受柴望大告武成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夫天下神器必受之天故堯不敢私予舜不敢私受湯武不敢私取皆告于天而後即位至秦漢有天下自以爲功遂踐天子位不復告天光武討賊復讎信倡大義復受天命紹開中興即位鄗爲壇營於鄗南（原注：春秋保乾圖曰：建天子於鄗之陽，名曰行臺。）作册祝燔燎告天用郊祀故事禮於六宗望于羣神始行告郊之禮光武崩明帝遵大尉烹告證南郊始見告天誄謚之禮（原注：續漢志曰：禮，謚不誄貴，幼不誄長，惟天子得天以誄之。謚，勉厲風俗類曰。臣子無爵謚君父之義，故羣臣累其功美，發日追太尉於南郊告天而謚之。）昭烈以宗室建議討賊魏既篡代傳序在己當纂漢統乃即位于成都武擅之南作册祝燔燎告類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昭受天命復光武之初曹丕篡代爲壇於繁陽曰受禪壇升壇僭立亦作册祝告降壇祝燎黃初四年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一告祠南郊（原注：漢郊祀奏中，祠帝盧饒高祀盧饒，疑，具禮，如此則魏氏出師皆告郊也。）丕卒太尉鍾繇亦告證南郊皆僭僞欺天之事猶春秋魯之僭郊用郊也孫權據建業亦於南郊僭位作册祝告事同丕矣夫即位之壇祀天天帝在焉所以告也章帝元和三年詔高邑縣祠即位壇五成陌北臨祠門戶曹叡太和四年行過繁昌使執金吾威嚴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壇積土爾非禮也不告上帝而祠壇果何禮哉亦云妄矣

續案、朝日夕月以下闕十一篇。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七上下

錄第五上下

禮樂

地類社稷　軍社　亳社　汲郡　先蠶
五祀　藉田　嶽瀆山川　封禪

謹案、此卷內缺社稷軍社、靈星、先蠶、藉田、五祀。

亳社

亳社、勝國之社也。初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及武王克商、乃變置社稷、頒殷社于諸侯、以為亡國之戒、不曰殷社、謂之亳社者、殷有天下之號、亳則邑也、邑而不號、號亡而地存也、於是列國有周社有亳社、謂之兩社、而卿大夫位于其間以聽政、故傳謂間於兩社為公室輔、而魯宋皆有亳社、見於經傳、乃其徵也。左氏傳、亳社災、宋鳥鳴于亳社。禮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原注、薄與亳同、絕其陽通其陰而已。春秋書亳社災、公羊子曰、蕭社者何、亡國之社也。原注、蕭、翳蔽。社者封也、其言災何、非火所能燒、亡國之社、蓋掃其上而柴其下。原注、除柴之者、絕不得通天地四方、以為有圖者戒、故火得燒之。穀梁子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原注、立亳社于廟之外以為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臨之而致戒心。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原注、為屋不使上通于天。此周制也、

漢興、除秦社稷、令民立漢社稷、自是不復有勝國之社、而戒心亡矣。

五祀

五祀、凡五天帝、五方之帝、及五行之神、皆從郊祀、謂之五祀、其國家日用之所資而有功於人者、如井、竈、門、行、中霤等神、位次社稷、亦謂之五祀。謹案、以上大典另為一條、今續文義接編。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寇在門外之東、其禮先設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祭黍稷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中霤之禮設主于室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如祀戶之禮、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於主南、又設盛于俎東、他如祭竈之禮、行在廟門外西為軷、編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于軷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祭肉腎一、脾再、他皆如祀門之禮、此皆周制也、歷秦及漢無徵、孝武時方士李少君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言上祠竈皆可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齊人少翁以方夜致竈鬼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及誅文成、遂不復祠、非制也、後世閭巷細民、往往為井竈門行中霤之祭、而不復用周制、類皆纖祥小道、而天子諸侯之祀典亡矣。

嶽瀆山川

凡山之鎮高尊峻、冠乎方域者、謂之嶽、水之發源注海、獨行而為衆水之宗者、則謂之瀆、興雲致雨、異於羣山者、則為名山、經涉緯流、匯乎萃流者、則謂之川、皆所以通天地之氣、生衆珍、育羣材、潤萬物、殖百穀、以為生民無窮之用、故祀典之重、次于天地、其禮尚矣、始見於虞書、帝舜之巡守曰、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于南嶽、西嶽、北嶽、歲徧而皆柴望、望者、望而祭之也、祇四嶽而無嵩嶽、說者謂在天子畿內不以封、故不巡守而歲祀之、禮不錄、故周頌般為巡守之樂歌、亦曰祀四嶽河海而已、禹別九州、九山刊旅、九川滌源、舜復別為十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謹案、以上大典另為一條、今續文義接編。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山川之在封內者、於是嶽高列為五嶽、而江河淮濟特為四瀆、又尊於十二山川、而皆望祭、謂之四望四鎮、凡郊祀天地則柴望血祭而貍沈。原注、二、亡皆反、埋也、沈、沈之水中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貍其性也。東漢光武、明章、增修典禮、廢淫祠、復三代命祀名山大川、始如禮秩、魏曹丕黃初二年初禮五嶽四瀆、咸秩羣祀、瘞沈珪璧、遵漢制也、六年秋七月、丕以舟師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沈璧于淮、曹叡太和四年秋八月、遣使者以特牛一祠中嶽、齊龍元年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曹奐咸熙元年如長安、遣使者以璧幣祠華山、皆依放漢制也、後世嶽瀆禮秩尊重、而四海並五嶽名川比四瀆、加王加帝、升公升侯、皆天子親畧名致祝、崇寧祈賽、軼

古典矣。

封禪

封禪其禮不經見，仲尼之門所不道，詩書所載，五嶽四瀆，名山大川，皆燔柴望祀，禮器謂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以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皆因天地山川本然形質，不爲塲廟，掃地而祭也。升猶達也，中、中心之誠也。盈秩之祭，因名山之煙燎，達其誠于天也。焉有蹈緯神嶽，鑽石磨崖，建壇設陛，泥金檢玉，增翳高明之事哉。封禪之事，始見於管仲之書，謂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列無懷、伏羲、神農、炎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成王十二家。其六十家無聞，殆非仲之言。戰國方士欲神其事，增入之耳。（原注：郊志：齊桓公慨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云云。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云云。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斬令支，下大夏，涉流沙，束馬悬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儲相公，不可窮以言辭。因殺之以牽曰：古之封禪，鄗上黍，北里禾，所以爲嘉。江淮閒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至，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鴞鴞，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相公乃止。）秦始皇帝并天下，東巡，詔齊魯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泰山下，議封禪，或以古巡守柴望禮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祠，席用苴稭，始皇卑之，黜不用。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頂立石，丞相斯爲文頌德刻之，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秦祝之祀雍上帝所用，其封號皆祕，世不得而記。登封泰山下禪梁父，始見諸此。漢孝武惑方士神仙之說，謂封禪古不死之名，而諛儒司馬相如臨終作封禪書，言符命，而以尸諫，天子乃慨然欲封禪，詔太常諸生議禮儀，拘於詩書古文，而議各不同。左內史兒寬以始皇事牆上自制定其當，謂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綜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大悅，遂自制儀采，備術以文之。拜寬爲御史大夫，先幸緱氏，封中嶽太室，遂東上泰山，立石山頂，至梁父，禮祠地主，乃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原注：子侯，霍去病子。）復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下詔改年元封，其後復修封禪高里。又禪凡山石閭。五年一修封，凡五修封。修大繁濱，以名山爲足厭之具，古所未有也。光武中興，建武三十年，羣臣請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充塞，吾誰欺欺天乎。仲謂泰山不如林放，大哉君人之言也。可謂知禮矣。三十二年，因讖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偕宗，乃求元封故事，遂幸岱宗，爲石壇於泰山，頗用玉牒檢用金縷，以水銀和金泥刻玉牒封之，又於山上刻文數千言，燎祭天於泰山下，以高皇帝配。御輦升山，即位登壇，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明年帝崩矣，以光武之英明，乃惑於圖讖，終爲始皇孝武不經之事，惜哉。魏曹叡初，中壘軍蔣濟曰：夫帝王大禮，巡狩爲先，昭祖揚禮，封禪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無覺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謹案：此文未完，曾書續志載此文其下云：或顯所錄於前，謹證數於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聰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刊厥山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示光庶不朽之觀也。）

（謹曰：治介而敬魂神之美，賤人子對祭親而生崇德人之父，今大漢承百王之餘亂，揚流通之風厄，接千載之衰結，體百代之廢業，自武文至於聖紹，所以垂成天地之道，綱羅人神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頻祥，以比往古，無所取喻，遂於歷世迄今，未聞大禮，雖志在掃靈迹，蕩滯餘穢，未達所非，若屬三苗屈強於江海，大舜當殿東巡之儀，除其驕逆，在不復淹，無累於封禪之事也。于惟漢，周成宮止倚廬之禮，且去設祭具廟於江渭，今茲居爲賊於服右，其實爲內滅，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謂久廢，弗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議其儀，卜卓考時，昭皆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卯申旅，不時大圓，習死以聞，謂紹曰：聞蔣濟斯言，使若并出就是，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耳，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興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而，晉何德之修敬，與茲乎，清豈期世無管仲，以吾在相公登泰山之意乎，晉不欺天也，濟之所言，昨則乘矣，非助聖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時雲之而已，劬不所聞，亦不須智郎也，天子雖拒濟賜，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不復行。）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七中上

錄第五中上

禮樂

人類上（明堂、辟雍、靈臺、泰畤、燕射、鄉飲、二王後、孔子廟、饗祀、宗廟、饋路、時享、旅獻、祀享）

明堂

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即路寢也。周官匠人、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月令、天子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元堂，中央居太廟，太室，皆有左右个，太廟，孟仲季月徙居之，此三代宮室之制，見於經，而可按者也。蓋前列曝庫，嫌應路五門，太廟居中，南則明堂，東則青陽，西則總章，北則元堂，堂皆五室，其四堂中室皆曰太廟，太廟中室則曰太室，其左右室皆曰个，凡五堂，二十五室，則應天之數，并五門爲三十，則應地之數，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河圖之象也。聖王制作，皆有所本，無非自然，故侯甸采衛之服，公侯伯子男之爵，太祖四親王之廟，齊斬期功緦之服，皆因軍賓嘉之禮，凡五性、五德、五行、五氣、五時、五方、五帝，皆其數也，五堂之中，皆

曰太廟。中堂又獨爲太廟。非宗廟之廟也。祏主所位。自爲宗廟。堂之中位。神之所在。人之主也。故亦爲廟。謂之廟堂。左右室曰个。者个介也。所以介乎廟也。左氏傳謂寘饋于个是也。東曰青陽。方色青而陽氣發生也。西曰總章。萬物西成。總聚有章也。北曰元堂。方色元而陰幽之所也。南曰明堂。正陽中位。嚮明而治。明德明民。以接神明。爲王路寢。謂之大寢。夏后氏謂之世室者。言世世相繼之居室也。殷人曰重屋者。非屋上下重也。後有元堂。中有太廟。而太寢居前。其屋重也。名雖異而其爲路寢一也。四室居後。而明堂以五居中位前。乾之九位。飛龍在天。大人所造。位乎天位。以臨八極。普天萬國。利見大人。故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以人交天。則饗帝於郊。以天臨人。則祀帝於明堂。天子代天理物。則爲布政之宮。其巡狩方岳。亦爲明堂。朝諸侯之堂也。故京師王朝有明堂。四方四嶽有明堂。周制也。顏師古曰。周書之敍明堂。紀其四面。則有雉門、應門。固王者常居爾。其青陽、總章、元堂、太廟、及左右个。與四時之次相同。則路寢之義。足爲明證。文王居明堂篇。帶以弓韣。祠于高禖。九門磔攘。以禦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凡此事等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爲。皆在路寢也。又周官明堂之制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其制卽大寢也。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皆路寢也。由漢以來。議者不一。唯此合乎周制。明堂爲路寢無疑。事天尊祖。治人蒞政。燮覲居息。正終斂殯。皆於斯室。張老所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者也。原注。禮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故春秋書公薨於路寢。爲正終。諸侯之路寢。卽天子之明堂。明堂亦王之路寢也。蔡邕曰。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中曰太室。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薛綜注東京賦曰。於此班教。則曰明堂。大合樂設享。則曰辟雍。司歷紀候節氣。則曰靈臺。按此二說。其以王宮五位之南爲明堂是已。謂太廟、太學、辟雍、靈臺、實一而異名。則非周制也。太廟自謂宗廟。太學辟雍自謂學宮。而靈臺則古候之所也。太廟七廟。太學五學。如王宮之制。明堂則王宮正南一位耳。固不同也。辟雍取其周水。學之異名也。王宮雖亦周水。與廟學實異處也。靈臺則一臺。又與辟雍異處。豈得卽爲明堂哉。其四門之學。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以媺詔王。虎門王聽朝於路寢之門也。王聽朝之暇。卽此間學。故師氏侯于門下。非太學之四門也。故明堂學問聽政之常所。而太學亦時造之耳。又大戴禮謂在近郊。凡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蓋之以茅。上圓下方。亦綴戶白綴牖。又謂之文王之廟。孝經援神契謂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新論謂天稱明。故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蔡邕曰。其制度之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圓蓋方載。六九

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鄉五色。以象五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是皆不經見。大抵傅會曲爲之制。王者聽政於朝。則有路寢。若於近郊國之陽而別建明堂以布政。日率百官而造焉。則朝廷宮寢爲虛位。豈理也哉。王宮則右社稷。左宗廟。文世室則在其中。又豈于近郊復立文王之廟乎。周官匠人互舉三代之制。祇步尋筵深廣崇卑之數而已。又豈如諸說之堂室戶牖窗闥之若是多乎哉。誠如其說。則秦之阿房不爲過。又豈王者卑宮室。茅茨不翦。土階三尺。清廟茅屋之義哉。皆不足徵也。然自其說出于是。大起夸毗異制。瀆神病民之端。武帝初卽位。用趙綰王臧議。欲立明堂辟廱。徵魯申公議其制。會竇太后好黃老術。綰臧自殺。遂格不行。其後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於是作明堂汶上如帶圖。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崑崙道入拜明堂。爲郊禮畢燎堂下而上。於是啓土木之侈。以柏梁災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矣。光武中元元年起明堂。大抵合戴禮及讖緯。營於平城門外。上圓下方。十二堂。九室。八窗。七十二牖。十有二戶。車駕出從平城門。先立明堂。乃至郊祀。其制亦不經。後世爲緣增大。至爲萬象神宮。玉清、昭應、景靈等宮。至數千萬屋。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土木。大弊天下。皆不經之制啓之也。古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故言而世爲天下則。行而世爲天下法。凡壞法亂紀。反常惑衆。異服異言。則誅匹夫而橫議臆制。挾詭道。徵讖緯。天子乃委國典而聽之。開殺天下萬世之端。可不辨哉。可不愼哉。

辟廱

辟廱、天子學宮也。水如璧圜外。以節觀者。通中而有四門。廱、壅也。壅水爲澤也。故又謂之澤宮。其制如明堂。明堂五室。辟廱五學。太學居中。如明堂之太室。東西南北之四學。如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初文王作邑于豐。考古學制。引豐水立辟廱。武王作邑鎬京。引鎬水爲辟廱。故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周公制禮樂。而辟廱爲天子學宮。諸侯半之。曰泮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如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之制。凡直寬、剛簡、中和、祇庸、孝友之德。歌詠、聲音、諷誦、言語、舞蹈之節。風、賦、比、興、雅、頌之義。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干戚、羽籥。鐘鼓、管絃之技。燕射、食饗、升降、揖遜之儀。極其至則天道、性命、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教之智之、性之身之。審刑法。治軍旅。獻俘授馘。莫不造焉。以爲王政之本。風化之原。故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辟廱者天子設教之宮也。三代太平之本。蓋在是矣。周衰。道學廢缺。天下始亂。最所先務。皆以不急而損之。以趨功利。至於鄭然明欲毀鄉校。厥本植末。卒皆僨斃。折入于秦。漢興至孝武。董仲舒對策。謂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于

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教化明而習俗成。故天下常無一人之獄。請更化立學校。上不能用。其後公孫宏爲學官。奏請立太學。首善自京師。爲博士置弟子員。著爲功令。宣帝時王吉上疏謂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非太平之基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上不納其言。乃謂漢家自有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成帝時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帝崩。王莽專國。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鄉曰庠。術曰序。遂立辟雍京師。光武反正。大興學校。立辟雍于洛。立明堂三百步。明帝臨雍拜老。橫經問道。冠帶縉紳之士。圜橋門而觀望者億萬計。可謂盛矣。然而德化未洽。終不及三代之隆者。國家誘士以利祿。師生誦習者章句。幼不習於禮樂。長不熟於踐履。不明大學之道。不能窮理盡性。寡其心法。而違乎教本。天子不爲帝王之學。不躬化而力治。故雖有辟雍之名。而無辟雍之實也。

二王後

興滅國。繼絕世。崇明祀。保小寡。古之聖王用心公天下而不自私者也。故凡神明之後。皆有封國。以爲世祀。於是有萬國之多。又以所代之國及所聞之世。爲王者後。謂之二王。其國得用天子禮樂。祭其始祖。行其正朔。不考功。有誅無絕。待以客禮而不臣。其來見則迭爲賓主。謂之王賓。書所謂虞賓在位是也。（原注。虞賓。丹朱爲王者後。有虞之賓也。）周武王誅紂。有天下。未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東婁公於杞。周公既平三監。封殷帝乙之子微子於宋。得獨爲公。爲二王後。謂之周賓。又以武王元女大姬配陳胡公滿。以備三恪。於是古帝王之世皆服于周。而血食遍天下。仁至義盡矣。秦人以天下爲己私。能侯盡守。生民以來。無國不滅。無世不絕。二帝三王之子孫皆爲庶人。無復尊賢嘉賓之禮矣。（謹案。以上大典爲一條。）王莽篡代。謂予惟黃帝、帝少昊、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夏禹、皋陶、伊尹咸有聖德。格于皇天。予甚嘉之。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惟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於是封姚恂爲初睦侯。奉黃帝後。梁護爲修遠伯。奉少昊後。（原注。服虔曰。以爲伯益之後。故封之。）皇孫功隆公千。奉帝嚳後。劉歆爲祁烈伯。奉顓頊後。（原注。顏師古曰。祁烈伯。別一劉歆。非國師公也。）國師劉歆子疊爲伊休侯。奉堯後。嬀昌爲始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爲褒謀子。奉皋陶後。伊元爲褒衡子。奉伊尹後。漢後定安公劉嬰仕爲賓。周後衛公姬黨更封爲章平公。亦爲賓。殷後宋公孔宏運轉次移。更封爲章昭侯。位爲恪。夏後遼西姒豐封爲章功侯。亦爲恪。凡六代後、二臣後、二賓、二恪。皆文姦飾詐。盜國之僞制也。莽誅。光武皆除之。（謹案。以上大典爲一條。）東漢之世。其後魏晉篡代。如孝獻末帝陳留王雖有封國。然皆禁錮。不以爲賓。第以禮終。而加之謚。用王者禮葬。有足嘉者。宋齊而下。既弒其君。又篡其國。僞崇之禮。初倣魏晉。尋即誅除。以絕人望。不復繼其世。又曹馬之不若。可與語帝王之制乎。（謹案。以上大典爲一條。謹訂此篇正文止三段。中間不相聯屬。疑有闕文。）

宗廟

宗廟。祖宗之廟也。虞書稱受終于文祖。（原注。孔安國曰。堯文德之祖廟。馬融曰。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此說非。）歸格于藝祖。（原注。孔安國曰。藝。文也。即文祖。）受命于神宗。（原注。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也。）舜後堯。禹後舜。三聖皆黃帝之系。故黃帝爲始祖。太廟。百世不遷。即文祖藝祖廟也。神宗者。堯於禹爲祖考。於嚳爲太宗。有聖神之德。始以天下禪授。而不予其子。舜禹宗之而受天命。故謂之神宗。至啓以親繼而子爲後。始祀鯀于郊。爲所出之帝。而以禹爲宗。故祭法謂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古之帝王宗廟之稱。始見於此。然其廟數制度無徵。（原注。按史記。黃帝生元囂。元囂之孫帝嚳。帝嚳生堯。元囂生極。極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生禹。堯舜而上。惟顓頊爲帝。有聖德。故皆郊祖之。）至周而始見其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皆始本德。制爲數度。所以勸也。其祭有廟祧壇墠之數。天子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去墠爲鬼。（原注。周禮。守祧掌守先公先王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鄭元曰。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遺衣服。大斂之餘也。又曰。封土曰壇。除草曰墠。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享嘗謂四時之祭也。）諸侯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去墠爲鬼。大夫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則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則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天子以始封之君爲太祖。文王受命作周。武王有天下。故文爲昭宗。武爲穆宗。亦百世不遷。太祖東嚮。在帝出之位。示生民之本也。昭者、神明臨下。故爲父。行而南面。穆者、共默事上。故爲子。行而北面。祖孫相及。父子不並列。所以別尊卑也。三昭三穆者。三陰三陽。合而爲六。法乾坤也。太祖之一而不易。法太極也。昭穆之變動屢遷。法大一易易也。一不易。所以爲八卦六十四。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爲物不貳。則生物不測。故爲子孫兆民千億無窮之祖宗也。四世而其服已窮。而猶有總。五世而同姓已殺。而猶有免。故止于六世。其實至親者四世。故文武不遷。親廟祇四也。（原注。禮。五服。齊衰三年。其次期。其次大功九月。其次小功五月。又其次總麻三月。上至高祖。下及元孫。旁及堂從。總服皆五至。免則無服。）於是后稷爲太極。文武爲二儀。四親爲四象。又合生生之易。以爲親疏之別。祧者神之兆也。無位於廟。則爲之兆也。禰廟之主。遷入爲考。祖考之主。遷出爲祧。昭主祔于文廟。穆主祔于武廟。新主復入廟。主復出爲祧。舊祧出降爲壇。舊壇復出。壇主復降爲墠。舊墠復出。墠主出降爲鬼。而藏之宗祏。謂之祧廟。不復祭禱。至大禘則並合食于太祖。故祧壇墠鬼。常一昭一穆相代。與四親廟凡八世。至鬼則皆積而藏之。其數無窮。（原注。疏。遷主毀廟之主。藏於太廟外之外。西牆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笥。以盛主。親盡則廟毀。毀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一世爲祧。祧猶四時祭之。二世爲壇。三世爲墠。四世爲鬼。禱乃祭之。有禱亦祭之。給於始祖之廟。禱則遷主出陳於壇墠而祭之。事畢還藏故室。迴遷於世爲廟毀也。不言祧廟而言給。蓋諸侯禮也。）諸侯不得祖天子。以始封之君爲祖。親廟四而無祧。遷主則藏于祖

111　47 A

廟之宗祏。大夫又無顯考祖考廟。官師下士也。又無王考廟。諸侯則月祭三廟。視天子之親廟。享嘗二廟。視天子之祧廟。大夫士則享嘗而無月祭。皆降殺以兩。此又名分之別。皆周公酌六代之典禮。道立極以爲經制者也。或者謂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幷太祖爲七廟。又有文武姜嫄廟爲十廟。夫四親之廟。高曾祖考也。其上則總免入于兩祧。於是爲三昭三穆。去廟爲祧。則親盡。去祧爲壇。則無服。其下則子孫曾元。猶上之高曾祖考也。與天子之族爲九族。此不易之道也。又主高祖之祖。則壇墠猶爲親矣。非制也。夫姜嫄帝嚳之妃。后稷之母。周人未嘗立廟。魯頌閟宮首章。有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之文。說者乃謂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所謂禖宮也。是皆曲說不可用。按閟。深密也。宮。廟也。曰閟宮。猶曰清廟云爾。魯太廟也。魯人頌僖公之德。推本周之所自出。故自姜嫄、后稷。至于太王、文、武、周公、魯公、莊公。而及僖公爾。非閟宮爲姜嫄廟也。原注。魯頌。閟宮。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云是生后稷。頌之首稱。云后稷之孫。實維太王。云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是說一出。後世乃爲母后特立廟。又益七廟爲九廟。紊禮經矣。原注。唐元宗創建九廟。故宗廟之制。周七廟爲正。一祖、二祧、四親。親疏之殺。尊卑之等。族屬之序。不可易也。周衰、經制漸壞。或祖非所祖而豐于昵。僭毀撤立。反易天常。成周獨存宣榭而見莊宮。原注。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宮之榭也。何休曰。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左氏傳。王子朝入于王城。[illegible]莊宮。鄭乃宗桓公而祖厲王。原注。史記。鄭桓公友。宣王之母弟。封於鄭。左氏傳。鄭祖厲王。猶上祖也。皆不祀唐叔而朝武宮。原注。史記。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唐。左氏傳。王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爲晉侯。云公子重耳入於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於武宮。云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辛巳朝於武宮。魯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宮廟有毀而無立。越十一世又立武宮。乃以魯公爲

文世室。武公爲武世室。如周文武二祧而不毀。原注。按史記。武公。孝公。惠公。隱。桓。莊。閔。僖。文。宣。成十一世。左氏傳。成公六年春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公羊傳。立者。不宜立也。禮記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元曰。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及意如逐昭公。禱於煬公。昭公客死於外。乃越十九世而特立煬宮。原注。史記。煬公伯禽子。考公弟。歷幽、魏、厲、獻、眞五世而至武公。自武公至成公十一世。又歷襄昭定公三世。共十九世。又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爲司寇。始溝而合諸墓。又不以其主祔廟。至陽虎專政。始得從祀先公而列諸昭穆。三家皆出於桓公而立於僖公。乃獨不毀桓僖。與魯公並爲世室。原注。左氏傳。哀公三年。桓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預曰。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魯秉周禮。而見諸魯國者如是。況異姓列國之事乎。下逮戰國。莫不僭王稱帝。周制大壞。而宗廟之禮亡矣。秦始皇作信宮渭南。更命極廟以象天極。其先公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二世立自襄公以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尊始皇廟爲帝者祖廟。仍稱極廟。親祀之。其七廟周制也。極廟自爲秦制。漢無始封之祖。所出之帝。太上皇崩。立太上皇廟。祀禮不及祖考。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高祖崩。立高廟。又令諸侯王皆立高廟。謂之原廟。原注。原。再也。京師已有廟。而復再立廟也。其無始封之祖。所出之帝。祇立高廟。後世以次爲昭爲穆可也。乃立太上皇廟。又皆令諸侯立之。非制也。文帝作顧成廟。原注。應劭曰。文帝自爲廟。制卑。若顧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如淳曰。生存而自爲廟。若尚存之顧命也。顧名爲得。生存而自爲立廟。且爲之名。亦非制也。其後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皆特制名。亦始皇之信廟極廟

啓之也。景帝以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爲帝者太宗之廟。郡國諸侯各立太宗之廟。其尊高帝爲漢太祖廟是已。不以孝惠孝文爲昭穆。皆特立廟。非制也。宣帝立。尊孝武廟爲世宗廟。猶景帝之尊孝文也。又立皇考廟。園曰奉明。帝戾太子之孫。史皇孫之子。而繼孝昭爲之後。孝昭戾太子之弟。於帝爲皇叔祖。故不以戾園爲皇祖考。以避孝昭。祇以史皇孫爲皇考而置園廟。亦禮之變。以爲人後者爲之子。則猶以小宗而合大宗。統體繫矣。原注。春秋成公十五年。仲嬰齊卒。公羊傳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仲生公孫歸父。歸父逃而奔齊。以兄子嬰齊爲後。故以王父字爲氏曰仲。堯舜非親而禪讓。舜爲堯服斬衰。若喪考妣三年。月正元日始免喪。格于文祖。不以瞽瞍爲皇考祖顓頊而宗堯。今祖孝昭而不爲之子而無服。豈禮也哉。自是漢有二本兩宗之亂制。哀帝後成帝而以定陶恭王爲皇考。追尊曰恭皇。安帝後和帝。以清河孝王爲皇考。追尊曰孝德皇。桓帝後質帝。以河間孝王爲皇祖。追尊曰孝穆。以蠡吾侯爲皇考。追尊曰孝崇皇。靈帝後桓帝。以祖淑爲皇祖。追尊曰孝元皇。父萇爲皇考。追尊曰孝仁皇。遂爲漢制。而不以爲非。皆孝宣啓之也。光武中興。立四親廟雒陽。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又令郡守祠於園廟。帝以盛德大功克復舊位。誅除元惡。討平諸僭。再造皇極。同符高祖。且未嘗後平帝。不繼其世。爲祖考立廟可也。然既立高廟。祠文、武、宣、元以爲祖宗。又尊四親爲皇考皇祖。亦未免以小宗並大宗爲二本也。又爲諸侯子爲天子。幷以諸侯祭以天子。立親廟於舂陵。用諸侯之制。使別子爲宗。帝歲時巡幸。以天子禮祭之。於京師立太廟。序昭穆。祀高皇帝以下。禮也。初漢諸帝廟皆祠不毀。元帝用貢禹、韋元成、匡衡等迭毀之議。盡罷祖宗廟在郡國者。京師惟存高廟以下四親廟。其親盡者自孝惠廟皆毀之。有意乎推本之也。未幾。成帝皆復之。哀帝立。復詔迭毀之制。劉歆議以爲天子七廟。宗不在數。故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其廟不毀。孝武皇帝有大功於天下。孝宣皇帝尊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今不宜毀。從之。其謂七廟常數。自宜迭毀。宗不在數。其廟不毀。是已。然不言祧壇墠鬼之次。七廟之外。特立太宗世宗二廟。則爲九廟。理亦未備。又謂禮無毀廟。罷衆不當毀。亦無據也。於是終西漢世無毀廟。自京師至郡國廟不啻數百

所矣。原注。初學記。曹貢禹。匡衡。其禮可言。而其時不可言。何也。蓋先王之制禮於初。既定則敬守而不敢易。漢興以來。其始大抵創苟且。出於一時之意。及後文物議論既盛。方欲據禮以抑其已隆而欲反之於古。無怪其難也。王劉歆。阿徇人情。多設疑難。欲遂其說。衡之下。而任氏父子乃以爲博而篤學者所宗。孝也。推曰。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平帝時王莽奏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廟爲高宗。天子世世獻祭不毀。又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故西漢有六宗廟。原注。太宗。世宗。中宗。高宗。統宗。元宗也。至東京凡帝立廟。皆上尊號稱宗。明帝曰顯宗。章帝曰肅宗。和帝曰穆宗。安帝曰恭宗。順帝曰敬宗。桓帝曰威宗。亦有六宗廟。夫孝宣中興。明章盛德。與文武並焉可也。如元帝漢室禍基之主。安順之不君。而亦宗之。非制也。漢世凡稱帝者。既有諡號。後復稱廟號。昉乎是矣。獻帝初平中用蔡邕議。

罷不制之號，而毀其廟號，秖立高廟一祖兩宗近親四帝，始合周制，而漢亡矣。昭烈皇帝章武元年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而其制不可考。建安十八年曹操爲魏公，始建宗廟于鄴，用諸侯禮立五廟，二十一年春二月，曹操至鄴，辛未，有司以太牢告至策勳於廟，甲午始春祠，令曰：議者以爲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劍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爲敬，未聞擬向不盥之禮。且祭神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神以授侍中，此爲恭敬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於神，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衆，吾從下。誠哉斯言也。延康元年，曹丕稱王，追尊其祖嵩爲太王，祖母曰太王后。黃初元年既篡代，又追尊太王曰太皇帝，操曰武皇帝。二年六月，以雒陽宗廟未成，祠操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禮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有宮室而無宗廟，稱帝而自同家人，可與語禮哉。四年，有司奏立二廟，太皇帝大長秋特淮侯與高祖合祭，親盡以次毀。特立武皇帝廟，四時享祀，爲魏太祖，萬世不毀。以嵩爲始封之祖，操爲受命之帝，嵩爲祖而操爲宗，皆不毀可也，以嵩親盡則毀，而操爲祖不毀，是毀祖而存宗，非制也。秖立二廟，不別昭穆，亦非禮也。曹叡太和元年春正月，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也。是以成湯文武實造商周，詩書之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娀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發迹於高皇太皇帝，而功隆於武皇文皇帝，至于高皇之父處士君，潛修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光靈所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而下會議號諡。侍中劉曄議曰：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已，然親疏之數，遠近之降，蓋有禮紀，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爲萬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高皇始；下論漢氏，則追謚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義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已已，然君舉必書，所以慎於禮制也。以爲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尚書衛臻與曄議同，事遂施行。夏四月，初營宗廟於雒陽。三年夏六月，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曰高皇后。冬十一月，雒陽廟成，詔太常韓暨持節奉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於鄴。十二月己丑至，奉安神主於廟。則鄴廟至曹丕始四室，不知操之五廟所祀者爲何人。曹嵩已自不知生出本末，或以爲夏侯之子，則五廟之主亦僞也。原注：裴松之曰：黃初四年，有司奏立二廟，太皇帝大長秋與文帝之高祖共一廟，特立武帝廟，百世不毀，今此無高祖神主，蓋以親盡毀也。此則魏初惟立親廟，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孫盛曰：事亡猶存，祭如神在，遷鄴神主，正斯宜矣。 青龍二年夏四月丙寅，詔有司以太牢告祠文帝廟。景初元年，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叡從之。夫郊祀天，廟祀祖，報本反始也，故尊無二上，廟無二祖，大一統也。以文武之盛，

祇曰宗祀。光武之烈，雖曰世祖，不敢與高廟並，所以尊祖正本也。曹氏祖孫三人相繼建號，皆爲祖立廟，其不經之制，又漢以來所未有也。叡尚生存，稱祖立廟，樂其諛佞，不以爲忌，太廟睽矣。雖用周制，不足稱也。原注：孫盛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沒然後著焉，所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也。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以厚斂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豫司，於是乎失正。 初孫權不立太廟，以堅嘗爲長沙太守，立廟於臨湘，使太守奉祠而已。孫亮五鳳二年十二月，始作太廟於建業。太平元年春正月，爲權立廟，稱太祖。孫氏之業，啓於武烈，建于桓王，而成於權，亦既僭號，則武烈宜爲太祖之廟，桓王與權宜如文武二宗，皆不毀，以次各爲昭穆可也。不立太廟而祖權，其制不足稱也。

禘祫

禘祫，王者宗廟大祭也。享帝極於郊，尊祖極於禘。禘，諦也，諦視帝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禘、郊、宗祀皆有配者，親之也，尊尊故親親，仁之盡，義之至，誠敬之極也。禘必配所出，事死如事生，親親之至也。郊必以配天，事天猶事親，宗祀配上帝，事親猶事天，尊尊之至也。親親尊尊，王政之本也，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周制、天子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合也，毀廟壇墠鬼之主與昭穆並列，皆如其次合食于太祖之廟。禘則又推太祖所出之帝，諦審毀廟與未毀廟之主，定其昭穆而大饗之，禮又盛于祫，故謂之禘。五年而再殷祭，殷，盛也。諸侯三年一祫而不殷祭，以始封之君爲太祖，不敢祖所出之帝，故不禘也。周祖后稷而帝嚳爲所出之帝，故禘則帝嚳正東嚮之位，以后稷配，其先公先王已毀、未毀，各以昭穆列食于前。儀禮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所出而禘之位，尊者祭遠，德隆者孝廣，故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原注：干，猶空也。

大夫三廟，士二廟，無太祖，而祭不及高祖，其君嘉其功德，命之特祀，然後干祫而合祭高祖于壇墠而已。 此其禮節之等也。周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肆獻祼、祫也，饋食、禘也。以其禘祀諸帝，故謂之禘，與祫相間，故謂之閒祀，追及祖之所自出，故又謂之追享。五歲再閒而盛祭，故謂之殷祭。大於常祭，故又謂之大祭。如事生之有享獻，故又謂肆獻祼。祫則合食而已，故謂之饋食，其實一也。原注：鄭元曰：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於祫言肆獻祼，於禘言饋食，互相備也。 禘必以孟夏四月，陽極於上，陰伏于下，純陽用事，天地明察，神明彰著，故正尊卑之分也。祫必以孟冬十月，陰極於上，陽伏于下，純坤用事，天地閉藏，百穀成熟，故合聚飲食也。禘猶祀天，祫猶祀地，皆本陰陽以立義。天子禘而諸侯祫，又君臣之義也。夫月祭及親廟而不及祧廟，時祭及祧廟而不及毀廟，祫及毀廟而不及祖之所出之帝，禘則及所出之帝，配以祖而遠乎親，故禘祭禮之極也。是以非天子不禘。成王以周公有大勳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天子禮祀周公，故諸侯獨魯有禘祭。然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其後又僭用於魯公之廟，遂用於群公。孔子作春秋，特書以譏之，曰吉禘于莊公。原注：禮，天子三年喪畢，致新主于廟，禘以審昭穆。諸侯不當禘，又在喪行吉，故特曰吉。 曰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又爲之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歷

褒及漢。不見禘祫之事。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專政。始令帝祫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子皆助祭。原注・張純曰・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按成帝時始行禘祫之制・而不能行・終西漢廟皆不數・安有合食之禮・光武中興。建武十八年幸長安。始祫於高廟。序昭穆自高皇以下。自是遂三年冬祫五年夏禘於高廟。就陳祭毀廟主。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爲昭。景、宣爲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不祭。依放周制而已。昭烈即位。祫祭高皇帝以下。終末帝之世不錄。蓋以爲常祀。不特書也。

時享

時享、宗廟四時之享禮也。周官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祠、祠也。春物始生。陽始發達。乃因聲以達誠。故尙詞。禴、樂也。夏物盛長。陽極光周。乃導氣以致志。故尙樂。春夏皆陽。陽爲音聲。故始用詞而終用樂。體陽以爲享也。嘗、嘗之也。秋物始成。陰始凝結。乃薦新以嘗物。故曰嘗。烝、衆也。冬物盛多。陰極沍寒。乃備物以致養。故曰烝。秋冬爲陰。陰爲物產。故始薦嘗而終備烝。體陰以爲享也。天子孝思。感雨露之濡。則有怵惕之心。感霜露之變。則有悽愴之志。故時享所以致感也。禮祭法。天子享嘗七廟。諸侯享嘗五廟。大夫享嘗三廟。士享嘗二廟。庶人時享於寢。故四時之祭。天下之通祀。皆所以致其盛也。然不可怠。怠爲忘親。亦不可數。數爲瀆親。春秋書御廩災。乙亥嘗不以災之餘而祭。譏其怠也。又書春正月烝。夏五月丁丑又烝。五月之間而再烝。又違其時。譏其數也。漢興祀享無制。有廟、有

陵、有園、有寢、有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凡百七十六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二百四十七人。犧牲廩餼圭幣器物各有司存。其用皆出經費。其爲煩瀆甚矣。然皆宮官肯史奉祠。而天子不躬親祀。祫享之禮。有終身不行者。乃蒙犯霜露。千乘萬騎。封山拜嶽。沈牛薦璧。銷鬼求仙。祀宗之親。漫然忘之。其爲意忽甚矣。

薦獻

薦獻、時享之外。復特有獻於宗廟也。按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原注・鄭元曰・鮮當作獻・獻羔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然後賦之・孟夏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仲夏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原注・含桃・櫻桃也・于百果先熟・故先薦之・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仲秋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天子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詩豳風。七月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原注・蚤二月之早朝・獻羔祭韭而後啓之・先薦寢廟・周頌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原注・毛萇曰・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故薦獻於寢廟・其詩曰。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王制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此皆周制。不在於粢盛牲牢腥熟之常數。盛于物而特薦獻之事。死如事生者也。故祭義曰。致齊之日。思其所嗜。思其所樂。祭統曰。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

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成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原注・鄭元曰・水草之菹・芹茆之屬・陸產之醢・蚳醢之屬・凡蟲・謂溫生寒死之蟲・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草木之實菱芡榛栗之屬・夫孝子思親之不得見。故求之無方。思親之不得食。故享之備物。過時而有思也。觸物而有感也。終身而慕。謂大孝。薦獻之物雖微。而誠則至也。故禮經尙之。曾皙嗜羊棗。曾子不忍食羊棗。君子以爲孝。屈到嗜芰。將死命祭以芰。屈建不用。君子以爲逆。故思其所嗜而薦獻。禮也。非所嗜而薦新備物。亦禮也。要之致乎孝敬。不煩瀆夸昆意忽而已矣。原注・楚語・屈到嗜芰・將死・戒其宗老曰・苟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二漢以來。以薦獻爲常事。皆略而不書。魏曹叡青龍元年夏初進新果于廟。言初前此未行也。故特書云。

配享

配享、三代典禮。推祖宗神明以配郊廟社稷。元勳宗臣則配食于大烝。漢興功臣配享廟庭。宜帝元康元年。詔復高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無嗣者。復其次。又錄後奉祀。甘露中。圖畫功臣霍光等於麒麟閣者十一人。原注・漢書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明帝永平中。又圖畫前世功臣二十八將及王常等於南

宮雲臺。凡三十二人。旣配享。又世祀。又褒著于麟閣。追崇之典。古所未有也。原注・後漢書・二十八將外・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四人・共三十二人・依其本第云・太傅高密侯鄧禹・大司馬廣平侯吳漢・左將軍膠東侯賈復・建威大將軍好畤侯耿弇・執金吾雍奴侯寇恂・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衛尉安成侯銚期・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捕虜將軍楊虛侯馬武・驃騎將軍慎侯劉隆・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河南尹阜成侯王梁・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驃騎大將軍參蘧侯杜茂・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左曹合肥侯堅鐔・上谷太守淮陵侯王霸・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右將軍槐里侯萬脩・太常靈壽侯邳彤・驍騎將軍昌城侯劉植・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大司空安豐侯竇融・太傅宣德侯卓茂・魏曹叡青龍元年夏五月壬申。詔曰。昔先王之禮。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沒則祭於大烝。故漢氏功臣祠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勳烈優著。終始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於是以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配饗太祖廟庭。曹芳正始四年秋七月。詔祀故大司馬曹眞、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尙、太常桓階、司空陳羣、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軍曹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軍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韋於太祖廟庭。五年冬十一月。詔祀故尙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原注・裴松之曰・故魏氏配饗不及荀彧・蓋以其末年異議・又位非魏臣故也・至于升程昱而遺郭嘉・先鍾繇而後荀攸・則未詳厥趣也・徐他謀逆・而許褚心動・忠誠之至・遠同于日磾・且褚之功烈・有過典韋・今祀韋而不及褚・又所未達也・六年冬十一月。祫祭太祖廟。始祀所論佐命二十一人。嘉平三年。有司奏諸功名應配享太祖廟者。更以官爲次。太傅司馬懿功高爵尊。最在上。曹奐景元三年。詔祀故軍師祭酒郭嘉於太祖廟庭。自晉而下。凡祀祖宗。皆以一時將相配食爲常祀矣。初漢世祠孔子無配享者。其後以七十二弟子配。又其後特以顏子配。又以孔子

所稱顏子以下十人者爲十哲，廟祀坐配，後又升孟子與顏子左右並配，皆南嚮號稱入室，升曾子以備十哲，東西嚮號稱升堂，七十子配於東西序，後又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食七十子之列，於是典禮之盛，軼古帝王名臣矣。原注：論語：孔子曰：從我于陳者，皆不及門人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後世以爲四科十哲。二十二人：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叔孫通、戴聖、戴德、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也。唐貞觀間始詔配享。

謹案：此卷闕鑒、養老、燕射、鄉飲、孔子祠、摯祀六篇。

婚

婚、男取女歸之禮也。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故冠婚爲禮之本。孔子定六經，易首乾坤，詩始二南，書始絳二女。原注：堯典：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春秋始於婚姜。原注：桓公元妃孟子及仲子也。其序易下經咸恆則曰：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禮義有所錯。其對哀公冕而親迎已重之問，則愀然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乎。筆削之際，凡婚禮失正，則特書以示譏。天子謀婚，主于諸侯，當使大夫，不當使公逆，則卿往公送之，又當往復備禮，尤繁尤重，不可略而直遂。故書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劉夏逆王后於齊，諸侯親迎禮也，然仇讎不可以爲婚，故書公如齊逆女，公至自齊納幣，使大夫若不親行，故書公如齊納幣，公至自齊親迎，不當使大夫，故書紀裂繻來逆女，公子翬如齊逆女，父不送女踰境，故書齊侯送姜氏于讙，致女使大夫，不當使卿，故書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原注：杜預曰：禮娶女三月，使大夫臨加笄問，明之致女。反馬當遣使，不親行，故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原注：禮送女婦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女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自謀婚，故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季姬歸于鄫，皆屑屑焉特書，以顏謹而重之也。古昔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合天地之數，成陰陽之義也。國君十五冠而立后，切內治重國本也。婚禮有士加冠，而無天子諸侯成人之於夫婦，無貴賤一也。故冠婚自天子達于士，爲天下之通禮。其成有六禮，一曰納采，納雁以爲采摯之禮，雁隨陽之鳥，陽倡陰和也。二曰問名，問女所生之母名氏，適妾名位，及女所生之年月名字也。三曰納吉，卜于廟而得吉，卜則納之，女家所聞文定厥祥也。四曰納徵，納幣以爲徵約，所謂入幣純帛，無過五兩也。原注：鄭元曰：純謂爲編，幣用編，婦人陰也，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言兩者欲其得匹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以元纁束帛，天子加以貂皮，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諸侯一束，束五兩，兩五卷，卷則每端二丈。五曰請期，請成婚之期也。六曰親迎，夏后氏迎於庭，商人迎於堂，周人迎於戶。詩所謂俟於庭，於堂，於著也，必親揖婦以入陰不倡陽，天地君臣之義，禮之大經也。自我西郊，則審爰不爾，婚姻在東，則莫之敢指，皆其義也。故六禮之中，親迎爲大，必冕服行事，天子以袞冕，諸侯元冕，大夫黑而不旋，父親醮子而命之，迎主人篷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授婦綏，御輪三周，敬而親之也。婦至揖入，男先於女，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也。然後見舅姑以成婦，降自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七中下

錄第五中下

禮樂

人類下冠、婚、朝會、喪制、經學、喪禮、厚葬、沿襲、火葬、改葬、招魂葬、鄉飲、山陵、上陵、蠟法

冠

冠、男加冠之禮也。周制、天子之元子親士，故與諸侯之適子冠皆用士禮。若未冠而嗣位，乃有天子諸侯冠禮。大夫不世，故無冠禮，亦用士禮。人生二十曰弱冠，故士大夫必二十而始冠，國君未冠嗣位，故十五而冠。冠而後生子，若元子之爲世子，亦必二十而後冠，其禮將冠筮日筮賓，敬冠事也，祼享于廟，節之以金石之樂，以冠事告先君也。冠於阼階，以著代父爲主也。醮於賓階，客位，用酒澤冠，以示接賓爲主之道也。始加緇布冠，一成而稽古尚質也。敝而去之，復加皮弁，再成而臨朝視政也。敝而去之，三加爵弁，三成而代君主祭也。原注：緇布冠太古無飾，北方黑色，北面爲子之道。月齊冠也，敬其始也。皮弁，朝服。爵弁，祭服。三加彌尊，其服乃成，服成則成人矣，而後字之以宗廟之筴，審見於母，母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元冠元端，冀摯于君，遂以摯見於鄉先生，以成人見也。國君嗣位而後冠，天子則元冠朱組，諸侯則緇布冠續緌，卽位其飾，示已成尊而加數無文。原注：二者皆始冠之冠，元冠，委貌也。緇布冠有緌，緌者之所垂也。續，戶內反。或作緇、緌，通作緌。漢以來天子冠謂之加元服，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日，敬其始也。初加緇布進賢次緇冠，卒武弁次通天三加極尊，皆於高祖廟如禮謁告先君也。王公以下初加進賢而已。降於天子，變周制爲漢制也。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士禮三加，加有成也。天子諸侯無加數之文者，將以幾阼臨下，尊極德備，不得與士同也。於是定制天子一加，皇太子再加，皇子諸王公世子三加，而變漢制，然納有數，自晉而下，皇太子諸王皆一加冕幘而已，不復三加，而士禮益廢。有以某子冠告同列者則笑之。於是冠禮廢而天下無成人矣。

作階以著代。三月而後廟見。廟見而後反馬。於是始成。婚禮繁數縟。道隆節峻。意親分嚴。重別而謹始也。重別謹始。所以爲人倫之本。三綱之首也。周衰。往往殺禮以婚會男女親迎。六禮之重。亦不復行。詩人以爲刺。而春秋以爲譏。歷戰國秦漢。禮又下衰矣。初秦世聘后。幣用黃金萬斤。納采鴈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其後復以萬斤爲制。及王莽以其女爲平帝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聘以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皆以禮娶親迎。立軺併馬。原注。服虔曰。軺音遙。立乘小車也。併馬。驪駕也。新定此制。皆意私崇侈。誣經不經之制。自五州加璧外。幣用二萬萬。則罔於貨而不志於禮也。於是後世盡廢六禮。惟計財貨。乃有買婚之家。娶者破產以爲逆。嫁者傾家以爲送。哆然不以爲非。而婚以賄成。大婚之禮遂亡。而天下無夫婦矣。至于嬖寵並后。妾媵無數。族姓無別。公主無禮。皆始于婚禮之壞。遂爲天下亂本。禮無二嫡。天子諸侯不再娶。故廟無二主。周自幽王立褒姒。黜申后。嬖始奪嫡。而有並后。卒致大亂。諸侯化之。始以妾爲妻。而有二嫡。魯惠公元妃孟子卒。又以宋仲子爲夫人。不請於王朝而自命之。平王不問。至其卒。又使冢宰賵之。孔子爲是作春秋。以明嫡妾之分。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稱名。非宰也。惠公仲子。非夫人也。及其考宮。又書曰。考仲子之宮。而不曰夫人。僖公之母成風。莊公之妾也。尊爲夫人。特籍而使廟見。書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用者。不當用。致者。不當致。夫人不氏。非夫人也。及卒。而秦人來禭。書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僖公成風。猶惠公仲子。非夫人也。及葬。王使歸含會葬。再不稱天王者。加禮寵妾。非王也。再書特書。以治妾母垂訓之義大矣。當是之時。諸侯往往以妾爲妻。妾上僭。夫人失位。皆致大亂。原注。詩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州吁之母嬖而桓公弑。驪姬有寵而申生縊。宋棄生佐而太子死。原注。左氏傳。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納之。生佐。寺人伊戾讒太子痤將爲亂。公囚之。痤縊而死。佐爲大子。葵丘之會。齊申天子之禁曰。無以妾爲妻。而桓公之嬖如夫人者六人。卒死不克葬。尸蟲出戶。至秦昭襄王號其母芈氏爲宣太后。孝文王又尊其母唐八子爲唐太后。莊襄王尊其母爲夏太后。始皇亦尊其母爲太后。於是秦世妾母皆爲太后。而不尊嫡后。漢興。孝文自代即位。尊其母薄姬爲皇太后。其後光武又追尊爲高皇后。廟有二嫡始此。孝景廢薄后。立寵姬王夫人爲后。漢廢嫡立妾始此。于是孝武廢陳后而立謳者衛子夫爲后。孝成廢許后立倢伃趙飛燕爲后。漢無家法而國統遂絕。嬖妾並后之所致也。周制。天子一娶十二女。一嫡后。十一媵。自三夫人九嬪以次。各備內官。名分素定。后崩則左右媵爲繼室。而不稱后。諸侯一娶九女。制如天子。不敢踰禮秩之數。而媵亦不敢僭。故家齊內治。周衰。妾媵始過數。至戰國秦漢。妾媵遂無數。孫皓以殺爾吳。諸寵姬皆佩皇后璽紱。後宮千數。而采擇無已。晉武帝掖庭近萬人。欲不亂亡得乎。禮娶妻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故大傳曰。四世而緦服窮。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周衰遂亦娶同姓。晉獻公納狐姬驪姬。平公內有四姬。皆不辨姓。原注。左氏傳。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子產曰。僑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齊盧蒲

癸乃謂宗不辟余。余焉辟宗。原注。左氏傳。盧蒲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辟余。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魯昭公娶於吳。謂之孟子。使若宋女。然春秋從而書之曰孟子卒。以爲大惡而諱之。秦漢而下。復有賜姓。冒姓。而異爲不復辨。世繫無官。而昭穆不可考。原注。周禮小史掌奠繫世辨昭穆。曹操姓夏侯。而世與爲婚姻。匈奴劉聰乃納六劉。族姓猶亂。而人倫掃地矣。原注。晉書。劉聰后呼延氏死。將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乂固諫。聰更訪之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皆曰。臣嘗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爲允。聰大悅。使其大鴻臚李弘拜殷二女英娥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爲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與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爲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爲子納司空太原王沈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告子弟輩。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古者王姬下嫁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原注。鄭元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則猶攝相。然皆執婦道。不敢以貴驕自處。而有肅雝之德。故詩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曷不肅雝。王姬之車。王不敵諸侯。故以同姓諸侯主之以成婚。故春秋於魯書曰。單伯送王姬。王姬歸於齊。秦漢以來。尊君抑臣。皇女稱公主。皇姑姊稱長公主。大長公主。故高帝長女稱魯元公主。武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又特爲之號。不曰下嫁。乃曰尚主。往往乘夫而不禮舅姑。淫從其欲。所不可道。拂經而倒倒。後世遂有置面首而稱太女者。又焉知有婚禮哉。原注。南史。宋子業姊山陰公主尤淫恣。子業爲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唐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餤中進毒。中宗崩。

朝會

朝會、天子諸侯之大禮也。所以正班爵之位。別長幼之序。明君臣之分。訓上下之則。著禮樂之典。伸貴賤之分。肅登降之儀。致萬國之敬。發四方之慕。王政之大端也。舜巡狩方嶽。羣后四朝。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朝會之典。始見諸此。其後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盟津之會。成王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宣有東都之田。襄有河陽之狩。皆大朝會盛王之事也。其常制則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原注。孔安國曰。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一巡狩。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觀四方諸侯。各朝於方嶽之下。五服各以班於此次而朝。一侯。二甸。三男。四采。五衛。巡狩則方伯率其會同。五服之國朝于方嶽。在十二年而朝也。其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五服以次朝京師。五年而徧。又別以四時。方嶽之朝。一年而徧。又別以四時。禮大事簡。君臣不瀆。一遊一豫。爲諸侯度。天下有故。則王爲壇於外。以合諸侯。諸侯非王命不會。其同方嶽者則世相朝。此其大經也。周衰。夷王下堂而見諸侯。晉鄭立平王東都。而天子出于諸侯門下。於是天子失尊。諸侯不朝。春秋以來。凌替益甚。小朝大。弱朝強。無復隆尊殺卑敵等之分。邾、莒、滕、薛之君。屢朝于魯。而魯不報。魯、衛、陳、蔡與齊、晉等爲侯。而屢朝之齊晉不答。楚子男也。虞、夏、商、周之後。皆朝于郢。非天子不旅見。而滕薛旅見於魯公。朝必于廟。而齊叔朝莊公於野。而朝禮廢矣。夫會天子之大事也。諸侯無私會。春秋以來。諸侯放恣。亟相會集。而強大者主會。于是五伯行天子之事。以會諸侯。初猶有衣裳之會。其後無非兵車之會。一歲而至再三。諸侯罷於奔命。而車徒道斃。盛王之會。不復見矣。秦罷侯置守。其朝會之儀。皆尊君抑臣。峻等立威。無復三代典禮。高后二年。詔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丞相平等言列侯幸得賜餐錢

寧邑。原注．顏師古曰．鄧錫．錫鼎錢．寧邑．本所食邑也．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臣請藏高廟。奏可。於是列侯朝會各以功之高下為序。如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不復計其爵位。奔有功也。故漢初朝廷則有諸侯王列侯朝賀。其巡幸則牧守朝會。有三代遺風。自武帝酎金罷省侯王。祇有朝臣刺史二千石及郡國計吏四夷賓客而已。至德陽殿之儀。則用西方舍利激水作舞魚龍曼延之戲。舍宮縣而奏夷樂。殺恭肅而侈觀玩。華戎同貫。君臣相瀆。漢儀亦壞矣。原注．此篇載朝會儀至漢武止．以下有闕文．

厚葬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黃帝始為棺槨。有虞氏以瓦棺。夏后氏以堲周。原注．燒土周於棺．謂之堲周． 周人牆置翣。衣衾而舉之。不使士侵膚。免狐貍之食。蠅蚋之嘬而已。殷紂使蜚廉為石槨於北方。比至紂死。蜚廉用之。葬於霍太山。為石槨始此。春秋時秦武公卒。以六十六人從死。殉葬始此。宋文公卒。華元樂舉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原注．燒蛤為炭以瘞．四阿四注槨．輪旁飾．棺上飾．僭王禮．八月卒明年二月始葬．七月也． 齊桓公卒。孝公葬之。作汞池。浮金鳧。用珠襦玉匣藏繒采貨寶。原注．陸翽鄴中記．永嘉末．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蠶數十．珠襦玉匣繒采不可勝數． 秦穆公卒。康公葬之。從死者一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皆秦之良。亦殉焉。秦人哀之。為賦黃鳥。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陳大夫鍼季門之木。宋司馬亦為石槨。至秦始皇下錮三泉。內列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以水銀為江海。金銀為鳧雁。珠璧為日月。寶玉為丘山。象鼎為樹木。魚膏為燈燭。後宮嬪御不改生列。相率以殉。作機弩矢。近輒發。藏閉中羨。閉工匠外

羨。鉅石塞門。秦人開之。狼石古所未見也。漢興。凡諸帝崩。藏以緹績。以玉為衣。上襦下札。綴以金縷。原注．漢儀注．玉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自腰以下．玉札長一尺．廣二寸半．為押．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縷． 梓宮便房。黃腸題湊。樸木外藏。砂曾金塗。櫛以骨璟錯以瑱玕。寶篋列豆。登陳鼎彝。皆淳金銀。枕几盤盎。渾用大玉。大抵皆倣秦舊而華侈過之。原注．顏師古曰．以梓木為棺．親身之棺．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服虔曰．外藏椁之屬．砂．朱砂．曾．曾青也． 夫衣周於尸。衾周於衣。棺周於衾。槨周於棺。設為腸椑。已自厚矣。又重以珠璧珍怪。瘞於方中。死者無知。而生者徒費。果何禮也。以生者從死者。則不仁甚矣。使臭腐其旁。汙瀆靈神。則不孝甚矣。為盜之招。卒皆發掘。暴露骸骨。至於毀辱。不智甚矣。原注．漢書．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後漢書．赤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汙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穢． 國君即位為椑。歲一漆之。所以戒也。秦漢以來即位之明年。將作大匠即奏起山陵。大興力役。至於下席乃已。則為己厚藏而已。安有戒心哉。喪具君子恥具。故天子崩。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成王崩。伯相始命士須材。魯齊姜薨。季文子取穆姜之櫬以葬。定姒。匠慶始請木用蒲圃之櫝。則皆死而後具也。漢自即位即於東園造祕器。豫凶事甚矣。天子七月而葬。漢高帝以夏四月甲辰崩。五月丙寅葬。凡二十三日。孝惠以八月戊寅崩。九月辛丑葬。凡二十四日。孝文以六月己亥崩。乙巳葬。凡七日。孝武以二月丁卯崩。三月甲申葬。凡十八日。其後諸帝類皆如是。營山陵。具喪具。則終其身。葬則不

待踰月而備於士庶。情不稱文。哀不及物。皆亂制也。

薄葬

夫踰禮厚葬。故為禍親。若矯情不制。如墨夷之露骸。原注．孟子謂墨者夷之曰．吾聞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 王孫之裸葬。原注．漢書楊王孫病將終．令其子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脫其囊．以身親土．遂裸葬． 梁鴻之席斂。原注．後漢書梁鴻病困．于北墳附卒．書席以葬． 使士親膚。賤其身以儉其親。亦非禮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百物而各適其中。以為之則。禮之所由生也。故禮為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過於厚非禮也。過於薄亦非禮也。禮也者。中焉正焉而已爾。

山陵

山陵。秦漢之制也。古也墓而不墳。不起陵寢。其行也不遏葬。葬則葬不食之地。藏之而已。故黃帝葬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皆崩於巡行之際。不還京師之兆域。文武周公葬於畢。無丘壠之處。孔子葬其母。封之四尺。延陵季子之子死於嬴博之間。即葬之。其高可隱。載之書傳。皆可案也。皆無發掘之禍。而盛德不朽。戴之如天。仰之如山。自秦惠文、武、昭、莊襄五王。始大作丘壠。始皇即位。穿治驪山。及并天下。徒役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周五里。高五十丈。樹草木以象山。山陵之稱始此。漢因之。特為陵號。高帝曰長陵。惠帝曰安陵。高后六年城長陵。周城曰園。為殿垣、寢廟、掖庭、諸官寺。如宮中。其居民為邑。秩長陵令二千石。其後諸陵皆置陵邑。徙天下豪傑富民實之。至成帝作昌陵。工庸數萬。役夫夜作。因卑為高。積土為山。取土東山。與穀同賈。費累鉅萬。莫不苦之。以天子而豫為死計。姿竭齊血。禍民斂怨。侈浮於秦。又古所未有也。王莽末。秦漢諸陵無不發掘。惟孝文感張釋之之言。霸陵因其山川。不復起墳。葬具非薄。不用珠玉。獨完不發。光武懲創。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始終之義。景帝能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令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後明帝亦遵其制。故東漢陵寢殺于西京。不復病民。董卓之亂。亦皆發掘。魏文帝黃初三年。乃自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椑。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于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在諸寫．今志作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

聖賢之忠孝矣。自秦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乃至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棄。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榆爲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遂令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爲喪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專敕遵之。終魏世不厚葬。有足嘉者。自晉而下。復爲秦漢之事。而又過之。

謚法

古不葬、無謚。不諱。自黃帝至夏殷之季。葬而無謚不諱。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則諱。誄其行而爲謚以代諱。故葬而舉謚。舍故而諱新。其制大喪大師帥瞽而歌作謚。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故天子稱天以誄之。至尊之行。非臣子所敢議。瞽史接神知天道。故天子崩。大師令瞽史以天道累其德行而爲誄。因以定謚。凡諸侯大夫之喪。則小史賜謚讀誄。太史徵誄定謚而賜之。名之幽厲。雖孝子慈孫不能改。所以戒也。初祇一字。如文武成康是也。周衰。禮制漸廢。始兼謚二字。威烈之類是也。始皇并天下。恣睢爲惡。恐天下後世加惡謚。遂除謚法。以一二數。漢興復用周制。天子崩。太常累其功行。太尉告謚南郊。有哀册謚册。其謚皆加之孝。又以謚爲廟號。諸侯王薨。大鴻臚奏謚誄策。列侯三公薨。大行奏謚誄策。其餘公卿將軍行應謚誄。太常奏定賜之。初君一字。臣二字。以奇偶爲別。其後臣亦一字。凡后謚皆以帝謚一字冠之以爲別。自尉佗生稱武帝。曹叡生制廟號。後世諛臣媚子。生上尊號。至十餘字。後又加之母后。至於身弒國亡。不道之君。或首大逆元惡之臣。皆加美謚。文具不情。遂爲亂制。先王之典亡矣。

謹案。此卷闕喪制、短喪、喪禁、火葬、改葬、招魂葬、葬爲、上陵、八篇。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七下上

錄第五下上

禮樂

律呂　聲音

自孔子沒。周魯樂正散而之四方。樂已崩矣。原注。論語。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及秦人立私議。去王霸。以虛戾睽天下。喑啞黔首不敢偶語詩書。而道路以目。無復太和之世頌聲都爲烝嗟。而樂不復作。天地人物之聲音雖在。而法制度數盡亡矣。漢興。制氏以樂官識古鏗鏘鼓舞之節。而不知其義。叔孫通所制。大抵依倣秦舊。孝武立樂府。皆鄭衛靡曼之音。河間獻王上雅樂。不用。其後京房吹律以求聲音。王莽徵天下知鐘律者百餘人。使劉歆典領條奏。始得律呂度數之詳。然不能復大司樂之舊。爲一代成樂。光武建武十三年平蜀。傳送公孫述樂師郊廟樂器。始備法物。明帝永平二年。升鑒臺。次時律。行養老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原注。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小雅逸詩篇名。迎氣五郊。祠舊宅。皆作雅樂。而帝自御坐鼓。其法器制度不傳。章帝元和元年。詔定律準。卒不能。靈帝熹平六年。召典律者問準意。而不知夫律準。京房所制。東漢二百年間已不知其意。況三代之樂乎。則永平之所作。亦制氏之鏗鏘鼓舞而已。其所以然

亦莫知也。原注。後漢書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宣通習。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曰。崇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以聾為聰。聲微妙。獨非莫知。是故現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方。為能傳崇學耳。太史丞弘試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音不可書。以時人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惟大推常數及候氣而已。獻帝中平五年，河南人杜夔字公良，號知音律，為雅樂郎，以疾去官。州郡司徒辟，不就，遭亂奔荊州。劉表令與孟曜為朝廷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遂止。因郊祀天地以用之。表卒，子琮降曹操，操以夔為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黃初中，為太樂令、協律都尉。鑄工柴玉有巧思，善造樂器，夔使玉鑄鍾，其聲鈞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苦，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曹丕。蒲案。曹丕魏志作太祖。晉書亦作魏武王。此作曹丕。蓋據上文黃初中句改。丕取所鑄鍾，雜錯更試，然後知夔之精，而玉為妄。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為養馬士。丕素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願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是丕不悅。後因他事繫夔，使願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宦非本意，蒲案。非字陳志作有。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邵登、張泰、桑馥各至大樂丞，下邳陳頏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然所作古樂卒不就。古者為樂，先得聲氣之理，以為度數之則，律呂之原，推以制器，定其輕重、短長、清濁、

疾徐、高下、厚薄，而後成樂，不愆於素，後世聲音之樂不傳，法度之器亦亡，乃以私音造器，求聲。自夔、玉分爭，迄今千有餘年，不啻數十百家，卒不能復古樂之正。夫俊俗賤工，乃知某聲為某調，某調為某曲，裁竹級絲，範金刻木，度為別調，翻為新聲，無不如志，至于雅樂而反不能，師工常黜，遂為絕學，矧於道術乎哉。初司馬遷作律書、樂書，皆經子遺文，義意有餘，而法制不錄。班固所志，采劉歆之說，及當代樂章而已。三代之制，卒莫得聞，古樂之不復，又有甚於禮者。今合諸家為之論次，窮古樂之本原，徵後世之得失，為律呂、聲音、代樂三類，庶幾猶識先王之遺音焉。

律呂

律呂者，道之氣數，天地陰陽之所固有，而人則之以為法者也。凡奇偶、方圓、清濁、輕重、短長、多寡，皆是也。自有氣數，即有律呂，而樂在其中，故蕢桴土鼓，笙簧作於上古，則樂律尚矣。原注。禮記。蕢桴土鼓。鄭注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古史。伏羲作三十五絃之瑟。女媧氏作簧。神農作五絃之琴。　然未見其制。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嶰谷之竹，竅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定十二律，又以玉為律，管長尺六孔，為十二月之音，於是有竹律、玉律，法制昉此，而不經見。虞書同律度量衡。原注。律。六律。度。丈尺。量。斛斗。衡。斤兩。鈞之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原注。在察治忽。忽。怠也。　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周官太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原注。六律以合陽聲。六同以合陰聲。　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

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與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原注。度數。度長也。齊量。侈弇之所容。　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月令孟春其音角，律中太簇，仲春律中夾鍾，季春律中姑洗，孟夏其音徵，律中仲呂，仲夏律中蕤賓，季夏律中林鍾，中央土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孟秋其音商，律中夷則，仲秋律中南呂，季秋律中無射，孟冬其音羽，律中應鍾，仲冬律中黃鍾，季冬律中大呂。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原注。無射。陽律第六。戌之律也。左氏傳。昭公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二十二年夏四月。天王崩。此書王問律。蓋互見也。故姑錄之。對曰：夫六中之色，故名之。原注。六律之中色。故稱也。一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原注。六陽律。皆剛居左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原注。金奏鍾鎛作之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歌詠九德，平民無貳也。原注。九德。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　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原注。間者以陰間陽。沈伏陰也。散越陽也。　元間大呂，助宣物也。原注。非律為間之首。故曰元。皆柔居右旋。　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原注。夾於四陽之中。為之間隙。故曰四隙。　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於是法制見經傳之中，而其義可言矣。制律之初，起於龠黍，原注。龠狀如笛。　實中黍千二百粒於龠，而無欠餘，貯之律管亦無欠餘，為黃鍾之龠，其多寡為龠合，其長短為

分寸，其輕重為銖兩，其清濁為聲音，而積為度量衡。鍾以為律器。原注。前漢書律歷志。度者。本起黃鍾之長。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量者。本起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十龠為合。十合為升。權衡者。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國語。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鄭元曰。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　範圍道氣，推衍象數，損益相生，本於黃鍾之管。其長九寸，參分損一，下生林鍾，參分林鍾益一，上生太簇，參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參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參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參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始於黃鍾，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皆不假作為，而莫非自然，所以為道之數。又一生生之易也。黃鍾獨無生之者，道生天地萬物，而物不生道，神生意□象數，而數不生神，惟其不生，故能生生。黃鍾者，道之所在，神之所為，猶易之有太極也。以一具兩，皆起於中，太極為陰陽之中，陰陽建太極之中，於是為運會之中，氣數之中，聲音之中，故有一歲之中，四時之中，一月之中，一日之中，一夜之中，一辰之中，故能成變化，行鬼神，消息盈虛，屈伸往來，不失其中，此律呂之原也。聖人酌天地之中，考聲音之中，以調氣數，而歸之中，故量之以制，紀之以三，平之以六，而成十二，以其逃氣，故謂之律。如人之侶，故謂之呂。陽聲為律，陰聲為呂，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一陰一陽，然後為道，故律呂之聲，必合而和。易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地生成之數，合而為五行，律呂陰陽之聲，合而為五音，故

太師以律同合陰陽之變，自形而下，陽尊陰卑，故言呂則先律，自形而上，陽先陰後，故言陰則先陽，陽氣左旋，故自黃鍾順至，無射進之也，陰氣右轉，故自大呂逆至，夾鍾退之也，（原注：此言大師律呂之次也。）自黃鍾至無射皆陽，自大呂至應鍾皆陰，陰陽之全體，一大陰陽也，黃鍾為陽，大呂為陰，太簇為陽，夾鍾為陰，一陰一陽，相間如天一地二相錯，陰陽之作用，一小陰陽也，陽律為用，陰律為體，長短有度，多寡有數，輕重有權，廣狹有量，清濁有分，高下有等，確然不易，乘理皆合，以成其性，為萬法之原，則其體大矣，幽以達天地四時之化，深以通神祇祖考之情，和以感四海兆民之心，施之于禮樂刑政，推之於治亂吉凶，察之於死生存亡，變通不已，一氣流行，以正其命，為萬化之本，則其用大矣，故數用十二，以象天體，八八為位，以象八方，五上六下，以象陰陽之中數，上益下損，以象陰陽之消長，其上左以象日月之必東，損益必以三，以象三才之定位，相生以象父子，相繼以象兄弟，相和以象夫婦，故律之質始如乾，呂之質生如坤，律呂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天開於子而終於午，地闢於丑而終於未，人生於寅而終於申，合為三統，各統七律，故黃鍾、林鍾、太簇、律長皆全寸而無餘分，本然之數，律之體也，天之一三五七九至於夷則復歸於一，故終於無射之十一，地之二四六八十至於南呂復歸於二，故終於應鍾之十二，皆太極之一奇一偶，一陰一陽，本然之數也，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為合，六為虛，五為聲，周流六虛，虛者爻，律陰陽登降運行列為十二，而律呂和矣，太極元氣，以一具兩，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一奇一耦，合而三，參之

於寅得九，至亥皆參，因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氣數周矣，六律六呂，陰陽合辯，氣鍾於子，化生萬物，故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茆於卯，振美於辰，已盛於巳，咢布於午，昧薆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閡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茂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以母統子，運行於歲月日辰，合為六十，當律之數，六而又六之，當期之日，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類旅於律呂，綜於日辰，而變化之情見矣，律之始於子者，一陽復於地中，天地生物之心，造化之原也，陽在陰中為坎，故坎為法律之本，太極之動而生陽，乾元一畫，易之始也，曰黃鍾者，黃、陰中之色，鍾、陽氣之聚也，陰聚之極，則陽聚之矣，陰止之極，則陽動之矣，故陰終於亥，而陽始於子，為冬至十一月之律，以九侶六、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宣揚九德六氣也，至寅為太簇者，二陽居中，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人與萬物族生之時也，入乎坎必出乎震，小於否必大於泰，陽氣宜暢，莫不湊集，正月之律也，至辰為姑洗者，三陽成乾，火出禮備，萬物相見而潔齊，故歸之洗，然洗不可久，故謂之姑，猶有陰累陽未純也，三月之律也，至午為蕤賓者，四陽方壯，一陰已生，入為之主，故物始委蕤，而陽為賓矣，五月之律也，至申為夷則者，五陽方盛，而陰已漸長，萬物爽傷之時，陽道尚饒，陰道尚乏，陰之夷物，自未及申，當為則而止，不可過也，過則慘矣，七月之律也，至戌為無射者，六陽成乾，而五陰綱之，故亢龍有悔，律之辰終矣，終則失之天行也，故當敬而不厭，健而不息，射、厭也，故曰無射，九月之律也，此陽之六律也，陽道變

以始物，故每律異名，陰體效法以順承，故止於三鍾呂而已，呂者具二十四節，以應二十四氣，而氣之所以通也，鍾猶器之有鍾，鍾受六十四斗，象易六十四卦，而數之所以聚也，通則行，聚則止，一行一止者，陰之事，故陰六之律，一呂一鍾，而其序相間，故又謂之六間，以陰配合於陽，故又謂之六同，呂言其體，閒言其位，同言其情也，陽律亦謂之六始者，始於陰之陰，而倡之以陽，乾知太始也，故作所以綱紀運行其氣，呂所以寄寓弁聚其形，律猶天之包乎地，呂猶地之凝於天中而聚天之氣也，故律處辰之陽，而呂處辰之陰，皆所以遞陰陽二氣而已，呂之建於丑者，地二為偶，乾之陽奇，亦以陰為偶，乾主其下，陰呂其上，故謂之呂，凡曰呂皆陰寓於陽而為之偶，陽為主而陰為賓也，亦猶陰入為主而陽為賓，謂之蕤賓也，以陰臨陽，故謂之大，且丑之氣冠六同而首之，故謂之大呂，六律順而序之，以生之序進之也，六呂逆而序之，以成之序退之也，以生之序進之，則子之氣猶未離乎陰也，故謂之黃鍾，以成之序退之，則丑之功固以大矣，故謂之大呂，十二月之律也，至卯為夾鍾者，陽生於子而終於午，則卯為陽之中，以二陰夾於二陽之中而正焉，故謂之夾鍾，二月之律也，至巳為中呂者，三陰乘乾而侶陽，在二呂之中，故曰中，又春為伯，夏為仲，故曰宣盛陽之氣於天地之中，發散萬物而使之相見，故曰中呂，四月之律也，至未為林鍾者，萬物發育至此，而極乘多林然，四陰進而二陽退，將聚而成坤，故曰林鍾，六月之律也，至酉為南呂者，五陰進而為剝，收斂南方發育之功，西成萬物而凋剝之，故曰南呂，八月之律也，至亥為應鍾者，

六陰成坤，應陽合乾，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聚天之氣，應陽之命，不倡而和，故曰應鍾，十月之律也，夾鍾又謂之圜鍾者，以春主規言之也，林鍾又謂之函鍾者，以坤含宏光大言之也，仲呂亦謂之小呂者，陽大陰小，對大呂為言也，南呂亦謂之南事者，能成南方之事也，夫陽律統而言之，則當乾六爻，黃鍾為初九，無射為上九，陰呂統而言之，則當坤六爻，大呂為初六，應鍾為上六，分而以當月氣，則冬至黃鍾為初九，四月中呂為上九，夏至蕤賓為初六，十月應鍾為上六，律呂之體用也，黃鍾律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鍾長六寸，乃命律相生之本數，司馬遷律書言九九八十一為宮，則亦黃鍾律之九寸也，至論律數乃謂黃鍾長八寸七分一為宮，太簇七寸七分二為角，林鍾五寸七分四為角者，以黃鍾九九八十一之數，故其長八寸七分一，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之五十四，故林鍾五寸七分四，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之七十二，故太簇七寸二分，假律寸之分以生律數者，作樂之三始，（原注：天地人之始。）十二律之本末通變以立義，不拘律制之長短也，夫陽律生陰呂皆下生，陰呂生陽律皆上生，所謂律取妻、呂生子也，漢以來京房、馬融、鄭元、蔡邕、皆至蕤賓重上生大呂，夷則又上生夾鍾，無射又上生中呂，以陽生陰而重上生蕤賓變徵窮下則反上，適會為用之數，非相生之正，吹候之變也，冷州鳩所謂六間之道，揚沈伏，黜散越，假之為用者也。（原註：資黃鍾長九寸，其實一龠。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太簇長八寸。夾鍾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七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其相生則以陰陽六

[illegible]為之・黃鐘初九也・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illegible]律歷志・[illegible]五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位在子・林鐘位在未・其數五十四・太簇其數七十二・南呂之數四十八・姑洗之數六十四・應鐘之數四十二・蕤賓之數五十七・大呂之數七十六・夷則之數五十一・夾鐘之數六十八・無射之數四十五・中呂之數六十・極不生・又曰・淮南・京房・鄭元・諸儒言律・皆上下相生・至蕤賓又上生大呂・[illegible]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illegible]萬二千九百七十四・此三言於司馬遷班固所生之寸數及分備矣・[illegible]則上生・長七寸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餘則無射上生中呂・[illegible]伏犧[illegible]之管[illegible]・上變一通相生・相生之道也・[illegible]助之法也・凡聲之體・務在和[illegible]於[illegible]上生者・[illegible]律者・因[illegible]之正・夾鐘也・推[illegible]三寸七分・武帝[illegible]律・[illegible]・則夾鐘之聲・元[illegible]・一[illegible]・中呂・蕤賓[illegible]上生・[illegible]律・[illegible]正[illegible]・其[illegible]・不容[illegible]・求[illegible]・蕤賓陽律・[illegible]・損一・六律・下生陰・大呂六呂・今為陰・日上陽生[illegible]・陰則[illegible]下分生一陰・[illegible]一損一益・[illegible]・[illegible]之論・[illegible]何者・因[illegible]・非[illegible]之正曰・[illegible]正也・一上一下者・相[illegible]何生之者・道十也・[illegible]下生・五月・[illegible]陰生陽・故陰陽[illegible]・[illegible]於時・上生陰也・為主・[illegible]・陰生陽・相為生主・之生正也・[illegible]京之・[illegible]十一月・黃鐘律長九寸・[illegible]可施之相生・[illegible]月・[illegible]・二分而已・[illegible]正陽月律・太簇謂之下生・陰律長八寸・[illegible]・[illegible]三分益[illegible]・則[illegible]・[illegible]長九寸・[illegible]大呂・間八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寸七分・[illegible]・京房・[illegible]・律之[illegible]・中呂・[illegible]六寸・[illegible]下七分上・[illegible]・則[illegible]三分[illegible]・律可以次生[illegible]・律之[illegible]・黃鐘九寸之[illegible]・大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長三寸・[illegible]・律呂・[illegible]・[illegible]律・昭八相生・蕤賓・今曆志論大呂太簇皆未寅所下生上生之律・應鐘二位與所下生之[illegible]・[illegible]於黃鐘[illegible]・不知午申戌子寅辰六位何以不與・[illegible]一致邪・

故律呂有純有分，有合有

閒，有損有益，有正有變，有體有用，參伍錯綜，變化行鬼神，其數即為法，其氣即為曆，其聲即為樂。故曰，律者萬事之根本也。成帝時，京房作律準，推衍古法，以盡其變。律為寸，則準為尺。不盈寸者為分，為小分，以其餘正其強弱。黃鍾律九寸，準九尺。林鍾律六寸，準六尺。太簇律八寸，準八尺。其律有餘分，推此數以增損之。原注・黃鐘九寸・包育八寸九分餘・分餘・丙盛八寸七分餘・分動・質末以次減二分・執始八寸八分・準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其左右各六律六呂十二月。中央絃則準大極元氣，以為諸律清濁之節。凡演四十八律，合十二律為六十。始於黃鍾包育，而終於應鍾遲時。自十二月至四月，凡陽律則一演為五。原注・黃鐘・執始・丙盛・分動・質末・陰呂則一演而為三。原注・大呂演為分否・陵陰・少出・自六月至九月，凡陽律則一演而為三。原注・夷則演為解形・去南・分積・陰律則一演而為五。原注・林鍾演為謙待・去滅・安度・歸嘉・否與・惟蕤賓應鍾皆一律演四，蕤賓為變徵，應鍾為變宮，與諸律異也。自十一月至四月，皆陽為主，故陽演一而為五，陰演一而為三。自六月至九月，皆陰為主，故陰演一而為五，陽演一而為三。自黃鍾至中呂，陽生陰，謂之下生。自蕤賓至應鍾，陰生陽，謂之上生。既推十二律為六十，又分六十卦，直日用事，一卦六爻，一爻當一日，則週三百六旬之氣，以之候氣占事，而不專於樂。房誅而其法不傳，故準雖在，而莫知用之之術也。原注・後漢書律歷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元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篇曰・五聲

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之謂也・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黃鐘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考其高下・苟非革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天下無二數，古今一律。房之術，皆所固有，特攄充以盡其變，依放度數，為之名義，與易卦並為卜筮，亦可謂善識其用矣。司馬遷論律以兵，而要歸於神。京房推律合卦，而要歸於用。皆得律外之意者也。原注・史記律書・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又曰・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illegible]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有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聲音

聲音者，五聲八音也。六律所以正五聲，五聲所以節八音，相生相變，相始相終，而樂斯成矣。聲生於日，律生於辰，猶天運地上，陽動陰中也。律位陽辰，呂位陰辰，合為六律，統十二辰。聲以陽日合於陰日，列為五位，間居於辰，而統十日。甲己以木勝土，故角為木。乙庚以金勝木，故金為商。丙辛以火勝金，故徵為火。丁壬以水勝火，故羽為水。戊癸以土勝水，故宮為土。不激不鳴，不憤不聲。和及而後和，相克而後相生。故十日相勝而生五聲，五聲相合而其五行。聲無形，律有形，有形生於無形，無形質於有形，所以有而不可以相無。律所以和聲，聲所以用律也。夫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皆上下相勝，亦自相合，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皆奇偶相生，亦自相成。天用五音以司日，地用六律以司辰，參伍以變，究於六十，皆其因

有，莫非自然，此聲音之本也。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律之序也。五聲之本，生于黃鍾之宮，其數八十一。黃鍾之管長九寸，九九八十一也。三分宮損一下生徵，徵數五十四，林鍾長六寸，六九五十四也。三分徵益一上生商，商數七十二，太簇長八寸，八九七十二也。三分商損一下生羽，羽數四十八，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五九四十五又三分寸之一為四十八也。三分羽益一上生角，角數六十四，姑洗長七寸五分寸之一，七九六十三又五分寸之一為六十四也。三分角損一生變宮，三分變宮益一生變徵，皆自黃鍾之宮益陰生律，損陽生呂，隔八相生，還相為宮，而成七音。黃鍾天始，林鍾地始，太簇人始，姑洗春始，蕤賓夏始，南呂秋始，應鍾冬始，謂之七始。黃鍾得十二律之本，七始得七音之正也。原注・漢書律歷志・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illegible]今當無七始之文・杜佑通典載隋鄭譯七調之旨曰・周有七音之律・漢志曰・[illegible]有七始之義・黃鐘為天始・林鐘為地始・太簇為人始・是為三統・四時・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南呂為秋始・應鐘為冬始・蕤賓為夏始・姑洗為春始・按左氏傳・杜預・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月・因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illegible]・或以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為七音・今日七始・得七音之正・實漢志之七始・律中之七者之正聲也・凡一律生五音，黃鍾當子，日有五子，甲子為中呂之徵，原注・中呂為宮・則甲子為徵・隔八左旋・丙子為夾鍾之羽，戊子為黃鍾之宮，庚子為無射之商，壬子為夷則之角。原注・十二律左旋・自戊子宮起・庚子商・壬子角・甲子徵・丙子羽・次第相推・黃鐘一律・總為五音・其餘皆然・則黃鍾一律具五音也。至于大呂當丑，太簇當寅，各以本律為宮，次第左旋，如五音十二律遞相為宮，則一律生五音，十二律生六十音，又六之則三百六十音，當期之日，周而復始，其音無窮。故以五合十，當天地生成之

數。隔八相生。當何圖八卦之數。以律生音。當成卦六十四之數。乘音衍律。當爻卦三百八十四之數。故知天下無二數。縱橫變代皆一易也。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爲長男。姑洗爲角。中男。蕤賓爲變徵。少男。林鍾爲徵。長女。南呂爲羽。中女。應鍾爲變宮。少女。陽律爲宮。則陽律爲商角變徵。以類相從。至徵羽變宮則爲陰矣。陽極不生陽而生陰也。大呂爲宮。則夾鍾爲商。爲長女。中呂爲角。中女。林鍾爲變徵。少女。夷則爲徵。長男。無射爲羽。中男。黃鍾爲變宮。少男。陰呂爲宮。則陰呂爲商角變徵。以類相從。至徵羽變宮則爲陽矣。陰極不生陰而生陽也。律以乾合坤。有父之尊。故揚陽抑陰。以三男統三女。呂以坤合乾。有母之親。故揚陰抑陽。以三女統三男。各一乾坤。各生六子。十律皆然。隔一相推。則宮、商、角、徵、羽而變宮變徵自角隔八。亦在正宮之前。此律生聲之序也。夫五聲之清濁。皆本於律呂之度數。長者濁而短者清。多者濁而少者清。重者濁而輕者清。厚者濁而薄者清。故商清於宮。角清於商。徵清於角。羽清於徵。大濁不踰宮。大清不踰羽。踰則不成聲。故五者中聲之則也。濁乎本而清乎末。旋轉而上。天地之體也。別而言之。則宮商濁。徵羽清。角互清濁之間。以相生言。則始於宮。窮於角。極於清濁之中。則角又中聲之本。而位乎三三才之道也。故黃帝以清角大合鬼神。而師曠開平公德薄。不足聽。荀勗作笛律。凡十。律皆用四角律。惟蕤賓林鍾用八角律。以角爲笛體中聲。有見乎此矣。原注：按蔡邕笛律之制。黃鍾之律長九寸。大呂八寸四分。太簇八寸。夾鍾七寸四分。姑洗七寸一分。中呂六寸七分。蕤賓五寸三分。林鍾六寸。夷則五寸六分。南呂五寸三分。無射五寸。應鍾四寸五分。此十二律長短之大略也。其竅數參差則未詳也。黃鍾爲宮。則姑洗爲之角。大呂爲宮。則中呂爲之角。自宮律本位左旋第五位則角律也。以隔八相生常法推之。即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也。十二律旋相爲宮。其法皆然。蔡邕謂笛則用四角律。如制黃鍾之笛。則用姑洗角律也。姑洗長七寸一分也。四姑洗之律。則四七二十八。爲二尺八寸。又得一分。得四分。故黃鍾之笛長二尺八寸四分也。如制大呂之笛。則用中呂角律。中呂長六寸七分也。四中呂之律。則四六二十四。爲二尺四寸。又得七分。爲二寸八分。故大呂之笛長二尺六寸八分也。推類而言。餘可知矣。惟蕤賓林鍾用八角律。惟應鍾蕤賓。於四角律又四分益一。餘皆以角律也。其制笛必用角律。以材長短者何也。角爲笛體中聲。上與宮商之濁。下與徵、羽之清。以角爲清濁之中也。短者四之。長者八之。又十二律旋相爲宮之法。指管上而左旋。正宮居本位。自宮隔一而爲商。自商隔一而爲角。自角隔一而爲變徵。變徵之次則下徵也。自正徵復隔一而爲羽。自羽隔一而爲變宮。變宮之次正宮也。第一孔正宮也。第二孔變宮也。第三孔爲羽。第四孔爲徵。第五孔爲變徵。第六孔中徵角也。第七孔爲角。第八孔爲清角。第九孔爲清宮。第十孔爲清商。第十一孔爲清徵。第十二孔爲清羽。第十三孔爲變宮。第十四孔爲變徵。第十五孔爲徵。第十六孔爲羽。第十七孔爲角。第十八孔爲清角。第十九孔爲清宮。第二十孔爲清商。第二十一孔爲清徵。第二十二孔爲清羽。第二十三孔爲變宮。第二十四孔爲變徵。第二十五孔爲徵。第二十六孔爲羽。第二十七孔爲角。第二十八孔爲清角。第二十九孔爲清宮。第三十孔爲清商。第三十一孔爲清徵。第三十二孔爲清羽。第三十三孔爲變宮。第三十四孔爲變徵。第三十五孔爲徵。第三十六孔爲羽。第三十七孔爲角。第三十八孔爲清角。第三十九孔爲清宮。第四十孔爲清商。第四十一孔爲清徵。第四十二孔爲清羽。第四十三孔爲變宮。第四十四孔爲變徵。第四十五孔爲徵。第四十六孔爲羽。第四十七孔爲角。第四十八孔爲清角。第四十九孔爲清宮。第五十孔爲清商。第五十一孔爲清徵。第五十二孔爲清羽。第五十三孔爲變宮。第五十四孔爲變徵。第五十五孔爲徵。第五十六孔爲羽。第五十七孔爲角。第五十八孔爲清角。第五十九孔爲清宮。第六十孔爲清商。第六十一孔爲清徵。第六十二孔爲清羽。第六十三孔爲變宮。第六十四孔爲變徵。第六十五孔爲徵。第六十六孔爲羽。第六十七孔爲角。第六十八孔爲清角。第六十九孔爲清宮。第七十孔爲清商。第七十一孔爲清徵。第七十二孔爲清羽。第七十三孔爲變宮。第七十四孔爲變徵。第七十五孔爲徵。第七十六孔爲羽。第七十七孔爲角。第七十八孔爲清角。第七十九孔爲清宮。第八十孔爲清商。第八十一孔爲清徵。第八十二孔爲清羽。第八十三孔爲變宮。第八十四孔爲變徵。第八十五孔爲徵。第八十六孔爲羽。第八十七孔爲角。第八十八孔爲清角。第八十九孔爲清宮。第九十孔爲清商。第九十一孔爲清徵。第九十二孔爲清羽。第九十三孔爲變宮。第九十四孔爲變徵。第九十五孔爲徵。第九十六孔爲羽。第九十七孔爲角。第九十八孔爲清角。第九十九孔爲清宮。第一百孔爲清商。第一百一孔爲清徵。第一百二孔爲清羽。第一百三孔爲變宮。第一百四孔爲變徵。第一百五孔爲徵。第一百六孔爲羽。第一百七孔爲角。第一百八孔爲清角。第一百九孔爲清宮。第一百十孔爲清商。第一百十一孔爲清徵。第一百十二孔爲清羽。第一百十三孔爲變宮。第一百十四孔爲變徵。第一百十五孔爲徵。第一百十六孔爲羽。第一百十七孔爲角。第一百十八孔爲清角。第一百十九孔爲清宮。第一百二十孔爲清商。第一百二十一孔爲清徵。第一百二十二孔爲清羽。第一百二十三孔爲變宮。第一百二十四孔爲變徵。第一百二十五孔爲徵。第一百二十六孔爲羽。第一百二十七孔爲角。第一百二十八孔爲清角。第一百二十九孔爲清宮。第一百三十孔爲清商。第一百三十一孔爲清徵。第一百三十二孔爲清羽。第一百三十三孔爲變宮。第一百三十四孔爲變徵。第一百三十五孔爲徵。第一百三十六孔爲羽。第一百三十七孔爲角。第一百三十八孔爲清角。第一百三十九孔爲清宮。第一百四十孔爲清商。第一百四十一孔爲清徵。第一百四十二孔爲清羽。第一百四十三孔爲變宮。第一百四十四孔爲變徵。第一百四十五孔爲徵。第一百四十六孔爲羽。第一百四十七孔爲角。第一百四十八孔爲清角。第一百四十九孔爲清宮。第一百五十孔爲清商。第一百五十一孔爲清徵。第一百五十二孔爲清羽。第一百五十三孔爲變宮。第一百五十四孔爲變徵。第一百五十五孔爲徵。第一百五十六孔爲羽。第一百五十七孔爲角。第一百五十八孔爲清角。第一百五十九孔爲清宮。第一百六十孔爲清商。第一百六十一孔爲清徵。第一百六十二孔爲清羽。第一百六十三孔爲變宮。第一百六十四孔爲變徵。第一百六十五孔爲徵。第一百六十六孔爲羽。第一百六十七孔爲角。第一百六十八孔爲清角。第一百六十九孔爲清宮。第一百七十孔爲清商。第一百七十一孔爲清徵。第一百七十二孔爲清羽。第一百七十三孔爲變宮。第一百七十四孔爲變徵。第一百七十五孔爲徵。第一百七十六孔爲羽。第一百七十七孔爲角。第一百七十八孔爲清角。第一百七十九孔爲清宮。第一百八十孔爲清商。第一百八十一孔爲清徵。第一百八十二孔爲清羽。第一百八十三孔爲變宮。第一百八十四孔爲變徵。第一百八十五孔爲徵。第一百八十六孔爲羽。第一百八十七孔爲角。第一百八十八孔爲清角。第一百八十九孔爲清宮。第一百九十孔爲清商。第一百九十一孔爲清徵。第一百九十二孔爲清羽。第一百九十三孔爲變宮。第一百九十四孔爲變徵。第一百九十五孔爲徵。第一百九十六孔爲羽。第一百九十七孔爲角。第一百九十八孔爲清角。第一百九十九孔爲清宮。第二百孔爲清商。第二百一孔爲清徵。第二百二孔爲清羽。第二百三孔爲變宮。第二百四孔爲變徵。第二百五孔爲徵。第二百六孔爲羽。第二百七孔爲角。第二百八孔爲清角。第二百九孔爲清宮。第二百十孔爲清商。第二百十一孔爲清徵。第二百十二孔爲清羽。第二百十三孔爲變宮。第二百十四孔爲變徵。第二百十五孔爲徵。第二百十六孔爲羽。第二百十七孔爲角。第二百十八孔爲清角。第二百十九孔爲清宮。第二百二十孔爲清商。第二百二十一孔爲清徵。第二百二十二孔爲清羽。第二百二十三孔爲變宮。第二百二十四孔爲變徵。第二百二十五孔爲徵。第二百二十六孔爲羽。第二百二十七孔爲角。第二百二十八孔爲清角。第二百二十九孔爲清宮。第二百三十孔爲清商。第二百三十一孔爲清徵。第二百三十二孔爲清羽。第二百三十三孔爲變宮。第二百三十四孔爲變徵。第二百三十五孔爲徵。第二百三十六孔爲羽。第二百三十七孔爲角。第二百三十八孔爲清角。第二百三十九孔爲清宮。第二百四十孔爲清商。第二百四十一孔爲清徵。第二百四十二孔爲清羽。第二百四十三孔爲變宮。第二百四十四孔爲變徵。第二百四十五孔爲徵。第二百四十六孔爲羽。第二百四十七孔爲角。第二百四十八孔爲清角。第二百四十九孔爲清宮。第二百五十孔爲清商。第二百五十一孔爲清徵。第二百五十二孔爲清羽。第二百五十三孔爲變宮。第二百五十四孔爲變徵。第二百五十五孔爲徵。第二百五十六孔爲羽。第二百五十七孔爲角。第二百五十八孔爲清角。第二百五十九孔爲清宮。第二百六十孔爲清商。第二百六十一孔爲清徵。第二百六十二孔爲清羽。第二百六十三孔爲變宮。第二百六十四孔爲變徵。第二百六十五孔爲徵。第二百六十六孔爲羽。第二百六十七孔爲角。第二百六十八孔爲清角。第二百六十九孔爲清宮。第二百七十孔爲清商。第二百七十一孔爲清徵。第二百七十二孔爲清羽。第二百七十三孔爲變宮。第二百七十四孔爲變徵。第二百七十五孔爲徵。第二百七十六孔爲羽。第二百七十七孔爲角。第二百七十八孔爲清角。第二百七十九孔爲清宮。第二百八十孔爲清商。第二百八十一孔爲清徵。第二百八十二孔爲清羽。第二百八十三孔爲變宮。第二百八十四孔爲變徵。第二百八十五孔爲徵。第二百八十六孔爲羽。第二百八十七孔爲角。第二百八十八孔爲清角。第二百八十九孔爲清宮。第二百九十孔爲清商。第二百九十一孔爲清徵。第二百九十二孔爲清羽。第二百九十三孔爲變宮。第二百九十四孔爲變徵。第二百九十五孔爲徵。第二百九十六孔爲羽。第二百九十七孔爲角。第二百九十八孔爲清角。第二百九十九孔爲清宮。第三百孔爲清商。第三百一孔爲清徵。第三百二孔爲清羽。第三百三孔爲變宮。第三百四孔爲變徵。第三百五孔爲徵。第三百六孔爲羽。第三百七孔爲角。第三百八孔爲清角。第三百九孔爲清宮。第三百十孔爲清商。第三百十一孔爲清徵。第三百十二孔爲清羽。第三百十三孔爲變宮。第三百十四孔爲變徵。第三百十五孔爲徵。第三百十六孔爲羽。第三百十七孔爲角。第三百十八孔爲清角。第三百十九孔爲清宮。第三百二十孔爲清商。第三百二十一孔爲清徵。第三百二十二孔爲清羽。第三百二十三孔爲變宮。第三百二十四孔爲變徵。第三百二十五孔爲徵。第三百二十六孔爲羽。第三百二十七孔爲角。第三百二十八孔爲清角。第三百二十九孔爲清宮。第三百三十孔爲清商。第三百三十一孔爲清徵。第三百三十二孔爲清羽。第三百三十三孔爲變宮。第三百三十四孔爲變徵。第三百三十五孔爲徵。第三百三十六孔爲羽。第三百三十七孔爲角。第三百三十八孔爲清角。第三百三十九孔爲清宮。第三百四十孔爲清商。第三百四十一孔爲清徵。第三百四十二孔爲清羽。第三百四十三孔爲變宮。第三百四十四孔爲變徵。第三百四十五孔爲徵。第三百四十六孔爲羽。第三百四十七孔爲角。第三百四十八孔爲清角。第三百四十九孔爲清宮。第三百五十孔爲清商。第三百五十一孔爲清徵。第三百五十二孔爲清羽。第三百五十三孔爲變宮。第三百五十四孔爲變徵。第三百五十五孔爲徵。第三百五十六孔爲羽。第三百五十七孔爲角。第三百五十八孔爲清角。第三百五十九孔爲清宮。第三百六十孔爲清商。第三百六十一孔爲清徵。第三百六十二孔爲清羽。第三百六十三孔爲變宮。第三百六十四孔爲變徵。第三百六十五孔爲徵。第三百六十六孔爲羽。第三百六十七孔爲角。第三百六十八孔爲清角。第三百六十九孔爲清宮。第三百七十孔爲清商。第三百七十一孔爲清徵。第三百七十二孔爲清羽。第三百七十三孔爲變宮。第三百七十四孔爲變徵。第三百七十五孔爲徵。第三百七十六孔爲羽。第三百七十七孔爲角。第三百七十八孔爲清角。第三百七十九孔爲清宮。第三百八十孔爲清商。第三百八十一孔爲清徵。第三百八十二孔爲清羽。第三百八十三孔爲變宮。第三百八十四孔爲變徵。第三百八十五孔爲徵。第三百八十六孔爲羽。第三百八十七孔爲角。第三百八十八孔爲清角。第三百八十九孔爲清宮。第三百九十孔爲清商。第三百九十一孔爲清徵。第三百九十二孔爲清羽。第三百九十三孔爲變宮。第三百九十四孔爲變徵。第三百九十五孔爲徵。第三百九十六孔爲羽。第三百九十七孔爲角。第三百九十八孔爲清角。第三百九十九孔爲清宮。第四百孔爲清商。第四百一孔爲清徵。第四百二孔爲清羽。第四百三孔爲變宮。第四百四孔爲變徵。第四百五孔爲徵。第四百六孔爲羽。第四百七孔爲角。第四百八孔爲清角。第四百九孔爲清宮。第四百十孔爲清商。第四百十一孔爲清徵。第四百十二孔爲清羽。第四百十三孔爲變宮。第四百十四孔爲變徵。第四百十五孔爲徵。第四百十六孔爲羽。第四百十七孔爲角。第四百十八孔爲清角。第四百十九孔爲清宮。第四百二十孔爲清商。第四百二十一孔爲清徵。第四百二十二孔爲清羽。第四百二十三孔爲變宮。第四百二十四孔爲變徵。第四百二十五孔爲徵。第四百二十六孔爲羽。第四百二十七孔爲角。第四百二十八孔爲清角。第四百二十九孔爲清宮。第四百三十孔爲清商。第四百三十一孔爲清徵。第四百三十二孔爲清羽。第四百三十三孔爲變宮。第四百三十四孔爲變徵。第四百三十五孔爲徵。第四百三十六孔爲羽。第四百三十七孔爲角。第四百三十八孔爲清角。第四百三十九孔爲清宮。第四百四十孔爲清商。第四百四十一孔爲清徵。第四百四十二孔爲清羽。第四百四十三孔爲變宮。第四百四十四孔爲變徵。第四百四十五孔爲徵。第四百四十六孔爲羽。第四百四十七孔爲角。第四百四十八孔爲清角。第四百四十九孔爲清宮。第四百五十孔爲清商。第四百五十一孔爲清徵。第四百五十二孔爲清羽。第四百五十三孔爲變宮。第四百五十四孔爲變徵。第四百五十五孔爲徵。第四百五十六孔爲羽。第四百五十七孔爲角。第四百五十八孔爲清角。第四百五十九孔爲清宮。第四百六十孔爲清商。第四百六十一孔爲清徵。第四百六十二孔爲清羽。第四百六十三孔爲變宮。第四百六十四孔爲變徵。第四百六十五孔爲徵。第四百六十六孔爲羽。第四百六十七孔爲角。第四百六十八孔爲清角。第四百六十九孔爲清宮。第四百七十孔爲清商。第四百七十一孔爲清徵。第四百七十二孔爲清羽。第四百七十三孔爲變宮。第四百七十四孔爲變徵。第四百七十五孔爲徵。第四百七十六孔爲羽。第四百七十七孔爲角。第四百七十八孔爲清角。第四百七十九孔爲清宮。第四百八十孔爲清商。第四百八十一孔爲清徵。第四百八十二孔爲清羽。第四百八十三孔爲變宮。第四百八十四孔爲變徵。第四百八十五孔爲徵。第四百八十六孔爲羽。第四百八十七孔爲角。第四百八十八孔爲清角。第四百八十九孔爲清宮。第四百九十孔爲清商。第四百九十一孔爲清徵。第四百九十二孔爲清羽。第四百九十三孔爲變宮。第四百九十四孔爲變徵。第四百九十五孔爲徵。第四百九十六孔爲羽。第四百九十七孔爲角。第四百九十八孔爲清角。第四百九十九孔爲清宮。第五百孔爲清商。第五百一孔爲清徵。第五百二孔爲清羽。第五百三孔爲變宮。第五百四孔爲變徵。第五百五孔爲徵。第五百六孔爲羽。第五百七孔爲角。第五百八孔爲清角。第五百九孔爲清宮。第五百十孔爲清商。第五百十一孔爲清徵。第五百十二孔爲清羽。第五百十三孔爲變宮。第五百十四孔爲變徵。第五百十五孔爲徵。第五百十六孔爲羽。第五百十七孔爲角。第五百十八孔爲清角。第五百十九孔爲清宮。第五百二十孔爲清商。第五百二十一孔爲清徵。第五百二十二孔爲清羽。第五百二十三孔爲變宮。第五百二十四孔爲變徵。第五百二十五孔爲徵。第五百二十六孔爲羽。第五百二十七孔爲角。第五百二十八孔爲清角。第五百二十九孔爲清宮。第五百三十孔爲清商。第五百三十一孔爲清徵。第五百三十二孔爲清羽。第五百三十三孔爲變宮。第五百三十四孔爲變徵。第五百三十五孔爲徵。第五百三十六孔爲羽。第五百三十七孔爲角。第五百三十八孔爲清角。第五百三十九孔爲清宮。第五百四十孔爲清商。第五百四十一孔爲清徵。第五百四十二孔爲清羽。第五百四十三孔爲變宮。第五百四十四孔爲變徵。第五百四十五孔爲徵。第五百四十六孔爲羽。第五百四十七孔爲角。第五百四十八孔爲清角。第五百四十九孔爲清宮。第五百五十孔爲清商。第五百五十一孔爲清徵。第五百五十二孔爲清羽。第五百五十三孔爲變宮。第五百五十四孔爲變徵。第五百五十五孔爲徵。第五百五十六孔爲羽。第五百五十七孔爲角。第五百五十八孔爲清角。第五百五十九孔爲清宮。第五百六十孔爲清商。第五百六十一孔爲清徵。第五百六十二孔爲清羽。第五百六十三孔爲變宮。第五百六十四孔爲變徵。第五百六十五孔爲徵。第五百六十六孔爲羽。第五百六十七孔爲角。第五百六十八孔爲清角。第五百六十九孔爲清宮。第五百七十孔爲清商。第五百七十一孔爲清徵。第五百七十二孔爲清羽。第五百七十三孔爲變宮。第五百七十四孔爲變徵。第五百七十五孔爲徵。第五百七十六孔爲羽。第五百七十七孔爲角。第五百七十八孔爲清角。第五百七十九孔爲清宮。第五百八十孔爲清商。第五百八十一孔爲清徵。第五百八十二孔爲清羽。第五百八十三孔爲變宮。第五百八十四孔爲變徵。第五百八十五孔爲徵。第五百八十六孔爲羽。第五百八十七孔爲角。第五百八十八孔爲清角。第五百八十九孔爲清宮。第五百九十孔爲清商。第五百九十一孔爲清徵。第五百九十二孔爲清羽。第五百九十三孔爲變宮。第五百九十四孔爲變徵。第五百九十五孔爲徵。第五百九十六孔爲羽。第五百九十七孔爲角。第五百九十八孔爲清角。第五百九十九孔爲清宮。第六百孔爲清商。第六百一孔爲清徵。第六百二孔爲清羽。第六百三孔爲變宮。第六百四孔爲變徵。第六百五孔爲徵。第六百六孔爲羽。第六百七孔爲角。第六百八孔爲清角。第六百九孔爲清宮。第六百十孔爲清商。第六百十一孔爲清徵。第六百十二孔爲清羽。第六百十三孔爲變宮。第六百十四孔爲變徵。第六百十五孔爲徵。第六百十六孔爲羽。第六百十七孔爲角。第六百十八孔爲清角。第六百十九孔爲清宮。第六百二十孔爲清商。第六百二十一孔爲清徵。第六百二十二孔爲清羽。第六百二十三孔爲變宮。第六百二十四孔爲變徵。第六百二十五孔爲徵。第六百二十六孔爲羽。第六百二十七孔爲角。第六百二十八孔爲清角。第六百二十九孔爲清宮。第六百三十孔爲清商。第六百三十一孔爲清徵。第六百三十二孔爲清羽。第六百三十三孔爲變宮。第六百三十四孔爲變徵。第六百三十五孔爲徵。第六百三十六孔爲羽。第六百三十七孔爲角。第六百三十八孔爲清角。第六百三十九孔爲清宮。第六百四十孔爲清商。第六百四十一孔爲清徵。第六百四十二孔爲清羽。第六百四十三孔爲變宮。第六百四十四孔爲變徵。第六百四十五孔爲徵。第六百四十六孔爲羽。第六百四十七孔爲角。第六百四十八孔爲清角。第六百四十九孔爲清宮。第六百五十孔爲清商。第六百五十一孔爲清徵。第六百五十二孔爲清羽。第六百五十三孔爲變宮。第六百五十四孔爲變徵。第六百五十五孔爲徵。第六百五十六孔爲羽。第六百五十七孔爲角。第六百五十八孔爲清角。第六百五十九孔爲清宮。第六百六十孔爲清商。第六百六十一孔爲清徵。第六百六十二孔爲清羽。第六百六十三孔爲變宮。第六百六十四孔爲變徵。第六百六十五孔爲徵。第六百六十六孔爲羽。第六百六十七孔爲角。第六百六十八孔爲清角。第六百六十九孔爲清宮。第六百七十孔爲清商。第六百七十一孔爲清徵。第六百七十二孔爲清羽。第六百七十三孔爲變宮。第六百七十四孔爲變徵。第六百七十五孔爲徵。第六百七十六孔爲羽。第六百七十七孔爲角。第六百七十八孔爲清角。第六百七十九孔爲清宮。第六百八十孔爲清商。第六百八十一孔爲清徵。第六百八十二孔爲清羽。第六百八十三孔爲變宮。第六百八十四孔爲變徵。第六百八十五孔爲徵。第六百八十六孔爲羽。第六百八十七孔爲角。第六百八十八孔爲清角。第六百八十九孔爲清宮。第六百九十孔爲清商。第六百九十一孔爲清徵。第六百九十二孔爲清羽。第六百九十三孔爲變宮。第六百九十四孔爲變徵。第六百九十五孔爲徵。第六百九十六孔爲羽。第六百九十七孔爲角。第六百九十八孔爲清角。第六百九十九孔爲清宮。第七百孔爲清商。第七百一孔爲清徵。第七百二孔爲清羽。第七百三孔爲變宮。第七百四孔爲變徵。第七百五孔爲徵。第七百六孔爲羽。第七百七孔爲角。第七百八孔爲清角。第七百九孔爲清宮。第七百十孔爲清商。第七百十一孔爲清徵。第七百十二孔爲清羽。第七百十三孔爲變宮。第七百十四孔爲變徵。第七百十五孔爲徵。第七百十六孔爲羽。第七百十七孔爲角。第七百十八孔爲清角。第七百十九孔爲清宮。第七百二十孔爲清商。第七百二十一孔爲清徵。第七百二十二孔爲清羽。第七百二十三孔爲變宮。第七百二十四孔爲變徵。第七百二十五孔爲徵。第七百二十六孔爲羽。第七百二十七孔爲角。第七百二十八孔爲清角。第七百二十九孔爲清宮。第七百三十孔爲清商。第七百三十一孔爲清徵。第七百三十二孔爲清羽。第七百三十三孔爲變宮。第七百三十四孔爲變徵。第七百三十五孔爲徵。第七百三十六孔爲羽。第七百三十七孔爲角。第七百三十八孔爲清角。第七百三十九孔爲清宮。第七百四十孔爲清商。第七百四十一孔爲清徵。第七百四十二孔爲清羽。第七百四十三孔爲變宮。第七百四十四孔爲變徵。第七百四十五孔爲徵。第七百四十六孔爲羽。第七百四十七孔爲角。第七百四十八孔爲清角。第七百四十九孔爲清宮。第七百五十孔爲清商。第七百五十一孔爲清徵。第七百五十二孔爲清羽。第七百五十三孔爲變宮。第七百五十四孔爲變徵。第七百五十五孔爲徵。第七百五十六孔爲羽。第七百五十七孔爲角。第七百五十八孔爲清角。第七百五十九孔爲清宮。第七百六十孔爲清商。第七百六十一孔爲清徵。第七百六十二孔爲清羽。第七百六十三孔爲變宮。第七百六十四孔爲變徵。第七百六十五孔爲徵。第七百六十六孔爲羽。第七百六十七孔爲角。第七百六十八孔爲清角。第七百六十九孔爲清宮。第七百七十孔爲清商。第七百七十一孔爲清徵。第七百七十二孔爲清羽。第七百七十三孔爲變宮。第七百七十四孔爲變徵。第七百七十五孔爲徵。第七百七十六孔爲羽。第七百七十七孔爲角。第七百七十八孔爲清角。第七百七十九孔爲清宮。第七百八十孔爲清商。第七百八十一孔爲清徵。第七百八十二孔爲清羽。第七百八十三孔爲變宮。第七百八十四孔爲變徵。第七百八十五孔爲徵。第七百八十六孔爲羽。第七百八十七孔爲角。第七百八十八孔爲清角。第七百八十九孔爲清宮。第七百九十孔爲清商。第七百九十一孔爲清徵。第七百九十二孔爲清羽。第七百九十三孔爲變宮。第七百九十四孔爲變徵。第七百九十五孔爲徵。第七百九十六孔爲羽。第七百九十七孔爲角。第七百九十八孔爲清角。第七百九十九孔爲清宮。第八百孔爲清商。第八百一孔爲清徵。第八百二孔爲清羽。第八百三孔爲變宮。第八百四孔爲變徵。第八百五孔爲徵。第八百六孔爲羽。第八百七孔爲角。第八百八孔爲清角。第八百九孔爲清宮。第八百十孔爲清商。第八百十一孔爲清徵。第八百十二孔爲清羽。第八百十三孔爲變宮。第八百十四孔爲變徵。第八百十五孔爲徵。第八百十六孔爲羽。第八百十七孔爲角。第八百十八孔爲清角。第八百十九孔爲清宮。第八百二十孔爲清商。第八百二十一孔爲清徵。第八百二十二孔爲清羽。第八百二十三孔爲變宮。第八百二十四孔爲變徵。第八百二十五孔爲徵。第八百二十六孔爲羽。第八百二十七孔爲角。第八百二十八孔爲清角。第八百二十九孔爲清宮。第八百三十孔爲清商。第八百三十一孔爲清徵。第八百三十二孔爲清羽。第八百三十三孔爲變宮。第八百三十四孔爲變徵。第八百三十五孔爲徵。第八百三十六孔爲羽。第八百三十七孔爲角。第八百三十八孔爲清角。第八百三十九孔爲清宮。第八百四十孔爲清商。第八百四十一孔爲清徵。第八百四十二孔爲清羽。第八百四十三孔爲變宮。第八百四十四孔爲變徵。第八百四十五孔爲徵。第八百四十六孔爲羽。第八百四十七孔爲角。第八百四十八孔爲清角。第八百四十九孔爲清宮。第八百五十孔爲清商。第八百五十一孔爲清徵。第八百五十二孔爲清羽。第八百五十三孔爲變宮。第八百五十四孔爲變徵。第八百五十五孔爲徵。第八百五十六孔爲羽。第八百五十七孔爲角。第八百五十八孔爲清角。第八百五十九孔爲清宮。第八百六十孔爲清商。第八百六十一孔爲清徵。第八百六十二孔爲清羽。第八百六十三孔爲變宮。第八百六十四孔爲變徵。第八百六十五孔爲徵。第八百六十六孔爲羽。第八百六十七孔爲角。第八百六十八孔爲清角。第八百六十九孔爲清宮。第八百七十孔爲清商。第八百七十一孔爲清徵。第八百七十二孔爲清羽。第八百七十三孔爲變宮。第八百七十四孔爲變徵。第八百七十五孔爲徵。第八百七十六孔爲羽。第八百七十七孔爲角。第八百七十八孔爲清角。第八百七十九孔爲清宮。第八百八十孔爲清商。第八百八十一孔爲清徵。第八百八十二孔爲清羽。第八百八十三孔爲變宮。第八百八十四孔爲變徵。第八百八十五孔爲徵。第八百八十六孔爲羽。第八百八十七孔爲角。第八百八十八孔爲清角。第八百八十九孔爲清宮。第八百九十孔爲清商。第八百九十一孔爲清徵。第八百九十二孔爲清羽。第八百九十三孔爲變宮。第八百九十四孔爲變徵。第八百九十五孔爲徵。第八百九十六孔爲羽。第八百九十七孔爲角。第八百九十八孔爲清角。第八百九十九孔爲清宮。第九百孔爲清商。第九百一孔爲清徵。第九百二孔爲清羽。第九百三孔爲變宮。第九百四孔爲變徵。第九百五孔爲徵。第九百六孔爲羽。第九百七孔爲角。第九百八孔爲清角。第九百九孔爲清宮。第九百十孔爲清商。第九百十一孔爲清徵。第九百十二孔爲清羽。第九百十三孔爲變宮。第九百十四孔爲變徵。第九百十五孔爲徵。第九百十六孔爲羽。第九百十七孔爲角。第九百十八孔爲清角。第九百十九孔爲清宮。第九百二十孔爲清商。第九百二十一孔爲清徵。第九百二十二孔爲清羽。第九百二十三孔爲變宮。第九百二十四孔爲變徵。第九百二十五孔爲徵。第九百二十六孔爲羽。第九百二十七孔爲角。第九百二十八孔爲清角。第九百二十九孔爲清宮。第九百三十孔爲清商。第九百三十一孔爲清徵。第九百三十二孔爲清羽。第九百三十三孔爲變宮。第九百三十四孔爲變徵。第九百三十五孔爲徵。第九百三十六孔爲羽。第九百三十七孔爲角。第九百三十八孔爲清角。第九百三十九孔爲清宮。第九百四十孔爲清商。第九百四十一孔爲清徵。第九百四十二孔爲清羽。第九百四十三孔爲變宮。第九百四十四孔爲變徵。第九百四十五孔爲徵。第九百四十六孔爲羽。第九百四十七孔爲角。第九百四十八孔爲清角。第九百四十九孔爲清宮。第九百五十孔爲清商。第九百五十一孔爲清徵。第九百五十二孔爲清羽。第九百五十三孔爲變宮。第九百五十四孔爲變徵。第九百五十五孔爲徵。第九百五十六孔爲羽。第九百五十七孔爲角。第九百五十八孔爲清角。第九百五十九孔爲清宮。第九百六十孔爲清商。第九百六十一孔爲清徵。第九百六十二孔爲清羽。第九百六十三孔爲變宮。第九百六十四孔爲變徵。第九百六十五孔爲徵。第九百六十六孔爲羽。第九百六十七孔爲角。第九百六十八孔爲清角。第九百六十九孔爲清宮。第九百七十孔爲清商。第九百七十一孔爲清徵。第九百七十二孔爲清羽。第九百七十三孔爲變宮。第九百七十四孔爲變徵。第九百七十五孔爲徵。第九百七十六孔爲羽。第九百七十七孔爲角。第九百七十八孔爲清角。第九百七十九孔爲清宮。第九百八十孔爲清商。第九百八十一孔爲清徵。第九百八十二孔爲清羽。第九百八十三孔爲變宮。第九百八十四孔爲變徵。第九百八十五孔爲徵。第九百八十六孔爲羽。第九百八十七孔爲角。第九百八十八孔爲清角。第九百八十九孔爲清宮。第九百九十孔爲清商。第九百九十一孔爲清徵。第九百九十二孔爲清羽。第九百九十三孔爲變宮。第九百九十四孔爲變徵。第九百九十五孔爲徵。第九百九十六孔爲羽。第九百九十七孔爲角。第九百九十八孔爲清角。第九百九十九孔爲清宮。第一千孔爲清商。第一千一孔爲清徵。第一千二孔爲清羽。第一千三孔爲變宮。第一千四孔爲變徵。第一千五孔爲徵。第一千六孔爲羽。第一千七孔爲角。第一千八孔爲清角。第一千九孔爲清宮。第一千十孔爲清商。第一千十一孔爲清徵。第一千十二孔爲清羽。第一千十三孔爲變宮。第一千十四孔爲變徵。第一千十五孔爲徵。第一千十六孔爲羽。第一千十七孔爲角。第一千十八孔爲清角。第一千十九孔爲清宮。第一千二十孔爲清商。第一千二十一孔爲清徵。第一千二十二孔爲清羽。第一千二十三孔爲變宮。第一千二十四孔爲變徵。第一千二十五孔爲徵。第一千二十六孔爲羽。第一千二十七孔爲角。第一千二十八孔爲清角。第一千二十九孔爲清宮。第一千三十孔爲清商。第一千三十一孔爲清徵。第一千三十二孔爲清羽。第一千三十三孔爲變宮。第一千三十四孔爲變徵。第一千三十五孔爲徵。第一千三十六孔爲羽。第一千三十七孔爲角。第一千三十八孔爲清角。第一千三十九孔爲清宮。第一千四十孔爲清商。第一千四十一孔爲清徵。第一千四十二孔爲清羽。第一千四十三孔爲變宮。第一千四十四孔爲變徵。第一千四十五孔爲徵。第一千四十六孔爲羽。第一千四十七孔爲角。第一千四十八孔爲清角。第一千四十九孔爲清宮。第一千五十孔爲清商。第一千五十一孔爲清徵。第一千五十二孔爲清羽。第一千五十三孔爲變宮。第一千五十四孔爲變徵。第一千五十五孔爲徵。第一千五十六孔爲羽。第一千五十七孔爲角。第一千五十八孔爲清角。第一千五十九孔爲清宮。第一千六十孔爲清商。第一千六十一孔爲清徵。第一千六十二孔爲清羽。第一千六十三孔爲變宮。第一千六十四孔爲變徵。第一千六十五孔爲徵。第一千六十六孔爲羽。第一千六十七孔爲角。第一千六十八孔爲清角。第一千六十九孔爲清宮。第一千七十孔爲清商。第一千七十一孔爲清徵。第一千七十二孔爲清羽。第一千七十三孔爲變宮。第一千七十四孔爲變徵。第一千七十五孔爲徵。第一千七十六孔爲羽。第一千七十七孔爲角。第一千七十八孔爲清角。第一千七十九孔爲清宮。第一千八十孔爲清商。第一千八十一孔爲清徵。第一千八十二孔爲清羽。第一千八十三孔爲變宮。第一千八十四孔爲變徵。第一千八十五孔爲徵。第一千八十六孔爲羽。第一千八十七孔爲角。第一千八十八孔爲清角。第一千八十九孔爲清宮。第一千九十孔爲清商。第一千九十一孔爲清徵。第一千九十二孔爲清羽。第一千九十三孔爲變宮。第一千九十四孔爲變徵。第一千九十五孔爲徵。第一千九十六孔爲羽。第一千九十七孔爲角。第一千九十八孔爲清角。第一千九十九孔爲清宮。第二千孔爲清商。第二千一孔爲清徵。第二千二孔爲清羽。第二千三孔爲變宮。第二千四孔爲變徵。第二千五孔爲徵。第二千六孔爲羽。第二千七孔爲角。第二千八孔爲清角。第二千九孔爲清宮。第三千孔爲清商。第三千一孔爲清徵。第三千二孔爲清羽。第三千三孔爲變宮。第三千四孔爲變徵。第三千五孔爲徵。第三千六孔爲羽。第三千七孔爲角。第三千八孔爲清角。第三千九孔爲清宮。第四千孔爲清商。第四千一孔爲清徵。第四千二孔爲清羽。第四千三孔爲變宮。第四千四孔爲變徵。第四千五孔爲徵。第四千六孔爲羽。第四千七孔爲角。第四千八孔爲清角。第四千九孔爲清宮。第五千孔爲清商。第五千一孔爲清徵。第五千二孔爲清羽。第五千三孔爲變宮。第五千四孔爲變徵。第五千五孔爲徵。第五千六孔爲

之本數也。其孔六，水之成數也。管如篴而小，併而吹之也。琴、瑟、弦，木爲之，皆本乎道而入乎器，形而上下之音也。琴，神農所作，長三尺有六寸有六分，周天三百六十有六度也。廣六寸，上下四方六合也。其弦七，日月五星七政也。瑟，伏羲所作，長八尺一寸，九九之數也。廣尺有八寸，二九之數也。其弦二十有七，三九之數也。類於琴而弦多，故其文從八，言絲之分也。音不若琴之大，故其文從弋，言音之細也。大曰竽，小曰笙，皆女媧氏所作。竽長四尺有二寸，水火之合數也。其簧三十有六，水數也。笙匏包竹而總之，象植物之生也。其管十九，象天地之成數也。其簧十三，應律之餘以象閏也。篇三孔，主中聲而上下之也。篪，蘇公所作，長尺四寸，二七之數也。七孔，其上一孔曰翹，示其不齊也。與塤相合則齊。六孔十二律也。吾嘗以竹爲之，大五六寸，長七尺，端有兩孔，築地而取聲，無長六尺五寸，中有椎，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鞔羊革以取聲，與舂牘皆以手築地爲樂節，合竹革木之音也。鍾，大鍾、鎛、小鍾、編鍾、縣鍾，皆金奏也。初黃帝命伶倫截竹爲十二管以吹律，鑄銅爲十二鍾以和聲，故竹律爲陽，銅呂爲陰，六呂謂之同，六律謂之鍾，以錢名律，則以銅爲之，故八音之器，竹銅居半，與同之職，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凡聲高聲碮、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原注：碮，胡本反。陂，彼義反。韽，於鑑反。侈，尺氏反。筰，側百反。甄，音戰。聲類。高則鳧氏所謂鍾小而長也。小而長則其形高，其聲上藏，衺然旋如叢，則其聲舒也，故曰高聲碮。其形不高不下而適於正，則其聲緩而不迷，故曰正聲緩。下則鳧氏所謂鍾大而短也。大而短則其短闊，故曰下聲肆。陂謂鍾形偏侈也，則其聲散而不斂，故曰陂聲散。險謂鍾形偏弇也，則其聲斂而不散，故曰

險聲斂。[illegible]謂鍾微大也，則其聲贏而有餘，故曰達聲贏。微謂鍾形微小也，則其聲韽小而不成，故曰，則其聲遲衍而無揚越，故曰回聲衍。侈謂鍾口弘大也，則其聲泊筰而出狹，故曰侈聲筰。弇[illegible]而不發，故曰弇聲鬱。薄謂鍾形偏薄也，則其聲動搖而數掉，故曰薄聲甄。厚謂鍾形過厚也，曰厚聲石。夫天陽也，地陰也，東南方陽也，西北方陰也，然陰陽之中復有陰陽焉，故高之陰也。下聲肆，地之陰也。陂聲散，地之陽也。險聲斂，東方之陰也。達聲贏，東方之陽也。回聲衍，西方之陽也。侈聲筰，南方之陽也。弇聲鬱，南方之陰也。薄聲甄，北方之陽也。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原注：齊，才計反。八者之中，獨於鍾律具言十有二聲，又於鳧氏爲鍾之制，言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聲之失中，皆在鍾制，則金奏音聲之所重也。原注：或，始銳反。柞，側百反。則聲之作以聲爲主。傳者聲，聲之所出者形，形有不同，則聲亦隨異。薄厚侈弇之所者形也。清濁者聲也。作而起之謂之動，動而震顫謂之聲。薄厚之所震動，侈弇之所由興，即形而言其聲也。清濁之所由出，即聲而原其形也。聲出於形之不同，形出於制之異度，是故其形厚者其聲石而不出，其形薄者其聲播而多散。其形侈者其聲迫筰而出疾，其形弇者其聲鬱而不發，其甬長則其聲震而遠聞。凡此皆是鍾之失度，而其聲之失中也。夫磬以泗濱之石，磬清而浮者爲之，謂之浮磬，又以玉爲之，其聲清越以長，謂以鳴球。磬氏爲磬之制，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其重輕薄厚之詳，埒於鍾。八音之中，磬最難諧故也。原注：倨，音踞。句，音鉤。去，起呂反。上，時掌反。耑，音端。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大小。此假矩以定倨句，非用其度數。其博爲一，博，股廣也。股爲二，鼓爲三，股，磬之上大者也。鼓，磬之下小而所擊者也。凡以其博爲一，而廣四寸半言之，股爲二，則其長九寸矣；鼓爲三，則又加三分之一，則其長一尺三寸半矣。三分其鼓博，去一以爲鼓博，則鼓廣三寸矣。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則其厚一寸矣。已上則其聲清也，摩其旁使薄而廣，則其聲濁也。已下則其聲太濁也，摩其耑使短而厚，則其聲清矣。故書曰：戛擊鳴球，擊石拊石，戛之不諧而擽之，擊之不諧而拊之，而後克諧。詩曰：依我磬聲。八音之中，磬音極清而遠，以

揚，清者高而遠者下，故其制象天，其形曲折，象天體之下垂，其聲清揚，象天氣之上騰，故七音依之以爲準，無過不及，各得其中而後諧，猶五聲之於羽也。樂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惟其極清，故由出而能辨也。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始終條理，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所謂辨也。於是八音金石尤重，傳所以特稱金石之樂，此聲音之度數器物也。夫律生於六氣，十二月聲生於五行，十日音生於八卦，八風，故傳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漢志曰：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又曰：所以作樂，所以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所謂八卦八風者，八卦位八方，各有風以鳴物。西北方曰乾，其音石，其風不周。正北方曰坎，其音革，其風廣莫。東北方曰艮，其音匏，其風融。正東方曰震，其音竹，其風明庶。東南方曰巽，其音木，其風清明。正南方曰離，其音絲，其風景。西南方曰坤，其音土，其風涼。正西方曰兌，其音金，其風閶闔。乾之爲石者，取其爲玉爲金、堅剛之象也。坎之爲革者，陽陷陰中，將革陰而生陽也。艮之爲匏者，艮爲果蓏也，蓏而始終萬物，物自是而生也。震之爲竹者，震爲蒼筤竹，雷乃發聲，律之本也。巽之爲木者，巽爲木爲風，撓萬物而使之鳴者也。離之爲絲者，蠶與火同氣，而實生於大火，絲之盛而聲生，火烈而有聲也。坤之爲土者，其本體也。七月流火，故燒而後有聲也。此八卦之所以生八物也。繼之以六律，會之以五聲，無方成於有方，無形成於有形，合八方之風氣而被之八物，審音可以觀政矣。按東漢冬夏至

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徵氣之所生也。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黃鍾之律間竽，或撞黃鍾之鍾，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擊黃鍾之磬，或鼓黃鍾之瑟，軫間九尺，二十五弦，宮處于中，左右爲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氣至之日，正德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間音以竽。八能曰：諸五音各三十爲一闋。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二闋，皆音以竽。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版文曰：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版。原注：樂叶圖徵曰：夫聖人之作樂，不可以自娛也，所以觀得失之效者也。故聖人不取備於一人，必從八能之士。故撞鍾者當知鍾，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吹竽者當知竽，擊磬者當知磬，鼓琴者當知琴。故八士曰：或調陰陽，或調律曆，或調五音。故撞鍾者以知法度，鼓琴者以知四海，擊磬者以知民事。鍾音調則君道得，君道得則黃鍾蕤賓之律應；君道不得則鍾音不調，鍾音不調則黃鍾蕤賓之律不應。鼓音調則臣道得，臣道得則太簇之律應。管音調則律曆正，律曆正則夷則之律應。磬音調則民道得，民道得則林鍾之律應。竽音調則法度得，法度得則無射之律應。琴音調則四海合歲氣，百川一合德，鬼神之道行，祭祀之道得。五音調，則天地和，天地以和氣至，則和氣應；和氣不至，則天地和氣不應。鍾音調，下臣以法賀主；鼓音調，主以德施於百姓；琴音調，主以德及四海；八音調，主以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八能者，各能一音者八人也。備業專工，故其音審，猶古之鼓方叔擊磬襄也。其氣調則君道得，臣、民、事、物皆治，蓋古審音觀政之法也。故八音皆應，而八風以時至，則天子有道，中國太平，四夷賓服，乃爲太和。一音不應，則一方有變，二音不應，則二方有變，八音皆不應，則天子失道，四夷交侵，而中國微，謂之大變，革命之象也。石聲不應，是謂反乾，其道亂，強國弱，弱國強，西北方亂，而禍始於涼。革音不應，是謂反坎，其法亡，陽國廢，陰國興，北方亂而禍始於

并，匏聲不應，是謂反畏，其分犯臣凌君，子逆父，東北方亂而禍始於幽，竹聲不應，是謂反旅，其動妄，歲內歉，民移流，東方亂而禍始於青，木聲不應，是謂反毀，其政乖，令不行，舉不治，烏夷亂而禍始於揚，絲聲不應，是謂反離，其禮墮，文物廢，制度缺，八蠻亂而禍始於荆，土聲不應，是謂反抑，其德逆，妾上僭，陰謀昼，西南方亂而禍始於梁，金聲不應，是謂反兌，其言誣，讒乘藏，邪陷正，西戎亂而禍始於雍，夫八物無情，而氣爲之兆，故與政通而鳴其治亂，石言於晉，柩有聲如牛，無爲門聲而自鳴其吉凶，況制爲法器，協律呂，應宮商，而奏之哉，故君子於樂以觀德焉，非徒聽其聲音而已也，然而八音皆取於物而不及人者，主道成德，皆本人心，心之邪正，皆兆乎氣，氣之盛衰，皆發乎聲，咸而爲喜怒哀樂，形而爲治亂安危，至於大動天地，幽格鬼神，兆聞乎先而莫之能禦，故八音在物，總音在人，聞之聲之，吹之鼓之，而後聽之以耳，又聽之以心，既聽之以心，又聽之以氣，察邪正，辨陰陽，審勝負，知得失，窮萬化之原，見天地之心，以施八政而合人聲，故舜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五言，則人聲也，而貴之以聽，故樂以人聲爲本，聲以善聽爲主，耳聽心聽，氣聽聲聽，非惟調音制器以爲樂，迹諧暢和以通神，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故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於八卦無乎不在，人也者，妙衆音而爲言，於八音無所不知，在卦而不與乎卦，知音而不與乎音，夫是之謂神人，故天地萬物之聲，皆在吾聽中，吾之聲，天地萬物亦自聽之，卒之皆反於太虛至靜而無聽，爲道樂天聽，乃天下之至音也，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周衰禮墮樂崩，雅亡而風遂變，盡遠先王之禁，其音聲不復合於律呂，莫不淫而失正，過而失中，凶而惡怒，慢而淫褻，列國皆然，然鄭衛尤甚，鄭又甚於衛，謂之鄭聲，故孔子語四代之制曰，樂則韶舞，放鄭聲，鄭聲淫，記樂者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按鄭衛二國變風之詩，如溱洧、東門之墠、桑中、牆有茨、鶉之奔奔，皆淫亂之詩也，孔子取之，而曰放鄭聲者，非取其詩之義與其音也，不沒其實，著其召亂亡國之本，如春秋於逆亂之事，屢書特書，皆所以垂勸戒正性情也，其爲放也深矣，然三師八管而霸業衰，女樂歸而孔子去，（原注：左氏傳，襄公十一年會於鄭，魯女樂二八，卒莫爲放，鄭聲益盛，而周遂亡矣，歷戰國秦，聖王不作，雅樂不復，漢興雜用秦、楚、燕、代、巴、俗、荒戎之樂，孝武采詩夜誦，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而李夫人以倡幸，衛子夫以謳進，其爲淫祀，使童男女七十人，但歌昏嗣，至明，而巫風大行，至盛禍興則爲歸來望思之歌，其衰思幾同亡國，不復有夏聲矣，於是內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元帝尤喜鄭衛，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別節度，窮極窈眇，遂怠於政，優游不斷，漢室始衰，成帝復喜聲色，二趙以倡寵而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之家，（原注：五侯，王風等也，定陵，淳于長，富平，張放也。）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君，而漢亡矣，東漢明章之世，雖爲雅樂，而終不能放鄭衛，未幾雅亡而鄭復盛，至於後世，流風頹靡，以從欲玩耳爲快，沈約譜乃廢切音韻，而江總之徒，益爲流連光景之詩，淫詞豔曲，有新聲、犯聲、側聲、正殺、寄殺、偏字、旁字、雙字、平字等調，奇邪曲巧，怨悲哀思，煩碎迫側，皆治淫沱，先王正聲不得復聞，風俗壞，運命則促矣。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七下下

錄第五下下

禮樂

代樂

易象傳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此王者代樂之禮也，一陽伏於二陰之下，相薄而成聲，故爲雷，黃鍾建子，七日反下，乾陽來復，轉斡一元，潛於地中，夾鍾建卯，當震之位，蘊括三元，通暢發聲，奮出地上，坤順震動，和順積中，發爲音聲，天地之樂也，先王觀此，以天地之樂作人之樂，以人與萬地之聲合天地之聲，別爲六律，形爲五聲，比爲八音，用爲六樂，象爲六舞，盛以薦上帝，尊以配祖考，而代樂作矣，帝皇而上，制不可考，虞書，帝曰夔，命汝典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其制始見諸此，詩之言以導志，歌之作以永言，五聲依歌之永，六律和歌之聲，八音乃能諧合而後可以爲樂，則心者聲音之主，律呂度數乃其具也，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詠所謂歌詩也，堂上之樂終之以詠，所謂聲依永也，登歌而衆聲依之，見人聲之貴也，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跄跄，堂下之樂無歌，示物聲之賤也，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

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皋陶乃賡作歌。又歌韶、舜樂也。簫以奏之。成、一終也。九成則九奏九終也。舜德旣至。執中。應和。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百官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合於太和。樂已至矣。故律和聲。則神人和。戛擊以詠。祖考來格。則鬼神和。笙鏞以間。鳥獸鏘鏘。則萬物和。至於簫韶九奏。雖致之鳳鳥亦至。石聲雖諧。無情之獸亦舞。其動天地感鬼神者如此。帝用是作歌。益之以兆憂。皋陶賡歌。又申之以勸戒。不以樂爲樂。以不德爲憂。此其爲至德至樂也歟。有樂歌而無樂舞。其所謂詩而永歌之者。亦無其辭。歷夏商世。樂雖有名。其歌章亦不可考。宋戴公時。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又亡其七篇。孔子删次祇有那、烈祖、元鳥、長發、殷武五篇。詩至文、武、周、召爲盛。頌聲作於成康之際。故周樂歌方之所、虞、夏、商爲備。正風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正變之間豳七篇。正小雅二十二篇。正大雅十八篇。周頌三十一篇。皆大司樂太師諸屬典掌教肄以爲樂歌。用之郊廟朝會燕射聘享。皆節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則人之聲以倡以和。而登歌爲首。猶有虞氏之貴人聲也。故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大祭祀率瞽登歌。大射率瞽歌射節。小師掌教歌、登歌、徹歌。瞽矇掌歌諷頌詩。掌九德六詩之歌。鍾師掌金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原注。齊。側皆反。祴。古哀反。驁。五羔反。鼓人曰以晉鼓鼓金奏。則此所謂金奏者。謂擊金以爲奏樂之節也。名官曰鍾師。則其樂以鍾而以金爲主。凡夏。鍾師擊鍾而擊鼓。鍾鼓相和用故也。夏之爲言大也。文則也。樂之大歌有九。王夏則王出入則奏王夏。王夏是也。肆夏則尸出入奏。肆夏是也。昭夏則牲出入奏。昭夏是也。文無所見。杜子春云。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通用也。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賓醉將出皆云。奏陔。則陔夏切之使不失禮也。曰誡亦有戒意。大射。諸公入奏驁夏。則諸侯射於西郊。自外而入所奏也。此九夏惟王夏王得奏之。自肆夏以下諸侯亦得用。故燕禮奏肆夏。若大夫之奏肆夏。則僭禮也。故郊特牲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所以戒之也。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原注。貍首。逸詩。奏之以爲射節也。左氏傳。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鹿鳴之三。原注。肆夏之三。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也。鹿鳴之三。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皆正雅正風之詩以爲樂歌也。原注。升歌三終。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笙入三終。謂笙南陔。白華。華黍也。間歌三終。謂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也。合樂三終。謂歌關雎則笙鵲巢合之。歌葛覃則笙采蘩合之。終謂一奏也。升歌笙入。則以一篇爲一終。間歌合樂。則以二篇爲一終。必以終言之者。終一奏然後止故也。凡終則有始。初奏既終。然後再奏有始。再奏既終。然後三奏有始。是以謂之終也。其辭備。其義皆可考。無非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奉天事神。正心修身。發揚敬戒。逸欲。謹獨保命之事。亦有虞氏賡載幾康明良之義也。其大祀專用於三禮之際。尤大且備。按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夫奏用八音之器奏之也。歌與舞人爲之也。器一而人二。人爲之主也。天者氣之始。萬物之所本。體陽用神。妙不可測。非原始反本則不足以致。故下奏黃鍾之律。登歌大呂之章。舞雲門大卷之樂。貴本尙始也。黃鍾陽律而位子。大呂陰同而位丑。原注。子丑律同皆始合也。日月會子則斗建丑。日月會丑則斗建子。故子與丑合。登陰降陽以合樂也。原注。鄭玄曰。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者。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元枵。太簇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

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雲門大卷。黃帝之樂也。德如雲出。故曰雲門。能聚物類。故曰大卷。六樂之始也。有天之象焉。故以祀天。地者形之始。萬物之所自出。體陰用順。大不可極。非順陽極陰則不足致。故下奏太簇之律。登歌應鍾之章。而舞大咸之樂。貴形尙備也。原注。太簇。人陽之元始。應鍾。陰呂之極終也。太簇陽律而位寅。應鍾陰同而位亥。寅與亥合。故登陰降陽以合樂也。大咸、堯之樂也。又曰大章。又曰咸池。章、章之也。大無能名也。咸、感也。池、澤也。其德章。其道大。莫不被其澤而感之。有地道焉。故以祭地。四望者、五嶽、四鎮、四瀆、四方之所望也。繼地而生成萬物者也。非萬物之潔齊而極其成則不足致。故下奏姑洗之律。登歌南呂之章。而舞大磬之樂。貴齊尙成也。原注。姑洗。萬物之潔齊。南呂。萬物之西成也。姑洗陽律而位辰。南呂陰同而位酉。辰與酉合。故登陰降陽以合樂也。大磬、舜之樂也。舜德大而能紹堯。故曰大磬。其樂九成。故又曰九磬。以聖繼聖。重華協帝。有繼地生物之象焉。故以祀四望。山以止爲功。川以流爲德。非極其所止。原其所聚。則不足致。故下奏蕤賓之律。登歌林鍾之章。而舞大夏之樂。貴止尙聚也。原注。蕤賓陽極而止。林鍾陰所聚也。蕤賓陽律而位午。林鍾陰同而位未。午與未合。故登陰降陽以合樂也。大夏、禹之樂也。功莫大於禹。夏則萬物盛大。文明之時也。故書曰文命敷于四海。黃帝之樂歌道。繼舜之樂歌德。至禹之樂而歌功者。蓋皇降而帝。帝降而王也。禹於山川之功大。故以祭山川。先妣者、先王之母也。蓋以致養。以從神。非坤德乾陽則不足致。故下奏夷則之律。登歌中呂之章。而舞大濩。貴柔尙從也。原注。夷則。當坤陰之盛也。中呂。位巳乾之極也。夷則陽律而位申。中呂陰同而位巳。申與巳合。故登陰降陽以合樂也。大濩、湯之樂也。代虐以寬。民獲其所。繼子之歸母也。故以享先妣。先祖者、有功德而創業垂統使後王繼承之者也。非帝之所自出律之所終極。則不足致。故下奏無射之律。登歌夾鍾之章。而舞大武。貴勤尙尊也。原注。無射。陽律之極。夾鍾。帝出乎震也。無射陽律而位戌。夾鍾陰同而位卯。戌與卯合。故登陰降陽以合樂也。大武、武王之樂也。除殘誅暴以即武功而有天下。其勤至矣。故以祀先祖。先言奏。後言歌。自下而上。先言律。後言同。自陽而陰。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也。皆陽六相合。所謂六律六同。合陰陽之聲也。舞六代之樂。所謂樂備獨舞也。其歌章所謂清廟執競昊天有成命之詩也。皆不假作爲而莫非自然。所以爲樂之經也。又曰凡六樂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嬴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此言樂之變通感格之序也。變者、樂之終而更作也。凡一律始終爲一樂。六律六終乃爲六樂。其變淺則所感淺。其變深則所感深。淺則格乎輕虛。深則格乎重實。羽爲禽鳥之屬。飛而輕。川澤水之所聚。動而虛。故一變而即致。嬴物、蛙蛸之屬。質於羽物。山林、木石之積。實於川澤。故再變而致。鱗物、魚龍之屬。沈潛於淵。又重於嬴物。丘陵積土高大。又實於山林。故三變而致毛物、虎豹之屬。穴於山林。又重於鱗物。墳衍、水涯之積。衍水土之交。又卑而溼。實於丘陵。故四變而致介物、龜鼈之屬。穴於水土。

又重於毛物，土而則居於地中，又質於墳衍，故五變而致。夫象物高深幽窅，不可致詰，日月星辰風雨雷霆之屬也，尤爲重，而天神則高明在上，蕩蕩無極，故六變而後致也。變愈多則感愈深，感愈深則致愈遠，浮以際乎上，高遐者無不格，深以窮乎下，深厚者無不究，輕及於羽毛，重及於鱗介、鳳、龜、龍之四靈咸致，猶夫舜之百獸率舞，鳳凰來儀，而樂之用極矣。又曰：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絲竹（謹案：周禮，孤竹作絲竹，故下文有絲舞陰隅之歌，今仍之。）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此言樂之變通感格之理也。祀天神以夾鍾爲宮者，房心卯位，天帝明堂，帝出之方，故爲天神之宮，而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而六變者，隔一相繼也，由卯至申其數六，繼者，道之序，天尚道，故取其序之自然，用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者，宦爲天聲，孤爲陽奇，雲爲天施，取其象也。祭地示以林鍾爲宮者，井鬼坤位，天社主土，致養之方，故爲地示之宮，而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而八變者，隔八相生也，由未至寅其數八，生者功之本，地尚功，故取其生之自然，用靈鼓靈鼗，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者，靈爲地德，絲爲陰隅，陰道空乏，地爲方澤，取其象也。享人鬼以黃鍾爲宮者，虛危子位，死者北首，宗廟所在，陰幽之方，故爲人鬼之宮，而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而九變者，律呂相合也，由子至申，其數九，合者，情之親，人尚情，故取其情之自然，用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者，路爲人道，陰以和陽，龍能變化，九德之歌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皆所以致養，九磬之舞，韶樂九成，皆所以繼志，故取其象也。始皆奏宮者，律呂之本，聲音之原，盟而不誓，齊莊誠一，致其存神，所以合三統之始也。六樂三禮皆不用商者，祭所以懷柔百神，尚親崇仁，以致孝享，商剛金殺，故不用也。郊焉而天神降，社焉而地示出，廟焉而人鬼享，通其變，極其數，象其器，以律合易，以聲用道，與天地合而四時通，猶夫有虞氏之神人以和，祖考來格，非周公其孰能爲之哉。夫律奏於上，所以象天也，登歌於中，所以象人也，蹈舞於下，所以象地也，故樂以舞終，舞者樂之極也。然有大舞，有小舞，雲門、咸池、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祀天地、四望、山川、妣祖者六大舞也。樂師教國子有皷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以祀社稷、宗廟、四方、辟雍、星辰者六小舞也。（原注：鄭元曰：故書皇作凰，鄭司農云：皷舞者今羽，羽舞者析羽，凰鳳色持以舞，人舞無所執，以手神爲威儀，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然皆不見其行綴進退之數。手舞足蹈之節，虞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始見文武執干與羽之制，至周而總謂之萬舞，文用羽籥，武用干戚，春秋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左氏傳曰：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始見文舞，佾數而不及武，公羊氏載子家駒之言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則六大舞皆象文武之聲容也。按樂記、賓牟賈問於孔子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猶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大武之進退聲容之義也。則雲門大咸之義，亦皆象其德矣。昭其律節，其音趨其歌，蹈其德，所以爲代樂，周人兼用六代，德音盛矣。其小舞第其義，小其律呂，音節之本於德一也。此三代之樂有徵者也。至秦而蔑廢不傳，漢興，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原注：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劉德曰：樂歌在逸詩，薺，才禮反。）乾豆上奏登歌，（原注：乾豆，虛設之豆。）猶古清廟之歌，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皇帝就酒東廟，奏永安之樂，皆依放秦聲，無復奏律依永和聲蹈德之義，祇鏗鏘鼓舞而已。周有房中樂，秦曰壽人，高祖樂楚聲，故其姬唐山夫人作房中祠樂，皆楚聲也。（原注：唐山，姓也。）秦夷楚蠻，僭皇稱帝，以爲一代興王之樂，其終不能興禮樂比隆三代，吁乎此矣。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象行武以除亂，如周大武也。文始舞者，本周樂，故舜九韶也，五行舞，亦周舞，祀五帝之樂也，奏更五行，四時舞者，孝文所作，示天下之安和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以尊太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高祖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出於武德舞，禮容者，出於文始五行舞，初黃帝之樂歌遺，唐虞之樂歌德，禹湯文武之樂歌功，遺不兼德，德不兼功，不敢備也，漢之樂舞，謂武盡美而韶盡善，乃皆兼之，備極功德，曰昭、曰盛、曰四時、曰五行，猶高列聖，率天地，乘造化，如秦人兼皇帝之號，謂古莫若，上不及祖宗功德，皆己爲之，巍然天地一我，古今一我，皆夸毗之志，非制也。其祀天地、四方、日月、星辰、社稷、嶽瀆之章，皆非六代之故，當時文臣制爲美大之名，溢美之辭，無復虞周歌頌勸戒肅雝天人之意，高祖過沛，醉酒而作大風之歌，令沛中童兒百二十人習歌之，遂用於沛宮，原廟以爲代樂，孝武定郊祀，於

樂歌十九章，備述功德，格於幽顯，遂致祥瑞，以明得意。集趙代秦楚之歌，溫司馬相如之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侈浮高文之制矣。東漢郊廟，仍用文始五行之舞，羣祀諸樂，皆如舊章，唯八佾、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蔡邕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二曰周頌雅樂，辟雍、燕射、六宗、社稷之樂；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燕樂羣臣；四曰短簫鐃歌，軍樂也。然凡而不日，其制不可考。樂闕、於秦漢以來，不知先王制作之本，而正聲雅義不傳，其諸樂舞，各以其意爲之，有依放古樂者，有雜用古今樂者，有皆創爲之者。是以卒歸於鄭衛而不致知也。曹氏篡代，推本二漢，制爲代樂，初有杜夔雅樂，雖存而音節質異，變曲唯鹿鳴不改。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后行禮，東廂雅樂是也。又改行禮詩三篇，一於赫篇，詠曹操；一節與古鹿鳴同，二巍巍篇，詠曹丕；用延年所改騶虞聲；三洋洋篇，詠曹叡，用延年所改文王聲。四復見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用雅詩之名而無其音，又雜以變風，去取任意，不足以爲樂矣。周官鞮鞻氏（原注：鞮，丁兮反；鞻，九具反。）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鞮鞻夷人所屬之官也，以爲號示革其俗而行中國之道也。凡祭祀燕饗，使率其屬而歌舞之，示王化之服遠也。非樂其俗而觀聽之以夏用夷也。戰國以來，夷歌胡舞，已徧中國。漢初關中范因率賢人從高祖定三秦，封因爲關中侯，衛賢八七姓，其俗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關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臺本歌曲，行辭本歌曲，總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建安末，曹操自爲魏王，使軍謀祭酒王粲改制其詞，粲問巴渝帥李管、种玉歌曲意，試使歌，聽之以考校歌曲，而爲之改爲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臺新福歌曲，行辭新福歌曲，行行行，以述魏德。曹丕黃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曹叡景初元年，尚書奏考覽三代禮樂遺曲，據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蠟火小舞，遂爲郊廟代樂。聲容兼備文武，夏變於夷矣。於是南北七代，遂無中國之聲，皆稱胡部。漢魏啓之也。周官鎛師，軍大獻則鼓其愷樂，戰勝獻功以爲樂也。城濮之戰，振旅愷以入于晉是也。漢有短簫鐃歌以爲軍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雉雉、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元雲、黃鵠行、釣竿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曹丕篡代，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爲詞，述以功德代漢。改朱鷺爲楚之平，言魏也。改思悲翁爲戰滎陽，言曹操也。改艾如張爲獲呂布，言曹操東圍臨淮擒呂布也。改上之回爲克官渡，言曹操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也。改雉雉爲舊邦，言曹操勝袁紹於官渡，遂進收冀死亡士卒也。改戰城南爲定武功，言曹操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改巫山高爲屠柳城，言曹操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桓於柳城也。改上陵爲平南荊，言曹操平荊州也。改將進酒爲平關中，言曹操征馬超定關中也。改有所思爲應帝期，言曹丕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改芳樹爲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改上邪爲太和，言曹叡繼體，承統，太和改元，德澤流布也。其餘並同舊名，夫止戈爲武，故大武之音容行綴，終於建櫜，示不復用也。漢魏之際，乃事別爲章，以奏武功，是樂於殺人也。器足以爲樂哉。孫氏據吳，亦使韋曜製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改朱鷺爲炎精缺，言漢室衰，孫堅奮迅猛志，念在匡救王迹始乎此也。改思悲翁爲漢之季，言堅悼漢之微，痛董卓之亂，興兵奮擊，功蓋海內也。改艾如張爲撫武師，言權卒父之業而征伐也。改上之回爲烏林，言曹操既破荊州，順流東下，欲來爭鋒，權命將周瑜逆擊之於烏林而破走也。改雉雉爲秋風，言權悅以使人，人忘其死也。改戰城南爲克皖城，言曹操妄圖并兼，而權親征破之於皖也。改巫山高爲關背德，言忠義背德，而權擒之也。改上陵曲爲通荊州，言權與漢交好齊盟，中有關侯自失之愆，終復初好也。改將進酒爲章洪德，言權章其大德，而遠方來附也。改有所思爲順歷數，言權順籙圖之符，而建大號也。改芳樹爲承天命，言其時主聖德踐位，道化至盛也。改上邪曲爲元化，言其時主修文武，則天而行，仁澤流洽，天下喜樂也。其餘亦用舊名不改。漢有鼙舞，施於燕享，傳數張衡所賦，皆其事也。舊有五篇，一關東有賢女，二章和二年中，三樂久長，四四方皇，五殿前生桂樹。曹植鼙舞詩序云：故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鼙舞，造世荒亂，堅播越關西，隨將軍段煨。先帝聞其舊伎，下書召堅，堅年踰七十，中間廢而不爲，又古曲甚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作新歌五篇。鼓角橫吹曲，周官以鼖鼓鼓軍事，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始吹角爲龍鳴以禦之，其後曹操北征烏桓，越沙漠，而軍士思歸，於是減爲中鳴，而更悲矣。胡角本應胡笳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東漢以給邊，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祇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魏世有孫氏善宏商曲，宋識善鼙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皆能發新聲，云相和漢舊歌人，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曹叡分爲二，更遞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爲十三曲，但歌四曲，自漢世無絃節，作伎最先唱，一人唱三人和，曹操尤好之，時有宋容華者，清徹好聲，尤善此曲，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漢吳舊歌也。公莫舞、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漢王也。魏以來爲巾舞、白紵舞、吳舞也。鐸舞歌一篇，幡舞歌一篇，鼓舞伎六曲並陳于元會。東漢正旦天子臨德陽殿受朝賀，舍利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蔽日，畢又化龍，長八九丈，出水遊戲，炫耀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頭，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相逢切肩而不傾。故魏以來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抃舞，背負靈嶽，桂樹白雪，蜚地成川之樂，拂舞亦陳於殿庭。楊泓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兔搗藥舞，云有此來數十年矣。察其辭旨，乃吳人思孫皓虐政，思屬晉也。以上樂章古辭，並漢世歌謠，如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鳳將雛歌之屬，皆是也。黍離爲王風，已不能雅，況漢魏之下乎。情之所感，不能止於禮義，發爲詠歌，往往流而不反，大

都爲不制之辭章，終於淫泆哀思，如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蓋爲亡國之音矣。原注：二者陳後主所制樂章。

蹟曰：禮自陰隲，樂由陽作，禮本乎德，樂幾於道。禮有方而樂無體，經制一定而知音鮮矣。徵諸數辭，自師曠季札外，不復聞人。以仲尼之聖，猶學于萇宏師襄，而正于周太師，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見禮而知政，聞樂而知德，集列聖之成而師萬世，能知之乃能作之，能作之乃能爲之也。後世聰明弗逮，曠札、聖弗逮，仲尼時無二帝三王，學無太師萇宏，世無百年之治，不能勝殘去殺，而欲以私計臆決猶揣之，不能以音律制器，乃以器求音律，是以秦漢而下數十代，千有餘年，制禮作樂者不留數十百人，而卒無成。惟宋西京邵雍深造自得，審音聲，知律呂，能塤一禮樂作一禮樂者也，乃祇見於皇極經世一書，不爲當世制作，以爲經制，惜哉。

贊曰：天秩殊分，道嗚正音，規矩羣倫，宣陶滯淫，卑高位嚴，哀樂感深，制禮作樂，先王極治，燮和神人，經緯天地，唐虞始隆，皮康大懼，姬轍東遷，王道廢缺，大夫交政，陪臣遂竊，八佾舞庭，三家雍徹，秦血滔天，大典崩壞，民散政亡，毒流俗敗，遂世苟且，無復三代。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八

錄第六　刑法

錄第七　食貨

理財足食，經國之急務，先王之所甚重，故爲八政之首。原注：洪範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然在於足民藏富，時使薄斂而已。故書曰：食哉惟時，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傳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是以先王井地以均之，什一以平之，冢宰以制之。原注：周禮天官冢宰，以九貳敘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使吏殺足以代耕，而民自食其力，上下不蹙，聚而天下殷富，家無兼并，而民不凍餒，得以事親哀喪，敬老慈幼，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仁政行而天下平，頌聲作而王道成。二帝三王之治本於是焉在。原注：春秋公羊傳，初稅畝，何休曰：稅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預稅畝何以譏？譏何譏？譏不稅也。何以不言稅？言稅畝，何休曰：頃畝者太平歌頌之聲，何休曰：頃畝者太平歌頌之聲，作者，民以食爲本也。大凱歌於至治，本於是焉在。

治本於是焉在。原注：春秋公羊傳，初稅畝，何休曰：稅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預稅畝何以譏？譏何譏？譏不稅也。何以不言稅？言稅畝，何休曰：頃畝者太平歌頌之聲，作者，民以食爲本也。大凱歌於至治，本於是焉在。

治本於是焉在。原注：春秋公羊傳，初稅畝，何休曰：稅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預稅畝何以譏？譏何譏？譏不稅也。何以不言稅？言稅畝，何休曰：頃畝者太平歌頌之聲，作者，民以食爲本也。大凱歌於至治，本於是焉在。

。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十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彊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于夜中。故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于鄉學。鄉學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國學。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及秦人廢井田。開阡陌。分家出貲以事富彊。原注。漢書賈誼曰。秦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財始聚乎上。而民始兼并。始有甚富甚貧之民。富者厭粱肉。而貧者轉死溝壑。而莫之恤。無復先王之政矣。漢興。高后文景之際。與天下休息。勸課農桑。使民著本。屢除田租。至三十而稅一。齊民始有蓄藏。而旣庶且富矣。原注。漢書。孝文詔賜民十二年田租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三歲。孝景元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然兼并之家。富商大賈。又甚于秦。莫不僭侈踰制。風化流俗。終不能如三代之盛者。井地壞而經界不立故也。是以能富而不能教。不免爲大黠小黠而已。古之爲政者三。井田也。肉刑也。學校也。然意是皆以井田爲本。譬諸爲弈。畫其分界。度數一定。而不易。然後舉棋以論勝負。井田定則民定。民定則國定。然後可以施一定之法。設一定之數。以定天下之不定。平天下之不平。爲刑法。爲教化。然後可以論其治亂得失。井地不定。民不土著。無恆產。無恆心。放僻邪侈。無所底極。則刑不能禁。不能鄉舉里選。而人財自壞。則教不能施。國家雖有法制。而願治猶安所措之哉。故必有井田而後可以行

肉刑。立學校。唐虞三代之政可舉而行。孟子曰。經界不正。則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是以漢雖能富民。不能立先王之經界。又去肉刑。無庠校。修禮苟且亂制。無教化習俗之美也。嗚呼。矧於後世又不能如漢之富民乎。天子以財爲私。大臣專爲賦斂。以理財制國用。殺天下。觀爲商賈之事。與細民爭利而漁奪之。謂不加賦而國用足。罔民以獄天下。又安知有教化禮義哉。司馬遷班固旣推本賦計以志食貨。而終于王莽。東漢晉志亡不可考。乃自世祖訖於晉初。類其事著于篇。

光武初定天下。蠲除煩苛。復漢寬仁之政。始行五銖錢。田租三十稅一。民有產子者。復以三年算。顯宗卽位。海內殷富。民無橫徭。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于城東。粟斛直錢二十。雞犬一家。煙火萬里。復見文景之世矣。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東漢鬻爵始此。桓帝永興元年。郡國多蝗。河決數千里。漂沒十餘萬戶。流民所在廩給乏絕。永和初。西羌反叛。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漢益衰矣。靈帝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闕。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宮宇。帝出自侯門。居貧卽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藏。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復寄小黃門私錢。家至巨億。于是懸鴻都之牓。開賣官之府。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而拜司徒。帝曰。恨不少斬。可得千萬。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宮室錢。大郡至二千萬錢。不畢者或至自殺。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于邊緣。

識者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乎。及董卓劫遷。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椎長安銅人、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原注。漢書音義。虡。龍頭鹿身。神獸也。說文。鐘鼓之柎。以猛獸爲飾也。武帝造飛廉館。音義云。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立于金馬門外者也。張璠漢紀曰。太史靈臺及永安候銅蘭楯。卓亦取之。其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鑢。於是貨輕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貨錢不行。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成毀不同。凶暴相類。卓行敗矣。原注。三輔舊事。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定天下。稱皇帝。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迹長六尺。作銅人以厭之。立在阿房殿前。漢徙長樂宮中大夏殿前。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器爲十二金人。未幾。卓伏誅。李傕郭汜相攻擊。長安中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白骨委積。臭穢滿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愈多。帝疑有司盜沒。乃親于御前自加臨檢。飢人泣曰。今日始得糜。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閣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多得全濟。帝之東歸也。李傕郭汜追敗乘輿于曹陽。夜潛渡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刀脅奪之。殺傍侍者。血濺后服。旣至安邑。御衣穿敗。以野棗園菜爲餱糧。自輸不至。尚書郎官出自采稆。不能自給。死於墟巷牆壁間。自遭喪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飢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曹操專政。欲經略四方。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棗祗建置屯田。操乃下令曰。夫定國之術。在于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前代之良式也。建安元年。乃募民屯田許

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羣雄。及破袁紹。取鄴以建魏國。令民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疋。綿二斤。餘不得擅興賦調。建安末。關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從衞覬議。遣謁者僕射監鹽官。以其直市牛。勸耕積粟。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旣而又以沛國劉馥爲揚州刺史。鎮合肥。廣屯田。修塘堨以溉稻田。公私有蓄。賈逵之爲豫州。南與吳接。修守戰具。堨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二年。復五銖錢。未幾。以穀貴罷。詔四方郡守墾田。京兆太守顏斐、沛郡太守鄭渾、尤勤稼穡事。興水利。以故國用大饒。曹叡立。復行五銖錢。徐邈爲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給人足。倉庫盈溢。又度支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錦犬馬。供中國之費。西域人入貢。財貨流通。皆邈之力也。青龍元年。司馬懿奏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晉陂。引汧洛溉潟鹵地三千餘頃。曹芳正始四年。懿督諸軍伐吳。收諸葛恪。焚其積聚。因欲廣田積穀。爲兼并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盛陳屯田之利。大起陂堰。渠瀆相屬。益以富強。一再傳。卒資之以滅吳。初江淮間遭漢大亂。尤爲飢乏。吳上大將軍陸遜表令諸將各廣屯田。孫權報曰。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軍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也。於是內外大開屯田。數年之間。儲庾充溢。在所作邸

關稽殺。嘉禾五年。鋒大錢。亦當五百。詔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赤烏元年。鋒當千大錢。民間皆不便。物價翔踊。違科犯禁。刑不能止。大興怨謗。權下詔曰。雖者射宏陳鋒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聽不利民間。其省收之。錢爲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輸藏計畀其直。勿有所枉也。

譏曰。漢季屠戮折并三十餘年。遺民膏斧鑕。蒿草莽。存者不能什二三。曹氏據有天下什之六。孫氏據有天下什之三。既各立國。人稀土曠。乃擇其膏腴爲農屯。興水利。蓄穀養兵。延以歲月。兵食既足。遂以富強。怙恃以逞。昭烈祀漢于蜀。僅有天下什之一。空土悉賦。以支二敵。國于山徑險阻。而皆石田不能爲農屯。雖信義有餘。而兵食常不足。故諸葛亮倡義討賊。今年出師。明年出師。以糧盡還。今年出師。以木牛運。明年出師。以流馬運。及其長驅深入。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涇濱。百姓安堵。軍無私焉。遂司馬懿以巾幗婦人之服。以怒之而不敢戰。亮之志少信。克復舊物有日。而隕星告終。嗚呼。何天不佑漢。若是之酷耶。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兵去食。信不可去。故紂有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前徒倒戈。爲武王所誅。其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兵食不可恃而信重也。及高祖與項羽相拒滎陽京索間。漢軍多乏食。蕭何轉漕關中。以供糧餉。發民兵以赴之。屢蹈而屢振。卒誅羽有天下。而何爲萬世之功。當是之時。無兵食則無漢矣。要之。非不得已。信與兵食皆不可去。幸而有信義。而兵食且足。高帝是也。不幸而信義既著。兵食不足。諸葛亮是也。故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三者皆備。王業成矣。

贊曰。代食制井。邦經國程。平均無貧。禍亂不生。叔末私勝。雖夷域破。猛虎苛政。碩鼠黷貨。原隰汙萊。杼軸盡空。亂離搶攘。盜賊縱橫。雖有願治。富而不教。哀哉遺民。無復王道。

讓案。後漢書八志無食貨。此取昏衛食貨志中事關三國者。約取大槩。著爲此篇。

續後漢書卷第九十上

錄第八上

兵

兵道　兵制

兵之有書尚矣。唐虞以來。驗在司馬。以爲政典。至周而後大備。於是有司馬法、軍志、軍讖、軍勢等書。及戰國專務於兵。孫武、吳起、司馬穰苴之徒。各著書名家。秦焚詩書。尊法律。而兵家益張。漢興。高帝令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及祿產專兵而盜取之。自是雖將相大臣不得見其全。而古制亡矣。武帝時。軍政楊僕紀奏兵錄。終莫能備。至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指撫遺逸。凡韓信之所刪落者皆取之。爲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其中自太公、孫武、司馬、尉繚諸家外。有神農、黃帝、封胡、風后、力牧、鬼谷、孤蚩尤、楚兵法、師曠、蒯宏、及范蠡、大夫種、齊孫子、公孫鞅、魏公子等書。漢書藝文志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齊孫子八十九篇。公孫鞅二十七篇。吳起四十八篇。范蠡二篇。大夫種二篇。季子十篇。娵一篇。兵春秋三篇。魏殺三篇。兒良一篇。廣武君一篇。韓信三篇。

右兵權謀十三家。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楚兵法七篇。蚩尤二篇。孫軫五篇。繇叔二篇。王孫十六篇。尉繚三十一篇。魏公子二十一篇。景子十三篇。李良三篇。丁子一篇。項王一篇。右兵形勢十一家。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太一兵法一篇。天乙兵法三十五篇。神農兵法一篇。黃帝十六篇。封胡五篇。風后十三篇。力牧十三篇。鵊冶子一篇。鬼容區三篇。地典六篇。孟子一篇。東父三十一篇。師曠八篇。萇弘十五篇。別成子望軍氣六篇。辟兵威勝方七十篇。右陰陽十六家。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鮑子兵法十篇。伍子胥十篇。公勝子五篇。苗子五篇。逢門射法二篇。陰通成射法十一篇。李將軍射法三篇。魏氏射法六篇。強弩將軍王圍射法五卷。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護軍射師王賀射書五篇。蒲苴子弋法四篇。劍道三十八篇。手搏六篇。雜家兵法五十七篇。蹵鞠二十五篇。右兵技巧十三家。則亦概見古法。董卓劫遷。流遁道路。遂皆亡之。且司馬遷、班固、范氏三史。於兵制皆凡而不日。今故弋獵殘缺。推本於六經。左氏子史。折中兵家。定經制。明道義。辨正謬。要終八政。補前史之未備而著於篇。

兵道

上古俗安於道而無爭心。道大則天下歸之。故天下之命在道而不在兵。自黃帝以兵帝天下。湯武以兵王天下。桓文以兵霸天下。秦漢以兵爭天下。而後天下之命始在於兵。然必本於道以佐其命。不恃兵以

遺而自斷其命。得道則與。失道則亡。於是天下之命仍在於道而不專於兵矣。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道以仁義配天地。兵之道亦仁義而已。仁所以生民而保天下。義所以治民而定天下。有害而亂之則必以兵。故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離而不仁不義。則兵以威之爾。於蒙之上九曰。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昧而不義則擊而禦之。不自爲不義而禦寇也。於師之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有害民者。文告以討之。不極兵威也。於豫曰。利建侯行師。兵以順動。則天下皆悅之矣。於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上順天道。下應民心。雖以兵取天下。革命可也。故兵以除殘禁暴。一本仁義。合天之陰陽。用地之剛柔。撥亂遏惡以安天下。矯邪錯枉以正天下。滌去穢汚以新天下。糞除盜賊以平天下。建中立極以定天下。推恩施惠以活天下。受治天討而行天誅。開廓正大。不用譎計。不尚功利。以止殺爲武。不黷爲威。存道命。保天命。救民命。此二帝三王之兵也。逮周之衰。謀用始作。漸棄仁義。趨詐力。然有先王之遺澤。魯莊公欲與齊戰。曹劌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原注。凡兵編引用併于史傳事與紀志注相參。故不重出。其未見者。則各注本文下。）晉侯將伐虢。士蔿曰。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晉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

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楚莊王勝晉於邲。潘黨請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以旌武功。王曰。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原注。武王克商作頌。謂成王時周公所作。戢。戢干戈不用。所謂止戈爲武也。載戢干戈一章。時邁卒章也。武奏大武。以祀武王之樂歌也。其三賚。大封於廟之樂歌也。敷布。繹陳也。綏萬邦。屢豐年。桓首章也。其三三篇。其六六篇。此次第不與今同。）是雖未純乎道。猶資道以爲命。依放仁義而用節制以就功利。不一究武以還詐力。去文武爲未遠。王降而霸矣。霸又下衰。強大折并。閎闔劇戰。號稱戰國。佳兵而崇詐力以爲篡弒奪攘之具。孫吳之詭譎。角儀秦之傾危。遂起翦之殘忍。以善用兵能殺人爲賢。謂仁義爲迂遠而闊於事情。今年斬首幾萬。明年斬首幾十萬。積骸爲城。釃血爲池。二帝三王之遺民。屍轉鋒刃之交。而幾斷其命。於是孟子荀卿各著書言兵道。推本仁義以明先王之志。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梁襄王問曰。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曰。天下莫不與也。齊宣王問湯放桀。武王伐紂。臣弒其君者可乎。孟子對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

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又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又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又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又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又曰若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又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彊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城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荀卿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也荀卿曰不然臣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爾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手臂之扞頭目而覆冒腹也詐而覆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傅而一故仁人之兵聚

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闢居而方正則若磐石然觸之者角摧而退爾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鳥獸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彊賊其所好者哉是猶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於危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荀卿曰凡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彊下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好士者彊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彊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彊政令不信者弱重用兵者彊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彊權出二者弱是彊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賜賜錙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帶戈其上冠冒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阸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彊長久之道（語案荀子作是最爲衆彊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儒徒誦習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矣故招近募選隆勢詐尙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譬之猶以錐刀墮泰山也故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桀紂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若夫招近募選隆勢詐尙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爲雌雄爾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爲將荀卿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怠事莫大乎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故制號令欲嚴以威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

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職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愼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盡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荀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傑刃者死。犇命者貴。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商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征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敵上下相喜。則靈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囂問荀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謂有兵者。爲爭奪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自孟荀之說出。揭然仁義之道。白日正中。天下後世知有二帝三王之兵。兵家剝雜功利之術。自爲小道矣。漢興。高帝滅秦。入咸陽。見秦宮室。欲居之。張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帝乃還軍霸上。及自漢中出而平關中。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帝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弒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帝曰。然。非夫子無所聞。於是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于江南。大逆無道。寡人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漢卒取天下。以此兩人言。得用兵之道。應變湯武之事也。其後漢四百年。言兵道者二人。曰董仲舒、魏相。仲舒相江都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種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率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礥砆之與美玉也。魏相上書宣帝諫伐匈奴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聞者何奴常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

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帝遂止。後卒臣匈奴。是皆合乎先王之道。與孟荀氏之言者也。故凡用兵得其道者。謂之正兵。黃帝勝炎帝。禽蚩尤。舜征有苗。夏征有扈。湯放桀。文王伐崇。武王伐紂。周公平三監。宣王平淮夷。皆正也。若齊桓之伐楚。秦穆公之伐晉。文公之勝楚。楚莊王之討陳。晉悼公之服鄭。吳闔廬之入郢。亦正之次也。歷戰國及秦二百年而無正兵。惟樂毅之伐齊。無忌之救趙。頗有名焉。至高帝伐秦滅項。周勃誅產祿。亞夫平七國。光武討王莽。兵始復乎正。三國剝裂。曹氏擅竊。孫氏叛盜。皆非其正。惟昭烈取徐州以討操。依袁紹以討操。繼劉表以討操。逐劉璋以祀漢。征孫權以復讐。諸葛亮使孫權以拒操。挾周瑜以破操。及受遺詔南征北伐。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期於興復漢室。還於舊都。復再伐魏。繼之以死。名義正大。威德昭著。湯武以來所未有也。故兵之道仁義而已。勝負得失有所不計。故諸葛亮曰。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彼不本於仁義。以智力爲必勝者。皆非先王之兵也。

謹案。此下闕兵制一篇。

續後漢書卷第九十中

錄第八中

兵

兵陳　兵教　兵法　兵柄　兵將

謹案。此卷闕兵陳、兵教、兵柄三篇

兵法

坤陰金殺。兵之道也。故履霜不治。至於龍戰。以弒君父。則必以兵戡定弭寧。此誅討之原也。坤衆離亂。坎水平準。惟齊非齊。故坤坎爲師。此律令之本也。王者體天法道。執權持衡。整兵經武。共行天罰。謂之天討。五罰五用以爲王法。放寬誅殛。征伐侵滅。立威行政。除殘定衆。霜露時降。當殺而殺。同夫天矣。故易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不服則征。服則舍之也。利用行師征邑國。治人而必自治也。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也。王用三驅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乘其墉弗克攻。吉義弗克而自反也。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時發解悖。必有功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窮兵於夷。雖克。憊也。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伐遠。示威以濟天下。雖久而當賞。其功也。此概言王者兵法之端耳。周公定經制。以

夏官大司馬掌邦政。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其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叛。叛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入其疆。土地荒穢。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其亂常干紀。大逆不道。乃告於皇天上帝。徧告於諸侯。禱於后土山川神祇。造於先王。然後命冢宰召大司馬舉九伐之法。徵師於諸侯。使方伯會連率卒正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於禁國。會天子。正刑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騁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掠六畜。無殘禾黍。無毀器械。無傷老幼。壯者不校毋敵。若誤傷之。醫藥歸之。弒君父者殺其人。汙其宮而豬焉。其黨與私者殺無赦。既誅有罪。修正其國。舉賢立主。復厥職。師各就國。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

討。不加喪。不因凶。不重怒。明其道也。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明其禮也。不窮不能。哀憐傷病。明其仁也。芻蕘不從。市肆不易。明其法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不爭貨利。明其義也。舍服釋降。明其勇也。不掩不備。明其正也。知終知始。明其智也。時用時戢。明其武也。于是法明制定。令行禁止。德威惟畏。刑措兵戢者幾四百年。及犬戎弒幽王。平王東遷。不討申侯而戍母家。三綱淪。九法斁。王法委地。諸侯擅權。征討并滅。遂專於大夫。竊於陪臣。孔子乃作春秋。申明王法。舉天子之禁以用周公之制。而尤謹於兵。其戰陳皆不以爲義。彼善於此。則與奪筆削以正之。故君將不言帥師。王以狄伐鄭。公伐邾。晉侯伐衛是也。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公子遂帥師伐邾。晉荀林父帥師伐陳是也。將尊師少稱將。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是也。將卑師衆稱師。宋師伐滕是也。將卑師少稱人。鄭人伐衛是也。夷狄稱國舉號。狄伐晉是也。既定帥師之制。乃於侵、伐、圍、戰、敗、入、取、遷、滅、襲、追、戍、降、獲、克。原情定罪。以示其義。而以淺深正詐爲序。伐重於侵。圍重於伐。戰重於圍。敗重於戰。入重於敗。取重於入。遷重於取。滅重於遷。襲、追、戍、降、獲、克皆其次也。夫侵正法。以其負固恃地。故侵其地。天子之禁。有名之師也。春秋來皆非禁而無名。特潛師掠境以相侵爾。故凡書侵皆惡其無名也。齊桓公以蔡嫁蔡姬而侵蔡。晉文公以曹不禮而侵曹。至於召陵之役。爲蔡討楚。天子之老率十有八國以賂而敗。故特書侵。自是諸侯無伯。師尤無名。內公并書侵者三。皆以侵至大夫書侵者一。諸侯大夫并書侵者六。皆以說殺而不復數矣。伐於正法。聲討數罪也。春秋之時。摟諸侯伐諸

侯。以有罪伐有罪。非九伐之正也。然方之於侵。公然用兵。頗近正矣。如蔡陳從王伐鄭。齊桓公伐楚。伐戎伐鄭。晉陽處父伐楚救江。皆近正者也。如秦穆公作誓自責。志於王道。乃不克踐。復爲忿兵。故焚舟之役。貶而稱人。曰秦人伐晉。晉人三敗秦師。不報乃宜。而遽報之。穆公不出。始踐誓言。故不責晉襄以嘉秦穆。依當告爾曰晉侯伐秦。此又與秦之旨也。其餘復伐、屢伐、佳兵長亂。伐取、伐圍、伐戰、伐入、伐滅。皆著其暴也。夫圍正法所無也。天子之於禽獸猶不合圍。諸侯而擅興師徒。環其國邑。禁其樵采。絕其往來。不仁之甚也。齊桓之圍新城。晉文之圍許。諸侯大夫之圍宋彭城。諸侯之圍齊。責其背華卽夷。使虜小國。則猶有辭。如宋人伐鄭。圍長葛。至踰年而取之。復何辭哉。其暴甚矣。至於公再圍成於封內。大夫圍郈城之費郈亂於封內。則亂亡極矣。夫戰兩軍皆陳。兩兵相接。肉薄骨并。必其勝負。兵爭之極。敵國之事也。故王者有征無戰。莫之敵也。諸侯無義戰。不相征也。自宣王戰於千畝。王室不競。而諸侯始相連兵以戰。始則諸侯不臣。而諸侯戰。欲則拒逆天子。而王室戰。至於四夷交侵而夷狄戰。大夫竊國而大夫戰。上下交戰。內外鬩戰。二百四十二年。大戰四。小戰三十二。卒爲戰國。折入於秦。匹夫崛起而盜賊戰。五年之閒。號令三嬗。大小百餘戰。而秦始爲漢。故春秋紀戰自內始。曰來戰于郎。戰于宋。甲胄起戎。干戈省厥躬。責己已爭。則兵之端也。凡戰稱君帥。敗則稱師。重衆也。衆敗則帥敗矣。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是也。志於戰則書及。而內爲主。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是也。從之則書會。而外爲主。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

衛侯、燕人戰是也。曲直均則並序以戰。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是也。詐戰而勝曰敗。戰則惡均。敗則敗之者首惡也。公敗宋師于菅。晉人敗狄于交剛是也。入者造其國都。內弗受而強入也。其義尤逆。無駭帥師入極是也。入國以其君歸則同夫滅。不書滅而書入。爲滅之者諱。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是也。不與其滅而書入。爲中國諱。狄入衛是也。取非其有、盜也。先王分土以爲世守。創地盈地。在於王朝。而諸侯擅興兵衆。取邑取國。王法所必誅也。故凡書取不當取也。先王體理天下。建侯樹屏。各撫其封。其辟雖請遷。王命遷之。故利用爲依遷國。諸侯爲之救患而遷之。則以自遷爲文。齊師宋師曹師城邢。邢遷於夷儀。近於義也。奪其土地。逼而遷之。則以強遷爲文。宋人遷宿是也。不與蠻夷之遷中國。亦以自遷爲文。許遷於葉是也。凡遷不以義。同夫滅也。正法禽獸行。三綱絕。故夷其宗社。毀其廟尤而滅之。以爲九法之極。春秋以來。小弱無罪。而強大者興兵屠滅以爲己有。故爲兵惡之極。滅者無罪。滅之者爲首惡。二百四十二年之閒。滅國者五十。於是齊、楚、秦、晉土衆數圻。魯、衛、鄭、宋亦方數百里。離爲十二。折爲六七。并爲孤秦。周遂亡矣。掩其不備曰襲。又詐於敗矣。已去而躡之曰追。窮夫兵矣。戰勝而禽之曰獲。獲非其有也。以能而勝之曰克。克非其道也。聚兵而守之曰戍。據其要害而逼之也。屈之以力曰降。服之不以道也。於是不惟盡逸九伐之法。其專兵之禍。有不可勝窮。聖人既責諸侯大夫。繩之王法。以復天子之禁。以爲壞法亂紀。皆自王朝始。桓王以忿兵觀將伐鄭。督魯損威。故不稱天。以爲非天討。魯桓篡弒而不加討。故終桓世不書王。以爲

無王法。至於遼國朝桓而去秋冬二時。宰渠伯糾聘桓復去秋冬二時。當殺而不殺。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不當殺而殺。書隕霜殺菽。推本坤陰金殺。箕露疑蕭。道兵天威之所在。以正王法之端。嗚呼。大經大法嚴矣哉。

兵將

聖人作易。反易坤坎以爲比師。比則一陽主五陰而位天位。人君比民爲比四。族黨鄉州之象也。師則一陽主五陰而位臣位。人臣帥師爲伍兩。卒旅師軍之象也。師出於民。將命於君。故反易相次也。師之彖曰。師貞丈人吉。无咎。彖傳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衆正則治。故可以王。將能尊嚴。故吉无咎。衆正則有節制。將嚴則有紀律。君柔順以委將。將剛中而應君。仗大順以行險道。舉王法以誅有罪。雖傷財害民而民不怨。悅以犯難。民忘其死矣。君將將。故必能以衆正。可以爲王。而後能命將。將將兵。故必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而後能出師。則君馭兵柄。將行兵法也。將非其人而君不知。君不將將也。不能制命而師失律。將不將兵也。故兵責將。將責君。先以衆正責王。而後以丈人責將。師之義備矣。故舜之禹。湯之伊。武王之太公。成王之周公。宣王之召公。高祖之韓信。光武之鄧禹。昭烈之諸葛亮。皆君中正而將剛中。得貞丈人之吉者也。將以剛爲主。軍事以嚴終。而曰剛中而應者。太剛則暴。必過於殺戮。必以中爲得。故居中軍。號曰中權。握機持衡。尙謀貴議。建用中道。爲兵司命。其曰應者。君以六五之正馭將。將以九二之中應君。惟中乃能應正。苟爲失中。即爲邪正。故必剛中而應。君將合德。君不誅一無辜。將不殺一不義。共行天罰。以致天討。是以行險而順。民從之吉。又於諸爻推廣其義。其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象傳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坤爲地。爲衆。坎爲水。爲法。水行而地爲防。衆動而法爲制。潰防失律。其凶可知。邱之亂次、秦之遷延、皆是也。故驕騎之顧方略。李廣之無部伍。皆不足法也。其九二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象傳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在師尊制。師衆之命。賞罰之權。征討之規。進退之義。皆在乎將。不長儒而不及。不窮討而過舉。皆得中道。遂能成功而承寵錫三。周亞夫、趙充國、馮異、耿弇是也。其六四曰。師左次无咎。象傳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禹班師振旅。齊桓公伐楚次陘。孫武子從知范韓不與楚戰是也。其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傳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二爲帥。故言將兵賞功之禮。五爲君。故言命將帥師之道。政用一相。兵用一將。故權不分而能盡其材。貳於其勝。使監其事。故不置主將。各爲之帥。皆危國喪師之道也。長子既帥之。復使弟子衆主之。凶可知矣。故馭將責君。馭衆責將。馭將之道。一曰知人。二曰禮任。知人爲難。有剛而無禮者。有勇而無義者。有智而多疑者。有謀而無斷者。有狠而自用者。有輕而欲速者。有廉而輕敵者。有貪而好利者。有忍而嗜殺者。有悍而中怯者。有猛而易死者。有質而無識者。有膠柱而不知變者。有好奇而不用律者。有聰察而無學術者。有學術而不能用者。不知而將之。上必誤國。下必喪師。有

渾渾而深者。有廓廓而大者。有湛湛而靜者。有耿耿而奇者。有舒緩而善謀者。有豈弟而得衆者。有肅肅而嚴者。有欽欽而謹者。有神妙而不測者。有縱橫而無窮者。不知而不用。上必失人。下必誤國。士爲知己用。而禮任爲重。故出師命將。君必齋三日。謀於廟。命將於庭。授之以鉞。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轂。曰。進退惟時。既行出國門之外。設營表。置轅門。閉門清道。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不從中制。亦不中覆。使援桴死綏而不復顧身。讒間不行。賞罰不亂。君道將材。將獲君心。任將之道備矣。然後責將。夫將智仁勇全。夫達德而已。故知彼己、審曲直、慮勝負、識虛實、見兵勢。則爲智。重恩賞、勤撫字、愛士卒、閔夷傷、推誠信、省力役。則爲仁。仗節義、重廉恥、崇壯烈、厲威武。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桴而鼓忘其身。有死之榮。無生之辱。遇敵而身先之。則爲勇。而又士卒同甘苦。暑不操扇。寒不重裘。雨不張蓋。險必下步。軍壘成而後舍。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食。思士如渴。從諫如流。不自專。不自伐。不貪財。不顧內。不濫怒。不溢喜。不妄動。不輕敵。謀密機深。令嚴權重。一心齊衆。按法制。用奇正。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獨勝於中。爲將之道也。君盡將之道。將盡爲將之道。則功成制定。勝殘去殺。而天下平。君苟信讒而易將。如趙括之代廉頗。則爲不君。將苟恃功而要君。如韓信之求假王。則爲不臣。君將皆失其道。喪師殺身必矣。故孔子作春秋。凡用兵之際。每責君將。譏侯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則君不能將將。將有辨君之心。鍾巫之禍。兆於此矣。故去公子。曰。聲帥師。疾聲以累公也。鄭文公惡高克。狄入衛。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夫克好利。治之可也。罪惡已著。廢之可也。乃畀之兵。使以大夫爲將。暴露之而不召。必使之自潰。豈將將之道哉。是自棄其師也。故書曰。鄭棄其師。城濮之役。晉侯執曹伯以致楚。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伯棼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及敗。王使人謂子玉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乃縊。知其不可敵。遂使子玉去宋可也。子玉不從。按兵法。誅之可也。乃少與之師。縱之使戰。則其敗王自爲之也。責使自殺可乎。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得臣。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罪累上也。邲之役。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林父不欲戰。先縠不從。以中軍佐濟。爲楚所乘。晉師大敗。林父爲元帥。不能馭其佐。至於覆喪師徒。則不足以爲帥。故書曰。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曰及者。以林父爲首惡也。先縠專命僨軍。誅之以徇可也。乃仍使爲帥。故濟丘之盟。貶而稱人。言僨軍之將不足爲大夫也。及召狄伐晉而始殺之。不以討罪。書曰。晉殺其大夫先縠。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敗則責帥。誅則責君。端本清源。治將之道也。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趙盾曰。辭順不從不祥。乃還。自反不縮。知難而退。禮義之將也。故書曰。晉趙盾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易所謂乘其墉。弗克攻吉者也。齊靈公卒。晉士匄侯齊。及穀聞喪而還。書曰。晉士匄侯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書重而特爲之辭。大其不伐喪也。亦禮義之將也。當是之時。去古未遠。在官則爲卿

大夫士在軍則爲將帥偏裨以禮義爲果毅以文德爲武功故晉作中軍謀元帥曰郤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以郤縠將中軍衛臣過鞫見郤缺耨其妻饋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以爲下軍大夫襄公敗狄於箕郤缺獲白狄子反自箕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其位帥猶以問學德行況文武之盛乎蓋三代皆儒將不專以策略武猛戰鬬爲能委大衆於崛起武夫以詐力爭奪微利然功爲賢也下逮戰國無復儒將如孫武吳起司馬穰苴孫臏策略之將也樂毅廉頗白起王翦攻取之將也趙奢李牧守邊之將也漢興以來如曹參周勃灌嬰樊噲皆崛起之武夫子房居中爲謀臣其學出於圯上之一編韓信登壇受鉞猶當一面爲大將其學出于孫吳大抵皆陰謀詭道是以有愧於伊周不能爲三代之儒將其後衛青霍去病出於奴僕姻婭驅中國以塡陰區徼倖攻劫常有天幸又非張韓之流也光武起於蓋生一時將帥鄧、馮、寇、賈皆有學問登功戡武各全始終有三代之遺風至於三國魏吳諸將皆以智謀材武爲能而昧於大義惟孔明奬率三軍聲罪致討倡明大義蔚然復見三代儒將雖未究武天下後世皆與爲仁義之師故惟有道義問學可爲大將凡智謀材武耽兵將爾雖然儒將不可復得兵將之良亦未易遇也若張苴之嚴田單之智無忌之義亞夫之重充國之謀鄧禹之仁耿弇之共關張之勇陸遜之術朱然之謹抑亦可以爲將矣初高帝既禽韓信降封淮陰侯因問信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帝曰如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爾帝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此韓信不欺之語論者遂謂高帝誅韓彭與項羽不用范增無以異非將將之君光武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爲得將將之道殆不其然高祖起布衣提三尺指麾一時豪傑強大如秦悍勇如羽猶而滅之捐關以東並與韓彭使各當一面摭數十萬衆及敗成皋即馳入趙壁奪信軍使信收趙兵未發者誅羽垓下即馳入信壁奪信軍封信於楚至於蹈洗以召英布嫚罵以封眞王械繫以折齒何於張良則特稱子房而不名控縱一時人物襟度豁如隨終謂曹參可代蕭何王陵少戇陳平難獨任周勃可令爲太尉安劉氏者必勃也故史臣謂規模宏遠知人善任馬援謂無可無不可則將將之君未有如高帝者也韓彭之誅皆自取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況於反乎非帝不能全功臣功臣自不能全也光武藉十二世二百年之基民方謳吟思漢故摧尊邑誅莽如拾遺拉朽鄧禹寇賈皆儒將素無韓彭豪健難馭之氣故得以柔道馭之全其始終諸將皆學術可爲卿相置之朝列盡其材用致太平之業可也乃皆以列侯奉朝請惟高密因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不任宰相政歸臺閣狹大漢之規模且勤於吏事而任其職察諸將用兵則授之方略如吳漢分營謂比敕卿千餘萬衆豈將將之道哉故三代而下將將之君莫如高帝光武次之其次昭烈諸葛亮三代之佐使討賊復漢竭力致死遺託之際乃謂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材君當自取宇量曠達復一高帝也曹操所用祇張遼程昱蔣孫權之獨取韓當陳武甘

操有一荀彧而使之自殺權有陸遜而使之銜憤以死則亦無異項羽將兵之將甯烏足與語將將之道哉

續後漢書卷第九十下

錄第八下

兵

兵地　兵機　兵氣　兵占　兵攻　兵守　騎兵　夷兵

謹案此卷闕兵地、兵機、兵氣、兵占、騎兵、夷兵六篇

兵攻

兵以不用爲武而攻爲下策故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不戰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次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此攻之災也故知器投机荷偃親當矢石而滅偪陽齊侯親鼓士陵城而克龍田單厲氣巡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而下狄克之未足爲武也如諸葛恪之攻新城死傷塗地不克而奔流曳道路嶇仆坑谷獲罪而殺身者則攻之災也故曰攻爲下策然而有據城叛君略地逼國負固拒命不得已而必攻者則亦有道焉德攻爲上文王因曼降崇是也其次策攻晉悼公三駕服鄭

是也。其次勢攻。孫臏擒魏都以救趙消是也。其次術攻。耿弇揚言攻西安。出不意拔臨淄是也。故必先奪以攻其心。天關以攻其氣。避堅攻瑕。避實攻虛。避顯攻隱。避有備攻無備。兵未盡集而乘之。民未盡保而趨之。津梁未發而渡之。要塞未修而據之。渠答未張而倡之。樓櫓未具而登之。計慮未定而潰之。技巧未施而壞之。激其怒。誘其出。挑而撓之。則禽寇克敵。不損兵力。不殘民命。皆攻之術也。成無焉而一其力。不足以語攻。乃戮民之君。殺兵之將也。故城小而堅者不足攻。攻之則或致喪敗。尋邑之於昆陽是也。城大而強則必攻。克之則無反顧之憂。高祖之於宛是也。有致命以死攻。秦伯濟河焚舟是也。有因間以襲攻。韓信破歷下兵是也。有背約以反攻。高祖追項羽是也。有以攻知守者。韓信欲度陽夏而先攻臨晉。魏果守臨晉是也。有以守知攻者。吳攻圍東南而亞夫使備西北。果攻西北是也。有以攻爲守者。張遼守合肥逆擊以挫孫權是也。有以守爲攻者。王霸閉營不出以挫蘇茂是也。有因其分而攻者。公孫述攻吳漢是也。有致其聚而攻者。曹操破關中諸將是也。有開之使出而攻之者。朱鳶徹宛圍。破韓忠是也。有委之攻而弊之者。寇恂斬高峻使軍師皇甫文而峻降是也。若司馬懿之於新城。乘道急攻。直指襄平。則緩不攻。皆降之者。因事制宜以取勝者。故敵未可勝則守。待敵可勝則攻。攻乃守之幾。守乃攻之策。亦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故攻亦多術矣。顧所用之何如。因勢致勝。其幾無窮。不膠杜而盡其變者。皆善攻者也。自晉人圍齊。焚申池之竹木。楚執燧象以奔吳師於鹿。始見火攻之說。其後田單縱火牛擊燕。楊璇燒布然馬平賊。周瑜走曹操。曹操破袁紹。陸遜敗昭烈。皆以取勝。故兵家有火人、火積、火幕、火庫、火隊之法。原注：孫子火攻篇。火人：焚其人也。火積：焚其聚也。火幕：焚其輜重也。火庫：焚其府庫也。火隊：焚其隊伍也。又有火兵、火獸、火禽、火盜、火弩之用。原注：杜佑說。自吳防山之水而滅徐。復有水攻之說。其後三家圍晉陽以灌趙。漢兵水灌廢丘。韓信囊水斬龍且。關侯乘水禽于禁。曹操塹水克鄴城。故兵家有絕水、附水、迎水、背水之法。又有流沫而待。半渡而擊。乘流而攻。囚水而守之用。原注：孫子篇。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命半渡而擊之。利於賊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又曰。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然水之不測。不若火之銳也。夫背水絕地也。韓信之勝亦微倖爾。非正法也。夫攻爲下策。出於不得已也。故好攻戰則必亡。宋襄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爲華督所殺。姜維仇國黷武。戰攻不已。卒滅漢。宗道養時晦。時純熙矣。弗戰者必自焚也。又凡攻戰取勝易。守勝難。戰勝而不自以爲功。益爲外懼。則勝之勝者也。侈然謂莫之敵。不能持滿。定傾。則禁克有緡而喪其國。紂克東夷而殞其身。晉厲勝鄢陵而召弒。吳夫差勝艾陵而致滅。宋王偃克齊而滅宋。齊湣克宋而亡。齊。則勝乃所以敗也。吁。戰勝攻取之君可不戒哉。

兵守

兵之爲守尚矣。凡建侯樹屏。列之采衛。皆以守衛中國。分鄉畫遂。賦之師旅。皆以守衛京師。設防會禁。統之方伯。皆以守衛列國。邊徼則有戍役。宮闈則有環列。皆所以爲守也。故兵爲天下之大閑。隨其所守。相爲維扞。則天下安且固矣。孔子作春秋。每致貴於守土之君。以存天下之閑。天子守天下者也。有道則守在四夷。至於出居於鄭。其所守則不足爲王。城成周而所守愈隘。不足以爲京師。是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以爲閑也。諸侯守國者也。有道則守在四鄰。至於鄙遠而居乾侯。失其所守。則不足爲公。後洙而城中城。所守愈小。不足以爲都邑。是以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無以爲閑也。且社稷人民。天子所授。祖宗世守。故不敢授人而自棄。強暴侵奪。力竭弗支。死之可也。固結其民。去而復國。避之可也。故國君死社稷曰滅。滅之者有罪。滅者無罪。而爲義。其國滅而奔奔者。託於諸侯。有復國之道而爲極。齊侯滅紀。不曰滅。紀侯之奔。不曰奔。特書紀侯大去其國。既不能死社稷。又不能固結其民而復國。特悖然蔑棄宗社去而不返。故曰大去。不當去也。至於梁伯亟城而弗處。民疲而弗城。爲秦所取。書曰梁亡。自亡之也。莒城惡恃陋而不爲備。浹辰而楚克其三都。書曰楚人入鄢。自取之也。此天子諸侯守土扞城之大法也。若夫戰攻於外。則必有居守於內以爲根本。進有所恃。退有所歸。股肱心腹相爲表裏。故宣王外修征伐。則張仲在內。高祖戰滎陽京索間。則蕭何鎮關中。光武戰河北。攻洛陽。則寇恂守河內。昭烈保漢中。爭荊州。則諸葛亮治成都。曹操南征北伐。則荀彧在許。孫策轉鬬江東。則張昭在吳。不有居者。誰守社稷。叔出季處。古之制也。然必得其人。則根本強固。無反顧之憂。苟非其人。未有不覆巢傾國。夫差任宰嚭以政。使太子與老弱居守。而遠爭齊晉。爲越所滅。關侯昇廢芳士仁以江陵。圍樊而逼許褚。爲吳所襲。所以晉文得原而難其守。蕭何爲萬世之功也。至於城守拒攻。將之事也。守心爲上。守氣次之。守兵爲上。守城攻之。心爲氣。城兵爲城。城心固則氣固。兵固則城固。靜密專安。內外如一。無隙無瑕。以主待客。雖畫地守之可也。況於城乎。又必兵城備具。薪糧足餘。進有郛圍。退有亭障。遠有救援。邇有間候。齊力多暇。明慎刑賞。申飭教戒。禁絕訛妄。血視肉薄。示之必死。皆仁之守。樊。郝昭之守陳倉。張特之守新城。皆是也。無入新兵共守。隙開必敗。文欽是也。無以敵緩縱食。食盡必危。諸葛誕是也。無以激怒出戰。失守必敗。曹爽是也。無以誑誘易動。動必見欺。郝普是也。且夫守貴知變。敵大則當戰於外。光武之於昆陽是也。不出而制敵必敗。公孫瓚之於易京是也。故善守者。屹若山而不可移。淵若海而不可測。寂若無人而不可見。廓若無端而不可窮。故攻爲易。守爲難。括地易。死地難。將將之君。用人不可不慎也。

乾隆御覽之寶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111
作者=
页数=765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